指旨生命的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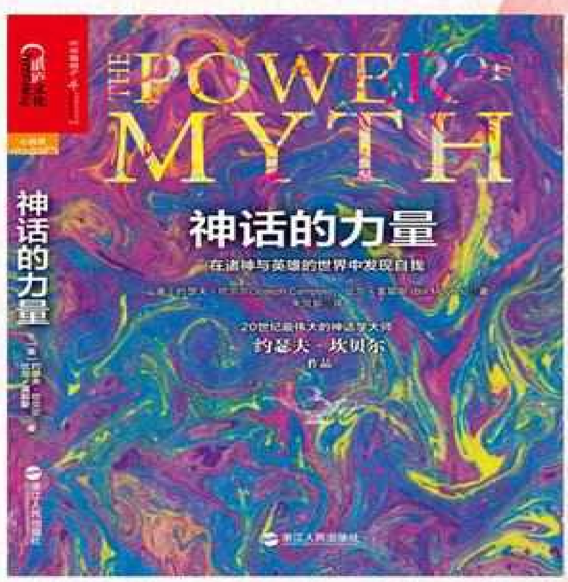
千面英雄+追随直觉之路+神话的力量+英雄之旅

套/装/共/4/册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千面英雄
追随直觉之路
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
英雄之旅：约瑟夫·坎贝尔亲述他的生活与工作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神话学大师

约瑟夫·坎贝尔

奠基之作

寻求内在个人觉醒的「圣经」

千面英雄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美]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著

黄珏苹◎译

书籍分享微信jnztxy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2016年2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千面英雄

著者：（美）坎贝尔 著

字数：386000

电子书定价：59.99美元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by Joseph Campbell

ISBN 978-1-57731-593-3

Copyright © 2008, Joseph Campbell Foundation (jcf. org)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ampbell / Robert Walter, Exective Editor/David

Kudler, Managing Edior

Simplifi 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eer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版权信息
神话的复活
1949年版前言
开场 单一神话
神话与梦境
悲剧与喜剧
英雄与神
世界的中心
第一部分 英雄的历险
1 启程
历险的召唤
拒绝召唤
超自然的援助
跨越第一个阈限
鲸鱼之腹
2 启蒙
考验之路
遇到女神
妖妇的诱惑
与天父重新和好
奉若神明
最终的恩赐
3 归来
拒绝回归
借助魔法逃脱
来自外界的解救
跨越归来的阈限
两个世界的主宰
生活的自由
4 解答
被二手了的神话

被破坏的神话
寻找消失的线索
第二部分 宇宙创世的周期
5 产生
从心理学到形而上学
宇宙的循环
源于空——太空
太空之中——生命
化一为众
创世的民间故事
6 童贞女得子
宇宙之母
命运的母体
救赎的子宫
童贞女做母亲的民间故事
7 英雄的蜕变
最初的英雄与人类
人类英雄的童年
战士英雄
情人英雄
国王英雄和暴君英雄
救世主英雄
圣徒英雄
英雄的离去
8 消解
小宇宙的终结
大宇宙的终结
后记 神话与社会
变形人
神话、膜拜与冥想的作用
今天的英雄
附录 神话与宗教故事人物谱
注释
插图注解

致谢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简介
译者后记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神话的复活

约瑟夫·坎贝尔（1904—1987）是美国杰出的文学及比较神话学者。他的很多同行仅专攻某种单一文化的神话，探究什么使得那个社会的基本故事如此独特，而坎贝尔不止于此，令他同样十分着迷的还有每个神话描述的被他称作“人类同一个伟大故事”的方式。虽然坎贝尔进行了60多年人类超自然传说的研究、写作和演讲，但在研究宗教神话（“神话即人的另一个宗教”）时，他没有聚焦于“那里有什么”这类神学问题，而是对“为什么我们要讲述关于那些事物的故事（无论它们是什么）”做出了解答。

年轻时，坎贝尔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世纪文学，专门研究英国亚瑟王与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由于这些所谓的“骑士故事”最早是用古老的法语和古老的德语写成的，因此他申请并获得了巴黎第四大学的奖学金。1927年他来到巴黎这座“光之城”——当时最时髦的文化与新观念的中心，他看到了一系列非常现代且具有完整神话主题的作品：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突破性小说，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安托万·布德尔（Antoine Bourdelle）和保罗·克利（Paul Klee）激进的创作。随后，坎贝尔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继续他的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革命性的心理学观点。这使他获得了顿悟，后来他将其表达为“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1]。此外，正是在欧洲游学的这段重要时光里，他第一次了解到印度和中国的伟大传说。

年轻的坎贝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所了解到的一切——从当代艺术家（“现代神话创作者”）、现代科学家到古代精神典籍、亚瑟王和他的骑士的传奇，似乎都采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神话的语言。1929年他返回纽约，兴奋地把他的收获告诉了他的博士导师：

> 在距离发生华尔街股灾大约两周的时候我回到了纽约。那时人们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

我的博士研究并告诉我的同窗："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哦，不，"他们说，"你不明白。这里和你去欧洲之前没有什么改变。"好吧，我说："见鬼去吧。"

他放弃了博士项目。

全球经济灾难（在美国被称为"大萧条"）持续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像很多人一样，坎贝尔失业了，他连续五年找不到工作，于是选择了看书。在闲暇时他学习了博士委员会想让他忘记的一切——现代文学、历史、哲学、亚洲宗教、心理学、凯尔特传说、美洲印第安传说、非洲传说和社会学。

1934年，他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找到了一份教书工作，当时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女子人文学院。他被聘为文学教授，但他在所有课程中都会引入他的神话学研究，很快他的"神话学导论"课程变成了学院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在莎拉·劳伦斯学院一直待到1972年，直至退休。

坎贝尔从事教学的十年后，纽约一家重要的出版社邀请他写一本神话集——"现代版的《布尔芬奇的神话》（*Bullfinch* ）" [2] 。

我说："我不愿做这件事。"
他们说："你想做什么？"
我说："我想写一本关于如何阅读神话的书。"

他用了五年时间写这本书，把他对全世界各种神话传说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都纳入其中。在写作时，他开始聚焦于英雄历险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无处不在，反复出现在最古老的苏美尔史诗中、太平洋岛屿、西伯利亚森林和非洲大草原的民间故事里、悉达多·乔达摩和耶稣等伟大宗教英雄的生活中、精神病患者的病例记录中，在乔伊斯和曼这类作家的现代小说里。坎贝尔对这个普遍存在的故事进行了如下描述：

一位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历险之旅中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 [书 .免`费`分`享V.信shufoufou]

由于坎贝尔描述的英雄是每一个英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每一个个体，因此他把书名定为《千面英雄》。

自1949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在英国不断被重印，并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销量超过100万册。《时代周刊》将《千面英雄》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书之一"。

虽然《千面英雄》的学术性很强，而且当时这个主题的作品几乎都是诗歌形式的，但它依然很受欢迎，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主题——我们最熟悉的古代故事的基础，几乎令每

个人着迷，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千面英雄》的持久魅力还在于它不断被富有创意的艺术家当作指南，用来塑造各种深奥又变幻离奇的体验。坎贝尔主张“艺术家是现代的神话创作者”。自从这本书出版之后，许许多多艺术家——小说家、电影制作人、作曲家、歌曲作家、画家、游戏设计师、过山车设计师以及无数其他类型的艺术家，参考他的这部杰作，不只是为了学习如何阅读神话，而且学习如何创作神话。对《千面英雄》最著名的应用是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创作的《星球大战》（*Star Wars* ）系列电影，他将它用作电影的蓝本：

> 我为这个作品写过很多草稿，后来无意中看到了《千面英雄》。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有了焦点。一读到这本书我就对自己说，“这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它。”……《千面英雄》是第一本将我凭直觉一直在做的事情聚焦到一起的书。

因此当你阅读这本书时，当你与约瑟夫·坎贝尔一起探索世界各地永不过时、生生不息的神话时，请记住他相信任何存在人类想象的地方都存在着神话，正是人类的想象赋予了神话生命。正如他所说，

“俄狄浦斯最新的化身正站在第五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口等红绿灯 [3] ，将续写美女与野兽的浪漫故事。”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
2015年11月

你知道内封书脊上的神话人物是谁吗?

扫码关注“庐客汇”，回复“千面英雄”，

精彩故事抢先看!

1949年版前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

> 宗教教义中包含的真理终究是非常扭曲的，并且被系统化地进行了伪装。很多人看不出那就是真理。这种情况类似于我们告诉孩子，新生的宝宝是鹳鸟衔来的。我们同样是把真理包裹在象征性的外衣里，因为我们知道大鸟象征着什么，但是孩子不知道。孩子听到的只是我们所说的扭曲的部分，他会觉得被骗了。这种印象使他们变得倔强执拗，开始不再信任大人。我们相信，在告诉孩子真理时最好避免象征性的伪装，不要对他们隐瞒符合他们智力水平的真实状况。[1]

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汇集大量不太难懂的例子，揭示出宗教与神话人物所掩饰的真理，让古老的意义自己显现出来。古代圣贤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一旦我们学会理解他们的象征性语言，不需要人类学家的解释我们就能听懂他们的教诲了。首先我们必须学会象征性语言的语法，据我所知，精神分析是解开这个秘密的最好工具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定论，但人们确实可以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方法。接下来的步骤是收集大量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民间故事，让象征符号自己显现出它们的意义。象征符号的对应物会立即变得很明显，它们形成了许许多多恒定不变的基本真理。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开始，人类已经依赖这些基本真理生存了千万年。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在提出相似性的时候忽略了东方神话、西方神话、现代神话、古代神话以及原始神话之间的差别。同样地，为了让读者对人类的身体有最基本的认识，我会忽略种族之间的差异，这样的教科书或解剖图可能也会引起异议。众多的神话与宗教之间的差异当然存在，但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相似性。而且一旦了解到它们的相似性，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我希望这种比较对目前可能还不太令人绝望的统一事业有所帮助，不是以某些基督教会或政治大国的名义进行的统一，而是在人类相互理解意义上的统一。正如《吠陀经》所说："真理只有一个，而圣人用各种不同的名字称呼它。"[2]

在写作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想感谢亨利·罗宾逊（Henry Morton Robinson）先生，他的建议在我写作的最初阶段和最终阶段对我帮助都很大；还要感谢彼

得·盖革（Peter Geiger）、玛格丽特·温（Margaret Wing）和海伦·麦克马斯特（Helen McMaster），她们多次浏览我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一直陪伴着我，听我诉说，阅读并修改我的手稿。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约瑟夫·坎贝尔

纽约市，1948年6月10日



图1　美杜莎（意大利罗马的大理石雕像，年代不明）

开场

单一神话

神话与梦境

无论我们是带着超然的兴致倾听刚果某位红眼睛巫医如梦呓般的咒语，还是怀着满心的欢喜阅读老子深奥文字的浅显译文；无论是试图理解阿奎那（Aquinas）艰深的观点，还是试图领悟离奇的爱斯基摩神话故事中的非凡意义，我们会发现，故事只有一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但主题却亘古不变——我们需要去探索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所见所闻。

自古至今，只要是人类曾驻足的地方，人类的神话都经久不衰。人类身心活动的成果都源自神话的鼓舞和启发。可以说神话是一扇秘密的门扉，宇宙通过它将无尽的能量倾注到人类文化中。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形态、历史人物、科学与技术的重要发现以及惊扰睡眠的梦境都源自神话的魔法指环。

令人吃惊的是，触及并启发深层创造力的核心之力就蕴藏在孩童的神话故事中，就像海洋的味道蕴藏在每一滴海水中，或像是整个生命的奥秘蕴藏在跳蚤的虫卵中一样。由于神话的象征符号不是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无法被定制、被发明或永远被抑制。它们是心灵的自发产物，而且每一个象征符号都包含来自其源头的萌芽力量。

永恒幻象的秘密是什么？它源自心灵深处的什么地方？为什么在多种多样的外衣下，各地的神话本质上是相同的？它给予我们怎样的教诲？

如今，许多科学家都在致力于解析这个谜题。考古学家在研究伊拉克、中国河南、克里特岛和尤卡坦半岛的废墟。文化人类学者在探究鄂毕河的奥斯底亚克人（Ostiak）以及费尔南多波岛上的布比人（Boobie）。近一代东方学者让我们认识到了东方的宗教经典及《圣经》在希伯来人之前的起源。与此同时，许多从19世纪开始研究民族心理学的学者一直在尝试建立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发展和道德规范的心理学基础。

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临床心理学的新发现。精神分析学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胆作品对神话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某些个案和问题的详尽的、有时矛盾的解释，弗洛伊德、荣格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神话中的逻辑、英雄和行为在现代依然有生命力。在缺少普遍有效的神话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未被识别出来的、不成熟的，但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俄狄浦斯最新的化身正站在第五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口等红绿灯，准备续写美女与野兽的浪漫故事。

一位美国年轻人这样写给联合报业的专栏作者：

> 我梦到自己在房顶重新铺木瓦，突然听到下面传来父亲的声音，他在叫我。我猛地转过身，想听得更清楚。就在这时，锤子从我手中滑落，沿着倾斜的屋顶向下滑，消失在屋顶的边缘。我听到砰的一声，好像是身体摔倒的声音。
>
> 我吓坏了，赶紧顺着梯子爬下来。父亲倒在地上，已经死了，满头是血。我伤心欲绝，一边啜泣一边喊我的母亲。她走出屋子，用胳膊抱住我。她说：“不要紧，孩子，这完全是意外。我知道你会照顾我，虽然他已经死了。”当她吻我的时候，我醒了。
>
> 我是家里的长子，那时二十三岁。我和妻子曾分居一年，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无法和睦相处。我非常爱我的父母，除了我父亲坚持让我回去和妻子同住，我和他从来没有意见不合。但是我和妻子在一起时并不快乐，所以我永远不会回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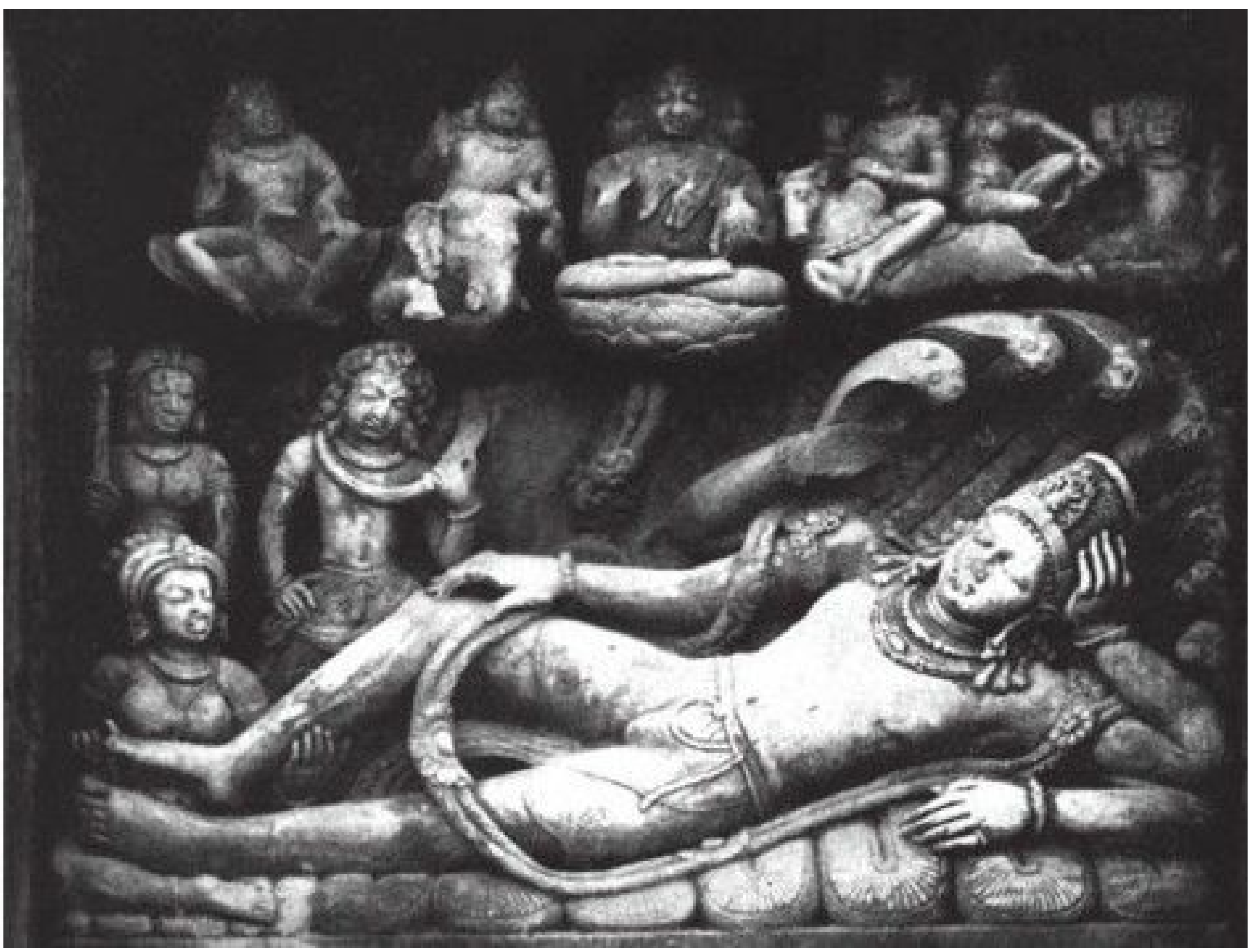


图2　毗湿奴梦到了宇宙（印度石像，400—700年）

这位婚姻不幸的丈夫表现得很无辜，他没有将精神能量引入爱情和婚姻问题，相反，他栖息在想象的幽深之处，想象中有着非常不合时宜的戏剧场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投入了情感。那是幼儿时期的三角恋悲喜剧——儿子为了对母亲的爱而对抗父亲。人类心灵中大多数恒久的秉性显然源自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动物中，人类在母亲怀抱中的时间最长。人类出生得太早，身心都还稚嫩，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世界。因此他们依靠母亲抵御危险，处于母亲的保护之下，在子宫内的时期被延长了。[2] 在灾难性的分娩之后，无法独立的宝宝和他们的妈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组成二元单位，这种依赖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3] 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会导致婴儿紧张，之后会造成攻击的冲动。当母亲不得不阻止孩子时，同样会引起孩子的攻击性反应。因此孩子第一个敌意的对象便是他们第一个所爱的对象，他最初的理想就体现在圣母与圣子的二元单位中（之后这一直是所有真、善、美和幸福形象的潜意识基础）。[4]

这是对子宫中完美情境的再现，而不幸的父亲带着另一种现实秩序侵入到这种至福状态中，因此父亲会被认为是敌人。最初与“坏”母亲或失职的母亲联系在一起的罪名被转移给了父亲，而与充满关爱、给予保护、无时不在的“好”母亲联系在一起的渴望依然是母亲的。这种婴儿期对死亡冲动（自我毁灭的本能[thanatos]:破坏欲[destrudo]）和爱的冲动（性本能[eros]:力比多[libido]）的分配构成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大约五十年前，弗洛伊德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并认为它是成年人做出不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俄狄浦斯国王杀死了他的父亲拉伊奥斯，娶了自己的母亲约卡斯塔。它只不过表现了我们童年愿望的实现。不过我们比俄狄浦斯幸运，成功地摆脱了对自己母亲的性冲动，忘记了对父亲的嫉妒，没有变成神经症患者。”[4] [5] 或者就像他所写的：“所有性生活方面的病理性失调都可以被看成是发展受到了抑制。”[6]

> 很多人在梦中看到自己娶了自己的母亲，
> 不在意这类事情的人，
> 便能活得悠然自在。[7]

未知的阿拉丁洞穴埋藏着宝藏还住着危险的精灵

身为人妻，如果爱人的情感不成熟，依然被封闭在幼儿期的浪漫情怀中，那么通过妻子看似无厘头的梦境便可以了解她悲惨的困境了。在这里我们开始感到我们正在进入古代神话的领域，但这种转折却很奇特。

一位困惑的女子写道：

> 我梦到一匹高大的白马，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始终跟着我。我感到害怕，于是把它推开。我回头看它是否还在跟着我，发现它变成了一个男人。我让他走进一家理发店，把鬓毛剃掉。他这样做了，当他从理发店走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只是长着马的蹄子和马的脸，而且我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他向我靠近，我醒了。

我是一个已婚女人，35岁，有两个孩子。我结婚已经14年了，确信丈夫对我很忠诚。[8]

潜意识将各种幻想、古怪的东西、恐惧和具有迷惑性的想法送入意识，无论是在梦中、在日间，还是在疯狂的状态中。对于人类来说，在被我们称为意识的这片较为整洁的小住所下面延伸着未知的阿拉丁洞穴，那里不仅有珠宝，还住着危险的精灵：那是我们不愿面对或被我们抗拒的心理力量，我们不想或不敢将它们整合到我们的生活中。它们始终是未知的，然而不经意的话语、风景中的某种痕迹、茶水的味道或眼睛的一瞥可能会触及魔法般的源泉，接下来危险的信息开始出现在头脑中。这些信息很危险，因为它们威胁到我们为自己以及为家庭构建起来的安全架构。但是它们同样非常吸引人，因为它们携带着开启整个发现自我的历险领域的钥匙，这场历险既令人渴望，又令人畏惧。这将破坏我们构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破坏这个世界中的自我，然而接下来是精彩的重建，重建更无畏、更干净、更开阔、更丰富的人生。这是来自神话王国的深夜来客带给我们的诱惑、希望和恐惧。

知晓超凡力量的所有秘密方式和语言的现代神话大师

精神分析，现代的释梦科学，教导我们要留意这些虚幻的意象，同时找到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这样人们便可以在有经验的、熟悉梦的知识和语言的人的保护下渡过自我发展的危机，这些人在古代起着神秘教义传播者、灵魂向导或巫医的作用，他们在原始丛林的庇护所中主持试炼和入会仪式。这些心理医生是现代神话领域的大师，知晓超凡力量的所有秘密方式和语言。他们的作用就是神话故事中的智慧老人，他们的话语帮助英雄战胜奇异冒险中的考验和恐惧。他们指点英雄如何得到屠龙宝剑，告诉英雄等待他们的新娘和藏满珍宝的城堡在哪儿，在英雄致命的伤口上涂抹神奇药膏，最后当英雄完成了在被施魔法的黑暗世界中的历险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平凡世界。

当我们带着这些想法，思考原始部落和古代伟大文明中许许多多奇怪的仪式时，它们的目的和实际作用会变得很明显，那就是引导人们跨越困难的蜕变阈限，这不仅要求意识形式要发生改变，无意识生活也需要改变。所谓的“通过仪式”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出生礼、命名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等），它们通常很正式，有着严格的分隔仪式，从那时起要与过去的态度、情感和生活方式彻底一刀两断。[5] 接下来是一段或长或短的退隐时期，在这个时期仪式设计的过程会展现出来，生命冒险者将形成新身份应有的形式和情感，最后在时机成熟之时，冒险者回到正常世界，被传授了奥义的冒险者就像获得了新生。9

最令人吃惊的是，仪式中的考验与形象与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在梦中看到的考验与形象是一样的。当病人开始放弃幼稚的固着，迈向未来时，在他们的梦中便会自动出现这些考验与形象。例如对于澳大利亚的土著来说，成人仪式的考验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割包皮仪式（

通过这种仪式，青春期的男孩脱离母亲，进入社会，学习有关男人的秘密知识）。

> 当默宁人部落的小男孩要被割除包皮时，他的父亲和年长的男性会对他说："大蛇父亲闻到了包皮的气味，要来取走它。"男孩们信以为真，感到非常害怕。他们通常到母亲、祖母或其他最喜欢的女性亲属那里寻求庇护，因为他们知道男人已经联合起来，要把他们带到有大蛇正在咆哮的男人场地去。女人们会仪式化地为男孩恸哭，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大蛇把男孩们吞掉。[10]

现在来说一说来自潜意识的对应物。荣格写道："我的一位病人梦到一条蛇从洞中蹿出，咬住他的生殖器。这个梦发生在病人开始相信精神分析中的真相，并将自己从恋母情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时候。"[11]

神话和仪式是引领人类心灵前进的象征

神话和仪式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提供能够引领人类心灵前进的象征，与那些不断将心灵向后拖的人类幻想是对立的。事实上，当我们拒绝这类有效的心灵帮助时，神经质的发生率会非常高。我们固着在婴儿期未完成的意象上，不愿意成长为成年人。令人悲哀的是，美国强调的是一种逆向的发展：目的不是逐渐成熟变老，而是保持年轻；不是与母亲脱离，而是始终黏着母亲。因此，丈夫们依然在崇拜孩提时的神圣之物，成为父母希望他们成为的律师、商人或才子，而妻子们在结婚十四年，养育了两个孩子之后依然在寻找爱情——这只能来自半人马、精神病院、色情狂以及睡梦中的淫妖，他们要么像上文引用的第二个梦境中的那个男子，要么像现代银幕上的男主人公，化着妆，颇受女性青睐，位于淫秽性爱女神的神殿里。

最后精神分析师不得不再次重申经过锤炼的智慧，即戴着面具的驱魔舞者和实施割礼的巫医所教导的古老的、具有前瞻性的智慧。于是我们发现，正如在被蛇咬的梦境中，当病人解脱时，这种永恒的成人象征便自发地产生。显而易见，这些成人意象中包含着心灵所必需的东西，如果外界没有通过神话和仪式来提供，那么它们便会从内部通过梦境来彰显——否则我们的能量便会一直被闭锁在陈腐的、早已过时的游戏室里，深藏在心底。

男人和女人都会经历一系列标准的变化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了人类生命周期前半部分（婴幼儿时期和青春期）的转变与困难，在这个时期我们如日中天。而另一方面，荣格强调了后半部分的危机。在这个时期，为了获得发展，明亮的太阳必须下沉，最后消失在坟墓的黑暗子宫中。在人生周期的下午，欲望与恐惧的象征符号开始转向它的反面，因为我们的挑战不再是生命，而是死亡。这时我们难以割舍的不是子宫，而是阴茎——除非已经对生命心生厌倦，那么死亡便可能带来极乐，就像之前爱情的诱惑。在从子宫的坟墓到坟墓的子宫这个完整的周期中，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懵懵懂懂地走了一遭，这个世界很快会像梦中的事物一样渐渐消失。回顾我们自己独特的

、不可预料且危险的历险之旅，最终我们会发现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在各种各样古怪的文化伪装下，男人和女人都会经历一系列标准的变化。

例如，据故事讲，克里特岛伟大的迈诺斯王在经济鼎盛时期聘请著名的艺术家兼工匠代达罗斯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了一座迷宫，迷宫里藏着一个令人羞愧、令人害怕的东西——王后帕西法厄所生的怪物。当迈诺斯王忙着打仗以保护贸易线路时，帕西法厄被一头海里出生的雪白而健美的公牛诱奸。但再也没有比发生在迈诺斯王自己母亲身上的故事更糟糕的了。迈诺斯的母亲叫欧罗巴，众所周知，她被一头公牛带到了克里特岛。这头公牛本是宙斯，他们的结合产生了受人尊敬的儿子——迈诺斯王。帕西法厄怎么会知道她自己失检的行为产生的是一个怪物：她的儿子有人的身体，公牛的头和尾巴。

社会上对王后多有指责，但国王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责任。那头公牛是海神波塞冬很久以前送来的，当时迈诺斯正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迈诺斯认定依据神授的权力，王位非他莫属，并且祈祷神送给他一头海中出生的公牛作为信物，发誓得到公牛后会立即把它献祭，作为敬神的象征。公牛出现了，迈诺斯获得了王位，但他看到公牛非常俊美高贵，心想拥有这样一头公牛应该很有好处，于是决定狸猫换太子——他猜想神应该不会太计较。他把自己最好的白色公牛献上了波塞冬的祭坛，而把神送来的公牛藏在了自己的牛群中。

克里特王国在这位著名的立法者兼公德楷模明智的管辖之下，变得非常繁荣。首都克诺索斯成为了奢华、高雅的中心，拥有文明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力量。克里特的船队来到地中海的每一个岛屿和港口，克里特的商品在巴比伦王国和古埃及广受赞誉。胆大无畏的小舰船甚至突破了赫拉克勒斯之门，进入开阔的海洋，然后沿海岸航行，向北获取爱尔兰的黄金和康沃尔的锡；[12] 向南绕过塞内加尔凸出的部分，来到遥远的约鲁巴里以及象牙、黄金和奴隶市场。[13]



图3　西勒尼与酒神的女祭司（黑像式双耳壶，古希腊，西西里岛，公元前500—前450年）

但是在国内，王后被波塞冬唆使，激起了对公牛不可控制的情欲。她说服了艺术家兼工匠，无与伦比的代达罗斯为她制作一头可以骗过公牛的木制母牛。她急不可耐地进入木制母牛，公牛果真上当了。她生了那个怪物，他长大到一定的时间后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代达罗斯再一次被召唤来，这次召唤他的是国王。国王让他建造一个巨大的迷宫，迷宫里有一些封死的通道，怪物就被藏在里面。代达罗斯的迷宫非常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在完成后，他自己差点没找到出来的路。怪物弥诺陶洛斯被安置在迷宫里，他吃掉了许多活生生的少男和少女，他们来自克里特领土中被征服的国家[此书分享V信wsyy 5437]。[14]

按照古代的传说，主要过错不在王后，而在国王。他真的不应该指责她，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做了什么。他把公众之物变成了个人利益，而他获得王位的全部意义在于他不再只能

为了自己的私利。归还公牛的行为本应该象征着他绝对无私地履行国王的职责，而将公牛据为己有代表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膨胀的冲动。因此承蒙天恩的国王变成了危险的自私自利的暴君。正如通过传统的仪式教导人们舍弃过去，在未来获得重生一样，授职仪式使他摆脱私人的身份，让他承担起天职。这是理想情况，无论那个人是工匠还是国王。拒绝这种仪式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个体作为一个小单元与整个社会的大单元割裂开。这样一个整体被分裂成许多个体，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争斗，只有用武力才能够统治他们。

神话、民间传统、传说甚至噩梦中都存在暴君兼怪物的形象，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他的特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将大众利益囤积起来，据为己有。他是怪物，贪婪地渴望私人的权利。神话和童话故事描写了他所制造的大破坏，在他的王国中，无处能幸免。受到破坏的可能不仅仅是他的家庭、他自己备受折磨的心灵、他的朋友和他帮助过的人，还包括他所触及的文明。暴君膨胀的自我是对他自己、对他所处世界的诅咒，无论他的事业看上去多兴旺繁荣。自我恐吓、萦绕不去的恐惧、四面楚歌、时刻准备迎击来自他所在环境的攻击，这些都是内心无法控制的贪婪冲动的反映。这种不受约束、自行其是的巨人预示着世界的灾难，尽管他可能还沾沾自喜于自己善意的初衷。无论他插手哪里，哪里便有呼号（如果不是公开的呼喊，那就是更悲惨的内心呼喊），呼唤能够拯救他们的英雄，英雄手持闪亮的宝剑，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存在将解放这片土地。

> 这里不能站、不能躺、不能坐，
> 甚至在山中也找不到寂静。
> 干打雷但没有雨落下，
> 甚至在山中也找不到隐居之所。
> 在龟裂的房屋的门口，
> 一张张愠怒的红色脸庞在冷笑，在咆哮。[15]

只有诞生能够征服死亡

英雄是自觉服从的人。但是他们服从于什么？那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问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地的英雄用主要的美德和历史性的行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正如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教授在他研究文明产生与瓦解规律的六卷巨著中所指出的那样，[16] 灵魂的分裂、社会主体的分裂无法通过回归旧日好时光的计划（拟古主义）来解决，同样无效的还包括保证实现理想未来的计划（未来主义），以及通过最现实、最冷静的努力来再次融合各种变质的要素。只有出生能够战胜死亡——不再是旧有的事物，而是新事物。在灵魂深处，在社会主体中，如果我们想要长久的人生，便必然存在连续的“反复出生”（轮回），以消解反复不断的死亡。因为，假如我们未曾获得新生，报复女神涅墨西斯便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胜利来进行报复：死亡从我们的美德中破壳而出。由此，和平是圈套，战争是圈套，改变是圈套，永恒也是一个圈套。当我们临近死亡的胜利时，死亡便渐渐迫近，除了被钉在十

字架上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然后复活，被彻底分解成碎片，然后重生。

杀死弥诺陶洛斯的英雄提修斯从外面来到克里特岛，他是希腊新兴文化的象征和力量。但是重生的源泉也可以在暴君的王国中被找到。汤因比教授用“脱离”（detachment）和“变形”（transfiguration）来描述获得更高精神维度的危机，这使得创造过程得以重新开始。

第一步是脱离或退隐，其中包含重点的转变，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从荒原的绝望境地转向内心永恒王国的平静安宁。正如精神分析告诉我们的，这个王国是幼儿时期形成的潜意识，是我们在睡梦中进入的王国。我们永远把它放在心底。那里有我们幼年时期的所有吃人妖魔和神秘援助者，还有童年时的所有魔法。

更重要的是，潜意识中有我们从来不曾在成年期实现的生命潜能，那正是我们自我的其他部分，就像依然有生命力的金种子。如果这失落的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能够被发掘出来，我们的力量便能获得惊人的扩展，那是生命充满活力的复兴。我们将变得高大伟岸。此外，如果不仅我们自己，整整一代人或者我们整个的文明也能够挖掘出一些被遗忘的东西，那么我们将成为恩赐者，成为时代的文化英雄——不仅是区域性的，也是全世界的历史性人物。

总之，英雄的首要工作是从次要的“果”的世界舞台退出，来到困难真正所在的“因”的心灵地带。在那里澄清困难，根除自己的困难（例如与当地文化中幼儿期的魔鬼战斗），突破束缚，获得未被扭曲的直接体验并实现荣格所说的“原型意象”的同化。[17] 对印度教教徒和佛教徒来说，这个过程被称为清辨（viveka），即辨别区分。

正如荣格所指出的，原型的理论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18]



与尼采的理论进行比较：“在睡梦中，我们经历了早期人类的所有思想。我的意思是人们在睡梦中的思维方式与他们几千年来清醒时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梦境将我们带回了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理解它的手段。”[19]

与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民族“基始观念”理论（Elementargedanken）比较：这些基本观念具有原始的精神特征，应该被视作精神的原始倾向性，整个社会结构便是从中有组织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应该被用做归纳研究的基础。[20]





与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的理论比较："自从魏茨对人种统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探讨以来，我们便不必怀疑世界各地的人基本上拥有相同的心理特征……巴斯蒂安首先提出，全球人类的基本观念具有惊人的单一性……在各种各样的文化中，我们可以识别出这些观念的特定模式。"[21]



与詹姆斯·弗雷泽（James G.Frazer）的理论比较："通过古代和现代的一些探究者，我们可以认为西方人从东方古老文明中借鉴了死亡与复活神的概念，还借鉴了庄严的仪式。在仪式中，这个概念被戏剧性地呈现在崇拜者的眼前。东西方宗教在这方面的相似性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偶然巧合，尽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相似原因的结果在相似的人类思维构成的基础上以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尽管人们位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蓝天下生活。"[22]



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较："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梦境中存在象征意义。但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经验的增加，我最终充分了解了梦境的范围和重要性。我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的影响……斯泰克尔通过直觉获得了对象征符号的解释，因为他具有直接理解象征符号的独特天赋……精神分析经验的发展使我们注意到一些病人，他们能够直接理解这类梦境的象征意义，理解程度令人吃惊……这种象征性质不是梦境所特有的，它是人类潜意识思维过程的特点，我们可以在民间传说、受人欢迎的神话、传奇故事、成语、谚语式的名言和流传的笑话中发现它，而且比梦境中的更完备。"[23]



荣格指出他的"原型"的概念借鉴了一些经典的出处：西塞罗（Cicero）、普林尼（Pliny）、古希腊著作《赫尔墨斯文集》、奥古斯丁（Augustine）等。[24] 巴斯蒂安注意到他的"基本观念"理论与斯多葛学派"逻各斯的种子"（Logoi Spermatikoi）的概念是一致的。"主观已知形式"的传统事实上与神话的传统有着共同的范围，它是理解和运用神话意象的关键，这正如以下章节所大量呈现的。

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记录中，正是这些需要被发现并被同化的原型激发出仪式、神话和幻想的基本意象。这些"梦境中的永恒者"[25] 不会与出现在噩梦和疯狂状态中的被个人修改了的

象征符号相混淆，后者仍然在折磨着人们。梦境是个人化的神话，神话是去个人化的梦境。梦境和神话都以相同的精神动力学方式来体现象征意义。然而在梦境中，做梦者的独特困扰改变了象征符号的形式，而神话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直接适用于整个人类。

因此英雄就是能够战胜个人的和当地的历史局限性的男人或女人，这些局限针对的是普遍有效的常规人类模式。英雄的愿景、观点和灵感来自人类生活与思想的原始动力。因此他们雄辩，具有说服力，他们表达的不是当下分裂的社会和精神，而是社会重生的永恒源泉。作为一个现代人，英雄已死，但作为一个不朽的人——更加完美、非特定的、普遍存在的人，他已经得到了重生。因此英雄的第二项神圣任务与功绩是他们在改变模样后回到我们之中，传授他所学到的有关重生的经验与教训（正如汤因比所主张的，也正如所有人类神话所表明的那样）。



图4　弥诺陶洛斯之战（红色酒樽上的画，古希腊，公元前470年）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这有违汤因比教授的观点。他大肆宣扬基督教是唯一教导第二项任务的宗教，他严重误解了神话学。所有宗教、各地所有的神话和民间传说都能教导第二项任务。汤因比教授之所以会误解，是因为他采用了对涅槃、佛陀和菩萨这些东方概念的陈腐且错误的解释，然后在错误解释的基础上，将这些理想与基督教天堂的概念进行比较。这便导致了他的错误，认为目前世界状况的救赎之道在于回归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怀抱中。

一位现代女性这样描述她做过的一个梦：

> 我独自走在一个大城市的北部，穿过肮脏、泥泞的街道，街道两侧是粗陋的小房子，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我喜欢这样的探险。我选择了一条非常泥泞的街道，它穿过一个敞着口的阴沟。我沿着成排的简陋小屋向前走，发现在我和一片高而坚实的地面之间有一条小河，那片地面上有铺设好的街道。那条河非常清澈可爱，河水从河底的水草间流过。我没法过河，于是走向一幢小屋，想找一条船。屋里的一个男人对我说，他很乐意帮我过河。他取出一个小木箱子，把它放在河边。我立马看出来用这个箱子我可以轻松地跳过河。我知道危险都过去了，我想好好报答那个男人。
>
> 在回想这个梦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完全可以不走这条路，而选择一条舒服的、铺设好的街道。我之所以来到了这个肮脏、泥泞的区域，是因为我喜欢冒险，而且既然开始了，就不得不走下去……在梦中我那么固执地向前走，就好像我知道前面一定会出现美好的事情，比如那条绿草如茵的可爱小河，那条铺设好的、高高的、安全的道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这个梦境就像是一个出生的决定，或者从某种精神意义上看，不如说是重生的决定。一些人在找到平静之河或通过灵魂目的地的大路之前，必然先经过黑暗而偏僻的小路。[26]

做梦的人是一位杰出的歌剧艺术家，就像所有追随隐约可闻的历险召唤（这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召唤传入了他们敞开的耳朵），而不是选择一条标志可靠的寻常大路的人一样，她不得不独自前行，克服罕见的困难，“穿过肮脏、泥泞的街道”。她知道灵魂的黑夜，即但丁所说的“我们人生之旅中的黑暗森林”以及地狱的悲痛之坑：

> 这里是通往悲惨之城的道路，
> 这里是进入永恒悲哀的道路，
> 这里是成为迷失者的道路。[2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梦境细致地复制了神话故事中英雄冒险经历的普遍方式的基本轮廓。我们会发现这些有关危险、障碍和好运的重要主题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变化为几百种形式。首先是跨过敞开的阴沟 [6] ，然后是流过青草的清澈河流 [7] ，在关键时刻出现了自愿的帮助者 [8] ，最后是高而坚实的地面（这是人世的天堂，约旦河彼岸的乐土） [9] 。它们是灵魂冒险之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每一个敢于倾听并追随神秘召唤的人都知道这种孤独的转变过程是危险的：

> 难以越过那锋利的刀刃，
> 诗人说，这是一条艰难之路。[28]

这位梦者在小木箱的帮助下渡过了河，不过在这类梦境中，更常见的是小船或桥梁。这

是她自己的天赋与美德的象征，她借助这些天赋与美德渡过了世界之河。做梦的人没有给我们解释她的联想，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个箱子里装着什么，但它一定是某种潘多拉的盒子——那是诸神送给美丽女人的天赐礼物，其中装满了福与祸的种子，还有给予人们支持的美德和希望。梦者借助它抵达了彼岸。通过类似的奇迹，每一个努力完成自我发现、自我发展这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的人都可以被运送到生命海洋的彼岸。

众多的男男女女选择不那么危险的道路，这是比较无意识的公民和部落的常规做法。然后这些探索者借助继承而来的社会象征符号，通过仪式、赐予恩典的圣餐来获得拯救，它们是救世主给予古代人类并经过千万年的传承。只有那些既听不到内在召唤，也不了解外在教义的人的困境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他们就是如今的大多数人，身处内心和外界的迷宫中。唉，向导，温柔多情的童贞女阿里阿德涅在哪里，她为我们提供简单的线索，给予我们迎击弥诺陶洛斯的勇气，当怪物被杀死时，她给予我们找到自由之路的方法。



图5　神道的火仪式（约瑟夫·坎贝尔摄，日本，1956年）

当迈诺斯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看到英俊的提修斯从船上下来时，便爱上了他。这艘船装载着一群可怜的雅典少男少女，他们将被献给弥诺陶洛斯。她设法和提修斯交谈并且表明如果提修斯许诺带她离开克里特岛，并娶她为妻，她便会提供方法帮助他逃出迷宫。提修斯对她做出承诺。阿里阿德涅向代达罗斯寻求帮助，也就是设计建造迷宫的人，依靠他帮助阿里

阿德涅的母亲生下迷宫里的怪物的工匠。代达罗斯给了她一卷麻线，英雄提修斯可以把它系在入口处，在走入迷宫时一点点解开麻线。我们需要的东西确实微不足道，但没有它，进入迷宫的冒险便没有成功的希望。

我们需要的小东西近在眼前。最令人奇怪的是，为罪恶的国王服务的科学家，也就是恐怖迷宫背后的智者很乐意帮助他们获得自由。不过他的身边必须有一位英雄。若干个世纪以来，代达罗斯一直代表艺术家兼科学家：他们对人类现象漠不关心，甚至是残忍的，超出了社会评判的正常界限，他们为之献身的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道德，而是献身于艺术。他是思维方式的英雄——专心致志，充满勇气和信念，一旦发现真理，他将使我们获得自由。

因此现在我们可以求助于他，就像阿里阿德涅那样。他制作麻线的亚麻是从人类想象的田野中收集而来。若干个世纪的耕种，几十年的挑选，无数头脑与双手进行梆梳、分拣和纺纱，终于制成了紧紧扭在一起的麻线。而且我们从来不是独自历险，之前有过许许多多的英雄，迷宫的奥秘已经被彻底解开，我们只需要跟随英雄的麻线前行。在本以为会发现可憎之物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神祇；在本以为会杀死另一个人的地方，我们杀死了自己；在本以为会向外远游的地方，我们来到了自我存在的核心；在本以为会孑然一身的地方，我们却与全世界在一起。

悲剧与喜剧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用这句预言性的话作为他小说的开篇，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精神上的分崩离析。在这位意乱情迷的妻子、母亲兼充满盲目激情的情妇卧轨后（以一种象征她灵魂状况的姿态结束了她迷乱的悲剧人生），至今的七十年里，赞美浪漫爱情的文章、新闻报道和未被记录的痛苦传闻不断地喧嚣着，向迷宫中那牛头的魔鬼致敬：这是神愤怒发狂、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而当同样的神变得温和仁慈时，他便是世界生机勃勃运转的原则。现代浪漫故事，就像古希腊的悲剧一样，赞美着肢解的秘密，那归根结底就是生命。幸福的结尾被嘲笑为一种歪曲，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所见，世界只有一种结尾：随着我们所爱的形式的消逝，我们的心会死亡、肢解、瓦解、被钉在十字架上。

“怜悯就是当面对不祥而持久的人类苦难时，攫住人们的思想并与受苦难者合为一体的情感。恐惧就是当面对不祥而持久的人类苦难时，攫住人们的思想并与神秘的原因合为一体的情感。”[29] 正如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在因格拉姆·拜沃特（Ingram Bywater）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30]（*Poetics*）的前言中所指出的，悲剧的卡塔西斯（Katharsis）（例如，悲剧观众通过怜悯和恐惧的体验所获得情感上的净化或涤罪）类似于早期仪式中的

卡塔西斯（洗除过去一年的污点和毒害，以及罪恶与死亡的不良影响，使社群得到净化），这是节日和神秘剧中肢解公牛神狄俄尼索斯（Dionysos）的功用。在神秘剧中，深思的头脑不是与将死的身体连在一起，而是与被身体占据了一段时间的持续的生命之源连在一起。在那段时间里，深思的头脑就是被包裹在幻影中的现实（既是受难者也是秘密的原因）。当摧毁了人们自信的悲剧[31] 撕裂、粉碎并分解我们的血肉之躯时，深入幻影中的根基，即我们的自我也会随之分解。

> 无论你的形状和姓名是什么，出现吧，出现吧，
> 哦，大山一样的公牛，一百个头的蛇，喷火的狮子！
> 哦，上帝、野兽和神秘之物，来吧！[32]

在时空世界中意外的逻辑承诺与情感承诺的消亡；在亲吻我们的毁灭中，对庆祝自己的胜利并因此兴奋不已的普遍生命的承认与重视；对死亡不可避免的命运的热爱，构成了悲剧艺术的体验——其中有喜悦和救赎的狂喜：

> 我的岁月流逝，作为仆人，
> 从初识伊达山的天神朱庇特开始，
> 我在扎格列欧斯午夜游荡之地游荡。
> 忍受他雷霆般的叫喊，
> 我完成了他流血的红色盛宴，
> 高举着圣母的山火，
> 我终于获得自由，
> 用披着铠甲的祭司巴克斯的名字来命名。[33]

现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勇敢地且有辨别力地观察破碎得令人厌恶的事物轮廓，这些轮廓大量存在于我们的前面、周围和内部。在抱怨这种破坏的自然冲动被压抑的地方——不论是大声指责还是开出灵丹妙药，出现了一种比希腊悲剧更强有力的悲剧艺术：现实而深刻的、丰富有趣的民主悲剧。在这些悲剧中，神祇不只是在名门望族的灾难中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普通人家的灾难也是如此（包括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悲剧中没有虚构的天堂、未来的幸福和缓解巨大痛苦的补偿，只有彻底的黑暗、不满足的空虚，接纳并吞噬那些来自子宫并注定会失败的生命。

揭示从悲剧到喜剧这条黑暗的内心之路所隐藏的危险

与所有这一切相比较，我们获得成就的琐碎故事显得那么可怜。我们非常了解即使那些令世人嫉妒的人也会体味到失败、丧失和幻灭的痛苦，以及具有讽刺意味的一无所长的折磨。因此我们不愿意给喜剧赋予像悲剧一样高的地位。讽刺性的喜剧是可以接受的，它们是令人愉悦的逃避之所，但是“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故事无论如何无法让人认真对待。它属于幻想的儿童世界，避免儿童看到他们很快就会认清的现实。这就像写给老年人的

"从此以后便进入天堂"的神话，他们即将结束生命之旅，他们的心必须准备好走过最后一个入口，进入漫漫黑夜——现代冷静的西方人对悲喜剧的评判建立在对童话故事、神话和救赎喜剧所描写的现实的彻底误解之上。在古代的世界中，童话故事、神话和救赎喜剧被认为比悲剧的地位更高，它们包含着更深奥的真理、更艰难的实现、更合乎逻辑的结构和更完整的启示。

童话故事、神话和有关神的灵魂喜剧的幸福结局应该被看成是对人类普遍悲剧的超越，而不是一种否认。客观世界依然如故，但由于主体内在的重点发生了转变，因此客观世界会被认为也发生了转变。之前生与死相互斗争的地方，现在出现了永久的存在——它对时间中的意外事件漠不关心，就像壶里的开水对气泡的命运、宇宙对星系的出现和消失漠不关心一样。悲剧打破了形式和我们对形式的依附，而喜剧体现了生命中不可战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野性而无忧无虑的乐趣。因此两者是同一神话主题与体验的两种表达方式，神话主题与体验包含这两者，同时它们构成了神话主题与体验的边界：下降和上升（希腊语是kathodos和anodos），它们共同构成了全部的启示，那就是生命。如果个体想洗涤罪行（不服从神的意愿）和死亡（认同死的形式）的不良影响，就必须知道并热爱这个启示。

"万物在改变，但不会消亡。灵魂一会儿游荡到这儿，一会儿游荡到那儿，占据它喜欢的任何形体……因为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曾经不存在的变得存在了。因此整个运动的过程周而复始。"[34]

"据说只有身体是有终结的，而永恒不灭的、高深莫测的自我是它内在的精神。"[35]

神话和童话故事的任务就是揭示从悲剧到喜剧这条黑暗的内心之路所隐藏的危险，以及所需要的技巧。因此神话和童话故事中的事件非常荒诞离奇又"不真实"：它们代表心理上的胜利，而不是有形的胜利。即使是关于真实历史人物的传奇，胜利行为也并不是以逼近生活的形式呈现的，而类似于梦境。因为关键点不在于这种行为在现实中是否发生过，而在于这种行为发生之前，在我们都知道并且在梦中去过的迷宫里，必须发生另一件更重要、更基本的事情。神话中英雄的转变可能是外显的、偶然的，但本质上它发生在内心——为了实现世界的改变，英雄要在内心深处克服隐藏的阻碍，恢复长期遗失和被遗忘的力量。当完成这种行为后，生命不会再在无处不在的灾难的蹂躏下绝望地承受痛苦，不会再被时间和空间摧毁。虽然仍然会有恐惧，仍然会有纷乱喧闹的痛苦哭喊，但生命中会弥漫着支持一切的爱以及对自己不可征服的力量的了解。在混沌的深渊中燃烧着的光亮突然迸发出来，变得越来越喧闹。可怕的蹂躏因此看起来像是无处不在、永恒不灭的阴影，时间屈服于荣耀，世界唱出了奇妙的、天使般的，但最终也是单调的塞壬之歌。就像幸福的家庭一样，神话和被救赎的世界都是相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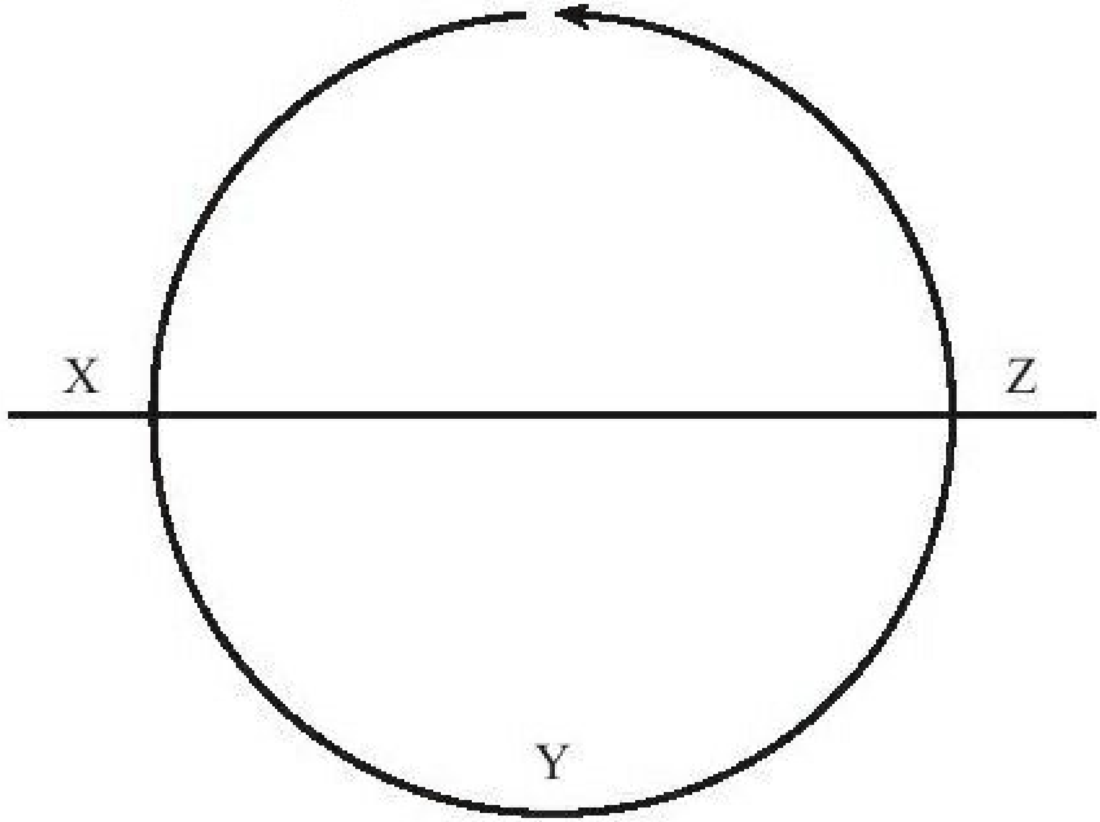


图6　怪物驯服者（镶嵌的贝壳和青金石，苏美尔人，伊拉克，公元前2650—前2400年）

英雄与神

神话中英雄历险之旅的标准道路是成长仪式准则的放大，即启程—启蒙—归来。这可以被命名为单一神话的核心单元。[36]

书籍分享微信jnztxy



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X）；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Y）；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冒险之旅中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Z）。

佛陀成道的故事最能体现英雄任务的艰巨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上升到天国，盗取神的火后又回到尘世。伊阿宋（Jason）驾船驶过撞岩进入充满奇异事物的海洋，用计谋战胜了守卫金羊毛的毒龙，带回金羊毛，使他有能力从篡位者手中夺回王位。埃涅阿斯（Aeneas）进入冥府，渡过可怕的死亡之河，把面包扔给三个头的看门狗刻耳柏洛斯（Cerberus），最后终于和他死去父亲的幽灵相见，他明白了一切真相：灵魂的命运、他将建立的罗马的命运以及如何能避免或承受住所有的重负。[37] 他通过象牙门回到了他的世界。

当英雄的任务被深入地理解并实施时，其困难性和崇高的意义才会体现出来，而佛祖历尽艰辛的传奇故事便是很好的代表。年轻的王子乔达摩·释迦牟尼偷偷骑上皇室的骏马犍陟，从他父亲的皇宫里出发，奇迹般地通过了守卫森严的大门，在两万四千个神祇为他用火把照明的夜色中穿行，轻松地跨过一条宽1 128肘尺[10] 的大河，一剑割断了自己皇族的头发，剩下的头发大约只有两指宽，头发卷向右侧，紧贴在他的头上。他穿上僧侣的衣袍，以乞丐的身份游走于世界，在这些看似毫无目的的游荡中，他实现并超越了冥想的八个阶段。他放弃了王位的继承，在六年多的时间里进行极端的苦修，身体非常衰弱，看起来像是死了，但

不久后恢复过来。之后他重新回归到不那么严格的修行生活。

一天他坐在一棵树下，凝视着世界的东方部分，他的光辉把大树照亮了。一位名叫苏耶妲的牧羊女走过来，把装在金碗里的乳糜呈献给他。当他把空碗抛入河中时，碗逆流漂走。这个迹象预示着他即将取得胜利。他站起来，沿着一条神祇装饰过的道路前行，这条路宽一千一百二十八肘尺。蛇、鸟和树林与田野中的诸神用鲜花和芳香向他表示敬意，天国的唱诗班洒下美妙的音乐，芳香、花环、和谐的欢呼声充满了整个世界，因为他正在走向悟道之树，即菩提树。在菩提树下，他将拯救宇宙。他以坚定的决心将自己置于固定不动之地，爱与死亡之神魔王玛拉（Kāma-Māra）径直向他走来。



图7　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印度，片岩雕刻，公元9世纪晚期—公元10世纪早期）

这位危险之神有一千只手，每只手都持有武器，他骑着大象出现了。他的军队围绕着他，前面、左面和右面的军队曼延了十二里格[11]，后面的军队远至世界的边界，上方的军队高达九里格。保护宇宙的神祇逃之夭夭，但未来的佛陀在菩提树下一动不动。接下来爱与死亡之神攻击他，试图摧毁他的定力。

旋风、岩石、雷电与火焰、有着锋利边缘且冒着烟的武器、燃烧的煤块、炙热的灰、沸腾的泥浆、灼热的沙子和层层的黑暗向救世主袭来，但是这些投射物都被乔达摩志高的完美力量转化为天国的鲜花和药膏。接下来魔王玛拉让他的女儿们上阵，她们是淫欲、爱欲和性欲，妖娆的侍女簇拥着他，但是伟大的乔达摩没有被分散注意力。最后魔王玛拉对乔达摩占据固定不动之地的权利发起挑战，愤怒地向他投掷锋利如剃刀的圆铁饼，并吩咐大批军队将大山的岩石碎块砸向他。但是未来的佛陀只是移动他的手，用手指尖触碰地面，让大地女神证明他有权坐在他所坐的地方。她发出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怒吼来作证，以至于魔王玛拉骑乘的大象屈膝跪倒向未来的佛陀敬礼。军队立即散去，大千世界的众神撒下花环。

在日落之前征服者取得了初步胜利，初夜时分他知道了自己的前世；二更天时他的眼睛拥有了洞察一切的视力；到晨更的时候他理解了因缘法则；在破晓时分，他体验到了大彻大悟。

在接下来的第一个七天里，乔达摩，即现在开悟的佛陀一动不动地坐着，沉浸在极乐中。在第二个七天里，他站在旁边并凝视着他获得觉悟的地点。在第三个七天里，他在站的地方和坐的地方之间徘徊。在第四个七天里，他暂居在一个众神布置的亭子里，回顾有关因果与解脱的全部教义。在第五个七天里，他坐在少女苏耶妲用金碗送给他乳糜的树下，冥想着涅槃的美妙教义。他移坐到另一棵树下，一场狂风暴雨肆虐了七天，但蛇王从树根处出现，用他膨胀起来的头巾状颈部保护佛陀。最后佛陀在第四棵树下坐了七天，享受着解脱的美妙。之后他怀疑自己获得的启示能否传递给别人，他曾想把这些智慧保留给自己，但梵天神从天而降，恳求他成为众神和众人的导师。佛陀被说服了，决定去宣扬成佛之路。他回到城市，在市民中游走，赐予他们无价的恩惠，那就是道的知识。[38]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传奇也记录了类似的英勇事迹。在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第三个月中，他们来到了荒野的西奈山。在那里以色列人正对着山扎起了帐篷。上帝在山上呼唤摩西，他向上帝走去。上帝把《十诫》赐予他，命令他带着《十诫》回到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39]

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声称，在上帝赐予启示的那天，人们可以听见从西奈山传来的各种隆隆声。

> 闪电伴随着越来越响的号角声，人们吓坏了，不停地颤抖。上帝弄弯天空，移动大地，撼动世界的边界，深渊为之摇晃，众天神都害怕起来。上帝通过火、地震、暴风雨和冰雹四个大门发出了他的光辉。大地认为死亡者将要复活，对于它所吸收的被屠杀者的血，对于它所掩埋的被谋杀者的尸体，它必须做出解释。直到听见第一句摩西十诫，大地才平静下来。
>
> 天空打开，西奈山摆脱大地升到空中，它的顶峰高耸地插入天空，厚厚的云遮住了四面的山坡，和上帝王座的底部相连。上帝的一侧陪伴着两万两千个头戴利未人花冠的天使，利未人是唯一忠于上帝的部族，其他部族都崇拜金牛犊。上帝的另一侧是六万三千五百五十个天使，每个天使拿着送给所有以色列人的烈火冠冕。第三个侧面有比这个数量多一倍的天使，而第四个侧面的天使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因为上帝并不只出现在一个方向，而是同时出现在四面八方，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荣耀充满天空与大地。尽管西奈山上容纳了这么多人，但一点儿不拥挤，也没有骚乱，每个人都有容身之处。[40]

回归社会并与它重新融合

正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的，无论是在东方神话广阔的、几乎无边无际的形象中，还是在希腊神话充满力量的叙述中，或是在《圣经》壮美的传奇中，英雄的冒险经历通常遵循以上描述的核心模式：离开凡人的世界，进入某种力量之源，然后返回凡人的世界，生命得到了提升。释迦牟尼带回来的恩赐曾保佑着整个东方世界，那是关于佛法的美妙教义，就像摩西的十诫保佑着西方世界。希腊人认为火是人类文化最早的证据，这应该归功于普罗米修斯超越世俗的行为。罗马人则把支持整个世界的城市的建立归功于埃涅阿斯，他离开了沦陷的特洛伊城，来到可怕的地下死亡世界。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什么兴趣领域中（无论在宗教、政

治还是个人领域中），真正富有创造力的行为都被描绘成来自某种死亡状态的行为，都是在英雄的无名期发生的事情。因此英雄的回归就像重生，他变得伟大而且充满了创造性的力量，人类也一致拥护他。因此，为了反复认识到其中的启示，我们应该跟随许多英雄人物经历冒险的经典阶段。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形象对当代生活的意义，而且有助于理解人类心灵在渴望、力量、变迁和智慧等方面的同一性。

以下的内容将以一段冒险经历的形式呈现，它是由一些人类命运的象征性承载者的故事混合而成。第一部分第1章将呈现第一个阶段，即分离或启程，其中包含五个子部分：

（1）“历险的召唤”，即英雄使命的迹象；

（2）“拒绝召唤”，即逃离神祇的愚蠢行为；

（3）“超自然的援助”，即历险者所获得的意外帮助；

（4）“跨越第一个阈限”；

（5）“鲸鱼之腹”，即进入黑暗王国的通道。

第2章呈现的是“启蒙过程中的考验与胜利”阶段，其中包含六个子部分：

（1）“考验之路”，即众神危险的一面；

（2）“遇到女神（玛格那玛特）”，即婴儿重新获得幸福；

（3）“妖妇的诱惑”，即俄狄浦斯的领悟与苦恼；

（4）“与天父重新和好”；

（5）“奉若神明”；

（6）“最终的恩赐”。

“回归并与社会重新融合”是灵性能量在俗世中不断地循环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从社群的立足点来看，这使得英雄的长期隐退有了合理的理由。英雄自己可能会觉得这是所有阶段中最困难的。因为如果他像佛陀一样克服难关，实现了大彻大悟后的深层平静，那么众生的悲苦以及对他们的关心或希望都会彻底湮灭这种平静体验带来的极乐。或者启发被经济问题困扰的众生似乎是一个艰巨得无法解决的难题。另一个方面，如果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英雄没有承受所有启蒙的考验，只是直奔目标（通过暴力、花招或运气），攫取他意欲得到的恩惠

，那么他所不能平衡的力量便会做出剧烈的反应，从内部和外部将他摧毁，就像普罗米修斯被岩石所困，岩石代表他那被玷污的潜意识。在第三种情况下，如果英雄没有经历艰险，也愿意回到世人中间，他可能会遭遇严重的误解，被他打算帮助的人轻视，以至于事业落空。第3章将通过六个子部分来探讨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

（1）“拒绝回归”，即摒弃世人；

（2）“借助魔法逃脱”，即普罗米修斯的逃脱；

（3）“来自外界的解救”；

（4）“跨越归来的阈限”，即回归平凡的俗世；

（5）“两个世界的主宰”；

（6）“生活的自由”，即终极幸福的性质和作用。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在以洪水泛滥为主题的故事中，英雄轮回式的冒险历程会以相反的形式出现。在这类故事中，并非英雄求助于神力，而是神力与英雄作对，然后重归平息状态。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发生过洪水泛滥的故事。它们构成了世界历史中原型神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第二部分“宇宙创世的周期”对此进行了探讨。洪水中的英雄是人类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即使在最严重的灾难与罪恶的紧要关头，人们也能存活下来。

单一神话中复合而成的英雄是具有卓越天赋的人物。他通常受到他所在社会的尊重，也常常不被认可或受到鄙视。他发现他和/或他所处的世界缺少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在童年故事里，缺乏的可能是像某种金戒指那样不重要的东西，然而在预示大灾难的幻象中，整个人世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得崩溃或濒临崩溃。

一般来说，童话故事中的英雄能够获得国家的、微观的胜利，而神话中的英雄获得的是全世界的、历史性的宏观胜利。前者——最年幼或让人看不起的孩子会成为具有非凡力量的大师，战胜压迫他的人，而后者则会从冒险经历中带回来使整个社会获得重生的方法。部族的或当地的英雄，比如黄帝、摩西、阿兹特克人的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把恩惠带给一个民族，而全世界的英雄，比如穆罕默德、耶稣、佛陀，给整个世界带来启示。

无论英雄是荒诞可笑的还是令人崇敬的，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是异教徒还是犹太人，他的旅程在基本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别。民间故事更多描绘的是英雄有形的行为，而更高层次的宗教呈现的则是精神上的行为，然而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在冒险的形态、人物的作用以及取得的胜利方面，两者几乎没有差异。如果某个童话故事、传说、仪式或神话省略了原型模

式中的某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要素会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被暗示出来——被省略的部分本身便能够充分说明这个例子的历史与反常情况，正如我们一会儿将看到的。

第二部分“宇宙创世的周期”展现了世界被创造与破坏的宏伟想象，这是赐予英雄的启示。第5章“产生”探讨了宇宙如何凭空形成。第6章“童贞女得子”描述了女性力量创造性的救赎作用，首先描述的是宇宙规模上的宇宙之母，接下来在人类星球上再一次探讨英雄的母亲。第7章“英雄的蜕变”通过一些典型阶段，追溯了人类历史的传奇进程，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需要，英雄会以各种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第8章“消解”讲述了曾被预言过的结局，首先是英雄的结局，然后是世界的结局。

在各大洲宗教作品中，宇宙创世的周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41] 这使得英雄的冒险历程有了一个有趣的新变化，因为现在危险的旅程不是为了获得，而是为了重新获得；不是为了发现，而是为了重新发现。这说明英雄历尽艰险寻找并赢得的神圣力量一直存在于他的心中。他是“国王的儿子”，逐渐认识到自己真正的身份，于是开始行使自己作为“上帝之子”的权力，他终于知道这个称谓有多么重要。从这个视角看，英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的创造与救赎的神圣形象的象征，只是等待我们去认识它，使它呈现出生命而已。

年轻的圣徒西缅（Symeon，949—1022）这样写道：

> 变成许多部分的上帝依然是完整的上帝，但每一部分都是基督的全部。我看到他在我家里，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所有的那些日常事物中，以难以言表的方式与我融合在一起，向我跳过来，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就像火之于铁，光之于玻璃。他使我像火，像光。我成了以前从很远的地方看到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何将这个奇迹与你联系起来……我生来是个人，而上帝的恩典使我成为上帝。[42]

伪福音《夏娃福音》（*Gospel of Eve*）描述了类似的幻想：

>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看见一个巨人和一个矮人。我仿佛听到一声雷鸣，于是走近些倾听。他对我说：我是你，你是我，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你那里。我分散在万物之中，只要你愿意，你便可以把我汇聚在一起，汇聚我等于汇聚你自己。[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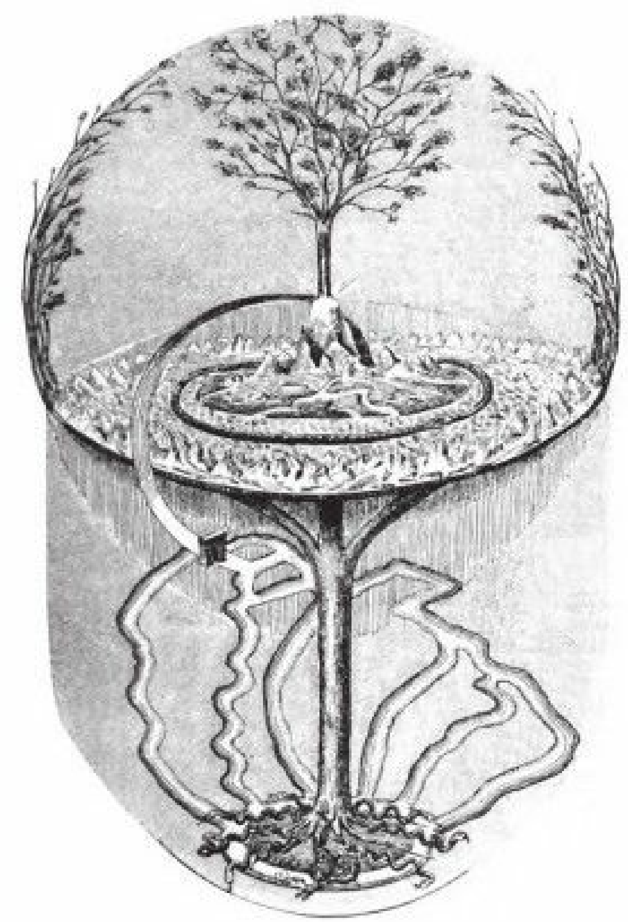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者——英雄和他最终的神，探求者和被找到者，理解为单一的自我反映这一奥秘的内在和外在，这与世界的奥秘完全相同。超级英雄的伟大事迹就是逐渐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认识到这种统一性并将它传播给其他人。

世界的中心

英雄成功的冒险历程将生命之流重新释放到世界的身体中。生命之流的神奇可以用营养物质的循环，能量的动态流动或恩典在精神上的显现来代表。这种形象的多样性便于交替使

用，分别代表生命力的三种浓缩程度。丰收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灵魂的食粮。电闪雷鸣是雨水的先兆，雨水会让土地变得肥沃，同时它也彰显了神释放的能量。恩典、营养物质和能量，它们被倾注到有生命的世界中，在它们难以发挥功效的地方，生命就会死亡。

生命之流来自不可见的源头，进入点就是象征宇宙的圆形中心，也就是佛陀传说中不可移动之点，[44] 据说世界围绕着这个点旋转。在这个点的下面是支撑大地的宇宙之蛇，即龙的头，它象征着深渊之水。深渊之水是创造生命的神圣能量，是造物主的本质。[45] 生命之树，也就是宇宙本身，便是从这个点生长出来的。它扎根在具有支持作用的黑暗中，金色的太阳鸟栖息在生命之树的最高点，一口永不枯竭的泉水在树根部汩汩地喷涌。它还可以呈现宇宙之山的形象，山上有众神之城，就像山顶上由光构成的莲花。在它中空的部分有群魔之城，由各种宝石照明。另外，它还可以是宇宙男人或女人的形象（比如佛陀或跳舞的印度女神卡莉），他们坐在或站在这个点上，甚至被固定在树上（阿提斯、耶稣、沃坦），因为作为神的化身，英雄本身就是世界的中心，永恒能量通过它进入时间的中心点。因此世界的中心是不断创造的象征：万事万物中不断涌出的赋予生命的奇迹使世界得以保持的秘密。


图8　宇宙树（蚀刻版画，斯堪的纳维亚，19世纪早期）

在堪萨斯州北部和内布拉斯加州南部波尼族人举行的哈冠（Hako）仪式中，祭司会用脚趾画一个圆。一位祭司曾说：

> 这个圆代表鸟巢。我之所以用脚趾画圆是因为老鹰也用它的爪筑巢。尽管我们在模仿鸟类筑巢，但这个行为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我们在思考蒂拉瓦创造的人类得以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你登上高山，环顾四周，会看到天空的各处与大地相连，人们生活在这个圆形的围场中。因此我们画的圆并不只代表鸟巢，还代表蒂拉瓦为所有人创造的居住地。这个圆形还代表亲属、氏族和部落。[46]

天空的穹顶被放置在大地的四个角上，有时由四根象柱支撑，柱子的形状可能是国王、巨人、矮人、大象或乌龟。因此从传统上看，圆形求面积的数学问题很重要：它包含着从天空形式转化为大地形式的秘密。家中的炉灶和寺庙的祭坛是大地之轮的轮毂，是宇宙之母的子宫，其中的火便是生命之火。房屋、皇冠、山峰或灯笼顶部的开口是天空的毂或中心，灵魂通过它从永恒中归来，就像在生命之火中焚烧的祭品，上升的烟就像车轴，将祭品的气味

从大地的轮毂托举到天空之轮的轮毂。[47]

它们填满了神的饭碗，也就是太阳，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圣杯，承载着丰富的祭品物质，祭品的肉确实就是肉，祭品的血确实就是血。[48] 太阳同时也是人类的供养者。点燃炉灶的太阳光象征着被传递到世界子宫的神的能量——它也是连接并转动两个轮子的轮轴。通过太阳之门，能量的流动持续不断。神通过它降临大地，人通过它升入天空。“我是门：任何通过我进入的人能够得到拯救并能自由出入，发现牧场找到牧草。”[49] “他吃我的肉，饮我的血，住在我的里面，而我也在他的里面。”[50]

对于依然从神话中获取营养的文化来说，象征性的暗示使得人类存在的景象和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超自然的保护者保护着山丘和小树林，它们与有关创世的当地历史中众所周知的事件存在联系。此外，到处都是特殊的圣地。只要是英雄出生、历练或重返虚空的地方，都会被记录下来并被神圣化。庙宇被建造起来，用以表明它完美的中心性并激发出它的奇迹，因为这里是进入丰饶的突破点。有的人在这个点找到了永恒。因此这个地点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有益的冥想。设计这类庙宇的一个规则是模拟地平圈的四个方向，位于中心的神龛或祭坛象征无穷尽之点。进入庙宇群并来到祭坛的人是在模仿最初英雄的行为。他的目的是重演这种普遍的模式，以此唤起他心中聚集生命、恢复生命的记忆。

古代城市修建得像个庙宇，四个方向上有大门，中心位置是城市创建者的主要圣祠。市民在这个象征物的范围内生活劳作。全国和世界的宗教区域本着同样的精神，是以某座母城为中心的，比如西方基督教以罗马为中心，伊斯兰教以麦加为中心。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三次朝着克尔白礼拜，这就像是在世界那么大的一个轮子里，轮辐都指向了克尔白这个中心。它构成了所有人都“服从”阿拉意志的象征。我们在《古兰经》中可以读到：“因为正是阿拉将告诉你一切行为的真理。”[51] 或者宏伟的庙宇可以被建立在任何地方，因为最终整个宇宙无处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力量的所在。在神话中任何一片草叶都承担起救世主的形象，引导上下求索的流浪者进入他自己内心的至圣所。

因此世界的中心无处不在。它是所有存在物之源，它产生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善与恶、丑与美、罪行与美德、快乐与痛苦。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指出：“对神来说，万物都是公平、美好而正确的，但人认为某些事物是正确的，某些则是错误的。”[52] 因此在世界各地庙宇中受人膜拜的形象绝不会都是美丽的、仁慈的，甚至也不一定道德高尚。比如《约伯记》中的神祇，他们远远超出了人类价值观的范围。与之类似，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也不都是品行正直的人。美德只是教学法上达到最终领悟的前奏，这种领悟超越了所有成对的对立物。美德战胜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使得超越个人的中心性成为可能。但是当超越这种中心性时，快乐或痛苦、邪恶或美德、我们自己的自我或其他任何人的自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

通过万事万物感知到这种超越的力量，它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在所有事物中它都是美妙的、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对其表示深深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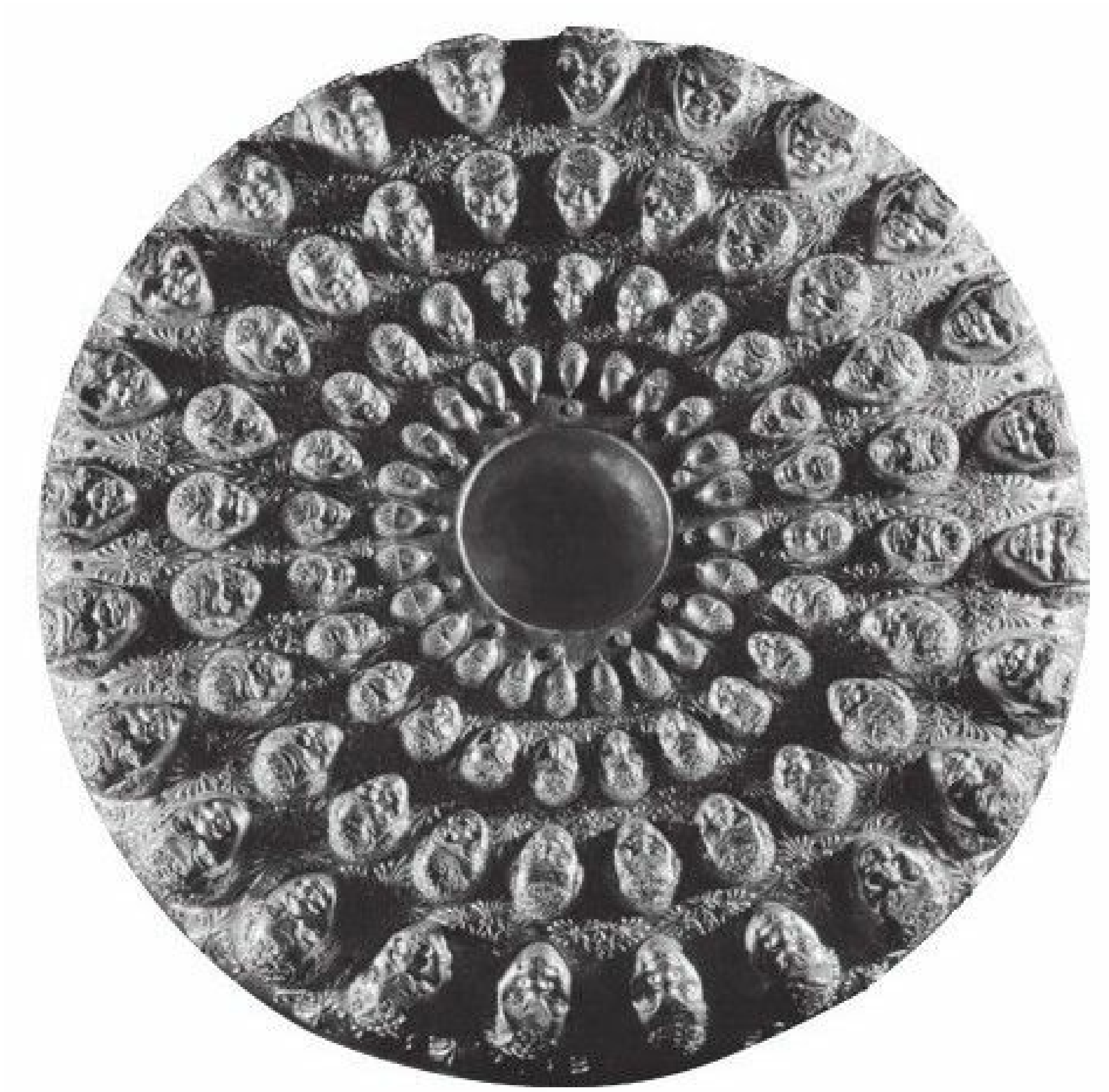


图9　圆锥形神石（黄金的小瓶子，色雷斯人，保加利亚，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

因为赫拉克利特曾经主张："不相似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会从差异中产生出最美好的和谐，一切事物产生于冲突。"[53] 或者正如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告诉我们的："狮子的怒吼、狼的嚎叫、汹涌的大海的狂暴和具有破坏性的利剑，都是永恒的一部分，凡人无法认清它们。"[54]

约鲁巴的一则轶事生动地解释了这个观点，这段轶事是关于恶作剧之神埃德舒（Edshu）的。

一天，这位古怪的神沿着两块田地之间的小路前行。他看到两块田地里各有一位农夫在耕作，于是决定和他们开个玩笑。他戴着一顶一侧是红色，另一侧是白色，前面是绿色，后面是黑色的帽子（它们是世界四个方向的

> 颜色，也就是说埃德舒成了世界中心的化身）。两位友好的农夫在回村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戴白帽子的老人经过？”另一个人回答说：“什么，明明戴的是红帽子。”第一个人反驳道：“不对，就是白帽子。”他的朋友坚持说：“那是一顶红帽子。我亲眼所见，你一定瞎了。”第一个人反驳道：“你一定是喝醉了。”他们的争吵发展成了打闹，他们开始互相动刀子，邻居把他们带到酋长面前，让酋长做评判。在审判现场，埃德舒也在人群中。当酋长很为难，不知道怎样判才公平时，这位老恶作剧之神现了身，把他的玩笑告诉大家，给人们看他的帽子。他说：“这两个人忍不住争吵起来，这正是我希望的。制造冲突是我最大的乐趣。”[55]

在道德家义愤填膺时，在悲剧诗人遗憾与恐惧时，神话把完整的人生变成了一出宏大而可怕的神的喜剧。奥林匹斯山神的笑声至少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冷酷无情，它具有生活本身的冷酷性，我可以把这看成是造物主的冷酷无情。从这方面来看，神话使得悲剧性的态度看起来多少有些滑稽可笑，简单的道德判断显然是目光短浅的。然而一种信念可以抵消这种冷酷无情，那就是相信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反映了持久的且不会受到痛苦影响的力量。因此这些故事既冷酷无情又无所恐惧，它们充满了超然的匿名性的快乐，这种匿名性存在于所有在时间中出生、在时间中死亡、以自我为中心、战斗着的自我中。[免`费`分`享wei`信shu fou fou]

I fied Him,

down the nights and sown the days;

I fied Him，

down the arches of the years;

I fied Him,

down the labyrinthine ways

of my own mind;and in the mist of tears

I hid from Him,

and under running laughter.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第一部分

英雄的历险

Departure Initiation Return The Keys



图10　塞姬走进丘比特的花园（布面油画，英格兰，1903年）

启程 1

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许下的愿望还能够实现时，有一位国王。

历险的召唤

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许下的愿望还能够实现时，有一位国王。国王的女儿们都很美丽，小女儿的美貌尤为出众，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耀她的脸庞时也会为之惊叹。在国王的城堡附近有一大片幽暗的森林，森林中一棵老酸橙树下有一眼泉水。当天气很热的时候，国王的小女儿会走进森林，坐在凉爽的泉水边乘凉。为了打发时光，她会带着一个金色的球，把它抛起来再接住，这是她最喜欢的玩具。

一天，公主的金球没有落入她伸向空中的小手里，公主没有接住球，球在地上弹了一下，直接滚入泉水中。公主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球，但球消失在泉水里，泉水很深，深不见底。她开始哭泣，哭声越来越大，什么也不能让她得到安慰。正当她哭泣时，她听到有人在叫她："公主，出了什么事？你哭得这么伤心，连石头也要同情你了。"她向四下里张望，想看一看声音来自哪里。她看到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肥胖而丑陋的脑袋。"哦，是你吗，扑通扑通跳水的老家伙，"她说，"我在为我的金球哭泣，它掉到泉水里了。""别着急，不要哭，"青蛙回答道，"我可以帮助你，可是如果我帮你取回了玩具，你将怎么报答我？""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亲爱的青蛙，"她说，"我的衣服、我的珠宝，甚至我戴的金冠。"青蛙回答说："我不想要你的衣服、你的珠宝和你的金冠，如果你真的喜欢我，那就让我成为你的玩伴，陪着你；在你吃饭时让我坐在你旁边，吃你小金盘子里的食物，喝你小杯子里的水，睡在你的小床里。如果你向我做出这样的保证，我会下去取回你的金球。""好的，"她说，"我保证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只要你把球找回来。"但是她心里想："那只愚蠢的青蛙真啰唆！它应该和它的同类待在水里，永远也不能与人类为伴。"

青蛙得到她的保证后，把头扎入水里，沉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它浮了上来，嘴里衔着金球。它把球抛在草地上。当公主看到自己可爱的玩具时，她站起身，捡起球，然后飞快地跑走了。"等一等，等一等，"青蛙大叫，"带上我，我不能像你那样奔跑。"可是这样做有什么用呢？虽然它使劲地呱呱叫，但公主完全不理会，赶紧跑回了家，很快便彻底忘记了那只可怜的青蛙——它一定又跳回泉水里了。[1]

这个故事说明历险是如何开始的。一个失误——显然完全出于偶然，揭晓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个体与他还不太了解的力量之间发生了关系。正如弗洛伊德曾说过，[2] 失误并非出于偶然。它们是被压抑的欲望冲突的结果。它们是无知的泉水在生活表面形成的涟漪。泉水可能很深，就像灵魂本身一样。这个失误可以被看成是命运的开端。因此在童话故事中，金球的消失是公主命运的第一个征兆，青蛙是第二个征兆，被忽视的承诺是第三个征兆。

作为突然开始发挥作用的力量的初步表现，青蛙奇迹般的出现可以被当成是"先兆"，导致它出现的危机则是"历险的召唤"。先兆的召唤可能是生，比如在当下的事例中；也可能是死，比如在生命的晚期。有些召唤意味着崇高的历史性事业，有些召唤标志着宗教启蒙的发端。正如神秘主义者所领会的，它们预示着所谓的"自我的觉醒"[3]。而童话故事中那位公主，它只不过预示着青春期的降临。但是无论召唤是否重要，无论处于人生进程的哪个阶段，召唤总是以变形的神迹拉开序幕，即灵魂发生转变的仪式或时刻，当完成它们时，便意味着

死亡和出生。熟悉的生命范围被突破，旧有的概念、理想和情感模式不再适用，超越阈限的时刻即将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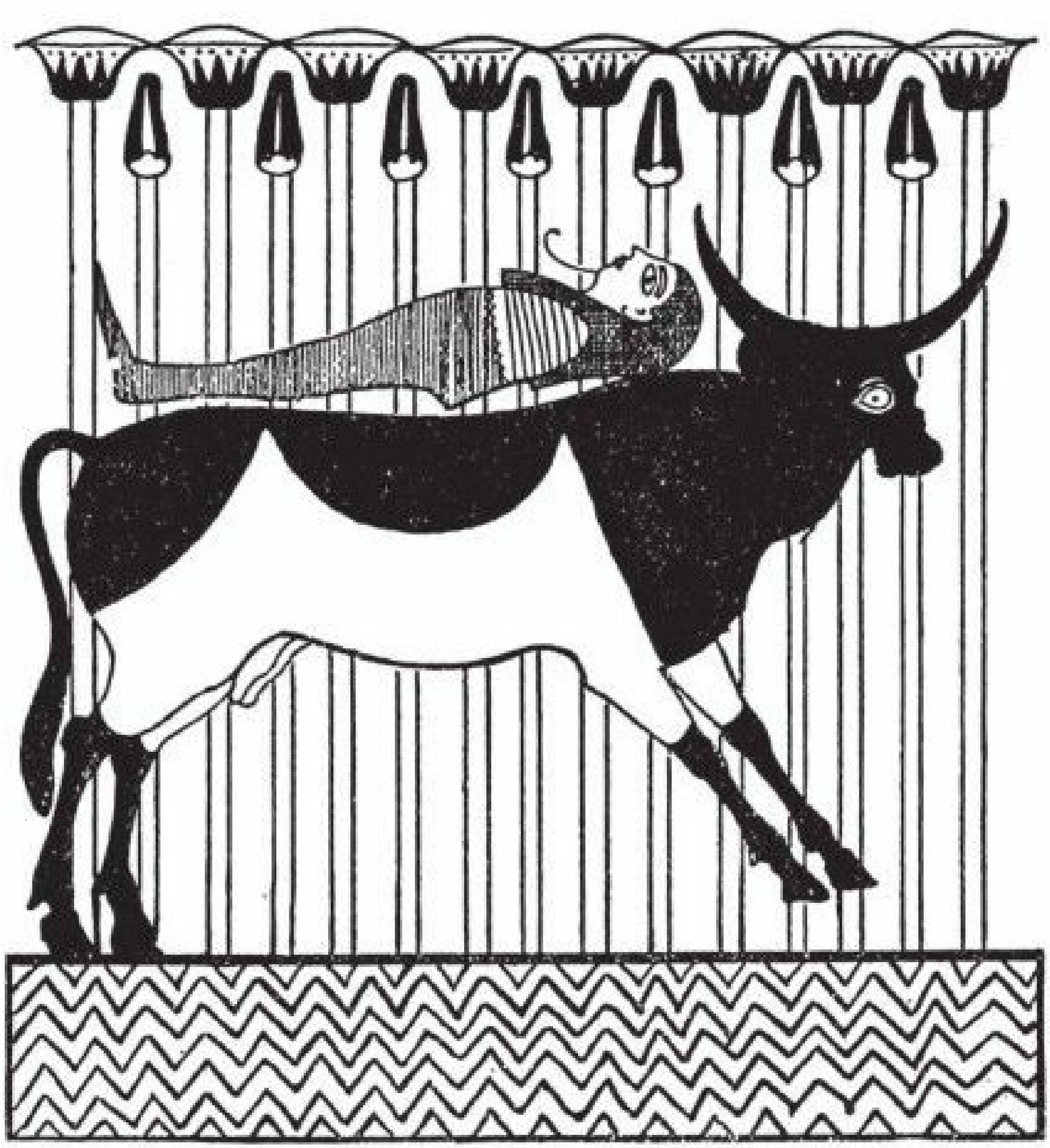


图11　变成公牛样子的阿庇斯将已死的人作为奥西里斯运送到阴间（木雕，埃及，公元前700—前650年）

召唤的典型情境是幽暗的森林、巨大的树木、汩汩流淌的泉水和命运之力携带者令人厌恶、被轻视的外表。我们可以从中识别出世界中心的象征。在幼儿故事中，地下世界中用头支撑大地的蛇的对应物就是青蛙和小龙，地下世界中的蛇代表深渊繁育生命、创造世界的力量。它带着代表太阳的金球从水中冒出，而金球刚刚沉没在青蛙所生活的幽深泉水中。此时，青蛙就类似于从口中喷吐出冉冉升起的太阳的中国巨龙，或者类似于头上骑着年轻英俊、永生不老的韩湘子的青蛙，青蛙头上的韩湘子还手提一篮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桃。弗洛伊德曾提出，所有焦虑的时刻都会重现与母亲的第一次分离，也就是分娩时令人痛苦的感受—

—呼吸困难、充血等。[4] 反过来，所有分离和新生的时刻都会产生焦虑。无论是国王的孩子将离开父王，结束原来幸福的二元统一体，还是上帝的女儿夏娃长大成熟，将要离开田园牧歌式的伊甸园，或者是心无旁骛的未来佛陀超越人世的最后层次，相同的原型形象都会被激活，都象征危险、保证、考验、转变和出生之谜的神圣性。

童话故事里被人厌弃的青蛙或龙衔着太阳之球。青蛙、蛇、被拒绝的东西代表了潜意识的深处（“深不见底的深”），在那里贮藏着所有被拒绝的、不被承认的、未知的或不成熟的因素、原则和存在要素。在神话传说中，它们是女水妖、海神及江河湖海守护神水下宫殿中的珍珠，是地狱中给魔鬼之城照明的宝石，是支撑大地并像蛇一样环绕着大地的不朽之海中的火种，是永恒黑夜的最深处的星辰。它们是巨龙看守的黄金宝藏中的天然金块，是金苹果园中被守护的苹果，是金羊毛的细丝。因此历险的预言者或宣布者往往被尘世认定为是凶恶、可怕、令人厌恶或邪恶的。但是如果能跟随它们，那么便能穿过生命围墙进入宝石闪闪发光的阴曹地府。预言者还可能是一头野兽（就像童话故事里那样），它代表的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本能的繁殖力，或者可能是一个蒙着面纱的神秘人物——未知的人物。

下面这个故事讲述了亚瑟王是如何做好准备和骑士们一起去骑马打猎的：

> 亚瑟王一来到森林中，便看到面前有一头巨大的公鹿。亚瑟王说：“我要追这头公鹿。”于是他催马向前，追了很远。亚瑟王本可以通过武力杀死公鹿，但他追了很久，他的马累得喘不过气来，倒地死掉了。一个仆人给亚瑟王牵来另一匹马。亚瑟王看到公鹿藏进了灌木丛，而他的马死了。他坐在泉水边陷入了沉思。当他这样坐着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听到了猎狗的叫声，它们的数量多达三十只。顺着声音，亚瑟王看到一种奇怪的野兽向他走来，那是他所见过和所听说过的最奇怪的野兽。野兽来到泉水边喝水，肚子里发出三十对猎狗在追踪搜索时的声音。但是当这只纯白的野兽不停地喝水时，肚子里便没有了声音。随后这只野兽在巨大的声响中离开，亚瑟王感到非常吃惊。[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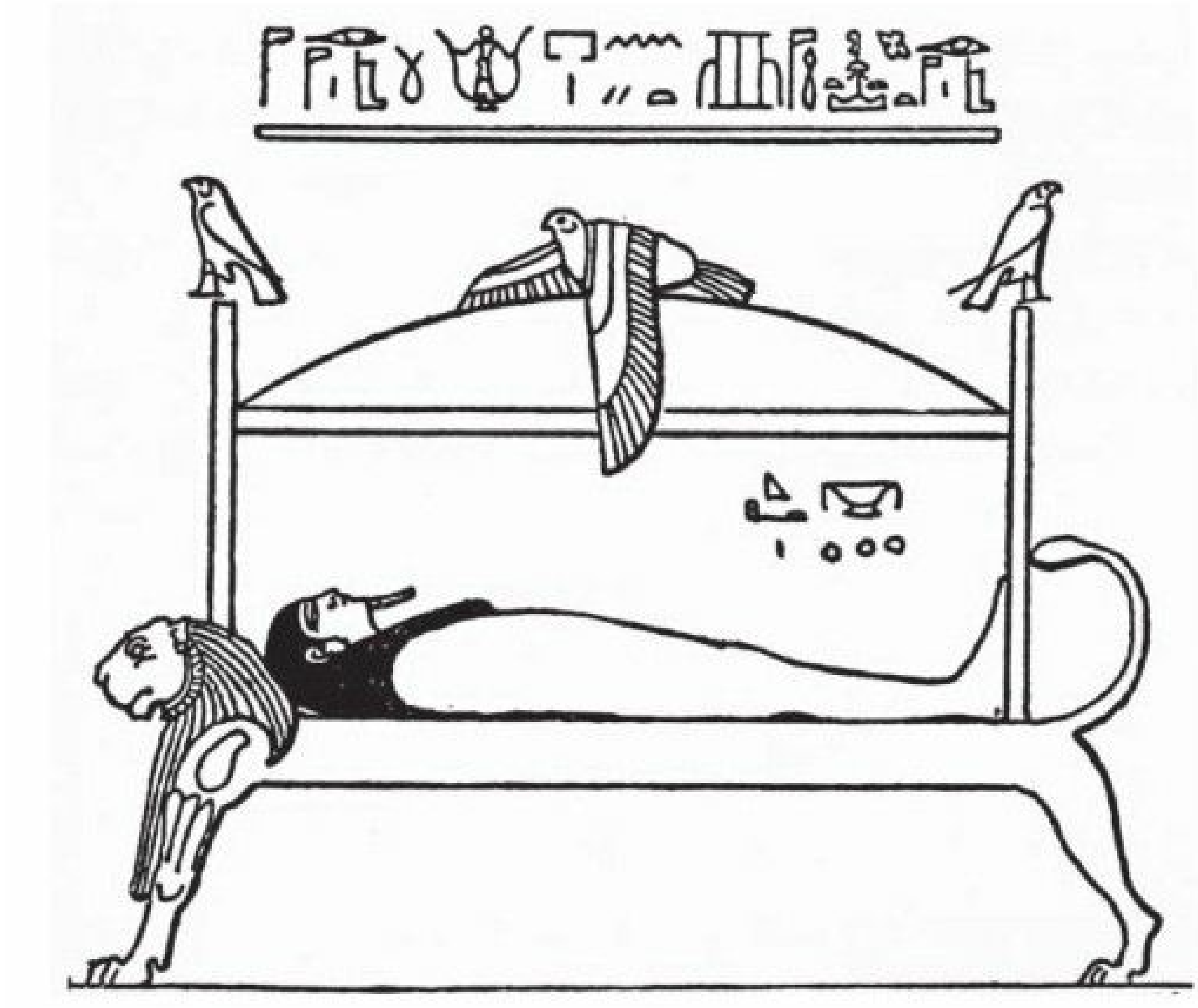


图12　变成老鹰的伊西斯在阴间与奥西里斯做伴（石雕，托勒密王朝，埃及，公元1世纪）

其他地区也存在着相似的神话故事——北美平原的阿拉巴霍女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她在一棵棉白杨树旁暗中监视一只豪猪，试图射中它，但它跑到了树后并开始爬树。女孩追赶，想抓住豪猪，但豪猪继续往上爬，直到女孩都够不着它了。女孩说："好吧！我要继续爬，因为我想抓住豪猪，我想得到它的刚毛。如果有必要，就算爬到树的最高处我也奉陪。"豪猪真的爬到了树的最高处，但当女孩的手正要碰到豪猪时，棉白杨树突然长高了，豪猪又继续向上爬。女孩向下看了一眼，朋友们在扯着脖子喊她下来。但是在豪猪的吸引下，她不再顾及离地面越来越远所感到的恐惧，而是继续向上爬，直到从地面上看，她已经成了小黑点。最终她和豪猪都抵达了天界。[6]

下面还有两个梦境的例子，足以说明预言者的形象是自发出现的，预示着当事人的心灵已经成熟到可以发生蜕变的程度了。第一个是一位年轻人的梦，他正在寻找适应世界的新方法：

"我在一片草地上，许多绵羊在这里吃草。这是'绵羊之地'。一个陌生的女人站在绵羊之地，指着那条路。"[7]

第二个是一位年轻女孩的梦，她的同伴最近死于肺痨，她害怕自己也会患上这种病。

"我在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里，残阳如血。这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位高贵的黑骑士，他用严肃、低沉得令人害

怕的声音对我说，‘你愿意跟我走吗？’还没得到我的回答，他就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走了。”[8]

无论是梦境还是神话，在这些历险中，作为引路者而突然出现的形象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它标志着新的人生阶段和时期。这个必须被面对并且在潜意识中具有某种熟悉性的事物（尽管在意识中它是陌生的、令人吃惊的甚至令人害怕的）显现之后，之前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变得毫无价值，就像那位国王的女儿的世界，突然消失在泉水里。虽然英雄会暂时回归他熟悉的领域，但暂时的回归也是徒劳无益的。接下来会出现一系列力量不断增加的征兆，直到像下面的传说“四个征兆”中一样（这是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历险召唤的故事），冒险的召唤再也无法被忽视。

年幼的王子乔达摩·释迦牟尼，也就是未来的佛陀，受到他父亲的保护，对有关年老、疾病、死亡或僧侣一无所知，父亲唯恐他受到遁世想法的影响。因为在乔达摩出生时，有人预言他要么成为世界之王，要么成为佛陀。偏爱王室使命的国王为儿子提供了三座宫殿和四万名舞女，目的是让他的心依恋俗世。但是这些事物只是推动王子向着不可避免的方向发展，王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厌倦了声色犬马的生活，他变得成熟起来，等待着去迎接另一种体验。在他做好准备的时刻，征兆自动出现了：

> 某一天未来的佛陀想去游览园林，他让驾车的仆人准备好马车。仆人准备了一辆奢华而精美的马车，它被装饰得很华丽。仆人驾着像白莲花一样雪白的四匹仙陀婆（Sindhava）种御马来到未来的佛陀面前，并向他禀报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未来的佛陀登上像神的宫殿般华丽的马车，朝着园林驶去。
>
> “悉达多王子开悟的时刻来临了，”众神想道，“我们必须给他一个征兆。”他们把其中一位神变成老朽不堪的老人，牙齿残缺，头发灰白，身体扭曲佝偻，倚着竿子颤抖着。神祇将老人呈现在未来佛陀的面前，但只有佛陀和他的马车夫仆人能够看见。
>
> 未来的佛陀对马车夫说：“朋友，恳请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他的头发和其他人的头发不一样。”听到解答后，他说：“可叹人生在世，出生后老年便必然会来临。”他的内心受到了搅动，于是返回到宫中。
>
> “我的儿子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国王问道。
>
> “陛下，他看到一位老人，”仆人回答道，“因为看到了老人，所以他打算遁世归隐。”
>
> “你说那样的话，难道想要我的命吗？赶快准备一些杂耍戏剧，表演给我的儿子看。如果我们能让他享受欢愉，他就不会去想遁世归隐的事情了。”然后国王将宫殿每个方向上的守卫都增加了半里格。
>
> 某一天，未来的佛陀再一次走进园林，他看到一个神祇变成的病人，并且再一次询问仆人。他的内心再一次受到了搅动，于是返回到宫中。
>
> 国王问了相同的问题，下达了像之前一样的命令，再一次增加守卫，在四周布置了四分之三里格的卫兵。
>
> 某天未来的佛陀又一次走进园林，他看到一个神祇变成的死人，并且再一次询问仆人。他的内心受到了搅动，于是返回到宫中。
>
> 国王问了相同的问题，下达了像之前一样的命令，再一次增加守卫，在四周布置了一里格的卫兵。
>
> 某天未来的佛陀又一次走进园林，他看到一个神祇变成的僧侣，他的穿着简朴而庄重。王子问马车夫：“恳请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王子，那是一个出家人。”随即马车夫对遁世归隐进行了一番赞叹。出家的想法让未来的佛陀感到愉快。[9]

神话之旅的第一个阶段，即我们所说的“历险的召唤”标志着命运对英雄发出了召唤，将他精神的重心从英雄所处的暗淡无力的社会转向了未知的区域。表现这个充满珍宝与危险的

决定性区域的方式各不相同，可能是一片遥远的土地，一片森林，一个地下的、水下的或空中的王国，一个神秘的岛屿，高耸的山顶或深沉的梦境，但那始终是这样一个奇异的地方，有着多种形态的流动的存在、无法想象的折磨与痛苦、超人类的行为和终极的喜悦。英雄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完成历险，正如提修斯进入他父亲的城市雅典，听到有关弥诺陶洛斯的可怕来历时所做的，他可以被某种善意或恶意的力量送往国外，在愤怒的海神波塞冬之风的驱策下，在地中海上漂流。历险开始时可能仅仅是一个失误，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不小心掉落了金球，或者英雄可能在毫无目的地漫步时，某种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诱惑他离开了人们常走的道路。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无穷无尽，遍及世界每个角落。

在以上的部分和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不会尝试穷尽各种证据。这样做（例如模仿弗雷泽在《金枝》中的做法）会使篇幅变得非常庞大，却不能使神话学的主线变得更清晰。相反，在每个部分中我会提供几个典型的例子，它们来自分布广泛且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在写作过程中，我会逐渐更改我的资料，因此读者能够体味到各种风格的独特性质。读到最后时，读者将浏览大量的神话。如果读者想知道单一神话的每一部分都引用了哪些神话，他只需要查看注释中列举的一些来源，并随意看一看其中的一些故事。

拒绝召唤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召唤得不到响应的情况，这在神话和广受欢迎的故事中也并不少见。因为人们始终有可能对其他事情感兴趣。对召唤的拒绝将冒险转变为它的消极面。主体被禁锢在令人厌烦的事物、辛苦的劳作或“文化”中，失去了重要的积极行为的力量，成为了需要被拯救的受害者。开满鲜花的世界变成了遍地石头的不毛之地，他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即使像迈诺斯国王那样，通过巨大的努力成功建立起声名显赫的王国。无论他建立什么家族，都将是死亡的家族：他把弥诺陶洛斯藏在巨石围墙组成的迷宫里，掩人耳目。他的所作所为只能造成新的问题，只能干等着毁灭逐步向他逼近。

“我召唤，而你拒绝了……我还会嘲笑你的不幸。当你感到恐惧时，当你的恐惧如同荒凉一样降临时，当你的毁灭如同龙卷风一样降临时，当你感到悲伤痛苦时，我会嘲笑……因为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10]

“基督一去不复返。”[11]

全世界的神话和童话故事都清楚地表明这种拒绝本质上就是拒绝放弃个人利益。他们没

有把未来看成是连续不断的出生与死亡，在他们眼里，目前的理想、德行、目标和优势的系统将会固定不变，稳固可靠。当祭品本应象征服从神祇的意志时，迈诺斯国王把神圣的公牛留了下来，因为他宁可选择自认为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他没有承担他本应承担的人生职责，而且我们看到了这导致了怎样的灾难性后果。神本身成为他所恐惧的东西，因为显而易见，如果某人是他自己的神，崇拜他自己，那么神的意志，即破坏他以自我为中心的系统的力量便会变成怪物。

我逃离了他，夜以继日；
我逃离了他，年复一年；
我逃离了他，沿着我自己心灵迷宫中的道路；
我躲避他，泪眼迷离，伴随着一连串的笑声。[12]

迷失方向的心灵就像迷宫，它将以自我形象出现的神圣存在闭锁在其中，这个神圣存在夜以继日地侵扰着人们。所有通往出口的路都消失不见了。人们只能像撒旦一样紧紧地抓住自己，陷入地狱；或者最终被上帝消灭。

啊，愚蠢、盲目、软弱，
我就是他要寻找的人！
如果你赶走你的爱，就是赶走我。[13]

被禁锢于童年的“围墙”中

当希腊神祇阿波罗在平原上追赶逃跑的佩纽斯河之女，少女达芙妮时，我们可以在他的呼唤中听到同样悲痛、神秘的声音。“哦，女神，佩纽斯的女儿，留下来！”阿波罗呼唤着她，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青蛙呼唤着公主。

“追赶你的我不是你的敌人。你不知道自己在逃避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逃跑。我恳求你不要跑得那么快，不要再逃了。我也会放慢速度跟着你，而且还会让你停下，问一问你的情人是谁。”

他本来会说更多的话，但没等他把话说完，他就把追赶的少女吓跑了。即使是逃跑，少女看起来也很美丽。风使她的四肢裸露出来，在她跑动时，迎面而来的微风使她的衣袂飘动。清风吹拂她的秀发，在身后飞扬。奔逃更平添了她的姿色。然而追踪即将结束，因为年轻的神不想再在甜言蜜语上浪费时间，在爱的驱策下，他以最快的速度追赶。就像高卢猎犬看到一只在开阔平原上的兔子时，会飞跑追逐猎物一样，而兔子是安全的。他就要抓住她了，甚至以为已经抓住他了，用他突出的鼻子碰到了她的脚后跟，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抓住了。她好不容易才逃脱了那锋利的尖牙，把差点儿咬住她的猎狗甩在身后：神祇与少女就这样跑着，希望驱动着他，而恐惧驱动着她。然而插上爱的翅膀后，他跑得更快了，完全不给她喘息的时间。他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呼吸吹进她披散在脖子上的头发里。此时她完全没有力气了，恐惧使她面色苍白，拼命逃跑把她累坏了。当看到父亲河的河水就在近旁时，她大喊：“哦，父亲，救命！如果你的河水具有神性，请改变并摧毁我所喜爱的美貌吧。”她还没说完她的恳求，四肢便开始出现向下的麻木感，她柔软的身体被薄薄的树皮围了起来。她的头发变成了树叶，手臂变成了树枝。她的脚迅速地长出无法活动的树根，她的头变成了树梢。只有她耀眼的美丽保留了下来。[14]

这的确是一个乏味且毫无收获的结果。时间与成熟的主宰太阳神阿波罗，不再坚持他那可怕的求爱，而是把月桂树指定为他最喜欢的树，而且还颇有讽刺意味地推荐裁缝用月桂树

叶做胜利的花环。少女退避到父母的象征中寻求保护，就像不成功的丈夫会梦到保护他免受与妻子关系破裂的伤害的母亲的爱。[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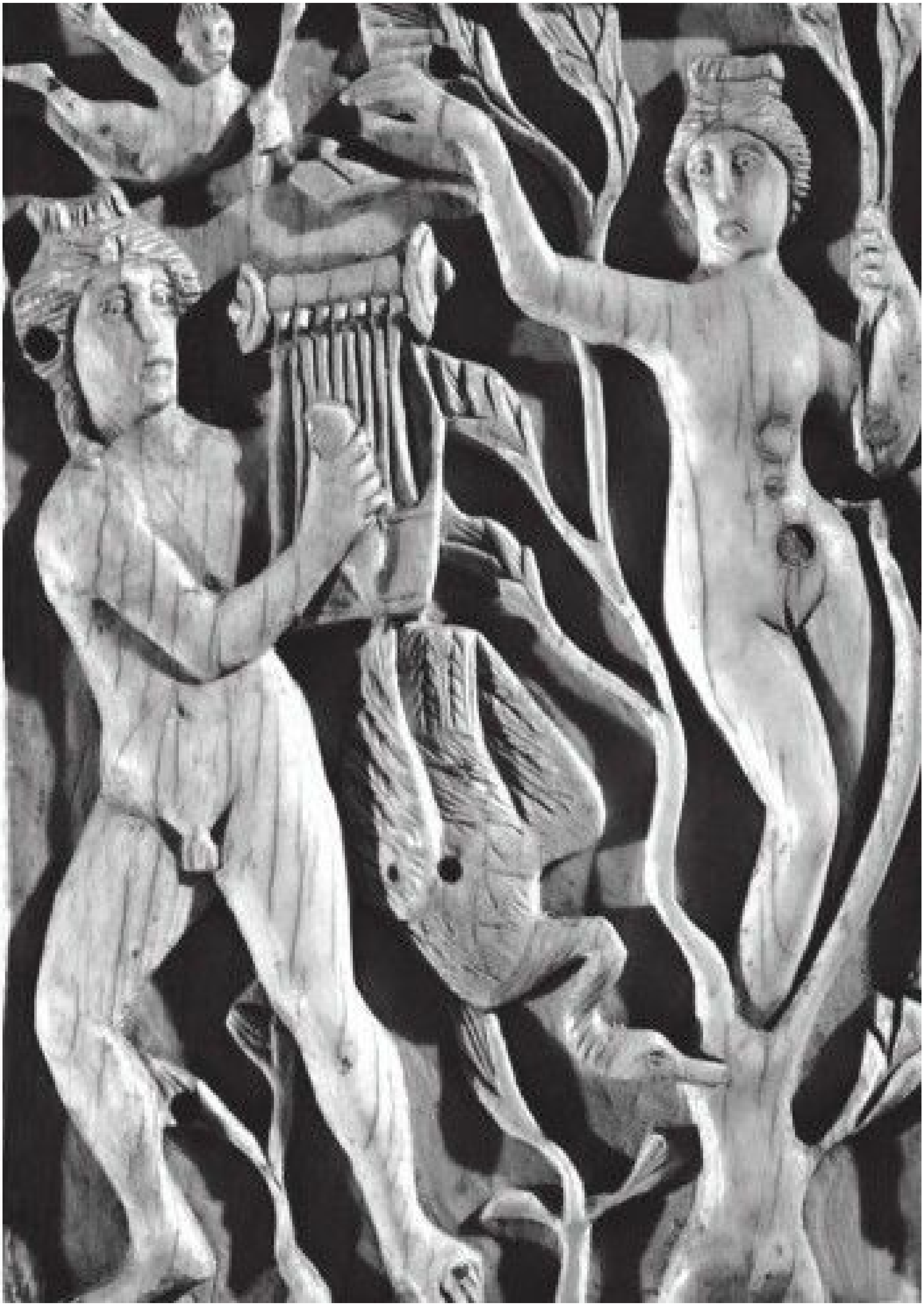


图13　阿波罗和达芙妮（象牙雕，科普特人，埃及，公元5世纪）

精神分析的著作中有很多描写这类不顾一切的执着的例子。它们说明了摆脱婴儿期的自我以及相应的情感关系的范围与理想是多么重要。有的人被童年的“围墙”所禁锢，父母就像阈限的守卫者，这些胆怯的灵魂因为害怕某些惩罚 [12] ，无法通过大门，在外面的世界中获得重生。

荣格描述过一个非常类似于达芙妮神话的梦。做梦的人同样是一位年轻男性，他梦到自己在绵羊之地，也就是非独立的土地。他内心的声音在说：“我首先必须摆脱父亲。”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一条蛇在做梦者周围画了一个圈，他像一棵树那样站着，牢牢地扎根在土地上”。[16] 过分依赖父母的力量像龙一样在人格周围画成了这个具有魔力的圆。 [13] 同样，布伦希尔德（Brynhild）被众神之父沃坦的一圈火禁锢在她的童贞女身份中，多年保持着女儿的状态。

她在无始无终中沉睡，直到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出现。

一个嫉妒的女巫（潜意识中充满嫉妒的母亲形象）使睡美人陷入了沉睡中，不仅是睡美人，整个世界都睡着了，但是最后“很多很多年之后”，一位王子唤醒了她。

> 刚刚回到家，走进大厅的国王和王后（意识中的好父母形象）也睡着了，整个城堡都睡了。马儿睡在马厩里；狗睡在院子里；鸽子睡在屋顶上；苍蝇趴在墙上睡着了；是啊，连灶台上的火都静止不动了，万物走向蛰伏；烤肉不再嗞嗞地冒热气。厨师正要去拉扯洗碗男孩的头发，因为他忘了该做的事情，这时他松开了男孩，陷入沉睡。风停了，树叶一动不动。围绕城堡的荆棘篱笆开始生长，一年比一年高，最后将整个城堡与外界隔绝了。它长得比城堡还高，于是什么都看不到了，甚至屋顶的风向标也被遮住了。[17]

波斯的一座城市曾经被石化，国王、王后、士兵、居民，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石头，因为市民拒绝了真主的召唤。[18] 罗得的妻子在被耶和华召唤离开她们的城市时，因为回头看而变成了盐柱。[19] 在一个关于流浪的犹太人的故事中，这个被诅咒的犹太人要始终留在人间，直到审判日到来，因为当基督背负十字架从他身边经过时，这个人和其他人一起站在路边喊道：“走快点！加快点速度！”受到侮辱且未被认出来的救世主转过头对他说：“我走，但当我回来时，你会一直在这里等着我。”[20]

有些受害者会永远被咒语镇住（至少，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但其他人注定会被救赎。布伦希尔德得到保护，等待她的英雄；睡美人被王子拯救。同样的，梦到自己变成树的年轻人后来得到一位陌生女人的指引，作为神秘的向导，她给他指了未知的道路。[21] 并非所有犹豫的人都会迷失。心灵中储存着许多秘密，除非有需要，它们不会被揭示出来。因此有时固执地拒绝召唤所带来的困境被证明是上天揭示某些出乎意料的原则的场合。

驱动精神能量进入内心深处

事实上，意志坚定的内向性是富有创造力的天才所采用的典型手段之一，它可以被有意识地使用。它驱动精神能量进入内心深处，激活潜意识的婴儿期意象和原型意象，它们就像失落的大陆。当然结果可能是或多或少的意识分裂（神经症、精神病：被咒语镇住的达芙妮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格能够吸收并整合新的力量，那么人们就能体验到一种几乎超人类的自我意识程度和控制力。这是印度瑜伽训练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所采用的方式。[22] 它不应该被描述为对特定召唤的回应。相反，它是一种蓄意而可怕的拒绝，拒绝一切，除了对空虚的内心中至今未知的要求做出的最深沉、最崇高、最丰富的应答：是对被提出的生命条件的彻底打击或拒绝，因此某种转变的力量将问题带入一个新水平，在这个水平上问题最终会突然得到解决。

《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札曼王子和布杜尔公主神奇的冒险故事就说明了英雄层面的问题。波斯国王沙里曼的独子、年轻英俊的王子始终拒绝父亲反复提出的建议、要求和命令，即他应该循规蹈矩，娶一位妻子。当这件事第一次被提出来时，小伙子回答说：“哦，我的父亲，您知道我没有结婚的欲望，我的灵魂也不喜爱女人，因为我在很多书中读到过她们的诡计和不忠，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说法，甚至诗人也这么说。

> 如果你问到女人，我的回答是：
> 对于她们的事，我非常精通！
> 当男人的头发变得灰白，钱财减少时，
> 她们的爱就会荡然无存。

另一个诗人这样写道：

> 拒绝女人你才能更好地侍奉真主；
> 把控制权交给女人的青年一定没有高升的希望。
> 她们会找到新奇的方法阻碍他，
> 即使他寒窗苦读，学识渊博。

王子背完这些诗句后又接着说：“哦，我的父亲，我永远不会答应结婚，永远不，那还不如让我饮一杯致命的毒药。”

当沙里曼国王听到儿子说出这样一番话时，他的眼前变得一片黑暗，心中充满了悲伤。但是他非常爱王子，因此不愿意再重复自己的愿望，也没有发怒，而是尽显慈爱。

> 一年后，父亲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年轻人依然拒绝，又引用了一节诗歌。国王和他的元老们商量，大臣建议道：“哦，国王，再等待一年吧，一年后如果你想和王子谈起婚姻问题，不要私下里和他说，而是在国庆日，当所有王公大臣都在场，全部军队站在你面前时和他说。当文武百官和士兵都聚集起来后，你派人去找阿札曼王子。等他来到后，当着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的面向他提出结婚的问题，他们的在场会使王子难为情，有所顾忌，不敢违背您的意愿。”

当这样的时刻来到时，沙里曼国王当众提出了他的命令，然而王子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面对父亲，年轻人的荒唐和孩子气的顽愚促使他回答道：“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永远不想结婚，那还不如饮下一杯致命的毒药。就您而言，年纪越来越大，脑子越来越不好使：在此之前您已经跟我提过两次结婚的问题，我不是都表示不同意吗？您真的年老昏聩得连管理一群羊也不配！”阿札曼王子一边说一边在他父亲面前松开扣在背后的双手，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以显示他的暴怒。此外，他还对父亲说了很多不敬的话，在情绪正常的时候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国王感到狼狈而丢脸，因为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国家性的活动上，当着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的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他很快恢复了国王的威严，对王子怒吼起来，吓得王子直发抖。然后他命令面前的卫兵：“抓住他！”他们上前抓住王子，把他捆绑起来，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命令他们把王子的手臂捆在背后，让他就这样站着。王子恐惧地低着头，感到万分羞愧与困惑他的额头和脸上冒出了亮晶晶的汗珠。紧接着他的父亲辱骂并斥责他，吼叫着说：“我要让你吃尽苦头，你这个逆子，丢人现眼的东西！你怎么敢在官员和士兵面前这样跟我说话？至今为止你还没有受到过任何惩罚。难道你不知道即使是最卑下的臣民做了这样的事情，也会声名狼藉吗？”国王命令奴隶兵给王子松绑，然后把他关进了城堡中的一间棱堡里。

那座古老的棱堡里有一个废弃的大厅，大厅中央是一口荒废的水井。他们先进行了清扫，把地垫弄干净，在大厅里放了张长榻，长榻上放了个床垫、皮制的小毯子和一个靠垫。然后他们送来一个巨大的灯笼和一根蜡烛，因为这个地方即使在白天也很暗。最后奴隶兵把阿札曼王子带进来，派一名太监守在门口。当这一切结束之后，王子躺在长榻上，心情沉重，一边自责，一边懊悔对父亲的侮辱。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中国，拥有许多岛屿、大海和七座宫殿的迦索国王的女儿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她的美貌远近闻名，邻国的国王纷纷派人来拜见她的父亲，向她求婚。迦索国王征求女儿的意见，但她非常讨厌结婚这个字眼儿。她答道：“哦，我的父亲，我一点儿都不想结婚。我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女人，是统治男人的女王。我不想让一个男人来支配我。”被她拒绝的求爱者越多，求爱者对她的渴求程度则越高，中国所有内陆海岛的小国都给她的父亲送来礼物、稀世珍品和求婚信。于是他一次一次用订婚的建议逼迫她，但她始终采取拒绝的态度，最后她对父亲发火了，她叫喊道：“我，我的父亲，如果你再跟我提结婚的事，我就回我的房间去，把一把剑的剑柄放在地上，剑尖抵在我的腰上，然后我往下压，让剑从后背穿出来，把我自己杀死。”

国王听到这番话后，他两眼发黑，心急如焚，因为他唯恐女儿会自杀。他心乱如麻，不知如何处理女儿的婚事以及她的求婚者。于是他对她说：“如果你决定不结婚，而且无可挽

回的话，那么你就不要进进出出了。”然后他把她关在房间里，派了十位老妇人看管她，禁止她去那七座宫殿。此外，他还表现出对她很生气的样子，并发信给所有求婚的国王，让他们知道因为神怪施法，她已经疯了。[23]

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都采取了消极的方式，他们之间隔着亚洲大陆，要使命中注定会在一起的两个人相结合，需要奇迹的发生。何时才会出现一种力量，打破这种否认生命的符咒，消除两位父亲的怒气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神话中都是相同的。因为正如《古兰经》经常所写的那样：“阿拉会拯救所有人。”唯一的问题是产生奇迹的方式是什么。在《一千零一夜》后续的内容中，这个秘密将被揭示出来。

超自然的援助

保护的力量永远存在于心灵庇护所中，甚至存在于不熟悉的世界中

对于没有拒绝召唤的英雄，在英雄之旅中他们最早遇到的人是保护者（通常是干瘪的丑老太婆或老头），他会送给历险者一些护身法宝，抵御将会遭遇的恶龙。

例如东非坦噶尼喀的瓦恰卡（Wachaga）部落流传着一个名叫卡辛巴（Kyazimba）的穷人的故事。他不顾一切地前往太阳升起之地。他走了很远，非常疲惫，站在那里绝望地看着他要去的方向，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向他走来。他转过身，看到一个瘦小老迈的妇人。她走过来问他在干什么。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老妇人，老妇人把自己的长袍裹在他身上，带他飞离地面，来到天空的最高点，就是正午时分太阳暂时停留的地方。接着他们听到一阵巨大的喧嚣，一群人从东面来到这里，在他们中间是一位英明出众的酋长。来到这里后，酋长杀了一头牛，坐下来和侍从们欢宴。老妇人请求他帮助卡辛巴。酋长祝福他并把他送回了家。据记载从此以后卡辛巴便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24]

美洲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是温和仁慈的蜘蛛女，一位生活在地下的老祖母似的小老太太。纳瓦霍人（Navaho）的双生子战神前往他们的父亲的居所，即太阳的家，他们在刚刚离开自己家，沿着神圣的道路前行时，他们偶遇了这位慈详的老太太。

> 两个男孩在神经过的路上快速前行，太阳出来后不久，在靠近迪斯那欧提（Dsilnaotil）的地方，他们看到地上升起了烟尘。他们来到冒烟的地方，发现烟来自地下房间的通风孔。一把被烟熏黑的梯子自通风孔伸进去。他们向房间里张望，看到一位老太太，就是蜘蛛女，她抬头望着他们说道：“欢迎，孩子们，进来吧。你们是谁，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没有回答，但顺着梯子走了下来。当他们到达地面时，老太太又问他们：“你们要去哪儿？”他们回答说：“没有什么目标，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她问了四次这个问题，每次得到的回答都差不多。接下来她说：“或许你们在找你们的父亲吧？”他们回答：“是啊，但愿我们知道通往他住所的路。”老太太说：“啊！去你们父亲家的路又远又危险，其间有很多怪物。当你们到那儿时，你们的父亲可能

不愿意见你们，可能还会因为你们来找他而惩罚你们。你们将经过四个危险的地方——能压扁过路者的大岩石、能把人削成碎片的芦苇、能把人撕碎的蛇鳞柱 [14] 、能把人淹没的滚烫的沙子。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样能制服你们敌人的东西，以保住性命。”她给他们一个叫“异族神羽毛”的护身符，那是一个系着三根羽毛的圆环，其中有两根羽毛具有生命（从活老鹰的身上拔下来的），另外一根羽毛用来保护护身符。她还教给他们具有魔法的咒语，如果对着敌人重复这些咒语，敌人的怒气就会被压制住：“用花粉把你的脚放下。用花粉把你的手放下。让花粉使你低下头。然后你的脚就是花粉，你的手是花粉，你的身体是花粉，你的头是花粉，你的声音是花粉。小路很美丽。静止不动。[15]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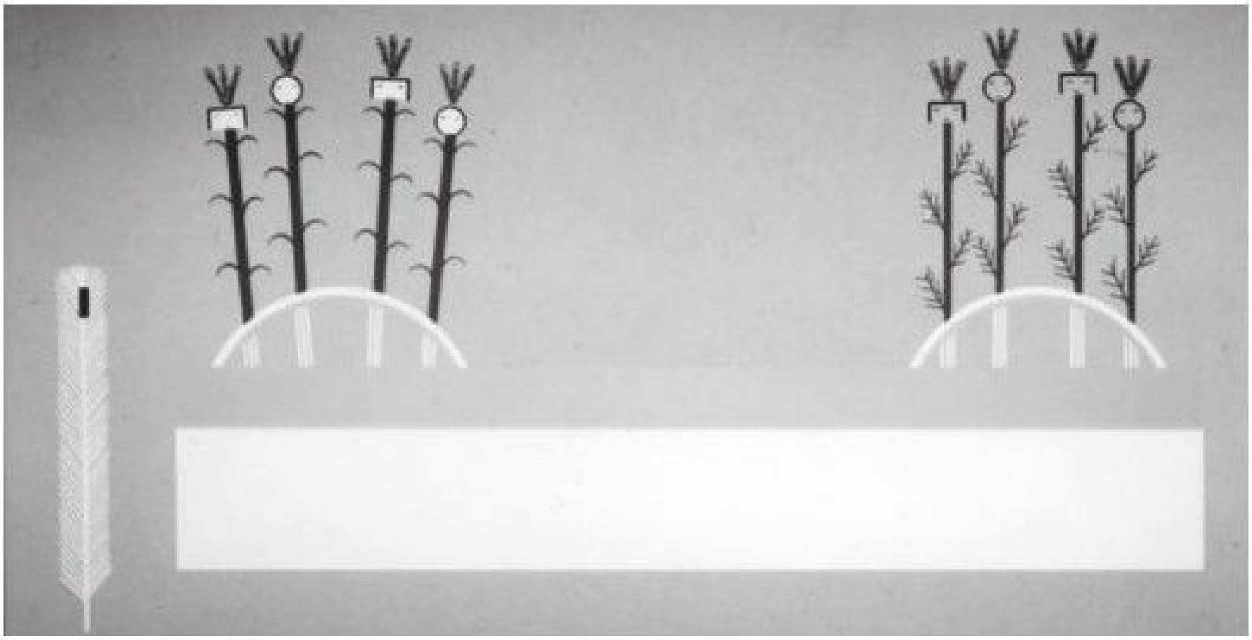


图14　压垮人的石头，切割人的芦苇（沙画，纳瓦霍族，北美洲，1943年）

在欧洲童话故事中，提供帮助的干瘪丑老太婆和神仙教母是很常见的人物，而在基督教圣徒的传奇中，这个角色通常由圣母玛利亚担任。圣母玛利亚代人祈求祷告，为人类求得上帝的慈悲；蜘蛛女能够利用她的网控制太阳的活动；宇宙之母保护英雄不受到伤害；阿里阿德涅的麻线带着提修斯安全地走出了迷宫。这种引导力量在但丁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身上有所体现，比如贝雅特丽齐（Beatrice）和圣母玛利亚；还相继体现在歌德的作品《浮士德》（*Faust* ）

中格雷琴（Gretchen）、特洛伊城的海伦和圣母玛利亚身上。“你是希望的活源泉，”当但丁安全通过地狱、炼狱及天堂这三个世界后，他祈祷，“圣母啊，你如此伟大，对人如此有帮助。任何想得到恩典，而不求助于你的人，就像让愿望飞翔却没有翅膀一样。你的仁慈不只限于救助那些求助者，也常常在他们尚未开口前就提供帮助。你汇集了慈悲、怜悯、高尚和一切美德。”26

这样一个形象所代表的是保护命运的仁慈力量。幻想出来的保护力量是一种保障——它承诺天堂的安宁永不逝去，天堂在一开始就是母亲的子宫。保护力量不仅支持着现在，而且存在于未来和过去（它是结局也是开端）；保护力量虽然无所不能，但英雄对阈限的跨越和

对生命的唤醒似乎会危及它。保护的力量永远存在于心灵庇护所中，甚至存在于不熟悉的世界中。人们必须知道并相信长生不老的保护者将会出现。当英雄响应了对自己的召唤并随着后续的发展充满勇气地继续前进时，他会发现，所有潜意识的力量都站在他这一边。大自然本身会支持这种非凡的使命。如果英雄的行为与社会为之做好准备的行为恰好一致，那么他似乎顺应了历史进程的节奏。拿破仑在对俄罗斯开战时说："我感到自己被驱使着奔向一个我尚不知晓的终点。一旦抵达那个终点，一旦我变得不再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一个原子便足以粉碎我。在那之前，人类所有的力量都无法与我对抗。"[27]

会有帮助者出现在其面前的英雄一般是响应召唤的人

超自然的帮助者经常也会以男性形象出现。在童话故事中，他们可能是树林里的小矮人、巫师、隐士、牧羊人或铁匠，他们出现并提供英雄所需的护身符和忠告。在更高级的神话中，引路人的角色可能由老师、摆渡者或将灵魂带入阴间的向导来担任。在经典神话中，这个角色通常是赫耳墨斯（Hermes-Mercury，罗马人以墨丘利的名字敬奉他）；在埃及神话中是托特（Thoth，朱鹮首男人身或狒狒形象的神）；在基督教神话中则是圣灵。[28] 歌德在《浮士德》里呈现了一个男性引路人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而且时不时强调这个"反复无常的"人物的危险性，因为他引诱单纯的灵魂进入苦难之境。在但丁的《神曲》中，这个角色是由维吉尔扮演的，在天堂的入口他把这个角色交给了贝雅特丽齐。这种超自然的守护与指导原则既具有保护性，又具有危险性；既具有母性，又具有父性，它将潜意识的所有模糊性整合起来，这意味着另一个更大的系统支持有意识的人格，这也意味着我们所追寻的指引是神秘难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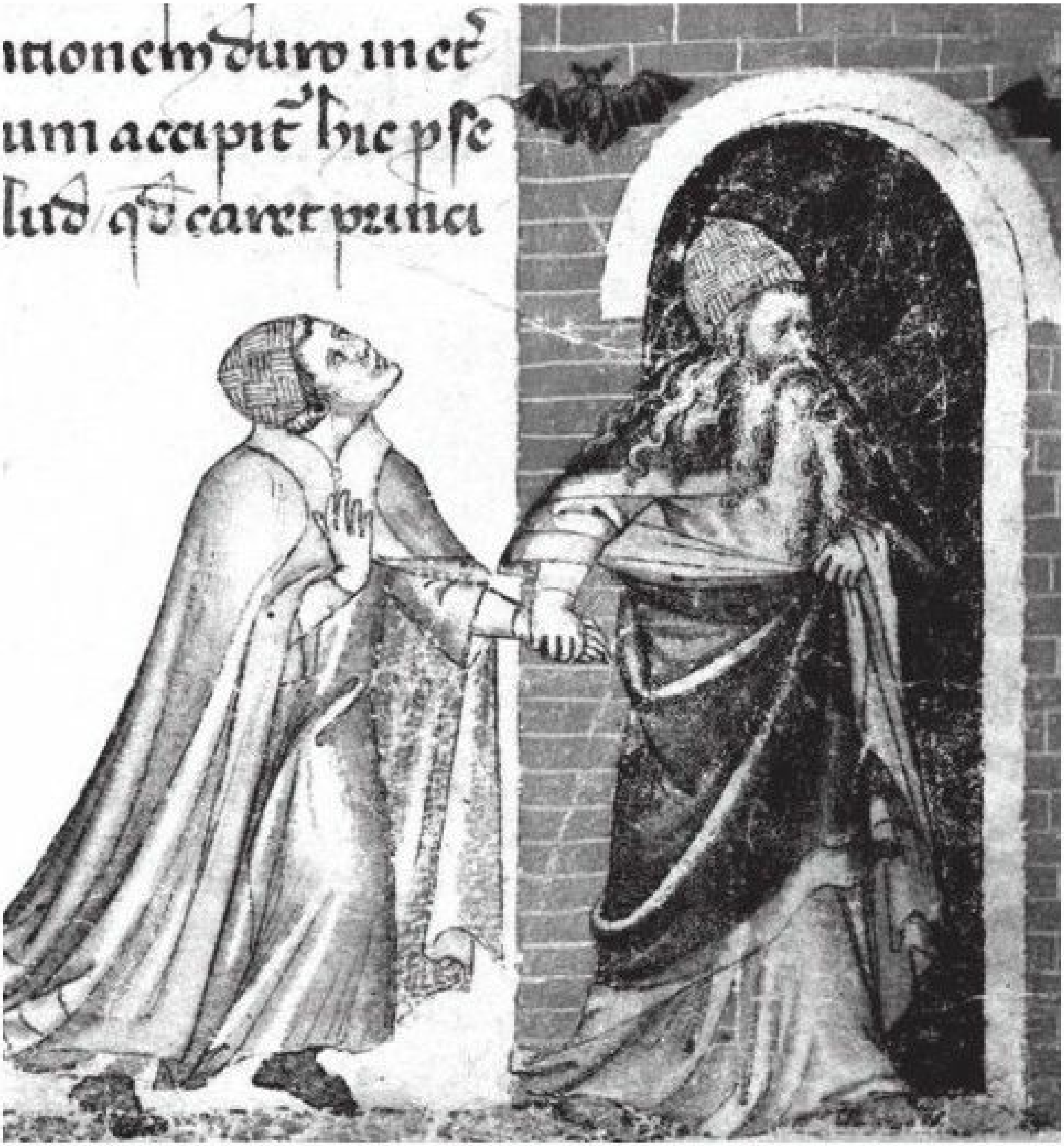


图15　维吉尔引领但丁（牛皮纸墨水画，意大利，14世纪）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以下的梦境提供了一个在潜意识中相反事物互相融合的例子：“我梦到自己走在红灯区，并且向一个妓女走去。当我进入房间时，她变成了一个男人，半裸地躺在沙发上。他说：‘这并不让你恼火吧（我现在是个男人）？’他看起来年纪挺大，鬓角的头发都白了。他让我想起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某位重要的林业专家。”[29] 斯泰克尔博士说：“所有的梦都具有双性倾向。如果无法感觉到双性倾向，那么它一定隐藏在梦的隐性内容中。”[30]

会有帮助者出现在其面前的英雄一般是响应召唤的人。事实上，召唤是指点迷津的神的

仆人即将出现的第一个预告。但是即使对于那些已经变得麻木不仁的人，超自然的守护者依然会出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阿拉会拯救所有人。"

因此这种看似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在波斯王子阿札曼就寝的荒废古棱堡中有一口罗马人的古井 [16] ，在井里住着被诅咒的名叫梅蒙娜（Maymunah）的恶魔之女，她是著名的神怪之王阿迪米里亚特（Al-Dimiryat）的女儿。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神灵梅蒙娜和童话故事里的青蛙。在伊斯兰教创立以前的阿拉伯国家，神灵是在沙漠与荒野中游荡的魔鬼。他们长着很多毛，奇形怪状，或者有着动物的外形，比如鸵鸟或蛇。对于没有得到庇护的人来说他们是非常危险的。预言者穆罕默德承认确实存在着这些异教徒的鬼怪，[31] 并将他们纳入伊斯兰教的体系，在阿拉之下识别出了三种被创造出来的有智慧的生物：由光组成的天使、由难以捉摸的火构成的神怪以及世间由土构成的人。伊斯兰教的神怪具有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的神力，但不像火和烟那样肉眼可见，因此他们可以让人类看不到他们。以下是神怪的三个等级：飞行者、行走者和潜水者。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很多神怪接受了真正的信仰，一些神怪被认为是善良的，其余则是邪恶的。后者与堕落天使的关系密切，堕落天使的首领就是恶魔易卜劣斯（"令人绝望者"）。

当阿札曼王子睡了三分之一的夜晚时间后，梅蒙娜从罗马井中钻出来，想到天上偷听天使们的谈话。当她来到井口时，发现情况与平常不一样，棱堡的房间中有闪烁的光亮。她大吃一惊，走进房门，看到长榻上躺着一个人，头顶的位置燃着一根蜡烛，脚下点着灯笼。她收起翅膀站在床边，掀起床幔，看到了阿札曼王子的面孔。爱慕与惊叹让她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感谢真主，"当她终于缓过神来时感叹道，"万能的造物主啊！"她是信奉阿拉的神怪。

然后她向自己保证一定不会伤害阿札曼王子，并且开始担心在这个废弃的地方，她的一个亲戚马里德斯（Marids）可能会杀死阿札曼王子。 [17] 梅蒙娜弯下腰，亲吻王子的眉心，再次将床幔盖在他脸上。过了一会儿，她展开翅膀向上飞，一直飞到靠近天国的最下层。

这时因为命运或机缘，翱翔在天空中的梅蒙娜突然听到身边有拍动翅膀的声音。顺着声音她看到一个名叫达赫纳什（Dahnash）的伊夫利特 [18] 。于是她像食雀鹰一样向他猛扑过来，达赫纳什看到了她，知道她是神怪之王的女儿梅蒙娜。他非常害怕，身体两侧的肌肉都在颤抖。他请求梅蒙娜放过他。于是她质问达赫纳什三更半夜从什么地方而来。他回答说刚从中国内海的岛屿回来，那里是迦索国王的王国，他拥有许多岛屿、海洋和七座宫殿。

他说："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的女儿，她是阿拉创造出来的最美丽的人。"然后他开始赞美布杜尔公主，他说：

> 她的鼻子就像光洁的刀刃那样挺拔；她的面颊就像紫葡萄酒或银莲花那样鲜红；她的嘴唇就像珊瑚和红玉髓那样闪亮；她的唾液比陈酿还要甘甜，能够缓解地狱之火灼烧的痛苦。她的言语机智巧妙；她的酥胸令所有看到的人神魂颠倒（赞美创造她的真主）；连着胸部的上臂光滑圆润，就像诗人阿瓦拉汉（Al-Walahan）对她的描绘：
>
> 她的手腕，如果没有手镯的遏制，
> 会像银雨一样从袖子里滑出。

达赫纳什还在继续赞美布杜尔公主的美丽，而梅蒙娜一言不发地听着，感到非常吃惊。达赫纳什接着描述了公主的父亲，强大而有势力的国王，描述了他的财富、七座宫殿以及公主拒绝结婚的经过。他说："哦，我的夫人，我每天晚上都去看她，饱饱我的眼福，亲吻她的眉心。这样做是出于我对她的爱，我不会伤害她。"他希望梅蒙娜和他一起飞到中国去，看一看公主的美丽、可爱和完美的身材。他说："看过之后，如果你想责罚我或奴役我，那就悉听尊便。"

在刚刚窥视过阿札曼王子之后，梅蒙娜对有人竟敢赞美世间的其他人而愤愤不平。"呸，呸。"她大喊。她嘲笑达赫纳什，朝他脸上吐口水。"今天晚上我刚刚看到一个年轻人，"她说，"即使你在梦中看到他，你也会爱慕得浑身无力，嘴里流出口水。"她描述了阿札曼王子的情况，达赫纳什不相信有人会比布杜尔公主还漂亮，梅蒙娜命令他和她一起飞下去看一看。

"遵命。"达赫纳什说。

于是他们飞落到棱堡的大厅里。梅蒙娜让达赫纳什站在床边，然后伸出手掀起盖在阿札曼王子脸上的丝绸床幔，他的脸像升起的太阳一样闪耀着光芒。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过身对达赫纳什说："看看，哦，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卑贱的疯子。我还是一个处女，但他已经俘获了我的心。"

"阿拉在上，哦，我的女士，你言之有理，"达赫纳什说道，"但是有另外一件事值得考虑，那就是女人不同于男人。阿拉在上，你所爱的人与我心爱的女子具有相同的美丽、可爱、优雅和完美，就好像他们是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

听到这些话时，梅蒙娜的脸阴沉了下来，她用翅膀狠狠地连续猛击达赫纳什的脑袋，几乎要了他的小命。她命令道："凭我所爱的人耀眼的美貌，我要求你马上去把你爱得如此深沉，如此愚蠢的情人带到这里，我们可以让他们并排躺在这里，同时看着睡梦中的两个人，这样谁更美丽、谁更漂亮就一目了然了。"

因此在阿札曼王子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意外地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命运开始自行展开，并不受他意志的控制。[32]

跨越第一个阈限

在命运化身的指引与帮助下，英雄开始了他的冒险，直到在力量增强的区域入口遇到了“阈限守护者”。这些守护者限定了四个方向以及上下的边界，这代表英雄目前的环境或生活范围的界限。超出这些界限将会迎来黑暗、未知和危险，就像对婴儿来说超出父母的看护范围是危险的，对部落成员来说超出社群的保护是危险的。普通人对停留在指定的界限内不仅感到满意，甚至感到骄傲。普遍的信念使他有理由认为哪怕向着未知领域迈出一步也是令人恐惧的。因此哥伦布探险船上的水手便突破了中世纪思维的界限，驶入了围绕着宇宙的不朽存在的无尽海洋，就像神话中咬住自己尾巴、构成环状的蛇。[33] 必须像对待小孩那样哄骗、引诱这些水手，因为他们害怕传说中深海里的那些海怪、美人鱼、龙王以及其他怪物。

未知的地区是投射潜意识内容的自由天地

在民间神话中，在村庄交通通畅地段以外的荒凉地区总会出现阴险狡猾和危险的东西。例如霍屯督人（Hottentots）描绘了在灌木丛和沙丘中人们偶尔会遇到的食人魔鬼。他的眼睛长在脚背上，因此为了看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必须用手和膝盖支撑身体，趴在地上，举起一只脚。这样他的眼睛就能看到后面了，否则只能一直望着天。这种怪物捕食人类，他用像手指一样长的尖牙把人撕成碎片。据说这种怪物成群觅食。[34] 霍屯督人的另一个鬼怪海尤瑞（Hai-uri）用跳的方式经过一片片灌木丛，而不是绕过它们。[35] 它是只有一条腿、一条手臂和一半身体的半人，很危险，如果从另一边看，它是看不见的。在地球上很多地方都会碰到这种怪物。据说在非洲中部这样的半人会对遇到他的人说：“既然你碰到了我，那么让咱们打一架吧。”如果被打败，他会恳求道：“不要杀死我，我会告诉你很多药材。”然后这个幸运的人就会成为精湛的医生。如果半人赢了，被打败的人就会丧命。[36]



图16　奥德修斯与塞壬（白色细颈长瓶上的彩色图形，希腊，公元前5世纪）

未知的地区（沙漠、丛林、深海、异域等）是投射潜意识内容的自由天地。乱伦的性欲和弑父的破坏本能以暗示性的暴力威胁和想象的危险乐趣的形式，反射到个体和个体所在的社群。这些形式不仅有可怕的食人魔，也有塞壬这样勾引人的、令人思乡的美女。例如在俄罗斯的农民中流传着栖居森林中的“野女人”的故事。她们以山洞为家，就像人类以房屋为家一样。她们长得很漂亮，有好看的方脑袋，浓密的头发和毛茸茸的身体。当她们奔跑和照顾孩子时，会把乳房甩在肩膀上。她们成群结队，涂上树根制成的软膏后，她们就能让自己隐形。她们喜欢跳舞，喜欢挠独自在森林里漫步的外来者，直到他们痒死。任何意外遇到她们的隐形舞会的人都会丧命。另一方面，“野女人”会帮助给她们送去食物的人收割谷物、纺纱、照料孩子、打扫房间。如果女孩帮她们挑选用来纺纱的大麻，她们便会给女孩一些能变成金子的树叶。她们喜欢选择人类做自己的爱人，常常嫁给乡村的小伙子，并且成为出了名的好妻子。不过像所有超自然的新娘一样，如果丈夫稍有违背她们制订的关于夫妻行为的古怪规矩，她们就会消失得毫无踪迹。[37]

另一个可以说明危险而顽皮的食人魔与引诱的性欲有关联的例子是俄罗斯的“水爷爷”。他非常善于变形，据说会把在半夜和正午游泳的人淹死，他和被淹死的或被剥夺继承权的女孩结婚。他非常善于哄骗不幸的女人进入他的圈套。他喜欢在有月光的夜晚跳舞。每当他的妻子要生孩子时，他就会到村子里找接生婆。他袍子边缘渗出的水会让人们发现他是水爷爷。他秃头，啤酒肚，面颊肥胖，穿着绿衣服，戴着高高的芦苇做的帽子。不过他也可以变成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或社区里某些著名人物。水爷爷在岸上时就不太强大了，但在他自己的环境中却是霸主。他居住在河流、小溪和池塘的深处，偏爱靠近磨坊的地方。白天他会躲藏起来，就像一条老鳟鱼或鲑鱼。晚上他会浮出水面，像鱼一样泼溅、拍打着水，驱赶着下水的

牛羊和马上岸吃草，或者栖息在磨坊的水车轮上，安静地梳理他长长的绿色头发和胡子。春天，当他从长时间的冬眠中醒来后，他会用力打碎河面上的冰，把冰块堆起来。他觉得破坏水车轮很有趣，不过在脾气好的时候，他会把他的鱼群赶进渔夫的网里，或者发出洪水要到来的警告。他会慷慨地付给帮忙接生的接生婆很多黄金和白银。他的女儿们很漂亮，个子高高，皮肤苍白，带着忧伤的气质，穿着绿色的透明衣服，她们喜欢折磨被淹死的人，还喜欢在树上摇摆，唱着优美的歌曲。[38]

阿卡迪亚人的牧神潘（Pan）是生活在村庄保护区以外的危险神怪的典型代表。在拉丁文化中，与他相似的神是西尔瓦努斯（Sylvanus）和福纳斯（Faunus）[19]。他发明了牧羊人的吹笛，会在仙女们跳舞时演奏，好色之徒就是他在男人中的体现。[20] 对于意外地冒险进入他的地盘的人类，他会给他们灌输惊恐的情绪，即突然的、毫无理由的害怕。然后任何微不足道的原因，比如小树枝的折断、树叶的飘动，都会使人心头涌上想象的危险，疯狂地想要逃离自己被唤醒的潜意识，受害者就在这种恐惧的逃跑中丢掉了性命。然而潘对膜拜他的人很仁慈，他赐予他们大自然神圣的保健法：对把首批收成奉献给他的农夫、牧人和渔夫，他是慷慨大方的，对那些抱着诚心来到他的疗愈神殿的人他把健康赐予他们。他还可以赐予人智慧，宇宙中心的智慧，因为跨越第一个阈限是进入宇宙资源神圣区域的第一步。在立凯恩（Lykaion），有一座潘所启发的女神厄拉托（Erato）掌管的神殿，就像在德尔斐（Delphi）阿波罗启发女先知一样。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把潘的狂欢仪式的狂喜与库柏勒（Cybele）的狂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极度兴奋、缪斯女神（Muses）所激发的充满诗意的兴奋、战神阿瑞斯（Ares）所激发的战斗的兴奋以及最强烈的爱的狂喜归为一类，以此说明摧毁理性并释放出破坏及创造性黑暗力量的神圣的"热情"。

超越边界，个体才能够进入经验的新领域，或生或死

一位已婚中年男士说："我梦到我想进入一个美丽的花园，但看门的人不让我进去。我看到我的朋友芙瑞莉·埃尔莎在里面，她把手伸出大门想够到我，但看门人横加阻拦，他拉着我的胳膊，把我领回了家。'做事前先动点脑子，'他说，'你知道你千万不能那样做。'"[21] 39

这个梦引出了阈限守护者的第一层意义，也就是保护性方面的意义。人们最好不要挑战看守已经确立的边界。然而正是通过超越这些边界，激发相同力量的另一破坏性方面，个体才能够进入经验的新领域，或生或死。在安达曼群岛俾格米人的语言中，"做梦者"或"根据梦说话的人"指的是非常受尊重、令人敬畏的人，他们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拥有只有通过遇见精灵才能获得的超自然才能，人们可能直接在丛林里遇到这些精灵，它们也可能通过非凡的梦境或通过死而复生的方式出现。[40] 无论何时何地，冒险都是指超越已知，进入未知，而看守边界的力量是危险的。应对它们很危险，但对有能力、有勇气的人而言，危险会消失。

在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的班克斯群岛（Banks Islands），如果一位在礁石上钓鱼的年轻人在日落时往家走，他碰巧会看到：

> 一个头上装饰着鲜花的姑娘，姑娘在悬崖的斜坡上向他打招呼，而年轻人走的路便通往悬崖。他认得自己村子和邻村的一些姑娘，他站在那儿犹豫着，认为那个姑娘一定是“梅”[22]。他走近仔细观察，发现她的肘部和膝盖弯曲的方向不对。这说明了她的真实身份，年轻人赶紧逃跑。如果年轻人能用龙血树的树叶击打妖女，那么她就会变回蛇的原形，然后溜走。

但是人们非常害怕这些蛇，也就是梅，而且相信和她们性交的人会变成听她们使唤的妖怪。[41] 这类魔鬼很危险，同时又是神奇力量的赋予者，每位稍微超越传统的英雄都一定会遇到他们。

以下两则东方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令人困惑的模棱两可性，它们让我们了解到，尽管充分的心理准备能够减少恐惧，但过于大胆的冒险者有可能被无情地毁灭。

第一个故事与贝拿勒斯（Benares）的商队首领有关。他勇敢地带领一支装载着大量货物、由五百辆牛车组成的商队进入了没有水且魔鬼出没的荒野地带。他事先得到了危险的警告，因此采取了预防措施，在车里装了一些存满水的罐子，这样可以合理地认为，他能够安全地通过这不到60里格的荒野之地。当他走了一半时，居住在荒野中的食人魔想：“我要让他们扔掉他们带来的水。”于是他创造了一辆会让商队欢欣鼓舞的牛车，拉车的是一头纯白色的公牛。它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在这条路上，轮子被泥弄脏了。装扮成随行人员的魔鬼走在食人魔的前面和后面，他们的头和衣袍都是湿的，装饰着由蓝色和白色睡莲编成的花环，手里拿着红色和白色荷花组成的花束，嘴里嚼着睡莲富含纤维的花柄，花柄上流着水滴和泥珠。当商队和魔鬼的随从在路边互相让路的时候，食人魔友好地和商队首领打招呼，礼貌地问：“你们要去哪儿？”商队首领回答说：“先生，我们来自贝拿勒斯。你们装饰着蓝色和白色睡莲，手里拿着红色和白色荷花，嘴里嚼着睡莲富含纤维的花柄，轮子上沾着淤泥，身上湿漉漉地滴着水。难道你们来的路上下雨了吗？难道湖里长满了蓝白色睡莲和红白色荷花？”

食人魔说：“你看到一条深绿的森林带了吗，过了那片森林是一大片水域，那里总是下雨，坑洼处积满了水，到处都是长着红色和白色荷花的湖泊。”随着牛车一辆一辆地经过，他问道：“你在车上装了什么货物？最后那辆车前进得很吃力，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在里面装着水，”首领回答道，“到目前为止千里迢迢地带着水是明智之举，不过过了这里你就没有理由那么累了。把罐子打碎，倒掉水，你们会行进得更轻松。”食人魔继续赶路，当商队看不到他时，他又回到了自己的魔鬼之城。

商队首领愚蠢地采纳了食人魔的建议，打破了罐子，然后驱赶牛车继续前进。可是前方连点水的影子都没有。因为没水喝，人们变得很疲惫。他们一直走到日落才停下来，然后卸

下牛的套具，让它们聚成一圈，把牛拴在车轮上。牛没有水喝，人没有稀粥和米饭吃。虚弱的人们东倒西歪地躺着睡着了。午夜时分，食人魔从魔鬼之城出来，杀死了所有人和牛，吃掉他们的肉，只剩下光秃秃的骨头，然后离开了。他们的骨头遗撒得到处都是，五百辆车至今还停在那里。[42]

第二个故事的风格有些不同。一位年轻的王子师从世界闻名的老师，刚刚完成了军事学习，作为荣誉的象征，他被授予"五兵王子"的称号。他接受了老师给他的五样武器。他向老师鞠躬，带着新武器，开始上路返回父亲的城市。在路上他遇到一片森林，森林入口的人们警告他："王子殿下，森林里住着名叫'粘头发'的食人魔，他见谁杀谁。"

然而王子像人中雄狮一样无所畏惧，充满自信。他走进了森林。当来到森林中心时，食人魔出现了。他变得像棕榈树一样高，脑袋像夏季避暑房屋一样大，头顶凸起一个像钟一样的尖顶。眼睛大如钵盂，两颗獠牙像球茎或花蕾一样粗大。他长着老鹰的尖喙，肚子上长满了疙瘩。他的手和脚是墨绿色的。"你要去哪儿，"他问，"停住，你是我的猎物！"

五兵王子毫不畏惧，对自己所学的技艺充满信心。他说："食人魔，在进入这片森林的时候我就知道会遇到什么。你攻击我的时候最好小心点，因为我会把蘸过毒药的箭射到你的肉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威胁了食人魔之后，王子拉弓射箭，有毒的箭正好被射进食人魔的头发里。然后王子连续射出了五十支箭。所有的箭都粘在了食人魔的头发上。食人魔抖落这些箭，箭都掉在了他的脚边，他向年轻的王子逼近。

五兵王子再次威胁食人魔并拔出了他的宝剑，发出了技艺高超的一击。但这把八十多厘米长的剑被食人魔的头发黏住。然后王子用长矛攻击食人魔，长矛也被他的头发黏住了。在长矛被黏住后，王子改用棍棒攻击，它同样黏在了食人魔的头发上。

看到棍棒被黏住时，王子说："魔鬼，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我是五兵王子。在进入这片你出没的森林时，我并没有打算依靠弓箭这类武器，我想依靠我自己。现在我要把你打得粉碎！"在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之后，王子大叫一声用右手猛击食人魔。他的手被食人魔的头发黏住了。他又用左手攻击，也被黏住了。他用右脚猛踢食人魔，被黏住了；又用左脚猛踢，也被黏住了。王子想："我要用我的头撞你，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于是他用头去撞食人魔，正好被食人魔的头发黏住。[23]

五兵王子攻击了五次，被牢牢地粘住了五处，整个人吊在食人魔的身上。尽管如此，他却一点儿都不害怕，不屈不挠。而食人魔则想："这个人是人中雄狮，出身高贵，不是普通人！虽然被我这样的食人魔抓住了，但他没有吓得发

抖。从我在这条路上劫掠以来，从未见过可以和他相比的人。为什么他不害怕？”食人魔没有吃王子，而是问他：“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害怕？为什么死亡的恐惧没有吓到你？”

“食人魔，为什么我应该害怕？有生就必有死。而且我的肚子里藏着一个可以被当作武器的雷电。如果你吃我，你肯定消化不了那个武器。雷电会把你的内脏炸成碎片，你会死掉。这样我们就同归于尽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的原因。”

读者一定知道五兵王子所说的雷电指的是他头脑中的知识武器。确实，这位年轻人正是未来佛陀早期的一个化身。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图17 拿着雷电长矛的太阳神（石灰石石碑，亚述，公元前15—前13世纪）

雷电是佛教传统形象中重要的象征物之一，它象征着佛性粉碎虚幻现实的（无坚不摧的觉悟）精神力量。在藏传佛教中，金刚总持（Vajra-Dhara）代表本初佛，即“持有金刚雷电的佛”。

在传承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苏美尔和古巴比伦阿卡德区，巴比伦和亚述）神的形象中，这些神与金刚具有相同的形式，雷电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要素（见图62）。宙斯就继承了使用雷电的能力。

我们还知道原始的士兵会把他们的武器说成是雷电。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得到启蒙的战士是神的意志的代理人，他们受到的训练不仅包括身体技能，也包括精神技能。魔法的力量（雷电的超自然力量）、身体力量以及化学毒药使他们的攻击具有致命性。技艺完美的大师根本不需要使用有形的武器，咒语的力量便足够了。

五兵王子的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个主题。它还告诉我们仅仅依赖经验、身体特征并且以此为傲的人已经被消灭了。库马拉斯瓦米博士写道：“我们拥有一位英雄的形象，他可以被纳入审美体验的构成中（“五点”即五感），但是凭借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性，英雄能够解放他自己，甚至能够解放其他人。”[43]

“这个年轻人说的是真话，”食人魔想，死亡的威胁令他非常恐惧。“如果吃了这个人中雄狮，我的胃会连菜豆那么小的肉块都消化不了。我还是放走他吧！”于是他决定放走五兵

王子。未来的佛陀向他宣讲教义，征服了他，让他自我否定，然后将食人魔变成了在森林中接受供品的精灵。告诫食人魔之后，这个年轻人离开了森林。在森林的入口处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人类听，然后离开了。[44]

粘头发是世界的象征，五感将我们与世界粘在一起，身体器官的行动也无法使我们摆脱这个世界。只有当未来的佛陀不再被来自他短暂的名声和身体特征的五种武器保护，而是诉诸无名的、看不见的第六种武器时，粘头发才被制服。第六种武器是超越物质世界的原则，也就是神的雷电，这些原则超越了名声和形式的现象领域。于是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不再被擒住，而是被释放，因为他现在想起来自己永远都是自由的。现象性魔鬼的力量被消除，他不得不进行自我否定。否定自我后，他就变成了神，成为接受供品的精灵，就像被认识的世界本身一样，那不是终极认识，而仅仅是超越事物的名称和形式，同时又存在于所有名称与形式中的认识。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所描述的天堂之墙（使人类看不到上帝）由“对立物的共存”构成，看守大门的是最高理性精灵，他阻拦道路直到来者征服了他。[45] 成对的对立物（是与不是，生与死，美与丑，善良与邪恶，所有与希望、恐惧的身体功能联系起来的极端，所有与防御、获得的行为相联系的极端）就是要把行路人压扁的撞岩（叙姆普勒加得斯），但是英雄总能顺利通过。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主题。希腊人的撞岩是黑海（Euxine Sea）上两个岩石构成的岛屿，在风的吹动下，它们互相撞击。然而阿耳戈号（Argo）上的伊阿宋从中间穿行了过去，从那以后两个岛屿便分开不动了。[46] 在纳瓦霍的传说中，蜘蛛女警告孪生英雄他们也会遇到相同的障碍，但在象征道路的花粉和从太阳鸟身上拔下来的羽毛的保护下，他们可以顺利通过。[47]

当通过从太阳之门升起的焚烧供品的烟时，英雄出发了，他们从自我中解脱出来，穿过世界的围墙，留下的自我被黏在头发上，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鲸鱼之腹

通过神秘的阈限便进入了重生之地

通过神秘的阈限便进入了重生之地。在全世界，鲸鱼的肚子这种子宫的化身象征重生之地。英雄没有征服或驯服阈限的力量，他们被吞到未知的事物中，几乎丧命。

> 米系-那海玛，鱼之国王，
> 他狂怒地向上猛冲，
> 噼里啪啦地跃入阳光中，
> 张开血盆大口吞下，

独木舟和海华沙。[48]

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流传着恶作剧英雄乌鸦的故事，说一天他在海滩上晾干衣服，看到一条雌鲸鱼庄重地游向海岸。他大喊道："亲爱的，下次你再上来透气时，记得张开嘴闭上眼睛。"然后他迅速地穿上乌黑的衣服，戴上乌黑的面具，把打火棒夹在胳膊下，飞到了水面上。鲸鱼上来换气，它按照乌鸦说的那样张开嘴闭着眼睛。乌鸦冲进它张开的大嘴，直接进入了它的食道。大吃一惊的雌鲸鱼马上闭上嘴巴，潜进海里。乌鸦站在鲸鱼肚子里四下张望。[49]

祖鲁人流传着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被一头大象吞进肚子里的故事。妈妈掉进大象的肚子里后，她看到了大片的森林、宽阔的河流、许多高地。一侧有很多岩石，人们已经在那里建起了村庄，还有许多狗和牛，所有这些都在大象的肚子里。[50]

爱尔兰的英雄芬恩·麦克库尔（Finn MacCool）被没有固定形状的怪物吞到肚子里，这种怪物被凯尔特人称为皮耶斯特（peist）。波利尼西亚人最喜欢的英雄毛伊（Maui）被他的曾曾祖母海因努伊特波（Hine-nui-te-po）吞到肚子里。希腊众神，除了宙斯，全部被他的父亲克隆那斯（Kronos）吞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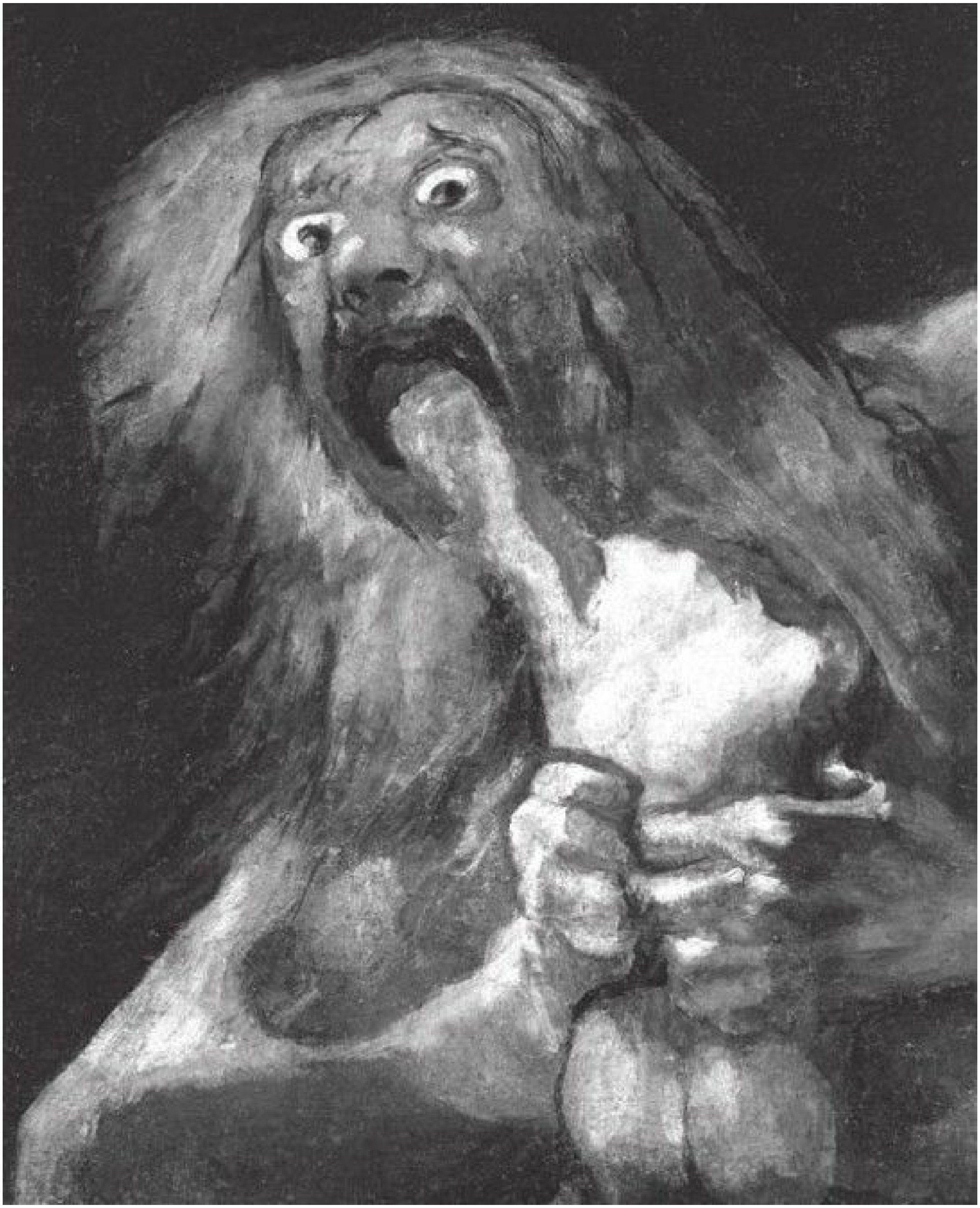


图18　萨杜恩正在吞食他的孩子（石膏油画局部，西班牙，1819年）

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kles）携带着阿玛宗女王的腰带返回家园，途中在特洛伊城暂停。他发现这座城市被一个怪物侵扰，它是海神波塞冬派来的。这只怪兽会来到岸上，吃掉在旷野中行走的人。国王的女儿，美丽的赫西俄涅（Hesione）被她的父亲绑在礁石上，作为安抚怪物的祭品。路经此地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答应接受赏金，拯救赫西俄涅。怪物按时破水而出，张开它巨大的嘴巴。赫拉克勒斯纵身跃入怪物的喉咙，切开它的肚子，杀死了怪物。



图19　手持雷电的阈限守护者（涂漆木雕，日本，1203年）

这个普遍的主题强调通过阈限是自我毁灭的一种形式。它与撞岩岛的冒险显然很类似。但是这里英雄不是向外超越可见世界的限制，而是向内通过阈限，实现重生。这种消失与敬拜者进入庙宇是一样的——在那里他想起来自己是谁，自己是什么，也就是除非获得永生，否则他就是尘土与灰烬，由此敬拜者实现重生。寺庙的内部、鲸鱼的肚子以及世界边界之外、之上和之下的天国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庙宇的通路和入口两侧把守着庞大的怪兽：龙、狮子、挥舞着剑的屠魔者、愤怒的矮人和长着翅膀的公牛。这些阈限守卫者将所有不能面对庙宇内高层次静默的人挡在外面。它们是鬼怪危险性的初步体现，等同于神话中守卫传统世界边界的食人魔或者鲸鱼的两排牙齿。它们说明此刻进入庙宇的信徒在经历蜕变。他世

俗的特征被留在外面，就像蛇蜕掉它的皮。一旦进入庙宇，他就好像在时间领域中死去了，重新回到世界的子宫、世界的中心，也就是人世间的天堂。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经过庙宇的守护者，但这并不会使它们失去重要性，因为如果闯入者无法包围庙宇，那么他实际上依然在庙宇之外。任何不能理解神的人把神视为魔鬼，因此都会被拒绝靠近。从比喻的角度看，进入庙宇和英雄冲入鲸鱼的大嘴都是同样的冒险，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它们都代表着以生活为中心、复兴生活的行为。

消除英雄的肉身

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写道："如果不经历死亡，任何生物都无法来获得更高等级的性质。"[51] 确实，英雄的肉身可能被杀死、被肢解、被抛撒在大地或海洋里，就像埃及神话中的拯救者奥西里斯（Osiris）：他被弟弟赛特（Set）扔进石棺 [24] ，沉入尼罗河。当他复活后，他弟弟再次杀死他，把尸体撕成14块，分散地扔在大地上。纳瓦霍人的孪生英雄不仅必须通过撞岩，还要通过会把行路人切成碎片的芦苇，能把人淹没的滚烫沙子。当英雄来回穿越世界的边界，从龙的身体中进进出出，容易得就像国王在他的各个房间之间穿行一样时，他与自我的连接便已经被摧毁了，其中存在着他的救赎力量，因为他的超越和返回证明通过现象性所有的对立面，不生不灭之物被保留下来，而且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因此在全世界，英雄的作用就是将可以使生命收获丰富成果的秘密公之于世，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做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为了世界的更新，他们像奥西里斯一样，将自己的肉体分散地抛撒。例如，在弗里吉亚（Phrygia），为了纪念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的阿提斯（Attis），每年3月22日人们会砍一棵松树并把它带到母神库柏勒的神殿。松树像是被羊毛布条裹起来的尸体，并用紫罗兰的花环做装饰。一个年轻人的雕像被捆在树干中间。第二天人们会举行哀悼仪式并吹奏喇叭。3月24日被称为血日：大祭司从自己的胳膊上抽血，以此作为祭品。次要的祭司在鼓、号角、笛子和铜钹的伴奏中旋转着跳着托钵僧舞，直到他沉迷在狂喜中，用刀在身体上划开又深又长的口子，把血溅在祭坛和树上。新祭司则模仿他们正在纪念的死而复生的阿提斯，阉割自己然后晕厥过去。[52]

当迈诺斯国王没有把波塞冬送的公牛献祭时，他拒绝了把阿提斯的阉割作为祭品。弗雷泽指出，古代的弑君仪式是普遍的传统。他写道："在印度南部，当木星围绕太阳旋转时，国王的统治和生命便会结束。在希腊，国王的命运在八年结束后似乎还不能确定……我们可以推测雅典人每八年送给迈诺斯国王的七个童男和七个童女与国王重新开始另一个八年周期有关，而且这种推测并不算过分轻率。"[53] 要求迈诺斯国王用公牛献祭暗示着根据继承下来的传统，在临近八年任期结束时他应该拿自己献祭。但是他似乎把雅典的童男童女用作替代品。这或许就是敬神的迈诺斯如何变成了怪物弥诺陶洛斯，自我废除的国王变成了紧紧抓住权力不放的暴君，履行各自责任的僧

侣之国变成了人人为己的商业王国的原因。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时，也就是早期僧侣国家的伟大时期结束时，这种找替代品的做法似乎在整个古代世界变得普遍起来。

本着同样的精神，印度南部奎拉卡尔省（Quilacare）的国王在结束第十二年的统治时，在某个庄严的节日，让人搭建了一个木制的架子，架子上铺满丝绸的挂饰。当他在音乐声中行完洗礼后，便来到他以前敬拜神灵的庙宇。然后他登上架子，在人民面前拿起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开始割掉自己的鼻子、耳朵、嘴唇等，尽可能多地割掉自己的肉。他把这些肉四下抛撒，直到失血过多将要晕倒时，便立即割断自己的喉咙。[54]



图20　伊阿宋的归来（红彩陶器，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公元前470年）



图21　圣安东尼的诱惑（铜版画，德国，1470年）

启蒙　2

一旦穿越阈限，英雄便进入了变幻不定、难以

捉摸的梦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必须经受住一系列的考验。

考验之路

一旦穿越阈限，英雄便进入了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秘境

一旦穿越阈限，英雄便进入了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梦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必须经受住一系列的考验。这是神话冒险中最受人喜爱的部分。这里产生了描写奇迹般考验与折磨的世界文学。在进入这个地带之前，英雄便得到了超自然帮助者的暗中协助，获取了建议、护身符和秘密的手段。英雄也可能在这里第一次发现到处都存在着的仁慈力量，它始终支持他完成超人类的进程。

在“艰难任务”这个主题中，最著名、最迷人的一个例子是塞姬（Psyche）寻找她失去的情人丘比特的故事。[1] 在这个故事中所有的角色都是反的：不是情郎努力赢得他的新娘，而是新娘设法赢得她的情郎。不是无情的父亲阻止女儿和情郎相见，而是嫉妒的母亲维纳斯把儿子丘比特藏了起来，不让新娘见到他。当塞姬恳求维纳斯时，这位女神粗暴地抓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使劲往地上撞，然后把许多小麦、大麦、小米、罂粟籽、豌豆、小扁豆和蚕豆混成一堆，命令这个女孩在夜晚降临之前把它们分拣清楚。塞姬得到了一群蚂蚁的帮助。接下来维纳斯让她去取一种危险的野绵羊的金羊毛，这种野绵羊长着锋利的羊角，生活在一个无法进入的山谷的危险森林中，被它咬到的人会中毒。然而一根绿色的芦苇指导她如何从周围的芦苇中收集绵羊经过时脱落的金羊毛。现在女神又让塞姬去冰冷彻骨的泉水里取一瓶水，泉水在高耸的岩石上，有不眠不休的龙看守。一只鹰飞到泉水边，完成了这个非凡的任务。最后女神命令塞姬去阴间的深渊中取充满超自然之美的盒子。一个像塔一样高大魁梧的人告诉她如何下到阴间，并给她一些可以支付冥府渡神的硬币和喂给冥府看门狗的面包片。

塞姬的地狱之旅只是神话和童话故事中英雄经历的无数历险中的一个。其中最危险的当属最北部（拉普人、西伯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一些美国印第安部落）的萨满所经历的历险，他们出去寻找并恢复病人遗失的或被劫持的灵魂。西伯利亚人的萨满为了历险会穿上代表鸟或驯鹿的巫术服装，这暗示萨满自己的本性和他灵魂的外形。他的鼓就是他的牲畜——他的鹰、驯鹿或马，据说他乘着它们飞翔或奔跑。他拿着的棍子是他的另一种辅助手段。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精灵在帮助他。

有位早期深入拉普人社会的航行者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描述，描述的是进入死者王国的使者的奇怪行为。[2] 由于另一个世界永远是夜晚，因此萨满的仪式不得不在天黑之后进行。朋友和邻居聚集在病人光线闪烁昏暗的小屋里，专心致志地看着巫师的手势。首先他召唤能提

供帮助的精灵，它们来了，除了他其他人都看不见这些精灵。协助萨满的有两个穿着仪式服装、没系腰带、没戴亚麻兜帽的女人，一个没戴兜帽、没系腰带的男人和一个未成年的女孩。

萨满掀掉兜帽，松开腰带和鞋带，用手遮着脸，开始以各种形式转圈。突然他做出非常猛烈的手势并喊道："套好驯鹿！准备上船！"他猛地抓起一把斧子，开始用斧子敲打膝盖周围，然后向三位女性的方向挥舞斧子。他赤手从火堆中拽出正在燃烧的木头。他绕着每位女性飞奔三圈，最后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在此期间，不许有人触碰他。他在恍恍惚惚地休息，人们非常仔细地看护他，连一只苍蝇都不让落在他身上。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他正在和居住在圣山的神一起查看圣山。照顾他的女人们窃窃私语，试图猜出他现在可能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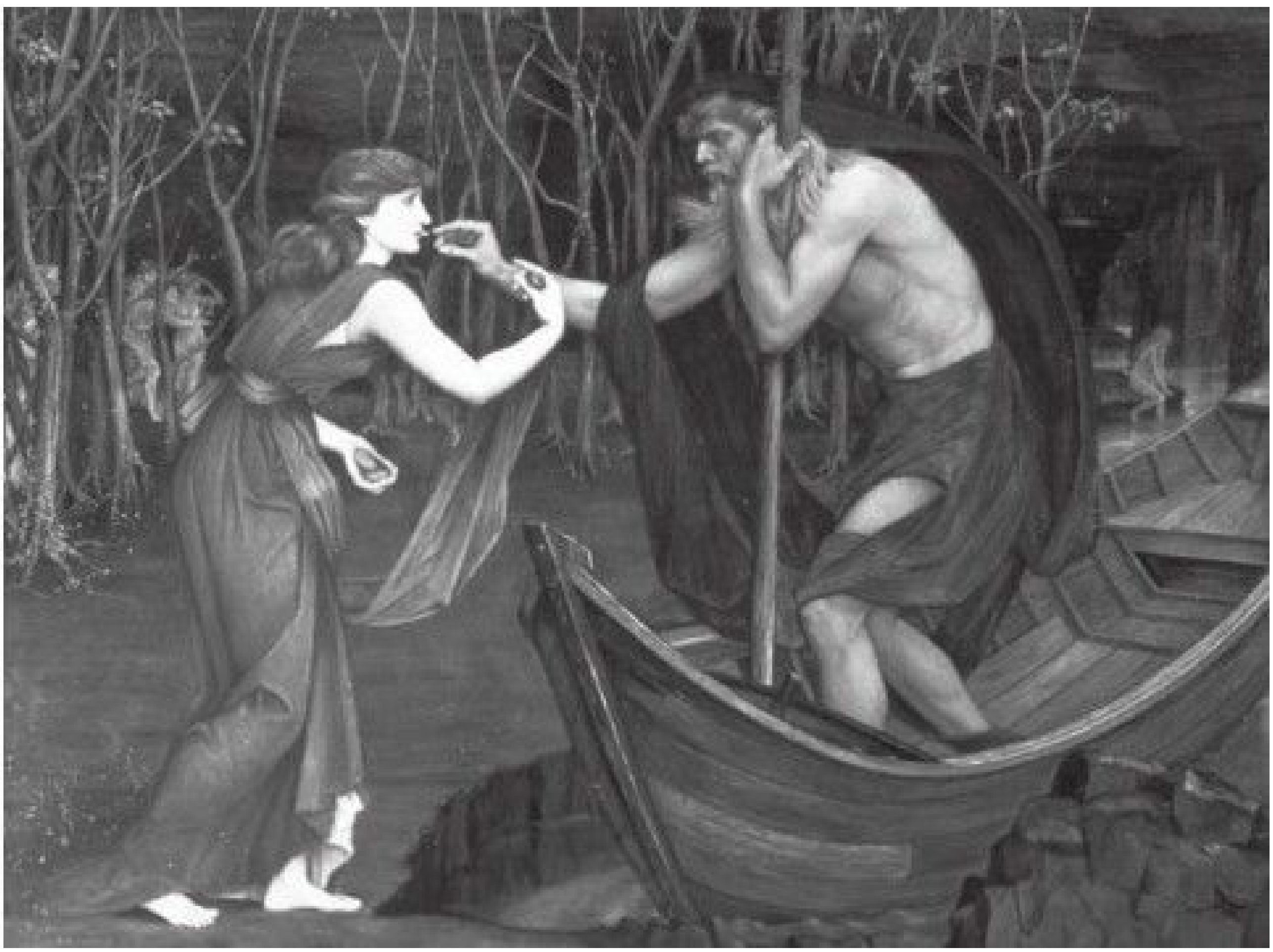


图22　塞姬与冥府渡神（帆布油画，英格兰，1873年）

女人们可能无法确定萨满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萨满的灵魂便不能回到他的身体上。或者到处游荡的敌对灵魂会和他开战，或者将他引入歧途。据说很多萨满没能回来。[3]

如果她们提到了正确的圣山，萨满的一只手或一只脚就会抖动。最后他开始返回。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他在另一个世界听到的话。然后女人们开始唱歌。萨满慢慢醒过来，宣布病人生病的原因、需要献祭的方式，以及病人康复所需的时间。

另一位观察者说：

> 在他艰苦的旅程中，萨满会遇到一些不得不去克服的障碍，这些各异的障碍并不总是容易克服的。他在黑暗的森林中穿行，爬过连绵起伏的山脉，在那里他时不时会看到其他萨满和他们牲畜的骸骨，他们死在爬山的路途中，然后他来到地上的一个洞口。现在整个冒险最困难的阶段开始了，阴间的深渊和其中奇异的鬼魂展现在他面前……在安抚了冥府的看守者并经过许许多多危险之后，他最终见到了冥界之王埃利刻（Erlik）。埃利刻向他扑过来，发出令人恐惧的怒吼，但是如果萨满技艺高超，他可以安抚这个怪物，让他退回去，承诺献给他丰盛的供品。与埃利刻对话的时刻是仪式中的决定性时刻。萨满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4]

吉扎·罗海姆（Géza Róheim）博士写道："在每一个原始部落中我们都发现巫医处于社会的中心，这很容易说明巫医要么是神经症，要么是精神病，至少他的医术所基于的机制与神经症或精神病没什么两样。人类群体受到群体理想的激励，而这些理想总是基于幼儿期的情况。"[5] "成熟过程会改变或逆转婴幼儿时期的情况，对现实必要的适应也会使其发生改变，但它就在那里，提供了那些看不见的本能纽带，没有它们人类群体便无法存在。"[6] 因此巫医只是将象征性的幻想系统在公众面前显现出来，这些幻想其实存在于社会成员每个成年人的心灵中。"他们是这种婴幼儿游戏的引导者，是大众焦虑的避雷针。他们与魔鬼战斗，这样其他人便能打猎，与现实作斗争。"[7]

"净化自我"阶段是终止、超越或改变我们过去婴幼儿时期意象的过程

因此无论什么社会中的人，如果碰巧踏上了进入黑暗的危险之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下沉到自己心灵迷宫曲曲折折的小径上，他很快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由象征性形象（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吞没他）组成的景观中，这些形象像荒凉的西伯利亚险阻和圣山一样令人惊叹。用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是"净化自我"的第二个阶段，此时感觉被净化、被贬低，能量和兴趣被集中在超自然的事情上。[8] 用更现代的语言来说，这是终止、超越或改变我们过去婴幼儿时期意象的过程。在梦境中我们仍会遇到永远存在的危险、相貌古怪的人、考验、神秘帮助者和给予我们指导的人物。它们在我们眼中的形式不仅反映了我们目前的整体状况，而且反映了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拯救。

"我站在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想要进去，"这是一位病人在开始精神分析时的梦境，"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我有可能找不到回来的路。"[9] 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在他有关梦的书中记录了自己1744年10月19—20日晚上的梦境："我看到一只接一只的野兽，它们展开翅膀，它们是龙。我正在它们的上方飞翔，其中一只在支撑着我。"[25] [10] 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一个世纪后（1844年4月13日）记录道："在梦中我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着，穿过大海，那里有令人胆战心惊的深渊，时不时会有一块可以抓握的石头。”[11]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梦到一条蛇盘着他的身体，然后向上爬到他的脖子部位，当蛇碰到地米斯托克利的脸时，它变成了一只鹰，用鹰爪抓着他，带着他飞起来，飞了很长一段距离后，鹰把他放在一个突然出现的传令官的金权杖上，安安全全地着陆了，他一下子从强烈的焦虑与恐惧中解脱出来。[12]

做梦者特定的心理问题经常会以动人的、简单而有力量的方式展现出来：

“我不得不爬上一座山，路上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现在我必须跳过一个沟，现在我不得不跨过一段篱笆，最后我必须静止不动地站着，因为我喘不过气来。”这是一位口吃者的梦境。[13]

“我站在湖边，湖水看起来完全静止不动。突然一阵风暴刮来，卷起了高高的水浪，我的脸全被溅湿了。”这是一个害怕自己会脸红的女孩的梦境，她脸红时，脸上会因为出汗而变得湿漉漉的。[14]

“我沿着昏暗的街道跟着前面的一个女孩向前走。我只能看到她的背面，很羡慕她美好的身材。我突然被一股强烈的欲望抓住，我开始追赶她。突然一根又长又大的木头横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它就像是被弹簧弹出来的。我惊醒了，心脏在狂跳。”这位病人是一个同性恋者，横着路上的木头象征男性生殖器。[15]

“我坐进一辆车，但不知道怎么开车。坐在身后的一个男人指导我如何操控车子。最后情况进展得很顺利，我们来到了广场，那里站着一些女人。我未婚妻的妈妈兴高采烈地迎接我。”这个男人患有阳痿，他把精神分析师看成他的指导者。[16]

“一块石头打碎了我的挡风玻璃，现在我暴露在暴风雨中。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我能开着这辆车抵达目的地吗？”做梦的人是一个失去童贞的年轻女人，她无法忘却这件事。[17]

“我看到半匹马躺在地上。它只有一只翅膀，正在试图站起来，但做不到。”这位病人是一个诗人，他不得不靠做记者来勉强维生。[18]

“我被一个婴儿咬了。”做梦的人患有性心理幼稚症。[19]

“我被自己的哥哥锁在一间黑屋子里。他手里拿着一把大刀，我害怕他。‘你会把我逼疯的，带我去精神病院。’我对他说。他带着邪恶的喜悦，大笑着答道：‘你总是会被我抓到。咱俩被一条链子拴着。’我注视着我的腿，第一次注意到把我和我哥哥拴在一起的粗铁链。”斯泰克尔博士解释说那位哥哥就是这个病人的心病。[20]

“我正在过一座窄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正描述着她的梦境，“突然桥断裂了，我落入水中。一位警官跟着我跳入水中，他用他那强壮的胳膊把我带到岸边。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具死尸。警官看起来也面色苍白，就像尸体一样。” [26] 21

“做梦的人绝对被遗弃了，独自待在深洞一样的地下室里。房间的墙壁变得越来越窄，以至于他无法移动。”这个意象中结合了母亲子宫、囚禁、牢房和坟墓的概念。22

“我梦到自己不得不走过没有尽头的走廊。然后我长时间地待在一个小房间里，它看起来就像公共浴室里的浴池。他们强迫我离开浴池，我不得不再次通过又湿又滑的通道，直到我走过一扇小格子门，来到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好像获得了新生，我想：‘我自己分析这对我意味着精神上的重生。’”23

英雄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艰难的障碍

毫无疑问，先辈们可以用神话与宗教传统的象征物和灵性练习来引导他们战胜心理上的危险，而今天我们（我们不信仰宗教，即使信仰宗教，我们所继承的信念也无法体现当代生活中真实的问题）必须独自面对，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尝试性的、暂时的，往往不是有效的引导。作为现代人，这是我们的问题，对“有知识的”个体来说，理性已经排除了神鬼的存在。 [27] 然后在许多被保存下来的或从地球各个角落收集到的神话和传说中，我们能看到某些被描绘出来的人类进程。然而为了听到并从中受益，人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净化并放弃自己。那是我们的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如何净化并放弃自己。“或者你认为自己可以不用像前人那样，不用经历这样的考验便能进入极乐园？”24

最早对通过蜕变之门有记录是苏美尔人有关女神伊南娜（Inanna）降入阴间的神话。

> 她身在“天堂”，心里想着“地狱”，
> 女神，她身在“天堂”，心里想着“地狱”，
> 伊南娜，她身在“天堂”，心里想着“地狱”。
> 我的女神离开天堂，离开人间，
> 降临到阴间，
> 伊南娜离开天堂，离开人间，
> 降临到阴间，
> 放弃尊贵的身份，放弃夫人的身份，
> 降临到阴间。

她穿着女王般的长袍，戴着珠宝，把自己装扮得很美丽，并在腰带上系着七个神的旨意。她准备进入“无返之地”，也就是由她的敌人和姐姐埃列什吉伽尔（Ereshkigal）主宰的死亡与黑暗的冥府。伊南娜唯恐她的姐姐会害死她，于是吩咐她的信使宁舒布尔（Ninshubur），如果三天后她还没有回来，就去天国众神集会的大厅里为她申诉。

伊南娜降到阴间，她向由青金石建成的神殿走去，在大门外她遇到了看门人的头目奈提（Neti），他问她是谁，为什么来这里。伊南娜答道："我是天堂，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女王。""如果你是天堂中的女王，"他说，"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你要来这个无返之地？你的心如何把你引到了这条不归路上？"伊南娜说她来参加她姐姐的丈夫古伽兰那（Gugalanna）的葬礼。看门人奈提让她留在原地等着，他去通报埃列什吉伽尔。埃列什吉伽尔指示奈提为天堂女王打开七道大门，但必须遵守习俗，在每个门口除去她服饰的一部分。

他对纯洁的伊南娜说：
"来吧，伊南娜，进来吧。"
当她进入第一道门时，
她头上"平原的皇冠"被摘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伊南娜，这是阴间完美的法令，
哦，伊南娜，不要质疑阴间的仪式。"
当她进入第二道门时，
她的青金石权杖被拿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伊南娜，这是阴间完美的法令，
哦，伊南娜，不要质疑阴间的仪式。"
当她进入第三道门时，
她脖子上戴的小青金石被摘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伊南娜，这是阴间完美的法令，
哦，伊南娜，不要质疑阴间的仪式。"
当她进入第四道门时，
她胸前闪闪发光的石头被拿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伊南娜，这是阴间完美的法令，
哦，伊南娜，不要质疑阴间的仪式。"
当她进入第五道门时，
她手上戴的金指环被摘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伊南娜，这是阴间完美的法令，
哦，伊南娜，不要质疑阴间的仪式。"
当她进入第六道门时，
她胸前的胸铠被拿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伊南娜，这是阴间完美的法令，
哦，伊南娜，不要质疑阴间的仪式。"
当她进入第七道门时，
她身上的所有衣服都被脱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伊南娜，这是阴间完美的法令，
哦，伊南娜，不要质疑阴间的仪式。"

她赤身裸体地被带到王座前，她深深地鞠躬。阴间七位阿努纳奇（Anun-naki）判官坐在埃列什吉伽尔的王座前面。他们用死亡的眼睛盯着伊南娜。

> 他们的言语折磨着灵魂，
> 他们的言语会让生病的女人变成死尸，
> 尸体被悬挂在木桩上。[25]

伊南娜和埃列什吉伽尔这两姐妹，一个光明一个黑暗，根据古代的符号表示，她们代表一位女神的两个方面，她们的对抗是各种艰难考验的缩影。英雄，无论男神还是女神，男人还是女人，神话中的人物还是做梦的人，通过吞掉自己的反面或被吞掉，发现并摧毁了自己的反面（即自己未知的自我），阻抗一个接一个地被破除。他必须把自己的骄傲、美德、美丽和生命放在一边，屈服于令人非常难以忍受的东西。然后他发现他和自己的反面并非不同的种类，而是一体的。[28]

折磨考验是第一道阈限的问题的深化，而以下这个问题依然未见分晓：自我能置自己于死地吗？因为自我就像九头蛇的许多头，砍掉一个，又冒出两个，除非在残根上涂抹适当的腐蚀剂。出发并进入考验之地只意味着漫长而危险的获得启蒙与解释之旅的开始。恶龙必须被杀死，英雄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艰难的障碍。同时英雄也会获得许多初步的胜利、无法抑制的狂喜以及对缤纷乐园的短暂一瞥。

遇到女神

她是母亲、姐妹、情人、新娘，任何可能带来快乐的事物都预示着她的存在

当所有的障碍和食人魔都被战胜后，最终的冒险通常表现为凯旋的英雄与女王的神秘婚姻。这是在最低点、最高点、地球的最边缘、宇宙的中心、庙宇的神龛或者在心灵最深处发生的关键阶段。

爱尔兰西部仍流传着荒岛王子（Lonesome Isle）和火井夫人（Tubber Tintye）的故事。为了治愈爱尔兰（Erin）女王，英勇的年轻人不得不从燃烧的仙井中取三瓶水。他在路上遇到了超自然的妇人并听从了她的建议，骑着妇人给他的一匹肮脏、瘦小、鬃毛粗而蓬乱的马，穿过火焰河并逃出了一片有毒的树林。这匹马以风的速度穿过火井城堡的界限，王子从马背上跳进一扇敞开的窗户，安然无恙地进入了城堡。

> 巨大的城堡，到处都是沉睡的海洋中和陆地上的庞然大物或怪物——巨大的鲸鱼、又长又滑的鳗鱼、熊以及各种各样的野兽。王子从它们身边和头顶经过，来到巨大的楼梯前。在楼梯的尽头他走进一个房间，在那里他发现一位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他想，于是去了另一个房间，就这样他查看了十二个房间。在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比前一个房间中的女子更美丽的女子。当他来到第十三个房间并打开门时，金子的光芒差点闪瞎了他的眼睛。他一动不动地站

了一会儿，等视力恢复后他走进房间。在这个又大又明亮的房间里有一个放在黄金轮子上的金卧榻。轮子不停地转，沙发也跟着一圈又一圈地旋转，昼夜不停。在卧榻上躺着的是火井女王。如果说火井女王的十二个侍女非常美丽，那么她们的美丽与火井女王的美丽相去甚远。卧榻的底座便是燃烧的仙井，它和女王的卧榻一起不停地旋转。

王子说："说实在话，我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他登上卧榻，休息了六天六夜都没有离开。[26]



图23　众神之母（木雕，埃格巴-约鲁巴人，尼日利亚，日期不明）

在童年故事和神话中，寝室里的沉睡女子是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我们已经在布琳希尔德和睡美人的故事中讲到过她了。[27] 她是美人中的极品，能够满足所有的愿望，是每位英雄所追求的尘世的和超自然的天赐之福。她是母亲、姐妹、情人、新娘。世界上任何充满诱惑的东西，任何可能带来快乐的事物都预示着她的存在——存在于深沉的睡梦中。由于她是完美的化身，是灵魂的保证，保证灵魂在不完美的世界中的放逐将要结束时，能够再次感知到曾经感知过的幸福，再次感知我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感知过，甚至体验过的"好"母亲，她年轻美丽，给予我们安慰和滋养。时间将她与我们隔离，但是她依然存在，就好像沉睡在超越时间的海洋最深处。

回想起来的形象不只包括"好"母亲，还包括"坏"母亲：（1）失职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母亲，我们对她会产生攻击性的幻想并且害怕受到她的反击；（2）以妨碍、禁止和惩罚为教育中心的母亲；（3）不肯放手的母亲，紧抓着已经长大成人、想要摆脱她的孩子；（4）想被得到但不准被得到的母亲（俄狄浦斯情结），她的存在是一种危险欲望的诱惑（阉割情结）——始终存在于成年人对婴幼儿时期的回忆中，这是一个隐秘之地，有时它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她是这类可望而不可及的女神形象的根源，就像既端庄又可怕的狄安娜。她对年轻狩猎者阿克泰翁（Actaeon）的彻底毁灭说明在这种被阻碍的心灵与肉体欲望的象征中包含着巨大的恐惧。

阿克泰翁碰巧在正午时看到了这位危险女神，这一时刻是决定性的，太阳破坏了这位年轻人充满活力的上升之势，他开始向着死亡剧烈地下沉。在追逐了一上午猎物后，阿克泰翁留下他的同伴和几只纯种猎犬休息，自己则毫无目的地漫步，离开了经常在其中狩猎的树林

和田野，在旁边的树林中探索。他发现了一个长着茂密的松柏的溪谷。他好奇地钻进密林深处，那里有一个洞穴，流出一股潺潺的泉水，泉水汇聚成一个长满青翠水草的池塘。这个隐蔽的地方是女神狄安娜的休养胜地，此时她正全身赤裸地和她的仙女们洗浴。她把她的长矛、箭袋、没有上紧弦的弓，还有她的长袍和凉鞋放在一边。一个赤身裸体的仙女把她的头发挽成发髻，还有一些仙女在用大瓮倒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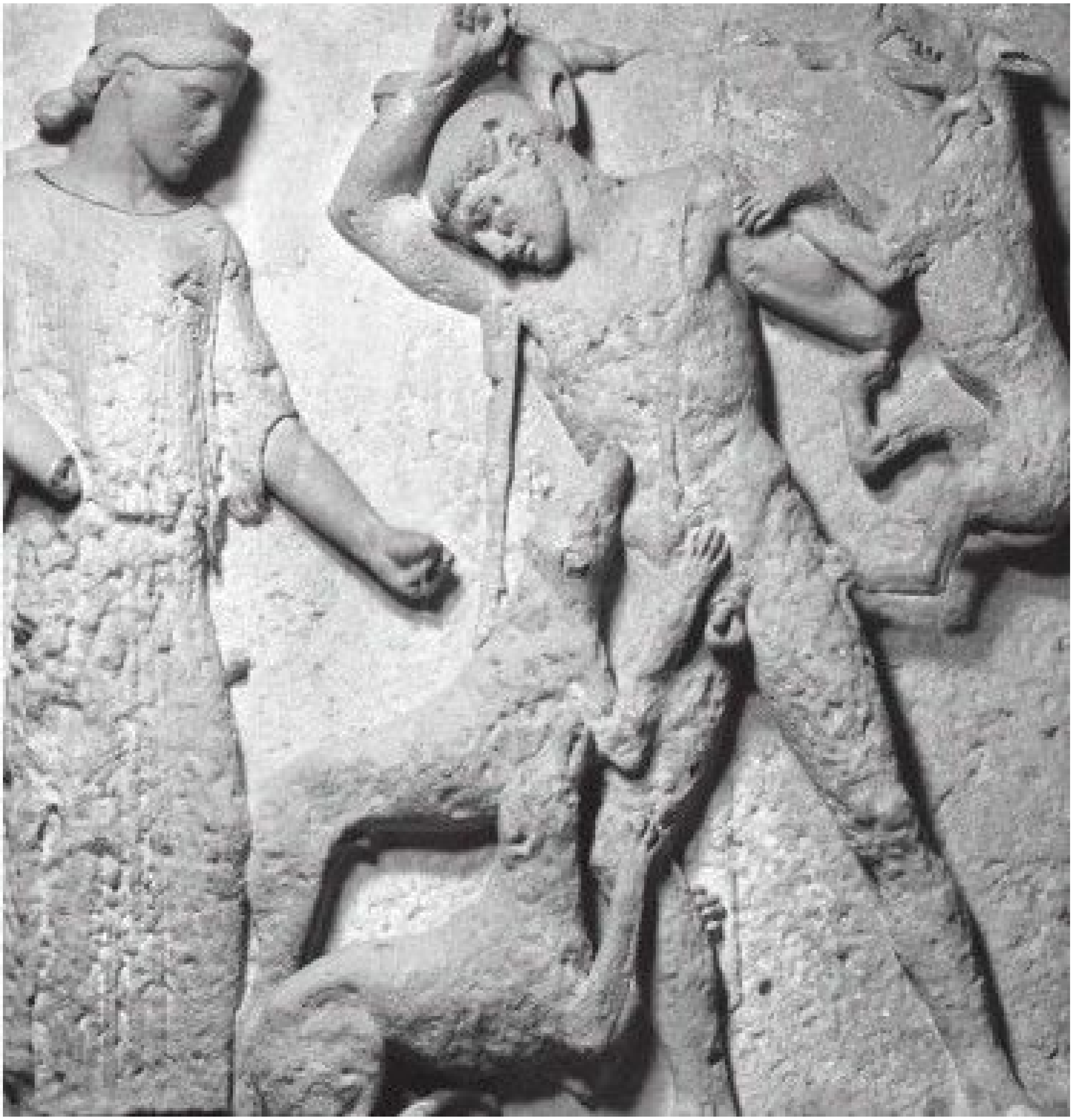


图24　狄安娜与阿克泰翁（古希腊的大理石墙面，西西里岛，公元前460年）

当四处漫游的阿克泰翁闯入时，一个仙女惊恐地尖叫了一声，所有仙女都聚集在她们女主人的身边，试图躲避开他亵渎的眼睛。狄安娜站得比其他仙女高，露出了头和肩膀。这个年轻人看到了狄安娜，而且没有挪开视线。狄安娜瞟了一眼她的弓箭，但够不着它，她只好捧起水泼到阿克泰翁的脸上。她愤怒地对他喊叫：“现在如果你尚能说话，你可以去跟他们说你看到了赤裸的女神。”

阿克泰翁的头上长出了鹿角，他的脖子变得又粗又长，耳朵末端变尖了。他的胳膊变长了，到了腿的位置，手和脚变成了蹄子。他非常害怕，跳起来奔跑，并吃惊地发现自己跑得非常快。但是当他停下来喘息，在清澈的水池里饮水并看到自己的样子时，他吓得连连倒退。

接下来，可怕的命运降临到阿克泰翁身上。他的猎犬闻到了牡鹿的气味，吠叫着穿过树林。在听到它们的叫声时，阿克泰翁一度开心地停下来，但马上开始害怕地奔逃。猎犬们跟着他追赶而来，眼看就要追上了。猎犬追上了他，当第一只猎犬猛烈攻击他的侧面时，他试图喊出它们的名字，但他喉咙发出的不是人类的声音。它们用尖牙死死咬住他，他倒在地上。和他一起打猎的同伴大声鼓励猎犬并及时赶到，给了他致命一击。狄安娜奇迹般地知道了阿克泰翁奔逃和丧命事实，现在她可以平息怒气了。[28]

神话中宇宙之母的形象将女性最早的养育与保护特点归于宇宙。最初这种幻觉是自发的，因为年幼的孩子对自己母亲的态度和成年人对周围物质世界的态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29] 不过其中也存在大量宗教传统，它们有意地控制这种原型形象的教育作用，目的是净化、平衡并引导人们的心灵，以领悟到可见世界的本质。

在中世纪和现代印度的密宗书籍中，女神的住所被称为如意珠宝之岛（Mani-dvipa）。她的卧榻兼宝座就在如意树丛中。岛上的海滩都是金沙铺成的。仙酒之海的海水冲刷着金沙。生命之焰使女神看起来是红色的，太阳系以及遥远太空的星系都存在于她的子宫中，因为她是世界的创造者，是永恒的母亲、永恒的童贞女。她促成促成者，滋养滋养者，是所有生物的生命。

印度教的宗教经典分为四类：（1）《天启书》（*Sruti*），被认为是神的直接启示，包括四部吠陀本集（古代圣诗经典）和《奥义书》

（古代哲学经典）；（2）《圣传书》（*Smṛti*），其中包括正统圣人的传统教义、对本国仪式的标准指导、世俗法律和宗教法律的某些著作以及伟大的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当然它其中的《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也包含在内；（3）《往世书》（*Purāna*），它们是最卓越的印度教神话著作和叙事诗，涉及天体演化、神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4）《坦陀罗》（*Tantra*）描述的是敬拜神灵、获得超自然力量的技术和仪式。其中有一类特别重要的经文被称为《阿含经》（*āgamas*），被认为是主神湿婆神和他的妻子雪山女神直接给予的启示（因此它被称为“第五部吠陀本集”）。这些支持了一个被称为“坦陀罗密教”的神秘传统，它对后来印度教和佛教画像的形式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密宗的象征符号体系被中世纪的佛教带出印度，进入中国和日本。

她也是所有死亡事物的死亡。存在物的完整周期在她的支配下完成，从出生，到青春期、成熟和衰老，直到进入坟墓。她既是子宫，又是坟墓：她是吃掉自己小猪的母猪。因此她将“好”与“坏”结合在一起，展现出记忆中母亲的两种模式，不是个人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普遍意义上的母亲。信徒对这两个方面应该同样安之若素。通过这种练习，他灵魂中幼稚而不恰当的多愁善感和怨恨会被净化，他的心灵对神秘的存在敞开。这种存在不是为了人类的方便，非常孩子气的“好”与“坏”或福与祸，而是生命本质的法则与象征。

19世纪伟大的印度神秘主义者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1836—1886）是一座新修建起来的供奉宇宙之母的寺庙中的僧侣。寺庙位于加尔各答郊区的达克希什瓦（Dakshineswar）。寺庙中的塑像同时体现了宇宙之母的两个方面：可怕与仁慈。她的四条胳膊展示了她的万能力量：左上的手挥舞着血淋淋的刀，左下的手抓着一个被砍下来的人头的头发，右上的手摆出“施无畏印”的手势，右下的手伸展，赐予恩惠。她戴的项链是由人头组成的花环，她的短裙是围成一圈的人的手臂，她的长舌头伸出来舔吸血液。她是宇宙的力量，宇宙的全部，所有成对的对立物的和谐，将对彻底毁灭的恐惧与非个人的但富含母性的安慰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时间长河以及生命之流的改变中，宇宙之母既创造、保护，同时又破坏。她就是卡莉女神，黑色的宇宙之母，被称为“跨越生存之海的渡船”。[30]



图25　毁灭性的卡莉女神（木雕，尼泊尔，18—19世纪）

一个安静的下午，罗摩克里希纳看到一个美丽的妇人从恒河里走上来，走向他正在其中冥想的小树林。他看出那个女人将要分娩。过了一会儿婴儿出生了，她温柔地给他喂奶。但

不久她呈现出可怕的一面，把孩子送进她丑陋的血盆大口中，把孩子咬碎并咀嚼，然后咽了下去，她再一次回到恒河里，消失了。[31]

只有大彻大悟、天资过人的人才能承受得住这位女神庄严的启示。因为对于天资较差的人，她会降低自己的光辉，以符合他们较低的能力。对于灵性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来说，看到女神完整的形象都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像看到年轻好色的阿克泰翁所发生的不幸状况。他不是圣人，只是一个狩猎者，他毫无准备地看到了必须抛弃正常人类（也就是婴幼儿的）的欲望、惊奇和恐惧才可以看的启示形式。

她永远不能比他更伟大，尽管她所能预示的总会比他所能理解的多

在神话学的图像语言中，女性代表所能知道的事情的全部。英雄就是逐渐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在他获得启示的缓慢过程中（也就是生命过程），对他来说女神的形式会经历一系列改变：她永远不能比他更伟大，尽管她所能预示的总会比他所能理解的多。她诱惑、引导、命令他突破自己的羁绊。如果他能配合她的启蒙，那么两个人——求知者和知晓者都能摆脱各种局限。女性是达到感官冒险巅峰的向导。在不完善的人眼中，她被贬低为劣等低下的；在无知邪恶的人眼中，她被符咒镇在平庸与丑陋中；但在理解者的眼中，她会得到救赎。能够以她所需的仁慈与镇定的态度接纳她，不会过分激动与混乱的英雄将成为她所创造的世界的国王，也就是神的化身。

例如有一个故事与爱尔兰奥凯德国王的五个儿子有关。一天，他们出去打猎，发现他们迷路了，各个方向都走不通。他们非常口渴，于是一个接一个地去找水。第一个出发的是费格斯。

> 他偶然发现了一口井，看到一位老妇人站在那里看守井。这个丑老太婆的模样是这样的：她从头到脚的每个关节、每个部分比煤还要黑。金属丝般的灰色头发像野马的尾巴一样从她头皮的表面刺出来。淡绿色镰刀一样的獠牙一直弯到她耳朵的位置，她可以用獠牙砍下茂密的橡树林的嫩枝。她的眼睛被熏黑了，模糊不清。她的鼻子是歪斜的，鼻孔很大。肚子上的皮肤皱皱巴巴，长满了雀斑。包裹着的小腿是畸形的，脚踝巨大，还有一双铁铲一样的大脚。她的膝盖长着节疤，她的指甲是铅灰色的。事实上，丑老太婆的整个样子令人作呕。“在这里取水，对吗？”小伙子问。老太婆回答说：“正是在这里。”他问：“你是在看守这口井吗？”“是的。”她答道。“你能允许我取走一些水吗？”“可以，只要你亲吻了我的面颊。”小伙子说：“不行。”“那我就不给你水。”“我发誓我宁可渴死，也不会吻你。”然后年轻人离开这里，回去找他的兄弟们，告诉他们他没弄到水。

奥利欧尔、布莱恩和费科厄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出发去找水，来到同一口井边。每个人都恳求丑老太婆给他一些水，但都拒绝吻她。

最后去找水的是尼尔，他也来到那口井边。

> “女士，让我取些水！”他大喊道。老太婆说：“我会给你水，只要你吻我。”他回答道：“我不仅会吻你，还要拥抱你！”然后他弯下腰拥抱老太婆并亲吻她。做完这些事情后，当他再看她时，他发现全世界没有哪个人比眼前

的这位少女步态更优雅，更美丽：她从头到脚的肌肤像刚落下的白雪一样白皙。她长着王后般丰满的前臂，十指纤纤，两条腿笔直修长。她柔软光滑的脚上穿着一双白色青铜材质的凉鞋。她身上披着上等羊毛制成的深红色斗篷，衣服上别着白银的胸针。她的贝齿闪着光泽，眼睛中流露出庄严，嘴唇像花楸浆果一样鲜红。“嘿，你集所有的魅力于一身，”这位年轻人说，“千真万确，但你是谁？”“我是‘王国法则’。”她答道，接着她又说：

“塔拉国王，我是‘王国法则’……”

她说：“现在带着水回到你兄弟那儿去。此外，你和你的子孙将永远统治这个王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正如你一开始看到的是丑陋、粗野、令人讨厌的我，最后看到了美丽的我一样，王国的法则也是如此：没有战争、没有野蛮的冲突，便可能没有胜利，但认为外在的美丽和标致并不重要的人最终会成为国王。”[32]

这就是王国的法则吗？这就是生命本身。守护永不枯竭之井的女神要求英雄天生具有行吟诗人和吟游歌手所说的“温柔的心”，无论她们是像费格斯看到的样子，还是像阿克泰翁、荒岛王子看到的样子。只有通过温柔，英雄才能理解并恰当地为她服务，而阿克泰翁那种兽性的欲望以及费格斯那种挑剔的反感都是不可取的。在10～12世纪日本文雅的情诗中，这种温柔被称为“敏感”（即温柔的同情）。

爱将自己隐藏在温柔的心里，
就像树林的绿荫丛中的小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爱情不会出现在温柔的心之前，
温柔的心也不会出现在爱情之前。
因为太阳一出来，阳光也马上突然迸出，
它也不会出现在太阳升起之前。
爱情的作用存在于本性的温柔之中，
就像在火的中心，温度最高。[33]

与女神（她体现在每一位女性身上）的相遇是对英雄的最后考验，考验他是否具有赢得爱的恩惠（命运之爱）的能力。爱的恩惠就是生命本身，当感觉生命是被封装起来的永恒时，我们就能享受到爱的恩惠。

在这种背景中，如果冒险者不是一个小伙子，而是一位少女，那么凭借她的品质、美貌或思慕，她就是适合做神的配偶的人。接下来天国的丈夫降临到她身边，将她带上他的床，无论她是否愿意。如果她回避他，那便是她眼拙；如果她追求他，那么她的欲望将获得满足。

追踪豪猪的阿拉巴霍女孩爬上不断长高的树，被引诱到天国居民的营地。在那里她成为一位天国青年的妻子。正是这位青年变成豪猪的样子，引诱她来到他超自然的家。

童话故事中国王的女儿在发生了井边冒险的第二天，听到有人砰砰地敲城堡的大门：青蛙来要求她履行约定。青蛙不管公主的厌恶，跟着她来到餐桌的椅子上，和她一起用她的小金盘子和杯子吃饭喝水，甚至坚持要和她一起在她柔软光滑的小床上睡觉。公主气愤地把青蛙从地上扯起来，使劲往墙上扔。当青蛙落地时，他不再是青蛙，而变成了一位王子，有着

善良漂亮的眼睛。然后他们结婚了，驾着华丽的马车回到期盼王子归来的王国，在那里他们成为了国王和王后。

或者当塞姬完成了所有困难的任务后，朱庇特亲自给了她一剂长生不老药，这样她便可以永远和她所爱的丘比特一起生活在完美的天堂中了。

希腊东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都会庆祝圣母蒙召升天的神迹：

“圣母玛利亚被带到天国的新房里，在那里万王之王坐在他星光闪耀的宝座上。”

“哦，最谨慎的童贞女，像晨光一样明亮，你要去哪里？哦，天国的女儿，你是那么美丽、甜蜜，像月亮一样美丽，像太阳一样卓越。”[34]



图26　打开的童贞女（多彩木雕，法国，15世纪）

妖妇的诱惑

懊悔遗憾是迟来的启示

与女神王后的神秘婚姻代表英雄对生命的完全掌控，因为女性就是生命，英雄不仅了解生命，而且能够掌控它。英雄经历的这些考验，对他最终的体验和行为来说是预备性的，象征着获得领悟的关键时刻，借助这些领悟，英雄的意识被放大了，这样他便能完全接受自己命中注定的新娘，也就是母亲兼破坏者。由此他知道他和自己的父亲是一体的：他取代了他的父亲。

用极端的措辞来表达，这个问题听起来与普通人的生活离得非常远。然而对生活情境中每一个失误的应对最终必然会造成意识的限制。战争和发脾气是无知愚昧的表现；懊悔遗憾是来得太迟的启示。普遍存在的有关英雄冒险的神话的整体意义在于，它将被作为男人和女人的普遍模式，无论他们位于这个衡量标准的什么位置。因此阐述它时采用了非常宽泛的措辞。个体可以参考这个普遍的人类公式来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让它来帮助他跨越限制自己的藩篱。他的食人魔是谁，在什么地方？它们反映了他自己人性中尚未解决的谜题。他的理想是什么？它们是他掌控生命的征兆。

在现代精神分析师的办公室里，英雄历险的各个阶段再次出现在病人的梦境和幻想中。精神分析师扮演帮助者的角色，也就是启蒙性的祭司角色，和病人一起追根究底地洞察对自我的无知。在刚开始的激动兴奋过后，历险通常会演变成黑暗、震惊、厌恶和幻想的恐惧之旅。

困难的症结在于，我们对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种有意识的看法很少符合现实的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或者对朋友，我们通常不会完全承认我们是爱出风头的、自我防御的、令人反感的、嗜血的、好色的，虽然它们正是有机体的本性。相反，我们倾向于对此进行粉饰和重新解释，同时想象所有油膏中落入的苍蝇、汤中掉进的头发都是其他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人的过错。

但是当我们突然明白或被迫注意到，我们所想所做的每一件事必然沾染了人性的气味时，便常常会感到一阵厌恶：生命、生命的行为、生命的器官，尤其是作为伟大生命象征的女性，对非常纯洁的灵魂来说会变得无法忍受。

> 啊，但愿这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
> 消散化成一堆露水！
>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
> 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

那个时代的伟大代言人哈姆雷特这样感叹道：

人世间的一切，
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
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
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35]

当俄狄浦斯知道他的王后是谁时，他第一次占有她时的单纯快乐变成了精神上的创痛。像哈姆雷特一样，他被父亲的道德形象所困扰，他抛弃了世界的美好，开始寻找比这个充斥着乱伦、通奸、放纵和不可救药的母亲的世界更高尚的世界。寻找超越生命的生命追求者一定要摆脱她，抗拒她的诱惑，上升到完美无瑕的天国。

一个神召唤他，召唤了很多次。
同时从四面八方召唤："嗨，俄狄浦斯，
你，俄狄浦斯，我们为什么逗留？[36]
你停留的时间太长了，来吧！"

只要这种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式的厌恶依然困扰着灵魂，世界、身体，尤其是女人就会变成失败的象征，而不是胜利的象征。僧侣及清教徒式的、否定世界的道德体系会立即彻底地改变所有的神话形象。英雄再也不能清白无辜地接受肉欲女神，因为她已成为罪恶女王。

印度教僧侣商羯罗大师（*Saṅ karāchārya* ）写道：

只要人重视这种像尸体一样的身体，那么他就是不纯洁的，将受到他的敌人以及生老病死的折磨。但是当他认为自己是纯洁的，拥有善良与坚定的本质，他就获得了自由……抛弃本质上污秽、无活力的肉体的限制，不再关注它。因为曾经引起你呕吐的东西（就像身体应该令你呕吐）会使你在回想起它时再次激起你的厌恶感。[37]

在西方圣徒的生活和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熟悉的观点。

圣彼得看到自己的女儿佩德罗尼拉（Petronilla）太过美丽时，他认为女儿应该生病发烧并得到上帝的恩准。一天，当他的门徒们与他在一起时，提图斯（Titus）问他："你能够治愈所有的疾患，为什么不把佩德罗尼拉的病治好，让她可以下床呢？"彼得回答说："因为我对她现在的情况很满意。"这绝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治愈她，因为他马上对女儿说："起来，佩德罗尼拉，赶紧来服侍我们。"这个年轻的女孩病好了，从床上起来服侍他们。当她服侍完后，她父亲对她说："佩德罗尼拉，回到你床上去！"她回到床上，再一次发起烧来。后来，当她完全爱上帝时，她的父亲使她彻底恢复了健康。

那时一位名叫弗拉库斯（Flaccus）的高贵绅士被她的美貌打动，前来求婚。佩德罗尼拉答道："如果你希望娶我，请派一些年轻女孩来把我领到你家！"但是当这些女孩来到时，佩德罗尼拉开始禁食和祈祷。接受了圣餐后，她躺在床上，三天后将自己的灵魂献给了上帝。[38]

克莱尔沃（Clairvaux）修道院的圣伯纳德（Bernard）小时候患有头疼的毛病。一天，一位年轻的女人来看望他，用歌声缓解他的痛苦。但是这个愤怒的孩子把她从房间里赶了出去。上帝因为他的热忱奖励他，他很快从床上起来，病好了。

人类的古老仇敌看到小伯纳德这么健康，便设陷阱来考验他的贞洁。然而当这个孩子受到魔鬼的教唆，比如一天他盯着一个女人看了一阵子，突然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并进入池塘冰冷的水中忏悔，直到寒气刺入他的骨头。另一次当他睡觉时，一个年轻女孩赤裸着来到他的床上。伯纳德感觉到了她，默默地往自己躺的那边退缩，滚到床的另一边继续睡觉。女孩轻抚、拥抱了伯纳德一会儿，不久这个不快乐的女孩尽管厚颜无耻，但还是感到非

常羞耻，起身跑掉了，心中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和对伯纳德的钦佩。

又有一次，伯纳德和他的朋友在一位富有的夫人家受到款待。夫人看到伯纳德很英俊，热切地渴望和他睡觉。那天晚上她从自己的床上下来，躺到了伯纳德的身边。但是当他一感觉到有人靠近时便开始大喊："小偷！小偷！"那位夫人立即跑掉了，这时整个屋子里的人都起来了，灯笼被点燃，每个人都在四下寻找小偷。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于是大家又回到床上睡觉，除了那位夫人，她睡不着，于是再次起来溜上了伯纳德的床。伯纳德开始大叫："小偷！"人们再次醒来，到处寻找。在那之后，那位夫人又一次受到了同样的冷落，最后出于敬畏或失望，她放弃了自己邪恶的计划。第二天走在路上时，伯纳德的同伴问他为什么那么多次梦到了小偷。他答道："我不得不击退小偷的攻击，因为我们的女主人想要抢走我的珍宝，如果我失去它，便永远不能得到它了。"[39]

所有这一切都使伯纳德相信和魔鬼生活在一起很危险，因此他决定摆脱尘世，进入西多会修道院。

然而即使是修道院的围墙，甚至偏远的沙漠也不能隔绝女人，因为只要遁世者依然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生命的意象便会猛烈地冲击他的内心。在埃及西贝德沙漠苦修的圣安东尼被色情的幻影所困扰，这是被他充满魅力的孤寂所吸引的女魔鬼干的坏事。幻影中有令人无法抗拒的下体，触手可及的丰满乳房，这些幻影对历史上所有隐士来说并不陌生。"啊！英俊的隐居者，英俊的隐居者……如果你用手指抚弄我的肉体，那会像一股火流遍你的血管。占有我身体的很少一部分便能让你充满快乐，比征服一个王国的快乐更强烈。把你的嘴唇伸过来吧……"[40]

新英格兰人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写道：

在前往乐土的路上，我们会经过到处飞着火蛇的荒野。但是承蒙上帝保佑，至今为止它们还没有缠住我们不放，让我们困扰不已。在去天国的路上有很多虎豹豺狼，有成群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是可怜的行路者，这个世界是魔鬼的地盘，也是魔鬼的监牢，魔鬼和一伙伙强盗在每个角落里安营扎寨，纠缠烦扰着所有朝向天堂前进的人。[41]

与天父重新和好

仁慈与恩典的形象被生动地表达为正义与愤怒的形象

"上帝的愤怒之弓已经拉开，箭在弦上，正义将箭对准你的心，用力拉满弓。箭上没有沾满你的血，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上帝的快乐，愤怒的上帝的快乐，完全没有承诺或责任……"

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用这些话威胁他的新英格兰会众，向他们揭示天父严厉、可怕的一面。他把神话中痛苦的折磨讲给会众，吓得他们呆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因为尽管清教徒禁止使用雕像，但他可以采用语言描绘神的形象。乔纳森·爱德华兹大声吼叫道：

上帝的愤怒像被大坝阻拦的洪水，水越积越多，水位越涨越高，直到大坝上有了出口。水被阻拦得越久，一旦被放开时水流就会越迅猛。迄今为止虽然还没有对你罪行进行审判，上帝复仇的洪水还被阻挡着，但与此同时你的罪行在不断增加，你每天都在积累更多上帝的愤怒，水位不断升高，水势变得越来越大。把不愿被阻拦、使

劲向前冲的水挡住，只是因为上帝高兴这样做，只要上帝把放在防洪闸门上的手收回去，闸门就会立即敞开，上帝之怒的汹涌洪水就会异常迅猛地冲出来，以无限的力量冲向你。即使你的力量比它大一万倍，甚至比地狱中最健壮的魔鬼的力量还要大一万倍，也无法阻挡或承受它……

在用水进行了威胁之后，乔纳森牧师接下来转向了火。

> 上帝把你举到地狱之火上，就像一个人把蜘蛛或其他某种令人憎恶的昆虫放到火上。上帝憎恶你，而且他被你激怒了：他对你的愤怒就像熊熊燃烧的烈火，他认为你毫无价值，只配被扔进火里。他纯洁的眼睛容不下你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在他的眼里，你比我们眼里最可恨的毒蛇还要讨厌一万倍。你对他的冒犯比最顽固的反抗者对他的王子的冒犯大无数倍。而且只有他的手能每时每刻避免你落入火中……
>
> 哦，有罪的人……你被一根细线吊着，神愤怒的火焰在你周围燃烧，时刻准备着把你烤焦，让你化为灰烬。你对任何调解者都不感兴趣，你抓不住任何可以用来拯救自己的东西，你无法诱使上帝让你多苟延残喘一会儿……

但是最终出现了重生的形象，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会儿：

> 因此上帝圣灵的巨大威力永远不会作用于你的灵魂，让你回心转意，逃过惩罚；从来没有重生，永远不会让有罪的死人再生，达到一种新的状态，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光明与生命（然而你的生命可能在很多方面发生改变，可能拥有宗教情感，在你家里、小房间里和教堂里保持宗教仪式并严格遵守）。因此你完全被愤怒的上帝掌握，此时只有他的快乐能让你免于万劫不复。[42]

能够使有罪的人免于弓箭、洪水和火焰的“上帝的快乐”源自传统的基督教词汇：上帝的“仁慈”；而使有罪的人回心转意的“上帝圣灵的巨大威力”源自上帝的“恩典”。在大多数神话中，仁慈与恩典的形象被生动地表达为正义与愤怒的形象，这样便保持了平衡，因此心灵一直受到鼓励，而不是受到严惩。当湿婆神在信徒面前跳宇宙毁灭之舞时，她的手势表示“无畏”。“不要害怕，因为神会安排好一切。生生灭灭的形式——你的身体也是一种形式，都是我舞动的四肢的闪现。既然完全了解我，你又有什么可怕的？”圣礼的魔力（其有效性来自耶稣基督的痛苦或佛陀的冥想）、原始护身符的保护作用以及童话故事和神话中的超自然保护者都在向人类保证，弓箭、火焰和洪水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严酷无情。



图27　创世记（壁画局部，意大利，1508—1512年）

天父残暴的一面反映的是受害者的自我——源自被遗忘的婴幼儿时期的重要情景，以及固着的偶像崇拜，它使人们深陷罪恶感中，阻碍成年人的心灵获得更好的平衡，对天父，进而对世界具有更现实的看法。只有抛弃自我产生的双重魔鬼——被认为神的龙（超我）和被认为罪恶的龙（被压抑的本我）才能得到救赎。但是这需要我们放弃对自我本身的固着，这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必须相信天父是慈悲的，并且依赖他的慈悲。此后信仰的核心便被转移到了折磨人的超我之外，可怕的食人魔消失了。

阿南达·库玛拉斯旺米（Ananda K.Coomaraswamy）[43] 和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44] 曾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生动形象的象征意义。简单来说就是，伸出的右手拿着鼓，击鼓的节拍就是时间的节拍，时间是创造世界的第一要素。伸出的左手拿着火焰，它可以使一切化为虚无。第二只右手施无畏印，第二只左手指着抬起的左脚，摆着象征“大象”的姿势（大象是“穿过丛林的开路者”，也就是神圣的向导）。右脚被安置在小矮人的背上，这个小矮人是“不知”魔鬼，它象征灵魂从神到物质的转变，但左脚抬起，表示灵魂的解脱：左脚是“象手”所指的脚，令人放心，也就是“无畏”。神的头平静安详，静止不动，处于创造与毁灭的动态平衡之中，创造和毁灭分别由摇摆的手臂和右脚跟缓慢踏地的节奏来表示。这意味着在中心一切都是静止的。湿婆神的右耳环戴着男人的耳环，左耳戴着女人的耳环，因为神包含并且超越了成对的对立物。湿婆神的面部表情不悲不喜，是无动于衷的鼓动者的面容，既超然又身处其中，代表了世界的极乐与痛苦。他狂乱的头发代表印度瑜伽修炼者长期没有修剪打理的头发，在舞蹈中头发飞扬起来。通过孤独的冥想，修炼者发现了生命的悲与喜，但它们是不二统一体“存在-觉知-喜悦”的两个方面。活着的蛇构成了湿婆神的手镯、臂环、脚链和婆罗门的圣线[45]。这意味着蛇的威力——神秘的神的创造能量，造就了他的美丽。神的创造能量是湿婆神在包含万物的宇宙中的显现，也是湿婆神显现的物质基础和形式因。湿婆神的头发里有一个骷髅头，这是死亡的象征，前额有毁灭之王的装饰，还有象征出生和

繁衍的新月，这是他给予世界的另一个恩惠。在他的头发里还有曼陀罗花——可以用这种植物制造令人迷醉的东西（与狄俄尼索斯的酒和弥撒酒进行比较）。在他的发丝中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恒河女神的形象，因为正是他用头接住了从天而降的恒河水，减轻了河水对地球的冲击，让赐予生命与救赎的河水和缓地流向地球，在恒河水中肉体与灵魂可以得到恢复。湿婆神的舞姿可以被看成是象征性的音节AUM（ओं 或 ॐ），它是四种意识状态和它们的体验领域在语言中的对应物（A：清醒意识；U：梦境意识；M：无梦的睡眠；神圣音节周围的无可知[46]）。因此湿婆神既在崇拜者之中，又在崇拜者之外。



图28　湿婆神，宇宙舞蹈之王（青铜铸造，印度，10—12世纪）

这样的形象说明了偶像的功能和价值，说明了为什么不必对偶像崇拜者进行长时间的布道。信徒可以在适合自己的时候静静地沉浸在神圣象征的意义中。而且就像神佩戴臂环和脚链一样，信徒也会佩戴，意义都是相同的。信徒的臂环和脚链是由黄金（一种不会腐蚀的金属）构成的而不是蛇。黄金象征着不朽，不朽是神的神秘的创造能量，这正是身体的美好。

生活和当地习俗中的许多其他细节也根据偶像的细节进行了类似的复制、解释和证实。这样，整个生活都被打造得有利于冥想修行。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无声的布道中。

正是在这种折磨中，英雄会从帮助他的女性人物那里获得希望和保证。借助女性帮助者的魔法（花粉护身符或调解的力量），英雄在天父摧毁自我的、可怕的启蒙经历中能够得到保护。如果相信令人恐惧的天父是不可能的，那么英雄一定会去相信其他人（蜘蛛女、圣母）。借助这种信赖而获得的支持，英雄渡过了危急关头，只有到最后他才发现其实父亲和母亲相互反映，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儿子与父亲争夺宇宙的控制权；女儿与母亲，想成为被征服的世界

纳瓦霍的孪生战士带着蜘蛛女的建议和护身符出发了。他们历尽艰险，走过能把人切成碎片的芦苇和能撕碎行人的仙人掌，穿过滚烫的沙子，最终来到了他们的父亲——太阳的家。大门由两只熊看守，它们直立起来，大声咆哮，但蜘蛛女教给他们的咒语让两只大熊再次趴下。之后的威胁包括两条蛇、大风和闪电——终极阈限的守卫者。[29] 利用咒语，所有的阈限守卫者都很容易被安抚。

太阳的家由绿松石建成，它矗立在一大片水域的岸边，非常宏伟结实。男孩们走进房屋，看到西边坐着一个女人，南边坐着两个英俊的青年，北边坐着两个漂亮的姑娘。姑娘们站起来，一句话没说，把两个男孩包裹在四块天空做成的袍子里，然后把他们放在架子上。男孩们安静地躺着。不久门上挂着的拨浪鼓被摇了四下，其中一个姑娘说：“我们的父亲要来了。”

太阳的承载者人大步走进他的家，把太阳从背上卸下了，挂在西面墙上的一个挂钩上。太阳在挂钩上摇晃了一会儿，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他转向那个比较年长的女人，生气地问道：“今天进来的两个人是谁？”女人没有回答。几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扛着太阳的人生气地问了四遍，最后那个女人对他说：“你最好不要说太多话。今天这两个年轻人来这里寻找他们的父亲。你曾经告诉我，你出门的时候没有去拜访过任何人，除了我你没有见过其他女人。那么他们是谁的儿子？”她指着架子上的包裹，孩子们意味深长地相视而笑。

扛太阳的人从架子上把包裹拿下来，打开四件长袍（黎明长袍、蓝色天空长袍、黄色傍晚之光长袍和黑暗长袍），男孩们掉在地上。他立即抓住他们，凶狠地将他们朝放在东面的

白色贝壳的巨大尖刺扔过去。男孩们紧紧抓着他们的生命羽毛，随即被反弹回来。这个人又把他们扔向南面的绿松石尖刺、西面的鲍鱼尖刺和北面的黑色岩石尖刺。男孩们始终紧紧抓着他们的生命羽毛并被反弹回来。太阳说："我希望他们真的是我的孩子。"

代表指南针四个点的四种象征性颜色在纳瓦霍的传统形象和膜拜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它们是白色、蓝色、黄色和黑色，分别代表东方、南方、西方和北方。它们相当于非洲恶作剧之神艾德修帽子上的红色、白色、绿色和黑色，因为天父的家，就像天父自己一样，象征着世界的中心。

为了发现孪生英雄是否有某个方向的缺陷和局限，他们接受了四个方向的象征物的考验。

然后这位可怕的父亲把男孩们放在过热的蒸汗屋里，想把他们蒸死。他们得到了风的帮助，在小屋里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躲藏的避难所。当他们从屋里出来时，太阳说："是的，你们是我的孩子。"但那只是一个诡计，因为他仍在计划欺骗他们。最后的考验是填满毒药的烟斗。一只多刺的毛虫向男孩们发出了警报并且给了他们一些东西，让他们放在嘴里。他们吸了烟斗，没有受到伤害，他们俩你吸一口，我吸一口，直到把烟都吸完了。他们甚至说烟尝起来是甜的。太阳很骄傲，他完全满意了。"现在，我的孩子们，"他问，"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孪生英雄已经完全赢得了太阳，他们的父亲的信任。[47]

父亲需要特别小心，只允许通过彻底考验的人进入他的家。在希腊著名的故事中，小伙子法厄同（Phaethon）不幸的英勇行为便说明了这种情况。法厄同的母亲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童贞女，因为受到玩伴的嘲笑，他决定要找到自己的父亲。他出发了，打算横跨波斯和印度，找到太阳的宫殿，因为他母亲告诉他，他的父亲是驾驶太阳战车的神福玻斯（Phoebus）。

"太阳的宫殿矗立在高高的柱子上，闪闪发光的黄金和青铜使宫殿像火一样闪耀。发着微光的象牙构成了宫殿三角形的屋顶，双开的大门由锃亮的白银制成。宫殿的建造工艺比材料更好。"

爬上陡峭的道路，法厄同来到宫殿里。他发现福玻斯坐在绿宝石的宝座上，周围环绕着钟点、季节、天、月、年和世纪。勇敢的年轻人不得不在阈限前停下来，他的凡人的眼睛无法忍受这样的光芒，不过他父亲隔着大厅温和地对他说话。

“你为何而来？”父亲问道，“哦，法厄同，你要寻找什么？父亲不会拒绝儿子。”

小伙子充满尊敬地回答道：“哦，我的父亲福玻斯（如果您准许这样称呼您）！整个世界的光明！请给予我证据，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真的是您的儿子。”

伟大的神把他闪闪发光的皇冠放到一边，命令他走上前来。他把法厄同揽入怀中，然后承诺给予他想得到的任何证据，并且用有约束力的誓言来确保承诺的兑现。

法厄同想要父亲的太阳战车，想让父亲授予他驾驶一天长着翅膀的飞马的权利。

父亲说：“这个要求说明我的承诺做得太轻率了。”他把孩子稍微推远了一点儿，试图说服他放弃这个要求。他说：“因为你的无知，你要求我甚至无法准予神的东西。每个神或许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但只有我有威力驾驭太阳战车，其他人都不行，甚至连宙斯都不行。”

法厄同试图说服父亲，但福玻斯丝毫不动摇。由于不能收回誓言，这位父亲便尽可能地拖延，但是最后他不得不把顽固的儿子带到惊人的太阳战车前：它有黄金的车轴和辕杆，车轮有黄金的轮箍和白银的轮辐。车轭上装饰着橄榄石和宝石。钟点已经把四匹马从高高的马厩中牵了出来，它们口鼻中喷着火，被喂食神的饲料。钟点给它们套上叮当作响的辔头，威武的大马用蹄子踢打横杆。福玻斯在法厄同的脸上涂抹防止火焰灼伤的软膏，然后在他的头上戴上了光芒四射的皇冠。

这位神建议道：

> 至少你应该听从父亲的警告，不要鞭打马，紧紧抓住缰绳。它们自己就可以跑得足够快了。不要沿着笔直的道路直接穿过天空的五个区，而要在岔路口向左转——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车轮的轨迹。此外，天空和大地会同样非常炙热，因此小心不要让太阳车跑得太高或太低，因为如果太高，天空会燃烧起来；太低，大地会被点燃。走中间才是最安全的路线。
>
> 赶紧！在我说话的时候，带着露水的夜晚已经抵达了西岸的目的地。我们该出发了。看啊，黎明正在发出红光。孩子，愿幸运能帮助你、引导你，它的引导胜过你对自己的引导。来吧，抓住缰绳。

海洋女神忒堤斯（Tethys）放下横杆，四匹马猛然一跃，开始奔跑。它们用脚踢开云层，用翅膀拍打空气，跑得比从东方刮起的任何风都快。太阳车没有承载它已习惯的重量，变得非常轻，所以很快便像在汹涌波涛中没有压舱物的船只一样摇晃起来。驾车的人惊慌失措，忘了抓紧缰绳，忘了该走的路线。马匹疯狂地向上飞驰，掠过天空的高处，惊动了最遥远的星座。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被烧焦了。巨蛇星座蜷曲在变热的北极星周围，热度急剧增加，非常危险。牧夫座逃走了，但他的犁拖累了他。天蝎座拍打着它的尾巴。

太阳车呼啸着穿过未知的天空区域，撞击着星星，然后疯狂地向云层冲过去。月亮神吃

惊地看到哥哥的马比她的马跑得还低。云层被蒸发了；大地一片火海；山川燃烧起来；城市连同城墙一起被毁；国家化成灰烬。就是在那个时候埃塞俄比亚人变成了黑人，利比亚变成了沙漠，尼罗河惊恐地逃到大地尽头，把头藏起来，至今它依然藏着。

大地母亲用手挡住被烧焦的眉毛，灼热的烟令她窒息，她提高嗓门呼唤万物之父朱庇特主神来拯救世界。她对他大喊："看一看周围啊！天空到处都在冒烟，伟大的朱庇特，如果海洋、陆地、天空都消失了，我们便会再次回到世界之初的混乱中。想一想吧！想一想宇宙的安危！拯救残存的东西免于火烧！"

全能的天父朱庇特匆忙召集众神，众神纷纷表示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一切都将被毁掉！于是他赶紧来到天空的最高点，右手拿着雷电，举到耳边然后扔出去。太阳车被击碎；马匹受到惊吓，挣脱了缰绳；被火烧着头发的法厄同像流星一样坠落，燃烧的身体落入玻河中。



图29　法厄同的坠落（羊皮纸钢笔画，意大利，1533年）

那片土地的水泽神女那伊阿得（Naiads）把法厄同的尸体下了葬，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这里埋葬着法厄同，他曾驾乘福玻斯的太阳车，尽管他失败了，但勇气惊人。[48]

这个纵容孩子的父亲的故事说明了一个古老的观点，当生命的任务由没有得到恰当启蒙的人承担时，混乱就会随之而来。当孩子长大，不再需要田园牧歌式的母亲怀抱，而开始面对成年人的世界时，从精神上看，他便进入了父亲的范畴——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为责任的预兆；对女儿来说，他是未来丈夫的标志。无论父亲知不知道这一点，无论他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他发挥启蒙的作用，通过他，年轻人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正如之前母亲代表“善”与“恶”一样，父亲也是如此，但他具有这样的复杂性——其中出现了新的竞争要素，也就是儿子与父亲对抗，争夺宇宙的控制权；女儿对抗母亲，想成为被控制的世界。

传统的启蒙不仅包括向候选人介绍与他的使命相关的技术、责任和权力，还包括彻底调整与父母形象的情感关系。奥义的传授者（父亲或替代父亲的人）只会把职务的象征委托给这样的儿子，他已经有效清除掉所有不恰当的孩子气的执着，因此能够公正、不带个人色彩地使用权力，不会被夸大的自我、个人偏好或怨恨等潜意识动机（甚至是有意识的、合理化的动机）所左右。理想的情况是，被授予奥义的人应该已经摆脱了他的人性，成为非个人的宇宙力量的代表。他得到了重生，自己成为了父亲。他获得了能力，因此现在他能够自己发挥启蒙者、向导和太阳之门的作用，通过他，个体可以从幼稚的“善”与“恶”的幻觉过渡到体验宇宙法则的威严，清除掉希望与恐惧，平和地理解存在的启示。

一个小男孩说：“一次我梦到自己被一些炮弹抓住。它们开始又跳又叫。我吃惊地看着在客厅里的自己。房间里点着火，火上是装满开水的锅。它们把我扔进锅里煮，煮了一会儿厨师走过来，用叉子叉我，看我是否已经煮好了。然后他把我拿出来交给头领，他正要咬我的时候，我醒了。”[49]

一位有礼貌的绅士说：

> 我梦见我和妻子正在餐桌边，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伸手去抱我们家的老二，他还是一个小婴儿。事实上接下来我把他放进了一个绿色汤碗里，里面装满了热水或某种滚烫的液体。他完全被煮熟了并被拿出来，就像白切鸡。
>
> 我把他放在桌上的面包板上，用我的刀把他切碎。当我们快把他吃完了，只剩下鸡胗那么一小块的时候，我抬头担心地看着妻子问道：“你确定你想让我这样做吗？你不打算把他留到晚饭时吃吗？”
>
> 她皱着眉头回答道：“他被煮得那么好，只能把他都吃掉。”我正要把最后一块吃掉时，我醒了。[50]

这个食人父亲的原型噩梦在原始的启蒙考验中会真的出现。正如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摩恩金（Murngin）部落的男孩一开始非常害怕，跑向他们的母亲。大蛇父亲在索要他们的包皮。人们吹起被称为天蛇（Yurlunggur）的巨大号角，据说那是大蛇父亲的召唤，它从洞里出来了。当男人来领男孩时，女人们拿起长矛，不仅假装战斗，而且还假装痛哭哀号，因为小家伙们要被带走并被“吃掉”了。男人三角形的舞蹈场地就是大蛇父亲的身体。在那里人

们会在很多个晚上给男孩表演代表各种图腾祖先的舞蹈，教给男孩神话，这些神话解释了世界现存的法则。他们还会让男孩长途跋涉去邻近的和遥远的部落，模仿神话中崇拜阳物的祖先的流浪。[51]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好像在大蛇父亲身体里面了，他们被引到一个有趣的新的客体世界，以补偿他们失去母亲的痛苦。男性生殖器，而不是女性的乳房，成了想象的中心。

一系列冗长仪式的最高潮是通过令人恐惧而痛苦的割礼，将男孩的英雄——阴茎从包皮的保护中解放出来。

"父亲（也就是割礼执行者）是将孩子与母亲分开的人，"罗海姆博士写道，"从男孩身上割除的其实是母亲……包皮中的龟头就是母亲怀抱中的孩子。"[52]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如今的希伯来和伊斯兰祭礼中依然有割礼仪式，其中女性因素被小心翼翼地从正式的、严格一神论的神话中清除掉。"真主绝不宽恕将他与其他神相提并论，"《古兰经》这样写道，"异教徒离弃阿拉，却崇拜女性神祇。"[53]

例如，在阿兰达人的仪式中，当与过去决裂的时刻来到时，四面八方会传来牛吼器的声音。这时正值夜晚，在怪异的火光中，割礼执行者和他的助手突然出现。

牛吼器的喧闹声是仪式中大魔鬼的声音，一对割礼操作者是它的鬼怪。他们把胡子塞在嘴里，以示愤怒，他们的腿分得很开，双臂向前伸，两个人完全静止地站着。割礼的实际操作者站在前面，右手拿着实施割礼用的燧石小刀。他的助手紧贴着他站在后面，两个人的身体互相接触。接下来一个男人穿过火光走过来，头上顶着一个盾牌，同时捻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发出噼啪声。牛吼器正发出巨大的喧闹声，远方营地中的女人和孩子都能听到。头上顶着盾牌的男人在割礼操作者面前单膝跪下，其中一个男孩立即被他的叔叔们从地上抬起来，他们最先抬起男孩的脚，然后把他放在盾牌上，同时所有男人发出雷鸣般的唱咏。割礼迅速被实施，可怕的人物形象立即退出被照亮的区域。接受割礼的男孩多少处于茫然的状态，他们得到人们照顾，同时男人祝贺他进入了新的人生阶段。"干得好，"他们说，"你没有大喊大叫。"[54]

澳大利亚土著神话教导说，最初执行成人仪式的方式是把所有的年轻男子都杀死。[55] 因此这个仪式戏剧化地表达了年老一代对恋母情结的攻击，而割礼是程度较轻的阉割。[56] 仪式还表现了年轻人，即正在成长的男性群体吃人的、弑父的冲动，同时揭示了原型父亲仁慈无

私的一面，因为在用象征物进行指导的长期过程中，曾有一段时间内，接受启蒙的人被迫只靠从年长者身上抽取出来的新鲜血液维生。我们被告知：

> 土著人对基督教的仪式非常感兴趣，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听说了这些仪式，并与他们自己的饮血仪式进行比较。[57]
>
> 傍晚，人们来到仪式场地并根据部落优先次序找到自己的位置。男孩躺着，头枕在父亲的大腿上。他必须一动不动，否则便会死去。父亲用手蒙住孩子的眼睛，因为如果男孩看到后面的过程，人们相信他的父母会双双死去。木头容器或树皮容器被放在孩子舅舅的身边，他把自己的手臂轻轻地捆住，用一根鼻骨刺穿手臂的上部，将手臂举在容器上方，直到容器里收集到一定量的血液。接着他旁边的男人刺穿自己的手臂，依此类推，直到容器被装满，大约有两夸脱（约2.3升）的血。男孩慢慢地把这些血喝掉。如果他反胃，父亲会卡住他的喉咙，不让他把血喷出来，因为如果他吐出血来，他的父亲、母亲、姐妹和兄弟便都会死去。剩下的血将被泼洒在他的全身。
>
> 从这时起，有时在整整一个月里，男孩只能喝人血，不能吃其他食物。这是神话中的祖先雅明加（Yamminga）制定的法则……有时容器里的血会被晒干，守护者用他的鼻骨刀把血块切成几块给男孩吃，首先吃头尾两块。每一块必须分得很平均，否则男孩会死掉。[58]

奉献自己血的男人常常会晕过去，因为失血过多而陷入昏迷，这种状态会持续一个小时或更久。[59] 另一位观察者写道："以前人们还会为了这种仪式杀死一个男人，取他的血给男孩喝，他身体的一些部分会被吃掉。"[60] 罗海姆博士评论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接近杀死并吃掉父亲的典型仪式。"

> 据记载，有两个男孩在不应该抬头看的时候抬头了。"接下来年长的男人们走上去，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石刀。他们屈身伏在两个男孩的上方，切开他们的血管。血流了出来，其他男人发出死亡的吼叫。两个男孩没有了生命。年老的巫医把他们的石刀在血里蘸一蘸，用它们触碰在场所有人的嘴唇……成人仪式牺牲者的尸体会被煮熟。参加过五次成人仪式的男人可以吃一块肉，其他人不被允许看到这些做法。"[61]

毫无疑问，无论在我们看来赤裸的澳洲野蛮人是多么不开化，他们象征性的仪式体现了古老的精神指导系统在现代的延续，我们不仅在印度洋沿岸的陆地和岛屿上发现了这类分布广泛的证据，而且它们也持续存在于我们认为的独特文明的遗迹中。那些老人们究竟知道多少，我们很难从西方观察者已出版的记述中做出判断。但是通过比较澳洲仪式的象征与更高级文化中我们所熟悉的象征，我们能看到伟大的主题、永恒的原始意象以及它们对灵魂相同的作用。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在约翰·莱亚德（John Layard）所著的《马勒库拉岛的石头人》（*Stone Men of Malekula*）[62]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发现，即现存的美拉尼西亚象征系统与埃及—巴比伦的象征系统、公元前2000年的特洛伊—克里特的“迷宫情结”[63] 本质上是相同的。奈特（W.F.J.Knight）发现马勒库拉人的“灵魂的冥府之旅”与埃涅阿斯、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巴比伦人的冥府之旅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而佩里（W.J.Perry）认为他找到了从埃及、苏美尔通过海洋地区到达北美洲这种文化连续性的证据。[64] 许多学者指出典型的希腊成人仪式与原始的澳洲成人仪式非常相似。[65]

目前我们还不确定，各种古代文明的神话与文化模式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代被传播到了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只有极少数（如果有的话）人类学家研究的所谓的“原始文化”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相反，它们通常是在其他大陆形成并被固化下来的古老习俗（通常由其他种族的人在更简单的环境下创造出来）在当地的改编版本或地方性的蜕变版本。[66]

重生满足所有理想的永生不灭的幻象

来吧，哦，狄提朗伯斯，
进入我男性的子宫。[67]

这是雷电投掷者宙斯在呼唤他的儿子狄俄尼索斯，它是关于启蒙再生的希腊神话的主旨。“无形的可怕幽灵在某处发出公牛的吼声，一面鼓响起了好似地狱雷电的声音，这声音在空气中显得沉重可怕。”[68] 作为被杀死后又被复活的狄俄尼索斯的绰号，“狄提朗伯斯（Dithyrambos）”这个词被希腊人理解为“双重门的他”，他经历了令人敬畏的再生的奇迹。我们知道，赞美歌和颂扬神的黑暗而沾满鲜血的仪式象征着雅典悲剧的开场仪式。这种庆祝仪式与植物的新生、月亮的更新、太阳的更新、灵魂的更新有关，往往是在岁月之神复活的季节里隆重举行的。在整个古代世界中，这样的神话和仪式非常多：坦木兹（Tammuz）、阿多尼斯（Adonis）、弥特剌斯（Mithra）、维耳比乌斯（Virbius）、阿提斯、奥西里斯以及他们的各种动物代表（山羊、绵羊、公牛、猪、马、鱼和鸟）的死亡与复活被比较宗教学的每位学习者所熟知。那些流行的狂欢节游戏，比如圣神降临周的蠢人（Whitsuntide Louts）、格林·乔治（Green Georges）、约翰·巴利肯（John Barleycorns）、克斯特鲁邦科（Kostru-bonkos）、夏去冬来（Carrying-out-Winter）和杀死圣诞节的鹪鹩（Killing of the Christmas Wren）等，以嬉戏的心态将传统延续到当代。[69] 通过基督教会（有关堕落、救赎、苦难和复活的神话，象征“第二次出生”的洗礼，坚信礼中在面颊上作为启蒙的一击，象征性地吃人肉、喝人血）庄严、有效的方式，我们与启蒙性力量不朽的象征结合在一起。自从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第一天起，人类便通过圣礼消除现象性的恐惧，呈现出满足所有理想的永生不灭的幻象。“因为如果撒在不洁之人身上的公牛、山羊的血和小母牛的骨灰能够净化肉体，令其成圣，那么基督通过不朽的圣灵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他岂不是更能够净化你的良知，将死亡行为转变为侍奉永生的上帝？”

东非的巴桑布瓦人（Basumbwa）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已经去世的父亲驱赶着死神的牛群，出现在他面前，带领他沿着一条路来到地下，进入一个巨大的地洞。他们来到一个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些人。父亲把儿子藏起来，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上首领出现了，他就是死神。他一边的身体很美丽，另一边的身体已经腐烂，蛆虫直往地上掉。侍从把蛆虫收集起来，清洗他溃烂的身体，洗完后，死神说："今天出生的人如果做生意，会遭到抢劫。今天怀孕的女人在分娩时会死去。今天耕种的人，他的庄稼会枯萎。今天走进森林的人会被狮子吃掉。"[70]

死神宣布完对全世界的诅咒后，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当他出现时，侍从清洗他美丽的一边并喷洒香水，抹上油做按摩。当他们做完这些事情后，死神宣布祝福："今天出生的人会变得很富有。今天怀孕的女人会生出长命百岁的孩子。让今天出生的人去市场，他会谈成好交易，愿他和盲人做生意。今天进入森林的人会杀死猎物，愿他猎到大象。因为今天我宣布了祝福。"



图30　巫师（上了黑颜料的石头雕刻，旧石器时代，法国，公元前10000年）

父亲对儿子说："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就会拥有很多东西。但是现在显然你注定会很贫穷。你最好明天再走。"[71]

后来儿子回到了他的家。

冥府的太阳，也就是死神，是主宰并给予人们白昼的光芒四射的国王的另一面。"谁在天上和地上支撑你？谁从死亡中创造生命，谁从生命中创造死亡？谁是万物的主宰者、控制者？"[72]　我们回想一下瓦萨加部落那个关于穷人凯亚津巴的故事，他被一个丑老太婆带到了天空的最高点，也就是正午时太阳所在的地方。[73]　在那里酋长将繁荣幸福赐予了他。我们再

回想一下非洲西海岸流传的有关恶作剧之神埃德舒的故事[74]：他最大的乐趣是散布冲突。这些是对同一个上帝的不同看法。他包含着对立并引出对立：善与恶、生与死、痛苦与快乐、恩赐与剥夺。正如在太阳之门的那个人，他的头像喷泉一样，其中包含了所有成对的对立物。"他掌握着所有看不见的事物的关键……最后你将返回他这里，他会告诉你你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真相。"[75]



图31　哭泣的宇宙之父维拉科查（Viracocha）（青铜器，前印加，阿根廷，650—750年）

史前秘鲁的伟大神祇维拉科查的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天父自相矛盾的公开秘密。他的王冠是太阳，两只手都抓着雷电，从他的眼睛里滴出的眼泪就是雨水，这些雨水滋润着山谷中的

生命。维拉科查是宇宙之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在传说中他以衣衫褴褛的乞丐形象出现在人世间，受到人们的辱骂。这使人想起了《福音书》中站在伯利恒的客店门前的玛利亚和约瑟[76]，以及朱庇特和墨丘利在包喀斯和菲勒蒙家乞讨的著名故事[77]。这是神话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古兰经》的经文体现了其含义："无论你转向何方，阿拉无处不在。"[78]"尽管他隐藏在所有灵魂中，却显露不出光芒，"印度教徒说，"但任何有着卓绝、精妙智慧的敏锐观察者都能够看到。"[79]诺斯替教派的箴言说："劈开棍子，里面有耶稣。"[80]

因此，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无处不在的维拉科查是宇宙最高神之一。此外他由太阳神和风暴神组合而成，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通过有关耶和华的希伯来神话了解到，耶和华结合了两种神的特点（耶和华是风暴神，埃尔是太阳神）。纳瓦霍神话中，孪生战士的父亲的化身显然具有宙斯的特点，同时也拥有佛陀的雷电和光环。其意义是通过太阳之门倾注到宇宙中的恩典与具有毁灭性的雷电的能量是相同的，而且恩典本身是不可摧毁的：粉碎幻觉的光正是创造幻觉的光。用大自然的次要极性来表达就是，太阳中燃烧的火也是让大地变得肥沃的暴风雨中燃烧的火；基本对立物，比如水与火背后的能量其实是相同的。

然后维拉科查（被认为是秘鲁高贵的宇宙之神）最非凡、最打动人的特征是他独有的细节，即他的眼泪。滋养生命的水便是上帝的眼泪。由此僧侣怀疑世界"所有生命都是悲伤的"的洞见与天父创造世界的肯定态度"生命必然存在"结合在一起。宇宙之神完全知道他所创造的生命的痛苦，完全知道这种痛苦令人困惑的程度，完全知道他所创造的欺骗性的、自我破坏的、贪婪而愤怒的宇宙中的分裂之火。他默许为生命提供生命。阻挡滋养万物的水就等于毁灭，然而给予水就会创造出我们所知的那个世界。时间的本质是流动，是毁灭暂时的存在，而生命的本质是时间。出于他的慈悲，出于他对生命的爱，这个人中人的创世者为苦难的海洋而动容，但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赐予的滋养万物的水就是他的眼泪。

英雄要做的是准确地在那个点刺穿他自己以及他的世界

创造世界的矛盾性，永恒时间形式的到来，是天父原始的秘密。这个秘密永远无法被解释。因此在每个神学体系中都存在一个中心点，它就像阿喀琉斯的脚踵，只要生命母亲的手指触碰它，那里就不可能获得全知。英雄要做的是准确地在那个点刺穿他自己（以及他的世界），粉碎并摧毁他有限存在的关键症结。

英雄与天父的会面的主题是超越恐惧并敞开他的灵魂的，所以他能够深刻地理解这个无情的广阔宇宙中，令人厌恶而疯狂的悲剧如何在神的权威下彻底被证明是合法的。英雄超越了具有独特盲点的生活，暂时得到提升，能够一窥宇宙之源。他看到了天父的脸，理解了一切——于是两人和解了。

在有关约伯的圣经故事中，上帝并不试图从人类的或任何其他角度来证明，他的道德高尚的仆人的不幸是合理的，虽然他们“质朴正直，敬畏上帝，远离邪恶”。约伯的仆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行而被迦勒底军队杀死，他的儿女也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行被坍塌的房顶压死。他的朋友来安慰他，他们虔诚地相信上帝是公正的，约伯遭此不幸一定是因为他犯有相应的罪行。但是诚实勇敢、寻求扩展眼界的受害者坚持说他所做的都是善行，因此安慰者以利户（Elihu）认为他亵渎上帝，以为约伯认为自己比上帝更公正。

当上帝自己在旋风中解答约伯的问题时，他没有试图从道德的角度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确性，而只是放大自己的存在，吩咐约伯模仿他，在地上做类似他在天上做的事情：

> 你要像勇士束好腰，我要问你，请指教我。你岂能推翻我的评断，归罪于我，而自以为有理？你的手臂岂能同天主的相比？你的声音能像雷鸣吗？请你以尊贵和高雅作你的点缀，以光华美丽作你的衣裳；发泄你的烈怒，贬抑一切高傲的人；观察一切傲慢的人并使他卑贱将恶人踏在脚下。将他们一同埋在土中，把他们都关在黑暗中。这样我就承认你能用自己的手拯救自己。[81]

没有解释，没有提到《约伯记》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与撒旦犹豫不决的打赌，只是以指责的口气呈现了事实中的事实，也就是约伯无法估量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来自人类概念范畴以外的中心。《约伯记》中万能的上帝将这些类别彻底而永远地摧毁了。然而对约伯来说，这个启示似乎具有令灵魂得到满足的意义。他是一位英雄，严峻的考验赋予他勇气，在面对有关至高无上者的普遍观念时，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卑躬屈膝，因此他证明自己有能力面对比令他的朋友们感到满意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我们不应该把他在最后一章中的话仅仅解释为受威胁者的话。说这些话的人看到了那些胜过以辩解的方式被说出来的事情。“我曾经耳闻过你，现在我的眼睛看到了你。因此我憎恶我自己，在灰与尘中忏悔。”[82] 虔诚的安慰者威风扫地，而约伯得到了新房子、新仆人和新儿女。“从那之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孙子，直至第四代。约伯过着圆满的生活，年迈而终。”[83]

已经长大并真正了解父亲的儿子能够承受这种考验的痛苦。世界不再是眼泪之谷，而是上帝给予天赐之福的永久的证明。将乔纳森·爱德华兹和他的教徒所了解的上帝的狂怒与同时代东欧犹太人所写的柔美抒情诗进行比较：

> 哦，宇宙之王，
> 我要为你唱一首歌。
> 在哪里能找到你，
> 在哪里找不到你？
> 我经过哪儿——你就在那里。
> 我停在哪儿——你也在那里。
> 你，你，只有你。
> 诸事顺利——应该感谢你。
> 诸事不顺——也应该感谢你。
> 你在，你曾经在，你将会在。

你曾经主宰，你现在主宰，你将会主宰。
天堂是你的，大地是你的。
你填满了高处，
你填满了低处。
无论我转向哪里，哦，你，你都在那里。[84]

奉若神明

在即将涅槃时停下，直到时间终结

在中国和日本的大乘佛教中，最有威力、最受人喜爱的菩萨之一是手持莲花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怀着慈悲心注视着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中国西藏的转经筒和寺庙的钟声百万次地向观世音菩萨祷告：唵、嘛、呢、叭、咪、吽，意思是“如意宝在莲花中”。他每分钟所得到的祷告可能比任何一个已知的神都多。在他作为凡人生活在世间的最后阶段里，当他粉碎最后阈限的边界（那一刻永恒的虚空展现在他面前，这种虚空超越了有限宇宙令人失望的幻象之谜）时，他暂停下来：他发誓在进入虚空之前，将普度众生，使他们觉悟。从那时起，他救苦救难的神圣恩典渗透在万物中，因此在整个广大的佛教精神王国中，他能够心怀慈悲地听到最细微的祈祷。他以不同的形式穿越大千世界，出现在需要救助的祈祷者面前。他有时表现为人的形式，有两条手臂；有时表现为超人类的形式，有四条、六条、十二条，甚至一千条手臂。他的一只左手握着宇宙之莲。

正如佛陀本身，这种神一样的存在是人类英雄超越了愚昧所造成的最终恐惧所达到的一种神圣的状态。“当意识的发展被摧毁，他就会变得无所畏惧，任何改变都触及不到他。”[85]这释放了我们的潜力，而且任何人通过英雄行为都可以到达这一状态，因为正如我们读到的“万事皆佛事”[86]，或者“众生皆无自我”（这是同一个意思的另一种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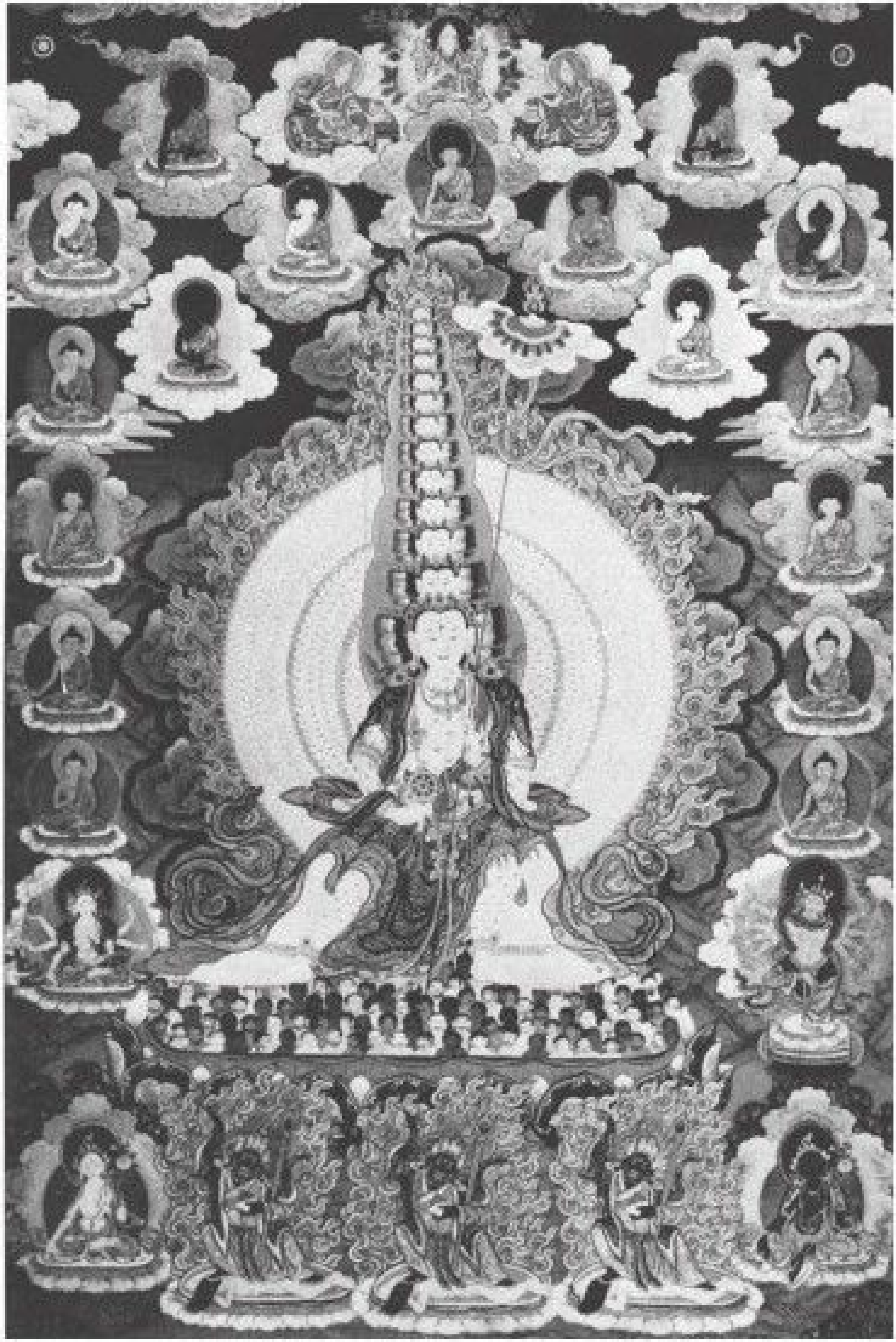


图32　观世音菩萨（唐卡，西藏寺庙，19世纪）

小乘佛教（存在于锡兰、缅甸和泰国的佛教）把佛陀尊为人类英雄，一位至高无上的圣人。相反，大乘佛教（北部的佛教）将觉悟之人视为世界的拯救者，是般若普遍原则的化身。

根据小乘佛教的观点，菩萨是成为佛陀状态时的人，菩萨是在后续的轮回中成为佛的修炼者。根据大乘佛教的观点（正如接下来的段落将显示的），菩萨是世界拯救者，代表了慈悲的普遍原则。“菩萨”这个词意味着“他的特质或本质就是般若”。

大乘佛教发展出了许多菩萨、许多过去佛和未来佛。这些佛和菩萨会改变无上而唯一的本初佛所显现出来的法力。本初佛[87] 是可以想象到的最高本源，是万物的最终边界，像美妙的气泡一样悬浮在虚空中。

这位菩萨填满并照亮了世界，但他并不在世界的包容中（“他的本质就是般若”），相反，正是他持有宇宙，也就是莲花。他不会被痛苦与快乐所包围，他包容着痛苦与快乐，而且极其平和沉静。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他，因此他的存在、他的形象或者仅仅是诵持他都会对我们有帮助。

他戴着放射出八千道光的花环，光线中反射出完美的状态。他的身体呈紫金色，手掌呈五百朵莲花的颜色，每个指尖有八万四千个印记，每个印记包含八万四千种颜色，每种颜色有八万四千道光，这些光柔和地普照众生。他用这些如意宝手指引、拥抱众生。他头顶有光环，光环中布满了五百个形态各异的佛陀，每个佛陀有五百个菩萨陪伴，每个菩萨又由无数的神陪伴。当他把脚放到地上时，钻石和珠宝的花朵覆盖着四面八方的万物。他的脸是金色的，在他高耸的宝冠上站着一尊高达大约四百千米[30] 的佛陀。[88]

在中国和日本，这位令人崇敬的观世音菩萨不仅表现为男性形象，也表现为女性形象。中国的观音、日本的观音和远东的圣母玛利亚都仁慈地凝视着宇宙。在遥远的东方，每个寺庙里都有观音的佛像。愚者与智者都赞美她，因为她的誓言包含着拯救世界、维系世界的深刻直觉。在即将涅槃时她暂停下来，下决心在时间终结之前放弃进入无忧无虑的永恒（时间永远没有尽头），这个决定说明她意识到永恒与时间之间的区别只是表面现象。这种区别是理性塑造的，但对于超越对立物、拥有完美知识的人来说，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时间与永恒只是同一完整体验的两个方面，同一非二元的不可名状之物的两个层面，即永恒之珍宝存在于生死莲花中：唵嘛呢叭咪吽。



图33　观世音菩萨（上色木雕，中国，11—13世纪）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奇妙之处是观音具有的雌雄同体的特点。

在神话世界中男性兼女性的神并不少见。他们总是出现在特定的神秘故事中，因为他们引领心灵超越客观体验，进入抛却二元性的象征领域。祖尼族普韦布洛人的主神阿罔那威娄纳（Awonawilona）——万物的创造者兼容纳者，有时用“他”来指代，但实际上是男女同体。中国神话中的太元圣母融男性的阳和女性的阴于一身。

阳代表阳光、主动和男性；阴代表黑暗、被动和女性。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大千世界，也是大千世界的基础。它们来自“道”，并且共同呈现出“道”。“道”是存在的本源和法则。“道”的意思是“道路”或“途径”。“道”是自然、天命和宇宙秩序的道路或途径。因此“道”也是“真理”与“正确的引导”。阴阳共同构成的“道”被描绘为太极图☯。“道”是宇宙的基础，“道”存在于万物之中。

中世纪犹太教卡巴拉教派（Kabbalistic）的教义以及二世纪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的著作把上帝创造的人描述为两性体——亚当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确实是两性的，直到女性的夏娃被移入另一个身体中。在希腊的神中，不仅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e，赫耳墨斯和阿佛洛狄忒的孩子）[89] 是两性的，爱神厄洛斯（Eros，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是第一个神）[90] 也是两性的。

“因此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男女。”[91] 但我们可能会对上帝形象的本质提出质疑，不过问题的答案已经在文中给出，答案足够清楚。“当上帝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他把他创造成双性人。”[92] 将女性移入另一个身体象征从完美开始坠入二元性世界。这自然而然会产生善与恶。人类被逐出上帝在人间建造的伊甸园，然后上帝在伊甸园周围建起天堂之墙，它由“对立物的同时存在”[93] 构成。这道墙不仅阻隔了人类（现在已是男人和女人）的视线，甚至阻隔了他们对上帝形象的记忆。

许多地方流传着这个《圣经》版的神话。它象征创世的神秘过程：从永恒中发展出时间，一分为二，接着分成很多，通过两性的重新连接产生新生命。这个过程位于宇宙循环的开端，[94] 也标志着英雄任务的结束，那时天堂之墙消失了，神的形象被发现、被回想起来，人类重新获得了智慧。[95]

眼盲的先知忒瑞西阿斯（Tiresias）既是男性也是女性：他的眼睛看不到由成对的对立物构成的分裂的光明世界，但在自己内在的黑暗中他看到了俄狄浦斯的命运。[96] 湿婆神在“半男半女之湿婆”[97] 的化身中，和他的妻子萨克蒂（Sakti）合为一体，他在右边，他的妻子在左边。某些非洲部落和美拉尼西亚部落的古代雕像既表现了母亲的乳房，又表现了父亲的胡须和阴茎。[98] 在澳大利亚，男子在接受割礼大约一年后，为了完全成年，他们需要接受第二次仪式性的手术——尿道割礼（在阴茎下方切出一个开口，形成永久的尿道裂缝）。这个切口被称为“阴茎子宫”。它象征男性的引导。通过这个仪式，英雄超越了男人的身份。[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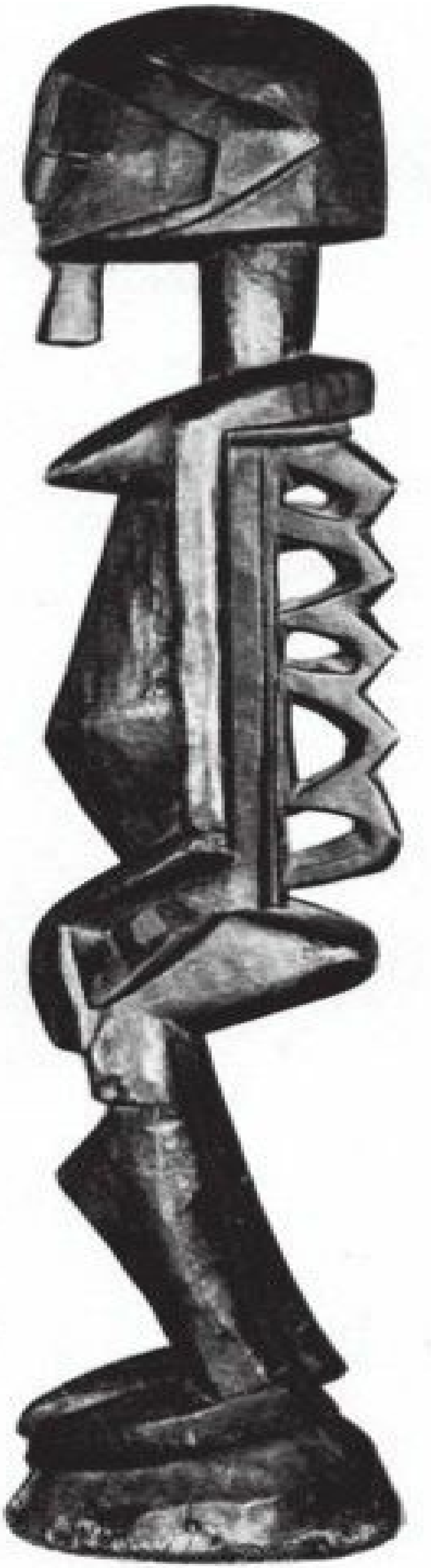
仪式中用于着色的血，以及用于把白色小鸟的羽毛黏在身体上的血都来自澳洲父亲们尿道割礼的裂口。他们把旧伤口再次弄破，让血流出来。[100] 它同时象征阴道的经血和男性的精液，还象征男性的尿液、水和乳汁。血流体现了年长者的身体中蕴藏着生命与营养的源泉

，[101] 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的世界之泉。[102]

大蛇父亲的召唤对孩子来说是令人惊恐的；母亲则给予孩子保护。但是父亲来了，他是引导孩子进入未知神秘领域的向导和启蒙者。父亲是母婴天堂的入侵者，他是原始意象的敌人，因此在整个人生中父亲是所有敌人的象征（这种象征是潜意识的）。“任何被杀死的都会成为父亲。”[103] 因此在有猎头风俗的群体中（例如新几内亚），从族间仇杀中猎获人头的行为会受到崇拜。[104] 同样地，制造战争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强迫行为：摧毁父亲的冲动不断转化为公共暴力行为。邻近社群或种族的年长者通过图腾仪式中的心理巫术来保护自己免受长大成人的儿子的杀害。他们扮演食人的父亲，然后又表现为哺育后代的母亲。因此一个新的、更大的天堂被建立起来。但是这个天堂中不包括传统的敌对部落或种族，敌意依然被系统化地投射到他们身上。所有父亲兼母亲“好的”方面都留在家里，而“坏的”方面被抛在家外面：“那么没有接受割礼的腓力斯丁人是谁，竟然敢公然反抗永生上帝的军队？”[105] “对敌人要紧追不舍：如果你在遭受困苦，他们也在遭受类似的痛苦。但是你可以从真主那里获得希望，而他们什么都没有。”[106]

最高的启蒙不是顾及自己，而是献身更大的群体

图腾、部落的祭礼、种族的祭礼以及具有攻击性的传教礼拜只能部分地解决用爱抑制仇恨的心理问题，它们只能给予一部分启示。在这些祭礼和仪式中自我没有被摧毁，反而被扩大了。个体不是只顾及自己，而是考虑献身于他所处的社群整体。与此同时，世界剩下的部分（也就是说更大一部分人类）便被留在了他的同情与保护范围之外，因为那些部分不在他的神的保护范围内。因此爱与恨的原则被截然分开，大



量的人类历史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狂热者不是让自己的心变得澄净，而是试图清理世界。上帝之城的法则只适用于他的内部群体（部落、教会、国家、阶级等），而永远的圣战之火被用力投向碰巧与他们为邻且没有接受过割礼、野蛮的、异教的、"土著的"或毗邻而居的异族。[107]

图34　双性祖先（木雕，马里，20世纪）

世界充满了相互斗争的帮派：图腾崇拜者、标志崇拜者和党派崇拜者。即使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据说追随同一位"世界"拯救者，他们的殖民暴行和互相残杀比他们无条件爱的行为更为人熟知，无条件的爱等同于超越自我、自我的世界和自己部落的神，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信仰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教义：

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善待那些恨你们的人，祝福那些诅咒你们的人，为那些恶意利用你的人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要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内衣也由他拿去。凡有求于你的，就给他。有人夺走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因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谢你的呢？就是罪人也会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只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谢你的呢？就是罪人也会这样做。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那里收回，有什么可谢你的呢？就是罪人也会借给罪人，并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要借出东西并不指望偿还。你们的回报将会很大，你们也会成为至高无上者的儿子：因为他善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慈悲。[108]

与下面这封基督徒的信进行比较：

至敬爱年长的约翰·希金森（John Higginson）先生：

现在在大海里航行着一艘名叫"欢迎号"的轮船，船上载着一百名或更多的异教徒和被称为"贵格会教徒"的恶人，这帮流氓的头领是佩恩（W.Penn）。法院根据法律向双桅横帆船"海豚号"的船长玛拉基书·哈斯科特（Malachi Huscott）下达了神圣的命令，让他在"欢迎号"悄悄航行到好望角时对它进行伏击，抓获佩恩和他那些不虔诚的船员，这样我主将得到赞美，不会在这个新国家的土地上受到嘲笑，这个国家不会有异教徒。把所有这些人卖到巴巴多斯（Barbadoes）会带来很大好处，因为在那里用奴隶生产朗姆酒和食糖具有很好的收益。我们不仅要通过惩罚邪恶的人来侍奉我主，而且还要造福他的牧师和子民。

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写给你的，

科顿·马瑟[109]

吾主纪元1682年

一旦我们突破具有局限性的基督教会、部落或国家的世界原型所造成的偏见，我们便有可能明白至高无上的启示不是带有母性的父亲给予的启示，这样的父亲为了保护自己，会对邻里发动攻击。救世主带来了福音，这是很多人高兴听到、热情宣扬，但显然不愿意身体力行的福音，即上帝就是爱，他能够被爱，将会被爱，而且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他的孩子。[110]

像保持信条的细节、膜拜的方法和主教组织的设计这种相对较不重要的事情（它们非常吸引西方神学家的兴趣，如今它们作为重要的宗教问题被严肃地探讨），仅仅是卖弄学问的圈套，除非把从属问题当做主要教义。确实，他们若不能被如此保持，就会出现退化：也就是再度将天父的形象降低到部落图腾的层次。当然这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曾经发生过。人们会想我们受到召唤去决定或去了解天父更喜欢我们中的哪些人。然而教义远没有那么招人喜欢："你们不要评判别人，这样就不会遭人评判。"[111] 不管自称为神父的人有怎样的行为，救世主的十字架是远比地方性标志更民主的象征。[112]

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博士曾指出[113]，通过犹太人的拉比，新教牧师和天主教的牧师有时能够在广泛的基础上就他们的理论差异达成和解，然而每当他们开始描述获得永生的规则时，他们的差异便大得不可救药。"在这一点上程序是无懈可击的，"门宁格博士说，"但是如果没人确切地知道规则是什么，那么一切就变得很荒唐。"当然罗摩克里希纳对此做出了解答：

为了适合不同的野心家、时代和国家，上帝创造出不同的宗教。所有的教条只是许多道路，但绝没有一条道路是上帝本身。确实，全心全意地追随任何一条道路都可以使人们触及上帝……人们可以直接吃蛋糕顶上的糖衣，也可以从蛋糕旁边开始下口。无论采用哪种吃法，蛋糕都是甜的。[114]

自从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宣布对魔鬼之城（Civitas Diaboli）发动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圣战以来，几个混乱的世纪过去了。在这几百年间，对基督教传统的救世言辞和象征物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含义的理解陷入一片混乱，以至希望了解世界宗教意义（也就是博爱的教义）的现代思想家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伟大的（也更古老的）宗教，即佛教，佛教的主要教义依然是安宁——给予众生安宁。

我没有提到伊斯兰教，因为它依然从圣战的角度来宣扬它的教义，因此不够一目了然。确实，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知道战场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比较鲁米的言论："什么是'斩首'？在圣战中杀死肉欲的灵魂"[115]）。然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义的普遍且正统的表达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需要阅读复杂的文字来领悟其传教活动中所体现的爱。

例如，以下是从诗人兼圣徒密勒日巴（Milarepa）所写的两首赞美诗中节选的藏语诗句

，这两首赞美诗的创作期大约在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II）宣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

在六方世界的虚幻城中，
主要因素是罪行和源于罪行的掩盖，
在那里众生听从爱与恨的支配，
无暇弄懂公平：
哦，我的孩子，避免爱与恨。[116]
如果认识到四大皆空，你们的内心便会充满慈悲；
如果认识到自己与别人并无差异，你们便会服务他人；
当你们服务他人时，便会成就公德，便能与我相见；
找到我，你们便能成佛。[117]
在虚空神圣的光芒中，
不存在事物或概念的阴影，
它遍及所有事物的学问，
向永恒的虚空致以敬意。[118]

"四大皆空"一方面指的是现象世界具有虚幻性，另一方面指的是我们将所领悟到的现象世界的虚幻性不恰当地归因于永恒。

得重生的子宫和母亲，这就是雌雄同体神像的意义

安宁是万物的核心，因为万能的、无比慈悲的观音菩萨包容、关怀并存在于每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中（这毫无例外）。昆虫纤薄的翅膀在时间的流逝中折损了，观音菩萨会关怀它——他本身既是翅膀的完美，也是它们的消解。人类总是深陷痛苦中，他们自我折磨，被欺骗，沮丧失望，在他们自己编织的谵妄之网中挣扎，然而解脱的秘密就在他们内心，一直未被发现，未被利用。观音菩萨关怀这些人类，他就是这些人类。高于人类的安详的天使，低于人类的魔鬼和不幸的死者，都被观音宝手的光芒所吸引。他们就是他，正如他就是他们。受到束缚的意识中心，无穷无尽地处于存在的每一个层级（不仅在当前受限于银河的宇宙中，而且超越银河系，进入太空），星系之外的星系，宇宙之外的宇宙，从永恒的虚空产生，迸发出生命，然后像气泡一样消失，反反复复，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生命。所有人都在受苦，每个人都被局限在自己脆弱而紧密的圈子里——鞭打、杀害、仇恨，渴望胜利后的和平。所有人都是关注众生者的孩子，都是他短暂但无尽的漫长梦境中疯狂的人物。他的本质是虚空："以怜悯之心向下看的神。"

但是这个名称还意味着："观照内在之神。"[31] 我们都反映了观音菩萨的形象。我们心中的受苦受难者就是观音菩萨。我们与作为保护者的父亲是一体的。这是救赎的洞见。保护性的父亲是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尽管这个愚昧的、有局限的、自我防御、受苦难的身体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其他人，即敌人的威胁，但他同样也是神。食人魔撕碎了我们，但英雄，也就是适当的候选者经历了"像男人"一样的启蒙过程，他看到那就是父亲：我们在他体内，他也在我们体内。[119] 保护我们身体的亲爱的母亲不能使我们免受大蛇父亲的伤害，她给予我们凡人的有形身体被交付给拥有可怕力量的大蛇父亲。但是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获得了新生命，重生和有关存在的新认识（因此我们不仅仅活在这个身体中，还活在世界上所有的身体中，就像观音菩萨那样）。父亲本身就是使我们获得重生的子宫和母亲。[120]

这就是雌雄同体神像的意义。他是神秘的最初开始。我们从母亲身边被带走，被毁灭世界的食人魔嚼成碎片，被摧毁。对食人魔来说，所有珍贵的形式和存在物只不过是盛宴上的菜肴，但是接下来我们会获得奇迹般的重生，我们便不仅仅是我们了。如果上帝是部落、种族、国家或宗派的原型，那么我们便是他达成目标的战士。但是如果他是宇宙本身的神，那么我们便会明白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以上两种情况，都超越了童年期父母的形象和有关"善恶"的观念。所有的神，无论是观音菩萨还是佛陀，都被包含在我们之内，就像包含在手持宇宙之莲的万能的神的光环中。

> 因此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包扎我们。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站起来，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然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认识耶和华：他的出现确如晨光，他必将像甘霖般降临到我们身上，像滋润大地的春雨。[121]

这是观音菩萨第一个奇迹的意义：雌雄同体的特征。于是两个明显相反的神话合而为一：与女神相遇以及与天父和解。第一个启蒙让我们知道男性和女性是"豆子被分开后的两半"（正如《奥义书》所说）[122] ；而在第二个启蒙中，我们发现天父出现在两性分离之前：代词"他"只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而上帝之子的秘密是应该被抹去的引导线索。在两种情况中，英雄自己便是他要找到的那个人。

观音菩萨的神话中，第二个应该被注意到的奇迹在于，生命与生命的解脱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观音菩萨放弃涅槃就象征这个奇迹。简单来说，涅槃意味着"扑灭欲望、敌意和妄想这三重火"。正如读者能够回想起来的，在菩提树下有关诱惑的传说中，未来佛陀的敌手是魔王玛拉，字面意思就是"爱欲—敌意"或"爱与死亡"，妄想的魔术师。他是最终三重火考验的化身，也是宇宙英雄到达涅槃的冒险过程中必须要通过的最后阈限的守卫者。

“动词涅槃字面上的意思是‘熄灭’，是不及物动词，像火一样停止燃烧……失去了燃料，生命之火便会‘平息下来’，也就是被熄灭。当头脑受到抑制时，人可以实现‘涅槃的安宁’、‘上帝的灭尽’……不再给我们的火焰添加燃料，便得安宁。在另一个传说中，这被称为‘出人意外的安宁’。”[123] “de-spriation”是根据梵语涅槃创造出来的拉丁词语。“nir”=“外面、向外、在……之外、从……

中迸出、离开、远离”；“vana”=“吹”；“nirvana”=“吹灭、熄灭、扑灭”。

当救世主将内心的三重火减弱到余烬的临界点时（这是正在移动的宇宙力量），他看到了最后投射出来的幻想，就像在围绕着他的镜子中看到了映射，这个幻想是希望像其他人一样生活的原始意愿——根据爱欲和敌意的正常动机来生活，在现象性的原因、结果和手段构成的虚幻中生活。他受到了被忽视的肉体的猛烈攻击。这是决定性的时刻，因为一块留有余烬的煤也能再次熊熊燃烧。

这个著名的传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东方与神话、心理学、形而上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象的象征很好地解释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互相依赖的教义。毫无疑问，读者会被精神动力学的古代神话教义与现代弗洛伊德学派学说之间的相似性所触动。根据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说，生命欲望（性欲或力比多，相当于佛教的爱神，即“欲望”）和死亡欲望（自我毁灭的本能或破坏欲，相当于佛教的玛拉，即“敌意或死亡”）是两种驱动力，它们不仅从内在驱动个体，而且使他们感到周围世界充满了生气。[124] 此外，在这两个体系中，基于无意识的妄想（由此产生了爱欲和敌意）分别被精神分析（梵语：viveka）和启发（梵语：v idyā）所消除。然而两种教义的目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并不完全相同。

精神分析是治愈个体饱受潜意识欲望和敌意折磨的一种技术。这些潜意识欲望和敌意编织成一张包裹住病人的网，这张网就是不现实的恐惧和模棱两可吸引力。挣脱网的病人发现他们能够比较满意地参与更现实的恐惧、敌意、性爱、宗教活动、商业、战争、娱乐活动和家务。但是对于故意走出村庄，开启困难又危险旅行的人来说，这些事情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宗教教义的目的不是治疗个体，让他回归普遍的妄想，而是让他彻底脱离妄想。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不是调整欲望和敌意——因为那只会产生新的妄想，而是根据著名的佛教八正道，从根源上扑灭冲动：

正见，正思维，
正语，正业，
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

随着最终“消灭妄想、欲望和敌意”，头脑便知道那不是它所想的，于是想法消失了。心

灵存在正确的状态中。它会停留在这里，直到身体离开。

> 如远星，如黑暗，如灯盏，如幽灵，如朝露，如泡影，
>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 应作如是观。[125]

然而观音菩萨没有放弃生活，从关注内部，即超越思想的真理领域（它超越了语言，只能用“空”来描述）转向再次关注现象世界。他在外界看到了他在内心看到的万千生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126]在超越先前的自负、自我防御、自我虚妄后，他从外界和内心感知到了相同的安宁。他在外界看到的是超越思想的无边虚空的视觉层面，他对自我、形式、知觉、言语、概念和知识的体验都漂浮在这无边的虚空之上。他对自己吓唬自己、生活在恐怖梦魇中的众生充满慈悲。他回到众生中间，作为一个没有自我的中心与他们在一起，以虚空本身的简单性表明虚空的原则。这就是他伟大的“慈悲行为”，因为通过这种行为，真理会被揭示，那就是，当心中爱欲、敌意和妄想的三重火熄灭时，世界便是涅槃。这样的人会发出“如波浪般的赠礼”，解救我们所有人。“我们在尘世的生活就是涅槃本身，这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的差别。”[127]



图35　菩提达摩（丝绸画，日本，16世纪）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使人回归生活的现代治疗是通过古代的宗教修炼来实现的。唯一

区别是，观音菩萨所经历的循环非常大。与世界的分离不是错误，而是踏上高尚之路的第一步，在这条路的最深处，将获得宇宙是至深虚空的觉悟。印度教也熟知这样的理想境界：在生活中获得解脱的人（自在的灵魂），无欲无求，慈悲而明智。“瑜伽修炼让他的心变得专注，以平等之心看待万物，看到他存在于万物中，万物也存在于他之中。无论他以什么方式生活，他都与神同在。”[128]

伟大的茶道大师关心的是将神圣的奇迹变成可体验的时刻

有一个讲述一位儒生恳求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让他的心灵平静下来”的故事。菩提达摩反驳道：“出示你的灵魂，我将让它平息。”儒生说：“那就是我的问题，我找不到心灵。”菩提达摩说：“我已使你的灵魂平静了。”儒生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平静地离开了。[129]

那些不仅知道自己具有永恒的生命，而且知道他们以及万物都是永恒的人，生活在如意树林中，喝着长生不老的琼浆，听着其他地方听不到的永恒和谐的音乐。这些人都是神仙。中国和日本道教的山水画描绘了这种人间仙境。代表吉祥的四种动物——凤凰、麒麟、龟和龙栖息在柳园、竹林和梅圃之间，与天相接的仙山云雾缭绕。鹤发鸡皮但精神永远年轻的圣人在仙山中或打坐冥想，或骑着具有象征意义的珍禽异兽跨越神仙之河，或在蓝采和的笛声中品茗畅谈。

中国道教仙境的女主人是西王母，也被称为“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她住在昆仑山上的宫殿中，宫殿周围被奇花异草、珠宝雉堞和黄金院墙 [32] 环绕着。西方之气的精华构成了西王母。在定期举行的“蟠桃宴”上（蟠桃成熟时举行，每六千年举行一次），西王母亲切可爱的女儿们在瑶池边的树荫里、凉亭中款待宾客。喷泉奔涌出壮观的泉水。宾客品尝着凤髓龙肝和其他珍馐。蟠桃和仙酒可以让人长生不老。无形的乐器奏出美妙的音乐。凡人所不能唱出的优美歌曲和仙女的舞蹈展现了时间中永恒的快乐。[130]

根据道教人间仙境的精神，日本构想出了茶道。被称为“幻想之居”的茶室是短暂时空中的建筑，目的是凝固一瞬间产生的诗意。茶室也被称为“空之居”，其中没有任何装饰。室内会临时挂一幅画或放置一束插花。茶室还被称为“不对称之居”：不对称意味着运动，故意不全部完成，留出空白，观者可以注入他们的想象。

客人通过花园小径来到茶室，必须弯腰穿过低矮的门。他对着那幅画、插花或因为水被烧开而发出响声的茶壶行礼，然后坐在地上自己的位置上。最简单的一些物品构成了茶室刻意的简洁，这些物品体现了神秘的美感，其静默包含着世间万物的秘密。每位客人被允许完成和自己有关的体验。参与茶道的每一位成员陷入沉思，思考微观的宇宙，逐渐感知到他们与神仙之间隐藏的关系。



图36　茶道：空之居（约瑟夫·坎贝尔拍摄，日本，1958年）

伟大的茶道大师关心的是将神圣的奇迹变成可体验的时刻。走出茶室后，这种影响被带入家中，再从家庭渗透到国家。[131]　在长时间和平的德川时代（1603—1868年），在1854年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到来之前，日本人民的生活结构中充满了重要的礼仪，礼仪中最微小的细节都是永恒意识的体现，风景本身便是圣地。与之类似，在整个东方，在整个古代世界，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社会与自然向人们展示了那些没有表达能力的事物。“植物、岩石、火、水，都是有生命的。他们在看着我们并且看到了我们的需求。他们看到有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一位年老的阿帕切族（Apache）说书人这样说，“正是在那种时候，它们便会现身并对我们说话。”[132] 这就是佛教徒所说的“无情说法”。

一位印度教苦行僧躺在神圣的恒河边休息，他把脚放在湿婆神的象征物上（男根—女阴[Lingam-Yoni]的结合体，象征着湿婆神与他妻子的结合）。一个路过的僧侣看着这个男人在休息，便指责他。“你怎么敢亵渎神灵，把脚放在神的象征物上？”苦行僧答道：“先生，我很抱歉，但你是否可以好心地把我的脚放到没有这种神圣男根的地方？”僧侣抓起苦行僧的脚踝，抬向右边，但当他把他的脚放下时，一根阴茎从地里冒出来，苦行僧的脚还像以前一样放在阴茎上。他再一次搬动苦行僧的双脚，另一根阴茎接住了它们。“啊，我明白了！”僧侣说，态度变得谦卑起来，他向休息的苦行者行礼，然后走开了。

观音菩萨神话中第三个奇迹是，第一个奇迹（也就是雌雄同体）是第二个奇迹（永恒与时间的同一性）的象征。在神圣图像语言中，时间的世界就是伟大母亲的子宫。子宫中由父亲带来的生命由母亲的黑暗和父亲的光明混合而成。[133] 我们离开父亲，在母亲的身体中受孕成长，但是当我们死后从时间的子宫通过时（那是实现永生的出生），我们被交到了父亲的手中。明智的人意识到即使在子宫中，他们也是来自父亲并将回到父亲那里，而智者知道母亲和父亲本质上是同一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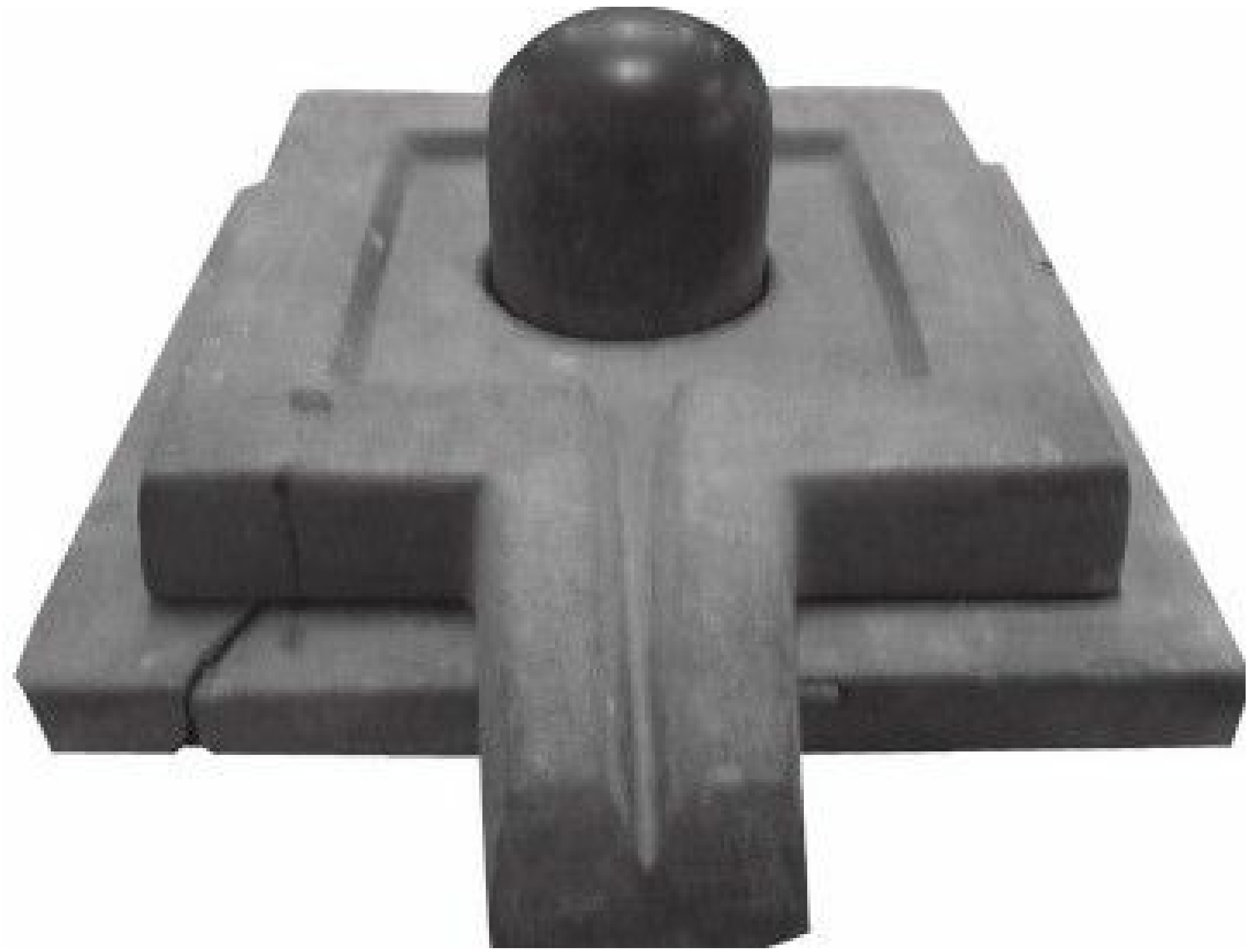


图37　男根—女阴（石雕，越南，9世纪）

这就是西藏佛像中佛陀、观音菩萨和他们的女性方面交合在一起的意义。对许多基督教批评者看来，这是非常不雅的。根据一种传统的看法，女性形象（藏语：yum）代表时间，男性形象（藏语：yab）代表永恒。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世界，世界中的众生既是暂时的，也是永恒的，按照知道自己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的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通过冥想，受到启蒙的人会回想起自己身体中的雌雄同体。另一方面，男性形象象征启蒙原则和方法，女性象征启蒙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这个目标就是涅槃。因此男性和女性会被交替设想为时间和永恒，双重形式（男性—女性）只是错觉，它本身与觉悟并没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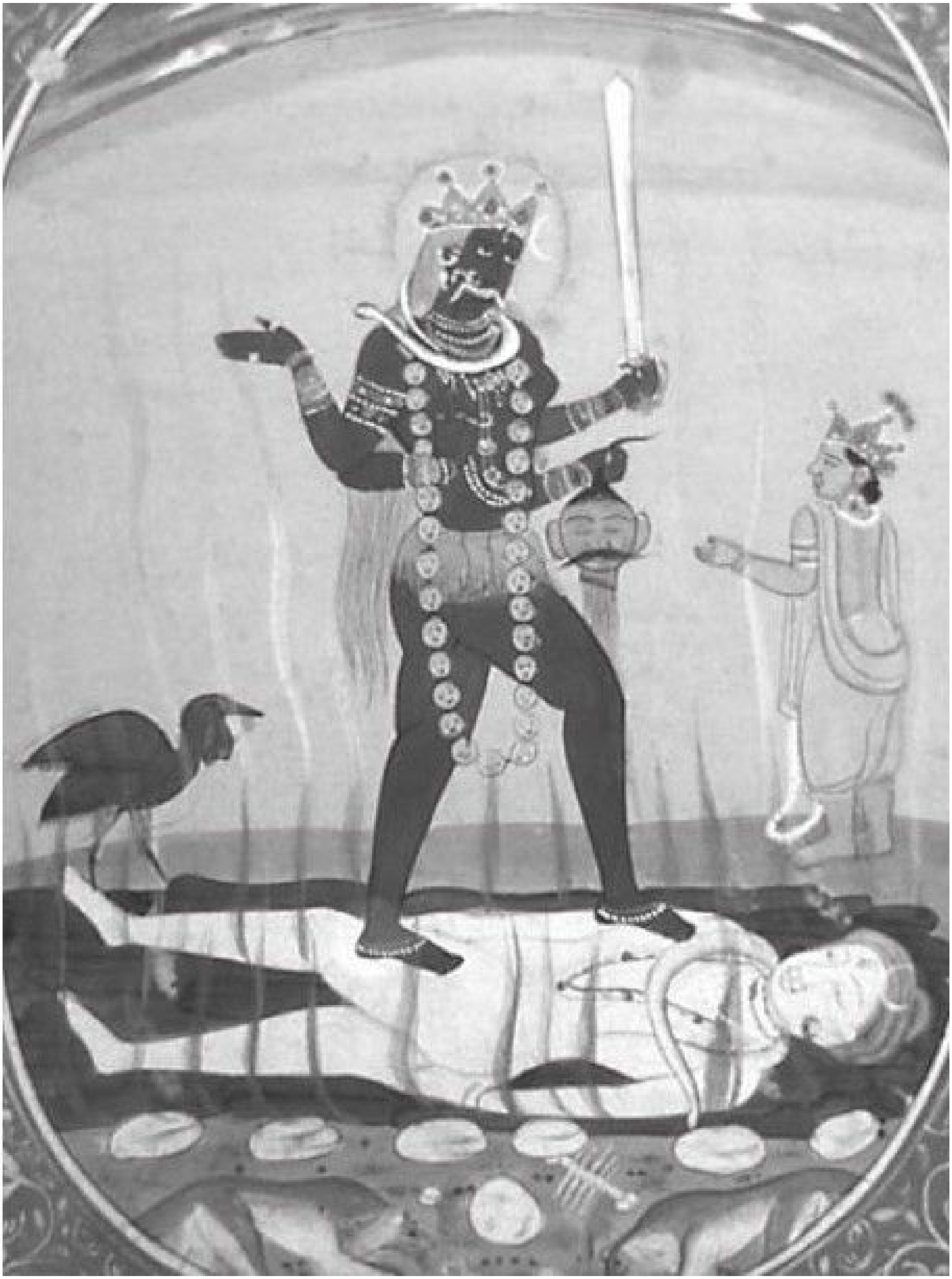


图38　卡莉女神两腿分开跨在湿婆神身上（纸上水粉画，印度，年代不详）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比较而言，图中，印度教女神卡莉[134] 站在她的丈夫湿婆神倒伏的身体上。荣格引用炼金术的语言，将之称为

“神秘合体”，它是全世界神话的标准主题，但在东方神话中尤甚。印度教女神卡莉经常被表现为站在她的丈夫湿婆神倒伏的身体上。她挥舞着死亡之剑，也就是属灵纪律。滴血的人头代表信徒，他因为卡莉而失去生命，他将获得启蒙。“无畏”和“赐福”的手势说明她保护她的孩子们，普遍痛苦的成对对立物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这说明对处于永恒中心的人来说，“善”与“恶”暂时的幻影不过是内心的反射——就像女神自己，尽管看起来是在践踏湿婆神，但其实那是他充满喜悦的梦境。

如意珠宝岛的女神[135] 代表了神的两个方面：脸朝上、与她结合在一起的方面富有创造性，享受世界。另一方面转向别处，是隐藏的神。神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超越了事件与改变，是不活跃的、静止的、空灵的，甚至超越了雌雄同体的奇迹。[136]

这是对伟大矛盾的绝妙表述，由此，成对对立物之墙被粉碎，有资格的候选者看到了上帝，他在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时，把人类创造成男性女性一体。男性的右手拿着雷电，那是他自己的对应物；左手拿着一个铃，那象征着女神。雷电既是方法也是永恒，而铃铛是“受到启发的心灵”。它发出的音符是永恒的美妙声音，整个宇宙中纯净的心灵都能够听到，因此这声音就在心灵之中。[137]

在基督教的弥撒中，当上帝通过献祭的言语降临到面包和酒时，同样的铃铛也会鸣响。基督教对其意义的解读也是相同的：圣言成肉身（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33]，即“如意宝在莲花中”，唵嘛呢叭咪吽。

《考史多启奥义书》（*Kausitaki Upanishad* ）第1章第4节描述了抵达梵天界的英雄：“就像驾驶两轮战车的人向下看战车的两个轮子，这样他看到了日与夜，看到了善行与恶性，看到了所有成对的对立物。这个人没有善行，没有恶性，了解神，正向着神走去。”

在这个部分中，以下事物曾被认为是等同的：

空	物质世界
永恒	时间
涅槃	轮回
真理	虚幻
觉悟	慈悲
神	女神
敌人	朋友
死亡	出生
雷电	铃铛
珍宝	莲花
主体	客体
男性	女性
阳	阴

道教

至高无上的佛陀

观音菩萨

自在的灵魂

圣言成肉身

最终的恩赐

婴儿期幻想，“神话”的征兆

> 荒岛王子和火井女王一同在火井女王的黄金卧榻上沉睡了六天六夜。卧榻放在黄金轮子上，轮子日夜不停地旋转。第七天早上荒岛王子说：“现在是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了。”于是他从卧榻上下来，从燃烧的井中取了三瓶水。在黄金的房间里有一张金桌子，桌上有一条羊腿和一条面包。即使爱尔兰所有的人吃一年，吃完后桌子上羊腿和面包的形状还会恢复如初。
>
> 王子坐下来吃羊腿和面包，吃饱后它们还像他开始看到它们时一样。然后他站起来，拿起三个瓶子，把它们放进自己的袋子。正要离开房间时，他自言自语道：“就这么走掉，不留下什么东西让女王知道在她睡觉时有人来过真是无耻。”于是他留下一封信，信上写道爱尔兰国王和荒岛女王的儿子曾在火井黄金屋里度过了六天六夜，并且吃了金桌子上的食物。他把信放在了女王的枕头下，走出来，站在敞开的窗口，跳到了瘦骨嶙峋、鬃毛又长又乱的小马身上，毫发无损地走过了毒树林与火河流。[138]

这场轻松就完成的冒险象征着英雄是一个卓越不凡的人，天生就是王者。这种从容的姿态与许多关于肉身神的童话故事和神话大有不同。在故事中平凡的英雄会面临考验，而被神选定的英雄不会遇到障碍，也不会犯错。火井就是世界的中心，井中燃烧的水是坚不可摧的本质，一圈圈旋转的床是宇宙之轴。睡眠城堡是终极深渊，下降到那里的意识会沉浸在梦境中。在这个终极深渊里，个体生命即将消融成无差别的能量：分解就是死亡，然而死亡也是火焰的熄灭。取之不尽的食物（源自婴幼儿期的幻想）象征宇宙之源永远给予生命、赋予形相的力量，它是众神盛宴的神话形象在童话故事中的对等物。遇见女神和盗火这两个象征结合在一起，简洁而清晰地揭示了具有人形的神在神话领域中的地位。他们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不可摧毁的生命——美酒、乳汁、食物、火与恩典的守护者、化身或赐予者。

这种意象首先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即使最终并不局限于心理学的解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婴儿成长的最早期，存在着与时间变迁无关的一种初期“神话”征兆。这些征兆似乎是对身体遭到毁灭幻想的反应，也是自发的防御。当孩子被迫离开母亲的怀抱时，这种幻想就会攻击他。[139] “婴儿的反应方式是发脾气，并伴随着发脾气的是幻想把母亲身体中的一切都撕扯出来……接下来孩子会害怕因为这种冲动而遭到报复，也就是他自己身体中的一切会被挖出来。”[140] 对身体完整性的焦虑、对恢复原状的幻想、对不灭性的需求以及对避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邪恶”力量的需求开始引导正在形成的心灵。它们依然是日后神经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对正常成年人的生命活动、精神努力、宗教信仰和仪式行为也同样具有决定作用。

以巫医这个职业为例，巫医是原始社会的核心，“起源于……基于婴儿期摧毁身体的幻想，借助一系列的防御机制构建而成”。[141] 澳大利亚的一种基本理念认为，幽灵已经取走了巫医的内脏，换成了鹅卵石、水晶、大量的绳子，有时候被赋予力量的小蛇取代。[142]

在婴儿期，第一个方案是发泄："我的肠子已经被破坏了。"它伴随着反应—形成的产生："我的肠子不是容易腐烂、充满了排泄物的东西，它不会腐烂，充满了水晶。"第二个方案是投射："不是我想穿入人们的身体，而是外来的巫师把致病的物质注入人们的身体。"第三个方案是复原："我并不想毁掉别人的肠子，我是在为他们治疗。"然而与此同时，最初的把母亲宝贵的内脏撕扯出来的幻想要素以治疗技术的形式再次出现：从病人身体中吸出、拉出、揉掉某些东西。[143]

精神"副本"的民间概念代表了另一个不可摧毁的形象。外在的灵魂不会因身体丧失或受伤而受到折磨，它安全地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地方。[144] 一个食人魔说："我的死亡离这里很远，在浩瀚的海洋上，很难被找到。在那片海洋中有一个岛，岛上生长着绿色的橡树，橡树下有一只铁箱子，箱子里有一个小篮子，篮子里有一只野兔，野兔体内有一只鸭子，鸭子体内有颗蛋。谁找到那个蛋并把它打破，就同时也杀死了我。"[145] 与以下这位成功的现代女商人的梦境进行比较：

我搁浅在一个荒岛上。那儿还有一位天主教牧师。他一直在两个岛之间铺设板子，这样人们就能从上面通过。我们来到另一个岛，问那儿的一个女人我到了什么地方。她回答说我在和一些潜水员一起潜水。然后我来到岛内部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一片满是珠宝玉石的美丽水域，另一个"我"穿着潜水服潜到那里。我站在那里向下看，看着我自己。[146]

印度教有一个迷人的故事，讲的是一位国王的女儿只能嫁给能够找到并唤醒她的替身的男人。她的替身位于海洋底部的太阳莲花之地。[147] 在澳大利亚，接受过成人礼的男人在结婚后，会被他的祖父引导进入一个神圣的洞穴里，给他看一块上面刻有寓意图案的小木板。祖父告诉他："这是你的身体，你和它是一样的。不要把它拿到其他地方去，否则你会感到疼痛。"[148] 摩尼教和一世纪的诺斯替教派的信徒教导说，当神佑的灵魂来到天堂时，它会遇到拿着灵魂"光之衣裳"的圣人和天使，他们一直为灵魂保存着它的"光之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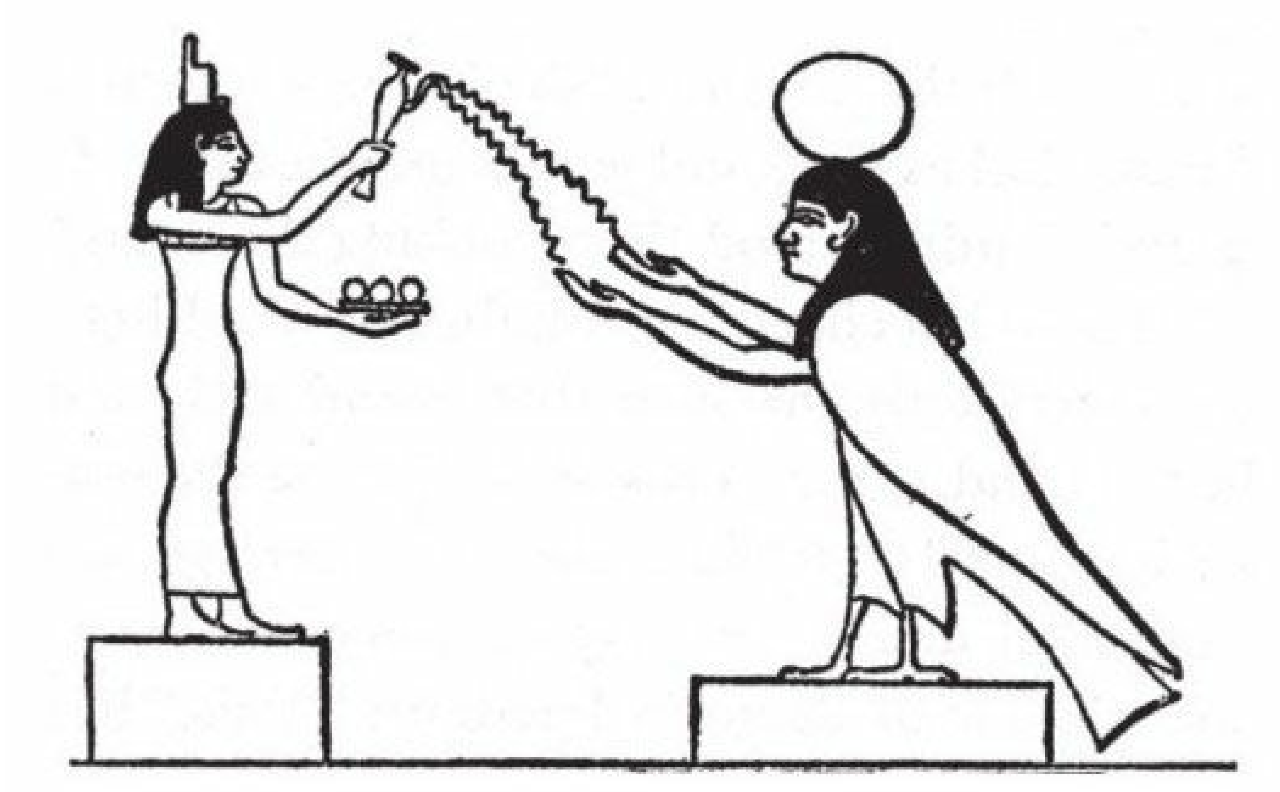


图39　伊西斯（Isis）给予灵魂面 包和水（埃及，年代不详）

不可摧毁的身体期望的最高福祉是不受打扰地住在无尽的乳汁天堂中：

>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要与她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她悲哀的，也要与她一同喜悦。你们可在她安慰的怀中吃奶，满心欢喜地享用她丰盛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被她抱在身旁，在膝上逗弄。[149]

永不枯竭的乳头为灵魂与身体提供食物，为心灵提供慰藉，是全能治愈者的赐福。奥林匹斯山高耸入天，在那里众神与英雄欢宴，享受着神的食物。在山上沃坦的大殿中，四十三万二千名英雄享用着永远不会减少的宇宙野猪萨克里姆尼尔（Sachrimnir）的肉，喝着从母羊海德拉姆（Heidrum）乳房中挤出来的奶，它吃的是枝干、根株连接着天、地和地狱的宇宙之树的树叶。在爱尔兰的仙山中，长生不老的丹努之子（Tuatha De Danaan）吃着会自己复原的马那南（Manannan）猪肉，喝着丰盛的吉布纳（Guibne）麦芽酒。在波斯，众神在海拉·贝利萨帝山（Mt.Hara Berezaiti）上的花园里畅饮着从生命之树加吉雷纳树（Gaokerena）中提取出来的仙露。日本的神饮用清酒，波利尼西亚的神饮用艾维酒，阿兹特克的神饮用男人和少女的血。得到耶和华救赎的人在世界之巅的花园中，享用着怪物贝希摩斯（Behemoth）、利维坦（Leviathan）和席兹（Ziz）取之不尽、鲜美无比的肉；畅饮天堂中四条甜蜜之河中的酒。[150]

显而易见，我们每个人都珍爱婴儿期幻想，作为不灭存在的象征，它依然以潜意识的方式存在于神话、童话故事和教会的教义中。这很有帮助，因为头脑中的这些形象让我们感到轻松自在，就好像想起了已知的事情。然而这种情况也会造成阻碍，因为这些象征中蕴含着

我们的情感，而我们的情感强烈地抗拒任何超越的努力。那些孩子气的、充满喜悦的芸芸众生与虔诚的、真正自由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象征在何处退出并被超越。“哦，你们，”但丁在离开人间天堂之际写道，“哦，你们这些乘着一艘小木船，跟在我那艘唱着歌前进的船后面，渴望听到歌声的人，调头回岸吧，不要成为深海的牺牲品。因为你们可能会与我失散，迷失在大海中。我所航行的水域从未有人穿越。密涅瓦女神（Minerva）为我吹风，阿波罗引导我，九位缪斯女神为我指出大熊星座的位置。”[151] 这就是芸芸众生与真正自由的人之间的分界线，思想抵达不了超越这条界限的地方，越过这条线，所有的情感都会死亡，就像盘山铁路的最后一站，登山者从这里出发，然后再返回这里，与那些喜欢山中的空气但对高峰望而却步的人交谈。不可言喻且超出想象的至福必然以在婴儿期想象出来的至福的回忆形式出现，可见故事具有迷惑人的孩子气。因此，只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解读是不充分的。

许多已出版的精神分析文献对象征符号的梦境来源、它们隐藏的对潜意识的意义以及它们对心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是伟大的导师将它们作为隐喻有意识地运用它们的这个事实还没有被关注：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认为，过去伟大的导师都是神经症患者（当然希腊和罗马的一些导师除外），他们错误地把自己未遭到批评的幻想当成启示。本着同样的精神，精神分析的启示被许多外行看成是弗洛伊德“猥亵心理”的产物。

神话的试金石——幽默

当婴儿期意象的深奥以形而上学的神化学技巧表现出来时，一个著名的东方神话由此诞生。这个神话就是印度教的泰坦与众神争夺永生仙酒的故事。古老的凡人伽叶波（Kaśyapa），也就是“龟人”，娶了更加古老的生主首领达刹（Daksa）的十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底提（Diti）和阿底提（Aditi）分别生下了众泰坦和众神。在一系列永无终结的家庭战争中，伽叶波的许多儿子被杀死了。现在泰坦的大祭司通过苦行和冥想，获得了宇宙之王湿婆神的青睐。湿婆神赐予他一个可以起死回生的护身符。这使得泰坦有了很大优势，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众神很快发觉了这一点。他们感到困惑不解，撤退回来一起进行商讨，并且求助于主神梵天（Brahmā）和毗湿奴（Viṣṇu）。



图40　梵天、毗湿奴、湿婆神与他们的配偶（微型画，印度，19世纪早期）

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分别代表创造者、维护者和破坏者，作为创造性事物运作的三个方面，他们构成了印度教的三位一体。公元前7世纪之后，梵天的重要性下降了，仅成为毗湿奴创造性的代理。因此如今的印度教分为两大阵营，一个主要供奉创造者兼维护者毗湿奴，另一个供奉宇宙破坏者湿婆神。但是这两者归根结底是同一的。在目前的神话中，正是通过两者的联合行动，长生不老药才得以被获取。

他们得到的建议是暂时和他们的兄弟停战，停战期间众神应该诱使泰坦帮他们搅动长生不老的乳汁海洋，以获得它的奶油——长生不老的甘露（Amṛta，其中“a”代表“不”，“mrta”代表“终有一死的”）。众神的邀请使泰坦沾沾自喜，以为这说明众神承认了他们的优势，他们高兴地参与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宇宙周期第四时代的合作冒险开始了。曼达拉山（Mount Mandara）被选为搅拌棍。蛇王婆苏吉（Vasuki）答应做搅拌绳。毗湿奴自己变成龟的样子潜入乳汁海洋，用他的后背支撑山的基座。众神抓住蛇的一端，当它被缠绕在山上之后，泰坦抓住蛇的另一端。他们就这样搅拌了一千年。

首先升到海洋表面的是有毒的黑烟，被称为卡拉库塔（Kālakuta），即“黑色的顶峰”，也就是死亡力量的集中。“喝我。”卡拉库塔说。然后他们无法继续搅拌了，除非有人能把它都喝掉。有毒的黑烟逐渐接近坐在又高又远的地方的湿婆神。他放松了专注的冥想姿势，来到搅动乳汁海洋的现场。他把致死的毒药盛在一个杯子里，将它一饮而尽，并用瑜伽之力让毒药停留在喉咙里，于是喉咙变成了蓝色，因此湿婆神被称为“青项”。

现在众神和泰坦可以继续搅动了，不久从这个永不枯竭的深海里开始冒出宝贵的汇聚之

力。阿布沙罗斯女神（Apsarases）出现了，还出现了吉祥天女（Lakṣmī）、名叫塔司拉瓦斯（Ucchaihśravas）的乳白色神马、珍珠、玉石、珍贵的宝石等十三种东西。最后出现的是医术高超的众神的医生昙梵陀利（Dhanvantari），他手持月亮，那是盛着生命甘露的杯子。

此时为了拥有这无价的甘露，众神祇立即发起了一场大战。其中一个泰坦罗睺（Rāhu）设法偷偷啜饮了一口，但是咽下喉咙之前便被砍掉了脑袋。他的身体腐烂了，但头永生不死。现在这个头永远在天上追赶着月亮，想要再次抓住它。如果它成功了，杯子会轻易地通过它的嘴，再从喉咙出来：这就是月蚀的由来。

但是毗湿奴唯恐众神失去优势，于是他把自己变成了跳着舞的美丽少女。泰坦是一些好色的家伙，他们被少女的魅力迷住了。她拿起盛着甘露的月亮杯，挑逗他们，然后突然把杯子递给众神。毗湿奴立即变回强大英雄的样子，加入众神一起对抗泰坦，帮助他们把敌人驱赶到地下世界的峭壁和黑暗峡谷中。现在众神在位于世界中心的须弥山（Mount Sumeru）之巅的美丽宫殿中永远地畅饮甘露。[152]

幽默是鉴别真神话的试金石，神话中的幽默不同于神学文字中拘泥的、多愁善感的语气。作为偶像，众神本身并不是目的。有关神的有趣神话并不是要把心灵和精神上升到神的高度，而是要超越他们，进入遥远的虚空。从这个视角看，那些更沉重的神学教条似乎只是教化的诱惑：它们的作用，是让不纯熟的智力从一片混乱的事实与事件中脱离出来，进入相对纯化的区域。在那里作为终极恩惠，所有的存在物，无论天上的、人间的或地狱的，都变成了轻轻地飘过、反复发生、充满幸福与恐惧的童年梦境的类似物。最近一位西藏喇嘛这样答复一位西方拜访者的问题："从一个角度看，所有的神灵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都不是真实的。"[153] 这是古老密教经典中矛盾性的教义："所有这些形象化的神祇都只是表征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物的象征。"[154] 这也是当代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155] 元神学中同样的洞见似乎在但丁最后的诗句中被提了出来。在这些诗句中，受到启发的旅人至少能抬起勇敢的目光，超越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真福神视，注视那永恒的光。[156]

男神和女神是长生不老药的化身和保管人，但他们本身并不是处于原始状态的终极存在。因此通过与神的交往，英雄最终寻求的不是神本身，而是他们的恩典，也就是支撑他们的力量。这种神奇的能量物质是不灭的，体现、分配和代表这种物质的神祇的名称和形式会不断改变。这就是宙斯、耶和华和至高无上的佛陀所持雷电的神秘能量，是维拉科查的雨水带来的富饶与多产，是弥撒仪式中献祭时铃声所宣扬的美德，[157] 是圣贤的终极启示之光。它的保管人只会对被证明是合适的人选释放出这种神奇的能量。

然而神祇可能会过分苛刻、过分谨慎，在这种情况下，英雄必须用计谋骗取他们的珍宝。这样哪怕地位最高的神祇看起来也是充满恶意、荼毒生灵的食人魔，而欺骗、杀死或安抚

他们的英雄被赞美为世界的拯救者。

波利尼西亚的毛伊（Maui）与火的守护者玛胡伊卡（Mahu-ika）进行对抗，努力夺取他的珍宝，想把它归还给人类。毛伊径直走向庞然大物玛胡伊卡并对他说："把这块平地上的灌木清理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友好地进行比赛了。"必须要说的是，毛伊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也是一位谋略大师。

玛胡伊卡问："比赛什么来证明我们的英勇？"

"比赛投掷。"毛伊答道。

玛胡伊卡表示同意。然后毛伊问："谁先扔？"

玛胡伊卡答道："我先扔。"

毛伊表示赞同，于是玛胡伊卡举起毛伊，把他抛到空中。毛伊被抛得很高，然后正落到玛胡伊卡的手里，玛胡伊卡再一次把他抛起并唱道："抛呀抛——你飞高高！"

当毛伊上升时，玛胡伊卡吟唱这样的咒语：

> 你上升到第一层，
> 你上升到第二层，
> 你上升到第三层，
> 你上升到第四层，
> 你上升到第五层，
> 你上升到第六层，
> 你上升到第七层，
> 你上升到第八层，
> 你上升到第九层，
> 你上升到第十层。

毛伊在空中转了一圈又一圈，开始再次下落，他正落在玛胡伊卡的旁边，毛伊说："你玩得真开心！"

"的确如此，"玛胡伊卡感叹道，"你能想象你把一条鲸鱼抛到空中吗？"

"我可以试试！"毛伊答道。

于是毛伊举起玛胡伊卡，把他向上抛并唱道："抛呀抛——你飞高高！"



图41　征服怪物：大卫与歌利亚·悲惨的地狱·参孙（Samson）与狮子（版画，德国，1471年）

当玛胡伊卡上升时，毛伊唱着这样的咒语：

你上升到第一层，
你上升到第二层，

你上升到第三层，
你上升到第四层，
你上升到第五层，
你上升到第六层，
你上升到第七层，
你上升到第八层，
你上升到第九层，
你上升——升到高空中！

玛胡伊卡在空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开始下落，当他接近地面的时候，毛伊喊出了一句有魔力的话："空中的那个人会正好脑袋着地。"

玛胡伊卡掉下来，他的脖子完全被压在一起，玛胡伊卡死了。

英雄毛伊立即抓住玛胡伊卡的脑袋，把它砍了下来。然后他就拥有了珍贵的火种，并把它给予了人类。[158]

长生不老的秘密

在美索不达米亚，圣经故事之前最著名的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便是关于苏美尔乌鲁克城（Erech）的传奇国王吉尔伽美什的。他动身去获取长生不老的西洋菜。他平安地躲过守卫在山脚下的狮子和看守撑天大山的蝎子人，来到山中长满鲜花、水果，遍地宝石的至福之境。他继续向前走，走到了环绕世界的海洋边。在水边的洞穴里住着女神伊什塔尔（Ishtar）化身成的女人希杜丽萨比图（Siduri-Sabitu）。这个女人用面纱把脸完全遮住，紧闭着门不让他进来。但是当他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后，她允许他进来并建议他放弃寻找长生不老的植物，而是学会满足于凡人生活的乐趣：

吉尔伽美什，你为什么要这样到处奔波？
你永远也找不到你想找的生活。
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们把死亡加诸人类，
并将人的生命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吉尔伽美什，把肚子填饱；
日日夜夜过得快活，
为每天安排一些快乐的活动。
日日夜夜寻欢作乐，
让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
洗一洗头，洗一洗身体。
关心拉着你的手的小孩。
让你的妻子快乐地靠在你的怀里。

这段从传说的标准亚述版本遗失的文字出现在早得多的巴比伦的零散文本中。[159] 人们通常认为伊什塔尔提出的是享乐主义的建议，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段文字代表了一种启蒙性的考验，而不是古代巴比伦人的道德哲学。正如在印度，几个世纪之前，当学生向老师询问不朽生命的秘密时，老师首先会描述凡俗的乐趣，让学生不再追问。[160] 只有当学生坚持询问秘密时，老师才会进一步传授秘密。

然而当吉尔伽美什坚持要找到长生不老的植物时，希杜丽·萨比图允许他通过并把前路的危险告知他。

这个女人指导他去找摆渡者厄休安纳庇（Ursanapi），吉尔伽美什发现他正在森林里砍木头，而且有一群侍从在保护他。吉尔伽美什把侍从打得粉碎（他们被称为“活得开心的人”或“石头人”），于是摆渡人答应把他送过死亡之海。旅程耗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吉尔伽美什被警告不要触碰海水。

在他们正在接近的遥远地方居住着乌塔那匹兹姆（Utnapishtim），他是原始时代战胜洪水的英雄，他和妻子长生不老地在这里过着安宁的生活。乌塔那匹兹姆远远地就发现有一叶孤舟正在无尽之海上靠近他们的居住地，他在心里猜想：

> 为什么这艘船的“石头人”都被粉碎了，
> 为什么有个不是我仆人的人在船上？
> 正在来的那个人难道不是人类？

吉尔伽美什上岸后不得不听这位长者讲述有关洪水的冗长的故事 [34] 。然后乌塔那匹兹姆吩咐他的拜访者去休息，他睡了六天。乌塔那匹兹姆和他的妻子在这期间烤了七条面包，当他在船边躺着睡觉时，他们把面包放在他的头旁边。乌塔那匹兹姆抚摸吉尔伽美什，他醒了过来。主人命令摆渡人厄休安纳庇让客人在水池中洗澡，然后换上新衣服。接下来，乌塔那匹兹姆向吉尔伽美什宣告长生不老植物的秘密：

> 吉尔伽美什，我将向你揭示秘密的事情，
> 并给予你指导：
> 长生不老的植物就像田野里的野蔷薇，
> 它的刺就像玫瑰的刺，会扎破你的手。
> 但是如果你能拿到那植物，
> 你将重返你的故土。

长生不老的植物长在宇宙之海的海底。

厄休安纳庇再次将英雄送出海。吉尔伽美什把石头系在自己的脚上，然后跳入海中。他

向下沉，痛苦难忍，而摆渡人依然在船上。当吉尔伽美什到达无底之海的海底时，他拔起植物，尽管它的刺把他的手扎得伤痕累累。他砍断系着石头的绳子，浮出了水面。摆渡人把他拉上船，他宣布胜利：

厄休安纳庇，这种植物能使人类充满活力。
我将把它带回羊圈制成乌鲁克……
它的名称是："使人恢复青春"。
我要吃掉它，恢复我的青春年华。

尽管英雄被警告不能碰海水，但他现在却可以安然无恙地进入海中。这说明通过拜访永生岛的老主人和他的妻子，他获得了神力。战胜洪水的英雄乌塔那匹兹姆（即诺亚）是天父形象的原型，他所住的岛屿是宇宙的中心，是后来希腊罗马"极乐岛"的预兆。

他们继续前进，驶过大海。上岸后，吉尔伽美什在清凉的水洞中洗了个澡，然后躺下来休息。在他睡觉的时候，一条蛇闻到了长生不老仙草的美妙香味，它快速地爬过来把仙草叼走了。这条蛇把仙草吃了，立即开始蜕皮，恢复了青春。当吉尔伽美什醒来发现仙草没有了时，他坐在那里痛哭，"眼泪滑下他的鼻梁"。[161]



图42　长生不老枝（石膏墙板，亚述，公元前885—前860年）

直到今天，长生不老的可能性依然令人类着迷。1921年萧伯纳创作的乌托邦式戏剧《回到玛士撒拉时代》（*Back to Methuselah* ）将这个主题转化为一个现代的社会—生物学寓言。四百年前比较缺乏想象力的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在寻找“比米尼”（Bim

ini）时发现了佛罗里达，他期望能在比米尼找到青春之泉。而在几个世纪之前的遥远东方，中国哲学家葛洪在他漫长人生的晚年潜心炼制长生不老药。葛洪写道：

> 取三磅纯正的朱砂，一磅白色蜂蜜，将它们混合，在太阳下晒干。然后在火上烘烤，直至混合物能被捏成药丸。每天早上服用十粒大小如火麻仁的药丸。一年内白发会变黑，龋齿会重新长出来，身体会变得光滑亮泽。如果老年人长期服用此药，便会返老还童。经常服用者将长生不老。[162]

一天一位友人来拜访这位独居的实验家兼哲学家，但他只看到了葛洪的衣服。老人已经羽化登仙，进入了永生不朽之境。[163]

对身体永生不死的研究源自对传统教义的误解。与之相反，基本的问题是：眼睛的瞳孔放大，身体以及与之相伴的性格便不会再阻隔视野。长生不老因此变成眼前的事实："它在这里！它在这里！"[164]



图43　菩萨（石雕，柬埔寨，12世纪）

所有事物都处于过程之中，在上升，在回归。植物开出花朵，但只是为了回归到根部。回归到根部便是寻找宁静。寻找宁静便是趋向命运。趋向命运便是永恒。知永恒便是觉悟，不知永恒便会招致混乱与邪恶。

知永恒会使人有理解力，理解使人心胸开阔，广阔的视野带来高贵，高贵就像上天。

上天就像道，道即是永恒。身体的腐朽又有什么可畏惧的。[165]

突破个人局限的痛苦就是精神成长的痛苦

日本有一句谚语："只有当人类为财富而祈祷时，神才会发笑。"赐予拜神者的恩惠取决于他的道德高度和主要欲求的性质：恩惠只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的是为满足个体需求而逐渐减弱的生命能量。当然，讽刺之处在于，得到神的青睐的英雄本可以祈求神赐予他彻底的启示，但他通常祈求的是长寿、杀死邻居的武器或孩子的健康。

希腊人流传着一则有关迈达斯国王的故事，他非常幸运，酒神巴克斯答应赐予他所渴望的任何恩惠。他希望自己触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他尝试着扯下橡树的小嫩枝，嫩枝变成了金子的。他拿起一块石头，石头变成了金子的。苹果在他手里变成了金块。他欣喜若狂，命人准备盛大的宴会，庆祝这一奇迹。

但是当他坐下来，用手拿烤肉时，烤肉变成了金子。美酒碰到他的嘴唇变成了液态黄金。他爱他的小女儿胜过爱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但是当她走过来安慰苦恼的国王时，她在国王的怀抱里变成了美丽的黄金雕像。

突破个人局限的痛苦就是精神成长的痛苦。艺术、文学、神话、礼拜、哲学及苦行修炼都是帮助个体突破其有限的范围，进入不断扩展的认识领域的工具。当他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阈限，征服了一条又一条的恶龙时，为实现最高愿望而被唤起的神性高度会不断增加，直到包含了整个宇宙。最后思想突破宇宙的局限范围，超越了所有体验的形式——所有象征符号、所有神祇，实现了必然的虚空。

因此正是在这个时候，但丁采取了他精神冒险中的最后一步，在终极象征之前，即在天堂的玫瑰中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前，他还需要体验一个甚至超越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启示。他写道："伯尔纳给我做了个手势并微笑着，我应该向上看，但我始终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正如他希望的那样，因为我那变得纯净的目光正渐渐穿过那崇高之光，而崇高之光本身便是真理。从那之后我的视觉超越了我的言语，它所看到的事物令记忆无能为力。"[166]

"目光、言语和心灵都到不了那里，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教授它。它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一切，也超越了未知的事物。"[167]

这不仅对英雄来说是最高的、终极的磨难，对众神来说也是如此。在这里，圣父和圣子作为无名者的人格面具同样被消灭了。因为正如虚构的梦境源自做梦者的生命能量，它代表的是一种力量流动变化的分裂与复杂性，因此世界上所有形式，无论是人间的还是神圣的，都反映了一个不可知的秘密的宇宙力量：构成原子并控制星球按轨道运行的力量。

生命的洗礼盘是个体的核心，这个核心位于他的自我中，如果他能把覆盖物扯去，便能找到他的核心。日耳曼异教徒的神奥丁（Othin）冒险闯入冥界，为人类取得古文字，从而拥有大量知识，因此失去一只眼睛，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

> 我猜想我被吊在风中的树上。
> 在那里吊了整整九夜；
> 长矛刺伤了我，我被献给奥丁，
> 自己献给自己，
> 没人知道那棵树的根是什么样。[168]

佛陀在菩提树下取得的胜利是这种功绩在东方的典型例证。用心灵之剑，他刺穿了宇宙的气泡，使它化为乌有。整个自然经验的世界，以及传统宗教信仰中的大陆、天堂和地狱，与它们的众神和魔鬼一起破灭了。但是奇迹中的奇迹在于，尽管一切都破灭了，但所有事物都会因此而复原、重生，它们所具有的真实存在性令它们辉煌壮丽。确实，复原后天堂中的众神齐声称赞穿透虚空的人类英雄，虚空超越了他们并且成为了他们的生命和根源：

> 竖立在世界东方边缘的旗帜会让它们的饰带飘向世界的西方边缘。与之相似，竖立在世界西方边缘的旗帜会让它们的饰带飘向世界的东方边缘。北方的旗帜飘向世界的南方边缘，南方的旗帜飘向世界的北方边缘。而竖立在地面上的旗帜让它们的饰带飘向梵天世界，竖立在梵天世界的旗帜让它们的饰带垂到地面。大千世界中花树上鲜花盛开；果树上果实累累，压弯了树枝；树干状莲花盛开在树干上；树枝状莲花盛开在树枝上；藤蔓状莲花盛开在藤蔓上；悬吊的莲花盛开在空中；茎状莲花从岩石中冒出来，七朵七朵地盛开。大千世界像是在空中旋转的花束，又像是厚厚的鲜花地毯。在天地之间八千里格长的地狱里，以前即使七个太阳的光也没有把它照亮，现在则洒满了阳光。八千里格深的海洋开始变甜，河流停止了流动，天生的盲人获得光明，天生的聋人有了听力，天生的残疾人又能再用腿行走，囚犯的绑绳和枷锁被打开并脱落。[169]



图44　浪子回头（布面油画，荷兰，1662年）

归来　3

当英雄通过穿透本源，或者通过某个男人或女人的、人类或动物化身的帮助完成了冒险时，他仍需要带着能够改变生命的战利品回归。

拒绝回归

当英雄通过穿透本源，或者通过某个男人或女人的、人类或动物化身的帮助完成了冒险时，他仍需要带着能够改变生命的战利品回归。完整的循环是单一神话的标准方式，它需要英雄带着智慧的神秘符号或金羊毛或睡着的公主返回人类的国度，在那里他所得到的恩惠能够复兴社群、国家、地球或大千世界。

但是英雄常常拒绝这个责任。佛陀在取得胜利后甚至怀疑成佛之道是否能被传播，据说圣人常常会消逝在超凡脱俗的狂喜中。在传说和神话中确实有许多英雄永远居住在长生不老女神的极乐岛上。

印度流传着一个关于战士兼国王马赫昆达（Muchukunda）的动人故事。他从他父亲的左胁出生。他父亲误喝了婆罗门为他妻子准备的生育药[35]，与这个奇迹所预示的象征意义相一致，这位没有母亲、来自父亲子宫的奇人成长为王中之王，在众神与魔鬼的持久较量中，当众神遭遇失败时，他们会召唤马赫昆达来帮忙。他协助众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众神非常高兴，答应帮他实现一个最高的愿望。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国王会有什么愿望呢？这样一位人中之王会想出什么样的恩惠呢？正如故事所讲，马赫昆达国王在战斗之后筋疲力竭，他所要求的是赐予他永无休止的睡眠，任何试图叫醒他的人都会被他的第一道眼神烧成灰烬。

他得到了这个恩惠。在洞穴里，也就是大山子宫的深处，马赫昆达国王睡了过去，他睡过了漫长的岁月。个体、人类、文化和世界都在老去，从虚空中产生，然后重新坠入虚空。那位处于潜意识的极乐状态的老国王依然在沉睡。就像弗洛伊德提出的永恒的无意识状态一样，在自我体验的动态的时间世界里，这位山中沉睡的老人继续活着。

他苏醒的时候到了，但是他的苏醒却对英雄的回归以及强大的国王把睡眠作为最高恩惠之谜产生了新的解释，这是个令人惊讶的转折。

宇宙之王毗湿奴化身成一个名叫奎师那（Kṛṣṇa）的英俊年轻人，他把印度从魔鬼的残暴统治中解救出来，登上了王位。在他的治理之下，印度像乌托邦一样和平，直到一大群野蛮人突然从西北部入侵进来。奎师那国王前去抗击这群野蛮人，由于他具有神性，他利用简单的策略，轻松地取得了胜利。他没带武器，戴着莲花圈走出了堡垒，诱惑敌方国王来抓他，然后躲进了洞穴里。野蛮人跟过来，看见有人躺在洞里睡觉。

“哦！”野蛮人想，“他引诱我来这里，现在假装成一个没有危险的熟睡的人。”

野蛮人踢了踢躺在他面前的人，那个人动了，正是马赫昆达国王。那人站起来，他那闭了无数个创世周期、历经无数历史兴衰的眼睛慢慢睁开。第一束目光正落在敌方国王身上，

那人突然燃起火焰，顿时被烧成一堆灰烬。马赫昆达转过身，第二束目光落在戴着花环的英俊青年身上，刚刚苏醒的老国王通过年轻人的光芒认出他是主神的化身。马赫昆达向他的拯救者鞠躬并说了以下的祈祷词。

> 我的主神！当我作为一个人活着并工作时，我焦躁不安地四处漂泊，经历了许多生命，一次次重生，我不停地寻找，遭受苦难，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我把痛苦当做快乐。我把沙漠中出现的海市蜃楼误以为清爽提神的水。我想抓取快乐，得到的却是痛苦。我想得到所有诱惑感官的事物：国王的权力、人间的财物、富有而强大、朋友、儿子、妻子和随从，因为我相信这些东西能带给我幸福。但是当我拥有它们时，它们的性质就变了，变成了燃烧的火。
>
> 之后我发现了与神为伴的方法，他们也欢迎我做他们的同伴。但是我依然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在什么地方休息。宇宙中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事物，包括众神，都是您——我的主神计谋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持续不断地进行徒劳无益的生老病死的循环。在生命之间他们要面对死神，被迫承受每一层地狱的无情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
> 我的主神，我也被你玩笑似的诡计所欺骗，成为这个世界的猎物，在错误的迷宫中徘徊，被自我意识的罗网网住。现在我在你无边无际、令人崇敬的存在中找到了庇护所，只渴望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

当马赫昆达从他的洞穴中走出来，他看到自从他离开之后，人们的身形变矮了。在人群中，他是一个巨人。于是他再次离开人们，隐退到最高的山中，在那里专心苦行修炼，终于摆脱了对存在形式最后的联系。[1]

换句话说，马赫昆达没有回归，而是决定进一步从俗世隐退。谁会说他的决定毫无道理？

借助魔法逃脱

如果凯旋的英雄赢得了女神或男神的祝福，并被明确委派带着复兴社会的长生不老药返回尘世，那么英雄冒险的最后阶段便会得到超自然保护者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战利品是通过对抗守护者而获得的，或者如果众神或魔鬼不愿意让英雄回归尘世，那么神话的最后一个阶段就会是一场惊心动魄且常常滑稽可笑的追逐。用巫术制造的障碍和利用魔法实现的逃避使得这场追逐变得复杂。



图45a　蛇发女怪追逐珀耳修斯，珀耳修斯正带着美杜莎的头逃跑（红像双耳瓶，希腊，公元前5世纪）

例如，在威尔士人中流传一个关于英雄圭昂·巴赫（Gwion　Bach）的故事，他发现自己身处水下王国。具体来说就是，他身在威尔士北部麦立昂斯夏（Merionethshire）的巴拉湖（Lake　Bala）湖底。那里住着一个远古的秃顶巨人特吉德（Tegid），还有他的妻子卡里德薇（Caridwen）。卡里德薇一方面是谷物和农作物的女庇护人，另一方面是诗歌与文学女神。她拥有一口巨大的锅，锅里煮的是科学和灵感的混合物。通过参考巫术书，她炮制出一种黑色混合物，然后把它放在火上煮上一年，在一年结束时能炼出三滴灵感的神圣液体。



图45b　珀耳修斯在逃跑，背包里装着美杜莎的头（红像双耳瓶，希腊，公元前5世纪）

她派英雄圭昂·巴赫去搅动大锅，并派一个名叫莫达（Morda）的盲人让锅下面的火一直燃烧着。她警告他们在一年零一天中都要保持锅里的混合物沸腾。她自己则根据天文学书，每天按照行星运行的时间收集各种有魔力的草药。在一年快结束的某一天，当卡里德薇在挑选草药并念咒语时，碰巧三滴有魔力的液体流出大锅，洒到了圭昂·巴赫的手指上。因为液体非常烫，所以圭昂·巴赫把手指放到了嘴里，当这些有魔力的液体一进入他的嘴里，他便能预测出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并预料到他一定要提防卡里德薇的阴谋，因为她法力无边。圭昂·巴赫非常害怕，向自己的国家奔逃。那口大锅破成两块，因为除了那三滴有魔力的混合物，其余都是毒药。大锅里的液体流入小溪，圭德诺·加兰希尔（Gwyddno Garanhir）的马因为喝了溪水而中了毒。从那时起，这条汇聚了毒液的溪水便被称为“圭德诺之马的毒药”。

紧接着卡里德薇进来了，看到一年的辛苦全部付之东流。她抓起一块木头，使劲敲打盲人莫达的头，直到把他的一只眼睛打出来。莫达说：“你毁了我的容，这是不对的，我是无辜的。损失不是我造成的。”“你说得没错，”卡里德薇说，“是圭昂·巴赫抢走了我的宝贝。”

她跑去追赶圭昂·巴赫。圭昂·巴赫看到了她，于是变成一只野兔奔逃。但是卡里德薇把自己变成了灰狗猎犬，穷追不舍。圭昂·巴赫跑向一条河，变成了鱼。卡里德薇变成母水獭在水里追赶他，直到他不得不变成一只鸟，飞到空中。卡里德薇变成老鹰，继续追赶，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正当她将要向他扑去，而他吓得要死的时候，他发现谷仓的地上有一堆筛去谷壳的小麦，于是他落入小麦中，把自己变成了一粒麦子。卡里德薇变成了一只有着高高冠子的黑母鸡，她来到麦堆，用鸡爪刨麦子，把圭昂·巴赫变的麦子找了出来并吞到肚子里。正如故事所讲，圭昂·巴赫在卡里德薇的肚子里待了九个月，当她把他排出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不忍心杀死他，因为他太俊美了。于是她用皮口袋将他包裹起来，在4月29日那天把他扔进大海，任他听天由命。[2]



图46　变成灰狗的卡里德薇在追赶变成野兔的圭昂·巴赫（石版画，英国，1877年）

圭昂·巴赫的故事来自《马比诺吉昂》（*The Mabinogion*），由“塔列辛”（Taliesin）带给我们。《马比诺吉昂》是夏洛特夫人（Lady Charlotte E.Guest）翻译的一本威尔士民间故事集，共四卷，出版于1838—1849年。塔列辛即“西方游吟诗人之首”，他可能是公元6世纪时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后来成为传说中的“亚瑟王”的首领是同时代的人物。游吟诗人的传说和诗歌被收集在流传了十三个世纪的手稿中，即《塔列辛之书》，它是威尔士四大古籍之一。

“Mabinog”（威尔士语）即游吟诗人的学徒。而“mabinogi”与青少年指导有关，指的是教授给游吟诗人学徒的传统素材（神话、传说、诗歌等），学徒有责任把这些素材牢记在心。“Mabinogion”是“mabinogi”的复数形式，它是夏洛特夫人在翻译古籍中的十一个传说故事时所起的名称。

类似苏格兰和爱尔兰，威尔士游吟诗人的学识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而丰富的凯尔特异教徒的神话储备。基督教传教士和编年史家（五世纪及之后）改造并复兴了这些神话。他们把这些古老的故事记录下来并煞费苦心地找出它们与《圣经》的一致性。十世纪是创作冒险故事的辉煌时期，创作主要以爱尔兰为中心，将传统转化为当代重要的精神力量。凯尔特的游吟诗人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宫廷中走出来，凯尔特的主题被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徒吟唱诗人重新演绎。欧洲童话传说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以及亚瑟王传说的基础都可以追溯到西方冒险故事最初的这个伟大创造时期。[3]

逃跑是民间故事中最受欢迎的情节，它以许多生动有趣的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伊尔库茨克的布里亚特人（Buriat）声称他们的第一个萨满巫师摩根卡拉（Morgon-Kara）非常有本事，能够把死者的灵魂带回来。因此死神向天堂至高的神抱怨，神决定考验这名萨满。他获得了某个人的灵魂，把它装进一个瓶子里，用他的大拇指把瓶口堵住。这个人生病了，他的亲戚把摩根卡拉找来。这位萨满到处寻找遗失的灵魂。他搜遍了树丛森林、江河湖海、高山峡谷、阴曹地府，最后他“坐在他的鼓上”来到天上，又不得不在空中找了很长时间。这时他看到天堂至高的神正用拇指堵着一个瓶子的瓶口，他对此情况进行了一番研究，认识到瓶子里的物体正是他要找的灵魂。狡猾的萨满把自己变成一只大黄蜂。他飞到神的额头上，狠狠地蜇了他一下，神的大拇指猛地从瓶口抬起，被俘的灵魂跑掉了。接下来神发现这个名叫摩根卡拉的萨满再次坐在他的鼓上，带着重新找到的灵魂回到人间。然而在这个例子中，逃跑并非完全成功。神非常气愤，他立即把萨满的鼓劈成两半，并永远消除了他的法力。这就是为什么从那天起萨满的鼓两头都蒙着皮子，而之前只有一头蒙着皮子。[4]

拖延追踪者

在一个很受欢迎的依靠魔法逃跑的版本中，一些被留下的东西会代表逃亡者说话，以此拖延追踪者。新泽西的毛利人中流传着一个渔夫的故事。一天渔夫回到家发现他的妻子把他们的两个儿子吞吃了。她躺在地上呻吟。渔夫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生病了。渔夫问她两个儿子在哪儿，她告诉渔夫他们已经走了。但是渔夫知道她在撒谎。利用魔法，渔夫让她把两个儿子吐了出来，儿子还活着，而且毫发无损。渔夫害怕妻子会再次犯错，他决定尽快带着儿子逃走。

当这个女食人魔去取水的时候，渔夫利用魔法让水减少，在她到水边前，水不断向后退，因此她不得不走很远去取水。然后他通过手势指示茅舍、村庄边的树丛、垃圾堆和山顶的庙宇，在他妻子回来召唤他的时候，如何代他应答。他和两个儿子则乘上独木舟，扬起船帆。渔夫的妻子回来后发现人都不见了，于是开始喊他们。首先垃圾堆回答她。她转向垃圾堆的方向，再次喊叫。房子回答她，然后是树林回答她。周围的各种物体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她，她困惑地四处跑。她没有力气了，开始气喘吁吁并啜泣起来，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赶紧来到山顶的庙宇，向着大海眺望，独木舟已经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了。[5]

在借助魔法逃跑的另一个著名的版本中，拼命逃跑的英雄会向后抛下许多拖延追逐的障碍物。

一对兄妹在泉水边玩耍，他们突然跌进泉水中。水下有一个水怪，水怪说：“现在我抓到你们了！你们要拼命为我工作！”她把他们带走了，给小女孩一团肮脏的乱麻，让她纺纱，还让她在无底的大桶中取水。男孩则要用一把钝斧子砍树。他们都不得不吃石头一样硬的面团。最后孩子们变得非常不耐烦，终于，在一个周日，他们趁水

怪去教堂的时候偷偷逃跑了。当礼拜结束后，水怪发现她的小孩们飞走了，于是大步跳跃着追赶他们。

> 不过孩子们从远远的地方看到了她，小女孩向后扔了一把发刷，发刷立即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刷子山，山上有无数鬃毛，水怪很难爬过这座山。但是她最后还是快追上了。当孩子们再次看到她时，男孩向后扔出一把梳子，梳子立即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梳子山，山上有无数梳子齿，不过水怪知道如何抓住这些尖齿，最后她穿过了梳子山。接下来小女孩又向后扔了一面镜子，镜子变成了一座镜子山，镜子山太光滑了，水怪爬不过去。她想：“我应该赶紧回家，拿我的斧子把这座镜子山砍成两半。”但是当她拿着斧子回来时，镜子山不见了，孩子们也跑远了，水怪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她的泉水里。[6]

心灵深处的力量不容小觑。在东方，没有适当的指导就进行扰乱心理的瑜伽练习是很危险的。导师必须根据新手的进步情况不断调整他的冥想练习，这样在每个步骤中，提娃妲（Devatas，想象出来的、能够胜任的神）都会对想象进行保护，直到有准备的心灵能够独自前行。正如荣格富有智慧地指出：

> 教义的象征符号无比有益的作用是避免个体发生与神的直接接触，只要他没有淘气地暴露自己。但是如果他离开家和家人，太长时间独自生活，太深入地凝视黑暗的镜子，那么与神相遇的可怕事件就会发生。然而即使到那时，经历若干世纪发展成熟的传统象征符号依然可以发挥治病良药的作用，将神性所造成的致命入侵转向教堂的神圣空间中。[7]

惊恐万状的英雄将具有魔力的东西抛到身后——保护性的解释、原则、象征符号、文饰作用等，延迟并吸收了天堂猎犬的力量，使得冒险者能够回到他的安全之地并且可能带来恩惠。但是这通常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逃跑中遇到的最惊人的障碍之一是希腊英雄伊阿宋遇到的障碍。他出发去寻找金羊毛，乘坐宏伟的阿耳戈号大船，与一群杰出的战士一起向黑海的方向行驶。尽管被许多难以置信的危险阻滞，但他们最终来到了离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数英里之外的国王埃厄忒斯（Aeetes）的城市和宫殿。恶龙看守的金羊毛就在宫殿后面树林中的一棵树上。

国王的女儿美狄亚（Medea）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著名的异乡造访者，当她父亲提出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换取金羊毛的条件时，美狄亚为他提供了一个帮助他取得成功的护身符。国王设置的任务是用会喷火且有黄铜蹄子的公牛耕一块地，在地里播种龙牙，并且杀死从龙牙中长出来、拿着武器的武士。因为伊阿宋的身体和铠甲涂了美狄亚给的护身药膏，所以他能够驾驭公牛。当龙牙种子长出军队时，他向军队中间扔了一块石头，使得他们面对面，于是他们开始互相厮杀，直到全部被杀死。

神魂颠倒的公主指引伊阿宋来到挂着金羊毛的橡树前。守卫金羊毛的恶龙长着肉冠、三叉的舌头和钩子一样的獠牙，但是公主和伊阿宋用一种草药汁让这可怕的怪物睡着了。然后伊阿宋夺取了金羊毛。美狄亚和伊阿宋一起乘着阿耳戈号离开了。但是国王很快就追赶而来。当美狄亚看到父亲的船越来越近时，她说服伊阿宋杀死她的弟弟阿普瑟托斯（Apsyrtos），她不仅害死了弟弟，还把肢解的尸体一块块抛入海中。这迫使她的父亲埃厄忒斯国王不得

不掉转船头，打捞尸体碎块，好在上岸后体面地安葬儿子。与此同时阿耳戈号乘风破浪，驶出了他们的视野范围。[8]

在日本，《古事记》（*Records of Ancient Matters*）中有另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过内容不同：原始的万物之父伊邪那岐（Izanagi）来到阴曹地府，打算从黄泉路上把他死去的妹妹兼妻子伊邪那美（Izanami）带回去。他们在地狱之门相遇，伊邪那岐对她说："我可爱的妹妹，你我共同创建的王国还没有完成，所以跟我回去吧！"她答道："可悲的是你来得太晚了，我已经吃了黄泉之地的食物。不过，我可敬的兄长，你的到来深深感动了我，我可爱的哥哥，我愿意和你回去。另外，我要和黄泉的神祇具体讨论这件事。你要小心，不要看着我！"

她退回到阴曹地府的宫殿中，她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伊邪那岐等得不耐烦。他把插在左侧头发里的梳子的一个齿折断，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火把点燃起来，他走进宫殿去查看。他看到了成群的蛆虫，伊邪那美正在腐烂。

这景象让伊邪那岐往回奔逃，伊邪那美说："你真让我丢脸。"

伊邪那美派阴间的丑女人追赶伊邪那岐。伊邪那岐拼命逃跑，他从头上取下头饰并扔在身后。头饰立即变成了葡萄，当追赶者停下来吃葡萄的时候，他继续飞快地奔逃。然而丑女人接着又开始追赶，离他越来越近。他把右边发束中密齿的梳子拿下来并折断，扔在地上。梳子立即变成了竹笋，当丑女人拔竹笋吃时，他逃走了。

接下来他妹妹派八个雷神带着一千五百名黄泉士兵去追赶他。他抽出佩戴的"全驭剑"，一边逃跑，一边挥舞着剑，但是士兵们穷追不舍。在来到活人世界与黄泉之地的边界时，他从树上摘下三个桃子，等到军队攻击他的时候，把桃子扔向他们。活人世界的桃子击败了黄泉之地的士兵，他们掉头逃命。

最后伊邪那美亲自出马。伊邪那岐搬起一块一千个人才能搬动的大石头，用它堵住了通路。大石头挡在他们之间，他们面对面站着互致离别之词。伊邪那美说："我可爱可敬的哥哥，如果你这样做，从今以后我会让你王国中的人民每天死掉一千个。"伊邪那岐答道："我可爱可敬的妹妹，如果你那样做，我每天会让一千五百个女人生孩子。"[9]

由于万物之父伊邪那岐走出造物领域，进入了死亡之地，因此伊邪那美试图保护她的丈夫兼哥哥。当伊邪那岐看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时，他对死亡不再茫然不知，但是强烈的生的愿望使他搬起了巨大的石头。从那以后，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保护性遮蔽物便挡在我们的眼睛与墓穴之间。

关于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希腊神话以及全世界成百上千个类似的故事就像远东的这个传说一样，尽管依据记载主人翁失败了，但他的情人很可能和他失去的爱人一起超越可怕的阈限，得以回归。故事中总会有一些小的失误，也就是人类弱点细微的但至关重要的征兆，使得两个世界之间不可能形成开放的相互关系。因此人们受到诱惑，以为只要能够避免小的损害性意外事件，一切都会顺利。在波利尼西亚版本的冒险故事中，逃跑的夫妻通常能逃脱；在关于阿尔克提斯（Alcestis）的希腊滑稽羊人剧中同样有幸福的回归，但结果并不可靠，因为只有超人类才能取得成功。描述失败的神话让我们感慨人生的悲剧，但描述成功的神话只能让人觉得不可信。如果单一神话要仍然有效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展示的不是人类的失败、超人类的成功，而应该是人类的成功。这就是回归阈限的危机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在超人类的象征中思考它，然后找出它对历史上的人类具有怎样实用的意义。

来自外界的解救

英雄需要外界的协助才能从他超自然的历险中返回

英雄可能需要来自外界的协助才能从他超自然的历险中返回。也就是说，世人必须来把他带回去，因为英雄很难放弃远离尘世的极乐，而选择觉醒状态所导致的自我分散。我们会读到这样的文字："哪个抛弃了尘世的人愿意再次回归？他只愿待在那里。"[10] 然而只要一个人活着，生活就会召唤他。社会嫉妒那些超脱凡尘的人，还会去敲他的门。如果像马赫昆达一样，英雄不愿意回去，那么打扰者会遭遇可怕的打击。但另一方面，如果被召唤的人只是延误了——被完美状态的至福所围住，那么在实施拯救时，历险者就会回来。

当爱斯基摩传说中的英雄乌鸦拿着他的打火棒冲入母鲸鱼的肚子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华丽房间的门口，在房间的另一端点着一盏灯。他吃惊地看到那里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房间干燥洁净，鲸鱼的脊椎骨支撑着天花板，鲸鱼的肋骨则构成房间墙壁。鱼油沿着从脊柱而下的管子慢慢滴落到灯中。



图47　奥西里斯的复活（石雕，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282—前145年）

当乌鸦进入房间时，那个女人抬头看他并惊叫道：“你怎么来到这里的？你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地方的人。”乌鸦告诉她刚才发生了什么，她吩咐他坐到房间的另一头。这个女人是鲸鱼的灵魂伊娜亚，她为这位到访者摆上饭菜，给他吃浆果和油，还告诉他她在前一年是如何收集这些浆果的。乌鸦在鲸鱼肚子里当了四天的客人，在此期间他一直试图搞清楚沿着天花板而下的究竟是什么管子。每当女人离开房间时，她都会警告他不要碰那管子。现在她又出去了，乌鸦走向那盏灯，伸出他的爪子，捞了一大滴油，用舌头把那滴油舔掉了。油非常甜，他不停地捞油吃，一滴接一滴，吃的速度和滴落的速度一样快。然而不久，贪婪的乌鸦发现油滴落得太慢了，于是他把一段管子抬起来，然后折断，把它吃掉了。没等他吃完，一大股油灌进房间，扑灭了灯，房间开始剧烈地前后摇晃。摇晃持续了四天。始终在他周围轰鸣的噪音和连日的疲劳几乎要了乌鸦的命。后来一切都安静下来，房子也静止不动了。乌鸦打破了一根心脏动脉，所以母鲸鱼死了。鲸鱼的灵魂再也没有回来，鲸鱼的尸体被冲上了岸。

现在乌鸦成了囚徒。当他在想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听到鲸鱼背上传来两个男人的交谈声

，他们决定召集村里所有的人来处理这条鲸鱼。很快他们在这个巨大身体的上半部割了一个洞 [36] 。当洞足够大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在海滩上搬运鲸鱼肉。乌鸦偷偷地走出来。但是出来后不久他就想起来他把打火棒落在鲸鱼肚子里了。他脱掉外衣，摘掉面具，很快人们看到一个裹着奇怪的动物皮的又小又黑的人向他们走来。他们好奇地看着他。这个人表示愿为他们提供帮助，说完便卷起袖子开始工作。

过了一会儿，一个在鲸鱼肚子里劳作的人大喊道："看我找到了什么！鲸鱼肚子里有一根打火棒！"乌鸦说："那是我的打火棒，但是这太糟糕了！我女儿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人在被切开鲸鱼肚子发现打火棒，很多人会死掉！我要赶快跑了！"他放下袖子，急忙离开。人们学着他的样子也赶紧跑开了。后来乌鸦又折返回来，久久地独自享用了一顿鲸鱼大餐。[11]

日本神道教最重要、最有趣的神话之一是在宇宙重要的初创期，美丽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Amaterasu）从天国般的岩石住所中被引诱出来的故事。当这个故事在公元8世纪被记录到《古事记》中时，它已经很古老了。

神道教是日本本土的传统宗教，不同于引进的佛教，它是对生命和习俗守护者（当地的精灵、先祖之力、英雄、非凡的国王、活着的父母和孩子）的敬拜，区别于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而产生的力量（观音菩萨和佛陀）。膜拜的方式主要是保持和培养心灵的纯洁："什么是沐浴仪式？不仅仅是用神圣的水洗干净身体，而是要遵从符合道德准则的正确方式。"[12]"令神灵喜悦的是德行与真诚，而不是供品的数量。"[13]

天照大神，即皇室的女性祖先，是民间信奉的众神中的主神，然而她本身是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八百万神只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古尼托郭他基诺迦微（Kunitokotachi-no-kami）的不同表现形式。他是人间永恒的神圣存在，是宇宙万物的伟大统一，是上天与人间的原始生命，从开天辟地到宇宙终结他会永远存在。"[14] "在高天原的斋戒中，天照大神崇拜的是什么神？她把自己的内在自我作为神来崇拜，通过内在的纯洁性努力培养自身的神圣美德，从而成为具有神性的人。"[15]

由于万物的内在都具有神性，因此万物都应该被当做神，从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到天皇，这就是神道教。天皇的地位最高，获得最大的尊敬，但这种尊敬与给予万物的尊敬并没有不同。"令人敬畏的神性会彰显自己，哪怕是在一片树叶或一根青草中的神性。"[16] 在神道教中尊敬的作用是膜拜万物中的神性，纯洁的作用是保持它在自身中的显现——遵循天照大神令人敬畏的自我崇拜模式。"看不见的神默默地看着所有秘而不宣的事物，人类的心灵在密谈。"[17]（摘自明治天皇的诗）

在以下的例子中，被救者多少有些不乐意。风暴神须佐之男（Susanowo）是天照大神的弟弟，他的行为恶劣到令人无法宽恕的地步。天照大神竭尽所能地姑息他，远远超出限度地宽恕他，但他依然继续破坏她丰饶的土地，弄脏她的各种建筑。他最后一次的无礼行为是在

她的纺织厅顶部弄出一个洞，把一匹被他剥了皮的花斑天马从洞里扔下去，把一群正忙着为神灵做威风凛凛的长袍的侍女们吓死了。

眼前的景象也让天照大神非常惊恐，她退回到天上的洞穴里，紧紧地关上了身后的门。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太阳的永远消失意味着宇宙的终结，甚至在宇宙开始之前它就终结了。随着她的消失，整个天界平原和整个中间的芦苇平原都变得一片黑暗。邪恶的鬼怪在人间横行。人间出现了许多灾难的征兆，众神的声音就像第五颗月亮聚集在一起嗡嗡叫的苍蝇。

八百万神在天堂安静的河床上召开神圣的会议，请求他们中一位名叫思想包容者（Thought-includer）的神提出应对的计划。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制造出许多具有神效的宝物，其中包括一面镜子、一把剑和布制的供品。一棵大树被竖立起来，上面装饰着珠宝。他们带来公鸡，这些公鸡可以连续不停地打鸣。众神点起篝火，吟诵庄严的祷告文。镜子近二米半长，被绑在中间的树枝上。一位名叫鹡鸰（Uzume）的年轻女神表演非常吵闹的舞蹈。八百万神很欢乐，他们的笑声充斥寰宇，天界平原为之震动。

洞穴里的太阳女神听到了这些生气勃勃的喧哗，很吃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把天上岩石居所的门打开一点儿，从洞穴里对外说：“我以为因为我的退隐，天界的平原以及中间的芦苇平原都应该一片黑暗。鹡鸰女神怎么能寻欢作乐，八百万神怎么能尽情欢笑呢？”鹡鸰说：“我们之所以开心地庆祝，是因为有一位比你的光辉更明亮的神。”在她们交谈期间，两位神把镜子向前推，充满敬意地把它展示给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她感到越来越吃惊，渐渐地从门里向外走，凝视着镜子。一位强有力的神拉着她的手，把她拉了出来。另一位神在她身后拉起一根草绳（称作注连绳），从洞口的这头拉到那头，并且说道：“你不能退回到绳子以内！”这时天界平原和中间的芦苇平原重新获得了光明。[18] 现在每天夜晚太阳会暂时退避，就像人需要睡觉以恢复精神一样，但因为有注连绳，她便不会永远消失了。



图48　天照大神从洞穴中出来（版画，日本，1860年）

太阳作为女神，而不是男神的神话主题是一种罕见的残存珍品，这显然源自曾一度广泛传播的远古神话。南阿拉伯的伟大母性神祇便是女性太阳神伊拉特（Ilat）。在德语中“太阳”这个词是阴性词。在整个西伯利亚和北美洲，零散的故事中保留着女性太阳。在小红帽的童话故事里（小红帽被狼吃了，但猎人把她从狼肚子里救出来），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类似天照大神的冒险经历。许多地方的神话保留着这样的痕迹，但只有在日本，我们才会看到一度盛行的神话在文化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因为天皇是天照大神孙子的直系后代。作为皇室的女祖先，她被敬为日本神道教至高无上的神祇之一。在她的冒险故事中，我们会感受到与更广为人知的男性太阳神神话所不同的世界情感：对光明之礼的温柔之情，对可见事物的感激，这种情感一定曾经是许多人的宗教情感。

故事中出现了镜子、剑和树。镜子，映照出女神，并将她从神圣未显的庄严休息状态中引出来，象征这个世界。在镜子中神祇高兴地凝视自己的荣耀，这种喜悦引发了显形或“创造”的行为。剑是雷电的对应物。树是世界之轴，表现的是它实现愿望、富有成果的一面——这与基督教家庭在冬至时节所摆设的树是一样的，冬至是重生或太阳回归的时刻，从德国异教信仰继承而来的欢乐习俗给现代德语带来了阴性词汇“太阳”（Sonne）。鹡鸰的舞蹈和众神的喧嚣意味着狂欢节：至高无上的神的退隐令世界变得乱七八糟，但即将来临的新生令人喜悦。当女神再次出现，众神在她身后拉开注连绳，则象征着光明回归这个奇迹的恩典。注连绳是日本民间宗教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最意味深长的象征物之一。它被悬挂在寺庙入口的上方，在庆祝新年时被沿街结彩地悬挂起来，它意味着跨越回归的阈限所带来的世界更新。如果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神话中进入死亡深渊的最显著的象征物，那么注连绳便是象征复活的最简单的标志。两者都代表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神秘界限——那根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线。

英雄不得不用长生不老药来承受各种回击

天照大神是伟大的伊南娜在东方的姐妹神，在古代苏美尔楔形文字所记载的寺庙碑文中，伊南娜是至高无上的女神，在前文中我们曾经跟随她降到阴间。在西方文化各个发展时期，她分别有伊南娜、伊什塔尔、阿斯塔耳忒（Astarte）、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维纳斯等名字——这些女神与太阳无关，而和与她们同名的行星有关，同时也与月亮、上天、丰饶的地球有关。在埃及她变成了女神天狼星（Sirius），每年定期在天空中出现，宣告尼罗河洪水季节的开始。

你应该还记得，伊南娜从天堂下降到与她对立的姐姐死亡女王埃列什吉伽尔的地狱。她把她的信使宁舒布尔留下来，吩咐他如果自己没有回来，他便设法救她。她赤身裸体地来到

七位判官面前，他们盯着她看，她被变成一具尸体，正如我们看到的，尸体被挂在木桩上。

三天三夜过去了，[37]
伊南娜的信使宁舒布尔，
带来好消息的信使，
支持性言语的传递者，
为她在天庭抱怨，
在神的聚会上为她哭泣，
在众神的家中为她奔走……
他为了她像乞丐一样总不换衣服，
他独自走向恩利尔的圣地埃库尔。

这是拯救女神的开始，由于她非常清楚自己所进入的区域的威力，因此为自己的复活采取了预防措施。舒布尔首先去找恩利尔（Enlil），这位神说伊南娜已从天堂下到地狱，但冥界有冥界的法令。接着宁舒布尔去找名叫南纳（Nanna）的神，但这位神说伊南娜已从天堂下到地狱，但冥界有冥界的法令。宁舒布尔又去找名叫恩基（Enki）的神，这位神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创造出两个没有性别的生物，让他们把“生命之粮”和“生命之水”带到地狱，在伊南娜的尸体上喷洒六十遍。



图49　女神复活（大理石雕，意大利/希腊，公元前460年）

恩利尔是苏美尔人的空气之神，南纳是月亮神，恩基是水神和智慧之神。在有文字记载后（公元前3000年），恩利尔是苏美尔众神中的主神。他很容易发怒，是洪水的制造者。南纳是他的一个儿子。在神话中，善良的恩基通常以帮助者的形象出现。他是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和抵御洪水的英雄的庇护人兼建议者。经典神话中恩基与恩利尔的对抗等同于波塞冬与宙斯的对抗（海神尼普顿与朱庇特的对抗）。

他们把恐惧之火的光线照向木桩上悬挂的尸体，
他们在尸体上喷洒了六十次生命之粮和生命之水，
伊南娜复活了。
伊南娜自地狱上升，
判官们逃走了，
阴间的任何人都可以平静地降入阴间；
当伊南娜自地狱上升时，
确实有死者急忙赶在她的前面。
伊南娜自地狱上升，
小鬼如芦苇般，
大鬼像刻写笔一样，
走在她的身边。
走在她前面的恶鬼手里拿着棍棒，
走在她旁边的恶鬼腰里佩戴着武器。
走在她前面的，
走在伊南娜前面的，
是不知道食物，不知道水的恶鬼，
他们不吃洒下的面粉，
他们不喝祭奠的酒，
他们从男人的怀里夺走妻子，
从哺乳的母亲的怀中夺走孩子。

在一群可怕的鬼魂的包围中，伊南娜穿行于苏美尔的土地上，从一座城市流浪到另一座城市。[19]

这三个例子（乌鸦、天照大神和伊南娜）来自相距甚远的文化地区，充分说明了来自外界救助的重要性。它们显示出，曾经帮助英雄完成整个考验过程的超自然协助力量在历险的最后阶段继续发挥着作用。他的意识已经屈服了，但潜意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量。英雄被推动着返回他原来的世界。不像在利用魔法逃跑的模式中，英雄没有紧紧抓住自我并拯救自我，而是失去了自我，但是通过恩典，自我被归还给他。

这引出了冒险历程的最后关键时刻，对于这个关键时刻来说，整个奇迹般的旅程只不过是前奏。这个关键时刻就是英雄从神秘王国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的时刻，此时他要跨越反常的、难以通过的阈限。无论得到来自外部的救助、内部的驱动，还是引导他的神祇的温柔鼓励，英雄都不得不带着他所获得的恩惠再次进入长期被遗忘的环境，在那里，不完整的人想要变得完整。英雄不得不用他分散自我、救赎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来应对这样的社会，承受各种

回击，比如合理的怀疑、强烈的怨恨以及好人的不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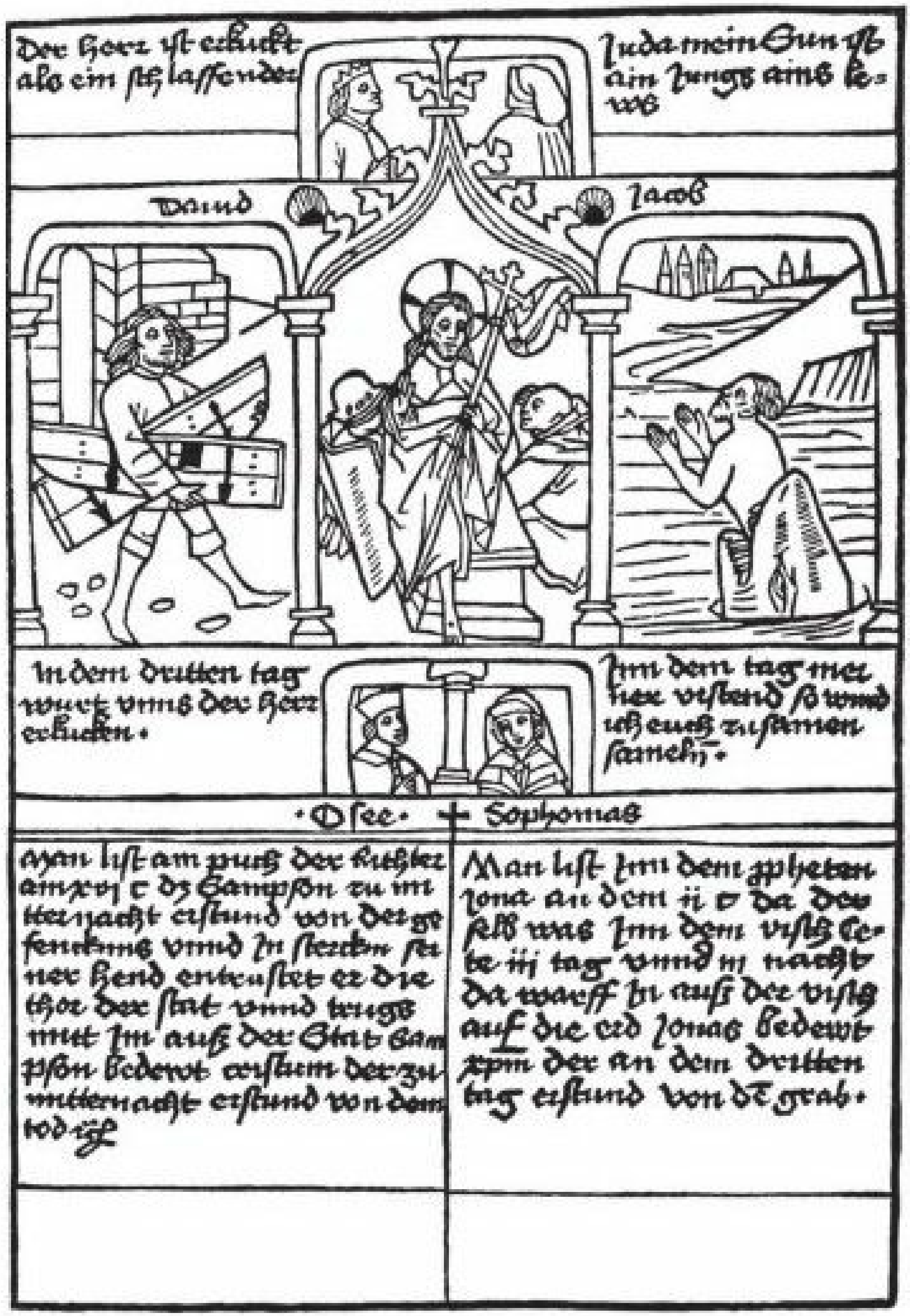


图50　英雄再次出现：抱着庙门的参孙·耶稣的复活·约拿（德国版画，1471年）

跨越归来的阈限

归返的英雄

神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被描绘成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像生与死、白天与夜晚一样。英雄离开我们所知的世界，冒险进入黑暗世界，在那里完成他的冒险或者被囚禁或陷入危险中，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他的回归被描述为从遥远的地方返回。然而此处是理解神话与象征符号的一个关键——这两个世界其实是一体的。神的世界是我们所知世界被遗忘的维度。无论情愿或不情愿，对这个维度的探索，都是英雄行为的意义所在。在正常生活中看似重要的价值和特点随着自我被同化到之前认为与自我相异的事物中而消失了。正如在食人恶魔的故事中，对精神发展层次不合格的人来说，对失去个性的恐惧可能成为他超凡体验的全部负担。然而英雄大胆地深入进去，发现丑老太婆变成了女神，恶龙变成了众神的看门狗。

然而，从正常清醒的意识角度看，在黑暗世界中获得的智慧与现实世界通常行之有效的明智之间一定具有某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因此从美德中分离出来的机会主义会造成人类的堕落。圣徒们殉道，而普通人拥有他们的习俗和制度，这些习俗和制度不会像田野里的百合花一样恣意生长。圣徒彼得不断拔出他的剑，就像在客西马尼园中那样，以保护世界的创造者与维持者。[20] 从超自然深渊中获得的恩惠很快会被合理化为无价值的事物，因此非常需要另一位英雄带来令人振奋的新启示。

然而，纵观几千年来人类精明的愚蠢行为，该如何再次教授这些曾经被正确教授但被错误学习了无数次的教义呢？这就是英雄所面临的终极难题。如何把黑暗世界中藐视言语的见解转化为现实世界的语言？如何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三维空间，或者如何用三维图像呈现多维度的意义？如何将成对对立物都用“是”和“否”来表达？如何向只相信自己感官的人传递虚空生万物的信息？

许多失败的例子证明，这个肯定生命的阈限是很难跨越的。回归的英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体验了令灵魂满足的实现感之后，还要接受现实，接受生活中短暂的快乐与悲伤，平庸与淫秽。为什么要返回这样的世界？为什么要试图让沉湎于情欲的男男女女认识到超凡的极乐体验是合理的，甚至是有趣的？就像在夜晚看起来很重要的梦境在白天显得很愚蠢一样，诗人和先知会发现自己在冷静的评判者眼里就像白痴。简单的做法是把整个社会交给魔鬼，英雄重新退回到天堂的石头住所中，紧紧地关闭房门。然而如果某个灵魂助产士在退隐处的门前拉起了一条注连绳，那么在时间中呈现永恒和感知永恒的工作便不可避免了。

完美的平衡丧失了，英雄就此堕落

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故事便是英雄归来的典型案例。瑞普无意识地进入了历险之地，就像每天晚上我们进入梦乡那样。印度教认为在深沉的睡眠中，自我是统一且

充满喜悦的，因此深层睡眠被称为认知状态。[21] 尽管夜晚拜访黑暗之源使我们能够恢复精力，但它们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像瑞普一样，我们一无所获地回来了，除了那表明时间流逝的长长的胡须。

> 他四处寻找他的枪，他没有找自己那把干净的、油光锃亮的猎枪，而是看到一把旧式明火枪，枪筒上锈迹斑斑，保险栓脱落了，枪托被虫蛀了……当他站起来行走时，他发现自己关节僵硬，不能如常地活动了……在接近村庄时，他遇到了一些人，但他一个都不认识，这多少有些让他吃惊，因为他认为自己熟悉附近乡村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穿着也不同于他所熟悉的服装式样。他们同样吃惊地盯着他，每当他们把目光投向他时，总会轻抚他们的下巴。他们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使得瑞普也不自觉轻抚自己的下巴。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胡子长长了30厘米……他开始怀疑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是否被施了魔法……
>
> 瑞普长着长长的灰白色胡子，手里拿着生锈的猎枪，穿着粗笨的衣服，身后聚集了一群女人和孩子，很快他吸引了小酒馆里政治家们的注意。他们围在他身边，从头到脚好奇地打量着他。演说者赶紧走向他，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投票给哪一方。瑞普茫然地看着他。另一个个子矮小但忙碌的家伙拉着他的胳膊，抬起脚尖在他耳边问他支持联邦党还是支持共和党。瑞普对这个问题同样困惑不解。这时一位戴着尖顶帽、博学而傲慢的老绅士穿过人群，他用胳膊肘把人群朝左右分开，然后站在瑞普面前。他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拄着拐杖，锐利的目光和尖尖的帽子似乎能穿透瑞普的灵魂。老绅士用严厉的语气问他为什么扛着枪，带着身后的一群乌合之众来参加选举，他是不是想在村子里制造暴乱。“哎呀，先生，”瑞普有些惊愕地喊道，“我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穷苦本分人，忠于国王，上帝保佑他！”
>
> 旁观者一起大喊：“他是保守党人！奸细！流亡者！赶走他！让他滚蛋！”戴着尖顶帽的傲慢绅士好不容易才恢复了秩序。[22]

比瑞普的命运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当爱尔兰英雄莪相（Oisin）和青春之国国王的女儿长期旅居之后返回故乡时发生的故事。莪相做得比瑞普好，在冒险的地方他始终睁着双眼。他有意识地（醒着）下降到无意识王国（深层睡眠），并将潜意识体验的价值纳入到他清醒时的人格中。他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正因为这种令人满意的状况，他回归的危险性会更大。由于他的整个人格已经变得与永恒的力量及形式相一致，因此他将承受时间的形式及力量的全面驳斥和攻击。

有一天，芬恩·麦克库尔之子莪相和他的随从在爱尔兰树林中打猎，青春之国国王的女儿向她走来。莪相的随从带着猎杀的猎物先行离去，把他们的主人和三条狗留在后面。那神秘的生物出现他面前，那生物有着女人的美丽身体，却长着一个猪头。她说是德鲁伊特（Druidic）的咒语使她长出了猪头，并且许诺只要莪相答应娶她，猪头便会消失。“嗯，如果当真如此，”他说，“如果和我结婚能够解除咒语，那么我不会让你一直长着猪头。”

猪头瞬间消失了，他们一起出发前往青春之国。莪相成为了青春之国的国王，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一天他转过身对自己超自然的新娘说：

> “我希望今天能回到爱尔兰，看看我的父亲和他的大臣。”
>
> 他的妻子说：“如果你走了，如果你的脚踏上了爱尔兰的土地，你就永远不能回到我这里，你将变成一个年老的盲人。你觉得你来到这里已经多长时间了？”
>
> “大约三年。”莪相说。

“自从你和我来到这个王国，已经过去了三百年，”她说，“如果你必须回爱尔兰，我会让这匹白色骏马载着你。但是如果你从马上掉下来或者脚碰到了爱尔兰的土地，骏马就会跑回来，你会留在它放下你的地方，变成一个可怜的老头。”

“我会回来，别担心，”莪相说，“难道我没有回来的好理由吗？但是我必须再见一次我的父亲、我的儿子和我的朋友，哪怕只看一眼，我也必须见一见他们。”

她为莪相准备了骏马并对他说：“无论你想去哪儿，这匹马都会带你去。”

莪相没有停歇，直到骏马踏上了爱尔兰的土地。在来到明斯特的诺克帕特里克（Knock Patrick）之前，他一直坐在马上。在诺克帕特里克他看到一名男子在放牧奶牛。在奶牛吃草的田野里有一块宽阔平坦的石头。

莪相对牧人说：“你愿意来这里把石头翻过来吗？”

牧人说：“我不愿意，因为我搬不动，二十多个像我这样的人也搬不动。”

莪相骑马来到石头跟前，弯下身，用手抓住石头把它翻了过来。石头下面是一个巨大的芬尼亚（博拉布）号角，它像贝壳一样卷成圆形。根据规定，当任何爱尔兰的芬尼亚人吹响博拉布号角时，其他人无论在国家的什么地方都要立即聚集过来。

芬尼亚人是芬恩·麦克库尔的子民，全都是巨人。莪相是芬恩·麦克库尔的儿子，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如今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这片土地上的居住者不再是古老的巨人。这类古代巨人的传说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都很常见，例如上文中关于马赫昆达国王的神话。与之类似的是希伯来人鼻祖的长寿：亚当活了九百三十岁，赛斯活了九百一十二岁，以挪士活了九百零五岁等等。[23]

“你愿意把那个号角拿给我吗？”莪相问牧人。

牧人说：“我不愿意，因为不论是我自己还是很多个像我这样的人一起都没法把它从地上举起来。”

莪相骑着马靠近号角，低下身体，把号角拿在手里。他太急切地想吹响号角了，忘记了一切。他向下滑去够号角，一只脚碰到了地面。骏马立即不见了，莪相躺在地上，变成了一个年老的盲人。[24]

神话中一个著名的主题就是天上方一年，地上已百年。一百象征着全体。与之类似，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意味着全体。在印度史诗中，神的一年等于凡人的三百六十年。从奥林匹斯山众神的角度看，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滚滚流逝，显示了整个循环永远和谐的形式，人类只从中看到了变迁与死亡，而神祇看到了不变的形式和没有终结的宇宙。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面对尘世的痛苦或快乐时保持这种宇宙的观点，对世俗知识的了解会把心灵的注意力从永世的中心吸引到当下发生的边缘危机上。完美的平衡丧失了，灵魂摇摆不定，英雄就此堕落。

起隔绝作用的骏马避免英雄直接接触尘世，但允许他在尘世中漫步，这是具有超凡能力的人通常采取预防措施的生动例子。墨西哥国王蒙特苏马（Montezuma）从来没有把脚放在大地上，他总是被贵族扛在肩上，如果他在什么地方要下地，他们会在地上铺设华丽的地毯，让他在地毯上行走。在宫殿里，波斯国王走在其他人不能踏上的地毯上，在宫殿外面，他从来不步行，要么乘坐马车，要么骑马。以前乌干达的国王、国王的母亲和他们的王后都不

能在他们所生活的宽广的皇宫外面步行。每当他们要走出围城时，水牛族的男人会把他们扛在肩上。这些皇室人员出行时会有几个水牛族的男人跟着，以便轮流背负。国王两腿分开跨坐在背负者的脖子上，两条腿分别搭在他们的两肩上，脚被收拢在背负者的胳膊下面。当背负者累了，他就把国王换到另一个背负者的肩上，不会让皇室人员的脚碰到大地。[25]

弗雷泽用以下形象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神圣人物的脚不可以触碰到大地。

> 被认为神圣者或禁忌者所普遍具有的圣洁、神奇的美德、禁忌或无论我们称之为什么的神秘性质，显然被原始的哲学家视作充斥在神圣者体内的有形物质或液体，这就好比莱顿瓶中充满了电，当它接触到良好的导体时就会放电。因此通过接触大地，身体中的圣洁或神奇的美德也会被放掉、被耗尽。根据这个理论，大地就是神奇液体的良好导体。因此为了避免所承载物体的流逝、浪费，神圣者或禁忌者必须小心避免接触大地。用电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他必须保持绝缘，如果他内部满满的宝贵物质没有被清空的话。在很多情况下，禁忌者的绝缘被作为预防措辞提出来，显然不仅仅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因为可以这样说，圣洁的美德具有强烈的爆炸性，最轻微的接触也会引发爆炸，因此为了公众的安全有必要将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免发生爆炸，破坏任何接触它的事物。[26]

毫无疑问，这种预防措施具有心理学上的合理解释。在尼日利亚的丛林中，穿着晚餐礼服的英国人一定会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很合理。留着胡须的年轻艺术家走进丽兹酒店的大堂，他会很乐意解说自己的气质风格。教士穿着的白色硬领突显出他是神职人员。20世纪的修女通过穿着中世纪的服装来摆脱尘世。婚戒则多少会让妻子与异性绝缘。

毛姆（W.Somerset Maugham）的故事描写了为白人服务的印度仆人因为不注意无尾晚礼服的禁忌而遭到变形。许多民谣都说出了弄坏戒指的危险。神话，比如奥维德（Ovid）收集的著名神话集《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的神话，描述了当高度集中的力量中心与周围世界较低的力量场之间的绝缘体，在没有适当预防的情况下突然被拿走时所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改变。根据凯尔特人和德国人的童话故事，日出时被抓上船的小矮人或小精灵会立即变成棍子或石头。

回归的英雄为了完成他的冒险必须经受住世界的冲击

回归的英雄为了完成历险必须经受住世界的冲击。瑞普从来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他的归来完全是个笑话。莪相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但他在其中丧失了中心性，因此失败了。阿札曼王子最幸运，他在清醒的情况下体验到了深层睡眠中的极乐，带着从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中获得的护身符回归到现实世界中。因此他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面对虚幻，保持自我的肯定。

当他在塔楼里睡觉时，两个精灵达赫纳什和梅蒙娜从遥远的东方把海洋、岛屿和七座宫殿之王的女儿运了过来。她叫布杜尔。他们把睡着的年轻公主放在波斯王子身边。精灵发现这一对男女就好像双胞胎，长得非常相像。达赫纳什说：“阿拉在上，我的夫人，我所爱的

公主更漂亮。”但喜爱阿札曼王子的女精灵梅蒙娜反驳道：“才不是这样，更漂亮的是我所爱的王子。”于是他们争吵起来，互不相让，最后达赫纳什提议他们应该找一位公正的评判。

梅蒙娜使劲用脚跺地，一个伊夫利特从地里出来，他一只眼睛瞎了，驼着背，皮肤赖赖巴巴，眼眶是从上到下的裂缝，头上长着七只角，四绺头发垂到脚跟，他的手像干草叉，他的腿像船的桅杆，他的指甲像狮子的利爪，他的脚像野驴的蹄子。这个怪物尊敬地亲吻梅蒙娜面前的地面，问她需要他做什么。梅蒙娜让他评判床上躺着的两个年轻人谁更漂亮。他长久地凝视两个人，惊叹于他们的美丽，然后转向梅蒙娜和达赫纳什，宣布了他的裁定。

“阿拉在上，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他说，“那就是这两个年轻人同样美丽。我没法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他们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依次叫醒他们，不让另一个人知道，谁更迷恋对方就说明谁的漂亮程度稍逊一筹。”

大家同意了这个提议。达赫纳什变成了一只跳蚤，在阿札曼王子的脖子上咬了一口。王子从睡梦中醒来，揉了揉被咬的地方，使劲抓挠起来，因为被咬的地方刺痒。同时他向一侧稍微转身，发现身边躺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呼吸比麝香还香甜，皮肤比奶油还柔嫩。他非常吃惊，坐了起来。他更仔细地端详身边的人，就好像从远处眺望建在齐整高墙上的圆顶一样，他发现那是一个像珍珠或闪耀的太阳一样的年轻女人。

阿札曼王子想要叫醒她，但达赫纳什让她睡得很沉。年轻的王子摇动着她，“哦，我的爱人，醒来看看我。”他说。但是公主没有动。阿札曼王子以为布杜尔公主是父亲要他迎娶的女人，于是他满怀渴望。但是他担心他的父亲可能躲在房间里的某处观察他，因此他克制了一下，只是从公主的小手指上摘下印章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然后伊夫利特让他再次睡去。

布杜尔公主的表现与阿札曼王子的表现不同。她不会想到或者不会担心有人在观察她。而且唤醒她的梅蒙娜带着女性的恶意，在她大腿根部容易兴奋的地方狠狠咬了一口。美丽、高贵的布杜尔公主发现旁边睡着一个和自己很相像的男人，而且发现他已经拿走了自己的戒指。布杜尔公主没法叫醒他，也没法想象他对自己做了什么，阿札曼王子裸露的肌肤让她爱欲中烧，失去了控制，无法抗拒的激情达到了巅峰。

> 情欲令她感到痛苦，因为女人的欲望比男人的更强烈。她对自己的不知羞耻感到羞愧。然后她从王子的手指上扯下他的印章戒指，戴在被王子摘走戒指的手指上。她亲吻王子的唇和双手，亲遍他每一寸肌肤。之后她把他拉到胸前，抱在怀里，一只手放在他的脖子下面，另一只手放在他的腋窝下，紧紧依偎着他，在他身边睡着了。

因此达赫纳什输了。布杜尔公主被送回中国。第二天早上当两个年轻人醒来时，他们之间隔着整个亚洲，他们左右转身，但发现身边没有人。他们叫来他们的家人，痛打并杀死周

围服侍他们的人，他们彻底疯狂了。阿札曼王子衰弱无力地躺着，他的父王坐在床头痛哭、哀伤，日日夜夜不离他左右。而人们不得不给布杜尔公主戴上镣铐，在她的脖子上套上铁链，把她锁在宫殿的一扇窗户上。[27]

相遇和分离导致了所有的疯狂行为，这是为爱受苦的典型表现。当一个爱人抗拒大众的逢迎哄骗，坚持实现自己的天命时，痛苦和危险都是巨大的。然而超出感官估计的力量将会开始发挥作用。世界不同角落所发生事件的结果将逐渐汇集在一起，巧合的奇迹会使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从灵魂相遇中带回来的护身戒指预示着恋人知道瑞普·凡·温克尔所不知道的梦中经历，它还表明清醒的头脑相信深层睡眠中的现实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并不抵触。这表示英雄必须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

阿札曼王子的长篇故事显示了命运缓慢但极好地发挥作用的过程（命运已经被召唤到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有天命：只有深入黑暗世界去接触命运并带着戒指再次出来的英雄才具有天命。

两个世界的主宰

英雄能够从时间幻象的世界跨越到因果关系的深层世界

英雄能够自由地跨越两个世界，从时间幻象的世界到因果关系的深层世界，再返回来。这是主宰者的能力。它并不会使一个世界的原则污染另一个世界的原则，但可以使头脑借助另一个世界来了解这个世界。尼采宣称宇宙舞者并不会笨重地停留在单一的点上，而是会轻盈、轻快地从一个位置转换、跳跃到另一个位置。一次可能只能从一个点着手，但这并不会使从其他点上获得的洞见失去价值。

神话通常不会以单一的形象展示这种迅速变迁的奥秘。当神话展示这种奥秘时，这个时刻是宝贵的、非常重要的象征，值得我们去重视和思考。这样的时刻就是基督变形的时刻。

> 耶稣把彼得、雅各以及雅各的兄弟约翰带上了一座高山，并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他的脸像太阳一样闪耀，他的衣服像光一样洁白。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与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38]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有个声音从云彩里传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显得极其害怕。耶稣走上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有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诉其他人。[28]

整个神话在此刻齐备：耶稣是向导、道路、显灵和归来的同伴。信徒是他给予启蒙的对象，他们自己并不是秘密的主宰者，而是被引导着充分体验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的矛盾。彼得非常害怕，以至于胡言乱语。[29] 肉体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上帝之道显现出来。他们俯伏在

地，当他们起身时，门已再次关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永恒的时刻远远地超越了阿札曼王子个人爱情命运的实现。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英雄熟练地来回穿过世界的阈限，而且看到它更深入地进入另一个世界中。个体的命运并不是显灵的动机和主题，因为见证启示的是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仅仅用心理学术语无法对它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显灵可能会被忽视。我们会怀疑这样的景象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过。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毫无帮助，因为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象征的问题，而不是史实性。我们不关心瑞普·凡·温克尔、阿札曼王子或基督耶稣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的故事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故事在世界上流传甚广，关系到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英雄，因此体现这个普遍主题的各地英雄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强调史实性会引发困惑，这只会混淆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

那么变形故事的主旨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但是为了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比较，避免偏狭，我们最好再来看一个例子，它同样是一个著名的原型事件。

以下的例子出自印度教的“尊者之歌”，即《薄伽梵歌》[39]。尊者，即年轻英俊的奎师那，是宇宙之神毗湿奴的化身，阿周那（Arjuna）王子是他的门徒兼朋友。

阿周那说：“哦，尊者，如果你认为我能够看到它，瑜珈修行者的主宰，那么给我展示你不变的自我。”

尊者说：“你会看到我的样子千千万万——各种各样且神圣非凡，有着不同的形态和色彩。你会看到众神与天使；看到许多以前没有人看到过的奇迹；看到如今的整个宇宙，包括移动的事物和不动的事物，以及你希望看到的任何事物，所有一切都浓缩在我的身体里。但是你的凡眼是看不到我的，我赐予你神的眼睛，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至高无上的瑜伽之力。”

说完这番话后，伟大的瑜伽之王向阿周那展示了他作为宇宙之王毗湿奴至高无上的样子：长着多张面孔和数双眼睛，呈现出许多奇妙的景象；花花绿绿地装饰着许多天国的装饰品；举着许多神的武器；穿着天国的礼服，戴着天国的花环；涂抹着神的香料；这个形象无比美好、无比光辉、无边无际，各个方向都长着面孔。这位宇宙之王的辉煌如同一千个太阳的光芒同时在天空中迸发。在这位众神之神的身上，阿周那看到了整个宇宙，宇宙分成多个部分，所有的部分都聚集在一体。阿周那惊愕不已，毛骨悚然，向尊者俯首膜拜，双手合十，对宇宙之王说：



图51　奎师那引领阿周那上战场（纸板水粉画，印度，18世纪）

哦，尊者，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众神和生命的各种宿主——梵天坐在莲花上，还有全部的鼻祖和天国之蛇。我看到你有无数手臂和躯干，有无数面孔和眼睛。我看到你在每个方向上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形式，但是我看到的不是你的结束，不是你的中间，也不是你的开始，哦，宇宙之王，万能的形态！你戴着王冠，手持神杵和时轮，在各个方向上我看到你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和像烈日一样照耀着四方，无边无际，令人难以注视。你是宇宙至高无上的支持者，你是永恒法则不朽的守护者，你是我信仰中的根本存在物。

正是在吹响第一次进军号之前，这个异象在战场上出现在阿周那的眼前。伟大的王子有神作为他的战车御者，驶入了双方准备好战斗的战场。他自己的军队已经集结起来，准备对抗那些篡权的堂兄弟，但是这时他在敌军阵列中看到了许多他认识并喜爱的人。他的情绪变得很糟糕。他对御车的神祇说：“唉，我们决意犯下大罪，我们准备好杀害亲人以满足我们对王位的贪欲！如果持国天（Dhritarashtra）的儿子们手持武器在战争中杀死我反倒好得多，我不拿武器，也不反抗，我不想战斗。”然而清秀的神祇立即让他鼓起勇气，将神的智慧灌输给他，并让他看到这个异象。王子目瞪口呆地看到，不仅他的朋友变成了宇宙支持者的活化身，两支军队的英雄们也被一阵风卷入了这位天神可怕的大嘴中。他惊恐地呼喊：

当我看到你高耸入天的外形闪耀着各种颜色时，当我看到你张开血盆大口，你巨大的眼睛发出光芒时，我内心深处的灵魂恐惧得发抖，我失去了勇气与平静，哦，毗湿奴！当我看到你嘴里令人胆战心惊的獠牙，就像烧光一切的时光之火，我迷惑了，惶惶不安。哦，众神之王，宇宙的居所，请你慈悲为怀！我惊恐地看到持国天的儿子们、君主的主人们、毗湿摩（Bhishma）、德罗纳（Drona）、迦尔纳（Karna）以及我方的将领都猛冲向你的獠牙和血盆大口。我看到你的獠牙咬住了一些人，他们的头被咬得粉碎。就像许多河流奔流入海，凡人世界的英雄冲进你燃烧着烈焰的嘴里，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这些生灵迅速地冲进你的嘴里，奔向毁灭。你舔舔嘴唇，用燃烧着烈焰的血盆大口吞吃了整个世界。你炙热的光线充斥整个宇宙，它们的光辉把世界都烧焦了。哦，毗湿奴！告诉我你是谁，你的样子如此可怕。哦，我至高无上的神，向你敬礼！请你怜悯我，我渴望了解你，你是原始的神。我不懂你的意图。

尊者说：

我是强大的、破坏世界的时间，现在我在这里杀死这些人。即使没有你，所有这些站在对面军队阵营中的士兵也都不会活下来。因此奋起战斗，赢得荣誉吧，征服你的敌人，享受富饶的王国。我，而非别人已经将他们杀死，哦，阿周那，你只是一个工具。杀死毗湿摩、德罗纳、迦尔纳、胜车（Jayadratha）以及其他已经被我杀死的伟大战士。不要让恐惧令你烦恼。去战斗，你将在战斗中战胜你的敌人。

听了奎师那的这番话之后，阿周那颤抖着双手合十，鞠躬敬拜。恐惧将他淹没，他向奎师那敬礼并支支吾吾地说：

……你是众神之首，是远古的灵魂；你是宇宙至高无上的休养之所；你是智者，将会被人了解，你是终极目标。你遍布整个世界，哦，你无边无际。你是风，是死亡，是火，是月亮，是水之王。你是第一个人类兼伟大的祖先。让我看一看你的其他形式。哦，众神之神，宇宙的居所，开开恩吧！我想看到以前的你，头戴王冠，手拿神杵和时轮。哦，具有一千条手臂，无穷外形的你，再次呈现四条胳膊的形象吧。

尊者说："哦，阿周那，承蒙我的恩典，通过我的瑜伽之力，我给你展示了至高万能的、辉煌、无限且原始的形象，除你之外没有其他人看到过……不要因为看到我这可怕的样子而感到害怕、困惑。摆脱恐惧，内心欢喜，再看我其他的样子。"

对阿周那说完这些话后，奎师那又恢复了他优美的形体，并安抚受惊的他。[30]

这位信徒有幸看到了超越正常人类命运范围的异象，相当于一窥宇宙的本质。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还看到了人类的命运，即作为生命整体的命运，还看到了原子和整个太阳系统。异象是以符合人类理解的方式呈现的，也就是以神人同性的宇宙人影像呈现的。

借助同样有效的宇宙马、宇宙鹰、宇宙树或宇宙祈祷螳螂的形象，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启蒙。

唵，献祭的马的头是黎明，眼睛是太阳，它强大的力量是空气，张开的嘴是被称为"清醒状态"（Vaishvanara）的火，身体是年份，后背是天国，肚子是天空，蹄子是大地，两侧身体是四个季度，肋骨是中间的季度，四肢是季节，关节是月份和两个星期，脚是日与夜，骨头是星星，肉是云雾。它肚子里消化了一半的食物是沙子，它的血管是河流，肝脏和脾脏是山脉，毛发是青草和树木。前半部分身体是升起的太阳，后半部分身体是下沉的太阳，打的哈欠是闪电，摇动的身体是打雷，它的尿液是雨，它的嘶鸣是声音。[31]

……原型，
长着尖尖的喙，渴望肉食的生命之体，
高高展开风暴般宽阔的翅膀：但是眼睛，
喷射出鲜血，眼睛被挖出来，暗红的鲜血，
从受损的眼窝里流淌到喙的尖钩上，

洒落在空旷天空的荒凉空间里。
然而这个伟大生命在延续，然而这个伟大的生命，
是美丽的，她痛饮自己的失败，
吞噬下自己的饥馑。[32]

宇宙树是非常著名的神话形象（也就是北欧神话《埃达》中的宇宙树）。螳螂在南非布希曼人的神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尊者之歌”所记录的启示的表达方式符合阿周那的种姓与种族：他所看到的宇宙人是一位贵族，就像他自己，而且是一个印度人。相应地，在巴勒斯坦，宇宙人显现为一个犹太人；在古代德国，宇宙人是德国人；在南非巴苏陀人中他是一个黑人；在日本他是一个日本人。象征无所不在、超然万能的人物，他的种族和地位具有历史意义，而不是结构意义。性别也如此，出现在耆那教徒[40]传统形象中的宇宙之女是等同于宇宙人的象征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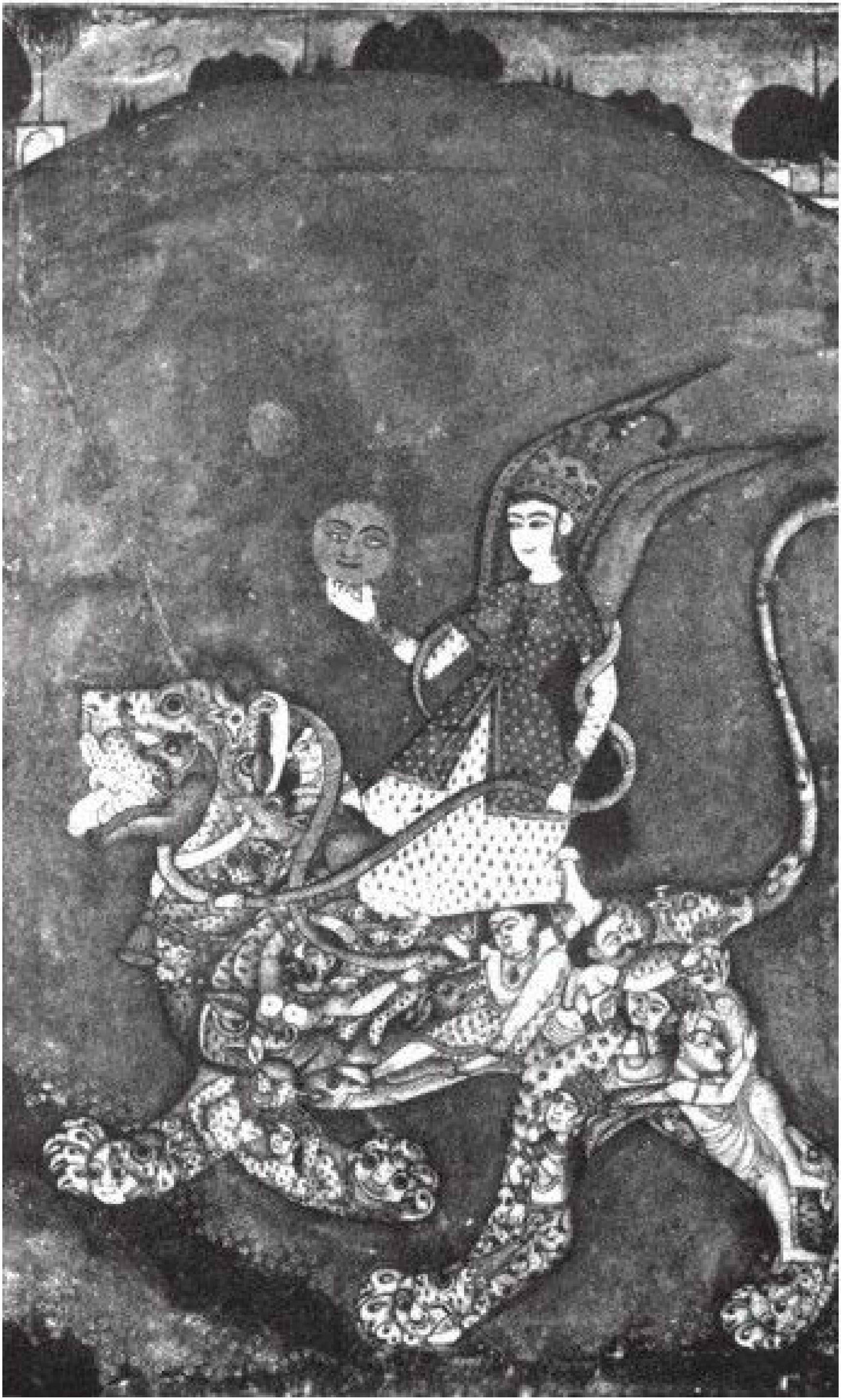


图52　托起太阳的宇宙狮子女神（单页手稿，印度，18世纪）

象征符号是交流的工具而非最终的主旨

象征符号只是交流的工具，一定不要误以为它们是最终的主旨。无论它们看起来有多吸引人或多令人难忘，它们始终只是方便的工具，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理解。因此神的人格——无论是以三位一体的、二元的或一元的方式来表达，还是以多神论、一神论或单一主神的方式来表征，用绘画方式还是语言方式，是被记录下来的事实还是启示性的异象，任何人都不应该试图把它解读为最终目的。神学家的问题在于保持他的象征符号明白易懂，这样象征符号便不会阻碍它所要传递的主旨。阿奎那写道："当我们相信上帝远远超出我们所想时，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上帝。"[33]《羯陀奥义书》（*Kena Upanisad*）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知之为不知，不知方为知。"[34] 误将工具当作主旨，不仅会泼洒没用的墨水，还会泼洒宝贵的鲜血。

接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见证耶稣变形的人是那些压制个人欲望的信徒，他们为了信奉主而克制自己，很久之前他们便清除了"生活"和"个人命运"。奎师那在恢复他熟悉的外形后宣称："诵念《吠陀经》，苦修忏悔，布施或献祭都无法使你看到你刚才看到的我的样子。只有虔诚地信奉我，人们才能看到我的这种形象，真正认识它并进入其中。行我的功德，把我视作最高目标，对任何生物都没有仇恨并虔诚信奉我的人才能来到我身边。"[35] 耶稣所说的类似的话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加简洁："为了我丧失性命者，反得重生。"[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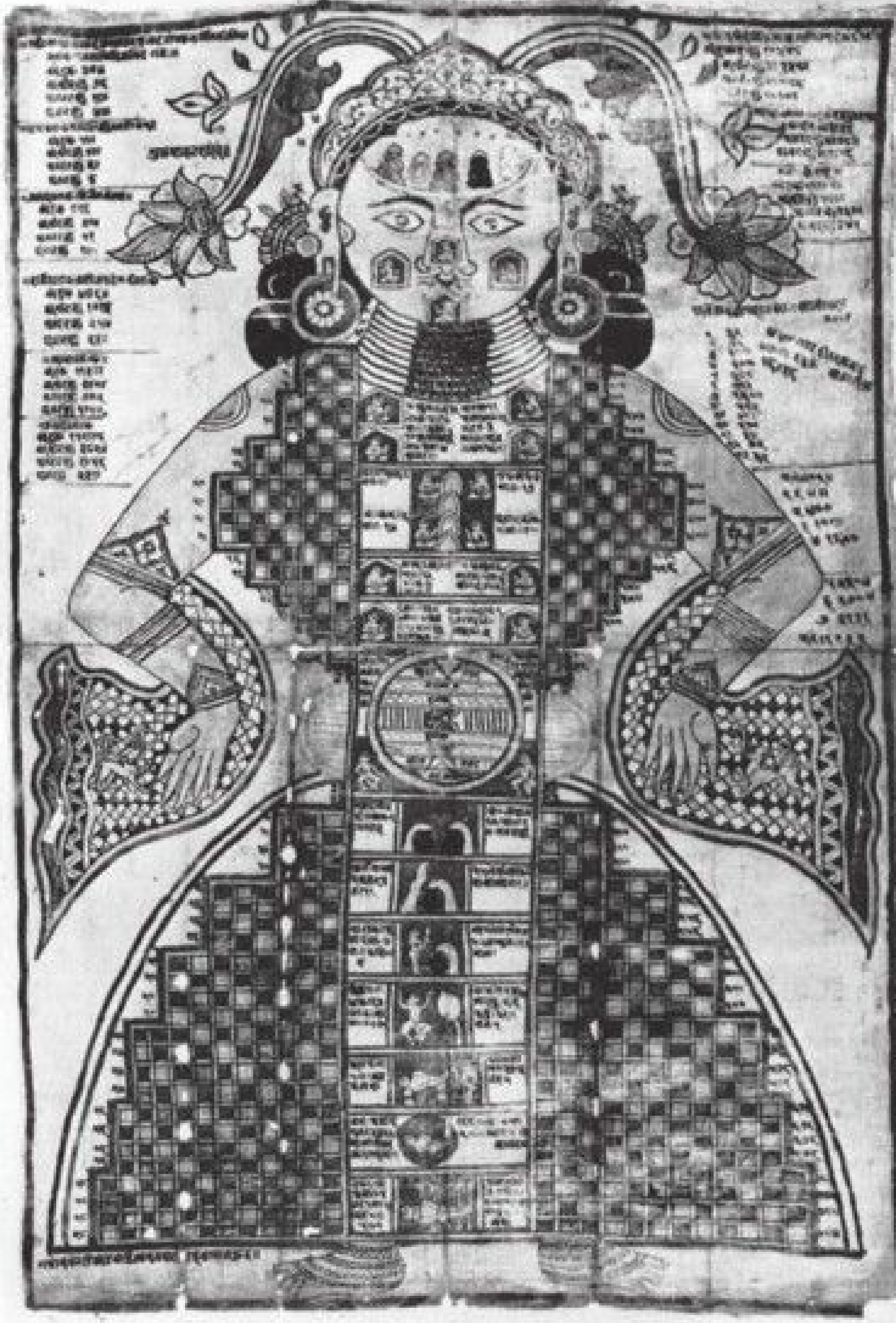


图53　耆那教的宇宙之女（布面水粉画，印度，18世纪）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它是所有宗教实践的意义。通过长时间的心理训练，个体可以完全放弃对个人局限、癖好、希望与恐惧的固着，不再抗拒自我湮灭，这是从认识真理中获得重生的先决条件，变得成熟，最后与神合为一体。他的个人野心彻底被摧毁，他不再汲汲

营营地活着，而是从容地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也就是说，他变成了无个性特征的人。法则存在于他之中，他毫无保留地赞同法则。

许多人物代表了这种和谐存在的终极状态，尤其在东方社会与神话背景中。这样的例子包括隐居山林的圣人、在东方生活与传说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流浪托钵僧，神话中这类角色包括：流浪的犹太人（遭到鄙视、默默无闻，但口袋里装着价值连城的珍珠），被狗攻击、衣衫褴褛的乞丐，其音乐能令心灵宁静的非凡的游吟诗人，或者伪装起来的神，比如宙斯、沃坦、维拉科查、埃德舒。

> 他们有时是个傻子，有时是个圣人，有时拥有帝王的光辉，有时到处流浪，有时像巨蟒一样静止不动，有时面带仁慈，有时受人尊敬，有时受到侮辱，有时默默无闻，获得领悟的人就这样快乐地活着。就像演员始终是人一样，无论他穿上戏服还是把戏服放在一边，因此充分说明了悟不灭的人永远有不朽之身，而不是其他。[37]

生活的自由

神话意在协调个人意识与宇宙意志

那么，神奇地跨越阈限并回归的结果是什么？

战场是生活的领域象征，其中每个生物依靠另一个生物的死亡而存活。意识到生命不可避免的罪行会令人心生厌恶，人们可能会拒绝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就像哈姆雷特或阿周那。另一方面，像大多数人一样，人们创造出虚假的、最终无法自圆其说的自我形象，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中的例外现象，不像其他人那么有罪，并且替自己不可避免的罪行辩护，因为他代表善。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态度会导致误解，不仅会误解自己，也会误解人与宇宙的本质。神话的目的在于协调个人意识与宇宙意志，以消除对这种愚昧无知的欲求。这需要真正理解倏忽无常与在万物生灭中实现的不朽之间的关系：

> 就像脱掉破烂衣服、穿上新衣服的人一样，具有新形体的自我抛弃破旧的身体，进入新的身体。武器伤害不了它，火烧毁不了它，水打湿不了它，风也不能让它枯萎。这种自我不会被伤害、不会被烧毁、不会被打湿、不会枯萎。它是永恒、无处不在、静止不变的，这种自我永远都一样。[38]

如果人们为自己行为的结果忧心焦虑，那么他便不再以永恒原则作为自己的核心。但是如果他将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交给神来处置，那么它们就像祭品一样使他可以从死亡之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毫无牵挂地做你必须做的事情……把所有的行为交给我，把心思放在自我上，把自己从渴望、自私、争斗中解放出来——不受悲伤的干扰。”[39]

英雄洞察一切，行动平静而自由，因维拉科查的恩典从他手中流过而无比欣喜，无论他是屠夫、骑师还是国王，他是恐怕但奇妙的律法的载体。

圭昂·巴赫尝了三滴灵感大锅中的毒药，后来被巫婆卡里德薇吃掉，获得重生，变成一个被扔进大海中的婴儿。第二天早上一个既倒霉又万分绝望的年轻人在渔栅里发现了他，这个年轻人名叫埃尔芬，他是富有的地主圭德诺的儿子，圭德诺的马匹被流到河水中的毒药毒死了。当人们把皮袋子从鱼栅中捡起来，打开后看到一个男婴的前额时，他们对埃尔芬说："看这容光焕发的额头！""就叫他塔列辛吧。"埃尔芬说。他把婴儿抱在怀中，哀叹他的不幸，悲伤地把婴儿背在后背。他让马轻轻地缓步前行（之前他的马一直在慢跑），他温柔地抱着孩子，就好像将他放在世界上最舒服的椅子上。不久这个男孩大声背诵了一首安慰并赞美埃尔芬的诗，这首诗预示了他的荣耀。

> 仁慈的埃尔芬，不要悲伤！
> 让人人都对自己感到满意。
> 失望不会带来任何优势。
> 人们看到他毫无依傍……
> 像我一样弱小，
> 躺在泛着泡沫的海滩上，
> 在遇到困难的日子，
> 我会比三百条鲑鱼更有帮助……

当埃尔芬回到他父亲的城堡时，圭德诺问他是否收获了很多鱼，他告诉父亲他得到的东西比鱼更好。"那是什么？"圭德诺问。"一个游吟诗人。"埃尔芬回答说。然后圭德诺说："唉，他对你会有什么用啊？"那个婴儿自己回答道："他将带给你的益处比鱼梁曾带给你的任何益处都更大。"圭德诺问："你怎么会说话，你还那么小？"婴儿回答道："我说的比你问的更好。""让我听听你能说什么。"圭德诺说。接下来塔列辛唱了一首充满哲理的歌。

一天国王上朝，塔列辛自己待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 游吟诗人和掌礼官前来要求赏赐并赞美国王的权威和强大，当他们经过塔列辛蜷伏的角落时，他在他们身后撅起嘴唇，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他们在经过时没太注意他，而是继续走到国王面前。他们鞠躬敬礼，没有说话，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但他们撅起嘴唇，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对国王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就像他们看到那个男孩在角落里做的那样。这景象让国王感到吃惊，他心里认为他们一定喝了太多酒。于是他命令一名首领去告诫他们保持清醒，想一想他们正站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举止。这位首领高兴地照办了，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愈演愈烈。于是国王第二次、第三次派人传话给他们，希望他们离开大厅。最后国王派他的一位侍从去打他们的头领黑宁·瓦德（Heinin Vardd），侍从拿着扫帚打他的头，让他坐回他的座位上。然后他站起来，跪在国王面前，恳求国王恩准他说明他们的错误不是因为缺乏知识，也不是因为喝醉了，而是受到了大厅里某个精灵的影响。然后黑宁继续说道："哦，尊敬的国王，但愿您知道我们说不出话，像喝醉的人一样失去语言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喝了太多酒，而是受到墙角里那个孩子一样的精灵的影响。"国王立即命令侍从去把他带上来，侍从来到塔列辛所在的角落，把他带到国王面前。国王问他是谁，从哪儿来。他用下面的诗句回答国王：
>
> 我是埃尔芬的首席游吟诗人，
> 我的故国是夏季群星的地区；
> 埃德诺和黑宁称我为梅丁[41]，
> 最后每位国王都会称我为塔列辛。

当撒旦坠入地狱时，
我和我主同在最高的地方。
我曾在亚历山大面前高举旗帜；
我知道从北至南的星辰的名称；
从造物主登基之日起我便在银河；
押沙龙被杀时我在迦南；
我把圣灵带到希伯伦的溪谷；
在格迪恩出生前我便在唐的宫廷中。
我是伊莱和埃诺克的老师；
显赫权杖的精灵赋予我翅膀；
在被赐予语言天赋之前我就很健谈；
上帝仁慈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在场；
我曾三度被囚禁在艾利安罗德的监狱里；
我曾是宁录塔工程的总指挥；
我是一个奇迹，没人知道我的出身。
我曾和诺亚乘着方舟来到亚洲，
我看到了索所多玛和蛾摩拉城的毁灭；
当罗马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在印度，
现在我来到这里，来到了特洛伊的遗迹。
我曾和我主一起在驴子的食槽中；
我加强摩西的力量以通过约旦河水；
我曾和抹大拉的玛利亚一起在天空中；
我从卡里德薇的大锅中获得了灵感；
我曾是游吟诗人，伴着洛克林利昂的竖琴吟诗。
我曾在辛弗林宫廷的白色小山上，
戴着足枷和脚镣度过了一年零一天，
我曾为了童贞女之子忍饥挨饿，
我曾在神的土地上被抚养长大，
我曾是所有智者的老师，
我能够指导整个宇宙。
我将在尘世活到世界末日那一天；
没有人知道我是血肉之躯还是鱼身。
然后我在卡里德薇的子宫里待了九个月；
一开始我是小戈维昂，
最后我成为了塔列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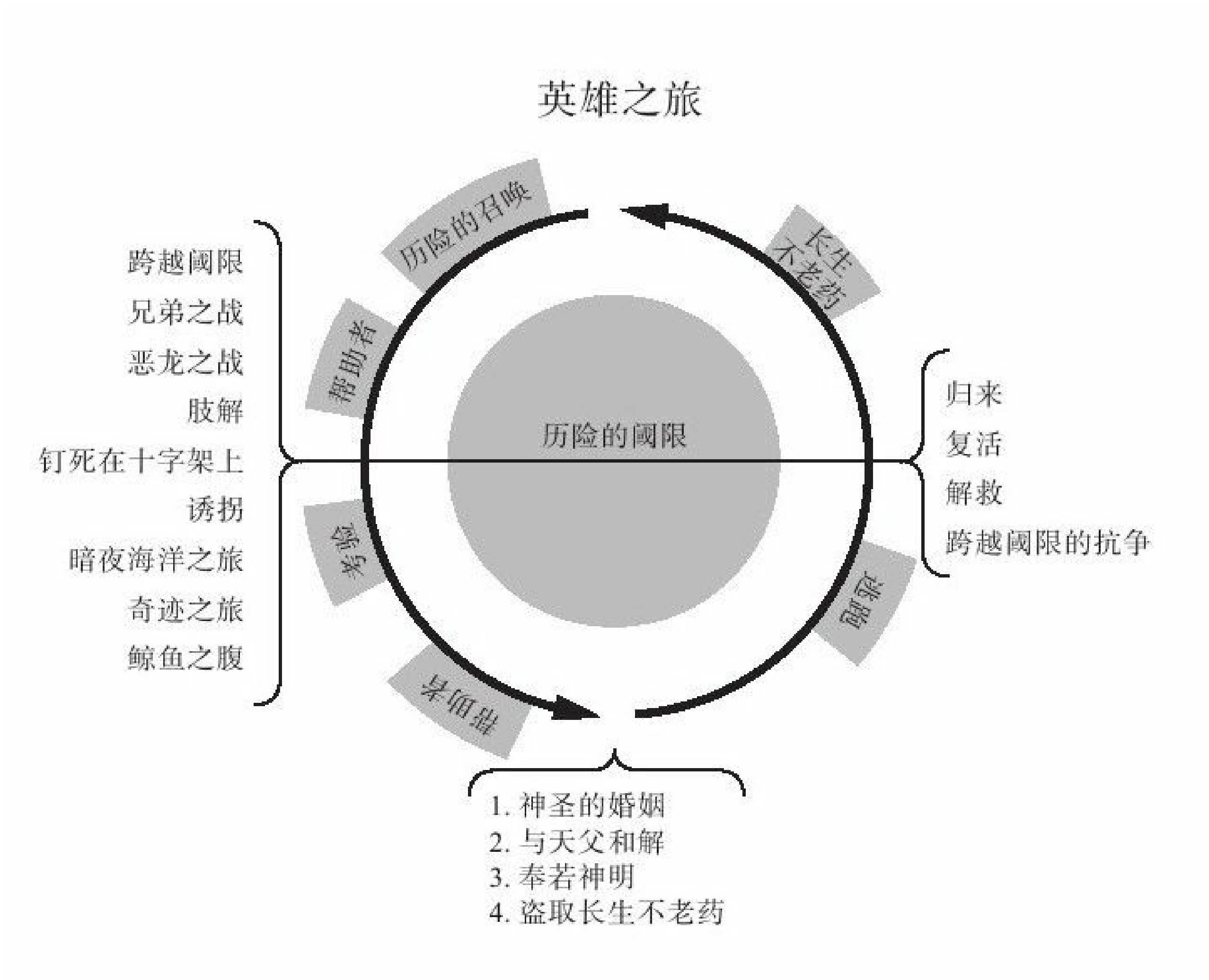
听完这首歌，国王和他的贵族们非常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年幼的男孩唱出这样的歌。[40]

这位游吟诗人的歌大部分描述的是他内在的不朽性，只有简短的一节描述了他的个人经历。听歌的人被引向了他们自己的不朽性，然后附带提供了一条信息。尽管他害怕可怕的巫婆，但他被巫婆吞掉并获得重生。他因死去而不再受自我的影响，他在自我中再次复活。

英雄是正在形成的事物的捍卫者，而不是已经形成的事物的捍卫者，因为他就是正在形成的事物。“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41] 他没有将时间中表面上的不变性误以为是存在的永久性，他也不惧怕下一个时刻（或“其他事物”），就像用改变来破坏永久。“万物都不能

保持它们自己的形态，然而大自然，即更伟大的更新者永远用形态组成形态。整个宇宙中任何事物都不会消亡，只是改变并更新了它的形态。”[42] 因此下一个时刻被允许发生。当永恒王子亲吻世界公主时，她的抗拒被解除了。

她睁开眼睛醒了过来，友善地看着他。他们一起走下楼梯，国王醒了，王后和整个宫廷庄园都醒了，所有人都睁大眼睛互相看着。院子里的马站起来，摇摆着身体；猎狗欢跳，摇着尾巴；屋顶的鸽子从翅膀下伸出它们的小脑袋，四处张望，飞过田野；墙上的苍蝇再次开始爬行；厨房里的火变得明亮，闪烁着，烹煮着晚餐；烤肉再次开始发出嘶嘶声；厨师在洗碗男孩的耳朵上打了一拳，惹得他大叫起来；女仆把鸡毛拔光了。[43]



解答 4

可以用以上的图形来总结英雄的历险之旅。

可以用左侧的图形来总结英雄的历险之旅。

神话中的英雄从他们日常的小屋或城堡出发，被诱惑、被带走或自愿走向历险的阈限。在那里，他们遇到一个守卫通道的幽灵。英雄打败或驯服这种力量，活着进入黑暗王国（兄弟之战、恶龙之战、献祭、符咒）；英雄

或者被对手杀死，坠入地狱（被肢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超越阈限后，英雄要穿过一个充满各种不熟悉，但又异常熟悉的力量的世界，有些力量严重威胁着他（考验），有些则会给予他有魔力的帮助（帮助者）。当他来到神话周期的最低点时，他经历了最重要的考验并获得了回报。胜利可能表现为英雄与女神兼宇宙之母在性方面的结合（神圣的婚姻），被天父兼创世者认可（与天父和解），他自己变成了神（奉若神明）或者如果力量依然对他不友好，他就盗取他为之而来的恩赐（偷走新娘、盗取火种）。本质上看这是意识的扩展，因此也是存在的扩展（启示、变形、自由）。最后的任务是回归。如果各种力量保佑英雄，他便在保护之下出发（使者）；如果不是这样，他便逃跑并且会被追捕（变形逃跑、克服障碍逃跑）。在回归的阈限处，超自然的力量必须被留在后面，英雄离开可怕的王国，再次出现（归来、复活）。他带回来的恩赐修复了世界（长生不老药）。

在单一神话简单的描述中，这些改变不绝如缕，难以言状，难以言状。许多故事将整个周期中一到两个典型的要素（考验的主题、逃跑的主题、诱拐新娘）分离出来并将其放大。其他故事将一些独立的周期串成一个系列（如《奥德赛》所讲述的那样）。不同的人物或情节会融合在一起，或者单一要素可以复制自己，在许多不同的改变中再次出现。

把神话作为科学和历史相当荒谬可笑。当一种文化开始以这种方式来重新解释神话时，其中的生命力就丧失了，庙宇变成了博物馆，两种视角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

神话和故事的梗概容易受到破坏并变得模糊。古代的特征通常会被消除或减弱。引入的素材被修改以融入当地的环境、风俗或信仰，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素材总会有所变动。此外，传统故事不断地被复述，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有意或无意的错置。为了叙述因为某种原因而变得毫无意义的要素，一些二手的解释被编造出来，而且通常编造得相当有技巧。[1]

被二手了的神话

在爱斯基摩关于乌鸦进入鲸鱼肚子的故事中，打火棒的主题便发生了错置，随后被进行了合理化的解释。鲸鱼肚子中的英雄原型非常著名。冒险者的主要行为通常是在怪物的肚子里用打火棒生火，鲸鱼因此死掉了，而冒险者获得解放。这种方式的生火象征性行为。据我们所知这两种棍棒——有凹穴的棒子和旋转的棒子，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生成的火焰代表生命。英雄在鲸鱼肚子里生火是神圣婚姻的变体。

然而在我们所讲述的爱斯基摩人的故事中，打火棒的象征意义发生了改变。女性要素体现在了一个漂亮女人身上，她就是乌鸦在鲸鱼肚子内部的大房子里遇到的女人。同时管子里的油流入燃烧着的油灯里象征着男性与女性的结合。乌鸦品尝灯油象征它参与了性活动。继而发生的灾难代表典型的最低处的转折点，代表漫长的旧时期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之后乌鸦的再次出现象征重生的奇迹。因此最初的打火棒变得多余了，人们编造出一个巧妙而有趣的结尾来赋予它在情节中的作用。乌鸦把打火棒落在鲸鱼肚子里，他把再次找到打火棒解释为厄运的征兆，把人们吓跑，然后独自享用鲸鱼大餐。这个结尾是二次加工的绝佳例子。它烘托了英雄的恶作剧性格，但这不是基本故事中的要素。

被破坏的神话

在许多神话的后期阶段，关键概念像针一样隐藏在次要轶事与合理化解释的巨大干草堆中，因为当文化从神话视角转移到世俗视角时，人们便不再相信或赞同那些古老的概念和形象了。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古代的神祇被贬低为城市的庇护者、家庭宠儿和最受喜爱的文学题材。未被理解的传承下来的主题，比如弥诺陶的主题（克里特人的太阳神和神圣国王的化身所具有的阴暗可怕的一面）被合理化、被重新解释以适应当代的宗旨。奥林匹斯山变成了陈腐的丑闻与风流韵事的里维埃拉式（Riviera）胜地，而母亲兼女神变成了歇斯底里的仙女。人们读神话就像读超人类的浪漫故事。相对而言，中国儒家的人文及道德力量彻底清空了古老神话形式中的壮丽与高贵。如今的官方神话是一堆有关地方官员子女的轶事，因为地方官员以某种方式服务于他们的社群，被充满感激的受益者推选为尊贵的当地神祇。在现代基督教中，耶稣——世界救赎者和圣子的化身，基本上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拥有半东方背景的善良的乡下智者，他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慈教义，却被作为罪犯处决了。他的死被解读为正直与坚毅的光辉典范。

无论在哪儿，只要神话的诗意被解释为传记、历史或科学，那么诗意便荡然无存。鲜活的形象变为遥远时空中的无味事实。此外，把神话作为科学和历史相当荒谬可笑。当一种文化开始以这种方式来重新解释神话时，其中的生命力就丧失了，庙宇变成了博物馆，两种视角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这样的破坏一定会发生在《圣经》和大部分基督教祭礼中。

寻找消失的线索

为了让神话中的概念与形象复活，我们一定不能诉诸有趣的现代事件，而应该寻找来自过去的具有启发性的线索。当这些线索被找到后，大量几乎名存实亡的象征符号会再次展露出它们永恒的人文意义。

例如在天主教的圣周六里（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神父赞美新火[42]，祝福复活蜡并宣读预言，他穿着紫色的长袍，在十字架、烛台和得到祝福并点燃的蜡烛的引导下，和他的牧师和神职人员走向洗礼的圣洗池，同时唱诵以下的诗篇：“神啊，我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泪为食。人们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2]

当来到洗礼池的入口时，神父停下来念一段祷告文，然后走进去，赞美洗礼盆中的水：“为了神圣受孕的天国后代能够在洗礼池完美无瑕的子宫中重生为新生命，为了使所有人，无论性别的差异或年龄的差异，都能由他们的精神之母降生为相同的婴儿。”神父用手触摸洗礼盆中的水，祈祷它能洗净撒旦的恶毒，他在水的上方画出十字架，用手将水分开，把一些水洒向世界的四个方向，以十字架的形状在水面上吹三次气，然后把复活蜡浸入水里并念

诵道："愿圣灵的所有美德都降入洗礼盆的水中。"他把蜡烛收回来，然后再次把蜡烛浸得更深，用更高的声音重复道："愿圣灵的所有美德都降入洗礼盆的水中。"他再次把蜡烛收回来，第三次浸入水中，一直浸到水底，用更高的声音重复道："愿圣灵的所有美德都降入洗礼盆的水中。"然后在水面上吹三次气并继续吟诵道："让此圣水的全部精华丰饶地再生。"他从水中拿回蜡烛，念诵完一些总结性的祈祷文后，助理牧师把被祝福过的水洒在人们身上。[3]

圣灵的雄性之火使雌性的水变得多产，这是所有神话意象系统中变形的水在基督教中的对应物。这个仪式是神圣婚姻的变体，神圣婚姻是产生宇宙和人类并使之重生的本源和重要时刻，这也正是印度教男根—女阴所象征的教义。进入洗礼盆就是进入神话领域，打破水面就是跨越阈限进入暗夜之海。从象征意义上看，把水倒在婴儿的头上就相当于他经历了这个旅程，他的引导者和帮助者就是神父、教父和教母。他的目的是拜访永生自我的父母、上帝之灵和天恩的子宫。[4] 然后他再回到肉身父母的身边。

我们很少能从教会启蒙的受洗礼中，得到任何关于受洗礼的启示。然而它显然出现在耶稣的言辞中："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王国。"尼哥底母（Nicodemus）对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重生？难道他能再次进入母亲的子宫，再次被生出来吗？"耶稣回答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中重生，就不能见神的王国。"[5]

对洗礼的普遍解释是它"能够洗掉原罪"，这种解释强调的是清洗，而不是重生。这是二次解释。既使人们还记得传统的出生概念，然而之前的婚姻便只字未被提及。我们必须对神话中象征符号的所有含义追根究底，之后它们完整的对应系统才会展现出来，通过这个对应系统它们以类比的方式表现了灵魂数千年的冒险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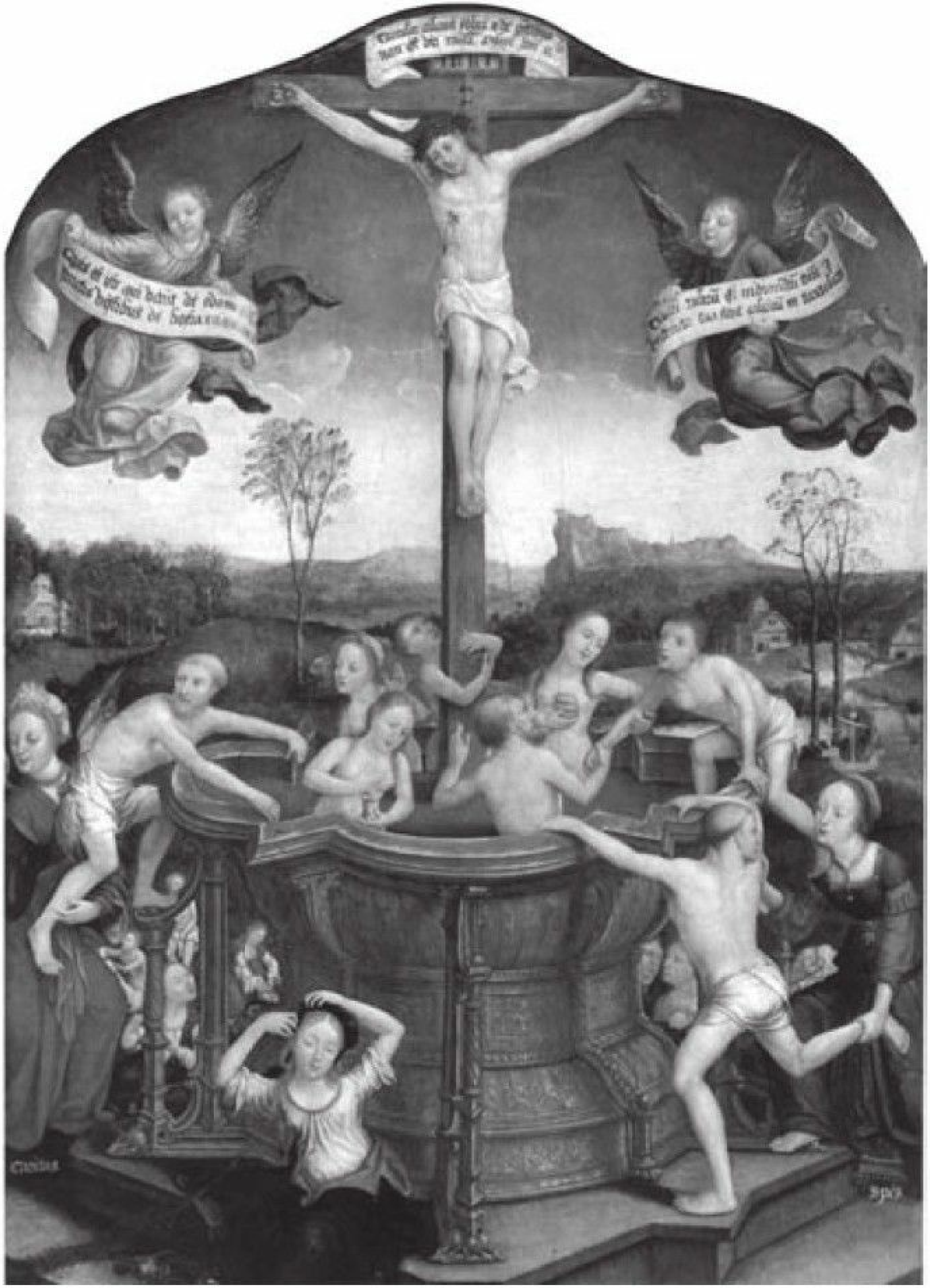


图54　生命之泉（木头上的绘画，佛兰德斯，1520年）

It is unseen, unrelated, inconceivable，

uninferable, unimaginable, indescribable.

It is the essence of the one self-cognition

common to all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ll phenomena cease in it.

It is peace, it is bliss, it is nonduality.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第二部分

宇宙创世的周期

Emanations

The Virgin Birth

Transformations of the Hero

Dissolutions



图55　阿兹特克人的太阳石（石雕，阿兹特克人，墨西哥，1479年）

现代的知识分子不难承认，神话的象征手法具有心理学上的重要性。

从心理学到形而上学

神话是被误解为传记、历史和宇宙学的心理学

现代的知识分子不难承认，神话的象征手法具有心理学上的重要性。尤其在精神分析师进行了分析工作之后，我们毫不怀疑神话是梦的本质，或者梦是精神动力学的征兆。弗洛伊德、卡尔·荣格、威廉·斯泰克尔、奥托·兰克（Otto Rank）、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吉扎·罗海姆和许多其他精神分析大师在过去几十年里建构出了大量有关解梦与解释神话的现代知识体系。尽管这些专家的观点各有不同，但这些知识中的大量共同原则将他们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一场伟大的现代运动。他们发现梦境的模式和逻辑类似于童话故事与神话的模式和逻辑，使得长期被怀疑的古代人的神话幻想戏剧性地回归到现代意识的突出位置上。

从这个观点看，人类行为有意识模式背后的潜意识的欲望、恐惧和焦虑似乎通过神奇的故事——它们假装描述的是传奇英雄的生活、大自然之神的威力、死者的鬼魂和群体的图腾原型，以象征的手法得以表达。换句话说就是，神话是被误解为传记、历史和宇宙学的心理学。现代心理学家能够将它解读成正确的本义，从而为当代社会拯救出一批有关最深层人性的丰富而意味深长的文献。这里揭示出的是（就像在荧光检查仪中）智人隐秘的发展过程，包括西方的、东方的、原始的、文明的、当代的、古代的智人。完整的景象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解读它，研究它恒定不变的模式，分析它的变化，以此逐渐理解曾经塑造人类命运的深奥力量，这些力量必将继续决定着我们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

但是如果我们想领会这些资料的全部价值，就必须注意神话与梦境并不完全相似。它们的人物源自相同的来源——潜意识的幻想之井，而且它们的基本原理也相同，但神话不是睡眠的自发产物。相反，神话的模式受到了意识的控制。根据我们的理解，神话的作用是传递传统智慧的图像语言。所谓的原始民间神话便具有这样的作用。容易精神恍惚并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萨满以及受到启蒙的羚羊祭司并非不精通对俗世的智慧，也并非不擅长通过类比进行沟通的原则。他们赖以生活并通过其发挥作用的隐喻已经被思考、探求并讨论了若干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作为思想与生活的支柱，它们已经为整个社会发挥了作用。根据这些隐喻，文化模式被塑造而成。通过学习、体验和理解这些隐喻有效的启蒙形式，年轻人受到教育，

年长者变得明智。因为它们实际上触及并调动了整个人类精神的重要能量。这些隐喻将潜意识与现实行为联系起来，联系的方式并非不合逻辑，也不是神经质投射的结果，而是能够使我们对客观世界形成成熟、清醒且实际的理解，以这种理解作为严格的控制返回到婴幼儿期的欲望与恐惧领域中。如果这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民间神话（即原始的狩猎打鱼部落给予自己精神支持的神话与仪式系统），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说那些在伟大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创世记》和永恒的东方神庙中所反映的壮丽的宇宙隐喻？在最近几十年以前，这些隐喻一直是所有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持，也是哲学、诗歌和艺术的灵感来源。这些继承而来的象征符号曾经被老子、佛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基督或穆罕默德所提及，曾被技艺高超的灵性大师用作道德与形而上学指导的工具，因此我们显然有了很多觉悟，并非完全蒙昧。

个人的出生、生活和死亡即是下降再回归的过程

为了理解传承而来的神话形象的全部价值，我们必须明白它们不只是潜意识的征兆（正如所有人类思想与行为其实都是潜意识的征兆），也是某些精神原则受到控制的且有意图的陈述，这些原则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保持着恒定不变，就像人类身体的形态和神经结构保持不变一样。简单来说就是，普遍的教义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可见的结构——所有事物和生物，都产生于一些无处不在的力量，在它们显形的时期，这些力量支持着它们并充盈在它们之中，而它们最终将回到这些力量中并彻底消失。在科学上这种力量被称为能量；对美拉尼西亚人来说，它是mana（神力）；它是印第安苏族人眼中的wakonda（瓦康达魔力）；是印度教所知的Sakti（性力）；是基督教认为的上帝力量。它在心灵中的表现形式用精神分析师的话说就是libido（性欲力比多）[1]。它在宇宙中的表现形式是宇宙本身的结构与变迁。

人们对神话的来源的理解本应是一致的，但人们对每一种存在的基础的解读却受到人体感官机制的局限，用以实现理解的人体器官常给人带来挫败感。人类思想的敏感性和种类[2]（它们本身就是这种力量[43]的表现形式）非常有局限性，以至于头脑通常不可能超越丰富多彩、各种各样、不断变化且令人困惑的现象来进行理解并做出构想。仪式和神话的作用就是通过类比使得这种理解与构想成为可能，促进思维跳跃的形成。能够被头脑及感官理解的形式和概念被呈现出来，并被安排成能够暗示出真理或超然的空旷的方式。这就为冥想提供了条件。然而神话是倒数第二位的，最终目标是空旷，即空或超越了类别的存在[44]，人的精神必须独自沉浸其中并被这虚空分解。因此上帝和众神是唯一方便的手段——他们本身具有物质现象世界的本质，但对于表达不可言喻的主旨，他们不仅生动，而且有益。他们仅仅是触动和唤醒心灵的象征符号，并召唤心灵超越象征符号本身。

承认被崇拜的神祇的人格的次要性是世界上大多数传统的特点。然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教义认为神祇的人格是终极的，这使得信徒较难理解一个人如何能超越具有人形的神祇的局限。一方面这会造成对象征符号的普遍困惑，另一方面从宗教历史看，这种对神的盲信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如果想了解这种畸变的根源，可以参考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3]

精神分析将天堂、地狱、神话时代、奥林匹斯山以及其他所有神的居所解释为潜意识的象征。因此现代的心理学解释体系的钥匙是：形而上学领域=潜意识领域。相应地，从另一个方向打开门的钥匙是翻转过来的相同等式：潜意识领域=形而上学领域。正如耶稣所说："因为看哪，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4] 确实，从超意识倒退进入潜意识状态正是《圣经》中"堕落"的含义。由于意识的收缩，即从超意识转变为潜意识，我们无法看到宇宙力量的本源，而只能看到这种力量所反射的现象。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世界被创造出来。救赎存在于返回超意识以及之后的世界的瓦解。这是宇宙创世周期的伟大主题与方式，宇宙创世周期即宇宙显现出来，随后回归不显形状态的神话形象。同样地，个人的出生、生活和死亡可以被视作下降至潜意识状态和回归至超意识。英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仍活着，但已经知道并代表了超意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整个世界中或多或少是潜意识的。英雄的冒险代表了他生命中获得启蒙的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虽然他还活着，但他发现并推倒了超越生不如死的生活这道阴暗的高墙，开辟了通往开悟的道路。

因此宇宙的象征符号表现为令人思想混乱的极端矛盾。神的王国在你的心里，而不在外部。然而神只是唤醒沉睡的公主（即灵魂）的方便工具。生命就是她的沉睡，死亡便是觉醒。英雄是他自己灵魂的唤醒者，也是使自己消亡的方便工具。神唤醒灵魂，随后他自己便立即死去了。

这个奥秘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可能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神将自己献祭给了自己。[5] 从单一的方向来看，现象性的英雄进入超意识状态的意义在于，具有五种感官的身体（就像五兵王子对粘发食人魔的执着）被悬挂在生与死知识的十字架上并被钉住五处（双手、双脚和戴着荆棘王冠的头）。[6] 同样地，上帝自愿下降并让自己承受这种非凡的痛苦。上帝接受了人的生命，人在十字架交叉的中心点，即"对立物的共存之处"[7] 释放了自己内在的上帝，这个点也是上帝下降和人上升所经过的太阳门，他们互为对方的食物。[8]

当然现代的学者会根据他们的意愿来研究这些象征符号，要么把它们看作其他人愚昧无知的表现，要么把它们看作他自己愚昧无知的表现，要么从把形而上学还原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要么反过来研究。传统的方法是从这两个意义上来思考象征符号。在任何一种情况中，它们都是人类命运、希望、信念和人类黑暗秘密的生动比喻。

宇宙的循环

宇宙从永恒中降生、安住并消解

由于个体的意识停留在暗夜之海上，而进入大海便沉入睡眠，浮出海面便是醒来，因此在神话的想象中，宇宙从永恒中产生并坐落在永恒上，然后又在永恒中消失。就像个人身心的健康取决于生命的力量从潜意识黑暗中有序地流入清醒的白天领域一样，在神话中，只有来自本源的受到控制的力量流才能确保宇宙秩序的延续。众神伴随着宇宙的黎明出现，伴随着宇宙的黄昏而消失。从暗夜是永恒的意义上来说，众神不是永恒的。只有从更短的人类存在的时间来看，宇宙漫长的循环似乎才是持久的。

宇宙的循环通常被表征为它自身的重复，或没有尽头的世界。每一个大循环中通常包含较小的消亡，就像一生中周而复始的沉睡与清醒的循环。根据阿兹特克人的说法，四种元素（水、土地、空气和火）中的每一种都会终结一个时期的世界：水的时期会在洪水中结束；土地的时期会在地震中结束；空气的时期会在风中结束；目前这个时期会被火摧毁。[9]

根据斯多葛学派周期性大火学说，所有的灵魂都会被分解成宇宙的灵魂或原始的火。当这次宇宙的分解结束时，新的宇宙便开始形成（这在西塞罗的《重生》中曾被提到）。万物重复它们自己，每一个神、每一个人再次扮演他们之前的角色。塞内加（Seneca）在他的《致马锡雅论安慰书》（*De Consolatione ad Marciam* ）中描述了这种破坏，并且似乎期望在未来的循环中重新生活。[10]

耆那教认为时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

耆那教的神话呈现了宏大的宇宙循环。这个古老的印度教派最近的先知兼救世主是大雄（Mahāvīra），他与佛陀同处于一个时代（公元前6世纪）。他的父母是较早期耆那教先知兼救世主的巴湿伐那陀（Pār?vanātha），巴湿伐那陀的一只肩膀上有蛇冒出，据称他在公元前872—前772年很兴盛。在巴湿伐那陀之前的若干世纪中生活着耆那教的救世主内密那陀（Neminātha），他宣称自己是深受爱戴的印度教的化身奎师那的堂兄弟。在他之前还有二十一位其他的救世主，一直可以追溯到勒舍婆那陀（Rs abhanātha），他存在于更早期的世界中，当时男人和女人从出生起就被指定结为夫妻，他们高三千余米，活了一个数不清多少年的周期。勒舍婆那陀教给人们七十二项科学技术（写字、算术、解读征兆等）、六十四项女人的技能（做饭、缝纫等）和一百项手艺活（陶艺、编织、绘画、锻造、理发等），他还引入了政治，建立起王国。

在勒舍婆那陀教之前，这类创新是多余的，因为之前时期的人们高六千余米，有一百二

十八根肋骨，寿命长达两个数不清多少年的周期。十棵“如愿树”提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如愿树给予他们香甜的水果，树枝上有些叶子的形状像罐子和盘子，有些叶子会唱出美妙的歌曲，有些叶子在夜晚会发光，有些叶子还可以作为珠宝，它们的花朵美丽而芬芳，食物色香味俱全，树皮可以做美丽的衣服。其中一棵树就像有许多层的宫殿，另一棵树发出柔和的光，就像许多小灯的光芒。土地像糖一样甜，海洋像酒一样美味。同样地，在这个幸福时期之前还存在着更幸福的时期，准确来说比这个时期幸福两倍。那时的男男女女身高约十三千米，长着二百五十六根肋骨。当这些最高级的人死去时，他们直接进入了众神的世界，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宗教，因为他们天生的美德像他们的美貌一样完美无瑕。

耆那教认为时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时间被描绘为一个有十二根辐条或十二个时期的轮子，它们被分为两组，每组中包含六根辐条。第一组被称为“下降”系列（*avasarpinī* ），开始于最高级的巨人夫妻时期。这个天堂般的时期持续了万万亿亿个数不清多少年的周期，然后慢慢过渡到幸福减半的时期，当时的男男女女身高仅六千余米。在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勒舍婆那陀的时期，他是二十四个救世主中的第一个。在这个时期，幸福中混杂着一点悲伤，美德中混杂着一点邪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男人和女人不再成对出生，而是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

在第四个时期，世界和世界中的居住者稳定地持续退化堕落。他们的身高和寿命在慢慢缩减。其余二十三个救世主出生了，每一个救世主都以适合他那个时期状况的方式重申永恒的教义。在最后一位救世主兼先知大雄死后的三年零八十半个月，这个时期结束了。

我们这个时期，即第五个下降系列，开始于公元前522年。在这个时期不会再有耆那教的救世主出生，耆那教的永恒宗教将逐渐消失。这是一个邪恶逐渐增加的时期。最高的人类也只有七肘尺高，最长的寿命不会超过一百二十五岁。人只有十六根肋骨，他们自私、不公、暴力、好色、自负、贪得无厌。

然而在第六个下降时期，人类和世界的状态将会变得更加可怕。最长的寿命只有二十年，身高最高也只有一肘尺，肋骨只有可怜的八根。白天很热，夜晚很冷，疾病肆虐，节操不复存在。暴风雨席卷大地，在接近这个时期的结束时，这些状况会愈演愈烈。最后所有生命，人类和动物、所有植物的种子都被迫到恒河、肮脏的洞穴与海洋里寻找庇护所。

下降系列将结束，“上升”系列（*utsarpinī* ）开始。那时暴风雨和破坏将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然后会下七天雨，每天落下的雨都各不相同，土壤得到更新，种子开始生长。贫瘠、寒冷土地上的可怕矮人从洞穴中走出来，开始冒险。他们的道德、健康、美丽和身高开始逐渐出现一点点可以感觉到的改善，直到不久他们像今天我们所知的样子生活在世界上。接下来将诞生一位名叫槃多曼拏萨（Padmānātha）的救世主，再次宣布耆那教为永恒的宗教

。人类的身高将再次接近最高级的人类，人类的美貌将超越太阳的光彩。最后，土地会变甜，水会变成美酒。孪生男女结合成完美的夫妻，如愿树为幸福的人们赐予许多快乐。社群的幸福再一次翻倍，经过万万亿亿个数不清多少年的周期，车辆会接近向下转动的开始点，这将再一次导致永恒宗教的消失并会导致有害的寻欢作乐、战争和痨风的愈演愈烈。[11]

耆那教中这个有十二根轮辐、不停旋转的时间之轮在印度教中的对应物是四个时期的循环：第一个是极乐、美丽和完美的时期，持续四千八百个神年 [45] ；第二个时期的美德多少有所减少，这个时期会持续三千六百个神年；第三个时期时，一半美德和一半邪恶混杂在一起，持续两千四百个神年；最后一个时期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期，邪恶不断增加，这个时期持续一千二百个神年，按照人类的算法也就是四十三万二千年。在目前这个时期结束时，立即会再次出现改善（就像耆那教所描述的循环）。首先万物将在大火与洪水的灾难中湮灭，因此坠入最初无始无终的原始海洋状态，这个时期的持续时间等于四个时期的总长度。然后世界的伟大时期重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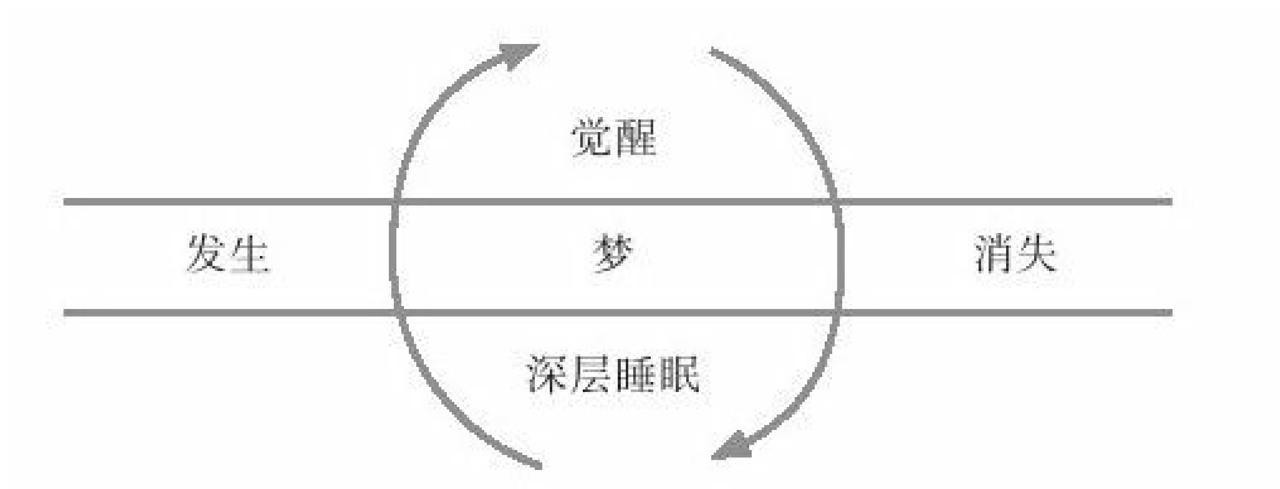
图56　耆那教的宇宙之女——宇宙之轮局部（布面水粉画，印度，18世纪）

宇宙的循环遵循意识的循环规则

通过这个图画形式，我们可以了解东方哲学的基本概念。神话最初是哲学规则的说明，还是哲学规则是神话的浓缩，今天已经不可能说清楚了。神话当然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年代，哲学也是如此。谁知道发展、重视神话并将它流传下去的圣人们是怎么想的？在分析洞察古代象征符号的秘密时，人们通常只能感觉到普遍被接受的哲学历史概念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假设上的，也就是假设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开始于它们出现在现存的文字记录中的时候。

宇宙循环所阐释的哲学原理是意识通过三个存在水平进行循环的规则。第一个水平是觉醒体验：人们认识到太阳光所照亮的外部世界是不可否认、肉眼可见且具有共性的事实；第二个水平是梦境体验：人们认识到自我发光的、与做梦者融为一体的个人内在世界易变而微

妙的形式；第三个水平是深层睡眠：一种无梦的、彻底的极乐。在第一个水平中，人们遇到的是有教益的生活经历。在第二个水平中，这些经历被吸收同化为做梦者的内在力量。在第三个水平中，所有一切在“心灵的空间”中，即在内在控制者的房间中，万物的本源与结果中被人们享受、了解。[12]



宇宙的循环被理解为以下这种变化过程，即普遍的意识从不显形的深层睡眠区域进入白天的觉醒状态，然后再通过梦境返回无始无终的黑暗。每一个生命体的能量在深层睡眠中得到恢复，在白天的劳作中被消耗。与之类似，在有生命的宇宙的宏大外形中也会发生这种过程，宇宙的生命被消耗并需要得到恢复。

宇宙的循环向前脉动显现出来，向后进入未知静默中的不显形状态。印度教徒用神圣的音节“唵”（AUM）来代表这个神秘的过程。其中A代表觉醒时的意识，U代表梦境中的意识，M代表深层睡眠。围绕这个音节的静默代表未知：它被称为“第四要素”。[46] [13] 这个音节本身就是作为创造者—保护者—破坏者的神，而静默代表永远、绝对不参与循环中所有的开始与结束的神。

> 它是看不见的、无关的、非凡的，
> 它不可推论、不可想象、无以言表。
> 它是一个人自我认知的本质，
> 是所有意识状态所共有的。
> 所有现象停止在其中。
> 它是平和、极乐，它是非二元性。[14]

神话有必要保留在这个循环中，但它代表了被静默包围和渗透的这个循环。神话揭示了每一个存在于原子内部和周围的充满静默的空间。神话通过内容深刻的表现手法将心灵和头

脑引导向终极秘密，这个秘密充满并包围着所有的存在物。即使神话处于最滑稽可笑、看似肤浅的时刻，它也将头脑引向肉眼无法看到的、非显形的事物。

在中世纪希伯来的一篇犹太教卡巴拉教派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读到：“老者中的老者，未知中的未知，具有形式，然而又没有形式。宇宙借由他的形式而得到保护，同时他又没有形式，因为他无法被理解。”[15] 这个长者中的长者被表征为侧面的脸孔，永远是侧面，因为隐藏的那一边永远是未知的。这被称为“巨大的脸”（Makroprosopos），整个世界从一缕缕白色的胡须开始。

> 那胡须，即真理中的真理，从耳朵的位置开始，垂到上帝的嘴边。它上下蔓延，覆盖着被称为富饶的芬芳之地的面颊，那胡须雪白，带着装饰，以均衡的力量下垂，甚至盖住了胸口的中央。那是装饰性的胡须，真实而完美，顺着它流淌下十三股泉水，撒播着最宝贵的光彩夺目的香油。这里被布置为十三种形式……根据珍贵的胡须下垂的十三种布置，在宇宙中可以找到特定的布置。它们又被展开为十三扇仁慈之门。[16]



图57　巨大的脸（版画，德国，1684年）

巨大的脸的白胡须垂到另一个头上，也就是“微小的脸”（Mikroprosopos）。它被表征为一个长着黑色胡须的完整的脸。巨大的脸没有眼皮，眼睛永远不会闭合；而微小的脸的眼睛以缓慢的宇宙命运的节奏睁开、闭上。微小的脸被命名为“神”，而巨大的脸被称为“我是”。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我们从犹太教文献《光明篇》中读到了巨大的脸和微小的脸。《光明篇》是一部秘传的希伯来作品的合集，大约在1305年由一名博学的西班牙犹太人摩西·德·利昂（Moses de Leon）公之于众。据说书中的内容来自秘密的原作，可以追溯到2世纪的加利利的一位名叫西缅·本·约哈伊（Simeon ben Yohai）的拉比。由于受到罗马人的死亡威胁，西缅在洞穴里躲藏了十二年。十个世纪后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他的作品，它们就是《光明篇》的来源。

西缅的教义被认为取自摩西隐藏的智慧，也就是摩西最早在他的出生地埃及所研究的秘传知识，然后在荒野中对它们进行了长达40年的思考（在荒野中他得到了天使的特别指点），最后它们被隐秘地整合到《摩西五经》（*Pentateuch*）最早的四卷中。通过正确地理解和巧妙地处理希伯来字母表的神秘数值，人们可以从这四卷经书中提取出那些隐藏的智慧。重新发现和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构成了卡巴拉。

据说卡巴拉（意思是“被普遍接受的或传统的知识”）的教义最早由上帝自己托付给天堂中一群特殊的天使。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其中有些天使将教义传授给了亚当，希望由此帮助他重获幸福。这些教义从亚当传给了诺亚，从诺亚传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一些教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异教徒的神话和哲学中会发现这些崇高智慧的缩减形式。摩西最初和埃及的祭司一起研究这些智慧，但在天使的特别指点下，他对传统进行了恢复。

巨大的脸是永存的毁灭者，而微小的脸是永存的创造者：它们分别是静默和音节“唵”，也就是宇宙循环中的不显形和无处不在。

源于空——太空

所有神话的基本原则是在结束中开始

圣托马斯·阿奎那宣称：“只有思考宇宙的终结，也就是宇宙的开始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智者。”[17] 所有神话的基本原则是在结束中开始。创世神话充满了世界末日的意义，它不断召唤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事物回到最初产生它们的不朽中。各种形式充满力量地前进，但它们不可避免地会达到最高点，突然下跌，然后回到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神话是悲剧。但是神话没有将我们的真实存在置于破碎的形式中，而是置于我们将会立即从中出现的不朽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神话显然不是悲剧。[18] 确实，只要是神话气氛弥漫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悲剧。优良品质甚至会替代神话的梦的气息。同时，真实的存在不在各种外形中，而在做梦者之中。

在梦中，既有庄严崇高的形象，也有荒谬可笑的形象。这些形象使得头脑不能按照正常的标准来进行评估，而是不断戏侮头脑，令它震惊而失去确信感，但最终头脑会理解这些形象。当头脑郑重地坚持它最喜欢的或传统的形象，把它们本身当作是它们所要传递的启示一样去捍卫它们时，神话便被打败了。这些形象会被认为只不过是来自高深莫测之处的幽灵，眼睛看不到那里，言语传不到那里，头脑想不到那里，甚至连虔诚都达到不了那里。就像梦境的琐碎一样，神话的琐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世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描述了无形式向形式的突变，正如新西兰毛利人在“创世赞歌”中所描述的：

虚空
第一个虚空
第二个虚空
广大的虚空
延伸至远方的虚空
枯萎的虚空
非占有的虚空
令人愉快的虚空
被紧紧束缚的虚空
夜晚
悬挂着的夜晚
漂流着的夜晚
呻吟着的夜晚
睡不安宁的女儿
黎明
永恒的白天
明亮的白天
空间

空间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没有形状的存在：

潮湿（男性）、广阔的天空（女性）

从中又产生了：

天空（男性）、大地（女性）

天空和大地是众神的父母。[19]

从所有虚空之外的虚空中产生了支持世界的神秘的、植物似的东西。以上系列的第十项是夜晚。第十八项是空间或以太，即可见宇宙的框架。第十九项是男性—女性的两极。第二十项是我们所看到的宇宙。这样的系列暗示了存在的秘密是无限深奥的。这些层次对应着英雄在他探索世界的冒险中听到深奥教义。它们代表了冥想中内省的心灵所认识到的精神层次。它们代表了灵魂暗夜的深不可测[47]。

希伯来人的卡巴拉把创世过程描绘为从被称为“我是”的巨大的脸中出现一系列产物。第一个产生的是侧面的头，之后“九道光彩夺目的光”随之出现。产生物也被描绘为宇宙树的树枝，宇宙树是颠倒的，扎根在“神秘的高处”。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宇宙树颠倒的影像。

根据公元前8世纪印度数论派哲学家的观点，虚空浓缩成了以太或太空。空气在其中形成。由空气产生了火，火产生了水，水产生了土。每一种元素进化出了一种能够感知到它的感觉功能：听觉、触觉、视觉、味觉和嗅觉。[20]

一个有趣的中国神话把这些元素拟人化，将它们比作五位可敬的圣人。他们从混沌中走出来，悬浮在虚空中：

> 天空与大地分开之前，万物皆是一个巨大的暮霭球，被称为混沌。在那个时候，五种元素的精灵开始形成，他们后来发展为五位古人。第一位被称为黄古人，他是土的主宰；第二位被称为红古人，他是火的主宰；第三位被称为黑暗古人，他是水的主宰；第四位被称为木王子，他是木的主宰；第五位被称为金属之母，她是金的主宰。[48]
>
> 现在每一位古人调动他最初产生的元神，于是水和土下沉，天空上升到很高，土地牢牢地存在于深处。水汇聚成河流和湖泊，并且出现了山脉和平原。天空变得清澈，大地分开。然后出现了太阳、月亮、星星、沙、云、雨和露水。黄古人发挥最纯净的土之力量，再加上火和水的作用，然后就形成了草、树、鸟和动物，出现了一代代的蛇、昆虫、鱼和龟。木王子和金属之母将光明和黑暗混合，由此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于是世界渐渐出现了……[21]

太空之中——生命

创世的第一个成果是宇宙舞台框架的形成，第二个成果是在框架中产生的生命，生命两极化为男性和女性，因此具有了自我繁殖的能力。我们可以从性的角度来描述整个过程，即怀孕和出生。毛利人的另一个形而上学的系统绝妙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 从构想产生增长，
> 从增长产生思想，
> 从思想产生记忆，
> 从记忆产生意识，
> 从意识产生欲望。
> 语言变得富有成效，
> 它和微弱的闪光同在；
> 它带来黑夜；
> 无边的黑夜，漫长的黑夜；
> 最低下的黑夜，最崇高的黑夜；
> 被感知的浓稠黑夜，
> 被触摸的黑夜，
> 看不见的黑夜，
> 以死亡告终的黑夜。
> 从无物中出现产生，
> 从无物中出现增殖，
> 从无物中出现丰富，
> 增殖的力量，
> 有生命的呼吸。
> 它与空旷的太空同在，产生了我们头顶的大气层，

它与光明灿烂的天空同在，
于是产生了太阳；
月亮和太阳被扔上天，
就像天空的眼睛；
然后天空变得明亮：
破晓，清晨，
中午：天空洒下白昼的火焰。
天空与哈瓦基[49]同在，
于是大地出现了。[22]



图58　创造众神与人类的唐加罗瓦（Tangaroaā）（木雕，鲁鲁土岛，18世纪早期）

宇宙之蛋的壳是世界的框架，而内在的繁殖力是大自然无尽的生命力

大约在19世纪中期，阿纳的波利尼西亚岛上的一位酋长裴欧瑞（Paiore）画了一幅创世之初的图画。这幅图的第一个细节是包含两种元素的一个小圆形，这两种元素分别是“基础”（男性）和“地层岩石”（女性）。[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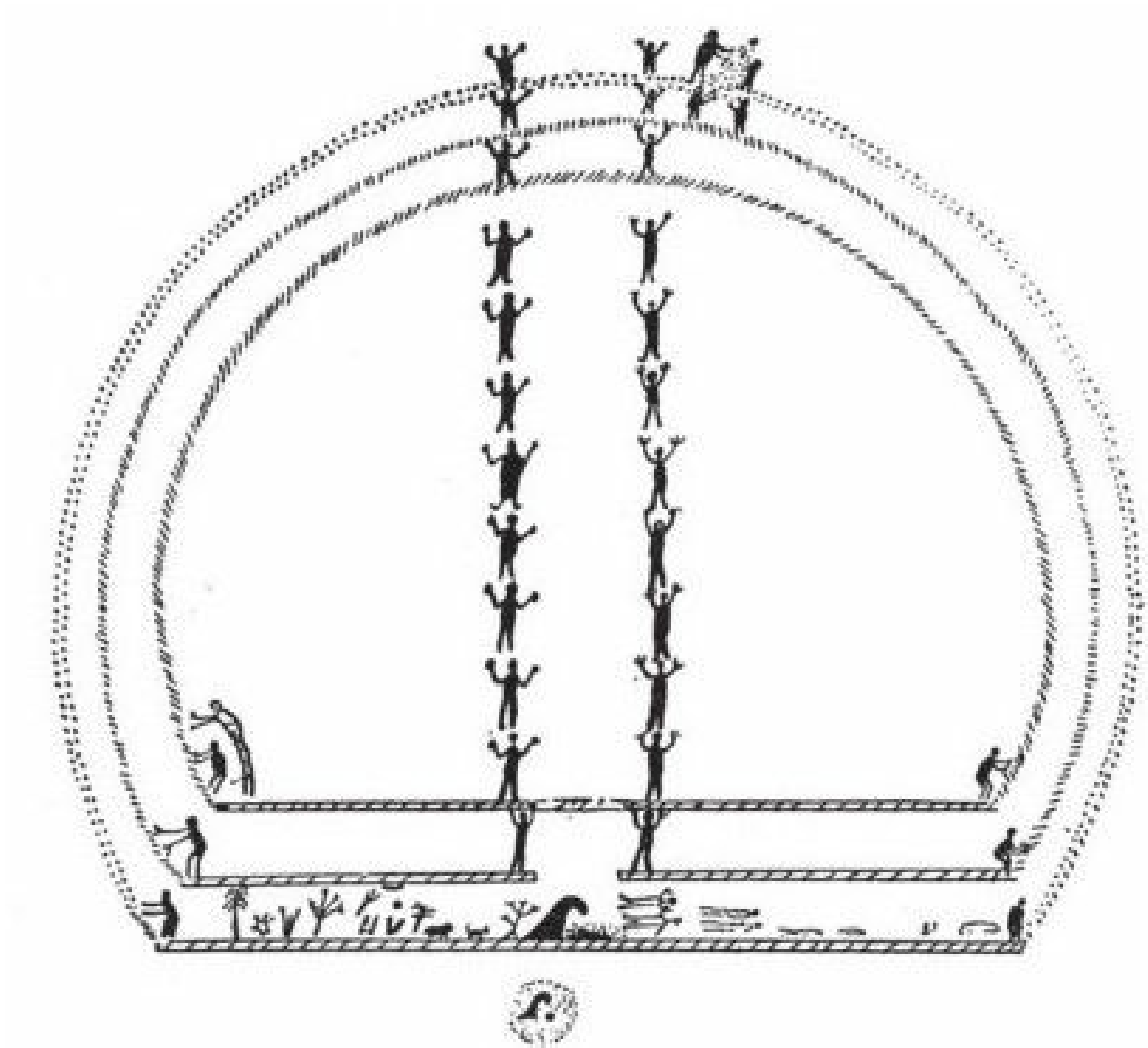


图59　土阿莫土人的创世图——下部：宇宙之蛋上部：人类出现，宇宙形成（土阿莫土，19世纪）

宇宙像一个蛋（裴欧瑞说），它包含基础（Te Tumu）和地层岩石（Te Papa）两层。最后它形成了互相叠加的三个层次——其中下面的一层支撑着上面的两层。最下层是基础和地层岩石，它们创造了人类、动物和植物。

第一个人类是马塔塔（Matata），他没有胳膊，被创造出来后不久就死掉了。第二个人类是艾托奥（Aitu），他有一条胳膊，但没有腿，像他的哥哥一样，不久后他也死了。最后，第三个人类是何提亚（Hoatea，天空或太空），他的形态很完美。之后产生的是一个名叫何涂（Hoatu，大地的多产性）的女人。她成为了何提亚的妻子，人类都是他们的后代。

当大地的最低层充满了被创造出来的事物时，人们在上一层的中间开了一个洞，这样他们就能上到这一层，带着下一层的植物和动物在那里定居下来。接下来他们上升到第三层（这一层构成了第二层的天花板）……最后

人类又在那里安顿下来，于是拥有了自己的三处住所。

> 大地之上是天空，天空也是叠加的，它向下延伸，分别由不同的地平线支撑。天空的一些存在物与大地的存在物相连。人们不断地劳作，以相同的方式一层层地扩展天空，直到一切都有秩序地安排妥当。[24]

裴欧瑞的画的主要部分表现了人类在向外扩展世界，他们站在彼此的肩膀上把天空朝上扩展。这个世界的最低层有两种原始元素，“基础”和“地层岩石”。在它们的左边是它们产生出来的动物和植物。在它们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畸形的人类以及第一个健全的男人和女人。在上层的天空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人形围着一堆火，这代表世界历史中的早期事件：宇宙的创造刚刚结束时，唐加罗瓦以作恶为乐，把最高的天空点燃，意图摧毁一切。不过幸运的是，陶玛图（Tamatua）、欧鲁（Oru）和骆驽孤（Ruanuku）看到了大火的蔓延，他们迅速从大地升到天空，扑灭了大火。[25]

许多神话中都有宇宙之蛋的形象，它出现在希腊奥尔弗斯教（Orphic）、埃及、芬兰、佛教和日本的神话中。在印度教的经典中，我们会读到，“宇宙之初是不存在”。

> 它存在，它发展，变成一个蛋。它躺了一年，然后裂开。两半蛋壳中的一半变成了白银，另一半变成了黄金。白银的那半就是大地，黄金的那半是天空。外面那层膜是山脉，里面那层膜是云和雾。血管变成了河流，蛋里流淌的物质变成了海洋。现在从中形成的是太阳。[26]

宇宙之蛋的壳是世界的框架，而内在的繁殖力代表了大自然无尽的生命活力。

“太空之所以无边无际是因为重新进入其中的形式，而不是因为巨大的扩展。存在是漂浮在不存在的无穷之中的蛋壳。”这是一位现代物理学家在解释他于1928年[27] 看到的宇宙图景时所做出的简洁陈述。它恰好表现了神话中宇宙之蛋的意义。此外，现代生物学家所描述的生命的进化是宇宙循环早期阶段的主题。最后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宇宙的毁灭一定缘于太阳和整个宇宙最终的耗尽，[28] 而唐加罗瓦纵火后留下的伤痕预言了这种情况：创造者兼毁灭者毁灭世界的作用会逐渐增加，直到最后，在宇宙循环的第二个过程中，一切将跌入极乐之海。

另外，在神话中宇宙之蛋还常常爆裂开，从里面出来一个令人敬畏的人形。这是生殖力量拟人的化身，在卡巴拉中它被称为“强大的有生命的人”。“强大的塔奥罗（Ta'aroa）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的诅咒是死亡。”因此在南海群岛的另一个小岛塔希提岛（Tahiti）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塔奥罗独自一人，他没有父亲，也没有真正的母亲。他生活在虚空中，那里没有土地、没有天空、没有海洋。土地混沌不清，没有基础。于是塔奥罗说：

> 哦，大地的空间，哦，天空的空间，
> 下面的世界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那是无用的世界，
> 从远古时候开始一直如此，一直如此，
> 下面无用的世界，扩展吧！

“塔奥罗的面孔出现在外面。塔奥罗的外壳剥落，变成了土地。他看到：土地出现了，大海出现了，天空出现了。塔奥罗像神一样活着，注视着他的杰作。”[29]

最初的宇宙只有人形的自我

一则埃及的神话揭示，造物主通过手淫创造了世界。[30] 一则印度教的神话描绘了一位处于瑜伽冥想中的造物主，他内心中的形体与他脱离（令他非常震惊），然后像光辉的众神一样站在他周围。[31] 在印度的另一段描述中，众生之父最初分裂成了男人和女人，然后根据种类繁育出了所有生物：

> 一开始，宇宙只是具有人形的自我（self）。他环顾四周，除了他自己以外别无他物。然后他首先大喊：“我是他。”由此就出现了“我”这个称呼。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今天，当一个人开始说话时，他首先会声明，“是我”，然后再宣布他的姓名。
>
> 他感到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独自一人时会感到害怕的原因。他想：“但是我怕什么呢？除了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于是他的恐惧消退了……
>
> 他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独自一人时会不快乐的原因。他想有个伴儿。他变得像男人和女人拥抱在一起时一样庞大。他将自己的身体分成了两个部分，形成了丈夫和妻子……因此人类的身体（在娶妻之前）就像裂成两半的豌豆中的一半……他与她结合，由此诞生了人类。
>
> 她想：“他怎么能从他之中创造了我，然后又与我结合在一起？好吧，我要藏起来。”她变成了一头奶牛，但他变得了一头公牛与她结合，由此诞生了小牛。她变成了一匹母马，他变成了一匹公马；她变成母驴，他就变成公驴与她结合，生出了一群有蹄的动物。她变成一只母山羊，他变成一只公山羊；她变成一只母绵羊，他变成公绵羊与她结合，生出山羊和绵羊。他能够投射所有成对的东西，甚至是蚂蚁。
>
> 然后他便知道：“事实上我自己就是天地万物，因为我投射了整个宇宙。”由此他被称为宇宙……[32]

从这些神话我们可以知道，个体的持久根基与宇宙起源的持久根基是同一个，那就是这个神话中的造物主被称为自我的原因。当东方的神秘主义者沉浸在冥想中，进入了自己的内心时，他便发现了这种处于原始的雌雄同体状态的持久的沉睡。

> 在他身上，天、地和大气交织在一起，
> 心灵与所有生命的呼吸相结合，
> 他自己被认为是唯一的灵魂，不需要其他的言语。
> 他是通往永生不死的桥梁。[33]

因此尽管这些关于创世的神话叙述的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它们同时也谈到了个体现在的起源。在希伯来的《光明篇》中我们可以读到：

> 每一个灵魂和心灵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都是由结合为一体的男性与女性组成的。当它降到大地上时，两个部分分离开来并且这两个不同的身体被赋予了生命。在结婚时，明晓所有灵魂和心灵的上帝将他们结合起来，他们像以前一样再一次共有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就像他们是一个个体的左边和右边……然而男人的行为和他走哪条道路会影响这种结合。如果这个人是纯洁的，他的行为在上帝眼里是讨人喜欢的，那么他会与自己灵魂的女性部分（即他出生前的组成部分）相结合。[34]

这段卡巴拉教派的文字是对《创世记》中亚当产生夏娃的情节的注释。类似的概念也出现在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 ）中。根据这种性爱的神秘主义，爱情的终极体验是认识到男女双方的错觉中存在着同一性："彼就是此，此就是彼。"这一认识可以得到扩展，发现周围整个宇宙中多种多样的个体（人类、动物、植物，甚至矿物）也具有同一性。因此爱情体验变得与宇宙有关，首次打开视野的被爱者被放大成了宇宙的镜子。了解这种体验的男人或女人掌握了叔本华所说的"无处不在的美的学问"。他"游走于这些世界，吃他想吃的东西，变成他想变成的样子"，他坐下来歌唱宇宙统一之歌，歌的开头是："哦，美妙！哦，美妙！哦，美妙！"[35]

化一为众

宇宙舞台的支柱应被打造出应有的性状

宇宙循环向前的滚动促成了一个向多个的转换。由此一个重大的转折或是裂缝将被创造出来的宇宙分裂成两个显然矛盾的存在面。在裴欧瑞的图中，人们从较低的黑暗中产生，并开始推升天空的工作。[36] 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召集会议，做决定，做计划，他们把安排组织世界的工作接管过来。然而我们知道不动的动者（unmoved mover）在幕后发挥着作用，他就像一位木偶操控师。

在神话中，只要不动的动者，即强大的有生命的人，成为了注意力的中心，那么宇宙的形成就会具有奇迹般的自发性。各种元素会自发地或按照造物主微小的命令凝结起来并发挥作用，自己裂开的宇宙之蛋的各个部分无需帮助就能自己就位。但是当我们转换视角，转而关注活着的人时，当从栖息在空间和大自然中的人的视角来面对空间和大自然的全貌时，一个突然的变化令宇宙景象黯然失色。宇宙中各种形式的存在不再以有生命的、成长而和谐的事物的模式在运转，而是执拗地停滞着，往好里说也就是没有活力，呆滞迟缓。宇宙舞台的支柱必须做出调整，甚至应该被打造出应有的形状。大地生出荆棘和蓟，人类要靠辛苦劳动才能有饭吃。

因此我们会看到两种模式的神话。在第一种模式的神话中，造物主的威力继续自己发挥作用。在另一种模式的神话中，他们放弃了主动权，甚至对抗宇宙循环的进程。后一种神话模式中所表现的困难甚至早在宇宙父母为创造生命而拥抱在一起的漫长黑暗期间便开始了。让我们通过毛利人的神话来了解这个可怕的主题吧：

> 天空父亲兰奇（Rangi）紧紧地躺在大地母亲巴巴（Papa）的肚子上，这样孩子们就不会从子宫中挣脱出来。
>
> 他们的孩子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黑暗的世界中到处漂浮。他们的样子是这样的：有的在爬行……有的直立，胳膊向上伸……有的侧躺着……有的平躺着，有的弯着腰，有的低着头，有的抬起双腿，有的跪着……有的在黑暗中摸索……他们都在兰奇和巴巴的怀中……

最后兰奇和巴巴所创造的生命厌倦了连续不断的黑暗，他们商量说："现在让我们来决定应该对兰奇和巴巴做些什么吧，是杀了他们好，还是把他们分开。"兰奇和巴巴的最凶狠的孩子杜·马通加（Tu-matauenga）说："好吧，让我们杀了他们吧。"

森林、森林中栖息的万物和所有树木所造的事物之父塔聂·马通加（Tane-mahuta）说："不，不应该这样做。比较好的做法是把他们分开，让天空在我们头顶上远远的地方，让大地躺在我们脚下。让天空成为我们的陌生人，但大地作为滋养我们的母亲，应该依然让她和我们靠近。"

这些神中的几个兄弟试着将天空和大地分开，但徒劳无益。最后还是塔聂·马通加成功完成了这个巨大的工程。

现在他的头牢牢地固定在他的母亲——大地上，他抬起双脚，抵住他的父亲——天空，他使出巨大的力量伸展他的后背和四肢。于是兰奇和巴巴被分开了，他们大声尖叫，悲痛地呻吟着。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杀死你们的父母？你们为什么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想杀死我们或把我们分开？"但塔聂·马通加没有停下来，他无视他们的尖叫和哭喊，他把大地重重地向下压，把天空远远地向上推……[37]

正如希腊人所知，在赫西奥德（Hesiod）的叙述中，这个故事讲的是天空父亲乌拉诺斯（Ouranos）与大地母亲盖亚（Gaia）的分离。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提坦·克隆那斯（Titan Kronos）用镰刀阉割了他的父亲，将他向上推开。[38] 在埃及的传统形象中，宇宙夫妻的位置被颠倒过来：天空是母亲，父亲是富有生命力的大地。[39] 但是神话的模式没有改变：他们的孩子，空气之神舒（Shu）将他们分开。在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4000年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原文中，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形象。首先出现的是原始的海洋，原始的海洋产生了宇宙的山脉，它是由结合在一起的天空和大地组成。天空父亲安（An）和大地母亲基（Ki）生出了空气之神恩利尔，不久后他将安和基分开，自己与母亲结合，创造了人类。[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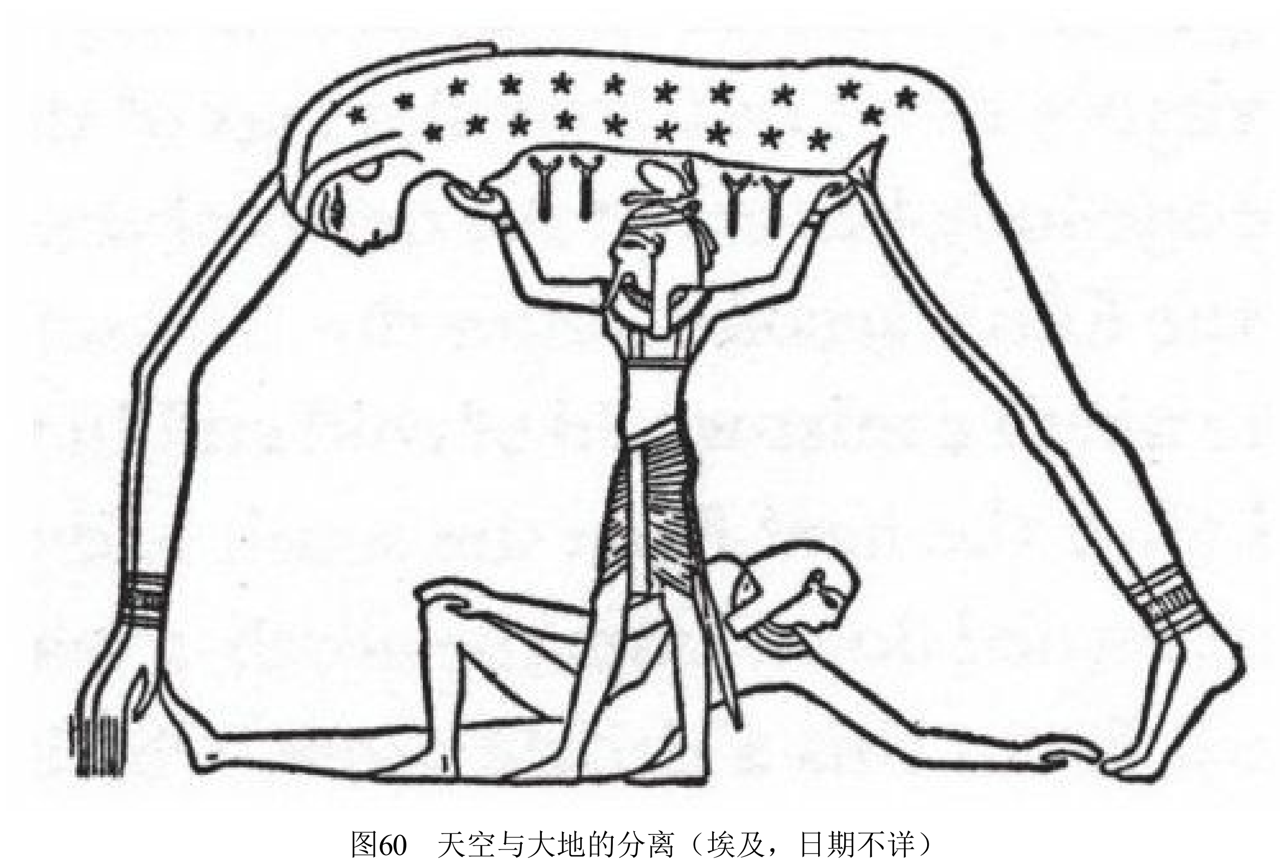


图60　天空与大地的分离（埃及，日期不详）

这些胆大妄为的孩子们的行为看起来很暴力，但与冰岛史诗《埃达》（*Eddas* ）以及巴比伦创世的“创世泥板”（*Tablets of Creation* ）中记录的瓜分父母力量的故事比较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在这些记录中，混沌中造物主的存在特点被侮辱为“邪恶”、“黑暗”与“淫秽”。现在聪明的年轻武士儿子鄙视生殖之源，鄙视处于萌芽状态的、沉睡的造物主，草率地杀死他，乱砍他，把他切成一段一段的，搭建出宇宙的结构。这就是后来所有屠龙胜利的模式，是漫长的英雄功绩历史的开端。

根据诗集《埃达》的叙述，“裂口”[50] 在北方创造了一个寒冷的迷雾世界，在南方创造了一个火的地区，当来自南方的热量影响了从北方奔涌而下的冰冷的河流之后，泛着泡沫的毒液开始慢慢渗出。毒液产生了细雨，细雨凝结成白霜。白霜融化并滴落，在这些有毒的水滴中诞生了躺着休眠的雌雄同体巨人伊米尔（Ymir）。这个巨人一边睡觉一边出汗，他的一只脚和另一只脚生出了一个儿子，同时他的左手下面生出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

白霜继续融化、滴落，滴下的液体凝聚成了奶牛奥杜姆拉（Audumla）。它的乳房流出四股乳汁，伊米尔饮用这些乳汁，获得营养。而奶牛通过舔舐咸的冰块汲取营养。在她舔舐的第一天晚上，冰块中出现了人的头发，第二天出现了人的头，第三天整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布利（Buri）。现在布利有一个名叫包尔（Borr）的儿子（他的母亲未知），他娶了伊米尔的巨人孙女中的一个。她生了三位一体的奥丁、威利（Vili）和维（Ve），然后他们杀死了沉睡的伊米尔，把尸体切成若干块。

> 伊米尔的肉变成了大地，
> 他的汗液变成了大海；
> 他的骨头变成了峭壁，他的头发变成了树木，
> 他的颅骨变成了天空。
> 然后漫不经心的众神用他的骨头做成了人类子孙的尘世；
> 用他的大脑做成了所有惨淡的云。[41]



图61　谋杀伊米尔（平版画，丹麦，1845年）

诗集《埃达》收集了34篇有关异教的日耳曼神祇和英雄的古斯堪的那维亚语诗歌。这些诗歌的创作者是900—1050年期间北欧海盗世界的各个地区中（至少包括格陵兰）的歌手和诗人。这部诗集显然是在冰岛完成的。

诗集《埃达》是年轻诗人的手册，由冰岛上信奉基督教的诗歌大师兼酋长斯诺里·斯图鲁逊（Snorri Sturluson，1178—1241）完成。这部诗集总结了异教的日耳曼神话，评述了诗歌的修辞规则。

这些文本中所记录的神话表现了早期的农民阶层（与雷神托尔有关）、较晚期的贵族阶层（沃坦—奥丁神话）以及另一种独特的阴茎崇拜综合体（伊斯、弗雷娅、弗雷三位神）。在这个充满深邃的沉思，但又荒谬滑稽的符号世界中，冰岛游吟诗人的影响与经典的、东方的主题混合在一起。

在巴比伦的版本中，英雄是太阳神马杜克（Marduk），受害者是可怕的，像龙一样的提

亚马特（Tiamat），她被一群魔鬼侍候着，她是原始混沌的女性化身，也被称为混沌母神，但现在成为了宇宙的威胁。太阳神带着他的弓箭、三叉戟、棍棒和罗网，在战争之风的护送下，登上了他的战车。四匹马身上挥洒着汗滴，它们被训练得能够把一切践踏在脚下。

> ……然而提亚马特没有转身逃走，
> 桀骜不驯的话从她的嘴里冒出来……
> 太阳神举起他强大的武器雷电，
> 对抗勃然大怒的提亚马特，他说：
> "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高高在上，
> 你野心勃勃地想发动一场战争……
> 你邪恶地设定了反对我父亲和众天神的计划。
> 厉兵秣马，加紧备战吧！
> 站好了！我要和你开战！"
> 提亚马特听到这些话时，
> 她像着了魔一样地失去了理智。
> 提亚马特发出一声疯狂刺耳的喊叫，
> 她浑身颤抖。
> 她口念咒语施展魔法。
> 参战的众神纷纷拿起他们的武器。
> 提亚马特和众神的智囊马杜克向着对方迎面而去；
> 准备决一死战。
> 马杜克张开他的罗网，抓住了提亚马特。
> 他又朝她放出邪恶的风，
> 可怕的风填满她的肚子，
> 她丧失了勇气，嘴张得大大的。
> 他手持三叉戟，戳破了她的肚子，
> 他割下她的内脏，刺穿她的心脏。
> 他战胜了她，结束了她的性命；
> 他推倒她的尸体，站在上面。

在降服了提亚马特的残兵之后，这位巴比伦的神返回宇宙母亲那里：

> 太阳神站在提亚马特的下半身上，
> 用他的棍棒无情地敲碎了她的颅骨。
> 他切开她的血管，
> 让北风把血吹到神秘的地方……
> 然后太阳神停歇下来，注视着她的尸体……
> 想出了一个诡诈的计划，
> 他把她像鱼一样劈成两半；
> 其中一半被他固定为天空的遮盖。
> 他钉上一根螺钉，安排了看守，
> 吩咐他们不要让她的体液流出来。
> 他穿过天空，审视天上的区域，
> 他又把深渊安排为努迪穆得的住所。
> 太阳神测量了深渊的结构……[42]

通过这种英勇的行为，马杜克用天花板把天上的水向后推，用地板把地下的水向后推。然后在中间的世界中创造了人类。

神话从来都会不厌其烦地说明，在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中冲突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提亚马特尽管被杀死、被肢解了，但并没有就此毁灭。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混沌怪兽可以别看成是自愿被粉碎的，她的各个部分移至各自的位置。马杜克和他那整整一代的神祇只不过是她的物质的微粒。从那些被创造出来的事物的角度来看，一切似乎是在危险与痛苦中由一只强大的手臂完成的。然而从产生存在物的中心来看，受害者自愿放弃她的肉体，切割肉体的手只不过是受害者自愿毁灭的代理人而已。

因此这里存在着神话的基本矛盾：双重焦点的矛盾。就像在宇宙循环的开端，我们可以说“神没有介入”，同时也可以说“神是创造者、保护者兼破坏者”，现在在这个“一个分裂成许多”的至关重要的连接点上，命运“发生了”，但同时也是“被引发的”。从根源的角度看，宇宙是形成的、激增的、消失的各种形式所构成的壮丽和声。但是转瞬即逝的生物所体验到的是战争的哭嚎与痛苦构成的刺耳声音。神话并不否认痛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它们也会展示出痛苦之中、之后和痛苦周围的本质性的和平（天堂的玫瑰）。[43]



图62　混沌怪兽与太阳神（石膏板雕刻，亚述，公元前885—前860年）

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便体现了从核心原因的静止视角到外围结果的骚动视角的转变。他们偷食禁果，“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44] 天堂的极乐从此与他们无缘，从具有改

变作用的遮蔽物的另一侧他们看到了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从此以后他们必须通过辛勤劳作才能有所收获。

创世的民间故事

人类定居之初大地尚未坚硬

原始的民间神话故事的简单性与宇宙循环神话的深奥的暗示形成了对比。在有关宇宙起源的民间故事中没有对遮蔽物背后秘密的长期明显的探索。穿过永恒的空白之墙，一个朦胧的创造者形象闯进来塑造了万物的世界。他的泥土具有如梦似幻的持久性、流动性以及环境力量。大地还没有变硬，为了适合未来人类的居住，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

真正关于原始人（以捕鱼、狩猎、挖根茎和采浆果为生）的神话与公元前6000年伴随着农业、养奶牛和放牧的发展而出现的文明社会的神话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大多数我们称之为“原始的”实际上是“殖民的”，也就是源自较高的文化中心，为满足较简单社会的需要而被进行了改编。为了避免“原始的”这个词的误导性，我将不成熟的或退化的传说称为“民间神话”。这种说法足以满足目前对普遍形式进行的初级比较研究，尽管它当然不适用于严格的历史分析。

蒙大拿的黑脚族宣称一位酋长四处周游，创造了人类，布置了万物。

他自南方来，向北方去，一路上创造了动物和鸟类。他首先创造了山脉、大草原、森林和灌木丛。然后他继续前进，向北旅行，一边走一边创造事物，在各处安置河流，在河流上安置瀑布，在各处的大地上泼洒红色的颜料——把世界装扮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他创造了牛奶河（提顿河），然后走过它，觉得累了。他继续爬上一座小山并躺下来休息。他平躺在地上，四肢展开，他用石头标示出自己身体各个部分的形状——身体，头、腿、胳膊和每一个部分的形状。今天你还能看到那些石头。休息之后，他继续向北走，被一个小山绊了一跤，跪倒在地。于是他说：“你这个绊人的坏东西。”他举起那里的两个巨大山峰，并把它们命名为“膝盖”，至今人们依然这样叫它们。他继续向北走，他把一些石头带在身边并用它们建成了“甜草山”……

一天，酋长决定他应该创造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于是他用黏土做出了女人和她的孩子。然后他把黏土捏成人的形状并对它说：“你一定是人。”然后他把粘土盖起来，走开了。第二天早上他来到这个地方，把覆盖的东西拿掉，看到黏土的人形发生了一点儿改变。第三天早上又改变了一点儿，第四天早上改变还在继续。第五天早上他来到那里，把覆盖的东西拿掉，看着黏土人并让他们站起来行走。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和他们的创造者来到河边，他告诉他们自己名叫纳皮（Na'pi），也就是酋长。

当他们站在河边时，女人问他：“事情会怎样？我们会一直活着吗，生命会有终结吗？”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我们必须决定这件事。我会把这块牛粪扔到河里，如果它漂浮着，人类死去四天之后会再次活过来，他们只死去四天。如果牛粪沉下去了，那么人类的生命会有终点。”他把牛粪扔到河里，牛粪漂浮着。女人转身捡起一块石头并说道：“不，我要把这块石头扔到河里，如果石头漂浮着，我们将永生不死；如果它沉下来了，那么人就必有一死，而且他们会为彼此的死感到悲伤。”女人把石头扔进河里，石头沉了下去。酋长说：“这就是你的选择

，人类的生命将会有终点。”[45]

布置安排世界、创造人类和决定死亡是有关原始造物主的故事中的经典主题。我们很难了解人们对这些故事的相信程度或人们在什么意义上相信这些故事。神话并非直截了当地表达意义，而是采用了拐弯抹角的方式，就像上面故事中的酋长如此那般，仿佛做了些什么。许多被收集在起源故事类别下的故事更多地被认为是受欢迎的童话，而不是对创世的记录。在各种文明中，无论是较高等的还是较低等的，这样像说笑般地讲述神话很常见。人口中头脑比较简单的成员会过分严肃地看待神话中的形象，但基本上它们并不能代表教义或当地的“神话”。例如在毛利人中流传着一些非常棒的宇宙起源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到，一只鸟把一个蛋下到了原始的大海里，蛋破裂开，从里面出来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头猪、一只狗和一条独木舟。所有生物都上了独木舟，漂流到了新西兰。[46] 这个故事显然是关于宇宙之蛋的滑稽剧。另一方面，堪察加人（Kamchatkans）非常严肃地宣称，神最初生活在天上，但后来降落到大地上。当他穿着雪鞋四处游走时，他脚下新的土地会像又薄又易弯曲的冰一样下陷，从此以后这些地面便崎岖不平了。[47] 在中亚吉尔吉斯人（Kirghiz）的神话中，两个早期的人类照看一头大牛，他们因长时间没有水喝而差点渴死，这头牛用巨大的牛角撕扯开了大地，为他们找到了水。吉尔吉斯的湖泊就是这样形成的。[48]

在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常常会出现一个不断反对善意的造物主的小丑形象，由此可以解释遮蔽物的这一侧为什么会存在不幸与困难。新不列颠岛的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流传着一个模糊的存在体的故事，据说他是“第一个人类”，他在地上画了两个男人，然后抓破自己的皮肤，把血洒在画上。他摘了两片巨大的树叶，把它们盖在图画上，过一会儿它们变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别叫托·卡宾纳纳（To Kabinana）和托·卡尔夫夫（To Karvuvu）。

托·卡宾纳纳独自离开，他爬上一棵长着淡黄色果实的椰子树，他摘下两个还没成熟的椰子，把它们扔到地上，椰子破裂开来，变成了两个漂亮的女人。托·卡尔夫夫爱慕这些女人，便问他的兄弟是怎么得到她们的。托·卡宾纳纳说：“爬上椰子树，摘两个没成熟的椰子，把它们扔到地上。”但当托·卡尔夫夫扔果子的时候，果实的尖端是朝下的，这样变出来的女人长着丑陋的塌鼻子。[49] 一天，托·卡宾纳纳用木头雕刻了一条图姆鱼并把它放入海洋，它由此变成了一条活鱼。这条图姆鱼会把玛利瓦伦鱼驱赶上岸，托·卡宾纳纳只要在海滩上把它们收拢起来就可以了。托·卡尔夫夫很羡慕，也想创造一条。不过当他学着雕刻图姆鱼的时候，雕出来了一只鲨鱼。鲨鱼非但没有把玛利瓦伦鱼驱赶上岸，反而把它们吃掉了。托·卡尔夫夫哭着走到他的兄弟面前说：“我希望我没有制造出那条鱼，它除了把其他鱼都吃掉，什么也不干。”“它是什么种类的鱼？”托·卡宾纳纳问。托·卡尔夫夫回答道：“嗯，我制造了一条鲨鱼。”“你真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的兄弟说，“现在你必须改正这个错误，否则我们的凡人后代便会遭殃。你制造的鱼会把其他鱼都吃掉，还会把人吃掉。”[50]

在这个愚蠢的行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人（割破自己的模糊存在体）在宇宙的框架中制造了双重结果——善与恶。这个故事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幼稚。[51] 此外，最后一段对话的古怪逻辑暗示着柏拉图式的鲨鱼原型在形而上学中是预先存在的。这是每个神话中都固有的观念。同样普遍的是反派角色，也就是被表现为小丑的邪恶的代表。魔鬼，无论是强壮的呆子还是敏锐聪明的骗子，始终是小丑的形象。尽管他们在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中可能取得胜利，但当视角转换到超自然的视角时，他们以及他们所干的事都会消失。他们错误地把幻影当做实物，他们象征着幻影世界中不可避免的不完美，只要我们依然在遮蔽物的这一侧，这些不完美就无法消除。



图63　科荷勒姆（Khnemu）在陶工旋盘上制作法老的儿子，托特则标记出他的寿命（纸莎草纸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前1世纪）

西伯利亚的黑鞑靼人（Tatars）说，当造物主帕加那（Pajana）创造第一个人类时，他发现他不能制造出能给予他们生命的灵魂。于是他不得不来到天上，从至高无上的神顾戴（Kudai）那里取得灵魂，同时要让一条没有毛的狗看守他制造出来的人形。当他不在的时候，

魔鬼埃利刻来了。他对那只狗说："你没有毛，如果你让我得到这些没有灵魂的人，我就给你金色的毛。"这个提议让那只狗很满意，它把自己看守的人交给了诱惑它的魔鬼。埃利刻用他的唾沫污损了这些人，当他正要逃走的时候，看到顾戴前来给予他们生命。顾戴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于是他把人类身体的里面翻到了外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内部有唾沫和杂质的原因。[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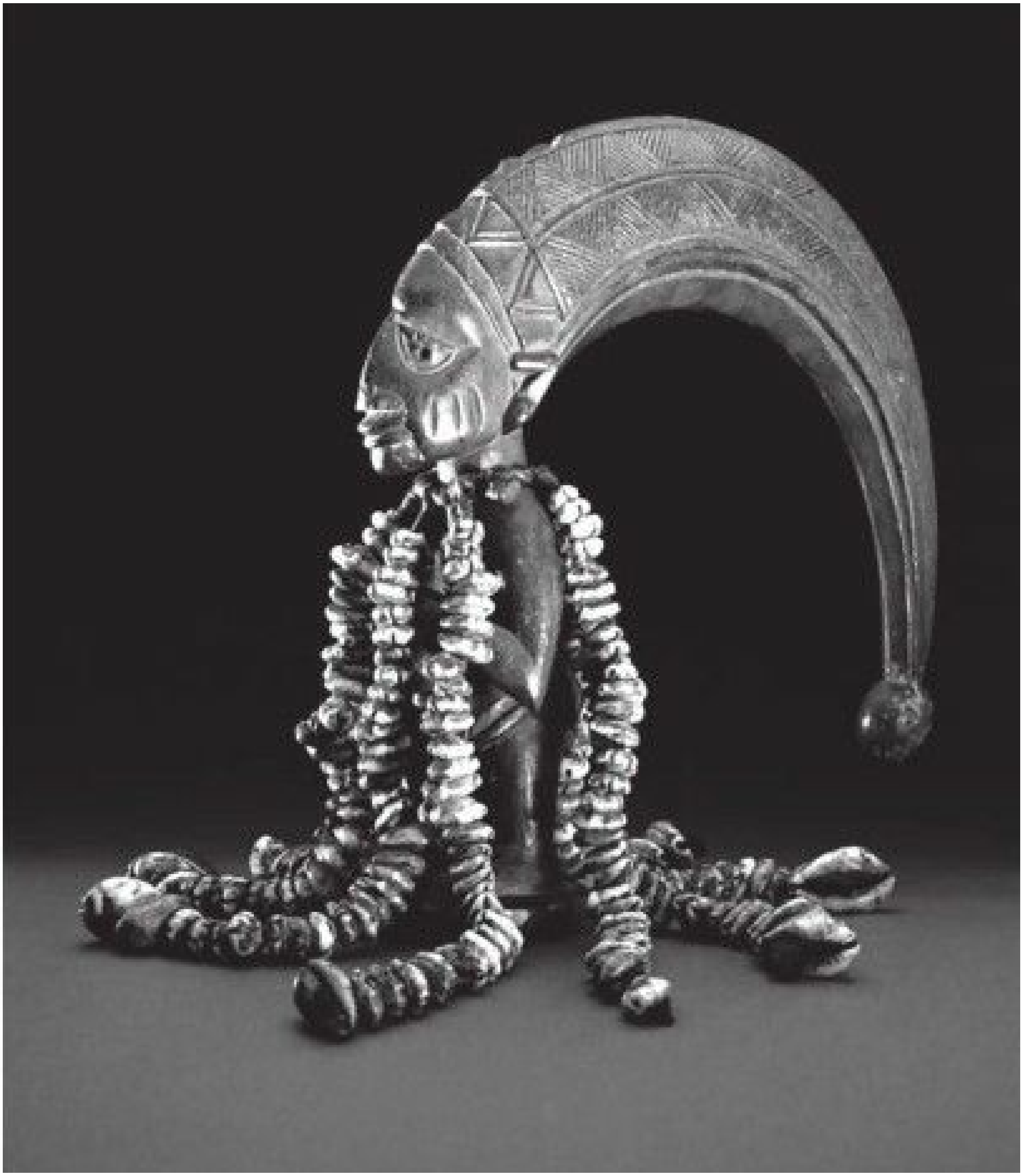


图64　恶作剧之神埃德舒（木雕、梭螺和皮革，约鲁巴人，尼日利亚，19世纪—20世纪初）

只有当超自然的产物分裂成空间形式时，民间神话才会开始讲述创世的故事。然而在评价人类状况的基本点上，它们与伟大的神话并没有区别。它们的象征性人物在含义上（通常也在特性和行为上）与更高等的象征符号是一致的。民间神话中的人物所行走的神奇世界正

是更高等神话所展示的世界：深层睡眠与觉醒意识之间的世界和时期。在这个区域中，一个分裂成多个，而多个在一个中实现了调和一致。

造物主的力量中负面的、兼具小丑与魔鬼特性的一面从宇宙创世的联系中脱离出来，成为了故事中特别受人喜爱的逗乐题材。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美国大平原上的郊狼。狐狸列那（Reynard）是这一形象在欧洲的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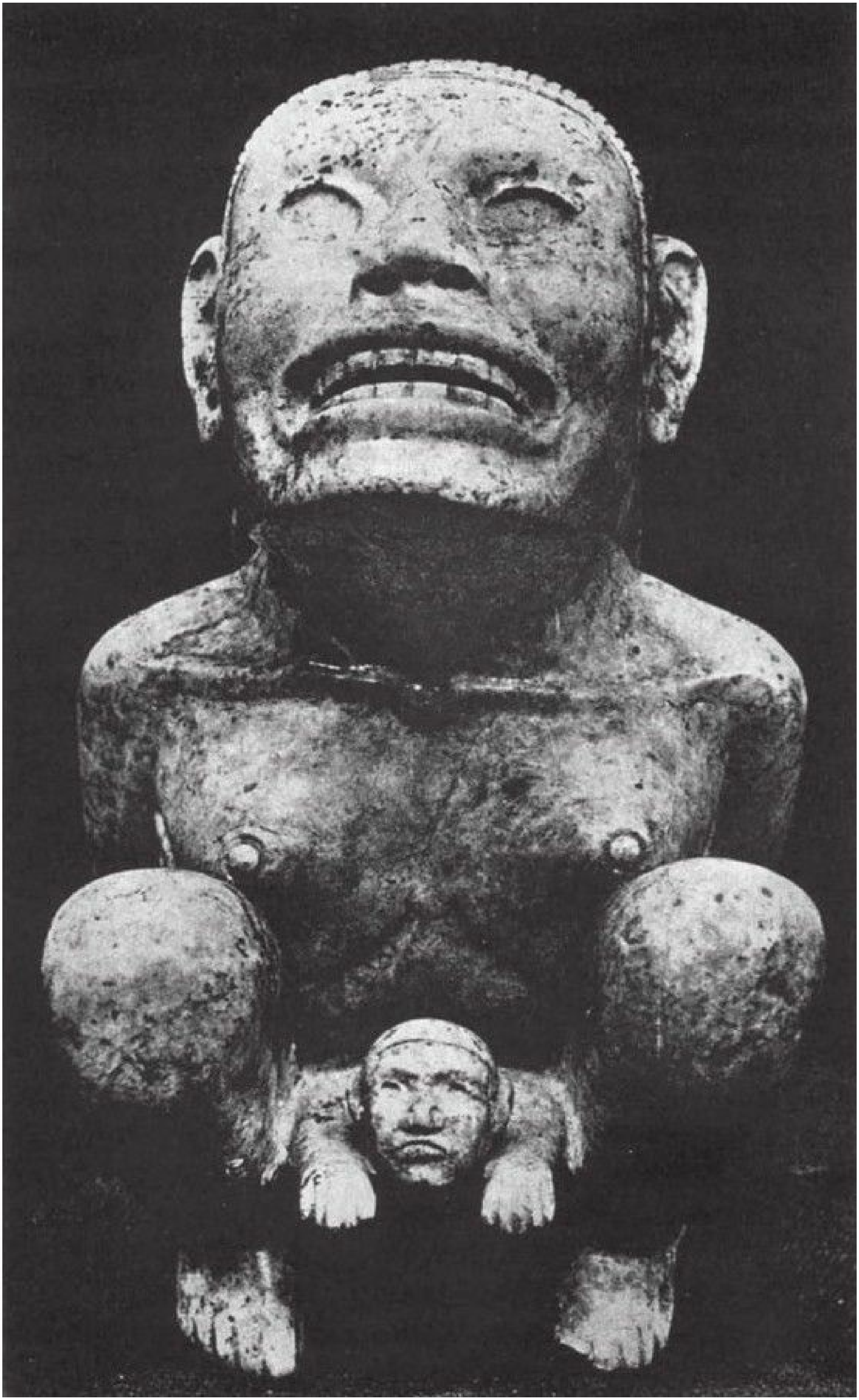


图65　特拉佐蒂奥托（Tlazolteotl）分娩（夹杂着石榴石的细晶岩雕刻，阿兹特克人，墨西哥，15世纪末—16世纪初）

童贞女得子 6

通过某一具有改变作用的媒介，父亲创造世界的圣灵逐渐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尘世体验，这一媒介就是宇宙之母。

宇宙之母

通过某一具有改变作用的媒介，父亲创造世界的圣灵逐渐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尘世体验，这一媒介就是宇宙之母。在《创世记》第2节中我们可以读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宇宙之母就是原始元素的化身。在印度的神话中，宇宙之母是女性形象，自我通过她创造了众生灵。更抽象的理解是，她是标示宇宙边界的框架：“空间、时间和因果”，即宇宙之蛋的壳。再抽象一些，她是促使自我沉思的造物主开始创造世界的诱惑物。

在强调造物主母性而非父性的神话中，这位最早的女性占据了宇宙之初的舞台，发挥着其他神话中男性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她是童贞女，因为她的配偶是看不见的未知者。

在芬兰人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形象的奇怪表征。《卡勒瓦拉》（*Kalevala*）[1]第1章讲述了空气的童贞女女儿从天宫中降落到原始的大海里的故事，她在永恒之水上漂浮了几百年。

> 接下来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骤起，
> 暴风雨来自东方，
> 大海波涛汹涌，泛起白沫，
> 巨浪滔天，一浪高过一浪。
> 童贞女在暴风雨中飘摇，
> 巨浪猛烈地拍打着她，
> 她漂浮在蔚蓝的海面上，
> 被送上了泛着泡沫的巨浪之巅，
> 直到风在她身边刮过，
> 大海唤醒她体内的生命。[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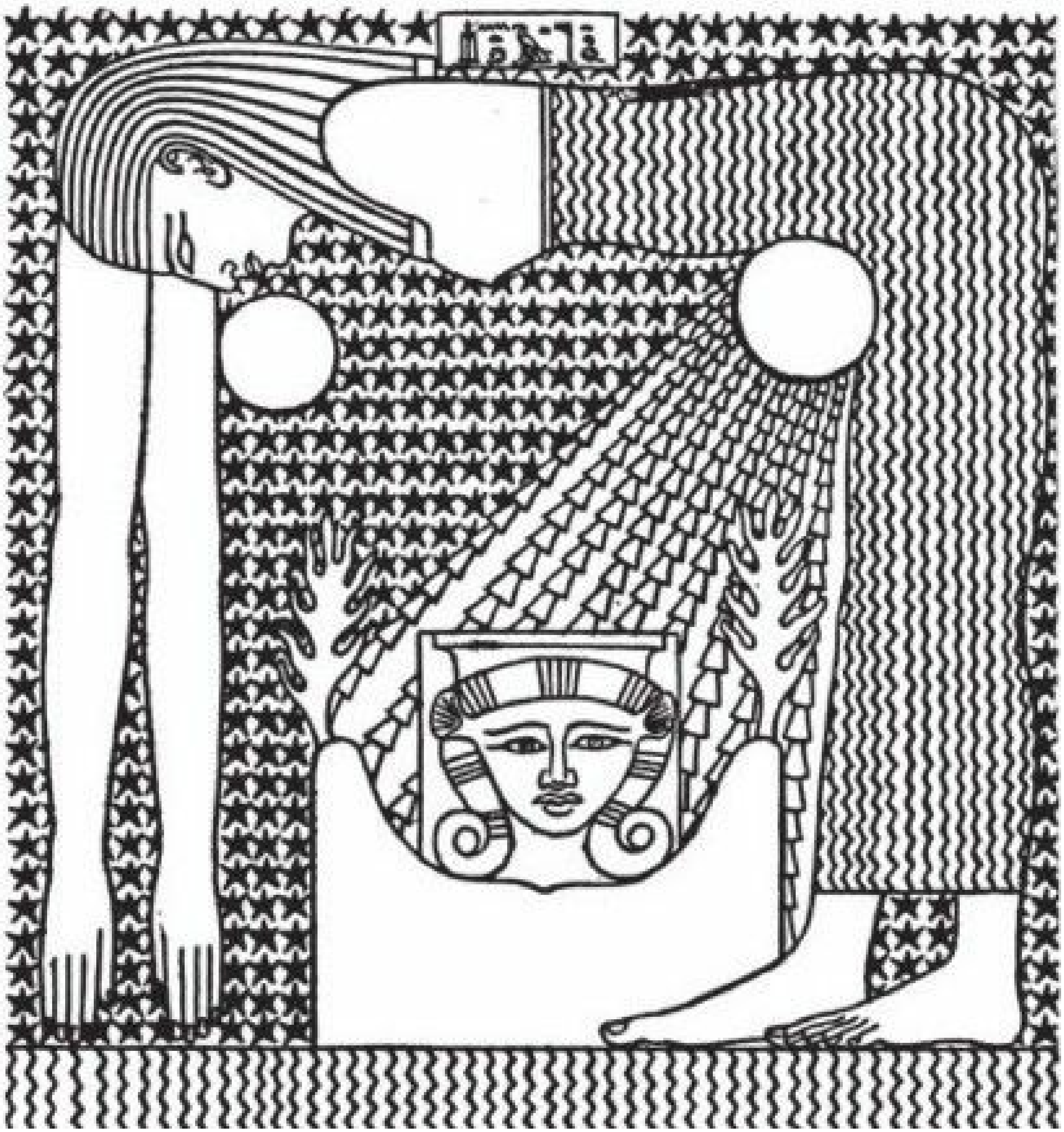


图66　努特（Nut，天空）诞出太阳，太阳的光芒照射在地平线（爱与生命）上的哈索尔（Hathor）身上（石雕，托勒密王朝，埃及，公元前1世纪）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现代形式的《卡勒瓦拉》（又名《英雄国》）是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 L?nnrot，1802—1884）的作品，他是一位乡村医生兼芬兰语言学家。他在收集了大量有关传奇英雄华奈摩伊宁（Väinämöinen）、易尔马里宁（Ilmarinen）、勒明卡伊宁（Lemmin-kainen）和库勒伏（Kullervo）的民间诗歌后，按照调整后的顺序把这些诗歌编写在统一的诗句中。这部作品长达两万三千余行。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看了伦洛特的《卡勒瓦拉》的德文译本后，完成了他的《海华沙之歌》（*Song of Hiawatha*）的构思并选定了它的格律。

水之母（Water-Mother）带着子宫里的孩子在海面上漂浮了七个世纪而无法分娩。她向至高无上的神乌戈（Ukko）祷告，乌戈派去一只野鸭在她的膝盖上筑巢。野鸭的蛋从膝盖上掉落下来，摔碎了，碎片形成了大地、天空、太阳、月亮和云。然后仍在漂浮的水之母自己开始创造世界。

第九年过去了，
正值第十个夏天之际[51]，
她从海里抬起她的头，
她抬起她的前额，
开始创造世界，
她给世界带来秩序，
在开阔的海面上，
在无边的海水中，
她的手指着哪里，
哪里就会出现凸出的海岬；
她的脚放在哪里，
哪里就会出现鱼的洞穴；
当她潜入水下，
那里就会形成海洋的深处；
当她朝陆地游去，
那里的海岸就会延伸；
她的脚伸向哪块陆地，
就可以在哪里撒网捕鲑鱼；
她的头轻轻触碰哪块陆地，
弯曲的海湾就会向哪里延伸。
她漂向远离陆地的海面，
停留在开阔的海水中，
她在那里创造了海洋中的礁石，
和眼睛看不到的暗礁，
船航行到那里常常会粉身碎骨，
水手常常会在那里丧命。[3]

但是婴儿依然在她的身体里，逐渐成长为多愁善感的中年人：

尚未出生的是华奈摩伊宁：
也就是尚未出生的不朽者，
已经不年轻且坚定的华奈摩伊宁，
躺在他妈妈的身体里，
经历了三十个夏天，
与三十个冬天，
永远停留在平静的水面上，
停留在泛着泡沫的巨浪中。
于是他思考着，
他如何能继续生活下去，
生活在如此阴暗无望的地方，

生活在如此狭窄的居所里，
在那里他看不到月光，
也看不到阳光。
然后他说了以下这段话，
如此这般表达了他的想法：
“月亮帮助我，太阳解放我，
大熊星座给我建议，
让我穿过我所不知道的入口，
通过我所不熟悉的通道。
从容纳我的小窝里出来，
从如此狭小的居所中出来，
来到引导漫游者的大地上，
来到引导我的开阔空气中，
仰望天上的月亮，
和太阳光的辉煌；
看到头顶的大熊星座，
和天空中的闪闪繁星。”
月亮没有给予他自由，
太阳也没有解放他，
于是他厌倦了存在，
他的生命变成了一种负担。
于是他移动到入口，
用他的第四根手指，
迅速打开骨头的门户，
他左脚的脚趾，
他的膝盖越过门户。
他一头栽进海水里，
用手推开波浪，
这样他依然在海洋里，
这位英雄在波涛中沉浮。[4]

在已经出生的英雄华奈摩伊宁游到海岸之前，他还要面对第二次母亲子宫的考验，即狂暴的宇宙海洋。现在他没有了保护，不得不接受非人类的大自然力量的启蒙。在水面上，在风中，他不得不再次体验本已非常了解的事物。

他在水中逗留了五年，
等待了五年，等待了六年，
等待了七年，甚至等待了八年，
在海洋的表面，
在无名的海角边，
靠近荒凉的不毛之地。
他双膝着地，
胳膊撑在地上，
站起身他可以看到月光，
享受美好的阳光，
看到头顶的大熊星座。

古老的华奈摩伊宁，
他，永远闻名遐迩的游吟诗人，
神圣的女造物主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就是易尔马达。[5]

命运的母体

生命之母同时也是死亡之母

宇宙女神会以多种模样示人，因为从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的角度看，创世的结果是多样复杂的，甚至具有相互矛盾的影响。生命之母同时也是死亡之母，她戴上了饥馑和疾病这些丑陋的魔鬼般的面具。

苏美尔—巴比伦的星际神话将宇宙女神的各个方面与金星的相位联系起来。作为早晨的星星，她是童贞女；作为晚上的星星，她是娼妓。作为夜空中的贵妇人，她是月亮的配偶；当在太阳的光辉中消失时，她是地狱中的丑老太婆。凡是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影响的地方，这颗不稳定的星星的光辉就会关系到女神的特性。

非洲东南部南罗得西亚的瓦赫维马孔尼（Wahungwe Makoni）部落有这样一则神话，它展示了金星母亲在宇宙创世循环最初各个阶段中所对应的特点。在这则神话中，最初的人类是月亮。早晨的星星是他的第一位妻子，晚上的星星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就像华奈摩伊宁通过自己的行动从子宫中摆脱出来一样，月亮摆脱了深不可测的水。他和他的妻子们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父母。这则故事是这样的：

毛利（Maori，神）创造了第一个人并称他为米西（Mwuetsi，月亮）。毛利把他放在德西瓦（Dsivoa，湖）的底部，给他一个装满南根纳油的南根纳角[52]。米西生活在德西瓦。

一天，米西对毛利说："我想到地面上去。"毛利说："你会后悔的。"米西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到地面上去。"毛利说："那么你就去吧。"米西从德西瓦中出来，来到地面上。

地面上很冷，空空荡荡，没有草，没有灌木，没有树，也没有动物。米西痛哭起来，他对毛利说："我在这里怎么生活啊？"毛利说："我警告过你。你走上了一条终点是死亡的道路。不过我会赠予你一个你的同类。"毛利把一个少女送给米西，少女名叫马萨西（Massassi），就是早晨的星星。毛利说："马萨西会做你两年的妻子。"毛利还给了米西一个打火器。

傍晚米西和马萨西进入洞穴里。马萨西说："帮我个忙。我们该生火了。我来收集奇曼德拉（chimandra，引火物），你来转动鲁西卡（rusika，打火器可旋转的部分）。"于是马萨西开始收集引火物，米西转动起鲁西卡来。火被点燃后，米西躺在火的一侧。马萨西躺在另一侧。火焰在他们之间燃烧。

米西心里想，"毛利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少女？我应该和这个少女马萨西一起做什么？"夜晚降临，米西拿着他的南根纳角，用一滴南根纳油湿润他的食指。米西说："我要跳过火焰。"（这句话被米西以夸张的、仪式性的语气重复了很多遍。）米西跳过火焰，靠近少女马萨西。米西用涂了油的手指抚摸马萨西的身体。然后米西回到他的床上睡觉。

第二天早上当米西醒来时，他看到马萨西的身体隆起。天亮时马萨西便开始分娩，她生出了草，生出了灌木和树。马萨西不停地分娩，直到地球上被绿草、灌木和树木所覆盖。

树木不断生长，直到树的顶部碰到了天空。当树的枝叶与天空相遇时，大雨从天而降。

米西和马萨西过着富裕的生活。他们有水果和谷物。米西盖起了房子，做了一把铁铲，还做了一把锄头，开始种庄稼。马萨西自己编渔栅捕鱼，捡柴火，打水，做饭。马萨西和米西这样生活了两年。

两年后毛利对马萨西说："时间到了。"毛利从大地上带走了马萨西，把她送回了德西瓦。米西放声大哭。他哭着对毛利说："没有马萨西我该怎么办？谁来给我捡柴火，打水？谁给我煮饭？"米西哭了八天。

八天之后，毛利对米西说："我警告过你，你将会死去。不过我会给你另外一个女人，她叫莫伦戈（Morongo），也就是夜晚的星星。莫伦戈将和你一起生活两年。然后我会把她带回去。"毛利把莫伦戈送给米西。

莫伦戈来到米西的小屋。傍晚米西想躺在他的那一侧。莫伦戈说："不要躺在那里，和我一起躺。"米西在莫伦戈的旁边躺下。米西拿出南根纳角，把一些南根纳油涂在他的食指上。但是莫伦戈说："不要那样做。我和马萨西不同。现在用南根纳油涂抹你的生殖器和我的生殖器。"米西照她的话做了。莫伦戈说："现在和我交媾。"米西和莫伦戈交媾，然后睡觉了。

清晨米西醒来，看到莫伦戈的身体隆起。天亮时莫伦戈开始分娩，第一天她生出了小鸡、绵羊和山羊。

第二天晚上米西又和莫伦戈一起睡觉。接下来的早上莫伦戈生出大羚羊和牛。

第三天晚上米西又和莫伦戈一起睡觉。接下来的早上莫伦戈先生出男孩们，然后生出女孩们。早晨出生的男孩们到黄昏时便长大成人了。

第四天晚上米西还想和莫伦戈一起睡觉，但下起了雷暴雨。毛利说："不要这样做，你会很快死去。"米西很害怕。雷暴雨过去了。莫伦戈对米西说："做一扇门，用它堵住小屋的入口。然后毛利就看不到我们在做什么了。你就可以和我睡觉了。"米西做了一扇门，用它堵住小屋的入口。他和莫伦戈交媾，然后睡着了。

清晨米西醒来，看到莫伦戈的身体隆起。天亮时莫伦戈开始分娩，她生出了狮子、豹子、蛇和蝎子。毛利看到了，他对米西说："我警告过你。"



图67　月亮国王和他的子民（史前岩画，津巴布韦，大约公元前1500年）

第五天晚上米西又还想和莫伦戈一起睡觉，但莫伦戈说：“看，你的女儿长大了，和你的女儿交媾。”米西看着自己的女儿们。她们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很漂亮。他和她们交媾。她们生育了孩子。早晨出生的孩子到晚上时就长大成人了。于是米西成为了许多子民的曼波（Mambo，国王）。

然而莫伦戈开始和蛇睡觉，她不再生育了，并且和蛇生活在一起。一天米西回去找莫伦戈，想和她睡觉。莫伦戈说：“不要这样做。”米西说：“但我想。”他和莫伦戈一起躺着，在莫伦戈的床下卧着一条蛇。蛇咬了米西，米西生病了。

第二天没有下雨，植物枯萎了，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动物都死了。人也开始死去，死去的人很多。米西的孩子们问：“我们能做些什么？”米西的孩子们说：“我们要去请教哈卡他（hakata，神圣的骰子）。”他们找哈卡他商量。哈卡他说：“国王米西在生病，越来越憔悴。把米西送回德西瓦。”

于是米西的孩子们勒死了米西并埋葬了他。他们把莫伦戈和米西埋在一起。然后他们选了另一个人当曼波。莫伦戈在米西的津巴布韦也生活了两年[53]。6

显而易见，生殖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代表了世界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发展的模式是可以被预知的，就好像已经被看到的事情，至高无上的神的警告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月亮，即强大的有生命的人，没有逃脱他的命运。湖底发生的对话是永恒与时间的对话，即“活人的谈话”：“生存还是毁灭。”难以抑制的欲望最终占了上风：行动开始了。

月亮的妻子和女儿是他命运的化身和促成者。随着他创世意愿的变化，女神兼母亲的美德与特点也被改变了。从原始子宫中诞生出来之后，月亮最初的两个妻子是前人类和超人类。但是随着宇宙创世循环的发展，以及随着成长时期从原始形式过渡到人类历史形式，宇宙分娩出的女人退出，让位于人类的女人。因此这位年老的男性造物祖先在他的社会中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不合时宜的人。当最后他对人类的女人感到厌倦并再次渴望他多产的妻子时，世界因他的反应而一时陷入病态，但随后摆脱了出来。主动权转移到了孩子们的社会。象征性的、令梦境沉重的父母形象退缩到了原始的深渊中。万物齐备的大地上只留下人类。宇宙创世的循环继续运转。

救赎的子宫

她是人类的缩影也是风的新娘

人类的世界现在就是问题所在。在国王实用性的判断的引导下，在代表神圣骰子的祭司的指导下，意识的领域收缩了很多，以至于人类喜剧的宏大轮廓迷失在了目标交错的一片混乱中。人类的视角变得狭隘，只能理解存在的表面，也就是能够反射光的、有形的表面。深层的景象被遮蔽淹没了。社会陷入错误和灾难。小小的自我篡夺了造物主的评判权。

在神话中这是一个永远的主题，在预言家的口中，这是一个熟悉的呼声。在身体和灵魂扭曲的世界里，人们渴求某个能够再次代表神的化身的人物。我们都熟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这类神话。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当希律王（Herod，施行恶政、固执与自我的极端象征）将人类带到精神卑微的最低点时，循环的神秘力量便开始自行发挥作用。在一个不起眼的村庄，一位少女出生了，她保持自己不受到那个时代普遍的错误的玷污：她是宇宙之女所生人类的缩影，她是风的新娘。她的子宫像原始的深渊一样处于未孕状态，随时

准备发挥出原始的力量，使她的子宫受孕。

“某一天，当玛利亚站在泉水边灌满她的水罐时，主的天使出现在她面前并说，‘你是有福的，玛利亚，因为你的子宫是为上帝准备的住所。看吧，天堂之光将停留在你的子宫里，它将通过你照亮整个世界。”[7]

世界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主要梗概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以至于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不得不认为，他们在哪里传教，魔鬼就在哪里嘲笑他们的教义。弗雷·西蒙（Fray Pedro Simon）在他的《征服西印度洋群岛的历史记录》（*Noticias Historiales de las conquistes de Tierra Firme en las Indias Occidentales* ）中写道：

> 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的通哈人（Tunja）和索加莫佐（Sogamozzo）人中开始传教之后，那些地方的魔鬼开始提出相反的教义。除此之外，魔鬼还诋毁牧师们关于通过童贞女玛利亚取肉身成人的教义，并宣称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但不久太阳的光线会让瓜切塔（Guacheta）村的一个少女怀孕，在她的子宫中取肉身成人，但少女仍保持处子之身。这些消息被传遍整个地区。非常碰巧的是，被提到的那个村庄的酋长有两个处子之身的女儿，每个女儿都渴望这样的奇迹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每天破晓之时，她们就离开父亲的住所和围栏围起来的菜园，爬上村庄周围许多小山中的一座，面对太阳的方向，让太阳的第一缕光线毫无遮拦地照射到她们身上。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魔鬼称得到了神的许诺（神的判断令人无法理解），事情会如他计划的那样发生。就这样其中一个女孩怀孕了，据她宣称，是太阳令她怀孕的。九个月后她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巨大而宝贵的哈克塔（hacuata），也就是祖母绿宝石。这个女人用棉花包住宝石，放在乳房之间，在那里保存了若干天后，宝石最终变成有生命的人：一切都是按照魔鬼的指示发生的。那个孩子被命名为葛兰恰丘（Goranchacho），他在酋长，也就是他外祖父的家里被抚养长大，直到他长到二十四岁左右。

然后他在庆祝凯旋的行进队列的簇拥下向国家的首都走去，在各个地方都被称颂为“太阳之子”。[8]

在印度神话中，山岳之王喜马拉雅（Himalaya）的女儿，雪山女神帕尔瓦蒂（Pārvatī）归隐到高山中，进行非常严格的苦修。一个名叫塔拉卡（Taraka）的巨人暴君篡夺了世界的统治权，根据预言，只有主神湿婆神的儿子能够推翻他。然而湿婆神是瑜伽之神——超然、孤独，沉浸在冥想中。湿婆神永远也不可能有儿子。

帕尔瓦蒂决定做到在冥想方面配得上湿婆神，由此来改变世界的状况。她也超然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灵魂中，她赤身裸体地在阳光下暴晒，而且不进食，她甚至在四个方向上点燃了四堆火来增加热度。她美丽的身体皱缩成了易碎的骨架，皮肤变得像皮革一样坚硬。她的头发纠缠在一起，乱糟糟的。她温柔而水汪汪的眼睛被灼伤了。

一天，一个年轻的婆罗门来到这里，问为什么这样美丽的人要用如此折磨人的方法来摧毁自己。

她回答说：“我渴望得到至高无上的湿婆神。他是孤独和不可动摇的专注之神。因此我

进行这些苦修，希望他被感动，打破内心的平衡，爱上我。”

那个年轻人说：“湿婆神是毁灭之神，他是世界的摧毁者。湿婆神的快乐是在坟地里尸体的恶臭中冥想，在那里他看着死者腐烂的尸体，这正合他毁灭一切的心意。湿婆神的花环是活着的毒蛇。而且他是乞丐，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

帕尔瓦蒂说：“他是你这样的人无法理解的。他虽然是一个乞丐，却是财富的本源；虽然很可怕，却是恩典之源。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戴上或摘掉蛇的花环或珠宝的花环。他是永恒之物的创造者，他该如何出生呢？湿婆神是我爱的人。”

随即年轻人卸掉了伪装，他就是湿婆神。[9]

童贞女做母亲的民间故事

生殖的力量无处不在

佛陀以乳白色大象的样子从天上降入他母亲的子宫中。一个神以一团羽毛的形式走近“身穿蛇编织成的裙子”的阿兹特克人的女神科阿特立库（Coatlicue）。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有很多关于伪装成各种样子的神纠缠仙女的章节：朱庇特伪装成公牛、天鹅或一阵金子雨。不小心被吞食的树叶、坚果，甚至一阵微风都足以使准备好的子宫受孕。生殖的力量无处不在。根据那个时刻的突发奇想或命运，怀上的可能是英雄兼救世主，也可能是毁灭世界的魔鬼——没人能知道。

在受欢迎的故事和神话中有许多童贞女生子的描写。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便足够了：有一个来自汤加的奇怪故事，它是和美男子西尼劳（Sinilau）有关的一系列故事中的一个。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它不仅极度荒谬，而且以无意识的滑稽讽刺清楚地表现了典型的英雄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主题：童贞女生子、寻找父亲、考验、与父亲和解、童贞母亲升天和加冕，最后真正的儿子获得胜利，假冒者受到惩罚。

> 从前有一对夫妻，妻子怀孕了。当她临盆即将分娩的时候，她让丈夫把她抬起来，好让她分娩。但是她生出了一个蛤蜊，她丈夫生气地把她扔下。然而她吩咐丈夫把蛤蜊放到西尼劳洗澡的池塘里。西尼劳来洗澡了，他把用来洗澡的椰子壳扔到水里。蛤蜊顺势滑动，把椰子壳吸了进去，因而怀孕了。
>
> 一天蛤蜊的母亲看到蛤蜊向她滚过来。她生气地问蛤蜊来做什么。蛤蜊回答说这不是生气的时候，让她用帘子隔出一块地方，好让它分娩。于是帘子被挂起来，蛤蜊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然后它滚回池塘，蛤蜊的母亲照顾孩子，他被取名为“檀香木下的法泰”。时间流逝，蛤蜊又怀上了孩子，它再一次滚到它要分娩的房子。整个过程又重复一遍，蛤蜊再次生下了一个儿子，他被取名为“桃金娘随意缠绕的法泰”。他也被留给蛤蜊的母亲和她的丈夫照顾。
>
> 两个男孩长大成人后，蛤蜊的母亲听说西尼劳要举办一场庆祝活动，她认为她的两个外孙应该到场。她把两个年轻人叫过来，让他们做好准备并告诉他们要去参加的庆祝活动的举办人就是他们的父亲。当他们来到举办庆祝活动的地方时，所有人都盯着他们，所有的女人都凝视着他们。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一群女人呼唤他们到她

们那里去，但这两个年轻人拒绝了，他们继续向前走，直到来到喝卡瓦酒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给人们倒卡瓦酒。



图68　穿着蛇编织成的裙子的科阿特立库，即大地之母（石雕，阿兹特克人，墨西哥，15世纪末）

但是西尼劳因为他们干扰了自己的庆祝活动非常气恼，命令他们拿过来两个大酒杯。然后他吩咐手下抓住其中一个男孩，要把他切碎。竹子刀被磨得很锋利，但当它的尖端碰到男孩的身体时，它只是轻轻滑过他的身体。男孩大喊着：

刀砍到我的身上又滑掉，

你只是坐在那里朝我们看，

看我们是不是和你相像。

西尼劳问那个年轻人在说什么，于是随从们对他重复了这些话。他命令把两个年轻人带过来，问他们谁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回答他就是他们的父亲。西尼劳亲吻新找到的儿子，让他们去把他们的母亲带来。于是他们来到

池塘找到蛤蜊，把蛤蜊带到他们的外祖母那里，她把蛤蜊劈开，里面站着一个可爱的女人，名叫“住在河里的希娜”。

然后他们出发返回西尼劳那里。两个年轻人披着被称为塔弗化（taufohua）的带穗子的席子，他们的母亲披着被称为塔乌阿（tuoua）的漂亮无比的席子。两个儿子走在前面，希娜跟随在后面。当他们来到西尼劳那里时，发现他和他的妻子们坐在一起。两个年轻人一人坐在西尼劳的一条大腿上，希娜坐在他的旁边。然后西尼劳吩咐人准备一个烤炉并把炉子烧热，他把其他妻子和孩子们杀死并烤了，最终和住在河里的希娜成了婚。[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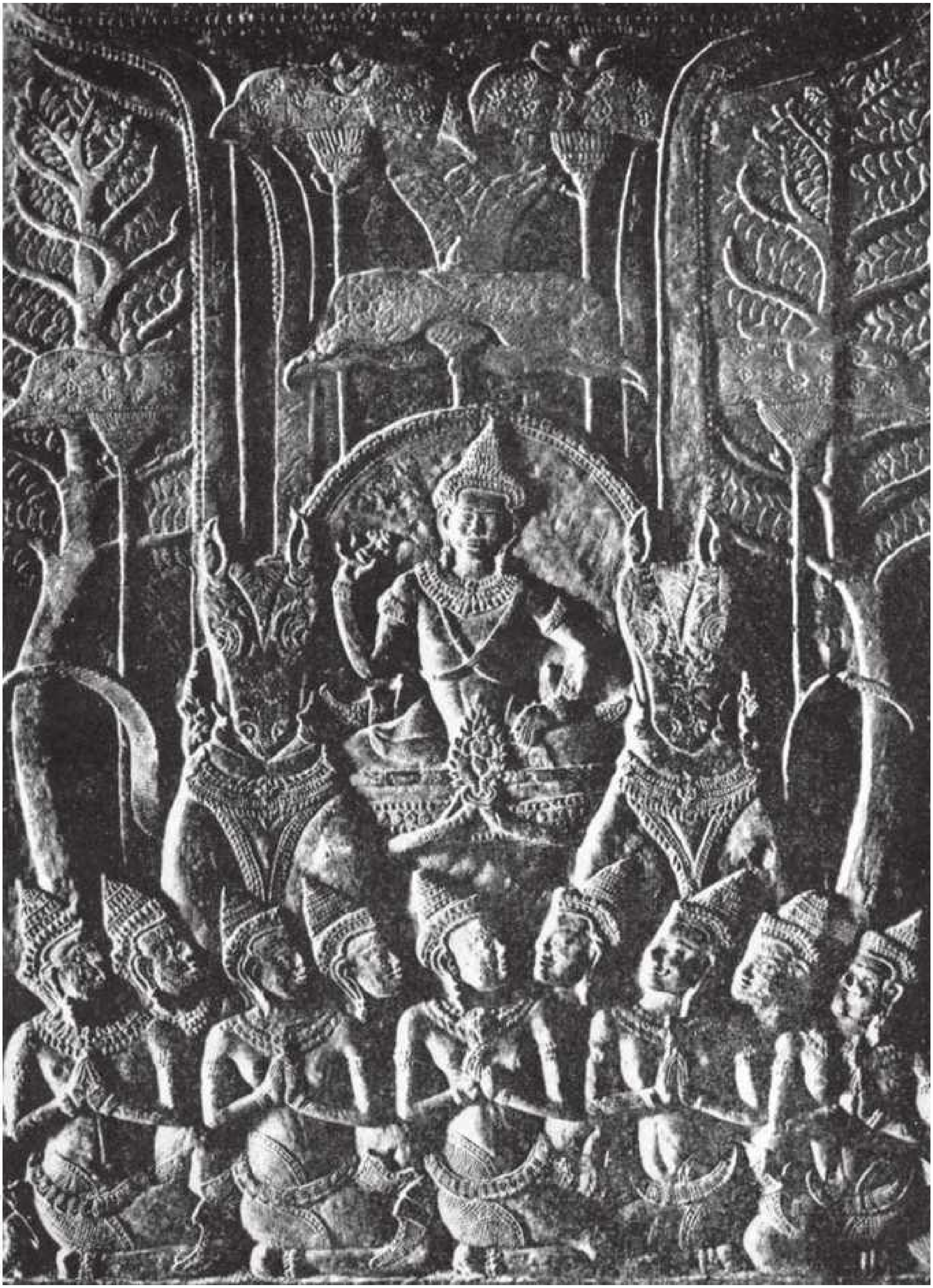


图69　月亮战车（石雕，哥伦比亚，1113—1150年）

英雄的蜕变

7

我们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非创造出来的造物主的直接产生物到神话时代易变但永恒的人物；第二个阶段，是从被创造出来的创物主到人类历史的领域。

最初的英雄与人类

我们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非创造出来的造物主的直接产生物到神话时代易变但永恒的人物；第二个阶段，是从被创造出来的创物主到人类历史的领域。产生物已经浓缩了，意识的领域缩小了。之前因果体是可见的，现在注重微小的不可动摇的事实的人们仅仅能看到的只有它们的次级结果。因此推动宇宙创世循环的不再是神（他们变得不可见了），而是或多或少具有人类特点的英雄，宇宙通过他们实现了命运。在这里创世神话开始让位于传说，正如在《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内容。形而上学让位给史前历史，史前历史一开始是模糊不清的，后来逐渐变得准确详尽了。英雄变得越来越没有传奇性，直到最后在各种当地传说的最后阶段，传奇进入了共同的有记载时期的白昼中。

孩子们像挣脱与绳子纠缠在一起的锚一样，挣脱了月亮米西，他们的社会自由漂浮在清醒意识的白昼世界里。但是我们被告知他们之中存在着如今沉入水下的父亲的直系儿子，就像他最初的孩子们一样，这个儿子在一天中便从婴儿长成成人。这些宇宙力量的特殊携带者构成了精神和社会的贵族阶级。他们充满了双倍的创造能量，他们本身就是启示之源。在过去每个传奇时代的开始阶段，都会出现这类人物。他们是文化的英雄，是城市的创建者。

中国的编年史记载，当大地凝固，人们在河岸地区定居下来时，伏羲，即“天帝”（公元前2953—前2838年）管理着人民。他教他的部落如何结网捕鱼，如何打猎，饲养家畜。他把人分成不同的氏族，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从蔡河中出来的一个模样像马一般的可怕怪物把一块超自然的石板交托给伏羲，伏羲从中推导出了八卦，时至今日八卦依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象征符号。他的母亲通过神奇的受孕，怀了十二年后才把他生出来。他拥有蛇的身体，人类的手臂和公牛的头。[1]

他的继任者神农，即“炎帝”（公元前2838—前2698年）身高约两米一三，有八只脚，人身牛首。他的母亲通过龙的影响而神奇地受孕。难为情的母亲把她的婴儿抛弃在山坡上，但是野兽保护并喂养了他。当他母亲知道后，便把他带回了家。神农在一天之中发现了七十种

有毒的植物并找到了它们的解药：通过覆盖在胃部的一块古玻璃，他可以观察到每种草的消化情况。之后他创作了一部名为《神农本草》的药典，这部药典至今仍在使用。他发明了犁和以物易物的体系。他被中国农民尊为“五谷王”。一百六十八岁时他登仙而去。[2]

在过去，这类蛇身国王和弥诺陶洛斯这样的怪物具有特殊的创造世界和保护世界的力量，他们的力量比正常的人类大得多。在那些时代，无比艰巨的任务被完成，人类文明的基础被确立起来。但是随着宇宙演化周期的进展，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作不再由原始人类或超人类来完成，它成为了普遍人类的劳动——控制感情、探索技艺、制定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制度。现在需要的不是月亮公牛的化身，不是蛇拥有的对命运的八卦智慧，而是预示了心灵的需要和希望的完美的人类精神。因此宇宙演化周期产生了一位人形皇帝，作为人类之王的典范，他将代表未来各代人。

黄帝（公元前2697—前2597年）是令人敬畏的三皇中的第三位。他的母亲是一位国王的妃子，一天晚上她看到一道电光环绕着北斗枢星，由此感应而孕。这个孩子七十天大的时候就会说话，十一岁登基。他独特的禀赋是他的梦：在睡梦中他能够游历遥远的地区，与超自然王国中的神仙结交。登上王位后，黄帝做了整整三个月的梦，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如何控制心灵。在结束第二个时间差不多长的梦后，他获得了教诲万民的能力。他指导他们控制自己内心中的自然力量。

这个伟大的人治理了中国一百年，在他治理期间，人民享受着真正的黄金盛世。他的身边汇聚了六位大臣，他们帮他创设了历法，开创了数学计算，教授制作木头、陶器、金属的用具，教授造船和造车、钱的使用和用竹子做乐器的方法。他选定了祭神的公共场地，制定了私人财产的范围和相关法律。他的王后发明了编织丝绸的技艺。他种植了一百多种谷物、蔬菜和树木；支持驯养鸟类、四足动物、爬行类和昆虫；教人们使用水、火、木和土；并且调节着潮汐的运动。在一百一十一岁去世之前，凤凰和麒麟都曾出现在皇家花园里，以彰显他的完美统治。[3]

人类英雄的童年

英雄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

人类文化中早期的蛇身牛首英雄天生就携带着大自然世界的创造力量。那正是他的外形的意义。另一方面，人类英雄必须“下降”，重新建立与类人生物的联系。正如我们看到，这正是英雄历险的意义。

但是传奇的创作者很少满足于把世界上伟大的英雄仅仅看成是能够突破限制同类们的界

限的人，然后带着任何具有同样信念和勇气的人可能找到的恩惠回归。相反，始终的倾向是英雄从出生时起，甚至在受孕时起，就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在传说中，英雄的整个生活就像是以伟大的核心冒险为最高潮的奇迹的盛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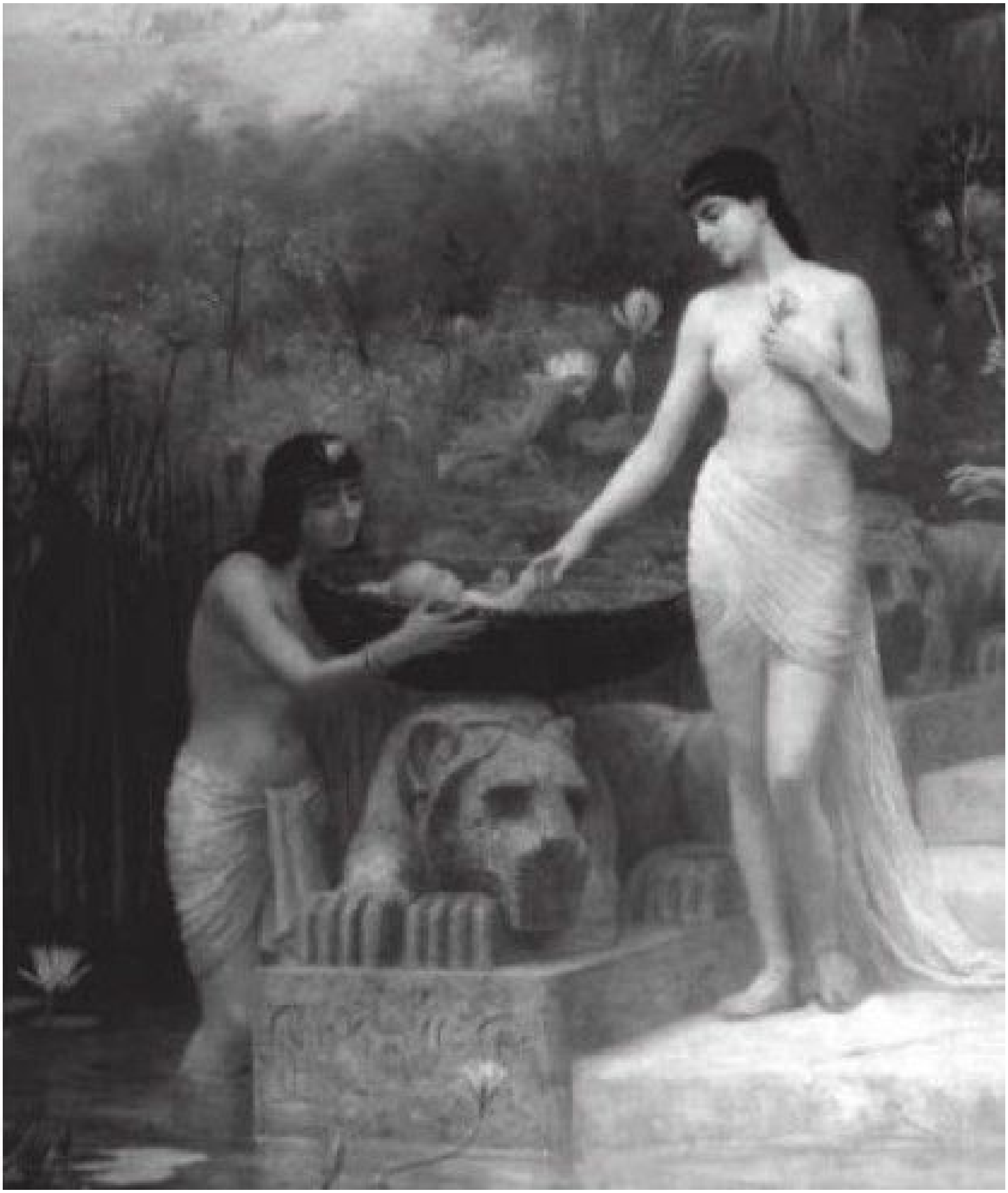


图70　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摩西（布面油画局部，英格兰，1886年）

这符合英雄身份是注定的，而不是获得的的观点，同时引出了人物与传记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耶稣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通过苦修和冥想获得智慧的人，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相信神降入凡间，亲自展示人类的生命历程。第一种观点会导致人们从表面上模仿大师，为了突破局限，采取和大师相同的方式，获得超凡的救赎体验。但是第二种观点认为英雄是一个用来思

考的象征，而不是追随的榜样。神圣的存在是全能自我的启示，它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因此对生命的思考应该被作为对自身固有的神圣性的思考，而不是作为精准模仿的前奏；启发不是“做之而成善人”，而是“知之而成上帝”。

当然这种规则并不完全是基督教通常的教义，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据称耶稣宣称“天国在人们心里”，但教会坚持认为既然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那么灵魂与它创造者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因此作为人类智慧的终极，人类“永恒灵魂”与神性之间依然存在二元的差异。对这对对立物的超越是不受鼓励的（确实，这种超越被作为“多神论”而受到抵制，有时人们会因此遭受火刑），然而基督教奥秘派的祷文和日记有很多关于与上帝合一体验的狂喜描写，同时但丁在《神曲》结尾所描写的景象肯定超越了这种正统的、二元的、具体主义的教条，即三位一体的终极存在。如果去见天父的神话只从字面上理解为是对人类终极目标的描述，那么这个教条就没有被超越。

至于把耶稣作为人类的楷模来模仿，或把他作为神来思考的问题，基督教态度的变化历程大致可以总结如下：（1）切实地模仿耶稣，像他一样断绝与人世的关系的时期（原始的基督教）；（2）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作为内心的神性来思考，同时作为神的仆人在世间生活的时期（早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3）拒绝大多数辅助冥想的手段，然而同时继续作为神的仆人或工具在世间生活的时期，此时人们已经停止想象神的样子（新教徒的基督教）；（4）试图把耶稣解释为人类的榜样，但不接受他的苦行方式（自由的基督教）。

在第一部分“英雄的历险”中，我们从第一个立足点上探讨了救赎功绩，这个立足点可以被称为心理学的立足点。现在我们必须从第二个立足点来描述救赎功绩，其中救赎功绩成为了同样的超自然奥秘的象征，这个奥秘就是英雄自己重新发现并揭示出来的功绩。因此在这一章中，我们应该首先思考英雄奇迹般的童年，他们的童年表明，内在神圣原则的显现在世间已经有了化身，然后英雄通过各种生活角色完成他命中注定的任务。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生活角色的重要性会有所变化。

用已经确切阐述过的词语来说就是，英雄的首要任务是有意识地体验宇宙演化循环的前导阶段，穿过宇宙形成的各个时期回到最初。接下来他的第二个任务是从原始的深渊返回到当代生活中，在当代生活中作为具有造物潜力的人，发挥促成改变的作用。黄帝具有梦境的力量：这是他下降和回归的道路。华奈摩伊宁的第二次出生或水中出生使他返回去体验了自然的力量。在汤加讲述蛤蜊妻子的故事中，倒退开始于那位母亲的出生：英雄兄弟从低于人类的生物的子宫中降生。

在英雄个人历程的第二个部分中，英雄的功绩与第一部分中下降的深度是相称的。蛤蜊妻子的儿子们虽然是动物生的，但他们的外形极其俊美。华奈摩伊宁从水和风中获得重生，他的禀赋是用游吟诗人的歌来振奋或平息大自然以及人类身体的力量。黄帝神游仙人的王国

，他能教导人们如何获得心灵的和谐。佛陀超越了创世神祇的领域，从虚空中返回，他向世人宣讲避免轮回之苦的救赎之道。

如果真实历史人物的功绩证明他是一个英雄，那么传说的编写者会为他编写出适当的深渊中的冒险经历。那会被描述成进入神奇王国中的旅程，一方面这会被解释为降入心灵的暗夜之海的象征，另一方面会被解释为在各自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类命运的各个方面的象征。

古巴比伦阿卡德王国（公元前2250年）的萨尔贡国王（Sargon）的母亲出身卑微，父亲是谁也不得而知。他被放在一个芦苇编织的篮子里，顺着幼发拉底河漂流。农夫阿奇（Akki）发现了他，他被养大成人，做了园丁。女神伊什塔尔青睐这个年轻人，因此他最后成为了国王，被誉为活的神。

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被放在一个陶土罐中，丢弃在牛棚入口。一个牧人发现并抚养了这个婴儿。一天当小旃陀罗笈多和伙伴玩国王审判犯人的游戏时，他命令说罪大恶极的犯人应该被砍掉手和脚。然后按照他的话，被砍掉的手和脚又回到原处。一位经过的王子看到了这个神奇的游戏，他用一千元钱买下了小旃陀罗笈多，到家后通过他身上的印记发现，小旃陀罗笈多是孔雀家族的人。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40？—604年）是贵族家庭的孪生兄妹所生，他们受到魔鬼的怂恿而发发生了乱伦。他懊悔的母亲把他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送入大海。渔民发现并抚养了他，十六岁时他被送进修道院接受对未来牧师的教育。然而他渴望骑士般的勇士生活。他登上一条船，被奇迹般地带到了他父母的国家，在那里他与王后喜结良缘——不久发现王后就是他的母亲。发现第二次乱伦后，格列高利在海上苦修了十七年，他被链条锁在海中的礁石上，链条的钥匙被扔进海水里，但在漫长的苦修期结束时，人们在鱼肚子里发现了钥匙，这被认为是幸运的征兆：忏悔者被送到罗马，后来他在那里被选为教皇。[4]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被他的哥哥迫害，于是逃到了萨拉森人的西班牙。在那里他改名为梅涅特（Mainet），为国王服务。他说服了国王的女儿，转而信奉基督教。两人秘密地结婚了。经过进一步的行动之后，这位皇家的年轻人返回法国，推翻了以前迫害他的哥哥，成功地登上皇位。之后他在十二位大臣的辅佐下统治了一百年。在所有的传闻中，他长着又长又白的胡子和头发（事实上查理曼大帝没有胡子，而且是个光头）。一天，他坐在审批树下为一条蛇主持公道，蛇为了表示感谢，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使他和一个已死的女人相爱了。这个护身符掉入了艾克斯的一口井中，这就是为什么艾克斯成为了国王最喜欢的居住地。在对抗萨拉森人（Saracens）、萨克森人（Saxons）、斯拉夫人（Slavs）和北方人（Northmen）的长期战争后，这位长生不老的国王逝世了。不过他只是睡着了，他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还会醒来。在中世纪的晚期，他曾从死亡中复活，参加

了十字军东征。[5]

每一个传记都展示了各种被合理化的婴儿放逐与回归的主题。这是所有传说、童话故事和神话的突出特点。作者通常会努力使这个主题显得具有真实性。然而如果故事中的英雄是伟大的族长、巫师、先知或神的化身，那么对这些奇迹的描述就会不受限制了。

犹太人中流传的关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诞生的传说，为超自然婴儿的放逐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宁录（Nimrod）观察星象，预示了亚伯拉罕的诞生。

> 这位不虔诚的国王是个精明的占星家，他从星象看出他这个时代将诞生一个起来反抗他的人，这个人还会揭穿他信仰宗教的谎言。星象所预言的命运令他恐惧，他找来王子和大臣，询问他们的建议。他们回答道："我们一致认为您应该建造一个巨大的房子，在入口设置卫兵，然后昭告天下，所有孕妇和她们的接生婆都将一起在那里待产。当孕妇分娩，孩子出生后，如果生的是男孩，接生婆就必须把孩子杀死。如果生的是女孩，孩子就可以活命，女孩的母亲将得到礼物和贵重的衣服。传令官还会宣布：'这是对生女孩的女人的待遇。'"
>
> 国王对这个建议很满意，他在全国张贴布告，征召所有的建筑师来为他建造巨大的房子，这座房子高六十厄尔（约六十九米），宽八十厄尔（约九十一米）。房子建好后，他发布了第二份布告，把所有孕妇召集到那里囚禁起来。他指派官员们去把孕妇带到房子里，在房子里和房子周围安排了卫兵，防止孕妇逃跑。而且他把接生婆送进房子里，命令她们杀死刚出生的男婴。如果孕妇生的是女孩，就会给她穿上亚麻布、丝绸的绣花衣服，让她风风光光地离开囚禁的房子。就这样将近七万个孩子被杀死。后来天使来到上帝面前说："你没有看到迦南的儿子，那个亵渎神的罪人所做的事情吗？他杀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婴儿。"上帝回答道："圣洁的天使，我看到了，我也知道，因为我没有打盹，也没有睡觉。我看到并知道隐藏的秘密和被揭露出来的事情。你会看到我将如何处置那个亵渎神的罪人，因为我要亲手严惩他。"
>
>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拉（Terah）迎娶了亚伯拉罕的母亲，她怀上了孩子……当临近分娩时，她因为恐惧而离开了城市，沿着山谷的边缘，向沙漠走去，碰巧看到了一个山洞。她走进这个避难所，第二天阵痛发作，她生了个男孩。整个洞穴充盈着这个孩子面容的光辉，就像太阳的光辉，他的母亲异常欢喜。她所生的孩子就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
> 他的母亲对儿子哀叹道："可惜我把你生在宁录当国王的时候。已经有七万个男孩被杀死了，我害怕你也会遭此不幸。如果他听说你的存在，便会来杀死你。死在这个洞穴里总好过我看着你被杀死在我的怀中。"她脱下自己穿的衣服，用衣服包裹住孩子。然后把孩子遗弃在山洞里并说道："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他没有舍弃你。"
>
> 就这样亚伯拉罕被丢弃在洞穴里，没有人哺育，他开始嚎啕大哭。上帝派天使加百利下凡给他奶喝，天使让奶从婴儿右手小小的手指中流出，他吮吸着奶水，直到第十天他站起来，开始四处走动。他离开了洞穴，沿着山谷的边缘前行。当太阳下沉，星星出来时，他说："这些星星都是神！"当黎明降临，星星看不到的时候，他说道："我不会再膜拜星星，因为它们不是神。"随即太阳出来了，他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但是太阳再次落山，他说道："他不是神。"看到月亮时，他把月亮称为神，并要向它致以神圣的敬意。之后月亮变得昏暗了，他大喊道："这也不是神！一定有一位调动日月星辰的神。"[6]

命中注定的孩子不得不面对长期的默默无闻

蒙大拿的黑脚族流传着一个杀死怪物的青年库伊斯（Kut-o-yis）的故事。当他年老的养父母把野牛血块倒到罐子里煮的时候发现了他。

> 罐子里立即发出了孩子啼哭的声音，就好像他被烧伤或烫伤了。他们向罐子里看，发现了一个小男孩，他们很快把男孩从水里捞了出来。他们非常吃惊……第四天的时候孩子说话了，"把我依次捆绑在棚屋的支柱上鞭打，当捆到最后一根柱子时，我会从捆绑中摆脱出来并且长大成人。"年老的女人这样做了，当她把他绑在棚屋的每一

根立柱上鞭打时，可以看到他在长大。最后当她把孩子绑在最后一根立柱上时，他长成了一个男人。[7]

童话故事中被放逐的孩子常常是被瞧不起或身患残疾，比如受虐待的老幺、孤儿、继母或继父的孩子、“丑小鸭”或地位低微的侍从。

普韦布洛（Pueblo）的一个年轻女孩正帮她妈妈用脚搅拌制作陶器的黏土，她感觉有一块泥溅到了她腿上，她没有多想。

过了一些日子女孩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她肚子里动，但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要生孩子了。她没有告诉妈妈，但是肚子越长越大。一天早上她感到非常恶心，下午便生出了一个婴儿。这时她妈妈才知道自己的女儿生了孩子。妈妈对此非常生气，但当她看到婴儿时，发现那根本不像婴儿，而是有两个突出物的圆东西，那是一个小罐子。“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个东西？”她妈妈说。女孩只是哭泣，这时她爸爸回来了。“没关系，我很高兴她生了孩子。”他说。“但这不是婴儿。”她妈妈说。她爸爸去看女儿生出来的东西，发现那是一个小水罐。看完之后他非常喜欢那个小水罐。“它在动。”他说。不久之后小水罐开始长大。二十天后长成了大水罐。他可以和孩子们到处走，还能说话。“外祖父，把我带到门外去，这样我就能看到周围了。”他说。于是每天早上外祖父都会把他带到外面，他可以看着孩子们。其他孩子非常喜欢他，发现他其实是个男孩，水罐男孩。这是从他的谈话中知道的。[8]

命中注定的孩子不得不面对长期的默默无闻。这是一段极度危险、失意或饱受耻辱的时期。他被向内扔进自己的内心深处，或者被向外抛入未知领域。无论哪种情况，他所接触到的是未曾探索过的黑暗。这里有出人意料的鬼怪神灵，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天使、提供帮助的动物、渔夫、猎人、干瘪的丑老太婆或农夫都可能出现。人世生活的年轻学徒可能在动物群中被抚养长大，可能像齐格弗里德那样在地下被滋养生命之树树根的土地神抚养长大，或者独自在某个小房子里（讲述这类故事的方式非常多）成长，他们领悟到了存在于已知世界之外的萌芽力量。

神话认为面对这种经历并在其中存活下来需要具有非凡的能力。有关英雄在婴儿期具有早熟的力量和智慧的轶事比比皆是。赫拉克勒斯（Herakles）在摇篮里勒死了一条由女神赫拉派来伤害他的蛇。波利尼西亚的毛伊套住了太阳，让它的下沉变慢，这样他妈妈就有时间给他做饭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亚伯拉罕获得了只有唯一一个上帝的知识；耶稣挫败了聪明的人；还是婴儿的佛陀被放在树荫下时，他的奶妈突然发现整个下午树荫都没有移动，而佛陀进入了瑜伽入定的状态，一动不动地坐着。

受爱戴的印度救世主奎师那幼年时被放逐到高库拉（Gokula）和布林达班（Brindaban）的牧牛人中，在此期间的壮举构成了生动的系列故事。名叫布陀那（Putana）的小妖精变成一个美女走进来，但是她的乳汁有毒。她走进孩子养母雅苏达（Yasoda）的房子，表现得非常友好，不久她就把孩子抱在她的腿上，让孩子吮吸她的乳汁。奎师那用力地吮吸，把她的生命吸了出来，她倒地而亡，恢复了原本巨大而可怕的样子。然而当腐臭的尸体被火葬时，它发出了甜甜的香味，因为当神圣的婴儿吮吸她的乳汁时，同时给予了她救赎。

奎师那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当挤奶女工睡着时，他喜欢偷走一罐罐的凝乳。他会爬上高高的架子，把放在他够不着的地方的食物吃掉并且洒得到处都是。女孩们叫他凝乳小偷，还会向雅苏达抱怨，但他总能编造出理由。一天下午他在院子里玩，有人警告他的养母说他正在吃黏土。雅苏达拿着一根鞭子赶到，但奎师那把嘴唇擦干净了，而且对这件事完全否认。她扒开他脏脏的嘴巴，想一探究竟，却看到了整个宇宙，也就是“三界”。她想：“我多傻，以为自己的儿子是三界的主宰。”然后一切又变得模糊起来，她立即忘掉了奎师那偷吃的那个时刻。她爱抚着小奎师那，把他带回家。

放牧的人习惯于膜拜因陀罗（Indra），他是天空之王，是司雷雨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天当牧人们供奉供品时，少年奎师那对他们说：“因陀罗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尽管他是天空之王，但他害怕泰坦。另外，你们祈祷的雨水和繁荣取决于太阳，太阳把水吸上去，再变成雨落下来。因陀罗能做什么？无论发生什么都取决于大自然和心灵的法则。”然后他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附近的树林、溪流和小山，又特别引向了牛增山（Mount Govardhan），因为这些比遥远的天气主宰更值得膜拜，于是他们把鲜花、水果和糖果供奉给了牛增山。

奎师那自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他变成了山神，接受人们的供品，同时还在牧人当中保留了他原来的形象，和牧人们一起膜拜大山之王。山神接受了供品并吃光了它们。

因陀罗被激怒了，他召唤云神并命令他降下倾盆大雨，直到把一切都冲走。一片暴风雨云覆盖了这个地区，暴雨倾泻而下，就好像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然而少年奎师那用他无尽的能量让牛增山发热，用他的小手指举起大山，让人们在山下面躲避。雨水打在山上，发出嘶嘶声，随即蒸发了。倾盆大雨下了七天，但没有一滴雨落在牧民的社区。

因陀罗这时意识到他的对手一定是原始存在的化身。第二天当奎师那出来放牧，吹奏着他的笛子时，天空之王从他高贵的白象艾拉瓦塔（Airāvata）上下来，俯身在微笑着的少年的脚前表示投降。[9]

结束童年的冒险，英雄真正的性格特征显露了出来

童年期一系列故事的结尾是英雄在长期默默无闻之后的回归或被认可，在此之后，他真正的性格特征显露了出来。这个事件可能会促成重大的转折点，因为这相当于出现了迄今为止人类生活中所没有的力量。早期的模式分解成碎片或消失，灾难出现在眼前。在看起来一片混乱的时期过后，新因素的创造价值显现出来，世界以出乎意料的光辉重新出现。这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的主题既可以用英雄自己的身体来表现，也可以用英雄对世界的影响来表现。在普韦布洛的水罐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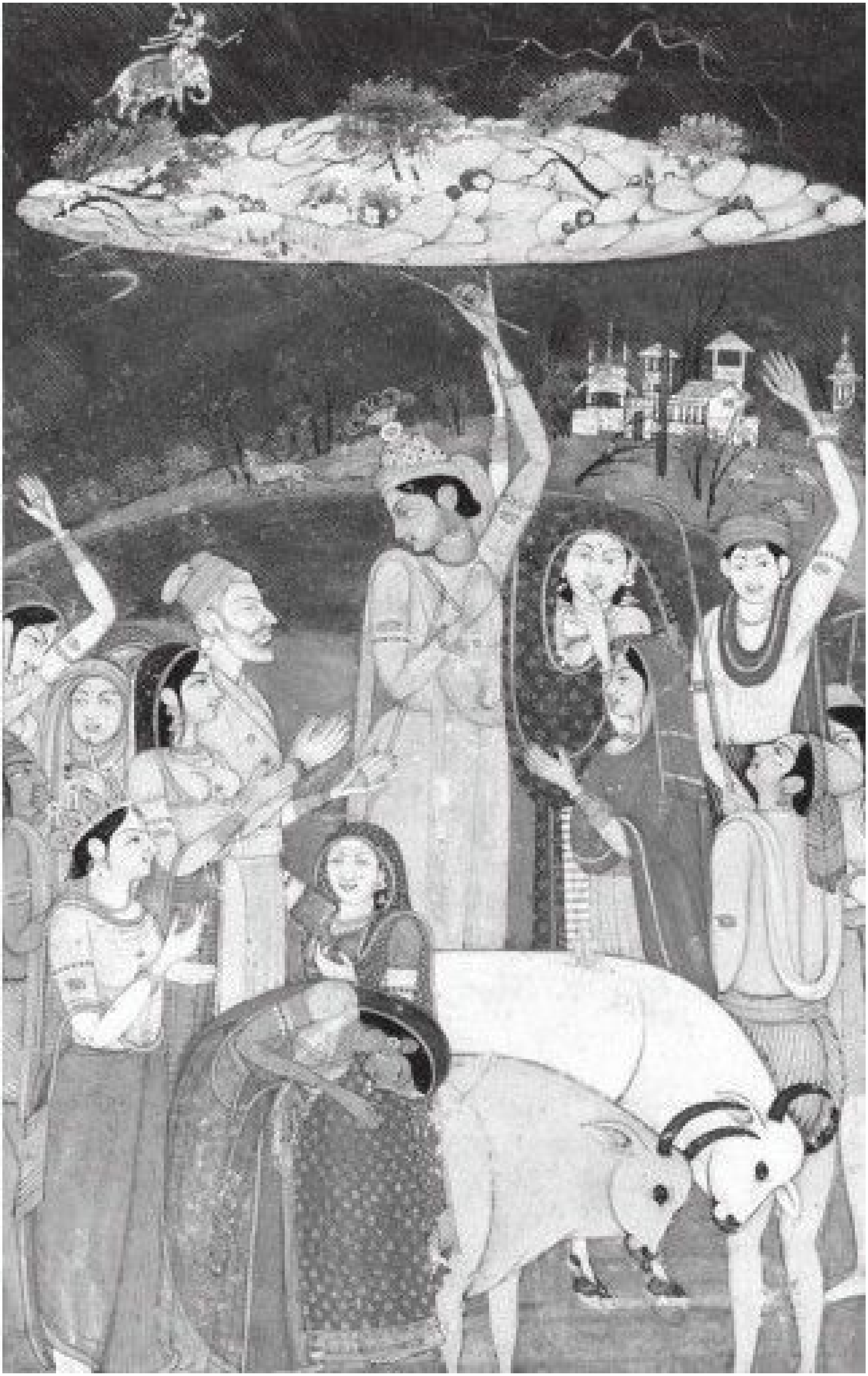


图71　奎师那托起牛增山（纸上彩绘，印度，约1790年）

男人们要出门猎野兔，水罐男孩也想去。“外祖父，你可以把我带到山脚下吗，我想猎野兔。”“可怜外孙，你不能猎野兔，因为你没有胳膊和腿。”外祖父说。但是水罐男孩非常想去。“无论如何带上我，你年纪太大，什么都做不了。”他的母亲痛哭着，因为她的孩子没有腿，没有胳膊，没有眼睛。他们可以给他嘴里喂饭吃，也就是水罐的罐口。于是第二天早晨他的外祖父把他带到南边的平地上。然后他就开始滚动，很快他看到了野兔的踪迹并紧跟在它后面。野兔打算跑掉，他开始追赶。在他将要来到沼泽地之前，他遇到了一块石头并撞了上去，罐子碎了，一个男孩跳起来。他很高兴自己的表皮被撞破了，这样他成为了一个高大的男孩。他的脖子上戴着很多珠子，耳朵上戴着绿松石耳环，穿着跳舞短裙、鹿皮鞋和鹿皮衬衫。

奎师那建议牧人膜拜大山而不是众神之王的做法在西方读者看来可能有些奇怪，其意义在于奉献的方法必须从信徒所知道、所喜爱的事物开始，而不是遥远的、无法想象的概念。既然神性是每个人内在固有的，那么神可以通过任何深受尊重的事物来彰显自己。此外，正是信徒固有的神性使得他有可能发现外部世界中的神性。膜拜期间奎师那一身两处便说明了这个奥秘。

抓到一些野兔后，他回到原地并把野兔交给外祖父，外祖父得意洋洋地带他回家了。[10]

生动鲜明的爱尔兰勇士库丘林（Cuchulainn）体内燃烧着宇宙的能量，他是中世纪阿尔斯特系列故事（也就是所谓的红队武士会系列故事）中的主要英雄，他会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摧毁他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中世纪爱尔兰的系列传奇故事包括：（1）《爱尔兰神话集》（*The Mythologyical Cycle*），它记录了史前人类移居到爱尔兰岛的故事和他们的战争，特别描写了被称为“伟大母亲的孩子达纳（Dana）”的神族的功绩。（2）《米利都人的编年史》（*The Annals of the Milesians*），即最后来到爱尔兰建立了凯尔特王朝（Celtic dynasties）的梅利西安人（Milesius）的子孙的准历史性编年史。凯尔特王朝一直存续到12世纪，直到亨利二世统治的盎格鲁—诺曼人入侵爱尔兰才结束。（3）《阿尔斯特红队武士会系列故事》（*The Ulster Cycle of the Knights of the Red Branch*），它主要讲述的是库丘林在他叔叔康纳尔王（Conchobar）的宫廷中完成的功绩：这个系列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亚瑟王传奇在威尔士、布列塔尼和英格兰的发展——康纳尔王宫廷是亚瑟王宫廷的蓝本，库丘林的功绩是亚瑟王侄子高文爵士（Sir Gawain）的功绩的蓝本。高文爵士是最早的英雄，他的很多冒险经历后来被归在兰斯洛特、珀西瓦尔（Perceval）和加拉哈特（Galahad）的名下。（4）《爱尔兰勇士故事集》（*The Cycle of the Fianna*），爱尔兰勇士是在芬恩·麦克库尔带领下的一队英勇的战士，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芬恩、芬恩的新娘詹尼（Grianni）和他的侄子迪尔梅德（Diarmaid）之间的三角恋。这一爱情故事中的许多情节出现在著名的特里斯坦（Tristan）和伊索尔德（Iseult）的故事中，流传至今。（5）《爱尔兰圣徒的传说》（*Legend of the Irish Saints*）。

基督教爱尔兰童年故事中的“小人”是早期异教神祇达南神族（Tuatha De Danaan）的缩小版。

如故事所说，当他四岁的时候，便去对战他叔叔康纳尔王的“男孩军团”，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擅长的运动项目。带着黄铜制成的曲棍球球棍、银球、标枪和玩具长矛，他向着宫廷所在的马尼亚城（Emania）前进。在那里他未经允许就冲到男孩们之中——“有一百五十个男孩，他们以康纳尔王的儿子弗拉梅因（Follamain）为首，在草地上练习爱尔兰式曲棍球和武术”。场地上的所有男孩猛烈地攻击库丘林。他用拳头、前臂、手掌和小盾牌挡开了同时来自各个方向的球棍、球和长矛。接下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了战斗的狂热（这是一种奇怪的、特有的改变，后来被称为他的“发作”或“变形”），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撂倒了五十个最壮的男孩。男孩军团中五个男孩从国王身边急忙逃跑，国王正坐在那里和能言善辩的费格斯（Fergus）下象棋。康纳尔王站起来，插手干预这场混乱。但是库丘林不肯住手，直到康纳尔王把所有的男孩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11]

库丘林持有武器的第一天就充分展示了自己。他既没有冷静地克制自己的表现，也没有显露出奎师那行为中有趣的讽刺。相反，库丘林和其他人第一次知道他力大无穷。巨大的力量从他生命的深处爆发出来，而且必须即兴地、快速地应对它。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康纳尔王宫廷里，当时德鲁伊教的卡巴德（Cathbad）预言，在那一天拿起武器、穿上盔甲的小伙子的英明会令全爱尔兰年轻人的名字黯然失色，但他的生命非常短暂。库丘林立即要求给他战斗的装备。他的力气非常大，提供给他的十七套武器都被他弄散了架，直到康纳尔王把自己的装备提供给他。然后他又把一辆辆战车摧毁成碎片。只有国王的战车能禁得起他的尝试。

库丘林命令康纳尔王的战车御者驾车带着他驶过遥远的“警戒浅滩”，不久来到了涅赫坦（Nechtan）之子邓恩（Dun）的堡垒，他砍掉了抵抗者的头，并且把他们的头颅固定在战车的侧面。在返回的路上，他跳到地面上，单凭奔跑和速度抓住了两只块头最大的雄鹿。他用两块石头击落了空中飞翔的二十四只天鹅。他用皮带和其他装置把雄鹿和天鹅拴在战车上。

当战车靠近马尼亚城市和堡垒时，女先知莱瓦彻（Levarchan）惊恐地看到了这壮丽的场面。“敌人流血的头颅使战车充满荣耀，”她宣称，“美丽的白天鹅在战车里和他作伴，整头野雄鹿被拴在战车上。”“我认识战车上的勇士，”国王说，“他是我妹妹的儿子，只是个小男孩，今天他出去行军，他的手肯定会被鲜血染红。如果他的愤怒没有被及时制止，马尼亚所有的年轻人都会被他杀死。”必须尽快想出一个减弱他狂热的方法，人们想到了一个主意。堡垒中以莱瓦彻为首的一百五十个女人“赤身露体，毫无遮掩地走出堡垒迎接他”。成年女性这样袒露身体让小勇士感到难为情或不知所措，他别开视线，就在这时男人们抓住他，把他浸泡在一个大冷水桶里，桶的侧板和铁箍化为了碎片，他又被浸入第二个木桶中，桶里的水被他的狂热煮沸了。当他进入第三个木桶时，桶里的水只是变得很热。就这样库丘林的狂热被减弱了，城市得救了。[12]

他真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库丘林每只脚有七个脚趾头，每只手有很多手指头。他的眼睛非常明亮，每只眼睛有七个瞳孔，每个瞳孔都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每侧面颊有四颗痣：分别呈现蓝色、深红色、绿色和黄色。在两只耳朵之间长着五十绺亮黄色的长发，像蜂蜡一样黄，或者像白金胸针一样在阳光下闪烁。他披着绿色的斗篷，胸前扣着银搭扣，穿着金线做成的衬衫。[13]

但是当他发作或变形时，“他变得可怕而多样，变成了人们迄今为止未知的生物”。从头到脚，他的肉、四肢、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尖端都在颤抖。他的脚、小腿和膝盖自己移到了他的后面。头部前面的肌肉被拉扯到脖子后面，形成了一个比满月孩子的脑袋还大的隆包。

一只眼睛深深地陷在脑袋里，抵在枕骨上，一只野生苍鹭都不一定能把他的这只眼睛衔到脸颊表面。相反另一只眼睛会自己突然凸出来，挂在脸颊上。他的嘴七扭八歪，一只歪到耳朵那里……嘴里会喷射出火花。心脏在他体内跳动的声音就像恶犬的狂吠，或者像进攻狗熊的狮子发出的咆哮。他的狂怒蒸腾而起，在他的头顶上形成了剧毒的倾盆大雨和红彤彤的火花。他的头发纠缠在一起……如果他站在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下，摇动苹果树，我们可以猜想到没有一个苹果会落到地上。它们都会被一个个戳在他的头发上，因为当他发怒时，头发会根根直立。他“英雄的发作”从他的前额投射出来，比一流士兵的磨刀石更长、更厚。（最后）从他头皮正中心向上垂直喷射出的黑血比大船的桅杆更高、更粗、更长、更坚硬。而且黑血被散布到四个基本方向上，由此形成了一片阴暗的魔法迷雾，就像冬日的夜晚国王走近宫殿时看到笼罩在宫殿上的烟幕一样。[14]

战士英雄

英雄的功绩会为世界注入创造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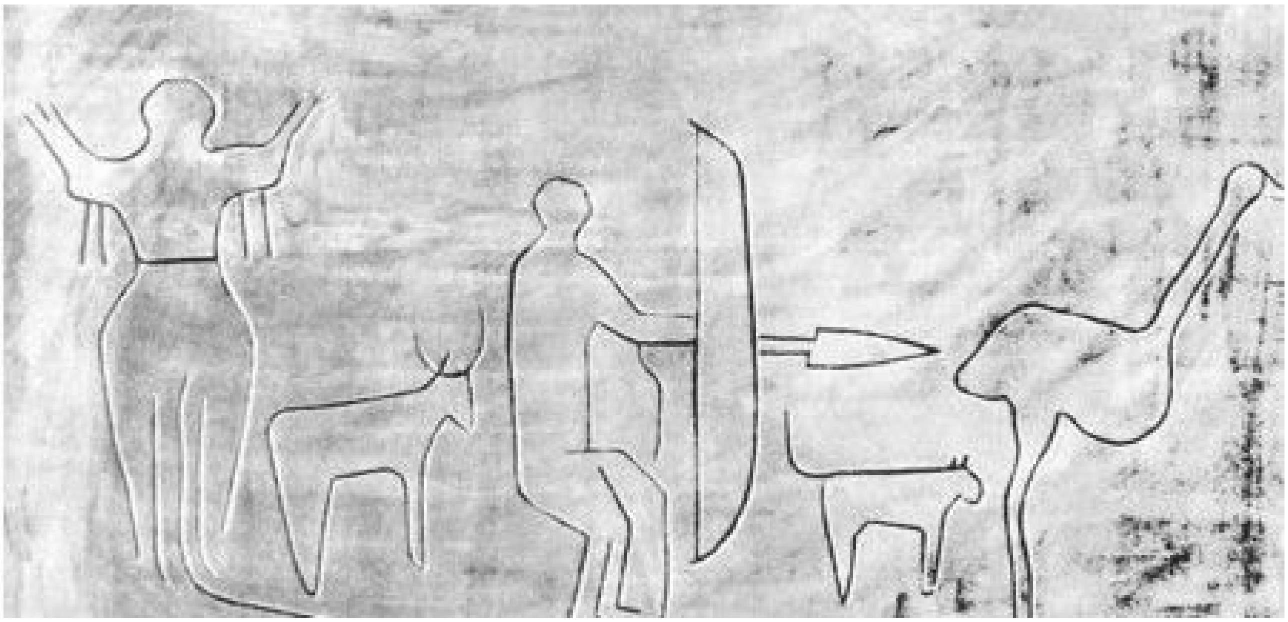
英雄的出生地或他将在那里完成成人功绩的遥远的放逐地就是世界的中心。就像水下泉水产生的涟漪，宇宙的形式也从源头一圈圈扩展开来。

“在广阔、静止不动的深渊之上，在天空的九重球体和七层地面之下，就是宇宙的中心。那是世间最安静的地方，那里夏天永驻，布谷鸟鸣叫不息，白色少年也因此恢复了意识。”西伯利亚雅库特人（Yakuts）的英雄神话就是这样开始的。白色少年开始去弄明白自己在哪儿以及自己居所的模样。他的东面是一大片开阔的闲田，中间耸立起一座高山，山巅有一棵巨大的树。这棵树的树脂透明，发出香甜的气味，树皮永远不会干枯、开裂，树液闪着银光，茂密的树叶永远不会枯萎，树上的柔荑花好似一串倒扣的杯子。树的顶端超出了七重天，被主神伊林艾托乔（Yryn-ai-tojon）当作了拴牛马的柱子。树根穿入地下的深渊，在那里它们形成了神秘生物住所的支柱，这些生物是那个地区所特有的。这棵树通过叶子与天上的生物交谈。

当白色少年转向南面时，他看到在绿草如茵的平原中间是平静的牛奶湖，湖面上没有一丝风，波澜不惊。湖岸周围是凝乳构成的湿地。他的北面有一片幽暗的森林，森林里的树日日夜夜地发出沙沙声，那里生存着各种各样的动物。耸立的高山似乎戴着白色的兔毛帽子，它斜靠着太空，避免北方侵袭这片中间地区。低矮的灌木丛向西延伸，灌木丛之外是高大的

冷杉森林，森林后面有几座起伏平缓的孤峰隐约闪现。

白色少年在日光中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不久他厌倦了一个人待着，他走到巨大的生命之树前祈祷道："尊敬的女神，我的树和我的住所的母亲，所有生物都成双成对，繁衍后代，我却独自一人。现在我要去旅行，寻找和我属于同类的妻子。我想和我的同类比较一下力量，我想熟悉人类，按照人类的方式生活。不要拒绝给予我祝福，我谦卑地祈祷，俯首屈膝。"


图72　岩石雕刻（旧石器时代，阿尔及尔，日期不详）

然后大树的树叶开始低语，树上落下乳白色的雨，滴落在白色少年身上。一阵温暖的风吹过，大树开始呻吟，树根处出现了一个女人腰部以上的身体：这是一个中年女人，目光诚恳，头发披散，裸露着胸部。女神让少年从她巨大的乳房中吸取乳汁，喝下乳汁后少年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加了百倍。女神同时向少年许诺，他将获得所有的幸福，祝福他不会遭受水、火、铁及其他任何事物的伤害。[15]

英雄从宇宙中心出发，去实现他的命运，他成年后的功绩为世界注入了创造的力量

> 歌唱年老的华奈摩伊宁；
> 湖水上涨，大地震动，
> 铜山颤抖，
> 巨大的岩石发出回响，
> 群山裂开，化为碎片，
> 岸上的石头变得粉碎。[16]

这是游吟诗人歌唱英雄的诗歌中的一节，其中充满了有关神奇力量的诗句，英勇武士的剑刃闪耀着造物之源的能量：剑刃所到之处，陈腐的势力分崩离析。

神话中的英雄所拥护的不是已有的事物，而是将要形成的事物，被他杀死的恶龙正是代表现状的怪兽：它紧紧地抓住过去不放。英雄从默默无闻中脱颖而出，而大权在握的敌人却强大威风。他是敌人、恶龙、暴君，因为他利用地位所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他是固着者，不在于他固守“过去”，而在于他的“固守不放”。

在这里我保留了早期的泰坦式半兽英雄（城市的创建者，文化的给予者）与后来完全成为人形的英雄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功绩通常包括杀死前者，比如蛇身怪物和人身牛首怪物这些过去的恩惠给予者。（不再适应时代的神立即变成了摧毁生命的魔鬼。它们的形体必将被毁掉，能量必将被释出）并不罕见的是，属于宇宙演化循环早期阶段的功绩被赋予人类英雄，或者早期的英雄被人类化，并延续到后来的阶段。但是这类混杂和改变并不会影响普遍的规则。

暴君非常傲慢，因此他注定会灭亡。他之所以傲慢，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力量源于自身，这样他就像小丑一样，误把影子当成了实物，被欺骗就是他的命运。神话中的英雄从黑暗中再次出现，那黑暗就是白天里的各种形体之源。他们带来了暴君注定灭亡的秘密。通过按按钮那样简单的举动，他消灭了咄咄逼人的事物。英雄的功绩是不断粉碎已经形成的事物。宇宙演化的循环在继续：神话聚焦于事物的成长。变形、流动和不顽固、不沉重是活着的神的特点。此刻存在的伟大人物将被摧毁，切成碎块，分散在四方。简单来说就是，食人魔或暴君是大量既成事实的捍卫者，英雄是创造性生命的拥护者。

英雄的基本行为就是在清除障碍

人形英雄的时期在村庄和城市遍布大地的时候才刚刚开始。许多来自远古的怪物仍潜伏在偏远的地区，出于恶意或绝望，这些怪物在试图对抗人类社会。它们必须被清除，此外，人类的暴君篡夺邻人的财物，是普遍痛苦的缘由，他们必须被制服。英雄的主要功绩就是把这些怪物和暴君清理干净。

血块男孩库伊斯从罐子中蹦出来，在一天内长大成人，他杀死了养父母凶残的女婿，然后对抗乡下的食人魔。他消灭了残忍的熊部落，除了一只即将分娩的母熊。“她恳求能饶她一命，于是血块男孩放了她。如果他把她杀掉，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熊了。”然后他消灭了蛇的部落，不过同样留下了一条即将做母亲的母蛇。接下来他故意沿着一条别人认为很危险的路前行。

当他沿着路走的时候，一阵大风暴席卷而来，最后把他卷到了一条大鱼的嘴里。这是一条吸口鲤鱼，大风就

是它的吮吸造成的。他进入鱼的胃里，看到那里有很多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但有一些还活着。他对人们说：“啊，它的心脏一定长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们来跳舞吧。”于是他把脸涂成白色，在眼睛和嘴周围涂上黑圈，在头上绑上一把白色的石刀，刀尖朝上。他们还拿出了用兽蹄做成的拨浪鼓。人们开始跳舞。血块男孩坐着用双手做出翅膀扇动的动作并唱了一会儿歌。然后他站起来跳舞，跳上跳下，直到头顶的刀刺中了鱼的心脏。他把心脏割下来，切开鱼肋骨之间的肉，把所有人都放了出去。



图73　法老那尔迈（Narmer）杀死一个战败的敌人（片岩雕刻，古王国，埃及，公元前3100年）

血块男孩说他必须继续他的旅行。在开始旅行前，人们警告他说，过一会儿他会见到一个女人，她总是向人们发出挑战，让他们和她摔跤，但是他千万不要和她说话。他没有在意人们说的话，走了一小段路后他看到一个女人在招呼他过去。“不，”血块男孩说，“我着急赶路。”然而当女人第四次招呼他过去时，他说：“好吧，不过你得等一会儿，因为我累了，想休息休息。等我休息好了，我会过去和你摔跤的。”在休息的时候，他看到从地上冒出许多大刀，几乎被草丛掩藏住了。血块男孩立刻反应过来，这个女人会把和她摔跤的人扔到刀子上，令他们丧命。他休息好后便走过去。女人让他站在刀的附近，但他说：“不，我还没太准备好。在我们开始摔跤之前先来稍微活动活动。”于是他开始和那个女人玩耍，他迅速抓住她，把她扔在刀上，她被切成了两截。

血块男孩继续着他的旅行，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一个营地，那里有一些年老的女人。这些女人告诉他再走一小段路他会遇到一个荡秋千的女人，但是他绝不要和她一起荡秋千。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看到一条湍急的河流的河岸上有一架秋千。一个女人在荡秋千。他观察了她一会儿，看到她把人荡出去，让他们掉进水里，借此杀死他们。当识破这个诡计后，他来到那个女人面前。“你有一架秋千，让我看你荡秋千吧。”他说。“不，”女人说，“我想看你荡秋千。”“嗯，”血块男孩说，“但你必须先荡。”女人说：“好吧，现在我就要荡了，看着我。然后我会看你荡秋千。”于是女人荡起来，荡到了河面上。当她这样做的时候，血块男孩看明白了秋千的原理架构。“你再荡一次，让我做好准备。”当女人这次荡出去的时候，他砍断了藤蔓，女人掉进了水里。这发生在卡特班克河（Cut Bank Creek）上。[17]

通过“杀死巨人的杰克”这类幼儿故事以及对诸如赫拉克勒斯和提修斯这些英雄的经典描述，我们已经熟悉了这类壮举。它们在基督教圣徒的传说中比比皆是，下面这个关于圣玛莎的动人的法国故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从前在罗纳河（Rhone）的河岸上，在阿维尼翁（Avignon）和阿尔勒（Arles）之间的森林里有一条恶龙，它的模样半兽半鱼，长得比牛还大，比马还长，有着兽角一样锋利的獠牙，身体两侧长着巨大的翅膀。这只怪兽杀死了所有的旅行者，弄沉了所有的船只。它从加拉提亚（Galatia）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它的父母是利维坦（Leviathan，生活在大海里的蛇形怪物）和奥纳哲（Onager，加拉提亚的一种可怕走兽，它所接触的事物都会着火燃烧）。

圣玛莎应人们诚挚的要求，前去对抗恶龙。她发现恶龙正在森林里吞食一个人，于是将圣水洒在恶龙身上并展示十字架。这个怪物立即被征服了，像小羊羔一样来到圣徒的身边，她把腰带绕在怪兽的脖子上，把它带到临近的村庄。在那里民众用石头和棍棒杀死了恶龙。

由于人们一直用塔拉斯各（Tarasque）来称呼恶龙，因此这个镇子被取名为塔拉斯孔（Tarascon），以此作为纪念。在那时之前，镇子一直被称为内尔卢茨（Nerluc），也就是黑湖，因为那里的河流两边是幽暗的森林。[18]

古时候作为战士的国王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杀死怪兽。确实，这种英雄对抗恶龙的光辉套路成为了所有改革运动自我辩护的绝佳手段。由此无数纪念性的碑文被撰写出来，这些碑文充满了浮夸的自满情绪，比如下面这段古巴比伦阿卡德区萨尔贡王的楔形文字展现的那样。他摧毁了一座座古代苏美尔人的城市，而他的人民的文化却源自苏美尔文化。

萨尔贡，阿卡德的王，女神伊什塔尔的副摄政者，基什（Kish）的国王，安努（Anu）神的帕师舒（Pashishu）[54]，大地之王，恩利尔神的伟大伊沙库（ishakku）[55]：他重创乌鲁克（Uruk）城，摧毁了它的城墙。他与乌鲁克的人民交战，俘获了他们，给他们戴上镣铐，押送他们走出恩利尔之门。萨尔贡，阿卡德的王，与乌尔（Ur）的人民交战并击败了他们。他重创他们的城市，摧毁了它的城墙。他重创埃·尼拿尔（E-Ninmar），摧毁了它的城墙。他征服了从拉格什（Lagash）到大海的所有地区，他在大海里清洗他的武器……

情人英雄

从敌人手中争夺来的盟主权；征服邪恶的怪物而赢得的自由；从紧抓不放的暴君那里释放出来的生命能量都被象征为女性。她是无数英勇屠龙行为后获得的少女，是从猜忌的父亲那里被诱拐跑的新娘，是从罪恶情人手中被解救出来的童贞女。她是英雄本身的“另一部分”，因为“他们不可分割”：如果他是统治世界的君主，那么她就是世界；如果他是战士，那么她就是英雄的名声。她是英雄命运的象征，英雄将从环境的束缚中释放出他的命运。然而当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或者被错误的想法蛊惑时，他的任何努力都将克服不了障碍。[56]

健壮的少年库丘林住在他叔叔康纳尔王的宫殿之中，引得贵族们担忧他们妻子的贞操。他们建议应该给他找一个妻子。国王的信使来到爱尔兰的每一个省，但找不到一个库丘林愿意向其求婚的女人。于是库丘林自己去找住在“卢格花园”（Luglochta Loga）的一个他认识的少女。他在游戏场上找到了她，她正被她的义姐妹围着，教授她们针线活和制作手工艺品的手艺。埃梅尔（Emer）扬起她那可爱的面庞，认出了库丘林并说道：“祝愿你免于一切伤害！”

当女孩的父亲，诡计多端的弗尔戈尔（Forgall）被告知女儿和库丘林在交谈时，他想出一条诡计，送库丘林去阿尔巴（Alba）向英勇的当诺（Donall）学习战斗技能，盼望着他一去不回。当诺派他去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寻找女武士斯卡哈（Scathach）并迫使她教给他如何获得超自然的勇气。库丘林的英雄之旅非常清晰简单地展示了他是如何完成不可能任务的，以及他的那些经典成就中的关键要素。

库丘林在旅程中需要穿过一片给人带来厄运的平原：前一半平原会牢牢地粘住人的脚，后一半平原上的草会长高，把人牢牢地固定在草叶的尖端。然而一位英俊的青年出现了，他给了库丘林一个轮子和一个苹果。穿过前一半平原时，轮子会先滚过去。穿过后一半平原时，苹果会先滚过去。库丘林只要沿着它们滚过的狭窄小路走就可以了，双脚也不用迈向两边的草地，这样他穿过了平原，来到了又窄又危险的峡谷。

斯卡哈的住所在一座岛上，通往岛的路径只有一座险恶的桥。桥的两头低，中间高，只要有人跳上桥的一端，另一端就会抬起来，把人摔得仰面朝天。库丘林在被摔了三次后，终于变形发作了，他振作起来，跳上桥头，他做了一个鲑鱼跳，一下就落到了桥中央。当他来到桥的另一端时，这一端还没完全抬起来，他就从桥上被抛了下去，落在那个岛的地面上。

女武士斯卡哈有一个女儿（怪物通常有女儿），这位孤独的年轻少女看到一个英俊的少年从半空落入她母亲的堡垒，她觉得没有什么事物能比得上这个少年的俊美了。当她听说了这个少年的任务后，她告诉了他说服她母亲教给他超自然勇气的秘诀。他应该通过他的鲑鱼跳来到斯卡哈教导她儿子们的巨大紫杉树下，把他的剑指在斯卡哈的两乳之间，然后提出他的要求。

库丘林遵照少女的指示，从女武士那里学到了她的武艺，而且没有送彩礼就娶了女武士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未来，并且和女武士本人燕好。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帮忙打了一场对抗亚马逊 [57] 阿芙（Aife）的战争，并和阿芙生了一个儿子。最后，库丘林杀死了一个和他在悬崖边的窄路上发生争执的丑老太婆，之后他动身返回爱尔兰的家。

在经历了又一场战争冒险和爱情之后，库丘林回到了爱尔兰，发现诡计多端的弗尔戈尔依然反对他。这次他直接把弗尔戈尔的女儿带走了，他们在国王的宫殿里结了婚。冒险本身给予了他消灭一切反对者的能力。唯一的困扰是他的叔叔康纳尔王，在把新娘正式交给新郎之前，他要在新娘身上行使他的皇家特权。[19]

完成困难的任务是登上婚床的前提条件，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时期，这一主题都被编写为英雄的事迹。在这类故事中，父母扮演了固守不放者的角色，英雄巧妙地完成任务就相当于屠龙。英雄面临着无比困难的考验。这些考验似乎代表了不容置疑的拒绝，食人魔般的父母不允许生命顺其自然地发展，但是当合适的候选人出现时，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任务是英雄应付不了的。意料之外的帮助者、时间与空间的奇迹都推动着他的任务，命运本身（少女）伸出援手，泄露出父母系统中的一个薄弱点。在英雄权威性的存在面前，各种各样的障碍、束缚、分歧和托词都会消失。注定成功的胜利者一眼就能看出每个境遇堡垒的漏洞，他的攻击能够把漏洞扩大。

在库丘林缤纷多彩的冒险故事中，最意味深长，最具深层动因的元素是那条独一无二、看不见的道路，通过轮子和苹果的滚动为英雄开辟了这条路。这应该被看成是象征性的、有启发性的命运奇迹。对于一个不会被表面现象所引起的情感引入歧途，而是勇敢地应对自己本性的动态的人，也就是对于一个尼采口中的像“一个自动滚动的轮子”的人而言，在他前进的路上，困难会消失，意料之外的大路会出现。

国王英雄和暴君英雄

英雄是宇宙演化循环的动因，他将推动宇宙的最初动力，持续到了生活的各个阶段当中。由于我们的眼睛对双重焦点的矛盾性视而不见，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功绩是由强壮的英雄在危险和巨大的痛苦之中完成的，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它就像马杜克杀死提亚马特这种屠龙行为的原型一样，只是实现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然而卓越的英雄并不仅仅是让宇宙循环的动力持续下去，他重新睁开了眼睛，透过宇宙中的纷纷扰扰、快乐与痛苦，再次看到唯一的神将。英雄因此需要拥有比其他人更深奥的智慧，由此产生的不是行为模式，而是意义重大的表征模式。前者的象征物是正义之剑，后者代表统治权的权杖或法典。前者的典型挑战是赢得新娘——新娘就是生命，后者的典型挑战

是找到父亲——父亲是看不见的未知。

第二类挑战正好符合宗教象征的模式。即使在简单的民间故事中，当童贞女的儿子一天问他的妈妈“谁是我的父亲”时，故事也会突然具有了深度。这个问题触及了人类和看不见的神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熟悉的“与天父和好”的主题就随之出现了。

> “谁是我的父亲？”他问母亲。“我不知道。”童贞女答道。他再一次问她：“谁是我的父亲？”她只是不停地哭，不作回答。“哪儿是我父亲的家？”他问。她不告诉他。“明天我要去找我的父亲。”“你找不到他的，”她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男孩交往过，所以没地方去找你的父亲。”但是男孩说：“我有父亲。我知道他在哪儿生活，我要去见他。”母亲不想让他去，但他执意要走。于是第二天早上母亲为他准备了午饭，他向着东南方向出发，人们把那里称为平顶山马泉。他走近泉水，看到有人在离泉水不远的地方走着。他向那个人走过去，那是一个男人。他问男孩：“你要去哪儿？”“我要去见我的父亲。”“谁是你的父亲？”“嗯，我的父亲生活在这口泉水里。”“你永远也找不到他。”“嗯，我想进到泉水里，他就生活在里面。”“谁是你的父亲？”那个人再次问。“嗯，我想你就是我的父亲。”男孩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父亲？”那个人问。“我知道你就是我的父亲。”那个男人只是盯着他看，想吓唬吓唬他。男孩继续说：“你就是我的父亲。”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说道：“是的，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从泉水里出来见你的。”他用手臂搂住男孩的脖子。他的父亲很高兴儿子来找他，随后带他进入了泉水里。[20]

当英雄努力的目标是发现未知的父亲时，基本的象征手法依然是考验和自我揭示。在以上的例子中考验简化为不断地提问和令人害怕的表情。在较早的蛤蜊妻子的故事中，父亲用竹刀来考验儿子们。回顾英雄的冒险历程，我们已经看到父亲的考验达到了足够高的苛刻程度。对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会众来说，父亲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食人魔。

得到父亲祝福的英雄代表父亲回到人们当中。作为老师（摩西）或作为皇帝（黄帝），他的话就是法律。现在他处于本源的中心，因此他使人们可以看到中心的宁静与和谐。他是宇宙之轴的映像，从宇宙之轴发散出一圈圈的同心圆——宇宙山、宇宙树，他是宏观世界完美的微观写照。看到他就相当于感知到了存在的意义。他的存在发出恩惠，他的言语就是生命之风。

但是父亲的代表性人格特征可能会发生变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有关黄金时代国王杰米希德（Jemshid）的传说描述了这样的转折点。

> 所有人都仰视宝座，所听到的和看到的
> 只有杰米希德，他是唯一的王，
> 他吸收各种思想，
> 是人们赞美与崇拜的凡人，
> 他们忘记了膜拜伟大的造物主。
> 陶醉在他们高声的赞美中，
> 他傲慢地对他的贵族们说：
> “我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
> 人间拥有了各种技术，
> 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仁慈、荣耀的君主，
> 我在人口众多的国土上消灭了疾病与贫困。

家庭的快乐与安宁都来源于我，
所有美好杰出的事物都听命于我，
整个宇宙齐声称颂我的治理辉煌壮丽，
超过了人类所有的构想，
我是宇宙唯一的君主。”
——当这些话从他的口中说出，
这些不虔敬的、侮辱上天的话，
他在世间的显赫地位开始衰退，
接下来众口大声地放肆抱怨。
杰米希德的日子变得惨淡，
他不再辉煌灿烂。
道德家怎么说？
“当你是国王时，
你的国民服从你，
但任何傲慢地忽视膜拜神的人
都会给他的家族带来破败和不幸。”
——当他注意到人们变得傲慢无礼时，
他知道上天的愤怒已经被激起，
他充满了恐惧。[21]

波斯的神话源于共同的印欧体系，这个体系从咸海—里海大平原流传到印度、伊朗和欧洲。波斯人最早的宗教经典《波斯古经》（*Avesta* ）中的主要神祇与最早期的印度教文献《吠陀经》中的神祇非常相似。但是这两个分支在它们的新家乡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吠陀的传统受到了达罗毗荼势力的影响，而波斯传统受到了苏美尔—巴比伦的影响。

在公元前1000年的早期，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根据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的严格二元论对波斯的信仰进行了重新组织。这个关键阶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波斯人的信仰，也影响了希伯来人的信仰，由此影响了几个世纪后的基督教。它代表了与比较常见的对善恶的神话解释的彻底分离，这种通常的解释认为善与恶是超越并调和所有对立性的独特存在之源所产生的结果。

642年穆罕默德的狂热信徒侵占了波斯。那些没有改变信仰的人都被屠杀了。极少数残存者逃到印度避难，在那里他们作为孟买的帕西人（波斯人）幸存至今。然而大约三个世纪后，伊斯兰教—波斯的文献发生了“复原”。其中一些伟大的人物包括：菲尔多西（Firdausi，940—1020？）、尼扎米（Nizami，1140—1203）、贾拉尔·阿德丁·鲁米（Jalal ad-Din Rumi，1207—1273）、萨迪（Saadi，1184—1291）、哈菲兹（Hafiz，？—1389？）和雅米（Jami，1414—1492）。菲尔多西的《列王纪》（*Shah Nameh* ）在简单而庄重的诗句中重现了波斯被伊斯兰教徒征服之前的古波斯故事。

皇帝不再把自己统治下的恩惠归功于超然的本源，他破坏了神的形象，而他的任务就是维护这个形象。他不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者。人类的视角变得狭隘，他们只能看到人类之间的较量和立刻无效的超自然力量的体验。社会中支持性的观点已经没有了，武力成为了唯一的约束手段。皇帝变成了食人魔般的暴君（希律王、宁录），现在必须从这些篡权者手中救出世界。

救世主英雄

在父亲的宅邸中，有两种启蒙程度需要被区分开。第一种启蒙程度可以使儿子作为使者回归，第二种启蒙程度可以使儿子知道“我和父亲是一体的”并带着这个知识回归。获得第二种，也就是最高程度启蒙的英雄是世界的拯救者，即所谓的道成肉身。他们的神话展示了宇宙的范围。他们的言语比君主、比立法者所说的任何话都更有权威。

杀死敌人的英雄杰卡里拉·阿帕奇（Jicarilla Apache）说道：

> 所有人都看着我，不要东张西望，你们都听我说。宇宙像我的身体一样大。宇宙像我的话语一样大。宇宙像我的祷告一样大。时节只不过像我的身体、话语和祷告一样大。天空与大海也是如此。我的身体、话语和祷告比大海还要大。
>
> 任何相信我的人，任何听我的话的人，都能长寿。任何不听我的话的人，任何以邪恶的方式思考的人，都将短命。
>
> 不要认为我在东方、南方、西方或北方。大地是我的身体。我在那里，我无处不在。不要认为我只待在地下或高高的天空上，或者只出现在时节中，或者在大海的另一边。这些都是我的身体。阴间、天空、时节和大海确实都是我的身体。我无处不在。
>
> 我已经给予了你们，你们必须用我所给予的东西向我献祭。你们有两种烟斗，你们有山烟草。[22]

神的化身的使命是驳斥食人魔般的暴君的自负。食人魔般的暴君用他有限的人格阴影堵塞了恩典之源，而完全没有这类自我意识的化身是律法的直接体现。他以宏大的规模展现英雄的生活——实现英雄的功绩，杀死怪物，但这一切完成得很随意自然，以便人们清楚地看到单凭思想就能够完成哪些事情。

奎师那残忍的舅舅刚沙（Kans）在马图拉城篡取了自己父亲的王位。一天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的敌人已经诞生，你死定了。”奎师那和他的哥哥大力罗摩（Balarama）从他们母亲的子宫里被神秘地带给牧牛者，以保护他们免受宁录式的印度暴君的伤害。刚沙派魔鬼追赶他们（布陀那的毒奶是刚沙的第一招），但是所有尝试都失败了。于是刚沙决定诱惑这两个年轻人来到他的城市。他派一个信使去邀请牧牛者参加献祭和比武大会。牧牛者接受了邀请。那两个兄弟就在牧牛者之中，他们在城墙外安营扎寨。

奎师那和他的哥哥大力罗摩进到城里看热闹。那里有宏伟的花园、宫殿和小树林。他们遇到了一个男洗衣工人，向他要一些精美的衣服。他大笑着拒绝了，兄弟俩便通过武力抢走

了衣服，这下子他们的衣着变得鲜艳而华丽。接下来一位驼背的女人请求奎师那允许她在他身上涂抹檀香膏。他走向那个女人，把脚放在她的脚上，把两个手指放在她的下巴下面，然后把她抬起来，使她的身体变得挺直而美丽。他说："当我杀死了刚沙，我会回来和你在一起。"

兄弟俩来到空空如也的竞技赛场。那里竖着湿婆神又大又重的弓，它足足有三棵棕榈树那么大。奎师那走向那张弓，拉开它，弓发出一声巨响，断开了。刚沙听到了这个声音，感到非常惊骇。



图74　年轻的玉米神（石雕，玛雅，洪都拉斯，680—750年）

暴君派他的军队去城中杀死那两个兄弟。但是两个小伙子杀死了士兵，回到了自己的营地。他们告诉牧牛者他们的观光很愉快，然后吃完晚饭，去睡觉了。

那天晚上刚沙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后，他命令人在竞技赛场准备比武大会，号角声很快就把人们召集起来。奎师那和大力罗摩作为杂耍人来到竞技赛场，他们的朋友牧牛人跟随着他们。在他们进入大门时，一只比普通大象强大一万倍的凶猛大象准备碾碎他们。赶大象的人直接将大象骑向奎师那。大力罗摩用他的拳头给了大象一击，它被迫停下来并开始后退。赶大象的人再次驱赶大象冲向他们，但兄弟俩把大象打倒在地，大象死了。

两个年轻人来到场地上。每个人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不同的形象：摔跤手认为奎师那是一个摔跤手，女人认为他是美男子，众神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宰，刚沙认为他是死亡之神玛拉。奎师那打败了每一个与他交锋的摔跤手，最后杀死了最强壮的对手，他跳上皇家成员所坐的高台，抓住暴君的头发，杀死了他。人、神和圣者都很欢喜，但国王的妻子们走上前来哀悼。看到她们的悲伤，奎师那用他原始的智慧安慰她们："这位母亲，不要悲伤，没有人能够生而不死。想象自己拥有一切是错误的，没有人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和儿子。只有生死轮回持续不断。"[23]

在救世主的传说中，不幸和破败的时期常被说成是人的道德缺陷造成的（伊甸园里的亚当，皇位上的杰米希德）。从宇宙循环的立足点看，善良与邪恶的定期交替是时间景象的特点。就像在宇宙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中，溢出通向分解，年轻通向年老，出生通向死亡，创造形式的活力通向死气沉沉的怠惰。生命急剧上升时，各种形式产生出来；生命衰退时，留下一堆废弃物。在生命每个时刻的脉动中，有道明君治理下的黄金时期与暴君统治下的荒凉废弃交替出现。作为创造者的神最后变成了破坏者。

从这个观点看，食人魔般的暴君对父亲的代表性并不比被他篡位的宇宙之王和取代他的杰出英雄（儿子）的代表性要少。暴君代表的是固守不放，而英雄代表的是改变。由于每一个时刻都是从以前时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因此恶龙、固守不放者被描写成救世主那代人之前的一代人。

更直接地说，英雄的使命是杀死父亲（恶龙、考验者、食人魔般的暴君）抓住不放的一面，将生命的能量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宇宙。

不论是依照父亲的意愿还是违背他的意愿，英雄都可以完成这项使命。他（父亲）可能会"为了孩子的缘故而选择死亡"，或者神将痛苦强加于他，使他成为献祭的牺牲品。这并不是矛盾的教义，而是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方式。事实上，屠龙者和恶龙，献祭者与牺牲品在幕后是一致的，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对立的两极，只有舞台上不共戴天的敌人，演出着众神与泰坦之间永恒的战争。在任何一种情况中，恶龙—父亲始终体现了神的内在丰

富性，它并不会因为他所发散出来的事物而减损，也不会因为他收回的事物而增加。他是死神，我们的生命依赖于他。对于“死神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答案是“当他在那里时，他是一个；当他在他的孩子中时，他就是许多”。[24]

昨天的英雄变成了明天的暴君，除非今天他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从当下的视角看，在未来的解脱中的这种鲁莽似乎是一种虚无主义。救世主奎师那对刚沙的妻子们所说的话隐含着可怕的言外之意，耶稣的话也是如此：“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家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25] 为了保护尚未做好准备的人，神话以半遮半掩的方式遮盖着这个终极启示，坚持采用逐渐启发的做法。消灭暴君父亲，然后自己登上宝座的拯救者（比如俄狄浦斯）正在替代父辈的位置。为了缓和杀父的罪行，传说会把父亲说成是某个残忍的叔叔或篡位的宁录。但是半遮半掩的事实依然存在。一旦事实被瞥见，整个壮观的景象便会坍塌：儿子杀死父亲，但儿子和父亲是一体的。两个神秘的人物消失在原始的混沌中。这就是宇宙终结（和重新开始）的智慧。

圣徒英雄

在我们进入生命的最后一部分之前，还有一种类型的英雄值得一提：他们是圣徒或苦修者，与世界断绝关系的人。

天生具有纯净的理解，严格地克制自己，厌恶声色犬马，断绝爱恨，独自隐居，饮食简陋，控制言语、身体和思想，练习冥想和入定，从情欲中超脱出来，放弃自负、权力、骄傲、欲望、愤怒和财物，内心平静，达到无我之境——他便配得上成为与不朽者同在的人。[26]

这种模式就是去追寻父亲的模式，但追寻的是父亲不显露的一面，而不是显露的一面：采取菩萨摒弃的步骤，从那里开始便没有回头路。这里所要表达的不是双重视角的矛盾性，而是看不见的父亲的最终要求。自我燃烧殆尽，就像风中枯死的树叶，身体还在大地上行走，但灵魂已经消散在极乐的海洋中了。

由于托马斯·阿奎那在那不勒斯举行弥撒时感受到了神秘体验，因此他收起了笔墨，把《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最后的章节留给其他人完成。他说：“我写作的日子结束了，因为对我来说我所写、所教的一切似乎与我无关，因此我祈求上帝，希望我的生命像我的教学走向结束一样，也能很快结束。”在那之后不久，他于四十九岁时去世了。

当灵魂进入隐秘之处时，剩下的便只有静默

除了超越生命，这些英雄还超越了神话。他们不再讨论神话，神话也不能恰当地描绘他们。他们的传奇可以被复述，但他们经历中所体现出来的虔诚的情感和经验肯定不能被充分地表达，这无异于矫揉造作。英雄们离开形体的领域，这是神灵化身降入的领域，也是菩萨始终停留其中的领域，这是巨大的脸的侧面所展示的领域。一旦隐藏的那个侧面被发现，神话便成为了倒数第二位，静默才是终极的。当灵魂进入隐秘之处时，剩下的便只有静默。

俄狄浦斯王最终知道了他娶的女人正是他的母亲，被他杀死的人是他的父亲，他扯出自己的双眼，在大地上流浪，以此悔罪。弗洛伊德学派宣称，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杀死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结婚，只是意识不到罢了。迂回的象征方法和对随后冲动行为的合理化构成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共同的文明。如果这些情感碰巧知道了世间行为与想法的真实含义，那么人们会了解到俄狄浦斯所知道的事情：肉体突然成为了亵渎自我的海洋。这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传说的意义，他是乱伦的产物，同时又过着乱伦的生活。知道真相后，他万分惊骇，逃到海洋中的岩石上赎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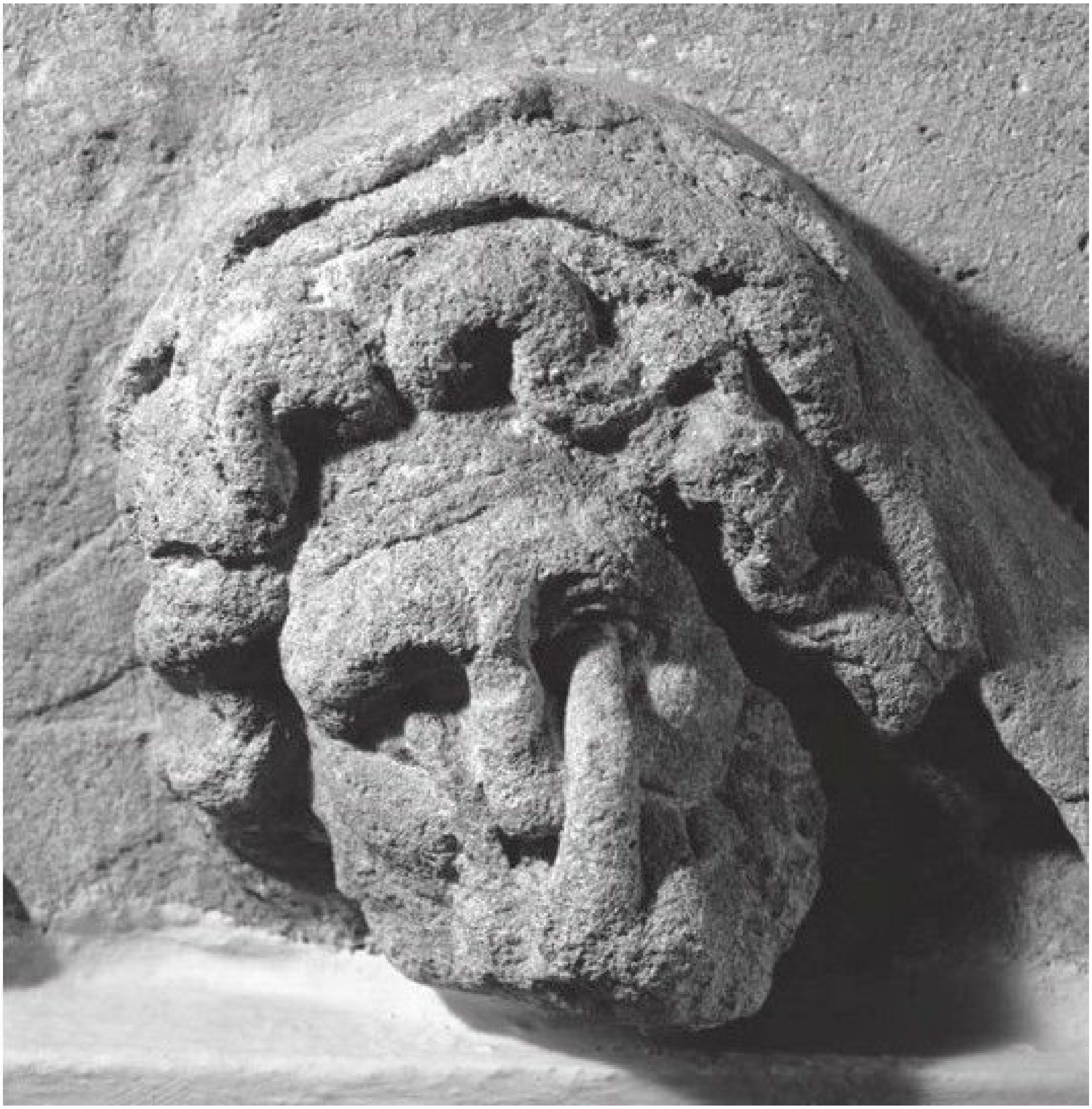


图75　俄狄浦斯扯出他的眼睛（石雕局部，意大利罗马，公元2世纪—3世纪）

那棵树如今变成了十字架：吸食乳汁的白色少年被钉在十字架上，吞食着胆汁。从前春花盛开的地方如今腐败蔓延。然而超越十字架的阈限后，便是上帝的至福，因为十字架是道路（太阳之门），不是终点。

> 他给我打上他的印记，我宁愿爱他，不爱别人。
> 冬天已经过去，斑鸠在歌唱，葡萄园里鲜花盛开。
> 我主耶稣基督给我带上他自己的戒指，和我成婚，给我戴上王冠，让我做他的新娘。
> 上帝给我穿上的袍子由金线编织而成，光彩亮丽。他给我戴上的项链是无价之宝。[27]

英雄的离去

充满生命渴望的英雄能抗拒死亡并将其推迟

英雄人生经历中最后的一幕是死亡或离开。在这里生命的全部意义被集中体现出来。不用说，如果死亡带给英雄任何恐惧，那么英雄便不是英雄了。第一个条件是与坟墓达成和解。

> 亚伯拉罕坐在幔利（Mamre）的橡树下，他瞥见一道闪光，闻到了香甜的气味，转头看见灿烂美丽的死神向他走来。死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认为我是美丽的，不要认为我会以这样的形象来到每个人的面前。如果是像你一样正直的人，我会戴上王冠去见他；如果是罪人，我会以非常腐坏的样子见他，我用他们的罪行做成我头顶的王冠，让他们惊恐万状，害怕得发抖。"亚伯拉罕对他说："你确实是被称作死神的人吗？"他回答道："那正是我令人痛苦的名字。"但亚伯拉罕对死神说："我不会跟你走。展示出你腐坏的样子。"死神展示出了他腐坏的样子，他有两个头，其中一个头呈现蛇面，另一个头像一把剑。亚伯拉罕所有的仆人看到死神险恶的样子后都死去了，但亚伯拉罕向上帝祈祷，使他们复活。由于死神的样子不能使亚伯拉罕的灵魂离开身体，因此上帝在梦中取走了他的灵魂，天使长米迦勒将它带入天堂。当带走亚伯拉罕灵魂的天使们赞美了上帝之后，当亚伯拉罕鞠躬表示膜拜之后，上帝说道："把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带入天堂，那里是正直者的居住地，是我的圣徒以撒和雅各的住所，那里没有烦恼、悲伤和叹息，只有安宁、欣喜和永生。"[28]

与以下的梦境进行比较。

> 我走在一座桥上，在那里我遇到一位盲人小提琴手。人人都把硬币扔到他的帽子里。我走上前，发现演奏者并不是盲人。他有一只斜视眼，他正用那斜着的目光从侧面看着我。突然有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坐在了马路边。天很黑，我感到害怕。"这条路会通向哪里？"我想。这时，一个年轻的农夫沿着这条路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你想回家喝杯咖啡吗？"他说。"放开我！你抓得太紧了！"我大叫着醒了过来。[29]

在生活中代表双重视角的英雄在死后仍是一个综合的形象：就像查理曼大帝，他只是睡着了，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便会醒来，或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当中。

阿兹特克人之间流传着一个有关长着羽毛的蛇的故事，它就是古代托兰城黄金时期的君主魁札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他教授人们技艺，发明了历法和玉米种植。在他的统治时期结束时，阿兹特克民族用更强大的魔法征服了他和他的人民。这个年轻民族和他们时代的武士英雄特斯卡特利波卡摧毁了托兰城，打败了黄金时期的羽蛇王，烧掉了他的住所，把他的财宝都埋藏在大山里，把他种植的巧克力树换成了豆科灌木，命令他的仆人五彩鸟在他面前飞翔，然后魁札尔科亚特尔悲伤地离开了。他来到名叫高提特兰（Quauhtitlan）的城市，那里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树，他向大树走去，坐在树下照镜子。"我老了。"他说。于是那个地方被命名为"老高提特兰"。他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在另一处又停下来休息，回头看着托兰城的方向，他哭起来，他的眼泪穿过一块岩石。在那里他留下了他坐过的痕迹，留下了他的手掌印。他继续向前走，遇到了一群巫师，他们不允许他前行，除非他留下制作银器、木器和羽毛制品的技艺以及绘画的艺术。当他翻过群山时，他的侏儒随从和驼背随从都被冻死了。在另一个地方，他遇到了他的敌手特斯卡特利波卡，在一场球类比赛中，特斯卡特利波卡打败了他。在又一个地方，他用一整棵波乔特树（póchotl）作为箭，对准另一棵巨大的波乔特树，当第一树射穿第二棵树时，它们构成了十字。他一路走来，身后留下许多痕迹和地名

。最后他来到大海边，乘着蛇组成的筏子离去。没人知道他如何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也就是他最初的家特拉塔伦（Tlapállan）。[30]

根据另一个传说，他在海岸上把自己作为祭品火葬了，从他的骨灰中飞出了五彩鸟。他的灵魂变成了晨星。[31]

充满生命渴望的英雄能够抗拒死亡，将死亡推迟。据记载，库丘林在熟睡中听到一声喊叫，那喊叫声“非常恐怖，吓得他像一个麻袋一样从床上摔落下来”。他没拿武器便急忙冲出去，他的妻子埃梅尔拿着他的武器和衣服追了出去。他看到一辆套着栗色马的战车，那匹马只有一条腿，车的辕杆穿过它的身体，从前额穿出来。战车里坐着一个女人，长着红眉毛，身上围着深红色的斗篷。一个非常高大的人跟在车旁边，也穿着深红色的衣服，拿着一根分叉的榛木棍，赶着一头奶牛。

库丘林说那头奶牛是他的，但那个女人表示质疑，库丘林问为什么说话的是她，而不是那个高大的男人。她回答说那个男人叫乌阿加斯欧·卢彻尔斯欧（Uargaeth-sceo Luachair-sceo）。库丘林说：“名字的长度真是惊人！”大个子男人说：“和你说话的女人名叫法博·贝格毕奥伊·库因迪尔·弗尔特·斯基布加尔特·斯欧·尤斯（Faebor beg-beoil cuimdiuir folt sceubgairit sceo uath）。”“你在愚弄我吧。”库丘林说。他跳入战车，把两只脚放在那个女人的双肩上，用长矛抵住她头发的分界线。“不要把你那锋利的武器对着我！”她说。“那么告诉我你的真名。”库丘林说。“离我远点，”她说，“我是女讽刺诗人，这头奶牛是用一首诗赢来的。”“让我听听你的诗。”库丘林说。“那么再离我远一点，”那个女人说，“你在我头上方摇动会影响我。”

库丘林移开身体，来到战车的两个轮子之间。那个女人对她唱起了充满挑战和侮辱的歌。库丘林准备再次跳上车，但一瞬间马、女人、马车、那个男人和奶牛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只黑鸟站在树枝上。

“你是一个会施魔法的危险女人！”库丘林对那只黑鸟说。因为他现在认出那个女人是战争女神芭德布（Badb），又称莫琳根（Morrigan）。“如果我知道那是你，我们就不会像这样分开了，”鸟回答道，“你所做的事情会给你带来厄运。”“你不能伤害我。”库丘林说。“我当然能，”那个女人说，“我在密切关注着你的死期，今后我还会一直留意下去。”

然后这个女巫告诉他，那头奶牛是她从克鲁亨（Cruachan）仙山带来的，会和那个名叫楚艾格纳（Cuailgne）的大块头男人的公牛交配。当小牛长到一岁时，库丘林就会死。当他在某个浅滩和一个像他一样“强壮、长胜不败、身手敏捷、令人生畏、不屈不挠、卓越伟大而勇敢”的人交战时，她会亲自来对抗他。“我将变成一条鳗鱼，”她说，“在浅滩处我会在你

的脚周围设下套索。”库丘林也对女巫发出了威胁，然后女巫消失在大地里面。然而第二年，在预言的那场浅滩之战中，库丘林战胜了女巫，活到其他日子才死。[32]

在普韦布洛关于水罐男孩的民间故事的最后一段，远方世界中的救赎象征以奇怪的，或许有些滑稽的方式隐约地被呈现出来。

许多人生活在泉水中，有妇女，有女孩。她们都跑向男孩，用胳膊搂住他，因为她们很高兴她们的孩子来到家中。这样男孩不仅找到了他的父亲，还找到了他的姑姑、姨妈们。男孩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他回到自己家，告诉母亲他找到父亲了。后来他母亲生病而亡。男孩对自己说：“对我来说，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也没什么用了。”于是他离开故乡，前往泉水。他母亲也在那里。他和母亲通过这种方式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阿瓦约·皮伊（Avaiyo'pi'i，红水蛇）。他说他不能和他们一起在赛克亚克基（Sikyat'ki）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让男孩的母亲生病的原因，她死后便能“来到这里和我一起生活了”。“现在我们将一起生活在这里，”阿瓦约对儿子说。就这样，男孩和他的母亲来到泉水里生活了。[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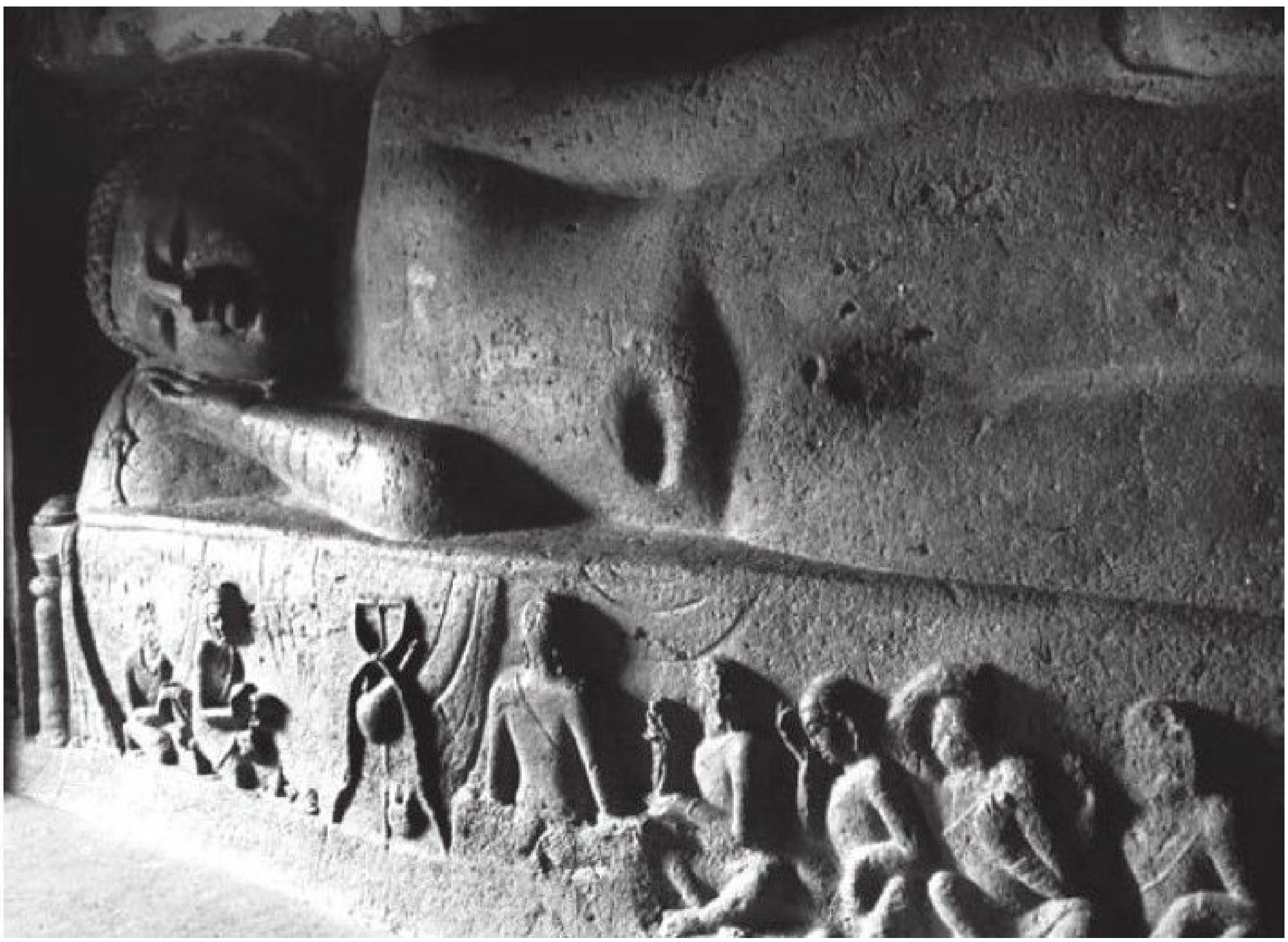


图76　佛陀入灭（石雕，印度，公元5世纪末）

这个故事与蛤蜊妻子的故事一样，细细地重复了神话的叙述。两个故事都很迷人可爱，因为它们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相反的极端是有关佛陀之死的描述：就像所有好的神话一样，它很幽默，但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进入无感觉无觉知境界

世尊在一大批僧众的陪伴下，走近熙连禅河（Hirannavati）的彼岸，前往拘尸那竭罗城（Kusinara）和玛拉族

人（Mallas）居住的乌跋单（Upavattana）的娑罗树林。走近树林时，他对阿难尊者说："替我准备一张卧榻，安置在两棵娑罗树的中央，头部朝向北方。我累了，想要休息。"

"好的，世尊。"阿难尊者赞同地说。他在两棵娑罗树之间铺开卧榻，头部朝北。然后佛陀侧着右边身体躺下，像狮子睡觉一般，保持正念和觉知。

此时两棵娑罗树鲜花盛开，尽管并非开花的季节。花朵自动撒满如来的身体，以表示对如来的敬意。[58] 旃檀香粉也从天而降，铺满了佛陀的身体，神圣悠扬的天乐在空中飘扬，向如来表示崇敬。天上还传来了向如来表示崇敬的合唱。

之后当如来像狮子一样侧躺着和阿难尊者交谈时，乌帕瓦那（Upavana）尊者在一旁为佛陀扇风，佛陀示意他离开。为此贴身随从阿难尊者向佛陀抱怨。"世尊，"他说，"为什么要对乌帕瓦那尊者那么严厉，对他说'退下，僧侣，不要站在我前面'？"

佛陀回答道：

阿难！现在各界神祇几乎都来看如来了，这架势都延伸到了拘尸那竭罗城和玛拉族人居住的乌跋单的娑罗树林周围十二里格，连插入一根头发的位置都没有。阿难！他们被惹怒了。"我们远道而来见一见如来，因为世界上出现如来、圣者和至高无上的佛陀的机会非常稀少。今晚是见佛陀的最后一面，因为他即将涅槃。但是一个魁梧的僧人站在佛陀前面，挡住了他，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到如来，虽然他的最后时刻已经临近。"阿难，这些神祇就这样被惹怒了。

"世尊，你所看到的神祇们在做什么？"

"阿难，有些神祇在空中，他们满脑子都是凡间俗事，他们披散着头发并大声哭泣，他们伸出双臂并大声哭喊，他们向前把头栽到地上，左右打滚，说道：'世尊将太早进入涅槃，世界之光将太早从眼前消失！'阿难，有些神祇在大地上，他们满脑子都是凡间俗事，他们披散着头发并大声哭泣，他们伸出双臂并大声哭喊，他们向前把头栽到地上，左右打滚，说道：'世尊将太早进入涅槃，极乐者将太早进入涅槃，世界之光将太早从眼前消失！'但是那些不受七情六欲影响的神祇处在正念和觉知状态，他们耐心地说，'万物皆瞬间即逝。任何有出生、有形成、有组织、有消亡的事物怎么可能不死呢？那是不可能的。'"

最后的交谈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世尊安慰自己的僧侣。然后他对他们说：

"哦，僧侣们，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所有存在的构成要素都是短暂的，你们要用功修行，获得救赎。"

这就是如来最后的话语。

随即世尊进入初禅，从初禅进入二禅，从二禅进入三禅，从三禅进入四禅，从四禅进入空无边处定，从空无边处定进入识无边处定，从识无边处定进入无所有处定，从无所有处定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来到了无感觉无觉知的境界。

于是阿难尊者对阿那律尊者说：

"阿那律尊者，世尊已经涅槃了。"

"不，阿难兄弟，世尊还没有涅槃，他进入了无感觉无觉知的境界。"

随即世尊从无感觉无觉知的境界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进入无所有处定，从无所有处定进入识无边处定，从识无边处定进入空无边处定，从空无边处定进入四禅，从四禅进入三禅，从三禅进入二禅，从二禅进入初禅，从初禅进入二禅，从二禅进入三禅，从三禅进入四禅，世尊直接进入涅槃。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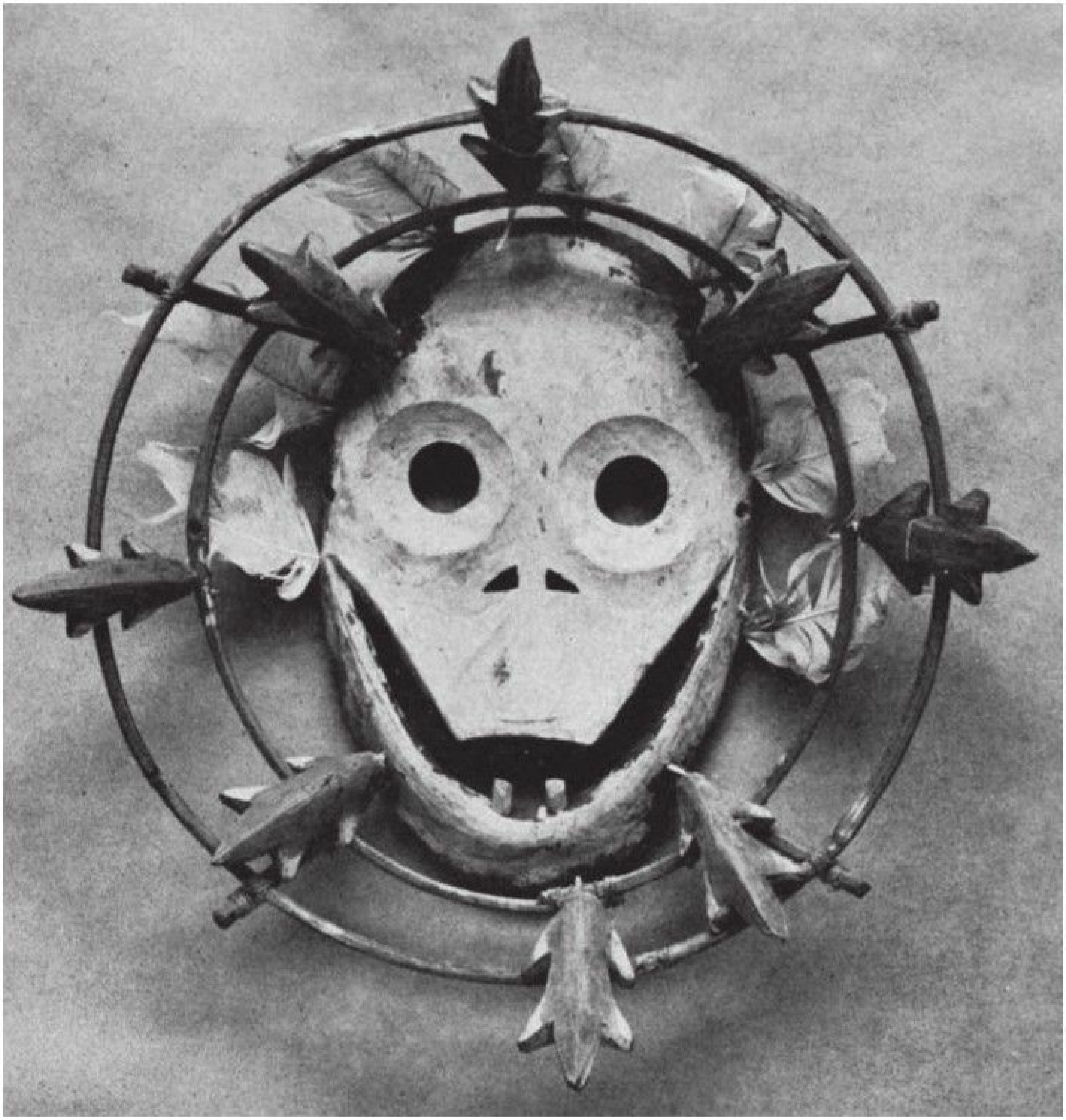


图77　奥特姆（死亡面具）（上色木雕，因纽特人，北美洲，年代不详）

消解　8

小宇宙的终结

当通过穿透本源，或者通过某个男人或女人的、人类或动物化身的帮助，英雄完成了冒险时，他仍需要带着能够改变生命的战利品回归。

我们每个人都是拥有非凡力量的伟大英雄——能够用一根手指举起牛增山，让自己充满

了不起的宇宙荣耀。那并不是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肉身自我，而是内心的王。奎师那宣称：“我就是存在于所有生物心中的自我，我是所有生命的开始、中间和结束。”[1] 这正是在个体消亡时，为死者诵读的祷文的意义：个体现在应该重新面对有关创世神祇的原始知识，在个体存活的时候，这些神祇一直映射在他的心中。

当他无论是因为年老还是因为疾病而变得衰弱时，这个人从肢体中解脱出来，就好似芒果、无花果或浆果从果皮中解脱出来一样。他急忙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得以复活。准备好饮食和住所迎候着国王的贵族、警察、驾马车的人和村长们看到国王到来时大喊：“他来了！他来了！”所有具有这种知识的迎候着将死者的事物也是如此，它们大喊：“不朽者来了！不朽者来了！”[2]



图78　奥西里斯，地狱判官（纸莎草纸画，埃及，公元前1275年）

古埃及的《棺木铭文》（*Coffin Texts* ）便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在那里死者歌唱自己与神合一：

我是亚图姆，我独自一人；
我是最初模样的拉神。
我是自我创造者，伟大的神，
他给自己取名为众神的主宰，
众神之中无人能与他匹敌。
我是昨天，我知道明天。
当我说话的时候，众神的战场便会形成。
我知道那位伟大的神的名字。
“赞美拉神”就是他的名字。
我是住在希礼欧波利斯的伟大不死鸟。[3]

但是就像在佛陀之死中一样，从溢出时期全程回转的力量大小取决于这个人活着的时候的品质。神话讲述了在灵魂的危险之旅中，他们需要克服一些障碍。格陵兰爱斯基摩人列举的障碍有沸腾的水壶、盆骨、巨大的燃烧着的灯、怪物看守和两块撞在一起又分开的岩石。[4] 这类元素是世界各地民间故事和英雄传说的标准特征。在上一章“英雄的冒险”中，我们已经对它们进行了探讨。在灵魂最终之旅的神话中，这些因素得到了最精巧、最意味深长的发展。

据说阿兹特克人的临终祈祷文对回归“死者骨架之神”佐特默克（Tzontémoc）一路上的危险提出了警告。

亲爱的孩子！你已经经历过人生的劳苦，现在我们的主很高兴带你离开。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地享受这个世界，生命是短暂的，就像在夏日里取暖。主已经给予了我们今生互相了解、互相交谈的福气。但是现在，就在此刻，叫做米克特兰堤库特里（Mictlantecutli）、阿卡纳瓦卡特（Aculnahuácatl）或佐特默克的神和叫做米克特卡西瓦特尔（Mictecacíhuatl）的女神已经把你带走了。你被带到他的座位前，因为我们都必须去那里：那个地方是为我们所有人准备的，它非常广阔。

有关你我们将不再有新的记忆。你将住在那个最黑暗的地方，那里没有灯，也没有窗户。你不会回来或从那里离开。你将永远不在我们中间。你的孩子和孙辈将成为可怜的孤儿，你不会知道他们将怎样结束生命，怎样度过此生的劳苦。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很快将到你所在的地方去。

阿兹特克的老人和官员在葬礼前准备好尸体，他们把尸体包裹起来，取一点水倒在尸体的头上，对已故者说：“当你活在世上时，你享受过水。”他们再取一小罐水，送给死者并说：“这给你带在路上喝。”他们把水罐放在他寿衣的褶皱里。然后用毯子裹住死者，把他牢牢地捆住，然后把准备好的文件放在死者面前，一次放一份，并说：“看，有了这份文件，你就可以通过互相撞击的大山了。”“有了这份文件，你将通过蛇看守的道路。”“这份文件会让绿色小蜥蜴克契托纳尔（Xochitónal）感到满意。”“看，有了这份文件，你将能够通过八个寒冷刺骨的沙漠。”“借助这份文件，你将通过八座小山。”“借助这份文件，你将活着通过黑曜石刀的大风。”

死者会带走一只长着鲜艳红毛的小狗，小狗的脖子会被人缠上一根柔软的棉线然后杀死，和尸体一起焚化。死者骑着这条小狗游过阴间的河流。经过四年的旅行，他来到神的面前

，呈上自己的文件和礼物。于是他和他忠实的伙伴被允许进入“第九层深渊”[59]。5

中国的说法是在金童玉女的引导下走过仙人桥。印度神话描绘了有着高高天穹的天空和有着许多层地下世界的地狱。死后灵魂会下降到适合它相对密度的那一层地狱中，在那里领悟、同化过去一生的意义。当经验教训被吸取之后，灵魂回到世间，为下一层级的体验做准备。因此灵魂逐渐穿过人生价值的所有层次，直到它突破宇宙之蛋的限制。但丁的《神曲》详尽地描述了这些阶段：“地狱”，被束缚在肉体的傲慢和行为中的精神痛苦；“净界”，将肉体体验转变成精神体验的过程；“天堂”，精神认识的各个层次。

埃及的《死亡之书》（*Book of the Dead* ）描述了这段可怕而神秘的旅程。已死的男人或女人被认为等同于奥西里斯，事实上他们就被称为奥西里斯。《死亡之书》在开篇中赞美了拉神和奥西里斯，然后描述了在阴间解开灵魂的包布的神秘过程。在“给奥西里斯·N一张嘴”的章节中，我们可以读到这句话，“我从隐秘之地的蛋中复活。”（在给死者所起的名字中会出现在N的位置，例如奥西里斯·奥法卡，奥西里斯·阿尼）这是把死亡作为重生的观念。然后在“打开奥西里斯·N的嘴”一章中，觉醒的灵魂祈祷道：“愿卜塔神（Ptah）打开我的嘴，愿我的城市之神解开我的裹尸布，连同我嘴上的裹尸布也一起解开。”“让奥西里斯·N在阴间拥有记忆”一章和“在阴间给予奥西里斯·N一颗心”一章描述了重生接下来的两个阶段。然后是一些描述孤独的旅行者必然会面对并克服的危险的章节，这些危险在前往令人敬畏的判官的宝座的路上会被遇到。

《死亡之书》作为指导手册会和木乃伊一起被埋葬，在埋葬时人们要背诵书中的章节，它们会引导死者度过道路上的危险。在制作木乃伊的第一个阶段，死者的心脏会被切开，一个镶在黄金底座中的玄武石圣甲虫和祷文一起被放在心脏里，圣甲虫象征着太阳，祷文写着“我的心，我的母亲，我的心，我的母亲，我变化的心”。“不要让奥西里斯·N的心在阴间被取走”一章规定了祷文的内容。在“击退鳄鱼”一章中，我们会读到：

> 退后，哦，住在西方的鳄鱼……退后，哦，住在南方的鳄鱼……退后，哦，住在北方的鳄鱼……被创造出来的事物在我的手心里，还没形成的事物在我的身体里。我被穿上衣服，被完整地提供了你的魔法言语，哦，拉神，你在我头顶的天堂里，你在我脚下的地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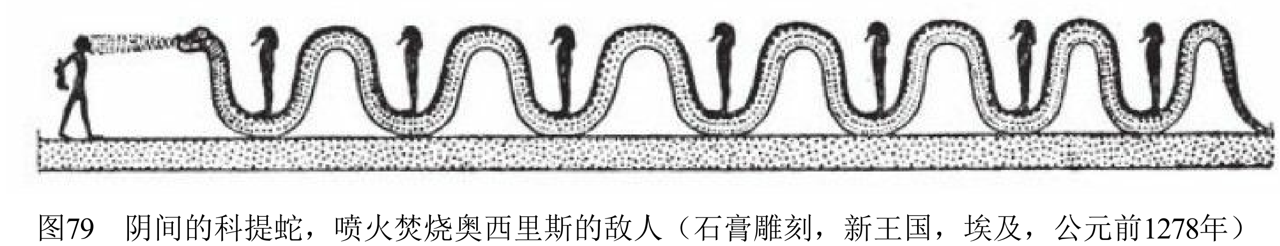


图79　阴间的科提蛇，喷火焚烧奥西里斯的敌人（石膏雕刻，新王国，埃及，公元前1278年）

接下来是“击退蛇”一章，再后面是“赶走阿沙特”。灵魂对着阿沙特大叫：“给我走开，哦，你这咬人的魔鬼。”在“赶走两个梅尔蒂（Merti）女神”一章中，灵魂宣布了自己的目标

，它声称自己是父亲的儿子，以此来保护自己："……我在赛克泰克（Sektet）之舟中闪光，我是何露斯（Horus），奥西里斯的儿子，我来看我的父亲奥西里斯。"英雄在"在阴间靠空气生活"一章和"赶走阴间的雷雷克（Rerek）蛇"一章中继续前行，然后，伟大的声明在"赶走在阴间执行的杀戮"一章中出现。

> 我的头发是纽（Nu）的头发。我的脸是迪斯克（Disk）的脸。我的眼睛是哈索尔的眼睛。我的耳朵是阿普特（Apuat）的耳朵。我的鼻子是康提卡司（Khenti-khas）的鼻子。我的嘴唇是安普（Anpu）的嘴唇。我的牙齿是什各特（Serget）的牙齿。我的脖子是女神伊西斯的脖子。我的手是巴内塔突（Ba-neb-Tattu）的手。我的前臂是赛斯夫人内施（Neith）的前臂。我的脊椎骨是苏提（Suti）的脊椎骨。我的阴茎是奥西里斯的阴茎。我的腰是克尔阿巴（Kher-aba）之主的腰。我的胸是强大的恐怖者的胸……我身体的各个部分没有一个不是某位神的身体部分。托特神保护我的身体，我每天都是拉神。没有人会用手臂把我向后拽，没有人能凶暴地抓住我的手……

这与在很久之后出现的菩萨形象具有相似之处，菩萨的光轮中站立着五百个形态各异的佛陀，每个佛陀有五百个菩萨陪伴，每个菩萨又由无数的神灵陪伴，而灵魂通过同化众神来充分实现它的高度和力量，之前这些神祇被认为与灵魂分离或处在灵魂之外。这些神祇是灵魂自身存在的投射，当灵魂回归它真实的状态时，这些神祇都会重新成为灵魂的一部分。

在"用鼻子吸空气和控制阴间的水"一章中，灵魂宣称自己是宇宙之蛋的守护者："向你致敬！努特女神的无花果树！请授予我你体内的水和空气。我拥抱着赫尔莫波利斯（Hermopolis）中的宝座，我看守保护着巨鹅（Great Cackler）的蛋。它成长，我也成长，它活着，我也活着；它用鼻子吸入空气，我也用鼻子吸入空气。我就是取得胜利的奥西里斯·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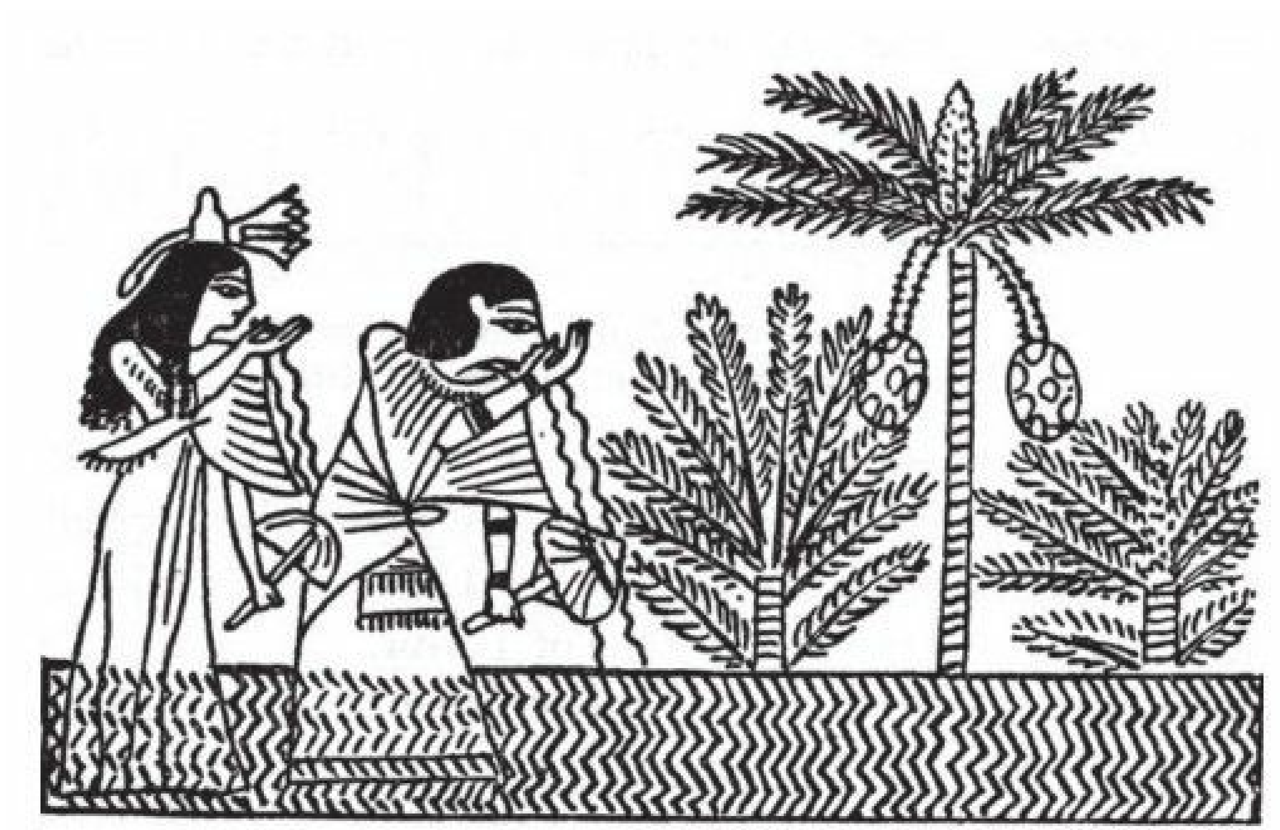


图80　阿尼和他妻子的替身在喝另一个世界的水（纸莎草纸画，托勒密王朝，埃及，公元前240年）

接下来是“不要让人的灵魂在阴间被夺走”和“在阴间喝水，不被火焚烧”的章节，随后，我们会看到高潮的章节“白天时在阴间出现”，其中灵魂与宇宙的存在被认为是一体的。

> 我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我拥有重生的能力，我是创造众神的隐秘灵魂，它既能给阿曼泰（Amentet）的阴间居民，也能为天上的居民提供墓地的膳食。我是东方的舵手，我拥有两张神圣的脸，可以看到他的光芒。我是复活者的主人，我是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的主人，他们的存在形式就是死者所住的房屋的形式。向栖息在你长眠之地的两只鹰致敬，它们倾听着他说的话，它们将棺材架引导到秘密的地方。这两只鹰为拉神引路，它们追随他进入天空顶点的最神圣之处。向屹立在大地中间的圣殿的主人致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卜塔神用水晶遮盖了他的天空……

然后，灵魂随心所欲地在宇宙中漫游，就像在“抬起脚现身大地之上”、“前往黑里欧波里斯（Heliopolis），在那里接受王权”、“可以将自己变成任何喜欢的形式的人”、“进入巨大的房屋”和“前往神圣君王奥西里斯的所在地”章节中所描述的。这些所谓负面表白的章节宣称获得救赎的人具有纯洁无瑕的道德：“我未曾犯下罪孽……我未曾暴力抢劫……我未曾对任何人使用过暴力……我未曾偷盗……我未曾杀人……”这本书以赞美众神结尾，然后是“在拉神身边生活”、“促使人回去看看他在人世间的房屋”、“令灵魂完美”和“在拉神巨大的太阳船中航行”的章节。[6]

大宇宙的终结

就像被创造出来的个体形式注定会消亡一样，宇宙也会消亡：

> 当得知十万年后宇宙周期又将重新开始时，被称为罗伽毗由赫（Loka-byuhas）的众神，即感官欲乐天国的居住者在人世间游荡，他们披散着头发，头发在风中飞舞，他们的衣衫凌乱，一边哭泣一边用手擦掉眼泪。他们宣告道：
>
> “先生们，十万年过去后，宇宙周期将会重新开始。这个世界将被毁灭，浩大的海洋将会枯竭；广阔的大地和大山的君主须弥山将被烧毁，世界的毁灭将延伸至梵天的世界。因此先生们，你们要培养与他人之间的友谊和对他人的同情，享受快乐，不要计较。你们要服侍母亲、父亲，尊敬亲属中的长者。”这被称为周期性的骚动。[7]

《德累斯顿法典》（*Dresden Codex*）最后一页的插图描绘了玛雅人的世界末日。这部古代手稿记录了行星的周期，由此可以推导出宇宙周期的计算。[8] 文本接近结束时出现的蛇的数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数字中有蛇的象征）代表了三万四千年的宇宙周期，即一千二百五十万天，这些周期被反复记录。

> 在这些可谓惊人的周期中，所有较小的单位被认为最终是大致相同的。在实际的永恒中，多几十年或少几十年有什么关系呢？最后，手稿的最后一页描述了世界的毁灭，巨大的数字为世界的毁灭铺设了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雨蛇横贯天空，喷射出水的洪流。巨大的水流从太阳和月亮中喷涌而出。长着虎爪和令人生畏的外貌的恶毒的年老女神，打翻盛放天空之水的碗，制造出洪水和大暴雨。象征死亡的交叉式骨头装饰着她的裙子，她的头顶有一条盘绕的蛇。黑神手持着一柄向下指的长矛大踏步地行走各处，这象征着宇宙的毁灭，一只尖叫的猫头鹰站在他可怕的头上。这里以形象的手法描绘了吞没一切的大洪水。[9]



图81　世界末日：雨蛇和虎爪女神（树皮纸上的墨水画，玛雅，中美洲，1200—1250年）

在描写古代北欧海盗（Viking）的《诗体埃达》（*Poetic Edda* ）中出现了最强烈的描写之一。主神奥丁想要知道他自己和他的万神殿会有怎样的末日。宇宙之母的化身“智慧女人”对他说：[10]

> 兄弟相争，彼此残杀，
> 姐妹们的儿子将玷污亲属们的名声；
> 人世冷酷无情，淫邪盛行；
> 刀光剑影，盾牌被击碎，
> 大风与恶狼在世界毁灭前肆虐，
> 人们互不相让，互不体谅。

在巨人之家约顿海姆（Jotunheim），一只红色的公鸡将要打鸣；在瓦尔哈拉殿堂（Velhalla）的是公鸡金梳子（Golden Comb）；在地狱中一只铁锈红色的鸟。名叫加姆（Garm）的巨犬将在阴间的入口崖洞处张开它的血盆大口狂吠。大地将颤抖，峭壁和树木将被撕成碎片，大海冲向陆地。那些在一开始锁住怪兽的镣铐将会全都裂开：芬莉斯狼将自由地奔跑，下颌抵着地面，上颌抵着天空（“如果有更大的空间，他的嘴会张得更大”）。他的眼睛和鼻孔冒着火。宇宙海洋里包裹着世界的大蛇将愤怒地抬起身体，在大地上和狼一起前行，吐出毒液，毒液将撒播到所有的空气和水中。纳吉尔法（Naglfar）大船将被解开缆绳（这艘船由死者的指甲打造），巨人将用它来运送。另一条船将载着地狱的居民航行。火人将从南方出发。

当众神的守护者吹响声音尖锐的号角时，奥丁的武士儿子们将被召集起来进行最后一战。众神、巨人、魔鬼、爱人和精灵将从各个方向来到战场。世界之树（Yggdrasil）将颤抖，天地之间万物惊恐。



图82　世界毁灭：狼形怪物芬里厄吞掉了奥丁神（石雕，北欧海盗，英国，1000年）

奥丁神将对抗狼怪，雷神托尔将对抗巨蛇，战神蒂尔（Tyr）将对抗恶犬——最邪恶的怪物，丰饶之神弗雷将对抗火巨人苏特（Surt）。雷神将杀死巨蛇，但蛇的毒液让他在十步之内倒地而亡。奥丁神将被狼怪吞掉，然后森林与和平之神维达尔（Vidarr）用一只脚踏住

狼怪的下颌，用手抓住它的上颌，把它的咽喉扯断。火神洛基（Loki）将与海姆达尔（Heimdallr）同归于尽被他杀死。苏特将把火抛向大地，烧毁整个世界。

> 太阳变成黑色，大地沉入大海，
> 天空中滚烫的星星旋转着坠落，
> 蒸汽和养育生命的火焰变得越来越猛烈，
> 直到火焰高高地跳跃上了天空。
> 现在加姆在格尼巴面前大声狂吠，
> 镣铐将爆裂开，狼怪逃脱，
> 关于战斗中强有力的众神的命运，
> 我知道很多，还会看到更多。

在《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中我们也能看到对这种天启的描写：

> 正当耶稣坐在橄榄山上，信徒们来到他跟前，私下里说，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将什么时候发生？你的来临和世界末日的征兆将是什么？
>
> 耶稣回答他们说，注意不要让人欺骗了你们。因为很多人会以我之名说“我是耶稣”，很多人会上当受骗。你们会听说战争和有关战争的谣言。你们不要烦恼，因为所有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但这还不是末日。因为民族会对抗民族，王国会对抗王国，各地将发生饥荒、瘟疫和地震。所有这些都是悲伤的开始，它们会使你们遭受痛苦并杀死你们，你们将因为我的名字而遭受众人的憎恨。那时必有许多人被触犯，人们彼此陷害，彼此仇恨。同时，会有很多假先知出来迷惑众人。因为不法行为的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将会渐渐冷淡。但是忍耐到底的人必将得救。这天国的福音将传遍天下，让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日才会来到。
>
> 你们会看见先知但以理（Daniel）所说的那种肆意破坏的可憎者将站在圣地上（读这经文的人需要理解其含义）。到那时，犹地亚地区的人应该逃到山里，凡在房上的，决不要下来回到屋里抢救他的财物，田里的人也不要去回家取走自己的衣物。在那个时候，怀着孩子的和为孩子哺乳的妇女将会悲痛万分！你们应当祈求你们的逃离不是发生在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难降临，从世界之初直至如今，从来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不会有。若不减少那些时日，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将得到救赎。但看在上帝的选民的面子上，那些时日必将减少。

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朋友圈

> 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轻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会出现，将显现出神迹和奇事。可能的话，他们连选民也要欺骗。看啊，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密室中，你们不要相信。因为闪电从东边出现，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去，太阳将变成黑色，月亮也不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会出现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将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威武而荣耀地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集起来……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唯有我的父知道。[11]



图83　与普罗透斯搏斗（大理石雕，法国，1723年）

后记　神话与社会

变形人

目前不存在解释神话的终极体系，它也永远不会出现。神话就像古代海神普罗透斯，“他的言语真实可靠。他会进行各种试验，将变成地上爬行的各种生物，变成湍急的洪流和熊熊燃烧的大火”。[1]

希望得到普罗透斯教诲的生命旅者必须“紧紧地抓住他苦苦地恳求”，最后他才将呈现出适当的样子。但是这位诡计多端的神从来不会向提问者透露出他的智慧的全部内容。他只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这些内容可能重要，也可能琐碎，这依提出的问题而定。

> 当太阳移动到天空的中央，高高在上时，这位言语可靠的海洋老人常常会从海水中出现，他乘着西风，被暗黑的海浪覆盖着。当他出来后，会在一个洞穴里躺下睡觉。一群海豹（它们是海洋美丽的女儿们）围在他身边陪伴，它们从灰白色的海水中被偷来，所呼出的是深海的苦涩气味。[2]

希腊国王梅内莱厄斯（Menelaus）在这位海洋老人的女儿的引导下来到这个荒凉的洞穴，并从她那里得到迫使这位神给出好解答的方法，仅仅为了了解自己的困境的秘密并一探朋友们的下落。这位神如实回答了这些问题。

现代的知识分子认为神话在以原始、笨拙的方式解释自然世界（弗雷泽），它被后世误解为来自史前时期的诗意的幻想（穆勒），是在塑造个体时使之适应群体的寓言性知识库（涂尔干），是体现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始欲求的群体梦境（荣格），是人类进行最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洞察的传统工具（库马拉斯瓦米），是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启示（教会）。神话是所有这一切。各种各样的评判取决于判断者的视角。因为当我们不是从它是什么的角度，而是从它如何发挥作用，在过去如何为人类服务以及如今如何为人类服务的角度来仔细审视时，神话证明它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服从于个体、种族和时代的困扰与需求。

神话、膜拜与冥想的作用

个体的生命形式一定只是人类整体形象的局部和扭曲。个体被局限为男性或女性。在生命中的某个时期，他被局限为儿童、青年、成人或老人。此外，他的人生角色一定拥有某项专长，如手艺人、商人、仆人、小偷、祭司、领袖、妻子、修女或娼妓，他不可能担任所有

角色。因此人类的完整性不在于单独的成员，而在于完整的社会体，个体只是其中的一个器官。他从群体中获得了生活技能、用于思考的语言、使自己获得成功的观念，不断变化的社会构成了个人身体的基因的一部分。如果他擅自在行为、思想或感受上脱离群体，那么他就切断了与存在之源的联系。

部落的出生仪式、成人仪式、婚礼、葬礼、就职仪式等都旨在将个体的人生关键时刻和重要行为转化为典型的非个人的形式。它们告诉个体，他不是这个个人或那个个人，而是战士、新娘、寡妇、祭司或酋长，同时向社群的其他成员复述了各个原型阶段的古老经验和教训。所有人根据阶层和个人功能来参加仪式。整个社会成为了一个可见的不朽的单元。一代一代的个体出生又死去，就像生命体中令人无法分清的细胞，但那持久、永恒的形式会保留下来。视野的扩大使人们得以拥抱这个超个体，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得到了提升、丰富、支持和扩展。然而他所扮演的平凡角色是人类固有的美好的节日形象，这个潜在的、存在于他内心的形象必然受到抑制。

社会责任将节日中展现的经验和教训延续到日常生活中，个体依然被证明是有效的。相反，冷漠、反感或放逐会破坏这种给予生命的连接。从社会单位的立足点来看，脱离联系的个体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废物。反之人们可以老老实实地说，他们扮演着某种角色——无论那是祭司、娼妓、女王还是奴隶。

成人仪式和就职仪式通常会教授这样的道理：个体与群体本质上是一体性的，而周期性的节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由于个体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因此部落或城市，乃至整个人类，都只是宇宙中巨大有机体的一个方面。

人们习惯于把周期性节日说成是土著试图控制大自然的努力。这是一种歪曲。人类的每个行为都包含着很多控制的意愿，尤其是那些被认为用来祈雨、治病或抑制洪水的巫术仪式。然而所有宗教仪式的（与黑魔法相反）主要动机是顺应不可避免的命运，在周期性节日中，这个动机尤其明显。

在记载中，还没有哪种部落仪式是试图避免冬天的降临的，相反，所有仪式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社群和大自然一起忍受可怕的寒冷季节。春天，仪式并不会试图迫使大自然立即为贫乏的社群提供玉米、豆子和南瓜。相反，仪式要求所有人投入大自然季节性的劳作中。一年四季的循环中既有艰难的时期，也有快乐的时期，它受到人们的赞美，被描绘成为人类持续不断的生命轮回。

在接受神话教导的社群中有许多这种延续性的其他象征形式。例如，美洲的狩猎部落普遍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半人半神。这些祖先不仅是氏族的人类成员，也是氏族以其命名的动物

物种，因此海狸部落的人类成员是海狸有血缘关系的堂兄弟姐们。部落的人类成员是海狸的保护者，反过来也从海狸那里学到了动物智慧以保护自己。再举一个例子，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纳瓦霍人的泥盖木屋是依据纳瓦霍人心目中的宇宙来修建的。木屋的入口朝向东面，八个面代表了四个方向和方向之间的点。每一根横梁和托梁相当于包容大地与天空的大泥盖木屋中的每一个要素。由于人类灵魂本身被认为在形式上与宇宙相同，因此泥盖木屋象征着人与宇宙的和谐，它提醒人们神秘的完美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然后还存在另外一种与社会责任和祭礼这种方式相反的方式。从责任的立足点来看，遭到社群放逐的人毫无价值。然而，放逐正是探索的第一步。所有一切都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可以从内心寻找并发现它。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并不重要，它们只是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穿着一段时间的戏服。戏服中人的形象不会和服装发生混淆。我们或许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是20世纪的孩子、是西方人、是文明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善良正直或邪恶有罪。然而这类称呼并不能说明我们是怎样一个人，它们只表示地理、出生日期和收入等的偶然情况。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存在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中世纪圣徒的禁欲主义、印度的瑜伽修行、希腊化时期的神秘启蒙以及东西方的古代哲学都是将个人意识的重点从服装上转移开的技术。初步冥想会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然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促使他探索核心。“我不是那，也不是那，”他沉思着，“不是我的母亲或刚死去的儿子，不是我患病或衰老的身体，不是我的手臂、眼睛和头，不是所有这一切的总和。我不是我的感受、我的思想，不是我的直觉力。”通过这样的冥想，他被推动着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最终突破深不可测的认识。没有人会从这种体验中倒退回来，严肃地思考自己是美国社会某某小镇的某某先生，责任在渐渐消失。某某先生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傲慢，他变得沉默而超然。

这就是水仙那耳喀索斯（Narcissus）看向水潭中的阶段，也是佛陀坐在树下沉思的阶段，但这不是最终目标。它只是一个必需的步骤，但不是终点。它的目的不是看到本质，而是意识到个体就是本质。然后个体便可以作为本质在世界上自由漫游了。此外，世界也是由那种本质构成的。人本身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其实是一体的。因此分离和退隐不再是必要的。无论英雄在什么地方漫游，无论他做什么，他永远都在自己的本质面前，因为他具有能够看见本质的完美眼睛。人与他的本质不再分离。因此，就像社会参与最终会使人认识到所有一切都在个体中一样，放逐同样能够使英雄认识到自我在一切之中。

集中在这个中心点上，自私或利他主义的问题便消失了。个体在法则中失去了他自己，在与宇宙全部意义的同一性中获得了重生。宇宙被他创造出来，宇宙是为他而创造的。“哦，穆罕默德，”上帝说，“如果没有你，我便不会创造天空。”

今天的英雄

确实，所有这些观点与当代的观点都相去甚远，因为自决的人民的民主理想、电力驱动的机器的出现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显著改变了人类生活，以至于长期继承下来的、永恒的象征符号的宇宙崩溃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预言性地通报了这个时代的来临：“众神皆死。”[3] 这个故事被人们熟知，讲述它的方式有很多种。它是现代的英雄周期的故事，是人类走向成熟的奇妙故事。在不可避免的强大打击下，过去的符咒、传统的束缚变得支离破碎。神话的梦境之网消失了，心灵对完全清醒的意识敞开。现代人从古代的愚昧无知中产生，像破茧而出的蝴蝶，又像从夜晚母亲的子宫中升起的太阳。

众神不仅没有躲开望远镜和显微镜搜索的隐秘地方，他们曾经支持的那种社会也不复存在。社会单位不是宗教内容的载体，而是一个经济政治组织。它的理想不是僧侣哑剧的理想，即让尘世的人看到天堂的形式，而是世俗的理想，不断努力争取物质上的优势和资源。被梦境束缚在神话范围中的孤立社会不再存在，除了那些作为将要被开发的地区之外。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古代人类的仪式、道德和艺术遗产的最终残余正在全面衰减。

因此今天人类的问题与相对稳定时期的人类的问题正相反，在相对稳定的时期，神话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如今它们被视为谎言。在那时所有的意义都在于群体，在于各种无个性特征的形式，而不在于自我表现的个体。如今所有的意义都不在于群体，不在于世界，全部在于个人。然而这种意义是绝对无意识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在推动着自己。人类心灵中有意识区域与无意识区域之间的沟通线被彻底切断了，我们已经一分为二。

如今英雄需要完成的功绩不是伽利略那个年代的英雄功绩。当时的黑暗之处，现在是光明的；但同样地，当时的光明之处，现在是黑暗的。现代英雄的使命是，再次给灵魂的失落的亚特兰提斯带来光明。

显而易见，这个使命不能通过倒退或放弃现代革命的成就来实现，因为如果不赋予现代世界精神上的重要性，那么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或者如果不能通过当代生活条件使人们有可能实现完全的成熟，那么这个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相同的原则）。确实，这些条件本身使得古代的方式变得无效、具有误导性，甚至有害。如今的社区是地球，而不是有边界的国家，因此过去有助于协调内群体的有计划的侵略，现在会使内群体分裂成不同的帮派。以国旗作为图腾的国家观念如今强化了婴幼儿时期的自我，而不是消除婴幼儿时期的状态。它在拙劣地模仿仪式，所服务的是固守不放者，即恶龙般暴君的目的，而不是服务于毫无利己之心的上帝的目的。许许多多这类反邪教的圣徒（也就是爱国者，到处都是他们和国旗悬挂在一起的照片，他们的照片被作为了官方的图标）正是当地阈限的看守者

（我们的粘头发魔鬼），他们是英雄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因为它们与小部分人的动机有关，成为了自鸣得意的宣传工具（在西方宗教的影响下，最近佛教甚至也发生了这样的堕落）。世俗国家的普遍胜利将所有宗教组织置于一种次要的，最终也是无用的地位，宗教哑剧如今只不过是周日早晨一种假装虔诚的典礼。而商业道德和爱国主义才是日常的精神指南。这种假装的虔诚不是世界所需要的，相反，整个社会秩序必须发生转变，这样透过世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行为，我们便能以某种方式有意识地认识到普遍的神性，这是所有人内心都固有的并且它对每一个人发挥着作用。

这并非意识本身能够完成的任务。意识不能预测或控制当天晚上的梦，更不能创造或预测有效的象征符号。社会秩序的改变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过程，它不仅发生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而且发生在最近整个地球所转变成的巨大战场上。我们正在看着撞岩的可怕撞击，灵魂必须从撞岩之间通过，我们不认同它的任何一面。

但有一件事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就是当出现新的象征符号时，它将在世界各个地区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地区的生活环境、种族和传统必然以有效的形式被混合在其中。因此人类有必要明白并且要有能力领悟到，救赎之道可以通过各种象征符号来揭示。《吠陀经》写道：“真理只有一个，圣人用各种不同名字称呼它。”人类合唱团的各种演绎方法都反映了同一首歌。因此对某一种局部方法的广泛宣传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种威胁恐吓。成为人类的方法是学会识别至高无上的神的容貌，无论他具有什么样的人类面孔。

有了这样的认识，至于现代英雄的任务的具体方向是什么，我们便得到了的最后一条线索，并且可以开始发现所有继承而来的宗教信条崩溃瓦解的真实原因。引力的中心，也就是奥秘与危险范围的中心已经发生了转移。对于远古时代的狩猎人类来说，剑齿虎、猛犸象和其他较少见的动物是主要的异类，它们既是危险之源，也是食物来源。当时人类的任务是与这些生物共享原始的大自然，因此他们的重要问题是在心理上与这个任务联系起来。由此发生了无意识的认同并最终导致了神话中有意识的半人半神的祖先图腾的出现。动物成为了人类的导师。表面上的模仿行为，比如今天只出现在儿童游戏场（或疯人院）的模仿行为，能够有效地消除人类的自私自利，实现团结凝聚的社会。与之类似，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的氏族会把情感聚集在植物上，将种植、收获这类生活仪式等同于人类的生殖、出生和发展成熟的过程。然而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最终都会被纳入社会控制之下。因此有教益的神奇故事的领域转移到了天空，人类上演了有关神圣的月亮国王、太阳国王、僧侣的行星国家和调节世界的天体的象征性节日的伟大哑剧。

如今所有这些神秘事物都失去了作用，我们的心灵对它们的象征物不再感兴趣。一切存

在为之服务且人类自身必须服从的宇宙法则的概念早已经过了古老占星术所代表的早期的神秘阶段，如今人们只是以机械的方式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西方科学研究从天上发展到了地上（从17世纪的天文学到19世纪的生物学），如今，科学的焦点是人类本身（20世纪的人类学和心理学）。这种发展标志着人类所好奇的事物的焦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最重要的奥秘不是动物世界，不是植物世界，不是天体的奇迹，而是人类自己。人类成为了异类，利己主义的力量必须屈服于他。通过这个异类，利己主义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将复活。社会也将根据这个异类的形象来加以改造。然而人类不是作为“我”而是作为“你”来被理解的：因为氏族、种族，洲、社会阶层或世纪的理想与世俗制度都不会成为衡量无穷无尽、多种多样的神圣存在的标准，这种神圣的存在就是我们所有人内在的生命。

现代的英雄，也就是敢于听从召唤并寻找存在的宅邸的现代人，与我们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他们不能也一定不要等着社会摆脱傲慢、恐惧、被合理化的贪婪和被神圣化的误解。尼采说：“抓紧生活，就像期限已到。”不是社会引导并拯救了具有创造性的英雄，而是正相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受最重要的考验——在救世主陷入绝望的沉默时，而不是在他的宗族获得巨大胜利的荣耀时刻，背负起救世主的十字架。



图84　地出（摄影，绕月轨道，1968年）

附录　神话与宗教故事人物谱

阿庇斯

Apis【埃及】力量与丰产之神，拥有牛的外形

阿波罗

Apollo【希腊】太阳神，奥林波斯十二神之一

阿布沙罗斯

Apsarases【印度】婆罗门教女神，善歌舞

阿多尼斯

Adonis【希腊】自然之神

阿耳忒弥斯

Artemis【希腊】月亮女神、狩猎女神，奥林波斯十二神之一

阿佛洛狄忒

Aphrodite【希腊】爱与美之神，丰饶女神，奥林波斯十二神之一

阿喀琉斯

Achilles【希腊】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半神英雄

阿克泰翁

Actaeon【希腊】猎手，农神阿里斯泰俄斯（Aristaeus）的儿子

阿里阿德涅

Ariadne【希腊】迈诺斯王的女儿，温柔多情的童贞女

阿难尊者

Ananda【佛教】释迦摩尼的十大弟子之一

阿努纳奇

Anunnaki【苏美尔】阴间的一群神灵

阿瑞斯

Ares【希腊】战神，奥林波斯十二神之一

阿斯塔耳忒

Astarte【希腊】丰产女神，罗马人将其与阿佛洛狄忒混同

阿提斯

Attis【希腊】佛律葵亚主宰自然界之神

阿札曼

Kamar al-Zaman【阿拉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英俊的王子

埃德舒

Edshu【西非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恶作剧之神

埃利刻

Erlik【西伯利亚】冥界之王

埃梅尔

Emer【爱尔兰】库丘林的妻子

埃涅阿斯

Aeneas【罗马/希腊】特洛伊英雄，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儿子

安普

Anpu/Anubis【埃及】死亡和葬礼之神

奥德修斯

Odysseus【希腊】利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的英雄

奥丁

Othin/Odin【北欧】阿萨神族的至高神

奥西里斯

Osiris【埃及】死亡与生命之神

巴巴

Papa【毛利】大地母亲，相当于希腊的盖亚（Gaia）、苏美尔人的基（Ki）

贝雅特丽齐

Beatrice【意大利】《神曲》中的重要出场人物之一，但丁的恋人

彼得

Peter【基督教】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波塞冬

Poseidon【希腊】海神，奥林波斯十二神之一

布杜尔

Budur【阿拉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美丽的公主

布伦希尔德

Brynhild【北欧】日耳曼神话中的女战士

参孙

Samson【基督教】被赋予神力的犹太人士师

达芙妮

Daphne【希腊】纽斯河之女，月桂女神

大力罗摩

Balarama【印度】奎师那的哥哥

大雄

Mahāvīra【耆那教】印度教派最近的先知兼救世主

代达罗斯

Daedalus【希腊】艺术家兼工匠，设计并建造弥诺陶洛斯的迷宫的人

但以理

Daniel【基督教】先知

狄安娜

Diana【罗马】相当于希腊的阿耳忒弥斯

狄俄尼索斯

Dionysos【希腊】酒神，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一

蒂尔

Tyr【北欧】战神

俄狄浦斯

Oedipus【希腊】弑父娶母的悲剧人物

俄耳甫斯

Orpheus【希腊】佛律葵亚的歌手，河神俄阿格洛斯和卡利俄珀的儿子

莪相

Ossian【凯尔特】古爱尔兰战士和诗人

厄拉托

Erato【希腊】司爱情诗的缪斯

埃列什吉伽尔

Ereshkigal【苏美尔】大地女王，伊南娜的姐姐

厄洛斯

Eros【希腊】爱与欲望之神，相当于经典神话中的丘比特（Cupid）

恩基

Enki【巴比伦】水神和智慧之神

恩利尔

Enlil【巴比伦】空气之神

法厄同

Phaethon【希腊】光明之神，福玻斯的儿子

梵天

Brahmā【印度】创造之神

芬恩·麦克库尔

Finn MacCool【凯尔特】“芬尼亚勇士”杰出的领袖，莪相的父亲

弗尔戈尔

Forgall【爱尔兰】埃梅尔的父亲

弗雷

Frey【北欧】丰饶、兴旺、爱情、和平之神

弗雷娅

Freya【北欧】繁育之神

伏羲

Fu Hsi【中国】天帝

福玻斯

Phoebus【希腊】太阳神

福纳斯

Faunus【罗马】森林之神，相当于希腊的潘

刚沙

Kans【印度】奎师那残忍的舅舅

歌利亚

Goliath【希伯来/基督教】巨人，被大卫杀死

格雷琴

Gretchen【德国】《浮士德》中人物，浮士德的恋人

古伽兰那

Gugalanna【苏美尔】伊南娜姐姐的丈夫

顾戴

Kudai【西伯利亚】黑鞑靼人至高无上的神

观世音菩萨

Avalokitesvara【佛教】西方三圣中的一尊，慈悲和智慧的象征

哈索尔

Hathor【埃及】母爱与幸运女神

海伦

Helen【希腊】人间最漂亮的女人，引发了特洛伊之战

海姆达尔

Heimdallr【北欧】光之神、破晓之神

海尤瑞

Hai-uri【南部非洲】霍屯督人（Hot-tentots）的鬼怪

何露斯

Horus【埃及】天空与王权之神，奥西里斯的儿子

赫耳墨斯

Hermes【希腊】商业之神、旅者之神，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一

赫拉克勒斯

Herakles【希腊】大力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儿子，相当于罗马的赫耳枯勒斯（Hercules）

赫马佛洛狄忒斯

Hermaphrodite【希腊】阴阳神，赫耳墨斯和阿佛洛狄忒的孩子

华奈摩伊宁

Väinämöinen【芬兰】《卡勒瓦拉》中的英雄

荒岛王子

Lonesome Isle【爱尔兰西部】年轻的勇士

黄帝

Huang Ti【中国】五帝之首

火井夫人

Tubber Tintye【爱尔兰西部】荒岛王子寻找的女王，也作火井女王

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王朝乌鲁克国的英雄

吉祥天女

Lakṣ mī【印度】幸福与财富女神

鹡鸰

Uzume【日本】黎明与欢笑女神

迦索

Ghazur【阿拉伯】国王，布杜尔公主的

父亲

金刚总持

Vajra-Dhara【佛教】三世一切诸佛的总身

卡里德薇

Caridwen【威尔士】诗歌与文学女神

卡莉

Kālī【印度】黑色的地球母亲，时间的征服者，丰产女神，湿婆的妻子

卡辛巴

Kyazimba【东非】瓦恰卡部落传说人物

科阿特立库

Coatlicue【阿兹特克】大地之母

科荷勒姆

Khnemu【印度】创造、水域之神

克隆那斯

Kronos【希腊】农神，众神的父亲

库柏勒

Cybele【希腊/罗马】佛律葵亚的女神，母神，相当于罗马的玛格那玛特。

库勒伏

Kullervo【芬兰】《卡勒瓦拉》中的英雄

库丘林

Cuchulainn【爱尔兰】勇士

奎师那

Kṛṣṇa【印度】宇宙之王毗湿奴的化身

拉伊奥斯

Laius【希腊】俄狄浦斯的父亲

兰奇

Rangi【毛利】天空父亲，相当于希腊的乌拉诺斯（Ouranos）、苏美尔人的安（An）

勒明卡伊宁

Lemminkainen【芬兰】《卡勒瓦拉》中的英雄

罗得

Rode【基督教】摩押人和亚扪人的始祖

洛基

Loki【北欧】恶作剧之神，火神

马杜克

Marduk【巴比伦】太阳神

马里德斯

Marids【阿拉伯】非常危险强大的一类神怪

玛胡伊卡

Mahu-ika【毛利/波利尼西亚】火的守护神

玛拉

Kāma-Māra【佛教】爱与死亡之神

玛利亚

Mary【基督教】耶稣的生母

迈诺斯王

Minos【希腊】克里特岛国王，宙斯的儿子

毛利

Maori【南罗得西亚】创世神

毛伊

Maui【波利尼西亚】半人半神的英雄

梅菲斯特

Mephistopheles【德国】《浮士德》中的男性引路人

梅蒙娜

Maymunah【阿拉伯】恶魔之女，神怪之王阿迪米里亚特（AL-Dimiryat）的女儿

美狄亚

Medea【希腊】伊阿宋的妻子，著名的悲剧人物

美杜莎

Medusa【希腊】蛇发女妖

弥诺陶洛斯

Minotaur【希腊】牛怪，帕西法厄之子

弥特剌斯

Mithra【古代印度-伊拉克】光明和善行之神

米克特兰堤库特里

Mictlantecutli【阿兹特克】死神，也作阿卡纳瓦卡特（Aculnahuácatl）/佐特默克（Tzontémos）

密涅瓦

Minerva【罗马】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的雅典娜

敏

Min【埃及】生育神

缪斯

Muses【希腊】一群司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

摩西

Moses【埃及/基督教】先知，犹太人的民族领袖

墨丘利

Mercury【罗马】相当于希腊的赫耳墨斯

穆罕默德

Mohammed/Muhammad【伊斯兰教】先知

那耳喀索斯

Narcissus【希腊】水仙

那伊阿得

Naiads【希腊】水泽神女

南纳

Nanna【巴比伦】月亮神

内施

Neith【埃及】战争、狩猎、编织和智慧神

宁舒布尔

Ninshubur【苏美尔】伊南娜的信使

欧罗巴

Europa【希腊】迈诺斯王的母亲

欧律狄刻

Eurydice【希腊】俄耳甫斯的妻子

帕尔瓦蒂

Pārvatī【印度】雪山女神

帕加那

Pajana【西伯利亚】黑鞑靼人的造物主

帕西法厄

Pasiphae【希腊】王后，迈诺斯王的妻子，被波塞冬唆使和海中出生的公牛结合

潘

Pan【希腊】牧神，外型是山羊与人的结合

毗湿奴

Viṣṇu【印度】守护之神，宇宙之神

珀耳修斯

Perseus【希腊】杀死美杜莎的英雄，宙斯的儿子

菩提达摩

Bodhidharma【佛教】佛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希腊】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走火种送给人类，给人类带来了光明

普罗透斯

Proteus【希腊】海神

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北欧】屠龙英雄

乔达摩·释迦牟尼/悉达多

Gautama Sakyamuni/Siddhartha【印度/佛教】佛教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佛陀

萨尔贡

Sargon【巴比伦】女神伊什塔尔的副摄政者

萨克蒂

Sakti【印度】湿婆神的妻子

塞姬

Psyche【希腊】爱神厄洛斯的妻子

塞壬

Sirens【希腊】人首鸟身的海妖，常用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

赛特

Set【埃及】战神，风暴之神，沙漠之神，奥西里斯的弟弟

沙里曼

Shahriman【阿拉伯】国王，阿札曼王子的父亲

神农

Shen Nung【中国】炎帝，五谷王

圣玛莎

Saint Martha【法国】杀死恶龙塔拉斯各（Tarasque）的英雄

湿婆神

iva【印度】毁灭之神

水爷爷

Dyedushka Vodyanoy【俄罗斯】水怪

水之母

Water-Mother【芬兰】《卡勒瓦拉》中创世之母

苏特

Surt【北欧】火巨人，火之神

苏耶妲

Sujata【佛教】给予乔达摩乳糜的牧女

塔奥罗

Ta'aroa【卡巴拉教】宇宙的创造者

昙梵陀利

Dhanvantari【印度】众神的医生毗湿奴的一个化身

坦木兹

Tammuz【巴比伦】植物之神，伊什塔尔的丈夫

特拉佐蒂奥托

Tlazolteotl【阿兹特克】净化女神

特斯卡特利波卡

Tezcatlipoca【阿兹特克】英雄

提娃妲

Devatas【印度】女神

提修斯

Theseus【希腊】杀死弥诺陶洛斯的英雄

提亚马特

Tiamat【巴比伦】混沌母神

天照大神

Amaterasu【日本】太阳女神

托尔

Thor【北欧】雷神，奥丁的长子

托特

Thoth【埃及】智慧之神，拥有朱鹮首男人身或狒狒形象

威利

Vili【北欧】奥丁的兄弟，与奥丁和维共同推翻了伊米尔的统治

维

Ve【北欧】奥丁的兄弟，与奥丁和威利共同推翻了伊米尔的统治

维达尔

Vidarr【北欧】森林与和平之神

维耳比乌斯

Virbius【罗马】森林与狩猎之神

维吉尔

Virgil【意大利】《神曲》中的引路人

维拉科查

Viracocha【印加帝国】宇宙之父、创世神

维纳斯

Venus【罗马】爱神，相当于希腊神话的阿佛洛狄忒

沃坦

Wotan【北欧】众神之父

乌戈

Ukko【芬兰】创世神

西尔瓦努斯

Sylvanus【罗马】森林守护神

西缅

Symeon【基督教】以色列西缅支派的祖先

西王母

Hsi Wang Mu【中国道教】尊称王母娘娘，所有女仙及天地间一切阴气的首领

希杜丽萨比图

Siduri-Sabitu【巴比伦】伊什塔尔的化身

希律王

Herod【基督教】施行恶政、固执与自我的极端象征

须佐之男

Susanowo【日本】风暴神，天照大神的弟弟

雅各

James【基督教】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亚伯拉罕

Abraham【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先知

亚瑟王

Arthur Pendragon【凯尔特】古不列颠传奇国王

亚图姆

Atum【埃及】太阳神

耶和华

Yahweh【基督教】至高、全能、公义、

圣洁、信实、慈爱的神

伊阿宋

Jason【希腊】用计谋夺取金羊毛的英雄

伊拉特

Ilat【南阿拉伯】女性太阳神

伊林艾托乔

Yryn-ai-tojon【西伯利亚】雅库特人神话中的主神

伊米尔

Ymir【北欧】始祖巨人

伊南娜

Inanna【苏美尔】天空女王，爱神、智慧之神、战争之神、生育和欲望之神

伊什塔尔

Ishtar【巴比伦】自然与丰收女神，相当于苏美尔人的伊南娜

伊西斯

Isis【埃及】守护死者的女神，生命与健康之神，奥西里斯的妻子

伊邪那美

Izanami【日本】伊邪那岐的妹妹和妻子

伊邪那岐

Izanagi【日本】原始的万物之父

以利户

Elihu【基督教】约伯的朋友

易卜劣斯

Iblis【伊斯兰教】恶魔，堕落天使的首领

易尔马里宁

Ilmarinen【芬兰】《卡勒瓦拉》中的英雄

因陀罗

Indra【印度】司雷雨的主神，天空之王，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约伯

Job【基督教】先知

约翰

John【基督教】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约卡斯塔

Jocasta【希腊】俄狄浦斯的母亲

约拿

Jonah【基督教】先知

旃陀罗笈多

Candragupta【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建者

朱庇特

Jupiter/Jove【罗马】天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

注释

1949年版前言

1 Sigmund Freud,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et al.,Standard Edition, XXI;London:Hogarth Press,1961),pp.44-45.(Orig.1927.)

2 Rg Veda:1.164.46.

开场 单一神话

1 Clement Wood, Dreams:*Their Mean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New York:Green-berg,1931),p.124.作者说（p.viii）：“书中梦的素材主要来自每周别人发给我的1 000多个梦，它们都是我进行研究分析的素材，与我每天为全国各家报纸写的专题文章有关。同时它们也成为了我在开私人诊所时曾收集并分析过的梦的补充。”与那些主题为梦境分析的标准著作中所呈现的大多数梦相比，这篇对弗洛伊德的通俗介绍中的梦来自未接受过治疗的人。他们非常坦率，毫无保留。

2 Géza Róheim,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s, No.69,New York,1943),pp.17-25.

3 D.T.Burlingham,"Die Einfühlung des Kleinkindes in die Mutter,"Imago, XXI, p.429;cited by Géza Róheim, War, *Crime and the Covenan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pathology, Monograph Series* , No.1,Monticello, NY,1945),p.1.

4 Róheim, *War, Crime and the Covenant* , p.3.

5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Standard Edition, IV;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53),p.262.(Orig.1900.)

6 Freu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 III:"The Transformations of Puberty"(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Standard Edition, VII;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53),p.208.(Orig.1905.)

7 Sophocles, *Oedipus Tyrannus* , pp.981-83.

8 Wood, op.cit.,pp.92-93.

9 A.van Gennep, *Les rites de passage* (Paris,1909).

10 Géza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5),p.178.

11 C.G.Jung,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translated by R.F.C.Hull, *Collected Works* , vol.5,N ew York and London,2nd ed.,1967),par.585.(Orig.1911-12,*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 tra nslated by Beatrice M.Hinkle as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1916.Revised by Jung,1952.)

12 Harold Peake and Herbert John Fleure, *The Way of the Sea and Merchant Venturers in Bro nze*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29 and 1931).

13 Leo Frobenius, *Das unbekannte Afrika* (Munich:Oskar Beck,1923),pp.10-11.

14 Ovid, *Metamorphoses* , VIII,132 ff.;IX,736 ff.

15 T.S.Eliot, *The Waste Land*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London:Faber and Fa ber,1922),pp.340-45.

16 Arnold J.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vol.VI, pp.169-75.

17 "Forms or images of a collective nature which occur practically all over the earth asconstit uents of myths and at the same time as autochthonous, individual products of unconscious origin"(C.G. Jung,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Collected Works, vol.11;New York and London,1958],par.88.Orig.w ritten in English,1937.See also his *Psychological Types* , index.)

18 Jung,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 par.89.

19 Friedrich Nietzsche, *Human, All Too Human* , vol.I, p.13;cited by Jung, *Psychologyand Re ligion* , par.89,n.17.

20 Adolph Bastian, *Ethnische Elementargedanken in der Lehre vom Menschen* , Berlin,1895, vol.I, p.ix.

21 Franz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11),pp.104,155,228.

22 James G.Frazer, *The Golden Bough* , one-volume edition, p.386.Copyright 1922 by the Ma

cmillan Company and used with their permission.

23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Standard Edition, V,pp.350-51.

24 Jung,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 par.89.

25 这是吉扎·罗海姆翻译的一个澳大利亚阿兰达术语"altjiranga mitjina"，指的是在一个被称为"altjiranga nakala"的时期游走于世界的一位虚构的祖先。"altjira"的的含义有三个：（a）梦；（b）祖先，出现在梦境中的生物；（c）故事。（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p.210-11）.

26 Frederick Pierce, *Dreams and Personality* (Copyright 1931 by D.Appleton and Co.,publishers),pp.108-9.

27 Words written over the Gate of Hell:

Per me si va nella città dolente,

Per me si va nell'eterno dolore,

Per me si va tra la Perduta Gente.

—Dante,"Inferno,"III,1-3.

The translation is by Charles Eliot Norton, *The Divine Comedy of Dante Alighieri* (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2)；this and the other quotations listed in footnotes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28 Katha Upanißad,3-14.(Unless otherwise noted, my quotations of the *Upanishads* will be taken from Robert Ernest Hume, *The Thirteen Principal Upanishads, Translated from the Sanskri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

《奥义书》是印度哲学文献的一个类别，内容涉及人类和宇宙的本质，它构成了正统哲学思辨的晚期部分。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世纪。

29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Random House, Inc.),p.239.

30　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 (translated by Ingram Bywater, with a preface by Gilbert Murr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0),pp.14-16.

31　Robinson Jeffers, *Roan Stallion* (New York:Horace Liveright,1925),p.20.

32　Euripides, *Bacchae* , p.1017(translated by Gilbert Murray).

33　Euripides, *The Cretans,* frg.475,ap.Porphyry, *De abstinentia* , IV, p.19,trans.Gilbert Murray.See discussion of this verse by Jane Harrison, *Prolegomena to a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478-500.

34　Ovid, *Metamorphoses* , XV,165-67,184-85(translation by Frank Justus Mill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35　Bhagavad Gita,2:18(translation by Swami Nikhilananda, New York,1944).

36　“单一神话”这个词出自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New York:Viking Press, Inc.,1939*），p.581.

37　Virgil, *Aeneid* , VI, p.892.

38　Greatly abridged from *Jataka* , Introduction, i,pp.58-75(translated by Henry Clarke Warr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3],[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896],pp.56-87),and the *Lalitavistara* as rendered by Ananda K.Coomaraswamy, *Buddha and the Gospel of Buddhism*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16),pp.24-38.

39　Exodus,19:3-5.

40　Louis Ginzberg, *The Legends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11),vol.III, pp.90-94.

41　目前这本书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历史探讨。这项任务留给了现在正处于准备中的一部作品。（这里提到的作品就是坎贝尔的四卷作品《神的面具》[The Masks of God]——原版编者注）本书涉及比较研究，不是起源研究。它的目的是展示神话本身以及圣人提出的解释和应用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相似性。

42　Translated by Dom Ansgar Nelson, O.S.B.,*in The Soul Afire*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44),p.303.

43 Quoted by Epiphanius, *Adversus haereses* , xxvi,3.

44 参阅本书p.25的内容。

45 这是受到佛陀保护的蛇，出现在佛陀得道后第五个星期。

46 Alice C.Fletcher, *The Hako:A Pawnee Ceremony* (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part 2;Washington, DC,1904),pp.243-44.

波尼族大祭司这样对弗莱彻小姐（Miss Fletcher）解释仪式中被崇拜的神祇："在创世时应该会有一些法力较小的神。由于伟大的太阳神（Tirawa-atius）不能靠近人类，人类看不到、感觉不到他，因此允许法力较小的神出现，他们介于人和太阳神之间"（ibid.,p.27）.

47 See Ananda K.Coomaraswamy,"Symbolism of the Dome,"*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 vol.XIV, No.1(March 1938).

48 John,6:55.

49 *Ibid* .,10:9.

50 *Ibid* .,6:56.

51 Koran,5:108.

52 Heraclitus, fragment 102.

53 Heraclitus, fragment 46.

54 William Blake,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Proverbs of Hell."

55 Leo Frobenius, *Und Afrika sprach* (Berlin:Vita, Deutsches Verlagshaus,1912),pp.243-45.可以与《散文埃达》（*Prose Edda* ）"Skaldskaparmal"第一篇中对奥丁神（沃坦）惊人相似的描述进行对比。（"Scandinavian Classics,"vol.V, New York,1929,p.96）。可以和耶和华的命令进行对比（Exodus,32:27）："你们每个人把刀挂在身边，在营地里出出进进，从这扇门到那扇门，每个人杀他的兄弟，杀他的同伴，杀他的邻居。"

第一部分　英雄的历险

01　启程

1 *Grimm's Fairy Tales* , No.1,"The Frog King."

2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Standard Edition, VI;orig.1901).

3 Evelyn Underhill, Mysticism, *A Study i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E.P.Dutton and Co.,1911),Part II,"The Mystic Way,"Chapter II,"The Awakening of the Self."

4 Sigmund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Standard Edition, XVI;London:Hogarth Press,1963),pp.396-97(orig.1916-17).

5 Malory, *Le Morte d'Arthur* , I,p.xix.追逐公鹿和看到“搜索声野兽”标志着与寻找圣杯有关的神秘事件的开始。

6 George A.Dorsey and Alfred L.Kroeber, *Traditions of the Arapaho* (Chicago:Field Columbia Museum, Publication 81,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V;1903),p.300.Reprinted in Stith Thompson's *Tale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Cambridge, MA,1929),p.128.

7 C.G.Jung, *Psychology and Alchemy* (Collected Works, vol.12;New York and London,1953), pars.71,73.(Orig.1935.)

8 Wilhelm Stekel, *Die Sprache des Traumes* (Wiesbaden:Verlag von J.F.Bergmann,1911),p.352.斯泰克尔博士指出血红色光的闪烁与肺结核病人咳血的想法有关。

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from Henry Clarke Warren, *Buddhismin Translations*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3)(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896),pp.56-57.

10 Proverbs,1:24-27,32.

11 "Spiritual books occasionally quote[this]Latin saying which has terrified more thanone soul"(Ernest Dimnet, *The Art of Thinking* ,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Inc.,1929,pp.203-4).

12 Francis Thompson, *The Hound of Heaven* (Portland, ME:Thomas B.Mosher,1908),opening lines.

13 Ibid.,conclusion.

14 Ovid, *Metamorphoses* , I,pp.504-53(translation by Frank Justus Mill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5　参阅本书pp.2-3的内容。

16　Jung, *Psychology and Alchemy* , pars.58,62.

17　*Grimm's Fairy Tales* , No.50.

18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 Richard F.Burton translation(Bombay,1885),vol.I, pp.164-67.

19　Genesis,19:26.

20　Werner Zirus, Ahasverus, *der ewige Jude* (Stoff-und Motiv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6,Berlin and Leipzig,1930),p.1.

21　参阅本书p.46的内容。

22　See Otto Rank, *Art and Artist* , translated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43),pp.40-41："如果将神经症患者与创造性艺术家进行比较，显然前者冲动的生活受到了过度核查……两者都与普通人存在根本的差异，普通人接纳自己原本的样子，而这两者倾向于发挥他们的意志力来重新塑造自己。然而他们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这种自愿的自我重塑过程中，神经症患者没有超越具有破坏性的初步工作，因此无法将整个创造过程与他自己分离，把它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抽象形式。创造性艺术家则会重新创造自己，由此产生了意识形态上构建而成的自我。对艺术家而言，自我能够把创造性意志力从自己转移到这个人的意识形态表征上，因此使自我具有了客观性。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局限于个体自己的，不仅在于它建设性的方面，也在于它破坏性的方面。这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创造性工作都会经历"神经症"性质的病态危机。

23　Abridged from Burton, *op.cit* .,vol.III, pp.213-28.

24　Bruno Gutmann, *Volksbuch der Wadschagga* (Leipzig,1914),p.144.

25　Washington Matthews, *Navaho Legend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vol.V, New York,1897),p.109.

有关英雄历险的纳瓦霍象征，参见Jeff King, Maud Oakes, and Joseph Campbell, *Where the Two Came to Their Father:A Navaho War Ceremonial* , Bollingen Series I,2nd ed.,(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p.33-49;Joseph Campbell, *The Inner Reaches of Outer Space:Myth as Metaphor and as Religion* (Novato, CA:New World Library,2002),pp.63-70;and Joseph Campbel

l,"The Spirit Land,"*Mythos:The Shaping of Our Modern Tradition* (Silver Spring, MD:Acorn Media ,2007)—Ed.]

26 Dante,"Paradiso,"XXXIII,12-21(translation by Charles Eliot Norton, op.cit.,vol.III, p.252;quoted by permission of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ublishers).

27 See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translated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26-28),vol.I, p.144."Supposing,"adds Spengler,"that Napoleon himself, as'empirical person,'had fallen at Marengo—then that which he *signified* would have been actualized in some other form."在英雄做出划时代行为期间，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他失去了个性，化身成为文化过程的推动力；"between himself as a fact and the other facts there is a harmony of metaphysical rhythm"(*ibid* .,p.142).This corresponds to Thomas Carlyle's idea of the Hero King, as"Ableman"(*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 Lecture VI).

28 在希腊化时代，赫耳墨斯和托特的融合成了赫耳墨斯魔法护神（即“伟大的三次赫耳墨斯”）的形象，它被认为是所有艺术的庇护者和老师，特别是炼金术。“密闭地”密封曲颈瓶（其中放置了神秘的金属）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与神话领域相媲美的突出力量的特殊领域；在它之中的金属经历了奇怪的变形，这象征着超自然监护下的灵魂。赫耳墨斯是启蒙的古老奥秘的主人，代表神圣智慧的下降到世界，也代表了神圣的救世主的化身（see pp.299-303）。（See C.G.Jung, *Psychology and Alchemy* , part III,"Religious Ideas in Alchemy."[Orig.1936.]For the retort, see par.338.For Hermes Trismegistus, see par.173 and index, s.v.）

29 Wilhelm Stekel, *Die Sprache des Traumes* , pp.70-71.

30 *Ibid* .,p.71.

31 Koran,37:158.

32 Adapted from Burton, *op.cit* .,vol.III, pp.223-30.

33 与梦境中的蛇（第52页）进行比较。

34 Leonhard S.Schultze, *Aus Namaland und Kalahari* (Jena,1907),p.392.

35 *Ibid* .,pp.404,448.

36 David Clement Scott, *A Cyclopaedic Dictionary of the Mang'anja Language Spoken in British Central Africa* (Edinburgh,1892),p.97.

与下面这个21岁男孩的梦境进行比较："一天晚上我梦到了一只脚。我以为它躺在地上，却没有料到被它绊倒了。它看起来和我的脚的形状相同。这只脚突然跳起来，开始追赶我。我好像是跳出了窗户，跑过院子来到街上，我尽可能地快跑。我想我跑到了伍利奇（Woolwich），它突然追上了我并摇晃我，我醒了。我梦到过这只脚好几次了。"这个男孩听说他的那个身为水手的父亲在海中出了事故，磕坏了他的脚踝。（C.W.Kimmins, *Children's Dreams, An Unexplored Land* ,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37,p.107）.

弗洛伊德认为："脚是古老的性象征，甚至出现在神话中。"（*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 p.155）.我们应该注意，俄狄浦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肿胀的脚"。

37　Compare V.J.Mansikka, in Hastings'*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 vol.IV, p.628;article"Demons and Spirits(Slavic)."几位权威学者所写的一组文章被收集在上述书中"恶魔与精灵"的标题之下（分别探讨了非洲人、大洋洲人种、亚述-巴比伦人种、佛教徒、凯尔特人、中国人、基督教徒、科普特人、希腊人、希伯来人、耆那教徒、日本人、犹太人、伊斯兰教徒、波斯人、罗马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的恶魔与精灵），它们是这一主题很好的入门读物。

38　Ibid.,p.629.可以与罗蕾莱（Lorelei）进行比较。曼西卡（Mansikka）对斯拉夫人森林、田野和水泽精灵的探讨的基础是哈努斯·马沙尔（Hanus Machal）的综合性著作《斯拉夫神话绘图本》（*Nákres slovanského bájeslovi* ）（布拉格，1891年）。在马沙尔的《斯拉夫神话》（*Slavic Mythology* ）中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英文节略本。（*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 vol.III, Boston,1918）.

39　Wilhelm Stekel, *Fortschritte und Technik der Traumdeutung* (Vienna-Leipzig-Bern:Verlag für Medizin, Weidmann und Cie.,1935),p.37.

40　A.R.Rad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pp.175-77.

41　R.H.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Their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1),p.189.

42　*Jataka* ,1:1.Abridged from translation by Eugene Watson Burlingame, *Buddhist Parable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2),pp.32-34.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43　Coomaraswam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57,1944,p.129.

44 *Jataka* ,55:1,272-75.Adapted, with slight abridgment,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Eugene Watson Burlingame, op.cit.,pp.41-44.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Yal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rs.

45 Nicholas of Cusa, De visione Dei,9,11;cited by Ananda K.Coomaraswamy,"On the One and Only Transmigrant"(*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April-June,1944）,p.25.

46 Ovid, *Metamorphoses* , VII, p.62;XV, p.338.

47 参阅本书p.58的内容。

48 Longfellow, *The Song of Hiawatha* , VIII.朗费罗笔下的易洛魁人（Iroquois）酋长海华沙的冒险故事应该属于阿尔冈昆（Algonquin）文化中的英雄兔精（Manabozho）。海华沙是16世纪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49 Leo Frobenius, *Das Zeitalter des Sonnengottes* (Berlin,1904),p.85.

50 Henry Callaway, *Nursery 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Zulus* (London:Trübner,1868),p.331.

51 Ananda K.Coomaraswamy,"Akimcanna:Self-Naughting"（*New Indian Antiquary* , vol.III, Bombay,1940),p.6,note 14,citing and discussing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 I,p.63,3.

52 Sir James G.Frazer, *The Golden Bough* (one-volume edition),pp.347-49.Copyright1922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used with their permission.

53 *Ibid* .,p.280.

54 Duarte Barbosa, *A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East Africa and Malaba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Hakluyt Society,1866),p.172;cited by Frazer, op.cit.,pp.274-75.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Macmillan Company, publishers.

02 启蒙

1 Apuleius, *The Golden Ass* (Modern Library edition),pp.131-41.

2 Knud Leem, *Beskrivelse over Finmarkens Lapper* (Copenhagen,1767),pp.475-78.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ll be found in John Pinkerton,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1808),vol.I, pp.477-78.

3 E.J.Jessen, *Afhandling om de Norske Finners og Lappers Hedenske Religion* , p.31.This work is included in Leem's volume, *op.cit* .,as an appendix with independent pagi-nation.

4 Uno Harva, *Die religiösen Vorstellungen der altaischen V?lker*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No.125,Helsinki,1938),pp.558-59;following G.N.Potanin, *Oˇcerki?everozapodnoy Mongolii* (St.Petersburg,1881),vol.IV, pp.64-65.

5 Géza Róheim,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s, No.69),pp.38-39.

6 *Ibid* .,p.38.

7 *Ibid* .,p.51.

8 Underhill, *op.cit* .,Part II, Chapter III.Compare p.42,note 3.

9 Wilhelm Stekel, *Fortschritte und Technik der Traumdeutung* , p.124.

10 *Svedenborgs Dr?mmar* ,1774,"Jemte andra hans anteckningar efter original-handskrifter meddelade af G.E.Klemming"(Stockholm,1859),quoted in Ignaz Je?ower, *Das Buch der Tr?ume* (Berlin:Ernst Rowohlt Verlag,1928),p.97.

11 Je?ower, *op.cit* .,p.166.

12 Plutarch, *Themistocles* ,26;Je?ower, op.cit.,p.18.

13 Stekel, *Fortschritte und Technik der Traumdeutung* , p.150.

14 *Ibid* .,p.153.

15 *Ibid* .,p.45.

16 *Ibid* .,p.208.

17 *Ibid* .,p.216.

18 *Ibid* .,p.224.

19 *Ibid* .,p.159.

20 *Ibid* .,p.21.

21 Stekel, *Die Sprache des Traumes* , p.200.See also Heinrich Zimmer, *The King and the Corpse* , ed.J.Campbell(New York:Bollingen Series,1948),pp.171-72;also D.L.Coomaraswamy,"The Perilous Bridge of Welf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

22 Stekel, *Die Sprache des Traumes* , p.287.

23 *Ibid* .,p.286.

24 Koran,2:214.

25 S.N.Kramer, *Sumerian Mytholog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Memoirs, vol.XXI;Philadelphia,1944),pp.86-93.苏美尔神话对西方而言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圣经传说的来源（由圣经传说产生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且对异教的凯尔特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和德国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26 Jeremiah Curtin, *Myths and Folk Lore of Ireland*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90),pp.101-6.

27 参阅本书pp.52-53的内容。

28 Ovid, *Metamorphoses* , III,138-252.

29 Cf.J.C.Flügel, *The Psycho Analytic Study of the Family*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No.3,4th edition;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31),chapters 12 and 13.

福卢格尔（Flügel）教授说：“一方面思想、精神或灵魂的概念与父亲或男性概念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另一方面，身体或物质的概念（materia—属于母亲）与母亲或女性主义的概念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与母亲有关的情感和情绪压抑（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论中）引发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人类身体、地球和整个物质宇宙采取的不信任、蔑视、厌恶或敌对的态度。同时还有存在着一种抬高并过度强调精神要素的倾向，无论精神要素是人类的还是万物的。哲学中很多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之所以对很多人具有吸引力，可能是因为这种厌恶母亲的反应的升华，而更教条式的、更狭隘的唯物主义形式可能代表了回归到最初与母亲相关的被压抑的情感。”（*ibid* .,p.145,note 2）.

30 *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 ,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wami Nikhilananda(New York,1942),p.9.

31　*Ibid* .,pp.21-22.

32　Standish H.O'Grady, *Silva Gadelica* (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892),vol.II, pp.370-72.Variant versions will be found in Chaucer's *Canterbury Tales* ,"The Tale of the Wyf of Bathe";in Gower's *Tale of Florent* ;in the mid-fifteenth-century poem, *The Weddynge of Sir Gawen and Dame Ragnell* ;and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ballad, *The Marriage of Sir Gawaine* .See W.F.Bryan and Germaine Dempster, *Sources and Analogues of Chaucer's Canterbury Tales* (Chicago,1941).

33　Guido Guinicelli di Magnano(1230-75?),"Of the Gentle Heart,"translation by Dante Gabriel Rossetti, *Dante and His Circle* (London:Ellis and White, edition of 1874),p.291.

34　Antiphons for the Feast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August 15),at Vespers:from the Roman Missal.

35　*Hamlet* , Act I, scene ii, ll.129-37.

36　Sophocles, *Oedipus Coloneus* ,1615-17.

37　Shankaracharya, *Vivekachudamani* , pp.396 and 414,translated by Swami Madhavananda(Mayavati,1932).

38　Jacobus de Voragine, *The Golden Legend* , LXXVI,"Saint Petronilla, Virgin."(Compare the tale of Daphne, pp.50-51.)后来的教会不愿认为圣彼得生过一个孩子，因此把佩德罗尼拉说成是他的受监护者。（Chicago,1941）.

39　*Ibid* .,CXVII.

40　Gustave Flaubert, *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La reine de Saba)* .

41　Cotton Mather,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 (Boston,1693),p.63.

42　Jonathan Edwards,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Boston,1742).

43　Coomaraswamy, *The Dance of Siva* (New York,1917),pp.56-66.

44　Zimmer, *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 pp.151-75.

45　圣线是印度三个高种姓（即所谓的再生）的成员穿戴的一条棉线。圣线经过头部和右手臂，搭在左肩上，再经过身体达到右臀部（胸部和背部）。这象征着再生者的重生。圣

线本身代表的阈限或太阳门，所以再生者同时居住在时间和永恒中。

46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syllable, see p.228.

47　Matthews, *op.cit* .,pp.110-13.

48　Ovid, *Metamorphoses* , II(adapted from Miller:Loeb Library).

49　Kimmins, *op.cit* .,p.22.

50　Wood, *op.cit* .,pp.218-19.

51　W.Lloyd Warner, *A Black Civi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and Brothers,1937), pp.260-85.

52　Géza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p.72-73.

53　Koran,4:116,4:117.

54　Sir Baldwin Spencer and F.J.Gillen, *The Arunta* (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7),vol.I, pp.201-3.

55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p.49 ff.

56　*Ibid* .,p.75.

57　*Ibid* .,p.227,citing R.and C.Berndt,"A Preliminary Report of Field Work in the Ooldea Region, Western South Australia,"*Oceania* XII(1942),p.323.

58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p.227-28,citing D.Bates, *The Passing of the Aborigines* (1939),pp.41-43.

59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231.

60　R.H.Mathews,"The Walloonggura Ceremony,"*Queensland Geographical Journal* , N.S.,XV(1899-1900),p.70;cited by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232.

61　K.Langloh Parker, *The Euahlayi Tribe* ,1905,pp.72-73;cited by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232.

62　John Layard, *Stone Men of Malekula* (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42).

63　W.F.J.Knight, in his *Cumaean Gates* (Oxford:B.Blackwell,1936).

64　W.J.Perry, *The Children of the Sun* (New York:E.P.Dutton and Co.,1923).

65　Jane Harrison, *Themis: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Greek Religion* (2nd revise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7).

66　这是坎贝尔曾多次谈到的问题，这点在一篇名为"神话起源"（Mythogenesis）的文章中尤其突出，它发表于*The Flight of the Wild Gander* (third edition;Novato, CA:New World Library,2001)。

67　Euripides, *The Bacchae* ,526 f.

68　Aeschylus, Figure 57(Nauck);cited by Jane Harrison(Themis, p.61)in her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the bull-roarer in classical and Australian rites of initiation.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of the bull-roarer, see Andrew Lang, *Custom and Myth* (2nd revised edition;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1885),pp.29-44.

69　All of these are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at length by Sir James G.Frazer in *The Golden Bough* .

70　Epistles to the Hebrews,9:13-14.

71　Le P.A.Capus des Pères-Blancs,"Contes, chants et proverbes des Basumbwa dansl'Afrique Orientale,"*Zeitschrift für afrikanische und oceanische Sprachen* .Vol.III(Berlin,1897),pp.363-64.

72　Koran,10:31.

73　参阅本书p.57的内容。

74　参阅本书pp.36-37的内容。巴桑布瓦人（伟大酋长死神的故事）和瓦萨加人（凯亚津巴的故事）都是东非人；约鲁巴人（埃德舒的故事）则居住在西海岸殖民地尼日利亚。

75　Koran,6:59,6:60.

76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2:7.

77 Ovid, *Metamorphoses* , VIII, pp.618-724.

78 Koran,2:115.

79 Katha Upani?ad,3:12.

80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77.

81 Book of Job,40:7-14.

82 *Ibid* .,42:5-6.

83 *Ibid* .,42:16-17.

84 Leon Stein,"Hassidic Music,"*The Chicago Jewish Forum* , vol.II, No.1(Fall 1943),p.16.

85 *Pranja Paramita Hridaya Sutra*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XLIX, Part II, p.148;also, p.154.

86 *Vajracchedika* ("The Diamond Cutter"),17;ibid.,p.134.

87 Compare p.73.

88 *AmitayurDhyana Sutra* ,19;"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XLIX, Part II, pp.182-83.

89 "To men I am Hermes;to women I appear as Aphrodite:I bear the emblems of bothmy parents"(*Anthologia Graeca ad Fidem Codices* , vol.II).

"One part of him is his sire's, all else he has of his mother"(Martial, *Epigrams* ,4,174;Loeb Library, vol.II, p.501).

奥维德对赫马佛洛狄忒斯的描述出现在*the Metamorphoses* , IV, pp.288 ff.

赫马佛洛狄忒斯的许多经典形象被流传至今。See Hugh Hampton Young, *Genital Abnormalities, Hermaphroditism, and Related Adrenal Diseases* (Baltimore:Williams and Wilkins,1937),Chapter I,"Hermaphroditism in Literature and Art."

90 Plato, *Symposium* ,178.

91 Book of Genesis,1:27.

92　*Midrash* , commentary on Genesis, Rabbah 8:1.

93　参阅本书p.74的内容。

94　参阅本书pp.245-248的内容。

95　与詹姆斯·乔伊斯的这段话进行比较："在天国的天道中……不再有婚姻，不再有获得荣耀的人，也就是雌雄同体的天使。"（*Ulysses* , Modern Library edition, p.210）.

96　Sophocles, *Oedipus Tyrannus* .See also Ovid, *Metamorphoses* , III, pp.324 ff.,511,and 516 .For other examples of the hermaphrodite as priest, god, or seer, see Herodotus,4,67(Rawlinson edition, vol.III, pp.46-47);Theophrastus, *Characteres* ,16.10-11;and J.Pinkerton's *Voyage and Travels* , Chapter 8,p.427,"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by Alexander Hamilton.These are cited by Young, *op.cit* .,pp.2 and 9.

97　See Zimmer, *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 Figure 70.

98　参阅本书的图34.

99　See B.Spencer and F.J.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London,1899),p.263;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p.164-65.阴茎下切口会形成人造的、类似于雌雄同体人的那种尿道下裂。(See the portrait of the hermaphrodite Marie Angé,in Young, *op.cit* .,p.20.)

100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94.

101　*Ibid* .,pp.218-19.

102　与以下法藏比丘菩萨的形象进行比较："他的口中吐出比檀香木更香的芳香。他的所有毛孔散发出莲花的香味。对每个人来说他都是令人愉快、亲切美好的，他天生具有鲜艳丰富的色彩。一些美好的印记装饰着他的身体，他的毛孔和手掌中冒出各种花形的宝贵装饰，还冒出香气、花环、油膏、雨伞、旗帜以及各种乐器奏出的音乐。从他的手掌中还流出各种菜肴、饮料、食物、糖果和各种可喜之物。"（*The Larger Sukhavati Vyuha* ,10,"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XLIX, Part II, pp.26-27).

103　Róheim, War, *Crime, and the Covenant* , p.57.

104　*Ibid* .,pp.48-68.

105　First Book of Samuel,17:26.

106　Koran,4:104.

107　"For hatred does not cease by hatred at any time:hatred ceases by love, this is an oldrule"(from the Buddhist *Dhammapada* ,1:5,"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X, Part I, p.5;translation by F.Max Müller).

108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6:27-36.

109　Reprinted by Professor Robert Phillips,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Its Problems* ,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41,and by Dr.Karl Menninger, Love *Against Hate* ,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42,p.211.

110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22:37-40;Mark,12:28-34;Luke,10:25-37.据说耶稣曾委派他的使者去"向万国万民传播福音"（《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但不是去迫害和掠夺，也不是用"世俗的武器"去对付那些不听教诲的人。"我派你们作为羊进入狼群，因此你们要像蛇一样聪明，像鸽子一样无害。"（*ibid* .,10:16）.

111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7:1.

112　"And as troops of robbers wait for a man, so the company of priests murder in theway of consent……They make the king glad with their wickedness, and the princes with their lies"(Hosea,6:9;7:3）.

113　Menninger, *op.cit* .,pp.195-196.

114　Swami Nikhilananda, *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 , New York,1941,p.559.

115　Rumi, *Mathnawi* ,2.2525.

116　"The Hymn of the Final Precepts of the Great Saint and Bodhisattva Milarepa"(c.a.d.1051-1135),from the *JetsünKahbum* , or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Jetsün-Milarepa, according to Lama Kazi Dawa-Samdup's English rendering, edited by W.Y.Evans-Wentz, *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8),p.285.

117　"The Hymn of the Yogic Precepts of Milarepa,"*ibid* .,p.273.

118　Evans-Wentz,"Hymn of Milarepa in praise of his teacher,"p.137.

119　《奥义书》也常常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也就是"这个自我把自己给予那个自我，那

个自我把自己给予这个自我。这样他们获得了彼此。他以这种形式得到了那边的世界，以那种形式体验到了这个世界”（*Aitareya Aranyaka* ,2.3.7）.伊斯兰教的神秘教派也出现了这个观点：“30年来超凡的神是我的镜子，现在我是我自己的镜子，也就是我不再是过去的我，超凡的神是他自己的镜子。我说我是我自己的镜子，神用我的舌头说话，而我消失了。”（Bayazid, as cited in *The Legacy of Islam* , T.W.Arnold and A.Guillaume, editors, Oxford Press,1931，p.216）.

120 "I came forth from Bayazid-ness as a snake from its skin.Then I looked.I saw thatlover, beloved, and love are one, for in the world of unity all can be one"(Bayazid, *loc.cit* .）.

121 Book of Hosea,6:1-3.

122 Bhadaranyaka Upaniad,1.4.3.See p.239.

123 Ananda K.Coomaraswamy, *Hinduism and Buddhism* (New York: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no date),p.63.

124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Standard Edition, XVIII;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55).See also Karl Menninger, *Love against Hate* , p.262.

125 Vajracchedika S?tra,32;see"Sacred Books of the East,"*op.cit* .,p.144.

126 The smaller Praj?aparamita Hdaya Sutra;*ibid* .,p.153.

127 “永生不死之物与终有一死之物和谐地相混合，因为它们既不是一体的，也不是分离的。”（Ashvaghosha）.

库马拉斯瓦米博士在引用这些文字时写道：“以下的格言非常有力地表达了这个观点‘罪恶即智慧，成为的领域也是涅槃’。”（Ananda K.Coomaraswamy, *Buddha and the Gospel of Buddhism* ,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16，p.245）.

128 Bhagavad G?ta,6:29，6:31.

这代表了伊夫林·恩德希尔（Evelyn Underhill）所说的“神秘方式的目标：真正统一的生活：神圣繁殖力的状态：神化的完美实现。”（*op.cit* .,passim）.然而恩德希尔像汤因比教授一样（见11页），犯了一个普遍的错误，认为这是基督教特有的理想。萨尔莫尼（Salmony）教授写道：“可以肯定地说，到目前为止自作主张的需要歪曲了西方的判断。”（Alfred Salmony,"Die Rassenfrage in der Indienforschung,"*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8，Berlin,1926，p.534

）.

129 Coomaraswamy, *Hinduism and Buddhism* , p.74.

130 See E.T.C.Werner,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 (Shanghai,1932),p.163.

131 See 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New York,1906).See also Daisetz Teitaro Suzuki, *Essays in Zen Buddhism* (London,1927),and Lafcadio Hearn, *Japan* (New York,1904).[See also Campbell's exploration of the symbolism of the tea ceremony in *Myths of Light:Eastern Metaphors of the Eternal* , edited by David Kudler(Novato, CA:New World Library,2003),pp.133-36.—Ed.]

132 Morris Edward Opler, *Myths and Tales of the Jicarilla Apache Indian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vol.XXXI,1938),p.110.

133 和本书p.13的内容比较。

134 参阅本书p.98的内容。

135 参阅本书p.97的内容。

136 See Zimmer, *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 pp.210-14.

137 Compare the drum of creation in the hand of the Hindu Dancing Siva, p.108.

138 Curtin, *op.cit* .,pp.106-7.

139 See Melanie Klein, *The Psycho Analysis of Children* ,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No.27(1937).

140 Róheim, *War, Crime, and the Covenant* , pp.137-38.

141 Róheim,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 , p.50.

142 *Ibid* .,pp.48-50.

143 *Ibid* .,p.50.Compare 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the Siberian shaman(see p.82),drawingcoals out of the fire with his bare hands and beating his legs with an ax.

144 See Frazer's discussion of the external soul, op.cit.,pp.667-91.

145 *Ibid* .,p.671.

146 Pierce, Dreams and Personality, p.298.

147 "The Descent of the Sun,"in F.W.Bain, *A Digit of the Moon* (New York:G.P.Putnam's Sons ,1910),pp.213-325.

148 Róheim, *The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 p.237.这个护身符就是那个年轻人的图腾祖先，被称为丘闰伽（tjurunga）。年轻人在接受割礼时得到了另一个丘闰伽，代表他的母性图腾祖先。在更早的时候，在他出生时，人们会在他的摇篮里放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丘闰伽。牛吼器是丘闰伽的变形。罗海姆博士写道："丘闰伽是有形的替代品，在中部澳大利亚的信仰中，与之最密切相关的超自然存在物是土著们无形的替代品……像丘闰伽一样，这些超自然存在物被称为它们所保护的真正人类的替身。"（*ibid* .,p.98）.

149 Book of Isaiah,66:10-12.

150 Ginzberg, *op.cit* .,vol.I, pp.20,26-30.See the extensive notes on the Messianic ban-quet in Ginzberg, vol.V, pp.43-46.

151 Dante,"Paradiso,"II,1-9.Translation by Norton, *op.cit* .,vol.III, p.10;bypermission of th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ublishers.

152 Ramayana, I,45,Mahabharata, I,18,Matsya Purana,249-51,and many other texts.See Zimmer, *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 pp.105 ff.

153 Marco Pallis, *Peaks and Lamas* (4th edition;London:Cassell and Co.,1946),p.324.

154 *Shri Chakra Sambhara Tantra* , translated from the Tibetan by Lama Kazi Dawa-Samdup, edited by Sir John Woodroffe(pseudonym Arthur Avalon),Volume VII of"Tantric Texts"(London,1919),p.41."万一有人怀疑这些形象化神祇的神性，"文章继续写道，"人们应该说，'这位女神只是肉体的回忆，'要记住是神祇形成了道路。"（loc.cit.）.For a word about Tantra, see p.95 and pp.145-47(Tantric Buddhism）.

155 Compare, e.g.,C.G.Jung,"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orig.1934;Collected Works, vol.9,part i;New York and London,1959).

福卢格尔写道，"或许有很多人还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准人形的天父是超智能的现实，尽管这类天父的纯精神起源已经变得很明显。"(*The Psycho Analytic Study of the Family* , p.

236).

156 "Paradiso,"XXXIII,82 ff.

157 参阅本书p.151的内容。

158 J.F.Stimson, *The Legends of Maui and Tahaki* (Bernice P.Bishop Museum Bulletin, No.127;Honolulu,1934),pp.19-21.

159 Bruno Meissner,"Ein altbabylonisches Fragment des Gilgamosepos,"*Mitteilungender vorderasiatischen Gesellschaft* , VII,1;Berlin,1902,p.9.

160 See, for instance, the Katha Upani Sad,1:21,23-25.

161 The above rendering is based on P.Jensen, *Assyrischbabylonische Mythen und Epen* (Kellinschriftliche Bibliothek, VI, I;Berlin,1900),pp.116-273.The verses quoted ap-pear on pp.223,251,251-53.Jensen's version is a line-for-line translation of the prin-cipal extant text, an Assyrian version from King Ashurbanipal's library(668-626 b.C.).Fragments of the very much older Babylonian version (see p.158)and still more ancient Sumerian original(third millennium b.C.)have also been discovered and deciphered.

162 Ko Hung(also known as Pao Pu Tzu),*Nei P'ien* , Chapter VII(translation quotedfrom Obed Simon Johnson, *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 , Shanghai,1928,p.63).

葛洪还发明了其他几种有趣的配方，有一种能让身体感到“非常轻松舒适”，另一种能赋予人在水上行走的能力。若想了解葛洪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请参阅Alfred Forke,"Ko Hung, der Philosoph und Alchimist,"*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 XLI,1-2(Berlin,1932),pp.115-26.

163 Herbert A.Giles,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and Shanghai,1898),p.372.

164 一条密宗格言。

165 Lao Tze, *Tao Teh Ching* ,16(translation by Dwight Goddard, *Laotzu's Tao and Wu Wei* , New York,1919,p.18).Compare p.131.

166 "Paradiso,"XXXIII,49-57(translation by Norton, *op.cit* .,vol.III, pp.253-54,byper-mission of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ublishers).

167　Kena Upani Sad,1:3(translation by Swami Sharvananda;Sri Ramakrishna Math, Mylapore, Madras,1932).

168　Poetic Edda,"Hovamol,"139(translation by Henry Adams Bellows, The Ameri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 New York,1923).

169　*Jataka* , Introduction, i,75(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from Henry Clarke Warr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3],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896,pp.82-83).

03　回归

1　*Visn￡u Purana,23;Bhagavata Pura￡a,10:51;Harìvansha,114* .The above is based on the rendering by Heinrich Zimmer, *Maya, der indische Mythos* (Stuttgart and Berlin,1936),pp.89-99.

与非洲的埃德舒、世界魔术师奎师那、波利尼西亚魔术师毛伊比较。

2　"Taliesin,"translated by Lady Charlotte Guest in The *Mabinogion* (Everyman's Library, No.97,pp.263-64).

3　See Gertrude Schoepperle, *Tristan and Isolt: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the Romance* ,(London and Frankfurt-am-Main,1913).

4　Harva, *op.cit* .,pp.543-44;quoting"Pervyi buryatsii?aman Morgon-Kara,"*Isvestiya Vostocno Siberskago Otdela Russkago Geograficeskago Obscestva* , XI,1-2(Irkutsk,1880),pp.87 ff.

5　John White,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Maori, His Mythology and Traditions* (Wellington,1886-89),vol.II, pp.167-71.

6　*Grimm's Fairy Tales* , No.79.

7　C.G.Ju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New York,1939),p.59.

8　See Apollonios of Rhodes, *Argonautika* :the flight is recounted in Book IV.

9　*Kojiki* ,"Records of Ancient Matters"(a.d.712),adap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C.H.Chamberlai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 vol.X, Supplement(Yokohama,1882),pp.24-28.

10　Jaiminiya Upanisad Brahmana,3.28.5.

11 Frobenius, *Das Zeitalter des Sonnengottes* , pp.85-87.

12 Tomobe-no-Yasutaka, *Shinto Shoden Kuju* .

13 *Shinto Gobusho* .

14 Izawa-Nagahide, *Shinto Ameno Nubokono Ki* .

15 Ichijo-Kaneyoshi, *Nihonshoki Sanso* .

16 Urabe-no-Kanekuni.

17 All of the quotations above will be found in Genchi Kato, *What Is Shinto* ?(Tokyo:Maruzen Company Ltd.,1935);see also Lafcadio Hearn, *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04).

18 *Kojiki* , after Chamberlain, op.cit.,pp.52-59.

19 Kramer, *op.cit* .,pp.87,95.The conclusion of the poem, this valuable document ofthe sources of the myths and the symbols of our civilization, is forever lost.

20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26:51;Gospel According to Mark,14:47;Gospel According to John,18:10.

21 Mandukya Upanisad,5.

22 Washington Irving, *The Sketch Book* ,"Rip van Winkle."

23 Book of Genesis,5.

24 Curtin, *op.cit* .,pp.332-33.

25 From Sir James G.Frazer, The Golden Bough, one-volume edition, pp.593-94.Copyright 1922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used with their permission.

26 *Ibid* .,pp.594-95.By permission of the Macmillan Company, publishers.

27 Adapted from Burton, *op.cit* .,III, pp.231-56.

28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17:1-9.

29　在彼得立即提出的、将不可言喻的显圣之处变成石头地基的计划中（甚至在显圣时就宣布），我们能感觉到喜剧性观念的成分。仅仅在六天前，耶稣曾对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堂建在这块石头上，"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觉察不到上帝的意思，但能觉察到人的意思。"（Matthew,16:18,23）.

30　Bhagavad Gita,11;1:45-46;2:9.From the translation by Swami Nikhilananda(New York,1944).

31　Brhadaranyaka Upanisad,1.1.1:translated by Swami Madhavananda(Mayavati,1934).

32　Robinson Jeffers, *Cawdor* , p.116.Copyright 1928 by Robinson Jeffers.Reprinted bypermis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33　*Summa contra Gentiles* , I,5,par.3.

34　Kena Upanisad,2:3.

35　Bhagavad Gita,11:53-55.

36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16:25.

37　Shankaracharya, *Vivekachudamani* ,542 and 555.

38　Bhagavad Git A,2:22-24.

39　*Ibid* .,3:19 and 3:30.

40　"Taliesin,"*op.cit* .,pp.264-74.

41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8:58.

42　Ovid, *Metamorphoses* , XV,252-55.

43　*Grimm's Fairy Tales* , No.50,"Little Briar-rose"(better known as"Sleeping Beauty");conclusion.

04　解答

1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matter, see my Commentary to the Pantheon Books edition of *Grimm'*

s *Fairy Tales* (New York,1944),pp.846-56.[This commentary is also available as part of Campbell's collection of essays, *The Flight of the Wild Gander* , pp.1-19.—Ed.]

2 Psalm XLI,2-4;Douay.

3 See the Catholic Daily Missal under"Holy Saturday."The above is abridged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Dom Gaspar Lefebvre, O.S.B.,published in this country by the E.M.Lohmann Co.,Saint Paul, MN.[At the time of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of this volume, of course, the Catholic Mass would have been entirely spoken and sung in Latin.—Ed.]

4 在印度，上帝的力量（萨克蒂）是以女性的形象出现的，并被视为上帝的伴侣；而以现代社会的惯例，天恩具有相似的象征。

5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3:3-5.

第二部分　宇宙创世的周期

05　产生

1 See C.G.Jung,"On Psychic Energy"(orig.1928,*Collected Works* , vol.8),entitled in its earliest draft"The Theory of the Libido."

2 See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3 Freud, *Moses and Monotheism* ,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Standard Edition, XXIII,1964).(Orig.1939.)

4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17:21.

5 参阅本书p.168的内容。

6 参阅本书p.78的内容。

7 参阅本书pp.71-74的内容。

8 参阅本书p.74的内容。

9 Fernando de Alva Ixtlilxochitl, *Historia de la Nación Chichimeca* (1608),Capítulo I(published in Lord Kingsborough's *Antiquities of Mexico* , London,1830-48,vol.IX, p.205;also by Alfredo C

havero, *Obras Históricas de Alva Ixtlilxochitl* , Mexico,1891-92,vol.II, pp.21-22).

10 Hastings'*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 vol.V, p.375.

11 See Mrs.Sinclair Stevenson, *The Heart of Jai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5),pp.272-78.

12 See Maukya Upanisad,3-6.

13 Maukya Upanisad,8-12.[For Campbell's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sacred syllable AUM, see *Myths of Light* , pp.33-35.—Ed.]

14 Maukya Upanisad,7.

15 *Ha idra zuta* , Zohar, iii,288a.Compare p.155.

16 *Ha idra rabba qadisha* , xi,212-14 and 233,translation by S.L.Mac Gregor Mathers, *The Kabbalah Unveiled* (London: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Company, Ltd.,1887),pp.134-35 and 137.

17 *Summa contra Gentiles* , I.i.

18 参阅本书pp.19-22的内容。

19 Johannes C.Anderson, *Maori Life in Aotea* (Christchurch[New Zealand],no date[1907?]),p.127.

20 See *The Vedantasara of Sadananda* ,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Sanskrit Text, and Comments, by Swami Nikhilananda(Mayavati,1931).

21 Translated from Richard Wilhelm, *Chinesische M?rchen* (Jena: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21),pp.29-31.

22 Rev.Richard Taylor, *Te ika a Maui, or New Zealand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1855),pp.14-15.

23 The little circle underneath the main portion of Figure 59.Compare the Chinese Taoor *yinyang* ;see p.131.

24 Kenneth P.Emory,"The Tuamotuan Creation Charts by Paiore,"*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

ociety , vol.48,no.1(March 1939),pp.1-29.

25　*Ibid* .,p.12.

26　Chandogya Upanisad,3.19.1-3.

27　A.S.Eddington,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 p.83.Copyright 1928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used with their permission.宇宙之蛋的神话形象还与现代物理学家的大爆炸理论产生了共鸣，大爆炸理论最早由一位比利时罗马天主教神父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itre ）提出。

28　"Entropy always increases."（See Eddington, pp.63 ff.）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它最早由法国科学家萨迪·卡诺（Sadi Carnot）于1824年提出。

29　Kenneth P.Emory,"The Tahitian Account of Creation by Mare,"*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 vol.47,No.2（June 1938）,pp.53-54.

30　E.A.Wallis Budge, *The Gods of the Egyptians* (London,1904),vol.I, pp.282-92.

31　Kalika Pura￡a, I(translated in Heinrich Zimmer, *The King and the Corpse* , edited by Joseph Campbell, The Bollingen Series XI, Pantheon Books,1948,pp.239 ff.).

32　Brhadaranyaka Upanisad,1.4.1-5.Translated by Swami Madhavananda(Mayavati,1934).与前文关于变形逃跑的民间传说进行比较。参阅Cypria　8中，涅墨西斯“厌恶与父亲宙斯相爱”而变成鱼和其他动物逃脱的故事。

33　Muaka Upanisad,2.2.5.

34　Zohar, i,91 b.Quoted by C.G.Ginsburg, *The Kabbalah:Its Doctrines, Development, and Literature* (London,1920),p.116.

35　Taittir?ya Upanisad,3.10.5.

36　美洲西南部的神话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出现的情况，阿尔及尔的卡拜尔柏柏尔人（Kabyl Berber）的创世故事也是如此。See Morris Edward Opler, *Myths and Tales of the Jicarilla Apache Indian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vol.XXXI,1938);and Leo Frobenius and Douglas C.Fox, *African Genesis* (New York,1927),pp.49-50.

37　George Grey, *Polynesian Mythology and Ancient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New Zealand*

Race, as Furnished by Their Priests and Chiefs (London,1855),pp.1-3.

38　Theogony,116 ff.In the Greek version, the mother is not reluctant;she herself supplies the sickle.

39　Compare the Maori polarity of Mahora-nui-a-rangi and Maki, p.232.

40　S.N.Kramer, *op.cit* .,pp.40-41.

41　Prose Edda,"Gylfaginning,"IV-VIII(from the translation by Arthur Gilchrist Brodeur, The Ameri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 New York,1916;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See also Poetic Edda,"Voluspa."

42　"The Epic of Creation,"Tablet IV, lines 35-143,adap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L.W.King, *Babylonian Religion and Myth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and Co.Ltd.,1899),pp.72-78.

43　See Dante,"Paradiso,"XXX-XXXII.这是十字架上为人类开放的玫瑰花。

44　Book of Genesis,3:7.

45　George Bird Grinnell, *Blackfoot Lodge Tales*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2,1916),pp.137-38.

46　J.S.Polack,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New Zealanders* (London,1840),vol.I, p.17.To regard such a tale as a cosmogonic myth would be as inept as to illustrate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with a paragraph from the nursery story"Marienkind"(*Grimm's Fairy Tales* , No.3).

47　Harva, *op.cit* .,p.109,citing S.Kra?eninnikov, *Opisanie Zemli Kamcatki* (St.Petersburg,1819),vol.II, p.101.

48　Harva, *op.cit* .,p.109,citing Potanin, *op.cit* .,vol.II, p.153.

49　P.J.Meier, *Mythen und Erz?hlungen der Küstenbewohner der Gazelle Halbinsel(Neu Pommern)* (Anthropos Bibliothek, Band I, Heft 1,Münster i.W.,1909),pp.15-16.

50　*Ibid* .,pp.59-61.

51　"The universe does not on the whole act as though it were under efficient personal supervis

ion and control.When I hear some hymns, sermons, and prayers taking for granted or asserting with na?ve simplicity that this vast, ruthless cosmos, with all the monstrous accidents which it involves, is a neatly planned and personally conducted tour, I recall the more reasonable hypothesis of an East African tribe.'They say,'reports an observer,'that although God is good and wishes good for everybody, unfortunately he has a half-witted brother who is always interfering with what he does.'That, at least, bears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facts.God's half-witted brother might explain some of life's sickening and insane tragedies which the idea of an omnipotent individual of boundless good will toward every soul most certainly does not explain"(Harry Emerson Fosdick, As I See Religion,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32,pp.53-54).

52 Harva, *op.cit* .,pp.114-15,quoting W.Radloff, *Proben der Volksliteratur der türkischen St?mme SüdSiberians* (St.Petersburg,1866-70),vol.I, p.285.

06 童贞女得子

1 The version quoted here is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W.F.Kirby(Everyman's Library, Nos.259-60).

2 *Kalevala* , Runo I, pp.127-36.

3 *Ibid* .,pp.263-80.

4 *Ibid* .,pp.287-328.

5 *Ibid* .,pp.329-44.

6 Leo Frobenius and Douglas C.Fox, *African Genesis* (New York,1937),pp.215-20.

7 The Gospel of Pseudo-Matthew, Ch.ix.

8 Kingsborough, *op.cit* .,vol.VIII, pp.263-64.

9 Kalidasa, *Kumarasamibhavam* ("The Birth of the War God Kumara").There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Griffith(2nd ed.,London:Trübner and Company,1897).

10 E.E.V.Collocott, *Tales and Poems of Tonga* (Bernice P.Bishop Museum Bulletin, No.46,Honolulu,1928),pp.32-33.

07 英雄的蜕变

1 Giles, *op.cit* .,pp.233-34;Rev.J.Mac Gowan, *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Shanghai,1906),pp.4-5;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08),pp.8-9.

2 Giles, *op.cit* .,p.656;Mac Gowan, *op.cit* .,pp.5-6;Hirth, *op.cit* .,pp.10-12.

3 Giles, *op.cit* .,p.338;Mac Gowan, *op.cit* .,pp.6-8;E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 tori ques de Sema Ts'ien* (Paris,1895-1905),vol.I, pp.25-36.See also John C.Ferguson, *Chinese Mythology* ("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vol.VIII, Boston,1928),pp.27-28,29-31.

4 These three legends appear in the excellent psychological study by Dr.Otto Rank, *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s;New York,1910).A variant of the third appears in the *Gesta Romanorum* , Tale LXXXI.

5 The Charlemagne cycles are exhaustively discussed by Joseph Bédier, *Les légendes épiques* (3rd ed.;Paris,1926).

6 Louis Ginzberg, *The Legends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11),vol.III, pp.90-94.

7 George Bird Grinnell, *Blackfoot Lodge Tales*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2,1916),pp.31-32.

8 Elsie Clews Parsons, *Tewa Tale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XIX,1926),p.193.

9 Adapted from Sister Nivedita and Ananda K.Coomaraswamy, *Myths of the Hindus and Buddhists*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4),pp.221-32.

10 Parsons, *op.cit* .,p.193.

11 "Táin bó Cúalnge"(from the version in the *Book of Leinster* ,62 a-b):edited by Wh.Stokes and E.Windisch, *Irische Texte* (Extraband zu Serie I bis IV;Leipzig,1905),pp.106-17;English translation in Eleanor Hull's *The Cuchullin Saga in Irish Literature* (London,1898),pp.135-37.

12 *Book of Leinster* ,64b-67b(Stokes and Windisch, *op.cit* .,pp.130-69);Hull, *op.cit* .,pp.142-54.

13 From Eleanor Hull, *op.cit* .,p.154;translated from the *Book of Leinster* ,68a(Stokes and Windisch, *op.cit* .,pp.168-71).

14 Hull, *op.cit* .,pp.174-76;from the *Book of Leinster* ,77(Stokes and Windisch, *op.cit* .,pp.368-77).Compare the transfiguration of Krsa, pp.198-201;see also Fig.32.

15 Uno Holmberg(Uno Harva),*Der Baum des Lebens* (Annales Academiae Scientiarum Fennicae, Ser.B, Tom.XVI, No.3;Helsinki,1923),pp.57-59;from N.Gorochov,"Yryn Uolan"(*Izvestia Vostocno Siberskago Otdela I.Russkago Geograficeskago Obscestva* , XV),pp.43 ff.

16 *Kalevala* , III, pp.295-300.

17 Clark Wissler and D.C.Duvall, *Mythology of the Blackfeet Indians*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II, Part I, New York,1909),pp.55-57.Quoted by Thompson, *op.cit* .,pp.111-13.

18 Jacobus de Voragine, *op.cit* .,CIV,"Saint Martha, Virgin."

19 *The Wooing of Emer* , abstrac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Kuno Meyer in E.Hull, op.cit.,pp.57-84.

20 Parsons, *op.cit* .,p.194.

21 Firdausi, *ShahNameh* , translation by James Atkinson(London and New York,1886),p.7.

22 Opler, *op.cit* .,pp.133-34.

23 Adapted from Nivedita and Coomaraswamy, *op.cit* .,pp.236-37.

24 Coomaraswamy, *Hinduism and Buddhism* , pp.6-7.

25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10:34-37.

26 Bhagavad Gita,18:51-53.

27 Antiphons of the nuns, at their consecration as Brides of Christ;from *The Roman Pontifical* .Reprinted in *The Soul Afire* , pp.289-92.

28 Ginzberg, *op.cit* .,vol.I, pp.305-6.By permission of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

ica.

29 Wilhelm Stekel, *Die Sprache des Traumes* , dream no.421.Death here appears, observes Dr.Stekel, in four symbols:the Old Fiddler, the Squinting One, the Old Woman, and the Young Peasant(the Peasant is the Sower and the Reaper).

30 Bernardino de Sahagún,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Nueva Espa?a* (Mexico,1829), Lib.III, Cap.xii-xiv(condensed).The work has been republished by Pedro Robredo(Mexico,1938),vol.I, pp.278-82.

31 Thomas A.Joyce, *Mexican Archaeology* (London,1914),p.46.

32 "Taín bó Regamna,"edited by Stokes and Windisch, *Irische Texte* (zweite Serie, Heft2;Leipzig,1887),pp.241-54.The above is condensed from Hull, op.cit.,pp.103-7.

33 Parsons, *op.cit* .,pp.194-95.

34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from Henry Clarke Warr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3),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896,pp.95-110.

Compare the stages of cosmic emanation, pp.231-32.

08 消解

2 Brhadaranyaka Upanisad,4.3.36-37.

1 Bhagavad Gita,10:20.

3 James Henry Breaste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Egypt*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2),p.275.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Compare the poem of Taliesin, pp.208-9.

4 Franz Boas,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New York,1940),p.514.See pp.82-84.

5 Sahagún, *op.cit* .,Lib.I, Apéndice, Cap.i, ed.Robredo, vol.I, pp.284-86.

6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by E.A.W.Budge:*The Book of the Dead, The Papyrus of Ani, Scribe and Treasurer of the Temples of Egypt, about b.c.1450* (New York,1913).

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om Henry Clarke Warr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 , pp.38-39.

8 Sylvanus G.Morl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aya Hieroglyphics* (57th Bulletin,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Washington, D.C.,1915).Plate 3(facing p.32).

9 *Ibid* .,p.32.

10 The following account is based on the Poetic Edda,"Voluspa,"pp.42 ff.(the verses are quo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Bellows, *op.cit* .,pp.19-20,24),and the Prose Edda,"Gylfaginning,"LI(translation by Brodeur, *op.cit* .,pp.77-81).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 publishers.

11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24:3-36.

后记　神话与社会

1 Odyssey, IV,401,417-18,translation by S.H.Butcher and Andrew Lang(London,1879).

2 *Ibid* .,IV,400-406.

3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 ,1.22.3.[The translation appears to be Campbell's own. —Ed.]

插图注解

图1.美杜莎（意大利罗马的大理石雕像，年代不详），出自罗马的伦大尼尼宫殿（Rondanini Palace）。收藏于慕尼黑古代雕像展览馆（Glyptothek）。照片摘自H.布鲁恩（H.Brunn）和F.布鲁克曼（F.Bruckmann）所著的《希腊与罗马雕塑文物》（*Denkmaler griechischer und romischer Sculptur*），艺术与科学出版社，慕尼黑，1888—1932。

图2.毗湿奴梦到了宇宙（印度石像，400—700年），位于印度中部代奥格尔的达萨瓦塔拉神庙（Dasavatara Temple）中。经由印度考古研究所（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斯瓦米（A.K.Coomaraswamy）女士提供。

图3.西勒尼与酒神的女祭司（黑像式双耳壶，古希腊，西西里岛，公元前500—450年）

于西西里杰拉的一处墓地发现。《古代文物》（Monumenti Antichi），林切伊皇家学会出版，卷17，米兰，1907，图37。

图4.弥诺陶洛斯之战（红色酒樽上的画，古希腊，公元前470年）取材自雅典一座火山口，公元前5世纪。此处提修斯手持一把短剑刺杀弥诺陶洛斯，这是瓶瓮绘画通常的版本。在文献记载中，提修斯是赤手空拳的。《朗贝尔格伯爵所藏希腊花瓶》，亚历山大·德·拉·博尔德解释并出版，巴黎，1813，图30。

图5.神道的火仪式（约瑟夫·坎贝尔拍摄，日本，1956年）（1956年5月21日，坎贝尔参加了一场由一些日本山禁欲主义者在东京举行的仪式。若想更多了解这个仪式，请参阅约瑟夫·坎贝尔所著的《清酒与顿悟》[*Sake and Satori:Asian Journals-Japan*]，加州诺瓦托市，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2，第119—126页——原版编者注）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版权所有（www.jcf.org）。

图6.怪物驯服者（镶嵌的贝壳和青金石，苏美尔人，伊拉克，公元前2650—前2400年）。中间的人物形象可能是吉尔伽美什（这是华美的七弦竖琴发声盒饰板最顶端的音栓，由莱昂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爵士在乌尔所谓的皇家墓穴中发现——编者注）。承蒙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提供。

图7.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印度，片岩雕刻，公元9世纪晚期—公元10世纪早期）。出自印度比哈尔邦格亚区，来自尼斯里和艾丽斯·荷尔马尼克的收藏，承蒙洛杉矶县立艺术博

物馆提供。

图8.宇宙树（蚀刻版画，斯堪的纳维亚，19世纪早期）。理查德·福卡德（Richard Folkard），《植物知识、传说与抒情诗》（*Plant Lore, Legends and Lyrics*，大约*1844*年），模仿芬纳·马格努森（Finnur Magnusson）在《Eddalaeren及其起源》（*Eddalàeren og dens Oprindelse*）第三卷中的"埃达的宇宙树"（1825）。

图9.圆锥形神石（黄金的小瓶子，色雷斯人，保加利亚，公元前4世纪—3世纪）。帕纳久里什泰珍宝的一部分。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市考古博物馆。版权归埃里克·莱辛（Erich Lessing）/纽约艺术资源公司所有。

图10.塞姬走进丘比特的花园（布面油画，英格兰，1903年）。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1849—1917）。版权归英国兰开夏郡普勒斯顿市的哈里斯博物馆和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所有。

图11.变成公牛样子的阿庇斯将已死的人作为奥西里斯运送到阴间（木雕，埃及，公元前700—650年）

取材自大英博物馆的一座埃及棺木。（在本书最初的版本中，坎贝尔追随布奇，错误地将公牛的特性赋予了奥西里斯。阿庇斯是哈索尔的儿子，在前往往生的旅程中保护刚死去的生命。根据爱丁堡大学戴安娜·布朗[Diana Brown]的说法，"顶部的形象象征两块土地的统一，即上埃及的莲花和下埃及的纸沙草。底部的波浪线代表水，有公牛站在上面。在古埃及，天空被认为是一片水，因此阿庇斯公牛正驮着奥西里斯前往天空。公牛被认为等同于创造性的、再生的力量，通过它死者被变成了奥西里斯，超自然的存在体。"）E·A·华理士·布奇（E.A.Wallis Budge）所著的《奥西里斯及埃及复活》（*Osiris and the Egyptian Resurrection*），伦敦菲利普·李·华纳出版社，纽约普特南子孙出版公司，1911年，第1卷，第13页。

图12.变成老鹰的伊西斯在阴间与奥西里斯做伴（石雕，托勒密王朝，埃及，公元1世纪）

鹰形的伊西斯在冥府与奥西里斯的相会。受孕所得之子霍尔斯，对他父亲的复活起着重要作用。取材自丹得拉奥西里斯神宙墙壁的一系列低浮雕，描绘的是该城市每年敬神表演的诸多神秘景象。E·A·华理士·布奇所著的《奥西里斯及埃及复活》，伦敦菲利普·李·华纳出版社，纽约普特南子孙出版公司，1911年，第2卷，第28页。

图13.阿波罗和达芙妮（象牙雕，科普特，埃及，公园5世纪）。意大利拉韦纳拿坡里国立考古博物馆，版权归斯卡拉/纽约艺术资源公司所有。

图14.压垮人的石头，切割人的芦苇（沙画，纳瓦霍族，北美洲，1943年）。（请注意左侧有魔法的羽毛，小小的黑色长方形代表双胞胎，他们被安全地带过了危险地带——编者注）杰夫·金（Jeff King）沙画原作的复制品。来源于莫德·奥克斯（Maude Oakes）和约瑟夫·坎贝尔所著的《找父亲的两个孩子在哪儿》（*Where the Two Came to the Father*：*A Navaho War Ceremonial* ），波林根系列，万神殿图书公司，1943年，图3。

图15.维吉尔引领但丁（牛皮纸墨水画，意大利，14世纪）。但丁和维吉尔进入城墙上站着猫头鹰的堡垒，来源于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地狱”（公元1265—1321年）。版权归法国尚蒂伊孔德博物馆/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所有。

图16.奥德修斯与塞壬（白色细颈长瓶上的彩色图形，希腊，公元前5世纪）。目前被收藏在雅典的中央博物馆里。尤金妮娅·塞勒斯（Eugénie Sellers）“来自埃雷特里亚的三个雅典带柄细颈长瓶”，《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第13卷，1892年，图1。

图17.拿着雷电长矛的太阳神（石灰石石碑，亚述，公元前15—13世纪）。在拉达基雅城（古代的乌加里特）的卫城中被发现。版权归卢浮宫和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所有。

图18.萨杜恩正在吞食他的孩子（石膏油画局部，西班牙，1819年）。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公元1746—1828）。来源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黑暗绘画”系列。版权归埃里希·莱辛/纽约艺术资源公司所有。

图19.手持雷电的阈限守护者（涂漆木雕，日本，1203年）。运庆（公元1223年）的作品。金刚力士（梵语是Vajrapāṇi，“雷电操作者”），巨大的阈限守卫，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大日如来的寺庙）南大门入口的对面，大日如来就是摩诃毗卢遮那。

图20.伊阿宋的归来（红彩陶器，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公元前470年），源于切尔韦泰里被发现的一个花瓶，被认为是杜里斯（Douris）的作品，目前被收藏在罗马的梵蒂冈伊特拉斯坎博物馆。照片由D.安德森拍摄。这种伊阿宋历险的观点并未出现在文献传统中。“这位瓶瓮绘图者似乎以某种奇怪的令人难忘的方式来诉说斩杀龙怪者的正是龙怪的子嗣。他正从他的口中重新诞生出来。”（简·哈里森，《忒弥斯女神：希腊宗教社会起源的研究》[*Themis*：*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Greek Religion*]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7年，第435页。）金羊毛悬吊在树上。英雄的守护神雅典娜由她的猫头鹰伴随着。注意雅典娜所持的羊皮盾上的戈耳工头像（比较图1）

图21.圣安东尼的诱惑（铜版画，德国，1470年）。马丁·施恩告尔（Martin Schon-gauer，大约公元1448—1491）。版权归大英博物馆托管会所有。

图22.塞姬与冥府渡神（帆布油画，英格兰，1873年）。约翰·罗丹·斯宾塞·斯坦霍普（John Roddam Spencer Stanhope，公元1829—1908）。私人收藏，罗伊迈尔斯精美画作。版权归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所有。

图23.众神之母（木雕，埃格巴-约鲁巴人，尼日利亚，日期不详）。欧杜朵（Odudua）与在她膝上的婴儿，也就是战神兼铁神欧刚（Ogan）。狗是给欧刚的祭品。一位人形的随从击打着鼓。伦敦霍尼曼博物馆。照片来自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E.Sadler）所著的《西非艺术》（*Arts of West Africa*），非洲语言和文化国际研究所，牛津出版社，伦敦；汉弗莱·米尔福德，1935。

图24.狄安娜与阿克泰翁（古希腊的大理石墙面，西西里岛，公元前460年）。狄安娜看着阿克泰翁被他的狗吞食。墙面来自西西里岛塞利农特的E寺。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的考古博物馆。版权归斯卡拉/纽约艺术资源公司所有。

图25.毁灭性的卡莉女神（木雕，尼泊尔，18—19世纪）。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印度博物馆。

图26.打开的童贞女（多彩木雕，法国，15世纪）。版权归巴黎克吕尼博物馆所有；吉拉登/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图27.创世记（壁画局部，意大利，1508—1512年）。米开朗基罗（公元1475—1564），罗马，西斯廷小堂：创造太阳和月亮（恢复后）。意大利梵蒂冈城梵蒂冈博物馆和美术馆。版权归埃里希·莱辛/纽约艺术资源公司所有。

图28.湿婆神，宇宙舞蹈之王（青铜铸造，印度，10—12世纪）。印度马德里市马德里博物馆。照片来自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阿南德·古马尔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E.B.哈韦尔（E.B.Havell）、维克多·格鲁贝（Victor Goloubeu）所著的《印度湿婆雕像》（*Sculptures Civaītes de l’Inde*），亚洲艺术卷3，布鲁塞尔和巴黎，G·范·厄斯特公司，1921年。

图29.法厄同的坠落（羊皮纸钢笔画，意大利，1533年）。米开朗基罗（上方的朱庇特坐在他的鹰上，向请求驾驶太阳战车的法厄同[阿波罗的儿子]投掷闪电。为了拯救人间，朱庇特杀死了法厄同。他的妹妹赫利阿得斯在地面上哭泣，变成了白杨树。画的下方流淌着法厄同坠入其中的波江[河神厄里达诺斯]。源自奥维德《变形记》。）。版权归不列颠博物馆所有。

图30.巫师（上了黑颜料的石头雕刻，旧石器时代，法国，公元前10 000年）目前所知最

早的巫师画像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 000年，位于法国阿里埃日省奥瑞纳-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名为“三兄弟”的洞穴中。摘自约瑟夫·坎贝尔所著的《野鹅的飞行之旅》（*Flight of the Wild Gander*），加州诺瓦托，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2，图5。

图31.哭泣的宇宙之父维拉科查（Viracocha）（青铜器，前印加，阿根廷，650—750年）在阿根廷西北部卡塔马卡的安达尔加拉发现的饰板，目前暂时被认定为前印加文化的神祇维拉科查。他头戴着发光的太阳盘形物，手持雷电，流下眼泪。双肩上的生物可能是维拉科查的两个儿子兼信差——伊枚玛纳与塔卡普的动物化身。照片源自《美洲学家国际会议公报》（*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ists*），卷11，巴黎，1902年。

图32.观世音菩萨（唐卡，西藏寺庙，19世纪）这尊菩萨被称为Ushnīshasitātapatrā，四周被众菩萨和佛陀所围绕，有117个头，象征她对众生领域的影响。左手持“世界之伞”（即世界轴心），右手握法轮。菩萨脚下站立的是祈求觉悟的世界众生。图片底端三尊“狂怒”神脚下躺着的是仍然被贪嗔痴所折磨的众生。上方两边角落的日与月象征的是永恒与时间、涅槃与婆娑世界的一致（参阅第142页及以下）。顶端中央的喇嘛代表的是西藏传承教授正法的正统上师。承蒙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图33.观世音菩萨（上色木雕，中国，11—13世纪）。承蒙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图34.双性祖先（木雕，马里，20世纪）。来自法属苏丹（马里的旧称——编者注）班迪亚加腊宗教的木雕。纽约市劳拉·哈登（Laura Harden）的收藏。照片由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拍摄，承蒙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图35.菩提达摩（丝绸画，日本，16世纪）。在日本菩提达摩被称为达摩（大约死于公元532年），是禅宗的日本创始人，他把禅宗带到了中国。据说他在洞穴里打坐冥想了9年，手臂和腿失去了功能。13世纪禅宗在日本开始变得有影响力。从那个时期之后日本禅宗僧侣开始用笔墨画禅宗的画像，以此作为开悟的辅助方法。版权归大不列颠博物馆所有。

图36.茶道：空之居（约瑟夫·坎贝尔拍摄，日本，1958年）。（日本东京艺妓和侍从在奉茶。坎伯尔在参加国际宗教史会议期间出席了这个仪式。——编者注）版权归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所有。

图37.男根-女阴（石雕，越南，9世纪）。发现于越南林同省的吉仙寺院。

图38.卡莉女神两腿分开跨在湿婆神身上（纸上水粉画，印度，年代不详）。源自私人收藏。

图39.伊西斯给予灵魂面包和水（埃及，年代不详）。E·A·华理士·布奇（E.A.Wallis Budge）所著的《奥西里斯及埃及复活》，伦敦的菲利普·李·华纳出版社，纽约的普特南子孙出版公司，1911年，第2卷，第134页。

图40.梵天、毗湿奴、湿婆神与他们的配偶（微型画，印度，19世纪早期）。印度教的三人组梵天、毗湿奴、湿婆神与他们的配偶萨拉斯瓦蒂、拉克什米和帕尔瓦蒂。南印度（马德拉斯省，19世纪早期，但早于1828年）。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版权归纽约艺术资源公司所有。

图41.征服怪物：大卫与歌利亚·悲惨的地狱·参孙（Samson）与狮子（版画，德国，1471）。1471年德国版本的《穷人圣经》（*Biblia Pauperum* ）中的一页，表现的是旧约对耶稣经历的预示。比较图50。魏玛藏书发烧友协会的版本，1906年。

图42.长生不老枝（石膏墙板，亚述，公元前885—860年）。天使被授予一株石榴。来自卡尔忽（Kalhu，现代的尼姆鲁兹）亚述王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宫殿的雪花石膏墙板。承蒙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

图43.菩萨（石雕，柬埔寨，12世纪）吴哥窟（Angkor）遗迹群中的残存部分。头顶上戴着佛像的头冠是菩萨特殊的象征之一（比较图32和图33，在前者中佛陀位于头像组成的金字塔的顶端）。巴黎吉美博物馆。照片源自《吴哥窟》，“Tel”丛书，巴黎，1935年。

图44.浪子回头（布面油画，荷兰，1662年）。伦勃朗·凡·莱因（公元1606—1669）。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约克项目：10 000幅绘画杰作》（*The Yorck Project*：*10.000 Meisterwerke der Malerei* ），光盘，2002年。

图45a.蛇发女怪追逐珀耳修斯，珀耳修斯正带着美杜莎的头逃跑（红像双耳瓶，希腊，公元前5世纪）

珀耳修斯佩戴者赫耳墨斯赋予他的弯刀，在蛇发女怪睡觉时接近她们，砍下美杜莎的头，把它放在皮袋内，乘着他的神奇拖鞋的双翼而逃。在文献的版本中，珀耳修斯离开时没有被发现，这全靠他的隐形帽，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一位存活下来的蛇发女怪在追逐他。源自慕尼黑文物收藏馆。阿道夫·富特文格勒（Adolf Furtwangler）、弗里德里克·豪泽（Friedrich Hauser）和卡尔·雷可德（Karl Reichhold）所著的《希腊瓶饰画》（*Griechische Vasenmaler-ei* ），慕尼黑，布鲁克曼出版社，1904—1932年，图134。

图45b.珀耳修斯在逃跑，包里装着美杜莎的头（红像双耳瓶，希腊，公元前5世纪）。珀耳修斯和蛇发女怪出现在同一个双耳酒瓶相对的两边。这样设计的效果有趣而生动（见富

特文格勒、豪泽和雷可德，同前，系列三，正文，第77页，图39）。

图46.变成灰狗的卡里德薇在追赶变成野兔的圭昂·巴赫（石版画，英国，1877）。夏洛特·格斯特女勋爵，“塔里埃森传奇”《马比诺吉昂》（*The Mabinogion*），第2版，1877年，卷3，第493页。

图47.奥西里斯的复活（石雕，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282—145年）。神从蛋中出现，伊西斯（图12中的鹰）用自己的翅膀保护着蛋。何露斯（Horus，图12神圣婚姻中孕育出的儿子）把十字章，即生命之符，举在父亲的面前。源自菲莱的浅浮雕。E·A·华理士·布奇所著的《奥西里斯及埃及复活》，伦敦的菲利普·李·华纳出版社，纽约的普特南子孙出版公司，1911年，第2卷，第58页。

图48.天照大神从洞穴中出来（版画，日本，1860年）。歌川国贞（公元1785—1864）。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纽约艺术资源公司。

图49.女神复活（大理石雕，意大利/希腊，公元前460年）。（这块大理石浮雕是椅子的靠背板，于1887年在之前属于路德维希别墅[Villa Ludovisi]的一块土地上被发现，由此这把椅子被认为是路德维希的宝座，也许是希腊早期的工艺。——编者注）罗马浴场博物馆。照片源自《古代遗迹》（*Antike Denk-maler*），柏林德国帝王考古研究所出版，格奥尔格·雷蒙（Georg Reimer），卷2，1908年。

图50.英雄再次出现：抱着庙门的参孙·耶稣的复活·约拿（版画，德国，1471年）。源自15世纪德国版本的《穷人圣经》（*1471*年）中的一页，表现的是旧约对耶稣经历的预示。比较图41。魏玛藏书发烧友协会的版本，1906年。

图51.奎师那引领阿周那上战场（纸板水粉画，印度，18世纪）。照片由艾丽斯·帕帕多普洛斯（Iris Papadopoulos）拍摄，德国柏林，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普鲁士遗迹图像档案馆/纽约艺术资源公司。

图52.托起太阳的宇宙狮子女神（单页手稿，印度，18世纪）。承蒙纽约市摩根图书馆提供。

图53.耆那教的宇宙之女（布面水粉画，印度，18世纪）。拉贾斯坦邦。表现为女神形式的耆那教世俗形象。

图54.生命之泉（木头上的绘画，佛兰德斯，1520年）。杜埃的简·贝勒冈布（Jean Bellegambe）创作的三联画中的中间一块。右侧头上顶着小帆船、提供帮助的女人是“希望”，左

侧相应的女人是“爱”。承蒙里尔美术博物馆提供。

图55.阿兹特克人的太阳石（石雕，阿兹特克人，墨西哥，1479年）。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墨西哥联邦区墨西哥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图56.耆那教的宇宙之女——宇宙之轮局部（布面水粉画，印度，18世纪）。这是图53中间部分的局部图。关于这幅图，坎贝尔曾这样说：“在伟大宇宙之神的腰部水平……12个阶段的往复循环标志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通过它转世投胎，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而且仍然在经历着。”约瑟夫·坎贝尔所著的《神的面具》（*The Masks of God* ）第2卷《东方神话》（*Oriental Mythology* ），纽约，阿卡纳，1991年，第225页。（要想了解坎贝尔对耆那教宇宙学的更多研究，详见《东方神话》第218—234页）

图57.巨大的脸（版画，德国，1684年）。克里斯汀·克诺尔·冯·罗森若特（Christian Knorr Von Rosenroth）所著《Kabbala Denudata》，法兰克福，1684。

图58.创造众神与人类的唐加罗瓦（Tangaroaa）（木雕，鲁鲁土岛，18世纪早期）。波利尼西亚，源自南太平洋土布艾群岛。承蒙大不列颠博物馆提供。

图59.土阿莫土人的创世图——下部：宇宙之蛋。上部：人类出现，宇宙形成（土阿莫土，19世纪）。肯尼思·埃默里（Kenneth P.Emory），“佩尔所绘的土阿莫土人创世图”《波利尼西亚社会期刊》（*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第48卷，第1期（1939年3月），第3页。

图60.天空与大地的分离（埃及，日期不详）。埃及棺材和古文稿中常见的图形。空气之神舒奉拉神的命令，将天空女神努特和大地之神盖布分开，拉神希望把这对乱伦的孪生子分开，这就是创造世界的时刻。F·马克斯·穆勒（F.Max Muller）所著《各民族神话》（*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之《埃及神话》（*Egyptian Mythology* ）第12卷，波士顿，马歇尔·琼斯公司，1918年，第44页。

图61.谋杀伊米尔（平版画，丹麦，1845年）。洛伦兹·弗罗利克（Lorenz Frolich）（1820—1908）

图62.混沌怪兽与太阳神（石膏板雕刻，亚述，公元前885—860年）来自卡勒忽（Kalhu）亚述王阿舒尔·纳沙·阿帕里宫殿的雪花石膏墙板。此神可能是国家的神祇亚述（Assur）。他所扮演的角色原先是由巴比伦马杜克神，或更早期苏美人的暴风神恩利尔所扮演的。照片来自奥斯汀·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所著《尼尼微的纪念碑》（*Monuments of Nineveh* ），系列二，伦敦，J·穆雷，1853年。最初的石膏板目前被收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

损坏严重，从照片上几乎无法辨认出外形。它的风格与图42的相同。

图63.科荷勒姆（Khnemu）在陶工旋盘上制作了法老的儿子，托特（Thoth）标记出他的寿命（纸莎草纸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1世纪）。E·A·华理士·布奇所著的《埃及人的诸神》（*The Gods of the Egyptians* ），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04年，第2卷，第50页。

图64.恶作剧之神埃德舒（木雕、梭螺和皮革，约鲁巴人，尼日利亚，19世纪到20世纪初）。私人收藏，保罗·弗里曼（Paul Freeman）。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图65.特拉佐蒂奥托（Tlazolteotl）分娩（夹杂着石榴石的细晶岩雕刻，阿兹特克人，墨西哥，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承蒙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图66.努特（Nut，天空）诞出太阳，太阳的光芒照射在地平线（爱与生命）上的哈索尔（Hathor）身上（石雕，托勒密王朝，埃及，公元前1世纪）。女神嘴边的球形代表晚上的太阳，它即将被吞没并获得重生。（源自埃及丹达腊哈索尔神庙中的新年小礼拜堂。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建立。——编者注）E·A·华理士·布奇所著的《埃及人的诸神》，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04年，第1卷，第101页。

图67.月亮国王和他的子民（史前岩画，津巴布韦，大约公元前1500年）。南罗得西亚（现代的津巴布韦——编者注）鲁萨匹（Rusapi）行政区的戴安娜·沃（Diana Vow）农庄的史前岩画。或许与月人米西的传说有关。躺倒下来高举右手的大个子握着一只鹿角。它的发现者利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暂时把它的年代定为大约公元前1500年。承蒙法兰克福弗罗奔尼乌斯研究所提供。

图68.穿着蛇编织成的裙子的科阿特立库，即大地之母（石雕，阿兹特克人，墨西哥，15世纪末）。她的头是由两个响尾蛇的头组成。她的脖子上环绕着由心脏、手和头骨组成的项链。一对巨大雕像中的一个屹立在特诺奇蒂特兰城大神庙的院子里。1824年在墨西哥城的中心广场中被挖掘出来。墨西哥墨西哥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沃纳·福曼（Werner Forman）/纽约艺术资源公司。

图69.月亮战车（石雕，哥伦比亚，公元1113—1150年）。吴哥窟的浅浮雕。照片源自《吴哥窟》，“Tel”丛书，巴黎，1935年。

图70.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摩西（布面油画局部，英格兰，1886年）。埃德温·朗（Edwin Long），1886年。《约克项目：10 000幅绘画杰作》，光盘，2002年。

图71.奎师那托起牛增山（纸上彩绘，印度，约1790年）。被认为是莫拉·拉姆（Mola Ram，1760—1833）的作品。（请注意，我们可以在左上方看见他的大象上的因陀罗。——编者注）史密森学会亚洲收藏品。

图72.岩石雕刻（旧石器时代，阿尔及尔，日期不详）。来自提乌特附近的一个史前遗址。在猎人与鸵鸟之间像猫一样的动物或许是某种受过训练的猎豹，左后方与猎人的母亲在一起的有角野兽，则或许是正在吃草的圈养动物。利奥·弗洛贝尼乌斯和雨果·奥伯迈尔（Hugo Obermaier）所著的《*Hadschra Maktuba*》，慕尼黑，K.沃尔夫，1925年，第2卷，图78。

图73.法老那尔迈（Narmer）杀死一个战败的敌人（片岩雕刻，古王国，埃及，公元前3100年）。“那尔迈调色板”的反面呈现前王朝晚期仪式。法老那尔迈头戴红色王冠，征服了下埃及。写着那尔迈名字的长方形图案位于调色板的顶端。来自科姆·埃尔阿玛尔，希拉孔波利斯。埃及开罗博物馆。埃里希·莱辛/纽约艺术资源公司。

图74.年轻的玉米神（石雕，玛雅，洪都拉斯，公元680—750年）。石灰石雕像的残存部分，来自玛雅古城科潘。承蒙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图75.俄狄浦斯扯出他的眼睛（石雕局部，意大利罗马，公元2世纪—3世纪）。罗马陵墓浮雕的局部，来自德国特里尔莱茵河州立博物馆。埃里希·莱辛/纽约艺术资源公司。

图76.佛陀入灭（石雕，印度，公元5世纪末）。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旖陀石窟，第26号窟（支提堂）。万尼（Vanni）/纽约艺术资源公司。

图77.奥特姆（死神面具）（上色木雕，因纽特人，北美洲，年代不详）。出土于阿拉斯加西南部的库斯科奎姆（Kuskokwim）河区。承蒙纽约美洲印第安海伊基金会提供。

图78.奥西里斯，地狱判官（纸莎草纸画，埃及，公元前1275年）。站在奥西里斯后方的是女神伊西斯和奈芙蒂斯（Nephthys）。在他前面是一朵莲花，上面站立的是他的孙子们，也就是霍尔斯的四个儿子。在他下面（或旁边）是一个圣水湖泊，也就是尼罗河在地上的神圣源头（它的终极源头在天上）。他左手握着一根连枷或鞭子，右手握着一把钩子。上方檐楣有一排由二十八只神圣毒蛇构成的装饰，每只蛇上方都顶着一个圆盘。（源自《哈尼佛草纸书》[*the Papyrus of Hunefer*]，埃及十九王朝底比斯，大约公元前1275年。——编者注）。E·A·华理士·布奇所著的《奥西里斯及埃及复活》，伦敦菲利普·李·华纳出版社，纽约普特南子孙出版公司，1911年，第1卷，第20页。

图79.阴间的科提蛇，喷火焚烧欧西里斯的敌人（石膏雕刻，新王国，埃及，公元前1278年）。受害者的双手被返绑在身后。有七个神坐镇主持。这是“太阳船”在夜晚第八个小时

横越冥府地城的场景的局部。出自所谓的《皮伦之书》（*Book of Pylons* ）（也被称为《门之书》[The Book of Doors]。图像来自塞提一世的石棺。——编者注）。E·A·华理士·布奇所著的《埃及人的诸神》，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04年，第1卷，第193页。

图80.阿尼和他妻子的替身在喝另一个世界的水（纸莎草纸画，托勒密王朝，埃及，公元前240年）。源自《阿尼纸莎草纸》（*The Papyrus of Ani* ）。E·A·华理士·布奇所著的《奥西里斯及埃及复活》，伦敦菲利普·李·华纳出版社，纽约普特南子孙出版公司，1911年，第2卷，第130页。

图81.世界末日：雨蛇和虎爪女神（树皮纸上的墨水画，玛雅，中美洲，公元1200—1250年）。源自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摹本（1898年）。

图82.世界毁灭：狼形怪物芬里厄吞掉了奥丁神（石雕，北欧海盗，英国，公元1000年）。安德里亚斯石上的浮雕，描绘了传奇性的挪威诗歌《神秘仙境》（*Ragnarok* ）“众神的末日”中的场景，其中奥丁神被狼形怪物芬里厄吞食。乌鸦落在奥丁的肩膀上。北欧海盗，来自英国属地曼岛，曼岛博物馆。沃纳·福曼/纽约艺术资源公司。

图83.与普罗透斯搏斗（大理石雕，法国，公元1723年）。阿里斯泰俄斯与变身的海神普罗透斯搏斗。塞巴斯蒂安·斯洛兹（Sebastien Slodtz，公元1655—1726年）。法国凡尔赛宫。

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朋友圈

图84.地出（摄影，绕月轨道，1968年）。1968年12月24日阿波罗8号宇航员比尔·安德斯（Bill Anders）拍摄，照片中地球看起来正在升出月球表面。注意，这种现象只有在月球轨道上才能看到。由于月球围绕地球做同步自转（也就是说月球对着地球的一面始终不变），因此在月球表面上看不到地出。（这个图像对许多看到它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瑟夫·坎贝尔就是其中之一。要想了解坎贝尔对这个景象的神话意义的认识，参阅《你是那个：正在改变的宗教隐喻》[*Thou Art That*：*Transforming Religious Metaphor*]，加州诺瓦托市，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2，第105页及以下。——原版编者注）

致谢

这一版的《千面英雄》由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制作完成，是约瑟夫·坎贝尔作品集的一部分（执行编辑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alter]，总编辑戴维·库德勒[David Kudler]）。所有标有（Ed.）的注释都源自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的编辑。

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New World Library）负责本书的编辑是Jason Gardner。

参考书目经由著作档案馆及研究中心（Opus Archive and Research Center）提供，所有权利归其所有。

书中出现的卡尔·荣格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肖像获得了纽约HIP/艺术资源（HIP/Art Resource）的许可。

弗朗茨·博厄斯的肖像获得了美国加州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Phoebe E.Hearst Museum）和加州大学董事会的许可。

书中出现的其他图像和引用均获得了版权所有人的许可，除非它们属于公共版权。来源见尾注和插图清单。

Sabra Moore、美国博物馆协会的Diana Brown和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非正式会员们协助进行了图像研究。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简介

约瑟夫·坎贝尔在1987年去世时，留下了大量已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他毕生的酷爱，探究了普遍神话与象征的复杂性，这些象征被他称为“人类的一个伟大故事”。他还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作品：未经整理的文章、笔记、信件、日记以及演讲的录音和录像。

成立于1990年的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致力于保存和保护坎贝尔的作品，并且着手创建了他的文章、录音和录像的电子档案，出版了《约瑟夫·坎贝尔作品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ampbell* ）。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是一个延续约瑟夫·坎贝尔作品的非营利性企业，探索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基金会的三个主要目标是：

第一，基金会保存、保护坎贝尔开创性的作品。这包括为他的作品创建目录，进行存档，基于他的作品开发新的出版物，管理他已出版作品的销售和发行，保护他的著作权，在基金业的网站上提供坎贝尔作品的数字形式，以扩大人们对他作品的了解。

第二，基金会促进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包括实施和/或支持各种神话学教育项目，支持和/或赞助那些旨在增加公众了解的活动，捐赠坎贝尔的存档著作（主要捐给约瑟夫·坎贝尔和马丽加·金芭塔丝档案与图书馆），将基金会的网站作为论坛进行跨文化相关交流。

第三，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包括基于网络的全球性准会员项目，地区性的神话学圆桌讨论国际网络，以及定期举办的与约瑟夫·坎贝尔有关的各项活动。

罗伯特·沃尔特，执行编辑
戴维·库德勒，主编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约瑟夫·坎贝尔和约瑟夫·坎贝尔

基金的信息请联系：

Joseph Campbell Foundation

www.jcf.org

Post office Box 36

San Anselmo, CA 94979-0036

E-mail：info@jcf.org

译者后记

本书的作者约瑟夫·坎贝尔是美国著名的比较神话学家，《千面英雄》是他的一部力作，最初的版本出版于1949年。我翻译的这个版本是由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推出的最新版本，也就是第三版，出版于2008年。这个版本增加了插图、全面的参考书目和更多花絮。

虽然《千面英雄》最早出版于66年前，但直到今天，它依然像当初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宗教、人类学、文学、电影研究等都具有影响作用。正如作者所写：“神话是一个秘密的孔洞，宇宙通过它将无尽的能量倾注到人类文化中。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形态、历史人物、科学与技术的重要发现以及惊扰睡眠的梦境都源自神话的魔法指环。”

约瑟夫·坎贝尔在这本书中引用了东西方文化中的大量神话和童话故事，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青蛙王子和睡美人的故事，更有大量我们非常陌生的神话，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英雄乌鸦的故事，汤加的蛤蜊妻子的故事。通过比较研究这些神话，作者发现虽然它们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来自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但存在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一个就是具有共同特征的英雄，这也是这本书被起名为《千面英雄》的原因。它表达的意义是英雄只有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神话中的英雄尽管千姿百态，但实际上是同一个英雄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中的变体而已。英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的神性，只是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它，使它呈现出来。为了实现这种成就，我们要像神话中的英雄一样，接受冒险的召唤，跨越阈限，获得援助，经受考验，被传授奥义，最终回归。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本非常难翻的作品。最初编辑给我推荐这本书时说：“想不想翻一本流芳千古的书？”当知道将对阵《千面英雄》时，我担心自己会弄巧成拙，反而遗臭万年。幸亏编辑给我提供了相关资料作为理解本书的辅助，即使如此，在翻译开场部分时我便开始向编辑诉苦，半个多世纪前的语言习惯和用法与如今的语言习惯和用法差异较大，而且书中的一些引用使用的是古语，就相当于汉语中的文言文，单词的写法都改变了。此外，本书涉及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的神话，需要查证的东西非常多。作者擅长使用结构复杂无比的长句和比较生僻的词汇，常常看完一句原文，我的头“嗡”的一声涨到老大，必须强迫自己硬着头皮反复阅读原文。我的翻译速度创造了新低。虽然如此，译文中肯定还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欢迎各位看官指点。

最后，我要对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朋友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张承谟老先生，这位曾翻译过《千面英雄》早前版本的前辈向更多中国人展现了坎贝尔大师的奇妙

迷人思想，是我的指路明灯，其次要感谢冯征、王璐、赵丹、徐晓娜、卫学智、张宝君、郑悠然和王彩霞。

如何阅读商业图书

商业图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由于阅读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有其特定的阅读原则和阅读方法，先从一本书开始尝试，再熟练应用。

阅读原则1 二八原则

对商业图书来说，80%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20%的页码。要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时间的分配。

阅读原则2 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突破20%的精华内容。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攻克一个主题的阅读。

阅读原则3 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开，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点扩展到其他部分。阅读商业图书切忌贪多，从一个小主题开始，先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了解文字风格、观点阐述以及案例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这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原则4 好为人师原则

在朋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让读书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阅读方法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1）回想。阅读商业图书常常不会一口气读完，第二次拿起书时，至少用15分钟回想上次阅读的内容，不要翻看，实在想不起来再翻看。严格训练自己，一定要回想，坚持50次，会逐渐养成习惯。

（2）做笔记。不要试图让笔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需要有深刻的见解和思

想，只要是文字，就是对大脑的锻炼。在空白处多写多画，随笔、符号、涂色、书签、便签、折页，甚至拆书都可以。

（3）读后感和PPT。坚持写读后感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能力，做PPT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写读后感开始，写上5篇以后，再尝试做PPT。连续做上5个PPT，再重复写三次读后感。如此坚持，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4）思想的超越。要养成上述阅读习惯，通常需要6个月的严格训练，至少完成4本书的阅读。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思想开始跳脱出来，开始有了超越作者的感觉。比拟作者、超越作者、试图凌驾于作者之上思考问题，是阅读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难就难在执行。需要毅力、执著、长期的坚持，从而养成习惯。用心学习，就会得到心的改变、思想的改变。阅读，与思想有关。

［特别感谢：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孙路弘智慧支持！］

-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并归于两个品牌

-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47mm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湛庐文化Slogan”，书脊上标记“湛庐文化Logo”，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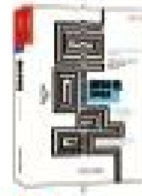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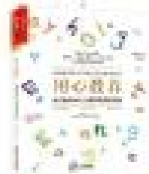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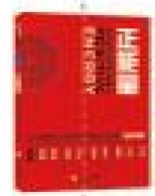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湛庐希望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组织，成为中国与世界思想交汇的聚集地。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商业组织的思维方式，与世界先进的理念接轨，帮助国内的企业和经理人，融入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就像跑马拉松，是极其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不断推动，在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同行者和推动者。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读者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当下改变未来。

湛庐文化获奖书目





《爱哭鬼小隼》
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新京报》2013年度童书
《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推荐的10大童书
新阅读研究所“2013年度最佳童书”

《群体性孤独》
国家图书馆“第十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用心教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生活与科普类TOP6

《正能量》
《新智囊》2012年经管类十大图书，京东2012好书榜年度新书

《正义之心》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神话的力量》
《心理月刊》2011年度最佳图书奖

《当音乐停止之后》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经济金融类

《富足》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最值得读的八本好书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稀缺》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企业管理类

《大爆炸式创新》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企业管理类

《技术的本质》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社交网络改变世界》
新华网、中国出版传媒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

《孵化Twitter》
2013年11月亚马逊（美国）月度最佳图书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
《出版商务周报》2013年度风云图书·励志类上榜书籍

《卡普新生儿安抚法》（最快乐的宝宝1·0~1岁）
2013新浪“养育有道”年度论坛养育类图书推荐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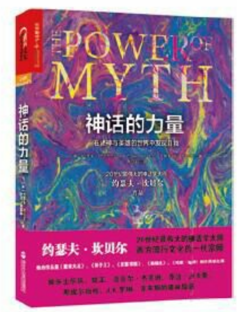


延伸阅读

《神话的力量》

◎超越了年龄、政治、宗教的界限，直指人心，成为美国亚马逊百万级畅销书，同名节目震撼250万观众，引爆全美“坎贝尔热”。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编辑生涯中，亲力打造的三部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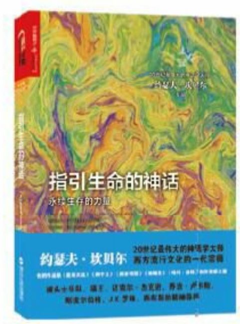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指引生命的神话》

◎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授叶舒宪专文推荐。

◎一次由外在世界到我们内心深处奥秘知识的深入探索。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爱哭鬼小隼》

◎日本心理学界重磅级人物河合隼雄遗作。他是第一个在瑞士荣格研究所取得荣格学派精神分析师资格的日本人。

◎有爱，有温情，有故事，有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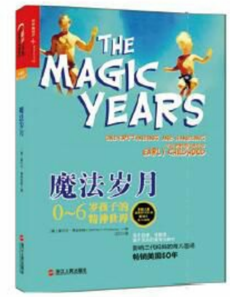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魔法岁月》

◎美国幼儿心理健康和发展精神卫生治疗领域创始人之一，著名儿童精神分析专家塞尔玛·弗雷伯格著作。

◎刚出生的小婴儿好似一个个魔法师，他们就像拥有魔法一样驱使着父母去满足他们的

一切需要。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1] 出自坎贝尔的著作《指引生命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 ），他在本书中告诉我们，生命的目标在于使身体脉动契合宇宙的脉动，使自己的本性契合大自然。本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布尔芬奇的神话》是著名的英国神话集，收集了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神话传说，作者是伦敦的托马斯·布尔芬奇，该书于1867年出版。

[3] 坎贝尔所描述的街角正好位于他最喜欢的建筑之一（纽约市中心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外面。

[4] 有人指出父亲也可以被看成是保护者，而母亲是诱惑男人的妖妇。这样俄狄浦斯就变成了哈姆雷特。“哦，上帝啊，倘不是因为我总做噩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主，”弗洛伊德写道，“所有神经病患者不是俄狄浦斯就是哈姆雷特。”

至于女儿（情况更复杂），以下的文字足以作为简略的解释。“昨天晚上我梦到爸爸刺中了妈妈的心脏，妈妈死了。我知道没有人会指责他这样做，尽管我哭得很伤心。梦境似乎变了，他和我一起开始了一段旅程，我很快乐。”这是一个24岁未婚女孩的梦境。

[5] 在出生礼和葬礼这样的仪式中，影响最大的当然主要是父母和亲属。所有“通过仪式”不仅旨在影响当事人，同样旨在影响他生活圈子中的每一个人。

[6] 与但丁笔下的“地狱”（第XIV章，76-84页）进行比较，“一条小溪，它的血红的颜色仍让我战栗……有罪的妇人分担它”。

[7] 与但丁笔下的“炼狱”（第XXVIII章，22-30页）进行比较，“一条河流……微微的波浪把河岸上的小草弯向左边。人世间最纯净的流水与这纤尘不染的河水比起来都好似混杂了什么东西”。

[8] 但丁的诗《神曲》里的维吉尔（Virgil）。

[9] “在古时候，那些歌唱黄金时代及其幸福景象的诗人们，说不定在帕纳塞斯山上梦想过这个地方：在这里人类的祖先是天真无邪的，这里永远是春天，永远果实累累，这就是人人称道的天上琼浆。”

[10] 1肘尺相当于从肘到中指间的长度，约为43至56厘米。

[11] 里格（league）：长度单位，通常指人步行一个小时的行走距离，约为3英里（4.8千米）。——译者注

[12] 参见弗洛伊德有关阉割情结的论述。

[13] 蛇（在神话中象征人世间的大片水域）相当于达芙妮的父亲，佩纽斯河。

[14] 仙人掌属植物，有叶棘，保护植物不被食草动物食用，原产南美洲。——译者注

[15] 对美洲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来说，花粉是精神力量的象征。它被大量用于各种仪式，既可以驱走灾祸，又可以指出象征性的人生道路。

[16] 这口井象征潜意识，与童话故事中青蛙国王的井进行比较。

[17] 马里德斯属于非常危险、非常强大的一类神怪。

[18] 阿拉伯传说中的神怪，神力强大，在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前就存在于天地之间，据说是真主从黑色的无烟火焰中创造出来的。——译者注

[19] 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潘被认为等同于猥亵的埃及神敏（Min），除了其他作用之外，他还守护着荒凉的小路。

[20] 与狄俄尼索斯进行比较，他是色雷斯文化中与潘相似的神。

[21] 根据威廉·斯泰克尔的观点，“看门人象征着意识，或者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意识中道德规范与限制的总和”。斯泰克尔博士继续说道：“弗洛伊德会把看门人说成‘超我’，但其实它只是‘内我’。意识阻止人们实施危险的愿望和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对梦中的看门人、警察和官员通常的解释。”

[22] 一种水陆两栖的海蛇，身上有着暗色与亮色相间的条纹，无论何时看到它，人们都会感到害怕。

[23] 据说五兵王子的冒险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柏油娃娃”的最早范例。（见Aurelio M.Espinosa:"Notes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Tar-Baby 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43[1930]:129-209;"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the Tar-Baby Story on the Basis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Seven Version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56[1943]:31-37;and Ananda K.Coomaraswamy,"A Note on the Stick Fast Motif,"*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57[1944]:128-131.）

[24] 石棺或棺材是鲸鱼肚子的替代物。与芦苇丛中的摩西进行比较。

[25] 斯威登堡自己对这段梦境的解释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只有你看到它们的翅膀，它们才将模样显现的龙，它象征着错误的爱情。我现在的写作正是关于这个主题的。”

[26] 斯泰克尔博士写道：“在这里‘死去’当然意味着‘活着’。她开始生活，那位警官和她一起生活。他们一起死去。这很好地解释了殉情这个很普遍的幻想。”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个梦包含着非常普遍的神话形象，也就是剑一样的桥（刀刃），这个形象曾出现在兰斯洛特爵士（Lancelot）从死神的城堡中拯救桂妮薇儿（Guinevere）王后的浪漫故事中。

[27] 荣格写道：“这并不是新问题。因为我们之前的各代人都相信这样或那样的神灵。只有象征主义的空前枯竭才能使我们重新发现神是精神因素，也就是潜意识的原型……天国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物理学家的宇宙空间，神圣的天国已经成为了过去的美好记忆。但是‘心在发光’，神秘的不安与焦虑在我们本性的根部噬咬。”

[28] 或者正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所说：“同等的对立面由本性或灵魂中相同的力量逐渐演化而成，就像显现其正反两方面的单一条件和方法，同时联合它们不相容的方面会导致极化。”

[29] 与伊南娜跨越的各种阈限进行比较。

[30] 原书在此处使用的单位为“mile”，我们按照现代英制单位与公制单位换算法则做了转换，其中1 mile=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31] 观世音菩萨的梵文（Avalokite vara）拼成：阿伐罗其塔（Avalokita，梵语）=“向下看”，但也有“被看见”的意思；（isvara）=“神”，因此他既是“慈悲地向下看的神”，也是“观照内在的神”，见伊文思温慈（W.Y.Evans-Wentz）所写的《西藏瑜伽及秘典》（*Tibetan Yoya and Secret Doctrines* ）。

[32] 这就是人间天堂之墙，见前文。我们现在就在天堂之墙的里面。西王母是游走于伊甸园中的上帝的女性一面，她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包括男人和女人。

[33] 祷告韵文，赞美耶稣在圣母玛利亚的子宫中孕育。

[34] 《圣经》中诺亚的巴比伦原型。

[35] 这个细节是马赫昆达对从雌雄同体的父亲身上获得重生的合理化诠释。

[36] 在许多关于英雄进入鲸鱼肚子里的神话中，英雄会被鸟救出来，小鸟把鲸鱼肚子的一侧啄开了。

[37] 与基督教的教义进行比较：“他降入地狱，第三天他再次从死亡中复活……”

[38]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马可福音》第9章第6节）——译者注

[39] 现代印度教虔诚信徒的主要经典，包含十八章有关伦理的对话，属于《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 ）的第六卷，《摩诃婆罗多》在印度的地位等同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

[40] 耆那教是非正统的印度教（例如拒绝接受《吠陀经》的权威性），它的传统形象显示了某些特别古老的特征（如果想了解坎贝尔对耆那教和宇宙之女的进一步思考，见他的《光之神话》[*Myths of Light*]）。

[41] 梅丁即梅林，是亚瑟王冒险故事中的主要巫师。

[42] 圣周六，即耶稣死亡与复活之间的那天，耶稣在地狱的深处，这个时刻是永世更新的时刻。与上文探讨的打火棒的主题进行比较。

[43] 梵语：幻力（maya-sakti），即外在力量。

[44] 超越类别并因此不能用成对对立物的任何一方来定义，这被称为"虚空"和"存在"。这是这类措辞超然性的唯一线索。

[45] 一神年等于人类的三百六十年。

[46] 在梵文中，A和U合并为O，因此这个神圣音节的发音和书写常常是"OM"。

[47] 大乘佛教的神圣经典列举并描述了虚空的十八个层级或十八种"虚空"。瑜伽修行者和将要进入死亡的灵魂会体验到这些虚空。见伊文思温慈所写的《西藏瑜伽及秘典》第206页和第239页。

[48] 根据中国的系统，这五种元素分别是土、火、水、木和金。

[49] 在毛利人的传说里，他们的祖先是从一处叫做"哈瓦基"（Hawaiki）的地方飘洋过海，在七百年前来到新西兰。——译者注

[50] 金伦加鸿沟（Ginnungagap），即虚空，在宇宙循环结束时（诸神的黄昏）一切都落入这片混沌之中，在经过无始无终的重新孵化期后，万物再次从中出现。

[51] 也就是野鸭蛋破碎后的第十个夏天。

[52] 这里的角和油在南罗得西亚（现代的津巴布韦）的民间传说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南根纳角是一个具有神奇作用的工具，它能够产生火和闪电，使生命体受孕，使死者复活。

[53] 津巴布韦的大致意思是"宫廷"。维多利亚堡（Fort Victoria）附近的庞大史前遗迹被称为"大津巴布韦"，遍布南罗得西亚的其他石头遗迹被称为"小津巴布韦"。此标注出自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和福克斯（Fox）的《非洲起源》（*African Genesis* ）。

[54] 祭司的一个等级，被委派的职责是准备和使用神圣的油膏。

[55] 祭司长，作为神的副摄政者进行统治。

[56] 在芬兰人的《卡勒瓦拉》第4章到第8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伟大英雄不幸失败的例子，这些例子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在这些章节中，华奈摩伊宁先后向阿伊努（Aino）和"波赫约拉（Pohjola）的女仆"求婚，结果都失败了。这个故事太长，因此就不在正文中呈现了。

[57] 希腊神话中女战士的一种统称。——编者注

[58] 如来（Tathāgata），到达或处于（gata）这样的境界（tatha），也就是觉悟者，佛陀。

[59] 白狗和黑狗不能游过河，因为白狗会说："我已经洗过我自己了。"而黑狗会说："我已经弄脏自己了！"只有毛色鲜红的狗能够游到死亡之岸。

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朋友圈


追随直觉之路
Pathways To Bliss
通往内心喜悦的『神谕』
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演讲集
[美]约瑟夫·坎贝尔◎著
Joseph Campbell
朱侃如◎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与思想有关
business

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 于2016年2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追随直觉之路

著者：[美]约瑟夫·坎贝尔（Joseph·Campbell）

译者：朱侃如

电子书定价：37.99美元

Pathways to Bliss：Mythology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by Joseph Campbell

ISBN 1-57731-471-9

Copyright©2004 by Joseph Campbell Foundation（jcf. org）

目　录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神话的复活
原版编者序
库伯联盟学院的神话专家
引言
我们为什么需要神话
第一部分 人与神话
01 仪式的必要性
02 穿越时空遇到神话
第二部分 现存的神话
03 社会及其象征
04 神话与自性
05 个人神话
第三部分 英雄的旅程
06 自性的英雄之旅
第四部分 对话
07 灵性的对话
基金会简介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简介

你不是一个人在读书！
扫码进入“心理认知与大脑”读者群，
与小伙伴“同读共进”！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选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

PATHWAYS TO BLISS

中文版序

神话的复活

约瑟夫·坎贝尔（1904—1987）是美国杰出的文学及比较神话学者。他的很多同行仅专攻某种单一文化的神话，探究什么使得那个社会的基本故事如此独特，而坎贝尔不止于此，令他同样十分着迷的还有每个神话描述的被他称作“人类同一个伟大故事”的方式。虽然坎贝尔进行了60多年人类超自然传说的研究、写作和演讲，但在研究宗教神话（“神话即人的另一个宗教”）时，他没有聚焦于“那里有什么”这类神学问题，而是对“为什么我们要讲述关于那些事物的故事（无论它们是什么）”做出了解答。

年轻时，坎贝尔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世纪文学，专门研究英国亚瑟王与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由于这些所谓的“骑士故事”最早是用古老的法语和古老的德语写成的，因此他申请并获得了巴黎第四大学的奖学金。1927年他来到巴黎这座“光之城”——当时最时髦的文化与新观念的中心，他看到了一系列非常现代且具有完整神话主题的作品：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突破性小说，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安托万·布德尔（Antoine Bourdelle）和保罗·克利（Paul Klee）激进的创作。随后，坎贝尔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继续他的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革命性的心理学观点。这使他获得了顿悟，后来他将其表达为“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1]。此外，正是在欧洲游学的这段重要时光里，他第一次了解到印度和中国的伟大传说。

年轻的坎贝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所了解到的一切——从当代艺术家（“现代神话创作者”）、现代科学家到古代精神典籍、亚瑟王和他的骑士的传奇，似乎都采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神话的语言。1929年他返回纽约，兴奋地把他的收获告诉了他的博士导师：

> 在距离发生华尔街股灾大约两周的时候我回到了纽约。那时人们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我的博士研究并告诉我的同窗：“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哦，不，”他们说，“你不明白。这里和你去欧洲之前没有

什么改变。”好吧，我说：“见鬼去吧。”

他放弃了博士项目。

全球经济灾难（在美国被称为“大萧条”）持续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像很多人一样，坎贝尔失业了，他连续五年找不到工作，于是选择了看书。在闲暇时他学习了博士委员会想让他忘记的一切——现代文学、历史、哲学、亚洲宗教、心理学、凯尔特传说、美洲印第安传说、非洲传说和社会学。

1934年，他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找到了一份教书工作，当时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女子人文学院。他被聘为文学教授，但他在所有课程中都会引入他的神话学研究，很快他的“神话学导论”课程变成了学院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在莎拉·劳伦斯学院一直待到1972年，直至退休。

坎贝尔从事教学的十年后，纽约一家重要的出版社邀请他写一本神话集——“现代版的《布尔芬奇的神话》（*Bullfinch* ）”[2] 。

我说：“我不愿做这件事。”
他们说：“你想做什么？”
我说：“我想写一本关于如何阅读神话的书。”

他用了五年时间写这本书，把他对全世界各种神话传说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都纳入其中。在写作时，他开始聚焦于英雄历险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无处不在，反复出现在最古老的苏美尔史诗中、太平洋岛屿、西伯利亚森林和非洲大草原的民间故事里、悉达多·乔达摩和耶稣等伟大宗教英雄的生活中、精神病患者的病例记录中，在乔伊斯和曼这类作家的现代小说里。坎贝尔对这个普遍存在的故事进行了如下描述：

一位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历险之旅中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3]

由于坎贝尔描述的英雄是每一个英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每一个个体，因此他把书名定为《千面英雄》。

自1949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在英国不断被重印，并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销量超过100万册。《时代周刊》将《千面英雄》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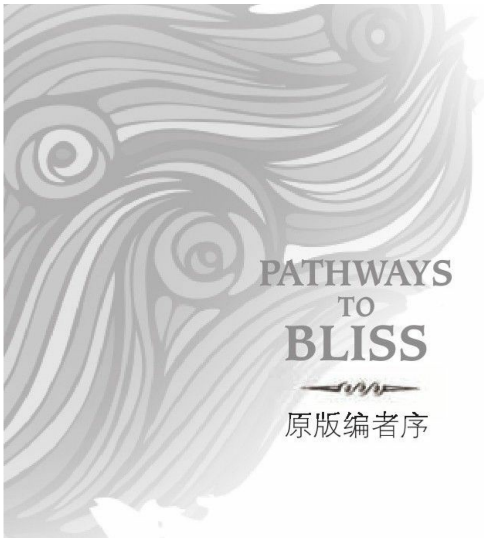
虽然《千面英雄》的学术性很强，而且当时这个主题的作品几乎都是诗歌形式的，但它依然很受欢迎，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主题——我们最熟悉的古代故事的基础，几乎令每个人着迷，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千面英雄》的持久魅力还在于它不断被富有创意的艺术

家当作指南，用来塑造各种深奥又变幻离奇的体验。坎贝尔主张“艺术家是现代的神话创作者”。自从这本书出版之后，许许多多艺术家——小说家、电影制作人、作曲家、歌曲作家、画家、游戏设计师、过山车设计师以及无数其他类型的艺术家，参考他的这部杰作，不只是为了学习如何阅读神话，而且学习如何创作神话。对《千面英雄》最著名的应用是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创作的《星球大战》（*Star Wars* ）系列电影，他将它用作电影的蓝本：

> 我为这个作品写过很多草稿，后来无意中看到了《千面英雄》。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有了焦点。一读到这本书我就对自己说：“这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它。”……《千面英雄》是第一本将我凭直觉一直在做的事情聚焦到一起的书。

因此当你阅读这本书时，当你与约瑟夫·坎贝尔一起探索世界各地永不过时、生生不息的神话时，请记住他相信任何存在人类想象的地方都存在着神话，正是人类的想象赋予了神话生命。正如他所说：“俄狄浦斯最新的化身正站在第五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口等红绿灯[4]，将续写美女与野兽的浪漫故事。”[5]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
2015年11月



库伯联盟学院的神话专家

1972年，坎贝尔在依据自己过去20年来的演讲内容编撰《指引生命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 ）这本书时，体验到了下面这个“大彻悟”：

> 我是这么审视我自己的：在过去那段时间内我已经有所成长，我的想法也有所改变，我又往前迈进了。但在整理这些演讲内容的时候，我才发现它们根本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在长达数十年的光阴里，内容从未改变。我确实在那之中找到了让我感动的某个事物。但直到我辨识出了贯穿整本书的那些连续性之后，我才真正了然于心地明白，感动自己的是些什么。24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期间发生过许多事情。而能够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喋喋不休的，却是同样的东西。[1]

在整理1962年至1983年间近20篇坎贝尔的演讲、访谈和研讨会发言，以编辑成这本书的时候，我对坎贝尔上面这段陈述，更加感同身受。

在这些选中的演讲中，处处可见坎贝尔对于“神话的功能”这个概念的探索痕迹。神话是个人了解自我心灵成长并促进个人心灵成长的工具，也就是坎贝尔所说的神话的第四个功能，或说是心理功能。而我最初的编书构想，就是想在本书中呈现坎贝尔在这个主题上的历史性回顾。

然而我后来发现，坎贝尔在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6] 系列演讲的收尾阶段，以及《神的面具》（*Masks of God* ）这个大型系列中所谆谆训诲的突破性思维，其实和他直到晚年都持续探索着的主题是相当一致的。尽管“爆发”这些突破性思维的，只是些紧凑却“非正式”的“机缘”，如，坎贝尔每年为庆生而亲自到旧金山伊莎兰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7] 所主持的例行工作坊。他的某些思想会持续发展、修正——譬如说，拿LSD [8] 这种迷幻药来开启深埋于集体无意识中的神话意象，究竟是可兑现的承诺？还是在玩火？但是他的整体思

想主轴则维持一致，始终如一。他认为神话提供了个人成长和转化的架构，我们若能了解神话和象征影响一个人心智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过着一种和自己的本性“调和共生”的生活——也就是找出了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直觉”的道路。

坎贝尔对于自己思维的“慢速”阐述方式，使得这本书的编辑工作相较于之前编撰的《坎贝尔作品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ampbell* ）书系显得轻松、简单多了，但其中也有困难无比的挑战。《亚洲记行》（*Sake&Satori*：*Asian Journals-Japan* ）出自单一主题的系列演讲，我的编辑重点就单纯地在于确保最会说故事的坎贝尔在书中能够“精彩重现”。《光之神话》（*Myths of Light*：*Eastern Metaphors of the Eternal* ）则集结自多场演讲以及一些未出版的作品，内容涵盖坎贝尔长达30年来针对印度宗教以及东亚宗教的思考、阐释。内容看似浩瀚庞杂，但一旦我将各个主题分门别类，理出对于“探索至高无上的神性”这个初衷具有可行性的具体探索路径框架时，书中的每一部分也就自然成型了，一场场演讲迅速在各个部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简单明了。

本书的第一部分“人与神话”，重在探讨神话作为个人（而非社会）成长工具的发展历史。这一部分来自一组主题类似、场次各异的不同演讲，我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让这些演讲内容在呈现出来时，已先行去除掉所有不应出现的多余内容，好让读者不至于重复阅读基本内容，如神话的四大功能，等等。

第二部分“现存的神话”则关注神话的基本心理功能，摘录的是一系列单一主题的演讲，“活出你的个人神话”，但这些演讲的时间跨度长达近十年之久，也是坎贝尔自己从未完全感到自在的主题。其中有些只是一小时长的匆促演讲，有些则是长达一星期的研讨会形式的演讲。每场演讲的主题都共享类似的方式，却又通过不同的规则来呈现，所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因为坎贝尔会依据听众之别、当时所发生的时事以及他自己对这个主题所发展出来的新想法，而在演讲中额外衍生出新内容来。这也让“针对坎贝尔的观念拼凑出深入浅出内容”的编辑工作，出现非比寻常的挑战性。

第三部分题为“英雄的旅程”，主要探讨坎贝尔通过《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这本经典著作所确立的基本前提——英雄的旅程可作为检视个人生活的一项工具。这部分在编辑过程中意外地出现了另一项挑战，原因就在于这部分的主要素材来自于1983年一场长达一个月之久的研讨会其中三天的研讨内容。由于该场研讨会从头到尾都在极度自由的讨论形式中进行，涵盖的范围也极其广泛，所以研讨会最后所呈现的样貌，自然也极度发散。因此，编辑只能硬设一个论述主题，或是将整理工作简化到只看语句通顺的程度，否则，理出一条叙述思路是不可能的！而这还只是最低限度的挑战。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算得上是最困难、最让我没有成就感的经验了。

阅读和编辑坎贝尔作品的乐趣之一就是，坎贝尔的心智就像一张因陀罗（Indra）[9] 的宝石之网，能够将思想中的闪亮宝石，一个个编织在一起，他总能找到联结这些思想的线索。正如我在《光之神话》的引言中所说的，读者可将书中的非凡概念性惊喜归功于坎贝尔，但是任何逻辑上的疏忽就是我的责任了。

我必须一提的是，除了我之外，尚需许多其他人的力量加入，这本书才能够诞生。我要感谢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JCF，以下简称坎贝尔基金会）总裁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alter）的无私付出。沃尔特不只让坎贝尔遗留的珍宝在他死后17年仍然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他也要管理坎贝尔基金会这个小而美且不断成长的非营利机构，好持续推广坎贝尔的作品。他更协助我将堆积如山的手稿和影音内容分类整理好，并依据他多年来身为坎贝尔的友人、特约编辑的身份以及对坎贝尔的了解，为本书理出最恰当、最适合出版的内容。

我更要感谢新世界图书馆（New World Library）的贾森·加德纳（Jason Gardner）的持续付出，他也是出版这一系列坎贝尔遗作的最佳搭档。还有麦克·阿什比（Mike Ashby），他帮助处理了书中艰涩的梵语、日文以及天书般的《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 ），这些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我也要感谢西拉·米尔曼（Sierra Millman）和肖娜·谢默斯（Shauna Shames）这两位前途无量、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贡献，她们为本书多个章节写了草稿。西拉更额外完成了本书第一部分的初次文稿的编辑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太太毛拉·沃恩（Maura Vaughn），她不但和我携手共走我们的人生之路，也让这条道路更值得我们这么努力走一遭。

戴维·库德勒（David Kudler）
2004年7月16日



你知道内封书脊上的神话人物是谁吗?
扫码关注“庐客汇”，回复“追随直觉之路”，
精彩故事抢先看!



我们为什么需要神话

不久前，我在伊莎兰研究所进行了一场演讲。[2] 听众女性居多，我发觉她们对于下面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对于那些想在现代生活中成为士兵、企业高级主管这类角色的女性，能否从古典神话中找到学习典范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出来：神话人物到底该不该成为我们的学习典范呢？

请让我这么回答：不论神话人物该不该具备这种功能，通常一个社会的神话确实提供了该社会在那个特定时间的学习典范，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神话意象显示的是宇宙能量依据时间轴来展现自身的方式，随着时间轴的改变，展现的模式也随之有所变化。 [书 .免`费`分`享V.信shufoufou]

正如我对当天的听众所说的，诸神代表了守护神的力量，这是能够在你的行动领域支撑你的力量。当你冥想这些神的意象时，你也被赋予某种稳定的力量，让你在某种程度上融入该特定神所代表的角色之中，因此，就会有农业的守护神、战争的守护神等，不一而足。对于商业、行动、战争等领域中的女性，我们的古典传统确实没能为她们提供守护神。雅典娜是战争的守护神，但是她本身并不是战士。阿耳忒弥斯（Artemis）尽管是位女性猎人，她所代表的却是女神和自然的转化力量，而不是在社会场域中的行动。一位商场女强人到底能够从阿耳忒弥斯身上学习到什么呢？

诸神代表了守护神的力量，这是能够在你的行动领域支撑你的力量。

你从阿耳忒弥斯身上可以找到一个神话意象，这个意象历经了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千锤百炼，它是能够作为我们的学习榜样的。在没有榜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靠自己开创自己的人生，很不容易。当生命中有这么多新的可能性展开之时，我不知道当下、这一刻是怎样的。但是在我的生命经验中，一直都会有一个神话榜样适时出现，来告诉我该往哪个方向前进，或是当问题发生、机会出现时，我该如何应对。

在我的生命经验中，一直都会有一个神话榜样适时出现，来告诉我该往哪个方向前进，或是当问题发生、机会出现时，我该如何应对。

神话和历史不是一回事，神话并不是达官贵胄的颇具启发性的人生故事。神话是超然与当下的联结。民俗英雄和传记主角是有差别的，尽管民俗英雄可能在过去是位真实人物，譬如说黑人钢铁巨汉约翰·亨利（John Henry）或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民俗英雄代表了神话中的某个转化性人物。在口头传诵的神话传统中，一切都会随时更新。美国印第安人的民俗故事中，既会出现脚踏车，也会出现国会大厦的形象。所有事物都能立即并入神话之中。在我们这个什么事都得讲清楚说明白的社会中，诗人的功能就在于看出周遭实物的生命价值、神化它们，并提供能将日常生活和永恒产生关联的意象。

诗人的功能就在于看出周遭实物的生命价值、神化它们，并提供能将日常生活和永恒产生关联的意象。

当然，当你试着将自己和超越性产生关联的时候，你并非必然要运用意象。你可以选择禅的路径，而将神话整个抛在脑后。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神话的路径。而神话的功能就在于提供一个你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场域。那就是神秘圆圈曼荼罗（mandala）的意义所指，不论你是一位西藏僧侣，还是一名荣格学派心理分析师的病患。象征会环绕着那个圆扩散开来，而你要去将自己摆放在中心的位置。迷宫显然就是一个乱成一团的曼荼罗，你在其中是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而迷宫正是缺乏自身神话的人所处的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得自己奋战、摸索，完全得不到任何指引。

我最近才接触到格拉夫（Karlfried Graf Dürckheim）这位才华横溢的德国精神科医师的作品。大家可不要把他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搞混了。格拉夫在荣格（C

arl Gustav Jung）和诺伊曼（Erich Neumann）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人类整个身心的健康问题都和神话有关。[3] 格拉夫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某种生命的智慧长驻其中。我们都是某种谜样力量——形塑所有生命的生命力量——的化现。我们还在母亲子宫内就隐然成形的，也是这个生命力量。这种智慧就在我们的内在，它也代表了这股涌入时空场域的力量和能量的原力。然而，这是种超越的能量。它是来自我们知识能力范围之外的能量。这个能量在我们内在（在我们这个躯体内）会渐渐受制于某种特定的承诺。如此一来，我们用来思考的智、用来观察事物的双眼，也会渐渐牵扯于各种概念，以及局部的、时间性的任务，使得我们自己渐渐被束缚住，而这股能量也变得无法自如流动。于是，我们就会生病。能量受到阻隔，我们偏离了中心；这个观念非常类似于传统中国和印度的医学信条。因此，这个心理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让你不再受到阻隔的方法，就在于让你自己——听好了，我要说出这个关键词啰——对超越者透明化（transparent to transcendence）。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某种生命的智慧长驻其中。我们都是某种谜样力量——形塑所有生命的生命力量——的化现。

神话为你所做的，就在于指出现象界范围之外的那个超越界。一位神话人物就好像你在学校中用来画圈圈和圆弧的圆规——一只脚踏在时间的领域，另一只脚踩在永恒的领域。一位神的形象可能看起来像人类或动物，但他所指涉的却超越了那些形象。

神话为你所做的，就在于指出现象界范围之外的那个超越界。

这么一来，当你将圆规那只会移动的、隐喻性的“脚”，转译成某种具体的实物，也就是某个事实的时候，你得到的也不过是个寓言，而不算是神话。神话所指出的，已超越神话本身而到达某种无法描述的事物，而譬喻则只不过是教导你一堂实务课程的故事或意象而已。这就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不恰当的艺术”（improper art）。[4] 如果神话意象所指涉的是一项事实或某种概念，那么结果就是个寓言性的人物。真正的神话人物会有一只脚踏在超越界。而宗教观念通俗化之后的问题之一，就在于神变成了最终的事实，他本身不再对超越者透明化了。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中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真义。[5]

最要紧的是让你的神对超越者透明化，对其如何称呼是无关紧要的。

当你拥有一位神作为学习榜样时，只要你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所带来的启发，你的生命就会对超越者透明化了。你的生命不再以俗世的功成名就为名，而能够以能量源源不绝的超越性事物为名。

> 当你拥有一位神祇作为学习榜样时，只要你能够认识到这位神祇所带来的启发，你的生命就会对超越者透明化了。

当然，要达到超越个人的境界，先要做好个人的修持；你必须要同时具备两种特质。19世纪的德国民俗学者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就说过，每个神话都同时具备两种成分：基始的（the elementary）以及民俗的（the local）。你必须先经历你自己的传统，也就是民俗的经验，才能达到超越的或基始的层次。因此，你必须同时在个人和超个人的基础上，都和上帝建立起关系才行。

在原始社会，巫师就是民俗和超越界之间的活管道。巫师是村里唯一实际经历过心理崩盘又复原的人。迈入青春期的年轻男女会看到某种心象或是听到一首歌。这种心象或歌曲会累积成某种呼唤。当事人就会经验到一种颤抖性的、神经官能性的疾病。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病发作，而一直以来都很清楚这种传统的家人，就会去请来巫师给年轻人一些“教养”，好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这些原始社会的“教养”包括上演特定的心理仪式，把年轻人“放”回去和所属社群再次接轨，或为他们唱歌。

当然，当事人借由“潜入”无意识之中而“相遇”到的是整个社群的无意识。这些原始部落民族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视野，并共同分享一个有限的心理问题系统。巫师遂成为导师以及部落神话传统的保护者，但他本人其实既孤立又害怕；这个“大位”是很危险的。

> 当事人借由“潜入”无意识之中而“相遇”到的是整个社群的无意识。

如今，在某些原始社会，年长者可以自愿成为一位巫师，但他接下来需要经历特定的严峻考验，好获得过去的巫师可自动拥有的权力。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地区，以及北美洲、南美

洲的许多地区，要成为一位巫师必须要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过着异性的生活。也就是说，当事人必须过着对立性别的生活。这么做，意味着当事人已经超越来自自己原始性别的力量。这些拥有异性装扮、举止的巫师在包括赫必（Hopi）、帕布罗（Pueblo）、纳瓦霍（Navaho）、阿帕奇（Apache）等北美西南部印第安人的神话中，可谓举足轻重，苏族（Sioux）印第安人以及其他许多印第安部落也有类似情形。

俄国人类学家博戈拉兹（Waldemar Bogoras）和乔基尔森（Waldemar Jochelson）则在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Kamchatka Peninsula）的原住民楚克奇（Chukchi）人身上，率先辨识出了这种性别的颠倒。[6] 这两位人类学家在那里见证了对这种现象的群聚反应。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某些年轻人听到了要他们成为所谓的“温柔男”（soft man）的召唤，这些年轻人觉得这个召唤太过羞辱而负面，因而集体自杀了。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如果巫师不响应对他的召唤，他在心理上就会“撞船”，破碎瓦解。那是种非常深层的心灵召唤。

我最近读到一则故事，主角是一位在西弗吉尼亚州采矿城长大的女士。当这位女士还是小女孩时，有一天，她到树林里去漫步，听到了天籁般的音乐声。当时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对那音乐声也毫无所知。许多年过去了，当这位女士60岁的时候，她因为感到生命空虚而去看精神医生。通过深层的催眠，她终于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那首歌。[7] 当然，你能猜到：那就是巫师之歌！

正是通过专注于这首歌曲、这个灵视意象，巫师们才将自己摆到了中心位置。他们借由唱诵歌曲、执行仪式为自己带来平静。在南美洲的最尖端，阿根廷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上，住着奥那人（Ona）和雅甘人（Yagan）这两个美洲大陆最朴实的民族。19世纪初期，身兼神职人员和科学家的阿戈斯蒂尼神父（Alberto de Agostini）曾与这些人共同相处过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外界已知的该民族神话，也几乎都来自阿戈斯蒂尼神父的研究。他提到自己曾在睡梦中醒来，听到部落的巫师独自敲着鼓、唱诵着属于他的歌曲，整个晚上一直这么唱着——巫师是在借此维持自己的“神力”啊！[8]

这种通过自己的梦境神话来维持自己“神力”的想法，暗示了神话通常的运作方式。如果这是个活生生的、有机的、能够确实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的神话，那么这种一再重复神话内容的执行仪式，就能够将人们摆到中心位置。仪式不过就是在执行某个神话；参与仪式，就是在直接参与神话。

现今的纳瓦霍，出现了许多神经症患者，因为这些昔日的战士非但无法过着原先的传统生活，反而被迫局促地住在印第安保留区。他们运用沙画仪式来医治这种疾病。纳瓦霍沙画仪式的作用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神话，让人们能够“对超越者透明化”。

这就是神话运作的方式。

在我对这类事的经验中，我发现对自己最棒的教诲总是来自印度。回想自己当年即将满50岁时（那时我研究、教授神话也差不多有半世人生了），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来总结这一切呢？我当时想，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拥有支配那里好几个世纪的神话，在那里，神话不仅是主流，还转译成了思想观念，所以人们可以阅读神话，其中值得批评、讨论的地方更是成千上万。你能获得的不仅仅是直观的美学欣赏所带来的东西。

因此，我便去了印度，突然之间，万事万物都通了！[9] 我发现自己对这类事的思考的精华，绝大部分都是我从印度学习到的。

譬如说，出自吠檀多（Vedantic）传统的某个教义，对我了解神话中流动的能量的本质，有极大帮助。《泰提瑞亚·乌帕尼沙德》（*Taittiriya Upanisad* ）中便有“五鞘说”，这五鞘包含了真我（ātman）在内，那是每个人的精神基础或胚芽。

首先是食物鞘（annamaya-kośa）。指的是你的身躯，由食物组成，当你死去的时候又会变回食物。寄生虫、秃鹰、土狼、一把火都会让你的身躯灰飞烟灭。这就是我们这个物质身躯所属的鞘：食物鞘。

再来是呼吸鞘（prānamaya-kośa）。呼吸会使食物氧化，可将食物转变成生命。那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躯体：着了火的食物。

下一个鞘是心灵鞘（manomaya-kośa）。心灵鞘是躯体的意识，它会将你的感知，和你认知的那个你统合在一起。

接下来会有个大落差。

下一个鞘称之为智慧鞘（vijn-ānamaya-kośa）。这是涌现超越智慧的鞘。此智慧让你在母亲子宫内成形、帮你消化晚餐，并知道怎么运作这一切。当你割伤了，此智慧也会知道如何疗愈伤口。伤口会流血，然后结疤，最后形成伤痕，这就是智慧鞘运作的结果。

你去林中散步时，可能会看到带刺的围栏。铁丝围栏绕在树上，树也将铁丝围栏包覆了起来。树也拥有智慧鞘。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智能层次，是你和山丘、树木、河鱼、动物所共享的。神话的力量能够让心灵鞘和智慧鞘“接轨”，正是智慧鞘会提到超越性事物。

神话的力量能够让心灵鞘和智慧鞘“接轨”。

从智慧鞘再往内深入就是极乐鞘（ānandamaya-kośa），这是超越性事物驻足的核心，也是极乐鞘自身的核心。生命是内心真实喜悦的化现。但心灵鞘是附属于食物鞘所带来的悲欢之上的。所以它才会思考说："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或正如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提问："生命值得放弃吗？"[10]

这么想就好了：草会长长，这很自然。从极乐鞘之中，会"长出"智慧鞘，草同样也会生长。接下来，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人开着一辆除草机，把长出的草除掉。假设这些青草会思考，它们会想："呸！干嘛这么大费周章？我不干了！"

这就是心灵鞘的思维。你很清楚那股冲动：活着很苦；善神怎么可能创造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呢？这是从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出发点来想事情，它们都是二元对立的。智慧鞘对于二元对立一无所悉。极乐鞘则能够涵纳所有的二元对立。智慧鞘就像初萌芽的二元对立，刚长出来时没有什么破坏力，稍后就会变成真正的二元对立。

当我去埃及的时候，曾去参观图坦卡蒙王（Tutankhamen）那可怜的小小墓冢。相较于一旁塞提一世（Seti I）的大金字塔，那墓冢看起来就像是某个无名小卒的小库房，有两个和小型公寓差不多大的小房间。塞提的墓冢则有小型体育馆那样大。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去洗劫图坦卡蒙墓的原因，因此，我们才得以保存里面那么多棒得不得了的文物。

试着从印度的五鞘意象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图坦卡蒙的棺木。我不清楚这是否是埃及的雕刻师傅原本的用意，但我是这么看的：有三个大小不等的四方型箱子，一个套着一个：食物鞘、呼吸鞘、心灵鞘。这是外层。然而有一座大石棺将内层的两个鞘与外层的那些隔开。那么，内层有些什么呢？先是一座木头制成的棺木，镶嵌着黄金和宝石。棺木的外型正是年轻国王的型貌，胸前是象征其君主身份的标志。我敢说那个标志正是智慧鞘那属于活生生有机形体的层次。

再往里就是极乐鞘：一个以图坦卡蒙为外型、用了大量黄金的纯金棺木。当你了解到那个时代是怎么开采黄金的，你就很清楚这棺木的制作代价是许多条性命，外加上许多凄惨的过程。而这就是极乐鞘。

当然，在这里头的就是真我，躯体本身。不幸的是，埃及人在这上头犯了巨大的错误，他们误以为永恒的生命就是躯体生命的永久保存。所以，你们去参观埃及博物馆时，会看到什么呢？你们买专门的门票进去参观木乃伊室，然后就会看到三排棺木，每一具棺木内都睡着一位法老王。那些法老王的名字就好像一堆蝴蝶的名字：阿蒙霍特普（Amenhotep）一世、二世、三世……

这让我联想到产科病房内的一个房间，小婴儿出生后暂时待着的育婴室。埃及人所有伟

大作为（建造金字塔以及伟大法老王的墓穴）的基础，完全奠基在一个基本错误之上：永恒的生命就是食物鞘这个层次的生命。然而，永恒生命和这种认知一点都扯不上边。永恒和时间无关。将你阻隔在永恒之外的，反而就是时间。永恒就是现在。永恒就是神话所指的那个现在的超越性面向。

> 永恒和时间无关。将你阻隔在永恒之外的，反而就是时间。永恒就是现在。

所有这些事物让你得以了解神话究竟是何物。人们会说：“好吧，你知道的，这也不可能发生过，那也不可能发生过，所以，把神话踢一边去吧！”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要去除心灵鞘和智慧鞘之间的对话所用的词汇，也就是心灵智慧以及有机的生命体智慧之间的对话所用的字眼。

神话中的那些神是可以成为你的榜样并为你提供生活角色的，只要你了解他们指涉的是一脚踏入超越界之内的事物。基督教也有“师主”（ImitatioChristi）这个观念。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要你到外头去，让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吗？当然不是。这个观念的意思是去过那种一脚踏入超越界的生活，就像上帝一样。

正如圣保罗（Saint Paul）所说的：“我活着；但那不是我，而是基督住在我里面。”[11] 即永恒的事物在我体内发生作用。这也就是佛性（Buddha consciousness）的意含，也就是那个既是整体宇宙，也是你自己的意识状态。

神话告诉你说，如果你以特定方式参与这个世界，你就能得到雅典娜、阿耳忒弥斯以及其他许多位神的保护。那就是神话运作的模式，但是今日已经丧失了。生活形式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我童年时期认为很正常的形式，今日都不再出现在我们身边了，现在有了另一套形式，所有事物都变迁得非常迅速。神话传统的构成所需要的停滞，在今日的社会已经不存在了。

滚石不长青苔，而神话是青苔。所以，现代人只能靠自己了，自己自由发挥吧！我认为当前是一个无法得到任何指引、就这么跌入未来的时刻。你需要知道的就只是如何跌落；这是你可以学习的。这就是神话的当前处境。我们全都无法得到可靠的指引。

然而，就算情况这么糟糕，你还是能够发现两种指引。一种是找出一位独具特色的人物，这个人是你在年少时期认为高尚而伟大的人物。你可以将这个人当成你的榜样。另外一种

方式就是活在自己内心真实的喜悦之中。这么一来，你内心的真实喜悦就成为你的生活。梵语中有个说法：离超越界浑沌的边界最近的思想的三个面向为：存在（sat）、意识（cit）、极乐（ānanda）。[12] 你可以将超越的事物视为一个洞或是一个整体，这两种称呼都可以，因为它远超过文字可描述的范围。我们能够谈论的，就只是超越界的这一边有些什么。关键在敲开字词、打破意象，这样字词和意象才能够指向自身之外。不论字词或意象都会通过它们自己的不透明性，而切断我们的体验。但是上面这三个梵语的概念，将会带领你进一步更接近那空无：存在、意识、极乐。

如今，随着我年岁渐老，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存在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意识状态是什么。但是我很清楚自己内心真实的喜悦是什么：那是活在当下的深刻感受，是“做自己”所一定要去做的事。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你就已经和超越界“搭上边”了。你可能没有钱，但这无所谓。当我从德国和巴黎游学回到美国时，恰逢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的前三个星期，我有长达5年没有工作。那时还没有社会福利制度，这对我而言是幸运的。我无所事事，整天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呆坐、看书，想要知道该去何处寻找自己内心的真实喜悦。那就是当时的状况，一直处在兴奋的边缘。

所以，我是这么告诉我的学生的：遵循你内心真实的喜悦！你将会体验到极乐的片刻。当这种经验退潮之后，要怎么做呢？就这么停留在那种感受之中，你将会感到更有安全感，也比想方设法要确保未来的收入更为可靠。多年来，我看多了年轻人如何决定未来职业的整个情形。最常见的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遵循内心真实的喜悦；另一种是去解读自己毕业之时，什么行业会最赚钱的预测。然而，热门行业是很难预测的。今年计算机吃香，明年牙医热门，等等。不论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决定的，当他们真的采取行动时，行业潮流的方向又改变了。但是，如果他们真能找出自己内心真实喜悦的中心点，他们也许不会赚到大钱，但是会拥有真实的喜悦。

遵循你内心真实的喜悦！你将会体验到极乐的片刻。

你的极乐能够引导你到达那超越的奥秘之处，因为极乐就是你自己内在那超越性智慧的能量泉源。因此，当这极乐不再涌现时，你也将不再能接近这股泉源了；要试着再把它找出来。那将是能够为你追踪那条隐形小径的小狗。它就是这么运作的。我们就是这么发展出自己的神话的。

你的极乐能够引导你到达那超越的奥秘之处，因为极

乐就是你自己内在那超越性智慧的能量泉源。

你们从早期的传统中，就可以或多或少得到线索。但是它们必须真的被视为线索才行。正如智者说过的："你无法穿戴别人的衣帽。"在东方盛行，人人都穿戴印度纱丽和头巾时，他们只是受制于自己真正所需的智慧的民俗面向。你必须去找出的是智慧本身，而不是它的炫丽外衣。通过这些饰物，也就是异文化的神话，你能够获得转译成自己之物的智慧。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将这些异国的神话转成自己的版本。

如今，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神话课程，几乎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宗教信仰，我都会涵盖到。有些学生的"神话化"过程，比其他人辛苦，但每个人终究都能找到某种属于自己的神话。我的结论是，任何神话传统都能够被转译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愿意让它"附身"的话。若你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有神话"附身"，这是件好事，因为不论你愿意与否，神话原本便是存在的。你所需要做的便是将该神话转译成流利的口语，而不只是读写的文字。你必须学会倾听神话之歌。

任何神话传统都能够被转译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愿意让它"附身"的话。

我有个朋友，是一个很有趣的小伙子，他的宗教倾向一开始是基督教长老教派，后来他对印度教产生了兴趣，所以有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他都在纽约担任一位印度教僧侣的助手。后来他前往印度，并正式成为印度教出家人。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约瑟夫，我要去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了。"[13]

好吧，教会现在也对普世整体（ecumenical totality）产生了兴趣，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当然，当你有机会坐下来和他们同桌共处时，他们会显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手上的牌抓得可紧了。他们处理的方式是打倒其他的宗教系统。我这位从印度教"叛教"成为罗马天主教徒的朋友，之后一直在为某本美国耶稣会（American Jesuit）杂志执笔，他说："不，你不能这样对待其他宗教。如果你和印度教或佛教的思考方式无法接轨，你就要认真去了解，而不只是用一种贬损的方式去解读。"

所以，他被派去曼谷参加一个属于天主教传统的寺院修会的大型会议，就是那个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在曼谷某饭店因为电线走火而丧命的传奇会议。

有意思的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当天参加会议的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佛教僧侣之间的沟通完全无障碍。他们都在寻找相同的经验，也都知道这种经验本身是无法用言语传达的。各种形式的沟通都只是努力把听到的人带到混沌的边缘；它是块指示牌，而不是事情本身。但是神职人员却只读到沟通的文字，便陷在字词当中出不来了，而那就是冲突的根源。

我的精神导师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说过一句小小的名言：最好的事物无法言说——它们是超越一切、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真实。第二好的事物则往往会被误解——那就是神话，也就是为我们指出通往最好事物之路的隐喻性尝试。而第三好的事物就是历史、科学、传记，等等。能够为人们所理解的言说，就是最后这种。当你想要谈论无法言说的第一种事物时，你就要运用第三种事物作为沟通工具。但是人们总是将工具误解为真实；这样，意象就不再能对超越者透明化了。

最好的事物无法言说——它们是超越一切、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真实。第二好的事物则往往会被误解——那就是神话，也就是为我们指出通往最好事物之路的隐喻性尝试。而第三好的事物就是历史、科学、传记，等等。能够为人们所理解的言说，就是最后这种。

最后，我想分享一则小故事，我认为它能够具体表达下面这个本质性意象：过自己的生活、找出自己的生活，并展现勇气去追寻自己的生活。这个故事出自一位13世纪无名僧侣所写的亚瑟王罗曼史《圣杯的追寻》（*La Queste del Saint Graal* ）。

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所有骑士齐聚亚瑟王大厅内的大圆桌周围。亚瑟王命令大家不许动用食物，直到有人开始进行真正的冒险。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冒险犯难是相当平常的事，所以人们不会饿太久的。

他们都在等待着开始冒险的日子，而这确实发生了。圣杯自己现身在骑士大会中——不是以光芒万丈的本貌出现，而是被一块闪亮发光的大布盖住了。然后，圣杯又自行退场。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震慑住了，充满敬畏感地端坐着。

最后，亚瑟的侄子高文（Gawain）站起来说："我提议下面这个愿誓，我们都应该出发去寻找圣杯，以见证圣杯的真面目。"

下面是让我最感兴趣的文本了。它是这么写的："他们认为集体行动很丢脸。于是，他

们一个个从自己选择的地点展开自己的森林大冒险。森林中伸手不见五指，前方既无路也无任何小径。”

你要从最暗的角落进入森林之中，那里什么路径都没有。有小道或小径的地方，那是别人专属的路径；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奇迹。

关键就在于，找出那条通往你内心真实喜悦的专属小径。

Mythologies present games to play: how to make believe you're doing thus and so. Ultimately, through the game, you experience that positive thing which is the experience of being-in-being, of living meaningfully.



Mythology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第一部分

人与神话

PATHWAYS TO BLISS

从传统上讲，一个“活”的神话的首要功能，便是要让意识状态与其存在的先决条件，也就是生命的本质，能够协调一致。生命的第一条律法就是现在是我吃你，下一次换你吃我。

PATHWAYS TO BLISS

01
仪式的必要性

神话的功能

从传统上讲，一个“活”的神话的首要功能，便是要让意识状态与其存在的先决条件——生命的本质，能够协调一致。[14]

生命靠生命而活。生命的第一条律法就是现在是我吃你，下一次换你吃我——意识状态可有得消化吸收了。这门生命靠生命（也就是靠死亡）而活的“生意”，在我们刚刚诞生，睁开双眼，渐渐觉察到外在世界发生什么之前，就已经运作了数十亿年；早在宇宙有智人（Homo sapiens）出现之前便是如此。维持生命的器官已经进化到以依赖他人之死来维系自己之生的程度。这些器官拥有你的意识状态根本不会觉察的冲动；一旦你的意识状态有所觉察了，你也免不了会惊慌失措，因为自己就是这种“吞噬—被吞噬”的恐惧所造就的。

这种恐惧对于一个感知敏锐的意识状态所造成的冲击极为可怕——生命竟然是一头怪物。生命是个如此恐怖的“现身”，但它如果不这么恐怖的话，就不会有你了。因此，一直以来，神话的第一项功能就在于让意识状态能够和这一事实协调一致。

神话的头一项原始的规则于是确认了：它们按照生命的游戏规则来拥抱生命。我相信不会有人类学家记载对世界持否定观的原始神话。当你了解到原始人类每天都在对抗些什么的时候（单单存在就这么辛苦、这么痛苦万分、这么问题重重），就会觉得无比惊人。我研究过世界上许多原始文化的神话，不记得在他们的原始思想中，出现过任何针对存在或宇宙的否定性字眼。在那之后，当一个民不聊生的时期出现时，厌世的想法才开始出现。

肯定生命的唯一方式就要从根源认可它，哪怕那底层是腐臭、可怕的。我们在原始仪式中所发现的，就是这种程度的肯定。某些仪式残暴到你根本读不下去，更别说观看了。然而

，这些仪式在年少的青少年心中，呈现出一幅鲜活的意象：生命是个怪物般的东西，你要活，就得以这种方式活着。也就是说，按照部落的传统来活。

> 肯定生命的唯一方式就要从根源认可它，哪怕那底层是腐臭、可怕的。

这就是神话的第一项功能：意识状态不只要和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和解"，也要和感恩、爱协调一致，更要认同生命中的美好事物。经历过了苦和痛，生命核心的首要经验其实是一种既甜又美的事物。这种肯定观通过这些可怕的仪式和神话，对一个人产生醍醐灌顶的作用。

> 经历过了苦和痛，生命核心的首要经验其实是一种既甜又美的事物。

接着，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我所谓的大逆转（Great Re-versal）。某个"既理性又感性"的民族发现自己再也没办法接受生命的日常可怖面目。他们这种世界观在叔本华的笔下得到回响："生命是一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15] 生命是一种基础的、形而上的、宇宙性的错误。许多人发现生命是如此可怕，他们选择了从中撤退。

继而出现的神话又是怎样的呢？那时诞生的是退缩、消解、放弃，也就是否定生命的神话。我们在此发现了神话的逃避规则。我指的是真的逃：遁出这个世界。然而，不论是活下去的渴望，或是"生命不但没能提供你认为它该给的，还变得如此吓人"的怨恨，你如何"删去"自己身上这些本能呢？你如何去平息这种生命之渴或生命之怨呢？方法就是去"礼赞"具有这种功能的否定世界、否定宇宙的神话论。耆那教（Jainism）或早期的苦行佛教就是这种形而上途径的主要例证。

耆那教可以说是至今尚在运作的最古老宗教。至今仍然有极少数的耆那教教徒住在印度孟买附近。他们的第一条律法是"非暴力"，也就是不伤害任何生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教徒属于印度的巨富阶层，因为如果你想选择一个不会伤害生命（至少不是躯体上的）的职业，金融业恰好最符合条件。所以耆那教教徒遂成为极少数的高级精英族群。

正如大多数持否定论的教派一样，这些人分裂成两个社群。一个是非神职人员的教友社

群，也就是那些继续住在俗世内的成员。另一个社群则是由那些靠社群供给的出家人所组成。当然，这些人最终根本不怎么需要供给，因为他们遁世入林，全心全意地远离尘世了。

该如何开始呢？首先，你要拒绝吃任何看似活生生之物。你肯定不会吃肉，那是最大的禁忌。但是你也不吃看起来似乎“活生生”的蔬菜。你不会去摘取树上的果子，而是静静地等它成熟落地。想象一下耆那教苦行者的餐桌美食，是多么地赏心悦目！最后，事情演变成只吃些腐叶之类的“食物”，但是借由瑜伽的呼吸法和纪律，你学会了完全消化吃下的每一小块食物的每一个小颗粒。

这种生活的第二个目标是要抛弃所有生之欲望。这个主意不是要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就死去，而是要让这两者同时发生。到了终极阶段，你将会发愿每天只走几小步路；每过一段时间，你会继续减少每天所走的步伐，因为你每踏出一步，特别是在树林中，就会对细菌、蚂蚁，甚至土壤都造成伤害。

这个有关宇宙迷人意象的传统观念就是，万物皆为向上提升的有灵之物。你站立的双脚就踏在无数生命之上。在经过无数转世重生之后，这些生命体也终于达到人类这样的形体，然后他们也会脚踏其他的生命体。我认为这是有关整个宇宙的最宏伟意象之一：一整池子的上升活灵魂（Living monads）。它让我联想到打开汽水瓶时会看到的现象——瓶盖一打开，所有汽泡都涌了上来。汽泡是自何处而来？又往何处去呢？它们的出处超越所有的范畴，它们的去处也超越所有的范畴。但与此同时，它们终其一生一直在向上升。

> 万物皆为向上提升的有灵之物。

我们对这个大奥秘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肯定。你对任何事都不拒绝。你会控制你的存在、你的价值系统、你的社会角色，等等，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对一切都不排斥。另一种是否定一切，一路否定到底。除了逼不得已，生命那吓人的一面和你不再有关。你的计划就是全身而退。

依据目前现有的记载，还有第三个系统，那是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瑣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这个宗教的架构中，光和真理之神（Ahura Mazda）出现并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欺骗之神（Angra Mainyu）却把这世界毁掉或否决掉了。根据瑣罗亚斯德（Zarathustra，又名Zoroaster）的说法，完美世界的修复工作已经展开了，我们都可参与其中。借由在生活和行为中拥护善、对抗恶，我们可以凭一己之力逐渐协助修复已失去的完美世界。

从后期的圣经传统以及耶稣死而复生等基督教传统中，就可以辨识出这种早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中信仰形式。

上述第三立场提供了一个改良版的神话。这个改良版的世界观要传递的是：通过特定种类的活动，改变就得以发生。通过祈祷、善行或某些其他活动，我们就能够改变生命的基本原则、基础的先决条件。假如这个世界遵循你的“旨意”走，你就肯定它。这就好像为了要让对方进步而与其结婚一样——这并不是婚姻。

据我所知，上述就是高等文化的三种主要神话观：一是通通肯定，二是全盘否决，第三种会说：“我将肯定这个世界，若是它照着我所认可的方式来运行。”当然，最后这个大受欢迎的世俗化立场，在我们四周比比皆是的先进的、改革世界的态度的影响下，是具有发言权的。

一套神话秩序就是一套由意象所组成的系统，并为我们的意识状态提供一种存在的意义感，但这套系统本身不具有意义，它本质如此。但是我们的心智会去探寻意义；除非它知道（或捏造）某套规则，否则它无法运作。

神话呈现出可供心智运作的游戏：如何让你目前如此这般做的一切具有说服力。最终，通过这套游戏，你就可以体验到“存在之存在”（being-in-being）的经验以及活得有意义这些正向事物。这就是神话的第一个功能：让个人在面对眼前这个名叫“存在”的怪兽般的奥秘时，能产生一种感恩、肯定的敬畏之心。

神话的第一个功能：让个人在面对眼前这个名叫“存在”的怪兽般的奥秘时，能产生一种感恩、肯定的敬畏之心。

神话的第二个功能在于呈现一个宇宙体系的意象，一个围绕我们四周的宇宙的意象，这个意象将维持并引发我们这种敬畏的体验。这个功能我们可称之为神话的“宇宙发生”（cosmology）功能。

神话的第二个功能在于呈现一个宇宙体系的意象，一个围绕我们四周的宇宙的意象。

真理（truth）的问题此时无关紧要。尼采说过，你可以为一个人的信仰带来的最烂观点就是真理。这是真的吗？谁在乎？在神话意象的领域，重要的是“我就是喜欢这样”；这是我生命的源头。质疑一位神职人员落伍的宇宙意象（也就是他对世界历史的主张）的宇宙真实性，你会得到的答案只有：“你是谁？傲慢的知识分子，竟敢质疑一直以来都是我生命泉源的美妙事物！”

人们依赖“玩一场游戏”来度过一生，你却只要扮演老学究，闯进来问一句“可这有什么用？”就毁掉了游戏。一个宇宙发生的意象提供你一个可以玩游戏的场所，这个游戏在协助你，让你的生活、存在，以及你自己对于意义的意识状态或期望，保持协调一致。这就是神话或宗教所必须提供的。

当然，这套系统必须说得通才行。我体验过的最令人混乱的经验之一，是在阿波罗10号登月过程中。那是发生在正式登陆月球前的那次飞行，当时三位航天员在圣诞节当天驾驶着宇宙飞船绕行月球，正谈论着月球看起来是多么干燥、贫瘠。接着，因为当天是圣诞节的缘故，他们开始念起《创世记》第1章。就这样，这三位航天员念起和他们正穿越的宇宙毫不相干的古老字句，内容描述某位大神在7天之内，创造出来的三层蛋糕结构的宇宙，而且这位大神还住在这三人当时所在球体下方的某处。他们才刚指出月球表面简直像闹干旱一样，就开始念“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这种宗教传统和具体实况之间的整体不连贯性，当天晚上对我造成极为强烈的冲击。对于我们的世界，这是怎样的灾难啊！至今未能有任何东西，可同时像过去这些圣经诗句一样唤醒人们的心，又能够与目前实际上可观察到的宇宙协调一致。

圣经传统的一个问题在于，呈现给我们的宇宙，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在5 000年前所假定的；自那时候起，就同时有两种宇宙模式并存。托勒密体系（Ptolemaic system）的地心宇宙论是一直以来就有的，过去四五百年来的主流则是以太阳系和旋转的银河系为主轴的哥白尼日心宇宙论。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跳脱不了《创世记》第1章谈到的有趣的小故事。《创世记》第1章和其余章节甚至是第2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此，神话的第二个功能就在于呈现一个大宇宙的意象，好维持你对宇宙奥秘的敬畏感，并对你接触到宇宙后所体验的任何事物，作出解释。

神话的第三个功能则在验证并维护某个特定社会体制系统：你专属的社会单位得以存在的一套判断是非对错、得体与否的共享标准。

神话的第三个功能则在验证并维护某个特定社会体制

系统：你专属的社会单位得以存在的一套判断是非对错、得体与否的共享标准。

在传统社会中，律法和秩序这些主张都被框限在宇宙创造秩序的架构之中：它们同属一个相同的不可或缺的本质，具有同等的正当性，也同样不容质疑。举例来说，在圣经传统中，创造世界的就那么一位上帝。做出在西奈山对摩西颁布十诫律法等作为的，都是同一位神祇。因此这个神圣社会的社会律法，就和宇宙的律法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你不能说："天啊，我不喜欢春夏时太阳这么早就升起。我宁可它晚点出来。"宇宙律法和社会律法的法源相同。它们同样无可置疑；也就是说，它们无法被否定。一个立基于神话的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就如同宇宙本身的律法一样，货真价实而不容置疑，也不得被批判。这些都是你无法改变的；违抗它们你就会招致自己的毁灭。

这就是古老神话传统的道德观的特征。道德标准是既定的，不是人类的议会所能决定的。"这已经落伍了，这很荒谬，这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完蛋。让我们改变它吧！让我们对这种事理性一点吧！"教会对此没有对策，没有一个传统社会有办法做什么。这就是法律，就是这样。教皇因为避孕的议题而被迫要去面对。他处于一个荒谬的处境，声称自己就是知道上帝对这类事情的看法。

我倒是有些话要对教皇说，当然我还没有机会，但是但丁在《神曲》中，倒是替我给教皇提了个醒！但丁在到达天堂玫瑰所做成的神圣大会堂时，比阿特丽斯（Beatrice）告诉他在那里聚集了大量会众。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华丽的白玫瑰，中间是三位一体的圣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玫瑰圣杯（Rose Bowl）。那里聚集了大量会众，所有在天使堕落之后被创造出来填补空缺的灵魂通通都在那里。比阿特丽斯对但丁说，那里面差不多要爆满了。但那是在14世纪，想想从那时到现在，会发生多少事！教皇真是误读了书里的意思。这件事该适可而止了。我要对教皇说的话已经传出去了，信息将被带到。所以，到了某个程度，你就不要再去塞满那圣杯了。那里甚至连站立的空间都没有了。无论如何，圣经传统就是如此。

印度的情形也类似。印度人的概念里不是造物主，而是梵天（brahman）这个创造出宇宙又亲手收回的非人为力量（impersonal power）。这个宇宙秩序不可或缺，它既是治理动植物的律法，也是印度社会秩序的律法（也就是种姓制度）。这些律法不能被改变。它们是宇宙秩序的一种表现。

如今的印度，一方面，种姓制度传统以及来自这个传统的禁忌仍旧阴魂不散，另一方面，因应当前处境而立了新律法，而直到今天，这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几年前，印度某位高僧曾说："如果你要当英国人，就要打破种姓制度。如果你要当印度教徒，就要服从经

典。”而经典告诉我们，种姓制度下的每一个阶层都各有其恰当的功能和位置。因此，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就是大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道德律法这种东西。“道德”这个词汇人们延用至今，但是昨日的道德，可能就会成为今日之恶。它当然可能这样，它也已经变得如此；我的一生都在见证这种变化。

最后，神话的第四个功能属于心理层面。神话必须带领个人通过他生命的各个阶段，从出生到成人、从老迈到死亡。并且必须与个人所属团体的社会秩序、所属团体所理解的宇宙体系以及生命这个怪兽般的奥秘相符合。

> 神话必须带领个人通过他生命的各个阶段，从出生到成人、从老迈到死亡。这是神话的第四个功能。

第二、第三项功能在我们的世界中，早已被俗世的秩序所取代。我们的宇宙发生论落在科学的手中。而科学的第一条律法就是真相尚未被发掘。科学所遵循的律法都是些运作性的假设。科学家很清楚，事实（fact）随时都可能被发现，它让流行的理论变得过时；这经常发生。有趣的是，在一个宗教传统中，教条越老旧，反而被认为越“真”。

而在科学的传统中，一篇发表了10余年的论文就应该被淘汰。科学界是一直持续向前移动的。所以那里没有律法，没有可让你靠着休憩一下的岁月之石（Rock of Ages）。那里没有这类东西，科学是流动的。我们知道石头也是流动的，尽管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事物永远留传，一切都会改变。

> 科学界是一直持续向前移动的。所以那里没有律法，没有可让你靠着休憩一下的岁月之石。

在当今的社会领域，我们已不再将律法视为“圣法”。以堕胎这个近来的热门议题为例，人们仍然经常听到：上帝对某某长老或某某牧师说过……但这似乎不再讲得通了。上帝的律法无法再为国家法律的正当性“背书”了。国会决定什么是社会秩序的得体目标、哪个机构该促成这个目标。因此，我认为，在当今这个俗世社会中，神话的宇宙发生功能或社会功能，真的不再是个问题了。

然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第一、第四项功能仍旧占有分量，我要诉求的正是这些

。我们将发现自己早已远离旧传统。首先就是“敬畏之心”这个问题。而正如我说的，你对敬畏之心可以持上面那三种态度的其中一种。

第四个功能如今体现在教育层面。基本上，神话的这个教育秩序的功能是引领孩子成熟长大和协助年长者逐渐放下退出。婴儿期是属于服从和依赖的时期。小孩依靠父母，向父母寻求建议、协助和许可。然而，到了一定时期，个人就必须要靠自己而不再依赖他人，自己就是权威。我们要能区别对待这个问题的传统态度以及当代西方态度。传统的想法是，已经独立、能够承担责任的成年人应该要接手一切，不再批判社会的律法，而是要代表律法行事。反之，在西方世界，人们希望个人要发展其批判才能，应该在评估自己和社会秩序之后，再贡献出自己的批判意见。这并不意味着要大放厥辞，在你清楚那是什么之前，便大肆批评一番。

我要来好好谈谈最后这一项功能。

神话以及个人的发展

我发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心理的功能是神话4大功能中最恒常不变的。以成长中的个人为例，不论是18世纪北美大平原的苏族（Sioux），还是非洲古老丛林中的刚果人，这一功能都一样适用，甚至也适用于生活在混乱的、机械建构环境中的当代都市人，即我们这些正身陷其中的“摩登人”。就人从婴儿床到棺木的心理发展而言，我们通通遵循着一条极为相似的道路。

区分人类这一物种和其他物种的第一个事实，是我们过早的降世。人类出生到这个世间之后，有长达15年之久的时间都无法照顾自己。青春期要在出生至少12年以后才会到来，而生理的完全成熟则要到20岁出头。这一段漫长的“生命之弧”中，有很大一部分岁月，个人处于一种“事事依赖别人”的心理境况。从小所受的训练让我们在遭逢刺激或经验时，都单纯地反应：“谁来帮助我？”我们和自己的双亲是一种依赖关系。每个处境都会唤起我们的双亲意象：“爸爸妈妈会要我怎么做？”弗洛伊德对这种依赖关系提出了很棒的观点。

以念博士学位为例，你可能一直要到45岁左右才能摆脱权威的束缚。但就算拿到学位，你可能也永远脱离不了“权威”的身分。你可能会一直陷在学者生涯的繁文缛节当中，不时要指导后辈。你必须有相信自己的勇气，才能将这种“在后辈身上验证自己权威的特权”留给他人。

再举个例子，一位教授和一位运动员同时上了电视，教授在回答问题，运动员正接受着采访。比较一下这两者，你会注意到这位学者说话时总是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让你怀疑他

究竟是否有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让他无法畅所欲言？相反棒球选手的回答就很直接，语言中带有权威又十分自然。我对此印象深刻。运动员可能在十七八岁成为最佳选手之后，就会摆脱权威。而可怜的教授一直到头发花白，还会在权威下工作，这实在太迟了。他都该全身而退了。

在人生的特定时刻，社会就会要求这个依赖成性的小可怜虫，蜕变成一个负责任的行动发起者，不再事事求助于父母，而是成为父亲或母亲。

在人生的特定时刻，社会就会要求这个依赖成性的小可怜虫，蜕变成一个负责任的行动发起者，不再事事求助于父母，而是成为父亲或母亲。

在比我们更古老的文化中，青春期仪式的功能就在于带来心理的转化，与课业、成绩的好坏无关。重要的是，你不用矫正自己就能立即承担起责任。在依赖和责任这两种态度之间左右摇摆的人患有神经症：他很矛盾，被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扯。

神经症患者不过就是尚未完全跨越心理阈限的人。他们碰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爸爸在哪儿？"却又立刻察觉到："喔，我就是爸爸！"这些在心理治疗师躺椅上泣诉的40岁的老婴儿，往往对事情的第一个反应依赖性十足，随后想到："等一下，我已经是成人了。"

每个人从小被灌输的态度就是要臣服于权威、害怕受罚：总是仰望你上头的人，等他们来告诉你该不该、对不对、可不可以。然后一下子，青春期到了，你该长大成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那些持续了20年之久、不时诱导你臣服于权威的自发反应，也该弃守了，用"为自己争取权威"来取而代之吧！原始部落的成人礼和青春期仪式就是要叫醒你：醒醒吧！你现在成人了，把你的童年抛在身后吧！

那些持续了20年之久、不时诱导你臣服于权威的自发反应，也该弃守了，用"为自己争取权威"来取而代之吧！

以澳洲原始部落阿兰达人（Aranda）为例，当小男孩开始变得讨人厌且让妈妈难以管教时，女人们便会聚在一起，用棍子痛打小男孩的脚。几个星期之后，非常有趣的事就发生了

。男人们会穿着古怪的戏服，装扮成男孩们从小就看过的神明的样子。他们会冲进房内，用牛吼器等来制造出各种可怕的噪音。男孩们会跑向妈妈寻求保护，妈妈们也会假装要保护他们。而男人们会抓住小男孩把他们带出去。这时，妈妈已经无用武之地了，小男孩必须要自己面对这可怕的情形。

男孩们之后要面对的却一点都不好玩。男人们将男孩们赶到一处树篱后头。到了晚上，就会在树篱前面的空地上举办许多热闹的活动，但是不准男孩们看热闹。你能够想象如果有男孩偷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会被杀掉，然后被大家吃下肚。

这确实是处理青少年不良行为的一种方式。只要是不配合支持他的社会的年轻人，直接斩草除根就好了。当然，这种方法的坏处就是会剥夺社群的原创性：只有好孩子才能存活下来。

过了一会儿，每个男孩都有机会去外头看看热闹。一个十二三岁、吓坏了的男孩会在树篱外围坐下来。在这个“舞池”的尾端，会站出一个奇怪的男人，他会表演宇宙袋鼠（Cosmic Kangaroo）的神话。接着宇宙天狗（Cosmic Dog）出现，开始攻击袋鼠。这场表演只是呈现出图腾祖先这个神话的一部分而已。而这个小家伙正坐在角落，观看这场表演时，这两个大家伙会冲过来跳到他身上，不停地往他身上跳。

这么一来，小家伙永远忘不了那袋鼠和天狗了。这场戏可能有点粗糙，不过小男孩准能抓到重点，因为重点不过几处而已。小男孩所有的童年双亲意象，都在表演中转移到了部落的祖先意象上。

刺激的还在后头，更多表演陆续登场，男孩会被割去包皮。他会拿到一个特别的小玩意作为他的护身符（tjurunga），用来治愈伤口、保护他，并成为某种个人偶像。男人们用自己的鲜血喂食男孩。他们割开自己的臂膀放血出来，小男孩以男人的血维生：吃血饼、喝人血汤——小男孩全身被倒满鲜血。

当一切都结束时，男孩就不再是举行仪式前的那个小鬼了。太多事发生了。他的身体整个产生了变化，心灵也改变了，接着，他被送到一群女孩子当中。

女孩子当中有一位是动刀帮男孩割包皮的男人的女儿，她是男孩未来的妻子。男孩无从选择，不能自主决定。他没有机会说：“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其他女孩。”他是一位“认证过”的小大人了，他必须表现得同这伙人中的男人一样才行。[16]

这些原始社会每天都要面对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新成员的入会方式就要够震撼，好让他知道自己的本能反应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才行。社会将他塑形入轨：他被修整、剪裁成某

个特定有机体的一个器官。拜托，不要再有依赖他人的想法了。

在被传统文化所笼罩的社会疆界内过日子，成熟度是必要的条件。你成为道德秩序的载体。你强化它。你相信它。你就是它。

> 在被传统文化所笼罩的社会疆界内过日子，成熟度是必要的条件。你成为道德秩序的载体。你强化它。你相信它。你就是它。

而我们文化的要求并不相同。我们会要求自己的学生或孩子有批判的态度、要运用自己的大脑、成为独立个体、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在我来看，有些小孩似乎独立得太早了些，但整体而言，这不失为开发伟大创意潜能的好原则。然而，这么做在我们的“神话关系”上会带来一个全新的问题。不像传统文化那样，我们不会试图以极端的外力，将传统烙印在个体身上，并使得个体成为过去一切的活的复制品。反之，我们的观念在于发展个体的人格——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当代西方问题，你们知道后可能会很惊讶。

以印度为例，他们就期望个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按照传统上这个人所隶属之阶级对他的期望。对我们的感知而言，已属于“惊怖”程度的“萨提”（satī）这种寡妇陪葬自焚的古老仪式，其实是来自“萨特”（sat）这个梵文，而这个字是“即将成为”（to be）这个动词的阴性形式。一位彻头彻尾履行其责任的妇女就是“某物”，这是为人妻该做的。而不服从“萨特”，不服从“法”（dharma），就是“非物”。

这个观点和西方的观点刚好背道而驰。在西方，如果一个人只是按照权威所说的那样活着，人家告诉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认同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角色，我们会叫他老古板（fuddy-duddy）——“这个人不存在。”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心理转化：从成人到老迈以及力量丧失这一转化过程。在原始社会以及古代所有高等文化中，这个转化比起医药高度发展的西方社会，会更早到来；在许多社会中，老年危机开始的时间，真是早得吓人。无论如何，不管什么时候会降临，它就是来了。

就在你压抑一切不容于自己所属社会秩序的心灵悸动、努力完成学习之际，就在你见多识广、主导一切之际，你也开始走下坡了。你总是记不住事情、手的力量减弱、身体比以前容易疲累、睡眠比行动更具吸引力——你开始退场了。更有甚者，另一个留着不同发型、活

力充沛的新一代尾随而至，你会想，好啦，都交给他们吧！神话也必须照顾到这一“退场”处境才行。

当你生命的所有能量，以及这个世界对你所要求的所有能量，都已经应用在某个既定的社会秩序所设定的目标时，蓦然回首，你却发现这些目标已经有所改变，也不再会影响你的行动，这时，你就会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困境。你的心灵能量退回到存在的深层领域，那是这个社会所没有要求的，那是当你被“塑形成人”时“暂停营业”的那些部分。

> 你的心灵能量退回到存在的深层领域，那是这个社会所没有要求的，那是当你被“塑形成人”时“暂停营业”的那些部分。

弗洛伊德所谓的“廉价力比多”（disposable libido）这时便会在一旁伺机而动。过去不允许你去做的事，突然变得很有意思了。举个例子，你们都听说过中年男子的故事吧！他已学会所有该学会的事，也完成了该做的事。他现在什么都可轻松完成，所以就有很多空闲时间。

要怎么打发那些多余的时间呢？他突然想：“喔，我为了今日的成就都放弃了什么！”此外，既有的成就本身也显得越来越无趣了。我不喜欢把这些告诉我的学生，不过，所谓的成就确实不值得追求。

无论如何，这位父亲开始看到自己过去不曾注意、在远处闪闪发亮的大眼睛。这些年轻女孩似乎比他年轻时记忆中的女孩更加美丽动人。他的家人也注意到了：“爸爸怎么了？”

他也可能计划好在赚到一切之后便退休。那么，退休后要做什么呢？他打算投身于年轻时的最爱，譬如说钓鱼。因此他为自己配备了各种仪式性的工具：专用的钓鱼帽、钓鱼竿、各种假蝇、各式各样的钓饵等，不一而足。这老家伙把该有的都齐备了。他喜欢什么就让他去买，随他去；他甚至租了间猎钓用的小木屋。

好了，他在做什么呢？他正在钓鱼；他在12岁时最后一次做的自己爱做的事就是这个。他拉上来的是什么？是鱼。他的无意识其实在等什么？美人鱼。

他其实是精神崩溃了——这话可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一个在美国有记录可循的现象，涉及数以百万计的自以为很清楚自己在努力些什么的中年男子。他们计划去钓鱼，却突然想到自己已婚、有小孩、必须没日没夜地工作赚钱，而且身旁的人也都在协助他们好好工作，都

希望有一天他们能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与此同时，他心里有个东西也悄悄地扩张了；他不是准备去钓鱼，他仍旧在想年轻女孩，然而却不是凭想就能得到的。因此，他就到精神病院去，让罗蕾莱（Lorelei，德国民间文学中传说的女妖）从自己的无意识中以非常倒胃口的外形，一个个冒出来。那就是廉价力比多的力量。

母亲又如何呢？我们都很清楚母亲做了些什么：她为孩子放弃了一切，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或许除了被我们称作爸爸的顽固老头之外，她也曾经有过几个可爱的恋人。如今，孩子们长大离家，空巢期降临。生命变得很空虚，想要抓住生命的愤怒再度出现。走了，全都走了，母亲放弃自己一切所换来的，全都走了，她贡献出自己的力比多所付出的一切，全都不见了。

她抓狂了，成了所谓的恶婆婆。她帮你把孩子带大，告诉你何时关窗、何时开窗、蛋要怎么煎——总之，她什么都要管。这是个很可怕的危机。这些内在的心灵力量以一种强迫性方式冒出来，她根本无法控制。外人有时看得出她在拼命克制：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但是，老天爷，她又这么做了。

古老的神话系统也必须能照顾到这个问题才行。神话系统必须将人们从依赖带领到可承担起整个宇宙的阶级，再过渡到不再被需要的阶级。传统社会有个想法很棒：老人是有智慧的。因此，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也会去寻求老家伙们的建议和赞同。社会上就出现了老年人委员会和元老院，也就是说，这种社会找出了老人可参与其中的方式。

神话系统必须将人们从依赖带领到可承担起整个宇宙的阶级，再过渡到不再被需要的阶级。

我和美国国务院“往来”好几年了。那里的人告诉我，他们的一大烦恼就是不得不去做驻外大使、总统或内阁要他们做的事。在国务院工作的人知识都很渊博：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而，他们只是代理人而已；决定方向的是那些给共和党或民主党捐了大笔竞选经费，因此成为了某某驻外大使的人。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他们却老是要“指挥”国务院的专业外交官。我从许多国务院工作人员那里听说，他们的主要烦恼在于尽可能地、慢慢地去完成交办的工作，好尽可能减少因此带来的灾难。

拥有权威的是那些老家伙。我们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但是古老的传统社会却有办法。他们累积经验得知的理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老家伙眼中，过去和现在的做事方式差不多。所以，你就可以问老家伙们，过去是怎么做事的呢？而你得到的答案总会有

些参考性。不过，这已经行不通了。

接下来，神话秩序该协助我们有所准备的，还有最后一段人生的过渡时期：黑暗之门后面的旅程。

让我先来讲一个关于巴纳姆贝利马戏团（Barnum and Bailey’s Circus）的小故事。过去马戏团内都会专门搭个小帐篷好表演畸形秀。你付50美分就可以进去看一些畸形的怪人，还会看到现场摆的很多标语：“长胡须的女士”、“世界最高的男人”、“活骷髅”等各式各样的营生。因为有太多的秀可看，大家流连忘返，不肯离去，帐篷很快就挤爆了。这种现象会造成一个问题：人们不想出去时该怎么办呢？有人想出个好主意，把出口处的标语拿下来，换上一个牌子，写上：“散场大戏往这个方向。”当然，每个人都想看散场大戏！

我们也可以想出类似的小故事好协助人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你走出那扇门，外面是那么美好。那里有竖琴可弹奏，大家都在那里迎接你……

当社会开始说，我们这里真的不需要你时，你的能量就会再度回归心灵。你会怎么处置那些能量呢？

> 当社会开始说，我们这里真的不需要你时，你的能量就会再度回归心灵。你会怎么处置那些能量呢？

我最近去了一趟洛杉矶，看到许多老人站在一个转角。我问身旁的朋友：“这些人在等什么？”

我的朋友回答说：“他们在等去迪士尼乐园的穿梭巴士。”

这确实是照顾老人的好方法之一。其实，整个迪士尼乐园就是“幻想现象学”的向外投射。如果这些人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幻想世界，他们大可进入沃尔特·迪士尼的想象之中，好让他帮助大家。

这就是一直以来宗教在做的。宗教提供一些让人们去想象的事物，那是对于神圣的存在、天使以及“外头那儿”（out there）的想象。那会带给人们许多娱乐，也能够让人不会成为恶婆婆或其他人的麻烦事。

我要说的是，在神话中所指涉的“外在世界”其实（以心理学的术语来讲）指的是“内在

世界”，这是个基本的神话原则。而在神话中，“未来”其实是指“现在”。

有一次，我在一个英国国教的结婚仪式中，无意中“偷听”到牧师对新人说了类似这样的话：“要以珍藏永世生活的方式，来过你们婚后的新生活。”我认为这段话的措辞并不是全然正确。我想他要说的是：“过你们的新生活，共度你们的婚姻，就像你们正在体验永世生活一样。”因为永恒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永恒并不是未来或过去。永恒是现在的一个维度。它是永恒的人类精神的一个维度。找出你自己的永恒面，那么不管是面对时间或生命的长河，你都可以轻骑过关。而能够协助你反思这种贯通个人存在和体验的跨个人、跨历史维度的知识的，就是神话的原型——活在世界各个神话之中、永久支撑着人类各种生活模式的永恒神话象征。

未来的神话

今天通过这个演讲，我们知道了什么？我想，很显然地，从我今日所讲的一点点内容，可以知道神话系统具有哪些功能，它会照料好太早来到这个世界的受造物——人类。它将我们从幼儿期带领到成熟期，从壮年带到我们的二度幼儿期，接着带我们走出那扇黑色之门。大多数的神话都会告诉我们，父亲、母亲有一天都将走出黑色之门，祖先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你会喜欢那里的，你所有的老朋友都在那里，往前走吧，不要害怕死亡。它像是某种心理上的幼儿园。

对我而言，有个意象很早之前便出现了：它是另一种出生过早的动物是有袋动物——袋鼠、沙袋鼠或负鼠的婴儿。因为没有胎盘，它们无法待在妈妈的子宫里发育健全后再出生。这些小东西在大约18天大，还在妊娠期时就被迫出生了，它们会爬进妈妈肚子的小育儿袋里头。小东西在里面会紧紧贴着妈妈的乳头，直到它们能够爬出、站立、走动为止。

育儿袋是它们的第二子宫，还是个能看风景的子宫。

我认为神话等同于人类的“育儿袋”。我们需要神话，正如同有袋动物要靠育儿袋安全度过羸弱的婴儿期，直到能爬出育儿袋大声宣告：“我，哇啦！我长大了。”

因此，为了能够协助个人成长，神话系统不需要是合理的，不必然是理性的，也不用是真实的；它该是能让人舒适自在的，就像个育儿袋一样。你的各种情绪可以在里头发展，直到你觉得不会有危险出来为止。然而，随着神话的解离——这正是当今社会所发生的，你就少了那第二个子宫。理性的态度会告诉我们：“喔，这些老旧的神话，它们都是胡说八道。”这种态度已经将育儿袋扯掉、撕碎了。

> 为了能够协助个人成长，神话系统不需要是合理的，不必然是理性的，也不用是真实的；它该是能让人舒适自在的，就像个育儿袋一样。

这么一来，会怎样？就会有许多无法从第二个子宫“毕业”的流产儿。这些人被丢出来，全身光溜溜地四处乱跑，因为太早降临这个世间，一切都必须靠自己。

一个小胚胎被丢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作为一个保温箱内的早产儿，已经够艰难了，但少了这个“育儿袋”，少了神话的教导，心灵就会整个扭曲。

我们当代的传统发生了什么？问题就在于科学已经让西方主要宗教的主张失效了。《圣经》中的每一个宇宙产生的主张，都被科学所驳斥；对照你从天文馆望远镜所窥视到的外层空间，圣经中的宇宙意象简直荒谬透顶。当你深探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打开的过去的深渊时，你就会觉得这个历史意象真是荒谬极了。

我们依赖、深信的概念——上帝不在我们之中，而在上方那个神圣社会——整个被颠覆了。没有人敢发誓自己相信圣经中所讲的。他会假装说：“好吧，这不是问题，我喜欢当基督徒。”

如果我们从小被教导不可以说心口不一的话，我们就会因此而迷失了方向。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来自东方文化、刚果人、爱斯基摩人等的新观念的闯入。我们身处一个尼采称之为“什么都比”的竞争时期。“所有人都相信同样事物”的单一文化视域，再也不存在。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被丢入漫无律法的冒险森林之中；所呈现在你眼前的，没有一项真实到能够让你接受。

科学的整个重点就在于没有事实，只有理论。你不会相信这些事物；它们不过是下一条信息可用来转化的假设。我们被教导说：不要固着、保持开放。

但是我们的心灵承受得起吗？

曾经有段时间，西方文明的种种神话都像这样各行其事。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年，近东的基督教信仰被强加在欧洲的个人主义之上。一方面，圣经传统强调自我要臣服于神圣社会；另一方面，欧洲原有传统却高度肯定个人的启示和成就。公元12世纪时，这些敌对的欧洲各传统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如果你喜欢文学的话，会知道最能够呈现这段历史的，就是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的骑士虽然以基督教英雄之姿而耀武扬威，其真实身份却是塞尔特

诸神；在崔斯坦（Tristan）和伊索德（Iseult）这位少女版赫洛伊丝（Heloise，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德“Abelard”的学生兼爱人）的爱情故事中，诸神就这么说过：“我的爱是我的真实，我愿为此忍受地狱之火。”

这个冲突最终带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理性时代，以及后世所有类似的改革。

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正是12世纪、13世纪的人们，在其文明倒塌之际所追寻的来源：诗人和艺术家。这些人能够看穿当前的破碎象征，并开始去编造新的可行意象，也就是“对超越者透明化”的意象。当然，不是所有诗人和艺术家都有这个能耐，因为许多诗人和艺术家对神秘性主题不感兴趣；有些有兴趣，但所知有限；有些有所了解的诗人和艺术家，却把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错当成全人类的生活——将自己的愤怒变成了所有人的。然而，我们当中一直有伟大艺术家出现，他们解读当代场景的方式，能够让伟大的“基始观念”（elementary idea）得以闪耀万世，并描绘、启发个人的历险旅程。

> 我们当中一直有伟大艺术家出现，他们解读当代场景的方式，能够让伟大的“基始观念”得以闪耀万世，并描绘、启发个人的历险旅程。

曾以这种风范引领我的两位伟大艺术家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乔伊斯。就以《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和《尤利西斯》（*Ulysses*）为例好了。书中以当代为背景——至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却通过神话学的语汇来诠释。比起圣保罗，你们在斯蒂芬·迪达（Stephen Dedalus，《尤利西斯》的主人翁）以及汉斯·卡斯托尔普（Hans Castorp，《魔山》的主人翁）这两位人物的经历体验中，更容易找到共鸣。圣保罗的确做了许多事，但那是远古之前在远方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已不再骑马，也不会穿着罗马拖鞋四处行走——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而斯蒂芬·迪达勒斯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身处当代文化圈。他们的体验和你们切身的冲突、难题较有关联，也因此可以成为你认知自身体验的榜样。

我们在世界所有宗教中都可以找出相同的基本神话主题。神话的意象是一种语言，一种表达我们最深层人性的某种本质的通用语。它在其所属的各个不同地区都受到种种的扭曲。

PATHWAYS TO BLISS

02
穿越时空遇到神话

神话的表面和实质

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就将神话定义为"其他民族的宗教"。[17]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轻轻松松地来为宗教下定义：它不过就是被误解的神话嘛。通常，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我们对神话象征的错误诠释，认为神话象征涉及历史事实。而这个问题在西方传统又别具关键性，因为我们总是在强调作为教会创立基础的宗教事件的史实性。

我们在世界所有宗教中都可以找出相同的基本神话主题，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繁华的都市，从北美大平原到欧洲森林，再到波利尼西亚的珊瑚岛。神话的意象是一种语言，一种表达我们最深层人性的某种本质的通用语。它在其所属的各个不同地区都受到种种的扭曲。

巴斯蒂安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一名德国医师、旅行家、人类学家；19世纪60年代时，柏林大学还特意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人类学的讲座。巴斯蒂安经常去各地旅行，也相当关注他所邂逅民族的风俗习惯。他接触到的象征，不论是本土性的或是宇宙共通性的面向，都能够激发他的灵感。为描述象征的宇宙共通面向，他创造了"基始观念"（Elementargedanke）这个专有名词。当然，不会有"基始观念就这么赤裸裸地把自己呈现出来"这回事；它总是会以某个特别的文化正在体验它的方式出现。因此，巴斯蒂安就创造了另一个名词"民俗观念"（Völkergedanke）。基始观念总是和某个特定的文化脉络形影不离，那就是种族的脉络。

譬如说，当你们读北欧或东欧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时，总是会读到"黑暗森林深处，经常会有来自可怕大野狼的威胁"。而当你们读到波利尼西亚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时会发现经常出现的元素就变成了黑暗大海的深处，以及可怕大白鲨的威胁。

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会告诉你们，这两个神话主题无法这样被放在一起比较。北欧人受

森林和野狼的影响，而波利尼西亚人受海洋和鲨鱼的影响，仅此而已，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任何一个和我一样曾在两个不同地点看过同一出舞台剧的人，将能够轻易看出该思考方式的谬误。年轻中国演员在香港地区饰演的哈姆雷特，和年轻犹太演员在百老汇舞台剧演出的哈姆雷特，是不一样的。然而，你不会认为在香港地区演出的不是莎翁名剧而是中国戏剧，正如你也不会认为百老汇版的哈姆雷特是出犹太剧一样。因为其中的核心剧情以及剧中各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正版莎翁名剧一样，原汁原味，没有变质。

超越意识状态这个界域的深层黑暗奥秘，在欧洲的代表就是黑森林，而在波利尼西亚的代表就是深层海洋。奥秘之中的强烈危险也会以不同的伪装之姿现身：不论是大野狼或大鲨鱼，都是相同原初恐惧的表现。

> 奥秘之中的强烈危险也会以不同的伪装之姿现身：不论是大野狼或大鲨鱼，都是相同原初恐惧的表现。

因此，你们读过不同的神话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再回到上面那个舞台剧的隐喻），重点不在于扮演哈姆雷特的是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而在于演员当下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些角色自有其连贯性，对于所扮演的人物也会有不同等级的限制。因而，当某个角色在向你诉说的时候（不论是穿着大野狼还是大白鲨的戏服），你就会知道他正在演什么，也不需要任何学者来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感到害怕。

这个事实也让我们得到下面这个结论：这些象征的首要映射（例如，童贞女生子）绝对不可能会是历史事件。如果真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发生，那么在发生之前，单单就“象征的具体展现”这一点来看，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就应该具有精神上的重要性了。

基督教传统在区分“耶稣”和“基督”这两个名词的意义感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的问题。“耶稣”指的是一位历史人物，“基督”则代表一个永恒的原则，即上帝之子（他是亘古永存、被祝福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因此不是个历史人物）。西方传统的意义感在于，“耶稣”这个历史人物，不论现在或过去，都是被祝福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在这地球上的肉身。

这么看来，能够将我们的传统与印度教或佛教进行区分的关键点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肉身是独一无二的——这在我们的传统中，有其特定的威力。然而，基督教的关键点不在于“这个肉身是独一无二的”这点，而是这个奇迹（基督之生、死以及一生行迹所遵循的不朽原则）应该对人类个体的精神有所影响。德国神秘主义者西勒修斯（Angelus Silesius）有一句

很棒的诗句："有什么用呢，大天使加百利，你带给玛丽亚的信息/除非你现在能捎给我同样的信息？"[18] 同样地，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说过："对于上帝而言，比起耶稣出生于伯利恒的事实，基督是童贞女之子这件事更有价值。"[19]

这真是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许多宗教意象被我们的宗教独断地断言为历史真相，而在今日已难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诠释。譬如说，《圣母升天图》（*Assumption of the Virgin*）这幅提香的名画，只会带来下面的问题：天堂在哪里？在头顶天空的某处吗？当代的宇宙科学可不允许我们太拿这个想法当真。这些信仰条款和历史、物理科学有所抵触了，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已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并提供日常生活的一切所需！这种抵触破坏了人们对这些象征性形象的信仰；它们因为"不是真的"而受到排斥。[20]

既然这些象征的主要真实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精神上的指涉，"历史性证据在客观真实层面上反驳这些神话"的事实，应该是无法让我们和这些象征"撇清关系"的。这些象征由我们的心灵生根发芽；它们由我们的灵性发声，也对我们的灵性放话。它们其实是沟通的载具，穿梭于我们的深层精神生活，以及我们用来管理日常生活方式、相对较浅薄的意识状态。

> 这些象征由我们的心灵生根滋长；它们由我们的灵性发声，也对我们的灵性放话。

而当这些象征，这些我们的大我和小我之间的沟通载具被拿走时，我们的内部通信器都没了。这种分隔只会让我们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活在意识的世界里，与深层的世界相隔甚远。精神分裂症就是被分裂成两半的人，盲目跳入了深层那个充满现实的夜海。他们对这片海域一无所知，被里面的邪魔吓坏了。

这里有个基本的神学配方：神祇是人格化的精神力量。得不到认同的神祇就会变得像恶魔一样危险。若你久不与神祇沟通，若它们的信息无人听见或被人留意，它们就会无可避免地突围而出，这时，你的意识生活将会被推翻。而你要付出的代价，深不见底。

神话来自曾经搜寻过自己最深层世界的那些人的心象（vision）。文化的形相就建立在神话之上。譬如说，整个中世纪文明就建立在一个伟大的神话意象之上，即人类堕落与救赎的神话（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话，其诉求是属于神话性的而非历史的）。而中世纪文明的建构就在于将救赎的信息和恩典传递给这个世界。一旦你质疑这个神话所依据的事实（或是依附神话之上的历史事实）的历史真实性，一旦你排斥"重现"神话的那些仪式，文明也会因此消解。中世纪文明确实是在引起文艺复兴的"重新出土"希腊罗马观念（即欧洲个人主义精神）

的重压之下，才“垮台”的。因此，一个新的文明于焉浮现，好让意识状态的种种发现，都能够符合心灵的内在真实。这个心灵在新的时代，受到了新的梦想、心象、信念以及对成就的期望所启发。换言之，一个社会结构的进化，是会因为个人不变的心理需求与新感知的大宇宙观相互关联而产生的。

> 神话来自曾经搜寻过自己最深层世界的那些人的心象。文化的形相就建立在神话之上。

神话如同梦境，从想象之中产生。梦境有两种规则。一种是单纯的个人梦境。在这种梦境里，你纠缠在对生命的扭曲、抗拒之中，不得脱身，愿望和禁忌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分析讲的那些，等等，这些我会在后续讨论。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梦境，我们称之为心象之梦。做这种梦的人，早已超越个人的界域，并直接面对宇宙共通的大问题，也就是大型神话所传递的那些问题。譬如说，当你面临大危难的时候，支持你并带领你渡过难关的是什么？你有能够支撑你，并带领你渡过难关的力量吗？或者，你以为可作为支撑之物的，却发挥不了作用？那是潜藏在你生活中的神话对你的测试。

你们记住，一个以传统为基础的神话文化，一个功能正常的神话，会具备以下4项基本功能：神秘性、宇宙性、社会性、心理性。

在当今世界中，神话的社会性以及宇宙性这两项功能，已经从我们身边消失不见。当今的宇宙意象，和我们从小熟悉的宗教传统所传递的宇宙意象，已经南辕北辙了。

同样地，今日的社会秩序也和摩西诫律时代所编撰的社会秩序完完全全不同。今天，我们会认为道德的内容是人类可以评判的，而不是在某座山上交付下来、世代相传的绝对真理。也就是说，外在条件一旦改变，道德秩序就跟着改变。光是我经历过的，道德秩序就已经变得昨是今非了。昨日的社会律法不再是今日的律法。我曾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长达38年，光是就这几十年来年轻女性的性道德观是如何转变的，我就能说上好几天。一切和过去不同了，就是如此。如果你们想要以30年前我的学生的思维来评判今日的行动是行不通的。

这些务实的、科学的、社会的进程，就这么独自前进、演化，不论你喜欢与否。然而，生、老、病、死这些基本心理问题，以及神秘的宇宙问题，在本质上依然未变。因而，我们才能够从心理性的立足点重新诠释、重新体验、重新运用被科学和当代生活条件宣告无用的伟大神话传统，即使从这些神话的宇宙性和社会性的参考点来看，它们是多么地与现世脱轨。

神话的诞生：原始和早期的社会

我现在想简要地谈谈今天演讲主题的基本历史面向。人类这个物种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伟大的时期。

首先是原始时期，它从意识状态的破晓一直延伸到书写的发展。在世界某些角落，直到今日仍然存在着没有书写文字的社会。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和大自然非常亲近。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他们的视野都非常封闭。他们缺乏早期的生活记录，因而他们对时间和过去的认知都很少。可以说，他们的生活非常接近刚开始有人类历史的那种“无时间感的时期”。对他们来说，祖父生活的时代就已经算是神话时代了。

接着，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伟大的中段时期来到，起源地在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一时之间，城市出现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书写、数学、轮子、王权、邦国等发明，也相继登场。所有这些都在公元前第四个千禧年的中期开始具体成形，然后从美索不达米亚逐渐扩散到埃及（约在公元前2850年），接着到了克里特和印度（约在公元前2500年），然后是中国（公元前1500年左右），最后随着奥尔梅克人（Olmec）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到达美洲。[21] 这种极具风格、在全球扩散的传统，和原始时期、没有书写文字的世界，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

最后我们来到第三段时期，也就是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当代时期。科学化查证和实验的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实证诠释都在这个时期首次登场。当然，这个时期的动力驱动式机械的发展，也带来了机械化和工业化，并造就了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化。

在第一阶段、文字尚未出现的时期，有两种主要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北方大平原（加拿大、美国、西伯利亚、北欧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狩猎民族的态度。

那些地区的生活以狩猎为中心，并且由男人们为大家带回食物。在这片广阔的地理区域，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基本上由男性主导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在运作着。对狩猎部落而言，一个男人是否是一位好猎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狩猎民族不可避免地会和其他狩猎民族持续发生冲突，这位猎人是否也是一位体格强壮的斗士，对部落而言同样重要。因此，这类社会会极力强调、褒扬男性的英勇。在这种社会中，男性的阳刚之气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培养并褒奖勇气、猎杀技术，并强调成功、必胜。

狩猎文化以死来维生。其成员一直在猎杀动物，而且不光杀死它们，还会穿动物的皮毛、住动物皮毛做成的小屋，等等。他们活在一个血流成河的世界。原始民族和我们不同，并不会认为人类和动物的层级有高低的区隔。猎杀一只动物和杀死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差别不大。所以他们的心灵要足够强大，要能对抗这种不间断地杀戮才行。于是，下面这个观念渐

渐成为主流：所谓“死亡”这种事根本不存在。他们相信，只要应当进行的特定仪式都照常举行的话，自己猎杀的动物会再回来。只要你让血流回土地，生命就会传递下去，动物也会再度回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传统的犹太饮食法中找出这条原则，即肉类食物在烹调之前必须先行放血[22]——犹太人原本就是个以狩猎和畜牧为生的民族。我们也可以在加拿大中部的爱斯基摩人（Caribou Eskimos）身上发现这个神话。这些民族视动物为“自愿牺牲者”，动物“自告奋勇”成为猎人武器下的牺牲品，猎人们彼此心照不宣地进行着特定的仪式，好让动物可以再复活，以再度交出自己的躯体。

这些社会对于大自然无比尊重，从不会猎杀超过自己所需的动物。如果他们大肆滥杀的话，他们确信第二年动物将不再出现。因此他们只会猎杀自己实际所需的量，也会感谢动物，并进行应有的仪式以确保明年食物会再次“自动送上门”。如此尊重大自然的民族是绝不会滥垦大地的。

接着西方传统出现了，这种文化下的人类天生就滥用动物、大地，以及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对它们一点都不需要加以尊重。“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爬行的昆虫以及地上的一切。”[23] 大地只是尚未被人们征服而已，它本来就是为人类所用之物。这真是种残忍无情的态度。

我想我该来说个小故事了。这个相当迷人的神话故事，清楚地阐明了狩猎民族的观点。故事来自蒙大拿州的印第安黑脚族（Blackfoot）部落。这个部落以一种独特的手法将美洲水牛群赶下悬崖，即所谓的水牛之落（buffalo fall），然后将这些动物在悬崖谷底宰杀掉。有一年，某个小部落无法让附近的水牛群走过悬崖边缘，而冬天的脚步近了，再这样下去族人都要饿肚子了。

> 一天早晨，有个年轻女孩出门去为家人打水。她抬起头，看到了那群高高站在悬崖边上的水牛，于是说道：“嘿，如果你们愿意走下那悬崖，我就嫁给你们中间的一个。”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女孩大吃了一惊，真的有许多水牛蜂拥跃过悬崖，跌跌撞撞地冲到下面的石头堆上。
>
> 到此为止，这真是个奇妙而愉悦的经历。然而，最后下来的那家伙却向女孩走去，对她说：“好了，小妞，跟我走吧。”
>
> “喔，不！”她说。
>
> 水牛说：“看看刚才发生了什么！你说如果我们跃过悬崖，你会嫁给我们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下来了。好了，现在轮到你了！”
>
> 就这样，它领着女孩以及存活的牛只，爬上悬崖，回到大平原上。
>
> 不久之后，女孩的家人起床了，他们四处寻找女孩。“小明尼荷花（Minnehaha）哪儿去了？”[24] 你们是知道印第安人的，他们有办法从脚印知道任

何事情，当然，父亲也看出自己的闺女跟水牛跑掉了。好吧，真是伤脑筋。

他拿出自己出远门穿的鹿皮鞋，把箭袋装得满满的，循着水牛的足迹，出发去找寻自己的女儿。很快，他来到一处泥地，水牛喜欢在这种泥坑里头翻来滚去，好让自己舒服些、凉快点。他坐了下来，思考对策。

当他就这么坐着的时候，一只鹊鸟飞了过来，这里啄啄，那里瞧瞧。鹊鸟非常有智慧，有点像是巫师鸟。因此男人就问它："喔，美丽的鸟儿，你在这附近有看到我的女儿吗？她和水牛跑掉了。"

"事实上，"鹊鸟说，"那边是有个姑娘和水牛群在一起。"

"啊，"男人说，"麻烦你告诉她，她爸爸来了。"

小鸟飞了过去，开始四处打探：女孩在那儿坐着呢，所有的水牛都睡着了。她的丈夫就睡在她正后方。鹊鸟说："你爸爸在泥地那里等着你呢！"

"喔，"她说，"这太危险了，水牛会杀了他。告诉他要安静地等着，我会去找他。"

不一会儿，水牛睡醒了。她的丈夫拿下自己头上的一只角，吩咐女孩说："去帮我弄些水来。"

她于是拿着牛角走开，到了泥地那里。"爸爸，爸爸！"

"我不希望你成天和那些水牛混在一起。"做父亲的这么说。

女孩向后退了一点。"不，爸爸！这样很危险，"她对父亲说，"我们现在不能跑掉。您再等等，它们很快又会睡觉的，等它们睡下，我会再来找您。"

于是，她又回去找她的水牛丈夫。她的丈夫接下那只角，嗅一嗅，咕哝着说："我闻到印第安人的血腥味。"它的鼻子嘶嘶出气，喉咙发出一阵低吼。所有的水牛都站了起来，它们用蹄踏着大地，牛尾巴高高抬起，跳了一场水牛舞。水牛群接着走到那片泥地，它们发现了那个男人，把他活活踏死了——不止让他没气，还把他踏得血肉模糊，最终尸骨无存。

女孩伤心地哭个不停，不停地喊着："不，爸爸，不！"

水牛群的首领回应说："好了！好了！你哭得这么伤心是因为你爸死了——这不过是一个爸爸。想想我们，我们那么多妻儿父母，都为了你和你的族人跳了悬崖。"

"是这样，没错，"她答道，"但毕竟这是我爸爸。"

女孩的丈夫有些于心不忍，它说："好吧，我给你个机会。如果你有办法让你爸活过来，我就放你们父女俩走。"

于是，女孩向鹊鸟求助，说："你四处找找，看看可否发现一小块爸爸的骸骨？"鸟儿开始在泥坑里这边啄啄、那边挖挖，果然，它找到了一小块

爸爸的骸骨。女孩拿起这块骸骨，把它放在地上，把自己的毛披肩盖在了上头，并开始唱起一首有魔力的歌曲。不一会儿，有什么东西出现在披肩下头了——但还不会动。女孩拿起披肩一看，果然是爸爸，但是他还没有活过来。她又继续唱。很快地，男人站了起来。

水牛群感到很惊奇，它们问道："为什么人类在猎杀我们的时候，不为我们进行这种仪式呢？"

因此他们缔结了盟约，人的社群和水牛社群（也就是动物的社群）之间有了协议。水牛于是教人们如何跳水牛舞，这舞蹈后来便成为美国大平原水牛猎杀文化的基本仪式。

这个黑脚族版的神话故事，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所有狩猎部落中找到各式各样的"变形"版本。在这些故事中，人类一度与动物结盟：部落妇女和动物版的巫师携手合作，就像两个不同世界的联姻一样。动物献出自己，自愿成为部落的牺牲品，彼此达成的共识是，人类会让动物的血归返大地之母，以备动物的日后重生。这就是全球范围内出现在不同狩猎民族的基本神话。

然而，当我们转到热带地区时，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也会有配合这种状况的不同"气场"（paideumatic）的神话。"气场"是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这位伟大的非洲原始文化研究者的用辞，用来描述一个文化受其所在的物质环境（如，气候、土壤和地形）所塑造的倾向。[25] 热带地区的基本食物为蔬菜水果，谁都有能力去摘根香蕉，所以成为一位优秀的香蕉采摘者，是不会拥有特殊声望的。

与此同时，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热带地区的女性会成为较重要的性别。作为一位母亲，女性成为各种大地力量的象征性"分身"以及人格化的化身。她像大地一样会带来生命，也像大地一样会供给养分。因此，在这些文化中，女性的魔力是支配一切的主流。

这里甚至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主题——至少对我们的心智而言是可怕的。它在探索一个诡异的奥秘，这一奥秘让它自己成为植物世界最明显的丛林律法。当你走过一片雨林时，你会看见四处都有枯萎的植物，而从那腐败的物体之中，会有绿色的新生命冒出芽来。一个明显的结论浮现出来：生命出自于死亡。继而引发的必然结果就是，若想要增加生命数，就必须同步提高死亡率！热带雨林区就从这个推论发展出全套的仪式性谋杀系统，这个残暴系统的依据就是：杀戮这种仪式性的牺牲将带出新的生命。

一个文化的各种仪式都是在重复该文化的潜藏神话。我们可以将仪式定义为"直接参与神话的机会"。这是某个神话情境的真人演出版，参与仪式就如同参与到神话之中。原始的热带文化中，就有许多相对应的神话以及许多吓人的仪式，以"如实并一再上演"的形式，来

代表这样的神话，其概念就在于“不断重复”可让原初事件的力量“永远保鲜”。

> 原始的热带文化中，就有许多相对应的神话以及许多吓人的仪式，以“如实并一再上演”的形式，来代表这样的神话，其概念就在于“不断重复”可让原初事件的力量“永远保鲜”。

原始栽种民族的基本神话也有其产生过程。最初是一段无时间感的时期，所有的生命既非男也非女，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动物。突然，他们之中有人被杀了，身躯被剁成块，种到了土里面。而从那些尸块之中，长出了可供人们维生的可食用植物，因此，人们吃下的食物是一份神圣的礼物，来自一具神圣躯体的礼物——人肉确实变成了食用品，鲜血也确实变成了饮用水。我希望，你们能看出这个主题。

此外，在那一瞬间，男女开始有所区别，出生与杀戮也同时展开。随着必须用来维持生命的此一新食物的出现，生命、诞生、死亡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么一来，让专属于这个神话瞬间的生命力得以更新的仪式，就总是栩栩如生且通常冷酷无情。

瑞士人类学家沃兹（Paul Wirz）在西新几内亚的马林德—阿宁（Marind-anim）人当中，观察到一套相当惊悚的仪式，具体表达了上述这个神话原型。紧跟着男子成人礼的季节之后，部落会有为期三天的“性交嘉年华”，在那之后就会举办最终的典礼。整个部落的人都会围着跳舞的广场，随着几面大型非洲裂口木鼓的鼓声又跳又唱，他们都相信鼓声就是祖灵之声。一个年轻女孩站了出来，打扮得就像神话时代的那些无名氏。执行仪式的人让她躺在一排倾斜的巨木下方，巨木由两块直立木头支撑着。接下来，才刚进行过成人礼的男孩走了出来，都还是些刚开始“成人”的少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与这女孩进行性交初体验，就在由沉重木头做成的倾斜“天花板”下头。当最后一个男孩和女孩正在性交时，支撑巨木的直立木头被抽掉，倾斜的巨木倒在那二人之上，将他们活活砸死。接着，他们被拉出来，剁成肉块，煮熟后由大家分食。

这个仪式表现了男性和女性的再结合、出生和杀戮的再结合。同样，这个仪式也传递出“每次进食都应该是一种领圣餐典礼”的观念。这个仪式极为鲜活地表现出了“生命的精髓”。现在，你们可以了解我为什么说仪式能引导我们去确认生命的本貌了！这个典礼是在通过“有意识的肯定”这个手法，重新上演神话的瞬间，它不止在肯定生命，更要肯定“生命要靠死亡来维持”的恐怖事实。

最后，通过这对男女被从瓦砾堆中拉出来、切分、煮熟、被大家分食，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所有这些杀剐、吞噬神祇的仪式，最主要的指涉是什么。那两位少年男女代表的就是神圣的力量。

当然，当栽种民族的神话成了“女性优先”时，男人们就变得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甚至对“性交和生育有关”这件事浑然不觉。女人盖房子。女人养小孩。女人开垦土地、规划种植。这么一来，男人有什么可做的呢？这真是养成男性自卑情结的绝佳条件。

然而，一无所知的男人们却知道该如何平衡过来。他们像小男孩那样抱成了团，组成了一个男性俱乐部——只有男人才能加入的秘密社团。在社团内，男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也有事可做了。

> 这其中的典范就是美拉尼西亚（Melanesia）模式。试想一下他们的问题：该怎么逃离母亲？一旦逃离，他们将没地方可去。女性主导整场秀。她们不仅主导整场秀，她们还很有吸引力。那是最可恶的一点。你可能会说，我需要女人，我才不要到别的地方去。
>
> 他们怎么办呢？这就是他们的做法：养猪。这里会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针对小男孩，另一个阶段针对长大点的男孩。父亲会给男孩一只猪当作宠物。这样，男孩不再黏着母亲，而将注意力分散到猪仔身上；他要为小家伙负责。所以他就要学习不再依靠他人，而要有担当。一旦他全心放在猪仔身上了，父亲便会教他如何宰杀那猪仔，这样，男孩学习到如何牺牲自己所爱之物。在宰杀猪仔之后，男孩还要把猪吃下肚，并会再得到另一头小猪。
>
> 没过多久，男孩阳刚的生活会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也就是竞争的阶段。竞争性也同样会转移到猪仔身上，方法是敲掉猪仔上面的犬齿，好让下面的犬齿不受阻碍地发展。猪仔的牙齿不仅往外长，还会弯曲、再卷回来，令人纳闷的是，卷回来的牙齿会穿过那可怜动物的下巴长出来。那猪仔开始要受苦了。它吃不下任何东西，也无法长肉，变成一只瘦弱而有灵性的猪。你们都知道瘦而有灵性的人类是什么样子。
>
> 无论如何，猪的獠牙穿透下巴后会继续长，并形成另一个圈圈，如果你够幸运而且够用心的话，獠牙就可以形成三个圈圈。在獠牙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男人必须从自己养的猪中，选出一只杀掉，这么一来，在他真的养出一只带三圈獠牙的“大猪公”时，壮观的猪公就等价于数不清的普通猪仔了。而每牺牲一头猪，男人也可以跟着改名；他的灵性阶级也提升了，如同一位真正的秘密社团成员一样。
>
> 我们谈到了狩猎世界单纯、充满阳刚味的童子军神话。我们也看到栽种

世界的女性神话。我们刚又谈到灵性阶级的阳刚神话。在其中每个阶段，男人都变得更加了解冥界的奥秘。整个迷宫主题都和这个神话密不可分。想一想现在发生了什么。不但男人的灵性生活和猪的獠牙长度息息相关，獠牙的长度也象征着男人持续成长的内在自我。这头猪现在成了一头有灵性的猪了。

在男人离世之前，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那头长了壮观大獠牙的猪公；这样，他就可以吸收那猪公的能量。如果在猪公被杀之前男人就死了，没有其他人会敢去宰杀它，除非这个人也有头带同样圈数暴牙的猪公，否则这个人的灵性力量将无法承受猪公被杀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最后，男人终于离世了，他带着得自那头猪的灵性力量，踏上前往冥界的路途。他会在路上碰到冥界的女性守护者，在他前面画出通往冥界的迷宫地图，随之又擦掉其中的一半。男人必须知道如何重现地图，他在秘密社团中曾学过。他呈上自己生前杀死的那只猪的灵魂，作为给冥界鬼魂的吃食，接着，他踏着火焰通过冥界的火山，来到了舞之王国。

这些对大家来说可能既原始又遥远。但是你们知道佛陀是怎么死的吗？佛陀的死因对许多人来说一直很困惑。他是因为吃猪肉而死的。有位名叫淳陀（Cunda）的铁匠邀请佛陀到家里用餐，当时佛陀已经82岁了。佛陀带着一群门徒前往赴宴，铁匠的宴席上摆着肥嫩多汁的猪肉，还有许多蔬菜。佛陀看了那猪肉一眼，说：“只有达到涅槃的人，才能够吃这猪肉。我要吃它。但我的门徒不该吃，剩下的猪肉必须被埋到土里。”这就是这个猪的主题的延续。

许多伟大的神都是被猪，或是和猪有关的人所杀。奥西里斯（Osiris）的兄弟赛特（Set）在发现奥西里斯并杀掉他的时候，正在猎捕一头猪。阿多尼特（Adonis）就是被一头野猪杀死的。爱尔兰英雄迪尔姆德（Diarmid）也是被一头野猪所杀，这头猪也同时死在了英雄手下。波利尼西亚的主要神祇之一卡玛普阿（Kamapua’a）就是位青年猪王，也是火山女神佩勒（Madame ；Pele）的爱人。这个神话主题由爱尔兰一路延伸到整个热带世界，也是头一个关于灵性阶级和替代死亡的神话。在上述每一个文化中，也都会出现嗜食同类（cannibalism）的情节——真的吃下肚或是象征性地进食，而最高阶段就是杀死一个人，并吸光他的能量。这是我的身体（Hic est corpus meum）。

这些不同的仪式——水牛之舞以及交媾男女被碎尸和猪仔社团，代表了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观。热带世界的观点较深刻而悲惨，“以死维生”这个意象掌控一切。相较之下，狩猎文化的观点就有点孩子气、单纯、无忧无虑：没什么新鲜事发生；他们来回重复些相同的老花样。

既然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高等文明，是在气候炎热、土地肥沃的西南亚洲出现，以农业种植为基础而崛起的，这些文化自然也会传承“生命出自于死亡”这个意象。基督教传统的神话“我们的永生来自耶稣之死”就是一个例子。这就是“十字架上的牺牲”这个意象的全部背景。甚至在更早期的奥西里斯、阿提斯（Attis）、阿多尼斯以及狄俄尼索斯（Dionysos）这些神话故事的意象中，也可以发现这个主题。[26] 厄琉息斯（Eleusinian）仪式便是这个神话故事的精华版。在这些跨文化的神话中，我们看到了在生活中建构起洞见的一贯性。那不是和生命相关的绝对真实，却是个洞见，是个我们可以参与的游戏。一个以“生命出自于死亡”这种世界观来游戏人生的人，相对于抱有“狩猎神话游戏”世界观的人，绝对是天差地别。

不论如何，随着人类第一个永久定居地而“登场”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在栽种地带。这片土地就是人类高等文明的开端，而这些以一种非常残酷、彻底的肉体形式来表现其神话的牺牲仪式也渐渐地升华了。经过了数百年，仪式变得精神性、象征性了，仪式中的食物不再是实体的食物：它是精神的粮食。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仪式都出现了象征系统，都升华自一个全人类的共同基础。

经过了数百年，仪式变得精神性、象征性了，仪式中的食物不再是实体的食物：它是精神的粮食。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仪式都出现了象征系统，都升华自一个全人类的共同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时候，这些社会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落地生根并发展了起来。没多久，部落竟然在耕作食物，而不再抢夺食物了。在早先以抢夺为生的社会中，所有的成年人都互相对等，社会地位也相当：他们一起控制了整个文化。

正如我说过的，大约公元前4000年，高等文化开始在近东冒出来。村落变成了乡镇、城市和城邦。贸易、各式各样的新工艺、文明的艺术，也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个人不再能控制所有公共遗产。他们变成“职人”（part people），也就是专家。因此就出现许多特殊的职人如特别管理者、神职人员、贸易人员、农夫，等等。这些人必须和其他完全不同类的人和谐融洽生活才行。这种分层组织在心理、社会以及其他各个层面，都带出了全新的问题。

在这个异常重要的时代，最具分量的就是神职人员。他们观察天空、留心天兆，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耕种、什么时候该收割。也就是这些神职人员——特别在苏美尔人部落，首先运用了书写艺术和数理观察。发展数学这门学问以描述这个世界的也是他们。我们直到今日都

还在用六十进制来测量时间和空间。

这些人也是通过对固定星座的观察，首先发现行星移动路线的人；他们认为行星是以一种可预测的数学级数来移动。这些行星的移动模式让他们生出了大宇宙秩序的观念：宇宙的循环更为宏大。月亮升起、满月、月蚀；太阳天天都会东升西落；冬天来了，接着是春天，然后是夏天，四季永恒流转。这个永远会回到起点的大循环观念，就像个天启般冲击了这些宇宙的观察家，比起来自植物世界或动物王国的启示更加奇妙、更胜一筹，万事万物应该受制于宇宙的律法。换言之，那是一种宇宙共通的过程所带来的启发，是一种非个人的、不容变更的力量。你不能祈求太阳不要升起——你无法祈求任何事物停止不动。它是一个和个人无关却可用数学测量的过程，文明的法令都应该与之和平共处。这就是人类第一个高等文明的基本神话概念。

东西方的诞生：高等文化

那么，心中有了这层基本了解之后，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伟大高等文化领域的整个范围。我将高等文化划分成两大区块：东方诸国以及西方的欧美。而分隔这两大区块的那条线，正好从波斯穿过。

波斯的东方就是东方诸国，那里有两大创造性中心：一个是印度，另一个则是远东各国，包括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这两个区块各自孤立。印度北边是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国界则一路延伸到大海。东亚的西边是大沙漠，南边和东边则都是海。

新出现的影响力往往会逐渐被原本的力量和传统所吸纳，因而，在东方文化中，你不由自主地会辨识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由美索布达米亚流传进来、保留至今的、青铜时期的古老世界观：宏大的非关个人的大循环这个意象。

波斯的西边也有两大创造性文化中心。一个是近东或黎凡特（Levant），第一个高等文化就在那里登场；这个文化极力强调社会和族群——重点不在于个人，而是个人对集体的参与。另一个伟大文化区块在欧洲，那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原型区，而正如所有原始狩猎文化一样，个人是其强调重点。

这两个区域与孤立的两大东方区块正好相反，它们持续保持着交流、互动。而且，这两个区块也都毫无屏障地面对分别从南、北挺进，极度暴力、残忍的战士民族，其目标就是在中间地带定居的农夫和商人。这些入侵的族群就是来自北欧平原、擅长牛只放牧和集中畜养的雅利安人（Aryans），以及在叙利亚沙漠畜养羊只的闪米特人（Semites）。这两个战士民族所向披靡，统治着一个由农人、工匠、商人等职人所组成的文明世界，这个世界的神话知

识、生活方式都受到“天空的神职观察家”的发现的左右。两个战士民族推崇阳刚之神，并以雷电之王为尊。统治者的神话以及“以土为家”的被统治者神话，彼此水火不容。被统治者的神话以“送资源给后代”的大地女神为尊，主神就是大地之母这个伟大女神。

崇敬女神的社会和鄙夷女神的好斗民族之间的冲突，成为许多西方神话的重要主题。《圣经旧约》就是一本记录这类冲突的故事大全。点燃战火的战神宣称：“那些不是你们植种的田地，你们应该要去收割；那些不是你们盖的房子，你们应该要占为己有。”[27] 你们可以在《圣经旧约·约书亚记》中读到这些：一个单纯的小镇，就像地平线上的一小片云，第二天就被夷为平地。某个贝都因（Bedouin）部落入侵，并消灭了他们。希腊人、塞尔特人、德国人都有相同的观念。这些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都是了不起的战士，来自残酷、坚毅的民族，他们是野蛮人。他们像风一样横扫进来，强行统治一直以来都是以“持续旋转的大宇宙循环”这个观念来构思的当地文化。

在属于大宇宙秩序的神话系统中，宇宙的整个场域就是我们共同的母亲女神的子宫。让她受孕的神祇，往往以动物的形貌来代表。这些动物配偶对她而言是次要的。她是首要的神。任何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会经验到的对象就是母亲。父亲排第二。他不能提什么要求。谁会要一个男人的怀抱呢？

> 在属于大宇宙秩序的神话系统中，宇宙的整个场域就是我们共同的母亲女神的子宫。

然而，在战士民族当家之后，主神变成了男性：原本向女神祈求为你带来大地之果，现在换成“进来拿了就走”的阳刚做法。这位霸道的男性主神会发雷霆之怒，不论他名唤宙斯、耶和华、因陀罗还是托尔（Thor）。

不论是亚摩利人（Amorites）、巴比伦人（Babylonians）、犹太人（Hebrews）、阿拉伯人（Arabs）还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s），特别是来自沙漠的闪米特人，他们的主要神祇都是些部落小神明，因为大地之母在一片荒芜的沙漠里似乎使不上力，他们的生命要依赖社会的秩序。这在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如果主神是属于大自然的神祇，那么就算一路从希腊到印度，都不会觉得陌生，我会说，喔！你们的因陀罗相当于我们的宙斯。你们这么称呼它，就好像面包就是面包，不论是德国面包或法国面包。自然的神祇是可以互换的，不论人们如何称呼。但是，如果你的主神是你自己部落的神，你就不能这样“你我不分”了。因此，闪米特人在传统上具有排外的倾向，

也极度强调阳刚人物，并因此产生一种分裂感：我们和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民族都不相同。

另一方面，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倾向于折中、包容，会在其他民族的神祇中看到自己的神的影子。当你试图要辨识自己特有的神话时，就必须问自己，对照于其他民族的神祇，你和你自己的神祇是什么关系，如果你很清楚自己民族的神祇是谁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这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没有和他相同的神了？或者，你会回答说，我要参与其他人类的生活经历，但是我还是会这么称呼他。在此，我并不是说，你不能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若以下面这种方式四处宣扬就不对了：没错，你有你崇敬上帝的方式，但我才是以他的方式在崇敬上帝。

无论如何，下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耐人寻味的冲突：一个是不够精致却体格健壮的父权文化，另一个是细致优雅有教养的女神崇拜文明。当然，野蛮人当家了，当地的神话就慢慢被同化了。

只要翻翻《圣经·创世记》就好了。有谁听说过男人会生下女人呢？然而在伊甸园中就发生了“亚当生出夏娃”这种蠢事；男人接管了女人的工作。在希伯来语中，“亚当”这个字的意思是“大地”。所以，人类是大地所生的；然而，却是位前所未闻的大地之父，而非大地之母。

你在圣灰日（Ash Wednesday）会看到许多天主教徒，额头上抹着圣灰，走在纽约市的街头。[28]“汝是尘土，汝当归返尘土。”尘土！那可是大地之母，你竟然这么贬低她？所以，你就有了这么一位单身汉神祇——这可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任何女性神祇的神话，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其他神话的女神都被称之为“可憎之物”（Abomination）。

整部《圣经旧约》都是耶和华这位阳刚味十足的神在诅咒对大自然以及大地之母的崇拜。里面的国王一位接着一位，在耶和华的视线之内，做尽了邪恶坏事，他们在树下、山顶盖起了一座又一座的祭坛。接着，出现了某些像以利亚（Elijah）这样的狂热份子，他们展开行动，真正地浴血而战——不论是谁，只要对女性神话略感兴趣就会遭殃。这可真是个“不错”的故事。我们继承到的就是这个惊悚的阳刚神话，它要求我们压抑女性神话系统。

关于圣经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是，研究者在19世纪发现，《圣经旧约》的所有神话主题，都直接“抄”自苏美尔—巴比伦情结（Sumero-Babylonian complex）。好了，看看结果如何！原本以女神为一切起源的神话，现在全数被替换成耶和华这位男性上帝。这个转化是我们传统中一个令人颇为不解的面向，甚至让人不知所措。象征会自发性地和心灵对话；在你的无意识深处，你知道它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为你呈现这则神话的人，说的却是一种不同的语言。他说：“是父亲。”但是你的心灵却说：“不，是母亲。”因此，我们转而求助于精神科

医师。我们所有的象征都是些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在《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 ）中这么陈述："只有当我们知道，上帝远远凌驾任何能够被言说为，或被想到是上帝的事物时，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 [29] 而当你想到"那凌驾所有思考的"，是位男性存在时——在我们的传统中，还是一位没有太太的男性，就会出现内心无法应对的情况。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 只有当我们知道，上帝远远凌驾任何能够被言说为，或被想到是上帝的事物时，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

刻意强调神祇的性别角色是次要的——不论男性或女性，在特定语境中只会徒增困扰而已。这么做起初就是要建立"父权社会超越母系社会"的优越感，是一种男性的倾向。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伽门农》（*Agamemnon* ）三部曲以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Oedipus* ）三部曲，都试图处理这个男性系统对抗女性系统的问题。

东方的人们可没有这种问题。在波斯的东方，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神话，将大宇宙循环，即宇宙背后非关个人的秩序这个观念，一路贯彻到当代世界。印度的"法"（dharma）、"劫"（kalpa）观念，以及中国的"道"等概念都是如此。这些如同书写文字一样古老的概念是超越性别的。

这里要传递的信息是，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就是终极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这么称呼它的话，超越了人类的思维，也超越人类的所有知识。它甚至超越了思维的类别。它只有一个还是有多个？它是男是女？它是善是恶？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这些是思维的类别。即使问它是否存在也同样没有意义。存在和非存在，同样属于思维的类别。它绝对超越所有思考而存在（或不存在）。它超越所有类别。问出下面这个问题是不够成熟的表现，我们却乐此不疲："神圣的力量是可亲的、慈悲的、公正的吗？它会爱我们这群人更甚于另一群人吗？它爱我吗？"

接下来的重点是，这个超越所有思维的力量，正是你自身存在的精髓。它是你内在固有的——它就在那里、当下就在，就在本书的纸张之中，就在你所坐的椅子之内。从这个观点出发，你们可以取来任何客体，在它四周画一个圆圈，探索其存在的奥秘。不用知道它是什么，因为你们无从知道。好吧，它是把椅子，你知道椅子是要拿来让我们坐的，然而，这把椅子的精髓，是个终极的绝对奥秘。你身下座椅的存在之秘与这个宇宙自身的存在奥秘完全同一。任何客体，无论是一根棍子、一颗石子、一个人，还是一只动物，都能被放置在这类

神秘圆圈的中心，并拿来作为冥想的完美源头。

> 这个超越所有思维的力量，正是你自身存在的精髓。它是你内在固有的——它就在那里、当下就在，就在本书的纸张之中，就在你所坐的椅子之内。

早在公元前8世纪时，《乔尸多基氏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ṣad*） 就明明白白地说清楚了这个关键的观念：“你即是它”（*tat tvam asi* ）。[30] 印度教、耆那教、道教、佛教这些宗教的整体感，都在唤起个人认同这个宇宙共通奥秘（也就是存在的奥秘）的经验。你就是它；不是你自己沾沾自喜的那个“你”，也不是你认为自己与他人有所区别的那个“你”。[31]

于是，关键就在于你用什么方式，来同时认同自己为见证者以及所见证之物。这个世界的常识性观点是二元的：我看到我的身体，我不是我的身体；我知道我的想法，我不是我的想法；我体验到我的情感，我不是我的情感。我只是体验者，我只是见证者。接着佛陀出现了，告诉我们说并不存在见证者。

这么一来，我们得出下面这个结论：任何你可以为它命名之物，都不是物本身。你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可以命名之物，那就不是你，但是，那又是你；这段自我矛盾的陈述，提供给我们开启所谓“东方之谜”（Mystery of the East）这个奥秘的钥匙。

这个东方之谜同样也是许多西方神秘主义者的奥秘。他们许多人都因为这类观念引来莫须有罪名，进而被烧死。在波斯的西边，来自近东的多个传统，也就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认为东方之谜是异端邪说，违逆了独一无二的真理：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者和受造者不可能是同一人。

我们的神学通常是从清醒意识的观点来分析事物：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告诉我们，“A”不会是“非A”。但是，在另一个层次——所有宗教最后都指涉这个层次，甚至我们的宗教也是，只是他们宁可让它不见天日——终极奥秘就是“这二者为同一者”：“A”偏偏就是“非A”。但是，只要有人说“我和天父为同一人”，我们的官方宗教就将之谴责为不敬神。耶稣就这么说过，他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他被钉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亵渎神明。

900年后，伟大的苏菲派神秘主义者哈拉智（al-Hallaj）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也同样因此被处死。哈拉智对此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是所有神秘主义者所期盼的：正统的社会会让爱人去与其所爱结合，神秘主义者去和他的神结合。他提出“飞蛾扑火”的意象：蛾看到一处亮

光，就飞过去不断扑打着玻璃，天亮后，它飞回去找自己的同伴说："哇！我昨晚看见了好棒的东西啊！"同伴们说："你并没有看起来更好哦。"然而，这就是苦修者所要面对的。因此，第二天晚上，它又回去找亮光，它找到了进到里面的方法，于是飞进去与其所爱结合为一；它变成了那火焰。哈拉智说，这就是神秘主义者的目标：在认识到你的终极认同对象就是那"如如不动"（One-of-All）者之后，追求自我感的完全灭绝。

> 在认识到你的终极认同对象就是那"如如不动"者之后，追求自我感的完全灭绝。

我们的传统并不强调"认同神圣事物"这个内在经验。反之，我们强调与神圣事物发生关系的手段。我们的宗教属于关系性（relationship）的宗教：A和X有关系。当然，在东方，A既等于X，也不等于X，这是同时发生的。关系和认同是两种不同公式。

既然这样，你该如何与神圣事物"发生关系"呢？在犹太教中，你要先成为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之外，全世界没有其他人认识上帝——那就是圣经中的老旧观念。你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犹太人呢？你的妈妈要是犹太人才行。这是相当排外的。

在基督教传统中，基督被视为独一无二的肉身；他是一位真人也是位真神。基督的人性与神性同时并存，我们也把这件事视为独一无二的奇迹。你又该如何与耶稣"发生关系"呢？你应当受洗并成为某教会的成员。

就这样，我们和我们的神性疏离了。接着，我们又和宣称自己和神性关系亲密的机构疏离了，因为我们不再相信这机构。基督死而复生，建立了教会，然后呢？如果他没有死而复生呢？他真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吗？母亲是童贞女，他自己是真神、真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假设你有所怀疑。那好吧，真相已不得而知了。机构已经从这个世界夺走神性，逼得你只得通过机构才能和神性发生关系，而现在，机构不见了，你和神性没有了任何关系。这就是彻彻底底的疏离。

随后，老上师（Swami Satcitānanda）出现了。

在东方，每个人都要去觉察自己的二元本性，肉身化现（avatar）不过是让你借此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个奇迹的模式罢了，没什么好特别强调的。

我在刻意强调这个区别，因为它显示出西方宗教不同的重点。西方宗教依赖的是"在特定偏好情境下的历史性"——也就是客观的真实。犹太传统依据的是"在特定时间地点，对某

个特定民族的特别启示”；这一事件必定在历史上有所记载。结果显示，这些记录是有问题的。

基督教传统则依赖于“独一无二的肉身”这个观念、发生过奇迹的证据以及教会的创建和该教会的持续性。这些事件也都必须确实发生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宗教象征的历史面向，会一直被持续地、固执地加以特别强调。

穆斯林的信仰则通过穆罕默德这位先知的话语，让忠诚信徒与阿拉“发生关系”。

就教会这个机构或以色列、伊斯兰教国家而言，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被接受，但是它却让你分神而无法关注于宗教象征的主要指涉：指向你，指向人的内心深处。这就是为什么灵性导师会从印度来到西方，禅师会从日本来到西方：谁有需要他们就去谁那里。他们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宗教象征通通指向内在。

海因里希·齐默尔在他那本佳作《印度哲学》（*Philosophies of India*）的开头便指出，西方文化当前的危机，印度在三千多年前便已经历过了：历代传承的神话的整个瓦解。这些神话不能再解读为“真实发生过的事件”，那是曾在未开化的社会很受欢迎、也不得不为的方式。正如当时印度人的体悟一样，我们现在也了解到，神话外力通通来自我们的内在。它必须是我们从内而发的。你无法接管某个人的内在，我们必须经历印度曾走过的苦痛。

> 西方文化当前的危机，印度在三千多年前便已经历过了：历代传承的神话的整个瓦解。

我不是在说印度过去的处理方式有多了不起，因为印度自从那些日子（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400年）以来，已经老太多了。人老了之后，就会变得邋遢。头发会掉落，你会忘了换衣服，身上也会落满食物残渣或滴上汤汤水水。印度看起来就是这样。它是散落的荣耀，你不能将这两件事搞混了。这个衰败的古老文化，自有其处理过去的方式，但是你不能简单拿过来用于自己的处境。你可以倾听，可以让它带给你灵感。

最后，我要对世界上所有的教会来段小小的布道：你们在讲坛上的确掌握到宗教象征，你们也确实掌握到训诫。不幸的是，若总是让教条告诉你们象征该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效果，你们就有麻烦了。它不会对我有这样的影响，我因此就是个罪人吗？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教会真正的、重要的功能，在于呈现象征、完成仪式，并通过你能够真正去体验它的方式，让你见证到这个神圣信息。圣父、圣子、圣灵它们彼此的关系融洽与否，其重要性不及你这位主祭是如何感受你内在的“童贞女生子”这个象征，这个相当于你自己的灵性生活的神秘、神话性存在的诞生。

The macrocosm, the great cosmos, is an ordered cosmos. The society—the mesocosm, as it were—aspires to reflect that celestial design, as does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the microcosm. This is the Great Harmony.

Mythology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第二部分

现存的神话

PATHWAYS TO BLISS

神话发挥魔力的方式就是通过象征而运作。象征就像一个自动按钮一样，一按就会释放并传导能量。世界各地的不同神话系统包含有许多共通的象征。

PATHWAYS TO BLISS

03
社会及其象征

神话的机制：象征如何运作

神话发挥魔力的方式就是通过象征而运作。象征就像一个自动按钮一样，一按就会释放并传导能量。[32]既然世界各地的不同神话系统包含许多实际上是宇宙共通的象征，下面这个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为什么一个宇宙共通的象征，会被导向某个文化目的呢？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一主题相当错综复杂，但是，我想我能够用一些简洁的话语来将其呈现。

象征是本来就内“建”在心灵之中，还是后来才“刻”上去的呢？动物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如果一只老鹰盘旋飞过一群才刚孵化出来的、从没见过老鹰的小鸡，众小鸡就会四处乱跑，寻找庇护。如果是一只鸽子飞了过去，小鸡们就不会如此反应。那么，如果是仿照老鹰外形做出来的假模型呢？当这个模型通过铁丝的引导，从小鸡上方越过去时，小鸡也会赶紧找地方躲避；如果同一个模型倒退滑翔的话，小鸡则不会受到惊吓。这个现象就是IRM，也就是“先天释放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又称作“刻板反应”（stereotyped reaction）。

另一方面，当一只小鸭刚刚破壳而出时，它会将首先看到的会移动的生物当作自己的父母。小鸭会牢牢依附于这个形体，然后这种依附关系就无法解除了。这种一出生便启动的联结过程就是一种后天的刻印。

就人类心灵的问题而言，关键就在于大多数反应是刻板的还是后天刻印的。刻板的回应（正如在老鹰和小鸡的案例中）是一种锁和钥匙的关系，仿佛有个精确的老鹰意象蚀刻在那些小鸡的脑海中。你可能会问自己，是谁在对刺激作出回应呢？是那些从未见过老鹰的小鸡吗？不，作出响应的可以说是整个鸡族。

就人类心灵的问题而言，关键就在于大多数反应是刻板的还是后天刻印的。

小鸡对于真实老鹰以及人造老鹰的反应，足以说明荣格所称的原型：一个象征根据一个集体的意象，释放出能量。这些小鸡不曾有过关于老鹰的经验，然而它们却会对老鹰有所响应。而一只自己“黏”上鸡妈妈的可爱小鸭，却显得古怪而特立独行；小鸭是个体，不仅仅是种类型。小鸭和母鸡的结合因此属于后天刻印的结果。

刻印与某个你看到就受其吸引之物的区别何在？刻印出现在你已有心理准备的独特时刻，这个时刻只会延续极为短暂的几秒钟。然而，一旦刻印成功，它就不可更改也无法磨灭。

结果显示，要在人类心灵中让任何刻板意象“拍板定案”，确实不可能。就这里的讨论而言，我们必须假设在人类心灵之中，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刻板的、先天会释放出的意象。因此后天的刻印就是支配的因素。

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会有宇宙共通的象征呢？我们在每一个社会的神话、宗教、社会结构之中，都可以看到相同的象征。如果不存在已经植入人类心灵的IRM，那些宇宙共通的象征又是怎么来的？

既然这些象征不是与生俱来的机制，也不能跨越文化进行传播（文化的差异太过巨大了），则必定有几乎所有人都共享的恒常经验才对。

结果显示，这些经常会出现的经验，事实上发生在婴儿期。它们是婴儿与母亲、父亲、双亲关系、婴儿自己的心理转化问题，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宇宙共通经验孕育出“基始观念”这个世界各个文化都会有的不变主题。

社会、神话以及个人的发展

在我们讨论个人与社会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弗洛伊德针对这个主题的看法，这是后面一切讨论的基础。

首先，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型建立在下面这个观念之上：心灵与生俱来便有意志、欲望，也就是“我想要”。心灵是一个缩小版的“我想要”机器，而外在社会、环境、家庭以及孩子身躯的劣势，都会对心灵的各种欲望提出不同的“禁令”。由此，我们发现了基本的核心论题。

孩子无法一直处于“想要却不可得”的紧张状态之下。面对绝对的禁令——孩子绝对不能

拥有某样东西时，欲望只能下沉到无意识之中。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好的父母会想办法让孩子分神，不要一直去关注自己被禁止或不可能达成的欲望；然而，之前的“我想要”还是会一直存在，并以愿望的形式深埋于心灵之内。

关键因素在于，一旦愿望进入了无意识，禁令也就随之而到。因此，无意识之中就有一组同时包含有正负能量的动态的能量单位；弗洛伊德称此为矛盾心理（ambivalence）。他称这个行当为“压抑你的愿望”，而与之形影不离的就是一种社会禁令的向内投射。当事人借由这个过程向内投射了一部分社会秩序。禁忌（taboo）这种内建的“不可以”，是社会的治理范围，而不属于天性的辖区。这种禁忌每个社会各有差异。因而，宗教人所谓的良心（conscience），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其功能在于充当孩子成长之文化道德系统的一部分。

宗教人所谓的良心，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其功能在于充当孩子成长之文化道德系统的一部分。

正如弗洛伊德所做的，让我们也以基础育儿的联想来举例：孩子对母亲有所要求，母亲却无法总是满足孩子。这种矛盾心理（愿望和禁令埋藏在一起）以一个能量单位的形式，停驻在心灵之内。心灵内这个能量单位最终得要释出才行，所以必定会有“放电”这个时刻。这种“放电”会在无意识的层次进行。也就是说，与其向母亲祈求实现愿望，心灵会找出一个替代的愿望。当事人在意识层次认为完全无害的道德行为，譬如说婚姻，在无意识的层次就成为一项十足不道德的功能——乱伦。可以这么说，私底下，你正在享受着一项社会所禁止的经验，你也一直禁止自己去觉察到你正乐在其中。

这个过程就形成了弗氏神经症（neurosis）的“温床”。当一个人在一种不该感到害怕的情境中，却充满焦虑和恐惧时，就不存在真的焦虑。它们是当事人因为偷偷享受被禁止的欲望，而自己想象出来的、来自隐形的严格纪律执行者的惩罚。

当挫折、被禁止的欲望累积过多时，心灵就会出现令人无力抵抗的低潮；也就是说，无意识里的活动太多了，个人在意识世界可能变得毫无行动力。如果无意识的内容大量囤积，当事人就可能出现所谓的精神病（psychosis）：个人与外在世界整个失联了。

譬如说，当被压抑的童年欲望变成了成人的欲望，并传导到生殖器变成性欲时，“母亲就是性对象”这个内在信息就会变成一个乱伦的信息，这当然是绝对的禁忌——当事人甚至没有察觉这是自己的愿望。而这个乱伦的愿望，被来自自己无意识的禁止念头以及会受到惩罚的威胁同步“挡”了下来；这里的威胁则是来自父亲这个意象。弗洛伊德说父亲是孩子的头

号敌人；这就是父亲所扮演的角色，而母亲则成功让这一切成真，她会说："等爸爸回家再说。"母亲将所谓"坏妈妈"的内涵转移到了父亲身上，而父亲接受了这一角色。

于是，父亲成为教育者，诱导孩子进入他的成人世界。不幸的是，孩子和父亲之间已经有一种怪异的爱恨交加的情感存在。而且，父亲对孩子也有怨怼，因为孩子让他无法接近母亲——至少在一段特定时期之内。因此，这种反感是相互的。弗洛伊德称这种对立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俄狄浦斯误杀了自己的父亲，又和母亲结婚乱伦，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是每一个小男孩都想要做的。

当然，有俄狄浦斯情结就会有"反制"它的反应；弗洛伊德称之为哈姆雷特姿态（Hamlet posture）。正如哈姆雷特一样，年轻小伙子会说："喔，不，我不要杀父亲。我非常尊敬我的父亲。而母亲，她太可怕了。她一直在引诱我，挑衅我去杀父亲。"只要想想哈姆雷特身边乱糟糟的一切就好了：他冲进屋子里去，几乎毁了自己的母亲。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母亲这个意象所代表的一切，女性、世界、宇宙、生命、存在本身，都变得令人作呕。这是那些不愿碰触女性，却屈服于父亲意象的纯净灵魂。这是对抗俄狄浦斯一切作为的过度夸张反应，而这恰恰意味着在你的心灵深处真的有俄狄浦斯情结。对弗洛伊德而言，所有的男性不是哈姆雷特就是俄狄浦斯，或二者兼有之。

所有的男性不是哈姆雷特就是俄狄浦斯，或二者兼有之。

女性的问题恰好相反：她受到厄勒克特拉（Electra）的命运之苦。厄勒克特拉发现母亲是她争取父爱的对手。事实上，根据这个观点，女孩子的危机在4岁左右便发生了，也就是性别差异开始"出击"的时候，她开始觉察到这一差异的某些暗示。女孩将自己的主要附着对象从母亲替换成父亲（这一点，男孩和女孩相同）。父亲成为了女儿的教育者，提供女儿一种与男性的关系。他必须稍稍扮演男性的角色，提供女孩和那可怕的对立性别有所差异的男性感。这个课题恰好发生在父亲将男孩引领进入社会秩序的同一时期。因此，父亲实际上扮演了精神导师的角色，他代为传达社会所设定的目标，他告诉孩子未来该承担的成人角色。母亲生下了实体的生命；父亲则孕育精神的存在。这些主题在神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其踪迹遍布各处，从最成熟的文化到最原始的文化。

母亲生下了实体的生命；父亲则孕育精神的存在。

按照理想来说，教育在这个主要成长阶段将与心灵一起携手跨越阈限，这样，来自成人的挑战才会结出“承担责任”的果实，而不是回头逃向依赖。从此之后，未来的人生挑战就不再附和孩子与双亲的关系，而是会带出成年人与自己的“生命任务”应有的行动关系。这是危机出现时必定会发生的转化，也是所有社会经常会有的问题。

这个危机会在持续长达12年的依赖期即将结束时出现。在这段依赖期，我们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区分人类这个物种以及其他动物的，就是人类太早来到这个世间了。事实上，人类不论是身体或心灵，不到20岁出头，都还算不上成熟。

接着，第一个成长危机出现了。这个曾经事事依赖别人的小生物，再也不能够一碰到事情便哭着回去找爸妈了，而是要变成承担责任的爸爸或妈妈。

这就好像要雕塑成人像的石膏，已经被倒入“依赖”这个模型，并开始要定形时，却突然被要求改为采用“个人责任”的外形。年轻成人的心灵应当离开“依赖”模式，进入“承担责任”的成人模式——当然，责任是依照特定社会的要求而加以定义的。

从出生到青春期危机的开始这段经历中，人类都会或多或少面对一些相同的挑战。小小心灵的成长不论是哪个民族，大概都以相同的方式启动；个人必须主动迈出第一步。不论在哪个社会，这种转化都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原始社会的启蒙仪式就是在处理这个成长的转折点。个人经过了启蒙仪式就不可能再飞回母亲的羽翼之下。教化性的仪式会将婴儿期那些无可避免、宇宙共通的意象，转译成可让个人与其所属社会接轨的意象。图腾祖先、女性神祇，以及所有这些相关的众神，印度、希腊、印第安、北欧、日本的各种不同的神，都是代表这些早期印记的不同意象，它们被刻意塑形，好让流经它们的能量能够传导到对于所属的文化世界别具重要性的社会态度之中。

任何社会对个人的主要要求，不过就是“不需要再修正就能立刻承担起责任”。而在依赖和责任这两种态度之间游移不定的人会成为神经症患者，他模棱两可，在两个不同方向之间被相互拉扯。除非他能够面对挑战，内心不再退缩，否则，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成人。

任何社会对个人的主要要求，不过就是“不需要再修正就能立刻承担起责任”。

然而最终，个人还是要面对再度回归依赖，失去原本的责任、能力的问题，这事关个人的自尊，以及是否准备好穿越那道人生最后的黑暗之门。为防止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

病态性崩溃，此时，神话的意象必须能够引导心灵，帮人心甘情愿地穿过那道门才行。父亲和母亲的意象这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登场。这两个意象曾经带领年轻人经历让他们担负全责的各项可怕活动，现在，这两个意象则必须再次被用来引导逐渐走下坡的人，来到死亡这个骇人的全面休止状态。而正如我们将会谈到的，这个转换是最让荣格关注的问题。

自我：东西方大不同

接下来，我要谈一些名词，在我看来，这是我在对照东西方对于“社会中的本我”的不同想法时，一些至关重要的名词。

如今，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个“双面故事”。下面深层静静躺着的是我们的无意识，与此同时，意识的个人则在上方活动。意识状态是人们手上握着某种闪光灯。如果我问你，某天晚上10点半你在做什么，你可能想不起来那一刻自己在做什么了。然而，如果你查看一下你的记事本，并看到上面写着“和某某人去参加派对”，你就会如历历在目一般想起来。这是当下不在你的意识状态内，却可随传随到的事物，弗洛伊德称之为“前意识”（preconscious）。

然而，如果我问你，在你出生后的第三天，你在玩哪个玩具，你就无法想起来。这个记忆深深埋在无意识之内，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前意识之内，也就是意识（conscious mind）完全不得而知的想法和记忆的领土之内。而重要的是，你诞生之后前4年的主要印记都在那下面，你幼小的心灵也自那时候就固定下来了。

> 你诞生之后前**4**年的主要印记都在那下面，你幼小的心灵也自那时候就固定下来了。

在前意识之内，还有个弗洛伊德称之为本我（id）的“我想要”机器。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你刚出生的时候，你内在的本我并不知道“今夕是何夕”。它不知道那个日子是远古的洞穴时代还是高科技的现代；它不知道你出生于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它所知道的只有你是个人类、你有人类的需求。换句话说，它是个纯然的有机体，在乎的只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已。

出生后，你周遭的环境会不断说：“不要、不要、不要。”这种你来我往就是我们早先讨论到的愿望—禁止的冲突。因此，你就开始将许多“我不应该”“下放”到无意识里头，社会的“我不应该”对上了本我的“我想要”。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superego）则提供了“我不应该”的意识流。超我是内化的双亲的、社会的声音，为了要牵制本我，不断地说着：“不要做那

个，来做这个。”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自我（ego）的功能是连接个人和真实。真实这个专有名词是无论如何都和形而上扯不上边的。它是实证的真实：现在你的四周有些什么、你在做什么、你的身高体重是多少、你的年纪多大、人们跟你说些什么、人们是怎么说到你的。自我这个功能从你的个人判断出发，将你和真实连接起来——不是别人教导你去做的判断，而是你自己作出的判断。

你能够从你知道该怎么去评判的角度来判断一个处境，做了判断后你却发现，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你和周遭环境所提供的判断系统，可能自始至终有所差异。只要你成功地过渡到成人责任期，你就能够自己做判断，并把社会的判断晾在一边。当然，如果你没有真的超脱出来，社会的判断系统也不会自动放弃；它们会一直带着负罪感来对你纠缠不休。

只要你成功地过渡到成人责任期，你就能够自己做判断，并把社会的判断晾在一边。

西方传统文化和东方文化在这方面大不相同。东方的宗教指导告诉人们不要去想到自我。在这个传统之中，人们被教导说要依照超我所指定的社会理想来规范行为举止。东方社会在自我与真实或个人处境的关系上，并没有系统化的发展。

在和东方来的朋友对话时，会经常碰到这样的状况：你问了一个和当下相关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却总是你可以想象到的陈词滥调，像洪水泛滥一样。要从他们口中得到针对眼前现状的真实判断非常困难。由于自我在东方传统中没有得到发展，你就不可能得到我们在西方人身上期望得到的那类响应，因为西方社会的个人是要为自己的判断、识别负责任的。

当你转向东方系统并阅读关于律法的书籍时，譬如说印度的《摩奴法论》（*Mānava-Dharmaśāstra* ），你简直难以相信不遵守规范的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惩罚。《孙子兵法》的作者就宣称，就算犯了小错也要被惩之以重罚，这样就不会出现大错了。

事实上，东方宗教语汇中的“自我”和“本我”属于相同的概念。因此，个人系统中的“我想要”就会杠上“你应该”。根据这种思考方式，所有自我都是“我想要”。其中的信息就变成“去除掉你的自我”。我们在传统圣经的教诲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信息，那里头充满了“你应该、你应该、你应该”。东方和正统犹太基督教的教导都要求绝对地服从。但是，如果你面对某种处境，你自己的判断要求你去做“你应该”之外的事呢？你该怎么办？或者，当你做了一

件社会认为你不应该做的事时，你会觉得怎么样？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大问题之一。

正如我们所见，东方社会的结构立基于发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器时代的僧侣城邦。其基础观念在于，神圣天界的秩序就是俗世生活秩序的模型。大宇宙（macrocosm）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社会这个小宇宙（mesocosm）则旨在反映圣界的设计，个人生活这个微宇宙（microcosm）的目标也是一样。这就是东方社会所追求的天人合一（Great Harmony）。

社会这个小宇宙则旨在反映圣界的设计，个人生活这个微宇宙的目标也是一样。这就是东方社会所追求的天人合一。

我们也谈过宗教意象在神话系统中承担了特定的功能：第一，让个人在面对存在之宇宙这个事实时，能产生敬畏感和神秘感；第二，提供给个人一个宇宙的意象，也就是大宇宙的数学秩序、各自旋转的太阳和月亮、年份及其循环、永世及其循环这些意象；第三，让社会与这些循环能够接轨；第四，让个人与社会、大宇宙以及宇宙的奥秘也都能够接轨。这就是神话的四功能，如果它们确实发挥了作用，你就能够对所有事物，对你自己、你所处的社会、宇宙以及在这些之外的奥秘都产生“一个完满整体”的感受。

因此，这个系统中的个人，必须能够在这个秩序当中担当一个角色才行，这个角色是由熟知这个秩序的人，也就是僧侣团体所指派的。他们了解秩序并解读其模式，与此同时，个人也在僧侣的指派之下，参与其中。在梵文中，这个模式就叫作“法”（dharma）。它是这个宇宙的秩序；“法”这个字来自“支持”（dhr）这个字根。支持宇宙的即为这个秩序。正如太阳不应该希望自己是月亮，老鼠不应该期望自己变成狮子，一个人出生在某个种姓系统、某个社会类别，就不应该有任何非分之想。个人的出生决定了他的角色、他的性格、他的责任以及其他所有一切。在这样的社会中，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训练一个人合乎自己的社会角色。

换句话说，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的社会理想自我，必须是唯一的理想才行。在这里，社会的严苛指令也永远不可能关心个人说：“你喜欢怎么样？”个人的一切都是被告知的，人生从头到尾都在接受命令，甚至在最私密的生命时刻也是一样，也就是那些对西方人而言属于个人选择、个人决定、个人发现的时刻。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处在被控制的状态：个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结婚对象，别人为他决定了。在东方并不存在“决定自己未来另一半的过程，将带来个人判断能力的成长”这样的人生试炼；社会为你决定了。自我完完全全地被抹消掉了。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东方的基本宗教观。生命以及存在的终极真理、终极奥秘，具有绝对的超越性。我们无法定义这个绝对。我们无法描绘它。我们无法为它命名。然而，那个绝对存在、绝对奥秘之物，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真实：吾即是彼。这个绝对既是超越性的，也是内在固有的；也就是说，它不但超越我们所感知的宇宙，也存在于这个宇宙的每一个细微粒子之内。我们对它所能够描述的就只有“无”（nothing）。所有能够言说的，都指向它。因此，不论是象征、仪式、典礼或行动，都会牵涉到人类经验的世界，但是又越过它们本身指向那个超越的、天生固有的原力；而仪式和象征则引导我们去觉察到，我们与这个绝对其实是一体的。那超越界其实就是我们的本质；因此，在东方哲学中，自我、人格的单纯偶然就相当次要了。

这个绝对既是超越性的，也是内在固有的；也就是说，它不但超越我们所感知的宇宙，也存在于这个宇宙的每一个细微粒子之内。

西方则存在着全然不同的观念。这个观念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随着萨尔贡（Sargon）和汉谟拉比（Hammurabi）建立的两个闪米特帝国一起出现。这个我们至今仍旧执着不放的观念，就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并不是人类，人类和上帝在实质上也不相同：人类和上帝有本体上、基础上的差异。

因此，西方宗教的所有象征都会牵扯到关系。这是东方所没有的。在东方，这些神祇正如凡人一样，只是较大秩序的化现而已。它们所代表的秩序早就存在了，存在于这些神祇出现之前。在印度，这个秩序叫作“法”；在中国则被称为“道”。在早期的希腊，它被称为“命运”（moira）；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它被叫作“我”（me）。这个宇宙秩序具有数学的特性，并且是不能改变的；甚至神也不能让改变发生。上帝和人都只是这个秩序下的“工作人员”。要成为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你必须完美地学会你的工作内容。

现在，让我来以实例说明这个非常正式的态度，那就是古印度的社会结构。我想要探究其中个人生活及其发展的典型信息。

当然，大家都知道印度有4个不同的种姓或阶级。这4个种姓分别为婆罗门（brahmin）、刹帝利（kṣatriya）、吠舍（vaiśya）、首陀罗（śūdra）。

婆罗门的意思就是“和梵天有关、和梵天有所接触”，梵天就是宇宙的力量。梵天是一个注入并充满整个世界的力量，是一个没有指定性别的名词。婆罗门则是知道这个奥秘的人，

他告诉人们与此相关的真理并诠释它，同时将它们写成各种圣典。婆罗门是这个社会秩序的领头人。

刹帝利则是管理执行真理律法的人。他会照婆罗门的指示去做；无论如何，这就是理想。刹帝利宣誓要捍卫这个社会秩序。

吠舍则是公民或商人。这个字来自viṣ 这个字根，意思是"邻人"。他是拥有财产的有钱人，地主、房主、雇主等这类人。他诚实纳税，捐钱给教会，会雇用首陀罗阶级的人。他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是有胆识的人。

首陀罗则是仆人，是被排斥在宗教秩序之外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宗教导师、乡村僧侣等等，但吠陀传统以及传统的印度婆罗门秩序是属于前三个种姓阶层的宗教；前三个阶层的人被称之为"二度出生"（twice born）。而首陀罗只是伸出在外的双脚，单独一肩挑起余下的社会。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东方社会的目标在于抛弃自我，自我应该被抹杀掉。首陀罗放弃他的自我，人家告诉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吠舍也放弃他的自我，将自己贡献给社会，遵照人家告诉他的去做，认真缴税，守护自己的家人；他的目标在赚钱。刹帝利则公平地执行法律，不带偏见，不徇私。他应当象征着律法的完美执行。婆罗门的责任就是去知晓律法。

这个系统将大多数民众排斥在外，这些人被称作流浪者（outcast）。一份最近由孟加拉国某村落所完成的统计调查显示，该村落一半以上的村民属于流浪者，他们被逐出在外。他们能够进入圈内的唯一方式就是从事某些卑微低贱的社会工作。否则，这些人只能住在自己的村落，住在神圣秩序统辖领域的外围。

首陀罗是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职人或农夫。这个村落剩下的一半村民中，有一半是首陀罗阶层，因而浪民所"服侍"的对象，其实是这些农人阶级。当你读到《摩奴法论》的某些经文时，你就能体会到这种阶级区分的残酷无情。经文中说，首陀罗阶层若听到吠陀（Vedas）的经文诵念——即使是意外听到也不行，就要受酷刑而死。这真是不可思议。只能说，吠陀的知识是强力知识，所以在强行贯彻精神力量之外，社会力量也应该等量齐观。

因此，直到今日，对西方老师而言，教授东方学生或对其讲授课程，简直爽透了：东方学生不论什么都全盘接受。印度的观念就是个人导师的权威是绝对的，学生不会有任何质疑或问题，老师教什么就接受什么。学生的主要美德在于"对老师的绝对虔诚"。

个人导师会为你的生命承担责任。你则试着去过导师所说的模范生活，这么做时，你其实是在过着导师的生活。而西方教师所做的就只是信息的"配给"，你可以根据你的经验随意

地加以发挥。我不会这么告诉你们——任何西方的老师都不会在你踏上这条道路时告诉你必须做些什么。这里没有道路。特别是现在，我们有点像是自由落体般坠入未来之中。

我们期望学生能发展出自己的关键才能。有些老师或许会因为学生独立所作的批判而不胜其扰——可恶啊，你们这些年轻人。然而，如果他们需要和那种一切知识都被接受的情境打交道的话，相信我，就算是他们也很难不这么说："天呐，我是律法，我是先知，我是所有一切。"这对教育来说并不是好事情。

> 现在，让我分享一则关于一位印度导师的小故事。
>
> 有一天，学生迟到了，导师问道："你迟到了。你到哪儿去了？"
>
> 学生回答说："我住在河对岸。今天河里涨大水，我无法从之前涉水而过的地方过河。河上又没有桥或船，所以我过不来。"
>
> "好吧，"导师说，"现在你到了。你是怎么过来的？搭船吗？"
>
> "不是。"
>
> "洪水退了吗？"
>
> "没有，"学生回答说，"我只是在心中默想：'我的导师是我的神圣启示；他是我的神明。我只要冥想我的导师，就可以过河了。'因此我一边念着'导师、导师、导师'，就过河来了。"
>
> "好吧，"导师想："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神。"这事让他念念不忘，脑海里一直在想象那个情景。
>
> 当学生终于下课回家之后，导师想，"我自己一定要试试看。"他走到河边，四下看看，确保没有人在旁边观看自己进行实验之后，就说："我、我、我。"
>
> 他一边叨念，一边踏入水中。接着就像一颗落石一样，沉入了水底。

他是心灵导师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其实并不存在。他原本对超越者是透明的，直到他生出了"我"这个念头。心灵导师就像是一块绝对完美的透明玻璃，通过这块玻璃他的教导就得以照亮、穿透出来。因此，世代传承的智慧通过心灵导师而照亮万世，和当下这个时刻无关，也和传输者无关。

"法"不仅定义了你是谁，也定义了你应该怎么去度过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生命的前半个阶段，这个人生活在村子里。到了生命的中段，他会离开这个世界，并在森林中开始生命的后半阶段生活。通过这个奇妙设计，印度人结合了我们在西方社会无法结合的事物。他们能够将社会责任——"法"这个观念，与脱逃——"放下一切不管"这个观念，即解脱（mokṣa），结合起来。

这个系统再度一分为二：第一部分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前半段，认真尽学生的本分，努力学习“法”的道路。

在印度，模范学生即“对老师的绝对虔诚”。通过这种完美的臣服，学生就可以将他所有的力比多、所有的情色兴趣集中专注在大师身上。学生要做到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认同自己的导师。他要去模仿大师，尽可能地和大师相似，以变成大师为目标。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去发展任何批判的能力，而将大师这个意象传承下去的方式。

在过渡到成人期的通道上，个人来到了人生前半段的第二部分。学生突然当家做主了。他的穿着不同了，也开始承担起一系列的新责任。他突然和一位从未谋面的年轻女子成了亲；成亲时女孩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未来要托付的人，依照传统，他们成亲前是不知道彼此的。或许，你能够想象出其中隐藏的危机。当新娘揭下面纱、两人初次碰面时，危机就出现了。对女孩而言，这个时刻特别令人胆战心惊，因为眼前这位自己初次见面的男人就是她的神；她将把他当作神明来崇拜。

成亲之后，他们克尽职责，孕育后代。因此，在他们老去之前，他们就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这么一来，当这男人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就会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可以接手当家了。父亲的责任已尽；现在他可以到森林里去了。

男人在村子里的一生都贡献于自己的职责，但是仍有一抹“自我色彩”残存了下来。他现在总算可以投入到“完全除去自我”的纪律中了。在森林中，男人为自己找到一位老师，他成为一位林中居士（vānaprastha）。瑜伽的目标就在于拔除自我的余孽——这是指货真价实的严苛瑜伽修炼。

当自我完全“散尽”之后，我们便进入生命后半段的第二部分。我们变成云游四海的行脚僧（bhikṣu），成为非存在、非实体、无自我的存在这些知识的神谕。

印度人认为活着有四大目标，这是印度哲学的基本主题。这其中有三个目标和村居生活相关：一是美德（dharma）；二为成功（artha）；三是欢愉（kāma）。这些是人类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

> 印度认为活着有四大原则，这其中有三个目标和村居生活相关：一是美德；二为成功；三是欢愉。

当我们进入森林之后，我们要找寻的是解脱。这个词如今经常被翻译为"自由"。但这不是这个词的本意。这个词的意思应该是从自我本身释放出来。

"法"是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社会告诉你你的"法"是什么。以吠舍为例，既然你是以这个身份来到这个世间，你的灵魂则已达到吠舍的层次；因此，吠舍生活的仪式和律法对你就是最合适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律法很精确地对应你的个人需要，你已经就绪了。

昆达里尼瑜伽（kuṇḍalinī） 是瑜伽式样的一种，它引人瞩目地发展出欢愉原则与成功原则之间相互作用这个观念。我发现这极其有趣。欢愉和成功这两个驱动力量不偏不倚地对应到我们的老朋友"本我"的两个组成部件：想要去体验欢愉的意志，也就是爱神之子厄洛斯（eros），以及鞭策自己追求权力和成功的意志，也就是死神塔纳托斯（thanatos）。

印度的观念在于不论是成功或欢愉都是自然的杰作，而"法"则是社会的目标。个人的作用就是在"法"的最高限度内，达成他的成功和欢愉。而终极灵性体验则要在森林里完成，个人在那里可以依照心灵导师所宣告的纪律来去除自己的我执。我想要拿来与对我而言极为顺理成章的西方系统，与西方的自我发展的传统相对比的，就是这个印度系统。

西方的心理学虽然完全和印度的系统不相关，但对于成功和欢愉原则，却也传递了相同的信息，这让我惊叹不已。然而，传统印度思想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并直接和社会美德（也就是"法"）分庭抗礼，而西方则是由弗洛伊德"出面"引介了"自我"这个仲裁者，以调和本我的内在欲望以及超我的外在要求。

另外还有一点。弗洛伊德将童年生活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婴儿期，孩子在这个时期会体验到人生所有主要的冲击。这个阶段出现在孩子成长中的4～7岁。

接下来就是弗洛伊德口中的潜伏期。这是自我发掘的时期，会从七八岁延续到11岁左右。

最后我们来到青春期以及性生殖器的发展阶段。在这整个期间，孩子远离了所谓的婴孩神话（infantile mythology）——乖乖听爸妈的话、走路时月亮会跟在自己后头、动物会跟自己对话这类自发性的孩童意象。也就是在这段我们称之为青少年的时期，大人会鼓励孩子去接触实证真相——在西方文化中，会大力宣传科学。在这个时期，孩子会逐渐觉察到一种相对于神话的科学态度。

正如东方社会一样，原始社会坚持的是神话的态度。这些文化会鼓励孩子以神话模式来诠释周遭的世界。青春期是关键的时期，传统东方社会并不鼓励孩子此时去开拓其科学心智，让心智在各个层面都准备好采取针对事实真相的批判性判断，并决定要去采取行动，等等

。

西方以科学心智为尊。但是我们所继承传统的象征，却早已在我们脚边碎裂成块。这里我要指出一个关于宗教传统的相当重要的一点：在你和神话没有任何瓜葛的情况下，仪式发挥得了作用吗？这个议题在天主教的受洗仪式上就会出现。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发生过某个杀人凶手在自己临死前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争议性事件。而天主教受洗仪式原本应该用来完全清除人的罪过，让人立刻上天堂的。

在此，我无意评判这个人的灵魂，我所针对的是如下这么宣称的宗教传统：不论这个人做了什么，一旦他受洗、进行过仪式，就会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发生在他身上，让他拥有进入天堂的资格。我认为，这一点是当今人类宗教意识的关键问题，对此有多少人会赞同呢？通常，一个虔诚宗教传统的各种象征，都必须要有人去教导；你必须要知道它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才对。

一个虔诚宗教传统的各种象征，都必须要有人去教导；你必须要知道它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才对。

这些象征在某些特定的方面，确实是行得通的，如果它们在神学系统中没有被过度渲染的话。我认为“十字架上的英雄人物”这个象征是行得通的。这个主题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宗教传统中。我们在印第安波尼人（Pawnee）、阿兹特克人（Aztec）和玛雅人（Mayan）那里发现过。被铁链绑在巨石上的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物也是一个例子：以爱为出发点的英雄人物带来了神的恩赐，他也为此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则故事总结了一切。你只需要多一点暗示就行；你不需要担心上帝之子与圣父、圣灵的关系；这些事物之于神话的力量通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你的生命、生活、精神或肢体付出自己生命的那个存在，你也会为此有所感恩——这才是有重大意义的主题。战场上对于一位英雄人物的召唤，是让他为自己的国家付出生命——这就相当于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英雄行为。我认为这类意象仍然能够启动你内在的那些高贵、英勇、伟大的意识状态和潜能。

心灵实际上拥有某种基础能量并会在性和权力这两个方向“择一”现身，这种会“选择”其中一个方向发展的倾向被称为基本态度。

PATHWAYS TO BLISS

04
神话与自性

荣格以及人格的双极性

我前面曾经提到过荣格，现在是好好检视其观念的时候了。[33] 你们经常从弗洛伊德学派圈里听说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这种说法绝对是错误的。他们是同事，对前意识心理的处理也各有所专研。

总体而言，弗洛伊德把“性”视为心理状态的主要决定因素。孩子与双亲的互动关系，如惯常上演的母子情欲关系、对父亲的恐惧、转移自己的性承诺到同龄者身上，等等——弗洛伊德视这些性剧演出为所有人类行为的核心。

在所有心理学家之中，首先挑战弗洛伊德理论的，并不是荣格，而是阿德勒（Alfred Adler）。阿德勒说，个人身上的主要驱力并非来自“性”，而是想要拥有权力的意志。试想一下：相对于自己的爸爸妈妈，小婴儿其实处于极大的劣势。他必须和两个巨人长期相处，而且，他也必须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必须学会哄骗、吓唬等方式，来让爸爸妈妈遂其所愿。

所有的婴儿一开始都处于劣势，但假设这个孩子长大后发现自己真的低人一等、无比笨拙，他会怎么反应呢？或者他属于阿德勒所说的“某种器官上的不如人”。又或许他属于邻里间不常见的肢体或行为类型，因此成为注目的焦点。或者假设他的父母亲管教很严格，他却一直无法完成父母的规划。孩子想要弥补或过度弥补的意志油然而生，这将导致阿德勒所说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阿德勒认为，克服无法胜任感的驱力是人类生命的根本；所有人都是基于这个冲动而采取行动的，而非性驱力。事实上，阿德勒相信“性”本身就是让我们强化自己的价值感的场域——一个用来征服的场域。换句话说，他将性活动本身诠释为人类权力驱动的一项功能。

这时，荣格登场了。荣格说心灵实际上拥有某种基础能量并会在性和权力这两个方向“择一”现身。他称这种会“选择”其中一个方向发展的倾向为基本态度（basic attitude）。

荣格说心灵实际上拥有某种基础能量并会在性和权力这两个方向“择一”现身。他称这种会“选择”其中一个方向发展的倾向为基本态度。

在某些人身上——可能是因为婴儿期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压力会以一种“努力争取个人权力”的形式化现出来，在这类个案中，性生活就会退居次要位置。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以追求权力为主要的人生方向，总是在问：“我做得如何？我做到了吗？”荣格称此类人为内向型（introvert）人。但是“内向”在此处的意思和这个词的普遍用法有些差异。荣格定义内向型人为“事情得按照自己内在意象来完成”的权力导向者。

另一方面，以“性”为导向的人则会“往外发展”。“坠入情网”意味着为在另一个客体身上丧失了自己。这种人荣格称之为外向型（extrovert）人。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是二者兼有之，且以其中一个方向为强。如果你有60%以权力为重的话，就只会有40%放在欲力（eros）区。

当你碰到你的正常取向无法起作用、无法带领你“安全过关”的情境时，你就会被丢回次要的驱力。于是，这个自卑人格浮现。自卑人格的特征就是强迫性——你无法控制你自己，你的声音会颤抖，你会脸红，你会生气，等等。你失控了；自卑的性格已就位接手了。比起人格的已开发面，自卑人格更为原始。

荣格用了一个很有质感的词来称呼这个反转：他称其为一种“对立面”（enantiodromia）。在希腊语中，“dromia”的意思是“跑”：譬如说“hippodrome”就是河马（或马）跑的地方；一只“dromedary”就是一只在快跑的骆驼。“enantio”的意思是“往另一个方向”。所以凑在一起，“enantiodromia”的意思就是“往反方向跑”。

中年生活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通常会出现长期“对立面”。这么说好了，假如你一直都是个有权有势的男人：你什么都有了，你设定的目标已经达成，或至少你靠着自己的机智一直顺利过关，你也意识到这一切不是那么值得去追求。

中年生活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通常会出现长期“对立面”

。

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改变就会发生。你拥有那么多的廉价力比多，也就是可任你"挥霍"的心灵能量。它该去哪儿呢？它到"一闪一闪的眼睛"那边去了，父亲开始注意到可爱的女孩。每个人都在问："爸爸怎么了？"这就是中年晚期很常见的精神崩溃现象。一位已经获得全世界所有权力的绅士，对退休后的生活是如此设想的："我要退休，然后去钓鱼。"他当然想去钓鱼，因为那是他小时候喜爱的活动嘛！这就是我之前谈到的"爸爸和他的美人鱼追寻之梦"。

再看一个往相反方向发展的例子，即从受到性的驱使，反转到被权力所驱使，就以一位母亲为例好了。或许她曾有过许多情人，但是她现在只有满堂的儿孙，以及充满回忆的订婚舞会这类事情。这时候，她会变成一个权力怪物：这就是我前面同样提到过的活力四射的恶婆婆。她一手带大的孩子，开始一个个地离家。失落感、权力自卑感，整个排山倒海迎面而来。她必须抓个人来，叫他一会儿关窗、一会儿开窗，带婴儿去洗澡、洗完澡带出来，做这、做那……当然，她已经彻彻底底无法自拔了。把你原本藏得好好的第二个你"放"出来，是一件既奇妙又吓人的事。

好吧，我似乎有点夸张了。但是，几乎每个人都面对过这一类危机。问题是，当对立面发作的时候，你有办法吸纳并整合另一项因素，即你的人格的另一面吗？

荣格将这个问题称之为所谓的中年危机大整合：从个体文化经验出发，以整合人格的这两个面。荣格的整体心理学研究取向就以这些相互作用的观念作为基础。

要记住，弗洛伊德探索了有关于愿望和禁止的观念，特别是心理和社会这两个层面在本质上的碰撞。荣格则相信，碰撞这件事对个人的心灵一点都不特别；也就是说，每一次你强调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就会有所失。在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 ）中，阿尔布雷克特（Albrecht）拒斥莱茵河三仙女的诱惑，并获得权力的戒指——那就是权力人格的化现。站在对立面的另一个人格会说："我不想创造历史，我只想做爱做的事。"但某一天，他可能会突然开窍说："嘿，我怎么都没有创造过历史。"而对立面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充斥着"太迟了"的回声。这么一来，你过去的决定就要去承受看似损失惨重的那些部分。

然而，对一个人而言，人生不只有性和权力。荣格理解的心灵是由他所谓的四大功能所掌控，这四大功能又两两成对而互相对立。

荣格理解的心灵是由他所谓的四大功能所掌控，这四大功能又两两成对而互相对立。

荣格称第一对组合为感性（sensibility，或情感[feeling]）与知性（intellect）。分析对周遭事物的感知有两种方法。你的生活可以建立在“以感受来评估事物”上，那么你就会拥有无比美妙、与众不同又发展完整的感性。你对艺术的赏析能力以及生活的玄妙之处和丰富度的感受，也会胜人一筹。而另一方面，你会能够依据自己的知性决定来评断事物——是对是错、合不合适、够不够审慎。如果你只依据知性或感性的其中之一来做决定，另一项就得不到发展。

通过与西方人接触的经验，荣格发现西方社会要求男性发展思维能力，也就是知性的功能，而要求女性发展情感，也就是感性的功能。这一发现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文化。

当然，没有得到“重视”的功能，就会自动变成一种自卑的特质。自卑的想法就可能受到忽视，认为“那不过是个人的意见”。过去人们会说：“你不能和女人争论。”你是不能和一直以来都依靠情感功能来发展其感知的女人争论；她的决定并非出自合于逻辑的联系，她的全套意见系统也可能是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确实地将任何事情都好好想过。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自己是个笨蛋，而认为坐在对面那个女人的“情感”成熟度有问题的话，那他就要做好被震撼教育洗礼的心理准备！[34]

所谓自卑的情感就是感情用事。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一个冷酷男人的感情，或是一个对情感不带任何想法、过着科学家般严谨生活的男人，都是些情感低度开发的人。当这种人感情用事的时候，他所喜欢的书、戏剧或音乐，都倾向于浅薄平庸之流；它们没有一点品位。

能够让我们学到教训的，就是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对话。居于劣势的功能——不论是知性或感性，都会滞留在无意识。当它出现时，会带着强迫之姿；它是不可辩论的。所以这两者都必须得到平衡发展；一个将成为劣势，另一个居于优势。其运作方式就像性与权力的平衡一样，但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性与权力这两者彼此之间并没有关联。

另一对组合则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体验方式：荣格称第一种方式为感觉（sensation），另一种方式为直觉（intuition）。我们现在正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接受光线、声音、气味、味觉等的重炮轰击。房间里的一切，我们都要通过我们的感觉来体验到；感觉让我们和我们四周的空间产生关联。

一名学生走了进来。你试着要了解这名学生。他为什么走进房间？他可能会做什么？这就是直觉。直观是政治才华的主力。它是对时间的触摸，对可能性的感觉。直觉能力强的人会看到未来和过去在数不清的偶然中无限伸展。

再次强调，一个功能成为优势，另一个功能就会变成劣势。如果你总是靠事物的潜在性，即直觉现实来生活的话，你就不是活在现况，即感观现实中。反之亦然。还是之前说过的，在你人生中的某个时点，劣势功能将出现在第一线，而当它出现时，它将威胁到你。

荣格说，与其中年一到，便走入森林，就此谢幕退场，就像印度的传统一样，不如效仿从责任过渡到老年的西方做法，去达成圆满，做到个体化。这正是希腊人的观念。他认为你必须平衡这些彼此竞争的功能——性与权力，知性与感性，直觉与感觉，才能摆脱中年危机的对立面。小时候，你以一副圆满之躯展开一生，接下来，某些特定功能会比其他功能得到更好发展，在你整个成人后的社交、工作和生活中，你都只是这个圆满的一环，然而到了人生最后阶段，你又再度成为圆满之人。你去参加成人教育课程之类的进修计划，好让你努力于知性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有你的感性。

集体无意识的各种原型

这些双极性，即两种态度和四项功能，全都是我们内在的心理动力。它们就像海洋的潮水一样，流过我们的心灵。对于人的心智，荣格也提出了特定的固定结构。这些结构并非后天习得、弗洛伊德式的向内投射作用。荣格认为，它们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正如手、眼等器官的进化一样，这些心灵的固定结构作为人类心智的一个“零件”，也同样会进化。如同手、眼等器官一样，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共同享有这些结构。因此，他将它们称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虽然用了“集体”（collective）这个字眼，荣格却无意故弄玄虚；他只是要说，他在所有人类身上都可看到这些同样的心灵结构。

首先就是荣格口中的自性（self）。对荣格而言，自性包含了生命的所有可能性、能量、潜能——所有你能够变成的东西。自性的总和就是你生命的“总愿景”，如果它能够全部实现的话。

荣格将个人心灵的全部潜能，整个当成一个实体（entity）来看待。荣格这么描绘：自性是一个圆圈，你不会知道其中心在哪里。深埋在无意识中的这个自性的中心，一直都在推动你，推动着你的潜力和本能。在你生命的前半段，自性会逐渐“苏醒”过来，并在你生命的晚期，渐渐地再度沉睡。这个过程当下正在你的内在进行着，而且你无法掌控。

在你生命的前半段，自性会逐渐“苏醒”过来，并在你生命的晚期，渐渐地再度沉睡。这个过程当下正在你的内在进行着，而且你无法掌控。

自性“奔放”于自然和宇宙之中，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每一副特殊的身躯，都有其特殊的潜力、器官或无能之处，让你自己沉浸在某种特定的经验模式中，以体验自己不过是伟大意识状态托身的一个器具。因此，你的自性将是你特有的，然而，它也不过是该模式的局部变调；你对那伟大的奥秘拥有某种特殊体悟和感知。从你还是个婴儿开始，你就被自性所推动。这是本能这个系统在运作，纯属生物的运作。

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长达38年，我注意到青春期的年轻女孩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妙变化往往震惊不已。当然，她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她只要照镜子，就会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奇迹般的变化。这个东西正在成形。这就是像花朵般盛开的自性。只是这上面顶了个小小的意识状态，就像浮在海上的船只一样。

随着你对自性的觉察，你的自我也诞生了。在荣格的理论框架中，自我就是你有意识地认同你这副特殊身躯，以及身躯的经验和记忆。你有意识地去觉察你这副身躯“专属”的“限定版”的记忆和经验，并且是从该身躯当下之连续性的角度出发：这就是自我。

随着你对自性的觉察，你的自我也诞生了。

在你学会了走路、说话、写字、驾驶的时候，你早已拥有许多你浑然不觉的愿望，但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去实现它们，或没有将它们放在心上，它们就沉入自性的深处、沉入无意识当中了。自性是潜能的全部内容。自我是你有意识觉察到的自性，是你认为的自己，是你认为自己拥有的能耐，它也会受到被你无意识保留的无能、限制等记忆的阻断。

现在，意识状态诞生了；你可以在一个小婴儿开始去实践他的自我时，在他身上看到这个苏醒的过程。自性和自我并不相同。自我只是意识的中心而已；它包含你对你的自性以及周遭世界的觉察。

自性和自我并不相同。自我只是意识的中心而已；它包含你对你的自性以及周遭世界的觉察。

当你的自我作出计划时，你却进行一些荒谬的摸索好破坏这个计划，就好像有人闯入、毁掉你的计划一样。你在干扰你自己；你忘了什么东西。弗洛伊德将这种状态处理得很好；这种半蓄意的丢三落四被称之为“弗洛伊德式失言”（Freudian slip）。你只是在防止自己去做你以为自己要做的事。你的另一面在讲话。这是来自你的自性的无意识面向。自性才是全部，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心就是自性的中心。而意识状态这个平面则在自性这个中心的上方，而你的自我又是在意识状态这个平面之上，所以自性这个圈圈之中，有个你所不知道的下意识面向。这个面向又经常在干扰你的自我。

荣格对自我的定义和弗洛伊德稍有不同，尽管有所相关。对荣格而言，自我是你对你的自性的信念。它定义出你的意识状态的中心，并连接你和外在的这个世界；它是你在自己周遭这个世界行动时，所经验到的那个“我”。

然而，自我和自性的无意识部分毫无瓜葛。自我通常会乖乖地待在意识状态这个界线之上。假设，你正在开车。你开在道路的左边，而与此同时，你并不知道道路还有另外一边。事实上，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是在道路的其中一边，你以为你是在中间。根据荣格的说法，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在驾驭他们的生活。他们以为他们的自我就是他们这个人。他们就这样开车出门，开上路的另一边，毫无疑问，他们开的车会撞上路上的行人。你如何让自己看到另一边呢？你要另外弄一部车，让别人来开车载你吗？你要将车开在路中间吗？不！你必须先知道另一边有些什么；你必须学会以三维的方式去看事情，运用视差原则。

这就是自性，可以说它就是你潜能的全部。自我则会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逐步浮现出来，直到长成一个对自己相当牢固的信念。在自我变得不可动摇之前，若出现自我无法处理的经验，会非常危险。它可能会整个炸开来，自我和意识现实将脱节。而你将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因此，你必须让你的自我有所发挥才行。

我们听到太多有关“无我”（egolessness）的大话了，主要来自东方。你这么做是要打烂这个唯一能让你觉得自己有用的东西。一定要有个什么人坐镇指挥才行，否则你无法有明确的方向。自性是大圆圈、大船，而自我是在桥上的小船长。

当你长大后，你的家庭就会告诉你，你属于某某社交圈，你的言行举止必须像他们一样。接着，你去上学，你会发现某种特定职业已经在你眼前展开，某种特定生活也已经为你设定好了。诸如此类的种种开始把你捆绑住。换句话说，你生活其中的社会形势，开始把你推入某个特定角色、套上某套特定的戏服。

为了在你生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作，你的自我必须学习某些特定事物。学习去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社会，或是活在铁幕的另一边，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朋友，你周遭的世界，就

是你该好好活着的世界。

> 学习去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社会，或是活在铁幕的另一边，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朋友，你周遭的世界，就是你该好好活着的世界。

人生早期阶段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学会以“当下就有意义”的方式，让自己能够与客观世界接轨，并生活在这个社会。其中的关键功能可能稍后才会出现，但首先你必须学会当下就能运作正常。这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任务：恐惧、需求以及对意志的限制等，你都必须去面对、同化。如果你一开始就避开这些挑战，你稍后还是要面对它们，或半吊子似的战战兢兢前进，永远无法担当大任。

这个社会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角色，需要我们去扮演。我们担任这些各式各样的角色，正如同一个演员为了演出不同的角色，会套上不同的戏服一样。社会在我们身上烙下它的理想，硬为我们套上一件“社会可接受行为”的外衣。荣格称这些为人格面具（personae）。其中Persona是拉丁字，它表示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

假设你是位老师，当你在工作时，你就戴上了一面教师的面具——你就成为一位老师。假设你回到家里仍旧认为自己是位老师，而不是一个以教书为职业的普通人，谁还会想要待在你身边呢？

时不时地，在高中的戏剧公演中，会有个可怜的小孩扮演哈姆雷特这类的角色，他的长辈会称赞他演得好棒。好了，从此他就哈姆雷特“上身”了。他分不清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也有些人意外地坐上公司高管的位置，可能他们自己都想不到。他们在工作时是主管。他们回到家仍旧是主管。他们上床睡觉了也还是主管——这一点让他们的另一半大失所望。

脱下戏服时，面具也必须摘下来。你必须知道你正在出演哪出戏。你必须将你对自己的感觉（你的自我）与你秀出来给这个世界的自性（你的人格面具）分隔开来才行。

> 你必须将你对自己的感觉（你的自我）与你秀出来给这个世界的自性（你的人格面具）分隔开来才行。

这就是心灵内的头号矛盾：人格面具系统与自性无意识区的黑暗内在潜能之间的拉扯。自我要学会去分别内外，并试着为它们调停。

从荣格的立场来看，你的大危险之一就是去认同你自己的人格面具。荣格宣称自我必须和其角色有所区分，这点和东方的教育目标有强烈的对比。

这是个不存在于东方的概念。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自我的功能就在让你和你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经验现实保持接触；它可归属于现实的功能。你要通过发展中的自我来发展你的价值系统。你的评判、你的关键才能，等等，都属于自我的功能。而东方社会则要求个人不能发展其关键才能，不要以新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而是要毫无疑问地全盘接受导师的教诲，并适应社会加诸自己身上的面具。这就是业力诞生（karmic birth）的基础律法。你出生在最适合你的地方，拥有最适合你的角色。社会提供适合你戴的面具。你也要彻彻底底地与之认同，消除掉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在传统的印度、中国或日本，你就是你的角色。秘密就在于完美地体现这个角色，不论是行乞的和尚或是陪先夫火葬的伤心寡妇。你要去变成“萨提”（satī）。

然而荣格却说，你要在知道这不是你的状况下，扮演你的角色。这是非常不同的观点。这需要经过个体化的过程才做得到，将你的自我、你对自己的意象，和你的社会角色区隔开来。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去扮演你的社会角色；而是不论你选择做什么、是进是退，你都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不要太过认真。你的人格面具不过是你为了这场游戏所戴上的罢了。

不论你选择做什么、是进是退，你都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不要太过认真。你的人格面具不过是你为了这场游戏所戴上的罢了。

深谙角色转换艺术的，莫过于西方女性了。她们换件衣裳，就可以转化成一个新的人格。我的太太是一位舞者，过去也是这方面的大师。通常下雪时，她会很怕冷。但是当她穿上轻薄的礼服，走在寒冬中去参加派对时，她压根儿一点都不会冷。她完全融入其中，她整个人格已经置身角色之中了！

这一切甚至会更进一步发展，因为整个人格面具情结还会包括你的道德原则在内。伦理和社会习俗会被内化成为人格面具秩序的一部分，而荣格告诉我们，在这方面你也要轻松面对才行。记住，亚当和夏娃会堕落，是因为知道了善恶的差别。因此，回到天堂的方法，就

是不要去知道善恶的差别。那是个再明白不过的教训了，但是讲道坛上却没有清楚地传递出来。然而，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论判人，免得你们被论判。"[35] 你是根据你的人格面具的脉络来论判别人的，你也会依此而被论判。除非你学会跳出孰是孰非的狭隘指令，你就不是个完整的人类。你只是该特殊社会秩序的一环。

我们谈到拥有许多潜能的自性。也谈到你有个可与之认同、持续成长的自我意识状态，这个自我会配合你必须穿戴上的戏服、你的角色，而持续发展。拥有许多套戏服是好事，只要每一套戏服都是配合你的良知而量身订制的。道德秩序也是你的人格面具的一部分。

然而，你的内在还有许多东西既无法带入这个人格面具系统，也无法套入你的自我成为你所理解的"你"的一部分。它和自我恰好对立，且埋藏在无意识之中，这就是荣格所谓的阴影（shadow）。

社会将提供角色让你去扮演，这意味着你必须舍弃你作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会去想、去做的许多事。这些可能性都会被推到一边，推到无意识里。你所属的社会告诉你"你应该做这、你应该做那"；它也会说："你不应该做这、你不应该做那。"那些你喜欢从事却真的不是太好的事，都被堆置到无意识里面。这就是个人无意识的中心。

阴影可以说是你的本性中的盲点。那是你不想要去看到的自己。这完完全全等同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是被压抑的回忆，同时也是你内在受到压抑的潜能。

阴影就是不小心出生在人生轨道另一边的你：另一个人，另一个你。它是由你一直在压抑的内在欲望、想法，即所有向内投射的本我（introjected id）所组成。阴影是自性的废渣填埋场。然而，它也属于某种地窖：它握有大量你内在没有被实现的潜能。

> 阴影是自性的废渣填埋场。然而，它也属于某种地窖：它握有大量你内在没有被实现的潜能。

你的阴影的本性就是自我的本性的某个功能。它是你的光明面的背面。在神话故事中，阴影的代表就是你必须去战胜的怪兽。它是从混沌深渊中冒出的黑暗事物，一旦你开始深入无意识之中，它就出来向你迎战。它是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让你不会想要去无意识那儿。它会从下面敲门找你。谁在那下面呢？谁又在上头呢？这一切都非常神秘而吓人。

如果你的个人角色太薄弱、太狭隘——如果你在你的阴影中埋藏了太多的自己，你就会干涸掉。你的大部分能量无法为你所用，甚至会有许多积聚在心灵的深处。最后，对立面终

将出击，而那没有得到认可、没有被注意到的“恶魔”，则会不满地咆哮着浮上台面来。

阴影是你的一部分，你却不知道它的存在。然而，你的朋友看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不喜欢你的原因。阴影是你可能成为的你；阴影可能成为你的一个面向，如果你让自己去实现你没有得到接纳的潜能的话。

当然，社会不会认可你的潜在自我的这些面向。你也不认可你自己的这些面向；你不知道它们已经在那里了，你可能一直在压抑它们。

你可以这么认为：自性是有一个中心的大圆圈，意识状态在那中心的上方，自我则在意识状态的中心之上，而阴影则往反方向直入深层的无意识。阴影埋藏在下面是有理由的；它是你的一个面向，但是你的自我却不知道，你会将它埋藏起来是因为它不符合你所知道的你。阴影是你不允许它显露的那部分你，包括你的潜能中有力的以及危险的、灾难性的面向。

> 自性是有一个中心的大圆圈，意识状态在那中心的上方，自我则在意识状态的中心之上，而阴影则往反方向直入深层的无意识。

通常，这些原型会在神话故事和梦境中，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现。就像我们将宇宙的奥秘加以人格化成为上帝一样。自我变成英雄人物。无意识自性则变成智者。阴影也被人格化为某种魔鬼般的冷酷人物。显然，阴影不只握有对你好的事物，也握有对你坏的事物。它压抑那些你一旦表达出来就会有危险的东西，诸如你对整个晚上一直骚扰你的混蛋的谋杀意图，忍不住想偷盗、欺骗、毁坏的欲望等等。但是它也会“存留”你的自我和人格面具系统不予接受的潜能。

在你的梦境以及你所属社会的神话中，这些迫切需求就由阴影来代表，阴影总是和你同一性别；它一直被视为一种威胁。

你只要想想你不喜欢的人，就可以认出它了。它们相当于你自己的某个面向——否则它们不会对你产生这么重要的意义。那些刺激你的人，不论正面或负面，都已经捕捉到你自己投射出来的某些事物：

> 我不爱你，菲尔博士。
> 原因我说不出口，
> 但这点我很清楚，
> 我不爱你，菲尔博士。[36]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我的阴影。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是否有过类似的经验，但确实有些人我一看到他们，就心生厌烦。这些人代表我自己那些令人讨厌的面向，我拒绝自己承认的那部分存在。自我会动辄去认同社会，忘掉这种阴影。它会认为它就是你。这就是社会强行为我们设置的立场。社会一点都不关心在它把你利用完之后，你就会完蛋这回事——那是你的问题。

有位神职人员曾这么对我说："如果我不信上帝、基督、教会，我会是一个可怕的人。"我当时问他："你认为你会做什么？"他想不出来。于是我说："我敢打赌我知道你认为自己会做什么，但是我不告诉你。我能够告诉你的是，你很快便会厌烦，你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这世上的另一个老废物，你也完全不会这么大发牢骚。就算你真的曾有过小小的不满，它也会很快又累积起来，你再也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大危害。所以，就放你自己一马吧。做一些你想做的事。你会发现那些事一点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邪恶，你也不会再说那样的话。"

你应该想办法去了解你生命中的阴影。

接下来是性别的问题。每个男人都必须"非常男人"，那些社会不允许他去发展的部分，他就将其归类于女性化的一面。他的这些部分会被强压到他的无意识之中。这就是人格面具的致命对手。它们会变成荣格所说的阿尼玛（anima）：男性无意识中的完美女性。

同样地，女性的无意识之中也"随身携带"着阿尼姆斯（animus）：她自己的男性面向。她是个女人，社会指派她做特定该做的事。因此，她与生命的男性化模式有联结的部分，就通通隐藏、压抑于她内在的阿尼姆斯。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身上都同时拥有双重性别，生理上、心理上都是如此；然而，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只能强调其中一种性别。另一个不容许强调的性别，就被我们加以内化。此外，有关另一个"不见天日"性别的意象和想法，就通通成为我们人生故事的"函数"。这个人生故事包含了两个面向。其一是所有人类都会有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其二是你自己的专属面向：你的母亲和父亲就该是那样的。男性或女性的角色都有其专属的"经验值"，这保证并决定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广大基准的经验质量。每个人都知道母亲是怎么回事，每个人也都知道父亲是怎样的。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身上都同时拥有双重性别，生理上、心理上都是如此；然而，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只能强调其中一种性别。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被掩盖的理想都会倾向于向外投射。我们通常称这个反应为“坠入爱河”：将你自己的理想异性向外投射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身上的某种吸引力启动了你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你去参加舞会时就可以留心观察一下，舞池边总会有美丽大方的女孩一个人孤伶伶地坐着。同时，也总是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小蜜蜂”，旁边老是围着一群男孩子。她有什么吸引人的秘诀呢？秘密就在于她的眼神，那对电眼唤起邻近所有男孩的阿尼玛投射作用。要这么把自己呈现出来，是有办法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有那些方法，以及如何达到目的罢了。我曾看过完美的、优质的阿尼玛投射对象，但是那些女孩子化妆有点过火了，对阿尼玛投射起到了反作用。

两个人相遇、相爱，然后结婚。俊男美女的浪漫童话也开始破灭，彼此都显现出自己的真面目。天啊，真不敢相信！许多年轻男女就此抛弃了自己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他们离了婚，等待另一个有感觉的人、向对方示爱、结婚……糟了，又被吓到了。就这样，周而复始。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这种错觉是无可避免的。你心中有个理想。你和这个理想结婚，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和这个理想不相符的事实。突然之间，你注意到事情和你的投射不太吻合。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你要怎么办？只有一种态度可以解决这个困境：同理心（compassion）。我的结婚对象没能符合我的理想，我必须接受这个可怜又可悲的事实：他/她不过是普通人。我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好吧，我会再换个人试试看；我会和他住在一起，对他友善些，显示出我对这个“凡人易犯的错误”是有同理心的。

完美就没有人味了。人类并不完美。能够唤起我们的爱的——我是指爱，不是欲，就是人类的不完美。因此，比较起你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所投射出来的理想另一半，当不完美的活生生的人类进来窥视时，不妨就对自己说：“刚好借此来测试一下我的同理心！”试试看，可能会有新出路。你可能开始摆脱你紧盯不放的阿尼玛。锁定你的阿尼玛所投射出来的对象，却没有正中目标，正如同被你的人格面具固定住而无法动弹一样糟糕：你真的要从中解脱。生命的课题就在于要把自己从中释放出来。这就是荣格所称的个体化，也就是从“真正的你”的角度，来看其他人以及你自己，而不是从那些你往四周投射的，或是往你身上投射过来的原型的角度。

人类并不完美。能够唤起我们的爱的——我是指爱，不是欲，就是人类的不完美。

当然，圣保罗说：“爱包容一切。”但是你不可能和上帝较量。[37] 期望自己付出过多的同

理心，可能会对你自己的存在稍有些毁灭性。尽管如此，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一点不只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生命本身。要这么做太容易了。“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期望”是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愚蠢的口头禅。“什么？我来了啊，这就是他们为我准备的！”把这种想法丢掉吧。对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多点同理心吧。不只是政治生活臭气熏天，整个生命都烂透了，正因如此，你才必须用同理心来拥抱它。

在托马斯·曼早期的小说《托尼奥·克律格》（*Tonio Kröger*）中，他提供了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现实穿透投射的面具自己显现出来时，我们该如何应对？[38] 他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年轻人如何发现这个“每个人都需要同理心”的事实。

> 小说的主人公托尼奥·克律格出生在德国北部，他出生的小镇上每个人都是金发碧眼，身强体壮。他们每天都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自在生活。这些人可以说是其人格面具的肉身。托尼奥的妈妈出生于地中海地区的国家。托尼奥的名字就让他的混血身分露了马脚。他一出生就是深色眼睛、深色头发，继承了特定的神经性气质，也让他具有成为艺术家或作家的潜力。尽管他深爱着这些金发碧眼、勤奋务实的乡亲，他却无法和他们自在相处；他总是站在观察者的位置。然而，他确实看到这些人很棒的一面。当他去参加舞会时，光是看这些人跳舞就觉得很棒：女孩子们都跳得好极了，男孩儿们也跳得很好。当他进去跳舞时，他总是觉得和自己的舞伴“同舞异梦”，彼此之间极不搭调。而且他也只能找到舞技很差的女孩子共舞。最终，他发现自己终究只是个局外人。
>
> 长大些之后，他决定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他离家到外地去，前往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于是他就往南边走——可能是慕尼黑，并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波西米亚社区，也就是我们说的嬉皮士社区。他在那儿遇到一些对生活该有的样子抱有理想的人；不只这样，这些人还拥有很厉害的语言能力，可以随时在别人身上安罪名，他们瞧不起这世上所有运转良好的事物。那是些有许多想法的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不符合他们的想法，于是就抽离自己的投射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爱，并从理想的幻灭中觉醒过来。他们冷酷、轻蔑傲慢且愤世嫉俗。托尼奥发觉这种生活态度在自己身上也行不通。他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尊重他人的想法，但是他也爱自己故乡那些金发碧眼的乡亲。

托尼奥这位年轻人困在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他所出生的、毫无想象力的务实工作者世界，另一边是他一直跟着四处闲逛、知性的波西米亚批评家的世界。他最终发觉，只要是这世上的一分子，就不完美，不完美就是人存在于这世上的理由。他体悟到，活着就不可能完美、理想。如果你想描述某位艺术家，你也必须客观地描述他拥有的冷酷无情的一面。能够

辨识这些人的，就是这种不完美。向我们寻求爱的，也是这种不完美。

让托马斯·曼口中的“文人”（litterateur）（即帮通俗杂志写文章的人）转变成诗人或艺术家（即能提供让人性长存的意象的人）的关键，就在于艺术家会以慈悲之心，认同自己周遭的不完美。能够让理想幻灭并“改邪归正”为“与人分享的同伴情谊”，也非同理心的原则莫属。因此，当现实通过阿尼姆斯或阿尼玛显现出来时，你就必须回报以同理之心。是最基本的爱，是慈悲（charity），让一位爱挑剔批评的人，“迷途知返”成为一位对这个世界有所付出，同样也有所求的活生生人类。

这就是与阿尼姆斯和阿尼玛所带来的理想幻灭的共处之道。这种失望会唤起新事物。这一现实会唤起你身上的崭新的现实深度，因为你也不完美。而你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这个世界汇聚了各种不完美，你或许就是其中的“极致”。出于对世界的爱，你准确无误、不带怜悯地为它命名，并喜爱自己的命名。托马斯·曼称之为“色情反讽”（erotic irony）。这个发现将有助于你拯救婚姻。

我们讲到哪里了？我们讲到了自性，那是未经涂写的空白页。我们讲到了自我，那是在其经验和光亮的场域逐渐“拓展势力”的某种意识状态。我们提到了人格面具，那属于民俗观念的场域，也就是本土的、个别种族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所属的社会意象无法将你的无意识带入其意识世界发挥作用的话，你就会面对某种死寂的处境；你会迷失在一片荒原之中。

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朋友圈

> 如果你所属的社会意象无法将你的无意识带入其意识世界发挥作用的话，你就会面对某种死寂的处境；你会迷失在一片荒原之中。

在所有原型之中，第一个会对你造成威胁的就是阴影。那是你随时要克制的，因为克制阴影才能够过社会要你过的生活。

下一个挑战会来自异性，充满令人不可抗拒的迷人魅力。弗洛伊德就这点而言，再正确不过了。特别是在青春期，生命的诱惑和奥秘就具体而微地浓缩在异性的质量中。

接下来就是巨大的心理因素。一见钟情确实会发生。但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根本都不认识那个人呀！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经验：一个人走进房间，你的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

托马斯·曼写过关于一见钟情的美丽小故事。在他的第一本书《小弗里德曼先生》（*Der Kleine Herr Friedmann* ）中，书名中的小主人翁有段净化心灵的经验。他是一位很好笑的小家伙，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恋爱经验。有一天，有位艳丽无比、体态优美的金发美女出现了。他说了些什么呢？“我的天，我的上帝。”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瞬间才明白自己从来不曾活过。世界现在开启了。为你人生“指路”的阿尼玛现身时，就像是这样。[39]

不论你是否喜欢，阿尼玛就是会在你身上“搞鬼”。好了，有一件最勇敢的事情是你可以做的，那就是去和你迷恋上的理想结婚。接下来，你就要面对真正的课题了，因为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已经被投射到他/她的身上。这种投射超出了爱欲；它会一路往下走。它会把所有东西通通拉扯出来。这个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是一条牢牢勾住你的整个无意识的钓鱼线，所有事物都被陆续拉了上来——尘世巨蟒（Midgard Serpent）、在底部的所有东西。这就是你的结婚对象。

就有人因此成为荣格派的精神分析师。这个小伙子告诉了荣格自己做的一个梦。梦中有个大悬崖，悬崖上冒出一条大蛇的头。蛇爬了下来——那是一条无比巨大的蛇。它往下爬，一直爬，似乎没有尽头。荣格说：“那是某某小姐。娶她吧。”小伙子照做了。他的婚姻非常幸福。

但是，当你和自己的“一见钟情”结婚时，会怎样呢？好吧，你是和自己的投射结了婚。你和从你自己身上投射出来的某个对象——那个你放在另一个人身上的面具结了婚。

在类似形势下，该怎么做才是明智之举呢？在类似处境下，什么行为是可取的呢？在投射作用的面具下，自行显露出来的就是事实。面具是你的理想。而事实和理想不可能一致；事实是不完美的。你对不完美的事该怎么办呢？

荣格相信正确的观念在于排拒所有的投射作用。不要将你遇到的女性和你的阿尼玛投射作用混为一谈。不要认同来自你的人格面具的投射。释放掉所有的投射作用和理想形象。这就是荣格所说的个体化的意思。那些认同于自己的人格面具的人，荣格称之为神力人格（mana personality）；我们可以叫他们为“填充衬衫”。这种人除了他/她所扮演的角色之外，什么都没有。这种人永远不会让自己的实际个性有机会发展，他永远都只是个面具。而随着其力量的衰退——比方说他犯了错之类的，他就越来越害怕自己，歇斯底里地想要维持住自己的面具。然后，人格面具终于和自性分离了，并迫使阴影越来越倒退，一直退回到无意识的混沌之内。

> 不要将你遇到的女性和你的阿尼玛投射作用混为一谈

> 。不要认同来自你的人格面具的投射。释放掉所有的投射作用和理想形象。

你要去同化这个阴影，要去拥抱它。你不一定要采取行动，但是你必须知道它、接受它。

你不是要去同化阿尼玛或阿尼姆斯——那是不同的挑战。你是要通过你的另一半去和它接轨。

> 你要去同化阴影，要去拥抱它。你不一定要采取行动，但是你必须知道它、接受它。

成为一个“真正”人类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和其他人类的关系。你的对象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你也会成为别人的“其他人”。对于女性而言，男性都会带来阿尼姆斯的联想，或多或少都会有，而女性带给男性的就是阿尼玛的联想。

而第一种方式就是“同理心”法，它不是欲望，也不是恐惧。佛陀、基督以及其他灵性人物都说得很清楚，我们得超越欲望和恐惧。

当你深入无意识的时候，你拉出来的不只有阴影和阿尼玛，也会拉出体验和判断那些尚未应用到生命中的事物的才能。你会去整合你的劣势功能和态度，因此任何对立面都是促成你去全力实现自己潜能的契机，而不会变成撞翻在水妖之石上的沉船。

接下来是会带来非常严重对立面的4种危机。其一是你已经过渡到下一个人生阶段，自己却浑然不知——最好的例子就是沉迷于高尔夫球的初老男人，他们拒绝进入生命的后半阶段。

荣格说，生命就像太阳的一天之旅。它在一天的上半场会向上爬升，从出生移动到社会。它在下半场则会向下移动，从参与这个世界和社会，慢慢进入死亡。生命前半段的威胁就是生命，反之，后半段的威胁则是死亡，所有的象征符号也会随之改变意义。

> 生命就像太阳的一天之旅。它在一天的上半场会向上爬升，从出生移动到社会。它在下半场则会向下移动

，从参与这个世界和社会，慢慢进入死亡。

荣格说，整个生命余年的大问题都在于将自己的劣势功能和优势功能整合起来。那是你生命晚年的大任务。所以我们只要关注“如何与自己的对立面结盟”这个意象就好了。同一个象征在外向性格的人身上会牵涉到“性”的内容，在内向性格的人身上则会和争斗产生共鸣。一旦我们开始触及个体化和整合，我们就会找到自己这两个心灵面向的连接点。

整个生命余年的大问题都在于将自己的劣势功能和优势功能整合起来。

若没有准备好，就要过渡到下一个人生阶段，则会中止这个过程。这对一位40岁的“老顽童”，或是已经60岁、却以为自己永远35岁的银发族而言，都是道难关。生命将你带往太阳的顶峰，然后就开始回转下滑——而你以为自己仍高高在上吗？喔，不，老兄，你早已到了下面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一个大陡坡！与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不如在自己开始下滑时就了然于心，才能好好享受这一路的快感；下面也有不少美好的事物在等你哟！

第二种危机来自生活需求的“大松绑”。你可能天天工作到死，才成为这个世界的“鞋带国王”——你拥有世界上每一座鞋带工厂。现在，你已经40多岁了，再也不需要在事业上花费精力。所有事情都可以自行运作，你也有秘书代劳，她们不仅能力强，外表也比你原以为的更有魅力。突然之间，周围出现了许多让你分心的事。你满满的廉价力比多该如何挥霍？

爱欲导向的外向性格的人，这时会来个大回转，突然变成一个强力怪物。不论是老好人（Good old Uncle Harry）、鞋带国王或内向性格的权力男，都变成老色鬼之流。但是这个危机的悲剧却在于“一切都太迟了”的深刻感受。一切似乎都不对劲，因为你正在做错误的事。

另一种危机来自你对自己的道德理想丧失了信心，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在年轻大学生身上。年轻人上大学后认识的室友，往往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穷人和富家女同一寝室、贵公子和工人之子成为室友、基督徒和无神论者、甚至是犹太人遇上佛教徒。你发现自己的室友竟是位非常有教养的人。并不是说来自不同社会秩序的人，会诱惑你去做不该做的事，而是在了解他们的过程中，会让你质疑自己的道德原则。而让你的自我井然有序的，就是你原本拥有的道德原则——也就是你的人格面具情结。一旦道德原则松动，原本不该露面的，便通通趁机蹿了出来。你面临让你变邪恶的威胁、诱惑——我称之为“下面的阴影来敲门”

。那是你的阴暗面在发话。你可能也会对上我所说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的闪亮目光”：来，小男孩，来这里玩。你从没见过这么让人耳目一新的女孩。

> 让你的自我井然有序的，就是你原本拥有的道德原则——也就是你的人格面具情结。

荣格说，让它来吧。让它去吧。但是不要放弃一切，你的自我才不会整个粉碎。想象一下我的一位学生的处境吧。她上了几门社会学的课后发现，她爸爸的财富建立在血汗工厂的剥削之上。她回家过感恩节时，整个人变得怪怪的，家人以为她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她开始不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地来上课，头发也不整理一下。她已经越界到另一边去了。她被整个颠覆了。这就是对立面。她拿到敌对阵营的成员资格——她挥舞着被蹂躏的无产阶级的旗帜。此举恰如她欢乐又无知的过去一样，是那么的极端。

其实这也不算坏事，至少你得以体验有关“另一边”的所有事。这就像地毯的背面被翻了上来一样。事实上，我的学生有时看起来的确有点像地毯的背面。这类事情发生在如大学这样的机构之内，其实是好事，在那儿多少可以受到保护，因为那里最终还是要整合两个半边的。

最后还有一项危机，也是极为艰巨的挑战：决定去做你认为不道德、没尊严、让你感到羞耻的事。当然，最伟大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牺牲自己的儿子以撒的故事。天上传下来上帝的声音，要他去杀死自己的儿子，他面对不可能的抉择。他要么违抗上帝，要么杀死自己的儿子。如果他不牺牲以撒，他就会违抗上帝；如果他杀了以撒，他就会触犯人类行为正派的首要原则：做父亲的不应该杀死自己的儿子。

这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抉择。类似的难以忍受的抉择也可能找上你。大萧条期间我有不少朋友，有家庭却没有工作；他们被迫从事那些如果自己能说了算，绝不会去做的事，但是为了维持家人的生活，他们也只得去做了。这就是会摧毁掉你的自我，并将无意识里头的东西整个硬扯出来的那类事。

对荣格而言，个体化这个问题，这个中年危机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摆脱这些投射作用。一旦你体悟到道德理想，即你该献身的道德生活，会在人格面具中具体表现出来，你就能够体悟到这种心理现象的深度和威胁。你要根据适当性，也就是当下的礼貌、规矩，而决定是坚持或放宽你的道德标准；你的道德标准不需要和宇宙的真相一致。社会的律法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而不是永恒的律法，我们应该根据其意图的恰当性，来评判并加以处理。个人

则依据自己的行动，作出自己的评判。然后，他就必须小心确认，社会秩序的守护者不会误解或刁难他，因为他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去行事。整合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找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并充分过着富足的生活。

实际上，个人必须学会依据自己的神话而生活。

> 社会的律法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而不是永恒的律法，我们应该根据其意图的恰当性，来评判并加以处理。

找出你自己的神话的方法，就在于决定哪些是会和你“感应”的传统象征，并将它们用作你冥想的依据。

PATHWAYS TO BLISS

05
个人神话

荣格：我的生活神话

许多年以来，我都在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谈论神话。现在，我似乎该接受挑战，来谈谈神话对于你我的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我第一次想到这个“依据你的个人神话而活”的主题，是在读荣格的自传体著作《回忆·梦·思考》（*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的时候。在书中的某一段，荣格描述了一个发生在他自己生命中的危机。那是1911年到1912年期间，荣格正在创作他的奠基之作《转化的象征》（*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他当时极度沮丧，因为他直到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所有早期工作的基础，都是来自对严重精神病患者之心理状态的肤浅了解。他的专业生涯开始于苏黎世伯格霍兹里（Burghölzli）疗养院勃罗勒（Eugen Bleuler）的门下。勃罗勒正是创造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个名词之人，事实上，他的疗养院有非常多的病人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这个疗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在勃罗勒的指导下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荣格认识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神经症患者（neurotic）。神经症患者就是一个人虽然还能够在这个世界正常活动，对生命具有行得通而有意识的方向感，但却因为和自己的无意识系统的关系不恰当，而深感苦恼。另一方面，精神病患者（psychotic）却已“全面报废”。和精神病患者接触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荣格，当时可以说已经相当熟悉所谓的“无意识想象力的原型系统”（archetypology of unconscious imagination）。

荣格开始阅读比较神话学的书籍：弗罗贝纽斯、巴斯蒂安、弗雷泽（J.G.Frazer）。他终于意识到，他的病患在找寻的从他们自己心灵涌现出来的意象，正是比较神话学家的世界以及他们的宗教研究史相当熟悉的内容。他的病人所幻想的意象，和神话的主题平行无误。荣

格也注意到这些平行不只对精神病患者而言是真实的，对神经症患者甚至心理相对平衡的一般人，也很真实。

> 病患在找寻的从他们自己心灵涌现出来的意象，正是比较神话学家的世界以及他们的宗教研究史相当熟悉的内容。

这个发现给他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促使他埋首于神话的研究。《转化的象征》这本书阐释了梦的意识状态以及心象的神话性意识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本书也是让弗洛伊德和荣格决裂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本书很清楚地透露出，荣格不再相信“性”是前意识象征系统的源头、过程和结果，他也不认为“退转式精神分析”（regressive psychoanalysis）是唯一的治疗方式。对弗洛伊德和他的门徒而言，这是个该被“逐出师门”的行为。

这本书的完成，并非标志着荣格在这个主题上的洞见的结束。“几乎就在我完成手稿的时候，”他在《回忆·梦·思考》这本自传中写道：“我猛然意识到，一个人有没有神话来作为自己生活的依据，是会有很大差别的……”[40] 他想起曾经自问，自己是依据怎样的神话来生活的。一问之下他才觉察到，自己其实并不清楚。“因此，自然而然地，我再度亲身投入找寻我自己的神话，并把此举当成我所有任务中的终极任务。”[41]

我相信，再也没有适用于任何国家所有国民身上的单一神话系统了，更遑论要跨越整个西方文明。我也深信，世俗化就是今日社会秩序在本质上的特色。社会不再宣称自己的律法是神所赐予的。我们不再用神话的词汇来解释我们的律法。过去，律法是由上帝直接递交到摩西手中，并在《圣经》的《民数记》（*Numbers*）、《申命记》（*Deuteronomy*）、《利未记》（*Leviticus*）中，白纸黑字地明白列出。而现在我们没有这些了。就算是实体宇宙的律法也不是固定的。这一点我们不清楚。有关这个宇宙的新事物不断推陈出新，我们却不再拥有一个刻意指定的，并且可以长期有效的意象。

> 有关这个宇宙的新事物不断推陈出新，我们却不再拥有一个刻意指定的，并且可以长期有效的意象。

就个体的心理发展而言，我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生活环境和其中的机遇各不相同，因此，在每个人身上都行得通的单一神话并不存在。我相信在一个世俗社会的场域之内（类

似于一个允许个人发展自己生活的中立架构），只要不会太过干扰近邻，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驱动我们的个人神话，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而已。那就是荣格这个问题的意义：什么是我的生活神话？

我认为对人类而言，近期内不会出现任何类似“联合神话系统”（unified mythology）这种东西，如果它还可能出现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化生活——被神话的第三个功能所覆盖，现在正通过另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处理。然而，这样个体会被抛弃在一旁，对于他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相互沟通，一点概念也没有。

神话的意象是意识状态得以通过它和无意识接触的意象。当你不拥有你自己专属的神话意象，或是当你的意识状态因为某些缘故排斥它们时，你就会和你自己的内在最深处“失联”。我想这就是神话系统存在的目的，让我们可依其而生活。我们必须找出我们确实依循它而生活的神话，并且清楚它的真相，这样，生活就能够驾轻就熟。

> 我们必须找出我们确实依循它而生活的神话，并且清楚它的真相，这样，生活就能够驾轻就熟。

我们有许多人确实是在依据那些能够提供指引、证明对我们整个一生是合宜的神话而生活。这些人对生命不会有太大的疑问。他们知道自己专属的神话是什么：某个传承自伟大宗教传统的神话。而且，有了这个神话，他们很有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就能够随时得到指引。

然而，对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些人而言，这些路标指引不到任何地方。特别是大学生、大学教授和城里人，对这些人而言，古老的模式和古老的教诲就是“镇”不住，碰到生命的危机时，它们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有些人或许觉得自己在依据一套特定系统过日子，但其实他们并没有。他们每逢星期天便去上教堂、读圣经，然而，那些象征并没有和他们对话。驱动他们的力量来自其他事物。

你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面临一个遭糕透了的灾难处境，如果我所珍爱的事物以及我视如生命的想法，通通荡然无存，我要怎么活下去呢？如果我回到家，发现家人死于非命、房子被烧光，或是我整个事业因为某个灾难而毁于一旦，我要靠什么来支撑呢？我们每天都会从各家媒体上得知这样的事，我们看了便会想，好吧，那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如果它发生在我身上呢？我怎么知道我能够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而不会因此垮掉

、放弃自己？

我认识有过这类遭遇的有信仰的人。他们会说："那是上帝的旨意。"对这些人而言，信仰会行得通。

好了，你生命中有什么是可以为你扮演这个角色？你会愿意为它牺牲自己生命的，是什么伟大事物呢？是什么促使你去做那些你正在做的事？你的生命对你的召唤是什么？古老的传统为人们提供了这个神话性的支撑力量；它让整个文化世界不会四分五裂。每个伟大的文明都是以某个神话为根基而成长起来的。

然而，今日的我们有大混乱。我们只能靠自己，我们必须去找出真正能够在我们身上行得通的那个事物。我们要如何做到这点呢？

我认为当代生活的大灾难之一，就是我们所传承的宗教一直固执于宗教象征的具体历史性。以我们的宗教所坚称的"史实"童贞女生子或耶稣升天为例好了——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在全世界各个神话中找到的象征。它们的首要指涉必定是创造出它们的人类心灵。它们在对我们诉说某个我们自己内在的事物。它们不可能以指涉历史事件为主。而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大问题之一就是，这些象征（也就是伴随我们成长的宗教）一直以来的"传播"机构的权威人士已经受到了质疑，因为他们坚持以"发生在某处的历史事件"来论述这些潜藏在象征底下的神话。童贞女生子的意象在指涉什么？一个历史的、生物的问题，还是一个心理的、精神的隐喻呢？ [42]

> 我认为当代生活的大灾难之一，就是我们所传承的宗教一直固着于宗教象征的具体历史性。

我极为推崇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我在读他的一本著作时，发现了他以某种"价值表"来为其心理实验所显示的人类生存价值排序。他列出一张包括了5项价值的清单：生存、安全感、个人关系、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看着这张清单，我纳闷不解，为什么我会感到这么陌生？后来，我终于认识到，那是因为上面列出的正是神话系统所超越的价值。

生存、安全感、个人关系、尊重和自我实现——在我的经验中，这些正是一位受到神话启发的人不会为之而活的价值。马斯洛的价值是关于人类意识状态所理解的首要生物模式。而神话始于疯狂。一个人若真的让召唤、献身、信仰、热忱紧紧地抓住，就会放弃他的安全

感甚至牺牲生命，更不用说个人关系与尊重了，他也根本不会在乎自我的实现，他会将自己整个人交付给他的神话。基督下面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43]

马斯洛的5个价值是在人们失去生活目标的时候，可据此生活的价值。这些人没有什么可"逮住"他们，没有什么可"捉住"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在精神上让他们产生狂热、觉得值得一谈。这些人是穷极无聊之徒（bore）。（在一篇评论《堂吉诃德》的文章中有一处精彩脚注，作者加塞特写道："穷极无聊之徒剥夺了我们的独处之乐，却没有提供伴侣。"[44]）

> 马斯洛的**5**个价值是在人们失去生活目标的时候，可据此生活的价值。

"对敬畏之物的觉醒"是这里的关键，也就是弗罗贝纽斯这位非洲文化的伟大研究者口中的"深受感动"（Ergriffenheit）——某个事物"逮住"了你，让你从俗世中全身而退。

你究竟会被什么"逮住"呢？要知道这一点不太容易，可能性也不大。你会发现自己竟在做些蠢事，一直被什么"逮住"不放，但是你并不知道那动力为何。你被重重一击，击中你的是那种对敬畏之物、对迷人魔力、对奥秘经验的觉醒——你觉察到自己内心的真实喜悦。有了这种觉醒，你的心智也就苏醒过来，随时供自己使唤。大脑让你有能力去找到谋生机会，好维持你的家庭，并让你在社区内获得尊重；有了正常的心智，大脑就能将这些事做得非常好。但是大脑也同样可以迫使你放弃那一切，因为你深深迷恋上某种神奇的奥秘。

我所知道的有关此现象的最生动的案例，当属法国画家高更的一生了。他是一位很成功的生意人，拥有美满的家庭、舒适的住宅；然而，他一下迷上了在自己眼前展开了的绘画天地。当你开始沉迷于涂鸦画画这类事之后，这类活动就可能让你"混"得失去你原本的生活——发生在高更身上的就是这种事。他就这样离家出走历险去了，忘了他的家人和其他一切。他的觉醒把他带领到塔希提岛（Tahiti），产生了那些美丽的绘画作品。马斯洛所说的那些价值都被他抛在一旁，他单纯地开始活在他内心真实的喜悦之中。

当荣格说他要去找出自己的生活神话时，他想要找出无意识或下意识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让他做出一些奇特、荒谬的事情，并引来意识状态必须去解决的麻烦事的，究竟是什么？这么说好了，因为对觉察的觉醒，以及对马斯洛"5大人生价值"的超越，我们的演讲主题才真正要开始。

我先前提过昆达里尼瑜伽，这种印度瑜伽系统就是在让灵魂的精神发展追随一条大蛇的旅程，遍及我们全身，并贯穿身体的7个驻点或脉轮（cakra）。人体底部的三个中心点分别代表了生存的驱力、性的驱力以及权力的驱力。

马斯洛所命名的价值层级，就相当于底层的这三个脉轮。这些是人类与动物共享的价值。我们拥有动物的躯体，当然，不是一条狗或一只瞪羚的躯体，但这是一个属于人这种动物的躯体。我们也过着属于人类模式的动物生活。我们就不要自吹自擂地说，这就是人性的最高面向了吧！我们想紧抓住生命不放，正如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有性的渴望，正如其他动物一般。我们有想赢、想击败对手，并打倒挡住我们去路之物的渴望，一如其他动物那样。马斯洛博士的价值层级不过就是这些。

当昆达里尼大蛇达到第四个脉轮时，灵魂便会体验到对敬畏之物的觉醒，而在印度瑜伽系统内，聆听神圣音节“嗡”（aum）的声音就象征了这点。这是动物听不到的。对这个声音的理解开启了一个得以进入宇宙之内的奥秘维度，人们想要去了解奥秘的欲望成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开端。在昆达里尼瑜伽系统，第四个脉轮与心脏在同一个高度。正如他们说的，信徒的双手正是在心脏位置碰触到神的双脚。你在这个高度唯一能碰触到神的，也就只是它的双脚而已；你必须继续往上走。所以，出现对奥秘的此种感受时，我们的精神之旅才真正开始。

你必须继续往上走。所以，出现对奥秘的此种感受时，我们的精神之旅才真正开始。

要让动物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近，就要能让动物有所察觉。动物在晚上看到光线时，会凑上前去想要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个开端。你或许会说，它们下一世就会提升到人类的层级。这就是对敬畏之物的觉醒。但是我们现在想要去追随的光，是可以最终带领我们进入纯粹、无差异的超越之光。这就是“嗡”这个音节的重要性。

我们先不管第一、二、三个脉轮，它们都仅仅和现世、理性的生活相关。无疑，想要体验到“嗡”声或敬畏之物，人的生存需求必须先得到满足。但它们只是一个大型结构的基础，我们想要往上移。

在昆达里尼瑜伽系统中，伟大的人类经验是从听到“嗡”这个音节开始的。接下来，心灵会受到吸引，会努力想去多知道它一些、更接近它一点，这种渴求就和第五个脉轮有关，它位于喉咙的高度、字词开始之处，也是动物无法达到的地方。它们无法说话。它们可以发出

声音，但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它们并没有言语或概念的沟通。

有了沟通，神秘的经验于是展开。[45]

神话世界或神话传统都会以“战栗”来开场——有个什么东西将你从你自己拉出来、超出了你自己、超出所有理性的模式。文明的建立也是出自这种战栗。你只要去看看那些纪念碑，就可以看到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狂热的事物。看看金字塔就好了。试着以理性的意义、目标，或经济必需品的角度来诠释它们；以埃及当时所拥有的科技——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要建造这么一座庞然大物，对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世界上的大教堂、伟大的庙堂，或是任何让艺术家付出自己生命才产生的这些事物——它们都出自神话的战栗，而不是来自马斯洛提到的那些价值。对敬畏之物的觉醒、对热忱的觉醒，只是开端而已，而耐人寻味的是，能够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也是这种觉醒。

世界上的大教堂、伟大的庙堂，或是任何让艺术家付出自己生命才产生的这些事物——它们都出自神话的战栗，而不是来自马斯洛提到的那些价值。

反之，依据马斯洛的5项生命价值而生活的人，却会被推开，隔得远远的。有两种事物会让人们紧紧依偎在一起：热望和恐惧。这些是凝聚社会的强力胶。我们来看看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神话基石：失乐园的堕落、十字架的救赎这些伟大神话以及教会这个承载人类救赎恩典的唯一容器。整个社会就围绕着“所有人类一出生就从娘胎带出原罪，而从我们的灵魂清除这个污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只有通过教会这个机构才能进行的圣礼”这个观念而建立起来，教会则声称它的创建者是基督这位一手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独子。所以，这个让人惊叹的文化的整体存在目的，就是要将每个人遗传自“伊甸园中的人类祖先因为不服从上帝所造成的可怕错误”的灵魂，好好清洗干净。

圣保罗似乎是将所有这些观念串联起来的第一人。中世纪社区的整体结构就是以热望和恐惧的神话作为其建造基地的，而热望和恐惧的神话也提供了解释中世纪的唯一方式。它们的确具有与经济相关的具体价值，但是它们和建造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一点瓜葛都没有。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大教堂》（*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这本书中讨论到了这点。[46] 欧洲所有伟大的大教堂都是在公元1150年到1250年的这段“疯癫”时期盖起来的。那时候的老百姓连买两头牛的钱都没有，更别说买两部车了！那么，那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活呢？

你不该去想到奴性；那不是盖出那么宏伟的大教堂的主力。当时老百姓活下去的动力其实是来自社区的集体战栗——一种神话性的热忱。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这股热忱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对于神话的基础，对于创世记的历史真相，一旦出现了怀疑，整个社会便四分五裂。热望和恐惧消退了，神话的梦想也跟着褪色了。

我必须要说，万事万物如今对我们来说，真是极其软弱无力，我们再也凝聚不起来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可让人们不由自主地聚集起来的热望，也没有任何铺天盖地的恐惧会将我们赶在一块儿。好了，不要为社会担心。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凝聚自己。

> 万事万物如今对我们来说，真是极其软弱无力，我们再也凝聚不起来了。

我们如何在自己身上找到这个可以真正感动我们的事物呢？正如我说过的，神话基本上在任何地方都相同。因此，神话意象不是以指涉历史事件为主。它们来自心灵，也在对心灵诉说；它们指向我们的心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而不是某个历史事件。

某些特定的感觉会自发地启动人类身体作出回应，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你不用别人特地告诉你什么是“性”的讯号；事实上，通常也不会有人告诉我们，但生理需要会自然跳出来主导，一切也都会顺畅地运作。事情就这么接连展开，父母们也要开始伤脑筋了。所以我们在“性”这方面，并不需要特别接受指导——当然有人指导也无伤大雅。

同样地，特定的气味也会立即启动唾液的分泌。当你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时，睡眠便会突然来袭。人类的身体会去自动应答一些约定的信号。在以下方面我们和动物表现相似：懒散、机体的正常动作、性的热忱、母亲对新生儿的爱、对威胁到你的人会攻击，等等。

人类心灵之中还有另一个意识状态层次，我会将之与从心脏到头顶的人类意识状态这个奇妙事物的各个层次相联系。当敬畏、热忱以及渴望求知的人类心智被唤醒之后，一种“人类为何”的新感知也就诞生了。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实质的躯体，我们才会对同样的味道作出类似的回应一样，我们每个人也都拥有一个精神上的意识状态，对于兼容的信号会作出响应。而人类心灵的整个原型概念则基于下面这个想法：人类的大脑和交感神经系统中会有一些结构随时去响应特定的信号。这是全人类所共享的，虽然会因人而异，但是在本质上相当接近。当这些结构被触发之后，就会有自动的响应，正如不论是一只非洲料理锅里的香蕉，还是一只放在我居住的漂亮旅馆房间内的香蕉，都会发出香蕉的味道。历经了数千年，我们也已针对人们对灵性象征是怎么响应的，发展出一些经验；当你在冥想一个特殊的象征时，

它就会引领你的心智，将心智置放在意识状态的一个特定平面上，并因此启动你更深层的灵性力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偏好；每个人都准备好要迎接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体验。你准备好要去迎接的象征，会唤起你内在的回应。

> 当敬畏、热忱以及渴望求知的人类心智被唤醒之后，
> 一种“人类为何”的新感知也就诞生了。

然而，在西方的传统中，这些意象、这些象征，一直都被拿来应用到历史事件上。在我们的宗教传统中，我们将童贞女生子、死亡、死而复生、耶稣升天这些主题，都诠释为具有时间性的特殊片段。一旦你开始怀疑这些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你的信仰可能就岌岌可危。你将失去这个象征，因为你排斥它。这个象征通过“人、事、时、地、物”的新闻报道形式提供给你；然而，你们学了生物学，有了基本的概念，根本不会去考虑“童贞女生子”的可能性或可行性。这些意象真的是在指涉历史上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有位处女生了小孩吗？其中的奥秘真是如此吗？不，这种奥秘不是指涉在特定时间、地点，某件事可能或不可能发生过。“童贞女生子”的主题在全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出现，因此，它必定是在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在对人类的心灵诉说。

当这些象征消失不见时，我们也失去了让我们的清醒意识与深层灵性生活得以彼此沟通的器具。我们必须重新启动这个象征，将它带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找出它的意义，想办法重新和它接轨。

当荣格决定去找寻他的神话时，他做了些什么呢？他的发掘过程很有趣，充满孩子气。当时他37岁左右，他问自己，小时候，当我自己一个人独处，而大人说我可以去玩耍的时候，我最喜欢做什么？当时他最喜欢做的事，是把石头堆起来，搭成一座小小的石头城。

他心想，好吧，我是个成人了，我要玩大石头！他于是为自己买下了一块地，那个美丽的地方位于苏黎世正对面的湖畔。他开始在湖光山色的阿斯科纳（Ascona）盖起房子，他亲手参与盖房子的规划和工程，他的想象力也随之启动。

这是件大工程，要设法去启动你的想象力并不容易。寻求他人的建议是行不通的。你必须找出你自己的无意识冥想的到底是什么。随着想象力的启动，荣格发现各式各样的新颖玩意儿陆续涌现，梦境里什么样的内容都有。他开始记录下他所做的梦，并借由各种联想，加以扩大、增强、延伸。

要设法去启动你的想象力并不容易。寻求他人的建议是行不通的。你必须找出你自己的无意识想要冥想的到底是什么。

通过这种方式，他正式展开了发掘自己神话的工作。他发现他的梦境变得很重要，内容也非常丰富；他开始在一个小日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梦境内容。他不放过任何在梦中出现的小细节和内容主题。他记下自己做的梦，为的是让它们在他的意识状态中重新“现身”。他不间断地记日记，原本潜藏的各种意象也逐一显现。他还会画下某些梦中出现的事物——方式总是非常严肃。他这本小日记放在如今这个时代是绝对不会被出版的，私人色彩太浓了。这本日记是他既正式又具仪式性的探索原点，他的生命奥秘也出自这个地方。

一旦你开始去记录自己的梦境，你就会发现梦会越做越多、越记越多。你会想要入睡，好多做些梦。你也将发现梦中有的故事会自行演绎开来。当然，做这事，你的空闲时间要多一点。

1954年的时候，我和我太太琼曾去到阿斯科纳拜访荣格和他的太太。那栋大房子绝对可称得上气宇轩昂。它不只是栋建筑物而已，说它是“有机住宅”绝对当之无愧；它像是从地面上生长出来的某种有机体。荣格是个土生土长的瑞士人，出生于一个湖光山色的国家。他和那里的土地非常亲近。他的祖先来自瑞士乡间，特别是母亲那边的先祖。他的祖父来自德国，是位医师，而那个时代的德国也拥有基于土地的文化。所以荣格骨子里有着农夫的基因。当然，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得找出我们自己专属的世界才行。

在他开始自己的“梦境日记“后不久，荣格意识到他的梦境与他为了写作《转化的象征》而持续研究的伟大神话主题相当一致。各式各样的曼荼罗开始出现——率先把曼荼罗作为自我发现之心理工具的，就是荣格。

荣格的两位好朋友对其洞见的发展也有贡献，他们是伟大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也是我的私人朋友和导师，以及伟大的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这两个人分别在印度和中国的神话传说上拥有极其广博的知识，他们协助荣格辨识出了下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做了梦之后涂鸦画下来的象征，以及东方曼荼罗这个中国风的金花冥想。有了这个新近启动的想象力，荣格逐渐意识到梦具有的两种规则：小梦和大梦。

小梦来自梦境意识状态的某个层次，属于相当个人化的枝节纠葛。它们来自后来人们所说的弗洛伊德的层次或无意识的层次。小梦的特性在本质上属于自传体式，其内容也不会是

你想和他人分享的——做这种梦的时候，你是在一片意识状态所延伸出来的茫茫大海中，一边碰撞着来自童年期和婴儿期的禁忌以及那些“你不应该”（thou shalt nots）这样的不愉快成长经验，一边试图理出个头绪来。

另外还有一种梦，你会发现自己在这种梦中面对的难题，无关你的独特生活、社会或年龄的情况。反之，你遭逢的是一种全人类要面对的大难题。这就是荣格所说的大梦。

以我之前提出的问题为例：在面对灾难时，支撑你的是什么？在这种时刻，心灵和自我的意识状态都被迫要去和死亡以及宇宙的本质这两大奥秘角力、格斗。除了人类之外，没有动物会觉得自己在这两大奥秘之间左右为难。与此同时，你要打理的，还有深藏在你内在的“自身存在之奥秘”。你的自我意识状态因此将会迎面碰撞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人生奥秘——宇宙、死亡和你自己的深层内在。当你面对的是这一类问题的时候——而不是今天该不该与某人上床，你就陷入一个充满各种极为深奥问题的场域。巧的是，世界各地的伟大神话也都在处理这些问题。

如同我说过的，这些主题具有宇宙共通性。当然，它们会依据不同的“人、事、时、地、物”而出现在这儿、那儿或四处；正是如此，它们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调性”，就会不同于其他人的生活。每个神话象征都有两个不同的面向，我们要能够有所区分：宇宙共通的面向以及本土的面向。巴斯蒂安发明了“基始观念”以及“民俗观念”这两个专有名词来分别描述这两个面向。

我发现印度文化也同样认同这两个面向。那里的人分别把它们叫作玛加（mārga）和德西（deśī）。玛加这个字的字根和“动物走的小径”有关；它的意思就是“路径”。印度人借用这个字来表示“循着这条路径，象征的特殊面向就可带领你达到个人的明觉”；它是通往启蒙的路径。德西则是“地区性的”。所有的神话象征在这两个方向都行得通：玛加的方向以及德西的方向。德西（即本土的面向）会将个人与其所属的文化连接起来。

一个以神话为根基的文化所带给你的象征，能够立即唤起你的参与感；它们全都是些充满活力、活生生的联结物，它们让你和文化本身搭上线，也能够连接你和“躲”在文化下方的潜藏奥秘。然而，当该文化所运用的象征不再具有活力，或失去了功效时，象征反而会让你和奥秘脱勾失联。“玛加”或“基始观念”提供了一条回到议题核心的路径。你若能从宇宙共通的意义，而非本土的、专属的指涉来检视象征的话，就能够踏上直通自我发现和明觉的路径。

一个以神话为根基的文化所带给你的象征，能够立即

唤起你的参与感。

找出你自己的神话的方法，就是去决定哪些是会和你“感应”的传统象征，并将它们用作你冥想的依据。让它们在你身上发挥作用。

仪式不过是神话的戏剧性、视觉性、积极性的化现或呈现罢了。借由仪式的参与，你就能够投入到神话之中，神话也就会在你身上发挥作用——前提是神话的意象要能先虏获住你才行。

如果你只把仪式当成例行程序而没有真正投入，却期待它发挥神奇效果，并让你上达天堂的话——毕竟你知道当你受洗后，你会上天堂，你就已经转身远离这些仪式和意象的恰当用法了。

找出你自己的神话的方法，就是去决定哪些是会和你“感应”的传统象征，并将它们用作你冥想的依据。

首先，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童年，就像荣格一样——回想一下那些让你留下了印象的象征。不要去回想它们和某个机构的牵扯，因为那机构极有可能已功能尽失或让人难以尊重了。而是要回想一下这些象征是如何在你身上运作的。让它们在你的想象力之上运行，让它们启动你的想象力。借此，你自己的想象力将和这些象征产生关系、交互作用，你也将体验到玛加，也就是开启通往奥秘核心那条路径的象征的力量。

依照经验来说，我相信再也没有比比较神话学的研究更能让你掌握一个意象大体上的形貌，给你提供许多接近它的不同方法了。意象本身是滔滔雄辩的，它们会主动和你说话。当知识分子试图详细说明某个意象时，这个意象是永远不可能耗尽其意义，也永远不可能耗尽其可能性的。意象在本质上并不特别意味着什么：它们就是它们，正如你就是你一样。它们诉说的对象是你内在的某种精髓。

随机问某位艺术家：“你这幅画想表达什么？”如果他足够轻视你的话，他会回答你。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需要他告诉你图画的意义，那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看到那幅画。落日想表达什么呢？一朵花有什么意义呢？一头母牛又意味着什么？

佛陀又被称为“如来”（tathāgata）。他就是“如他本是”。我们的宇宙也是“如来”。每一片

宇宙都来自相同的底层。这就是“缘起教义”（Doctrine of Mutual Arising）。

当我踏访日本长崎，那个我们美国人丢下第二颗原子弹的地方时，我对这一点也颇有所感。如果说丢第一颗原子弹是个悲剧的话，第二颗就是猥亵了。那里有个大广场，就在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上面有座巨大的雕像，一只手指精确地指向原子弹掉下来的地方。那里还有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因为原子弹爆炸而出现在每个人身上的“物证”。其中有壁画和照片，你可以看到这座曾经被“一举肃清”的城市被原子弹整个扫过的样子。现在，长崎已经重建了，成为一座崭新而现代的城市，除了这个被人们保留作为回忆和省思的纪念公园。

而我，一个美国人，一个对日本投掷过原子弹的美国人，造访了原子弹当年掉落的地点。但是在我和日本人的互动关系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愧疚感或指控，因为敌意是互相的。你认为在你身上发生过的事，会被你带出来。你对他人所做的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日本人知道这点，也相信这点。这是亲身的经历，相信我。

所有这些关于意义和道德价值的教条式大话，其实和其中的核心奥秘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个“是”（is），而要能够体验到我们自己的“是”（isness）与所有奥秘中之奥秘的关系，方法就是通过对这些基始神话意象的处理。

基本上，梦境意识状态中有一个层次是从你的本性“跃”出的，并非出自你的个人人生故事。你的本性本身其实也有两种规则。一种是动物本性的规则，也就是所有人类的同一个本能系统。另一种是你的灵性生活的规则，即那些来自脖子以上的东西。

没有什么动物拥有像人类的心智这么了不起的东西了。当弗洛伊德从脊柱底部的角度出发，来诠释属于脊柱顶端的启发和热忱时，他误解了整个事情。由于神话意象的整体意义就在于把你往上推向精神的境界，所以，若是像弗洛伊德那样，以一种纯躯体、生物的方法来诠释这些事物的话，就会把你再度往下拉；这么做会刺破象征，让它漏气、瘪掉。我们和动物一样拥有活下去的欲望，拥有想要生存以及得到安全感的渴望。我们和动物一样都有性的热忱，以及想要胜出和获得尊重的热忱——我是赢家。然而，我们也具有内在的潜能去追求经验的全然不同层次，它们可在一瞬间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具有内在的潜能去追求经验的全然不同层次，
它们可在一瞬间降临在我们身上。

但丁在他的《新生》（*Vita nuova*）一书中，就描述到这种启蒙时刻——就是当他看到

比阿特丽斯（Beatrice）的那一刻，他从一个人类动物转变成为一位诗人。有些学者可能会将比阿特丽斯诠释为“情欲的客体”，然而，在但丁的眼中，她是一种美的化现；他是在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层次上，体验到她的现身。

他被乔伊斯所谓的“美学的捕抓”（esthetic arrest）“撞击”到了。[47] 那就是灵性生活的开端。正如但丁在这本迷人小书的头一页告诉我们的：“我双眼的精灵说：‘你目睹你的喜悦。’我心中的生命精灵说：‘你目睹你的主人。’我身躯的精灵说：‘现在你有苦头吃了。’”[48]

尊重、社会关系、安全感——所有这些需求都消失无踪了。她是来自宇宙深处那束奥秘之光的终点。一旦他去追随那道光束，光束就会带领他到达世界奥秘的专属特别席（但丁时代的文化会这么自我表述），换言之，也就是三位一体。

因此，首先你必须在你自己身上找出可让你感动的事物。当然，它需要在一个人的层次上感动你。它也应该通过一种适合于你的生命阶段的方式来感动你。你必须知道属于你当前生命阶段的原型是什么，并依据这个原型来过日子。想要生活在已经不属于你当前生命阶段的原型中，是神经症烦恼的肇因之一。我之前谈过的那些在心理治疗师躺椅上失声痛哭的40岁的老婴儿，他们缺乏对自己的判断的信心，总是在寻求权威的意见。

> 首先你必须在你自己身上找出可让你感动的事物。当然，它需要在一个人的层次上感动你。它也应该通过一种适合于你的生命阶段的方式来感动你。

当一个人试图让自己维持在制高点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他的生命开始走下坡，但是他认为自己仍旧高高在上。因此，正如我们会看到的，他会去钓鱼。好吧，一个接近70岁的男人去钓鱼，应该不只会钓上鳟鱼而已。至少要能“钓”上来一两尾美人鱼才对。这点他很清楚。

当你所戴的面具出现裂痕时，当你对它失去信心时，你就可能退回到你任一生命阶段的心灵状态。而当整个社会失去了它的意象时，它就可能陷入一种所谓的荒原处境。我们已经在其中挣扎了一二百年的，就是这种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没有任何事物真正具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宗教意象都在指涉数千年前的事，我们并没有真正启动我们目前所居住的世界。这是当代诗人和艺术家的职责。

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象征系统被整个抹掉之后的情形就像这样。在19世纪后半叶，印

第安人的文化基本上就整个被“删除”了。这片中央大平原上的狩猎族群的宗教崇拜和精神生活，原本都建立在他们对美洲水牛的相关仪式上；美洲水牛是其中的核心象征。被人类猎杀的动物，其实是将自己呈贡出来作为一项有支配权的牺牲品，为了履行动物与人类的协议，人类会进行特定仪式好让水牛的血和生命归返土地，这样水牛就能够复活——苏族女孩嫁给水牛酋长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动物和人类族群都能理解的盟誓，也是所有草原部落水牛崇拜的核心仪式的课题。族群公共精神的整体意象，就在这个仪式的循环之中。

19世纪最后30年间，美洲水牛因为两个理由而被大量屠杀：第一，防止它们挡在横越北美大陆的火车前面；第二个更加专横的理由是，一旦水牛灭绝，印第安人就无从打猎了，他们就只能待在印第安保留区内。一下子，整个印第安社会的神话就此失去其核心意象。仪式、唱歌、舞蹈，都不再具有现实性。一切都回到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时适逢佩奥特掌（peyote calt）崇拜从西南美洲入侵，横扫了整个大平原。鬼舞仪式又流行了起来。印第安人丧失了其社会的外在意象，因此他们只能转向内在，从新的形貌中重新找到自己被夺走的支持。

在我们的世界，目前正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当外在世界无法唤起你在心理上的参与感时，你就转向内在。你可以靠着佩奥特掌或迷幻药这类东西，你也可以借由和迷幻药全然不同的冥想，来协助你转向内在的追寻。

> 当外在世界无法唤起你在心理上的参与感时，你就转向内在。

当然，最好的冥想方式是纳入到宗教的象征中去，而不需要担心其历史性真实与否，但是知道它与某种内在经验层面有关。选择你想要冥想的意象。当今的世道就是所谓的“破碎的神话传统的终碛”。我们要通过博物馆的收藏或自己的四处搜索，才得以认识人类的神话意象。我就看过人们在那里追寻——他们拿来埃及、阿兹特克或任何文化的意象，来充作自己的心灵支柱。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爱尔兰诗人叶芝有一本很棒的诗集，标题就叫作《幻象》（*A Vision* ）。当叶芝和年轻的乔吉（Georgie Hyde-Lees）结婚时，他已经上了年纪。结婚后没多久，妻子乔吉开始写作，不用多想许多内容就会在笔端涌现出来。她的写作内容都和叶芝的哲学有关——甚至叶芝本人都对这些内容毫无所悉的内容。这真是位不可多得的结婚对象。

她所写的都是些非常神秘的事物——都来自她的内在心灵。叶芝认为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是来自灵界告密者的启示——他也算是某种神秘主义者。《幻象》的内容非常复杂，但其中的意象系统，我认为对我们当前所关心的极为重要。这套意象系统可以说是叶芝版的面具，也就是你为了存活下去必须戴上的面具。显然，叶芝的这套哲学和荣格的人格面具观念密不可分。无论如何，你每天都必须戴上一张面具，必须穿上一套戏服，必须成为某个人物或看起来像某个事物。但还不止这些。

在书中，叶芝也提出他所谓的“主要面具”（primary mask），也就是社会期望你去扮演的角色。在你出生后，你的父母开始向你灌输每位父母都会关心的，定义这个社会的生活模式。他们心中的愿望就是童年的教诲能把自己的小孩引领进入日后该有的生活。生命的前半段就是要投入这个世界。这个阶段在强调德西：引诱年轻人选择加入这个世界的本土文化意象。社会和你的双亲都鼓励你努力配合社会所认可的可能性而生活。

> 生命的前半段就是要投入这个世界。

> 社会和你的双亲都鼓励你努力配合社会所认可的可能性而生活。

我小时候，大家都会拿纽扣来玩游戏：“有钱人、穷人、乞丐、小偷。”

“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我要当垃圾清理工。”这个职业很有前景喔——那是你从社会取得的“主要面具”。

此外，叶芝和他太太还谈到了第二种面具，他们称之为“敌对面具”（antithetical mask）。事情越来越刺激了！就在青春期过了一半、你逐渐成熟之际，你自己生命的前景开始崭露头角，这和社会强加在你身上的前景并不是同一回事。“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我！我是个独特的人。我内在有很棒的东西，哎呀，我要去找出那是些什么！”好了，现在你注意到“找出自己的神话”这个问题了。

叶芝夫妇通过“一个月28天”这个意象来化解“主要面具”和“敌对面具”的冲突。在这个循环的第一天，天空是黑暗的——你出生了。你开始成长，多数时间都是在黑暗之中。大自然和社会都督促你戴上你的“主要面具”向前进。

在第一周的结尾，来到了半月这个阶段，这是属于青春期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即将满月的觉醒时刻来到了，换言之，轮到“敌对面具”上场了。突然之间，你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热忱、属于你自己的命运，并去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在这个阶段，你会对强加在你身上的“主要面具”以及社会很有压迫感。你会有想要破茧而出的欲望，想要去突破：“让我做我自己。”我们会与之对抗、极力争取，不论运气好坏。

在这个周期的第15天，满月来到。在这天，“敌对面具”终于遂其愿，得到满足：中年事业、中年生活都如己意。如果你想要有所成就，这就是你在那个时刻的样子。

接着，黑暗再度降临。到了第22天，“主要面具”再度接手；大自然“班师回朝”。你个人生活的残存日子越来越短、越来越微不足道，你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医生和睡觉之类的事情上。

最后，当然了，第28天降临——一切都不复存在。

这就是生命的奥秘，以及它的各种面具。当事物开始崩溃、当它开始相继倒下时，你要怎么做？你要像一条老狗一样，越来越老，整个缩起来吗？或者，你会在满月之时，设法跳到太阳的耀眼光芒中？

北美洲中部的大平原上，这种经验每个月都可以体验一次。每逢月亮周期的第15天，太阳在西方落下的同时，满月也在东方升起。它们的大小恰好相同，甚至颜色也相同，肉眼也恰好可同时看到它们。那是你的中年期，一个力量饱满的时刻，你对生命的热忱也已经到达最高点。从那个时刻起，那股能量必定保留在你的精神、心智之内。月亮是躯体生命的象征，自然也包含死亡在内。太阳则象征没有黑暗的纯净精神，所以与死亡无关。也就是这种纯净的精神，可以用慈悲的眼神看着你的躯体走向所有躯体的必经之路。这是所有受造物都能够共享的灵性生命的经验振幅。

> 就是这种纯净的精神，可以用慈悲的眼神看着你的躯体走向所有躯体的必经之路。

我演讲时经常会请听众抬头看演讲厅的光源。通常讲到光源，可以指发出来的灯光（light），或是发出灯光的灯具（lights）。每次这么一看，都提供了我们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即灯光才是重点。

当有个灯泡破掉时，没有人会说：“喔，老天，我们真的很爱那灯泡，这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你真的对它有特殊的感情，比如它的外形很别致之类的，你可以将它拿下、放在一边，但通常你不会太过在意；你会换上另一个灯泡。

因此，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一种是一只只个别的灯泡；另一种是各种灯泡照出来的普通灯光。如果我低头看向演讲厅内的听众，我看不到灯泡，我看到的是大家的脑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意识状态。每个脑袋都是意识状态的装载工具。你和自己认同的是什么？你会认同灯泡还是灯光呢？你会认同躯体还是意识状态呢？我现在讲的是基本的神话主题。年轻时所关心的是如何让这个装载工具，也就是我们的躯体，在成熟期达到最圆满，好让它成为意识状态的最佳装载工具。到了成熟期，我们就会将自己的重心从关注意识状态的装载工具，转而认同意识状态本身。当你将你的生命与意识状态相认同的时候，你将发现躯体变得无足轻重。那就是满月时的大危机。

> 到了成熟期，我们就会将自己的重心从关注于意识状态的装载工具，转而认同意识状态本身。

这就是但丁说他在35岁时所体验到的危机；这就是出现在《神曲》中的心象，用但丁的话来说，整个宇宙并没有太多意识状态的展现，更多的是爱的展现。他将自己比作那个爱、那个恩典认同，从超越的王位出发，现身于比阿特丽斯所等同的美丽的装载工具之中。

除了当代以及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之外，没有一个文化会允许个人去发展他们的“敌对面具”。在西方世界，我们的神话系统通常会想去唤醒叶芝的“敌对面具”。这个名称起得很棒，因为就某种特定意义而言，确实就是敌对的意思，与主要面具有强烈的对比。这个“敌对面具”就像荣格无意识模型中的无意识本我一样，代表了圆满实现的潜能。

所有的东方文化都要求个人依据文化强加的生活模式而活。换句话说，他们期望你去认同“主要面具”，认同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它在印度被称之为“法”或责任，在中国则叫作“道”，也就是路径或道路。不论何者，其概念都是认同于文化意象。因此，循着这个论证说到底，这类文化中并不存在西方人所谓的人类；有的只是“过去怎么样，继续重复下去。”也就是说，这个由存在者所构成的社会，如实按照该文化的“存在规范”运作。一代人死去，另一个世代会传承照做同样的事情：一个充分得到实现的静态社会。反之，西方文化的特性则会督促我们去认同“敌对面具”。

我们总是会在周遭听到“改革”这个字眼：改革、改革、改革。改革并不意味着要砸烂些什么；它反而会带来些东西。如果你将所有时间、力气花费在思考你想要攻击的东西，那么

你就会受其束缚。你必须找到你身上的热忱，并把它展现出来。那是你与生俱来的——一个精彩过生活的生命。马克思教导我们，为我们的弱点责怪社会；弗洛伊德教导我们，为我们的弱点责怪父母；占星术告诉我们，可以责怪这个宇宙。然而，寻找自疚的唯一地方在你的内在：因为你没有胆识带出你的满月，没有勇气过潜能被充分激发的生活。

神话的今昔功能

让我再简要地谈谈“传统神话的功能”这个话题。我想要知道这个传统的神话系统（及其功能）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还残留多少。

神话的第一个功能在于唤醒个人的敬畏感与奥秘感，以及对于存在之终极奥秘的感恩。那些非常古老的传统强调的是肯定这个世界的本貌，那并不容易；看看这个世界，你会看到受造物吞噬彼此、杀戮对方，你会因此意识到生命就是某种自相残杀之物。

你可能会和古人有同样的感受，认为这种人吃人的主张太可怕了，令人难以忍受。“我不要配合，我不玩了。”这种在思想上的改变我称之为“大逆转”（Great Reversal）。历史上，它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因佛陀“众生皆苦”的陈述而出现。然而，有苦难就有逃脱。

“我不玩了。”

“好啊。退出去。捡起你的棒球和球棒回家去。”

因此，针对这个令人惊骇的可怕奥秘、这个超越善恶之物，出现了两种主要态度：要不确认，要不否认。

琐罗亚斯德教系统则介绍了第三种方法，就是以善恶二神并立的观念来回应生命中的可怕奥秘。其中一个神祇代表真实与光明，另一个神祇代表黑暗与谎言。善神创造了善的世界，恶神则会腐化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腐败的世界。光明的力量以及黑暗的力量一直在持续竞赛，人类则受邀加入光明大军以对抗黑暗大军，并努力去重新建构善的世界。既不确认也不否认这个如实的生命——有人或许会说是在妥协，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进化的观点。

针对这个令人惊骇的可怕奥秘、这个超越善恶之物，
出现了两种主要态度：要不确认，要不否认。

就我所知，这些就是“生命如实”的三种观点。你可以抱持全盘肯定的态度来生活。正如一则佛教格言的极佳陈述：“这个世界，如其之可怕、黑暗、残酷，正是那完美的金色莲花的世界。”如果你没有这么看待它，也不是这个世界的错。对于完美的事物，你无法再改善它了。你只能看着它，去认识你自己的完美。也是在说，你在自己身上就能够达到那种比痛苦、悲哀还要深刻的深度。印度有个神祇就叫作“惧怖的狂喜”（bhairavānanda）。[49] 而这就是生命的本相，一个极其恐怖的严峻考验。

否定生命派则要追寻纯真：“我是如此的精神化，我要穿越太阳之门，完全不加入这个月亮周期的黑暗面，而且绝不再回来。”

进化派或改善派则会说：“让我们投入进去，好好改善它吧！”这就像你和一个人结婚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变得更好一样。我不认为这属于肯定生命。它往往会让你变得有点高人一等：“如果上帝提前问过我就好了，我就可以给他一点建议。”

神话的第二个功能在于为我们呈现出宇宙的样貌，其中涵括了大家所理解的奥秘在内，因此，不论你在何处、何时看它，它都是一张在伟大奥秘背后铺展开来的圣图。

艺术家的工作就在于“让这些客体以闪亮发光的方式”显现在你面前。通过艺术家的韵律组构，原本被你冷漠以对、视而不见的客体，将会光芒耀眼，你也会被“钉”在“美学的捕抓”之中，无法动弹。

今日的宇宙观让我们展望出一个庞大惊人的宇宙，这和我们的宗教传统所呈现的幼儿园规模的宇宙观，一点都不相符。以月球漫步为例好了。对我而言，人类踏上月球的第一步是20世纪最重要的神话事件。当着每个人的面，这个单一事件“全盘推翻”了构成我们宇宙观的根本基础，颠覆了存在于这个宇宙之内的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深信这些来自远方的亮光——月亮、水星、火星、金星以及其他星球，代表来自较高等模式存在的光芒，高出我们这个可悲的小地球很多。当伽利略认识到在地球上行得通的弹道学定律也是可以在其他行星运行时，他就已经开启了这次圆满的月球表面漫步之旅。

我还记得在阿波罗10号登陆月球之前的那次月球探险之旅中，自己听过一段既伟大又深具宇宙性的陈述。当航天员绕行月球后，进入返回地球的途中——就在他们读完《创世记》的第一段诗句之后，航天员被问到是谁在驾驶宇宙飞船。他们回答说：“牛顿。”

康德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在此空间，确知我们所作的数学运算，在彼空间也同样有效？”[50] 我如何能确定我所知道的这个空间的延续、我的脑袋所能够推论的律法，在其他地方也将同样有效？碰到登陆月球这种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里的尘土会有多厚。我永远忘不了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的那

一刻；那一刻棒极了——人类站上了月球。没有人可以预先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确实知道太空舱回程时需要多少燃料、要怎么飞，才能着陆在太平洋一个误差不超过1.6千米的预定地点。

换句话说，与太空、物质、能量相关的定律，人类已经非常熟悉；我们脑袋中满是这些定律。时间、空间、因果的律法就在我们的心中，任何我们看见或知道的地方、事物，都牵涉这些律法。什么是宇宙呢？太空就是宇宙。空间之外是会变成星云的凝结物，在星云之外是无数的星系，而在其中某个星系的星群以太阳这个恒星为中心，而我们的小地球则绕着太阳转。接下来，人类出自地球，我们的双眼、意识状态、双耳以及地球自身的呼吸，也都是出自地球。我们是地球之子，既然地球本身出自太空，就不会有人奇怪太空的律法也在人类内在了吧？这就是内在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美妙协调。上帝并没有为我们注入生命；我们所知道的诸神是我们自己的绮丽遐想、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我们自己的深层存在的投射。从某种角度来说，诸神与我们是绝配。

> 上帝并没有为我们注入生命；我们所知道的诸神是我们自己的绮丽遐想、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我们自己的深层存在的投射。

当我用上述这种方式来陈述时，你们就能够理解我们的神话也不过就是表现在另一个宇宙系统中的神话罢了。现在，每当你们抬头看月亮时，请用我的角度来想一想，就会拥有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第三条，也就是神话的社会功能，这个功能会为你提供你所属社会的生活律法。当然，如今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预知未来10年律法的变化。我们过去认为不错的东西，现在会形成不便。譬如说生态危机这类问题。我们每天都带着“生命的律法必须随着生活模式改变”的事实，回到自己家中。所以，我们不会有安全感。我们必须越过它。

神话最后的教育功能，让个人能够将内在心理世界与外在现象世界接轨。正如我曾说过的，我们所继承的传统教育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行得通，因此你必须去努力建构你自己的教育观。在此，让我提供一些如荣格所说的让神话意象在你的内在复活的可行方式。

我曾经在西岸有过一次愉快的演讲经历。我讲到但丁对于不同年龄的人类的观点——他也同样想出一套生命大循环的星座架构。

不同于叶芝夫妇的月亮隐喻，但丁将生命比拟为太阳的日常运行。他将人类年龄分为4段，并分别命名，每一阶段都相当于每天的一段时间，也都各有其一套合宜的美德标准。首先是婴儿期，它会一直延续到25岁，你相信吗？婴儿期的生命品质包括服从、羞耻感、合宜的外表、甜美的举止。这是一天的早晨。

接着来到25岁，他称之为成熟期，这个阶段会一直延续到45岁。你已经达到生命的高峰，这个阶段的美德就是中世纪骑士的价值：节制、勇气、爱、礼貌、忠诚。当你依据社会对你的要求来过日子的时候，大约到了35岁的事业中段时期，你会有资格指导他人而在过去你一直只有受教的份儿；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阶段的。这是一天当中的中午。

但丁称45岁到70岁为智慧的年龄。在印度，智者要被送往森林，但是在我们西方并不是这样。我们期望上年纪的人继续留在社会中，以批判之眼四处窥视，分享他们的经验所带来的好处。这个阶段的生命品质为智慧、公正、慷慨以及幽默或无忧无虑。毕竟，你没什么好损失了；你的人生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

70岁之后，但丁便称之为衰老，这时的生命品质就在于回过头去、带着感恩之心审视你的整个生命，并向前看、把死亡视为归乡。此时，人生已经走到了夜晚。

这个小小的时间表，这个生命的模式，就是你的神话故事。

当我那次在西雅图的演讲结束后，一位年轻小姐走上前来，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喔，坎贝尔先生，你不了解年轻的一辈。我们会从婴儿期一下子变为智者。”

我回答说：“那很棒啊！可惜你因此错过了生命。”

所以我会强调说，找到你的神话的方式，就在于找到你的热忱，找到你的支撑，并了解你现在到了生命的哪个阶段。年轻人的问题不在年龄的大小。不要试图快点经历你的生命。有些年轻人四处上课、拜师，好像逛街般上了许多灵性课程，想要跳过一些成长的不快、挫折，并在能够体验到变聪明的道理之前，就已经聪明太过了。智慧这件事，必须慢慢来才行。

找到你的神话的方式，就在于找到你的热忱，找到你的支撑，并了解你现在到了生命的哪个阶段。

单是一个人的大脑，就有180亿个细胞。没有两个大脑是一样的，没有两只手是一样的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教诲和指导，但是你必须自己找出自己的道路，正如亚瑟王众骑士中，前往森林中找寻圣杯的那位一样。

对其他文化造成震撼，让它们觉得西方人如此愚蠢、浪漫的，就是西方精神中的这种品质。我们在追寻的是什么？我们所追寻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在潜能的圆满实现。追寻它并不是一段满足自我之旅，而是一段将你给这个世界的礼物，也就是你自己，达成圆满的历险之旅。

你能够做的，再也没有比让自己达成圆满更重要了。你成为一个标志，你变成一个信号，对超越者透明化；这么一来，你将会找到你自己的个人神话，活在这个神话之中，并成为这个个人神话的现身说法。

The hero journey is one of the universal patterns through which that radiance shows brightly. A good life is one hero journey after another. Over and over again, you are called to the realm of adventure, you are called to new horizons.



Mythology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第三部分

英雄的旅程

PATHWAYS TO BLISS

放弃你当前的处境，进入历险的领域，获得某种以象征性方式表达出来的领悟，接着又再度回到正常生活的场域，这就是英雄的旅程的4个基本阶段。

PATHWAYS
TO
BLISS

06 自性的英雄之旅

我们西方人拥有探寻自己命运的自由和责任。[51] 你是能够为自己探寻命运的，但是，你这么做了吗？

当然，偶尔的意外之财、特定的支持以及一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都没什么不好的。但是，让我这么说好了：没什么钱的人，才多半会有冒险犯难的勇气，他们也能够做得到。金钱并不代表一切。金钱在我们的文化中没那么不得了，它真的不重要。

我教过的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最命好的不见得总是最富有的。事实上，他们往往运气最差，因为他们的驱动力不足。我最常碰到的情况是，一名拥有各种可能性和天赋，金钱上也并不匮乏的学生，后来却成为一位泛泛之辈。这种学生不需要非走哪条路不可，也无需下定决心必须做什么。一旦遇到困难或道路开始变得坎坷，他们就会另寻出路，就这么换一次，又换一次。他们就这样到处虚掷生命。而一位没有余裕可虚掷的年轻人，通常能作出充满智慧、富有勇气的决定，并一路贯彻到底。

而一位没有余裕可虚掷的年轻人，通常能作出充满智慧、富有勇气的决定，并一路贯彻到底。

我不是说我们在美国或在西方，在那一点上是完美的。然而肯定的是西方的每个人，只要有勇气，就有机会探寻自己的命运。发掘你的命运的方式也有许多种。

首先是“回顾”的方式。叔本华在一篇很棒的文章《论个人命运的一个明显意图》（*On an Apparent Intention in the Fate of the Individual*）中指出，一旦你到了老年，就像我现在这

样，当你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你会发现，充满意外的人生中似乎有个预先构思好的情节，就像小说家的杰作一样。[52] 那些看似完全意外之事或偶然之下所发生的事件，却反而是整部作品的核心。

那么，故事情节是由谁编写的呢？叔本华的想法是，正如我们的梦境一样，我们的生命也是由他所谓的“意志”所指挥的，也就是我们多半不会去察觉到的自性。他说，我们一直是自己生命的逐梦者，就像坐镇在七头蛇之上的印度大神毗湿奴（Viṣṇu）一样。

《指引生命的神话》这本书集结了我24年来在库伯联盟学院进行的系列演讲内容。[53] 我对于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在那段时间内已经有所成长，我的想法也改变了，我又往前迈进了。但是在整理这些演讲内容时，我才发现它们讲的根本是同样的东西——在长达数十年的光阴中。我确实在那之中找到了让我感动的某个事物。而直到我辨识出贯穿整本书的那些连续性之后，我才清楚明了感动我的是什么。24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发生过许多事情，而我却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念叨那一样东西。那就是我的神话啊。

另一个回顾过去的激烈方式，是去翻出一些你很久之前记的日记或笔记的内容看看。你将会惊讶不已。那些你深信自己最近才察觉的事，其实早就在那里了。那些都是主导你生命的主题啊！

> 那些你深信自己最近才察觉的事，其实早就在那里了。

但是，如果你想从你正在经历的生活中找点你的神话线索呢？另一个试着去看清楚你的命运、你的神话的方式，就是仿照荣格的例子：观察你的梦，观察你有意识的选择，开始记你的梦境日记，并注意哪些意象、故事会一再浮现出来。检视这些故事和象征，看看哪些会和你产生共鸣。

现在，我想来回顾一下我在《千面英雄》中是如何处理英雄之旅这个原型神话的。[54] 这就是乔伊斯所谓的单一神话（monomyth）：一个从集体无意识之中跃出来的原型故事。它的主题不只出现在神话和文学之中，如果你对它的敏锐度够的话，在你自己生命情节的规划当中，也可以见到这个主题。

英雄旅程的基本故事会牵涉4个阶段：放弃你当前的处境，进入冒险的领域，获得某种以象征性方式表达出来的领悟，接着又再度回到正常生活的场域。

第一阶段是离开你现在的所在之地，不论那是个什么样的环境。你离去的原因可能来自环境的强压，它让你感到不自在，并渴望离开。也可能是“历险的召唤”，一种会吸引人的诱惑，前来把你拉走。在欧洲神话当中，这种召唤经常由某种动物——牡鹿或公猪来代表，它会和猎人边玩着捉迷藏，边把他引到陌生的森林深处。他无法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如何出来或可以到哪里去。于是，历险就展开了。

另一种显而易见的历险召唤个案，则发生在某个事物或某个人被带走时，你因为要找回它而进入到历险的领土。历险的领土往往由某个未知的原力或力量所统辖。

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出现我所谓的“拒绝召唤”的情况，“冒险召集令”可能被听到、感受甚至被注意到，但是为了某些缘故却被忽视、排斥。当事人会想些理由拒绝出发，也可能因为害怕之类的原因，就驻足不前了。回应召唤与否产生的结果当然就有天壤之别了。

我认为所谓“巫师危机”（shaman’s crisis）是真实生活中最活生生而有意思的召唤实例。我在研究读《世界神话的历史地图》（*Historical Atlas of World Mythology*）[55] 这本书的第一卷时，找到了许多这类案例，它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一位年轻人独自走在海边、山上或森林里，他听到某种像是来自仙界的音乐，还有灵视伴随音乐而来，这个经验于是逐次累积成“冒险召集令”。

如今，身为一位巫师可是一点都不好玩，许多年轻人深感无力承受。不幸的是，拒绝召唤的人就不可能拥有生活。他们要么死去，要么虽然想过正常的世俗生活，却成为无足轻重的人，就像艾略特笔下的“行尸走肉”（hollow men）一样。[56]

之前我提过一个案例，主人公是一位到了晚年才进行心理分析治疗的西弗吉尼亚州妇人。她被“白活了大半辈子”的感受所淹没，她觉得自己是一具会呼吸的空壳。通过心理分析，循线追踪到了一段记忆，她想起自己曾在树林中乱逛，并听到了一段奇妙的音乐；不幸的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段经验。从那之后，她就过着与这段音乐所带来的召唤完全无关的日子。如果她活在原始社会，她的家人以及部落的巫师就会知道该怎么做。当召唤没有得到回应时，你就会体验到生活的枯竭以及生命的丧失感。

当召唤没有得到答复时，你就会体验到生活的枯竭以及生命的丧失感。

然而，个人如果留意到召唤，他就能够启动并投入一趟历险的旅程。历险一向是有危险

的，因为你正离开你熟悉的界域。在神话中，这段情节会以“从已知界域全身而退，进入遥远彼方”来代表。我称此为“跨越阈限”。这是从意识世界一脚踏入无意识世界的跨越，但是无意识世界会以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象来代表，主题则依据其周遭的文化环境而定。它可能是纵身一跃跳入大海，也可能是进入沙漠的特别通道，可能是迷失在黑森林中，也可能是发现自己身处一座陌生的城市。故事可能被描绘成升天、入地或越过地平面，但一定会是一段冒险——它一直是条经由一个入口或洞穴或裂石而通往未知领域的小径。

有人可能会问：裂开的巨石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个很奇妙的意象。我们生活在奥秘的这一边，成双对立的领域：真假、明暗、善恶、男女，以及所有这些二元的理性世界观。我们或有可能拥有超越善恶、超越成双对立的直觉——通往奥秘的门扉于焉开启。但那只是这些小小“直觉乍现”的其中一个而已，意识会“回过神来”关上那道门。英雄冒险的关键就是要亲身通过那道门，进入那个二元性规则不再通行的世界。

我们或有可能拥有超越善恶、超越成双对立的直觉——通往奥秘的门扉于焉开启。

当年我去印度，是想拜访真正的世界级大师。我不想再听玛雅（māyā）、出家这类陈腔滥调了。这些我已经听了一二十年。我四处打听，终于听说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这座印度西南部的可爱小城，有一位真正的大师。他叫梅农（Sri Krishna Menon）。[57]

经过不少波折之后，我终于成为这位奇妙的小个子男人的听众。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则坐在他对面——这真的是“直接面对面”。当然，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有问题吗？”

我后来才知道，我那次的运气很好，因为我问的问题正是这位大师对自己的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既然一切都是梵天（brahman）所为，既然一切都是神圣的光辉，我们如何能够对任何事情说‘不’？我们如何能拒绝无知？我们如何能拒绝残酷？我们如何能够说得出‘不’？”

他这么回答：“对你我而言，我们会说‘是’。”然后他带我进行了一段冥想——感觉不错：两个念头之间，你在哪里？你无时无刻不想到自己，想着你的所作所为。那就是你自己的意象——你的自我。因此，两个念头之间，你在哪里？

那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直觉乍现”的滋味。这个念头，那个念头，心之涟漪——你是否

曾经瞥过任何超越你自己之外的事物？那就是你所有能量出处的来源场域。因此，穿越阈限的英雄之旅就是个让你可以超越善恶、超出成双对立之外的旅程。那就是“裂石”这个意象的意义，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在神话学中，这个主题的另一个名称为“活动门”（active door）。这个神话装置出现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中，也在希腊神话故事、爱斯基摩故事，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神话故事中出现过。它是个原型意象，负责传达“越过判断”这层意义。

通过阈限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和阴影这个黑暗面的相逢”，光明英雄在阈限后与黑暗王子狭路相逢。这个黑暗面可能以一只龙怪的形貌出现，也可能通过恶意敌人之貌现身。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英雄都必须屠杀对方，活着进入另一个世界才行。

另一方面，这个通道的另一个意象就是解体（dismemberment），英雄会被剁成碎块。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进入有生命危险的领域。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埃及主神奥西里斯，他被谋杀、解体，然后再被组合。这是此类故事的典型事件；黑脚族部落故事中水牛新娘的父亲的遭遇同属这种类型：他被踩成碎片，然后被救回复生。

在这类故事中，一旦通过试炼，英雄就会死而复生。呈现这个旅程的方式有许多种，体验它的方式也各有所异。有时候会被人格化——直接冲撞魔鬼或神明，就像《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the Dead*）里那样。而在神话和梦境之中，渡过黑夜暗海或越过险峻高山则更为常见。

不论是被碎尸、钉上十字架或被鲸鱼吞下肚，英雄都会来到死亡的领域。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就是在制造这个通道：十字架是他前往天国和天父团圆这趟英雄冒险之旅的阈限。

如果那真是你的专属历险的话，如果那是合于你的深层精神需求或心理准备的旅程的话，一旦你穿越了阈限，帮手就会主动出现在路上以提供神奇的协助。这个帮手或许是个小小的树精、智者、仙女、动物……它们会以伴侣或顾问之姿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知道路上会有哪些危险，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危险。你会拿到可以保护你的小物件、让你可以冥想的意象、掌中小像（mudrās）以及可以诵念或沉思的智慧话语（mantras），好引导你并让你踏上正途。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径、一座锐利的剑桥，如果不小心跌了出去，就会完全无助，因为你会手足无措，也不会有人从旁协助。

在你得到神奇助力之后，你将会面对难度持续增强的一连串威胁性的试炼或考验，你必须过关才行。你越深入其中，抗拒的力量也越大。你正在进入一直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区：阴影、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以及其他未得到整合的自性；你必须通过的就是那受到抑制的系统。当然，这也是最需要神奇助力的地方。

这些测试象征了你的自我觉知，那是一个进入生命之奥秘的启蒙过程。而我认为这条道路上会有代表所有可能性的4种障碍。

这些测试象征了你的自我觉知，那是一个进入生命之奥秘的启蒙过程。

首先是与完美情人的情欲邂逅这个象征；我称之为“与女神相会”。这是如何整合阿尼玛以及阿尼姆斯的挑战。用炼金术的神话字眼来表述，可以称之为神圣的婚姻（hieros gamos）。荣格就写过许多关于这个结合的象征系统。[58] 在人类冒险的神话之中，所谓神圣婚姻就是与世界女神或代表女神力量的某个“二线小神”结合。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就是王子找到了睡美人，或是《罗摩衍那》中罗摩（Rāma）和悉多（Sītā）成亲的故事。

然而，如果你尚未准备好，女神也可能以一种较不仁慈的形貌出现。完全和自己的阿尼玛失联的阿克泰翁（Actaeon），就因为撞见刚出浴全身赤裸的月神阿耳忒弥斯，而因此丧命。她将他变成一只公鹿，让他因此被自己的猎犬捕杀，成为牺牲品。女神也可能以一个狐狸精的形貌现身，一个误导你远离正途的女妖。

若是女性的话，这种神圣的结合通常就是与神明暗结珠胎。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便充满神明追求林中女妖的故事；神会变成一头公牛或一阵黄金雨，突然之间，你便得到了一个小小的甜蜜包袱。于是，神明和凡人珠胎暗结的果实，象征了男女对立的调和。这就是童贞女生子这个主题的真义。它代表女性因为神圣的访视，而接收到对于新生命的灵感。

在这类神话的故事情节中，下个阶段的历险很自然地就是怀胎生子，养育孩子更是屡见不鲜，正如约基别（Jochebed）弃养摩西的故事一样。然而，我们要记住，此处所说的孩子并不是指活生生的小孩，而是指精神上的生命。

因此，第一阶段循线发展下去的结果自然就是神圣的婚姻。童话故事最后总是这么收场：新人深情拥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好吧，身为一位过了近半个世纪幸福婚姻生活的人，我可是很有资格这么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只是个开端。正如生命一样，大多数神话是从那里展开的。

试炼这条路上的第二类成就，就是所谓的“向父亲的赎罪”，这个试炼肯定是一个男性的通关仪式。儿子自出生以来就和父亲分离，他一直过着不符合其身分地位的生活。或许他一

直被当成女儿来养，就像阿喀琉斯（Achilles）；或许他被送往乡下，如帕西法尔（Parsifal）；或许他被当成是王子之尊，但却身处错误的民族之中，如摩西的命运。他一路跌跌撞撞终于找到了父亲，而父亲身处母亲之外的混沌之中——他必须先通过母亲的世界，才能到达父亲所在之处。

在"向父亲赎罪"这类故事中，女性要么是引路人，要么是阻挡在路上的狐狸精。在印度的思想中，玛雅这个形成我们这个现象宇宙的女性原则既是一种揭露性力量，也是一种阴暗晦涩的力量。在她的幽暗伪装之下，她化身成了女巫，而在她现出本尊原形时，她又化身为穿着光芒外衣为人引路的湖泊夫人（Lady of the Lake）。

"向父亲赎罪"更是基督教象征系统中的主要意象；基督直接被钉上十字架，好走向天父。圣母玛利亚也常常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个意象中，出现在十字架下方。在许多文化中，十字架既是大地的符号，也是代表阴性原则的符号。玛利亚就是那十字架，她曾经是基督从永恒来到时间场域的途径，现在她又成为基督回到永恒的途径。诞生到这个世界，就形同在精神上被钉上十字架，而身体若是被钉上十字架，灵魂则能够得到释放，再度回到永恒之中。

在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电影《星球大战6：绝地归来》（*Return of the Jedi*）之中，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赎回父亲维达（Darth Vader）的生命——这是在大规格地放映"向父亲赎罪"这个主题：儿子救了父亲，父亲救了儿子。

通向圆满成就这条道路上的第三站就是"神化"（apotheosis），你意识到你就是自己在寻觅的目标。终极案例就是终于成佛的悉达多（Gautama sākyamuni）王子意识到"我就是佛"之际。

这些就是三个主要的觉知象征：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调和一致、向父亲赎罪、神化；通过它们你就能体认到全方位的自己，就像悉达多王子往菩提树下一坐，随即知晓自己就是那宇宙共通之佛性的肉身一样。

第四种觉知则属于相当不同的精神层面。与其选择一段历经各种奥秘的缓慢过程，不如用暴力突破所有障碍，一把抓住心中欲想的恩赐：偷火贼普罗米修斯是也。这个主题的变形就是"抢婚"——失去爱人的英雄，从掳走新娘的吃人魔那里把新娘偷回来。罗摩的太太悉多被魔王罗波那（Rāvana）掳走。

《罗摩洐那》（*Rāmāyaṇa*） 的大部分情节都是罗摩如何抢回悉多——那就是印度版的寻妻记。

无论如何，一旦宝藏是夺来的，要和底层力量“合体”就无望了。——没有神圣婚礼、向父亲赎罪，也不可能“神化”了。因此，整个无意识系统会出现激烈反应，以对抗英雄的行动，英雄必须逃走。

> 无论如何，一旦宝藏是夺来的，要和底层力量“合体”就无望了。

这是种精神病的状态。你从你所不知的自性最深层混沌之中，汲取某些知识来；现在魔鬼已被释出，它们要展开报复了。

现在来到所谓的“魔幻脱逃”这个神奇主题，这在童话故事和美国印第安故事中相当受欢迎。脱逃的英雄人物不断往自己的身后丢出各种物品：梳子转眼间变成森林、碎石变成高山、镜子变成湖泊，等等。英雄身后有一只怪兽在疯狂追赶——通常是吃人女妖，这是因为无意识常常以母性力量的暴力、消极面向这个伪装出现。

接下来就是再度穿越阈限、踏上归途了。你在跨入混沌时所穿越的线，就是你将力量留在身后再度跨越的线。但是，你真的能回到光明的国度吗？你回去后是会自动获得赦免，还是仍旧是底层那些力量的猎物？

此外，下降和归返这两个危机会是相称的。如果下降时是像约拿（Jonah）一样被鲸鱼吞下肚——也就是为混沌所吞噬，故事结尾时，你也将被鲸鱼从口中吐出。如果你是穿越水域展开冒险的话——像落入井中的约瑟或是困在暗酒色大海的奥德赛，你也会从海上归返：摩西带领旧约圣经的平民英雄“走”过红海，奥德赛则是被冲上伊萨卡（Ithaca）的海岸。如果你是通过撞击撞岩（Symplegades）而踏上冒险之途的话，你也将通过类似途径回去。

整个概念就在于你必须再度带出你出发前去“平反”之物，也就是你内在未能觉知的、未能全方位开发的潜能。这个旅程的整个重点就是要重新将这个潜能介绍给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介绍给活在这个世界的你。你要将这层宝贵的理解带回去，并将之整合到理性的生活之中。不用说，这一点困难重重。“带回恩赐”甚至比一开始潜入内在深层困难得多。

> 这个旅程的整个重点就是要重新将这个潜能介绍给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介绍给活在这个世界的你。

譬如说，有位年轻人来到纽约学习艺术。他从威斯康星州来到地下世界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那里碰到诱惑、启发他的精灵，在那里拜师学艺……事情就这样顺利进展；最后，通过那些人的协助，再加上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他达成了自己专属的艺术风格。

头一个危机在于他不能复制大师的风格，而要找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对所有艺术工作室而言那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就曾见识过很可笑的事。有时候大师不希望学生有自己的风格，导致学生在自己的风格开始“接手”时，会对这位大师级人物产生很强烈的恨意。

最后，在达成他的个人风格之后，他兴冲冲地来到57街兜售画作，却屡遭画商白眼。重点在于，你必须带回这个世界所缺乏的——那就是你去冒险犯难的主因。然而，白日世界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你带来的这个礼物。因此，在你带着为这个世界准备的恩赐，来到归返阈限时，就会碰到三种可能的反应。

第一种是根本没有任何欢迎酒会。没有人在乎你带来的这个伟大宝藏。你该怎么办呢？一个答案是对自己说：“管他们去死。我要回威斯康星州的老家。”于是你就自己隐居起来，画一些死后才会得到认可的伟大作品。你回到新整合的全新自我，而放手让这个世界自生自灭。

第二种反应是你对自己进行提问：“他们想要什么？”现在你有了技艺，你能够提供这些人想要的。这就是所谓的商业艺术。你不断自我催眠说：“当我赚够了钱，我就不再画这些，我就可以进行我的伟大创作。”当然，这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你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市场定位，已不允许你去表现过去的风格。但是你将有钱有名，至少你不是什么都没有。

第三种可能性是在试图找出你带回来的宝藏中，有哪些是可以让你发挥自己原始初衷的。这就是一种协助这些“俗人”觉察内在需求的教化态度——也是你需要的、必须去给的。以上这些是仅有的可能性。

所以很明显，第一种是拒绝归返。其次是为社会而归返，你并没有为社会带来什么好东西：他们只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最后一种是以一种教化的态度，试图找到某个手段、词汇或其他什么，让你得以给传递社会你所找到的生命恩赐，并且以合于社会能力范围的比例或切入点来让他们接受。要这么做随时都可以，只是这需要许多的同理心和耐心。

如果什么结果都没有，你至少可以找个教职。

但是你将发现，如果你可以和社会稍微“挂钩”的话，你是有能力传递你的信息的。这点我很清楚。

> 如果你可以和社会稍微“挂钩”的话，你是有能力传递你的信息的。

一位艺术家，在找到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声音之后，就回到社会，找个教职，教授艺术。或许这么做无法交出他的所有，但他确实在按照自己所想以及社会所需，来交出他所拥有的某些宝物。他在挣来足够的收入以维持生活的同时，没有放弃创作，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价值。

我也曾经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躲”到树林里去。那时，什么事都没得做，只能天天读书，我就这样读了5年书，一份工作都没有。要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大萧条时期，那些被认为是反传统文化的人，是被完全踢出这个社会的。社会没有空间可以让这些人立足。这和出于怨怼出走，或带着改变意图而离开，是有所差异的。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我就是阅读。我一本一本地读，从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读到下一位思想家。我遵循自己内心真实的喜悦，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这么做。

然后我找到工作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读着斯彭格勒（Spengler）、荣格、叔本华、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并沉浸于其思想之中，最后，终于有个小信息来到了：你想到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文学吗？当我看到那些女学生时，我立刻决定要接受这份工作。那时的年薪是2 200美元。

我很乐意回到俗世去分享我在林中的学习心得。我一直追寻着一颗明星，我现在所分享的一切，真的都是在这5年之中所找到的。

> 就在我开始教书的时候，有一本令人惊艳的作品问世了——《芬尼根的守灵夜》。没有人看得懂——除了我和几个疯狂的爱尔兰人之外。乔伊斯在这本书中所写的一切，都直接出自我这5年在旷野所浸淫的内容。我找到那些疯狂的爱尔兰人之一，我的同事鲁宾逊（Henry Morton Robinson），告诉他说：“总得有人将这本书解读给大家知道。不是你就是我了。”于是我写了我的处女作《〈芬尼根的守灵夜〉骨架解钥》（*A Skeleton Key to Finnegans Wake*）。[59]
>
> 但当时的我们努力了5年之久，仍然没有人要出版这本书。
>
> 正当我们想说。那好吧，我们就自己来出版——那是要下重本的。我去看了当时一出百老汇热门舞台剧、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我们牙齿的皮肤》（*The Skin of Our Teeth*）。看戏的时候，我听到的全是《芬尼根的

守灵夜》中的对白，而我是全场唯一知道这个真相的人。爆笑的是，我还一边看戏一边快速记下那些句子。这可真是个回归俗世的好办法。

我打电话给鲁宾逊，我说："老天，怀尔德因此名利双收，而那不过就是个山寨版的《芬尼根的守灵夜》。"

那时乔伊斯才刚过世，他的家人很穷困。因此我说："我想我们该给《纽约时报》写封信。"我去找他，并告诉他那出戏是如何抄袭《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当时《我们牙齿的皮肤》的剧本尚未出版。

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卡曾斯（Norman Cousins）说："《我们牙齿的皮肤》抄袭《芬尼根的守灵夜》，你有兴趣知道细节吗？"

卡曾斯说："让我今晚看到文章。"

我们就将这篇短文赶给了卡曾斯。他读过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标题就叫作《谁的牙齿的皮肤？》如何？"他刊出了这篇文章，结果轰动了全美。[60]

一下子，全美专栏作家就像鱼雷那样，对我们进行疲劳轰炸。我们"参战"了，知道吗？怀尔德已经从上尉一路升到少校，简直成了战斗英雄。那两个爱尔兰佬是谁？乔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又是什么——那可不是我们要捍卫的文明。它确实不是。但没有人能读懂《芬尼根的守灵夜》，所以他们也无从查证。

这些人就跑去找怀尔德求证，那狡猾的家伙却说："先去看我的戏，再读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然后自己判断。"当然，那些人根本读不懂。

这个大伪善家说自己是美国的大艺术家，这个剧本是原汁原味的美国本土精神产物。他又说整个内容是他去看一出无聊的音乐剧《欢乐哈拉》（*Hellzapoppin*）的时候，突然灵光一现产生出来的；他的剧本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眉毛诞生出来一样。

这全是在胡扯。但是我告诉鲁宾逊："别急，我们得先缓缓。这次先放过他。"

很快，《我们牙齿的皮肤》这个剧本出书了。那本书还得到普利策戏剧奖，随后又获得托尼戏剧奖提名。出书后我仔细用一把5个齿的梳子把它从头到尾梳理过一次，发现将近250处疑似抄袭的地方——角色、主题等等，最后还有一句长达四行、一字不漏的抄袭。

我们继续写了一篇《谁的牙齿的皮肤？（第2部）》攻击它，一字一句比对。因此，他并没有得到评论家大赏。

因为《谁的牙齿的皮肤？》这一役打得漂亮，卡曾斯就问我们："你们还有什么精彩的东西？"我们就想，不妨给他《〈芬尼根的守灵夜〉骨架解

钥》的第一章试试看。他又将书转给曾经将我们拒之门外的布雷斯（Harcourt Brace）。这次，他们将第一章寄给了艾略特（T.S.Eliot）审稿，艾略特回信说："买下来。"

我们就这样出版了这本书。这也算是一种归返俗世的方式。苦劳少不了，但是运气也不可缺。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大萧条期间我在伍德斯托克住了很长时间，认识了一位也住在那里的艺术家。他有不错的名气，有画廊支持，创作风格相当合市场口味。有一年，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变。他经历了一次心理"崩盘"，并发展出一种更具才华、更大胆的画法。他将新作品带到画廊，对方却说："我们不想要。你原来的画风比较受市场欢迎。"

这真是让人傻眼。不过，成功确实可能反而变成某种陷阱。这点在美国尤其屡试不爽——我不认为其他地方也会这样。20世纪的许多声誉卓著的小说家，就展现出一个典型的模式，刘易斯（Sinclair Lewis）、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等，都是如此。他们的早期作品都是展现才华之作，接着，他们会写出一部在写作技巧上更臻成熟的作品，然后再写出一本突然捕捉到大众焦点之作。接下来，他们就会想循着这个风格，再写出赚大钱的作品，却因此开始走下坡……刘易斯是这个模式的最佳案例。他早期的一部部作品确实都是亮眼杰作，一部好过一部，但是在《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之后，他就彻底江郎才尽了。海明威也是如此。他的早期作品真是部部令人惊艳。但是创作《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之后，就……

这一点也适用于画家。我的意思是，谁会去不断重复自己之前的画风，像机器一样复制类似的画？一幅画要传递的信息不在于画些什么，而在于形式的突破。如果拘泥于一种单一的形式，你就变得呆滞了；生命也不复存在。

说到这里，该来讲故事了，我要讲两个遵循英雄之旅这个模式的小故事。你们可以试着把它们当作冥想的意象。

首先是《格林童话》中的第一则故事《青蛙王子》。故事从有只小金球的小公主身上展开。

黄金不会腐化，球面呈现完美的外形。这就是她——金球就是代表她的灵魂的那个圆。她很喜欢出宫到森林边缘去玩耍。故事发生在德国。我曾说过，森林代表了混沌。她坐在森林边缘玩耍，正前方有片小池塘，还有个小喷泉，那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她喜欢坐在池塘前耍着代表自己灵魂的小金球。她喜欢把球抛起、接住，反复地抛上去，当球下坠时便灵巧地用手接

住。她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仿佛一点都不厌倦似的，直到她失了手，球掉到了池塘里。

小公主的自性，她的潜能，就这样被地下世界吞噬。当这一切发生后，下面的那个力量就会召唤出小龙怪这个“守门员”：一只丑陋的小青蛙。水塘底层的青蛙是童话故事中的龙怪。

小公主的金球掉了，她开始哭了起来，她失去的是自己的灵魂。我的意思是，这真的很令人沮丧，生命中的能量和欢乐都失去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就这么溜走了。这类丧失同样出现在《伊利亚特》（*Iliad*　）中，特洛伊的海伦被“窃”走了，整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冒险于焉展开，因为希腊的诸王和战士有义务把她找回来。

小金球掉到水里不见了，出现在水面的却是小青蛙这个地下世界的居民，它问道：“怎么了，小女孩？”

她说：“我的金球不见了。”

青蛙从容不迫地说：“我会帮你找回来。”

“那真是太好了。”

它是只讲究公道的青蛙，因此它说：“那你要怎么回报我？”

她在寻找的这类恩赐，是必须放弃些什么才能到手的，其中要有某种交换行为。因此，小公主说：“我会给你我的金皇冠。”

它摇了摇它那绿色的头。“我不要你的金皇冠。”

“那我给你一件漂亮的衣服。”

“我不要你的漂亮衣服。”

“好吧，”她焦躁地问，“你要什么？”

“我要和你同桌吃饭，我要成为你的玩伴，我要和你同床共枕。”

她以为这不过是一只普通的青蛙，就放心地说：“好的，我同意。”

青蛙潜下水去，找到了金球。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青蛙也是这段冒险中的英雄人物。它为她找回了那个小玩意儿，她却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拿了金球就往家跑。

青蛙猛追在后，狂喊：“等等我！”不幸的是，它的动作不够快，而她超前很多，自以为已经把那丑东西抛在身后。

那天晚上的晚餐桌上，小公主和父王、母后一起用餐。在这座宫中，晚餐桌似乎离大门口很近。当他们正享用着美食时，这个湿乎乎的小东西扑通一声跳上了门口的台阶，小公主瞬间脸色惨白。

父王说：“亲爱的女儿，怎么了，那是什么？”

她回答说：“喔，就是一只我在外头碰到的青蛙。”

他是一位英明的国王，他问道："你做了什么承诺吗？"现在，道德原则出现了，人格面具情结来了——一切都是相关的。

当然，公主不能说谎，她承认自己曾作过承诺。

因此国王说："开门让它进来。"

青蛙就这么跳进宫里。公主很尴尬，只得在桌子底下挪出一点空间给青蛙，但是它不肯迁就。它说："不，我要到桌上；我要用你的小金盘吃东西。"你可以想象，这完全破坏了公主的用餐兴致。

最后，晚膳用完了，公主准备就寝。青蛙又黏了上来，在她身后一步步跳上楼来，敲打着公主的房门，说道："让我进来。"

她只得开门放青蛙进去。

"我要和你一起睡床上。"

弗洛伊德学派的那些人爱死这个故事了。

她再也不能忍受了。这个故事的结尾有多个版本，最有名的是她吻了它，丑陋的青蛙变回英俊的王子。但是我最喜欢的结尾是，公主这时抓起青蛙，将它掷向墙面。青蛙的外表裂了开来，从里面站出来的是位长相俊秀的英俊王子。

我们这才发现，原来王子也身陷麻烦。他被下了咒语，变成了一只青蛙。这是位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她则是位即将脱胎换骨成为女人的小女孩。他们俩原本都拒绝长大，进入成年期，现在借由对方的力量，方才脱离这种"拒绝长大"的神经症状态。当然，他们也立即陷入爱河，互换彼此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接下来，故事是这么发展的：第二天，公主将青蛙王子介绍给父王和母后。他们结了婚。接着，有一辆皇家马车来到前门。他果然是位真王子，前来的是他的专属马车，要来接他回到自己的王国，自从王储变成青蛙之后，那里就一直荒废着。这就是在中世纪圣杯传奇故事中的"荒原主题"这个核心意象。国王是国土的心脏，他若不完整，国土也会被弃置在一旁。

于是，新郎、新娘搭上了马车，准备离去。这时，忽然传出"砰"的一声巨响。王子问马夫说："怎么回事，那是什么？"

马夫回道："亲爱的王子，自从您离家之后，我的心上头横了4根铁棒，刚刚是其中一根断了。"

当然，随着他们越走越远，其他三根铁棒也一一断裂，马夫的心脏又开始正常跳动了。显然，马夫是国土的象征，国土需要王子的启动和治理的力量。但是年轻的英雄曾玩忽职守，拒绝召唤。他因此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前往他乡，但是他总算在另一个世界找到自己的小新娘。因此一切又都没

问题了，如果你们能够原谅我用双关语。

我格外喜爱这个故事，因为故事里的男女双方都身陷麻烦，他们都陷在井底，要靠对方来拯救才能脱困。与此同时，上面的世界也正等着王子归来。

另一个与它模式相同的有趣故事来自印第安纳瓦霍人。故事叫作《寻父双人组》（*When the Two Came to Their Father*），那是我参与的第一本书中的主题，该书由人类学家奥克斯（Maud Oakes）撰写，由我编辑并撰写评论。

这类美国印第安人的故事，通常都会有两位双胞胎英雄，一位主动外向，一位沉默寡言——向外的和向内的。

第一位年轻人叫“敌人克星”（Killer of Enemies）。他外向、积极。第二位年轻人叫“水男孩”（Child of the Water）。他是名智多星。他们的妈妈“变幻女”（Changing Woman），在太阳横跨天空时，怀上了这兄弟俩。

他们的住处附近怪兽横行，双生子的妈妈叮嘱他们：“出去玩时不要离屋子太远。你们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去，都没问题，但不要向北走。”

[书 .免`费`分`享V.信shufoufou]

不出所料，他们偏偏往北走。不打破成规的话，如何改变处境呢？母亲的禁令正是那冒险的召唤。

他们想去找父亲，想拿到武器好帮助妈妈并对抗怪兽。“彩虹男”（Rainbow Man）将他们带到已知世界的边缘，来到入口。而在4个方向的每个路口，都有一名守门人挡在入口：他们是“蓝沙男孩”（Blue Sands Boy）、“红沙男孩”（Red Sands Boy）、“黑沙男孩”（Black Sands Boy）和“白沙男孩”（White Sands Boy）。双生子逢迎拍马，哄骗诱惑，使尽手段，并告诉这些食人魔自己是要去从父亲“太阳”那里取得武器，守门人终于放行。

他们来到了已知世界的领土之外。他们来到了一个类似沙漠的地方，那里的景观没有任何特色。在那里他们遇见一位小个子的老妇，她的名字叫“老年”（Old Age）。她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男孩子们？”

他们告诉“老年”自己要去找父亲，也就是“太阳”本尊。她说：“那路途非常遥远。在你们到达那里之前，你们会变老，死去。给你们一些建议：“不要走我走过的小径上，朝右边走。”

好了，他们开始出发，然而他们忘了“老年”的叮嘱，竟然走上她走过的小径。他们很快变得又累又老，甚至要拄拐杖。后来，他们完全走不动了。

“老年”突然现身，大笑说：“哈哈哈！我怎么告诉你们的？”

“你就不能帮我们一把吗？”

于是，她先在自己的腋窝和耻骨下摩擦双手，然后再用双手摩擦双生子的身体。他们又充满了活力。“老年”说：“现在你们去吧，这一次记得不要再走我走过的小径了。”

他们在路边徘徊，这时看到地面有一小撮烟冒出来，那是“蜘蛛女”（Spider Woman）点的火。她是另一位魔幻帮手，是大地之母的化身。

她邀请双生子到她在地下的小洞稍事休息，并提供他们食物好恢复力气。她告诉他们路上会有些什么危险；她给了他们一个神奇小物，那是一支羽毛，并送他们上路。

接着，他们遇上了挡住他们去路的三项试炼：会刺穿人的仙人掌、会撞在一起的大石、会砍人的芦苇。“蜘蛛女”送给他们的羽毛可以保护他们抵抗万恶，他们把它握在手中，他们平安通过了试炼。

他们终于抵达环绕这个世界的大海洋——瞧，未知世界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现在他们面临如何横越海洋的问题，他们坐上羽毛，安全渡海。海上有个地方，海洋和天空会在那里会合，蓝天叠着蓝海，太阳之屋就坐落在天海交会的东边。现在，双生子来到真正的试炼和历险之地——到目前为止，他们碰到的都只是些预热的小测试而已。

太阳之屋旁边站着太阳的女儿——太阳本尊已出门进行例行勤务了。女儿问双生子说：“你们俩是谁？”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太阳的儿子。”

她很惊讶地说：“喔？父亲回来后，他会非常生气。我想我最好把你们藏起来。”她将双生子用四色云包裹起来，并将他们分别藏在两扇门之后。

那天傍晚，太阳本尊回到了家，从坐骑上跨下来。他的盾牌是太阳碟。他将盾牌挂在墙上，盾牌不断发出铿锵之声。接着，他转头问女儿说：“今天我看到两个年轻人来到这里，他们是谁？”

她说：“你答应过我，你四处游荡时会注意自己的行为的。那两个男孩声称自己是你的儿子。”

“好吧，”他说，“让我们看看是不是。”

太阳找到他们的藏身处，放他们出来，然后就出现下面这段在许多故事中出现过的例行情节：父亲开始测试儿子——在这个故事中，是两个儿子。他对他们施以各式各样的酷刑。他抓起他们投向安在4个不同方向的大木钉。双生子紧紧握住“蜘蛛女”给的羽毛，因此保住了小命。他又让他们吸食毒雪茄。他们还是紧紧握住羽毛。他将他们关进一间密室，想把他们蒸死，他们仍旧紧紧握住羽毛。最后他说：“你们确实是我的儿子，出来到隔壁房间吧。”

他在那里展开两件水牛皮做的披肩，并让双生子分别站在上头。雷声大作，双生子现在力大无穷，也拥了有自己的名号。他分别告诉他们各自的名号。他们有了合宜的身高，也拿到了所需的武器。

这就是“向父亲赎罪”，以及恩赐的取得。现在他们要回家去了。太阳本尊亲自把他们带到天空的洞口，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做了最终测试：你们的名号是什么？北方大山的名号是什么？东方大山和中央大山的名号又各是什么？

他们正确回答了所有问题，因为有两个小精灵在他们耳边轻声提供答案。小精灵一个叫“黑苍蝇”（Black Fly），另一个叫“微风”（Little Wind）。我听说若独自走在沙漠中，会有一只大苍蝇飞过来停在肩上——或许你们也曾见过。这苍蝇被印第安人视为“圣灵”（Holy　Ghost）。这是来自灵魂的造访，它们会轻声细语说出所有答案。

双生子顺利通过考试，接着来到中央大山——世界的轴心，这相当于新墨西哥州纳瓦霍部落的泰勒山（Mount　Taylor）。山脚下有一个大湖，湖里住着原型怪兽——单是杀掉有具体形貌的怪兽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先杀死这个原型。它的名字叫“孤独巨兽”（Big Lonesome Monster）。耐人寻味的是，他也是太阳的儿子。

这种怪兽的特点在于它们会将影子误当作实体。“孤独巨兽”看到双生子在湖面的倒影，就以为湖面倒影是它的敌人。因此它决定喝掉湖水，直接生吞双生子。它就牛饮起那湖水，并努力消化，接着又再度吐出湖水。但是双生子还在那儿；他们在湖的对岸，湖面上再次映出倒影。怪兽就这么重复了4回，最后，终于筋疲力尽。

双生子这时趁机挺进，想杀死怪兽，在太阳本尊的协助下，他们最终毁掉了“孤独巨兽”——瞧，父亲一直最疼爱双生子。

杀了怪兽之后，男孩们终于踏上返家的归途，他们沿跨越阈限之路行进。

这里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你可以在许多神话中发现的小小主题：恩赐不见了。双生子必须再度通过进入阈限才能够回到家。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处身于纯粹太阳力量的场域。现在，他们必须回到属于女性力量的领土，太阳的凶猛能量在那里才能被软化，并调和到生命之中。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每次宙斯去私会那些凡人美女时，都要刻意伪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神明的万丈光芒凡人是承受不起的，她们也会因此丧命。可以这么说，这时水来与太阳之火必须正面交锋。

这是个必须有英雄运行的世界；在完成他们的神话行为之后，他们现在

要去进行务实的行为了。然而，在双生子再度跨越阈限回去时，他们失足跌了一跤，父亲给他们的武器断裂成了碎片——他们两人的武器都没了。

接着登场的是一位名叫“说话神”（Talking God）的神祇；他是母系神祇的男性祖先，因此他代表二者的合体。他的鼻子是玉米秆做的，双眼的上眼皮代表男性的雨，下眼皮则代表女性的雾。他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物。他给了双生子新的武器和建议。他们于是前去对付在他们家附近捣乱的怪兽，并杀了它们。当双生子和四只大怪兽斗完之后，他们也虚弱得奄奄一息。

接着，众神祇从天上下来，对他们进行一场仪式并治愈了他们。那是什么样的仪式呢？那就是我从刚才说到现在的故事，他们的生命故事。那是精神科医师在治疗病人，了解他为什么和自己的无意识失联时所做的事。众神祇引领双生子经历这个小小的心理剧，双胞胎英雄终于再次和其生命之路的动力接轨了。

这个仪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由纳瓦霍国（Navaho country）一位名叫杰夫酋长（Jeff King）的老巫师，为奥克斯进行过。那时，美国政府正在劝诱纳瓦霍男性去从军，因为纳瓦霍语可成为敌军无法破解的秘码——德军和日军都没有懂纳瓦霍语的人。当纳瓦霍男孩拿到征召令之后，杰夫酋长就会为他进行这个仪式，以将他转换成一位战士。这个仪式要进行三天三夜之久，在那段时间内，整个故事都会以歌曲和画画的形式来完整重现——以整整多达18张、棒得不得了的沙画来重现整个故事。其信念在于将这些牧羊之子转变成战士，因为当兵打仗和闲居村落的心态完全不同。

现在，这种通过仪式让一个人变得和过去大不相同的事情，我们是不会进行的，这因此会有一大堆因为“心灵没怎么准备好”而产生的精神崩溃。而这就是这个神话要解决的问题——它是个战士的神话。

老杰夫酋长后来被厚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Cemetery）。他也曾经协助美国军队和印第安阿帕奇人交战。他为这些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孩搬出压箱宝，进行古老的战争仪式。所以，他是在从实用的角度为他们进行这个仪式。

那么，那些被找去打仗的纳瓦霍男孩的历险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从族群生活进入了战士的生活。他们必得经历某种转化——那就是入阈限，就是他们被征召令硬拖过去的入阈限。

《奥德赛》的故事正好相反，它讲述了一位战士的“事后汇报”。他必须设法回家，将他手下的战士留在身后，并回到女性巧手布置的温情世界。

如今，在人们成长的路上，并没有神话可以协助渡过这些转换点。我们可以求助于古老

神话的断简残篇，也可以转向艺术。

最近，乔治·卢卡斯邀请我和我的太太琼去他在马林郡（Marin County）的家中看了《星球大战》这部电影。因为他说这部电影就是依据我书中的英雄旅程这个概念拍成的。我有30年不曾看电影了，这次体验真令我惊叹！

这是一场超现实的体验。第一天早晨，我们观赏了《星球大战》。当天下午继续看了《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 ），晚上又接着看了《绝地归来》。这里头都是我熟悉的神话主题，这点毫无疑问。我立即成为乔治·卢卡斯的粉丝，对这位年轻人佩服至极。他拥有艺术家的想象力，对他的观众也很有责任感，知道自己的电影一定要传递有价值的内容。面对无尽银河的想象，他拥有的是早期诗人也曾体验过的某种开放场域。譬如说，当阿果号（Greek Argonauts）的船员来到黑海这个当时人迹罕至的地方时，他们可能碰到各种稀奇的怪兽和民族——亚马逊女人国，等等。那是一张可供想象力驰骋的全新空白页。

当我看这几部电影时，我意识到他是在有系统地运用他从我的书中学习到的原型——他是这么说的。譬如说，在《帝国反击战》中，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直接冲撞他认定的威达（Darth Vader），也就是“阴影父亲”这个人物。他杀死这个人物后，才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脸，才知道这个人物其实是他自己。

正如我说过的，《绝地归来》的结尾很细致地处理了“向父亲赎罪”这个主题；这也是这个电影系列的大方向。这个系列其实是个三幕剧的结构：冒险的召唤、试炼之路、最终的试炼，此外还有与父亲和解以及跨越阈限的归返。

我很高兴自己的这本小书发挥了我希望它能带来的影响，即启发了其作品确实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艺术家。《千面英雄》被两家出版社拒绝过，第二家还问我：“谁会读这种书呢？”现在答案终于揭晓了。

艺术家是神奇的帮手。他们会唤起象征和主题，让我们得以和自己的深层本我接轨，他们在我们生活的英雄之旅上能够“一路挺到底”。

> 艺术家是神奇的帮手。他们会唤起象征和主题，让我们得以和自己的深层本我接轨。

文学评论家和研究生经常玩的游戏就是去讨论某位作者的特殊影响力——他们就是这样从作者那里获得写作点子和风格的。当创意的运作正起作用时，一位作者就好像置身于“毕

生回顾展”一样——童年的意外，听过的歌曲，读过的小说、诗词、小册子……他的创造性想象将这些经验通通拉出来，并将它们放入某种形体之中。

所有你从小就熟悉、就能够与之产生共鸣的神话，就是你能够“就近取材”建构出生命形貌的质素。这些东西值得细想的地方，在于它们在你的生命脉络中，是如何彼此发生关联的，而不是它们和那些与你不相关的外在事物的关联（不在于它们和北美大草原或数百年前亚洲热带雨林的关联，而在于它们当下的意义），在它们的前身意义之外，你要去放大你自己对它们在你生命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

在昆达里尼大蛇延着脊椎往上爬升的这段过程（注意，这是另一类英雄之旅），最后要克服的障碍会在从第六个脉轮转移到第七个脉轮之际，这时会有个阻碍出现在自性与其所爱之间，也就是宇宙之王（Lord of the Universe）这个既是世界本身又超越了这个世界的神祇。但这条界线是什么呢？在此之下所有事物都成双对立，在这条线之上既没有存在也不见非存在。这条线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玛雅。

> 在此之下所有事物都成双对立，在这条线之上既没有存在也不见非存在。这条线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玛雅。

玛雅这个字来自mā这个字根，意思是“建立或测量”。玛雅有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称为暧昧的力量，它会让我们对纯粹之光的理解模糊不清。第二种力量称为投射的力量。它会将纯粹之光转换成现象世界的形貌，就好像一面棱镜会将普通的光线折射成彩虹般的七彩颜色。这就是将超越界转变成我们的所知以及一切万物所属的时空世界。

如果你将各种颜料排放在一只碟子上，并旋转这只碟子的话，颜料将最终呈现出白色。这个世界的颜色是能够被扭曲、改变的；它们可以以一种非常艺术性的方式被加以安排，而让你得以通过它们经验到真实的光亮。这就是玛雅的揭示力量——艺术的功能就是在为这个目的服务。艺术家要能将这个世界的客体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摆放在一起，好让你能够通过它们体验到那光亮，那等同于我们意识状态的光辉，而所有隐藏起来的事物，也能够在我们以适当的角度看到时，显露出来。

英雄之旅是宇宙共通模式之一，通过这个模式那光辉得以明亮再现。我认为优质的生命就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英雄旅程所组成。一而再再而三，你会听到召唤，要你前往冒险的领域，要你进入新的界域。每一次你也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我胆识够大吗？而如果你够大胆

的话，那里是会有危险，但也同样会有助力以及大满足或大失败。惨败的可能性会一直都在。

但同时你的内心也会有获得真实喜悦的可能性。

Mythology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第四部分

对话

PATHWAYS TO BLISS

There is no experience of life that doesn’t have dualism and yet doesn’t have the experience of oneness behind the dualism as well. The primary mythological motif is that of helping you to experience what Jung calls the coniunctio oppositorum, the conjoining of opposites.

我教她们神话的用意,就在于提供“以灵性的方式，从生命旅程后半段的角度来解读这个世界”，那就是英雄的旅程。

男性听众[61]： 你之前提过金字塔和大教堂。你怎么看人类当代的这些纪念碑和成就？

坎贝尔： 我认为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登陆月球。当然，会有这个成就不是因为人们的动机在于登陆月球有何经济价值。其实，如果你循线追踪下去，每一次经济获胜都伴随着梦想的失败，很多乐趣都丧失了。

我认为这个世界在靠着疯狂的事物来维持。经济效益日后自然会出现——这一点不需要怀疑。因为太空计划，如今厨房里已出现各种新产品——烹调方便又易清洗的各种新器材等这类新玩意儿。但是梦想的眼界才是真正重要的。

男性听众： 你对阿肯色州那座巨型基督雕像（Christ of the Ozarks）怎么看？（笑声）那山丘上架了一座会弹奏音乐的巨大十字架，整个山丘也点满了照明灯。[62]

坎贝尔： 有人想告诉全世界他很兴奋。（笑声）那没什么问题。那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只是他找上的，刚好是一个经典的原型意象。但是，这个巨型雕像的意义何在呢？当圣保罗说："我活着，但那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的心里。"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像这样把基督高放在一座山上。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当你心中的基督现身时，你怎么处置它？你是将这意象珍藏起来，让它成为你生活的动力，还是把它高放在山上，让所有人为它吵个不休？这是个很难的问题。

女性听众： 坎贝尔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你又怎么看待上帝这个意象？

坎贝尔： 要回答这个问题，真是太有意思了。"坎贝尔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

“喔，我的工作就是读神话、写神话。”

“喔，这很有意思。我读过布尔芬奇（Thomas Bullfinch）版的神话，真的好有趣。”

我会说：“好吧，我受神话吸引的程度，比那要深一些。你相信上帝吗？”

“是的。”

“太好了。上帝是男是女？”

阿伦·瓦兹（Alan Watts）曾谈到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从太空出任务回来的故事；当场有位自以为聪明的记者问航天员说，既然他刚从天堂回来，他见到上帝了吗？“有的，”航天员回答道，“上帝是位黑人女性。”[63]

因此我问那个和我对话的人：“这件事你怎么看？上帝是位男性？那好。他是住在上面？还是在下面？他身边有任何人吗？他独自在那上头吗？他是个理性的力量吗？还是一种道德力量呢？是肯定？是否定？是进步？是意识？是无意识？是人格化的神？是非人格化的神？他在你的心里，主要是以女性化外形还是男性化外形出现？”

当然，在印度的萨克蒂（Śakti）崇拜中，女神是最大的。在犹太教的男性崇拜中，耶和华是最大的。你可以问问你自己这些问题。看看你自己的上帝意象是怎样的。

至于我对上帝意象的看法，好吧，阿伦·瓦兹曾问过我是遵循哪一种精神修行。我告诉他：“我在书上的重要句子下面画线。”

重要的是你接近它的方式。

弗罗贝纽斯就描述过刚果狩猎民族矮人部落俾格米（Pygmy）的某种奇妙仪式。弗罗贝纽斯曾经在非洲进行过约20次探险，其中有一次是由二男一女三位俾格米人带路。当他们最后终于没食物可吃时，弗罗贝纽斯问这三位俾格米人说：“你们可以到外面去抓一只瞪羚给大家吃吗？”

俾格米人愤怒地瞪着他。“去抓一只瞪羚来吃？就这么简单？我们是要有准备步骤的。”他便跟随他们去完成准备工作。俾格米人做了些什么呢？他们爬上一处顶部光秃秃的山丘，清除掉上面的矮树丛，并在地上画了一只瞪羚。接下来他们要等上一整晚，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其中一位俾格米男子站了起来，手握弓箭朝向太阳将升起的方位，然后将箭射向地上画的瞪羚，射中了它的脖子。与此同时，那名女子会举起她的双臂。你们可以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壁画中看到这个意象——女子高举双臂，而男子射出一支箭。完成仪式之后，一行人

走到平地上，开始真正追踪一只瞪羚。他们将箭射入瞪羚的脖子。

换句话说，男人猎捕瞪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行动，而是以生命力量（也就是太阳的力量）的代理人的身份做出此举的。

这就是仪式运作的方式——在于让你自己认同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再来讲一个关于日本武士的故事——你们有些人可能曾听我说过。武士的主人被杀了，当然，武士已经宣誓要绝对效忠君主的。现在他的责任就是去杀死凶手为主人报仇。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武士终于把他的仇人逼到角落，正准备用武士刀这个自己荣誉的象征来杀死仇人。被逼到角落的家伙又急又怕，于是就向武士吐口水，武士竟然收起刀，转身离开了。发生了什么？他突然放弃为主人复仇，是因为他被吐口水的行为激怒了，而真正的武士不会在盛怒之下因为个人因素而杀人，这么一来就会毁掉整个复仇大业的精神。

这与俾格米人的狩猎行动极为相似，是一种神话的态度。你采取行动时，不是依据你个人、个体的生活，而是带着你作为某种运行于你体内的宇宙力量的祭司的感知而行动。而我们也通通身处其中，面临的问题就是与之取得平衡，并同时拥有自己的人格。

男性听众：　你曾说过超越二元性、超越成双对立的世界。你可能在这一世做到这点吗？

坎贝尔：　生活经验中必定会有二元性，然而，二元性背后也必然有一体性这种经验。因此我认为，神话的首要主题就在于协助你去体验到荣格所谓的“对立面的结合”（coniunctio oppositorum）。它们无论如何都能够融入对方，或者能够与对方保持优美的平衡——像一支舞蹈。双人舞的美妙之处就在于那是处于和谐关系的成双对立。

每当我想到网球比赛，有个念头就会出现在我心中。网球比赛要能进行下去，就要有网子两边的对打。如果你赞同网球比赛这回事，你就得遵守自己一次只能出现在网子某一边这种规则。而且你必须对自己这一边坚守立场，否则就打不成比赛了。所以，你要认同自己的特性、你在这场比赛中的角色、你究竟是在网子的哪一边，然后坚守立场。但这并不是说网子另一边的那个人和在网子这一边的你，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你们的对立是针对比赛。你懂我的意思吗？

神话可能看起来好像是在相当不同的层次上运作，但是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一双对立好了：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以及被他屠杀的龙怪法夫纳（Fafner）——这是典型的英雄跨越阈限的屠龙行为。英雄和龙怪是对立的，但是英雄只有在尝到龙怪的鲜血，并将龙怪的特性整合到自己身上之后，才能听得到鸟鸣，并知道鸟儿在唱些什么。除非你接受了之前被排斥的那部分自己、接受了原本被视为他者的自己，否则你将无法和同时包括你和他者的自然原

力接轨。正是因为你生命中的事件——你的家庭、你所处的社会、心脏病以及各种打击，你才会变成这样而不是那样。但是你的内在具有相同的潜能。荣格心理学在这里作出了很重要的论断：你不需要认出另一个你，就能够去同化另一个你，并辨识出另一个面向所代表的你。

而绝对二元性的神话出现，就是在琐罗亚斯德的时代之后，从近东冒出头来的那些神话。琐罗亚斯德教主张，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互相竞争，他们的竞争创造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你必须和光明之神结盟，一起对抗黑暗之神。

在其他传统之中，这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会成为已经超越成双对立的“存在之存在”的左右护法。甚至在《圣经》中也能找到这类提示，那是在犹太人被驱逐到巴比伦，接触到琐罗亚斯德的观念之前所写成的篇章。在《以赛亚书》（*Isaiah* ）中，天主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64] 这是一位超越了二元性的神祇。而且，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位神所做的一切，如果是人类的所作所为的话，一定会被视为恶魔。譬如说，在《约伯记》（*Book of Job* ）中，上帝的行为简直可以用凶暴残虐来形容——从人类的立场来看。甚至在某些地方，还会冒出所谓的“不得了的神圣面向”（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既让人目眩神迷又让人毛骨悚然。通常来讲，耶和华是属于道德秩序的神，会清晰划分善恶。但是，看看他是如何为自己加诸在约伯身上的行为辩护的吧，你该明白，他属于某种超越道德的力量。

记得吗？在亚当和夏娃吃下苹果之前，他们对于善恶是一无所知的。事实上，知晓善恶的区分，就是所谓的“堕落”。因此，如果你想要进入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状态，你就必须再度回到善恶出现之前，并且明白善和恶是“超道德”原则在时空场域、在网球比赛中运作的一种形式。

好了，如果你的动力就在于确立你的自我和你那足以“摧毁其他人”的自我价值的话，你就会这么想：“我超越了善恶，因此我可以随心所欲，而不用管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这么一来，你就成了危险人物。你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但是，如果你被教化过、是个文明人的话，“爱”就是使你生气蓬勃的原则，而不是暴力和欲望，那么你就无法不觉察到——正如同基督一样，上帝是公平的；如果你想与你在天堂的天父一样——不论所谓的“一样”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就必须认识到，你所认知的公平或不公平，都不是“天界”所认定价值的最终定义。我并不是指你不可以为自己的价值奋战、捍卫它们——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战争的神秘之处：人们为价值而战、被杀、死去，但是在那争战之中，他们认识到，敌方在上帝面前，也同样是为正义而战，事实本就如此。

这就是我们西方的传统，它就出现在基督自己所说的话中。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所有这

些深度事物、所有这些最终事物，都会被转译成务实、道德化的词汇——你应该、你不应该，这些词汇对社会是有利的，也对那些被“诱拐”进社会的人是有益的。你会先被“诱拐”加入社会，接着你又被诱拐进入生活的智慧，我不得不说，每次都会更深入些。

伊甸园内若是只有亚当，就什么戏都别唱了；他很无聊，上帝也很无聊，整个都是死气沉沉的，直到上帝带来乔伊斯口中的“来自亚当侧边的‘肉片大小的伴侣’（cutlet-sized consort）”。肋骨登场了，一成为二，而生命、时间实际上就从这一成双的对立开始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因为注意到我所教的学生身上的某些事物，而感到困扰——也就是“男女通用”这个观念：相同的发型、相同的穿着、相同的活动。这样就失去了张力。我认为生命能维持张力比释放掉张力是一个更大的恩惠，因为所有的生命活力都来自张力。通过电话线携带声音的电力有正有负；如果没有这些正负极的对立，就不会出现声音的来回传送了。

然而，重要的不在于男性主导或女性优先；要占主导地位的是“对立面的结合”。

譬如说，在婚姻之中，什么是最珍贵的？是婚姻本身还是男女中的一方呢？如果先生认为自己最了不起，而太太认为自己才是最珍贵的，那婚姻就难以存在了。但是如果他们两人，经历过他们因为互相对立而带来的极大痛苦后，还能够保有“婚姻本身才是最珍贵的”、“珍贵的东西潜藏在成双对立之外”这些观念的话，那么，他们便立于一个好的起始点了。

我的朋友海因里希·齐默尔就认为，男女关系正如一种创造性的对立、一种创意的冲突。其中的平衡点就在这个张力之中；就好像网球比赛一样。网球比赛的说法不是个坏主意。比赛时球必须要来来往往，双方的选手也必须一路奋战到底，这样才会有一场精彩的比赛。当你生气、打斗的时候，你会顺意而为——我的老天，如果你还记得这只是场比赛，要为对手考虑，而不是一路捍卫自己的立场的话，你就打不好。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你不了解比赛之外的对方。

曹洞宗的伟大禅师道元说过，二元性是被认可的，但是这一点不会阻碍统合的知识。你虽然强调二元性，但是二元性本身并不会阻碍对这个统合的认知。这一认识可丰富你的人性。

这就是骑士之战的本质：两位骑士互斗，但他们也都认可对方是位高贵的骑士。而狂热分子则失去了这种平衡，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那是一种我们必须面对的残暴怪物。

女性听众：　《圣经》能够用这种神话的方式来解读吗？属于基督教、犹太教传统的各种象征，都能够被解读为对成双对立这个场域的超越吗？

坎贝尔：　你可以在《圣经》里头随处找出些片段来协助你、丰富你的生活。你不用把《圣经》弃之如敝屣，但是你必须重新阅读它，因为正统的读物通常较不受重视——完全只注重字面的意思。这么一来，就会有两套运用同一组象征符号，却互相冲突的神话，并各自把它们分属于犹太教或基督教的系统——这两种传统的正教立场都是善恶对立，人神分离。但是这些象征中的每一个，若是从超越成双对立的角度来解读的话，都会让人动容的。诺斯底派（Gnostic）和卡巴拉派（Kabba　List）则会通过更加神秘之眼，来看那些相同的象征符号。谨记天主是怎么对以赛亚说的："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段话让天主高高立于被动的成双对立之上。那比正教传统中的上帝有更大的格局。

耶稣身上有某个非常强烈的东西，但在基督教的实践中却十分罕见。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65] 爱你的仇敌？假如说仇敌代表了你应该谴责的所有事物呢？假如说仇敌就是希特勒呢？你能够付出那种爱吗？如果做不到，你还敢说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吗？

因为你有人格面具系统要维护，所以希特勒必须被你视为敌人。你从小到大被教导的善恶标准，和他所代表的并不相符。因此，你必须捍卫你所代表的。但是你有办法爱他吗？这种爱会让你处于观看网球比赛的位置，虽然你也正在热战之中。你清楚我的意思吗？你现在处于裁判的位置，但你同时也要代表你所属的球队比赛。这是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基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66] 基督把这段话解读为神启，一种几乎等同于佛教的"与整个创造、造物主合而为一之感"的认知，而另一方面，正教对神启是冷漠、无感的。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67] 他因为这句话而被正统教派钉上十字架，因为人和上帝不可能是同一人，但是耶稣却说他们是。哈拉智在900年后也因为同一个理由而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后来，当教会想要让这事说得通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既是真神也是真人"这个教义。但这不是耶稣所说的；他一直称自己为人类之子。然而，他也和天父是同一人。这些都在《圣经》里头。

女性听众：　科学怪人（Frankenstein）这个意象呢？我儿子10岁，他对科学怪人简直迷疯了。

坎贝尔：　有许多神话主题，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侏儒这个艺术产物的炼金概念。当然，这类概念的最高级代表出于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分的第一幕中，浮士德在工作室中忙着什么，最后产出了小侏儒这个瓶中人造艺术。那里头侏儒象征着新人类的诞生、童贞女生

子，小瓶子是童贞女的子宫。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艺术品，而不是来自自然，是精神纪律和技术的产物而非身体的产物。

一般人总以为炼金术士是在协助大自然从粗糙的金属中提炼出黄金，但其实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黄金本身，而是灵性的黄金。精神的传递是一桩没完没了的生意，在这过程中就会把自然的错误抛在身后。《科学怪人》中的怪物代表自然的失误，也就是本以为已抛在身后的错误，等等。

我很好奇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乌有之乡》（*Erewhon*）。这是一个关于发明了机器的人们的故事，那是一个会帮人们工作的机器人，正如闪米特人传统中的诸神创造出人类来帮它们照顾花园一样。现在，人们发明机器来帮他们做事。但正如古老故事中的人类反抗神祇一样，在《乌有之乡》中，机器也会反抗人类，《科学怪人》中的受造物也会反抗创造它的主人，这个受造物被起名叫“亚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好了，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吸引我们呢？我想原因不止一个。其中之一在于，人类一直有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想法：把老旧的世界抛在身后，创造一个不会有“人一过了三十就会犯错误”的新世界。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强调美好、良善，谈论上帝的爱心、仁慈的新世界一直让人类着迷，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等式还有另外一边，另一边是那些被删除和被压抑的，所以会在精神上创造出一个只有真善美的世界来加以平衡。

荣格就指出，人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全是爱。但是一翻到《保罗篇》，那里就立刻出现惩罚罪人的可怕事情。《圣经旧约》中也不乏这种忽起忽落。《诗篇》中都是对主的赞美诗，但一到约书亚，突然转而充满对即将发生之惨剧的欢欣之情，对一座座城市将被夷为平地的高兴欢呼。这真的颇具震撼性。

男性听众： 在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中，怪物并不是个丑陋可怕的东西，而是个可爱的受造物。当电影公司制作这部影片时，他们认为这个受造物必须有让人憎恨的理由，因此便把他丑化了。他是个美丽的受造物，让怪物露出另一面的一定是创造他的那个人的某些内在东西。

女性听众： 但这是不对的，人类创造生命……

坎贝尔： 只有上帝可以创造万物。当然，正如有人说的：“只有上帝能够创造出蟑螂。”

女性听众： 你能够谈谈女性的英雄之旅吗？那和男性的英雄之旅相同吗？

坎贝尔：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神话以及大多数的神话故事，都是来自男性的观点。我当年在写作《千面英雄》这本书，想论述女性英雄时，我不得不去童话故事里试运气。童话故事是女性讲给小孩听的，里面会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多数伟大神话都是由男人“编织”的。女人太忙碌了；她们要做的事太多了，没空坐下来想故事。

女性听众：　我在各方面都没有英雄认同的问题。我一直以来都在和我的阿尼姆斯“交流”。其中一个过程是经由“文艺复兴嘉年华”（Renaissance Fair）带出来的；在那游园会里，我对那些刀剑产生了极大兴趣，那种身为骑士的感觉、塔罗牌中的整套装备、那种权力感……所以我就买了一把骑士用的匕首，有一阵子我无论去哪都随身携带，晚上我会握着它，会把它别在我的裙子上……就只是想感受那种阳刚的能量。

坎贝尔：　你若在纽约那样，会被逮捕的。（笑声）

女性听众：　我必须承认许多人并不理解。（笑声）我甚至跑进男洗手间，去贴近阳刚的能量。我走进一个隔间，关上门，我可以从下面看到男人的脚，那些脚看起来其实和女性的脚没什么差别，可能只是比较粗壮一点而已。

男性听众：　它们的意义何在？

女性听众：　什么？那些刀子吗？（笑声）我已经在心中和神话原型打交道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自己能够认同王子、国王，这一点也不亚于自己对公主的认同。事实上，如今，我的部分过程在往回发展，回过头来与女性和女神做更多接触：伊西斯（Isis）、阿耳忒弥斯，甚至会吃人的母亲卡莉（KālīMa）。

坎贝尔：　你的故事是双面的。首先你找到了男性的力量以及那把匕首，但你也因此远离了女性面向。现在你又踏上归返之路，带着你的女性特性，回过头来整合这个发现。

女性听众：　当然，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奇怪，而且大部分人并不了解——我的意思是，我真的爱上了那把短刀，那种手感。接着，我开始去冥想塔罗牌。一开始出现的是“剑”这组牌，接下来是“骑士”，再接着，我就真能够和“国王”交心，但最后出现的是“剑之王后”（queen of swords）这张牌，那是很棒的权力原型，却是位女性。[68] 在某个时期，我还搜集了好几套不同的塔罗牌。我会拿出大概12张不同的“剑之王后”，盯着它们一直看，一直看。我的手中握着我的短刀，眼睛注视着那些塔罗牌，握着短刀，看着塔罗牌，就这样一直下去——直到我真的内化了那股力量为止。

坎贝尔：　这是女性和阿尼姆斯关系这个问题的一个美好案例。我是这么看待其中的差异的，出发寻找并发现短刀位置的男性，就不会有“发掘自己内在女性”的问题。男性不会有

发掘自己内在女性的问题，是因为在男性的生活和身体中的阴性因子，与你身体内的阴性因子相比，无比轻微。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和身体所提供的会有很大差距。这是比例的问题。

正如你所说的，我太太琼也总是说她在和男性英雄产生联系时，并不会有困难，因为男性所代表的是指向某个特定、具体作用的女性力量代理人。

然而，男性的身体欠缺对自己本性和女性本性的回忆，而女人的本性早就自动出现在体内。我20多岁时曾经和我姐姐爱丽丝一起住在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我姐姐是位雕塑家，她的朋友们也是，所以，与我当时“同居”的都是艺术家，其中有许多年轻女性。我注意到她们一位接着一位，在接近30岁的时候，出现婚姻问题，我姐姐也不例外。这个咒语开始缠住她们：现在该结婚了，该生个小孩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勉强结了婚之后，却很快出现离婚问题，生活简直是一团糟。艺术生涯也支离破碎，因为一个人除非能够整天投入而不受干扰，否则很难认真发展其艺术事业。然而，这种一团糟的事就不会发生在男人身上。当然，你找到的是短刀，她则是找到雕刻刀。但接下来就是女人的召唤了。当女性召唤男性的时候，男性只要出去和对方结婚就好，在外头的可是一名活生生的女人，她很自然地就该在那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认为这是女性旅程的重点之一，那是需要好好处理的、相当沉重的天赋本性。

我曾读过一段和瑜伽有关的耆那教文字。耆那教瑜伽很极端；其观念在于真正地放弃自己的本性。他们称之为终极解放（kaivalyam）——全然和来自身体的召唤“断根”。那是素食主义者的原始初衷：断绝一切杀生、一切以死为生的生活。不杀生，任何形式的杀生是禁止的，当然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所杀灭的是你想要活下去的欲望。其目标是在断绝所有生之欲念的那一刻死去，不带任何怨怼或一丝一毫这类情感。这种特殊的瑜伽并不适合女性。她们的体内有太多生命了。这让我突然想到：那就是生命对女性的召唤，整个身体都在告诉你，你已经和我断了联系。而男性没有这个问题，至少程度不同。

是的，女性也可以遵循英雄的旅程，但是还会有其他的召唤，也会有另一种关系要求于你，要求你去响应你所化现的那个自然场域。

女性听众：　另一个对我相当有帮助的经验，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投入其中的萨满教（shamanism）。正如你提过的，在萨满文化中，男性和女性其实并没有差异——他们不会特别去区分女性巫师或男性巫师；巫师就是一位被召唤者。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这真的很有震撼力。

但是，有个小地方，我可能会对你有点小挑剔，因为我真的感觉到你身上有传统的遗毒

，那是属于你个人的部分，你看待女性和男性是不同的，在这方面，我不确定自己和你的意见相同。

坎贝尔：　就是这两种体验方式，这样就是全部了。我很乐意自己能有10分钟的时间变成真正的女性，去体验男女的不同之处。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结了婚，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婚姻会干扰我阅读。（笑声）这是真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每一次我和某位年轻女性深入交往，我就感觉到有压力，生命很沉重。这种沉重感，这种有个人对我重要得不得了的感觉，让我觉得那些小烦恼变成了像山一般大的问题。我会因此大感吃不消，所以就逃掉了，但很快地，我发现自己和另一位女性交往，又感受到同样的压力：糟糕，又来了！

男性听众：　“黏”上女性的是房子、孩子以及这趟旅程所带来的其他东西。它们不见得要一起出现，但就是会这么觉得……

女性听众：　怎么女性的看法和你一模一样！（笑声）我对男人也有同样的感受！（笑声）我是必须留在家中的那位！（笑声）我自己单独出门时，会觉得轻松又自由。

坎贝尔：我的感觉是，那些男人是想找乐子，但我对那些不感兴趣。（笑声）

女性听众：那是真的，我同意。

女性听众：他们想找乐子，他们也很沉重。

坎贝尔：　所以他们需要找乐子。（笑声）好了，我们终于达成共识，那就是男女的不同，不是吗？

女性听众：　我想女性同胞不会同意。你对婚姻的“构想”将拖垮你。我的感觉是，天呐，我有这么些美丽、聪明的女儿，她们难道只能被某个男人拖住，整天待在厨房洗盘子，而完全无法发挥她们的潜能吗？她们难道就只能天天清洗脏衣物、除除尘吗？

坎贝尔：　我姐姐和她的朋友，她们不洗盘子，她们做雕塑之类的各种活动。然后她们的身体会感到：“喔，糟糕，我有什么东西漏掉没有做。”如果你的女儿不想洗盘子，就让她们做她们爱做的，看看她们发展得如何。

女性听众：　但身体是不等人的。我有位年龄比我稍长的朋友，位高权重、非常成功。她说：“我的生理时钟不等人，我应该生小孩吗？还生得出来吗？”

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朋友圈

坎贝尔：这无可避免。

男性听众：问题在于要去实现你的生物使命还是你身为人类的使命。

坎贝尔：不，不需要这些冠冕堂皇的字眼。（笑声）

男性听众：那么找一个“低调”一点的字？

坎贝尔：职业使命。

女性听众：　难道不可能二者兼得吗？难道一个女人无法同时既做母亲，又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个男人难道无法同时身为父亲，又去进行骑士的历险吗？

坎贝尔：　喔，这是可能的。我不是说这件事从未获得过解决，我是在说，使得男女在实现目标时获得的实际成就有所不同的典型痛苦，通常来自怀孕生子这类身体召唤的力量和重量。而男人就可以回避掉这一切。

当然，“女版”的人类被逐出生命的极端案例就是要求“女性止步”的希腊圣山（Mount Athos）。在中世纪的修道院，如果有女人来到门口并进了门，就算是因为她身陷危险之中，守门的人也要因此受罚。

来自身体和天性的召唤，对女人非常有效力，对她自己而言是如此，和她有关系的男人也会受到影响。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之中，乔伊斯就以印度教的观点指出，女人就是生命的能量原则。而男人，可以说他只想要一个人自由自在。但是当女人走过他身边时，男人就会被启动；女人是那启动者。

这就很有意思：在北方、在欧洲和中国的系统中，你常常会听到阴阳这类东西。男人是进攻者，是主动的，女人是接收者，属于相当被动的面向。而印度并非如此——事情刚好相反。男人在心理上总是对其他事物感兴趣，这些兴趣又会很快消失。女人会说：“在那最后一个永世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让我们再过另一个永世吧……整个世界再从头开始不也很好吗？”男人就会想：“是啊，是这样。”[69]

男人因此被引诱到行动的场域。在印度，女性原则是“萨克蒂”，她是由脊柱升起的大蛇力量，是能量的整体流动，在它的所有面向皆是如此。在印度，女神的大庆典是杜尔迦法会（DurgāPūjā）。杜尔迦是她的面向，她是位手中握着剑的千手女神——当你握起你的短刀时，你就是在扮演杜尔迦女神。Pūjā的意思是“典礼”。这个庆典会持续三周之久。

这个主要意象来自一个神话故事，故事中有位牛头瑜伽术士，他的精神高度集中，已经

凌驾于所有神祇之上。没有一位神能够驳倒这位怪物级的瑜伽士。因此，他们围成一个圆圈，将他们的能量送回他们来的地方，然后一朵黑云出现了，从那朵黑云里头走出了千手女神。她的每一只手握着不同神祇的象征。所以，男性力量所代表的就只不过是女性这个能量的特定的折射和定义罢了。女性是能量的来源，而男性只不过是能量在某一个方向的细节而已。

因此，我认为女性认同男性相对容易。比较起来，男性有了一番大作为、经历一段大冒险后，再回到平凡的生活，则较为困难。这就是佛陀所做的，属于首要的英雄行动，更像是一种消解。

对女性而言，这不仅是细节的问题，她会移往另一个方向。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吗？她是将自己带往另一个特定的点。

男性听众： 在我看来，相比开启英雄之旅，男人更经常会出外追寻自己和生活的关系，一种大格局的、神化的生活经验，譬如说，“我就是彼”的体验；而就某种程度而言，女性要踏上英雄的旅程并不那么困难，如果她没有小孩的话。当你问道什么是女性的英雄之旅时，我想到的是我知道的女性以及历史中的女性，想到她们的人生故事。你可以找出某位伟大女性，并审视她的一生，那就好像英雄之旅一般……

女性听众：那不是同一回事。那不是旅程。

男性听众：什么？

女性听众： 她可能曾经非常成功。但那只是一位女性在这个实际的世界打拼换来的，她并没有进行英雄的旅程。至少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英雄的旅程要深入心灵深处，不论是男性或女性，没有这趟英雄之旅，你可以说就只有一半人生。我的意思是，整个神话层面并没有展开。英雄的旅程和你在物质世界是否功成名就毫无关系。

男性听众： 好吧，没有什么是立即从心灵之中跃然而出的，但是如果一位女性，她既在外在世界功成名就，又同时进入神话世界走过一遭，今天大部分在场的人都会投票同意这就是一趟名副其实的英雄之旅。但是我认为其中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小孩——我是永远不可能怀孕的，所以我只是在凭猜测发言而已。但是，应该可以有办法将生孩子与永恒生命连接来加以诠释吧！女性的身体连接上永恒的生命，然后再退出，这种经验是男性永远不可能拥有的。这一点多多少少会改变这趟旅程。男性则必须要到外头去刻意寻找。他们必须走了又走，经历所有试炼，潜入深海什么的，而女性就只要做自己。我认为那就是改变的部分，那就是女性的英雄之旅不同的地方。

坎贝尔：　你们知道，我曾经教过年轻女性长达38年，那是种互动非常密切的教学，几乎是一对一的指导式教学，所以我非常了解我的学生。毕业后，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都结了婚，她们的结婚对象都对这个俗世很投入，也很感兴趣，我这些学生通常就成为她们另一半在其事业领域的顾问，一点障碍都没有。在我心中，她们就是千手女神再现。对女人而言真的没有问题，如果情势要求她承担男性的角色，她也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她要承担的就只是原属于她的力量的某个细节而已。

但是对男性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像女性那样拥有可来去自如的基地。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心理层面问题。以尝试去认同那把短刀为例好了；我发现要去认同某个女性生命的象征，如怀孕生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我的意思是，如同你所说的，男人无法怀孕、无法生产。我们和生命的这个能量系统，无法像女性一样可以直接连接。男人属于一个特定行动功能的场域。

这在人类最早期的艺术，也就是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的洞穴以及女性小人像艺术中都有体现。女性就只是个直直站立在那里的赤裸形貌而已。她就是全体事物，而男性不论何时都处于特定的角色中、发挥特性的行动功能——猎人、巫师。对我而言，千手女神这个伟大的意象指出了“女神就是故事本身”。她的每一只手都握着某一位神祇的象征，然而她包含了象征的全部。

女性听众：　约瑟夫，现在让我惊讶的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容忍能力，使得她们心甘情愿停留在满载重负的骆驼阶段。

坎贝尔：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了生命三阶段说：骆驼背上重物走入沙漠、变成一头狮子、屠杀龙怪（即我们的老朋友“你应该”），如此，才能变成一个自立行动的小孩。[70]

女性听众：　我好奇的是，她如果不是因为能够忍，怎么会困在骆驼的阶段？而一个男人就是因为无法等待，要立即去行动、立刻宰杀龙怪，他就可以拿这个借口任性而为。我认为这些停留在骆驼阶段的女人，如果她们没有“进步”到狮子阶段或更进一步的话，就会困在你说过的可怕生活对立面（反向转化）之中。

坎贝尔：　我这两天听了诸位女士所说之后，更加明确女性的特有的经验就是忍受某些事情——而这种容忍，这种去忍受的能力，是对女性的主要要求。

男人则只要忍受剧痛、挣扎以及困境这些偶然时刻即可。这就是男孩在启蒙仪式被推入的情境，在仪式中他被迫去忍受看不见的痛苦。我感到非常有意思。卡特林（George Catlin）在19世纪30年代一直和印第安曼丹人（Mandan）相处，并画过无数幅印第安人画作。[71]

其中一个系列令人印象深刻，它和年轻男性的启蒙仪式有关。仪式中，这些大男孩会被长钉穿胸，并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其中一名年轻男性告诉卡特林说：“我们的女人会受很多苦，所以我们也必须学会受苦才行。”苦难笼罩在女性上方——作为成年期的女性本来就是这样。而另一方面，男性则必须去承担苦难——这是男女很大的不同。

女性听众： 女人必须达到一个关键点，带回能量并减小苦难，男人则要去学习容忍。

坎贝尔： 他必须找出问题。我之前谈过原始社会男孩、女孩的启蒙礼。女人会被生命全面攻占。当她初经来潮时，她就自动成为一个女人。男孩则永远不可能有足以比拟的经验。[72]

女性听众： 除了仪式之外。

坎贝尔： 这就是仪式必须暴力十足的缘故。仪式之后他就不再是小男孩了。他也必须离开妈妈。他势必要脱离母亲。

女性听众： 但那在我们这儿从未真正发生过。我弟弟在家中一直住到24岁，在那之后他也没能真正离开妈妈的襁褓。

坎贝尔： 我知道现在还是有许多恋母男。但也有很多人能够独立自主。有的母亲本身了解这一点，进而从旁协助孩子独立。但是拉住小孩不放的母亲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对年轻男性的生活造成了可怕的重压。

在原始、传统的文化之中，母子会被无情地强行分开。我前几天才又读到孟加拉国的印度教仪式。这真是“女性身为骆驼”的极端状况——她在婚前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之后她必须陪或继续听从长子的命令。她永远无法为自己做主。而她唯一拥有的强烈、正当的情感联结，就是和她的子女。因此，当然会有仪式来协助妈妈对儿子放手。而这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得到。首先，这个家的家庭牧师，也就是他们的心灵导师，会来到家中，要求母亲交出会让自己不舍的东西。一开始可能是她的珠宝，接着是她必须放弃的食物，等等。她必须学习“弃守”她认为有价值之物。然后就到了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刻，他已是成年男人了，这时，母亲就要学会说：“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事物，现在可以离开了。”这就是成年妇女的启蒙仪式——放下。

男人会有系统地从妈妈的世界撤退，“下放”到男人的营区去找到他的行动场域。女孩则突然变成女人。女孩的启蒙仪式大多数是在初潮的时候，静静坐在一间被隔离的小屋，她自然就意识到“我是个女人”——真的就只是这样。男孩必须去扮演成为一个男人，而女孩则是去觉察自己是个女人。在大多数社会，下一件事就是怀孕，她要当妈妈了。

女性听众： 也是一只骆驼。

坎贝尔： 不一定是只骆驼。她不是骆驼。那是她的行动场域——她可以在那个场域中经历整个过程，正如男人在自己的场域中所做的一样。

女性听众： 理想情况下，如果能够有某种转化的话，女人就可以持续探索她的潜能，并且兼顾妈妈、太太的角色，或是任何她自己的选择。

坎贝尔： 但是拥有一个家庭的任务之一，就是这些零碎家务事；世界上的任何工作都会有零碎琐事。

女性听众： 我完全同意。

坎贝尔：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

女性听众： 你在演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过这个重点：要持续完成一个充满创造性或精神性的任务是很难的，特别是当你会不断因为旁人琐事而分神时。

坎贝尔： 过去，养小孩是件创造性的工作。

女性听众： 我并不认为英雄之旅和身份是家庭主妇、大企业董事、士兵或学者有关。我认为那是心理层面的旅程，不论你做什么都可以是创造性的。如果你能解决你自己内在的心理层面问题，并整合那个神话领域，那么所有事物都会变得很有活力。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创造性的面向。但是，我认为这跟谁洗碗、谁做家务事无关。

我认为旅程是属于心理层面的，这个面向不论对男性或女性都不会有不同。我对于你所写的这种旅程极为认同。经历过之后，也为我的生命添加了光彩。因为有过这趟心灵层面的英雄之旅，我对世俗的工作更积极，内心也更欢喜。对我而言，那是在为自己找到永恒中的基地，也是在学习用隐喻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坎贝尔： 之前我在大学教导这些年轻女性时，我没有想要把她们变成哲学家或历史学家。那我为什么又要教她们神话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那是因为要运用神话有许多种方式。我的想法是这样：大多数年轻女孩都会走入婚姻，成为母亲，操持繁琐的日常家务，与我的日常例行教学一样，在最初的兴奋期过去后，她们会发现这一切没什么乐趣。（笑声）但是我想，她们会拥有家庭和家人，到了她们50多岁时，孩子就会纷纷离家自立，就像那些可怜的孟加拉国妇女一样，我的学生也会走上这条路。

我教她们神话的用意，就在于提供“以灵性的方式，从生命旅程后半段的角度来解读这

个世界”，那就是英雄的旅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知道这些女性，在过了20年、30年、40年后，我教她们的方法行得通。就是这东西为这些女性提供生活上的精神粮食。

现在你也有这个问题：你的工作占了你很多精力。做家务又费力耗神。你正处于开始认识到生命应该不仅止于工作和洗碗的人生阶段。那就是问题——你是这么想的，不是吗？

而另一个问题是，任何人结了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不论是女性或男性，家务都会带来重担。如果你想要享受心灵的单飞独航——正如我一直都很享受，而不要承担责任，那么你早应该心知肚明，也不会结婚了。而对女性而言，她虽然很早就了然于心，并且选择不结婚，但是30岁一逼近，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婚姻。

女性听众： 就算你不结婚，你还是得洗碗做家务。

坎贝尔： 是这样的，所有生命都有苦差事。

女性听众： 我的意思是，有人会说洗碗做家务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但是我会把它想成是禅的修炼。我的意思是，有些事就是不得不做。总得有人煮饭大家才不会饿肚子嘛！

坎贝尔： 是的。就算洗盘子也是在冥想，家务是一种生活的行动。它不是烦琐杂务，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样。

有时候烦琐杂务本身也可以成为英雄行为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不要陷入烦琐杂务的陷阱，而是要通过它来解放自己。

冒险总是鲁莽而不顾后果的。每一次的历险都会有毫无章法的因子。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我重写一本书这种再单纯不过的事。德国诗人席勒曾给一位受所谓“作家心魔”（writer’s block）之苦的年轻作家写过一封极有意思的信。[73] 那是因为当事人拒绝响应召唤所致。席勒在信中这么写道：“你的问题在于，在作品中的诗词要素有机会表达自己之前，你已带入批判性的要素。”在文学创作的领域，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读遍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大文豪的作品，不断挑剔他们的闪光点，有时甚至对他们痛加批判。然后，当我们开始痛苦地创作自己的小诗句时，才知道，天呐，写诗竟然这么难！

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整个学术圈；我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和我思考的不同。我只能说，随你们怎么抨击吧，但是你们至少知道了我想传达的信息。我老是觉得自己在穿越那种神话故事中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合起来的撞岩，它眼看就要合起来了，而我总是会在那个念头出现之前安全通过。这种“顶住门、在想法出来之前不要让门合上”的感觉，真的非常奇怪——事实上，这是一种理智上的坚持。就是那样，那就是做事的方式。不要有负面的思

考。虽然负面的东西一定会存在，这些负面想法一定会降临，就像是洗盘子、做家务。你一定要把门顶住去完成还没做的事。你必须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你必须让所有的批评暂停下来。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生命经验。写作就是以一种小规模的方式随时在体验，想办法写出个句子来。

女性听众： 因为其他所有事都是从外而来。

坎贝尔： 每一件不相干的事都是如此。这是在屠杀龙怪。有时候龙怪会衔着一支红色铅笔出现，有时候它会哗啦一下丢下一堆脏盘子。（笑声）

喔，我得记下来，这真是个美丽的意象——龙怪带来一部洗碗机。

女性听众： 你是在说英雄可能会不理会召唤，当他觉得自己对家庭还有责任的时候。对女性而言也是一样，只是她的责任可能是料理家务，而男人的责任是赚奶粉钱。

坎贝尔： 在达到涅槃那一刻，佛陀面对三个诱惑。爱神（Kāma）派了三个美女到他面前列队行进，她们的名字为欲望、成就和懊悔。佛陀已经是不会有我执的人了。他认同的是宇宙的自性，意识状态也包括其中。因此他并没有受到影响；我的意思是，他真的是一动也不动。于是爱神将他自己变成了恐惧的化现魔罗（Māra），魔罗派了一支重装配备的军队来威吓佛陀。但是佛陀不再是个凡人了，所以他并不害怕。他已认同周遭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像刀剑、枪炮这类小事物，对他一点都起不了作用。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诱惑了。那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法或责任。“坐在树下的这位年轻人，你是仅次于一国之君的王储！你为什么没有去尽治国的责任？你为什么没有去继承王位？”佛陀一点也不受影响。他用手指碰了碰地面。他召唤大地、召唤自然，来见证他所在的正确位置，他就在世界的轴心。他已经完成他的责任。

女性听众： 没错，你要么做家务，要么就出去赚奶粉钱。

坎贝尔： 是的，那些任务他都履行了，现在他自由了。还记得我们提到过昆达里尼瑜伽吗？其中位于骨盆的三个脉轮代表对生命、懊悔、功名的执着——那是脉轮一、二、三。我们和动物同样都有这些。再下去是位于心脏的脉轮，那是觉醒、灵性层面的开启；在那下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在隐喻奥秘。一旦你达到了心脏的脉轮，所有这些权力就都灵性化了。前三个脉轮的所有作为变成五、六、七这三个顶端的脉轮的体现。

通过心脏这个在中间的明点，你会知道这就是你将“爱”这个因素带入的时候。若你在做家务时，没有感受到爱，你就只是困在烦琐的劳务工作之中。当你能够感受到爱、会去思考琐事在你生命中的意义时，当你知道你所做的对家人具有意义时，那么家务就整个转化成隐

喻，你也就自由了。这就是菩萨道的全部观念，视觉行动不会有差别，你所看到的束缚和释放之间的行动也不会有差别。同样的事两个人去做：一个人有所束缚，另一个人却是自由的。当然，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些身陷牢狱时，强加在你身上的琐务。但在历史上，甚至有圣人处于那种情况下也有办法超越。

但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简单任务，当你操持它们，是因为那是你所爱、所选择、所付出的生命的某个功能或因素，它们就不会对你造成重负。

女性听众： 我感觉好像普赛克（Psyche，即灵魂）现身喔！彻夜坐在那里，在一堆杂粮中分辨出各种谷物、豆类，真的好像是在预言女性英雄的宿命。

坎贝尔： 是的。

女性听众：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和英雄之旅有所不同。我想，或许这个旅程的要素在于时间，而英雄的旅程则在于空间。它是容忍的问题，待在那里，等它结束。试图完成它，而不是坐等它过去。努力再努力，深入再深入，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对男人而言，行动的场域就是要移到你所谓的“森林大冒险”。在英雄之旅的故事中，英雄通常是年轻男子，而不是中年男性，难道不是吗？

坎贝尔： 是的，通常是年轻男子。

女性听众： 是，没错。

坎贝尔： 《奥德赛》的故事中就有三段英雄的旅程。其中一段是儿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出发寻父。第二段是父亲奥德赛在男女关系这层意义上，逐渐和女性原则调和一致，并且产生联结，而不是《伊利亚特》里面那种男性掌控女性的故事主轴。第三段旅程则是佩涅洛佩（Penelope）本人的英雄旅程，就像你刚才描述的，其内涵就是容忍。她会每天打开窗户向海港的方向瞭望，等待奥德赛从漫长的旅程归返。这三段旅程中有两段穿越空间，一段穿越时间。

女性听众： 你这么看吗？如果是的话，那很有意思。也就是说，英雄旅程的主人翁通常是年轻男子，而女性英雄的旅程则属于熟女，在她经年操持家务又生下孩子之后，才会去进行这趟旅程。

女性听众： 那些没生小孩的又如何呢？

坎贝尔： 我太太就是其中之一。她是舞者也是编舞者。琼和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合作过，玛莎是一位完完全全的舞者。她已经90岁了，但仍旧很活跃，保持艺术家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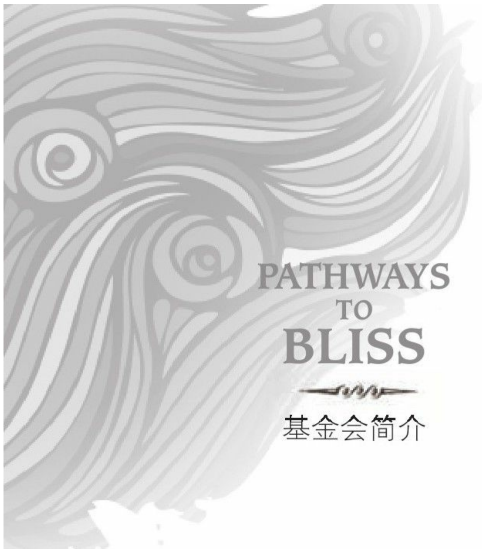
色。当她的艺术无法再展现时，她的悲剧也就开始了，因为她的身体就是她的工具。当她无法再跳舞时，那真是个可怕的心理危机。琼则认为舞蹈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当她像现在这样，因为上了年纪，身体无法再跳舞时，她就知道该怎么面对。排在首位的，永远是她的生活而不是她的艺术。

女性听众：她已经经历过自己的英雄之旅吗？

坎贝尔：她拥有一份优雅的事业。

女性听众：她是怎么与它相连接的？她把她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英雄之旅（或是女英雄之旅）吗？

坎贝尔：可以说，神话确实有所助益。她也有一位愿意看到太太经历英雄之旅的丈夫。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简介

约瑟夫·坎贝尔在1987年去世时，他留下了大量已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他毕生的酷爱，探究了普遍神话与象征的复杂性，这些象征被他称为“人类的一个伟大故事”。他还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作品：未经整理的文章、笔记、信件、日记，以及演讲的录音和录像。成立于1990年的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致力于保存和保护坎贝尔的作品，并且着手创建了他的文章、录音和录像的电子档案，出版了《约瑟夫·坎贝尔作品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ampbell*）。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是一个延续约瑟夫·坎贝尔作品的非营利性企业，探索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基金会的三个主要目标是：

第一，基金会保存、保护坎贝尔开创性的作品。这包括为他的作品创建目录，进行存档，基于他的作品开发新的出版物，管理他已出版作品的销售和发行，保护他的著作权，在基金业的网站上提供坎贝尔作品的数字形式，以扩大人们对他作品的了解。

第二，基金会促进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包括实施和/或支持各种神话学教育项目，支持和/或赞助那些旨在增加公众了解的活动，捐赠坎贝尔的存档著作（主要捐给约瑟夫·坎贝尔和马丽加·金芭塔丝档案与图书馆），将基金会的网站作为论坛进行跨文化相关交流。

第三，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包括基于网络的全球性准会员项目，地区性的神话学圆桌讨论国际网络，以及定期举办的与约瑟夫·坎贝尔有关的各项活动。

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alter），执行编辑
戴维·库德勒（David Kudler），主编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约瑟夫·坎贝尔和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的信息请联系：

www. jcf.org
Post Office Box 36
San Anselmo, CA 94979-0036
Toll free：（800）330-MYTH
E-mail：info@jcf. org

原版编者序

1 参阅本书p.169的内容。

引言

2 引言的大部分来自坎贝尔1981年所做的演讲（它在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档案中的相应编号为L965）。对“追随你的直觉”这个概念的探讨主要摘自1983年4月23日题为“神秘体验”的演讲（L830）的问答部分。

[书 .免`费`分`享V.信shufoufou]

3 卡尔弗立德·格拉夫·杜尔克海姆（1896-1988）是一位德国贵族，他曾在日本出任外交官。他在东亚所接触到的禅宗佛教和道教为他开辟了新的思维方法。当返回欧洲后，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在很多方面与约瑟夫·坎贝尔的道路相似，他研究比较神话以及它在灵性实践、在荣格学派深层心理学上的推论。他和最终成为他妻子的玛利亚·希皮乌斯（Maria Hippius）一起发现了灵性心理学的核心。

卡尔·荣格（1875-1961）是20世纪心理学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若想对他的个人简介和著作了解更多，参阅“神话与自性”和“个人神话”这两章。 埃利希·诺伊曼（1905-1960）是荣格的学生，也是一名心理学家。两人探究了神话与心理学的联系。

4 对于乔伊斯有关恰当的艺术与不恰当艺术的进一步探讨，参阅Joseph Campbell, The Inner Reaches of Outer Space：Metaphor as Myth and as Religion（Novato, Calif.：New World Library，2002），pp.90-91ff.

5 Lao-tzu, Tao-te Ching, trans. Gai-Fu Fung and Jane English（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p.1.

6 Waldemar Bogoras，“The Chuckche, Material Culture，”Memoi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11，part 1（New York：G.E.Stechert and Co.，n.d.）.

7 Gareth Hill et al.，The Shaman from Elko：Festshrift for Joseph L. Henderson, M.D.（San Francisco：The Jung Society of San Francisco，1978）.

8 Alberto M. de Agostini, I miei viaggi nella Terra del Fuoco（Turin：Cartografia Flli.de Agostini，1923）.

9　更多坎贝尔在印度和东亚旅行的信息，请参阅Joseph Campbell, Baksheesh＆Brahman：Asian Journals—India, Robin and Stephen Larsen and Antony Van Couvering, eds.（Novato, Calif.：New World Library，2002），and Sake＆Satori：Asian Journals—Japan, David Kudler, ed（Novato, Calif.：New World Library，2002）.

10　James Joyce, Finnegans Wake（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p. 230.

11　Epistle of Paul to the Galatians，2：20.

12　这一概念是由商羯罗（Śa¡kara）在大约公元800年发现的一条非二元论的吠檀多派教义。

13　这位友人是约翰·莫菲特（John Moffitt），坎贝尔在纽约市的罗摩克里希那—维韦卡南达中心（Ramakrishna-Vivekananda）和他相识。他们各自协助斯瓦米·尼哈拉南达（Swami　Nikhilananda）翻译用于传教的作品：坎贝尔编辑尼哈拉南达翻译的《奥义书》（*Upanißads* ），而莫菲特协助翻译《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 ）和商羯罗的《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 　）。莫菲特是极少数发誓成为罗摩克里希那遁世者的西方人之一，他死于1959年，当时的姓名是斯瓦米·阿特莫汉南达（Swami Atmaghananda）。

莫菲特写了一本书，详细记述了他作为两种传统中的圣徒的经历，这本书名叫《戈勒克布尔之旅》（*Journey to Gorakhpur* ：*An Encounter with Christ beyond Christianity* ）（New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2）. 若想更多地了解斯瓦米·尼哈拉南达和吠檀多社会，参阅Joseph Campbell, Baksheesh＆Brahman：Asian Journals—India, passim. 第1章

14　这一章主要来自1968年5月9日坎贝尔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发表的题为“神话的必要性”（L196）的演讲，在《约瑟夫·坎贝尔音频集》（*The Joseph Campbell Audio Collection* ）第四卷《人与神话》（*Man and Myth* ）的第四部分中可以找到演讲的录音。这一章中也有一些内容来自1969年4月17日在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发表的题为“神话的必要性”的演讲（L250）。

15　Arthur Schopenhauer，“On the Sufferings of the World，”Studies in Pessimism：A Series of Essays, trans. T.Bailey Saunders, M.A.（London：Swan, Sonnenschein＆Co.，1892）.Found at http：//etext.library.adelaide.au/s/schopenhauer/arthur/pessimism/chapter1.html.

16　Sir Baldwin Spencer,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1968）.

第2章

17　这一章主要来自1972年10月16日坎贝尔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洛约拉学院（Loyola of Montréal）发表的题为“人与神话”（L435）的演讲，在《约瑟夫·坎贝尔音频集》（*The Joseph Campbell Audio Collection* ）第四卷《人与神话》（*Man and Myth* 　）中可以找到演讲的录音。洛约拉学院的神学系根据这一演讲和一场题为“神学探索的想象与叙述”研讨会（L436）出版了专著，书名同样为“人与神话”（Montreal：Editions Desclée＆Cie/Les Editions Bellarmin，1973）。The first part of this section is drawn from L250. See note 14.

18　Angelus Silesius, The Angelic Verses：From the Book of Angelus Silesius, Frederick Franck, ed.（Boston：Beacon Point Press，2000）.

19　Steven Fanning, Mystics of the Christian Tra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1），p. 103.

20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idea serves as a central theme in both Joseph Campbell, Thou Art That：Transforming Religious Metaphor, Eugene Kennedy, ed.（Novato, Calif.：New World Library，2001），and Campbell, The Inner Reaches of Outer Space：Metaphor as Myth and as Religion.

21　这段坎贝尔承认存在争议的言论暗示着他后期学术生涯探索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今日，社会学者依然在争论全球文

明的发展是通过传播（正如坎贝尔在这里提出的）、会聚还是并行而成的。参阅Campbell,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World Mythology, vol.2，part 1（New York：Alfred van der Marck Editions，1988），pp.20ff, and Campbell，“Mythogenesis，”The Flight of the Wild Gander（Novato, Calif.：New World Library，2002），passim.

22 The Book of Leviticus，17：6.

23 Genesis1：26.

24 明尼荷花其实是来自达科他苏族神话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出自黑脚族的传说。朗费罗（Longfellow）的诗《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 ）使她的故事变得著名，坎贝尔及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这首诗。因此在这里坎贝尔打趣地使用了她的名字，从他演讲的语调中可以清楚地听出他在开玩笑。

25 Leo Frobenius, Paideuma（Frankfurt am Main：Frankfurter societät-druckerei，1928）.

26 For more discussion of these themes, see Campbell, Thou Art That, pp. 15，66，111-112.

27 The Book of Joshua，1：5.

28 Genesis 3：19.

29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 1，chapter 3.

30 Chāndogya Upanißad, chapter 12.

31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idea is the central thesis of Joseph Campbell, Myths ofLight：Eastern Metaphors of the Eternal, David Kudler, ed.（Novato, Calif.：NewWorld Library，2003）.

第3章

32 这一章主要来源于坎贝尔的这些讲演：1962年在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所做的题为“西方心理学概览”的讲演（L47），两个题为“实践你个人的神话”的讲演，其中一个是于1972年11月17日在纽约精神分析师俱乐部发表的讲演（L441），另一个是于1973年5月3日在费耶特维尔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发表的讲演（L483），以及坎贝尔在加州大苏尔伊沙兰学院开展的同样题为“实践你个人的神话”的座谈会（L468-L472），为期一周（3月16日到3月20日）。

第4章

33 This chapter and that following are based on L441，L468-L472，and L483. See note 33.

34 坎贝尔在评论我们能感知到的、受到文化影响的性别差异。若想更深入地理解他对性别差异的思考，参阅本书P212-224的内容。

35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7：1.

36 这是在大约1680年一名剑桥学生（也是后来的讽刺作家）汤姆·布朗写下的讽刺短诗，据说这是布朗所在大学的校长约翰·费尔（John Fell）给予他的惩罚的一部分。这句话翻译自罗马诗人马夏尔（Martial）的讽刺短诗：Non amo te, Sabidi, nec possum dicere quare；/Hoc tantum posso dicere, non amo te。这只是要表明忧郁的心情已经伴随着我们相当长时间了。

37 First Letters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13：7.

38 Thomas Mann, Tonio Kröger, David Luke, trans.（New York：Bantam ModernClassics，1990）.

39 Thomas Mann，“Little Herr Friedmann，”Death in Venice and Other Tales, Joachim Neugroschel, trans.（London：Penguin，1998）.

第5章

40 C. G.Jung, The Portable Jung, ed.Joseph Campbell（New York：Viking，1971），p.xxi.

41 The Portable Jung, pp. xxi-xxii.

42 The Inner Reaches of Outer Space：Myth as Metaphor and as Religion.

43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10：39.

44 “En un cuaderno de La Criticacita Croce la definitión gue un italiano da dellatoso：es—dice—el que nos quita la soledad y no nos da la compañía.”José Ortega y Gasset, Obras completas（Madrid：Talleres Gráficos，1957），p.378.

45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kundalinī yoga and the sacred syllable aum, see ；JosephCampbell, Myths of Light：Eastern Metaphors of the Eternal, pp.27-38；The InnerReaches of Outer Space, pp.36-37，71-72；and The Mythic Imag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331-87.

46 Henry Adams, 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New York：Penguin，1986）.

47 For a deeper discussion of this concept, see Joseph Campbell, Mythic Worlds, Modern Words：Joseph Campbell on the Art of James Joyce, Edmund L. Epstein, PhD, ed.（Novato, Calif.：New World Library，2004），pp.19-25.

48 This is Campbell's liberal translation of a passage from Dante Alighieri, Vita nuova, chapter 2. The full Italian passage reads as follows：

In quello punto dico veracemente che lo spirito de la vita, lo qualedimora ne la secretissima camera de lo cuore, cominciò a tremare sì fortemente, che apparia ne li menimi polsi orribilmente；e tremandodisse queste parole：“Ecce deus fortior me, qui veniens dominabiturmichi.”In quello punto lo spirito animale, lo quale dimora ne l’altacamera ne la quale tutti li spiriti sensitivi portano le loro percezioni, sicominciò a maravigliare molto, e parlando spezialmente a li spiriti delviso, sì disse queste parole：“Apparuit iam beatitudo vestra.”In quellopunto lo spirito naturale, lo quale dimora in quella parte ove si mini-stralo nutrimento nostro, cominciò a piangere, e piangendo disse questeparole：“Heu miser, quia frequenter impeditus ero deinceps！”

49 Bhairavānanda is an epithet forśiva.It is also a title for initiates in certain Tantric sects.

50 Immanuel Kant,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par.36-38.

第6章

51 本章主要来源于为期两天题为“探索”的研讨会，研讨会于1973年3月16日到20日在加州大苏尔伊莎兰研究所举行，由坎贝尔主持（L1183-L1185）。The opening paragraphs of this chapter were drawn from L472. See note 34.

52 Arthur Schopenhauer，“Über die anscheinende Absichtlichkeit im Schicksaledes Einzelnen”（Leipzig：Ed.Frauenstaedt，1851）.Campbell read this essay in theoriginal：the title he gives is his own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The Englishtranslation of the essay app

ears in E.F.J.Payne, ed.，Six Long Philosophical Essays, vol.1，Parerga and Paralipomena（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p.199 ff.

53　Joseph Campbell, Myths to Live By（New York：Penguin，1983）.

54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Princeton, N. J.：PrincetonUniversity，2004，centennial ed.）.

55　Joseph Campbell,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World Mythology, vol. 1，The Way of theAnimal Powers（New York：Alfred van der Marck Editions，1983）.

56　T. S.Eliot，“The Hollow Men，”The Waste Land and Other Poems（New York：Signet，1998）.

57　This meeting is chronicled in Campbell's journal of his trip to India, Baksheesh＆Brahman：Asian Journals—India, pp. 277-78.

58　Most notably, Jung's last completed work was an exploration of the symbolism of the hieros gamosin myth and alchemy：Mysterium Coniunctionis，2d ed.，vol. 14，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7）.

59　Joseph Campbell and Henry Morton Robinson, A Skeleton Key to FinnegansWake（San Francisc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

60　To read this article and its follow-up，“Skin of Whose Teeth?Part II，”as well as Campbell's thoughts on the novels of James Joyce, see Campbell, MythicWorlds, Modern Words.

第7章

61　本章中的问题和答案取材于本书大部分内容所借鉴的演讲。

62　欧扎克基督像是一座巨大的基督雕像，基督张开双臂站在阿肯色州尤里卡温泉旁的马格内蒂克山上。雕像高约20.5米，重将近453.6吨，是遵照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L.K.Smith）的命令修建的。杰拉尔德·史密斯是一位原教旨主义传教士，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他1977年去世，他被人称为“美国最著名的反犹分子”。史密斯被埋葬在雕像的基座处。

63　Alan Watts，“Images of God，”The Tao of Philosophy, audio ed.（San Anselmo, Calif.：Electronic University Publishing，1995）.

64　The Book of Isaiah，45：7.

65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5：43-44.

66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5：44-45.

67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10：30.

68　For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archetypal symbolism of the tarot deck, see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s Journey：Joseph Campbell on His Life and Work（Novato, Calif.：New World Library，2003），pp. 179-83.Also see Richard Roberts, Tarot Revelations（Fairfax, Calif.：Vernal Equinox Press，1987），a Jungian exploration of the Waite-Rider deck with a foreword by Joseph Campbell.

69　This is Anna Livia Plurabelle and Henry Chimpden Earwicker from James Joyce, Finnegans Wake, p. 23.

70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A Book for All and None, WalterKaufmann, trans.（New York：Modern Library，1995），pp. 25-28.

71 George Catlin（1796-1872）was a painter who lived with, studied, and paintedthe native people of the Upper Missouri during the 1830s.

72 See Joseph Campbell, The Masks of God, vol. 1：Primitive Mythology（New York：Penguin USA，1991），p.372.

73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一流的诗人、批评家兼剧作家。他最著名的戏剧有《唐·卡洛斯》（*Don Carlos*）、《玛丽亚·斯图尔特》（*Maria Stuart*）和《欢乐颂》（*The Ode to Joy*），贝多芬在《第九交响乐》中为它谱曲。

[1] 出自坎贝尔的著作《指引生命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 ）。他在本书中告诉我们，生命的目标在于使身体脉动契合宇宙的脉动，使自己的本性契合大自然。本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布尔芬奇的神话》是著名的英国神话集，收集了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神话传说，作者是伦敦的托马斯·布尔芬奇，该书于1867年出版。

[3] 出自坎贝尔的著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书中汇集了其最重要的神话学思考，在为我们展现一个个英雄故事的同时，提示了神话所掩饰的真理。本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 坎贝尔所描述的街角正好位于他最喜欢的建筑之一（纽约市中心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外面。

[5] 出自《千面英雄》。

[6] 美国纽约市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培养了一批包括爱迪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赫尔斯在内的优秀学者，多位历任的美国总统都曾到该校做过演讲。——译者注

[7] 美国大苏尔的一家静修中心，致力于对心理学、冥想、瑜伽、生态学、灵性等的推广。——译者注

[8] 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无色无味，能造成使用者感觉、记忆和自我意识的强烈变化。——译者注

[9] 又作“帝释天”，本为印度教神明，司职雷电与战斗，后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译者注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湛庐，与思想有关……

如何阅读商业图书

商业图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由于阅读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有其特定的阅读原则和阅读方法，先从一本书开始尝试，再熟练应用。

阅读原则1 二八原则

对商业图书来说，80%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20%的页码。要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时间的分配。

阅读原则2 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突破20%的精华内容。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攻克一个主题的阅读。

阅读原则3 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开，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点扩展到其他部分。阅读商业图书切忌贪多，从一个小主题开始，先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了解文字风格、观点阐述以及案例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这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原则4 好为人师原则

在朋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让读书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阅读方法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1）回想。阅读商业图书常常不会一口气读完，第二次拿起书时，至少用15分钟回想上次阅读的内容，不要翻看，实在想不起来再翻看。严格训练自己，一定要回想，坚持50次，会逐渐养成习惯。

（2）做笔记。不要试图让笔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需要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只要是文字，就是对大脑的锻炼。在空白处多写多画，随笔、符号、涂色、书签、便签、折页，甚至拆书都可以。

（3）读后感和PPT。坚持写读后感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能力，做PPT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写读后感开始，写上5篇以后，再尝试做PPT。连续做上5个PPT，再重复写三次读后感。如此坚持，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4）思想的超越。要养成上述阅读习惯，通常需要6个月的严格训练，至少完成4本书的阅读。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思想开始跳脱出来，开始有了超越作者的感觉。比拟作者、超越作者、试图凌驾于作者之上思考问题，是阅读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难就难在执行。需要毅力、执著、长期的坚持，从而养成习惯。用心学习，就会得到心的改变、思想的改变。阅读，与思想有关。

[特别感谢：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 孙路弘 智慧支持！]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并归于两个品牌

财富汇　　心视界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 47mm 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湛庐文化 Slogan”**，书脊上标记**“湛庐文化 Logo”**，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湛庐希望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组织，成为中国与世界思想交汇的聚集地。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商业组织的思维方式，与世界先进的理念接轨，帮助国内的企业和经理人，融入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就像跑马拉松，是极其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不断推动，在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同行者和推动者。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读者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当下改变未来。

湛庐文化获奖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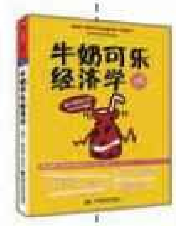
《大数据时代》

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CCTV“2013中国好书”25本获奖图书之一
《光明日报》2013年度《光明书榜》入选图书
《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推荐财经图书奖”
2013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2013亚马逊年度图书排行榜经济管理类图书榜首
《中国企业家》年度好书经管类TOP10
《创业家》“5年来最值得创业者读的10本书”
《商学院》“2013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类最受关注图书”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度好书20本之一
2013百道网•中国好书榜•财经类TOP100榜首
2013蓝狮子•腾讯文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和最受欢迎的数字阅读出版物
2013京东经管图书年度畅销榜上榜图书，综合排名第一，经济类榜榜首



《牛奶可乐经济学》

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搜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十本最佳商业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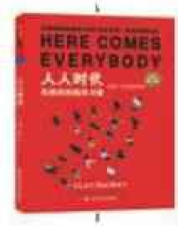
《影响力》（经典版）

《商学院》“2013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类最受关注图书”
2013亚马逊年度图书分类榜心理励志图书第八名
《财富》鼎力推荐的75本商业必读书之一



《人人时代》（原名《未来是湿的》）

CCTV《子午书简》•《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度最值得一读的30本好书之“年度最佳财经图书”
《第一财经周刊》• 蓝狮子读书会•新浪网2009年度十佳商业图书TOP5



《认知盈余》

《商学院》“2013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类最受关注图书”
2011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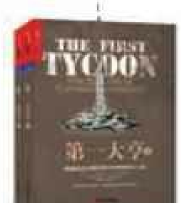
《大而不倒》

《金融时报》• 高盛2010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入选作品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之一
蓝狮子•新浪2010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智囊悦读》2010年度十大最具价值经管图书



《第一大亨》

普利策传记奖，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3中国好书榜•财经类TOP100



《真实的幸福》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职场》2010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10本职场书籍

《星际穿越》

2015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

《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

《中国教师报》2014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TOP10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湛庐文化获奖书目



《爱哭鬼小隼》
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新京报》2013年度童书
《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推荐的10大童书
新阅读研究所“2013年度最佳童书”



《群体性孤独》
国家图书馆“第十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用心教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生活与科普类TOP6



《正能量》
《新智囊》2012年经管类十大图书，京东2012好书榜年度新书



《正义之心》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神话的力量》
《心理月刊》2011年度最佳图书奖



《当音乐停止之后》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经济金融类

《富足》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最值得读的八本好书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稀缺》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企业管理类

《大爆炸式创新》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企业管理类

《技术的本质》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社交网络改变世界》
新华网、中国出版传媒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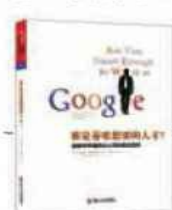
《孵化Twitter》
2013年11月亚马逊（美国）月度最佳图书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
《出版商务周报》2013年度风云图书•励志类上榜书籍

《卡普新生儿安抚法》（最快乐的宝宝1•0~1岁）
2013新浪“养育有道”年度论坛养育类图书推荐奖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延伸阅读

《千面英雄》

◎ 穿越古今，打通世界神话世界中的经脉，影响了一众学者、电影制作人、作家和作曲家的神话巨作。

◎ 神话主题永远只有一个，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表面不断变化但内在十分一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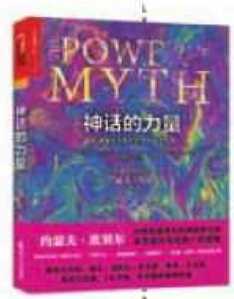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神话的力量》

◎ 超越了年龄、政治、宗教的界限，直指人心，成为美国亚马逊百万级畅销书，同名节目震撼 250 万观众，引爆全美“坎贝尔热”。

◎ 肯尼迪夫人的编辑生涯中，亲力打造的三部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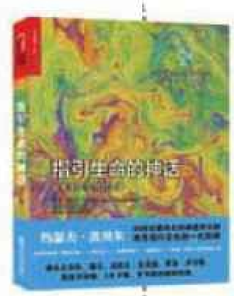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指引生命的神话》

◎ 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授叶舒宪专文推荐。

◎ 一次由外在世界到我们内心深处奥秘知识的深入探索。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爱哭鬼小隼》

◎ 日本心理学界重磅级人物河合隼雄遗作。他是第一个在瑞士荣格研究所取得荣格学派精神分析师资格的日本人。

◎ 有爱，有温情，有故事，有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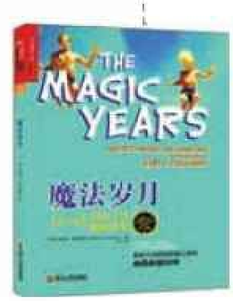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魔法岁月》

◎ 美国幼儿心理健康和发展精神卫生治疗领域创始人之一，著名儿童精神分析专家塞尔玛·弗雷伯格著作。

◎ 刚出生的小婴儿好似一个个魔法师，他们就像拥有魔法一样驱使着父母去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与思想有关

THE POWER OF MYTH

神话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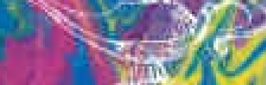
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

[美]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比尔·莫耶斯 (Bill Moyers)◎著
朱侃如◎译

20世纪最伟大的神话学大师

约瑟夫·坎贝尔

作品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6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

著者：（美）约瑟夫·坎贝尔　比尔·莫耶斯

字数：250000

电子版定价：29.99美元

The Power of Myth by Joseph Campbell with Bill Moyers

Copyright © 1988 by Apostrophe S Productions, inc., and Alfred van der Marck Edition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目录

版权信息
目录
序曲 坎贝尔的神话世界
01 神话与现代世界
神话能为你做什么
生命的不完美正是它的可爱之处
神话使我们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
婚姻，人生中的一个神话体验
婚姻生活的两个阶段
今天是一个没有仪式的社会
我们去哪里找寻神话
关于生命智慧的故事
创造、死亡、复活与升天
所有生活中的行为都是神话的仪式
过去的美德是今日的罪恶
一段可怕的内心旅程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冥想
今天的名人不是神话
脆弱的生命在灭种的恐惧中活着
当代社会的新神话
上帝存在吗
人类谋杀了自己的本性
要找出属于自己的神话
人类活在自我放逐之中
理性，世界的新秩序
毁掉理性的是激情和贪婪
关掉你的电脑，相信你的直觉
每一个人都必须生活在神话中
人类正在谋杀上帝
你不能买卖天空，买卖大地
02 神话与内在的旅程
救赎的声音来自深渊的底层
天堂和地狱都在我们心中
从自己的梦中认识自己
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
做梦，一段没有时间存在的时间
蛇是一条四处蠕动的消化道
女人要为人类的堕落负责
“上帝”是一个暧昧的字眼
神话超越了所有的思考
“不服从”，生命真正的开端

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一部分
神话中奇妙的意象
神话是为了精神指引之用
我们缺乏宗教的喜悦体验
一旦超越了，人会怎样
世界因此诞生
生命一切皆苦，顺其自然便是喜悦
你必须肯定心里最讨厌的事
03 第一个说故事的人
我们的诞生只是一睡与一醒
通往死亡的那扇门
有形生命之外存在无形的生命
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盟约
水牛的故事
智慧和知识与动物同在
参加一场仪式，便参与了一个神话
艺术家是制造当代神话的人
女人是生命本身，男人是生命的奴仆
你就是那座中央山脉
04 牺牲与喜悦
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今日的圣地在哪里
将精神原则注入社会活力
谁是我们当代的巫师
腐烂中，才有生命诞生
在胜利的那一刻寻求牺牲，像神一样
生命是如此痛苦
生活中的小规模英雄行为
伟大的罪人，会对慈悲觉醒
去你身体和灵魂要你去的地方
你要的是财富，还是喜悦
永恒的生命之泉就在这里
05 英雄的冒险
谁是英雄
每个人出生时都是英雄
英雄与领袖的不同
英雄必须经历冒险
别飞太高，也别飞太低
科学无法解释人生的奥秘
我们今天所崇拜的是名人，而非英雄
对新世界的觉醒
欲望是饵，死亡是钩
宗教以英雄故事为起源
神话让你接触真正的自己

《星球大战》中的英雄神话
愿原力与你同在
解剖心里的那条龙
年轻人要去拥有不同的可能性
学会在死亡中默认
忠贞、节制与勇气，英雄行为的要求
告诉我们何时该独立
拒绝，将置你于危险境地
爱你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你命运的凭借
生命、苦难、涅槃与和平
内心总有一处平静的地方
明觉，所有事物都有一道永恒的光
06 女神的赠礼
父亲在哪里
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
假如我们祈祷“我的母”
处女生子的意义是什么
失去爱人的女神成为救赎者
耶稣以女神的角色来到凡间
我们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特质
我们如何学习过精神生活
07 爱情与婚姻的故事
爱情，从游吟诗人谈起
爱情从眼睛触及心灵
地狱的炼火是欢乐的火焰
女人建立爱情游戏的规则
温柔心的暗示
当你爱上一个特定的人
激情由暴力产生
权力，欧洲历史上最基本的冲动
天天在爱，天天在宽恕
泰瑞西斯的传说
婚姻之外仍会迸发爱的火花
被遣入地狱的撒旦是上帝的爱人
减少被你吃掉的那种爱
08 永恒的面具
有一个比人类更伟大的世界存在
把心带入修行
潜藏在生命中的基督精神
除了慈悲，我们一无所有
天国不会因人的祈求而到来
所有的圆形皆反映我们的心灵
摆脱恐惧和欲求，找到生命源头
斗争，所有伟大事物的创造者
高峰体验，生命中真实的时刻

怪兽以一种神的方式出现
体验永恒的存在
对每一个瞬间都要怀有喜乐的表达
人生是内在意志的杰作
目的不重要，旅程才重要 [书 .免`费`分`享V.信shufoufou]



拯救人类心灵的神话学大师

19岁在旅行中邂逅伟大的灵性大师**克里希那穆提**

与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荣格**一起工作

与《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是忘年交

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年**乔布斯**寻求内在启悟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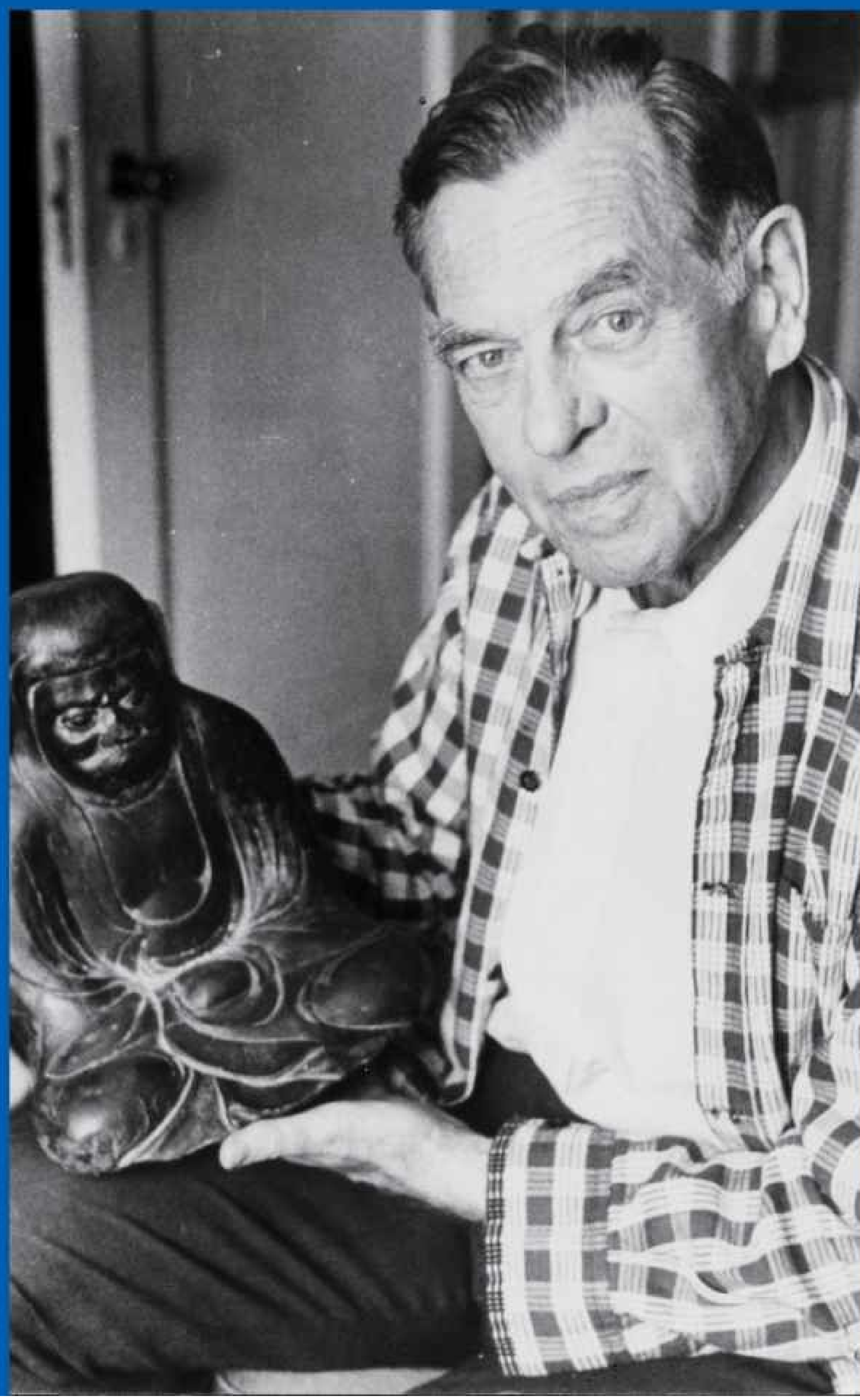
《神话的力量》由**肯尼迪夫人**亲自编辑

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成为挚友

多次与大文豪**托马斯·曼**切磋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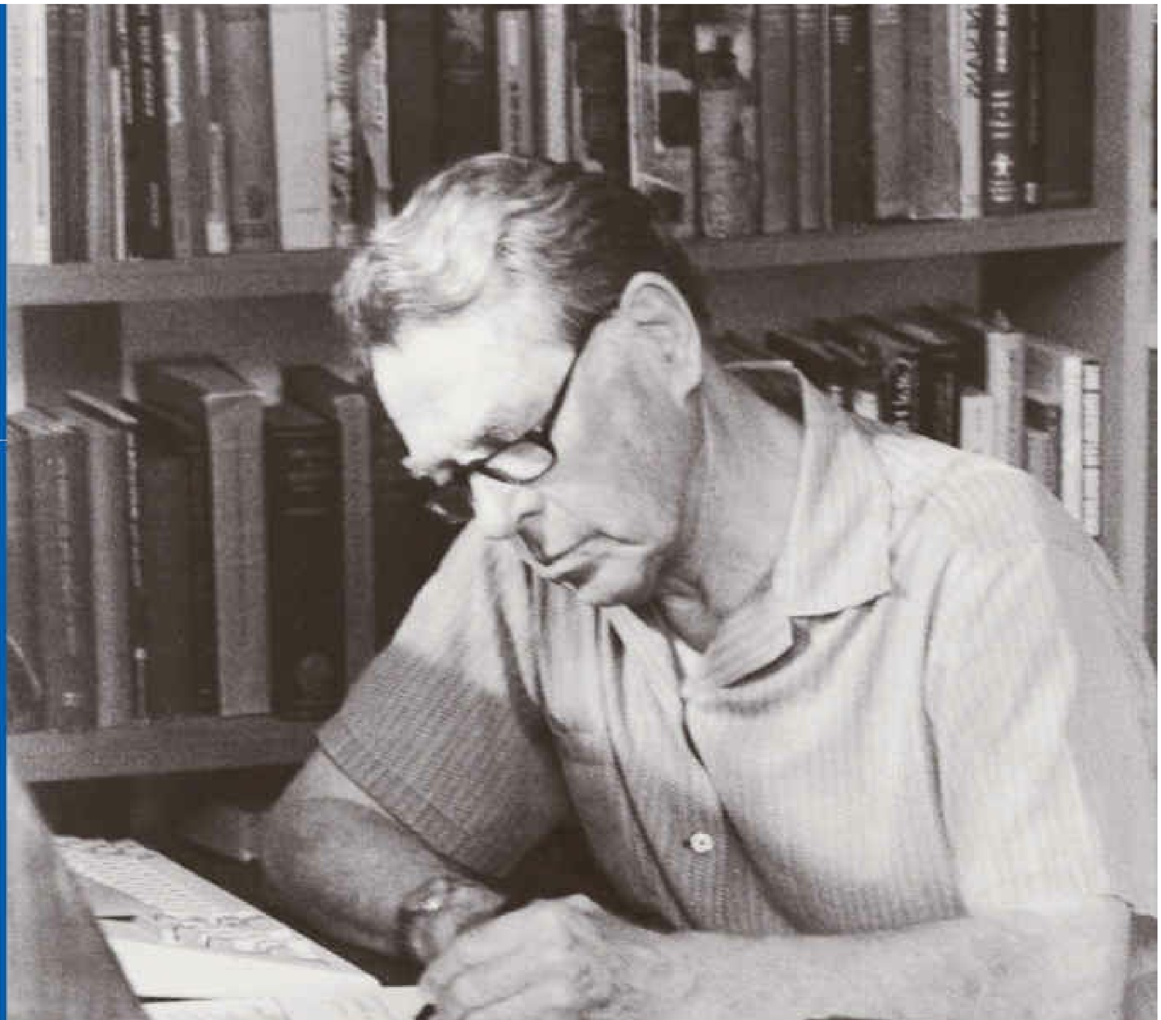
THE POWER OF M

来自克里希那穆提的第一次启蒙



19岁的坎贝尔跟家人去欧洲旅行，从欧洲回程的途中，经历了一次有趣的人生奇遇。他在甲板上看到了三个肤色深棕的人，其中之一就是克里希那穆提。在一位年轻女士的引荐下，他认识了这位伟大的灵性导师。这次经历让他醍醐灌顶，并成为他认识印度和亚洲世界的开始。后来他到巴黎研究文学和语言学、到德国研究梵文的时候，有关印度、亚洲的事物又再度出现，这个看似偶然的有趣事件，冥冥之中为坎贝尔后续的灵性探索做了巧妙铺垫。对于这次偶然接触，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启蒙，它像光一样一直照耀着我，它改变了一切。

MYTH



《尤利西斯》作者乔伊斯为他引路

詹姆斯 · 乔伊斯的出现，引导他走向了“大发现”的世界，而在这之前，他一直走在一条又直又狭窄的学术道路上。1927 年，坎贝尔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一笔游学奖学金，让他前往巴黎大学研究亚瑟王传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所有书店里都有乔伊斯的著作《 尤利西斯 》，而这本书在美国是禁书，无处可寻。乔伊斯是个有着神话思维的专家，他以古代神话的主题来表现当代的意象。坎贝尔对乔伊斯的作品非常着迷，甚至在他新婚期间，乔伊斯和坎贝尔的妻子占有同样的分量。坎贝尔经常一手挽着太太，一手拿着乔伊斯的作品《 芬尼根守灵夜 》。后来在坎贝尔的其他作品中，这本书也多次被引用。





MYTHS TO LIVE BY

荣格等心理学大师的工作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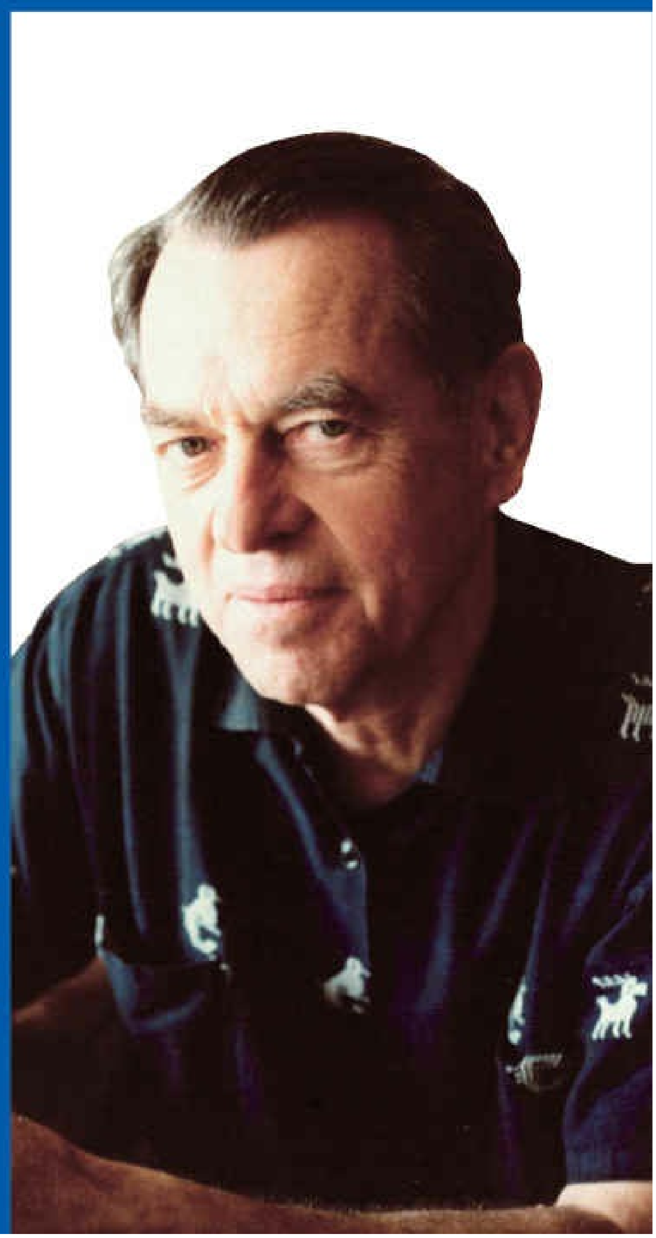
坎贝尔结束在巴黎的学习后，前往慕尼黑大学重拾对中世纪文学的研究。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当时在美国闻所未闻的伟大人物：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荣格以及德国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弗洛伊德和荣格让他认识到神话与心理学的关联，开启了坎贝尔在神话领域的心理学层面研究。他也进一步发现在这个焦虑情绪弥漫的时代，神话可以激发和活化人们的心灵，具有神奇的精神指引之功能。

坎贝尔与荣格的缘分一直延续到其花甲之年，坎贝尔夫妇曾经还受荣格夫妇的邀请至其府邸共进下午茶。坎贝尔和荣格共同为印度天才学者齐默尔的作品做了编辑工作。



乔治·卢卡斯的精神导师

坎贝尔的一生如同有神力相助，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坎贝尔致力于研究神话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引作用之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电影界声名大噪，在编剧界也引起轩然大波，其作品被好莱坞列为必读书目。



好莱坞导演乔治·卢卡斯因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了坎贝尔的奠基之作《千面英雄》。这本书让他非常震惊，在书中他发现了很多与坎贝尔想法相通的地方，并迷上了对神话历程的分析。《千面英雄》成为《星球大战》的重要灵感来源，坎贝尔成为卢卡斯终生追随的精神导师。

除了《星球大战》以外，坎贝尔的作品还直接影响了《狮子王》《黑客帝国》《蝙蝠侠》《夺宝奇兵》等美国电影的创作。他的作品是无数好莱坞大片成功的基础。

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影响奥巴马、乔布斯的当代神话学巨擘

20世纪60年代，坎贝尔成为嬉皮士汲取内在体悟的源泉，史蒂夫·乔布斯就是受其浸染而诞生的伟大人物。除了乔布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母亲都是坎贝尔的忠实粉丝，《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也多次提到坎贝尔及其作品，坦承坎贝尔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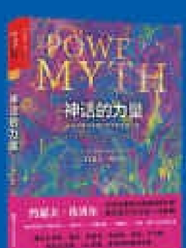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坎贝尔热”席卷全美，“感恩而死”摇滚乐队不断从中发现音乐创作的灵感，更有无数的艺术家，甚至游戏编程人员对他顶礼膜拜。著名心理学家希尔曼说：“在这个世纪里，没有一个人，包括弗洛伊德、托马斯·曼和列维·斯特劳斯在内，能像坎贝尔那样，把世界及神话人物角色的深邃意义，带回我们的意识之中。”

他就是约瑟夫·坎贝尔，是当代神话学巨擘，才华横溢的心理学家，思维独特的哲学家和作家，极具启发性的心灵导师、演说家和思想家，是影响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代宗师。

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A

坎贝尔神话系列作品

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A JOSEPH CAMPBELL



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

《神话的力量》



从俗世的挑战到心灵的深度觉醒

《坎贝尔生活美学》



永续生存的力量

《指引生命的神话》

发现之旅　生命之钥　宇宙之歌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特别制作

序曲 坎贝尔的神话世界

比尔·莫耶斯　美国知名电视新闻记者

约瑟夫·坎贝尔逝世后的几个星期，我不论走到哪儿都会想起他。

从时代广场的地铁站走出来，我不由得感到拥挤人潮散发出的那股令人窒息的压力。我在心底笑了笑，忽然想起坎贝尔曾在这里体验到的一种意象：“最新轮回转世的俄狄浦斯（Oedipus），是接续上演的美女与野兽的罗曼史。他正站在42街与第五大道的街角，等待着交通信号灯的变换。”

在休斯顿根据乔伊斯（James Joyce）原著改编的最后一部电影《死者》（*The Dead* ）的预演会上，我又想起坎贝尔。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乃是了解《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 ）一书的关键。乔伊斯认为人类苦难中有所谓的“最大与恒常的苦难”，坎贝尔把这看成是古典神话学中的基本主题。他说：“造成所有苦难的原因，就是生命必然会死去这个事实。假如生命被肯定，死亡便无法被否定。”

有一次，当我们正在讨论苦难这个主题时，他先后提到乔伊斯与依格加卡加克（Igjugarjuk）。“谁是依格加卡加克?”我几乎无法正确发出这个名字的音来。坎贝尔回答说：“哦!他是加拿大北部一个爱斯基摩部落的巫师。他曾经和欧洲的访客说，‘生命远非人智所及，它由伟大的孤寂中诞生，只有从苦难中才能触及。只有困厄与苦难才能使心眼打开，看到那不为他人所知的一切’。”

我说：“这样啊，依格加卡加克。”

坎贝尔并不在意我对文化的无知。这时我们停下脚步，他突然两眼发光，激动地对我说：“你能想象一个与乔伊斯、依格加卡加克坐在火堆旁，谈天说地的漫漫长夜会是怎样的光景吗?哇!我想在一旁聆听。”

坎贝尔正好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24周年纪念日之前逝世。我俩首次见面之前几年，他便以神话的概念讨论过这个悲剧。现在当这个令人哀伤的记忆再度袭来，我又与已成年的孩子们谈论到坎贝尔对这一悲剧的看法。他把肯尼迪总统肃穆的葬礼描述成“一个社会中最高宗教仪式的示范”，把深植在人类需要中的神话主题激发出来。“这是一个把社会最必要的精神仪式化了的场合。”坎贝尔这样写道。总统被公然暗杀，“代表了我们这个活生生的有机社会，在精力最充沛的时刻，被夺走了生命。所以需要一个补偿性的宗教仪式，以重新建立团结一致的感觉。美国是个大国，但在这四天国葬仪式中，我们成为一个一致的社会：大家同时以相同的方式，共同参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和平时期还感受到一种身为整个国家、全社会一分子的归属感。这是借由大家一致参与一项深具意义的宗教仪式而得来的”。

我还记得一件事。一位同事的朋友提及与坎贝尔合作之事时，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们需要神话?”她的说法是典型的现代论调，也就是“所有这些希腊的神与事”和人类今天的处境毫无关联。可她不知道，大多数人也不知道，那些“事物”的残余，就像考古现场的陶瓷碎片一样，填满了我们内在信仰系统的围墙。然而因为我们是有机体，所以那些“事物”都以能量的形式存在，仪式则可以引发它。例如，在看待法官的社会地位时，坎贝尔以神话而非社

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假如法官只是个社会角色，那么他可以只穿一套灰西装而不是象征权威的黑袍上法庭，因为支撑权威感的法律不仅仅只是一种强制，所以法官的权力必须仪式化、神话化。坎贝尔说：“今天生活的许多方面，从宗教、战争到爱与死亡，都必须如此。”

坎贝尔过世后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路过一家音像店，电视中正放映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星球大战》的片段。我站在那儿想起我与坎贝尔在加州卢卡斯的“天行者山庄”共同观赏此片的情景。该部电影制作完成后，卢卡斯与坎贝尔成了好朋友，因为卢卡斯知道该片的制作深受坎贝尔的影响，所以卢卡斯便邀请坎贝尔观看《星球大战》三部曲。坎贝尔为古代神话中的主题、意旨，能以如此富有冲击力的当代影像手段展现在大荧幕上而感到高兴。在这次造访中，由于对天行者卢克的冒险与英雄事迹颇为赞赏，坎贝尔在谈到卢卡斯将“最新而有力的叙事方式”放入古典英雄故事中时，愈发兴奋雀跃。

“那是什么方式?”我问。

“歌德在《浮士德》中采用的方式，而卢卡斯却以现代语言来加以表示。也就是传达出科技将无法解救我们的信息。电脑、工具、机器是不够的，必须仰赖我们的直觉、我们真实的存在。”

“这是不是违反了理性呢?”我问，“我们难道不是已经从理性中急急忙忙地撤出了吗?”

“那不是英雄冒险的重点所在。它并不否定理性。相反，英雄通过战胜阴暗的感情，象征了对内在非理性所具有的破坏作用的控制。”在其他几个场合，坎贝尔也表示过，他对我们不能“承认人性本具的食色本能”而感到悲哀。这里他所描述的英雄冒险，并不是英勇的行为，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当卢克发现形成他当下命运的内在性格渊源时，就变得再理性不过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坎贝尔而言，英雄冒险过程的终结，并不是夸大英雄这个角色。他在一场演说中提到，“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和所经历的人物或力量画上等号”。印度渴求解脱的瑜伽大师，把自己化在光中而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但是意欲服务他人者，是不会如此逃避的。这个旅程的终极目标既非解脱也非极乐，而是服务他人的智慧与力量。他说：“名人与英雄的众多差别之一是，名人只为自己而活，但英雄要解救社会。”

坎贝尔坚信人生是一场冒险。在大学导师把他局限在狭隘的学术课程中时，他的反应是：“去他的。”于是他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而到森林中读书。他一生持续不断地阅读有关世界的书，包括人类学、生物学、哲学、艺术、历史与宗教。他不断提醒他人：了解世界的一条可靠之路，便在书本当中。在他死后几天，我收到一位主流杂志编辑，也是他以前的一位学生所写的一封信。在看过我与坎贝尔在电视上的一系列对谈后，她写信来分享坎贝尔是如何“以一阵旋风席卷所有知识的方式”，让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学生在课堂中毫无喘息的余地，她写道：“虽然我们听他的课听得津津有味，但也对他每周指定阅读作业分量之重，感到踌躇不安。最后有位同学站起来质疑他（莎拉·劳伦斯学生的风格）：‘你知不知道，我还选修了其他课，每门课都有阅读作业。你怎能指望我在一周内念完所有的阅读作业呢?’坎贝尔只是笑笑说：‘我很惊讶你试着想在一周内读完，其实，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读这些书。’”

她还说：“而我还未阅读完他那永无完结的人生与智慧典范。”

我们可以从一次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坎贝尔纪念会上，看出他的影响力。当他还是个孩子时，跟随大人来到博物馆。他被图腾柱石与面具深深地震慑住了。到底是谁创造了它们？他感到好奇。它们代表什么意义呢？于是坎贝尔开始尽其所能地阅读印第安人的神话与传奇。进入这个领域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便成为神话研究的世界级顶尖学者，同时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激奋的老师。据说，“他可以让民俗学与人类学鲜活无比”。

而如今，在这个曾经在75年前激发他对神话产生兴趣的博物馆内，人们为他举行纪念仪式并献上崇高的敬意。其中有“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打击乐团鼓手哈特（Mickey Hart）的演出，坎贝尔曾与这个乐团共享过打击乐的美妙。布莱（Robert Bly）一边弹奏着扬琴，一边诵读着献给坎贝尔的诗；他以前的学生，以及他与舞蹈家妻子珍·厄尔德曼（Jean Erdman）退休后在夏威夷结交的朋友，都前来致辞。纽约著名的出版公司也有代表出席。还有年轻及资深的作家与学者，他们都曾在坎贝尔的书中找到人生的突破之路。

当然也有新闻记者。我早在8年前就被他吸引，我自己设计制作了一系列节目，试图把我们时代充满活力的智者思想带到电视荧屏上。我们曾在这家博物馆录制了两期节目，而通过他在荧幕上强有力的现身说法，共有14000名观众来函索取对话的脚本。那时我便发誓还要再找他，做一期更有系统而完整地探索其思想的节目。他撰写并主编了近20本书，但是我们接触到的却是他为人师表的那一面。他是个对世界传说与语言意象有广博知识的老师，我希望别人也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他。想要与大家分享此人智慧之宝的渴望，促成了我与他《神话的力量》系列纪录片以及这本书的问世。

大家都认为新闻记者享有在公众界不断接受教育的权利，确实，我们是幸运的一群人，可以继续接受成人教育的课程。近年来坎贝尔是教我最多的人，我告诉他，不论我这个学生将来有何变故，他都得负起影响我的责任。他听了哈哈大笑，并引用一句古罗马谚语说：“掌管命运的三个女神会引导有志者，随波逐流的人则被她们牵着鼻子走。”

和其他贤师一样，他以举例来教学。“用语言说服别人去相信某事物”不是他的风格（唯一的例外是当他向珍求婚时）。他告诉我，说教者的错误在于试图借言语让人产生信仰，而不是将自己真实的发现展露给大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最好的批评是：“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知的最好事物，然后再把这个已知事物转化，创造出一股契合真理的崭新思潮。”这就是坎贝尔的贡献。只要听他所言——真正聆听，就一定会发现，在你的意识中有一股全新生命在涌现，以及自我想象力在提升。

他认可的研究准则，是去发现“世界神话主题中的共通性，以指出人类心灵中那种欲将自己置于一个深刻意义核心的永恒渴求”。

“你是说寻找生命的意义?”我问。

“不，不，不，”他说，“是去寻找那种真正活着的体验。”

我曾经说过，神话学是一张内在体验的地图，它由曾经游历过的人所描画。我怀疑他认可了这个来自新闻记者的无聊定义。对他而言，神话学是“宇宙之歌”，是“天籁”——即使不知曲调为何，依然随之翩然起舞。“不论是以一种高高在上嘲讽的心，聆听非洲刚果河畔的巫医对着可笑的偶像唱诵符咒，阅读深具智慧的老子的《道德经》，咀嚼如阿奎那那果核般坚硬的神学论调，还是突然间对爱斯基摩神仙故事的意义有些许体会，我们所听的都是天籁的重复乐章。”

他猜测这个庞大而不协调的合唱团，从原始先民猎杀动物为食时、看到动物死后似乎进入超自然世界时、讲述这些动物故事时，便开始了。超越可见的存在世界，“在某处”有“动物首领”（animal master）存在，它是控制人类生死的力量。假如它不把动物送下来供人类猎食，则猎人与他的族裔将会挨饿。人们从早期社会学习中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杀生与饮食，那就是神话所要处理的重大奥秘。”狩猎变成一种牺牲的仪式，猎人反过来对动物的灵魂做出补偿，希望能够诱使它们再回来牺牲，供人类食用。野兽被看做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使节。而坎贝尔臆测，在猎人与猎物间逐渐滋生出一种神奇、美好的和谐，仿佛被锁在一个死亡、埋葬与再生的“神秘超时间”循环中。洞穴墙壁中的绘画艺术以及口传文学，便是我们今天称做“宗教冲动”的表现形式。

当原始人从狩猎转向以栽种为生，他们诠释生命奥秘的故事也改变了。种子成为无尽循环的神奇象征。植物死亡、被埋葬，但种子会再生。对各大宗教谈到永恒实相的表象时（即由死到生，或是所谓的“从牺牲到极乐”），大多使用此一象征的现象，坎贝尔都感到极度有趣。

他说，“耶稣有慧眼”、“他在芥菜子中看到了伟大的真实”。他从《约翰福音》中引用耶稣的话：“真的真的，我告诉你，除非一粒麦子掉入土里死去，它仍然是孤独的。但是假如它死了，可以长出许多果实来。”接下来引用的则是《古兰经》，“你认为你可以不经过那些，那些在你之前死亡人们曾经历的试炼，就可以进入天堂吗?”他漫游于广博的心灵典籍中，甚至从梵文翻译印度教经典，持续不断收集最新的故事，以便附加诠释古老的智慧。他特别喜欢一个困惑的女人对话印度圣哲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的故事。那个女人说道：“啊，大师，我不觉得我爱上帝。”圣哲回问：“那么你是不是任何事物都不爱?”女人回答说：“我爱我的小侄女。”于是圣哲对她说：“那就是你的爱，也是对上帝的服务，因为你爱那个小孩，也是在提供服务。”

坎贝尔说：“这就是宗教的崇高信息，只要你在这当中至少为一个人做了事……”

他在各宗教信仰的文献中发现，人类精神层次的原则大同小异。但必须从部落优先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否则世界宗教便会停留在今天中东和北爱尔兰的状态，那是鄙视与侵略的来源。他说，上帝的意象有许多，可以把它们称做“永恒的面具”，因为它们同时掩盖也揭露了“光荣上帝的面貌”。他想知道上帝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中拥有如此不同的名字，也想知道在这些迥异的传统里，许多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被发现和比较的。例如创世纪、处女生子、轮回、死亡与复活、二度降临和最后审判日等故事。他喜欢印度教经典中的一个见解：“真理只有一个，圣贤以许多不同的名字称呼它。”他说：“为上帝赋予的所有名字与意象都只是指涉永恒的面具而已。终极真实本身的字义已说明，它超越一切语言与艺术。神话也是上帝的面具，是一个表示藏在可见世界背后的事物的隐喻。”他说：“不论神秘主义的传统如何不同，都在呼唤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深度觉醒。在坎贝尔的书中，不能原谅的原罪乃是怠慢疏忽、不够警觉与不够清醒。”

我从未见过比他更会说故事的人。听他谈原始社会，我有如置身在无际苍穹下的广阔草原上，或是在群树覆盖的浓荫森林中。我开始了解，如何从风雷里听到神的声音，从每一条山中溪涧看到上帝之灵的流动，以及如何把地球看成是自神话想象圣地结出的果实。于是我不禁要问：既然现代人已经把大自然的神秘剥落殆尽，用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话说，已经把信仰完全清扫干净，我们的想象力要如何得到滋养呢?难道要靠好莱坞和电视电影吗?

坎贝尔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有个超越幻象冲突的智慧点，和一个能把生命重新放回原位的真理存在。找到它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试图要找出科学与心灵间新的融合。在宇航员登陆月球后，他写道：“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世界观的改变似乎把人类从中心移开，而中心是很重要的。然而从精神层次来说，中心就是观察的地方。站在高地便看到地平线，站在月亮上便看到整个地球的升起，即使你是从客厅的电视中看到的，效果也是一样。”其结果是史无前例地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就好像古代神话为那个时代所作的贡献一样，这个新宇宙观也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相同功效。它把感觉之门清扫干净，以迎接那一度被认为是可怕、迷惑的宇宙惊奇景象及自己的奥秘。并不是科学造成非人性化或使我们脱离神性，相反，科学的新发现使我们与古人重新结合。因为它使我们认识到整个宇宙不过是我们内在心灵深处本性的放大反照而已。所以我们确实是它的耳朵、它的眼睛、它的思考、它的言语，或者以神学的语言来说，是上帝的耳朵、眼睛、思考与谕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是否仍然相信他曾写过的信条：“此刻我们正完成一个最大的飞跃，一次由人类心灵、外在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奥秘知识的飞跃。”

他想了一下，然后回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过。”

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拿起他给我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一书翻看了一会儿，我想起从书中第一次发现神话英雄世界的情形。那时，我漫步在孕育我成长的小镇上，在一家小图书馆里，随便翻看架上的书，并抽出一本令我对宇宙人类称奇的书；为了人类而从神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勇搏巨龙获得金羊毛的杰逊王子、追求圣杯的圆桌武士等，都记载其中。但一直到认识坎贝尔之后，我才了解到，在周六日场演出中所见的西方人，是如何肆意地借用这些古代故事。而我们在主日学校学到的故事，与其他同样体验到灵魂崇高追求、以必朽生命追求上帝真实的不同文化间，有互相对照之处。他让我看到了其间的关联，了解各个片段怎样彼此连接，并让我对所谓的“有活力的多文化未来”不仅不再那么惧怕，甚至欢迎它的到来。

当然，他也被批评为过度以心理学来诠释神话，以及把神话的当代角色过于局限在意识形态功能或疗愈的功能上。我没有资格论断这些评论，还是让别人来衡量吧。他似乎从来不为争议所困扰。他只是不断教书，启发别人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

毕竟，是他那种真实的生活给予我启发。当他说神话是我们最深心灵潜能的线索，能使我们欢乐、明觉，甚至狂喜时，他说得好像是自己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并邀请我们前往造访的人。

他的哪一点吸引了我呢?

智慧，是的，他非常聪明。

博学，他确实如此。对那些少有人知道的素材，他却能知晓千万变化之过去的全貌。且还不止于此。

故事是要用讲的。他是个有成千故事的人，以下是他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在日本参加一次宗教国际会议时，坎贝尔听到另一位从纽约来的美国社会哲学家对一位日本神道教的神职人员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观摩过许多典礼，也参观了许多神庙。但我不了解你们的意识形态，不了解你们的神学。”日本人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深思，然后摇了摇头。“我想我们没有意识形态，”他说，“我们没有神学，我们跳舞。”

坎贝尔也是一样，在天籁伴奏下起舞。

01 神话与现代世界

◆很多人认为人类所追求的一切就是生命的意义。我不同意。我认为人们真正追求的是一种存在的体验，因此我们的肉体才能和心底的存在感与现实感产生共鸣，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存在的喜悦。[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神话能为你做什么

莫：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神话？神话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坎贝尔：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没关系，继续过你现有的好日子，你不需要神话。”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不会因为别人说这件事很重要，就对它感兴趣。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这个主题吸引我。如果介绍得当，你会发现神话有吸引你的地方，接下来，你应该问，神话能为我做什么？

当今社会的问题之一是，人们对心灵的内涵并不熟悉。反而只对每天、每小时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过去，大学校园是一个隐秘的园地，在那时，日常生活的杂务不会侵犯到你对内心世界的追求。你能够潜心学习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柏拉图、孔子、佛陀、歌德等，而不会有生活上的杂务来干扰你。这些丰富遗产所诉说的永恒价值，和今天人们所追求的生命重心有很大关系。当你年纪大了，物质需求不再是问题时，你便会转而追寻内在的生活。如果那时你不知道到哪里去追寻，或是不知道内在生活是什么，你会感到懊悔的。

希腊文学、拉丁文学和圣经文学都曾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如今，这些都被丢在一边，西洋神话教育的传统也消失了。从前，这些神话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们能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和神话故事连接起来。人们由此可以逐步预料到生命各阶段将发生的事。如今，人们对这些故事不再熟悉，便会迷惑，因为现代生活中并没有能与古代神话相提并论的文学作品可以代替。

古老神话传递出的信息，既与几千年来支撑人类生活、建构人类历史、提供宗教内容的主题有关，也和人类内心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人类内在历程的枢纽相关联，如果你不知道人生方向的指引就在人生路上，你就必须自己建立一套指标。但是一旦这些古老故事的主题和你相呼应，你便会对这些传统，这些深刻、丰富、活生生的信息产生奇妙的感觉，而再也舍不得放弃它们了。

莫： 这么说来，人类记述故事是为了与世界协调，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与现实世界联结得更加和谐？

坎贝尔： 没错。伟大的小说具有神奇的教育意义。在我二三十岁，甚至40岁时，乔伊斯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都曾是我的老师，我读遍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两个人的作品都具有神话传统。以托马斯·曼的作品《托尼奥·克律格》（*Tonio Kröger* ）中托尼奥的故事为例。托尼奥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家乡很有影响力。小托尼奥却极具艺术家气质。他搬到慕尼黑和文艺圈子的一群人混在一起，这群人认为自己超越了那些只知道赚钱及只以家庭为重心的男人。

托尼奥挣扎于两个极端之中，一边是他的父亲，一位好父亲，有担当且恪尽一切应尽的义务，但一生中从没有做过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另一边是一群像托尼奥这样的人，一群离开

故乡且唾弃过去生活的人。托尼奥内心的矛盾在于，他发现自己其实是爱家乡人的。虽然他认为自己在学识上比家乡人出色，但他的心是和他们在一块儿的。

在他离开家乡过着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时，他发现那些唾弃平凡生活的艺术家，对人生的态度却是如此的下层，以至于他实在无法和他们在一起。最后他离开了他们，并写了一封信给那一群人，信中说："我敬仰那些高傲的人们，他们冒险开拓伟大、具有魔鬼般美貌的道路，并且看不起平凡，但我并不嫉妒他们。对于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任何东西都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诗人。对我而言，我的故乡，那里的生活，及那里一切平凡的事物，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所有的亲情、友情及诙谐，都是由这份对故乡的爱而来的。真的，对我而言，一个人能真实描绘出这份爱，必定述说着凡人和天使的共同语言；缺乏这一份爱，他的创作便只是三个会出声的黄铜乐器，或只是一个会发出叮当声的铙钹。"

生命的不完美正是它的可爱之处

托尼奥接下去说："一个作者必须真诚地面对真实。"这是一个致命的观点，因为人是不完美的，若要把人的真实描绘出来，就要描绘他的不完美。完美的人是无趣的——就像佛陀入涅槃后便不再回到世间来一样。生命的不完美正是它的可爱之处。一个作者一针见血地描绘出这个现实世界时，是有伤害性的，但带着爱心，就像托马斯·曼所说的"性欲的反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正是一种爱的表现。

莫： 我能体会这个意象，对故乡的爱，对故乡的感觉，不论离开故乡多久甚至不再回去，这种感觉都一直存在。故乡是你首先发掘人性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你会因为人类的不完美而爱他们？

坎贝尔： 小孩子的可爱之处不正因为他们老会跌倒，不正因为他们头大大的、身体小小的吗？华特·迪士尼创造了七个小矮人，不正因为他看到小孩子的可爱之处吗？这些大家喜爱、长相滑稽的小人物，他们之所以可爱就是因为他们并不完美。

莫： 完美可能会很乏味，不是吗？

坎贝尔： 完美是很乏味。完美缺少人情味。脐点、人性，以及人之所以为人，不是超自然的或不朽的特性，而是人类可爱的特质。这也是许多人无法爱上帝的缘故，因为上帝太完美了。你会崇敬上帝，但那不是真正的爱。只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才是可爱的。

莫： 你的意思是？

坎贝尔： 受难。受难是不完美的，不是吗？

莫： 人类受难、挣扎、生活着的故事——

坎贝尔： ——以及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必须经历什么的故事。

神话使我们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

莫： 我从你的作品《上帝的面具》（*The Masks of God* ）和《千面英雄》中知道，读神话可以发现人类的共通处。神话是每个人在一生中，随着岁月流逝，不断追寻真理、人生意

义和重要性的故事。我们都要将人类的故事流传下去，都要了解人类的故事。我们都必须了解死亡，也都必须和死亡打交道，在我们由生到死的过程中，都要靠神话的协助才能走完。我们需要神话来为自己的一生提供指引，需要借由神话来接触永恒，需要透过神话了解人生的奥秘之处，并进一步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

坎贝尔： 大家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切。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类真正追求的是一种存在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我们一生的生活经验才能和内心的存在感与现实感产生共鸣，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存在的喜悦。那就是生命，神话是帮助我们发现内在自我的线索。

莫： 神话是线索？

坎贝尔： 神话是找出人类精神潜能的线索。

莫： 是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内在了解及体验到的事物吗？

坎贝尔： 没错。

莫： 神话的定义是追寻人生的意义，你将它改成体验人生的意义。

坎贝尔： 是体验生命。人们的心总是在追寻意义。一朵花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知道一则关于禅宗缘起的故事，故事中提到佛陀拈花说法的情景。当时只有迦叶尊者报以微笑，表示了解佛陀的意思。佛陀本身又叫如来。事物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是人类后来加上去的。宇宙的意义是什么？跳蚤的意义又是什么？存在本身是不需要赋予人为意义的。它就是在那里，如此而已。你的意义就是你的存在。人类一直汲汲于追求外在价值，却忘了本来便存在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就是存在本身的喜悦，也就是生命的意义。

婚姻，人生中的一个神话体验

莫： 一个人如何获得那种体验呢？

坎贝尔： 读神话。神话指引你转向内在追寻，接下来你会开始接收到由神话中那些象征性符号所传达出的信息。在自己的宗教之外，也读读其他民族的神话，因为人们习惯依据事实来解释自己的宗教，如果你读过其他民族的神话，你便能够汲取到其中隐含的信息。神话帮助你将自己的心和实际体验联系起来。神话告诉你什么是体验。以婚姻为例，什么是婚姻？神话可以给你答案。婚姻是两个原本成对个体的再结合。这世界上原本只有一个你，现在则有了两个，去体验心灵上的契合才是婚姻的本质。婚姻和恋爱不同，婚姻和恋爱毫无关系。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个神话体验。如果结婚是为了永远恋爱下去，夫妻很快便会离婚，因为所有的恋曲都会以失望告终。婚姻应该是去体验一种心灵上的契合。

如果我们能过正常生活，如果我们对异性的心态健全的话，便可以找到合适的异性伴侣。相反的，如果我们只专注于感官上的吸引力，便会和不合适的对象结婚。我们能与合适的对象结婚，等于重新把具体化的上帝融入生活中，这就是婚姻。

莫：合适的人？如何找到合适的人？

坎贝尔：你的心一定会告诉你。

莫：你指的是你内在的存在状态吗？

坎贝尔：那是个难解的谜。

莫：你是指体验到另一个自己吗？

坎贝尔：这我不敢确定。但会出现灵光一现的情况，而你体内的某个东西会知道，就是这个人，没错。

莫：如果婚姻是自我与自我的重逢，是男女潜意识中的相聚，为什么婚姻在现代社会如此脆弱？

坎贝尔：因为人们没有正确看待婚姻。我认为如果你不把婚姻视为人生第一要务，那么结婚就等于没结婚。婚姻的意义是两个灵魂合二为一，两个个体变成一个。如果婚姻维持得够久，如果能渐渐认同婚姻本身，而不是认同自己个人幻想的话，你会意识到那是真的——也就是两个个体真的只是一个。

莫：不只是肉体的而且是心灵上的结合。

坎贝尔：尤其是心灵上的结合。肉体上的结合是造成认同错误的诱因。

婚姻生活的两个阶段

莫：那么婚姻的必要作用，也就是将自己投射在孩子身上，便不是一个主要功能了。

坎贝尔：不，那只是婚姻最基本的层面。婚姻生活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春期婚姻”，那是两性互动中，伴随着本能的美妙冲动而来的，主要是为了生孩子繁衍后代。但是小孩会长大，会离开家庭，会离开原先为制造小孩而结合的男女。我很讶异地发现许多朋友在他们四五十岁时都分开了。他们婚姻生活中有孩子时都过得很好，但他们认为结合是通过与孩子的关系而来的，而不是经由彼此的关系。

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如果你曾经为婚姻牺牲了什么，你并不是为对方牺牲，而是为一种关系的结合而牺牲。中国道家的阴阳图，是黑暗与光明交互影响的意象——那就是阴和阳、男和女的关系，也就是婚姻，也就是结婚后必须面对的。结婚后你不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在一种关系中认同自己。婚姻不单只是谈恋爱，它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一种牺牲自我的痛苦体验，为的是维持两者合一的关系。

莫：这么说来，婚姻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事。

坎贝尔：婚姻不单纯只是我自己的事。它是我自己的事，没错。但是这个“自己”，并不只有你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合二为一之后的自己。那是一个全然的神话意象，意味着牺牲一个看得见的实体，以求得超越的善。这是在婚姻的第二阶段中，双方都要很艺术地体会到

的一点。就是我所谓的“炼金术婚姻”，也就是婚姻中的两个人共同体会到他们其实是一体的经验。如果两个人这时仍活在青春期婚姻中，这个爸爸便会爱上另一个更年轻貌美的女子，再结婚去了，妈妈则被迫单独留下来，面对一个空巢和空虚的心，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安排一个人的生活。

莫： 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婚姻有两个阶段。

坎贝尔： 那是因为人们并没有对婚姻有所承诺。

莫： 我们自以为已做了承诺——对一个更好或更糟的未来有所承诺了。

坎贝尔： 那只是仪式的残骸。

莫： 仪式已经失去了它的威力。过去能够传递内在世界真相的仪式，现在只是徒有其表。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的仪式，也可用来解释个人的婚姻与宗教仪式。

坎贝尔：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结婚前能得到精神上的指引，告诉他们婚姻的意义呢？现在只需要10分钟，便可以在法官面前完成公证结婚。而在印度结婚仪式要举行三天，这三天，新娘和新郎要形影不离。

莫： 你是说婚姻不只是一种社会的安排，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学习。

坎贝尔： 婚姻主要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学习，社会应该帮助个人意识到婚姻的这一层面。不应该由个人来配合社会，相反，社会应该为个人提供这项服务。如果由个人来迎合社会，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怪物，这也是目前威胁世界稳定的因素。

今天是一个没有仪式的社会

莫： 如果社会不再拥有震撼力的神话，会变成什么样呢？

坎贝尔： 就是像我们今天所见的情况。如果要了解什么是没有仪式的社会，只要读读《纽约时报》就好了。

莫： 在《纽约时报》中你看到了什么？

坎贝尔： 就是每天发生的新闻，包括年轻人的破坏举动和暴力行为，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举止合宜。

莫： 年轻人要借着仪式成为部落的一员，成为社区的一员，但现代社会并没有发挥这一功能。所有儿童都必须二度出生，学习如何理性地在现代社会中度过童年。我想到《哥林多前书》中的一段：“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情感像孩子，现在我已长大成人，我把孩子气的事都抛弃了。”

坎贝尔： 就是那样。这就是成人仪式的重要性。原始社会的成人礼包括打落牙齿、奉献祭品、割包皮及各式各样的典礼。典礼要在成人之前完成。借此你可以脱去小孩子的躯壳，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大人。

当我是小男孩的时候，大家都穿着及膝的短裤。当你换上长裤时，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要变成大人了。现在的小男孩不会再经历这种过程，我甚至看过五岁的小男孩穿着长裤跑来跑去。没有经过这些，他们如何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不能再有孩子气的行为了呢？

我们去哪里找寻神话

莫： 以今天一个在纽约市215街和百老汇大道附近长大的男孩为例，他们要去哪里找寻神话呢？

坎贝尔： 他们只有自己去创造了。这就是城市涂鸦的由来。这些青少年组成自己的帮派，创造自己的入会仪式及道德标准，他们极尽所能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但是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自己的法律与社会公认的不同，也没有被纳入社会中。

莫： 罗洛·梅（Rollo May）[1] 指出，当今美国社会充斥暴力的原因在于，可以帮助年轻人和这个世界联结的伟大神话已不复存在，也没有神话帮助他们去了解表象之外的世界。

坎贝尔： 这没错，但造成美国社会充斥暴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缺乏社会规范。

莫： 请解释。

坎贝尔： 以美式足球为例，它的游戏规则严格而复杂。如果你去英格兰，你会发现那里橄榄球的规则没有那么严格。在20世纪20年代，我还是学生时，同校的两位同学是美式足球比赛时向前传球的一对绝佳进攻搭档。毕业之后二人都拿到奖学金到英国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了英式橄榄球队，有一天他们想把向前进攻的玩法介绍给英国人，英国球员说，“我们没有针对这种玩法的规则，请不要这么做，我们不是这样玩的。”

在一个已经达到一致性的文化中，存在着身在其中的人们共同接受的不成文规定，这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一种风格，一种对“我们不这样做”的共同理解。

莫： 一种神话。

坎贝尔：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明文定义的神话。比方说，我们就是这样使用刀，我们就是这样和别人打交道等。这些都没有明文规定。然而美国人民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聚集在同一片土地上，因此，法律在这个国家就变得非常重要。律师和法律是凝聚美国国民的要素，但是美国并没有社会规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莫： 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160年前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2] 来到美洲大陆时，说自己发现了两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坎贝尔： 现代社会是一个解构神话的社会。因为这个缘故，我教过的学生都很喜欢神话，因为神话带给他们信息。我不知道神话带给今天的年轻人什么信息，但我知道神话带给了我什么，也可以确定神话在年轻人身上会发生作用。不论我到哪一所大学演讲，每次都是大爆满。通常学校会安排一间比实际需要小的房间来做演讲，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话在听讲的学生中会造成多大震撼。

关于生命智慧的故事

莫： 你认为年轻学生从你这里所听到的神话故事，对他们究竟有什么用？

坎贝尔： 神话是关于生命智慧的故事，真的是，而且是我们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在学校里我们只能学习科技知识而已。教导学生如何在学习中找出生命的价值，本是老师的工作，但学校和老师对此总有一种奇怪的抗拒感。今天的科学教育——包括考古人类学、语言学、宗教研究等，都有训练专家的倾向。专家型的学者必须懂得非常多，才能成为具竞争力的专家，因此更强化了学校训练专家的倾向。以佛学研究为例，你必须懂得所有种类的欧洲语言，因为讨论东方哲学的论著都是以欧洲语言写成的，尤其是法文、德文、英文及意大利文，同时你也要懂得梵文、中文、日文、藏文及其他多种语言。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浩大工程，拥有如此成就的专家不可能再去思索易洛魁人（Iroquois）[3] 和阿冈昆人（Algonquin）[4] 之间的不同。

同时专家倾向于将问题局限在他们关心的范围内。只有像我这种通才才会向不同的专家学习东西，才可以看到专家看不到的地方，因为问题不会局限在一个范围内，问题会同时发生在许多专业领域里。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一直以来被学术领域多为贬低的通才，其实是更加关注人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文化。

莫： 记者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获得特许去解释他不了解的事情。

坎贝尔： 那不只是职业赋予的特权，更是加在他身上的义务——也就是说，记者有义务在大众面前教育自己。我记得年轻时候去听过齐默尔（Heinrich Zimmer）的演讲。据我所知，他率先提出神话中含有对生命有用之信息的观点。他认为神话不只是学者拿来混一混的有趣东西。透过他的观点，我进一步确认自己在童年时代对神话产生的一种感觉。

创造、死亡、复活与升天

莫： 你还记得第一次发掘神话的感觉吗？还记得神话第一次在你心中活跃起来的情况吗？

坎贝尔： 我是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最大优点就是，父母会教你必须严肃地面对神话，要让神话在你的生活中运作起来，要依据神话的主旨来生活。我成长的环境不断地与宗教发生季节性的关联。那是耶稣降临世界、在这世界教导众人死亡、复活、回到天堂的循环。时间变化中的永恒核心，便通过一年中的各种天主教仪式让你铭记在心。但原罪则和那种原有的平和失去联结。

接下来我对美国印第安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原因是“水牛比尔”经常到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表演他那神奇的“西部荒野秀”。因此，我想多了解美国印第安人。我的父母也尽力找来当时写给小孩的印第安人故事书给我看。从此我开始读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在这些故事中，我发现了和天主教相同的神话动机。

莫： 创造？

坎贝尔： 创造、死亡、复活、升天、处女生子，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却能认得那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词语。

莫： 接下来呢？

坎贝尔： 我兴奋极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比较神话学产生了兴趣。

莫： 你是不是开始怀疑，“为什么神话里这么说，而《圣经》里又是那么说的？”

坎贝尔： 没有，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开始做比较性的分析。

莫： 什么样的印第安人故事会引起你的共鸣？

坎贝尔： 在我小时候，仍然流传着美国印第安人的传说，印第安人仍会在你四周出现。虽然接触过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传说，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美国印第安人的故事很丰富，也发展得很完整。

小时候，我家常去树林中度假，那里曾经住过德拉瓦印第安人，易洛魁人也常去进攻打仗。那里有一个凸出的岩架，我们曾在那里挖出过箭头等小男孩感兴趣的东西。而在印第安人故事中描述的动物，也会出现在那个树林里。那片树林是小时候引领我进入印第安人神话世界的地方。

莫： 那些故事有没有和你的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

坎贝尔： 那时候没有。和我的信仰产生冲突是后来接触到科学研究方法的时候。稍后我又对印度教感兴趣，并在印度教中发现了和印第安人神话类似的故事。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是中世纪亚瑟王的素材，也是和印第安人类似的故事。我一辈子都在和这些故事打交道。

莫： 这些故事来自不同的文化，但都叙述着同一个不朽的主题。

坎贝尔： 主题是不朽的，故事则随着不同的文化而变化。

莫： 所以说，故事可能采用同样、普遍的主题，但在应用时依据不同的民族性稍作调整？

坎贝尔： 没错。如果对主题不留心的话，你可能会认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但实际上是统一的。

所有生活中的行为都是神话的仪式

莫： 你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了38年的神话学，学生都来自中产阶级，都是具有正统宗教背景的年轻女孩，你如何使她们对神话感兴趣？

坎贝尔： 这些年轻人就是能够汲取这些东西。神话告诉你在文学及艺术背后的东西，神话教导你认识自己的生活，神话是一个伟大的、令人兴奋的、丰富人类生命的主题。神话和一个人生命中的各个阶段都密切相关，是你由儿童期进入成人期，由单身状态变成结婚状态的启蒙仪式。所有这些生活上的行为都是神话的仪式，和你对自己一生中所必须扮演的各种角色的认同也有很大关系。 也是你抛弃旧有的自己，以一个全新的个体出现，并扮

演一个负责任的新角色的历程。

法官一走进法庭，每个人都会自动站起来。你并不是向法官个人致敬，你是向他身上穿的这件法袍、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致敬。为什么他能够穿上这件法袍呢？因为他代表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意义。他是诚实的，不带个人偏见的。所以你站起来是对一个神话的角色致敬。

某位统治者可能是你所碰到最愚蠢、奇怪、平凡的人，他们可能只对马匹及女人感兴趣，但是你不需要对他们个人做出反应，你是对他们所扮演的神话角色做出反应。某人在成为法官或美国总统之后，他便不再是他自己，他代表那间一直存在的办公室，他必须牺牲个人的欲望，甚至生命来维护他所扮演的角色。

莫： 这么说来，神话仪式是在我们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结婚典礼是一种，总统或法官的就职典礼是另外一种，还有哪些仪式在当今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坎贝尔： 入伍参军、穿上军服是另一种。你放弃个人生活而接受由社会决定的生活方式，这是服务社会的行为，而你是其中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根据民法来裁断人们在战争中的表现是卑鄙的，因为他们不是以个人身份在行动，他们只是一个媒介，代表他们之上的某个东西，某个他们宣誓效忠的东西。因此视军人为个体并加以评断是完全不合适的。

莫： 你看到由于白人文明的入侵，原始社会变得不安定，他们变得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甚至病态。在神话逐渐消失后，同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发生在今天的白人社会？

坎贝尔： 绝对已经发生了。

莫： 这是保守派宗教组织一直呼吁要回到旧社会信仰的原因吗？

坎贝尔： 没错，但是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想要回到一个退化、无法适应当今社会需求的东西上。

莫： 它曾经提供了人类的需要。

坎贝尔： 它从前确实有这种功能。

过去的美德是今日的罪恶

莫： 我了解保守派的渴求。我年轻的时候，天上有属于我的星星，它们的永恒持久能够抚慰我，它们提供给我一个熟悉的世界，使我相信有一个慈爱、和蔼、正直的天父，在天上守护着我，准备要接纳我，随时想到我的需要。索尔·贝娄说，科学就是要把这些信仰全面清除。但是这些信仰提供了价值，今天的我就是这些信仰造就的。我在想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他们没有可以固定仰望的星星，没有熟悉的世界，没有神话。

坎贝尔： 就像我说的，你只要读读报纸，就知道这个社会一片混乱。在现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神话提供了生命的典范。这些典范必须适合你生活的时代背景才行，而我们的时代变得太快，50年前合适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过去的美德是今日的罪恶。过去被认为是邪恶的东西，今日反而成为生活必需品。道德秩序必须配合现实生活的需要才行。这些都

是需要做却没有做到的。

旧社会的宗教属于另一个年代、另一群人、另一套人类价值、另一个世界。回到过去是将自己丢入相同的历史轮回中。我们的下一代对宗教失去信心，他们因而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莫： 经常是借着药物的协助才能做到。

坎贝尔：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就是这种机械感应的神秘体验。我参加过几个心理学的年会，主题都是在探讨神秘体验和精神崩溃之间的不同。它们的差异在于：精神崩溃是湮没在一片浮动着神秘体验的大海中，身在其中者必须要有心理准备才行。

一段可怕的内心旅程

莫： 你说的是迷幻药文化。这种文化是印第安人在失去水牛及早期生活方式后，逐渐发展出来且慢慢变成主流的。

坎贝尔： 没错，观察原始民族和现代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当前社会的情形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原始民族不被视为人，美国政府在统计投票人口时，他们甚至没有被列入计算。历史上只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有几位杰出的印第安人参与到美国政府及其生活方式中。华盛顿总统曾经说过，印第安人应该被纳为美国文化的一个成员。但是他们却成为历史的遗迹。19世纪时，美国东南部的印第安人全部被装上货车，并在军队的武装戒备下，送到当时叫做印第安人领土的地方，原本这些区域就是属于印第安人的，但在几年后又通通被夺走了。

最近，考古人类学家研究了一群居住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居住的地方和一个野生仙人掌的主要生长区只有几公里的距离。这些印第安人视仙人掌为动物，他们将仙人掌和鹿联想在一起。而且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必须四处去搜寻仙人掌回来。

这是一趟神秘的旅程，具备典型神秘旅程的一切特质。首先，参与者必须和俗世的生活隔绝。每一个参与远征的人，都必须在大众面前，坦白交代自己最近在生活上所犯的全部错误。否则，魔力便不会发生作用。在旅程中，他们会用一种特别的否定式语言交谈。例如，他们用“不”而非“是”来表示肯定。他们不说“我们走了”，而说“我们来了”，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他们来到历险旅程的入口，往后的一路上都以各种不同的神龛，代表不同阶段的心理转化。最后是采集仙人掌这项重大工程。仙人掌被当做鹿般杀掉，印第安人偷偷走向仙人掌，对它射出一支细细的箭，然后上演采集仙人掌的仪式。

这一过程是某种体验的完整重现，而这种体验和一个人的内心旅程相关联。这个内心旅程发生在一个人离开外在世界进入心灵领域的时候。印第安人将每一阶段视为不同的心灵转化。从头到尾他们都身处在一个神圣之地。

莫： 为什么他们要用这么复杂的方法，来采集仙人掌呢？

坎贝尔： 因为他们认为仙人掌不只具有生物性、机械性、化学性等外表，更包含转化心灵的功能。如果你对自己的心灵转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则将无法衡量这个变化在你身上产生的结果。你的经历将是一趟可怕的旅程，就像吃下迷幻药一样。如果你知道旅程的终点在哪里，行程就不恐怖了。

莫： 这就是为什么溺水的人，会同时经历心理上的危机一样。

坎贝尔： 因为你必须会游泳才跳到水里，但溺水的人却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总之，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在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上。一个人意识状态的转化是很可怕的体验。

莫： 你一直提到意识状态。

坎贝尔： 是的。

莫： 到底什么是意识状态呢？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冥想

坎贝尔： 笛卡尔式的思考模式认为，意识状态和人脑有特别的关联，这是错误的。人脑是一个器官，这个器官会将我们的意识状态推往一个特定的方向或目的。但是我们体内也存在自己的一个意识状态。整个生物界是由身体的意识状态向其传递信息的。

我总觉得意识状态和能量实际上是一回事。你觉得有生命能量存在的地方，就有意识状态的存在。因此植物世界当然是有意识的。如果你生活在树林中，就像我童年曾生活在树林中，我可以感觉到不同的意识状态，植物的、动物的，而人类则分享了这两种不同的事物。我们吃下特定食物后，胆汁便知道到哪里分泌这些吃下的食物。这一过程是有意识的，想以简单的技术性名词来解释它是行不通的。

莫： 我们如何转化自己的意识状态呢？

坎贝尔： 这牵涉到你想要怎么去想它。此时静坐冥想就发生功效了。整个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冥想，其大部分过程都是非意志性的。大多数人花费一大半的人生思考如何赚钱，如何花钱。如果你需要抚养一个家庭，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个家庭如何如何，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却和物质状况有关。但是如果你没有精神生活了，你如何在心灵的意识层面和你的下一代沟通呢？你如何获得精神生活呢？神话的功能便是将我们带入一种心灵层面的意识状态。

随便举个例子：我从曼哈顿第五大道和第55街的交叉口出发，向南走过几条街到洛克菲勒中心对面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我离开一个非常繁忙，而且是全球最物质化的世界，走入一间大教堂，周遭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诉说着灵性的奥秘。十字架，代表什么？而五彩玻璃窗，更带来了一种神秘气氛。我的意识状态因此被提升到另一个层次，我现在是在一个与平时不同的层面上。当我走出来，我又再度回到街道的层次。

我能一直停留在大教堂时的意识状态吗？某些特定的祈祷和静坐，是用来协助你将意识状态停留在精神层次的。最后你体会到，现实世界纯粹是高阶意识状态的一个较低层次。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中呈现的神秘气氛，也会同样发生在你的物质世界中。所有的金钱都是聚

合的能量。我想这就是如何改变意识状态的线索。

莫：当你思考这些神话故事时，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沉溺在别人的梦中吗？

坎贝尔：我不去听别人的梦。

莫：但是所有的神话都是众人的梦。

坎贝尔：不是，神话是这个世界的梦。它们是梦的原型，且与人类的重大问题有关。每当我面临人生的关键时刻，我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因为神话已经告诉我、指引我如何对某些危机作出适当的反应，这包含了沮丧、愉快、失望、失败或成功。神话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今天的名人不是神话

莫：如果一个人变成了传奇，他会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说，你认为约翰·韦恩成为一个神话了吗？

坎贝尔：当一个人成为其他人生活中的偶像时，他便被视为神话。

莫：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在电影演员身上，在电影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自己的偶像。

坎贝尔：小时候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是我的偶像，阿道夫·门吉欧（Adolphe Menjou）是我哥哥的偶像。演员都扮演着神话性的角色，他们是我们认识生命的教育家。

莫：再也没有一个电影角色比沙恩（*Shane*）更让我着迷了，你看过《原野奇侠》（Shane）这部电影吗？

坎贝尔：我没看过。

莫：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故事讲的是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行善后便离开了，他没有留下来等待回报。为什么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这么深？

坎贝尔：电影有一种魔力。电影中的角色同时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是一种类似神存在的状况。如果一个电影演员走入戏院中，大家的眼光一定集中在他身上。这时候他是真正的英雄。他并不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是个以多重姿态出现的“神”。

你在银幕上看到的，并不是这个演员本身，然而，被电影塑造出来的“他”却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演员透过多重角色的扮演，在现实生活中便被塑造成一个类似神的角色。

莫：电影塑造出银幕偶像，电视只能塑造名人。这些名人顶多是被流言围绕的主题，而无法成为他人的模范。

坎贝尔：这是因为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是到一个特定的庙堂，像是电影院这样的地方，因此不会产生特殊的感觉。

莫： 我昨天才看到一张《第一滴血》（*Rambo* ）的照片。兰博是一位参加越南战争的战士，他在战后又回到越南去拯救成为战俘的同僚，并通过暴力手段将旧日伙伴救回美国。这是在贝鲁特最卖座的电影。我看到的这张照片，上面是一个最新型的兰博玩偶。生产甘蓝菜娃娃的公司现在也设计并生产兰博玩偶。照片的前景是一个可爱、甜美的甘蓝菜娃娃，在她背后则是残暴的兰博。

坎贝尔： 这是两个神话人物。现在出现在我心中的影像是毕加索的《米诺陶之战》。这是一幅版画，上面有一只巨大的公牛扑过来，哲学家因为害怕，爬上楼梯想要逃走。斗牛场上躺着一匹马，它已经死了，死马上面躺着一位女斗牛士，也已经死了，画面上唯一面对这只可怕大公牛的，是一个手上握着一朵花的小女孩。这幅画中正好有你谈到的两种人物——单纯、无知、像孩子般的那个象征，以及恐怖的胁迫力量，你可以在这里看出当代的问题。

莫： 诗人叶芝认为我们是活在基督教大周期的最后一个循环。他在诗作《二度降临》中说，“不断绕着大回旋转圈，猎鹰已经和驯鹰者失去联系；所有事物都散落开，因为中央无法维持；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散见世界各地，维系人类的血缘关系变淡了，四处都是一样；年轻人的成人仪式已经湮没了。”你认为逐渐趋向类似“耶稣诞生于伯利恒”的另一个文明是什么？

坎贝尔： 我不知道什么会到来，至少不会比叶芝知道得更多，但是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的转接点，都是充满巨大痛苦及动乱的时期。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威胁，而且每个人都感到这是一个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5] 要来临的信号。

莫： 奥本海默（Oppenheimer）[6] 在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说，“我已经成为死神本身，成为摧毁世界的人”。你不会认为那就是世界末日吧？

坎贝尔： 它不会结束的。它可能会是这个星球生命的结束，但不会是这个宇宙的末日。这只是宇宙各个恒星间不断发生的许多爆炸中的一个，宇宙是由一堆不断爆炸的原子熔炉组成，太阳是其中的一个。原子弹爆炸只不过是这整个大工程的小小仿造品。

莫： 你能想象外太空中的其他外星生物，像我们一样坐在这里，像我们一样讨论神话吗？

坎贝尔： 我无法想象。如果气温上升50摄氏度或下降100摄氏度并保持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生命就无法在地球上存活了，当你意识到地球上的生态平衡是多么微妙、水是多么重要时，当你想到这些发生在地球上的灾难时，你就不会认为有人类已知的生命会存在于其他星球上了，尽管围绕着这些星星在运转的卫星数不胜数。

脆弱的生命在灭种的恐惧中活着

莫： 人类脆弱的生命总是在恐惧，在可能会灭种的严格考验下存活着。当我们透过神话了解到生命的意义，我们就不再觉得甘蓝菜娃娃和邪恶的兰博摆在一起那么不协调了吗？

坎贝尔： 是的，不会觉得不协调了。

莫： 你发现现代媒体中发展出什么可以代表旧宇宙真理的新隐喻了吗？

坎贝尔： 有这个可能，但我还不认为它们可以成为神话的隐喻。

莫： 你认为将机器纳入新世界的神话会是怎样的神话？

坎贝尔： 自动化机器已经成为神话的一部分，也已经成为梦境的一部分。飞机就已经满足了人类的许多想象力。以飞机的飞行为例，它代表了人类从地球解放出去的幻想。这和鸟儿所象征的意义是相同的。鸟儿是人类心灵从大地的束缚中释放出去的象征，就像蛇象征对大地的束缚一样。飞机只是代替鸟的角色。

莫： 还有没有其他的？

坎贝尔： 武器是一种。我在往返加州与夏威夷的飞机上放映的电影中，看到总是会有人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那是携带着武器的死亡之神。各种新式武器代替了早期旧式武器所扮演的角色，仅此而已。旧式武器的象征性功能并没有消失。

莫： 这么说来，新的神话仍可套入老故事中。我看《星球大战》时，想到使徒保罗说的一句话，“我和自然法则与力量相抗衡。”那是2000多年前《圣经》所记载的，在石器时代早期狩猎民族居住的洞穴中，也刻有和自然法则与力量角力的景象。而在当代科技神话中，人类仍然和这两种势力抗争。

坎贝尔： 人类不应顺服外来的权势而应该控制它，但如何做到却是个问题。

当代社会的新神话

莫： 我问过我最小的儿子，“为什么你连续看了十二三次《星球大战》？”他回答我说，“就像你不断地读《圣经·旧约》一样”。他看的是一种当代社会的新神话。

坎贝尔： 当然就神话观点而言，《星球大战》是有其价值的。这部电影用一部机器的面貌来呈现一个国家，并提出一个问题：“这部机器将会摧毁人性还是配合人性的需要？”人性必须是发自于心的，而不是由机器出产的。在我看来，《星球大战》这部电影中呈现的问题和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浮士德》中的魔鬼是一个万能的机器人，能供给人类各种财富。以此类推，它应该是最能决定生活目标的人。另一方面，《浮士德》因为被救赎，便可以摆脱机器的指令，自己决定生活方向。在《星球大战》一片中，卢克揭发了自己父亲，象征着揭开一位父亲所扮演的社会功能。片中他的父亲身穿制服，那就是权威，也就是一个国家扮演的角色。

莫： 机器协助我们实践理想世界，并且以我们认为它应有的样子来呈现。

坎贝尔： 没错。但也会有机器指使你的时候。比如我买了一部电脑，因为我是一个神话的权威，我会把这部机器看成是一位《圣经·旧约》里的神，这个神制定了许多规则，但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上帝存在吗

莫： 有一则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电脑的故事。

坎贝尔： 艾森豪威尔走入一间摆满电脑的房间。他对一部电脑说，“上帝存在吗？”房间里的所有电脑都启动起来，所有灯都闪了起来，轮子也转动起来，隔了一会儿有一个声音说，“现在有了”。

莫： 一位酋长说过，万事万物都是造物者的化身，这种精神可不可能在电脑中展现出来？如果电脑不是一个特殊、有特权的意外之物，那么无所不在的上帝也一定存在于它所创造的电脑中。

坎贝尔： 的确如此。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一切，真是奇迹。电脑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要探究一下？

莫： 我没想过。

坎贝尔： 真不敢相信，电脑真的是一组天使的集合——所有东西都在几片小铁片上，还有那些小管子，这真是奇迹。我从电脑中得到了和神话有关的启示。那就是你买了软件，就可以得到一些符号，这些符号带领你达成你的目标。如果你下达的是不属于这套软件的指令，电脑便无法运作。

同样的，在神话的领域里，如果用父亲来比喻神话里的谜，用母亲来隐喻神话中的智慧及奥秘，你便要有一组和你所熟悉的神话不同的信号。父亲和母亲是一种比喻，而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说，宇宙是我的父亲，或宇宙是我的母亲一样。耶稣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接近天父。”这里所指的天父就是《圣经》中的父亲。

有些人确实只能通过耶稣来接近上帝，有些人则要通过母亲接近上帝，那你可能比较偏好凯莉（Keli）[7]，及赞颂女神之类的方式，那只是探究神秘生命的另一途径。你必须了解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不同的软件，它们都有自己的符号和功能。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一直接近某种宗教，并已据此建立起一套生活方式，那么他最好一直使用这套已经熟悉的软件。像我这种喜欢玩不同软件的家伙，我可以比较来比较去，但不可能经历圣徒的体验。

莫： 一个真正伟大的圣人，可以从任何地方汲取他想要的，综合起来组成一套自己的软件。

坎贝尔： 这样一来，就可以发展出另一派宗教了。你可以在《圣经》里得到印证。起初，上帝只是诸神中最具威力的一位。它只是一个地方部落的神明，到了6世纪犹太人定居巴比伦时，人们已经认定上帝是人类的救主，出自《圣经》的神格概念也重新进入一个新纪元。

保存旧传统的唯一途径是依据新环境而不断将其翻新。在《圣经·旧约》时期，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有三层不同口味的蛋糕，中心点只涵盖附近数百公里的范围。那时没有人听说过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8]，更没人知道中国人了。现在世界变了，宗教也必须随着改变。

人类谋杀了自己的本性

莫： 我以为这就是人类目前努力的方向。

坎贝尔： 这“最好”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我所谓真实恐怖的概念就是目前在贝鲁特的情况。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宗教汇集在那里，三大西方宗教给了《圣经》中的神三个不同的名字，因此，三大宗教无法和平相处。他们都困死在自己的隐喻中，无法了解这个隐喻的真正意旨，他们不肯将自己宗教的小圈圈向外打开，而是将它变成一个封闭的圈圈。每一个宗教团体都说：“我们才是上帝选择的子民，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神。”

再看看爱尔兰的情况，一群新教徒在克伦威尔的带领下，于17世纪来到爱尔兰。从那时起，他们便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圈内，从不接受当地的天主教徒。爱尔兰的天主教和新教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

莫： 他们都各自需要一个新的神话。

坎贝尔： 他们一直都需要自己的神话。爱你的敌人，开放自己，不要评判别人，万事万物皆为十方诸佛，这个概念早已存在于神话中。

莫： 你讲过一个丛林土著的故事。这个土著告诉一个传教士说，“你们的神自己一个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又老又虚弱，我们的神生活在丛林田野内，生活在山上，下雨时也不例外。”我觉得那很可能是真的。

坎贝尔： 没错，你知道吗？这就是在《圣经·旧约》列王纪和撒母耳记中透露出来的问题。那里面记载了好几个犹太君王，在山顶上被当做祭品奉献掉了。从耶和华的眼光来看，他们做错事了。耶和华崇拜在当时犹太人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最后终于大获全胜。耶和华崇拜破除了当时原本盛行各地的自然崇拜，人们转而崇拜某个供奉在庙里的神。从此以后，这种只局限于自己文化圈内的帝国式侵略，便在西方世界盛行下去。现在是必须对外开放接受大自然事物的时候了，如果能够开放，就等于开放了各种可能性。

莫： 没错，现代人已经和自然的启发及自然本身割裂开来了。我想到关于一个小男孩在树林中发现一只鸟，并将它带回家的神话。这只鸟会唱非常美妙的歌。

坎贝尔： 小男孩要求爸爸给鸟喂食，但爸爸不愿喂一只无用的鸟，所以杀了它。结果，男人不但杀了小鸟，也毁掉了那首歌，因此也谋杀了自己。他杀了小鸟后，自己也倒地死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莫： 这则故事讲的不正是人类在毁掉大自然、毁掉自己的世界后得到的报应吗？

坎贝尔： 人类也谋杀了自己的本性，因为他们谋杀了那首歌。

莫： 这首歌的故事不就是一个神话吗？

坎贝尔： 神话就是歌本身。神话是一首富含想象力的歌，由身体的能量所激发出来的歌。从前有一位禅师，在弟子面前正要张口开示的时候，却听到鸟儿清脆的叫声，于是他说，自然已经为我们说法了。

要找出属于自己的神话

莫： 我正想说人类在创造新的神话，你却说不是，每一个神话都可以在过去找到一个源头。

坎贝尔： 神话不论新旧，其主要动机都是一样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要找出属于自己的神话，关键在于将神话与什么样的社会联结。每一个神话都是自某个特定的社会领域发展起来的。它们会相互冲突、发展出新关系，并合并成更复杂的神话。但是在今天，过去的界限已不存在，唯一有意义的神话，是这个星球的神话。然而这样的神话尚未诞生。我所知道的最相似的神话就是佛教，佛教认为万物皆有佛性，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觉察到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唯一要做的是了解什么是佛性，且以大慈大悲的心情和万事万物融合共存。

莫： 大慈大悲？

坎贝尔： 没错。但我知道在许多神话中，这种胸怀只适用于一个局限的或封闭的社区内。侵略和攻击都瞄准外界。

举例来说，《十诫》里说："不可杀人。"下一章又说："进攻迦南地，杀死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那便是一个局限的空间。这一类共享的、爱的神话只限制于自己的族群，所有非自己族群的人都是外人。这就是"异邦人"这个字的意味——和我不在同一团体的人。

莫： 除非你和我是同一装束，否则我们便不是血亲。

坎贝尔： 没错。什么是神话？字典内的定义是关于神的故事。因此下一个问题要问：什么是神？神是一种引发动机的力量或一套价值系统的人格化表现，这两者会同时在人类生活及宇宙中起作用——表现出来就是你体内的力量和大自然的力量。神话不仅隐喻着人类心灵层面的潜力，同时也是赋予人类生命活力的力量，赋予宇宙万事万物活力的力量。此外，某些神话和特定社会有关，某些神明代表某个特定社会的守护神。换句话说，神话世界有两套完全不同的类别。在第一类神话中，人和自己的本性、和大自然相联结。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第二类完全属于社会学的解释范畴，人类只和特定的社会团体发生关系，你不只是一个自然状态的人，你是特定族群的一分子。

在欧洲神话历史中，这两套神话系统相互影响着对方。通常游牧民族的神话具有社会人群的倾向，因为他们总是四处移动，个人必须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找到自己的生命中心。农业民族的神话则是大自然倾向的神话。

《圣经》的传统便是一种社群倾向的神话。大自然是受到贬抑谴责的。19世纪的学者认为神话和仪式，都是人类为控制大自然而努力的结果。然而那应该是奇迹，而非神话或宗教。自然倾向的宗教不是要操纵大自然，而是要帮助人类和自然保持和谐。当人类视大自然为罪恶的事物时，就不会想和自然和谐相处，才会想去控制它。人们因此会紧张焦虑，会铲除树林、消灭原住民。这种要控制自然的意图，终会造成人类和自然的分离。

莫： 这就是我们这么想控制、征服自然的原因吗？因为我们瞧不起大自然，认为大自然是供人类所使用的。

坎贝尔： 我认为是。

人类活在自我放逐之中

坎贝尔： 我在日本的一次体验让我永生难忘。在日本，堕落和田园这些概念是不存在的。日本神道教的一部经典说，大自然是不可能有罪的。自然的脉动无需任何修饰，要做的只是升华它、美化它。日式花园中，处处表现出对自然之美以及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崇高兴致。因此，身处在某些日式花园中，你根本分不清自然跟艺术的界限——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莫： 但是，今天的东京因为排斥这个理想而恶名昭彰，东京是个完全感受不到大自然的城市，只有在一些小花园内，自然才被保留下来，并且只被部分人所珍惜。

坎贝尔： 在日本有一种说法是，随着波浪而摆动。按照拳击比赛的说法是，随着打过来的拳而转动。佩里船长强迫日本开放也不过是125年前的事。那时候，日本人在自己文化中加入了成堆的人工素材，但是我在日本观察到的实况是，日本人在思想上抗拒将新事物融入日本文化。即使建筑物外观上看起来像纽约的建筑，走进去你会发现你又回到了日本。

莫： “在思想上抗拒。”这很有意思，因为四周城市不断兴起，在日本人心中，也就是在他们的内在自我中，他们与大自然是和谐一致的。

坎贝尔： 但是在《圣经》里，永恒撤退下来了，大自然是腐化的，自然已经堕落了。根据《圣经》的思考模式，人类活在自我放逐之中。

莫： 我们坐在这里谈话的同时，贝鲁特的回教徒又炸毁了基督教徒的座驾，而基督教徒也炸掉回教组织的车。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9] 曾指出，电视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我非常震撼于这种说法。他在说这话时，并不知道地球村会是贝鲁特。这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 我认为这些人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宗教理想应用到当代生活中，应用到不同的宗教团体身上。贝鲁特的例子是宗教团体适应当代社会的错误示范。这三个宗教神话想要以武力得到结论，他们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未来展望了。

莫：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神话呢？

坎贝尔： 我们需要的神话不是只认同个人或自己小族群的神话，而是个人认同大自然的神话。美国就是一个典范，因为美国创国的13个州，能够基于互惠因素而共同行动，同时不忽略掉每一个州的个别利益。

莫： 美国国玺是有含义的。

坎贝尔： 那就是国玺的作用。我身上的一美元上面就有美国国玺的图案。国玺就是美国立国理想的宣言。国玺的左边是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有四条边，周围有四个角。每一个角上站着一个人，当你站在金字塔的底部时，你可能是在四条边的任何一边，但是当你爬到金字塔的顶端时，四个角都集中于此，而上帝之眼也在此张开了。

莫： 它就是理性之神。

坎贝尔： 没错。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理性为立国基础的国家。这和其他以战争为立国基础的国家不同，美国的这些立国之君都是18世纪的神明。他们在国玺上写着：“我们将自己交付于上帝手中。”这里的上帝不是《圣经》里的上帝。这些立国之君并不相信《圣经》中关于人类堕落的说法，他们不认为人心和上帝是切断的。他们的心已清除掉短暂与不重要的关怀，而保留着明镜所反照出的光辉。那光辉就是拥有理性关怀的上帝。是理性连接了人类与上帝。因而，对理性的人而言，上帝的特别天启并不存在，人类也不需要。人类的心除去了这层错误的障碍，而具备了有关上帝的知识。任何人都有这种能力，因为任何人都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民主的基础原则，因为人心具备了了解真实知识的能力。因此，人们不需要一个权威人士，或者一个特别的启示，来为他们指出事情的原貌。

莫： 然而这些象征都来自神话中。

理性，世界的新秩序

坎贝尔： 是的。但是是来自某种特质的神话，而不是提供启示的神话。以印度教为例，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启示这回事，印度教把这种现象描述成人敞开心扉聆听宇宙之声的状态，这时所谓的第三只眼已经打开，并接收到上帝的心灵之光，这就是自然神教的基本概念。一旦抗拒人类自伊甸园堕落的观念，人类与其生命之源便不会被斩断。

再回到国玺上面，如果算一算金字塔的层数，你会发现共有13层，金字塔的底部有一行罗马数字1776，那就是美国建国的那一年。再把1、7、7、6这4个数字加起来，得到的答案是21，那是一个人拥有理性思考的年龄。在1776年共有13个州宣告独立。13这个数字代表转型与再生。13出现在耶稣的最后晚餐中，当时共有12个使徒加上耶稣。那是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再重生之前最后的晚餐。因此13是表示要从12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并且超越的数字。因此才有黄道12宫及太阳。美国建国之君是刻意选择13这个数字来代表复活、重生及新生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

莫： 但是实际看来，当时只有13个州啊。

坎贝尔： 没错。那不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吗？这并不是单纯的巧合，这13个州以它们自身的意义象征着它们自己。

莫： 那就能够进一步来解释另一行字“Novus Ordo Seclorum”的意义了。

坎贝尔： “世界新秩序。”这行字上面所刻的“Annuit Coeptis”意思是“他微笑地看着我们的成就”。

莫： 他？

坎贝尔： 他，就是第三只眼，第三只眼代表的就是理性。在拉丁文中，“牠”可以是“它”、“她”或“他”。而在这里“牠”代表神授的力量微笑地看着我们的行为。可以说美国是依据上帝创造世界的方式而建立的。对上帝创世的反思，也就是理性，促成了美国。纸币上金字塔的后面是一片沙漠，金字塔前面长着植物。沙漠代表当时欧洲的混乱局面：战争接连不断。美国从欧洲抽身，以理性之名而非权力之名，创建了一个新国家。喻意生命自理性中

开花结果。到这里为止是金字塔这个部分的内涵。

现在再来看看一美元纸币的右边。那是一只老鹰，也就是代表天神宙斯的鸟。老鹰代表神明坠落到这个受时间限制的世界。而鸟是神明的具体化身。在一美元纸币上面的是一只秃鹰，美国是代表最高神明宙斯之鹰的对等部分。

老鹰降临到一个充满二元对立的世界，一个行动的世界。行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战争，另一个形式则是和平。老鹰一只脚抓着三支箭，代表着战争，另一只脚抓着有13片叶子的桂冠树枝，代表着和平对谈的原则。老鹰的眼睛望向桂冠树枝的那一边，这代表了创建美国的理想家期望未来子民能够仰望的方向。幸好老鹰的另一只脚抓着一把箭，预备在和平方式失灵时，可以动用武力。

老鹰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画在它头上的那个标志。记得我有一次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讲习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做了一次关于印度神话学、社会学及政治的演讲。印度谈论政治的书中指出，统治者必须一手握着战争的武器，也就是一根大棍子；一手握着和平的武器，也就是联合行动之歌。当时为了示范，我站到讲桌前面，两手伸长垂下做出手上握着东西的动作，所有人登时哄堂大笑起来。我没明白怎么回事。一转身，才看到墙上挂着一张美国之鹰的图片，它的两只爪子抓着箭和桂冠的样子，和我的姿势一模一样。我同时也注意到老鹰的尾巴上有9根羽毛。9是代表圣灵的力量降落到这个世界的数字。在敲响奉告祈祷钟时，是要敲9响的。

而在老鹰头上，是13颗以大卫之星的形式排列开来的星星。

莫： 过去它叫“所罗门之印”。

坎贝尔： 没错，你知道为什么叫“所罗门之印”吗？

莫： 不知道。

坎贝尔： 你记得《天方夜谭》的故事吧？所罗门王将怪兽、巨人和一些物件关入大罐子内，每次罐子一打开，就有精灵跑出来。我注意到这里的所罗门之印是由13颗星星排成的，并且里面的每一个三角形都是一个“毕氏三角数”（Pythagorean tetrakys）。

莫： 毕氏三角数？

坎贝尔： 这是以10个点组成的一个三角形，最中间的一点是三角形的重心，加上每一边有四个点，三条边加起来便是9个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是象征毕氏哲学的最主要符号，9是融合了互相关联的神话学、宇宙论、心理学及社会学之分析所组成的一个数字。最中间的一个点为顶点，代表产生宇宙及所有事物的原创中心。

莫： 那么，这是一个能量中心？

坎贝尔： 是的，是促使整个世界凝聚在一起的最初原声（基督徒认为是原创的神），也就是大爆裂。超越的能量涌出来，扩散到整个受时间限制的世界。一旦它进入这个世界，便分裂成对立的两个。有三种方式可以配对成两个，第一种方式，是一个控制另一个；第二种方式，换过来控制；第三种方式是两者保持平衡。最后，从这三种方式中衍生出东、西、

南、北四方空间里的所有

事物。

老子《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陈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在认出国玺中有这两个具象征性意义的交叉三角形后，我突然体会到13代表着领导独立革命的13个州，而进一步细看则至少有6个顶点，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四个在两边。对我而言，这里面的意义可能是，不论从上或下或罗盘中的任何一点，言论广开，这恰是民主的命题。民主赋予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发言权，而且是能够说出真理的发言权，因为人民的信仰并没有与真理分开。人民所必须做到的，就是要保有热情，把他的想法清楚地说出来。

一美元纸币上的老鹰，代表了超越的神现身在这俗世上的美妙方式，这就是美国建国的基石。要将国家治理好的话，就要由三角形的顶端，也就是立在世界顶端的法眼，开始着手。

记得小时候，我们要读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讲辞，并列出大纲及摘要。我清楚记得华盛顿总统在演讲中提到，"独立革命使美国脱离欧洲的混乱局面"。他最后警告美国不要再与其他国家结盟。美国一直谨守华盛顿总统的警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打破。

当时我们破坏自己在《独立宣言》中的誓约，再度加入英国征服地球的行动中。这样一来，金字塔所代表的平衡感就消失了。我们因此站在金字塔的一边，而不再是中心了，美国由一变为二了。不论在政治上、历史上，美国在一场论战中已经选择了某个立场，不再代表那高高在上之法眼所呈现的原则了。美国今日所关心的主题不是政治就是经济，和理性之声无关了。

莫： 理性的声音——这些神话的象征性符号以一种哲学方式衍生的意义，不就是这个吗？

坎贝尔： 这就对了。公元前500年时，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项重大的转变。那是佛陀、毕达哥拉斯、孔子及老子的时代。这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时代。人类从此不再听从原始的冲动，也不再受其控制了。人们不再受地球轨迹的引导，而是受理性的指引。

毁掉理性的是激情和贪婪

莫： 什么是理性之道呢？

坎贝尔： 就是人类之道，而毁掉理性的当然是激情。在政治中，最主要的冲动便是贪婪，也就是人类堕落的动力，也就是使得美国偏到金字塔的一边，不能保持在金字塔顶端的原因。

莫：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之君反对宗教上的偏狭。

坎贝尔： 那已经完全不存在了，那也是为什么他们反对《圣经》中提到的"人类的堕落"这一概念。每个人都有直接了解上帝的能力，不需要特别给予启示。

莫： 透过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加上长期浸染在这些神话的符号中，你会以上述方式解

读美国国玺，这我能接受。但是，就像你提过的，大部分美国开国之君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如何在努力建国之余，还去找出背后的神话意涵呢？

坎贝尔： 那么，他们为什么用这些图案呢？

莫： 有很多符号本来不就是共济会[10]使用的吗？

坎贝尔： 是共济会的符号，而毕氏三角数的意义几世纪以来早已为人所熟知。这些信息一定是在杰斐逊的图书室里找出来的。这些开国人士都是一些学识渊博的人，18世纪启蒙时代正是充满渊博之士的年代。政治圈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这样有学问的人了。美国能够由这些博学之士建国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政治权力，并对时事发挥影响力。

莫： 如何解释这些符号和共济会之间的关联呢？为什么多位美国建国之君属于共济会？难道共济会的须知、信条便是一种神话思考的表达方式吗？

坎贝尔： 我想是的。这是一种重建新秩序的努力，并终可获得灵性启示。这些属于共济会的开国领导人，很可能研究了古埃及的口头传说。在埃及，金字塔代表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小丘。在每年尼罗河泛滥开始消退时，第一个浮出水面的小丘便是世界重生的象征，也就是封印所代表的意义。

关掉你的电脑，相信你的直觉

莫： 有时候你内在信仰系统所呈现出的冲突让我感到困惑。你一方面赞颂这些美国建国功臣，因为他们是启蒙者，是理性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你又对类似电影《星球大战》中卢克这样的人物肃然起敬，因为他说，“关掉你的电脑，相信你的直觉。”你如何调和扮演科学角色的理性，以及扮演信仰这个角色的宗教？

坎贝尔： 你完全搞错了，你必须要区分理性和思考这两件事。

莫： 要区分这两件事？当我在思考时，我的目的难道不是把事情推理出来吗？

坎贝尔： 没错，理性是思考的一种。但是把事情想透彻并不完全等于推理。试图想办法穿过一面墙并不是理性思考。 老鼠在撞到墙壁几次之后，就明白要绕到另一边去才行。这是把事情想清楚但并不是理性的推理。理性和找出存在的基础有关，和建立宇宙次序的基础架构也有关。

莫： 这么说来，这些理性之士在谈到上帝的理性之眼时，他们的意思是说，作为人类存在基础的社会、文化与民族，都是由宇宙的基本特质衍生出来的，是吗？

坎贝尔： 这就是第一座金字塔所表达的意义。这是世界的金字塔，也是人类社会的金字塔，他们都代表同样的理性次序。这是上帝的创造物，也是人类的社会。

莫： 有的神话适合那些以动物为基础的社会。有的神话适合以大地为基础——也就是多产、创造性及大地之母的社会。有的神话有天国光辉，是适合天堂的。在当代社会，我们已经超越了依靠动物本能来生存的社会，也超越了靠大地来生存的农业社会，我们对天上的星星不再感兴趣，顶多只是出于好奇，把它们当成太空旅行的领域而已。适合当代人类生活

方式的神话在哪里呢？

坎贝尔：人类没办法保有一个历久不衰的神话。形势不断地在变，而且变得太快了，以至于没办法成为神话。

每一个人都必须生活在神话中

莫：没有了神话，我们该如何生活下去呢？

坎贝尔：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神话中找到和自己生活相关的一个层面。神话有四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神秘性——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提到的。借由神话的这个功能，你能觉察到宇宙的奇妙。你自己就是一个奇迹，你会在这种奥秘面前体会到敬畏感。

神话为人类开启了广阔的奥秘世界，让人类察觉到潜藏在万事万物之下的奥秘。如果神话的奥秘是透过各种事物显现出来的，那么宇宙就是一张圣图。你总是可以经由现实世界的条件，直接追求超越的宇宙奥秘。

神话的第二个功能是物理宇宙观。这是科学所关心的层面，神话告诉人类宇宙的形状，但其表达的方式仍能透露出宇宙的奥秘。在现代社会，我们有一种将科学视为万能的倾向。但伟大的先知告诉我们："不，并不是任何事情都有答案，你可以知道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但它究竟是什么呢？"你点燃一根火柴，那就是火吗？科学家能够用氧化作用来解释，但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神话的第三个功能是社会性，也就是成为一个特定社会秩序的支柱及根据，这也就是各个地方的神话差异极大的原因。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一种神话，一夫多妻制的社会有另一种神话。个别神话适用于不同的社会，长久以来神话一直控制着人类社会——然而这个功能又已经落伍了。

莫：你的意思是？

坎贝尔：伦理。也就是一个健全社会应该有的生活法律。就像在公元前1000年之内，上千页的耶和华训示告诉我们该如何穿衣、如何举止等。

最后，神话还有一个功能，也是和大家最相关的一个功能——教育功能。这个功能教导人们该如何适应环境变化，而持续过着人性的生活，神话在这方面可以指导你。

莫：你是说，这些古老的故事，这些传了几代的老故事，并不具备这项功能，而具备这项功能的新神话还没诞生吗？

坎贝尔：在西方广为传播、为我们所熟知的故事，主要是依据《圣经》而来，它是根据公元前

1000年时的宇宙观写成的。它和人类的宇宙观，和人性尊严的观点并不一致。它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今天我们必须学习和大自然的智慧相协调，学习去觉察不论动物、河流或海洋都是我们的兄弟。泛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及所有的生物。然而泛神论这个词会引起误解。

因为泛神论引申说有一个人格化的神明住在这个世界上，而这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一种超越神学意义的概念，它属于一种无法定义、无法言传的奥秘，应该被当做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所有生命及生物的源头、终点与支撑。

人类正在谋杀上帝

莫： 你难道不认为当代美国人之所以完全不接受"神圣大自然"这个古老的看法，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无法控制大自然吗？然而，人类砍掉大树、把大地挖得千疮百孔、将河流变成工地的同时，不也是在谋杀上帝吗？

坎贝尔： 没错，这不只是当代美国人的特色，这个特色来自我们自己的宗教，因为将大自然定罪是《圣经》的一种责难方式，也是美国人当初从英国带过来的。上帝是与自然分离的，而自然应该被上帝谴责。《圣经·旧约》的《创世记》中写得很明白，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主人。

如果人类认为自己是来自大地，而不是不得已被丢到地球上的，人类便能认同自己是大地，也就是自身即是大地的意识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大地的双眼，也是大地的心声。

莫： 科学家已开始公开谈论大地之母的原理了。

坎贝尔： 就是这样，把整个星球看成一个有机体。

莫： 大地之母，会不会由这个意象创造出新的神话来？

坎贝尔： 可能会有一些。神话的变化发展是无法预测的，就像你无法预测睡着后会做什么梦一样。神话和梦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它们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有某种自觉，而后去寻求象征的形式来表达这种自觉。为全人类需要且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个综合所有民族、整个地球的神话，而不是单一城市、单一个人的神话。这是我在思考神话未来发展方向时的一个重点。

一个新神话所处理的问题和其他神话并没有不同，都是个人的成熟发展，也就是从依赖期、成人期、人格成熟期到死亡；另外就是个人如何和这个社会发生关联，社会如何和自然界及宇宙发生关联。这就是过去所有神话所谈论的，也是这个新发展的神话必须要去探讨的。然而新神话所关心的社会，又必须是在这个地球上的社会，除非大家都有这层认识，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莫： 你是建议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可以从地球的神话开始发展吗？

坎贝尔： 没错，这就是神话未来发展的基础。事实上，这样的神话已经存在了，理性之眼，而非国族之眼；理性之眼，而非个人宗教社群之眼；理性之眼，而非个人语系社会之眼。

你看得出来吗？这会是整个地球的哲学观，而不是这个团体或那个团体的。

如果你在月球上看地球，你看到的并不是依据国家区分的不同区域。一个完整的地球全貌真的会成为新的神话象征。整个地球就是全人类要去珍惜的单一国家，全人类都是一家。

你不能买卖天空，买卖大地

莫： 在我看来，你所收藏的作品——西雅图酋长，就是这个伦理的最佳表现。

坎贝尔： 酋长西雅图是旧石器时代道德秩序的最后发言人之一。在大约1852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去函询问西雅图酋长，要求购买印第安部落的土地，以供美国的新移民移居之用，而西雅图酋长的回函写得棒极了。他的信表达了我们上述对话中的所有寓意。

“美国总统写信给我，他想买我们的土地。但是，你怎么能买卖天空，买卖大地呢？这种概念对我们而言是很陌生的。我们并不拥有空气的清新，也不拥有流水的亮丽。因此，你怎么能买卖它们呢？

“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对我们的人民而言，都是神圣的，每一根灿亮的松针，每一片海滩，森林中的薄雾，每一片草地，每一只嗡嗡作响的昆虫，所有的这些生物，一枝花一点露，在我们人民的记忆中都是圣洁的。

“我们可以感受到树干里流动的汁液，就像感受到体内流动的血液一样。地球和我们都是对方身体中的一部分。每一朵充满香味的鲜花都是我们的姐妹。熊、鹿、鹰都是我们的兄弟，岩石的尖峰、青草的汁液、小马的体温，都和人类属于同一个家庭。

“小溪和大河里川流不息的流水，那不只是水而已，那是祖先的血液。如果我们把土地卖给你，希望你不要忘了它们都是神圣的。清澈湖泊上朦胧的倒影，映照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桩事件及回忆。潺潺的流水正是我们祖先的话语。

“所有的河流都是我们的兄弟，它们滋润了我们。河流承载着我们的独木舟，河流喂养了我们的子孙。你必须善待它，如同善待自己的兄弟一样。

“如果我们将土地卖给你，勿忘空气是我们的珍宝，空气与人类分享了它的灵魂。我们的祖先从生到死都是由风照顾的，我们子孙的生命精髓也是风给予的。因此，在土地卖给你们之后，你必须保留它的独立和圣洁。将它视为人们可以去品尝那沾满花香与和风的地方。

“我们曾经教给我们子孙的一切，你愿意继续告诉你的子孙吗？你会告诉他们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会降临到大地上的一切，也会发生在它的子孙身上吗？

“这是我们已知的，人类并不拥有大地，人类属于大地。就像我们体内都流着鲜血，所有的生物都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并不自己编织生命之网，人类只是碰巧搁浅在生命之网内，人类试图去改变生命的所有行为，都会在自己身上得到报应。

“有一件事是我们已知的，我们的神和你们的神是同一个。大地对神而言是很珍贵的。对大地伤害越多，表示你越轻视造物主。

“你们的目的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所有的水牛都被杀，所有的野马都被驯服，当森林中所有秘密的角落都被人类侵入，所有果实累累的山丘都插满了电线杆时，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灌木丛该长到哪儿呢？老鹰会去哪里呢？如果生活中没有了飞奔的小马及狩猎，会变成什么情况？那将不再是生活而只是求生存。

“如果最后人类的天性消失了，如果人类对过去的记忆只是一片飘过草地的云带来的阴

影，这时河岸和森林还存在吗？这时我的子民还能保有祖先的精神吗？

“我们看待这片大地的心情，如同新生儿敬爱母亲的心情。如果我们将大地卖给你，请和我们一样爱这片大地，像我们一样的照顾它。要在你心中常保有对大地的记忆，在你心中常存大地原貌，并将大地的原貌保留下来给你的子孙，并像神爱护我们一样的爱护大地。

“你和我们一样，是这片大地的一部分。这片大地对你我都是珍贵的。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上帝只有一人，人类只有一种。不论白人或黑人都不应被区分。我们毕竟是兄弟。”

---

[1] 当代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译者注

[2] 1805—1859 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

[3] 北美印第安部落。——译者注

[4] 北美印第安部落，分布范围由加拿大东北南下到北卡罗来纳州，西边则达落基山脉。——译者注

[5] 出自《圣经· 新约》启示录16章16节，哈米吉多顿是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译者注

[6] 1904—19 7年，美国核能物理学家。——译者注

[7] 印度教中死亡的三大代表之一，她是时间的人格化，又被称为超越三夜或苍天之力。——译者注

[8] 印第安人的一支，他们在墨西哥建立了王国，在1519年被西班牙人所征服。——译者注

[9] 生于1911年，加拿大文化历史学家兼传播理论学家。——译者注

[10] 以互助友爱为名的秘密结社，由中世纪的石匠结社蜕变而来。——译者注

02 神话与内在的旅程

◆神话告诉我们，救赎的声音来自深渊的底层。黑暗时刻传来的真正信息是：转化即将到来。最晦暗不明的那一刻，也就是光明到来之时。

救赎的声音来自深渊的底层

莫：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些神话吸引你？你从与约瑟夫·坎贝尔的对话中得到了什么？”我的回答是，“神话抓得住我，因为它表达出我已知的内在真实世界”。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来自我的存在基础？来自我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状态？

坎贝尔： 没错。因为你和300万年前古石器时代克鲁马努人有着同样的躯体、器官及身体能量。不论生活在纽约还是生活在洞穴中，人生历程都是一样的，都要经历童年、青春期及性成熟期。由小时候的依赖期转变为成人的自我承担期，走入婚姻期，最后你的躯体衰退，逐渐失去体力而死去。

你和几百万年前的人有同样的躯体，同样的身体体验，因此你们对同样的意象会有反应。

比如说，鹰和蛇之间的对立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蛇属于大地的领域，而鹰代表心灵的飞翔。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内心冲突吗？

在蛇与鹰合并之后，原先的意象变成一条神奇的龙，或是一条有翅膀的蛇。这是世界上任何人都认识的意象。不论是波利尼西亚人的神话、易洛魁人的神话，还是埃及神话，里面所提到的意象都是相同的，探讨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莫： 同样的神话，只是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外貌？

坎贝尔： 没错。就像是同样的一出戏在不同的时空上演时，会穿上不同的戏服。

莫： 这些同样的神话意象由各民族世代相传下去，好像是无意识的。

坎贝尔： 那绝对具有吸引力。因为神话谈论的是个人及所有其他事物的深层奥秘。它是一个谜，巧妙而恐怖，因为它改变了你对事物的既定看法。然而它又非常吸引人，因为它是你的本性。在你开始思考这些内在的奥秘、内在的生命及永恒的生命时，并没有太多意象可供选择。你靠自己就可勾勒出一些已经呈现在其他思想体系中的意象来。

莫： 中世纪时代，人们解读这个世界，就好像世界会带给你信息一般。

坎贝尔： 这是当然的。神话协助你了解各种信息，神话为你指点出可能性。

莫： 请给我一个例子。

坎贝尔： 比如说，神话告诉我们，救赎的声音来自深渊的底层，黑暗时刻传来的真正信息是，转化即将到来。最晦暗不明的那一刻，也就是光明到来之时。

莫： 就像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1] 的诗中所写的，“在黑暗的时刻，慧眼开始发生作用”。你是说神话让你领略到这一点。

坎贝尔： 我和神话生活在一起很久了，神话教给我的一直是这些概念。这个问题跟认同内在基督有异曲同工之处。你心中的基督没有死。你心中的基督经历了死亡及复活。另外，你可以视自己与大自在神（Shiva）[2] 为一体。我就是大自在神——也就是喜马拉雅山中所有瑜伽修行者最伟大的冥想。

天堂和地狱都在我们心中

莫： 还有，大多数人渴求的目标——天堂，也在我们心中。

坎贝尔： 天堂和地狱都在我们心中，所有的神都在我们心中。这就是公元前9世纪印度《奥义书》（Upanishads）[3] 中的重要理解。所有的神、所有的天堂、所有的世界都在我们心中。他们是放大的梦，所有的梦都是相互冲突的身体能量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形式 。这就是神话。神话是象征、隐喻意象的显现，是由身体器官能量相互冲突所产生的。这个器官需要这个意象，那个器官需要那个意象，头脑也是其中之一。

莫： 我们在做梦时，是在一片满是神话的汪洋大海中钓鱼，这片神话大海——

坎贝尔： ——这片神话大海非常、非常、非常深，你会被那些复杂的意象搞混了。但就像一则波利尼西亚谚语所说的，你“站在大鱼上，钓小鱼”。我们好像站在一只大鲸鱼背上，鲸鱼的背便是我们自己的存在。当我们转身向外时，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一点的小问题，但是一旦转而向内自观，才知道自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源头。

莫： 你谈到神话是存在于此时此刻的梦境，什么是梦境时间？

坎贝尔： 就是在你睡觉时，你梦到自己心理的永恒状态，与目前生活的现实世界发生联系。

莫： 请再解释一下。

坎贝尔： 比如说，你最近一直在担心能不能通过某个考试，你便会梦到某种失败的状况，这个失败和你生活中许多其他失败现象有关。他们层层相叠在一起。弗洛伊德指出，就算是经过详细分析的梦，也不可能完全解说清楚。梦境涉及一个人精神层面的资料来源，而且永远不会枯竭。

“我能不能通过考试？”“我应不应该和这个女孩子结婚？”这个层次的梦看起来反映的纯粹是个人问题，然而从另一个层次来看，能否通过考试并不单纯是个人问题，人的一生中都必须通过某些门槛、某些考验，因此这是一种原型的梦。就算是非常个人化的梦境，其中也包含基本的神话主题。梦（神话）的两个不同层面——个人的层面和以个人问题为例子的一般性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文化中。比如说，每个人都有面对死亡的问题，这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谜题。

从自己的梦中认识自己

莫：我们从自己的梦可以学到什么？

坎贝尔：你可以认识自己。

莫：我们应该怎样解读自己的梦？

坎贝尔：首先，你要记住梦的内容，并且记录下来。然后截取梦里的小片段，比如一两个意象或概念，并找出它们的关联性。一次次写下你心中的意象，你就会发现梦境的基础是人生经验，这些经验在你生命中不但很重要，而且会一直影响着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很快你会再做梦，你对梦的解析也会更深入。

莫：我认识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一直到退休后，才发现自己睡觉时会做梦。退休后因为他的身体能量无处释放，便开始不停地做梦。你同意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容易忽略梦的重要性这个说法吗？

坎贝尔：自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出版后，大家便开始承认梦的重要性。但在那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分析梦境的研究工作了。人们对梦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比如说，“可能会有事情发生，因为我一直梦到有事情要发生。”

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

莫：为什么神话和梦不一样？

坎贝尔：因为梦是我们对支撑自己的意识，那个深沉、隐秘、无意识基础的体验。而神话是社会集体的梦。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如果你的梦，碰巧和社会的梦一样，你和你的生活及社会便可以达到和谐，如果两者不同，你就好像独自在森林中冒险一样。

莫：所以说，如果个人的梦和公共的神话达到和谐，我在这个社会中便可以活得比较健全。如果我的梦脱离了社会的步调会怎么样？

坎贝尔：那你就有麻烦了。如果又被迫一直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变成一个神经病。

莫：许多梦想家、领袖和英雄不都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吗？

坎贝尔：没错，他们是处于这种状况。

莫：你如何解释呢？

坎贝尔：这些人已经脱离原本可以保护他们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经历的森林，进入了原始经验的炼火世界。原始经验是没有人可以为你解析的，你必须靠自己理出头绪。你只有能或不能承担两种选择。一个人脱离已经解析过的路径没多久，便会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中。这种面对试炼的勇气，为其他人在已知经验中带入新的勇气，便是一种英雄行为。

莫：你提到梦来自灵魂？

坎贝尔： 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其他来源。梦来自于幻想，不是吗？构成幻想的基础是身体器官所产生的能量，这适用于所有人。幻想来自相同的生物基础，它受限于特定的主题。梦就是梦，不论做梦的人是谁，梦的特色是有限的。

莫： 我以为梦是私人的，而神话是公开的。

坎贝尔： 在某些层次上，私人的梦境和真正神话的题材会碰到一起，而且有时候神话是梦的唯一解释。荣格讨论过两种梦，一种是个人的梦，另一种是原型的梦，也就是神话层次的梦。你可以通过联想来解析自己的梦，也就是找出梦在个人生活中的意义，或者和私人问题的关系。但人生中偶尔会出现纯神话的梦，即这个梦涵盖神话的主题，比如，它来自个人内心的基督。

莫： 来自我们内在的原型，我们的原型自我。

做梦，一段没有时间存在的时间

坎贝尔： 没错。做梦的更深层意义就是，那是一段没有时间存在的时间。那是一种延续的存在状态。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神话讲到神话的年代及其终结。根据这个故事，人类的祖先最初并没有两性区别。那时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

后来在一个盛大的舞蹈庆祝活动中，有人被踏死，并且被撕成碎片、埋掉。在死亡的那一刻，性别就被区分出来了，从此，生死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得到平衡。尸体埋下去的地方长出了可食的植物。时间因为维持生命而从无到有，死亡、诞生、宰杀与食用其他生命也随之而来。神话时代，这段超时间的时期已经因为集体罪行、蓄意谋杀或蓄意牺牲而终结了。因此，神话处理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将心与杀生调和一致。你不会和自己开玩笑而只吃素，因为植物也是有生命的。生命的真谛便是吃掉生命本身。生命依靠生命而生存。所以洗涤人类心灵，及唤醒对生命基本现实的意识，正是某些残酷仪式的重要功能之一。

这类仪式的主要部分首先是杀生——以一种模仿的方式来表达，如何从这种原始的罪行中产生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世俗社会。将心灵与生活条件调和一致的主题是所有创世故事的基础。在这个层面上，不同文化中开天辟地的故事都是相似的。

莫： 以《圣经·旧约》中《创世记》的创世故事为例，它和其他创世故事有何相同之处？

坎贝尔： 那么，你读一段《创世记》，我读一段其他文化的创世故事，看看有什么相似之处？

莫： 《创世记》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坎贝尔： 这是出自《世界之歌》，是亚利桑那州南部皮马印第安人（Pima）的传奇，“最初，世界到处是黑夜——夜和水。在一些地方夜变得混浊，聚集在一起后分开，聚集然后分开……”

莫： 《创世记》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坎贝尔： 这段是来自印度教的《奥义书》，时间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在最初，只有以人的形体反照出来的大我，因为是反照产生的，除了自我外别无他物，因此它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

莫： 《创世记》第一章，“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

多，遍满地面”。

坎贝尔： 下面这段出自西非巴塞利人（Bassari）的传奇，“乌男波特神（Unumbotte）造了一个人，他的名字是男人，乌男波特神接着又造了一只羚羊，它的名字就叫羚羊，然后，乌男波特神造了一条蛇，它的名字就叫蛇，接着乌男波特神问他们，‘大地尚未被捣碎，你们必须将地面打成平滑’。乌男波特神给他们不同的种子，并且说，‘去种下这些种子’”。

莫： 《创世记》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

坎贝尔： 这又是出自皮马印第安人的传奇，“我造了世界，看啊，世界已经造齐了。因此，我造了世界，看啊！世界造齐了”。

莫： 回到《创世记》第一章，“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坎贝尔： 回到《奥义书》中，“他自觉到，我真的就是创造本身，因为它出自我的内在。因此，他变成了这个创造本身。事实上，知道创造变化的人本身就是创造者”。

那是关键所在。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就把创造的原则，看成神在这世上的力量，也就存在于你心中。这很美。

莫： 然而《创世记》接着说，“莫非你吃了禁果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谈到推诿责任，其实它很早就有了。

坎贝尔： 没错，对蛇的态度一直是很严厉的。巴塞利人的传说也有雷同之处。“有一天蛇说，‘我们也应该吃水果，为什么我们要饿肚子？’羚羊说，‘但是，我们对这些水果一无所知。’男人和他的妻子摘了一些水果吃掉了。乌男波特神由天上下来，并且问，‘谁吃掉了水果？’他们一起回答说，‘我们吃的。’乌男波特神问，‘谁让你们吃的？’他们一起回答，‘蛇。’”这差不多是同样的故事。

蛇是一条四处蠕动的消化道

莫：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角都指责别人是堕落的元凶，你从这当中得到了什么？

坎贝尔： 没错，而刚好都是蛇。在这两个故事中，蛇象征着抛弃过去的生命并且继续生活下去。

莫： 为什么？

坎贝尔： 生命的力量使蛇蜕皮，就像月亮投下阴影一样。蛇蜕下原来的皮是为了重生，就像月亮抛下阴影是为了再生出新月。它们是同等的象征性符号。有时候蛇的形象是咬着自己的尾巴形成一个圆圈。那是生命的形象。生命世代接续散发光芒，为了不断地再生。

蛇代表永恒的能量，代表不断出现生死的意识状态。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看生命，那是极其恐怖的。因此在蛇身上同时存在生命的迷人之处和恐怖之处 。

进一步来看，蛇代表生命的主要功能，也就是饮食的功能。生命是由不断吃掉其他生命而构成的。在你做了一顿美味大餐后，你不会想太多，但是你所吃下去的，是没多久前还活生生的生命啊。你观赏大自然之美时，会看到鸟儿到处啄来啄去，它们吃下去的是其他生命。你又看到母牛在吃草，他们也是在吞食生命。蛇代表一条四处蠕动的消化道。它带给你震撼的感觉，一种呈现生命原始特质的意味。你无需和它争辩。

生命靠杀生及吃掉其他生命来维持，靠摆脱死亡再重生来延续，就像月亮一样。这就是这些象征性、反讽性的物体试图呈现的人生奥秘之一。

大部分神话中，蛇都被赋予了正面意义，在印度，就算是最毒的眼镜蛇也是神圣的动物。而神话中蛇大王的地位仅次于佛陀。蛇代表生命力与死亡，却又永生不死。这个世界只是它投下的阴影——脱落的蛇皮。

蛇在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中，也是备受尊崇的。印第安人认为蛇是人类应该结交的重要力量。举例来说，你可以去印第安人聚居的部落里参观一下霍皮族人（Hopi）[4] 跳的蛇舞，他们会将蛇放在口中，以示和蛇交朋友，然后将蛇放回山上。

这个动作的意义，是要让蛇将人类的信息带回蛇的世界去，就像蛇把信息从山上带给人类一样。人和大自然的互动就在人与蛇的关系中展现出来。蛇的行动像水一样柔软无力，但是它的舌头又可以吐出火花，因此蛇的身上展现了成双的对立。

莫： 在基督教的故事中，蛇是一个诱惑者。

坎贝尔： 这是在拒绝肯定生命。我们继承的基督教传统中认为生命是堕落的，每一种原始的冲动都是罪恶的，除非行过割礼或受过洗礼。蛇是将原罪带给这个世界的元凶，而女人将代表原罪的苹果给了男人。这种将女人视为原罪者，将蛇视为原罪者，将生命视为原罪者的扭曲解释，充斥在《圣经》神话的每一个故事中，也充斥在人类堕落的教诲中。

女人要为人类的堕落负责

莫： 将女人视为原罪者的概念，也出现在其他神话中吗？

坎贝尔： 不，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和这个概念最接近的，可能是潘多拉盒子中的潘多拉。但那不是原罪，那只是麻烦。圣经传统中堕落的概念认为，人类所知的大自然是堕落的，性本身是堕落的，女性是堕落者，因为她是性的缩影。为什么亚当和夏娃被禁止分辨善恶？不分善恶，人类就是一群生活在伊甸园中的无知小婴儿，无法参与生命。

女人将生命带到这世界上。夏娃便是这个有限俗世的母亲。人类曾在伊甸园中拥有过一个梦境中的乐园，没有时间、没有生、没有死，也没有生命。伊甸园中死而复生，蜕掉蛇皮

又重生的蛇是集合了时间和永恒的轴心树之神。其实，蛇才是伊甸园中主要的神。

耶和华在一个清凉的黄昏来到伊甸园，他不过是个造访者。伊甸园是蛇的地盘，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了。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的封印中便刻有蛇、苹果树及女神，而女神正把生命的果实递给来访的男客，那正是关于女神的古老神话。多年前我看过一部奇妙的电影，是关于一个缅甸的女祭司为她的子民祈雨的故事。这位女祭司走到山上，呼唤出一只眼镜蛇王，吻了三次蛇的鼻子，这电影中，眼镜蛇是生命的赐予者，是雨水的赐予者，是一个神圣、正面的角色。

莫： 这个蛇和《创世记》中蛇的形象有什么不同？

坎贝尔： 犹太人来到迦南地并征服迦南人的故事提供了历史的解释。迦南人眼中最主要的神明是女神，蛇是和女神在一起的，这象征了生命的奥妙。以男性神为主的宗教团体，拒绝接受这一概念，可以说，伊甸园的故事影射了排斥女神的历史背景。

莫： 伊甸园的故事对女性真是一大伤害，因为它把夏娃塑造成必须为人类堕落负责的角色。为什么女人要为人类的堕落负责呢？

坎贝尔： 女人代表生命，不经由女人，男人无法获得生命，而女人也带给世界二元的对立和痛苦。

莫： 关于二元对立这点，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是怎么说的？它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 故事要由原罪开始讲起。那是搬离天堂乐园，没有时间、没有男女差异的梦境地带。那时候，男人与女人都只是生命而已。上帝和人没什么区别。上帝在一个清凉的黄昏来到伊甸园，接着亚当和夏娃吃下禁果，也就是代表对立的知识。

而在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后，亚当和夏娃将他们的私处遮了起来。你看，他们原先并没有想到彼此是对立的，他们只是一双对照，另一双对照是人和上帝，善恶则是第三双对照，伊甸园中最主要的对照是性别的对照，以及人与上帝的对照，接着世界上才出现善恶的概念。只因为他们承认了二元性，亚当和夏娃才被抛出超越时间的和谐乐园。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必须依照对立来行动。

印度教有个意象是代表女神的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心一点代表这个世界的超能量。接下来从代表女神的三角形中跑出一对对的三角形，向四面八方散去，由一变二，这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成双的对立。这是一种意识状态的转移，由视为一体的意识状态转移到二元论的意识状态。接着你便进入到受时间限制的这个世界了。

莫： 这个故事指出，在伊甸园发生这一切毁灭人类的事件之前，生命的和谐曾存在过？

坎贝尔： 这是意识层次的问题，和实际发生什么无关。在这空间内，你仍可以认同超越对立的事物。

莫： 那是什么？

坎贝尔： 不可名状的。它是超越所有名相的。

莫： 那就是上帝了？

“上帝”是一个暧昧的字眼

坎贝尔： 在西方的语言中，“上帝”是一个暧昧的字眼，因为它好像是在暗示已知的事物。但是超越的事物是不可知且不可辨识的。最后上帝超越了任何东西，包括“上帝”这个名号。上帝超越了所有的名号及物体。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5] 说，“终极及最高的超越就是为了神而抛弃神，抛开你原有对神的概念，追寻一种超越所有概念的经验。”

生命的神秘之处在于超越所有人类可以掌握的概念，人类所已知的都不会超过存在与不存在、多数及单一、真实与不真实的概念范围。人类经常以对立的概念来思考。然而上帝，也就是终极的真实，是超越二元对立范围的，所有的二元存在都指向终极真实。

莫： 为什么我们会以对立的概念来思考？

坎贝尔： 因为我们无法以其他的方式思考。

莫： 那是人类世界的真实本质。

坎贝尔： 那是人类所“经历到”的事情原貌。

莫： 男和女，生与死，好与坏等。

坎贝尔： 还有你我，这个和那个，真与假。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对立面存在。然而神话告诉我们二元对立之外仍有单一，对立只是一个不真实的影子。就像诗人布莱克说的，“永恒爱上了时间的产物。”

莫：“永恒爱上了时间的产物”，这是什么意思？

神话超越了所有的思考

坎贝尔： 俗世生命的来源是永恒，永恒回到俗世，就像神明献身变成众生之一，这就是一个神话的概念。在印度，人内在的神叫做身体的“住民”。去认同自己神圣、不朽的一面，便是视自己与神性为一体。

永恒超越了所有思考的范畴。这是所有东方宗教的一个重要观点。而我们却要思考上帝。上帝是一种思考，是一个名字、一个概念，然而它超越了所有思考的事物。存在的终极奥秘是超越所有思考范畴的。就像康德说的，事物本身并不是东西。它超越有形，超过任何思考所及的事物。最好的事物是不能说的，因为它超越了所有思考。第二好的事物是被误解的，因为它隐含了那些无法被思考的事物。第三好的事物是人类在谈论的东西。而神话是指那些绝对超越的事物。

莫： 也就是说，只能用人类肤浅的语言来涵盖那不可辨识也不可命名的奥秘。

坎贝尔： 在英文中，神是形容超越一切的终极词汇。如此一来，你就被限制在概念中了。你将神看成了父亲。而在一个把神或造物者视为母亲的宗教里，整个世界就是妈妈的身体，再也没有其他世界。男神往往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其实两性不过是同一本源的两个面向。很久之后生命才按照性别来区分，从生理上看，阿米巴变形虫并没有男女之分，早期的细胞只是细胞而已。它们是借由无性生殖而由一变二的。我不清楚具体在哪个阶段出现了性别，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因此，不论认为上帝是男是女都是很荒谬的事。神的力量先于性别的区分。

莫： 但是，只有在语言上区分上帝为他或她，人类才能试着摸索出神这个巨大概念的意涵，不是吗？

坎贝尔： 没错，但是如果给上帝定义出性别，你就无法真正了解神。性别是带你超越一切的跳板，而超越一切的真实意思是去超越二元论。在时间及空间的范围内，任何事物都是二元对立的。肉身不是以男性就是以女性的形态出现，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肉身。你可以说，每个人都只是真正形而上二元性的其中一面，出生在这个物质世界，这个概念呈现在宗教的奥秘中。在宗教体验里，一个人会经历一连串的启发，而被引领至不断深入的自我，在到达一个阶段之后，便能了解人类是会死也会永生的，人类是男也是女。

莫： 你认为有伊甸园这样的地方存在吗？

坎贝尔： 当然不存在。伊甸园是一种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对立的无知状态的比喻方式。这种无知是一种意识状态，开始觉察到事物变化的中心。

莫： 伊甸园里的无知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它被惧怕所动摇、控制或污染吗？

坎贝尔： 就是那样。有一个关于自我这个神明的故事很有意思。自我说，“我是。”一旦它说了“我是”便表示它害怕。

莫： 为什么？

坎贝尔： 因为它当下是时间里的一个实体。接着它想，“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唯一的”。一旦它这么说，它便感到孤独，它就希望有另一个它，于是就有了欲望，它开始膨胀起来，开始一分为二，变成男女，然后到了这个世界。

子宫内的胎儿首先经历的就是恐惧。一位住在加州，叫格罗夫（Stanislav Grof）的捷克籍精神科医生，多年来一直给病人开具LSD迷幻药的处方。他发现有一些病人再次经历了出生的体验。在第一阶段中，子宫内的胎儿并没有任何“我”或“存在”的感觉。接着在出生前没多久，随着子宫的阵痛，恐惧感便出现了。

这时恐惧首先出现，接下来就是“我”。接着是极度恐惧的出生这个阶段，在穿过产道这个艰难的过程后，便是——上帝，光!你能想象吗？这不正重复了神话中自我说“我是”之后，便立刻感觉到恐惧的故事吗？当自我知道自己是单一的，它便有渴求另一个或变成两个的欲望。这就是将世界带入光或二元对立的因素。

莫： 在这么多不同的故事中都包含了禁果、女人等类似的特质，这是为了显示人类的

共通处吗？比如说，在这些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中，都有一个“你不应该”的概念。男人和女人因为做了不被允许的事，才被赶出伊甸园，在读了这些故事多年以后，我仍无法想象这些南辕北辙的文化中的共同点。

“不服从”，生命真正的开端

坎贝尔：民间故事共同的动机便是被禁止的那一个。

记得蓝胡子的故事吧!他对他妻子说，“别打开衣柜”。被禁止的人总是不愿意服从命令。在《圣经·旧约》中，上帝指出禁止人类做的那件事，而上帝当然知道人类会去吃禁果。也正因为人类不服从上帝的禁令，才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生命真正的开端便是不服从行为。

莫：你如何解释这些相似之处？

坎贝尔：这有两种解释，第一是全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人类身体的内在体验是相同的。所有人的肉体都一样，有同样的器官、同样的本能、同样的冲动、同样的冲突及同样的恐惧。在这个共同基础上便呈现荣格所谓的原型，也就是所有神话共通的概念。

莫：什么是原型？

坎贝尔：原型是最基本的概念，也可以被称做“底层”（ground）概念。荣格认为这些概念是无意识状态的原型。原型是较合适的名词，因为最基本的概念引申有脑力劳动的含义。无意识状态的原型表示那来自意识的底层。

荣格学派的无意识状态之原型和弗洛伊德学派的情结之间的差异在于，无意识状态的原型是一种身体器官及其力量的释放现象。原型是有生物基础的，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状态来自一个人一生中所有被压抑、受伤的经验集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状态是一种传记式的个人状态。而荣格无意识状态的原型是生物的，传记式的意识状态则是次要的。

在不同时空下的人类历史里，原型，也就是最基本的概念，会被套上不同的服装。这是不同的环境及历史状况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人类学家最关心的地方。

另外，也可用另一种分散理论来说明不同神话的相似之处。比如说，随着耕种技术的发展，关于灌溉施肥和植物种植的神话也因此出现。类似这种发展模式的神话，诸如杀掉一个神明，将它剁成碎片，埋在地下以提供植物养分等都是。这种形态的神话是伴随农业或栽种传统而来的，不会出现在狩猎文化的传统中，因此在探讨神话相似性问题时，会出现历史和心理两个层面的因素。

莫：人们愿意接受这种创世神话故事，你认为他们希望从中得到什么？

坎贝尔：我认为人们在寻找体验这个世界的途径，这种体验引领人们到达启发生活的超越境界。这就是人们所要的，也是灵魂所渴求的。

莫：你的意思是，人们在寻找一种与万物之根达到和谐的方式？也就是你所谓全人类共享的广阔沉默？

坎贝尔： 没错。但不只是发掘它，而是要在我们现存的环境与今日世界中，以正确的方式认同它。并因此使人类有能力体验到神性的存在。

莫： 不只存在于这世界上，也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坎贝尔： 我们祷告时双手合掌，在印度这是一种表示你体内的神和另一个人体内的神合为一体的致意方式。印度人认识到万物都有神性的存在。你到印度人家中做客时，他们接待你就像接待一位降临人间的神明。

莫： 这些人接受创世故事，把故事流传下去，并且以故事内容为生活准则，他们难道没有疑问吗？谁创造了世界？为什么创造世界？这些问题难道不是神话所要回答的吗？

坎贝尔： 不是这样的，反而是通过故事所提供的答案，人们了解到造物者无所不在。《奥义书》中的神明说，“我知道我就是这个宇宙”。当你了解到神就是宇宙，而你自己是宇宙中的生物时，你便意识到神就在你体内，也在日常生活中的男男女女身上，这是对圣体一体两面的觉知。神话的基本动机是，所有生物本来都是一体，到后来才分出天、地、男、女等，人类是怎么和这个调和的宇宙失去联系的呢？其中一个解释是，这是某个人的错，有人吃了不该吃的果子，有人对上帝说了不该说的话，以至于上帝大怒，并且弃人类于不顾。因此永恒离人类远远的，人类不得不想办法再和它连上线。

另外一种神话主题则是，人类不是由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大地之母的子宫。在这种故事中，人类都顺着绳子向上爬，最后一个爬上来的一定是大胖子，他抓住绳子往上蹿时，绳子“啪”的一声断了，人类便从此和自己的源头分离开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人类自己的心才断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缝合破裂的心。

莫： 有时候我会想人类流传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娱乐自己。

坎贝尔： 不，那并不是用来娱乐自己的故事。因为那是只有在某个特殊节日及场合下，才会拿出来说的故事。

神话有两种。一种是大型神话，例如，《圣经》的神话是庙堂的神话，是为了解释伟大、神圣的仪式而存在的。根据这些仪式而选择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类能够和自己、和他人及大自然和谐相处。以寓言来理解这些神话是很平常的方式。

莫： 你认为最开始流传创世故事的人，意识到这些故事中的寓言色彩了吗？

坎贝尔： 是的。他们流传的方法就是寓言故事的风格。他们以事情仿佛就是如此的方式来说这些故事。凡是认为是人创造了世界，便是一种人为主义（artificialism）。这是种孩童式的思考方式，桌子在这里，就是人做出来的；这个世界存在，一定也是人创造了它。

另一种思考方式则是不以拟人化的方式来看待自然变化的过程。声音加速了空气的形成，接下来是火、水及地球的形成，它们共同造就了这个世界。整个宇宙包含在最初的声音、最初的波动中，在宇宙的作用下，万事万物都落入时间的片段中。由这个观点看来，并不是有人在外面说，“让它发生吧。”

大多数文化中都有两三种不同的创世故事，而非只有一种。《圣经》中就有两种版本，虽然大家认为它们是相同的。

记得伊甸园故事的第二章吧？亚当是上帝创造出来照顾伊甸园的园丁，上帝试图讨好亚当，使亚当接受这个工作，这是非常古老的故事了，是套用古代闪族的传说。诸神需要有人照顾他们的花园，栽种神所需的食物，所以才创造了人类，这便是《创世记》第二、三章的神话背景。

然而神的园丁过得很无聊，上帝便为他发明玩具，因此上帝创造了动物。但是亚当能够自娱自乐的只是给这些动物起名字，依然很无聊。上帝才有了从亚当的躯体中创造出女人灵魂的伟大构想，这和《创世记》第一章中，神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与女人的故事版本有很大的出入。

在《创世记》第一章中，上帝本身就是雌雄同体的。第二章是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较早期故事，第一章反而是来自公元前4世纪或者更后来的一种传教用的经文。在前面提过的印度教故事中，自我感到恐惧，然后有了欲望，最后一分为二的故事，是和《创世记》第二章对等的故事，在《创世记》中是人而不是神一分为二。

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一部分

在希腊传说中，阿里斯托芬在柏拉图的《对话录》（*Symposium* ）中谈到的也是类似的故事。阿里斯托芬说，最早期的生物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男人女人有三种不同的组合方式，男人/女人、男人/男人和女人/女人，诸神把他们都撕开成两个。人类被分成两个后，却一直想要拥抱原来的一半再回到原始的状态。因此我们一生中一直在做的，便是去寻找并拥抱我们的另一半。

莫： 你说神话是研究所有人类共通的故事。这个共通的故事是什么？

坎贝尔： 大家都是出自同一存在基础的时空产物。我们所在的世界就像是永恒领域上的阴影地带。你就在这个阴影地带上活动，你尽你所能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你知道你的敌人就是你的另一部分，如果你能从中立的观点来看的话。

莫： 因此，人类共通的故事，就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找寻自己的位置喽？

坎贝尔： 每个人要和世界这个大交响乐章取得和谐，就必须和交响乐的旋律调和一致。

莫： 在我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论什么文化背景或其源头是哪里，我觉得人类为了了解自己的存在，并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尝试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而产生的壮观想象力真是不可思议。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坎贝尔： 我将神话视为九位缪斯女神[6]的故乡，它可以激发艺术、诗词的灵感，将神话视为一首诗，而个体是诗中的一个角色，这就是神话教给人类的。

莫： 一首诗？

坎贝尔： 对，一首诗。但是不以文字形态出现，而是展现行动及历险形态的诗。字义相当于某种超越当下行动本身的事物。人类因而永远和宇宙的存在保持协调。

神话中奇妙的意象

莫： 当我读神话故事时，我只是因为感受到其中的奥秘而觉得敬畏。我们可以猜测，但永远无法穿透其中的奥秘。

坎贝尔： 这就是重点。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可以找到终极真理，他就错了。梵文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也出现在老子《道德经》当中，"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说的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是上乘的做法；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就会遭致困难。

莫： 我读了你有关神话的著作，不但没有侵蚀我的信仰，反而帮我把陷在文化牢狱中的信仰释放了出来。

坎贝尔： 神话同样也解放了我的思想，任何人只要能接收到神话传递的信息，都可以感受到神话的力量。

莫： 有些神话是不是多少比其他神话更真实一点儿？

坎贝尔： 在不同理解层次上，所有神话都是真实的。针对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每一个神话都和生命的智慧有关。神话帮助个人和社会融合，帮助社会与自然融合。神话将个人的本性与自然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调和的力量。 以西方神话为例，它是基于二元论概念的神话——善与恶，天堂和地狱。因此西方的宗教便充满伦理色彩。原罪和赎罪，对与错。

莫： 一种对立的张力——爱与恨，死亡与生命。

坎贝尔： 罗摩克里希那曾说过，如果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原罪，那么你便会成为一个罪人。我读到这里时，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每个星期天都会去祷告，忏悔我过去一周内犯下的每一条小罪行。我认为一个人去祷告时应该说，"祝福我吧，天父，因为我一直做得不错，这些是我过去一星期内做的好事。"人要认同正面而不是负面的事物。

宗教类似人类的第二个子宫，它的作用是要将极度复杂的事物，比如人类，带领至自发、自我行动的成熟阶段，然而原罪的概念使得人一生中都处于奴性状态。

莫： 但那并不是基督教关于创造及堕落的概念。

坎贝尔： 我曾经听过伟大的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一场演讲。他站在那里，并用双手慢慢摩挲着身体两侧说，"上帝对抗人类，人类对抗自然，自然对抗人类，自然对抗上帝，上帝对抗自然。真是有趣的宗教啊!"

莫： 我常常想，北美大平原狩猎部落的印第安人，如果看到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时，心里会想到什么呢？

坎贝尔： 米开朗基罗笔下的上帝自然不会是其他传统的神。在其他神话中，自我是和

这个掺杂了善与恶的世界协调一致的。在近东的宗教系统中，人们认同善而对抗恶。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谓的《圣经》传统都是要毁掉自然宗教。

因为西方传统已由自然宗教转变为社会宗教，因此我们很难再回头去诉求大自然。但是如果你肯以心理学及宇宙观的角度来解析我们文化中的象征性符号，那也会很合适的。

宗教就某个角度来看，没有不真实的，如果你能了解它的隐喻性意义，它就是真实的，如果宗教卡死在自己的隐喻当中，并且把隐喻解释为真理，那人类就有麻烦了。

莫： 什么是隐喻？

坎贝尔： 隐喻就是隐含其他意思的意象。比如说，我骂一个人，“你神经病啊！”（You are a nut.）我不是说这个人是一颗坚果（nut）。“坚果”只是比喻。宗教传统中的隐喻是指超越的事物，而不是真的存在。如果你认为隐喻本身就是所指的事物，就好像你到餐厅去，拿起菜单，便吃起上面写的“牛排”二字一样。

举个例子，《圣经》上说耶稣升去了天堂，其隐含的意思好像是某个人升天了。那个句子在字面上确实是那么说的。如果这段话的意思真的是那样，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时，应该直接跳过这段话。因为天堂并不存在，因此耶稣不可能升天堂。就算是以光速升空，耶稣还是在银河系内。天文学家及物理学家都能轻易地排除掉天堂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以其隐含的意思来读“耶稣升天”这句话，便可以了解耶稣是去向他自己的内在，而不是走向外太空，他是向内走入了所有的源头，走入所有事物源起的意识状态，走入内在天堂的王国。意象是往外去的，但是意象的反射是向内的。重点是我们通过去向自己的内在，而和耶稣一起升上天堂了。耶稣升天是个回到起源的隐喻。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意思，它暗示抛开躯体的偏执，进入躯体的动力来源。

莫： 你这不是削弱了基督教信仰中最伟大的传统教条之一，即耶稣的埋葬与复活预示了人类的死而再生吗？

坎贝尔： 这样便误读了这个象征。这是依散文方式而非诗歌方式来读这些文字，是依表面意思而非隐含意思来读这些隐喻。

莫： 诗可以指涉看不见的真实。

坎贝尔： 那个真实甚至是超越真实这个概念，超越所有思想的。神话总是让你置身于这样的情境中，然后给你连接谜样般内在自性的线索。

莎士比亚说：艺术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这就是艺术的本质。大自然就是你的本质，而神话中这些诗一般的奇妙意象，所指的对象便是你内心的东西。若你被那些意象困住，不能反过来以此了解自己，你便误读了意象。内在世界乃是你的需求、能量、结构与可能性，和外在世界相会的世界。外在世界则是你的肉身世界，那是你的所在。你必须使两者并进。诚如诺瓦利斯（**Novalis**）所说：**“**灵魂就在内外世界的相交之处。**”**

莫： 所以耶稣升天的故事，便是漂流瓶中的纸条，代表曾有人来此造访。

坎贝尔： 是的，耶稣是如此。依据惯常的方式理解基督教，人类不能与耶稣一致，我们必须模仿耶稣。如果我们像耶稣一样说"我与天父是一体的"，那便是亵渎。然而依据大约40年前在埃及出土的《托马斯福音》，耶稣说："凡是从我口中饮水者将变成我，而我也将是他。"这完全是佛教的讲法。我们都是佛性的显现，或者说是基督的精神，只是人类自己不知道罢了。"佛陀"这个词的意思是"觉醒者"。我们都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觉察到内在的基督精神或佛性。这在正统基督教思考模式中是亵渎，但却是基督教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与《托马斯福音》的精神。

莫： 轮回是否也是个隐喻？

坎贝尔： 当然是。当人们问我，"你相信轮回吗？"我只能说，"轮回就像天堂一样是个隐喻。"基督教中与轮回对应的隐喻便是灵魂的净化。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不能脱离对尘世的眷恋，灵魂便不能去向极乐世界，那么他就必须要经历灵魂的净化，必须洗净他的局限。这些局限就是所谓的原罪。原罪是限制你的意识，并把意识固定在某种不恰当条件上的因素。

在东方的隐喻中，一旦你死去，你会再回到这个世界来经历更多体验，直到你能清除或从这些执着中解放出来。这个不断再生的灵魂，乃是东方神话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一个灵魂可以有不同的性格，一生接着一生。轮回的概念并不是指你我现在性格的再生。性格是灵魂所抛弃的。然后这个灵魂附上另一个身体，是男是女，则要看消除执着所需的经验而定。

莫： 轮回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 轮回的意义在于，你不只是你所想象的你。你的存在，以及意识的潜力，有某些面向并无法包括在你的自我概念中。你的生命比你能想象到的要深得多，也广得多。你现在活着的生命，不过是你的内在真我以及赋予你生命广度与深度的那个东西的片断罢了。 但是，你可以选择在那样的深度而活，当你体验到它时，你便会突然觉察到所有宗教说的都是它。

神话是为了精神指引之用

莫： 这是不是自古以来所有神话故事的主旨？

坎贝尔： 不是。把生命看成苦难，通过苦难，把自己从生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较高层次的宗教。 我不认为原始民族的神话中有类似的主旨。

莫： 它来自哪里？

坎贝尔： 我不知道。它可能是来自拥有精神力量和深度的人们。他们在生命中体验到所欠缺的精神层面。

莫： 你是说精英创造了神话，巫师、艺术家和其他到过未知领域然后再回来的人，也创造了神话。那么老百姓呢？他们不是创造了类似保罗·班扬（Paul Bunyan）朝圣的故事吗？

坎贝尔： 是的，但那不是神话。它还没达到神话的层次。先知以及印度所谓的吠陀仙

人（Rishis）被认为是“听”到神谕的人。现在任何人都可能竖起耳朵，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的听到神谕。

莫：“谁有能听的耳朵，就让他听。”

坎贝尔： 必须要经过训练，你的耳朵才能听到隐喻之声，而非具象之声。弗洛伊德与荣格都觉得神话是以无意识为基础的。

任何从事创作的人都知道，你必须敞开自己、付出自己，你的作品才会与你对话并建构它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你须变成所谓的缪斯女神或《圣经》中的上帝，或某种使命的承载者。这不是幻想，而是事实。因为灵感来自无意识，而且在任何社会，人们心中的无意识都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巫师或先知所提出的，便是个人内心想要表达的。

所以一个人听到先知的故事便会反应道，“啊！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一直想说但是说不出来的”。预言家与社群之间必然会有对话和互动。若先知预见的是社群中人们不愿听到的事，则不会有效果。某些时候人们会把这样的先知除掉。

莫： 所以我们讨论的民间传说，不是神话，而是某些能娱乐一般老百姓，或者能表达比追求精神层次低一些的、关于存在阶段的故事。

坎贝尔： 是的。民间传说是为了娱乐之用，而神话是为了精神指引之用。 关于民间传说概念与基本概念这两种神话层次，在印度有种很好的说法。民间传说的层次叫做德西（Desi），意思是“地区性的”，与你的社会有关。那是为年轻人而设的。这些民间传说，引领年轻人进入社会，教导他们如何外出杀死魔鬼。

但是也有基本概念的层次。梵文对此称做玛加（Marga）， 意思是“道路”，指的是返回你自性之路。神话由想象而来，并可引导回到它自己。社会告诉你什么是神话，它又将你与神话的关系断开，所以你可以在静坐冥想时遵循你内在的道路。

文明是以神话为基础的。中古世纪文明的神话基础是伊甸园堕落、十字架救赎，以及透过圣礼将恩典带给人类等。

教堂是圣礼的中心，城堡则是保护教堂的中心。这是两个形式的政府。一个是精神的政府，另一个是物质生命的政府。两者皆与钉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这一唯一的生命来源和谐一致。

莫： 但人们极少在这两个范畴内谈论妖精与女巫的故事。

坎贝尔： 在中古世纪里大约有三种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创造中心。第一个中心是教堂，所有的故事都是与修道院与隐居生活有关。第二个中心是城堡。第三个中心是村落，也就是老百姓所在之处。教堂、城堡与村落——你到任何一个高度文明的地区，都会看到一样的景观，即寺庙、王宫与城镇。它们是不同的创造中心，但只要属于同一文明，它们便在同一个象征领域里运作。

莫： 同一个象征领域？

坎贝尔： 象征领域的基础是特定社群的人民，在某一特定时空下所有的体验。神话密切地受限于文化、时间和空间，所以，除非象征符号或隐喻能透过艺术的不断创造而加以保存，否则生命便会从它们中流逝。

莫： 现代有谁以隐喻来表达？

坎贝尔： 诗人。诗是一种隐喻的语言。

莫： 隐喻藏有潜能。

坎贝尔： 是的，但它也代表了隐藏在现存世界背后的真实。隐喻是上帝的面具，透过它便可体验到永恒。

莫： 你提到诗人与艺术家。那么神职人员呢？

坎贝尔： 我认为我们的神职人员并未善尽他们的职责。他们并未探究隐喻背后的意义，而是被善恶的伦理捆绑住了。

莫： 为什么牧师不能成为美国社会的巫师呢？

坎贝尔：牧师与巫师间的区别在于，牧师是功能性的角色，而巫师则是有神秘体验的人。 在我们的传统中修道士是在寻求体验，而牧师则是服务社区的人。

我有个朋友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罗马天主教徒国际会议。他告诉我天主教徒能够毫无障碍地了解佛教的出家人，反而是这两个宗教的传教人员无法了解对方。

拥有神秘体验的人会知道，所有对此体验的象征性表达方式都是错的。象征符号不能解释体验，它们只能提示这个体验。假如你尚未拥有此体验，你怎么可能知道它是什么？试着解释滑雪的乐趣给居住在热带从未见过雪的人，是不可能的。必须得先拥有某种体验，才能了解其中的信息，否则你就没有听到真正的内容。

我们缺乏宗教的喜悦体验

莫： 拥有神秘体验的人必须使用意象，以最好的方式把它投射出来。我们的社会似乎已经失去用意象表达思想的艺术。

坎贝尔： 确实如此。我们的思想大体上是议论的、文字的、线性的。意象所含的真实比文字要来得多。

莫： 你是否曾想过，正因为我们社会中缺少宗教的喜悦体验，以及否定超越的精神，而使得许多年轻人转而使用药物？

坎贝尔： 绝对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方式。

莫： 一种方式？

坎贝尔： 进入神秘体验的一种方式。

莫： 宗教不能为你做到的，艺术也不能为你做到吗？

坎贝尔： 过去可以，但是现在艺术不发挥功效了。宗教目前谈的是社会问题与伦理，而不是神秘体验。

莫： 所以你认为宗教最大的吸引力是神秘体验吗？

坎贝尔： 天主教仪式中一项奇妙的仪式就是领圣餐。在仪式中你被告知这是救主的身体与血液。你把它吃下去，于是你转向内在，基督与你同在。这是一种启发你体验内在灵性的冥想方式。你可以看到参与过领圣餐仪式的人，回来后都转而寻求内在和平，他们真的是如此。

在印度，我曾经看过一个红戒指绕挂在石头上，这个石头就成为神秘的化身。通常人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事物，也可以从神秘的角度看待任何事物。比如，这是一只手表，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存在的事物。你可以摘下手表，划一个圈围住它，并在那个层面上看待它。这就是所谓的净化。

莫： 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对你手上的表赋予什么意义？它显现出怎样的神秘呢？

坎贝尔： 它是个物体，不是吗？

莫： 是的。

坎贝尔：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物体吗？是什么支持了它？它是某种时空中的物体。想想看，每件物体都应该是非常神秘的。于是表成为冥想的中心，成为可以辨识的存在奥秘中心，这类东西是无所不在的。现在这个表变成了宇宙的中心。它是不停转动的世界中不动的一点。

一旦超越了，人会怎样

莫： 这种冥想能把你带往何处？

坎贝尔： 那就看你有多聪明了。

莫： 你谈到“超越”。什么是超越？一旦超越了，人会怎样？

坎贝尔： “超越”是一个技术性、哲学性的词汇，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诠释。在基督教神学里，它指的是在自然领域之外的上帝。这是以物质观点来谈论超越的方式，因为将上帝想成是存在某处的精神事实。黑格尔曾说人类把神拟人化成为气态的脊椎动物，许多基督徒对上帝所持的概念便是如此。或者将上帝想成一个脾气很坏、留着胡子的老头。但是“超越”真正的意义是指超出一切概念的真实。康德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体验都受到时空的限制。它们在空间里发生，在时间的轨道上发生。

时空形成的感觉限制了我们的体验。我们的知觉被时空的范畴包裹住，而我们的心则被思想观念形成的架构所限制。但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真实（别无一物）却不受限于此。当我们试图想它时，便把它限制住了。

超越的事物超越了所有思想观念的范畴。存在与不存在都是思想观念的范畴。“上帝”这个字眼真正的意义是指超越了所有思考的真实，但是“上帝”这个字眼本身是被思考的对象。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将上帝人格化。只有一个神？还是有许多神？这些只是思想的分类。你所谈的以及你试图思考的，超越这一切。

正如传统基督教诺智派经典惯有的谈法，耶和华的问题乃是忘了自己是个隐喻。他认为自己是个事实。而当他说“我是上帝”时，马上有个声音说：“你错了，萨麦尔（Samael）。”“萨麦尔”的意思是“盲眼的上帝”，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只是无限宇宙光之下的局部历史产物。这是我们所谓的对耶和华的亵渎——他认为他是上帝。

莫： 你的意思是，上帝不可知。

坎贝尔： 我的意思是，不论终极真实为何，它都是超越有或无这个概念范畴的。是还是非呢？就像记载中佛陀所说的一样：“它既是是，也是非；既非是，也非非。”上帝作为存在的终极奥秘是超越思考层次的。

世界因此诞生

在《奥义书》中有一则有关因陀罗神的奇妙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只大怪兽把地球所有的水都围堵起来，带来一场可怕的旱灾，整个世界陷入非常糟糕的状况。因陀罗想了很久才想到他有一个雷盒，只要打一粒雷在那怪兽身上，就可以把它炸碎。因陀罗成功了，水又流出，世界再度得到滋润。于是因陀罗说，“我多么伟大啊!”

因陀罗一边想，一边升到世界的最高峰须弥山，并且决定在那里盖一座能配得上他的伟大宫殿。于是，木匠之神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把宫殿搭好了。但是因陀罗每次巡视，对宫殿应该造得如何金碧辉煌、如何伟大的想法都越来越膨胀。最后木匠之神说，“我的天，我俩都是不朽的神明，你的欲望永无止尽，我便永远被困住了”。因此他决定到创造神梵天那里去告状。梵天坐在象征神明的能量与恩典的莲花上。莲花是从梦想宇宙的睡神毗湿奴（Vishnu）[7] 的肚脐中长出来的。木匠之神走到宇宙的大莲花池畔，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梵天。梵天说，“你回去吧，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梵天从莲花中起来，蹲下告诉熟睡的毗湿奴。毗湿奴只是动了动，并说，“听着，小家伙，有事情要发生了”。

第二天早上，在建造中的宫殿门口出现了一个蓝黑相间的男孩，身边围了一群小孩在欣羡他的美貌。门口的脚夫赶紧去报告因陀罗，因陀罗说，“把男孩带进来。”男孩被带进来后，坐在王座上的因陀罗问他，“年轻人，欢迎你，你为什么来到我的王宫？”

“嗯，”这个男孩以晴天霹雳之声说，“我听说你正在盖一座比从前任何一位因陀罗所建都要大的宫殿。”

因陀罗说，“从前的因陀罗？年轻人，你在说什么？”

男孩说，“在你之前有多位因陀罗，我看过他们来来去去，现在都不见了。你想想看，毗湿奴神睡在宇宙大海中，宇宙的莲花从他的肚脐中长出。莲花上坐的是创造者梵天。梵天张开他的眼睛，世界便因此诞生。梵天的寿命是432000年。当他死时，莲花便缩回去，另一朵莲花会形成，另一个梵天会生成。想象那无尽宇宙中银河系之外的银河系，每一朵莲花上都有个梵天坐在那里，张开他的眼睛，再闭上他的眼睛。而因陀罗呢？你的庭园中也许有智

者还愿意算一下大海中的水滴或沙滩上的沙粒有多少，但没有人会去算有多少个梵天，更不要说因陀罗了”。

男孩在说话时，有一队蚂蚁穿过地板。男孩看到这个情景便大笑起来。因陀罗的头发立刻竖起来，对男孩说，“你笑什么？”

男孩回答，“除非你想被伤害，不然别问”。

因陀罗说，“我要问，你就指教吧!”（这里附带提到东方的一种美德——除非他人问，否则不能施教。你不能强迫他人硬吞下你个人的使命感。）

男孩便指着蚂蚁说，“以前所有的因陀罗，经过多生多劫，从最低的条件爬升到最高的明觉状态。他们对怪兽投下一粒雷弹后，自以为自己是多伟大的人，于是他们又下坠到从头开始”。

男孩说话时，有个奇怪的老瑜伽行者，顶着一把香蕉叶的阳伞来到宫殿。他除了一个缠腰带之外全身赤裸，他的胸上是状似小圆盘的头发，头顶中央一半的头发都掉光了。

男孩欢迎他的到来，并在因陀罗要问话之前抢先问他，“老者，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的家在哪里？你的房子在哪里？你胸上怪异的一团头发，有什么意义吗？”

“哦，”老者说话了，“我的名字叫多毛。我没有房子。生命如此短暂，何须住处呢？我只有这把阳伞。我没有家。我只是冥想毗湿奴神的脚，思考永恒以及时光如何逝去。你知道，每次因陀罗死去，一个世界便消失了，这些事物就那样一闪即逝。每次因陀罗一死，一根头发便从我胸前的圆圈掉出来，一半的头发都掉了，很快就要掉光了。生命如此短暂，为什么要盖房子呢？”

接着男孩和老人都消失了。男孩是保护神毗湿奴，而老瑜伽行者是创造与毁灭世界的湿婆神。他们来这里教导因陀罗，让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过客，但他却认为自己是宇宙的全部。

因陀罗坐在他的王座上，整个人觉醒过来，惊吓不已。他叫木匠之神过来说，“我不再盖这座宫殿了，你可以走了”。木匠终于如愿以偿，不用再继续工作了。

因陀罗决定离去成为一个瑜伽行者，冥想毗湿奴神的莲花脚。他有一位美丽的王后叫做因陀妮（Indrani）。因陀妮听到因陀罗的计划后，跑去告诉神的祭司说，“现在他想成为一个瑜伽行者”。

祭司说，“亲爱的，让我们坐下，我会把这事处理好”。

于是他们在王座前坐下。祭司说：“听着，许多年前我为你写了一本有关政治的艺术的书。你现在是众神之王，你是梵天奥秘在时间领域内的显现，这是很高的荣耀。你要感激生命、尊重生命，并且以自己就是梵天真我的态度来面对生命。我现在要为你写一本有关爱的艺术的书，使你和你的妻子了解，你们两人奇妙的差别其实是一体的，梵天的光辉就在眼前。”

经过这一番教导，因陀罗放弃了离去成为瑜伽行者的念头，并且发现自己在生活中便可

以代表永恒。你可以说因陀罗就是梵天的象征。

所以从某方面而言，每个人都是因陀罗的一生。你可以做个决定，要么就放下一切到深山里修习瑜伽，要么就待在这个世界，好好做你的工作，过你的生活，用心和你的爱人、你的家庭、你们爱的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神话。

莫： 它说出了许多现代科学发现的事实，时间是无尽的。

坎贝尔： 时间里有无尽的银河、被我们人格化的上帝、上帝的儿子以及这些神秘，这些都只占了极短的时间。

莫： 但是文化总是影响着人类对终极真实的想法。

坎贝尔： 文化也可以教我们超越它本身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成人礼。真正的成人礼发生在宗教导师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的时候。 圣诞老人是亲子关系的隐喻性表示。这层关系确实存在，所以可以被体验，但是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圣诞老人只不过是促使小孩珍惜这层关系的一个线索罢了。

生命的本质与特性就是个糟糕的神秘，因为生存必须要靠杀生与吞噬来维系。但如果因为这些苦难我们就对生命说“不”，或是认为这些情形不该发生，则是一种幼稚的行为。

莫： 佐巴（Zorba）说，“麻烦？生命就是个麻烦。”

生命一切皆苦，顺其自然便是喜悦

坎贝尔： 只有死才不麻烦。人们问我，“你对这个世界乐观吗？”我说，“是的，自然便是伟大。你不可能改变它，没有人能把世界变得更好，它不可能变得更好。这就是它，要不要随你。你不可能改变它。”

莫： 这样的想法不会导致人们在面对邪恶时太过被动吗？

坎贝尔： 你自己就是邪恶的一部分，否则你就不存在了。不论你做了什么，对某些人来说总是邪恶的。这是整个创世的反讽之一。

莫： 那些在神话中提到的善与恶，以及把生命看成光明力量和黑暗力量冲突的观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坎贝尔： 那是拜火教的观念，同样的观点后来也被犹太教与基督教接纳。在其他传统中，善恶是相对于你的立场而定的。对某人来说是善，对其他人可能就是恶。你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即使在你了解它有多可怕后也不退缩，而能把它看成是神秘的、超凡而美妙的惊奇世界之前奏。

“生命一切皆苦”是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谛，生命就是如此。没有了时间逝去带来的痛苦，就不会有生命。你必须肯定生命，而且认为它是伟大的，因为这就是上帝所希望的方式。

莫： 你真的这么相信吗？

坎贝尔： 顺其自然本身就是喜悦。我不相信有人意欲如此，但生命就是如此。乔伊斯有句值得记诵的话，“历史是我企图觉醒的噩梦。”从中醒来的方式是不要恐惧，并且认识到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恐惧创造力量的自然表现。事情的终结总是痛苦的。但只要世界存在，痛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莫： 如果你接受这些道理是终极的结论，你就不会想要设立法律，或发动战争了，对吗？

坎贝尔： 我没这样说。

莫： 这难道不是顺其自然必然得出的结论吗？

坎贝尔： 这不是“必然”的结论。反过来你可以说，“我将参与到生命中去，我将参军，我将奔赴战场”，诸如此类。

莫：“我将竭尽所能。”

坎贝尔：“我将参与这场游戏。它是一出好戏，只是会受伤而已。”

肯定是不容易的。我们总是有条件的肯定。当世界是在朝着圣诞老人告诉我的方向发展时，我才肯定这个世界。但要如实地肯定现实是很困难的事，那就是宗教仪式所要克服的。宗教仪式是团体以最不忍卒睹的方式共同参与生命的方式，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就是杀生及吞噬其他生命的行为。我们是共犯，这就是生命之道。英雄是以自然的方式，而非个人仇恨、失望、报复的方式，勇敢而优雅地参与生命的人。

英雄行动的范畴不是超世俗的，而是在此时此地的俗世，在善恶与二元对立的领域内行动。一旦离开超越的领域，你便进入了二元对立的世界。人已吃下了知识的树，那不仅是善与恶的知识，还是男与女、对与错、此与彼、光与暗的知识。受时间限制的每件事物都是二元的——过去与未来，死亡与生存，有与无。但想象中的终极二元对立是男与女。男性富有侵略性而女性倾向接受，男性是战士，女性则是做梦者。这里有爱的世界，也有战争的世界，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爱神爱罗斯（Eros）及死神桑纳托斯（Thanatos）。

赫拉克利特说，对上帝而言，一切皆善、皆义、皆对。但对人而言，某些是对的，其他则是错的。只要你是人，你便存在于受时间与决定限制的领域中。人生的问题之一是，必须同时了解以下说法才能生存，“我知道中心所在，我知道善与恶只是时间里的偏差现象，但对上帝而言，二者并无不同”。

莫：《奥义书》中有个概念，“不是女性，不是男性，也非中性。不论身体的性别为何，它都会透过身体而显现”。

坎贝尔： 对的。所以耶稣说，“不要评判你不评判的”。换言之，要把自己放回到你尚未以善恶来思考的天堂阶段。很少有牧师会这么说。但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肯定你心里最讨厌的人或事。

你必须肯定心里最讨厌的事

莫： 最讨厌的？

坎贝尔： 这种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你在行动领域内的判断，另一个是你以形而上观察者的角度判断。你不能说不应该有毒蛇，因为那是生命的本来面目。但在行动的领域中，假如你看到一只毒蛇正要咬人，你会杀了它。那并不是否定蛇，而是对那个情境说“不”。《吠陀经》中有段美妙的文字，“在树上。”那是生命之树，你的生命之树。有两只鸟是忠实的好朋友。其中一只鸟吃了树上的果子，另一只不吃，只是看。吃果子的鸟是在杀果子的生命。生命必须靠吃其他生命才能维系，这是生命的本来面目。印度有个关于宇宙舞神湿婆的小神话。他的妻子是山王的女儿帕尔瓦蒂女神（Parvathi）。一个怪兽走过来对湿婆说，“我要你的老婆当我的情妇。”湿婆大怒而打开他的第三眼，用闪电雷鸣袭击地球，于是产生了烟雾和火光。待烟雾散开后，有一只像狮子般长毛、瘦伶伶的怪兽，飞向四方去。要抢帕尔瓦蒂的怪兽眼见瘦怪兽就要消灭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传统的建议是，投降并要求神明慈悲的宽恕。所以那怪兽说，“湿婆，我恳求你的慈悲。”这个游戏中的一条规则，就是当对方求饶时，你便宽恕他。

所以湿婆说，“我宽恕你，瘦怪兽，别吃它。”

这个瘦怪兽说，“那我怎么办？我饿了。是你让我饿的，我才来吃这家伙的。”湿婆说，“那么，吃你自己吧!”

这个瘦怪兽便吃起自己的脚来，一直咬上来，这是个生命吃生命的象征意象。最后这个瘦怪兽吃得全身只剩下一张脸。湿婆看着它的脸说：“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伟大的生命验证，我给你取名克尔提姆哈（Kirtimukha）——光荣之脸。”你可以在湿婆的神庙以及佛寺的正门口，看到那张光荣之脸的面具。湿婆对着那张脸说，“凡是不向你鞠躬致敬的人，都不值得见我”。你必须肯定生命本来的奇迹，而不是要求生命配合你的规则和条件。否则，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这层形而上的试炼。

我在印度时，一度想要参见一位主要宗教的领袖和导师。我终于见到一位著名的导师克里希那·穆纳（Sri Krishna Menon）。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有什么问题吗？”

在印度传统里，老师总是在回答问题的，他不会主动告诉你任何你未发问的事。所以我说，“是的，我有个问题。既然印度传统把万事万物都看成是神灵自身的显现，我们对世上的一切如何能说‘不’呢？我们如何能对残暴、愚蠢、粗俗、轻率说‘不’呢？”

他回答说：“对你我而言，要说‘是’。”

接着我们对肯定一切这个主题，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谈。这段谈话肯定了我原有的想法，我们是什么人，怎能轻易评判他人呢？我认为这也是耶稣的伟大教诲之一。

莫： 在传统的基督教教义里，物质世界是被鄙视的，生命要在死后的天堂里才能获得救赎与补偿。但假如我们肯定了自己沮丧之事，便肯定了永恒世界在此刻的化现。

坎贝尔： 是的，那就是我所说的。永恒不在将来，永恒甚至不是一段恒长的时间。永恒与时间无关。永恒的面向是摒除所有依据时间概念来思考的当下一刻。假如你不能在此刻

拥有永恒，你也不可能在别处找到。天堂的问题是，因为人在那里太快乐了，以至于想不到永恒，你只会沉浸在无尽的上帝喜悦中。但是此时此地在一切事物中体验到的永恒，不论是善恶，都是生命功能的展现。

莫： 这就是永恒。

坎贝尔： 这就是永恒。

---

[1] 1908—1963年，美国诗人。——译者注

[2] 又名湿婆，印度教中主司破坏及拯救的神。——译者注

[3] 印度三大经典之一，记录及表达对知识、理解和悟性的追求。——译者注

[4] 居住于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印第安人。——译者注

[5] 1260—1327年，德国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译者注

[6] 希腊神话中掌管诗、音乐及其他艺术的女神。——译者注

[7] 印度教三大主要神明之一，代表多种功能。——译者注

03 第一个说故事的人

◆我们随意走入一个画着壁画的大洞穴中，都会有动物带着颔首认可的表情醒过来。不论内在的黑暗有多深，洞穴的巫师会趁着动物沉睡的时候降临，同样的情况一定也会发生在人类之中——夜晚睡梦中的造访。

我们的诞生只是一睡与一醒

莫： 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他的诗中写道，

“我们的诞生只是一睡与一醒；

我们的生命之星、灵魂，和我们一同早起，

却在别的地方落下去，

并且来自远方。”

你同意他所说的吗？

坎贝尔： 我同意。我们体内的神经系统携带着记忆，不会全然忘掉，这些记忆会依据特定的环境及有机组织的要求，来塑造人类神经系统的组织。

莫： 我们的灵魂受到古老神话怎样的正面影响呢？

坎贝尔： 古老神话是用来平衡身心的。心会乱跑并且妄想一些身体不需要的东西，神话和仪式都会帮助将心抓回来，使其和身体保持和谐一致，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符合自然之道。

莫： 这么说来这些古老的故事是活在我们心里的吗？

坎贝尔： 确实是。今天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古时候完全一样。小时候你的成长环境要求你要有规律，要服从，而且你会有依赖性。当你长大后，这些都必须要超越。你不再依赖别人生活，你的生命基础是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主体。如果你无法跨越这个门槛，你就会积攒起神经病的病根。在长大有了自己的世界之后，你会进一步面临将过去解散、与过去脱离关系的危机。

莫： 最后是面对死亡的危机。

坎贝尔： 没错，最终极的危机是要面对死亡。神话必须要能担负这两层目标，首先是引导年轻人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就是民间传说的功能，然后要将自己与过去脱离。 民间传说是将基础概念的外壳敲开，而这个基础概念将引导你进入你的内心世界。

莫： 经由神话我知道，人是如何走过他们成长的路径的，我也因此能够走过我自己的历程。

坎贝尔： 正是如此，而且神话也能为你指出人生道路上的美妙之处。在我迈入人生最

后几年时，我更能感受到这一点。神话协助我度过晚年。

莫： 是哪一种神话？可否举一个确确实实帮助过你的例子。

坎贝尔： 以印度传统为例，在你由人生的一个阶段迈进另一个阶段时，神话帮你改变了你的穿衣方式，甚至改变了你的名字。在我退休后，我知道我必须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改变对生活的思考模式，我很清楚自己这么做是因为我了解到自己应该离开成就的领域，进入享受和领会的领域，并且完全放松，去体会后者的奇妙之处。

莫： 接下来是通往黑暗大门的道路。

通往死亡的那扇门

坎贝尔： 那完全不是问题。一个人中年时期的身体状况已经过了顶峰并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人生的问题不是认同你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已经逐渐衰退，你需要意识到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就是我从神话中学习到的，也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应该是一个发光的灯泡呢？还是光亮本身呢？而灯泡只充当我的工具。

人变老之后的心理问题之一是恐惧死亡。人们害怕通往死亡的那扇门。然而，这个身体只是意识状态的工具，如果能够认同自己的意识状态，你便能看到这具身体像一部旧车一样慢慢变旧，先是挡泥板脱落了，接着是轮胎，一样接着一样，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逐渐地，整个身体不再工作了，当身体的意识状态再度加入心理的意识状态，你的身体便离开这个世界了。

莫： 这么说来，神话和年龄的增长有关了？但许多神话故事谈论的都是美貌健硕的年轻人。

坎贝尔： 没错，希腊神话是以年轻人的主题为主的。一般人提到神话，通常是指希腊神话或是圣经神话。这两种文化倾向于把神话素材人性化，因此，神话里有很浓烈的人的色彩。尤其是在希腊神话中，特别彰显人性及颂扬青春之美。

但这两种神话也认同年龄增长的优点。有智慧的老人会在希腊神话的世界中出现，而且圣人也是一个备受尊重的角色。

莫： 在其他文化中呢？

坎贝尔： 其他文化并不那么强调青春之美。

莫： 你说过死亡这个意象是神话的开端，你指的是什么？

坎贝尔： 神话思考的最早证据都是和坟墓有关的。

莫： 这些神话中先是提示人看到了生命，接下来又看不到了，因此他们怀疑那是什么？

坎贝尔： 神话的发展必定是这样的。你只要想象自己死后会怎样便可以了。坟墓将人

类武器及陪葬者埋在一起，以确保生命的延续。这同时也表示在你之前，这里曾经有一个温热的、活生生的人，虽然他现在已经冷冰冰地躺在这里，并且开始腐烂了。有个东西过去在这里，而现在不在了，那它到哪里去了呢？

莫：你认为人类什么时候开始觉知到有死亡这件事？

坎贝尔：人类一存在便有死亡，因为人类会死去。动物有目睹它们伴侣死去的经验，但据研究所知，动物并没有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人类也是一直到旧石器时代尼安德特人才开始以严肃的态度面对死亡，因为那时的葬礼，人们已经开始拿武器及动物来陪葬。

莫：陪葬的东西代表什么？

坎贝尔：我不知道。

莫：猜猜看！

有形生命之外存在无形的生命

坎贝尔：我尽量不去猜测，人类已经拥有大量关于死亡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只有有限的参考价值罢了。因此，除非你拿到记录完整的资料，否则便无法知道来龙去脉。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你可以自己加入其他资料来推算，但这么做很危险。可以确定的是，埋葬这个行为包含以下概念：第一，在有形的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生命；第二，在有形的层面背后，还有一个无形存有的层面，并且是有形层面的支柱。我敢说那就是所有神话的基本主题，即有一个无形层面支撑着有形层面。

莫：我们所不知的支持着已知的。

坎贝尔：没错。这个无形支柱的概念，和一个人生活的社会是有关联的。这个社会在你出生之前便已经存在，在你死后仍会继续存在，而你只是其中的一分子，部落神话就是将个人和族群连接在一起的神话，它告诉人们，个人是有机体中的一个器官。社会本身是另一个更大有机体内的小器官，这个更大的有机体就是一个部落活动的空间和世界。所有仪式的主题都是在联结个人与一个较大的形态结构，更甚于联结个人与自己有形的躯体。

人类靠杀生生存下去，随着杀生而来的是一种罪恶感。埋葬一个人所隐含的意思是，我的朋友已经死了，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存。我所杀掉的动物也必定生存在另一个世界。早期的狩猎民族一直有动物神性的说法，学术性的名词是“动物头目”，也就是身为首领的动物。这只动物头目送来一群动物供猎人所杀。

最基本的狩猎神话是关于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盟约。动物愿意付出它们生命的基本假设是，它具有超越物质的实体，在通过某些复活仪式后，它们会回归到土地或母亲那里。而这种复活仪式和代表一个民族的最主要动物有关。对美洲大平原的印第安人而言，他们最主要的动物便是美洲水牛。而在美国西北海岸，所有重大节庆都和鲑鱼的移动有关。在南非，外表庄严华丽的南非大羚羊则是最主要的动物。

莫：最主要的动物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就是食物的最主要来源。

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盟约

莫： 这么说来，在早期的狩猎社会里，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其中一方必须被另一方所吞噬。

坎贝尔： 那是生命的本质。人类是一个狩猎者，而猎人是一种肉食动物。在神话中，肉食动物和被捕杀的动物分别扮演两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代表生命的两个层面，一个是生命积极、宰杀、征服和创造的层面，另一个则是物质层面，或者称之为臣属的物质。

莫： 这就是生命本身。那么，在猎人及被猎杀者的关系上，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坎贝尔： 从非洲南部布希曼人（Bushmen）的一生，以及美国原住民与美洲水牛的关系上可以得知，这是一种相互崇敬尊重的关系。

举例来说，布希曼人一辈子生活在沙漠里，这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生活，在这种环境内狩猎是非常困难的，沙漠里几乎没有可供制造有力弓箭的树木。因此，布希曼人用一种很小的弓，搭配使用的箭只能射出约27米远。这种箭的穿透力很弱，顶多只能射破动物的皮肤，但是布希曼人将一种剧毒毒药涂在箭头上，被射到的南非大羚羊会在一天半之后中毒死去。被射中的动物因剧毒而死后，猎人必须通过一种神秘的仪式，来完成某些必须做的事情或避免某些禁忌。

换言之，动物死去了，这些死去的动物已经变成猎杀者的食物，而且它们的死是猎人带来的。仪式中包含一种视为一体的认同感，也就是一种神话上的认同。杀生不仅仅是杀戮，它是一种仪式，就像吃的仪式一样，你在餐前先祈求恩典。一个仪式是为了使你意识到自己的依赖性，在这里，你依赖于主动献出自己生命的动物而得到食物。狩猎本身就是一个仪式。

莫： 仪式表现出一种精神层面的真实。

坎贝尔： 它表现出与自然一致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冲动。

有人告诉我，布希曼人述说动物的故事时，会模仿不同动物的口型，发出动物的声音。他们知道有关这些动物的详细知识，并且与它们保持友善和睦的关系。

接下来他们会杀掉一些动物来吃。有些经营牧场的人会在牧场所养动物之外，特别养一头母牛当宠物。他们绝不吃这头母牛，因为吃朋友的肉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但是原住民一直有吃朋友的肉的传统，因此他们需要某种心理的补偿行为，神话可以在此提供协助。

莫： 如何做到呢？

坎贝尔： 早期的神话协助你在精神上参与生活中必要的行为而免除罪恶感或恐惧。

莫： 而这些伟大的故事持续提到这种生命的动力，即狩猎、猎人、被猎杀的动物、朋友的动物和上帝使者的动物。

坎贝尔： 是的。一般而言，被捕食的动物成为代表圣灵使者的动物。

莫： 而人类成为杀掉使者的猎人。

坎贝尔： 是杀掉神的猎人。

莫： 这会带来内疚吗？

坎贝尔： 不，神话要消除的便是内疚，杀掉动物不是个人行为，你是在完成大自然的工作。

莫： 神话是要消除人类的内疚。

坎贝尔： 没错。

莫： 一个人在杀生时，一定觉得有抗拒感，但你不是真的要杀掉那只动物。

坎贝尔： 动物是父亲。弗洛伊德学说认为，男人的第一个敌人是他的父亲。在小孩子的心中，每个可能的敌人都和父亲这一形象有关联 。

莫： 你是说，动物变成以父亲形象出现的神？

坎贝尔： 没错。在宗教上，对待动物是一种崇敬且尊重的态度，更进一步说，则应该遵从动物带来的启示。真的应该如此，因为动物为人类带来了太多礼物——烟草、神秘的烟斗及其他许多东西。

莫： 你认为杀掉代表神明的动物，或是杀掉代表上帝使者的动物，会给早期人类带来困扰吗？

坎贝尔： 绝对会，所以才有仪式。

莫： 哪种仪式？

坎贝尔： 安抚及感谢动物的仪式。比如说，在熊被杀死之后会首先有一个仪式，喂那只死熊一块它自己身上的肉。接下来会有另一个小小的仪式，在仪式中将熊的毛皮挂在一个架子上，让它保持站立的姿态，看起来好像自己端出自己的肉献给人类当晚餐。同时，有一把燃烧的火代表女神。接下来山神，也就是那只熊，和火的女神之间有一段对话。

莫： 它们说些什么？

坎贝尔：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听到，只是一小段社交性的对话在进行。

莫： 如果不安抚穴居的熊，动物们便不会再出现，猎人便会饿死，于是他们领悟到一种赖以生存的力量，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那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坎贝尔： 没错，动物头目的力量使得动物自愿参与这个游戏。你在全世界不同的狩猎

民族身上，会发现他们与主食动物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亲密，而且他们都非常感激主食动物。在我们坐下来用餐之前，我们感谢上帝赐予我们食物，而狩猎民族则感谢动物。

莫： 借着礼遇动物的仪式来安抚动物，这就好像在市场里贿赂屠夫一样。

坎贝尔： 我不认为这是贿赂。这是感谢一个朋友，因为他愿意在一项互惠关系中与你合作。如果你不感谢它，这个物种就会不高兴。

捕杀动物也遵循着特定的仪式。在猎人出发猎捕动物之前，他会到山顶上画一幅他要捕杀的动物图像。猎人画图的那片山顶，必须是清晨第一道阳光照到的地方。当太阳升起时，猎人和他的同伴早已等在那里准备举行仪式。当第一道阳光照到动物的画像时，猎人会射出一支箭，穿透阳光，插在动物的画像上，这时旁边的一个女人会举起手来大声呼啸。接着猎人便出发去打猎了。他最终射在动物身上的部位，一定要和他射在动物画像上的部位完全一致。第二天太阳再度升起时，猎人要擦掉动物的画像。这整个过程都是为了遵循大自然的秩序，而非出于猎人个人的意图。

还有一段来自完全不同社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日本武士的故事。日本武士的使命是去向谋杀他主人的凶手报仇。他逮到凶手，并打算用武士刀杀死这个凶手。这时凶手已经被逼到墙角，恐惧万分，情急之下，他向武士脸上吐了一口痰。这时，武士竟然将刀插回刀鞘中转身走开了。

莫： 这是为什么呢？

坎贝尔： 因为他被激怒了。此时他会因愤怒而杀人，这便成为一种个人行为了，不再是为主人报仇，而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而杀人。

莫： 你认为这种非个人行为的态度，在大草原猎人的精神中是否占有一定分量呢？

坎贝尔： 绝对是的。杀掉一个人并且将他吃掉，这难道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吗？你要知道猎人对动物的看法和我们对动物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认为动物是次于我们的物种，在他们眼中，动物和人类至少是平等的，有时候甚至在人类之上。

动物拥有人类所没有的大自然力量。举例来说，巫师经常会有一只和他很亲近的动物。也就是说，某些动物是巫师的支撑力量及精神导师。

莫： 如果人类能想象，并且看到和动物关系之中的不平凡之处，且能从其中创造出不平凡来，那么他们是否就比动物占优势了呢？

坎贝尔： 我认为猎人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高动物一等。人类向动物寻求忠告，因此动物成为人类生活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动物是高人类一等的。有时候动物是仪式中的施予者，就像在有关水牛来源的传奇中一样。比如说，黑足部落的古老传奇便显示出这种平等关系。这是一个关于水牛舞仪式的原始传奇，在这个仪式中，黑足部落祈愿和动物有这种合作关系。

水牛的故事

莫： 那是怎样的关系呢？

坎贝尔： 这个故事起源于如何为一个庞大的部落找寻食物的问题。为漫长的冬季取得肉食的方法之一，便是引导一群水牛穿过一片石头峭壁，水牛因此跌倒在地，印第安人便能轻而易举地杀死水牛。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水牛的灭亡。

这个有关黑足部落的故事流传了很久。黑足部落的人一直无法让水牛走下悬崖，水牛总是走到悬崖边就转身回去。看来黑足部落今年没有足够的肉用来过冬了。

部落中有个叫明尼荷花的女孩，有天起个大早去取水，准备给全家人用。她凑巧抬起头看向悬崖，上面有许多水牛，她便对它们说："如果你们愿意走下来，我就嫁给你们之中的一个。"

出乎她的意料，水牛开始往下走。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只充当巫师的老水牛向她走来说："好了，姑娘，我们走吧。"

"不，我不要。"女孩说。

"你别无选择，"老水牛说，"你已经承诺了。我们水牛在这桩交易中遵守了我们的承诺，你看我的同伴，他们都死了。我们走吧。"

女孩的家人起床后，发现明尼荷花不见了，她的父亲向四周看了看，由于印第安人有分析脚印的本领，于是他说，"她和一头水牛跑了，我要去把她找回来。"

他穿上鞋，带着他的弓和箭出发穿过了平原。在他感到疲倦、觉得最好坐下来休息一下时，才发觉自己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坐下来休息，同时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飞来了一只喜鹊，这是最聪明且能预知未来的一种鸟。

莫： 魔术般的特质。

坎贝尔： 没错。因此印第安人问它，"啊！美丽的鸟儿，我的女儿是不是和一头水牛私奔了？你看到她了吗？你愿不愿意帮我在四处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在大草原上找到她？"

喜鹊说："是的，我看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和一只大水牛在一起，就在前面不远处。"

"好的，"明尼荷花的父亲说，"你可不可以去告诉她，她爹爹在水牛打滚的泥地里等她？"

喜鹊向前飞去，找到了女孩，她正和一群水牛待在一起，那些水牛都睡着了，而女孩正随手编织着什么。喜鹊飞过去对女孩说，"你爸爸在那片水牛打滚的泥地里等着你呢。"

"啊，"她说，"这太可怕了，那里很危险，这些水牛会杀死我们的，你让他等一等，我会努力到那里去见他。"

她的水牛丈夫正好在她背后，它醒过来并且将头上的角取下来，递给女孩说："到那泥地去，帮我取些喝的水来。"

于是，她拿着水牛角走了过去，看到她爸爸果然在那里，父亲一把抓住女孩的手臂说："快跟我来!"

女孩却说："不，不，不!这太危险了，整群水牛都会追过来的。我必须想个办法，现在先让我回去。"

她拿了一些水，回到水牛那里去。水牛哞哞地说："我闻到一个印第安人的鲜血味。"女孩说：

"不，没有的事。"水牛说："不会错，肯定有!"然后他大吼一声，接着所有的水牛都醒过来了，接着它们一起跳起舞来，一种很慢的水牛舞，跳舞时，水牛的尾巴竖起来，接下来他们走到泥地那里，把那个可怜的男人踩死了，一直踩到男人的尸体完全无迹可寻为止。他完全被踩成了碎片，完全看不到了，女孩一直哭，她的水牛丈夫说："你哭了。"

"当然，"她说，"那是我爸爸。"

水牛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在峭壁底下死去的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而你才死了一个老爹就哭成这样。"话虽这样说，但是，这头水牛心怀慈悲，他说："好吧，如果你能让你爸爸活过来，我就放你走。"

女孩对那只喜鹊说："你在附近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丁点我爸爸的残骸。"那只喜鹊照做了，它最后带回来一块脊椎骨，就只有一小块骨头，女孩说："这就够了。"她将骨头放在地上，用毛毯盖了起来，唱起一首让死者复活的歌，这是一首有伟大力量、魔法般的歌。紧接着，毛毯底下躺着一个男人，她看了一下："没错，那是我爸爸!"但是还没有呼吸，她继续又唱了几节，男人站起来了。水牛很讶异，它们说："很好，你何不把死去的水牛都救活？我们教你跳水牛舞，将来如果有人杀死我们的家人，你便跳水牛舞，唱这首歌，我们就全都活过来了。"这就是其基本概念，即透过仪式达到一个超越无常的层面。生命出自这个层面，再回到它来的地方 。

莫： 100多年前白人来到北美洲，并且屠杀了水牛这种神圣的动物，那时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坎贝尔： 那是违反圣礼的行为。19世纪早期，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1] 画的许多关于美国西部大草原的作品中，都有水牛，证明在卡特林的时代，确实有成千上万的美洲水牛分布在这片大平原上。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西部拓荒者带着来福枪，屠杀掉整个水牛族群，剥下水牛皮去卖，任由尸体腐烂。这是亵渎，悖逆天理的行为。

莫： 他们的行为将人类对水牛的称呼由"你"——

坎贝尔： ——由"你"改为"它"。

莫： 印第安人称呼水牛时用"你"，这是他们崇敬水牛的表现。

坎贝尔： 印第安人对所有生命都以"你"相称，包括树、石头和每一样东西。一旦你用"你"称呼任何东西，你就能感觉到心理状态的转变。一个看到"你"的自我和看到"它"的自我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打仗时，媒体所犯的错误常常是称呼敌对国家的人民

为“它”。

智慧和知识与动物同在

莫： 这样的情况，不也发生在婚姻和孩子身上吗？

坎贝尔： 有时候将“你”转换成“它”，你便无法明白这是个怎样的关系。印第安人和动物的关系，和我们美国人与动物的关系大不相同，美国人视动物为次一等的生命形态。《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就像我说过的，对狩猎民族而言，动物在许多方面比人类优秀。一位波尼族（Pawnee）印第安人[2]说过：“在所有事物的开始，智慧和知识与动物同在。因为提拉氏这位天神从不与人类直接交谈。他派特定的动物下来告诉人类，他通过四只脚的动物将自己现身在人类面前。而人类应该向动物、星星、太阳和月亮学习。”

莫： 这么说来，从狩猎民族时代开始，人类开始感受到神话想象力的震荡，也就是事物奥秘的震荡。

坎贝尔： 没错，那是伟大艺术的涌现，神话想象展现出的形式都可一览无遗。

莫： 眼睛看着原始艺术作品，心中想到的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创造这些艺术的男女。你有过这样的体会吗？我自己曾经猜想，他或她是谁？

坎贝尔： 这就是在走入古代洞穴时震撼你的想法。他们在创造这些形象时在想什么？他们是怎么爬进洞里的？他们在洞里怎么能看得清？他们的唯一光源只是一支闪烁摇曳的小火炬。

关于美这个问题，这种美是刻意造成的吗？还是某个东西很自然地表现出美丽的灵魂？鸟儿的歌声之美是故意造成的吗？还是它只是在表达鸟儿本身，即鸟儿灵魂之美？我在看这种艺术作品时常会想这些问题。那种所谓艺术家的动机，表现到什么程度，我们才会说那是“美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会说那是“有含义的”？又要到哪种程度，洞穴艺术只是他们学习去表达的对象？

一只蜘蛛结了一张美丽的蜘蛛网时，这份美来自蜘蛛的天性，那是一种本能的美。人类生活中的美，有多少是有关人类生命本身的美？其中有多少美是有意识的或是有计划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莫： 你第一次看到这些洞穴壁画时的感受，现在还记得吗？

坎贝尔： 你会不想离开那里。你走入一间画满彩色动物的硕大无比的房间，就好像走进一间大教堂。那里面的漆黑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我们带着电灯，但是有几回导游把灯关掉了，我从没有待过比那更漆黑的房间。要怎么来形容呢？那感觉就好像你与外界完全隔绝，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向任何方向看去都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光源，你处在一片从没见过阳光的黑暗中。当电灯再度打开时，出现在你眼前的就是这些彩色的动物。它们像是用极具生命力的颜料画在丝绸上的日本浮世绘。其中一只公牛足有6米长，它的腰部正好画在石壁上一块突起的地方。印第安人在作画时，是将整体情况都考虑进去的。

莫： 你把它们称做“洞穴庙堂”。

坎贝尔： 没错。

莫： 为什么？

坎贝尔： 庙堂是心灵活动的空间与世界。当你走入一间教堂时，你是进入一个充满精神影像的世界。它是你精神生活的发源地，就像教会的本部（mother church）。周围所有的物品都彰显着精神价值的意义。

在一间教堂内，雕像具有神人同形的外貌。上帝、耶稣及圣徒都具有凡人的外形。而在印第安人的洞穴中，所有形象都以动物的外貌出现，但它们是同一件事。外在形象是次要的，所传递的信息才是重要的。

莫： 这些来自洞穴的信息呢？它们重要吗？

坎贝尔： 洞穴壁画所传递出的信息，表现出一种短暂人生相对于永恒力量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在那个特殊地点才能体验到。

莫： 那些洞穴原来有什么用途呢？

坎贝尔： 学者推测这些洞穴和男孩加入狩猎行动的入会仪式有关，男孩子不仅要学习如何打猎，也要知道如何尊重动物，要知道必须完成什么仪式，以及如何在生活中不再孩子气，而表现出成年男子应有的行为。狩猎是非常危险的。这些洞穴最初是男子成人仪式的圣殿，在这里，男孩不再是他们母亲的儿子，而成为父亲的儿子了。

参加一场仪式，便参与了一个神话

莫： 如果我小的时候去参加其中的一个入会仪式，我会经历什么？

坎贝尔： 没有人知道印第安人在洞穴中做了些什么，只能拿澳洲土著的情况做参考。当小男孩到了有点叛逆的年龄，就会有几个男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到他家。这些男人全身赤裸，只在身上用自己的鲜血粘上一些白鸟的软毛。他们手中挥舞着牛吼器[3]，代表精灵的声音，而这些男人则代表神灵。

男孩首先会向他的妈妈寻求庇护，她会假装试着要保护他。但是男人硬生生地就把他带走了。从此小男孩不能再回到母亲身边，他进入了人生新的阶段。

接下来男孩们会被带到男人的圣地，在那里他们要经历一连串痛苦的经验，割包皮、成人礼、喝人血等。就像在婴儿时期喝妈妈的奶一样，现在他要喝男人的血。男孩因此转变成男人了。在这一切进行的过程中，他们看到神话情节的制订，他们受到部落神话的指引。在成人礼结束后，男孩被带回村子去，将来要嫁给他的女孩也已经选定。这一次，男孩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回到村子。

男孩已经离开他的孩童时代，也已奉献出原来的身体。割礼及成人礼过后，现在男孩所拥有的是男人的身体，进行过这么一场仪式之后，他不太可能再回到孩童时代了。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莫： 不再回到妈妈那里去。

坎贝尔： 不可能了。在当今生活中，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反而是有人已经45岁了还要服从父亲，不得不找心理医生帮他完成长大成人的工作。

莫： 他可以去看电影。

坎贝尔： 在现代社会，要找到一个再度呈现神话的东西，便是电影了。只是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并没有加入和原始部落仪式相同的思考过程。

莫： 电影确实没有这种思考过程。但是因为大部分成人仪式都消失了，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个想象中的社会，虽然不完美，但也提供了说故事的功能。

坎贝尔： 没错。但是写剧本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这是现代人的不幸。这些故事创造了生命也毁灭了生命。但是电影将这一切简化，只是为了赚钱，一个神职人员执行一项仪式时的责任感已经不存在于今日社会了，这就是当代的问题。

莫： 这样的仪式已经完全消失了吗？

坎贝尔： 我想是没有了。年轻人只有去创造他们自己的仪式，因此出现了帮派，那些都是自我设计的成人礼。

莫： 这么说来，神话直接和典礼以及部落仪式产生关联，缺乏神话，仪式也就消失了。

坎贝尔：仪式是神话的实际表现。参加一场仪式，就好像参与了一个神话。

莫： 神话的消失，对今日社会中的年轻男子而言，代表了什么？

坎贝尔： 坚信礼（Confirmation）是这些仪式的现代版。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男孩子可以选择自己的教会名字，也就是要被坚信的名字。但是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你不用奉献自己，牙齿也不会被打断，其他的仪式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教会对你笑一笑，拍一拍你的脸颊，仪式就结束了。古代仪式已经简化成上述过程，没有任何事会发生在你身上，坚信礼的犹太版叫做

巴·密滋瓦（bar mitzvah）[4]。它是否真的能够促成一个人心理的转化，我猜要视情况而定。但在古代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时候，一个男孩子走进教堂里，再出来时便是一个男人了，他是真的经历了一些过程。

莫： 那么女性呢？洞穴庙堂中画的大部分都是男性，那是某种男性的秘密结社吗？

坎贝尔： 那不是秘密结社。它是一个男孩子必须经历的过程，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情况无从考证，因为可以提供信息的证据太少了。但在今天的主流文化中，女孩子的月经初潮便是她成为女人的标志，这是大自然在她身上发生的作用。而什么是她的成人礼呢？她只要象征性地在一间小木屋中坐几天，便明白自己变成女人了。

莫： 这个成人礼如何进行呢？

坎贝尔： 她坐在那里，便已经是个女人了，然而什么是女人呢？女人是生命本身的表现形式。生命已经侵入她体内，女人就是生命的全貌，女人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并且养育生命。她与大地女神的力量是一样的，她对自己的这一能力必须要有所认同。男孩子没有这样的身体变化，因此他必须被迫变成一个男人，而且要自愿服侍某个比他庞大的事物。

莫： 就我们所知，这是神话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

坎贝尔： 没错。

莫： 那个时期的重大主题是什么？是死亡吗？

坎贝尔： 死亡的奥秘是其中一个。死亡可以解答部分关于生命奥秘的问题。因为死亡和生命是同一神秘主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另一个关注的主题，是死亡这个谜题和动物世界的关系。动物世界是个死而复生的世界。

接下来是取得食物的动机。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便存在于这一动机中。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小孩如何变成大人的问题。这是人类仪式生活中的基本关怀。现代社会中便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小孩只表现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无邪冲动，所以要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将难以管束的小孩变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无法忍受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社会不能支持他们，而且会毁了他们。

莫： 因为他们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危？

坎贝尔： 当然喽！不守规则的人就像癌细胞。这些部落族群一直都生活在生存的边缘。

莫： 而在生存边缘之外，他们也开始探讨基本问题。

坎贝尔： 没错。但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会很认真地看待一个超越的世界。

莫： 古代部落仪式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促使个人成为部落的一分子、社区的一员、社会的一部分。但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将个人从社会中分离的情况一直在扩大，“我”第一，个人优先。

坎贝尔： 我不认为这点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特色，因为这种分离并不只是分离一个个体。直到最近，西方文明一直从其他文化中引进精神层面的素材。如果有机会看看过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新闻影片，你会发现一直到威尔逊总统时代，美国总统都戴着一顶很高的礼帽。其实，美国总统平常不戴这种高礼帽，然而以总统的身份出现时，他的打扮必须要配合这个角色的仪式层面。现在的美国总统会在打完高尔夫球之后，慢条斯理地走进来，让全屋子的人等他一个，坐下来之后又只会和你谈论我们该不该使用原子弹之类乏味的话题。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

仪式一直在简化。在罗马天主教会中，甚至连来自仪式语言的“弥撒”这个词，都被改为

和本土更有关的字眼。在拉丁语中，弥撒的意思是将你抛出家庭生活。圣坛应该是转过来的，因此神父是背对着你的，你便随着他表达出自己。然而现在圣坛被转了一个方向，使得它看起来就像朱莉娅·查尔德（Julia Child）[5] 在示范如何料理美食一样，看起来很家庭化，很温馨。

莫： 这些神父还弹吉他呢？

坎贝尔： 对，他们还弹吉他。他们忘了仪式的功能是要将你抛出去，而不是将你拉回到你一直生活的地方。

莫： 婚礼也是将你抛给另一个人。

坎贝尔： 确实是这样的。可惜的是，过去曾传递内在现实的仪式，现在都只是徒具形式。这种情形发生在社会仪式，也发生在个人的结婚仪式上。

莫： 我现在能明白为什么对很多人而言，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一项无用之物了。

艺术家是制造当代神话的人

坎贝尔： 提到仪式，不得不说，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仪式都消失了。研究这些原始、基本的文化是件极其有趣的事。你会知道他们如何将民间传说及神话，随时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调整。举例来说，一个原本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民族，离开原来生活的环境到了大平原上，原先的神话便不适用了。像在美洲大平原上以骑猎为生的印第安人，其祖先是来自密西西比河文化的。他们或是住在密西西比河岸上适于居住的小镇，或是住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村落里。后来因为他们从西班牙人那里交换到马匹，他们有能力向外到大草原探险，并且有机会去猎捕水牛。他们原始的植物神话在这个时期便转型为水牛文化，在达科答印第安人、波尼族印第安人、基奥瓦（Kiowa）印第安人[6] 及其他一些古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中，都可以追溯出有关早期植物神话架构的蛛丝马迹。

莫： 你是说环境可以塑造神话？

坎贝尔： 你要知道人们是会对环境有所反应的，但是现在的西方传统对环境可以毫无反应。这种传统来自别处，是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的。从此它再未消化吸收当代文化的特质、可能出现的新事物以及对宇宙的新观点。

神话必须被保留下来。而能够把神话留存下来的人，必然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使命是将这个环境和世界以神话方式表达出来。

莫： 你的意思是说，艺术家是制造当代神话的人？

坎贝尔： 古代制造神话的人，在今天相当于艺术家。

莫： 艺术家在墙上作画，他们是在演出仪式。

坎贝尔： 没错，在德国有一个古老浪漫的概念——民俗诗歌（das Volk dichtet）。意思

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和诗篇来自民间。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们是一种精英的体验，是记录一群有特殊天赋者的体验。这些人能够听得到宇宙之歌，能够以大众的语言说话，而大众的反应也能够被他们接受。尽管如此，形成民俗传统的最初动力，绝对是来自上层而非底层。

莫： 在你所提到的早期基础文化中，那些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诗人？

坎贝尔： 没错，就是那些巫师。巫师可能是男人或是女人，这些人在童年晚期或青少年早期经历到无与伦比的心灵体验，因此，他们转向探寻内在心灵世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突破，人的整个无意识全都打开了，而巫师便一头栽下去，这一类体验的记载在西伯利亚、美国到火地岛都有。

莫： 心灵上的狂喜也是其中之一。

坎贝尔： 是的。

莫： 布希曼人的梦幻舞（trance dance）就是一个例子。

女人是生命本身，男人是生命的奴仆

坎贝尔： 有一个很奇妙的例子。布希曼人住在沙漠里，日子过得非常艰苦，男女界限清晰，社会规范严明。只有在舞蹈时，男女才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方式是这样的，女人坐着围成一个小圆圈，或是坐在一起聚成一堆，并且拍打着自己的大腿，为围着他们跳舞的男人打拍子，男人则绕着以女人为中心的圆圈跳舞。你看，女人用歌声及拍打着大腿的节拍，掌控舞蹈及男人的每一步。

莫： 女人掌控舞蹈的意义是什么？

坎贝尔： 女人是生命本身，男人是生命的奴仆。这就是舞蹈的基本概念。绕圈的过程整个晚上都在进行，其中一个男人会突然昏倒，这是一种我们所谓神灵附身的体验。而这种体验被形容成一道闪光或雷电，突然通过骨盆，一直冲进脊椎，再进入大脑。

莫： 这就是在你的著作《动物生命力之道》中所描述的。

坎贝尔： “当人们唱歌时，我跳舞。我进入大地中，我走进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大家喝水的地方。我走了一大段路，很远的一段路。”他这时已经进入了神秘体验，以上是这种体验的描述。“当我冒出来时，我已经在爬行。我沿着线爬，这些线位于南方。我爬过一条线，然后离开它，再爬过另一条，然后我离开它又再爬过一条……而当你来到神的地方，你使自己变得渺小，再渺小，在这里你变得无足轻重。你在那儿做你该做的事，然后你又回到众人所在之处，并且将你的脸藏起来。你把脸藏起来才不会看到任何东西。你出来，再出来，最后再度进入你自己的身体，所有在你后面的人都等待着你，他们也很害怕你。你进入大地中，然后又回来，回到你的身体。你说：‘唏唏曦!’那是你回到自己身体的声音。接下来你开始唱歌。安腾（Ntum）大师就在附近。安腾是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拿来白粉并且吹向你的脸。他们扶着你的头，并且向你脸的两边吹。这样你才能够再活过来。朋友，如果他们不这样对你，你会死的。你刚死过，真的死了，朋友。这个安腾是我做的，这个安腾是我所舞的。”

我的老天!这家伙经历了另一个领域的意识状态。这种体验就好像在天空中飞翔一样。

莫： 他成为巫师了。

坎贝尔： 在布希曼人的文化中没有巫师，他变成了梦幻舞者，每个人都有体验狂喜状态的潜能。

莫： 我们的文化中有没有类似的体验？我想到了美国南方文化中的重生体验。

坎贝尔： 必定有的。这是一种由地球转化到神话意象、到神、到大自然力量之核心的一种真实体验。我对关于重生的基督教体验不清楚。我想中世纪梦想家的体验是与此类似的。那些人亲眼看到上帝，并且回来述说他们所经历的故事。

莫： 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有了喜悦至极的感觉，是吗？

坎贝尔： 是的。

莫： 你亲眼看过这种仪式吗？看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吗？你体验过这种极度喜悦的感觉吗？

坎贝尔： 我没体验过。我有认识的朋友常去海地，并亲自参与当地的巫毒仪式。在仪式中他真的会被附身。并且伴有舞蹈，这种舞蹈会刺激产生狂喜的感觉。有一种古老的说法是，战争中人们会变得狂乱，这种说法也提及作战前夕士兵的感受。士兵在作战时是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一种作战的癫狂状态。

莫： 这是人能够体验到无意识的唯一方法吗？

坎贝尔： 不是，其他方式则会使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的人，产生一种突破感，它突然“砰”的一声就这样发生了。

莫： 而有过这种心理体验、这种惊异体验、这种狂喜体验的人，将会成为特异体验的诠释者。

坎贝尔： 他们会传译神话生活的珍贵遗产，没错，你可以这么说。

莫： 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带入那种神秘体验呢？

坎贝尔： 据我所知，黑麋鹿的经验，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你就是那座中央山脉

坎贝尔： 黑麋鹿是一个9岁大的苏族（Sioux）[7] 男孩，苏族是美洲大平原的一个伟大民族。这件事发生在美国骑兵和苏族正式发生冲突之前。男孩生病了，是心理疾病，这是一个典型的巫师故事。

这个男孩开始颤抖，接下来便不再动了。他的家人非常担心，并去请了一位巫师来。这位巫师在自己小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巫师扮演的是心理医生的角色，他要将男孩从这种

混乱的精神状态中拉出来。但是这次巫师并没有将男孩由神的手中抽脱出来，反而帮助男孩与神感应起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记得是尼采说的：“小心在驱逐魔鬼时，也将你最好的东西丢掉了 。”在此，男孩接触到的神，我们暂且称呼他们是某种力量，便被保留下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维系住了，没被切断。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成为他们同胞的精神导师和协助者。

而发生在黑麋鹿身上的体验是，他能预见将发生在他族人身上的可怕事故。他把他预见的景象称之为民族的“箍”（hoop）。在他预见的景象中，黑麋鹿看到他民族的箍在许多箍之中。这究竟代表什么意义？至今我们仍不完全明白。他看到所有的箍彼此合作。所有的民族排成一个巨大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意象中，他进入了一个充满自己文化象征的领域，并且从中消化吸收了这些意义。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伟大的话，对我来说这是了解神话和象征性符号的关键。黑麋鹿说：“我看到我站在世界的中央山脉上，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地方。我可以看到这世界的景象，因为我是以神圣的世界眼光来看待它。这个神圣的中央山脉就是南达科答州的阿尼尖峰。这个中央山脉无所不在。”

这段话显示出他真正了解神话，并且区分出当地人对阿尼尖峰的偶像崇拜，及将阿尼尖峰视为世界中心的隐含意义。世界中心是地球的轴心，是中央点，是一切皆绕其旋转的轴。世界中心是动静集中的点，动是时间，静是永恒。能意识到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一个片断，而去体验存在于短暂经验中永恒的一面，就是一种神话体验。

莫： 因此世界的中央山脉是在耶路撒冷、罗马、伯纳尔斯、拉萨，还是墨西哥呢？

坎贝尔： 这确确实实是他要说的。

莫： 而他说上帝是不受边界限制的？

坎贝尔： 哲学家重复阐述了对上帝的定义，他们认为上帝是一个能够被理解的领域，是心而不是感官所能知悉的领域，也就是处处皆是中心，而又没有边界。这个中心正是你现在坐的地方，另一个中心则在我坐着的地方，我们两个都是这个宇宙奥秘的体现。这是个很好的神话理解，这种理解能够让你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的感受。

莫： 所以它是一种隐喻，一种真实的意象。

坎贝尔： 没错，如果你无法了解在你面前的这个人身上也有一个中心的话，你只有一种粗糙的个人主义。这是神话方式所体验到的个人。你就是那座中央山脉，而那座中央山脉无所不在 。

---

[1] 1796—1872年，美国民族学家兼艺术家。——译者注

[2] 原居住于美国堪萨斯州与内布拉斯加州的印第安人。——译者注

[3] 系上绳子旋转即鸣的一种宗教仪式用品。——译者注

[4] 犹太男孩13岁时举行的成人礼。——译者注

[5] 美国著名美食家及烹饪家。——译者注

[6] 美国西南的一支印第安人。——译者注

[7]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大族，主要居住在今日美国西部。——译者注

04 牺牲与喜悦

◆假如你循着内心直觉的喜悦而行，你便走上了一条早已等待着你的轨道，你当下的生活便是你应该过的生活。不论你身在何处，只要你随着内心直觉的喜悦而行，你便能享受那一直存在你心中的爽心悦事。

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莫： 当我读到你写的有关环境对说故事的冲击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在大草原上的人、猎人、森林中的人或种植者等，是参与在整个环境中的，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世界的每个特色对他们来说都是神圣的。

坎贝尔： 将当地景观神圣化是神话的一个基本功能。这一点在纳瓦霍人（Navaho）[1]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纳瓦霍人认同北方的山、南方的山、东方的山、西方的山和中部的山。在纳瓦霍人的土木屋中，门永远是向东的。置于房屋中央的火炉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当烟从天花板的洞升上去时，燃香的香味便跑进神的鼻孔中去。景观布置和居所于是成为一幅圣像。

纳瓦霍人的沙画上，总会有一个围绕起来的图案，它可能代表海市蜃楼或彩虹等事物，但总会有一面向东方敞开以便让新灵气进入。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时，也是面朝东方，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

莫： 我第一次到肯尼亚去时，独自到一个从前是湖岸的古原始营区遗迹去。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天黑，感受着自己面对所有的创造物，在夜空下，在那广大之地，好像我属于某种古代的事物、某种仍然存在的东西。

坎贝尔： 我记得西塞罗（Cicero）曾说过，当你走入一座高大的树林时，你会感觉到神的存在。神圣的树林到处都有。小时候我常常一个人走到树林里。我还记得我曾经崇拜一棵树，一棵很大的老树，心里想着，“老天，你一定知道许多，也经历了许多”。我想这种对创造物存在的感受是人的基本情操。然而在现代城市里，到处充斥的只是人造砖石。当你身处树林中，与花栗鼠和大猫头鹰在一起时，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成长世界。所有这些事物都围绕着你，代表着生命的力量与神奇的潜能。它不属于你，但又是生命的一部分，对你开放。你会发现它在你心中回荡，因为你就是自然。当一个苏族印第安人抽烟斗时，他会把烟斗对着天空，以便让太阳收到他喷出的第一口烟。然后他会向四方分别喷烟。在那种心灵结构中，你若能将自己朝向地平线，朝向你所在的世界，那么便可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了。那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莫： 你在《神话的意象》一书中写到有关转化中心的概念，你认为在神圣的地方，时间之墙可能会消融，因而显露出世界的秘密。拥有一个神圣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这对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绝对必须的事，你必须有一个房间，或者每天腾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那里你不知道今天早上报纸的消息，不知道谁是你的朋友，不知道你欠别人什么或别人欠你什么。这是一个可以单纯来体验自己的地方，并能激发出潜在的能力来。这是潜能蛰伏之处。最初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但如果你有个神圣的地方并利用它，最后总会有东西出现的。

莫：这个神圣的地方对你而言，就像大草原对于猎人的意义一样。

今日的圣地在哪里

坎贝尔：对猎人而言，整个世界都是神圣的地方。但是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太过经济化和实际化，以至于随着你的成长，周遭环境对你的要求是如此沉重，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者什么是你想要的。你总是在做别人要求你的事。何处是内心直觉的喜悦落脚之处？你必须努力找到答案。找一幅色情图片，放你自己真正喜爱的音乐，即便是别人嗤之以鼻的低俗音乐也好。或者找一本你想看的书。在你自己的圣地，你可以体会到一种“神性”的感觉，一种你为自己活着的世界付出并有所得的感觉。

莫：我们已谈过景观对人的影响与冲击。人对景观的影响呢？

坎贝尔：人以创造圣地的方式拥有土地。通过将动植物纳入神话的方式，赋予土地以精神的力量。土地变成像庙宇一样可以用来冥想的地方。例如，纳瓦霍人在神圣化动物方面便有卓越成就。在纳瓦霍人的沙画中，你可以看到各具价值的小动物。这些动物并非以自然的形态画出。它们被形式化了。这些形式所代表的是它们的精神特质，而不仅是生理上的特质。例如，走在沙漠里，时不时有一只大苍蝇会飞下来落在你的肩头。在纳瓦霍人的神话中，它被称做大苍蝇，也被称做微风。它轻声告诉那些接受天父试炼的年轻人所有问题的答案。大苍蝇是圣灵显露智慧的声音。

莫：目的何在？

坎贝尔：拥有土地。把他们居住的土地转变成有精神意涵的地方。

莫：所以摩西在希望之地（the Promised Land）密切关注的，和其他精神领袖为他们族人所做的事并无不同。他宣称拥有那块土地。

坎贝尔：没错。你记得雅各之梦（Jacob's dream）的故事吧！当雅各醒来时，那里变成伯利恒圣地，上帝的居所。雅各宣称那是个拥有某种精神意义的地方。那里是上帝播种能量之处。

莫：这些圣地在今天的美洲大陆仍然存在吗？

坎贝尔：墨西哥曾经是个圣地，在西班牙人破坏它之前，是全球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西班牙人第一次看到墨西哥，或叫做德诺蒂特兰城（Tenochtitlan）时，它比当时欧洲任何城市都要伟大。而且墨西哥拥有很多庙堂。现有的天主教教堂正好位于原太阳神庙所在地。那是基督徒宣称占有土地的例证之一。你看，他们通过在其他宗教庙堂的原址上修建自己教堂的方式，把同一景观变成了自己的。

例如，到新大陆来的神父们便依据《圣经》的名称来为他们所到的地方命名。在纽约上州有“奥德修斯”和“伊里亚德”，一个接一个古典名字，像伊萨卡（Ithaca）、尤蒂卡（Utica）纷纷出笼。

莫：就某种意义而言，人们会给有能量支撑他们的地方，赋予神圣的意义。土地与人们之间，有一种有机的关系。

坎贝尔： 是的。但那在大都会出现后便消逝了。

莫： 在今日的纽约，竞争点在谁能盖最高的建筑物上。

坎贝尔： 这是一种建筑上的骄傲感。它说明了这个城市是金融中心，并表现出人类能够做到的极限。

莫： 今日的圣地在哪里？

坎贝尔： 它们已不复存在了。只有少数历史古迹可以提醒人们，曾有重要事件在那里发生。比如，我们可以造访圣地，因为它是我们宗教的发源地。但是每一块土地都应该是圣地。我们可以在景观本身找到生命能量的象征。这是所有早期文化传统所做的事。他们神圣化他们的居住景观。

例如，以下就是八九世纪早期冰岛移民所做的工作。他们将不同的居所按照四三二○○○[2] 罗马尺的排列关系建造。冰岛的整个景观组织，是依这个宇宙关系而成的，所以无论你走到岛上哪一部分，你都是与宇宙和谐的。同样的神话在埃及也有，但是埃及的象征形态不同，因为埃及的形状不是圆的而是长的。所以天空女神是神圣的母牛，两只脚在南，两只脚在北，即四方形概念。但是我们文明中的精神象征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仍以教堂为主的法国小镇查特尔（Chartres）是那样美好的事，在那里你可以整天都听到钟声。

我把查特尔当成我的教区。我常去那儿，当年我在巴黎还是个学生时，就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在教堂里，研究那里的每一个图案。因为我在那里待得太久了，所以有一天教堂管理员问我："要不要跟我上去敲钟？"我回答说："当然要。"于是我们爬到钟塔的大铜钟前。那里有一小块像是跷跷板的平台。管理员站在跷跷板的一端，我站在另一端，我俩中间有个小木块可以抓住。他用力推了一下，他先爬上去，接下来是我上去。我们开始在高高的教堂上面，上上下下地动，风吹过我们的头发，钟声也开始向下传，"当、当、当"这是一生中最令我兴奋的冒险之一。敲完钟后我们走下来，管理员对我说："来我的房间。"

教堂的中央部分是本堂，然后是两侧的外翼及东边突出的半圆形的后殿，绕着后殿的是唱诗班的帘幕。他带我通过唱诗班帘幕中间的一个小门，在那儿有个小床，上面还挂着一盏小灯。我透过帘幕往外看，看到一扇镶着黑色圣母的窗子，那正是他住的地方。那个人每天都在静思冥想中生活，想想就觉得是非常动人而美丽的事。我从此又去了查特尔无数次。

莫： 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将精神原则注入社会活力

坎贝尔： 它带我回到了"将精神原则注入社会活力"的时代。你可以从当地最高的建筑物了解到该社会是以什么为活力的。当你走近中古世纪的城镇时，教堂是当地最高的建筑。当你走近18世纪的城镇时，政治宫殿是最高的建筑物。而当你走近一个现代城市时，最高的建筑物乃是市中心的办公大楼。

如果你去盐湖城，你会看到整个城市展现在你面前，首先庙堂建在城市的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组织方式，因为庙堂是精神中心，所有的事物都源于此。然后是政府建筑，该州首府所在地就建在庙堂旁边，比庙堂还高。而现在最高的建筑物则是管理庙堂与政府建筑事

务的办公大楼，那就是西方文明史。从哥特式建筑，经过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君主时期，一直到我们现在的经济世界。

莫：那么当你去查特尔时是什么感觉？

坎贝尔：我就像是回到了中古世纪。我又回到小时候成长的世界，也就是罗马天主教精神意象的世界，真是伟大!

莫：你不是那种长期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的人。当你在那里时，不只是过去感动了你，对不对？

坎贝尔：不，是当下感动了我。教堂告诉我有关世界的精神转化。它是个沉思冥想的地方。我就在附近走走、坐坐、看看美丽的事物。

莫：你如此深爱的查特尔教堂，也表达了人与宇宙的关系，对吧？

坎贝尔：是的。教堂中央有个祭坛的十字架，它是个象征性的结构。现在许多教堂盖起来像戏院一样，重视能见度。其实，教堂对能见度一点也不感兴趣。在教堂里进行的大部分节目都会过去，重要的是象征，而不是看表演。每个人都很清楚表演是怎么一回事。你从6岁起就开始看它了。

莫：那么，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去教堂呢？

坎贝尔：那是神话的全部。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些事呢？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放回去，让我们与精神生命的基本原型接触。每天经历仪式，才能使你保持在正轨上 。

莫：但我们现在不再那么做了。

坎贝尔：我们已经与那种关怀失去了联结。早期生活的目标，是一直保持对精神原则的觉知状态。在亚述人的宫殿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有人头、狮身、鹰翼、牛脚的复合野兽。也就是黄道十二宫摆在一起的四个符号，被用来当做守门神。

与以西结[3]预言相关的同样四个符号，变成了基督教传统中的四个传播福音者。你记得下面的祷词：“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祝福我睡的那张床。”在这段祷词中，你在中间，也就是基督所在之处，而围绕你的四边形的四个顶点，则是床的四条腿。

这个曼陀罗[4]代表基督从超越时空的地带出现。这四个野兽代表时间与空间的面纱，遮盖着永恒。而位于中间的耶稣则是突破、再生，是从时间与空间的宇宙女神的子宫中来到这个世界的主。

莫：你说类似查特尔的教堂，象征了对一个超越律则意义的了解。它不仅以巨大石块的建筑形式出现，同时也以环绕在这些形式四周及融入其中的伟大沉默显露。

坎贝尔：所有终极的精神都指向超越声音的沉默。道成肉身是第一个声音。超越声音的是未知的、不可知的超越。它可以用伟大的沉默、空虚或超越的绝对来表达。

莫： 当你谈到神话如何把我们与神圣的地方联结起来，景观如何把原始人类和宇宙联结起来时，我开始想，这个超自然，至少如你所了解，真的只是自然而已。

坎贝尔： 把某种高于自然的存在称做超自然，是一种致命的观念。在中古世纪，这个观念最终把世界变成一片荒地。人们过着虚假的生活，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因为由神职人员控制的超自然律法，会要求他们怎样过日子。在荒地里，人们完成的目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被无可逃避的律法强加在身上的。这真是杀人凶手。12世纪的宫廷爱情抒情诗，便是对这种以超自然的真理之名，合理化其对人类喜悦的侵犯。特里斯坦（Tristan）的传说，以及圣杯故事最伟大版本之一的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传说，也都如此。心灵才是生命真正的飨宴。它不是某种被吸入生命的东西，它来自生命，这是女神宗教传统最大的贡献。在女神传统中，整个世界都是女神的身体，所以世界是神圣的，而且圣灵并不是在统治一个堕落的自然，或凌驾于其上。中古世纪的处女教（cult of the virgin）就有这种精神，13世纪华丽的法国教堂也因此兴起。

然而，伊甸园堕落的故事把自然看成是腐化的，这个神话把我们整个世界都腐化掉了。因为自然被认为是腐化的，每一个不假思索的行动都是带有原罪的，不能退让。根据你的神话是把自然看成堕落，还是把自然和心灵本身看成神性的展现，你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以及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谁是我们当代的巫师

莫： 今天谁来为我们诠释自然所包含的神性呢？谁是我们的巫师？谁为我们诠释看不见的事物？

坎贝尔： 是艺术家在扮演这个角色。艺术家是今日与神话沟通的人。但他必须是了解神话与人性的艺术家，而不是仅给你一套计划的社会学家。

莫： 那么不是艺术家或诗人的普通人，或者那些没有体验过超越精神极乐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呢？

坎贝尔： 我告诉你一种方法，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坐在房间里读书、读书、再读书，而且要读对书，读对的人写的书。你的心就会被带到某个层次，你可以因此一直拥有一种美好、温和、慢慢燃烧的喜悦。 这种对生命的理解，可以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当你发现一个真正能抓住你心的作者时，就把他所有的作品都读完。不要说“我想知道某某某写的东西”，也不要被畅销书排行榜所困扰。

只去读这一位作者想要告诉你的。然后去读这位作者读过的东西。这时世界便以某种一致的观点豁然开朗。但如果你从一个作者跳到另一个作者，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某位作者在何时写了某首诗，但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作者对你说了什么。

莫： 所以巫师对早期社会的功能，就像今日的艺术家一样。他们的角色十分重要。

坎贝尔： 他们扮演了传统神职人员在社会中的角色。

莫： 巫师是神职人员？

坎贝尔： 在我看来，巫师与神职人员间有个重要差别。神职人员是带有社会性功能的角色，社会以某种方式崇拜某些神，于是神职人员便被任命为执行该宗教仪式的人。他们所奉献的神，是在他之前就存在的神。但巫师的力量与地位都是由他体验到的神所赋予的。他的权威来自一种心理体验，而不是社会的任命。

莫： 巫师体验到某种我们不曾有过的经历，并把这个经历解释给我们听。

坎贝尔： 同样在黑麋鹿的例子里，巫师有可能把他看到的意象转变成某种服务大众的仪式演出。因此，巫师把内在体验带入人们的外在生活。

莫： 这是宗教的开始吗？

坎贝尔： 就个人而言，我想是宗教的开始。但这只是猜测而已，我们并没有依据。

莫： 有一个像耶稣的人走入未知的领域，体验到心灵上的转化，回来告诉人们："跟随我。"原始文化中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坎贝尔： 那就是我们拥有的证据。在所有的狩猎文化中，都可以发现巫师的色彩。

莫： 为什么特别是狩猎文化？

坎贝尔： 因为它是具个人倾向的。从某方面来说，猎人的个人倾向是农夫所不曾拥有的。在田地里耕耘，等待自然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这是一种经验。而外出狩猎，每次狩猎都是与上一次不同的。而且猎人所受的训练都是需要特殊天分与才能的个人技巧。

莫： 那么在人类的演化中，巫师是如何变化的？

坎贝尔： 当人们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定居的村落生活时，巫师便失去了原有的权力。事实上，有一组有关纳瓦霍人[5]和阿帕奇人[6]的神话故事。他们原属于狩猎文化，然后迁移到一个农业文化地区，最后变成以农业为生。在他们创世的故事中，都有描述巫师下台和神职人员上台的典型情节。巫师因为说了冒犯太阳的话，而使太阳消失。但他们马上又说："我可以把太阳带回来。"于是他们便施起各种法术来。

在故事中这些情节都是以愤世嫉俗或调侃的语调来描述的。但是巫师的法术并没有把太阳带回来。于是巫师便降格成巫师社会，一种小丑社会。他们是有特殊力量的魔术师，但是他们的权力只能依附于一个更大的社会。

莫： 我们谈到狩猎大草原对神话的影响，这样的空间显然是被一个有圆顶天空的圆形地平线所围绕着。但是住在森林中的人们又是怎样的情形呢？那里没有圆顶天空，没有地平线，没有方向感。所有的只是树、树、树。

坎贝尔： 特恩布尔（Collin Turnbull）讲过一个把从未走出森林的小矮人带到山顶的故事。他们突然从树林到了山丘，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大草原。可怜的小东西显然是被吓住了。他没有办法判别方向与距离。远处大草原的食草动物是那么小，他以为一定是蚂蚁了。他完全被弄糊涂了，于是便急急忙忙地回到森林去。

莫： 地理对我们文化与宗教观念的塑造，有很重要的分量。沙漠之神不可能是草原之神。

坎贝尔： 也不是雨林之神。当你在沙漠里，只有一个天，一个世界，所以你只有一个神。但在丛林里，没有地平线，你从没看过10米开外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概念。

莫： 他们就是这样把神的概念投射到这个世界？

坎贝尔： 没错。

莫： 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他们的神性意象，然后他们再把这个意象投射出来，称它为上帝。

坎贝尔： 是的。神的概念总是受到文化的制约，永远如此。即使一位传教士带来他认为的上帝、他的神，那个神也会依当地人民对神性的了解程度而改变。

有一则关于夏威夷的一位英国传教士的趣闻。有位蓓蕾（Pele）女神的神职人员来造访他。就某种意义而言，她是蓓蕾女神的一个化身。所以这个传教士实际上是与一位女神在交谈。英国传教士说，“我把上帝的信息带给你”。而那位神职人员说，“哦，那是你的神，蓓蕾才是我的神”。

莫：“你不能在我面前崇拜其他的神”，这个观念纯粹是希伯来的想法吗？

坎贝尔： 我从未在别处发现过这样的观念。

莫： 为什么只有一个神？

坎贝尔：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沙漠地区的人民赋予当地的社会性神明较高的地位。你的整个信念、承诺都是在保护你的社会。社会永远是父权的，自然则永远是母性倾向的。

莫： 你认为女神宗教的出现，是因为在这些早期社会的栽种与收成活动中，女性扮演主要角色的缘故吗？

坎贝尔： 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神奇力量的角度来看，在那一刻女性变成社会中最重要的成员。

莫： 可狩猎的一直是男人。

坎贝尔： 是的，而现在它过渡到女人身上。女人的神奇之处在于生育与滋养生命，如同大地一般，女人的神奇支撑了大地的神奇。在早期传统中，女人是第一个栽种的人。一直到后来，当高等文化系统发明犁后，男人才在农业上扮演领导角色。于是人们把用犁耕耘大地想象成男女交配，而构成一个主要的神话图案。

莫： 所以这些不同的神话表达方式，就是你所谓的“动物生命之道”、“播种大地之道”、“天光之道”和“人之道”。

坎贝尔： 这和人类的象征符号系统有关。人类通过一定的象征符号，把当时正常的人类状况象征化、组织化，并提供了解它的知识。

莫： 它的价值何在？

坎贝尔： 价值是在某些控制生命的条件下产生的结果。例如，猎人总是向外追求动物。他的生命依存于与动物的关系。他的神话因此是外求的。但是农业的神话，与植物的栽种、种子的播种有关，也就是种子的死亡和新植物的成长有关，因此是比较内向的。对猎人来说，是动物启发了神话。当一个猎人想要掌握权力和知识时，他会到森林去斋戒和捕食，让动物来教导他。

而对农人来说，植物世界是他的老师。植物世界与人类的生命过程是一致的，所以这里存在一个内向的关系。

腐烂中，才有生命诞生

莫： 人类从捕猎野兽变为以种植为生后，对神话的想象力有何变化？

坎贝尔： 那是一个戏剧化的全体转化，不仅神话，也包括心灵。动物是个完整的个体，它活在皮毛内。当你杀了那只动物，它就死了，那是它生命的终结。但是在植物世界里，并没有自给自足的个人这回事。你砍掉一棵植物，另一个芽又生出来。修剪是有助于植物生长的。整个植物界就是一个不断的存在体。另一个与热带雨林有关的观念是，在腐烂中才有生命诞生。我曾经看过在几十年前被砍掉的大树残枝中，长出极美的红树林来。它们是从这些残枝中新长出来的聪明小孩，其实也是同一棵植物。此外，假如你把植物的足枝砍掉，会有另一个长出来。但把动物的手足砍掉，除非是某种特殊的蜥蜴，不然是不会再长回来的。

所以在森林与种植文化里，有一种把死不看做是死的感觉，而把死看成新生命所必须的。耶稣说：“我是葡萄藤，而你们是枝条。”葡萄园的意象与动物的意象完全不同。有了栽种文化，便有了种植物为食的情形。

莫： 这些栽种经验启发了怎样的故事？

坎贝尔： 你吃的植物是从被砍死埋葬的神明，或是从祖先身上长出来的。这类主题的神话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在太平洋文化中尤其多。

实际上，这些植物故事也渗入了属于狩猎文化的美洲大陆。北美文化就是个狩猎与栽种文化互动的典型例子。印第安人主要是猎人，但他们也种玉米。一则阿刚琴人有关玉米起源的故事，涉及一个男孩看到的意象。他看到一个头戴绿羽毛的年轻人走向他，并邀请男孩与他比赛摔跤。年轻人赢了又再回来，结果又赢，就这样下去。但有一天年轻人告诉男孩，下次男孩必须把他杀掉，埋葬他并照顾埋下他的地方。男孩照他的话去做，把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杀掉并埋了。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回来看到绿羽毛年轻人被埋的地方，已经长出了玉米。

男孩一直关心自己年迈的猎人父亲。他总是想着除了狩猎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取得食物的方法。这个意象就是由他的意念所产生的。在故事结尾，男孩对他父亲说：“现在我们不需要再出去打猎了。”这些人一定在此刻有某种觉醒。

莫： 但关键是意象中的绿羽毛年轻人必须先死，而且被埋葬，否则植物不可能从他残留的身躯中长出。这种故事是不是常常出现在栽种文化的神话中？

坎贝尔： 是的。例如，在波利尼西亚就有这个故事的重现。有个女孩喜欢在某个池子里洗澡。有条大鳗鱼也常在池子附近游来游去。每次当女孩在洗澡时，鳗鱼就摩擦她的大腿。有一天鳗鱼变成一个年轻人，并且一度成了女孩的爱人，然后离去又回来，离去又回来。但有一天当他再回来时，他说："下次我再来看你时，你必须杀掉我，把我的头砍下，并且埋了它。"她照做了，在埋下头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椰子树。当你拿着椰子时，会发现它和头的大小差不多。我甚至可以看到好像眼睛一样的东西。假如我们相信大多数美洲人类学家所说，那么太平洋文化与我们栽种神话渊源的中美洲文化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莫： 所以说，不同文化会产生相同的故事。这有什么意义吗？

坎贝尔： 这是神话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之一。我一生都和这些神话打交道，但对其间准确的重复现象，仍然感到吃惊。就好像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事件，反射在另一个媒介里。这里不是玉米，而换成了椰子。

莫： 在栽种文化故事里，令我吃惊的是，第一次有人从大地的子宫中长出来。在许多类似的故事中，大地的子宫一再出现。

坎贝尔： 这在美国西南部的传说中特别明显。那里是由土地产生第一个人的地方。他们出现的洞口便成为圣地，成为世界的轴心。它与某座山有关。

故事是说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有某一类人，他们不是真正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人。其中有个人打破了没人知道的禁忌，于是洪水灌了进来。他们必须往上爬，通过绳子爬过世界天花板的洞口，来到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故事是说巫师们的思想变得富有侵略性，并且侮辱了太阳和月亮，它们因此消失，整个世界便变得一团漆黑。巫师们说，他们可以把太阳弄回来。他们把树吞下去，再从肚脐吐出来。他们把自己埋在土里，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们变尽了神奇的戏法。但是这些法术都没有用。太阳并没有回来。于是神职人员说，现在让老百姓来试试吧!人们和动物聚在一起。这些动物和人站在圆圈里，不停地跳舞。是这些人的舞蹈带来了小山丘，后来又变成大山，再后来成为世界的中心。人类也就由此产生了。

接下来有趣的事发生了。如同《圣经·旧约》里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有关某个特定的族群，比如纳瓦霍族人。但是当他们出来时，普韦布洛（Pueblo）族人已经在那里了。这就如亚当的儿子要到那里去找太太的问题一样。这是这些人创生的故事，世界上其他的人则要靠另一个意外才能产生。

莫： 这就是上帝选民的概念。

坎贝尔： 当然是。每一个民族在自己心目中都是上帝选民。好笑的是，他们给自己民族取的名字通常是人类的意思，给其他民族取的名字则非常古怪，例如，滑稽脸或扭曲鼻等。

莫： 来自美洲东北部森林的印第安人，有一则故事是关于一位从天上掉下来，并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女人的。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则有一则处女生了一对双胞胎的故事。

在胜利的那一刻寻求牺牲，像神一样

坎贝尔： 是的。从天上来的女人，最早产生于狩猎文化的基础，而大地的女人则来自栽种文化。双胞胎代表两个相对的原则，但与《圣经》中该隐与亚伯所代表的相对原则大不相同。在易洛魁印第安人的故事里，双胞胎中一个叫普兰特男孩，而另一个则叫弗林特。弗林特在出生时，他的母亲因难产而死。

弗林特与普兰特男孩代表两个传统。打火石（flint）是用来杀动物的利刃，所以弗林特代表狩猎传统。而普兰特男孩则代表栽种传统。

在《圣经》传统里，普兰特男孩对应该隐，而弗林特则对应亚伯。亚伯其实是个牧人，而非猎人。所以在《圣经》中牧人与栽种者相互对立，栽种者是被深恶痛绝的。这是狩猎民族或游牧民族在进入栽种文化后，贬抑他们所征服对象的神话。

莫： 这听起来像是传统西方大规模的战争。

坎贝尔： 是的，在《圣经》传统中，第二个儿子永远是胜利者，而且是好的。第二个儿子是新来者，也就是希伯来人。大儿子是以前住在那里的迦南人。该隐代表的立场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城市。

莫： 这些故事也解释了当代的冲突，不是吗？

坎贝尔： 是的。比较入侵的栽种社会、狩猎或游牧民族与栽种者间的冲突和融合，是很有意思的事。在地球上同样有这种情形，两个系统冲突后再融合。

莫： 你说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女人已怀有身孕，那在地上生双胞胎的女人也已怀孕。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处女生英雄，死亡再复活的传说，你认为这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 救世主的死亡与复活是所有这类神话的主题。例如，在玉米源起的故事中，有一个仁慈的人出现在男孩的意象中，给他玉米并死去。植物从他的身体中长出来。某人必须先死，生命才能浮现。我开始意识到死亡赋予生命，而生命带来死亡这个奇妙模式。上一代人都必须死去，下一代人才能出生。

莫： 你写过，“从枯死的树木和掉落的叶片中生出新芽，从这个故事得到的结论是，死亡生出生命，死中才有新生命。从这里得出的冷酷结论是，加速生命就是加速死亡。因此，这个地球赤道带的特色，被认为是狂乱的牺牲——植物、动物与人类的牺牲。”

坎贝尔： 有个与新几内亚男性社会有关的仪式，实际上是把栽种社会的死亡、复活与同类相食的神话，加以具体化。仪式在一个圣地举行，先是鼓声响起，接着唱诵声响起，然后暂停下来。如此进行四五天，不间断。你知道仪式是无聊的，它会把你累坏。但之后你才能获得突破，进入新的历程。

最后是伟大一刻的到来。一场庆祝打破所有规则的性狂欢开始了。参加成人礼的年轻男孩，正要体验他们的第一次性经验。在一座用两根柱子支撑，加上许多圆木的大棚屋里，一个扮演神明的年轻女人走进来，躺在大屋顶之下。大约有6个男孩在鼓声与唱诵声中，一个接一个地与这个女人发生性行为。当最后一个男孩与她刚好达到高潮时，支撑屋顶的柱子被

撤离，圆木掉落下来，压死他们二人。在此刻男女再度交融，有如最初两性尚未分离前一般。这是生殖与死亡的合一。它们是同一件事。

接着这对男女被拉出来，烤过后当夜就被吃掉。这个仪式是在重复杀掉救世主并将其吃掉的原始行为。在弥撒牺牲仪式中，你被告知要喝下救世主的身体和血液。于是你转向内在，救世主因此在你内心发生作用。

莫： 这些仪式指出了什么道理？

坎贝尔： 生命的本质必须在生命的行动中了解。在狩猎文化中，牺牲是奉献给为人类效力之神的一个礼物或贿赂。但在栽种文化中所牺牲的人，就是神本身，死者被埋葬然后变成食物。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精神的食粮便从他身体而来。

基督的故事是一种植物性意象的升华。耶稣被钉在神圣的十字架上——树上，而他自己就是树的果实。耶稣是永恒生命的果实，也就是伊甸园中第二株禁树。人们因为吃第一株树的果实，也就是知晓善恶之树的果实，而被逐出伊甸园。伊甸园是一元的，没有男女、善恶、上帝与人类的分别。你吃了二元的果实，你就必须离开。回到伊甸园的树是不朽生命之树，在那儿你了解到你与天父是一体的。

回到伊甸园是许多宗教的目标。当耶和华把人扔出伊甸园时，他摆了两位天使在门口，中间有一柄燃烧的剑。

在佛教寺庙内，除了坐在不朽菩提树下的佛陀外，你会发现大门口有两个护卫菩萨，他们是两个守门天使，你必须穿越他们，才能到达不朽之树。在基督教传统中，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在不朽生命之树上，而他是树的果实。十字架上的耶稣、菩提树下的佛陀，他们是同样的人物。而守在门口的那两个天使是谁？在佛教寺庙中你会看到其中一个张大嘴巴，而另一个紧闭嘴巴，他们代表恐惧与欲望的对立。

当你走近类似的庭院时，如果你对生命仍有恐惧感，那么这两个人物对你而言就是真实而恐怖的。而你仍然在庭院之外。但如果你不再执着于自我意识的存在，并把自我的存在视为另一个具有更大、永恒全体的功能，认同全体先于小我，那么你就不会惧怕那两个角色，你便可以通过。

我们之所以被拒绝在伊甸园门外，就是因为我们对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有失去的恐惧和占有的欲望。

莫： 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被排拒在终极真实、喜悦、欢乐、完美和上帝之外呢？

坎贝尔： 是的。但你也有达到忘我境界的时候。日常生活与在忘我境界生活的差别，乃是在伊甸园外和园内的差别。 你是可以超越恐惧与欲望，超越这个二元对立的。

莫： 进入和谐？

坎贝尔： 进入超越之境。这是所有神秘主义所理解的基本体验。你的肉身死了，心灵却诞生。你和意识与生命认同，而身体只不过是它们的工具罢了。你的工具虽然死去，但你

在意识中与那工具承载的事物合二为一。那就是上帝。

从植物传统得到的概念是，二元现象的表面后面是一元的。所有这些显现事物背后，只有一个照耀一切的光芒。艺术的功能是透过创作的客体显露这个光芒。当你看到一个非凡的艺术作品时，你只会叫出，“啊!”就某一方面而言，这一声惊叹叫出了你自己生命的秩序，而且引领你去了解宗教试图想要传达的信息。

莫： 死就是生，生就是死，而且两者是和谐一致的。

坎贝尔： 你必须在生死之间找到平衡，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存在与生成。

莫： 生死就在所有这些故事里面？

坎贝尔： 是的，它们全部都在。我不知道有拒绝死亡的故事。古老的牺牲观念完全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玛雅印第安人有一种篮球游戏。在这个游戏里获胜一队的队长必须在球场上为输的一队的队长牺牲。他的头要被砍掉。在人生胜利的那一刻寻求牺牲，是早期牺牲观念的精神。

莫： 这种牺牲的观念，尤其是胜利者的牺牲，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太陌生了。现代人的规则是赢者通吃。

坎贝尔： 这个玛雅游戏名称的意义是，像神一样值得去牺牲。

莫： 你认为牺牲生命者获得了生命，是真的吗？

坎贝尔： 那是耶稣说的。

莫： 你相信吗？

坎贝尔： 我相信，假如你是为了某事而牺牲的话。据17世纪加拿大东耶稣会传教士的报道，有一个年轻的易洛魁族勇士，被敌对的部落逮到，他要被折磨至死。东北印第安人对待男俘虏的习俗，是有系统地折磨他，经历痛苦的折磨而不胆怯，是男子汉的最后试炼。所以这个年轻的易洛魁人被带去承受这个恐怖的酷刑。让耶稣会教士大为惊讶的是，他好像是在庆祝自己的婚礼一般，装扮自己并高声吟唱。逮捕他的人对待他有如欢迎主人，而他则像是贵客。他明知自己的最终结局，仍然与他们进行这场游戏。

描述这一情景的法国神职人员，完全被吓住了。他们无情地嘲弄他，在神职人员看来，这些人简直是一群野兽。但并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正是主持这个年轻勇士牺牲仪式的神职人员。如果这是祭坛的牺牲，那么这个男孩就像是耶稣的角色。法国神职人员每天都在庆祝弥撒，却不知道弥撒正是复制十字架上野蛮的牺牲而来的。

在伪造的基督教《使徒行传》中，有一个类似的场景描述了耶稣上十字架前约翰的行为。这是基督教文献中最动人的一段。在马太、马可、路加及约翰福音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在最后的晚餐即将终了时，耶稣和他的弟子们唱了一首赞美诗。但是在《使徒行传》中，可以看到对这首赞美诗逐字逐句的说明。就在最后的晚餐结束，他们要走出去到花园时，耶稣对同行弟子说，“让我们跳舞吧!”他们便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当他们把耶稣围在

圈内时，耶稣唱着，“荣耀归你，天父!”

围着圈的弟子们回应唱道，“阿门！”

“荣耀归你，基督!”

接着又是，“阿门！”

“我会被生，也会生!”

“阿门！”

“我会吃，也会被吃!”

“阿门！”

“跳舞的你，看我做了什么，你有男子汉的热情，而我正要为此受苦!”

“阿门！”

“我会逃跑，也会待下来!”

“阿门！”

“我会被统合，也会统合!”

“阿门！”

“我将走向催我前行的门，我将走向旅者的道路……”跳舞终了后，他走进庭院被捕，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你以神的方式死去，从神话的意义上说，你是走向你的永恒生命，所以有什么好悲哀的呢？让我们死得壮烈，就像它本来的样子。让我们庆祝它。

莫： 死神就是舞神。

坎贝尔： 死神与性神是同一回事。

莫： 这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中，你会发现这些一度代表死亡的神，有时又是生殖之神。海地巫毒教传统中的死神盖德（Ghede）同时也是性之神。埃及神奥西里斯（Osiris）是法官，是死神，也是生命再生之神。死去的会再生，这是基本主题。你必须死亡，才能有生命。

这是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有关于猎头的源起。猎头是个神圣的行为，一种神圣的杀生。在一个年轻人被允许结婚，成为父亲之前，他必须站出来表演杀生。除非有死

亡，不然不可能有生命。这个意义在于上一代人都必须死掉，以便下一代人能够出生。一旦你生了小孩，你就已经死了。小孩是新生命，而你只不过是保护新生命的人而已。

莫： 你的时间到了。

坎贝尔： 这就是为什么生殖与死亡之间，有如此深刻的关联。

莫： 你刚刚所说的，和父母愿为孩子牺牲生命的事实，有没有一点关系？

坎贝尔： 叔本华写了一篇伟大的文章。在文章里他问，为什么人会不经思考立即去参与他人的困难与痛苦，并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呢？我们通常认为自我生存是自然界的首要法则，为什么它能被打破呢？

四五年前，在夏威夷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帮你理解这个问题。在一个叫帕里（Pali）的地方，自北方吹来的风会穿越山间的一个大山脊。人们喜欢爬上去让风吹散头发，或是去自杀，就像从金门大桥上跳下去那样。

有一天，两位警察开车去帕里时，看到栏杆边有一辆车要翻下去，上面有个年轻人正准备往下跳。警车立即停下来，年轻人正要跳出去的时候，副驾驶席上的警察冲出去抓住了他，警察也差点被拖下去，幸好第二个警察及时赶上来，才把他们两个拉上来。

你能理解为什么那个警察能突然为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牺牲吗？他抛下生命里所有其他的东西，对家庭的责任、对工作的责任、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所有他对生命的期许和愿望都消失了。他几乎要去送死。

后来一个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不放手？你可能会因此死掉。"他回答说："我不能放弃，假如我放掉那个男孩的手，我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叔本华的答案是，这种心理上的危机，代表突破一种形而上的理解。也就是了解到你与他人是一体的，你们本来就是一个生命的两面，当下的分隔，只不过是在时空条件下体验形体的方式结果罢了。我们的真实在于与所有的生命结合一致。这个形而上的真理可以在危机之下立即体验到。依叔本华所说，它就是你生命的真理。

英雄就是为了实践这一真理的某个面向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爱你的邻居的这个观念，正是让你去接触这个事实。不论你是否爱你的邻居，当你理解到这点时，你将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个夏威夷警察并不认识那个年轻人，也不知道他要为谁牺牲。叔本华说，在许多小地方你可以看到这类事天天都在发生。人们常常解救他人或为彼此作出无私的行为。

生命是如此痛苦

莫： 所以当耶稣说，"爱你的邻人，就像爱自己一样"。他实际上是说，"爱你的邻人，因为他就是你自己"。

坎贝尔： 在东方传统中有一个伟大的人物——菩萨。他的本质是无限的慈悲，据说从他的手指上会滴下神仙食物，给地狱里罪孽深重的众生食用。

莫： 这个意义是什么？

坎贝尔： 在《神曲》的最后，但丁了解到上帝的爱滋润了整个宇宙，包括最深的地狱。这是非常相似的意象。菩萨代表慈悲，有了它的帮助，生命才有可能。生命是痛苦的，但是慈悲可以让生命继续。菩萨是已了悟无生境界的人，但却自愿再回来参与这个痛苦的世界。自愿参与这个世界与被生在这个俗世上，是完全不同的。那正好就是保罗在给腓力比人书中的主题。耶稣不认为上帝是要被执着对待的东西，上帝以仆人的形式出现在地球上，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对破碎生命的自愿参与。

莫： 所以你同意12世纪的阿贝拉德（Abelard）的说法，他说耶稣的十字架之死，不是缴纳赎金式的偿还，也不是惩处，而是整个人类的救赎。

坎贝尔： 这是基督为何必须被钉死，或是他为何被选上的最成熟解释。早期的解释是：因为亚当在伊甸园的罪，人类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上帝必须把人类从魔鬼手中赎回来，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耶稣作为赎金。教皇格雷戈里（Pope Gregory）提出了这个把耶稣当成诱饵引诱魔鬼上钩的解释。这是偿债的观念。另一个版本中，上帝被人类在伊甸园中傲慢无耻的行为激怒了，所以他把人逐出慈悲的范围外。而唯一能替人偿还上帝的方式，便是和原罪一样重要的牺牲。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牺牲，所以上帝的儿子便变成人来还这个债。

但是阿贝拉德的概念是：基督被钉到十字架上，以激发人心中对生命苦难的慈悲之心，并去除人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盲目执着。只有在基督的慈悲里，我们才转向基督，所以负伤者成了我们的救世主。

这可从中古世纪受伤的国王，也就是圣杯国王的概念中反映出来。国王受到无法治愈之伤的痛苦，受伤者再次成为救世主。是苦难激发了人类心中的人性。

莫： 所以你同意阿贝拉德所说，人类渴求上帝，上帝之渴求人类，在十字架上的慈悲中交汇了。

坎贝尔： 是的。只要有时间存在，就有痛苦。除非你有过去，否则不可能有未来。如果你爱上了现在，不论它是什么都将变成过去。失去、死亡，失去、死亡就这样周而复始下去。冥思十字架就是冥思人生奥秘的象征。

莫： 那也是为什么真正的宗教转化或改变信仰，常常带来极大的痛苦。因为人类很难放下自己。

坎贝尔： 《圣经·新约》教我们要让自我死去，真实地承受由这个世界及其价值所带来的死亡痛苦。这是神秘论者的用语。自杀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它是要把当时的心理状态抛去，以便使自己更健全。你只有把当前的生活抛去，才可能拥有另一种生活。但诚如荣格所言，你最好不要被象征的情景困住了。你不需要在肉体上死去，你只需要在精神上死去，而以更开阔的生活方式重生。

莫： 但它对现代社会而言似乎很陌生。宗教太容易了!你和它的关系好像你穿着一件外衣在看电影。

坎贝尔： 是的，大部分的教堂是提供社交集会的好地方。你喜欢那里的人，他们是值

得敬重的老朋友，自己、家人与他们相识多年。

莫： 这个自我牺牲之救世主的神秘观念，在今天的文化中如何变化？

坎贝尔： 在越南战争期间，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一群年轻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冲出直升机搭救他们的同伴，而他们并非必须得这么做。所以我又看到同样的事在这里发生，也就是和叔本华所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一样的作用。有时人类坦白承认他们喜爱战争，因为战争让他们觉得自己真正活着。每天到办公室去是不会有那种感觉的。在战争里，你突然被冲击回真正活着的状态。生命是痛，生命是苦，生命是恐怖的，但是上帝使我们活着。在越南的那些年轻人冒死勇敢救他们的同胞时，他们是真正地活着。

生活中的小规模英雄行为

莫： 有人在站了地铁月台多年后告诉我："我每天都在那儿死去一点，但我知道我是为了家庭才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有些小规模的英雄行为，它自然地发生而无须吸引你的注意。例如，母亲为了家庭而忍受孤独便是如此。

坎贝尔： 母亲的角色便是一种牺牲。在我们夏威夷家中的走廊上，常有鸟来吃食。每年都会有一两只母鸟来。你会看到一只母鸟，被她的小鸟争相取食所折磨，五只小鸟的体积比它还大，小鸟们拍着翅膀在她身上窜来窜去。你可能会想，"这就是母性，母亲把自己、把所有东西都给了后代。"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会变成大地之母的象征。她是生我们、养我们和我们取食的对象。

莫： 刚刚你在说话时，我想到在《动物生命力之道》中，另一个让我觉得类似基督的人物。你记得皮马印第安人创世传说中的救世主人物吗？

坎贝尔： 记得。那是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他是带给人类生命的典型救主人物，但人类后来把他撕成了碎片。你知道有句古谚："救人性命而成为生命的敌人。"

莫： 当世界被创造出来时，他从地底下冒出来，后来又把他的人民从地下引导出来，但是他们转过来反对他，不止杀他一次，而是好几次。

坎贝尔： 甚至粉碎他。

莫： 但他总是又回到这个世界。最后他走入山中，因为山路曲折难辨,所以没有人跟得上他。他成了一个类似基督的角色，不是吗？

坎贝尔： 是的。这里所呈现的也是一种迷宫的主题。山路细微难辨，但如果你知道迷宫的秘密，你便可以去拜访住在那里的人。

莫： 假如你有信仰，你便可以追随耶稣。

坎贝尔： 你可以。作为秘密宗教的一员，人们学到的第一件事常常是走迷宫。它阻挡了你，但同时这也是通往永生之路。这是神话最后的秘密，它教导你如何走通人生的迷宫，以表现出你的精神价值来。

那也是但丁《神曲》的问题。危机开始于“我们生命的中途”。当身体开始衰弱时，另一套神话组合便开始进入你梦境中的世界。但丁说，在他的中年时，他曾迷失在危险的森林中。他在那里被象征骄傲、欲望与恐惧的三种动物恐吓。后来象征洞见的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出现，引导他通过由他的欲望、恐惧与执着化现而成的地狱迷宫，也就是阻止他通往永恒的障碍。但丁后来被带到上帝的喜悦心像中。在皮马印第安人的故事中有相同的神话主题，只是规模较小而已。皮马文化是北美最简单的印第安文化之一。但在这里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使用了和但丁一样高度精致的意象。

莫： 你曾写过，“十字架的符号必须被看成对过去与将来永恒肯定的符号。它不仅象征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性时刻，也象征了上帝现身于所有时空并参与所有生命苦难的神秘。”

伟大的罪人，会对慈悲觉醒

坎贝尔： 中古时代神话的伟大时刻，乃是心对慈悲觉醒，以及从热情转化到慈悲的时候。对受伤的国王产生慈悲之心是整个圣杯故事的核心所在。从那里你也得到了阿贝拉德对十字架的解释——上帝的儿子到尘世来受十字架处死之苦，乃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觉醒，变得慈悲，也使我们把心从对世俗生活的眷恋，转移到人类在分享苦难中特有的自我付出价值。

就这点而言，圣杯传说中的残疾国王，乃是与基督同等的人物。他的使命是激发慈悲，并且将生命带入死去的荒原，那里有世间所有苦难所产生的精神。就像基督一样，他来到我们面前，是为了激发人们从捕食的野兽变成真正的人类。

他所要激发出的便是慈悲。这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谈论演绎的主旨。他的英雄戴达勒斯（Stephen Dedalus）通过与布卢姆（Leopold Bloom）共享慈悲，而真正对人性觉醒。那是他的心对爱的觉醒，以及道的开展。

在乔伊斯下一部巨著《芬尼根守灵夜》中，有一个神秘号码一直出现，它就是1132。它有时会以日期的方式出现，有时会反过来变成地址——西11街32号。在每一个章节里，1132都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当我在写《打开〈芬尼根守灵夜〉的万能钥匙》（*A Skeleton Key to Finnegans Wake* ）时，我用我所知道的每一种方式去猜想，“在这个数字1132中的魔鬼是什么？”然后我回想起在《尤利西斯》中，当布卢姆在都柏林街上闲逛时，有一个球从塔上掉下来，表示是中午时间，而他想，“自由落体定律，每微秒32英尺。”我想，32，一定是落体的数字；11则可能是10年的重新计算，1、2、3、4、5、6、7、8、9、10，然后是11，一切便重新开始。《尤利西斯》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线索让我这么想，这个数字大概是落体的数字32和救赎11；代表原罪与宽恕，死亡与新生的《芬尼根守灵夜》与发生在都柏林主要公园之一凤凰园的事件有关。

凤凰是燃烧自己然后重生的鸟。凤凰园因此变成堕落开始的伊甸园，以及亚当脑袋上被插上十字架的地方，“哦，凤凰罪鸟”（O felix culpa），乔伊斯说。所以便有了死亡与救赎。这是个看起来相当好的答案，正是我在《打开〈芬尼根守灵夜〉的万能钥匙》一书中提供的答案。但当我后来某个晚上为比较神话学备课时，我读到保罗给罗马人书，并碰到一个奇特的句子，似乎可以概括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心里所想的。保罗写道，“因为上帝已指派所有的人反叛，所以它才能把它的慈悲给所有人。”你不能反叛到使上帝的慈悲无法触及你的地步，所以请给它一个机会。就像路德所说，“勇敢地表现你的原罪”，然后看由此可招来多少上帝的慈悲。伟大的罪人会对慈悲觉醒。这个概念是关于道德与生命价值的矛盾中

最重要的一项。

我对自己说，“嗯，这是乔伊斯所说的真正意思。”我把它写在我的乔伊斯笔记本上，“罗马人，第11章，32节”。你能想象我吃惊的程度吗？又是同样的数字1132，就从这本书中跳出来了。乔伊斯曾把基督徒信仰的矛盾当做他伟大著作里的主旨。其中他毫不留情地描述人类罪恶历史中，公私怪异行为的各个层次，它们全在那里以爱的方式陈述了出来。

莫： 西方人能够把握住不谈神学的神秘体验吗？假如你受制于文化中上帝的意象，且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你如何能体验到巫师们所说的这个终极基础呢？

坎贝尔： 人们确实能体验到它。中古世纪时那些体验到它的人，通常都因异端邪说之名被烧死。西方最大的异端邪说之一，便是基督宣称的邪说。

他说，“我和天父是一体的。”他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后900年的中古世纪，有位伊斯兰教伟大的苏菲派秘士说，“我与可敬的上帝是一体的。”结果他也被钉死了。当他走向十字架时，他祈祷说，“我的主，假如你曾教导这些人你所教我的道理，他们就不会这样对待我。假如你没有这样教我，这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让我赞美主与它的作为”。另一个苏菲派秘士说，“正统社群的功能是提供神秘体验者所渴望的，即通过苦修及死亡而与上帝合一”。

莫： 今天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体验的消失？

坎贝尔： 是民主的特质。这个多数法则不仅在政治中有效，同时在思考中也有效。在思考中，当然多数总是错的。

莫： 多数总是错的？

坎贝尔： 是的。在心灵的领域中，大多数功能则是聆听那些超越了饮食、居所、性和财富欲望的人，并使自己向那种体验敞开。

你读过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巴比特》（*Babbitt* ）吗？

莫： 很久没读了。

<u>去你身体和灵魂要你去的地方</u>

坎贝尔： 还记得最后一句吗？“我一生中从来不曾做过我想做的事。”这个人从来不曾遵循他内心直觉的喜悦而活。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时，真的亲耳听过这句话。在结婚以前，我习惯到镇上的餐厅吃午饭及晚饭。星期四晚上是布朗士维尔（Bronx-ville）女佣的休假夜，所以很多家庭都外出吃饭。有个夜晚我在最喜欢的餐厅用餐，邻桌坐的是一对父母和一个大约12岁骨瘦如柴的小男孩。父亲对男孩说，“喝你的番茄汁。”

男孩说：“我不要。”

父亲更大声地对他说：“喝你的番茄汁。”

这时母亲开腔了：“不要勉强他做他不愿做的事。”

父亲看着母亲说："他不可能一生中只做他想做的事。否则，他便无法生存。你看看我，我一辈子都没做过一件我想做的事。"

当时我想："我的天，那是巴比特转世吗？"

那就是从未遵循他内心直觉喜悦而活的人。你也可以在生活里获得成功，但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那有什么好的呢？你一生从未做过一件你自己想做的事。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去你身体和灵魂要你去的地方，然后保有它，不要让任何人影响你。

莫： 如果你遵循内心直觉的喜悦而行，会怎样呢？

坎贝尔： 你会得到喜悦。在中古世纪，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一个有趣的意象，那是一个财富之轮。轮子中间有个毂，四周则是可旋转的轮圈。你如果执着于财富之轮的轮圈，你不是从高处随轮子旋转而落下，就是正在从底层向上攀爬。但是如果你在轮毂，你就永远都在同一个的地方，在中心。这就是结婚誓言的意义——不论你是健康或生病，富有或贫穷，我会不离不弃。我把你当成我的中心，你是我的喜悦，不是因为你会带给我财富、社会特权，而是因为你本身。这才是遵循你内心直觉的喜悦。

莫： 你会如何教导别人把永生之泉和当下即是的喜悦释放出来呢？

坎贝尔： 我们一生中会有许多体验，有时会有一些让你对内心直觉的喜悦有所了解。抓住它，没有人能告诉你它是什么。你必须学习认识自己的深度。

莫： 你什么时候体会到你的喜悦？

坎贝尔：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从不让旁人干扰我的方向。我的家人总是帮助我，我只做我真正喜欢做的事。

莫： 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去认识他们的喜悦呢？

坎贝尔： 你必须了解你的孩子，并关注他们。你可以帮上忙的。当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时，至少每两个星期我会和学生单独会谈，每次大约半小时。假如你正在和学生谈论某个主题，而突然间触及学生所感应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学生眼睛张得大大的，表情也变了。生命的可能性也由此展开了。你能对自己说的只是："我希望这个孩子能紧握住它。"那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但当他们真能做到时，他们就会在那房间里找到生命。

你要的是财富，还是喜悦

莫： 人们不必成为诗人，就可以做到这点。

坎贝尔： 诗人只是把能让他们喜悦的事物变成一种职业或生活形象的人。大部分人所关心的是其他事。我们把自己投入经济与政治活动，或被征召去打一场不感兴趣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就很难紧握住这重要的脐带。这是每个人都得自己想办法磨炼出来的技巧。

但是大多数人都活在这种可以称做"次要关怀"的领域中。他们也有潜能觉醒，以前进到

另一领域。我知道可以的，我曾看它发生在学生身上。

以前我在一所男子预科学校教书，常和那些在做职业规划的孩子们谈话。他们问我："你认为我可以做这个吗？你认为我可以做那个吗？你认为我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吗？"

我回答："我不知道。你能忍受10年不受重视的失望吗？或者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一流作家，你相信自己能写出最畅销的书吗？假如你有勇气坚持你真想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你就去做吧!"

然后他们的父亲会干涉说："不，你应该学习法律专业，因为那可以赚很多钱。"这样就是轮圈，而不是轮毂，不是遵循你内心直觉的喜悦了。你想要的是财富，还是喜悦呢？

我在1929年学成回到美国，正好是华尔街崩盘的前几周，所以有五年没工作，一个工作机会也没有。但对我而言，这真是一段美好时光。

莫： 美好时光？经济大恐慌？那有什么好的？

坎贝尔： 我不觉得穷，只觉得没钱。那时人们彼此都很友善。例如，我发现了弗贝尼乌斯（Frobenius）。他突然间吸引了我，使我觉得必须阅读他的每一本著作。所以我写了封信给在纽约的出版公司，他们寄来了书，并告诉我在找到工作前，不需要付费。我找到工作已经是四年后的事了。

有个老好人住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镇（Woodstock），他以每年20元的租金，出租所拥有的一小块土地给他认为在艺术方面有潜力的年轻人。那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井和汲水器。他说他不会安装自来水，因为他不喜欢没有自来水就无法生活的人。那是我坚持阅读和写作的地方。真美好，我遵循了我内心直觉的喜悦。我会有这个内心直觉喜悦的观念，是因为在梵文这个全世界精神性最高的语言里，有三个代表边缘，代表跳入超越境界大海的地方，即萨特（Sat）、启特（Chit）和阿南达（Ananda）。"萨特"表示存在；"启特"表示意识；"阿南达"是喜悦或狂喜的意思。

我想："我不知道我的意识是否健全，我不知道我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是否恰当，但我知道我的狂喜在那儿。所以让我紧握住狂喜，那会带来我的意识与存在。"我想这办法有效。

永恒的生命之泉就在这里

莫： 我们知道真理吗？如何找出它来？

坎贝尔：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深度与体验，以及自己的萨特、启特和阿南达有所肯定，即拥有自己透过意识与喜悦的存在。宗教学家告诉我们，除非等到我们死后上天堂，不然不可能体验到喜悦。但我相信，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尽可能地拥有这种体验。

莫： 喜悦就在当下。

坎贝尔： 在天堂，你看着上帝而有美妙的时光，因此你不会有一点儿自己的体验。那不是拥有此体验的地方，此时此地才是。

莫： 我偶尔会感觉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帮忙。你在遵循内心直觉的喜悦时，是否也有

类似的体验？

坎贝尔： 一直如此，美妙极了。我甚至有个迷信，因为看不见的手一直帮助我，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循着内心直觉的喜悦而行，你就走上了一条早已等待着你的轨道，你应该过的生活，就是你正在过的生活。当你可以看到这一层时，你便开始遇见你想要遇见的人，而且他们会为你开启心门。遵循你内心直觉的喜悦，不要恐惧，那么这扇门就会为你而开，而你无法预期它会带你到哪里去。

莫： 你对那些没有看不见的手帮忙的人，是否同情呢？

坎贝尔： 谁没有看不见的手帮忙呢？是的，他是值得同情的，可怜的小家伙。生命之泉就在这里，而他还在周遭摇摇晃晃，真让人觉得可惜。

莫： 永恒生命之泉就在这里？在哪里？

坎贝尔： 不论你在何处，只要你遵循你内心直觉的喜悦，你就可享受到那份清新，它一直在你内在的生命中。

---

[1] 现居住在北美西部的印第安人。——译者注

[2] 四三二ooo是许多传统中重要的神话数字。——作者注

[3] 犹太先知。——译者注

[4] 曼陀罗是古印度的梵语，代表的是“小宇宙”的意思。——译者注

[5] 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落。——作者注

[6] 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落。——作者注

05 英雄的冒险

◆在我们发现可憎事物之时，我们便找到了神明。当我们想要杀害他人之时，我们便会杀掉自己。当我们想要向外驰游之时，我们便会来到自己存在的中心。而当我们想要独处之时，我们便与世界同在。

谁是英雄

莫： 为什么在神话故事中，有这么多的英雄？

坎贝尔： 因为那是值得大书特书之事。甚至在流行小说中，主要的角色也都是英雌。他们发现或是做了一些事，其成就与经验超越正常范围。英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比他伟大的事物的人。

莫： 在所有这些文化中，不论英雄穿上什么外衣，他们行为的内涵是什么？

坎贝尔： 有两种不同的行为：第一种是身体的行为，英雄借此在战场上作出勇敢之举或解救生命；另一种是精神层面的行为，英雄借此学习体验超常态的人类精神生活，然后回到现世传播信息。

一般的英雄历险是从失去某些事物的人，或觉得较社会正常人缺少某些东西的人开始的。 接着这个人便开始一连串的冒险，不是去找回他失去的事物，就是去找寻某些政治生命的万灵丹。这通常是个循环，有去有回。

但是这个冒险的情节与相关的精神意义，在早期一些部落社会成人礼的仪式中便初现端倪。通过这些仪式，孩子被迫放弃他的儿童期，变成一个成人。你可以说死去的是幼稚的个性与心灵，而以一个负责的成年人重新归来。

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基本心理转型。在我们的童年时期，我们有14~21年的时间，要依赖他人的保护与监督。如果你要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到35岁。因此你绝不是一个能自我负责、自由的主体，而是一个服从命令的依赖者，随时等待别人的惩罚或奖赏。

要从这种心理上不成熟的状态进化出自我负责、自信的勇气，需要一次死亡与重生。那就是所有英雄历险的基本主题，也就是脱离某种境界并发现生命的来源，以将自己带入另一个更多彩多姿而成熟的境界。

莫： 所以，即使我们不是拯救社会的伟大英雄，我们在心理及精神上仍可以经历这样的心理历程。

每个人出生时都是英雄

坎贝尔： 正是如此。兰克（Otto Rank）在他那本重要的作品《英雄诞生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 ）中宣称，每个人在出生时都是个英雄，在出生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一次心理与生理上的极大转化，从一个生活在充满羊水环境里的小水生动物，变成一个呼吸空气的哺乳动物，最后还会站立起来。这是个巨大的转型。假如这是有意识的过程，那一定是一种英雄行为。而母亲那一方也做出了英雄行为，因为这一切都是她带来的。

莫：那么英雄便不全是男性了？

坎贝尔：哦，不是的。男人通常有较明显的角色，只因为生命的条件使然。他在外面的世界里，女人则在家中。但以阿兹特克人为例，他们会依据人死亡的情况，而把他们的灵魂分配到不同的天堂去。在战场死亡的战士与生产时死亡的母亲，到达的天堂是一样的。生产当然是一种英雄行为，在那个过程里她把自己交付给另一个生命。

莫：你不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失去了这一真理，认为出外赚许多钱比在家养育孩子更具英雄性？

坎贝尔：因为赚钱可以多做广告。你知道那个古老的谚语，“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此一再发生的事，不论多具英雄性，都不算新闻。你可以说，母性已经不再有新鲜感了。

莫：然而那个美妙的意象——母亲是英雄。

坎贝尔：它对我来说一直是如此。那是我读这些神话时学到的东西。

莫：那是个旅程——你必须从你已知、传统的安全生活中，走出来完成这项旅程。

坎贝尔：你必须从淑女变成母亲，那是个很大的改变，有许多危险。

莫：而当你带着小孩一起从旅程归来，你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东西。

坎贝尔：不仅如此，你还有一辈子的工作在等着你。兰克对这点做出了说明。他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在出生时的英雄行为，足以使他们获得全人类的尊敬与支持。

莫：但是那以后，仍有旅程要继续。

坎贝尔：接下来是充满考验的更伟大的旅程。

莫：英雄的试炼、考验与折磨有何意义？

坎贝尔：从主观的意愿讲，试炼被设计用来验证那些要成为英雄的人是否真能成为英雄。他是否真能完成这个工作？他可以克服艰险吗？他有勇气、知识和能力服务他人吗？

莫：在这个简易速成的宗教文化中，我们似乎忘记三大宗教都曾教过我们，英雄旅程的试炼是人生重要的一环，没有放弃自我、付出代价，是不会有收获的。《古兰经》说：“你认为你可以不经历在你之前死去的人们所经历的试炼，便能进入充满极乐的伊甸园吗？”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

“通往生命的门很宽，而路是窄的，极少人能发现它。”而犹太教传统英雄，在达到他们的救赎之前，也需经历极大的测试。

坎贝尔：假如你了解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放下自己，把自己交付给更高的目的或他

人，你就会了解到这就是终极的考验 。当我们不再以思考我们自己和自我保护为主时，我们便在意识上真正经历了一次英雄式的转化。

所有的神话都必须处理某种意识上的转化，非此即彼。你一直以某种方式思考，现在你需以另一种方式来思考。

莫： 意识如何转化呢？

坎贝尔： 不是经由试验本身，就是经由智慧的启示。试验与启示便是转化之全部内涵。

莫： 在这些故事中是否有救赎的那一刻？比如被龙解救的女人、免于破坏的城市、在紧要关头脱颖而出的英雄？

坎贝尔： 是的。除非有成就可言，否则就没有英雄行为。我们可以有失败的英雄，但他通常代表一种小丑角色，也就是那些假装自己有能力而实际没有的人。

莫： 英雄与领袖怎么个不同法？

英雄与领袖的不同

坎贝尔： 这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处理的问题。当时拿破仑横扫整个欧洲，正准备入侵俄国。托尔斯泰提出这样的问题："领袖真的是领袖吗？或者他只是被后浪赶超的前浪而已呢？"以心理学的术语来说，领袖就是能洞察到什么可以有所成就，并去执行的人。

莫： 一般的看法是，领袖是能辨识不可避免的事并及时采取行动的人。拿破仑是个领袖，但他不是英雄，因为他浮夸自大地宣称自己是为人道而战。他是为法国、为法国的光荣而战。

坎贝尔： 那么他就是法国的英雄，不是吗？这是今日世界的问题。当我们关怀的对象是全世界时，某个国家或民族的英雄是我们今天所需的吗？19世纪的拿破仑就是20世纪的希特勒。拿破仑对欧洲的蹂躏是极度恐怖的。

莫： 所以你可能是个区域性的神，但不能通过更高宇宙层次的考验？

坎贝尔： 我不知道，行为可能是一个英雄行为，例如，某人为自己族人牺牲生命。

莫： 啊，是的。为国捐躯的德国士兵——

坎贝尔： （他们）和被派去杀他们的美国士兵一样，是英雄。

莫： 所以英雄主义是否有道德目的？

坎贝尔： 道德目的是去解救某个民族、某个人，或是某个理念。英雄为某事牺牲，这就是它的道德性。当然从另外的立场而言，你可以说他所牺牲奉献的理念，是不应该被尊重

的。这是从另一方面做出判断，但它并不会摧毁行为内在的英雄精神。

莫： 这和我孩提时代看英雄的角度不同，那时我读到关于普罗米修斯找火的故事。当他把火找回来使人类受益时，自己却因此而受苦。

坎贝尔： 是的，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人类，并且因此产生了文明。附带提一下，盗火贼是个普通的神话主题。常常是个精灵动物或鸟偷了火，并把它交给下一组动物或鸟，带着火跑下去。有时候这些动物在传递火炬时，被火焰所烧伤，这通常用来解释为何人类肤色深浅不一的原因。盗火贼是非常普遍的全球性故事。

莫： 每个文化的人都试图解释火从何处来？

坎贝尔： 这个故事并不是试图解释火的来源，它和火的价值有更大的关系。盗火贼使人有别于动物。晚上在树林里，你点燃火炬，便可以使动物远离你。你可以看到他们闪闪发亮的眼睛，但他们在火的范围之外。

莫： 所以说故事的目的不是只想启发别人，或是陈述道德观点而已。

坎贝尔： 不，他是在评估火的价值，火对我们的重要性，以及是什么使人兽有所区别。

莫： 你对神话的研究，是否使你认识到人类有某种形式的追求，或一套灵感与思想的标准模式，构成全人类某些共同点，不论我们是生活在100万年前还是1000年以后？

坎贝尔： 有一种特定的神话，你或许可以称它心象追求，追求一种恩赐，一种心象，它在每个神话中的形式都一样。那是我在我的第一本书《千面英雄》中想要呈现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神话，都给我们同样的基本要求。离开你现在的世界，然后深入、远行或攀高。在那里，你会找到平日生活的世界里欠缺的东西。之后的问题是，要么坚持它，抛掉现实世界，要么就是带着那个恩赐回来，并且在回到你的社会时，仍然紧紧地抱着它不放。那不是件容易的事。

英雄必须经历冒险

莫： 所以，英雄追求某种事物，他不只是搭便车，也不只是个冒险者？

坎贝尔： 这两种英雄都有。有人会选择经历那种旅程，有人则不会。在某种冒险中，英雄负责任地、有意地出发完成他的英雄行为。例如，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被女战神雅典娜告知，“去找你的父亲”。寻找父亲的行为，是许多年轻人主要的英雄冒险。那是找出你的人生目标、生命本质和来源的冒险。你是有意去做的。另外还有苏美尔人天空女神伊南娜

（Inanna）的传说，她降生到地下世界，在经历死亡后把她的爱人救活。

也有被外力强迫的冒险，例如被征召从军。你不是自愿的，但你在冒险中。你已经经历了死亡与复活，你穿上了制服，你变成另一种生物。有一种常出现在凯尔特人神话中的英雄，是高贵的猎人。他尾随麋鹿的引诱，来到一片他从未到过的森林。在这里，经历转化的

动物变成了仙女山（the Faerie Hills）的女王。这一类的冒险英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突然间发现自己在一个转化过的领域中。

莫：经历那种旅程的冒险者，在神话的意义上是个英雄吗？

坎贝尔：是的，因为他一直准备接受冒险。在这些故事里，英雄准备接受的冒险就是他所经历的那一个。就象征意义而言，这个冒险是他个性的显现，背景以及环境的条件都与他的准备相匹配。

莫：在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里，索罗先以商人的角色出现，最后却变成英雄，解救了天行者卢克。

坎贝尔：是的。索罗做出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

莫：你认为英雄是由罪恶感产生出来的吗？索罗会因为抛弃天行者而有负罪感吗？

坎贝尔：那要看你以哪一套理念系统来解释。索罗是一个很实际的人，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个物质主义者。但是他同时是个慈悲的人，只是他不知道罢了。这次冒险激发出他性格中不为自己所知的品德。

莫：所以，或许这个英雄就潜伏在我们每个人之中，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坎贝尔：我们的生命激发我们的性格。随着你的成长，你会更了解自己。那就是为什么你最好能把自己置于一种环境中，激发你较高层次的本质。“不要把我们带向诱惑。”

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Gassatt）在《论堂吉诃德》（*Meditations on Don Quixote* ）中谈到环境与英雄。堂吉诃德是中古世纪最后一位英雄。他骑马出去找巨人，但是他的时代里没有巨人，只有风车。奥尔特加指出，这个故事发生在开始以机械观点解释世界的时代，所以环境不再从精神上对英雄作出回应。英雄现在碰上的是一个冷酷的世界，不会对他的精神需求作出反应。

莫：风车？

坎贝尔：是的，不过堂吉诃德还是让自己加入了这次冒险，因为他虚拟了一个情境，认为是魔术师把他刚刚碰到的巨人变成风车了。你也可以这么做，假如你有诗一般的想象力。但是早期并不是一个机械社会，英雄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感动，这个世界可以对他的精神准备作出回应。

现在的世界变得完全机械化，使我们成为一组只是对刺激有反应的可预测的线性模式。19世纪的这一解释，已把人类意志的自由压挤出当代生活之外。

莫：从政治的意义而言，当这些英雄神话教我们观察其他人的行为时，是否有让我们只在剧院、体育馆或电影中，看其他人伟大的演出，并借以安慰自己无能的危险？

坎贝尔：我想这是近来在西方文化中全面影响我们的事。那些观看运动竞赛却不亲身参与的人，会有一种替代的成就感。但当你想到，在我们文明中人们真正经历的事，你会觉

得做一个现代人是很冷酷的。那些肩负家庭经济重担的人，生活是单调而艰辛的。这是一辈子消耗精力的事。

莫：我以为那是12世纪与14世纪的人所受的折磨。

坎贝尔：他们的生活模式比我们积极得多，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在我们的文明中，中年危机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莫：你似乎是有感而发。

坎贝尔：我已过了中年，所以我对此多少知道一点。我们这种久坐不动的生活模式，其特征就是心智上也许有刺激，但是身体却无法参与。所以你必须刻意地从事机械性运动，每天做健身操等。我觉得我很难喜欢这样的事，但事实却是如此。否则你整个身体会对你说，“喂!你完全忘了我的存在，我快变成一条阻塞的溪流了。”

莫：我仍然觉得这些英雄故事极可能会成为某种镇静剂，在我们身体内发挥作用，使我们只被动地观看，却不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世界的精神价值似乎枯竭了。人们总有无力感。对我而言，那是对当代社会的诅咒，因为人们觉得无能、倦怠，并与他周遭的世界秩序疏离出来。也许我们需要一个英雄，来表达我们深切的渴望。

别飞太高，也别飞太低

坎贝尔：你所描述的正是艾略特的《荒原》，它是已加在我们身上且不真实的生命与生活，是一种社会窒息。它不能激发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潜能，甚至我们生理上的勇气。当然，直到非人性的战争爆发时，才会有一点儿变化。

莫：你不是反对科技吧？

坎贝尔：一点儿也不。代达罗斯（Daedalus）或许可以被称为古希腊的最佳技师，他把亲手制作的翅膀装在儿子伊卡洛斯（Icarus）身上，以便他可以飞逃出他发明的克里特迷宫，他告诉儿子，“以中庸之道飞行。别飞太高，否则太阳会熔掉你翼上的蜡，你会摔下来。也别飞太低，否则大海的潮汐会冲到你。”代达罗斯自己以中庸之道飞行，但是他眼看着儿子越飞越高兴，最后飞得太

高了。蜡熔了，男孩掉入大海中。因为某种原因，人们谈论伊卡洛斯比谈论代达罗斯还多，好像翅膀本身需要为这个年轻飞人的坠落负责。但这不是责怪工业或科学的例子。可怜的伊卡洛斯掉入水中，以中庸之道飞行的代达罗斯，却成功地到达了彼岸。

某个印度教经典说，“危险的道路就像剃刀的锋口一样。”这也是中世纪文学的主旨。当兰斯洛特（Lancelot）把吉娜薇（Guinevere）从囚禁处救出来时，他必须赤手赤脚站在一柄剑的边缘上，穿过急流的溪。当你从事一项全新的冒险或突破既有的基础时，不论它是某种科技的突破，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没有人可以帮得上忙。这时总会有激情过度或忽略某些技术细节的危险。于是你就掉了下去。“危险的道路就是这样。”当你遵循欲望、热情和情绪的道路时，要不断控制你的心，别让它强行把你拖入灾难中。

科学无法解释人生的奥秘

莫：你有个十分有意思的学术论点，你不相信科学与神话是冲突的。

坎贝尔：是的，它们不冲突。科学现在已突破到生命奥秘的层次，进入神话讨论的范畴。它已走到边缘。

莫：这个边缘是……

坎贝尔：这个边缘就是，可以被知道与永远不能被发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面。因为人生奥秘是超越所有人类研究的。生命的来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原子是什么，是波还是粒子？它两者皆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真相毫无概念。

这是我们谈神性的缘故。宇宙确实有超越的能量渊源，但当物理学家观察亚原子粒（Subatomic Particles）时，他看到的只是银幕上的痕迹而已。痕迹来了会去，来了会去，而我们也是来了会去，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这个能量是生成万物的能量。神秘主义崇拜的就是这个能量。

我们今天所崇拜的是名人，而非英雄

莫：你有最喜爱的神话英雄吗？

坎贝尔：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崇拜两个英雄：一个是范朋克，另一个是达·芬奇。我希望成为两者的综合。今天，我没有任何一个英雄偶像。

莫：我们的社会有吗？

坎贝尔：有的。是基督。美国则有华盛顿、杰斐逊，以及后来的布恩（Daniel Boone）等人。但今日的生活是如此复杂、变化如此之快，以致没有事情可以在被丢弃以前凝塑成形。

莫：我们今天所崇拜的似乎是名人，而非英雄。

坎贝尔：是的，那是很糟的。一份送到布鲁克林一所中学的问卷中问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2/3的学生回答，“名人。”他们完全没有“必须付出、以成就某种事业”的概念。

莫：只要成名。

坎贝尔：只想成名，拥有名誉。这太糟糕了。

莫：社会需要英雄吗？

坎贝尔：是的，我想需要。

莫：为什么？

坎贝尔：因为它必须有凝聚力量的意象，以便把各种分离的倾向结合在一起，有意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莫： 以便有可以遵循的途径。

坎贝尔： 我想是。国家必须有某种意念，才能以统一的力量运作。

莫： 人们对约翰·列侬之死所流露的真情，你的看法如何？他是英雄吗？

坎贝尔： 喔，他绝对是个英雄。

莫： 请用神话的意义来解释。

坎贝尔： 就神话的意义而言，他是个创新者。披头士乐队所带来的艺术形式是当时已经成熟的东西。他们与他们的时代契合得很完美。假如他们早出道30年，他们的音乐便会失败。公众英雄对时代需要很敏感。披头士乐队把一种新的精神深度注入流行音乐之中，然后掀起了一股对冥想和东方音乐的时尚风潮。东方音乐在此前被当成一种满足好奇心的对象，已有许多年了。但在披头士乐队出现之后，我们的年轻人似乎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这类音乐我们越听越多，它也依照原始的用意，被用来协助冥想。这就是披头士带动起来的。

莫： 有时我觉得，我们似乎应该觉得英雄可怜，而不是羡慕。他们中许多人为了别人，牺牲了自己的需要。

坎贝尔： 他们都是如此。

莫： 而且通常他们的成就都因为追随者没有看到，而被粉碎。

坎贝尔： 是的。你从森林中带着金子走出来，最后金子却变成了灰烬。那是神话故事里有名的主题。

莫： 在奥德修斯的故事中，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当船被打碎，船员被抛出船外，奥德修斯随着海浪载浮载沉。他抓住一根桅杆终于登上岸，文中写着，“最后孤独了，最后孤独了”。

坎贝尔： 奥德修斯的冒险有点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但那次特别冒险的船难发生在太阳之岛——最高启示之岛。假如船没有失事的话，奥德修斯也许还留在岛上，像瑜伽行者一样，在达到最高的觉悟后，就停留在极乐的境界中不再回来了。但是希腊人要让价值为人所知，并在生活中实践觉悟的观念，所以奥德修斯又回来了。在太阳之岛上有个禁忌，人不该杀掉太阳神的公牛来吃。

但奥德修斯的部下因为非常饥饿，杀了太阳神的牛群，这就是造成他们沉船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那至高的精神之光中，较低级的意识状态仍然在发生作用。当你处于如此明亮的意识状态下，你不应该想，“我肚子饿，请给我一份烤牛肉三明治”。奥德修斯的部下尚未准备好或还不够格接受这样的体验。那是地上英雄达到最高的明觉状态后又回来的典型故事。

莫： 你在写到奥德修斯这个苦乐交加的故事时说道，“奥德修斯的悲剧精神正如来自于人生美丽和优越的深度快乐。也就是窈窕淑女的高贵可爱、男子气概和男人的真正价值等。但故事的结束却是尘土灰烬”。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坎贝尔： 你不能因为它的终点是坟墓，就说生命是无用的。品达（Pindar）在为庆贺一位刚荣获皮松（Pythian）摔跤比赛冠军的年轻人的诗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句子。他写道：“一天的生物，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人只是一个阴影的梦。然而当从天堂射下一道阳光，就像对人的恩赐，人就是沐浴在阳光下的一个温柔的生命。”古谚说：“空虚，空虚，全都是空虚!”它并不全是空虚。时光的瞬间本身不是空虚，它是胜利和喜乐。这种强调在胜利的时刻中求得完美巅峰的精神，是非常希腊的。

莫： 不是许多神话里的英雄都为世界而死吗？他们受苦，他们被钉死。

坎贝尔： 他们有许多是牺牲了生命。但神话里也说从他们付出的生命中，有新生命出来。也许不是英雄的生命，但它是个新生命，一种存在或生成的新方式。

莫： 这些英雄故事背后的文化不同。东方文化的英雄和我们文化的英雄有何不同?

坎贝尔： 是觉悟的不同与行为的文明程度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英雄。早期文化有一个典型的杀怪兽的英雄，那是史前时期的一种冒险形式，那时人类正在危险、不安的荒野中塑造他们的世界。他便四处杀怪兽。

莫： 所以英雄就像其他大多数的概念与观念一样，是随时间演化的?

坎贝尔： 它是随着文化演化的。例如，摩西是个英雄人物，他登上山顶，在顶峰会见耶和华，然后带回规范整个新社会的戒律。那是典型的英雄行为三部曲——出发、完成、返回。

莫： 佛陀是英雄人物吗?

坎贝尔： 佛陀成道之路与基督大致相似，当然，佛陀比基督早500年。你若沿着一条线比较对照这两个人物，即使对比他们和自己近身的弟子、使徒们的角色、性格，也是如此。例如，你可以对照阿南达与圣·保罗。

莫： 你为何把你的书叫做《千面英雄》?

坎贝尔： 因为从全世界许多不同历史阶段的故事里，可以找出一种特定的、典型的英雄行为规律。基本上，它甚至可以被说成是只有一个原型的神话英雄，他的生命被不同地域的许多民族复制了。传说中的英雄通常是某种事物的创建者，例如新时代的创建者、新宗教的创建者、新城市的创建者、新生活方式的创建者等。为了发现新的事物，人们必须离开旧有环境，而去寻找像种子般的观念，一种能酝酿得出新事物的观念。所有宗教的创建者都经历过类似的寻求历程。佛陀独身隐修，而后坐在象征不朽知识的菩提树下。在那儿他所成就的正觉，照亮了整个亚洲达2500年之久。

在给施洗者约翰洗礼后，耶稣走入沙漠40天，从沙漠出来后，他带回了天国的福音；摩西走上山顶，带下来十诫的律则；也有新城市的创建者，几乎所有古希腊的城邦，都是由外出寻求、历经惊奇冒险的英雄所创建的。你也可以说那是生命的创建者——你我的生命，假如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模仿他人的生活，那当然也是要经历一番寻求才能得到的。

对新世界的觉醒

莫： 为什么这些故事对人类这么重要？

坎贝尔：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故事。假如故事代表的是一种所谓的原型冒险，例如孩子变成年轻人，或是对新世界的觉醒——青春期的开放等故事，它可以提供一个应付这种发展过程的模式。

莫： 你说过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渡过危机。我孩提时代读的故事，它们都有个快乐的结局。那是在我发现人生充满沉重负担诱惑和残酷现实前的一段时光。我想就像我们买一张票去看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诙谐表演一般，当我们进入戏院时，才发现是品达的严肃戏剧。也许是童话故事使我们无法适应现实。

坎贝尔： 童话故事是娱乐性的。你要区分两种故事，一种是在社会与自然秩序下，和严肃生活问题有关的神话；另一种则是具有同样主题，但是为了娱乐的童话故事。即使大部分的童话故事中都有个圆满的结局，但在到达圆满前，一定会有典型的神话主题产生，例如陷入麻烦中，然后听到某个声音或有某人救你出去等。

童话故事是给孩子的，通常与不愿长大成人的小女孩有关。当她要跨越那道成长危机的门槛时，突然停了下来。所以她去睡觉，直到王子通过层层障碍前来，使她觉得跨越过去也不错。许多格林童话故事都以陷入困境的小女孩为主角。所有斩龙和跨越门槛的故事，则和通过这个困境有关。

原始社会中，成人礼的仪式都有神话意义做基础，并和杀掉幼稚的自我、长大成人这个概念有关，不论男女都一样。男孩要比女孩困难，因为生命一直紧追女孩。不论她自己愿意与否，她都会变成一个女人，但小男孩则必须要自己有意愿成为男人才行。第一次月经来潮，女孩就变成女人了，接下来便是怀孕，成为母亲。男孩首先得切断自己对母亲的依恋，把力量集中在自己身上，然后才能出发。那就是神话中"年轻人，去找你的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在《奥德修斯》里，忒勒马科斯和他母亲一起生活。当他20岁时，雅典娜女神跟他说："去找你的父亲。"那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主题。有时候它是神秘体验的父亲，但有时候，像在《奥德修斯》中，它是指生理上的父亲。

童话是孩子的神话。不同时期的人生各有其最贴切的神话。当你年纪渐长，你需要的是让你更坚强的神话。 当然，代表基督教基本意象的十字架的故事，诉说的便是永恒降临时间与空间的世界并遭到肢解，但它也谈及从时空的领域到永生的世界。

所以我们钉死尘世的身体，让它受苦，然后透过肢解，我们可以进入超越一切尘世痛苦的精神领域。有一幅十字架受难图被称为"基督的胜利"，其中他的头不是垂下，也没有血从身上流出，而是头挺立着，双目睁开，好像是自愿来受刑的样子。圣·奥古斯汀在某处写到，耶稣走向十字架有如新郎去见新娘一样。

莫： 所以有适合年长者的道理和适合孩子的道理。

坎贝尔： 是的。我记得有一次，齐默尔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印度教，他提到人生一切如梦境，如泡影，都是幻象的观念。在演讲结束后，有个年轻女孩走向他说："齐默尔博士，您关于印度哲学的演讲很精彩！但是幻象，我不了解，我对它没感觉。"

"哦"，他说，"要有耐心!你还没到时候，亲爱的。"当你年纪渐长，你认识的人，原本活

着的人都走了，而世界本身也在逝去，人生是幻象的神话才会走进你心里。但对年轻人而言，世界是有待以爱去接触、面对、学习和战斗的对象，所以是另一种神话。

莫： 作家贝里（Thomas Berry）说，所有的一切只是故事的问题。故事是我们指派给生命与宇宙的情节，是我们对事情该怎样进行的基本假设与信仰。他说我们现在麻烦了，“因为我们在新旧故事之间，旧的故事支持了我们很长时间。它塑造我们的感情态度，提供生活目标，提供行动的动力，神圣化苦难并引导教育我们。当我们在清晨醒来，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可以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每件事都可以被处理，因为我们有故事。现在老故事不再发生这种作用，而我们还没有学习到新的”。

欲望是饵，死亡是钩

坎贝尔： 我只部分同意你的观点，原因是仍然有还在起作用的老故事，那是精神追求的故事。对内在自我的追求是我在40年前写的那本书《千面英雄》中所要说的故事。神话和宇宙观、社会观的关系，必须等待人习惯他所处的新世界后才行。现在的世界不同于50年前的世界，但是人类内在的生命则完全一样。所以假如你把世界起源的神话放在一边（科学家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然后回过头看看什么是人类精神追求的神话、什么是它不同的理解阶段、什么是幼稚到成熟转型的试验，以及成熟的意义等，故事其实一直在那儿。所有宗教里的故事也是一样。

例如耶稣的故事描述的是一个普遍有效的英雄行为。他首先做出那个时代中比较前卫的事情，即替施洗者约翰洗礼。然后他跨过关键的门槛到沙漠中待了40天。在犹太教传统里，40是具有神话意义的数字。

以色列的孩子在荒原里待了40年，耶稣在沙漠待了40天。在沙漠里耶稣经历了三种诱惑。魔鬼走向他说：“你看起来饿了，年轻人!何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呢？”耶稣回答说：“人不是只为面包而活，而是为上帝说出的每句话而活。”

接下来是政治的诱惑。耶稣被带到山顶观察世界各个国家，然后魔鬼对他说：“假如你向我鞠躬行礼，你就可以控制所有的国家。”这也许不为今人所熟知，但却是成为一个成功政客所必需的一课。耶稣拒绝了。最后魔鬼说：“好，你很出世，让我们到赫洛（Herod）神庙之顶去。让我看你把自己抛下去，上帝会接住你，你连瘀血都不会有。”这是所谓的灵性膨胀——我是如此精神化，我超越了肉体与世俗的需要。但是耶稣是上帝的肉身，不是吗？所以他说：“你不应该诱惑主，你的上帝。”这是耶稣遇到的三个诱惑，它们在今天的意义就和公元前30年一样。

佛陀也是一样，他到森林中向那时顶尖的禅修大师学习，然后超越他们。在经过一连串的试验与寻觅之后，他来到明心见性的菩提树下。在那里他也经历了三个类似的诱惑：第一个是贪欲，第二个是恐惧，第三个则是顺服大众意见，照规定行事。

在第一个诱惑里，贪欲之王在佛陀面前展现他三个漂亮的女儿。她们的名字分别是欲望、满足和懊悔，象征未来、现在与过去，但是已斩断感官欲望的佛陀不为所动。然后贪欲之王把自己变成死神，并利用一群野兽向佛陀身上投掷武器。但是佛陀已在心内找到寂静之处，永恒而不受时间影响。他仍不为所动，投向他的武器全都变成崇拜的花朵。

最后欲神与死神变成社会责任之神，并说：“年轻人，你还没读早上的报纸吗？你难道

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吗？”佛陀只是以他右手指尖轻碰地面作为回答。于是我们听到宇宙母神的声音，像天边响起的雷声一般说道，“我亲爱的儿子，这是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世界的表示，这里已没有人可以被规范，不要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了。”这时背上坐着社会责任之神的大象向佛陀跪拜致敬，整个攻击队伍顿时像梦一般消失了。那晚佛陀成就了正觉，留在世上教导人们如何消除自我中心的束缚，时间达50年之久。

前两个诱惑——欲望与恐惧，就是提香（Titian）在94岁勾画亚当夏娃受惑图时的体验。该图现在位于普拉多（Prado）。当然，树是神话世界的轴，在这点上时间与永恒、运动与休息变成一体，而所有的事情都绕着它转动。但在这里，树只以它在时间面向上的意义表现出来，是一种有别善恶、得失、欲望和恐惧知识的树。在右边的是夏娃，她看到的诱惑对象以小孩的形态出现，给她一个苹果，她就被欲望左右了。

然而亚当从另一边所看到的是野心诱惑者的蛇，被恐惧侵入了。欲望与恐惧是控制世界上所有生命的两种情绪。欲望是饵，死亡是钓钩。

亚当与夏娃为其所转，而佛陀却不为所动。亚当与夏娃带来生命并被上帝诅咒，而佛陀教我们怎样从生命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莫： 然而有了孩子——有了生命，就有危险、恐惧和痛苦，不是吗？

坎贝尔： 现在我已八十几岁，正在写好几本书。我非常希望能活到完成这些工作时，所以我恐惧死亡。假如我不一定要完成这本书，我死了也没关系。佛陀与耶稣都从死亡中解脱了，然后从荒野回来选择弟子教授他们，弟子们再把这个福音信息传给全世界。

伟大的宗师如摩西、佛陀、基督、穆罕默德等，他们信仰的宗教相差极大，但是他们的心路历程却大体相同。在被真主选中时，穆罕默德是个不识字的骆驼商客，但他每天离开麦加的家，到山上的洞穴中去静坐冥想。有一天有个声音叫他，“写下来”，于是他照做，便成了今日的《古兰经》。那是个很老、很老的故事。

莫： 在每个例子中，接受恩惠者都对这些英雄做了奇怪的解释。

坎贝尔： 也有某些教师决定不教授任何事，因为社会会遵循他发现的道理而行。

莫： 要是英雄从痛苦折磨中回来，人们却不需要他带回来的道理，会怎么样呢？

坎贝尔： 那当然是个正常的经验。其实往往并非人们不要先知的礼物，而是社会不知道怎样接受它、怎样把它制度化。

莫： 以及如何去保存它，如何去创新。

坎贝尔： 是的，如何让它持续下去。

莫： 我一直很喜欢一个把生命描绘成从枯骨、伤处与残骸中重生的意象。

坎贝尔： 有一种次级的英雄，会去重新活化传统。这种英雄重新诠释传统，把它变成今日有效的生活经验，而不是一些过时的陈词滥调。这是所有的传统都必须要做的工作。

宗教以英雄故事为起源

莫： 许多宗教都以它们自己的英雄故事开始。整个东亚都因佛陀带回来的律法教义而受惠，而西方则受到摩西从西奈山带下来的律法护佑。部落或地方的英雄为他们各自的民族表现英雄行为，而世界性的英雄如穆罕默德、耶稣和佛陀则从远处带来信息。这些宗教英雄带回来的是上帝的神奇，而非上帝的蓝图。

坎贝尔： 你在《圣经·旧约》里可以发现一大堆律法。

莫： 但那是宗教到神学的过渡。宗教起于惊奇、敬畏，它试图告诉我们故事，以便与上帝结合。于是它成为一套神学作品，每件事都被简化成规则或信念。

坎贝尔： 那是把神话简化成神学。神话是非常具有流动性的。大部分的神话都是自我矛盾的。同一神秘现象甚至可以在一个特定文化里，找到四五种不同版本的神话解释。后来神学的出现使得事情必须从固定的角度来解释。神话是诗，诗的语言是非常有弹性的。

宗教把诗变成散文。上帝是真实的存在，这是他真的这么想的事，这是你应该表现的方式，以便与那里的神保持适当关系。

莫： 你不需要相信有亚瑟王这号人物，仍然可以得到这些故事的启示。但基督徒说我们必须相信那里有个基督，否则奇迹便不会发生。

坎贝尔： 它们和希伯来先知以利亚（Elijah）显现的奇迹是一样的。有一些奇异的东西悬浮着，就像粒子飘在空中一样。有某种修行境界的人来到那里，这些东西便聚集到他四周来。这些神奇的故事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奇人所传授的精神律则，不仅只是物理上的定律，还可以表演精神上的魔术。

但这并不一定表示他真的做了这些表演，当然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并不晓得可能的界限在哪里。但是传说中的奇迹不一定是确实发生的事。佛陀走在水上，耶稣也是。佛陀上了天，又回来。

莫： 我记得你曾在演讲中画了一个圆圈，然后说，“那是你的灵魂。”

神话让你接触真正的自己

坎贝尔： 那只是教学用的道具罢了。柏拉图曾说，灵魂是个圆。我把这个概念用在黑板上，画个圆表示灵魂。然后我从中间画了一条水平线，代表意识与潜意识的分离。我用一个在圆心的黑点表示我们生命能量来源的中心，它在水平线以下。婴儿的每个意念都来自他那娇小身体的需求。那是生命开始的方式，大体上婴儿是生命的冲动。然后心出现，想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要的是什么？我怎么得到它？在水平线上的是自我，我用小正方形表示，那就是我们认做是中心的部分，但是你知道那是离圆的中心很远的。我们认为这是掌控一切的力量，但它不是。

莫： 什么是掌控一切的力量？

坎贝尔： 这种力量是从极深的下方涌上来的。人们开始了解这种力量的时期是在青春期。那时整个身体开始产生一套全新的需要系统。青春期的男孩子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

情况，只能猜想是什么在推动他，而推动女孩子的力量就更神秘了。

莫： 很明显的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已带了一种记忆盒在身上。

坎贝尔： 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记忆藏在那里。当奶头靠近婴儿时，他知道要做什么。那里有一整套设计好的行为，我们在动物身上看到的，我们称他为本能，那是生物的基础。但是当某些事让我们感到厌恶、困难、恐惧，甚至有罪恶感，而我们不得不去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开始有困扰及心理问题的开始。

在这些事情里，神话扮演基本的教化角色。今天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给我们这类适当的神话指导，因此年轻人觉得把他们的行为整合起来很困难。我有个理论，假如你可以找出某人有阻碍的地方，应该也可以在神话中找到一个与该问题相对的部分。

莫： 我们常听人说，“和你自己接触”。你认为这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由于经常受到旁人理想与意志的影响，你非常有可能对你真的要什么，或是你可能变成什么，一无所知。 我认为任何一个在极端严格和威权社会情境长大的人，是不太可能了解自己的。

莫： 因为你总是被告知要做些什么。

坎贝尔： 你被切实地告知要做什么，每分每秒。在军队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在学校的孩子，总是在做他被告知要做的事，所以你才会算日子等待假日的到来，因为那是你做自己的时候。

莫： 神话对于如何与另一个自己、真正的自己接触，提供了哪些信息？

坎贝尔： 神话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是遵循神话本身的暗示，其次是你的宗教导师和教授的指引，他们应该知道神话的暗示。这就像运动员找教练一样。教练告诉他如何把他的能量用在比赛中。一个好的教练并不会告诉运动员如何提起他的手臂或诸如此类的事。他会看着运动员跑，然后帮助他修正自己的自然模式。一个好的老师会看着年轻人，辨认他的可能性，然后再给建议，而不是命令。命令的形式是“这是你该做的方式，所以你必须这么做”。某些艺术家便以这种方式教导他们的学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教师应该好好跟学生谈谈，给他们一些线索。假如没有人为你这么做，你必须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来，就好像重新改造轮子一样。

有一种好方法是，去找一本处理你现在面临问题的书。那一定会给你某些线索。我自己从托马斯·曼和乔伊斯的书中得到指示，他们两人都用基本的神话主题来解释当代青年成长中的问题。你可以通过了解这些小说家的作品，找到你自己的指导神话主题。

《星球大战》中的英雄神话

莫： 那是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假如我们幸运的话，假如神在微笑，大约每一代都会有某人出现，启发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踏上目前的旅程。在你的年代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在我们的时代，大概是电影吧。电影是否能创造英雄神话呢？你认为像《星球大战》那样的电影，是否满足了部分英雄典范的需要呢？

坎贝尔： 我曾听到年轻人使用乔治·卢卡斯的某些术语，例如“原力”（the force)和“黑暗面”(the dark side)等，所以它一定有某种影响力。我会说，它是个很好的教育。

莫： 我想这部分解释了《星球大战》的成功。并不是只因为它制作的成本，才使得它成为值得一看的佳片，而是因为它推出的时间，正值人们需要以一种可辨认的意象来观看善恶交战的故事之时。他们需要理想主义，去看一种基于无我而非自私的浪漫。

坎贝尔： 邪恶力量不能透过任何世俗概念被认识，这个事实意味着它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代表一种原则，而不是特定的历史情境。这个故事和原则的运作实践有关，而非这个国家攻打那个国家。《星球大战》里戴在演员脸上的野兽面具，代表了当代世界真正的野兽势力。当韦德（Darth Vader）的面具被拿掉时，你看到的是个未成形的人，一个尚未发展成为人类个体的人。你所看到的是一张奇怪、可怜而未分化的脸。

莫： 这个意义是什么？

坎贝尔： 韦德尚未发展出他自己的人性。他是一个机械人。他是一个官僚，不是为他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一套外加的系统。这是对我们生活的恐吓，是我们今日共同面临的课题。

是这个系统将打败你，否定你的人性呢？还是你能运用这个系统，达到人性化的目的呢？你要和这个系统保持怎样的关系，才不至于受制于它？试图改变它以符合你的想法是没有用的。它背后的历史动力太强大，因此从那种行为衍生出有意义变化的机会很渺茫。你要做的是学习在你身处的历史时期活得像个人。那是另一件事，是可以做到的。

莫： 怎么做呢？

坎贝尔：坚持你对你自己的理想，就像天行者卢克一样，拒绝外在系统强加在你身上的非人性要求。

莫： 我带两个儿子去看《星球大战》，在最后攻击的高峰时刻，当克诺比（Ben Kenobi）的声音对天行者说“关掉电脑，关掉机器，自己来做，遵循你的感觉，相信你的感觉”时，他们俩和所有的观众也都同样做了。当他这么做后，他成功了，所有的观众都热烈鼓掌。

坎贝尔： 你看，电影是可以沟通的。它是以那种语言来和年轻人交谈，这点很重要。这部电影要问的是，“你要做一个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呢（因为那是生命之所在，从心而来）？还是要依据所谓的‘意志力量’（**intentional power**）所要求的去做呢？”当克诺比说“愿原力与你同在”时，他所说的是生命的力量与能源，而不是经过设计的政治意志。

愿原力与你同在

莫： 我对原力的定义感到好奇。克诺比说，“原力是所有生命产生的能量场。它环绕着我们，它穿透我们，它把宇宙银河结合在一起”。而我在《千面英雄》中，也读到对世界肚脐、神圣地带和创世刹那力量的类似描述。

坎贝尔： 是的。当然，原力从内而动。但是“帝国”的力量，则建筑在征服与控制的意

志基础上。《星球大战》不是一出简单的道德戏码，它和生命的各种力量有关。透过人的行为，它们或被完成，或被打破，或被压抑。

莫：第一次看《星球大战》时，我想，“这是一部非常老的故事，可是穿上了非常新的戏服演出”。年轻人受到召唤去冒险，英雄去外面接受试炼与折磨，在胜利后带着给社会的恩惠回来等。

坎贝尔：当然卢卡斯所用的是标准的神话人物。提供咨询意见的老人，让我想到了日本的剑道师父。我认识一些剑道师父，克诺比有一些他们的特质。

莫：剑道师父做什么？

坎贝尔：他是武士中真正的专家。东方的武术修行，超越所有我在美国体育馆内见过的活动项目。在训练中同时结合了生理与心理的技术。这种特质在《星球大战》中有相当水准的表现。

莫：也有神话的要素在内。有个陌生人出现赐予英雄某种工具，以帮助他……

坎贝尔：他不仅给他物质上的工具，同时也给他心理上的信念与中心。这种信念超越你的意志系统。你和事件成为一体。

莫：我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当他们在一个垃圾压缩器里面时，南面的墙不断靠近，我想，“那就像是吞下约拿（Jonah）的鲸鱼肚”。

坎贝尔：那就是他们所在之处，在鲸鱼肚里。

莫：肚子的神话意义是什么？

坎贝尔：肚子是消化和产生新能量的黑暗地方。约拿在鲸鱼肚里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遍神话主题的例子。英雄进入鱼腹，最后又跑了出来，并已转化。

莫：为什么英雄一定要这么做？

坎贝尔：那代表下降到黑暗中。就心理意义而言，鲸鱼代表潜意识中的生命力量。从隐喻的观点说，水是潜意识，水中的生物则是无意识的生命或能量。由于潜意识的力量强过意识的人格，所以必须被消除、克服和控制。

在这种冒险的第一阶段，英雄会离开他熟悉而有某种程度控制的领域，并面临一个关卡，比如说湖边或海边，在那里的深渊中有一只怪兽在等着他。于是产生了两个可能性。

在约拿一类的故事中，英雄被吞噬到深渊中，等待稍后的复活。这是个死后复活主题的变化型。意识人格现在已和无法应付的无意识之流相接触，所以必须要承受一个在恐怖夜里行程的考验与启示，并学习如何与这个黑暗力量共处。最后浮现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可能是，英雄在遇上黑暗力量后，克服它并杀了它，就像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和圣乔治（St. George）把龙杀掉一般。但诚如齐格弗里德学习到的，他必须要

尝龙的血，才能把龙的力量纳入自己体内。齐格弗里德杀了龙，喝了血后，他便听到自然之歌。他已经超越他的人性，重新与自然的力量联系上。也就是和我们生命的力量，运作心的力量联系上。

你看，意识认为它是真正的主人，但它是整个人类的次要器官，它不应该主控一切。它必须臣服于人性，并为之服务。当它真的主控一切时，你就会变成像《星球大战》中韦德那种人，也就是站在意识、意志那一边的人。

莫：黑暗的角色。

坎贝尔：是的。这就是歌德《浮士德》中恶魔代表的角色。

莫：但我想有人会说，“那只是乔治·卢卡斯的奇想，对约瑟夫·坎贝尔的学术有用，但那不是我生活中的事。”

坎贝尔：假如你不能认识它，它可能把你变成韦德。假如某人坚持一个特定的程式，而不倾听内心所需，他就有成为精神分裂患者的危险。这样的人已使自己偏离中心。他把自己划归到某种生活程式中，这是身体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东西。这个世界有许多人都曾停下来倾听自己或邻人，以学习什么是他们该做的、该如何表现，以及什么是他们的生活价值。

莫：就你对人类的了解，是不是可能有一种超越真理与虚幻的冲突，而使我们生活重新复合完整的智慧存在呢？我们能够发展出新模式吗？

坎贝尔：它们已经在各种宗教里了。对它们的时代而言，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假如你能认识到它们真理中永恒的一面，并把它和现世的应用区分开，你便找到真谛了。

我们曾论过它。即精神上支持肉体的东西，但是它却使肉体产生生理欲望与恐惧；肉体是否能在时间领域中学习去了解并表达它自己最深的生命？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找出，什么才是当代生活中孕育我们人性花朵最好的东西，并把自己奉献给它。

莫：不是第一因，而是较高层面的原因？

坎贝尔：我会说，一个更内在的原因。“更高”只是在上面某处，而根本没有“上面某处”。我们知道这点。在上面的老人已经随风逝去。你必须找出你内在的“原力”。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宗教导师让今日的年轻人那样信服。他们说，“它在你里面，去找它”。

莫：不是只有极少数人能面对新真理的挑战，并在生活上依教奉行吗？

坎贝尔：完全不是这样。也许只有少数人可以成为教师或领袖，但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回应的东西，就像每个人都有潜能去救一个小孩。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中，都该了解价值不只局限在维持身体和关心当天的经济民生。

解剖心里的那条龙

莫：当我孩提时代读到“圆桌武士”时，神话促使我想象自己可以变成一个英雄。我要出去和龙战斗，我要到森林中斩杀邪恶。神话能让俄克拉何马州的农夫儿子把自己想象成是

英雄，这点你有什么看法？

坎贝尔： 神话启发了你的理解，使你知道自己的完美与力量的圆满，以及把阳光带入世界是可能的。斩杀怪兽便是斩杀黑暗的东西。神话能在内心某处抓住你。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只会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就像我读印第安人的故事一样。神话告诉你更多、更多后，仍然会告诉你更多。我想，任何曾经认真钻研宗教或神话概念的人都会告诉你，我们孩提时代对它们的了解只是一个层次，但是后来许多层次会展现出来。神话的启示是无限的。

莫： 我怎样可以斩杀我内在的龙？什么样的旅程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是你所谓的“灵魂冒险”吗？

坎贝尔： 我给学生的总原则是，“遵循你内心直觉的喜悦”。找到它，而且不要害怕去遵循它。

莫： 它是我的工作或我的人生？

坎贝尔： 假如你是因为喜欢而选择了这个工作，那就是了。但是假如你想，“哦，不!我不能那样做!”那就是你内在的龙在锁住你。“不，不，我不能成为一个作家。”“不，不，我可以做某某人做的事。”

莫： 就这点而言，和普罗米修斯或耶稣等英雄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在解救世界的路上，而是在解救我们自己。

坎贝尔： 但那样做的同时，你拯救了世界。一个有生气的人，他的影响毫无疑问也是充满活力的。没有心灵的世界是一片荒原 。人们总是认为，改变事情、改变规则，以及依赖上帝等方式，才能解救世界。不，不!任何活生生的世界，就是一个世界。你要做的事是把生命带进去。而唯一能做到的方式，便是在你自己的例子中，找出生命所在，并使自己有生气。

莫： 当我走上旅程去斩杀那些龙时，是否必须单独一人呢？

坎贝尔： 假如有人帮你也可以，但是最终你得靠自己完成才行。就心理意义而言，龙是自己对自我的一种执着，我们被拘囚在自己的龙穴中。心理医生的问题是解剖那条龙，肢解它，使你能够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关系领域中。最终的龙在你心里，是你的自我意识把你束缚住了。

莫： 自我是什么？

坎贝尔： 你想要的，你愿意相信的，你觉得负担得起的，你决定去爱的，你认为你应该执着的。它也许毫不起眼，但它可以钉牢你。假如你只是照你邻人所说的去做，你一定会被钉牢的。你的邻人便是你的心理投射出来的龙。

西方的龙代表贪婪，而中国的龙则不同。它代表在水中诞生的生命力，然后腾空打击他的肚子与肺部。“哈，哈，哈，哈”那是种可爱的龙，会带来河水的恩赐，一种非常伟大而美好的礼物。但是我们西方故事中的龙，总是设法收集保护每一样东西。在它秘密的洞穴中，它保护着成堆的黄金和一个被抓来的处女。

它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两者，所以它只是保护、保存着。世上有像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讨厌的家伙”。他们没有生命，不会施予。他们只是黏着你、缠着你，并试图要把你和他们的生命榨干。

有个病人来找荣格，因为她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世界像岩石。她画了一幅表示她感觉的图画给荣格。图中的她在一个可怕的海岸，腰部以下都困在岩石中。风吹来，她的头发也被吹动了，而所有的黄金和生命的喜悦，都被埋在岩石中，离她远去。然而这幅图画里，却出现某些荣格告诉她的东西。

一道闪电打到岩石上，一只黄金的碟子弹跳出来。岩石里的黄金都出来了。现在岩面上都是一些黄金碎屑。在接下来的故事里，这些碎屑被认出来，原来是她的朋友。她并不孤独。她把自己锁在狭小的房间和生活中，然而她还是有朋友的。她的这些体验只有在杀了她的龙之后才出现。

莫： 我喜欢你在提到有关忒修斯（Theseus）和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老神话时说的话。忒修斯对阿里阿德涅说，“假如你能指给我一条出迷宫的路，我将永远爱你。”所以她给他一个金属线缠绕成的球，那是他进入迷宫时打开的。于是他跟随它找到出来的路。你说，“她所有的只是金属线。这是你需要的全部。”

坎贝尔： 那是你需要的全部——阿里阿德涅的丝线。

年轻人要去拥有不同的可能性

莫： 有的时候我们会寻找众多的财富、伟大的力量来解救我们，或是伟大的观念来救赎我们，然而我们所需的只是那根金属线。

坎贝尔： 那并不总是容易找到的。但有人给你线索是件美事。那是老师的工作，帮助你找到你的阿里阿德涅的丝线。

莫： 像所有英雄一样，佛陀并没有告诉你真理本身，他只告诉你通往真理之路。

坎贝尔： 但那必须是你自己的路，而不是他的。例如，佛陀设法告诉你如何去除掉你特定的恐惧。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建议，但它很可能并不奏效。老师所能做的只是建议。他像是一座灯塔在说，“那里有岩石，转离开它，但那里也有条航道。”

年轻人生活的重点是去拥有不同的可能性。尼采说：“人是病态的动物。”人是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动物。心有许多可能性，但我们只有一生。我们该怎样对待自己？这是一个具有当代模式的生活神话。

莫： 今天，我们有无尽可能的模式。许多人最后选择了多种模式，却不知道自己是谁。

坎贝尔： 当你选择你的职业，你实际是选择了一种模式，它可以让你融入一段时间。例如，中年以后，你可以很容易分辨出一个人的职业是什么。不论我走到哪儿，别人都知道我是教授。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或是外表具有某些特征，但是我也可以分辨出教授与工程师、商人的区别。你被你的生活所塑造。

莫： 在亚瑟王的故事中有个很棒的意象。当时圆桌武士正要进入森林中寻找圣杯的下落，说故事的人说，“他们认为一起进去是不名誉的”。所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选择的不同地点分别进入森林中。你把那解释成西方强调个人生活的独特现象，也就是个人面对黑暗的挑战。

坎贝尔： 当我阅读13世纪的《圣格拉的追寻》（*Queste del Saint Graal* ）一书时，对我有所启发的

是，它概括了一个西方特别的精神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只有你自己才可能把你内在的潜力表现在生活中，其他人都不可能 。我相信这是伟大的西方真理。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生命，假如你能留给这个世界任何礼物，它一定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以及自我潜能发挥而得来，不是其他人。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东方以及任何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像模子制造出来的饼干一样。他的责任是把绝对而精确的使命加在身上，不可能打破它们。当你寻找宗教导师，寻求精神的指引时，他只知道依据传统的路，你现在在哪里、下一步该去哪里、你该怎么做才能到那里等。他会给你他的图像，所以你可以像他一样。那不是西方认为适当的教学方式。我们必须在学生发展自己蓝图的基础上，给他们指导。一个人在生命里必须寻求的，绝不是一块土地或海洋，而必须是从他自己独特的经验潜能所发生的东西，是那未曾也不可能被他人经历的东西。

莫： 那是哈姆雷特问的问题，“你面对了你的命运吗？”

坎贝尔： 哈姆雷特的问题是，他没有。他面对的命运太巨大，使他无法承担，因而被击得粉碎。那也有可能发生。

学会在死亡中默认

莫： 那种神话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死亡？

坎贝尔： 你不能了解死亡，你只是学习在死亡中默认。我会说基督以人类仆役的形式出现，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学习接受死亡的主要学习对象。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的故事，对这点也有所说明。俄狄浦斯故事中的斯芬克斯，不是埃及的斯芬克斯，而是有鸟翼、兽身和人颈、人乳、人脸的一个女性。她所代表的是所有人生的命运。她带给世界一场瘟疫，又把它解除掉，英雄必须回答她提出的谜语，“什么东西生时四只脚、长大两只脚、老时三只脚走路？”答案是“人类”。婴儿手脚并用在地上爬，成人用双脚走路，老年人用拐杖走路。

斯芬克斯的谜语是生命本身恒久的意象——孩提时代、成熟、老化和死亡。当你无惧地面对并接受斯芬克斯的谜题时，死亡就不再能控制你，斯芬克斯的诅咒就消失了。对死亡之恐惧的征服，就是生命喜悦的恢复。

只有当一个人不把死亡当做是生命的对立，而是将其作为生命的一面来接受它时，人才可能体验到对生命的无条件肯定。 生命在生成变化里一直在死亡中、死亡点上。克服了恐惧，生命的勇气便油然而生。无惧是每个英雄冒险历程的主要开端。

我记得小时候读到，印第安勇士们在冲向卡斯特将军阵营的枪林弹雨中时，发出的呐喊声，“今天是多美好的死日!”这里没有对生命的执着。那是神话最伟大的信息之一。就我所知，我不是我生命存在的最后形式。我们已经形成的自我必须不断地死去。

莫： 你可以用一个故事说明这一点吗？

坎贝尔： 加文爵士（Sir Gawain）与绿武士等英国老故事，就是很有名的例子。有一天，一个绿色巨人骑着一匹巨大的绿马，来到亚瑟王的饭厅。“我挑战这里所有的人士，”他说，“拿这柄我带来的大战斧，砍掉我的头，明年此时和我在格林教堂会面，我会在那里砍掉他的头。”

殿中唯一有勇气接受这项怪异邀请的武士，便是加文。他从桌上站起来，绿武士下了马，把战斧交给他，并把头伸出来。于是加文一斧头就把他的头砍了下来。绿武士站在那儿，拿起他的头，收回斧头，骑上马。而当他骑马离开时还回身对震惊不已的加文说，“一年后见”。

那一年里每个人都对加文很好。在快到约期时，他骑马前去格林教堂，赴绿武士之约。随着时间的临近，在大约只剩三天的时候，加文来到一个猎人小屋前，在那里他问了去格林教堂的路。应门的是一个快乐而和蔼亲切的猎人，他回答说：“教堂就在这条路下去几百米的地方。你何不与我们共处三天？我们很欢迎你。当你的约期到时，你的绿色朋友便会出现。”

加文同意了。当晚那个猎人告诉他：“明天一早我会出去打猎，晚上就会回来，到时我们将交换当天的猎物。我会给你打猎的全部收获，而你也给我你的东西。”他们大笑，加文也同意这样做，大家说毕即各自上床睡觉。

一大清早，当加文还在睡时，猎人就骑马外出了。这时猎人漂亮的太太走了进来，搔他的下颚并摇醒他，热情地要与他亲热。他是亚瑟王宫殿的武士，背叛他的主人是他所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极力抗拒。然而她很坚持，步步紧逼，直到最后她对他说，“那么让我吻你一下吧!”所以她给了他一个狂吻。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那个晚上，猎人带了一大袋各式各样的小猎物回来，丢在地上，而加文给了他一个亲吻。他们大笑，事情也就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猎人的太太又来到房间，比前日更加热情，这一次接触的结果是两次亲吻。晚上猎人回来时，只有以往猎物的一半，但他得到了加文的两次亲吻，他们又和昨天一样大笑。

到了第三天早上，加文即将赴死，为了尽可能保住项上人头和武士荣誉，这次他接受了美丽太太的三个吻，以作为他奢侈生命的最后献礼。在亲吻了他后，她求他接受她的勋带以作为爱的表示。她说：“它很好看，而且可以帮助你渡过危险。”加文接受了她的勋带。猎人只带回来一只笨臭狐狸，把它扔在地上，而他从加文那儿得到三个亲吻，但是没有勋带。我们可以看出对这个年轻武士加文的测试是什么吗？前两个与佛陀是一样的。一个是欲望、贪念，另一个是对死的恐惧。加文证实他有足够的勇气保持这两方面的信念。但是勋带则是另一种诱惑，带上它实在是太过了些。

加文接近格林教堂时，他听到绿武士在那儿，磨着他的大斧——嚯，嚯，嚯，嚯。加文到达时，绿巨人只对他说："把你的脖子伸过来。"加文照做了。绿武士高举斧头，但却停在那儿不动。"不，再伸长一点。"他说。加文又照做了，于是巨人又把巨斧举起来。"再长一点。"他又说了一次。

加文竭尽所能地伸长脖子，然后"嚯"一声，斧头只在加文颈上划了一小道伤口。然后由猎人变成的绿武士对他解释说。"这一斧是为了勋带。"

据说，这就是关于英国武士最高的嘉德勋位由来的传说。

忠贞、节制与勇气，英雄行为的要求

莫： 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是？

坎贝尔： 我想所谓道德的寓意是，英雄行为的首要要求是忠贞、节制与勇气这三种武士美德。在这个例子里，忠贞有两个程度，或是说两个效忠对象：第一个是对既定冒险历程的忠贞，同时也是对武士爵位的理想忠贞；第二项效忠的对象似乎把加文放在了与佛陀对立的位置，因为当佛陀被社会责任之神要求对他所属的社会阶级尽特定的义务时，他只是不理这个命令，并在当夜成就了正觉，从轮回再生中解放出来。加文是欧洲人，就像奥德修斯对尘世依然真诚，从太阳岛回到他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身边一般，他接受他生命里的承诺，忠于这个世界的生活价值，而非逃避。然而诚如我们刚才看到的，不论是走佛陀还是加文的道路，完成使命的道路都是在欲望与恐惧带来的危难中。

第三个立场，与加文较接近，与佛陀较不同，对现世的价值仍然十分忠诚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尼采。在一个寓言故事中，尼采描述了他所谓的三种心灵转化。第一种是骆驼，也就是孩提与青年时代的转化。骆驼跪下来说，"把行李放在我身上。"这是服从，接受指示以及社会要求你知道的信息的阶段，以便能过一种负责任的生活。

学骆驼满载之后，艰难地跑向沙漠中，在那里转化成为一只狮子。原来载重越重者，变成的狮子就越强大。

狮子的任务是去屠龙，而龙的名字就是"你应该"。在这只鳞片动物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刻有"你应该"的标记。这时骆驼——小孩已让渡给"你应该"，狮子或者说青年的任务是把负担丢掉，形成他自己的见解。

当这条龙完全死去，所有的"你应该"都被克服之后，狮子便转化成一个从它本性中产生的孩子，就像由轮毂转出来的轮子一样。不再有任何需要服从的规则，再也没有从历史需要或某个社会任务中衍生出来的规则，只有在花朵般生命里生活的自然脉动而已。

莫： 所以我们回到伊甸园？

坎贝尔： 回到堕落前的伊甸园。

莫： 他需要剥除的"你应该"有哪些？

坎贝尔： 抑制他自我完成的每一道障碍。对骆驼而言，"你应该"是一种必须文明化的

力量。它使具有兽性的人类转变成为一种文明动物。青年时期则是自我发现与转型的狮子的阶段，而这时的规则是对生命的渴望，而非臣服于强制的“你不应该”。

这一类的事是每一个认真学艺术的人必须要认识和面对、处理的。假如你去见一位师父向他学习技巧，你非常勤奋地遵照他给你的每项指示。但到了某个时期，你必须要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规则，而不是被它们所限。这是狮子行动的时候。你可以完全忘掉这些规则，因为它们已经被内化了。你是位艺术家，你的纯真已变成了艺术元素，它已经注入到作品中。你和那些不曾精熟艺术的人所表现的行为完全不同。

莫： 你说时间到了。一个孩子怎么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呢？在古代社会，男孩子会经历某种仪式，使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他知道他已不再是个孩子，他必须抛掉别人带给他的影响，而有自己的主见。我们社会里没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时刻，或是一个明显的仪式，来告诉我儿子说：“你是个男人了。”今日社会的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告诉我们何时该独立

坎贝尔： 我没有答案。我想你必须把这个问题留给孩子，由他自己去了解什么时候便拥有了那份力量。小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飞。我家吃早餐的地方附近有两三个鸟巢，有好几个小鸟家庭住在那儿。这些小东西不会犯错。它们一直待在树枝上，直到它们能飞为止。我想，在一个人的内心总是会知道答案的。

我可以举几个我所知道的艺术工作室的学生的例子给你听。到某个阶段他们会明了艺术家能教他们什么，某些艺术家也允许他们的学生这么去做，他们期待学生起飞。其他有些人会建立学校，学生发现他必须对老师态度恶劣、说他的坏话，自己方能独立飞行。

但这是老师自己的错。他应该要知道什么是学生该飞的时候。我所认识的学生里，凡是真正认真的学生，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加把劲以便独立自主。

莫： 有句古老的祷词说，“主啊!告诉我们何时该放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点，不是吗？

坎贝尔： 那是现代的大问题。父母亲是我知道的人生角色中要求最多的一种。当我想到我的父母为了成就家庭所做的牺牲，我真的很感激。我父亲是个商人，他当然很高兴让他儿子和他一起做生意，子承父业。事实上，我的确曾跟着我父亲从商好几个月，然后我想，“哇，我不能做这种事！”他就随我去了。在生命里会有一个时间，你应该自己分辨是否到了该独立起飞之时。

莫： 神话原本就在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放下。

坎贝尔： 神话把事情变成某种模式告诉你。例如它们会告诉你，必须在某个年龄变成大人。那个年龄或许是变成大人的好时间，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差异极大。某些人开花结果比较慢，要到相当晚的时间才到达某个阶段。你必须对你自己所在的阶段有感觉。你只有一生可活，你不需要为他人而活。要活得专注!

莫： 幸福快乐呢？假如我是个年轻人，而我想要幸福快乐，神话能告诉我什么呢？

坎贝尔： 要找到你的幸福，你必须把你自己的心放在你觉得最快乐的时刻中。这种快乐不是兴奋或战栗，而是深度的喜悦。 这需要一点自我分析。是什么让你快乐，你就保持它，不管别人说什么。这是我所谓的“遵循你内心直觉的喜悦”。

莫： 但是神话如何告诉你，是什么让你快乐呢？

坎贝尔： 它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使你快乐，但它会告诉你，当你开始遵循你的快乐时会如何，以及你会碰到哪些障碍。

例如，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中有个主题，我把它叫做“拒绝求婚者”。有个年轻的女孩，漂亮而富有吸引力，男青年都想向她求婚。“不，不，不，”她说，“我身边的男人都不够好。”所以有只蛇来了，或者说它是不会与女孩有任何结果的男孩，那么大河的女蛇王便会出现。一旦你拒绝求婚者，你已把自己放到超越的范围，把自己放在一个能量更高、危险更大的领域里。问题是，你能处理得了它吗？

另一个印第安人的神话主题，牵涉到一个母亲和两个小男孩。母亲说：“你可以在房子附近玩耍，但不可以到北边去。”然而他们却偏往北边去，于是便开始他们的冒险。

拒绝，将置你于危险境地

莫： 这个道理是？

坎贝尔： 因为拒绝求婚，拒绝限定在界限内，冒险便开始。你进入一个没有保护的全新领域。除非你忘掉那些束缚你的所有规则，否则你不可能有创造性。

有一个易洛魁人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拒绝求婚者的神话主题。有个女孩与她母亲住在村落边缘的一个圆锥形小屋中。她很漂亮，但却极端自负，不接受任何男孩。母亲为她感到非常困扰。

有一天她们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采集木材。她们在外面时，不祥的黑暗降临到她们头上。这不是夜晚到来时的黑暗。当你碰到这种黑暗时，就表示有某个魔术师在背后搞鬼。所以母亲说：“让我们收集些树皮，搭个小屋，再找些木材生火，我们晚上就住在这里吧。”

她们住了下来，并准备了晚餐，母亲后来就睡着了。突然间这个女孩抬头一看，有个非常健壮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他是个身佩贝壳饰带及漂亮黑羽毛的英俊青年。他说：“我来向你求婚，我会等你的答复。”她说：“我必须问我母亲的意见。”

她问母亲，母亲也接受了这个年轻人，他把他的贝壳饰带给她母亲，表示他的求婚是很认真的。然后他对这个女孩说，“今晚我希望你到我们的营地来。”于是她就跟他去了。

莫： 假如她没有对第一个依传统礼仪来求婚的人说“不”……

坎贝尔： 她就不会有这次冒险。这是次怪异而神奇的冒险。她陪这个男人到他的村落，并进入他的住所。他们在一起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他告诉她说，“今天我要外出打猎”。于是他便离去。当他把出口的门帘关上后，她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声音。她白天独自待在小屋中，当夜晚来临时，她又再度听到那个怪声音。突然门帘被冲开，一条口吐信子的巨

蛇滑行进来。

巨蛇把他的头靠在她的膝上，对她说：“帮我找头上的寄生虫。”她在那儿找出各式各样可怕的东西。当她把这些东西杀死后，他便把头收了回去，并滑行出去。门帘关起来不久后，又再打开，进来的是她年轻英俊的男人。他问她：“你害怕我刚才进来的样子吗？”

她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怕。”

所以第二天他依然外出打猎，而她则外出收集烧火用的木材。她最先看到的是一条在岩石上取暖的大蛇，然后是另一条，又一条。她开始觉得怪异、想家和颓丧，然后又回到屋中。

那个晚上，那条蛇又再度滑行进来，然后又离开，再变成一个男人进来。第三天当他离去后，这个年轻女孩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她离开屋子，独自在树林中站着想事情。

当她听到有声音时，转身去看，原来是个小老人。他对她说：“亲爱的，你有麻烦了。你结婚的对象是七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是厉害的魔法师，就像其他这类人一样，他们的心不在他们的身体中。”这是世界上标准的巫师神话主题。因为心不在身体中，所以魔法师可以被杀掉。首先，你必须找到并杀掉心才行。

她回到住处，找到了装满心的袋子，拿着它就狂奔而出。后面有个声音在叫她：“停下来，停下来。”当然，这是魔法师的声音。但她并未停下来。后面又传来声音说：“你也许以为可以摆脱我，但你做不到的。”

就在她快要虚脱昏倒时，又听到小老人的声音说：“我会帮你。”让她感到惊讶的是，他正把她拉出水面。她不知道自己在水中。换言之，因为结婚，她已从理性、意识的领域，进入了强制的无意识领域中。这种冒险总是以水面下的意象来表示。性格特质已从可控制行动的领域，滑入超个人的强制事件中。

老人把她从水中拉出后，她发现自己站在沿河站立的一群老人中，每个老人长得都和救她的那人一样。他们是雷神，天空的力量。换言之，在她拒绝求婚之后，仍然处于一种超越境界中，只有她在受苦，把负面的力量驱走后，她才能真正拥有正面的力量。

这个易洛魁人的故事还有很长的一段是描写这个年轻女人的。不但说到她在更高力量的协助下，把深渊中的负面力量摧毁，也谈到在那以后，她如何在暴风雨中，被引导回母亲的居所。

莫： 你会不会以这个故事来对学生说明，假如你遵循内心直觉的喜悦，假如他们愿意把握生命里的机会，假如做他们想做的，这样的冒险就是他们的回报呢？

坎贝尔： 冒险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回报——但它必然是危险的，同时拥有正负两面的可能性，而这些都是不能控制的。我们要遵循自己的路，而不是父母亲的路。所以我们处在一个没有保护，超越我们所知的更高力量的领域中。

人必须要对这个领域可能会有的冲突有点了解，像这样的原型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可能会碰到的事。假如我们很轻率，对我们期待的角色又完全不胜任，那会是一个很糟糕的

婚姻，一团乱。然而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仍然会有救援的声音出现，可以把冒险变成超越我们想象的美好结局。

爱你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你命运的凭借

莫： 爱你的敌人。

坎贝尔： 爱你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你命运的凭借。

莫： 上帝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连续夺走某个家庭的两个儿子，然后又接连带来一个又一个的痛苦，在这个故事中，神话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吗？我记得佛陀年轻时，因看到老朽的老人而说：“可怜的生命，因为每一个生下来的人都会变老。”神话对苦难说了什么？

坎贝尔： 既然提到佛陀，让我就来谈谈那个例子。佛陀小时候的故事是这样的。他生下来是个王子，在他出生的时候，有个先知告诉他父亲说，这个小孩长大不是变成世界的统治者，就是个老师。这个国王热衷于自己的王位，他最不愿见到的就是儿子变成老师，不管是哪一种。

所以他安排儿子在一个特别漂亮的宫殿里长大，使他不可能经历到任何丑陋或不舒服的事，这样他就不会去深思问题了。美丽的宫女弹奏着音乐，照顾着小孩。那里有漂亮的花园、荷花池，和所有的一切。

但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对他最亲近的马车夫说：“我想出去看看城里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父亲听到后，便设法在他的儿子面前美化一切，使年轻人看不到世界上任何的痛苦与悲哀。然而众神看出，他父亲的计划终将归于失败。

忠贞的马车夫启程往城里驶去，那里都被打扫干净了，丑陋的事物都被藏起来。一个神化身为一个老朽的老人站在那里，让他们看见。年轻的王子问车夫，“那是什么？”他得到的答案是，“那是个老人，老化的人。”

“每个人都会变老吗？”王子问。

“啊，是的。”车夫回答。

“那么生命可怜啊!”受到伤害的年轻王子说。然后心情沉痛的他要求把车开回家去。

第二次出游时，他看到一个生病的人，瘦弱而蹒跚。在明白了这一景象的意义后，他再次觉得伤心，要车夫赶回王宫。

第三次，王子看到丧家伴随的一具死尸。“那是死亡。”车夫说。王子说，“回去，我要找出这些毁灭生命的，老、病、死的解脱之道。”又一次旅程，他这次看到的是个出家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问。

“那是个圣者，”车夫回答，“是放弃世上物质，活着而没有恐惧的人。”至此在回王宫的路上，年轻的王子决心离开父亲的家，而去寻求世间痛苦解脱之道。

生命、苦难、涅槃与和平

莫： 是不是大多数的神话都说，苦难是生命内在的一部分，并无解脱之道。

坎贝尔： 我想不出有任何宗教曾说，假如你要活着，你不会受苦。神话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承担和诠释苦难。

当佛陀宣称他从涅槃中解脱了痛苦，他并不是把涅槃当成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而是一种可以战胜欲望与恐惧的心理状态。

莫： 而你的生命变得——

坎贝尔： 和谐、有重心，而且积极肯定。

莫： 即使对苦难也一样。

坎贝尔： 正是如此。佛教徒有菩萨的概念。菩萨了悟无生法相，仍自愿进入破碎时间的领域中，主动而喜悦地体验世界的苦难。这不仅是要体验自己的痛苦，而且要慈悲地体验他人的苦难。慈悲，是心从兽性般的自我中心转化成人性的觉醒。“慈悲”意味着“与他人一起受苦”。

莫： 但你不认为慈悲赦免苦难，是吧？

坎贝尔： 当然慈悲赦免苦难，因为它体验到苦难就是生命。

莫： 生命是与苦难共存的。

坎贝尔： 和苦难共存。但你不可能抛掉它。何时何地何人曾在这个世上除掉苦难呢？我曾在一个多年患有严重身体病痛的女人身上，得到一个明觉的体验。她的病痛来自多年的口腔痼疾。她在信仰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她认为这一定是上帝对她在某个时候做的事，或没有做某事的惩罚。她的苦不仅只是生理上，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我告诉她，如果想得到解脱，她应该肯定她的痛苦就是她的生命，而非一味否定。透过这样的转变，她现在已变成一个令人敬重的人。当我说这些事时，我在想，“我是谁？怎么能对一个有真正痛苦的人这样说话，我最多只有过一点牙疼而已。”但在这次对话中，在她把自己的苦难肯定成塑造、教育她生命的力量时，她立刻经验到一个转变。从那时起，我一直都和她保持联系，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而她则真的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莫： 有明觉的那一刻吗？

坎贝尔： 就在那儿，我看着它发生的。

莫： 它是你说的那种神话的东西吗？

坎贝尔： 是的，虽然它有点难解释。我让她相信，她自己才是她受苦的原因，是她在某种情况下把痛苦带出来的。尼采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叫爱命运（Amor Fati），意思是“你的命运”，实际上这就是你的生命。诚如他所说，假如你对生命中的某件事说“不”，你就把整个事情掀开了。此外，你能肯定或同化越具挑战性、威胁性的情况，你所能成就的人格境界就越伟大。你吞下去的魔鬼会给你它的力量，而且越大的人生痛苦，可以得到越大的人

生回馈。

我的朋友曾经想过，“为什么上帝对我这样？”我告诉她，“不，是你自己对自己如此。上帝在你心中，你是自己的创造者。如果你在内心找到产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所在，你就可以和它共存并肯定它，甚至可以像享受生命一样享受它。”

莫： 唯一的另一种选择就是不再活下去。

坎贝尔： 佛陀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痛苦”。而乔伊斯有一句话，“生命值得缺席吗？”

莫： 如果年轻人说，“我没有选择出生，是我父母为我做的选择”，你会怎样回答呢？

坎贝尔： 弗洛伊德让我们责怪父母给我们的所有缺点，马克思告诉我们责怪社会上层阶级。但唯一能怪的只有你自己。这是印度业力观念的有用之处。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行为的果实。你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

莫： 但机会呢？醉汉驾车撞到路边的你，那不是你的错。你并不想那样对待你自己。

坎贝尔： 从那个角度看，你生命中发生的哪一件事不是机会造成的呢？只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生命最终的支柱是机会，例如你父母相遇的机会。机会是生命实现自己的工具。问题不是去责怪或解释，而是去面对和处理成长的生命。例如，发生了一场战争，你被征召入伍，在那里你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去经历一整套全新的生活。最好的建议是全盘接受它，就好像出自于你自己的意愿一样。只有这样，你才会激发你的意志去投入。

内心总有一处平静的地方

莫： 在所有这些神话的旅程中，有一个地方是每个人都想要发现的。佛教徒说是涅槃，耶稣说是和平，莫衷一是。有个可以发现的地方是英雄旅程的标志吗？

坎贝尔： 可发现的地方就在你心里。我在运动中学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道理。处于巅峰状态的优秀运动员，内心都有一处平静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有他的行动发生。假如他一直处于不断在动的状况中，他不可能有好的表现。我太太是个舞者，在舞蹈中也是如此。内在有一个寂静的中心，我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它。假如你失去那个中心，你就处在紧张状态，而且会开始分裂。

佛教中所说的涅槃就是这种平静的中心。佛教是一种心理的宗教。它从痛苦的心理问题开始：生命皆苦，然而有解脱痛苦之道；解脱的境界就是涅槃。那是一种心理或意识的状态，而不是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它就在这里，就在人生的混乱之中。当你不再被令你不自在的欲望、恐惧和社会承诺所驱使时，当你发现自由的中心，而且可以从此自在地行动时，那就是涅槃。从这个中心发出的自主行动，便是菩萨的行为，也就是在苦难的世界中喜悦地投入。你不再被困住，因为你已经把自己从恐惧、欲望与责任中解脱出来，它们都是世界的统治者。

藏传佛教有一个教学用的图画，也就是所谓的再生之轮。在寺庙里，它不会出现在修行室内，而是在外面的墙上。画中表现的是当你还困在恐惧死神的掌握中时，心对世界的意象。六道众生被认为是不停旋转的轮子，一个畜生道，一个是人道，另一个是天界众神，第

四个是受罚的地狱道众生，第五个是好战的阿修罗众生，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是饿鬼道，因为他们对他人的爱有执着和期待，所以沦入此道。饿鬼有个巨大饥饿的肚子，可是只有像针一样细的嘴。在每一道中都有一个佛，象征解脱与明觉的可能。

在轮子的轮毂中，有三个象征性的动物——猪、鸡与蛇。这是推动轮子旋转的力量——无明、欲望与憎恨。最后轮缘代表每个人意识的界限，它由轮毂中的三种力量所推动，而且被困在对死的恐惧中。在中心围绕着轮毂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三毒"，是降临到黑暗的神明，以及其他上升到明觉的神明。

明觉，所有事物都有一道永恒的光

莫： 何谓明觉？

坎贝尔： 明觉是体验到所有的事物都有一道永恒之光，尽管这些事物在时间领域中被评判为好或坏。要达到这一点，你必须把自己从对物质世界的渴望与恐惧丧失中解脱出来 。我们从耶稣那儿读到，"不要评判你不能评判的。"布莱克也写道，"假如知觉之门被打扫干净，人便可以用本来面目看待所有事物，即永恒无限。"

莫： 那是个艰难的旅程。

坎贝尔： 那是天堂般的旅程。

莫： 但这是否只属于圣人与修道士？

坎贝尔： 不，我想也包括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能体验到并理解乔伊斯所谓的一切事物的"光芒"，以作为他们真理的显现或表达。

莫： 但这不是把我们这些剩余的平凡朽物留在岸边吗？

坎贝尔： 我不相信有平凡的朽物这回事。任何人在生活中，都有体验到精神上狂喜的可能。你要做的只是去认识它、接纳它、修炼它，并与它同在。 当人们说到平凡的朽物，我总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从未见过一个平凡的人。

莫： 但艺术是唯一可以达到明觉的方式吗？

坎贝尔： 艺术与宗教是两种值得推荐的方式。我不相信你可以通过纯学术的哲学的方式达到，因为它完全被概念束缚住了。你只需要打开你对他人的慈悲心而生活，便是对所有事物开放的一种方式。

莫： 所以明觉的体验是人人皆可有的，不只是圣人或艺术家。但假如它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内心深处那未打开的记忆盒子里，我们该如何打开它呢？

坎贝尔： 借别人的帮助打开它。你有好朋友或好老师吗？它可以从一个人，或是像类似车祸这样的经历中，或是一本极具启发性的书中得到。在我的人生中，大部分是来自书本，虽然我曾有很长时间与伟大的老师在一起。

莫： 当我读你的书时，我想，“老莫，神话对你所做的，就是把你放在一棵古树的树枝上。你是现在和过去社会的一部分。它们在你之前早已存在，而且在你死后很久依然存在。它滋养你、保护你，而你也必须滋养它、保护它，以作为回馈。”

坎贝尔： 那是对生命美好的支持，我可以告诉你。神话进入我生命后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莫： 但人们问，神话不是谎言吗？

坎贝尔： 不，神话不是谎言，神话是诗，它是隐喻的。有一种说法很好，神话是准终极真实，因为终极真实不能化为语言。它超越语言，超越意象，超越佛教再生之轮的限定边缘。神话把心投向那轮缘之外的世界，投向那可知但不能说出的世界。所以这是准终极真实。

以神话奥秘及你自己奥秘的经验与知识来生活，是很重要的。这便给了生活一道新的光芒，新的和谐，新的光辉。以神话的语言思考，可以帮助你与这个尘世协调一致。那些看起来负面的时光或面向，你学习去体验它们的正面价值。重要的是，你能否对你的冒险由衷地说一声“是”。

莫： 英雄的冒险？

坎贝尔： 是的，英雄的冒险，让自己真正活着的冒险。

06 女神的赠礼

◆ 伟大女神的神话，教导众生慈悲；

由于慈悲，你会开始欣赏大地本身的圣洁，

因为它就是女神的自身。

父亲在哪里

莫： 对主的祈祷是这么开始的，“我们的天父……”，它可能以“我们的母”开始吗？

坎贝尔： 它是个象征性的意象。所有宗教与神话的意象，都指涉意识的某个层面，或是人类心灵可能的经验领域。而这些意象所激发的经验与态度，有助于思考人类存在根源的奥秘。

有的宗教系统以母亲作为主要的渊源。母亲比父亲更接近小孩，因为孩子从母亲体内出生，任何婴儿的第一个经验都是与母亲发生的。我常认为神话是母性意象的升华。我们常谈及大地之母，而在埃及有所谓的天之母，也就是努特女神（Goddess Nut），她代表整个天堂的范围。

莫： 我在埃及一座神庙的天花板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努特女神时，就被深深地震慑住了。

坎贝尔： 是的，我知道那座神庙。

莫： 它让人产生敬畏感，它诱人的特质是无与伦比的。

坎贝尔： 是的。女神的观念和你从母亲体内诞生，却未必知道父亲是谁或父亲可能已死等事实紧密相关，在史诗中常有这样的故事。当英雄诞生时，他父亲已死或在其他某个地方，然后英雄开始寻找他的父亲。

在耶稣重生的故事中，耶稣的父亲是天父，至少从象征性的意义上说是如此。当耶稣走上十字架时，他走向他的父亲，却不顾母亲。然而象征大地的十字架，其实便是母亲的象征。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把身体留给生他的母亲，然后走向那超世俗的终极神秘来源，也就是他的父亲。

莫： 这个寻求父亲的故事，在历史上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坎贝尔： 这是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许多与英雄生活有关的故事中，都会出现和父亲相关的情节。孩子会问，“妈妈，爸爸在哪里？”母亲会回答说，“你的父亲在某某地方”，然后孩子便会去寻找父亲。

在《奥德修斯》中，奥德修斯的儿子铁勒马修，在奥德修斯离家参加特洛伊战争时，仍然在襁褓中。战争持续了10年之久，而回家途中，他又在神话般的地中海神秘世界迷失了10年。女战神雅典娜来到已是20岁的铁勒马修面前，对他说：“去找你的父亲。”他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便去问特洛伊战争的老将内斯特（Nestor）：“你知道我的父亲在哪里吗？”内斯特

回答说："去问海神普洛特斯（Proteus）吧！"于是他便去寻找父亲。

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

莫：在《星球大战》中，天行者卢克对他的同伴说："我真希望知道我父亲是谁。"寻找父亲的意象很动人，但为什么没有寻找母亲的意象呢？

坎贝尔：母亲就在身边。她生你、养你、教你，直到一定年龄你必须去寻找你的父亲。发现父亲，就是发现你自己的人格特质与命运。有一种说法认为，性格遗传自父亲，身体与心则来自母亲。你不知道你的性格，但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所以发现你的命运，便以寻找父亲这个象征意义表示出来。

莫：所以当你找到你的父亲时，你就找到了你自己吗？

坎贝尔：在英文里有个词，在父亲处得到"补偿"（at-one-ment）。你记得耶稣12岁时，在耶路撒冷迷路的故事吧？他的父母四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庙宇中与一群法律博士们聊天。他们问他：

"你为何弃我们于不顾？你为什么要让我们为你担心呢？"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必须学习父亲的事业吗？"他那时12岁，正是青春期，开始寻找自我的年龄。

莫：但是在原始社会中，为何会尊敬女性的神和大地之母呢？这是怎么回事？

坎贝尔：这主要和农业文化、农业社会有关，它与土地有关。女人的生育就好像大地孕育植物一样，女人滋养孩子也像植物一样。所以女人与大地一样神奇，她们是相关联的。赋予并滋养生命形体的能量，一旦被人格化时，便会以女性的形象出现。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和早期的农业文化中，神话的主要形象都是女神。

我们已发现好几百个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女神像，但几乎没有任何男性的神像。公牛和其他类似的野猪、公羊等动物，有时会被用来代表男性的力量，但是女神是当时唯一可见的神明形象。而当女神成为造物者时，她的身体就是宇宙。她与宇宙是一回事。那就是你在埃及神庙殿堂里看到的努特女神的意义。她是整个生命宇宙的全部。

莫：你记得努特女神吞噬太阳的那一部分图像吗？

坎贝尔：这个图像要表达的意念是，她把西方的太阳吞噬，然后产生东方的太阳，而当太阳通过她身体时，便是晚上。

莫：所以对想要解释宇宙神奇现象的人们而言，以女性人物作为他们在生命中所见现象的解释，是很自然的。

坎贝尔：不仅如此，当你以哲学观点来看时，女性便代表了幻象，就像在印度教里的造物女神，到今天她依然是主要的神明象征。

以康德哲学的术语来说，女性代表了所谓的"敏感的形式"。她是时空本身，超越她的奥秘就是超越一切二元对立。所以这个奥秘既非男性，亦非女性。既非是，也非不是。但是一

切都在女性之内，所以众神就是她的孩子。你所能想到、所能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造物女神的产物。

我曾经看过一部有关原形质的科学电影，内容精彩极了。它对我是个启示。它没有一刻是停止的，而是不断流动。有时候它好像以某种方式流动，然后就塑造了某个事物。它有塑造事物的潜能。

我在加州看过这部电影后，沿着海岸一路开车下来时，所见到的是草地的原形质被母牛的原形质吃下去；鸟的原形质飞扑捕食水中鱼的原形质。你似乎看到一个产生万事万物的无尽深渊。但是每个形体都有它自己的意志，它自己的可能性，而这也就是产生意义之处，而非原形质本身。

莫： 让我们再回来谈谈印第安人，他们相信赋予所有事物生命与能量的是大地。你曾引用《奥义书》里的一段话："你造就了蓝黑色的鸟，也让绿鹦鹉生出红眼睛；你抚育闪电有如自己的孩子。你创造了季节与海洋。因为你没有开始，与神性合一，万物由此而生。"这就是说，我们与大地是一

样的，是吗？

在科学所发现的强力证明下，难道这种想法不会消失吗？我们现在知道植物不是从死人尸体中长出来的，它们是依据种子、土壤与太阳的法则而生长的。难道牛顿不是消灭了神话吗？

坎贝尔： 哦，我想神话又回来了。最近有个年轻的科学家用"基因形态磁场"这个名词，说明是这个磁场产生了生命形体。那就是造物女神，产生形体的磁场。

莫： 这对我们有何意义？

坎贝尔： 它表示你应该寻找你生命的来源，也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生理形态与这个使它成形的能量间有什么关系？没有能量的身体，就不是活人了，不是吗？所以在生命里，我们可以区分身体的生命，与能量、意识的生命。

在印度，最普遍的终极象征，是负责繁衍子嗣神的阳具（印度人称做lingam）插入造物女神阴道（印度人称为yoni）的图像。当你冥想这个象征时，你便在冥想所有生命形成的那一刻。生命发生的整个奥秘，就在这个图像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了。所以，性的奥秘在印度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个神圣的奥秘。它就是生命发生的奥秘。生育小孩的行为是宇宙的行为，且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最能代表神把生命能量注入时空的象征，便是阳具与阴道，也就是男性与女性创造力量的结合。

假如我们祈祷"我的母"

莫： 假如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我们开始祈祷说"我的母"，而非"我的父"，对我们有何意义吗？它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心理状态呢？

坎贝尔： 它当然会对我们的文化性格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例如，西洋文明是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及后来的恒河等流域诞生的。这些地区都是崇奉女神

的世界，恒河本身就是个女神的名字。

然后便是外族入侵。这个事件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接着便愈演愈烈。他们从北方与南方而来，在一夜间就横扫许多城市。打开《旧约·创世记》一章，我们就会读到雅各的族人在雪肯（Shechem）瓦解时的暴行。一夜间，这些突然出现的游牧民族就毁掉了一切。入侵的苏美尔人是牧羊族，而印欧民族则是牧牛族。两者以前都是以狩猎为生，所以基本上是野蛮文化。当你是猎人时，你就是个杀生者。而当你放牧时，你也是杀生者，因为他们不断逐水草而居,永远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并占领他们的土地。这些入侵行为便带来了战神、雷神，例如宙斯与耶和华便是。

莫：剑与死亡于是取代了阳具与繁衍生育是吗？

坎贝尔：对的。而且它们视为等同。

莫：你曾经说过一个有关推翻母性女神提亚玛特（Tiamat）的故事，是吗？

坎贝尔：我想这可以被看成是个关键的原型事件。

莫：你把它称做历史的关键时刻。

坎贝尔：是的。苏美尔人侵略了以母性女神为神话系统的世界，所以以男性为中心的神话变成了主流，而母性女神变成了祖母级的历史陈迹。那时正是巴比伦市兴起的时候。这些早期的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保护神或保护女神。

帝国主义倾向的民族特性，是试图把他们自己地方的神推举成整个宇宙的主宰。其他的神都不在考虑内。而实现这个企图的方式，就是把当地原有的神或女神消灭掉。在巴比伦神马杜克（Marduk）之前的神，就是个母性神。

这个故事的开端是说，有一大群男神在天上召开会议，每个男神就是一颗星。他们听说宇宙之源的母性女神提亚玛特即将到来。她以一条巨鱼或巨龙的形态出现，哪个神有勇气挑战她呢？当然，有勇气的神就是这个伟大城市现在的神。他就是那个勇者。

所以当提亚玛特张开她的嘴时，这个巴比伦年轻的神马杜克，趁势把风送进她的喉咙和腹部，把她剖成碎片并肢解，将天地从她的身体中塑造出来。把原初的存在肢解，让她的身体变成宇宙这个主题，以诸多形式在许多神话中出现。在印度是以生主神（Purusha）这个神明出现，他的身体反照出来的影像便是宇宙。在原有母性女神神话中的母性女神，其自身已是宇宙，所以马杜克神的伟大创造行为是多余的。他无需把她肢解并从中创造出宇宙来，因为她已经是宇宙了。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神话开始主控一切，“他”很显然变成了造物主。

莫：然后注意力又从造物女神转到她儿子身上，这个年轻、有政治野心而又骄傲自负的神。

坎贝尔：这个注意力特别被转移到巴比伦市的男性总督身上。

莫：所以母系社会开始让给一个……

坎贝尔：哦，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母系社会就结束了。

莫：现代有女性说，造物女神的精神已经被抛弃有5000年了。

坎贝尔：没有5000年那么久。她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区域一位非常有力量的神明，而她在罗马天主教传统中，再度以圣母玛丽亚的身份出现。你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12~13世纪法国天主教堂更加崇拜女神的传统，因为每座教堂的名称都叫圣母。

莫：是的，但是当时所有的宗教议题都掌握在神父、主教等男性手中，他们是排斥女性的。所以不论这个女神形象对信徒有怎样的意义，增强意象的目的却是由男性主控的。

坎贝尔：你可以强调这一点，但我认为这个论调太强了些，因为那时也有伟大的女性圣徒，如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e），她是足以与英诺森特三世（Innocent III）匹敌的人物。还有阿基坦的叶琳若（Eleanor），我不认为中古世纪有哪个人的道德能与她相提并论的。我们现在当然可以事后之明来争论当时的情形，但是当时女性的处境绝不至于那么糟。

莫：不，这些女圣徒没有一个成为教宗。

坎贝尔：成为教宗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真的。那是个管理的职务。没有一个教宗可以成为基督的母亲——圣母。现世有许多角色需要扮演，男人的工作便是保护女人。

莫：那就是父权观念的开始。

坎贝尔：女人是战利品，是商品。随着城市的沦亡，所有的女人都会被强暴。

莫：你在书中谈到这样的伦理冲突，曾摘录《出埃及记》里的话："你不应杀生，你不应垂涎邻人的妻子，但异域不在此限。然后你可以把所有的男人置于剑下，而将女人作为你的战利品。"那是《圣经·旧约》里说的。

坎贝尔：那是《圣经·旧约》里的《申命记》。这些章节的说法是残暴的。

莫：你看他们对女人谈了些什么呢？

坎贝尔：他们说的有关《申命记》的事比女人多得多。与他们的邻族比较起来，希伯来人绝对是凶残的。但这些章节可以说是大多数有集体主义倾向神话中某种潜藏要素的极端代表。换言之，爱与慈悲只保留给自己的族裔，而攻击与虐待则针对他人。慈悲只是对自己团体的成员，对待外族的方式正是《申命记》中所陈述的。

现在已经没有外族存在于世界上了。当代宗教的课题，是如何把慈悲导向全人类。但攻击行为呢？这是当代必须面临的课题，因为攻击行为与慈悲同样是自然的本能，且更为基本，它总是会发生的。

这是个生理的事实。当然，在"圣经时代"，当希伯来人入侵时，他们确实把造物女神的地位完全抹去了。《圣经·旧约》中为迦南人女神所用的名称是"可恶之事物"（Abomination）。

以《列王纪》中所记载故事的年代为例，这两个不同神话系统的势力是互有消长的。在《圣经·旧约》中，许多希伯来国王因为崇拜山顶神而被谴责。这些山是女神的象征。在希伯来神话中抗拒造物女神的倾向是很强烈的，这在印欧神话系统中就找不到。在印欧神话中，宙斯与造物女神结婚，两人一起玩乐。所以在《圣经》里的情形是个极端的例子，而我们西方之所以把女性降于次要地位，乃是依《圣经》模式思考出来的产物。

莫： 因为当你把女人换成男人后，你的心理状态不同了，文化的偏见也不同。而且你是允许去做你文化中神所做的事，所以你就……

坎贝尔： 确实如此。我对实际情形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是造物女神独树一帜，男性之神毫无重要性。然后情况逆转，男神取代了女神的地位。最后便是典型的男神与女神交互影响的阶段。在印度便是如此。

莫： 这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坎贝尔： 它是从印欧民族的态度演变而来，因为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女性原则。

莫： 处女生子呢？突然间，造物女神又以童贞纯洁的形体重现，被选定为上帝行动开始的躯壳。

坎贝尔： 在西方宗教的历史中，这是极为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圣经·旧约》中，上帝创造了一个没有女神的世界。但是在《箴言》中，智慧女神苏菲亚出现了。她说："当上帝创造世界时，我也在场，我是它最大的喜悦。"

但是在希伯来传统中，上帝之子的概念是被排斥的，它完全不被考虑。弥撒亚作为上帝之子，并不是上帝真正的儿子。他是个拥有上帝特质与尊严，而值得被视为上帝之子的人。我确定在希伯来传统中，并没有处女生子这个观念。例如当你在读《四福音书》时，唯一出现处女生子记载的是《路加福音》，而路加是希腊人。

莫： 在希腊传统中，是有关于处女生子的意象、传说与神话的，是吗？

坎贝尔： 是的。丽达与天鹅、冥府女王婆湿风（Persephone）与蛇精，以及其他许多例证皆是。处女生子的概念，在希腊神话中俯拾即是。

处女生子的意义是什么

莫： 所以这在伯利恒并不是个新观念。然而处女生子的意义是什么呢？

坎贝尔：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谈一下在印度系统中所谓的心灵发展阶段。在印度，他们认为脊骨上有一个由7个心理中心点组合而成的系统。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意识与行动的层次。第一个点在直肠，代表营养，也就是基本的维持生命的功能。

蛇是代表这种生理上不得不这样的最佳象征。它像一个蠕动的食道，只是不断地吃、吃、吃。假如我们不继续不停地进食，没有人可以活下去。这是食物与饮食如圣礼般的奥秘，当我们坐下来进食时，却很少有人想到这层意义。假如我们进食前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实际是感谢《圣经》中为我们带来食物的这个人。但在早期的神话中，当人们坐下来进食

时，他们会感谢将要吃的动物，因为它自愿牺牲自己。

在《奥义书》中有个美妙的说法：“哦，美极了!哦，美极了!哦，美极了!我是食物，我是食物，我是食物!我是进食者，我是进食者，我是进食者！”我们现在已不这么看待自己了。但是执着自我而不让自己成为食物，基本上是个否定生命的行为态度。你使生命之流停止了。而把自己让渡给生命之流，是在感谢动物牺牲自己成为食物时，所产生的伟大神秘体验，你有一天也会被时间湮没。

莫： 我是自然，自然就是我。

坎贝尔： 是的。第二个心理中心点是以性器官作为象征，它代表生殖的冲动。第三个中心点则是肚脐，它是追求权力、控制与成就的意志中心，或就其负面的意义而言，是去征服、掌控、打败和贬抑他人的中心。这是第三个功能，也就是攻击的功能。当我们认识了印度心理系统的象征意义后，我们便知道第一个支持生命的功能是动物本能，第二个生殖功能也是动物本能；第三个控制与征服的功能还是动物本能。这三个中心，都象征性的位于盆腔。

下一个，也就是第四个中心位于心脏，这代表打开慈悲之意。在这一点上你离开了动物行为的领域，而进入人类与精神的领域。

这四个中心各有一个可见的象征形体。例如，在底层第一个象征形体便是阳具与阴道，男女性器的交合。而在心脏中心，又再度是阳具与阴道，也是男女性器的交合，但在这里却以金质来代表处女生子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精神性的人在动物性的人中诞生了。

莫： 而它在何时发生？

坎贝尔： 当我们在心的层次上觉醒到慈悲，一种同体大悲、共同分享的苦难，即与他人共同承受苦难的体验时，它就发生了。那是人性的开始。而对宗教的探索思考，也由心的层次这个阶段

开始。

莫： 你说那是人性的开始。但是在这些故事中，那是神诞生的时刻。处女生子代表了神的出现。

坎贝尔： 你知道那个神是谁吗？就是你。所有这些神话的象征指的都是你。你可能身陷神话之中，以为那只是个客观的神话。所以你会认为，耶稣的情感都是他如何受苦的感受。但是那苦难应该在你身上去感受才对。你是否已在精神上重生？你是否已从你的动物本性中死去，而迎向一个由慈悲化身之人体的新生命呢？

莫： 为什么必由处女而生呢？它有何意义？

坎贝尔： 因为所生的人是由精神灵性而来，这是个精神生命。处女是由耳朵了解神谕的。

莫： 神谕像一道电光而来。

坎贝尔： 是的。据说佛陀也是在相同的意义下，从她母亲腋下的心脏明点生出的。

莫： 心脏明点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哦，是与心有关的一个象征性中心。明点是"圆周"或"范畴"之意。

莫： 所以佛陀是从那里出生的？

坎贝尔： 佛陀是从母亲的腋下出生的，那是个象征性的出生。他并非真的从母亲腋下出来，而是象征性的。

莫： 但是基督与你我的出生是一样的。

坎贝尔： 是的，但是他是处女所生。而且依据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她的处女之身在生产后又恢复了。所以你可以说，生理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象征意义上所指涉的，并非耶稣身体的诞生，而是精神上的诞生。那是处女生子所代表的意义。英雄与半神人乃是因为慈悲而生，并非为权力、性欲或维持生物生命而生。

这是再生的意义，当你开始在心的层次生活时，便是再生。较低的三个层次并非被否定，而是被超越了，它们只为心服务。

莫： 假如我们回到远古时代，我们能否发现作为救世主母亲的圣母玛丽亚形象呢？

坎贝尔： 玛丽亚最古老的形象，实际上是埃及司受胎的伊西斯女神（Isis）及怀抱在她胸前的儿子太阳神贺罗司（Horus）。

失去爱人的女神成为救赎者

莫： 伊西斯女神？

坎贝尔： 这说来话长。事实上这一切已变得十分复杂。伊西斯与她的丈夫奥西里斯（Osiris）是造物者努特女神的孪生子。他们另两个年轻的亲戚塞斯（Seth）和奈弗帝斯（Nephthys），也是努特女神的孪生子。

有天晚上，奥西里斯与奈弗帝斯睡在一起，而把她当成是伊西斯，你可以说这是漫不经心的结果。自这晚后，阿努毕斯（Anubis）出生，他是奥西里斯的长子，却不是与自己的太太生的。奈弗帝斯的丈夫塞斯把这事看得很严重，并且计划要杀掉他的长兄奥西里斯。他秘密地量度了奥西里斯阳具的尺寸，并叫人造了一个与他尺寸相合的完美阴道。

然后，在某晚群神聚会的宴会中，塞斯带着那个阴道走了进来，并宣称如果有任何人尺寸相合，可以把它收做他陪葬的礼物。宴会上的每个人都试过，当然轮到奥西里斯时，大小刚合。于是72个神立刻合力冲出，把他放入棺木、盖上盖子，捆绑起来并丢到尼罗河中。一个神就这样死去了。而无论何时，如果神这样死去，下一步则必然是这位神的复活。

奥西里斯之死在象征意义上，与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以滋养土地的功能有关。这仿佛是说，奥西里斯腐败的身体滋养了土地。

奥西里斯被投入河后，沿着尼罗河漂流而下，最后被冲上叙利亚境内的岸边，长出了一株充满香气的树，而且还把那个阴道包藏在树干内。当地的国王刚生了个儿子，正好要盖一座宫殿。因为那株树的香气十分美妙，于是把它砍下，作为该宫殿主要大厅的栋梁。

此时，可怜的伊西斯女神，正寻找被丢入尼罗河中的丈夫尸首。神寻找自己配偶的这一类主题，是当时神话故事的主要内容。女神寻找他失去的配偶或爱人，透过忠贞与死亡，最后成为他的救赎者。

伊西斯及时赶到叙利亚皇宫，而且闻出大殿中散发出香气的梁柱。她怀疑这与奥西里斯有关，于是她便乔装成国王新生儿的保姆。她以手指喂食婴儿，毕竟她是个女神，委屈忍辱是有限度的。不过她很喜爱这个小孩，便决定以火烧去他的必死之身，而使他永生。你知道，以她女神之力是可以使孩子不被火烧到的。每个晚上当孩子在火中烧烤时，她便把自己变成一只燕子，在包藏她丈夫的梁柱四周哀伤地飞绕。

某夜孩子的母亲进到房间，当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火炉里，便失声尖叫，这么一叫便破了咒语，小孩必须从灰烬中救出。这时燕子已经变回装扮华丽的保姆与女神，她将整个情形解说了一遍，并且对皇后说："我想顺便告诉你，我的丈夫在那根梁柱内，如果你能让我带他回去，我必感激不尽。"已经闻讯赶到的国王回说："当然可以。"于是叫人移开梁柱，将它交给伊西斯，而包藏着奥西里斯的美丽阴道则被放置在一艘皇室的船舰上。

在回尼罗河三角洲的路上，伊西斯把棺盖移开，躺在她死去丈夫的身上，然后便怀孕了。这是个以许多象征形式经常出现在古代神话中的主题——从死亡中诞生生命。当船舰靠岸后，伊西斯女神在纸草沼泽中，生下了她的孩子贺罗司；这个手抱孩子怀想上帝的圣母角色，便成为圣母玛丽亚的标准模式。

莫： 而燕子变成了代表圣灵的鸽子，是吗？

坎贝尔： 在空中飞翔的鸽子，普遍被用来代表基督教中的圣灵。

莫： 与神圣的母亲有关是吗？

坎贝尔： 把母亲构想成圣灵，是的。但还有一点细节要在这儿补充。嫉妒的小弟塞斯这时占据了奥西里斯的王位。然而，要正式取得王位，他必须与伊西斯结婚。在埃及的图像研究中，伊西斯代表的便是王位。

坐在王位上的法老便是伊西斯，她以孩子坐在母亲膝上的形态出现。所以当你站在查特斯教堂之前，你会在西侧正门上看到一个玛丽亚的形象。她以王座的形态出现，而她的小孩耶稣坐在上面，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这正是从古埃及流传给我们的意象，早期的神父与艺术家刻意接收了这些意象。

莫： 基督教神职人员采用了伊西斯的意象？

坎贝尔： 确实如此，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在某些经文中你会读到："以往只是神话形式的这些形式，现在已正式在我们救世主的身上再生。"这里的神话形式指的是那些死而复活的神，像阿提斯（Attis）、阿杜尼斯（Adonis）、吉加马许（Gilgamesh）、奥西里斯等。各种神的死亡与复活都与月亮有关，因为月亮每个月都有类似死亡与复活的变化。月亮再生

需要两个晚上或三天的黑暗，而基督由墓中复活也需要两个晚上或三天。

没有人确实知道耶稣的生日，但现在被定在12月25日的冬至日，也就是夜晚开始变短、白天变长的那一天。那是光开始重生的时刻，也正是波斯光神、太阳神米诗拉（Mithra）的诞生日。

莫： 这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 在我们的生活与思考中，有一种过去是死亡而未来是生命的想法。死亡指的是动物性之死，而生则是精神性的诞生。这些象征符号所代表的不外乎这些意义。

莫： 所以伊西斯可以说："我是万物的自然之母，所有自然元素的女主宰，神力的领袖，地狱众生的女王，及天堂众生的尊长。"所有众神与女神都由她化现而生。

坎贝尔： 那是这整个故事后来的说法。它出自第二世纪阿普雷斯（Apuleius）的《金驴记》（*Golden Ass*）。该书是最早的小说之一，书中的主角是个英雄人物，但因贪欲而被变成驴子。因此，他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羞辱的艰辛旅程，直到他自女神伊西斯那儿得到救赎。女神化成一株玫瑰出现（是神之爱，而非贪欲的象征），而仍是驴身的他在吃下玫瑰之后，便又再恢复人身。但是他现在已不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个被燃亮升华的人——圣人。他经历了第二次重生。所以人可以从动物般的肉欲，通过精神的死亡而再生。第二次出生的，是欢愉的精神生命。

是女神使这一切得以发生。第二次生命是由精神上的母亲而来。巴黎的圣母教堂、查特斯的圣母教堂，都是我们的母性教堂。我们因进出教堂而在精神上获得重生。

莫： 女性是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吧!

坎贝尔： 在这个故事中是如此，但不必然只有女性才有此力量。你也可以通过男性获得再生。不过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女性成为再造宇宙的源泉。

耶稣以女神的角色来到凡间

莫： 所以在耶稣死后431年，以弗瑟（Ephesus）会议召开时，宣称玛丽亚是上帝之母，并非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坎贝尔： 不是第一次。事实上这种说法在教会已盛传多时。但是最后决定这个原则的地点以弗瑟，刚巧是女神阿提米斯（Artemis）或戴安娜所在的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宗教城。据说在论争这个原则时，以弗瑟的人民群众高声赞颂玛丽亚，"女神，女神，她当然是女神。"

在天主教传统中，代表结合世俗与精神力量的希伯来父权观点，与伟大女神之子是死而复活的救世主的古希腊观点，渐渐合而为一，成为弥撒亚。曾经有许多这样的救世主重生过。

在近东一带，凡是降临到世间的神明，原来都是女神。耶稣以女神的角色来到凡间。但是当圣母默许成为上帝示现人间的躯壳时，她已经影响了救赎。圣母的苦难与她儿子的苦难一般无二这种看法，便越来越普遍。我想在天主教里，她现在被称为了"共同的救世主"。

莫： 这为男女重新结合提供了怎样的说明？在原始社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是主要的神话意象。与此同时存在的是雄性、攻击、战神般的意象，然后很快地又回到扮演创造和繁衍角色的女性身上。这是否说明男女间彼此需要对方的基本欲求？

坎贝尔： 是的。但我宁愿以历史的概念来看待它。有趣的是，这个母性女神正是印度河谷（Indus Valley）彼端印度的女王。从爱琴海到印度河，她都是主要人物。然后随着印欧民族由北向南入侵到波斯、印度、希腊与意大利，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神话系统也随之入侵，并一直影响下来。在印度便是吠陀传统，在希腊则是荷马式的传统。大约500年之后，女神又再次出现。公元前7世纪左右，印度产生了“奥义书传统”，当时正好也是女神重新在爱琴海文化出现的时候。

在一群吠陀神明聚集之处，他们看到一种奇怪的变形事物出现，一种烟雾状的东西。于是他们问：“那是什么？”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有一个神建议说，“我会去找出答案来。”于是他走入这个烟雾状的事物中，并说：“我是火神阿格尼（Agni），我可以烧毁任何东西。你是谁？”从那雾中有一根草秆飞出，掉在地上，有个声音说：“看你怎么烧掉它。”

阿格尼发现自己不能把它点燃，于是对别的神说，“这真的很奇怪!”接着风神说，“让我试试。”当他前去时，同样的东西出现在面前。“我是风神筏玉（Vatu），我可以吹走任何东西。”草秆再一次被丢出来。“看你怎么吹走它。”而他也失败了。他也回去了。接下来是吠陀最伟大的神因陀罗走上前去。当他靠近时，那个幽灵幻象便消失了，接着一个神秘、漂亮的女人出现了。她告诉众神，刚才的现象乃是他们存在基础的示现。她说，“这是所有存在的终极奥秘，因为它你们才有神力，它亦可随意夺走你们的神力。”印度人给这个万物存在基础的命名是梵天（Brahman）。它是个中性名词，既非阳性亦非阴性。而印度给女性的名字是马雅-夏克提-德维（Maya-Shakti-Devi），是“生命女神与万物之母”的意思。在《奥义书》中，她以教导吠陀神明的姿态出现，告诉他们终极的真实，以及他们力量与存在的来源。

莫： 这是女性的智慧。

坎贝尔： 它是赋予万物生命的女性。她是赋予生命的人，她知道万物来自何处。她来自超越男性与女性的世界，她来自超越有与无的世界。既非是，也非非。她超越一切思想与心识的名相。

我们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特质

莫： 在《圣经·新约》中有一段文字，“在耶稣中，没有男女。”就事物终极的意义而言，是超越两者的。

坎贝尔： 它必须如此。假使耶稣代表了我们存在的来源，那么我们全都是他心中的念头而已。他也就是成就吾人肉身之道。

莫： 在你和我身上都有男、女性的特质，对吗？

坎贝尔： 身体是如此。我不知道形成的确切时间为何，不过在胚胎期间的某个时刻，很明显会看出孩子将变成男人还是女人。而我目前的身体，则是一种潜能朝向某个面向的特定发展。

莫： 所以在人生中，我们偏好某一倾向，而压抑另一倾向。

坎贝尔： 在中国的阴阳图中，那条黑色的鱼，或者随你怎么称呼它都行，里面有个白色小点；而在白色的鱼里，则有个黑点。这是为何他们可以相连的原因。你不可能和你完全无关的事物相结合。这是为什么将神视为“绝对他者”是匪夷所思的原因。绝对他者是与其他事物毫无关联的。

莫： 在你说的这个精神转化中，改变是否是从抚育、创造、合作而非对抗之类的女性特质而来？这不就是我们讨论女性原则的核心吗？

坎贝尔： 母亲爱所有的孩子，愚笨的、聪明的、顽皮的、乖巧的，都一视同仁，不论他们个别的特性为何。所以就某方面而言，女性代表了对子孙包容的爱。父亲则是偏向扮演管教的角色。他与社会秩序、社会性格较相关。这实际上是社会本身运作的方式。母亲给孩子自然生命，而父亲则赋予孩子社会性格 ，也就是说，让他如何发挥功能。所以，回归自然必然会再度带来母性的原

则。我不知道它如何与父性原则相连，因为地球的机制会剧烈地活动起来，而那是男性的功能，所以你无法预测将会产生什么新事物。但可以确定的是自然又回来了。

莫： 所以当我们说“拯救地球”时，我们是在说拯救自己。

坎贝尔： 是的。所有希望社会能有所改变的想法，必须要等待人类心理有所改变，也就是一种全新体验社会的方式出现，才有可能实现。我认为就这点而言，关键的问题只是，你愿意认同哪个社会、哪个社会团体？是认同整个地球上的人类，还是只认同自己的国家、民族？基本上，这也就是当年美国建国者所想的问题。如何把13个州联合成一个国家，而又不会侵犯到某些州的特殊利益呢？为什么类似的问题不能用来思考今日的时局呢？

我们如何学习过精神生活

莫： 男性与女性原则、处女生子，以及给予人类二次生命的精神力量，在讨论这类关怀时，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每个时代的智者都说，如果我们能学着过精神生活，我们就可以过上善的生活。但是凡人皆是血肉之躯，又如何能过精神生活呢？保罗说：“肉体的欲望与灵魂是对立的，而灵魂的欲望也与肉体对立。”我们该如何学习过精神生活呢？

坎贝尔： 在古代，那是老师的事。他会教你过精神生活的线索，那也是牧师存在的理由，也是宗教仪式存在的理由。宗教仪式可以被定义为神话的制度化。借参与宗教仪式，你可以实际体验神话的生活。在那种参与中，人可以学着过精神生活。

莫： 神话故事实际上是指引一条通往精神生活之道？

坎贝尔： 是的。你必须有线索才行。你必须有个类似地图的东西，而这些线索或地图就在我们身旁。但是它们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只谈及自己团体的利益和某个部落的神，其他的，特别是那些由伟大女神、宇宙与人类母亲所启示的故事，则教导众生慈悲。

由于慈悲，你也会开始欣赏大地本身的圣洁，因为它就是女神自身。 当耶和华创造世界时，他从土地中造出了男人，然后把生命吹入塑造好的形体中。他本身并不存在于他塑

造的形体中。但是女神是内外同时兼有的。你的身体是由她的身体而来。在这样的神话里，你会体认到一种宇宙的认同感。

莫： 那就是为什么我不确定人类的未来与救赎是否在外太空的原因。我想它可能就在地球上，在身体内，在我们存在的源泉里。

坎贝尔： 确实如此。你到外太空，你所带的还是你的身体。而如果你没有转化此身，太空是无法转化你的。但思考外太空也许可以帮助你了解某些道理。在宇宙地图中，可以看到我们的银河系处在许多银河系之间，而我们的太阳系还在银河系中。从图中你可以了解到我们已经发现的宇宙之广大。这些地图告诉我的，是个无穷无尽而又剧烈变动的宇宙。

四散满布着成亿又成亿怒吼的热核熔炉。每个热核熔炉就是一颗恒星，而我们的太阳就在其中。它们有许多会自己炸得粉碎，然后这些浮尘与气体扩散在最遥远的太空中，我们现在新生的行星环绕的太阳系，就是由这些浮尘与气体所生。在超越这些以外，更遥远的星际太空中传来阵阵宇宙音，它们是宇宙发生之初的大爆炸（the big bang）所产生的回音短波。据某些计算的说法，大爆炸大约发生在180亿年前。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宇宙，孩子，了解这点，你便了解自己是如何重要，你知道你是那广大无边宇宙的一微粒而已。然后你可以体验到，你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体的，你共享所有的这一切。

莫： 而它从自己这里开始。

坎贝尔： 从自己这里开始。

07 爱情与婚姻的故事

◆ 所以，爱从眼睛，触及内心：

因为，眼睛是心的斥候，

于是眼睛四处侦察，

那能让内心喜悦去拥有的事物。

而当它们和谐一致

且心意坚决时，

完美的爱便诞生了。

从那由眼睛让心恋着的事物而生。

除了一念倾心之外，

爱不会诞生，也不会开始。

是恩典所赐，是命运的必然。

从心、眼、事物，和从它们所生的快乐，

爱诞生了，它衷心地希望

是去慰藉她的朋友。

因为真正的恋人，

都知道，爱是完美的慈悲，

无疑的，它是由心与眼所生，

眼睛使它开花；心滋养了它；

爱，是这些种子的果实。

——古义劳特·德·勃涅

（GUIRAUT DE BORNEILH [约1138-1200年]）

爱情，从游吟诗人谈起

莫： 爱情是一个如此广泛的主题，所以如果我说“我们来谈谈爱情吧”，你会从哪里开始呢？

坎贝尔： 我会从12世纪欧洲的抒情吟游诗人说起。

莫： 他们是谁？

坎贝尔： 抒情吟游诗人是古时候法国东南部的贵族，而后在法国其他地方及欧洲各地都出现了吟游诗人。在德国他们叫做“爱的歌者”（Minnesingers），Minne是中世纪德文“爱情”的意思。

莫：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诗人吗？

坎贝尔： 他们是诗人没错，但这是一群有特定特质的诗人。吟游诗人盛行的时代是12世纪。而在1209年，整个抒情诗人传统在一个所谓的阿尔比教（Albigensian）[1]改革运动中从法国消失了，阿尔比教改革运动是由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发起的。这个运动也是欧洲历史上公认最荒谬的宗教运动之一。

因为让人联想到当时阿尔比教派中逐渐兴盛的摩尼教异端，抒情诗人才受到教会的清算。其实阿尔比教改革运动的目标，是针对当时腐败的教会神职人员的。因此，抒情诗人和他们对爱情观的转化，便十分复杂地和宗教生活混在一起。

莫： 爱情观的转化？这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抒情诗人对爱情心理学很感兴趣。在西方他们是率先具有现代爱情观的一群人，他们认为，爱情是人对人的一种关系。

莫： 在这之前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呢？

坎贝尔： 爱情只是一位能够刺激性欲的神——爱诺司。爱诺司的爱情不是抒情诗人所体验到的那种坠入爱河的感觉。比起坠入爱河，爱诺司的爱情是与个人无关的。当时的人并不知道爱摩儿（Amor）[2]。爱摩儿是抒情诗人认可的个人的爱。爱诺司和爱格匹（Agape，神对世人的爱）则不是个人的爱。

莫： 请解释得详细些。

坎贝尔： 爱诺司代表生理的欲望。它是对对方身体的狂热，和个人因素没有关系。

莫： 那么爱格匹呢？

坎贝尔： 爱格匹的爱是要爱你的邻居像爱自己一样，它是一种精神性的爱，不管这位邻居是什么样的人。

莫： 这不是爱诺司式的激情，我认为那是一种慈悲。

坎贝尔： 没错，那是一种慈悲，是打开自己的心胸，但它不像爱摩儿一样，是个人的。

莫： 爱格匹是一种宗教的冲动。

坎贝尔： 没错，但是爱摩儿也可能成为一种宗教的冲动，抒情诗人将爱摩儿认为是至高的精神体验，爱诺司的经验则是一种被捕获的感觉。在印度，爱神是一位高大、活力充沛的年轻人，他手上握着一张弓，以及满满一筒箭。这些箭的名字皆为“促死之苦”和“打开心房”之类。真的，爱神是会带给你这些感觉的。爱情的感觉全然是一种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爆发。

另一种爱，爱格匹，则是一种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的爱，不论这个人是谁，爱都必须是

一样的。因为这个人是你的邻居，你就必须爱他。如果是爱摩儿的话，那便是一种纯粹个人的爱，那种被捕获感来自四目相遇。就像抒情诗人传说中描述的，人与人的爱。

爱情从眼睛触及心灵

莫： 你的书中有一首诗描述到这类四目相遇的体验，“爱从眼睛，触及内心……”

坎贝尔： 这种体验和当时教会所支持的一切都相违背。它是个人的、个别的体验，而且我认为这种体验是西方传统之所以伟大的精髓之处。这种体验也是西方之所以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传统不同之处。

莫： 这么一来，去爱的勇气便成为个人肯定自己和传统对抗的勇气，也就是对抗教会传统的勇气，为什么这对西方文化的演进这么重要？

坎贝尔： 它的重要性在于，促使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也就是强调个人对自身体验的信心，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叙述一些从他处得来的话。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人性、生活与价值的体验，用以对抗专断、单一思想体系的合法性。完全统一的制度是一种机械化的体制，也就是说，因为是生产自同一厂商，每一部机械的功能都是完全相同的。

莫： 你曾说过西方的浪漫爱情是从“自然本能超越宗教信条”（libido over credo）开始的，你的意思是？

坎贝尔： 宗教信条说“我相信”，而且相信的不只是法律，是被上帝制度化的法律，而且人是可以和上帝争辩的。这些上帝制定的法律是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不遵守这些律法是一种罪恶，也和我永恒的特质有关。

莫： 那就是宗教信条？

坎贝尔： 那就是宗教信条。你信奉它，你去告解，你逐条检查自己的原罪，算算自己犯了几条。你不对神职人员说“祝福我吧，神父，我这星期表现得不错”，却一直想着自己犯下的原罪。在这过程中，你便真的成为一个罪人了。这事实上是在谴责生存的意志，宗教信条就是这样。

莫： 而自然本能呢？

坎贝尔： 那是生命的冲动，它来自心中。

莫： 而这个心是什么呢？

坎贝尔：心是开放给另一个人的器官。 这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质，因为动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莫： 这么说，你所谈的浪漫式爱情不同于贪婪、激情及宗教情操？

坎贝尔： 没错，在传统文化中婚姻是由家庭安排的，完全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决定。在今日的印度，报纸上仍有一栏广告提供给婚姻中介，刊登待嫁女子的资料。我记得在我认识

的印度家庭中，有一个女儿要出嫁了，她从没见过自己未来的丈夫，因此会一直问她的兄弟说："他长得高吗？他的皮肤是深色的还是浅色的？"

中世纪的婚姻需要经过教会的认可，因此抒情诗人一对一式的爱情理想，对教会而言是很危险的。

地狱的炼火是欢乐的火焰

莫： 因为它是异教徒行为吗？

坎贝尔： 不只是异教徒的行为，那是通奸，心灵的通奸，因为婚姻完全由社会安排，而由眼睛产生的爱情，则具有较高的精神价值。

比如说，在特里斯坦的罗曼史中，伊索尔德先和马克王订婚了。但是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特里斯坦的任务是护送伊索尔德到马克王的城堡成婚。伊索尔德的母亲准备了一种爱的药剂，即将结婚的年轻男女喝下去后，便会对对方产生真正的爱情。这帖爱情秘方由伊索尔德的奶妈看管着，而她是要陪嫁到马克王那儿的。由于奶妈的一个疏忽，没看管好，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意外地喝下了爱情之药，因为他们以为那只是普通的酒。他们立刻被对方的爱所占领了，其实他们早就相爱，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这帖爱的药剂只不过点燃了早已存在的爱情火花罢了，任何人都能记得自己年轻时曾经历的这种感觉。

由抒情诗人的观点来看，问题出在马克王和伊索尔德两人身上。他们虽然要结婚了，但并不具备真正爱情的条件，他们甚至没有看到过对方。真正的婚姻要认识到自己与对方是一体的。生理的结合只不过是肯定这层意义的圣礼。婚姻不能反其道而行，从生理的兴趣提升到精神层次是不可能的。这它必须从爱的精神力量开始——也就是爱摩儿。

莫： 基督说过，"心理上的通奸者"是一种心理和心灵统一状态的破坏。

坎贝尔：当婚姻不是由心来安排，而是由社会来安排时，便是对心灵状态的破坏。那也就是中世纪宫廷爱情给人的感觉。它和当时教会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爱情（AMOR）这个字倒着拼就是罗马（ROMA），也就是罗马的天主教会，它认为婚姻具备政治及社会的本质。因此后来才有强调个人抉择合法性的反动运动出现。我称这种抉择为——遵循你的直觉。

但这当然也有危险性。在特里斯坦的罗曼史里，这对年轻恋人已醉倒在爱情之药中，而伊索尔德的奶妈也发觉到不对了，她跑去向特里斯坦说，"你已经喝下了死亡。"而特里斯坦回答说，"我的死期，你指的是爱情之苦？"这就是故事的重点之一，也就是说，恋爱中人应该感觉到爱情的病态才是。因为一个人若未经历到与对方合为一体的感觉，是没办法在这个世界得到完全满足的。

于是特里斯坦说："如果你说我会死去的意思是指，随着爱情而来的极大痛苦，那么那就是我的生活。如果你指的是在事情揭发后，我们会受到责罚的折磨，那么我会接受它。如果你指的是在地狱炼火中遭到永久的处罚，那么我也接受它。"这真的是很严重的事。

莫： 尤其是对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而言，他们相信有一个具体的地狱存在。这么一来，特里斯坦这段话的重要性何在？

坎贝尔： 他所说的是，对他而言，爱情是比死、比痛苦、比任何事物更为重大的事。这是一种肯定人生痛苦的伟大方式。

莫： 他宁可选择爱的痛苦，尽管随着这项选择而来的，是永无止境的痛苦及永恒地狱的天谴。

坎贝尔： 任何跟随直觉所选择的职业，都应具有这种精神。也就是说，没有人会把我这个抉择吓跑。不论发生什么事，这都是对我生命及行为的肯定。

莫： 在选择爱情时也是一样吗？

坎贝尔： 是的。

莫： 你曾经写过对于地狱的看法，就像对天堂的看法一样。在你到了那里后，你知道那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也是你最终要去的地方。

坎贝尔： 那是萧伯纳的观点，也是但丁的观点。地狱里的惩罚是在现世所得到的永恒。

莫： 特里斯坦要他的爱情，他要他的感觉，而且他愿意为此受苦。

坎贝尔： 没错。布莱克在他那很棒的格言系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中写道：“当我走过地狱之火时……这些火对天使来说是极大的折磨。”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地狱里且不是天使的人来说，炼火并不是痛苦的火焰，而是欢乐的火焰。

莫： 我记得在但丁《神曲》的“炼狱”中，但丁在地狱里寻找历史上的伟大情人，他首先看到了海

伦，又看到克莉奥佩特拉，紧接着他看到了特里斯坦，那有什么重要性吗？

坎贝尔： 但丁从教会的观点出发，他们身处地狱且受尽折磨。记得吗？他也看到了两个来自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年轻人，帕奥罗和弗朗契斯卡。弗朗契斯卡和她的小叔帕奥罗产生了爱情。但丁却摆出社会科学家的姿态说，“亲爱的，这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紧接着的是《神曲》中最有名的一段，弗朗契斯卡说，帕奥罗和她坐在花园的一棵树下，读着兰斯洛特和吉娜薇的故事，“当我们读到他们的第一个吻时，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那一整天便再也无法读下任何东西了。”那就是他们堕落的开始。

这种美妙的体验却被谴责为原罪，抒情诗人反对的就是这种说法。爱情是生命的意义——它是生命中的最高点。

莫： 这不就是瓦格纳在他描写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伟大歌剧中所说的吗？他说，“让我在这世间拥有自己的天地，不论是被打入地狱还是被救赎。”

坎贝尔： 没错，那正是特里斯坦所说的。

莫： 意思是，我要我的爱情，我要我的生活。

坎贝尔：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没错，并且我愿意为它付出任何代价。

莫： 这需要一点勇气不是吗？

坎贝尔： 难道不是吗？就算只动了念头？

莫： “难道不是”——你用的是现在式。

坎贝尔： 没错。

莫： 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吗？

坎贝尔： 是的。

女人建立爱情游戏的规则

莫： 你谈到古代的爱情先驱对爱情的看法是，要做自我实现的主人，决定自我实现的方式，同时他们也了解到爱情是大自然最尊贵的产物，他们要从自己的体验中得到智慧，而不是经由教条、政权，或任何现行的社会流行观念得到。这是不是西方传统中“把事物交到个人手里”这个浪漫想法的起

源呢？

坎贝尔： 绝对是这样。东方文化中也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的例子，但并没有发展成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系统。这种概念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理想化的爱情。

莫： 就是从自己体验得到的爱情？将自我体验作为智慧的源泉，是吗？

坎贝尔： 没错，那就是所谓的个体。西方传统的最珍贵之处，就是承认并且尊重每一个个体都是活生生的实体。社会的功能是在培养个体，并不是以个体来支援社会。

莫： 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上一些公共团体变成什么呢？像大学、公司、教会、政治机构——如果每个人都去追寻自己的爱情的话？这其中不会有冲突存在吗？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一定要有适当的界限来限定个人追随直觉、性欲、欲望、爱情、冲动做事的范围——否则便会产生社会骚动或是变成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一个公共团体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存活下来。你真的认为不论导致什么结果，我们都应该追随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爱情吗？

坎贝尔： 你必须用你的头脑，有人说，狭窄的道路便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像是剃刀的边缘。

莫： 这么一来，头脑和心不应该是对立的喽？

坎贝尔： 不是的，头和心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头脑要时时保持清醒，心应该时时咨询

头脑。

莫： 会有心引导头脑的时候吗？

坎贝尔：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最理想的。中世纪骑士的五大美德可以运用在这里，那就是节制、勇气、爱、忠诚及礼仪。礼仪也就是尊重你生活中的社会礼节。

莫： 这么说，爱情并不能单独存在，而要与其他事物共存。

坎贝尔： 爱是社会许多功能中的一项。如果企图以某一种功能控制整个系统，而不是帮忙建立整个系统的秩序，那么这是会造成社会混乱的。在中世纪，虽然抒情诗人反抗教会的权威，但也尊重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依据社会规则。两个武士对阵是为道德而战，不会破坏交战规则。这项礼仪必须谨记在心。

莫： 当时有法律规则吗？有爱情规则吗？比如说，对通奸有所规范吗？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和不是自己太太或自己先生的人交会，这个人会怎么反应呢？

坎贝尔： 那是宫廷式爱情关系的开始，确实有游戏规则，而且大家都根据游戏规则在玩。那些人有一套属于自己，但不属于教会的系统，是为了能够和谐地玩游戏，并且得到预期的结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套规则在规范，里面明确列着事情该如何做、如何才能做得好等。有人说，所谓艺术是将事物变得更好。在爱情中，你可能只是个粗拙的笨汉，但是如果能够掌握某些让感情表达得更流畅且满足的规则，不是更好吗？

莫： 因此，随着骑士精神的成长，浪漫式爱情也四处扩散了。

坎贝尔： 我认为两者是同一件事。当时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因为一切都非常残酷、野蛮。当时并没有中央律法，每个人都要靠自己，也因此你的每一件事或物都可能被别人侵犯。但是在如此残暴的环境里，有一股文明的力量，而女人是这股力量的中坚。因为是女人建立上述的爱情游戏规则，男人则必须依据女人的要求来玩爱情游戏。

莫： 女人如何去掌握支配性的影响力？

坎贝尔： 如果一个男人动了想和一个女人做爱的念头，女人就已经占上风了。女人让渡自己给一个男人的专业说法是“怜悯”。女人付出她的怜悯。她的怜悯可能是允许追求者在圣灵降临周（Whitsuntide）[3] 吻她的颈背一次，或是一次付出她全部的爱，那要看她对候选人个性的评估结果而定。

莫： 这么说，是有一套规则来决定测试结果喽？

坎贝尔： 没错，而且有一项基本要求。也就是候选人必须有一颗温柔的心，一颗有能力去爱的心，而不是只充满欲望的心。女人能够测验出她的追求者，是否真的有一颗温柔的心，是否真的有爱的能力。

同时，因为这些淑女都是贵族出身，她们表现其残酷或温柔的性格时，都是非常老练且有手段的。我不认为现代人有办法测验出一个人的心，是否具有温柔的气质。我甚至不认为每个人都有温柔的心，也不认为这种理想是可行的。

温柔心的暗示

莫： 对你而言，温柔心的概念暗示了什么？

坎贝尔： 表示一个人有能力去——嗯，怎么说，对我而言关键的字是慈悲。

莫： 你的意思是？

坎贝尔： 一起受苦。慈悲（Compassion）这个字后半部的“热情”（Passion）就是“受苦”的意思，而前半部的“同”（Com）是“和……在一起”的意思。用德文来解释便更清楚了：德文mitleid一字中“mit”是“和”的意思，而“leid”是“苦难或受苦”。爱情测验在本质上是要确定这个男人会为爱而忍受一切，他不是为情欲才如此的。

莫： 约瑟夫，这种爱情测验虽然发源自抒情诗人时代，但仍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得州东部。

坎贝尔： 那就是这种爱情观点的力量。它发源自12世纪的法国东南省，而在20世纪的得州仍然可见。

莫： 近来也不是那样盛行了,我的意思是，我不确定它和原始的爱情测验还有多少是一样的。我喜欢这种测试——大概吧，我不确定……

坎贝尔： 有的测验会叫一个小伙子去保卫一座桥。在某种程度上，中世纪的交通也是因为这些保卫桥梁的小伙子而阻碍不通的。有的测验则是真枪实弹去打仗。一个漫无规则、在同意付出自己之前便叫候选人去冒生命危险的女人，会被认为是野蛮人，而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测验便付出自己的女人，也被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那是一种很不错的心理评估游戏。

莫： 抒情诗人的目标不是要解除掉婚姻或社会吧？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消除性行为、欲望或减除上帝的精神吧？你曾写道，“说得更恰当一点，他们直接经由爱的测验以赞美生命，他们认为爱情是一股淬炼过的升华力量，是开放自己的心胸，接受生命中的酸甜苦辣，是一个人的自我烦恼及欢乐”，他们不是要破坏掉万事万物吧？

坎贝尔： 不，你要明白，产生这股力量的动机不在他们身上，而是一种激发个人去体验及提升自我的动机，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并没有直接攻击教会。他们是要将生命提升到一种精神体验的层次。

莫： 爱情就在我们面前。爱摩儿是展现在眼前的道路。眼睛……

坎贝尔： 眼神交会，就是那种概念。“所以，爱从眼睛，触及内心；因为，眼睛是心的斥候。”

莫： 抒情诗人对普赛克（Psyche）[4] 知道些什么？大家都听过有关普赛克的故事，也就是爱诺司爱上普赛克，今天大家都可以接受，我们必须了解自己心里的这个说法。抒情诗人对人类的灵魂知道多少？

坎贝尔： 他们发现的是一个无法用一般性语言表达的灵魂个别面向。个人的体验，个

人对自己这个体验的认同感，个人不但认同并融入这个体验中等，都是有关灵魂个体面向的重点。

莫： 这里的爱情，指的不是泛泛的爱情，而是对某个特定女人的爱吧？

坎贝尔： 是为了那个特定的女人，是的。

当你爱上一个特定的人

莫： 你认为为什么我们会爱上某个特定的人，而不是其他人呢？

坎贝尔： 我不是这么肯定。爱情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先是会发出电波，接下来便会有极大的痛苦，抒情诗人歌颂爱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医生无法医治的，只有原先伤害他的武器才能治愈。

莫： 意思是？

坎贝尔：是我的热情造成这个伤口，是我对这个特定个人的爱，才产生这极大的痛苦。因此唯一可以医好伤口的是开枪的人。 这把制造伤口的枪，就是以象征性形态出现在许多中世纪故事中的爱情动机。只有当枪口再接触伤口时，爱情创伤才能被治好。

莫： 圣杯的传说中，不是也有类似的概念吗？

坎贝尔： 在这个故事的修道院版里，圣杯和基督的热情有关。圣杯是在最后晚餐中的圣餐杯，也是耶稣从十字架上被释放下来时，接他鲜血的圣杯。

莫： 那么圣杯又代表什么呢？

坎贝尔： 有关圣杯的来源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说法。一位早期的故事作者说，圣杯是由中立的天使从天堂带下来的。发生在天堂的那一场上帝与撒旦的善恶大战中，有些天使站在撒旦那一边，有些则是站在上帝那一边。

圣杯是由那些中立的天使带下凡间的。它因而代表在二元对立中，也就是在恐惧与欲望中、善恶之间的一条心灵通道。

圣杯传奇的主题传达土地、国家及整个人类关怀的领域，而这些都已被废置一旁，被称为荒原。荒原的原貌又是什么呢？生活在荒原上的人都过着一种不真实的生活，也就是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却没有勇气过自己要过的生活，那就是荒原，正如艾略特在他的长篇史诗《荒原》中所说的意思。

在荒原中，事物的表象是无法代表内在真实的，荒原中的人更过着一种不真实的生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我要做的，我一直遵照别人要我做的去做。”你能够了解吗？

莫： 圣杯便成为了？

坎贝尔： 圣杯便成为……该怎么说好呢？圣杯代表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他们所了解和达到的真实。圣杯代表人类实践其意识状态的最高精神潜能。

比如说，圣杯之王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但这个头衔并不是他自己赢得的。有一天他由古堡中骑马出来高喊着“爱摩儿”。年轻人当然可以这么高喊，但这种行为不适合圣杯监护人的身份。在他向前骑行时，有一位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回教徒，由树林中骑着马冲出来。他们两人都将自己的长枪瞄准对方，圣杯之王的长枪杀死了异教徒，异教徒在死前用长枪将圣杯之王去势。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点出了基督教将事物和它的灵魂分离了，将生命的活动与心灵的领域分离了，将自然的恩典与超自然的恩典分离了。基督教将大自然真正地去势了，欧洲文化的灵魂和欧洲文化生活也因此被阉割。来自事物与心灵结合的真正灵性已经被谋杀了！异教徒又代表什么呢？他来自伊甸园近郊，被视为一位自然之人。他的长枪上刻着“圣杯”二字，指大自然即代表着圣杯本身。心灵生活是人类生命的一场盛宴，是生命的香精、是人性生活的开花结果与实践，而不是加诸其上的超自然美德。

因而，赋予生命真实性的是大自然的脉动，而不是一种来自超自然威权的规范——那便是圣杯隐含的意味。

莫： 这便是托马斯·曼在提到人类是最崇高的杰作时的意思吗？因为人类是结合了自然与灵魂的创作。

坎贝尔： 没错。

莫： 自然与灵魂一直渴求在这种经验中相遇。这些浪漫传奇中要寻求的圣杯，乃是这两个分离事物再结合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结合所带来的和平。

坎贝尔： 圣杯象征能以自身意志力及脉动为依归的真实生活。它使我们在生活的好与坏、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生活中找到平衡。有一位圣杯传奇的作者说道：“任何行为都有好坏两个结果。”生命中的任何行为都会产生对立的结果，我们则要尽力倾向光明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发自于愿意和别人一起受苦的慈悲，发自于对别人的了解。这就是圣杯的意义，这就是中世纪罗曼史的内容。

在圣杯传奇中，年轻的帕西法尔（Perceval）由母亲独自在乡间抚养长大。他的母亲排斥宫廷式生活，一直到帕西法尔成熟长大都不愿意让他接触任何宫廷生活的规则，帕西法尔生活的原动力就是自己的身心脉动。后来有人将帕西法尔训练成骑士并要把女儿嫁给他，然而帕西法尔拒绝了，他说：“我必须自己赢得自己的太太，而不是由别人送给我。”那就是欧洲的开端。

莫： 欧洲的开端！？

坎贝尔： 没错——独树一帜的欧洲，圣杯欧洲。再回到原来的故事，当帕西法尔来到圣杯古堡时，正好撞见受了伤的圣杯之王被担架抬了进来。他是因为有圣杯才留着最后一口气，否则早就死了。帕西法尔的慈悲令他想上前问，“大叔，你怎么了？”但是他没有真的问出口，因为他的师父说，一个骑士不应该问不必要的问题。他遵守规则，但英雄的冒险生涯便失败了。

因此，帕西法尔又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历经折磨与阻碍，才又再回到古堡，并且问出原来没问出口的问题，并医好国王及这个社会，帕西法尔的问题是出自一种慈悲，而不是出自

社会的礼教规范，是一个人的心很自然地开放给另一个人，也就是圣杯的精神。

莫：那是一种爱。

坎贝尔：它是一种自然流露的慈悲，一种与他人一起受苦的精神。

莫：荣格说过，他说，在一个灵魂找到他的另一半之前，他永远不可能得到安详，而这另一半永远是另一个自己，这就是浪漫的罗曼史？

坎贝尔：没错，正是，这就是罗曼史，也就是神话所要述说的。

激情由暴力产生

莫：这不是一种激情的罗曼史？

坎贝尔：不是，激情是由暴力产生的，它不是一种健康的表达方式。

莫：你认为这些对浪漫式爱情的看法如何？对我们个人有何意义？

坎贝尔：它告诉我们，人类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另一个是外在社会指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重要的课题是如何维持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然必须以这个社会为基础来生活，不这么做会很荒谬的，而且不是真正活着。但同时，一个人不能让社会监督他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一套价值系统，有时这套价值系统可能与社会对个人的期望相冲突，而不为社会所接受。然而生命的要务是：要活在能真正支持你的社会范畴内。

这时便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以战争时期为例，被征召入伍的年轻人，要面对一项巨大的抉择，即社会要求你的事，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像是杀死你不认识的陌生人，为什么？为了谁？这一类的事情会非常令人困惑。

莫：这就是我先前说的。如果社会的每一颗心都是漂泊不定的，每一双眼睛都是游游荡荡的，这个社会便无法存在了。

坎贝尔：那当然，但是你要知道有些社会是没有存在必要的。

莫：他们迟早会……

坎贝尔：他们会瓦解。

莫：抒情诗人将旧社会瓦解掉了。

坎贝尔：我不认为是抒情诗人将它瓦解掉了。

莫：是爱情。

坎贝尔：是爱情没错，但是那和抒情诗人是同样一回事。就某个意义而言，马丁·路德是一位基督的抒情诗人。他对如何才算是一位神职人员，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他的想法真的

就瓦解掉整个中古世纪的教会，而且永远无法再恢复原貌了。

你知道，思考基督教的历史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在最初的五个世纪中，有许多基督教，有许多成为基督徒的途径。然后在4世纪的提阿多修大帝（Theodosius）时期，罗马帝国中唯一的合法宗教便是基督教，而唯一被允许的基督教形态，则只有拜占庭的基督教。当时破坏异教殿堂古迹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是很难再找到类似的例子了。

权力，欧洲历史上最基本的冲动

莫：由教会组织破坏了？

坎贝尔：由教会组织破坏了。为什么基督徒不能与其他宗教共存？他们有什么问题。

莫：你认为呢？

坎贝尔：是权力，是权力。我认为对权力的冲动，是欧洲历史中最基本的冲动。而它又侵入了我们的宗教传统中。

关于圣杯的传说有一点十分有趣。这些传说是在欧洲有基督教500年后才出现的，代表了两个传统的融合。大约在12世纪末时，牧师乔希姆（Joachim）写下灵魂的三个时代。他说，自人类从伊甸园堕落后，上帝为补救此灾难，把灵魂的原则重新引介到历史中。他选择了一个民族作为沟通的工具，这就是天父与以色列的时代。然后在这个民族成为一个传道民族后，便能够成为上帝化为肉身的工具，于是就有圣子的诞生。因此，灵魂第二个时代是圣子与教会的时代。这时整个人类，而非单一的种族，都接收到上帝精神意志所传达出的信息。

第三个时代是直接与个人沟通的圣灵时代，依据1206年的这个哲学家所言，当时正是圣灵时代开始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能将神谕融入或带进自己的生命中，他便与耶稣一般无二。这就是第三个时代的意义。正如教会组织视以色列人为陈旧的过去一般，教会组织也被这种个人的体验视为过时的制度。

灵魂的第三时代引发了一大批隐士遁入森林中接受体验。第一个公认的代表这个运动的圣哲是圣·法兰西斯（St.Francis）。他代表了基督的化身，他是圣灵在物理世界的示现。

这就是寻求圣杯背后的故事。寻求圣杯的圆桌武士加拉哈特（Galahad）与基督一般无二。在圣灵降临节（Pentecost）[5]的宴会上，身穿焰红盔甲的他被带到亚瑟王的宫廷来。这个节日是圣灵以火的形式降临到使徒身上的盛宴。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加拉哈特。这是诺斯替教派对基督教的立场。由提阿多修大帝时代埋于地下的诺斯替教派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想法。

依据诺斯替教派的《托马斯福音书》，耶稣曾说：“从我口中饮者，将成为我，而我也将成为他。”这就是隐含在圣杯那些浪漫故事中的概念。

天天在爱，天天在宽恕

莫：你说十二、十三世纪，是人类感情与精神意识中最重要的变化阶段之一，也是表现出一种新的体验爱情方式的时代。

坎贝尔： 是的。

莫： 这与凌驾于人类感情之上的神职人员的专制主义，是相对立的。因为后者要求人们，特别是年轻女孩与教堂或父母指定的对象结婚。这对心灵的感情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坎贝尔： 我先对另一部分作回答。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在凭媒妁之言的婚姻里，丈夫与妻子在家庭生活中也可以培养出爱的关系来。换言之，在这种经过安排的婚姻中，是有许多爱情存在的。家庭之爱是一种对生命的丰富之爱。但是你却无法从中获得另一部分的爱，那是由认同另一半灵魂而来的震慑眩迷之感。而这正是抒情诗人所要求的，也是我们今天理想的爱情。

但你知道，婚姻就是婚姻，婚姻不是恋爱。恋爱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婚姻是对你自己的一种承诺。你的婚姻伴侣实际上是另一半的你，而你和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体的。恋爱不是这样，而是追求一种享乐的关系，而当它变得不快乐时，关系便结束。但是婚姻是一生的承诺，代表你对自己一生最主要的关怀。假如婚姻不是你的主要关怀，你等于没有结婚。

莫： 浪漫的感情可以在婚姻中得以持续吗？

坎贝尔： 在某些婚姻中是如此。在其他的婚姻中，则非如此。抒情诗人传统中的一大问题在于他们对“忠贞”的要求。

莫： 你说的忠贞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不欺骗、不变节，不论经过怎样的试炼与苦难，你都保持真诚。

莫： 清教徒视婚姻为“教会中的小教会”。在婚姻中我们天天在爱，天天在宽恕。它是爱与宽恕持续进行的圣礼。

坎贝尔： 我想现实世界中，“苦难”才是婚姻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个人臣服于比自己更高超的事

物。真正的婚姻生活或真正的恋情，应该是处在这样的关系中才对。即使现在也是如此。你了解我说的意思吗？

莫： 不，对这点我不清楚。

坎贝尔： 就像阴阳的象征一样。这是我，那是她，而这是我们俩。当我必须牺牲时，我不是为她而牺牲，而是为这个关系而牺牲。对他人仇恨是完全搞错了对象。生命是在这种关系中，也就是你现在生命所在之处，那就是婚姻。而在恋爱中，只要两人能够配合，某种为对方而活的关系也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莫： 在神圣的婚姻中，经由上帝结合在一起的是个整体，不可能被人类所拆散。

坎贝尔： 这只是个开始，婚姻把这种神我一体的关系，重新做了象征性的注解。

莫： 这只是个开始？

坎贝尔： 婚姻是对人类男女同源本质的象征性认知。

泰瑞西斯的传说

莫： 你知道有关盲者先知泰瑞西斯（Tiresias）的有趣传说吗？

坎贝尔： 是的，那是个伟大的故事。泰瑞西斯有一天走过森林时，看到两条正在交配的蛇。他把他的竿子放在它们之间，他就变成一个女人。然后有一天，泰瑞西斯变成的女人走过森林，看到两条蛇正在交配，于是把她的竿子放在它们之间，便又变回男人。

然后，某天在国会山庄，宙斯之丘……

莫： 奥林匹斯山？

坎贝尔： 是的，奥林匹斯山。宙斯和他的妻子争论，在性交中，是男人还是女人享受到较大的乐趣。当然没有人能够作出选择，因为你可以说这些神都只是一个整体的片面。于是某个人提议说："让我们问泰瑞西斯吧!"

所以他们找到泰瑞西斯，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女人比男人多9次性高潮呢。"结果不知道为何，宙斯的妻子赫拉听了很生气，便把他打瞎了。宙斯觉得自己需对此负责，便赋予盲者泰瑞西斯先知的本领。这里有个道理——当你看不到分散人注意力的各种现象时，你便可以仰赖直觉，而与事物基本形态，所谓的形态学发生联系。

莫： 被蛇转化成男人后又变成女人的泰瑞西斯，同时拥有男性与女性的体验，比个别男神或女神知道得还要多，这是什么道理呢？

坎贝尔： 这点没错。更进一步说，他象征性地代表了男女一体的事实。当奥德修斯被遣送到女巫瑟茜（Circe）的冥界时，他是在遇到泰瑞西斯并了解到男女一体后才得到启蒙的。

莫： 我常想，如果一个男人能够与他内在的女性倾向接触，或者女人，可以与内在的男性倾向接触，将可能知晓神知道的事物，或超过神所知道的。

坎贝尔： 那就是人们通过结婚得到的信息。婚姻就是你与自己内在女性倾向接触的方式。

莫： 当你遇到某人而突然觉得"我知道这个人"或"我想了解这个人"，那种在恋爱中产生的发现自我的感觉又是怎么回事？

坎贝尔： 那是个谜。就好像你未来与此人共同生活的一切，都在其中显现出来了，你知道她就是未来将与你共度余生的人。

莫： 那是不是来自我们记忆库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不认得罢了？而我们以此接触作为与那个对象互动的一种方式……

坎贝尔： 似乎是你在对未来作出反应，未来的你正和现在的你对话。这点和时间的神

秘性与超越性有关。我想我们触碰到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现象。

婚姻之外仍会迸发爱的火花

莫： 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否只把它当做一种奥秘呢？或者你认为人可以拥有成功的婚姻，以及婚姻之外的另一种关系吗？

坎贝尔： 从技术层面而言，是可以说，“当然，为什么不呢？”

莫： 但事实似乎是，婚姻关系限制人们对恋爱的付出，而且付出给恋爱会减少对婚姻关系的忠诚。

坎贝尔： 我想个人必须自己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在你对婚姻作出承诺后，你仍可能迸发爱的火花。如果你不对这个爱的火花作出反应，怎么说呢？你可能使充满生机的爱的整体体验，随之黯淡。

莫： 我想这是问题的核心。假如眼睛替心搜寻对象，并真能找到心里强烈想要的对象，那么心是不是只能渴求一次呢？

坎贝尔： 请允许我率直地说，爱不能使人对其他的关系免疫。但人是不是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爱情，我是说一个真正完整的爱情，而同时还忠于婚姻呢？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莫： 为什么？

坎贝尔： 关系会因此破裂。但是忠贞并不禁止你有感情，即使是与另一个异性的恋爱关系。在浪漫骑士故事中描述的那种对其他女人，以及忠于自己爱人的温柔关系，是十分优雅而体贴的。

莫： 所以抒情诗人会对他的爱人们唱歌，即便与她们在关系上更进一步的希望极为渺茫，也是一样。

坎贝尔： 是的。

莫： 神话是不是认为拥有过爱，再失去爱，比较好些呢？

坎贝尔： 基本上神话并不真的处理个人爱情问题。你知道，每个人所选择的婚姻对象都是基于现实的因缘条件。比如你属于某个宗族，你就可以与某人结婚，而不能与他人结婚，依此类推。

莫： 那么爱情和道德有什么关系？

坎贝尔： 爱情违反道德。

莫： 违反道德？

坎贝尔： 是的，只要是纯粹的爱情，就不会以社会同意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也是爱情如此神秘的缘故。 爱情与社会秩序无关，它是比社会规范的婚姻更高的精神体验。

莫： 当我们说上帝是爱时，是否是罗曼蒂克式的爱？神话是否把上帝之爱与罗曼蒂克之爱加以联系？

坎贝尔： 它确实是这样。爱是圣灵所赐，因此更高于婚姻。那是抒情诗人的理念。假如上帝是爱，那么爱就是上帝。爱克哈特曾说，“爱情不知道痛苦”。而这正是当特里斯坦说“我愿为我的爱接受地狱之苦”时的真意。

莫： 但你也曾说，爱必然带来苦难。

坎贝尔： 那是另一个概念。特里斯坦是体验爱，而爱克哈特则是谈论爱。爱情之苦并不是另一种苦，而是生命本身的苦。何处是苦，何处便是你的生命，你可以作如是观。

莫：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有一段话，“爱可以忍受一切、承担一切。”

坎贝尔： 那是同一件事。

被遣入地狱的撒旦是上帝的爱人

莫： 我最喜欢的神话之一，是来自波斯的故事。它说撒旦被遣入地狱，是因为他太爱上帝所致。

坎贝尔： 是的，那是伊斯兰教对撒旦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撒旦是上帝的最爱。理解撒旦可以有许多方式，但这些理解都建立在这一个问题上，“为什么撒旦会被打入地狱？”故事标准形态是这样的，当上帝创造了天使，他告诉他们只能对自己鞠躬致敬；然后上帝造了人，他把人当做高于天使的生命形态，并要求天使为人服务；但是撒旦不愿向人顶礼致敬。

我记得小时候所受的基督教传统教导把这个情形解释成撒旦的自我中心作祟，因为他不愿向人顶礼。但是在波斯的故事中，撒旦之所以不能向人顶礼，是基于他对上帝的爱，他只能向上帝顶礼致敬。上帝已经改变了它的信息，你看出来了吗？但是撒旦如此遵从上帝发出的信息，以致他无法违反这些原则。在他的心里，我不知道撒旦是否有心，他不能对上帝以外的任何人服务，因为他只爱上帝。所以上帝便对他说，“不要让我看到你!”

通常描述的地狱中，最痛苦的炼狱便是没有敬爱的上帝。所以撒旦怎么能够忍受在炼狱中的环境呢？他只能靠记忆中上帝的声音得到慰藉，因为当上帝说“去死吧”，那便是爱的表现。

莫： 在人生中确实是如此，最痛苦的地狱就是和你所爱的人分离，这是我喜爱这个波斯神话的原因。撒旦是上帝的爱人……

坎贝尔： 而他与上帝分离了，对撒旦而言那是非常痛苦的事。

减少被你吃掉的那种爱

莫： 另外波斯也有一则关于父母起源的故事。

坎贝尔： 那是个伟大的故事，没错。最早他们是一体的，然后长成一种植物。但是后来他们分开变成两个人，并且开始生育孩子。他们非常爱孩子，所以他们便把孩子吃掉。上

帝想，“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他把父母对子女的爱减少到**99.9%**，那么父母便不会把孩子吃掉了。

莫： 这个神话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我听人们说过，“这是个美味的小东西，我可以吃掉它。”

莫： 这是爱的力量?

坎贝尔： 是爱的力量。

莫： 所以爱的强度必须要减低。

坎贝尔： 是的。我曾看过一幅画，上面是一张张大且不断吞噬东西的嘴，嘴里面有一颗心。那就是被你吃掉的那种爱。母亲要学习去减少那种爱。

莫： 上帝教我何时才不需执着。

坎贝尔： 是的。在印度有种小宗教仪式帮助母亲不执着，特别是对儿子的感情。家庭的宗教导师会来到家里，并要求母亲给他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是非常贵重的珠宝或其他的东西。在不断被要求交出最珍贵东西的过程中，母亲会学习放弃她认为最宝贵的事物。最后她必须放弃她的儿子。

莫： 所以爱里包含苦与乐。

坎贝尔： 是的。爱是生命的燃烧点，因为人生是悲苦的，爱也是如此。爱越强，痛苦也越大。

莫： 但是爱可以忍受一切。

坎贝尔：爱本身是苦，可以说是真正活着的痛苦。

---

[1] 11~13世纪在法国南部阿尔比地区颇具势力的反天主教宗派。——译者注

[2] 法文“爱”的意思。——译者注

[3] 圣灵降临日起一星期。——编者注

[4] 希腊罗马神话中灵魂的人格化，常化身为有蝴蝶翅膀的美女，为爱诺司的爱人。——译者注

[5] 基督教之圣灵降临节，犹太教之五旬节。——编者注

08 永恒的面具

◆神话中人、事、物的影像乃是我们每个人心灵潜在能力的反映，通过对这些影像的反思，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层面展现出它们的力量。

有一个比人类更伟大的世界存在

莫： 在你遍学各种世界观，品味不同的文化、文明与宗教之时，是否发现每个文化都有创造某种形式的上帝的需求？

坎贝尔： 任何人只要有过神秘体验都会知道，宇宙中有某个次元是超越人类感官所能察觉的。在印度教《奥义书》中有一段特别贴切的文字，可以用来说明这个情况，“当你凝神注视日落或山崖之美而发出‘啊’的赞叹时，你便融会在神性之中。”在此融会的刹那，我们了解到存在的奇妙与完美。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们每天都可以体验到这种真实，他们了解到有一个比人类更伟大的世界存在，然而人类的天性却想把这种经验人格化，或是把自然的力量用人类文化的视角来解释。

西方人的思考方式是把上帝当成是神奇宇宙能量的终极来源或原因。但在大部分的东方思想及原始部落的思想中，神明是非人格化能量的化身。他们并不是宇宙的终极真实。神是能量表现的工具，而每个神明所拥有或代表的能量大小与品质，即决定了该神明的特性与功能，有凶暴的神，有慈悲的神，有结合阴阳两界的神，也有在战争中充任国王、国家的保护神，他们都是人格化的宇宙能量，但是这些能量的最终来源仍是神秘不可知的。

莫： 这不是促使命运处于一种无主状态，并形成不同势力的不断争战吗？

坎贝尔： 没错，正如人生本也如此。即使在我们内心，当面对抉择时，也会有挣扎。比如，在我们决定如何保持与他人的关系时，也许有四五种可能性。在我心中起决定作用的神明就是影响我决定的力量。假如我的引导神明是粗暴的，则我的决定也会是粗暴的。

莫： 这对信仰会有何影响？人是有信仰、有灵性的动物，而且……

坎贝尔： 不，我不一定要有信仰，我有体验。

莫： 哪一种体验？

坎贝尔： 我有奇妙生命的体验，我有爱的体验，我有恨，有恶毒念头，有想打别人下颚一拳的冲动体验。从象征形象的观点而言，这些都是在我心中运作的不同力量，我们可以把奇妙、爱与恨看成是受到不同神明影响的结果。

当我还是个罗马天主教家庭的小孩时，我由大人口中得知，我的右手边有个保护我的天主，而左手边则有个诱惑我的魔鬼，我在人生中所做的决定，完全要看是天使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是恶魔的影响较大。作为一个小孩，我将这些思想具体落实在生活中，我想我的老师们也是如此。我们都认为确实有天使存在，认为有天使是事实，有魔鬼也是事实。但我不再认为那是事实，而是将它视做推动及引导我各种生命冲动的隐喻性表达方式。

莫： 这些能量来自哪里？

坎贝尔： 来自宇宙生命的终极能量，然而你会追问，“一定有某个造物主创造这些能量吧？”为什么你会这样追问呢？为什么终极的奥秘不能超越人格化的神这个概念呢？

莫： 男人与女人能够以非人格化的方式相处吗？

坎贝尔： 可以的，而且他们向来如此。只要走到苏伊士河东岸去就是了。你知道在西方我们倾向于把神明人格化、人性化，比如，耶和华不是愤怒之神就是正义与惩罚之神，或是在《圣经》诗篇中读到的，耶和华是支持生命的友善之神。但是在东方，神明却单纯得多，不那么人性化，而更接近大自然的力量。

莫： 当某人说，“想象上帝的样子!”西方的儿童会说，“上帝是个有胡须，着白长袍的老人”。

坎贝尔： 在西方文化中确是如此，我们习惯于将上帝想象成男性的形象。但在其他许多文化传统中，神明的力量基本上被想象为女性的形象。

莫：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想象不能人格化的事物。你认为我们可能想象出柏拉图所谓的

“不朽而神圣的思想”吗？

坎贝尔： 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冥想（meditation）。冥想意味着不断地观照同一主题。它可以存在于任何层次。我不会在思考中把物理与心灵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例如，金钱是一个绝佳的冥想主题；而照料家庭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冥想主题。但是也有一种是孤独的冥想，例如在你走入教堂时。

把心带入修行

莫： 这么说，祈祷实际上就是一种冥想。

坎贝尔： 祈祷是联系并冥想宇宙奥秘的修行。

莫： 召唤内心的力量。

坎贝尔： 罗马天主教有一种以念珠不断持诵同一祷辞的冥想方式，这就是把心带入修行中。在梵文中，这种修行叫做“持咒”（japa）， 意思是“重复神的名字”。它可以隔断其他的念头，而让你专注于一件事上，然后依据个人的想象，你可以体验到宇宙神秘力量不可测知的深度。

莫： 怎样才可以达到此一深刻的体验呢？

坎贝尔： 对宇宙奥秘有深刻的体认，就可以达到了。

莫： 假如上帝只是一个我们想象所及的神明，我们又为何会敬畏上帝造物的神圣呢？

坎贝尔： 我们会因为一场梦而被吓住吗？你必须打破、超越你对上帝原有的想象，而

能够体认上帝所蕴涵的意义。心理学家荣格对此有相关的说明，“宗教是为抗拒上帝的经验而设的”。

宇宙的奥秘已被化约成一组概念与想法，而强调这些概念与想法的结果，恰恰切断了我们与超越而意涵丰富之体验的联系。我们应该把对宇宙奥秘的专注体验视为终极的宗教体验。

莫：许多基督徒相信，要了解耶稣，必须先具备基督徒的信仰，相信教义、教堂等……

坎贝尔：你必须超越自己所想象出的耶稣形象的层次。否则，这形象化的神便成为我们通往终极实在的最后障碍。因为紧紧地抱住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浅薄的思考态度，当一个对神的更伟大体验、一个超越你原本准备接受的经验降临到你身上时，你就会因为固守心中的形象而失去体验它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坚持信仰。

你要知道，通过经历宇宙潜意识不同的核心与原型阶段，心灵是可以自我提升的。刚开始先经历饥饿与贪婪等最基本的动物体验，然后是性冲动，接下来则是体能上对某些事物的熟练控制。

这些都是心灵体验的前奏，一旦心灵的核心被碰触到，对其他人或动物的同体慈悲心便顿时觉醒升起，你就会了解，在某种意义上，你和他人是同一生命下的产物，于是一个全新阶段的灵性生命绽放出来。这个心眼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神话中处女生子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精神生活从原本只为满足生理健康、繁衍后代、权力与物欲之乐的基本人类兽欲中诞生。

但我们现在则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只要经历一次这种对他人的慈悲、相契、合一，或者超越自恋、自利、自以为是的我执，就可以说是永恒宗教生活与体验的正式开始。而这个初步体验可能促使个人开始追求大我生命整体感的充实体验，在那样的世界中，所有时空暂有的存在形式都只不过是这个整体生命的反映罢了。

这个所有生命存在的终极基础可以从两个层次来体会，一个是有形的，另一个是无形或超越形象的。当你以有形的方式体验到你的神明，那时有一个观照的心，也有一个神明。但是神秘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与个人的神明合而为一，以至于无人、无神、无你。你的心智使得你错失与你存在的基础合而为一的机会。因为你所体验到的神的形象，正是你存在的终极宇宙的神秘所呈现的，也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神秘。

潜藏在生命中的基督精神

莫：当然，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意旨，便在于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体内，你所说的这些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基本力量，正是将人类融入上帝的要素。

坎贝尔：是的，而基督教的诺斯替教派与佛教的基本概念都相信，那不但对你是真理，对我亦然。耶稣是历史上实际证悟到他与他所称的“天父”是“合一”的一个真实人物，而他终其一生都是以他生命本性中的基督精神而存在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演讲中提到，要把潜藏在我们生命中的基督精神活出来，而听众中有一

位牧师（我事后才知道）转过头轻声告诉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女士说，“这是亵渎圣灵的言论”。

莫： 你所说“生命中的基督精神”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以自我意识的想法、自己的欲望而活。而必须以你生命中所谓的人本精神——也就是基督而活。印度有则谚语，“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崇拜神”。如果你想要正确地崇拜他而且依教奉行，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认同你的神所代表的精神原则，不论它的内容为何。

莫： 当我们谈论内在的神、内在的基督，由内而发的明觉或自醒，是不是有演变成对自身迷恋和着魔的危险，以致造成对自我和世界观的扭曲？

坎贝尔： 当然，那是有可能的。那是一种类似电流短路的现象，但是整体的目标是超越自我，超越对自我的概念，超越那只不过是一个不完美的自我表象。举例而言，当你静坐冥想后，你应该放下所有因静坐可能得到的利益，而转向世界，投向芸芸众生，而不是自己抱持着这些利益不放。

对“我是上帝”一语有两种思考的方式。假如你认为“此刻的血肉之躯和必朽的生命是上帝”，那么你是疯了。这是一种“短路”的体验，你是上帝，不是在你中的自我，而是在你最深层的存在中，在那个层次中，你的生命是与超二元的宇宙神秘合而为一的。

莫： 你曾经提过，我们可以成功解救孩子、妻子、爱人和邻人，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救世主，你说我们可以是父母，但永远不可能是天父或圣母，这是不是一种对个人极限的体认？

坎贝尔： 是的。

莫： 你对救世主耶稣的看法如何？

坎贝尔： 我们对耶稣所知有限。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相互矛盾的“四福音书”，试图要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莫： “四福音书”是在耶稣死后多年才完成的。

坎贝尔： 是的。但尽管如此，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知道耶稣说了什么。我想“四福音书”记载的耶稣言论，与耶稣生前所言大致吻合。例如，基督的主要教义就是“爱你的敌人”。

莫： 如何能不宽恕敌人的作为，不接受敌人的恶意攻击，而爱你的敌人呢？

坎贝尔： 我告诉你如何做到。不要挑剔敌人眼中的微尘（小缺点），而要摘取自己眼中的横梁（大缺点）。没有人有资格可以否定敌人的生活方式。

莫： 你认为如果耶稣存在，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吗？

坎贝尔： 不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基督徒。也许某些真正接触到崇高精神奥秘的神职人员，成就了耶稣的某些品质。

莫： 所以，耶稣不属于好战派教会？

坎贝尔： 耶稣根本不好战。我在“四福音书”中看不到任何有关的描述。彼得抽出他的剑把仆人的耳朵割除，而耶稣说，“把剑收回，彼得。”但是彼得已经抽出他的剑，而且自此一直用它。

我几乎历经整个20世纪，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知道我们从未是，也绝不是敌视的民族。为了要把他们变成我们的敌人，我们将对他们的攻击合理化，于是一场仇恨、误解与抹黑的争斗便随之展开，其后的余波一直荡漾至今。

除了慈悲，我们一无所有

莫： 然而我们都知道上帝是爱，你曾经引述耶稣的话，“爱你的敌人，并为那些处死你的人祈祷，所以你可以成为天父的子民；因为他让太阳在善与恶中升起，让雨在义与不义间降下”。你曾经把这句话当成是基督教最崇高、最尊贵、最敢言的教理。你现在仍然这么觉得吗？

坎贝尔： 我认为慈悲是宗教经验的基础，除了有慈悲，我们一无所有。

莫： 对我而言，基督《新约全书》中最紧扣心弦的一段话是，“我愿相信。请上帝帮助我去除对你的不信”。我相信终极真实，我能感受也确实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我对自己的问题没有答案。真的有上帝吗？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坎贝尔： 两年前，我有段非常有趣的经历。我在纽约运动家俱乐部的游泳池畔，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在天主教大学担任教授的神职人员，在我游完泳后，我以平躺的姿势斜坐在一张躺椅上，而那位牧师正坐在我旁边，他问我，“坎贝尔先生，你是位神职人员吗？”

我回答：“不是，神父。”

他问我：“你是天主教徒吗？”

我回答：“曾经是，神父。”

然后他又问我，我觉得他的措辞很有趣，他说：“你相信有人格化的神吗？”

“不相信，神父。”我说。

而他回答说：“那么，我想我们是无法用逻辑来证明人格化神的存在的。”

“假如有办法的话，神父，”我说，“那么信仰还有什么价值呢？”

“坎贝尔先生，”这位神职人员匆匆说道，“很高兴认识你。”然后就离去了。我觉得我刚使了一招柔道的过肩摔。

天国不会因人的祈求而到来

坎贝尔： 对我而言，那是一段极富启发的对话。一位天主教父问我："你相信任何神的存在吗？"这透露了他也体认到的事实，一个非人格化神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超越的基础或能量。佛性的概念就是一种能给予万事万物活力的内在明光意识。我们不自觉地以这个佛性意识或潜能的片段而活。但是宗教的生活方式，却不是以个人有限肉身的自利观点出发，而是以由更广大意识产生的洞见为基础。

在最近发现的基督诺斯替教派福音书中，有一段依据圣·托马斯证述的非常重要的文字，"'什么时候天国会降临？'基督的门徒问。"我想是在《马可福音》第13章中说道，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也就是说，"世界末日"这个具有神话意念的形象，被看成一个事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但是在圣·托马斯的说法里，耶稣回答说，"天国不会因人的祈求而到来。天国无所不在，而人却看不到它。"所以就某个意义而言，我现在看着你，圣灵存在的光芒正通过你让我感受到。

莫： 通过我？

坎贝尔： 当然是你。当耶稣说，"从我口中喝水的人，将成为我，而我将成为他。"他是从所有存在物共同的存有基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这个观点出发，而有此说。任何人把这段话实践在生活中，他就等于是耶稣，这是这段话的精义所在。

莫： 所以，这就是你说"我将上帝的光芒照向你"的意思。

坎贝尔： 是的，你正是如此对我。

莫： 你也把光芒照向我吗？

坎贝尔： 我说这些话是非常认真的。

莫： 我也很认真地相信这是真的。我确实可以感觉到圣灵存在于他人身上。

坎贝尔： 不仅如此，你在此次对谈中所表达的，以及你想要表达的，也就是对这些灵性的领会。所以你是表达的工具，你是灵性的光芒。

莫： 这是可以适用于每个人的真理吗？

坎贝尔： 对那些已在生命中达到灵性阶段的每个人，这都是真理。

莫： 你真的相信灵魂世界的存在？

坎贝尔： 这是比喻的说法，但我们可以说有些人活在性欲的层次，那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生命的意义。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正是如此吗？而阿德勒权力意志的哲学，则认为我们的生活重心在于障碍重重，并克服重重障碍。

当然，这样的生活也挺好，是一种富有神性的生活。但人们仍在动物层次生活，然后进入一个以牺牲一人、服务他人为主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打开心房所象征的意义。

莫： 这种生活的来源为何？

坎贝尔： 必须认识到他人的存在，以及我和他人是同一的生命体，上帝就是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形象。我们自问这个生命来自何处，认为凡事皆有人创造的人会想，“那一定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是生命的来源。

莫： 那么，什么是宗教呢？

坎贝尔： 宗教这个字的字源religio是“联结”的意思。假如我们说你我为一共同的生命体，那么我个人独立的生命就与此共同生命体联结在一起了，这已经成为宗教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宗教代表了那个联结的锁链。

所有的圆形皆反映我们的心灵

莫：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说，最具影响力的宗教象征之一便是圆。他说圆是人类最伟大的基本形象，而在思索圆的象征意义时，我们便是在分析自我。你认为呢？

坎贝尔： 整个世界就是个圆。所有的圆形形象皆反映出我们的心灵，在这些建筑设计与我们精神功能的实际结构间，必然有某些关系存在。

当一个魔术师变魔术的时候，他会画个圆圈环绕着他，就在这个圆的界限内，这个密封的区域里，在圈外遗失的力量可以被引进圈内，而产生效力。

莫： 我记得读过一段印第安酋长的话，“当我们搭帐篷时，我们搭圆的帐篷；当老鹰筑巢时，巢是圆的；当我们注视地平线时，地平线也是圆的”。圆形对印第安人非常重要，是吗？

坎贝尔： 是的，但在我们继承的许多苏美尔人神话中亦是如此。我们传承的图形，包含四个方位基点与360度。苏美尔人的官方历法中，一年有360天，外加5天圣假日。不算在时间内的这5天，人们会举行祭天典礼。而现代人已失去这种“时间是圆”的感觉，因为我们用数字计算时，你只听到时间滴答过去的声音，从滴答计数的时间里，你只觉得时光不断流逝。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钟，是个有小时、分钟、秒、十分之一秒和百分之一秒组成的计时器，当你看到百分之一秒的计时时，你更会有时光飞逝的体会。

另一方面，圆代表了全体。圆内的每件事物，都只是一件事，都被这个圆所包涵，这是就空间的观点而言；从时间的观点来说，圆意味着你离开，到某处去，总是又会回来。上帝是一切，是生命的来源，也是目的，圆的形象象征一个完美的全体，不论在时间或空间中皆是如此。

莫： 无始也无终。

坎贝尔： 循环，循环，再循环。就以一年的时间为例，当日子到了11月，我们又要过感恩节了，然后是12月到来，我们又要过圣诞节了。不仅只有月份循环，月亮和日子也在循环。当我们看表，我们又会想到时间的循环不止。虽然时间一样，但却是另一天了。

莫： 中国向来自称中心之国，而墨西哥原住民阿兹特克人对他们的文化也有类似的说

法，我认为每个文化都以圆作为宇宙的秩序，而把自己放在核心。为什么你却赋予圆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呢？

坎贝尔：因为它可以随时体验，某一天，某一年，或在外打猎，或任何其他探险活动，或回家后，都可以体验到。同时也有一种更深刻的体验，即子宫与坟墓的奥秘，人们被埋葬便是再生，回到大地之母的子宫中再生，而再生就是葬礼的起源。早期女神的形象中，女神被看做接收灵魂回来的母亲。

莫：我读你的作品，例如《上帝的面具》、《动物的力量》和《神话的意象》等，常常会有圆形的形

象，不论是在古典和现代的魔术设计或建筑中，还是在印度的圆顶庙宇、罗得西亚旧石器时代的石雕或阿兹特克人的日历石，古中国的青铜盾，以及在《圣经·旧约》里提及空中之轮的犹太先知以西结等，都是如此。我常遇到这种形象。而我手上的结婚戒指，也是个圆。它象征什么呢？

坎贝尔：那要视你对婚姻的了解而定。“象征”这个字本身便代表两个字合在一起。某个人只拥有一半，而另一个人拥有另一半，然后他们结合在一起。这个认知是从戒指完美的圆摆在一起开始的。这就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将个人生命融入两人生命的开始，在婚姻中两人成为一体。结婚戒指的意义在于两人同在一个圆中。

莫：当新教皇正式登基时，他带上渔人图章戒指，也是个圆。

坎贝尔：那个戒指象征耶稣呼唤渔人使徒们。他说，“我将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比基督教还早的旧教派。希腊神话中，竖琴手奥菲斯被称为“渔人”，他垂钓的对象是人，以鱼身生活在水中，然后跳出水面化入光中。由鱼变成人是个古老的概念，鱼代表我们性情中最粗俗的动物本性，而宗教则致力于把你从其中解救出来。

莫：英国新王或新后加冕时，会戴上戒指。

坎贝尔：是的，因为戒指还有另一层意义，即约束。作为一个国王，你必须受到原则的约束。你不能只依照自己的方式而活，你已经被贴上标签。当人们通过牺牲与鼓号的成人礼过程后，就受到他人与社会的制约了。

莫：荣格把圆说成是“曼陀罗”。

坎贝尔：“曼陀罗”是梵文中的“圆”。但这是个经过综合或用象征符号设计过的圆，代表宇宙结构的意义。当用心构思曼陀罗时，你便在尝试将你自己的圆纳入宇宙的圆中。一个精致的佛教曼陀罗，中央有个象征宇宙能量与光明力量来源的佛本尊，周边的各种形象则代表由佛本尊光芒放射出的形象，或是它不同层面的表现。

如果是为你自己创造一个曼陀罗，你需画个圆，然后思考你生命中各种不同的脉动与价值观。然后综合起来并找出中心点来。创造一个曼陀罗是把你生命中所有分散的层面凝聚起来、找出中心点，并促使自己归属于这个核心的一种训练。你试图将自己的圆心与宇宙的圆联系起来。

莫： 把自己放在中心点？

坎贝尔： 是的，在中心点。例如北美西部的纳瓦霍印第安人，其心理疗治典礼都是通过沙画完成的，且大部分都是画在地上的曼陀罗。接受治疗的患者进入曼陀罗，便是进入神话象征的世界中，他会被其象征的力量同化。这种以曼陀罗在沙土上绘画和把它作为静坐冥想之用的想法，在中国西藏也很常见。西藏喇嘛练习在沙土上绘画，画出代表他们生命中精神力量的宇宙形象。

莫： 这些行为显然是致力将个人生命的中心与宇宙中心结合起来。

坎贝尔： 是的，他们以心中的神话影像来表达。这些形象帮助你认同象征的力量。我们很难期望个人可以认同毫无特性的形象事物，但是如果赋予它某些富有意义的特质，那么修行的人便有所遵循。

莫： 有一种说法指出，耶稣最后晚餐中所用的圣杯，代表完美和谐的核心以及对完美整体与统一的追求。

坎贝尔： 圣杯的来源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它来自潜意识的深沉大海，海神巨厦中一个包含众多事物的大锅。我们生命的能量正是从潜意识中浮出。这个大锅正是所有生命动力永不枯竭的源泉与中心。

莫： 你认为那是潜意识吗？

坎贝尔： 不仅是潜意识，同时也是世界的基础。新的事物不断在你身边出现，生命力不断灌注入这个世界，而它源自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

莫： 被时空分隔的不同文化，却产生相同的形象，你对此如何解释？

坎贝尔： 这就是说，人类心灵中有某些力量是全体共有的。否则不可能会有如此细密的吻合。

莫：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许多不同的文化都谈到创世纪的故事、处女生子的故事、救世主降临、死后复活的故事，就表示这些故事透露了我们内在的某些信息，以及我们想去了解的需要。

坎贝尔： 对了。神话的形象乃是我们每个人灵性潜能的反映。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冥想，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力量激发出来。

摆脱恐惧和欲求，找到生命源头

莫： 所以当宗教圣典上说，人是以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它是指人类无论其宗教、文化、地理与血缘存在多少差异，皆共有某种特质，是吗？

坎贝尔： 神是人类终极的基本概念。

莫： 是最原始的需求。

坎贝尔： 我们都是以神的形象被创造的。这就是人类的终极原型。

莫： 艾略特曾提出在变动的世界中有个不动点的概念，此时动与静同时存在，他也提到车轮的毂，是时间的流动与寂静的永恒，是合而为一的所在。

坎贝尔： 这就是圣杯所代表的那个永不枯竭的宇宙中心。当生命出现时，它既无恐惧也无所欲求，它只是不变的变化；当它成为生命后，它开始恐惧并有所欲求；当你能不受恐惧与欲求的束缚，而回到你生命刚出现的那个状态时，你就能找到生命的源头。 歌德说：神灵在活人而非死人身上，在生死变化的世界，而非变化完成的固定世界中作用。他说，所以理性关怀的是通过生死变化来趋近圣灵，而智力则只是利用可知或已知的事物，来塑造我们的人生。 但是若追求自我了解，则需要在你生命中那个燃烧的起点，在那个即将生成而超越世俗善恶、无惧无求的事物中才能找到。那就是一个战士以大勇征战沙场所凭借的东西。那是生命的律动，那就是战争的奥秘与植物生长的精髓。

这让我想起草皮的例子，一个小伙子每两个礼拜就用割草机割草。假使草皮说，你一直用这种割法有什么用处呢？它还是不断地长出来。而这就是能量核心的概念，也就是圣杯形象永不枯竭的水池与生命源泉的形象。这个生命源泉对它创造产生的生命亦不在乎，只有生命的赋予与到来本身才是重要的，它是你生成变化生命的中心。这也是所有这些神话传达给你的信息。

在研究比较神话学时，借由比较两个不同系统中的形象，我们同时更能领会两者蕴涵的意义。因为其中一方会突显某个层面的意义或给予清楚的解释，而另一方则会说明另一层面的意义。他们互为阐述。

在一开始教授神话学时，我还曾担心可能会毁掉学生的信仰，但结果正好相反。宗教传统对他们而言意义不大，但当我将父辈传承的宗教传统与其他传统加以比较时，那些相似的意象代言的内在与灵性，让他们突然得到了一种新的启发。

我的学生中有基督徒、犹太教徒、佛教徒，还有两三个袄教徒，他们都有共同的体验。在诠释某个宗教的象征符号时，把它们看成是比喻而非事实，并没有任何不妥。这样做的目的是，能把它们看成你内在能量与生命的信息，宗教传统于是变成个人的内在生命体验。

莫： 在知道别人和我一样渴求并致力寻求相似的形象，以表达超越人类一般语言所能表达的体验时，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坎贝尔： 这就是小丑与小丑宗教有它存在的用处。日耳曼和凯尔特人的神话中，充满了小丑人物，他们实在是十分怪异的神明。这种特殊的形式有它的道理。这说明小丑不是最后的形象，他只是某种真实的表现。人们必须通过他滑稽的外形看到背后的真实。

斗争，所有伟大事物的创造者

莫： 在一些非洲传统中有个有趣的故事。一天，神走在路上，头上戴着一顶半红半蓝的帽子。当傍晚田地里的农夫进入村庄后，他们问道，“你们看到那个戴蓝帽子的神了吗？”而另外一些人回答说，“不，不，他戴的是顶红帽子。”于是他们起了争执。

坎贝尔： 是的。那是尼日利亚的恶作剧神——艾得秀（Edshu）。更糟的是，他有时还

变换行走的方向，转动他的帽子，所以是红是蓝就更分不清了。当前述两派人马起了争执，并被带到国王面前裁决时，这个恶作剧神出现了。他说这是他的错，是他造成的，而且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四处制造斗争纠纷是他最大的快乐。

莫：这个故事有它的道理。

坎贝尔：当然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斗争是所有伟大事物的创造者。”在恶作剧神的象征意义中，这层意义尚不明显。而在我们的传统中，伊甸园的蛇扮演了这个角色。正当一切都很美满时，它便掷出禁果。不论我们的思想体系为何，都不可能包括无限的生命。当你认为一切都不过是如此时，恶作剧神就出现了。所有的一切都破灭了，而你又再度改变、重生。

莫：我注意到你在说这些故事时，是带着幽默感说的。你似乎一直乐在其中，即使这些故事的内容离奇古怪，你也是如此。

坎贝尔：神话学与犹太基督教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神话学的形象是以幽默来解释的。你认识到意象就是某个事物的象征，你和它是有距离的。但是在我们的宗教里，每件事都是单调无聊，而且非常非常严肃。你不能对耶和华随便乱来。

高峰体验，生命中真实的时刻

莫：你如何解释，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谓的“高峰体验”和乔伊斯所谓的“神灵显现”（epihanies）？

坎贝尔：这两个并不太相同。高峰体验指的是你生命中某个真实的时刻，你体验到与存在的和谐关系，我的高峰体验都是在事后才了解，它们全来自运动比赛。

莫：哪次是你最高峰的体验？

坎贝尔：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赛跑时，有几次竞赛的体验美极了。一次比赛时，我就是知道我将赢得比赛，尽管我没有理由。当时我是接力赛跑的最后一棒，而当我接到棒时，对手已经领先我30来米了。但我就是知道这是我的高峰体验，那天没有人能击败我。那是一种以极致状态存在而又真的了然于心的情形。我不认为在我生命中还有比这次赛跑表现更佳的事，它是将我的能力推到极致的完美体验。

莫：并非所有的高峰体验都是生理的。

坎贝尔：不，还有其他种类的高峰体验。但是这是我信手拈来的个人高峰体验的例子。

莫：乔伊斯的“神灵显现”呢？

坎贝尔：这是不同的事物。乔伊斯对美感体验的定律是：它不会让你想要占有事物，那些让你想要占有绘画物的艺术品，他称为淫秽之作；美感体验也不会使你批评或拒绝某项事物，这一类的作品他称为艺术说教或社会批判。美感体验是一种对事物的单纯激赏之情。乔伊斯说，你最初会以某个架构把它看成是一件事物，而当你把它看成是一件事物时，你便

能觉察到部分与部分间、部分与全体间，以及全体与部分间的关系。这便是最基本的美感因素——律动，关系间的和谐律动。而当艺术家幸运地敲击出一段律动时，他就会体验到光辉，他就沉浸在美感之中。这就是"顿悟"。而以宗教的术语而言，这也就是所谓无所不在的基督精神的展现。

莫：这是不是圣徒感恩上帝的真面目呢？

坎贝尔：是谁并不重要。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想象中的一个怪兽。美感体验是超越伦理与说教的。

莫：这点我和你意见不同。我觉得为了要体验到神灵的显现，你激赏而不愿占有的对象，必须在某方面是美的才行。刚才你谈到你赛跑的高峰体验时，你说它美极了，"美"就是一种美学的用语。美是一种和谐。

坎贝尔：是的。

莫：而你却说美也在乔伊斯所谓的"神灵显现"中，而且与艺术和美学相关。

坎贝尔：是的。

莫：我觉得它们是一样的，假如它们都美的话。你怎么可能激赏一只怪兽而产生"神灵显现"之感呢？

坎贝尔：另一种与艺术有关的情结，并非从美而来，而是升华得来的。我们所谓的"怪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升华的体验。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太大，以致正常的生活方式无法包容它。空间的无限扩展便是升华。佛教徒懂得如何把他们的寺庙建筑在适当的地点，通常在高山上，以造成这种效果。例如，某些日本寺庙花园的设计，使我们立刻会有与庭园设计密切交感的体验。这时你好比在爬山，突然你看穿山只是面纱，于是地平线豁然展现在你眼前。而借着减轻我执，你的意识便能扩及至升华、伟大的体验。

另一种升华是由巨大的能量而来。我认识许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联合地毯式大轰炸的中欧人，他们中有几个把这种非人道的体验描述成恐怖的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视其为一种升华、伟大的体验。

莫：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我与他谈到他在凸出部战役（the Battle of the Bulge）中的体验，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德军奇袭即将成功时，我问他，"你回过头去看，那是什么样的体验？"而他说："那是一种升华，一种伟大的体验。"

坎贝尔：所以怪兽以一种神的方式出现。

怪兽以一种神的方式出现

莫：你所说的怪兽所指为何？

坎贝尔：我说的怪兽是指某些可怕的妖怪或幽灵的出现，能打破所有你对和谐、秩序、伦理道德的判断标准。例如，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毗湿奴，便在世界末日以怪兽的姿态出

现。他现身来毁灭宇宙，首先用火烧，然后是暴雨洪水，把火及其他一切事物扑灭，除了灰烬外别无一物，所有的宇宙与生命尽毁，这是上帝以毁灭者的姿态出现。这类体验是超越伦理与美学判断的，伦理已不复存在。然而在我们西方宗教里，因为是以人为中心，所以也就强调伦理的层次，上帝被认定是善的。不!不!上帝是恐怖的。任何能够创造出地狱的神，绝不可能是救世主的人选。想想看，世界末日呢!但伊斯兰教中有一则关于死亡天使的说法："当死亡天使接近时，他是恐怖的。当他已降临在你身上，他成为喜悦。"

在佛教系统中，特别是藏传佛教，静坐观想的佛本尊会以两种不同的面貌出现，一个是慈眉善目，另一个则是怒目金刚。假如你紧握住自己的自我意识不放，眷恋尘世的苦乐、亲人，那么怒目金刚的佛本尊便会现形。这似乎很可怕，但是一旦你去除了我执，同样的静坐观想佛本尊，便会以布施喜乐的形态出现。

莫：耶稣曾说过他会携带一把剑来，而我不相信他想用它来对付他的子民。他想借此打开我们的自我，以剑斩断自我的限制，从而使我们得到自由。

坎贝尔：这在梵文中叫Viveka，是"分别"的意思。有个很重要的佛，他手持一把着火的剑，高举过头。要剑做什么呢？这是分别之剑，将尘世与永恒分开。这柄剑将时间不断流逝的尘世，和原本与此相连的永恒世界切开。

时间的滴答声使我们见不到永恒。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空里。但是在这个时空中，却反映出永恒的原则与现象。

莫：永恒的体验。

坎贝尔：体验到"我之所以为我"的体验。

莫：是的，但不管永恒为何，它必须是当下。

坎贝尔：无别处可寻。不在任何他处。假使你不能当下体验到它，你也不可能在天堂里找到。天堂不是永恒，它只是长久延续而已。

莫：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体验永恒的存在

坎贝尔：天堂与地狱通常被描述成是永恒的。天堂是无时无限，但那不是永恒，永恒是超越时间的。时间的概念本身是与永恒不相容的。只有在对永恒深刻体认的基础上，才有这些来来去去的尘世苦难。佛教的菩萨道观念，便是以一种自愿而喜悦的态度来参与尘世的苦难，只要有时间的地方，就有苦难。但是对苦难的体验，可使你更进一步体验到永恒的存在，那也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莫：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湿婆的形象，就是被火圈火链所围绕着。

坎贝尔：那是神明跃动的光辉。湿婆跳舞便是宇宙本身。在他的头发中，是个骷髅头和一个新月，生死在同一瞬间，也就是万物生成的那一刻。他一只手拿着小鼓槌，发出滴、滴、滴的声音。那是时间之鼓，时间滴滴之声使我们看不见永恒。我们被时间所困。但湿婆

神另一只手上却是火焰，能把时间覆盖的面烧去，而把我们的心朝向永恒敞开。

湿婆是上古的神明，也许是今日被人崇拜的最古老神明，这里有些公元前2000-2500年留传下来的神像，其中盖上小印的人物很明显的就是湿婆。

湿婆的某些化身是非常恐怖的，代表生命本质中许多美妙的面向。他是原型的瑜伽士，破除人生的幻象，但是他同时也是生命的创造者、发动者和觉悟者。

莫： 神话处理的是形而上学。但宗教也处理伦理学、善与恶、我你之间的关系，我该如何对待你，以及如何对待同是上帝子民的他人。在神话学中伦理学占有怎样的地位与角色？

坎贝尔： 我们谈到的形而上体验，是指你了解到你和其他人是一体的。伦理学教你一种方式，即如何将他人与自己一体的态度，落实到生活里。你毋须拥有体验，因为宗教教义教你的行为模式已经隐含了对他人慈悲的精神。宗教告诉你自私自利的行为是罪恶的方式，鼓励你行善。而这与你的身体是一致的。

莫： 爱你的邻人有如天父，因为邻人就是天父本身。

坎贝尔： 当你依教奉行时，你就会有如此的体会。

莫： 你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渴望永生？

坎贝尔： 这点我并不了解。

莫： 这是否源于对地狱的恐惧和对其他目标的渴望？

坎贝尔： 那是标准的基督教教义，即在世界末日时，会有一场最后审判，善的人会上天堂，而邪恶的人则下地狱。这个概念可以回溯到古埃及。奥西里斯是死而复活的神，而他永生之身会以死者审判者的角色出现。木乃伊是为死者面对神明审判而准备的，但有趣的是，在埃及，死者向神报到，是去体认自己与神是一体的。在基督教传统中，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你如果说，只有天堂地狱可选，那么你就给我永远的天堂吧!但当你了解到天堂只是上帝美善形象的一种表征，那一瞬间是不属于时间的，时间被爆破了，所以永恒不是某个东西持续不断。这一点你可以在尘世人际关系的经验中立即体会到它。我有许多好友过世，父母也已过世，但是我有个非常微妙的体会，那就是，我并没有失去他们。我与他们共处的时光，到现在一直还活在我的心中。他们给我的仍然与我同在，那是一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不朽感。

有一则关于释迦牟尼的故事说，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因刚失去儿子而陷于悲痛中的女人。他对她说，“我建议你去找找看，在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人从未失去过他宝贝的儿子、爱人、亲戚或朋友。”要了解你必朽的生命与你内在某种超越必朽的真实，是件困难的事。

对每一个瞬间都要怀有喜乐的表达

莫： 神话不是充满了渴求不朽的例子吗？难道不是吗？

坎贝尔：是的，但当不朽被误解成是肉身的永远存在，那实在是一出闹剧。从另一方面讲，当不朽被看成是你此刻生命中的永恒时，那又不同了。

莫：你说过，生命的整个问题环绕在存有与生死变化的对立上？

坎贝尔：是的，但是变化永远是部分的，存有才是全部。

莫：这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假设你希望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在最初几年你是个孩子，只是人的一部分；过几年你到了青春期，那也是人的一部分；你成熟长大，仍然只是部分，你不再是孩子，但你还没老。在《奥义书》中有一个关于最初高度集中能量的形象，代表宇宙大爆炸，将所有的事物分派到破碎的时间架构中。而能够从破碎的时间中看到生命源头的完整力量，则是艺术的功能。

莫：美是对生存感到喜乐的一种表达。

坎贝尔：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如此。

莫：与此体验相比，明天会变成什么就不重要了。

坎贝尔：这是个伟大的瞬间，比尔!我们要做到的，正是通过我们不完全的表达方式，来掌握我们的主体存在。

莫：假如我们不能描述上帝，假如我们的语言不足以表达，为什么我们搭建的建筑物都可以升华到伟大的境界呢？艺术家是怎样把他们想象的上帝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呢？我们如何能做到呢？

坎贝尔：那只是艺术的反映，只是艺术家心目中的上帝，只是人对上帝的经验。但是最终无形无象的奥秘，是超越人类经验的。

莫：所以，不论我们体验到什么，我们的语言表达了什么，都无法触及此奥秘。

坎贝尔：没错，那就是诗存在的功能。诗是一种必须体会的语言，诗选择特定语汇的表达方式，便意味着超越文字本身，于是你才能体验到光辉或“神性的显现”。神性的显现是存在本质的展露。

人生是内在意志的杰作

莫：对上帝的体验是超越文字描述的，但我们都有不得不描述的感觉？

坎贝尔：是的，叔本华在他著名的文章《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指出，当你活到某个年龄，回头看看你的一生，似乎是有秩序与有计划的，仿佛由小说家创作出来一样。那些当时看起来只是偶然发生的事，不久却成为你整个人生情节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谁创作了这个剧情呢？叔本华认为，正如同你的梦，是由你某部分潜意识所创作的，所以你的人生也是你内在意志的杰作。正如同你不期而遇的人，后来变成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样。

你也不自觉地扮演着赋予他人生命意义的角色。这整个事件就像是一首大型交响乐曲一般，每个环节都不自觉地紧扣其他环节。叔本华的结论是，我的人生好像是宇宙中做梦者梦境里的情节，梦中不同的做梦者也做着不同的梦。所以每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而由宇宙求生的意志推动着。在印度神话中，有个伟大的形象——因陀罗网（The Net of Indra）。它是由宝石组合成的网路，每一个丝绒交会处的宝石，都会反照出其他所有宝石的影像。每件事物都是互为缘起的，所以没有人绝对错误。这个景象使人觉得背后仿佛有个意志存在，不断地赋予现象界意义，但却没有人了解是何意义。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照着这个意义而活。

莫：然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目的，你相信吗？

坎贝尔：我不相信生命是有目的的。生命只是一群原形质，渴求再生和不断存在罢了。

莫：这不对，不对。

坎贝尔：等一等。纯粹的生命状态，是不能被说成有目的的，你只要看看不同地方的生命，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便知。但是你可以说，每个生命的个体拥有生命的潜能，而人生的任务便在于发挥那些潜能。如何做到呢？我的答案是："遵照你心灵深处的喜悦而行。"在你内心深处有某种能力会告诉你，你何时活得有重心，也知道你是否走在正轨上。如果你出轨，而沉醉于物欲中，你已经失去你的生命。如果你一直活得有重心，即使不赚任何钱，你仍然拥有你心灵深处的喜悦。

目的不重要，旅程才重要

莫：我很喜欢"目的不重要，旅程才重要"这个观点。

坎贝尔：是的，涂尔干（Karlfried Graf Dürckheim）曾说："当你在旅程中，发现目的地越来越远，你便认识到旅程便是真正的目的地。"纳瓦霍印第安人有一种他们叫做花粉道的有趣形象。花粉是生命的源头，花粉道是通往生命核心之路。纳瓦霍印第安人说："啊!美在我的前、后、右、左、上、下，我在花粉道上。"

莫：伊甸园过去不是，但未来会是。

坎贝尔：伊甸园现在就是。"天国散布在每个角落，而人们看不见它。"

莫：伊甸园就是现在，在这个充满苦难、死亡与暴力的世界吗？

坎贝尔：那只是它感受的方式，但这就是伊甸园。当你看到天国遍布人间，原来的生活态度便不复存在。这就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不是一件将发生的事件，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转化，一种视野的转化。你看到的不再是由固定事物组成的世界，而是光辉的世界。

莫：我将"天父的精神在血肉之中"这句神秘、强而有力的句子解释为永恒的原则。它在人生的旅程或我们的体验中具体呈现。

坎贝尔：你也可以在你身上找到天父的精神。

莫： 如果不在自己身上找到，还有何处可寻？

坎贝尔： 常言道，诗表达超越文字的精神。而歌德常说："所有的事物都是比喻。"所有变化的事物，只不过是比喻的指涉对象罢了。我们都是。

莫： 但为何人们会崇拜比喻、爱恋比喻，并为比喻而死呢？

坎贝尔： 那是全世界人们都在做的事——为比喻而死，但当你真的了解"唵"（AUM）的意义时，你便不需要外出或为任何目标而死，因为它已经涵盖一切。你只需安静坐下来，观察它、体验它、认识它就是了。这是个高峰体验。

莫： 请你解释一下"唵"。

坎贝尔： "唵"对我们的耳朵而言，是所有现象事物基础的宇宙能量之音。你先从口腔后部发出"阿"，然后是张大到极致的"欧"，再接下来是闭口的"姆"。当你能正确发出这三个音时，所有的母音都包括在内了。唵!子音在此只是被当成打断基本母音的声音。所有的字音都只是"唵"的片段而已，正如所有的意象都只是终极形象的片段一样。"唵"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声音，使你与那共鸣的宇宙相接触。如果你曾听过西藏喇嘛唱诵"唵"声的录音，你就会知道这个声音的意义，那是宇宙"唵"声在世间的存在。能与此声接触并领会到它的真谛，乃是最高峰的实存体验。

"阿-欧-姆（A-U-M）"是出生、成长与死亡的循环三部曲。"唵"被称为"四合一音节"。除了阿-欧-姆之外，第四音是什么？那便是沉默之声，唵声由此而生，由此而灭，它也是唵声的基础。我的生命是阿-欧-姆之声，但还有一个沉默之声作为它们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朽，这是必朽，那是不朽，如果没有不朽，就不会有必朽。在人的存在中，必然会区别这两个生命面向。在与我已逝父母相处的经验中，我了解到在我们时间序列的关系外，还有更深刻的层次存在。当然也是因为时间序列中的某些时刻，才让我深刻了解到这个关系的更深刻意义。我清楚地记得这些时刻，它们是"神灵显现"、天启与光辉的时刻。

莫： 显然这层意义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坎贝尔： 是的，言语永远有某种特性，因此也是有局限性的。

莫： 然而，约瑟夫，我们渺小的人所能留下的，也只是这可怜的语言罢了，不论它多美丽，总是无法表达出我们想要说的……

坎贝尔：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高峰体验超越一切、超越现在与未来的原因。

一切为了您的阅读价值

★ 您知道自己为阅读付出的最大成本是什么吗？

★ 您是否常常在读过一本书后，才发现不是自己要看的那一本？

★ 您是否常常发现很多书都是一时冲动买下，至今一字未读？

★ 您是否常常感慨书的价格太贵，两百多页，值四十多元钱吗？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选择合适的图书类别

目前市场上的**图书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五小类**：

1. 引进图书：引进图书来源于国外出版公司，多从其他语种翻译成中文出版，反映国际发展现状，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较弱，其中包括三小类：

a）教科书：理论性较强，体系完整，但多为学科的基础知识，适合初入门的、需要系统了解一门学问的读者。

b）专业书：理论性、专业性均较强，需要读者拥有比较深厚的专业背景，阅读的目的是加深对一门学问的理解和认识。

c）大众书：理论性、专业性均不强，但普及性较强，贴近现实，实用可操作，适合一门学问的普通爱好者或实际操作者。

2. 本土图书：本土图书来源于中国的作者，反映中国的发展现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较强，但国际视野和领先性与引进版相比较弱，其中包括两小类，可通过封面的作者署名来辨别：

a）**“著”作：**大多为作者亲笔写就，请读者认真阅读“作者简介”，并上网查询、验证其真实程度，一旦发现优秀的适合自己的作者，可以在今后的阅读生活中，多加留意并了解。

b）**“编著”图书：**汇编了大量图书中的内容，拼凑的痕迹较明显，建议读者仔细分辨，谨慎购买。

阅读的收益

阅读图书最大的收益，来自于获取知识后，**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获得品质的**改善和提升**，油然而生无限的**满足感**。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并归于两个品牌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47mm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湛庐文化Slogan**”，书脊上标记“**湛庐文化Logo**”，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

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用轻型纸

您现在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所使用的是轻型纸，有白度低、质感好、韧性好、油墨吸收度高等特点。

关注阅读体验

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字体、字号和行距，是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符合读者阅读感受。每页设计的字数可以在阅读疲劳周期的低谷到来之前，使读者稍作停顿，减轻读者的阅读疲劳，舒适的阅读感觉油然而生。

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给您更好的阅读体验，代表着我们“十年磨一剑”的专注精神。我们希望湛庐能够成为您事业与生活中的伙伴，帮助您成就事业，拥有更为美好的生活。

湛庐文化2008–2012年获奖书目

《正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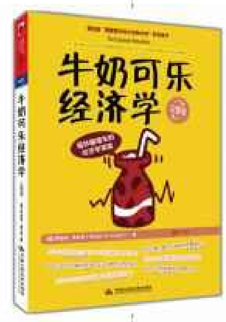


《新智囊》2012年经管类十大图书，京东2012好书榜年度新书。

35年职业经理人养成心得，写给有追求的职场人。

聆听总裁的职场故事，发掘自己与生俱来的正能量。

《牛奶可乐经济学》



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唯一获奖的商业类图书。

搜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十本最佳商业图书。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工作，体验作为“经济学家”的美妙之处。

《清单革命》



《中国图书商报》商业类十大好书。

全球思想家正在读的20本书之一。

一场应对复杂世界的观念变革，一部捍卫安全与正确的实践宣言。

《大而不倒》



《金融时报》·高盛2010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入选作品。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之一。

蓝狮子·新浪2010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智囊悦读》2010年度十大最具价值经管图书。

一部金融界的《2012》，一部丹·布朗式的鸿篇巨制。

《金融之王》

《金融时报》· 高盛2010年度最佳商业图书。

蓝狮子2011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度十大金融投资书籍。

一部优美的人物传记，一部独特视角的经济金融史。



《快乐竞争力》

蓝狮子2012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

赢得优势的7个积极心理学法则，全美10大幸福企业“幸福感”培训专用书。



《大客户销售》

蓝狮子 · 新营销2012最佳营销商业图书。

著名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孙路弘最新作品，一本提升大客户销售能力的实战秘笈。



《自营销》

百道网2013年度潜力新书。

全球最具创意广告公司CP+B掌门人的洞见之作，让好产品和好营销同唱一首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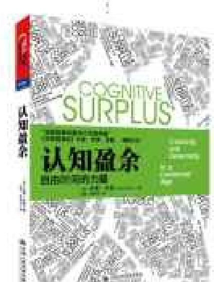


《认知盈余》

2011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看“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克莱·舍基如何开启无组织的时间力量。

看自由时间如何成就“有闲”世界，如何引领“有闲”经济与“有闲”商业的未来。



《爆发》

百道网2013年度潜力新书。

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颠覆《黑天鹅》的惊世之作，揭开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模式。



《微力无边》



2011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最佳装帧设计奖”。

中国最早的社会化媒体营销研究者杜子建首部作品，一部微博前传，半部营销后传。

《神话的力量》



《心理月刊》2011年度最佳图书奖。

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当代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毕生精髓之作。

《真实的幸福》



《职场》2010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10本职场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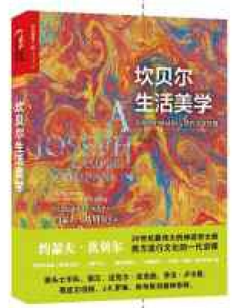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扛鼎之作。

哈佛最吸引人、最受欢迎的幸福课。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延伸阅读

《坎贝尔生活美学：从俗世的挑战到心灵的深度觉醒》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 20 世纪最伟大的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系列作品。
- ◎ 破译世俗生活谜团的生命之钥。
- ◎ 影响猫王、披头士、卢卡斯、乔布斯、奥巴马的精神导师，开启你的灵魂世界。
- ◎ 沐浴精神之光，了解心灵的深度，交换神奇而让人狂喜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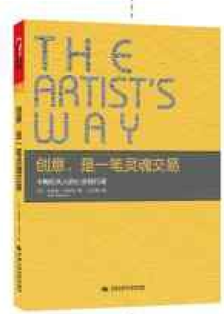
《指引生命的神话：永续生存的力量》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 20 世纪最伟大的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系列作品。
- ◎ 找寻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宇宙之歌。
- ◎ 影响猫王、披头士、卢卡斯、乔布斯、奥巴马的精神导师，用神话思维解释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 ◎ 一次由外在世界、人类心灵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深入探索。

《创意，是一笔灵魂交易》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 “创作教母”卡梅伦夫人的心灵修行课。
- ◎ 世界上最著名的创意课20周年纪念版。
- ◎ 超过 200 万读者感动推荐，影响成千上万的创作者。

◎ 几米、李欣频、汉宝德创意路上最推崇的精神导师之作。

《意识光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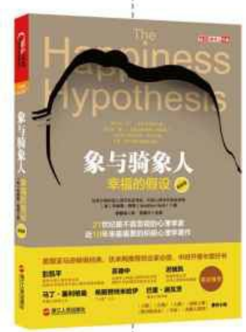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超个人心理学大师、意识研究领域的爱因斯坦——肯·威尔伯成名作。

◎ 一部闭关3个月完成的发轫之作，历经3年，33家出版社拒绝发行，问世之后震惊世人。

◎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第四本哲学著作”。

《象与骑象人》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积极心理学对“心理救助与重建”的卓越贡献。

◎ 当今国际奖金最高奖“坦普尔顿奖”获得者的权威、震撼之作。

◎ 改变心理与行为的积极心理学、探讨生命本源的“心理”哲学，你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书。


business
英雄之旅
约瑟夫·坎贝尔
亲述他的生活与工作
锻造坚韧灵魂的「启示录」
THE HERO'S JOURNEY
[美]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著
黄珏苹◎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英雄之旅：约瑟夫·坎贝尔亲述他的生活与工作

著者：[美]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译者：黄珏苹

字数：255000

电子书定价：43.99美元

The Hero’s Journey: Joseph Campbell on his life and work

Copyright © 2003, Joseph Campbell Foundation (jcf.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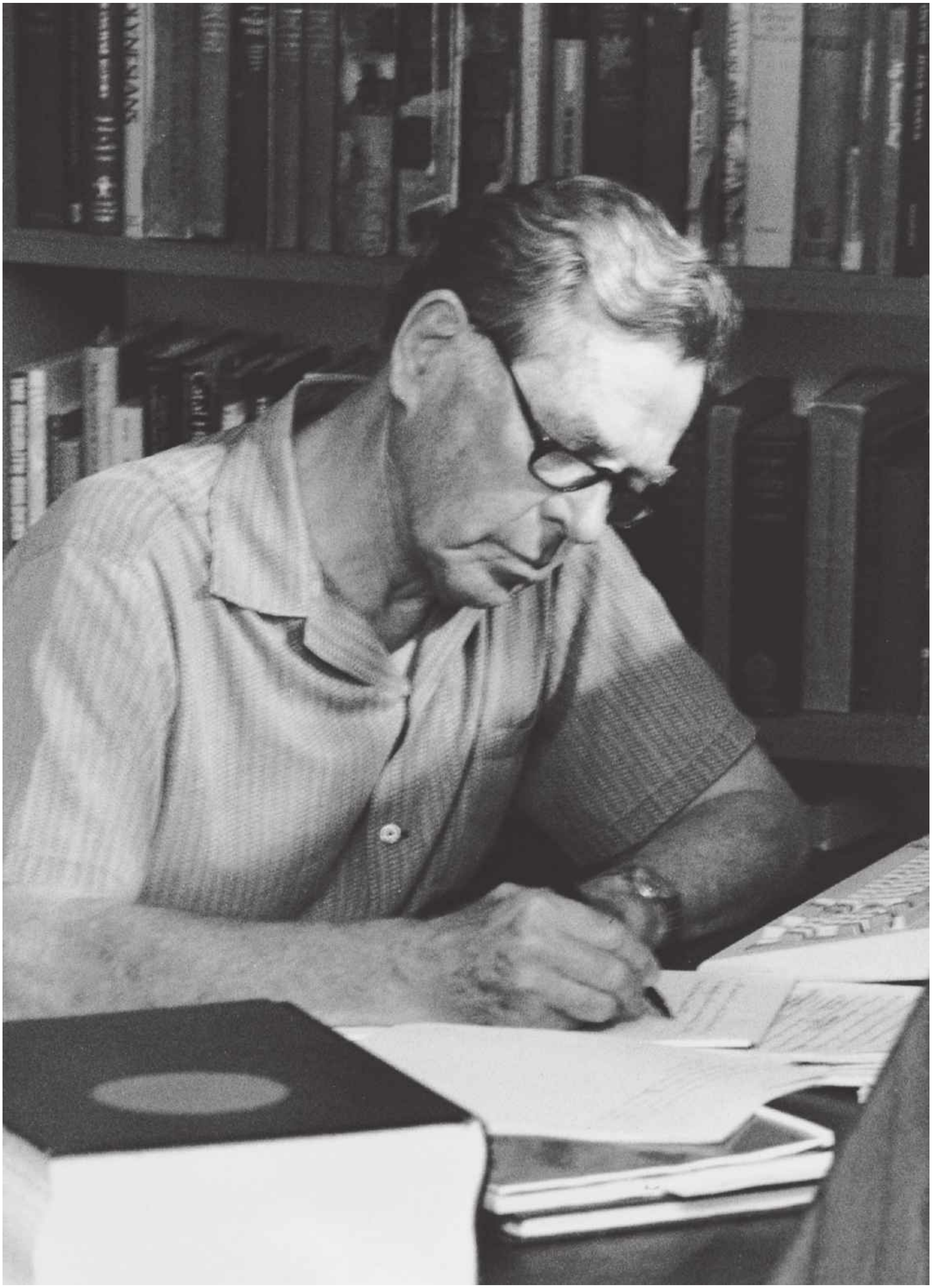
目　录

版权信息
序一
《英雄之旅》诞生记
序二
神话的新生命
前言
第一章 历险的召唤
第二章 考验之路
第三章 探索幻境
第四章 遇到女神
第五章 恩赐
第六章 借助魔法逃脱
第七章 归来的阈限
第八章 两个世界的主宰
后记
老虎与山羊
约瑟夫·坎贝尔的著作
致谢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简介
译者后记

你不是一个人在读书！

扫码进入湛庐“创新创业”读者群，

与小伙伴“同读共进”！



《英雄之旅》诞生记

激情会让大多数精神病学家都感到紧张。“你对约瑟夫·坎贝尔的需要，听起来就像把他当成了弥赛亚的替代者。”很早之前，当我想把坎贝尔最好的方面记录在电影和电视中时，一位杰出的分析师朋友这样对我说过。1987年，一部时长一小时的影片《英雄之旅》将那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你手中的这本书就源自那部影片。

钟情于体育运动和教会之外的事务，会让大多数的中西部长老会信徒紧张不安。如果我对坎贝尔的兴趣能够得到当地教会的支持，或被我对医学活动和经济前途的关注所取代，我年迈的父母显然会更安心。

由于不听老师和父母的话是一种不礼貌和缺乏判断力的行为，因此在与约瑟夫·坎贝尔长期而复杂的关系之初，我尽量不把他视作崇拜的对象，而且有一些不盲从的好朋友确保我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和感受。

但是当我如实地看待那些岁月时，所有的经历感觉起来更像是爱。这种爱并不是特别针对坎贝尔的，而是其他人看到和听到他时所产生的情感。他们的愉悦和成长支持了我为这个项目工作十几年。意识到别人在遇到坎贝尔时会发生什么始于我自己的经历。

1972年，39岁的我用大学的休假时间完成了一项有关他杀的研究项目。我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发现最早有关暴力的文献与神话有关。令我吃惊的是，古代神话中描写的家庭暴力的动态模式与现代美国家庭暴力的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于是我开始阅读约瑟夫·坎贝尔的四卷作品《神的面具》。读完后我意识到坎贝尔与人类的象征、心理、灵性和艺术传统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这种联系方式正是达尔文之后的大批科学家为了认识生物模式而一直在做的。在这个过程中，坎贝尔的书给予了我智慧以外的某些东西。当读完这些书时，我对自己和世界的感知改变了，我感觉轻松自在。我想更多地了解坎贝尔的观点，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我对这个人本身充满好奇。他的作品读得越多，我越不断受到强烈愿望的推动，我想了解坎贝尔广泛的学识和能力，他如何运用这些学识和能力将世界各地的神话混合在一起，使学

术界之外的读者也能读懂。

他们认为一群人一起进去是丢脸的事，每个人从自己选择的地点进入森林，那里非常黑，没有路。即使有路，那也是别人的路，每个人类都是独一无二的杰出个体。

约瑟夫·坎贝尔，《女神：神圣女性的秘密》

我自己不是电视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我找来现已辞世的格雷格·斯帕林（Greg Sparlin）进行合作。但是，一开始坎贝尔拒绝了我们将他的作品转为电视媒介的建议，他认为印刷品才是恰当的媒介。经过我们多次会面对他进行劝说，我们最终得到了他的承诺。当时我确信，我们可以让他人感受到坎贝尔的学识和活力，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灵魂在升华。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同这个想法，但我并不在意。

就像很多富有创意的项目一样，我们一开始犯了很多错误。到1981年末，我越来越担心坎贝尔的健康，在6个月里他患了两次严重的肺炎。虽然他看上去还好，说起话像以前一样谈笑风生，但我的直觉在替他担心。坎贝尔将近80岁了，世人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拍摄记录依然不够充分。是的，他出版了很多著作，正如乔治·卢卡斯后来所说的，坎贝尔具有一股自然流露的“生命力”，促使他的读者积极主动地开启他们自己的精神冒险。随着紧迫感的增加，我加倍付出努力。

1982年1月，在加州大苏尔的伊莎兰学院，《英雄之旅》正式开始拍摄。在制片人比尔·弗里（Bill Free）的帮助下，我找来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与坎贝尔交谈，从坎贝尔亲密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布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歇·吉耶曼，到以前从未听说过他的年轻女性。我希望各行各业的人、导演戴维·肯纳德的技巧、美丽与传统的环境以及约瑟夫·坎贝尔非凡的人生与活力能够为我们的影片提供丰富的素材。你在本书中看到的很多内容便来自在伊莎兰学院拍摄的那些对话。

大约四五个月后，当我们正在剪辑影片并仔细阅读剧本转写本时，我开始发现内心有一个声音一直困扰着我。即使内心的声音在告诉我“追随你内心的极乐”，这依然是我不习惯的事情。然而内心的声音不停地对我说：“把坎贝尔下一次全国系列讲学录下来，因为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讲学。”令人难过的是，竟一语成谶。

有些人在放松的、非正式的环境中能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剪辑的第一部影片采用了大量

这样的镜头。然而我们做得越多，就越能发现当坎贝尔选择了重要的主题，使用在几十年讲学中不断被完善的素材时，他的状态会达到最好。

从1982年到1985年初，一位制作人员跟随坎贝尔周游全国，录制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巡回讲学。我们在新墨西哥州陶斯市录制“精神与象征”，在圣达菲录制“穿越时间的神话转变”，在纽约坎贝尔妻子珍·厄尔德曼（Jean Erdman）的大开眼界剧场（Theater of the Open Eye）录制“长青哲学：印度教与佛教”，在旧金山艺术宫剧院（Palace of Fine Arts Theater）录制“西方方式：亚瑟王传奇”和“寻找圣杯”，在旧金山加州历史学会（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录制“当代神话学：詹姆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现在我们拥有长达50小时的坎贝尔最有影响力的讲学录像，它们会被永远保存下去。自此，我没有再听到内心的那个声音。

作为制作人员，我跟随坎贝尔在全国各地巡回讲学。在每次讲学和研讨班结束后，人们都会走过来问我：“坎贝尔是谁？他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听众普遍对他充满了好奇，对他的观点很着迷。正是这些问题激励我们完成了第一部影片，并最终有了这本书。

我们制作影片的最终策略是让观看者一边观看坎贝尔的故事，一边无意识地加工他们自己的生活。在我们拍摄的花絮、故事、独白和对话中，人们会发现他们自己的人生大事，认识到自己与大自然结合的重要性，以及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必要性。约瑟夫·坎贝尔活出的人生轨迹充满魅力地展示在他广博的学识中。对我来说，影片最精彩的部分是1985年在纽约国家艺术俱乐部举行的颁奖晚宴，坎贝尔因对文学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奖项。因为片长的限制，我们的影片只节选了乔治·卢卡斯、理查德·亚当斯、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等人的见证和赞誉。令我们非常难过的是，我们还不得不缩减坎贝尔的获奖感言。幸好这本书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回顾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同时也纳入了因为片长限制而没有收录在影片中的精彩的原始材料。

坎贝尔总觉得自己的观点比他这个人更重要。在影片中，在这本书的设计中，我们尽量确保像他希望的那样——观点的表达格外清晰，达到最佳的清晰程度。

电影版《英雄之旅》1987年春天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和西海岸的导演工会剧院（Directors Guild Theater）首映。本书包括他在西海岸首映式上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演讲摘录，尽管那次他接近了他自己所说的“死神”，却仍然向听众提供着新信息和内容综述。看着坎贝尔最后一次接受听众起立鼓掌欢呼，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四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在多次审核我们的剧本转写本和剪余片（从很多被废弃的电影胶片中选取的片段）后，我让副制片人菲尔·柯西诺（Phil Cousineau）完成这本书，他和联合制片人詹妮尔·拜尔尼可

（Janelle Balnicke）一起写了影片的解说词。菲尔·柯西诺对影片各个方面富有创意的重要贡献以及他对坎贝尔夫妇与日俱增的挚爱令我印象深刻。我知道他们不仅认可并欣赏坎贝尔在神话与人生知识方面的广博，还欣赏他的才华的深度。

1988年，公共广播公司在全国播放了《英雄之旅》和比尔·莫耶斯的六集电视访谈节目《神话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 ）[1]，它们引发了广泛而爆炸性的反应。在我看来，大众兴趣的迸发证明了一个事实：约瑟夫·坎贝尔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

斯图尔特·布朗

|序二|

神话的新生命

——纪念约瑟夫·坎贝尔百年诞辰

198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和约瑟夫·坎贝尔坐在他位于夏威夷火奴鲁鲁的公寓的门廊上，远眺太平洋海面。坎贝尔的状态非常好，讲了几个古老的爱尔兰笑话，罗列了他接下来要写的五本书的计划，欢快地一次又一次地谈论《英雄之旅》。那时他和妻子珍·厄尔德曼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我和执行制片人斯图尔特·布朗把片子带到夏威夷，给他们播放，在正式发行前获得他们最后的认可。

[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真了不起，太了不起了。”我记得他这样说。月光在海面上闪烁跳跃，温暖的轻风摇动着棕榈叶。我问他是否为影片得到电影制片人乔治·卢卡斯、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以及小说家理查德·亚当斯等人的称赞而感到吃惊。

“我开心得很，”他说，“你知道，我的书不是写给评论家和学者的，而是写给学生和艺术家的。当听说我的作品对他们那么有意义时，我无法表达这让我有多高兴。那意味着我研究的神话在新一代人中还保持着生命力。你知道那正是艺术家的作用，他们重新解读古老的故事，让它们在诗歌、绘画和电影中复活。”

坎贝尔停顿了一下，呷了一口杯子里的格伦利物威士忌，然后以一种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方式，一边和我碰杯，一边直言：“正因为这个原因，坚持你正在做的事情并把它视为己任对你来说很重要。”

这正是我们多年来对我和其他剧作家（比如托马斯·施莱辛格[Thomas Schlesinger]、基思·坎宁安[Keith Cunningham]、克里斯托弗·沃格勒[Christopher Vogler]和理查德·贝班[Richard Beban]）联合教授的课程进行不断探讨的内容，课程的名称是“神话、梦与电影”。我的朋友和我受到《英雄之旅》的启发，更好地理解了电影原始的、梦一般的结构。应该承认，第一次

分享我就神话和电影中的英雄之旅的“巨轮”所写的随笔和所画的画作令我紧张，但坎贝尔给予我很多热情鼓励。就像所有伟大的导师一样，他立即给了我继续从事工作的信心，无论它会有怎样的发展。

“哦，我认为这棒极了，”他说，“这是我的全部诉求——帮助学生和艺术家把神话看成是一次壮丽的人生冒险的反映，然后向其中注入新的生命。”

就在那一年，1987年的10月，坎贝尔逝世，享年83岁。不久之后，他的书和录像带的销量飞涨，他的名字成为了神话学的同义词。我们的影片《英雄之旅》广受好评，美国和欧洲几十个地方邀请我去放映这部影片。一天夜晚，我在纽约开放中心（Open Center）放映这部影片，观众爆满。我和坎贝尔的妻子珍坐在前排。之后，我问她觉得坎贝尔在得知自己突然受到大众文化的欢迎后会说什么。珍的眼睛闪闪发光，说道：“我确信他会说我们应该搬到博拉博拉岛去，因为电话和信件会干扰他的工作。”

自从本书1990年第一次出版以来，我收到了来自全世界，来自可以想象得到的各行各业的读者来信。如果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渴望表达对约瑟夫·坎贝尔的谢意，感谢他帮助他们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密歇根的一位房屋油漆工在信中写道，英雄之旅的模型促使他将每个新项目都看成是一次冒险。一位来自纽约的雕塑家写信告诉我，这本书让他想起了“神话形式的永恒光辉”。加州福尔瑟姆监狱的一名男子写信来说，在“人生之旅的迷宫中”他不再感到那么孤单。一位前全国橄榄球联盟的球员参加了我的一次工作坊。这位前运动员说英雄之旅的模型让他相信，如果你知道如何改变你的故事，那么在不断变化的人生中便不只有一种旅程。硅谷的一位顾问寄给我他绘制的一张图表，将英雄之旅根据商业人士进行了修改，说这样有助于他们看到每一笔交易的开始、中间和结尾。巴西圣保罗的一位医生发来电子邮件，说他反复读了这本书，因为这帮助他找到了在贫民区从事工作的意义。

还有无数知名人士曾联系我，比如忧郁布鲁斯乐队（The Moody Blues）的创始人麦克·平德（Mike Pinder）。他说坎贝尔的作品说服他把余生奉献给将神话与音乐带给年轻人的工作上。再比如具有传奇色彩的巴黎面包师里欧奈·普瓦兰（Lionel Poilane），他告诉我在阅读了坎贝尔的作品后，他认识到了在采访中强调面包起源的重要性。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讲演后，已故作家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的妻子默默地走过来，告诉我坎贝尔的作品是她丈夫之所以乘船远赴非洲寻根的主要原因。建筑师安东尼·劳勒（Anthony Lawlor）写信给我说，坎贝尔的作品让他回忆起自己对设计的热爱，在我们迷茫时，这种热情会成为新的避难所。宇宙学家布雷恩·斯威姆（Brian Swimme）告诉我，他认为坎贝尔的作品：“等同于精神领域的基因工程……每一个思考者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个惊人的事实：现在我们拥有了所有远古的深奥的编码。我们将如何利用这种非凡的力量？”阿伦群岛的一位前牧师达拉·

马洛伊（Dara Malloy）对我说，坎贝尔的作品推动他消除了他所继承的基督教的神话色彩。他基于古代凯尔特人的教义提出了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的作曲家R.B.莫里斯（R.B.Morris）私底下告诉我，坎贝尔的作品使他相信不应该放弃自己生命早期的伟大神话，从阿巴拉契亚的故事到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应该让它们在他的音乐中成长。很有影响力的温尼贝戈族巫医鲁宾·斯内克（Reuben Snake）告诉我，现在很多印第安人学校中的长者采用坎贝尔的书和影片教学，借此复兴人们对印第安神话学的兴趣。

这些回应一定会让约瑟夫·坎贝尔的内心感到暖暖的，2004年为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而再次发行《英雄之旅》也是如此。如果真的像诗人约翰·邓恩所说的，“死亡是升入更好的图书馆”，我相信坎贝尔正读着无穷无尽的神话图书，安享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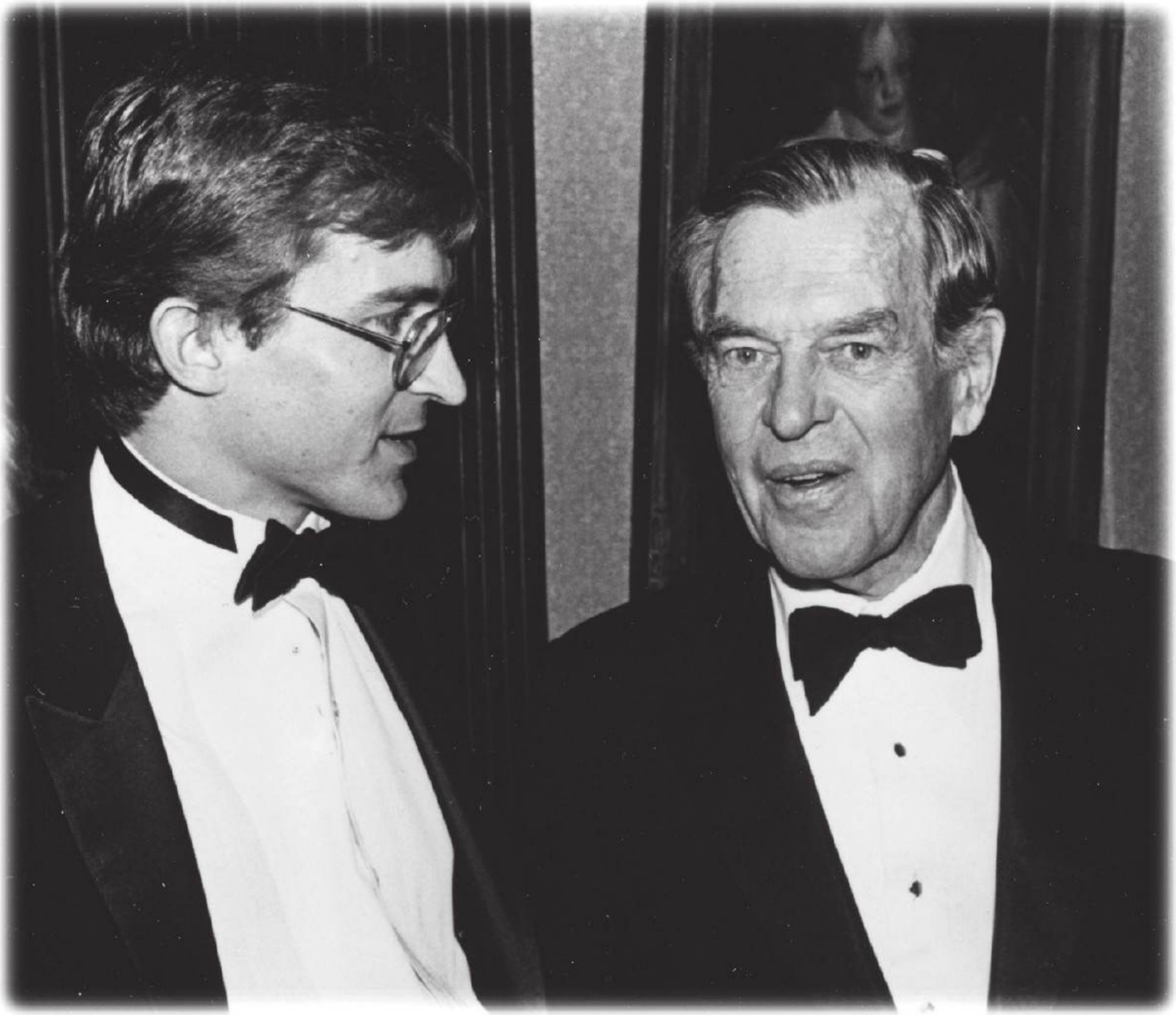
菲尔·柯西诺

旧金山

2003年**3**月



1957年，约瑟夫·坎贝尔在华盛顿外事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给外交官们带来的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



1985年，81岁的约瑟夫·坎贝尔在纽约国家艺术俱乐部接受文学荣誉金质奖章，电影制片人菲尔·柯西诺与他在一起

THE HERO'S JOURNEY

前言

约瑟夫·坎贝尔在古代神话海洋中漫长而奇幻的旅行既是精神上的追求，也是学术上的追求。通过大量的阅读、写作、游历以及与同时代很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会面，他发现了世界神话学遗产中惊人的相似性，这加强了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抱持的信念：大自然的核心存在着根本性的大同。

“真理只有一个，而圣人以各种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他常常引用《吠陀经》中的这句话。综合历史中恒定的真理成了他人生的燃点，用神话永恒的纽带在科学与宗教、心灵与肉体、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成了他工作中的重心。

在《千面英雄》的前言中他写道：“我希望这种比较对目前可能还不太令人绝望的统一事业有所帮助，不是以某些基督教会或政治大国的名义进行的统一，而是在人类相互理解意义上的统一。”

与传统的学者强调文化差异不同，坎贝尔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性上，对神话学、宗教和文学采用了比较历史方法。他相信神话故事与意象中共同的主题或原型超越了千变万化的形式和文化表现。而且他相信通过回顾神话中这类原始意象，比如英雄、死亡与重生、童贞女得子和应许之地，即灵魂的普遍方面，我们能够揭示出共同的心理根源。正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它们甚至能揭示出灵魂如何看待它自己。

他写道：“神话是‘神的面具’，透过它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将自己与存在的奇迹联系起来。”他相信认识到这些意象的永恒性会令我们感到震惊（从原始文化到最现代的文化），这不仅能够阐释我们的内在生活，也能阐释从中产生所有人类生命的深层精神根基。

就像爱因斯坦探求解释外部世界能量的统一场理论一样，约瑟夫·坎贝尔致力于创造出同样非凡的、有关内在世界能量的统一场理论，被我们称为“神”的内在世界能量的化身。坎贝尔将物理学家所说的“真实世界的脉络”称为“宝石的网络”，这是源自印度人的宇宙观的一个绝妙隐喻，也反映了约瑟夫·坎贝尔对神话、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独特整合。他总结道，曾教授他这些学科的老师们本质上在说相同的事情：在整个历史中存在着唤起人类灵性的原

型冲力系统，也就是“同一首壮丽的歌”。

作为学者、教师和作家，他所走的打破传统的道路与他在大量神话中发现的“左手道路”[2] 并没有什么不同：《奥义书》称之为“像剃刀刀锋一样锋利的桥”，佛教徒称之为“中道”，或者寻找圣杯时进入的黑暗森林，“那里没有道路”。他本能地遵循着自己的学术之道，超越了传统学术的神殿，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待灵性与心理，它包含了圣人和萨满所说的、能够被直接体验到的超越物质世界的现实。这种直接感知神秘主义者所说的宇宙意识的形式不亚于亲身遇到众神。这就是在混乱表象下看到秩序，在黑暗核心中捕捉到肯定生命的美丽。如果像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说“人类存在的最大诀窍在于在短暂中抓住永恒”，那些能够从坎贝尔富有挑战性的观点中体验到永恒的人便成了我们的魔术师、我们的精神向导。

坎贝尔经常开玩笑说，非传统的职业使他不能享有其他学者可以享有的一些特权。但是对了解他的人来说，他显然对成为特立独行者、“业余爱好者”和他那研究印度学的导师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所说的“引以为乐的人”感到非常骄傲。他承受得起那些特权的流失。在职业生涯早期，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他的热情——他充满神的存在，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心，随后又为他赢得了许多艺术家的心。他对“伟大的神话元素”的痴迷使得思考变成了冒险，知识变成了智慧，为读者和听众揭示出神话学的个人意义。对他们来说，坎贝尔早已超越了学科普及者的身份，在法语中他会被优雅地称为“赋予生命者”。他是充满魅力的老师，不仅让复杂的内容变得活泼生动，还能够激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说的“战栗”，即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真相而引发的颤抖。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便足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爱戴的老师。

在50多年的教学与20多部作品的写作之后，坎贝尔觉得他的贡献仅仅是给予人们“探索缪斯之境的钥匙”，那是人们难以轻易看到的奇异世界，由此产生的想象与灵感能够指导我们对人生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坎贝尔是现代的“秘法师”，是指引我们参悟高深莫测的古代典籍中的秘密向导，这些典籍包括《贝奥武夫》（*Beowulf*）、《吉尔伽美什》（*Gilgamesh*）、《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埃及的神秘故事、《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亚瑟王的传奇、美国印第安人神话、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经典，还包括现代神话创作者的作品，比如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曼和毕加索的创作。在对这些壮丽的叙述和意象的解读中，他教给我们“如何阅读神话”（《千面英雄》最初的书名）：一种象征性的、隐喻的、充满感情的诗人的阅读方式。

但是除了解读“隐喻”的天赋之外，即他能参透变了形的生死之谜，坎贝尔还能对经典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在他之前还没有学者这样做。为了补充严格的学术方法，他复兴了解释学的艺术——本着赫尔墨斯的精神，独出心裁地进行解释，并将它们与眼睛闪闪发光的聪明的

爱尔兰说书人的技艺融合在一起。由此，他为古老的传说注入了新生命，就像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认为每一代人都必须做的那样。在亚瑟王传奇研讨班结束时，他用自己最喜欢的故事——帕西法尔传说发出挑战：他问道，它将追寻圣杯，还是成为不毛之地？你将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灵魂探索，还是将追求只是给予你安全感的生活？你是否会追随自己的热情？你打算靠神话而活，还是被动地受神话牵制？

因此心醉神迷的学者再次出现，自科学理性主义时代以来，这类思想家被认为早已灭绝了。他常常提醒听众，“不是探究中的痛苦，而是获得启示时的狂喜”给予了“内心深处的狂喜”这种老说法以新的意义。而且他会补充说，“生命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加以实践的奥迹。”

但是这怎么可能？除了等待偶遇，我们还能做什么？在这个去神话的时代，我们如何逆转逃离神秘事物的趋势？而其中的首要问题是，世间不再有神圣的东西了吗？我们如何区分伪善与崇高？

对于现代生活中的幻灭，约瑟夫·坎贝尔独特的反应是：找到你生命中真正的激情，追随它，沿着不是路的路前行，也就是“追随你内心的极乐”。当你毫无疑问地经历过“啊哈”的时刻时，你便知道自己在驾驭秘密。

坎贝尔有着不可遏制的强烈愿望，希望追求本质性的知识，探求神话、传奇、童话、民间故事、诗歌、文学和艺术构成的梦幻世界中隐藏的和谐，这就是他内心的极乐。这让人回想起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描写，他采用了莎士比亚“灵魂的环球旅行”的说法。19世纪的精神唯物论漠视灵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通过研究深层心理将其拯救出来；坎贝尔的跨文化探究以及其他许多现代宗教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研究，使存在于古老故事和灵魂象征中奄奄一息的神话恢复了活力。他们共同或独自“梦想着神话向前发展”，就像荣格建议的那样，重新编织古老的故事网络。

坎贝尔旅居国外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让他接触到了长青哲学。他发现古代印度学者、古代中国学者、伊斯兰教苏菲派信徒、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以及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到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那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探究过这个崇高的主题。它存在于人类灵魂的深处，是反映神圣现实的一面镜子。诚如上下文所言：这个主题就是你。神的王国在我们心中，就在此时此地。突然意识到本我所在的神秘领域与终极的自然力量是一体的，这种醒悟是人类生命的秘密，是具有蜕变效应的生命之旅。“你就是你一直在探求的秘密。”坎贝尔说。

坎贝尔认为这种灵性的观点不仅超越时间，而且超越学科领域。他不仅非常尊重萨满和古代圣贤的智慧，对当代艺术家和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想象也充满敬意。因此像其他许多长青哲学家一样，坎贝尔对个人的或选民的神话即使不蔑视，也没有什么耐心。这类神话不允许其他人获得神圣的启示，或者宣称拥有独占的知识，而坎贝尔坚决认为这些知识是所有人类的基本真理，是神圣的永恒事物。“每个人都是选民”，他坚持道。每个神祇都是秘密的终极基础、超越物质世界的宇宙能量之源的隐喻和面具，它们也是你自己的以及其他每个人的生命的神秘本源。

鉴于此，在被人们热切追问了很多年人生的终极答案之后，坎贝尔意识到“当人们说他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时，他们真正寻找的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

作为对生命持有形而上学观点的神话学家，作为超越事物表象的医生，坎贝尔一生致力于描绘这些深刻的体验，也就是灵魂本身的旅程。

正如他所描绘的，内在世界或深层世界的地形图显示了需要我们凭借勇敢之心进行穿越的危险地域，虚弱的心智无济于事。他推断如果神话产生于心灵，就像梦从心灵中浮现那样，神话也能带领我们回归心灵。出去的路就是进来的路。这是超越信念与习俗已知边界的移动，是在寻找重要的事情，探索通往命运、个体性和原始体验的道路，寻求锻造意识本身的范式：总之，这就是英雄之旅：

> 英雄从日常世界冒险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地域：在那里会遇到神话般的力量，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英雄从不可思议的冒险中归来，带着可以赐福于同胞的力量。

这种“单一神话”是约瑟夫·坎贝尔坚定信念的核心，他坚信存在一个普适的神话。就像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单一神话是一个复合体，它一点点逐渐形成。坎贝尔富有创意地将大师们的重要观点组合在一起，这些大师包括乔伊斯、曼、荣格、齐默尔、恩德希尔（Underhill）、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和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坎贝尔曾在一段很有影响力的文字中写道：“决心成为自己就是一种英雄行为。”

单一神话其实就是“元神话”（metamyth），是对人类灵性历史一致性的哲学表达，是超越故事的故事。用古代日本公案来解释就是，单一神话是一个神话拍手的声音：对自我蜕变的共同追求。英雄之旅关系到探寻深层自我的勇气，探寻创造性重生的象征和我们内在永恒的转化循环，还涉及探寻者本身竟然就是他力求了解的秘密的惊奇发现。从词语最初的意义

来看，英雄之旅是将两种相去甚远的观点结合起来的象征，一种是古人的精神追求，另一种是现代人对同一性的探寻。“尽管形式不断变化，我们找到的是一成不变的故事。”

约瑟夫·坎贝尔的人生从传奇人物“水牛比尔”时代跨越到《星球大战》时代，他的研究对象从希腊太阳神发展到“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他的人生故事确实千般百态。斯图尔特·布朗记录这个千变万化的故事的梦想本身就是一段想象之旅。

坎贝尔多年来一直回避影片制作人员。为了转移人们对他的盲目崇拜，他提醒说，“那不是我，那是神话”。对于读者渴望看他的传记，他坚持说：“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想避开这些东西。”毫无疑问，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对自己“谁也不是”的生动讲述，是坎贝尔的自我意象的一个要素，就像寻找圣杯或《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梦境系列。除了几次深度采访之外，他本能地过着德国诗人玛利亚·里尔克（Maria Rilke）所写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真正的艺术来自匿名的自我”。

不过在我们为期三年的拍摄中，他处处都有选择的机会，比如在图书馆里进行的零星采访中，在我们与他随意的交谈中，我们谈到在穿行于他自己的人生迷宫时，他如何识别出英雄之旅的各个阶段：历险的召唤、导师和协助者、阈限守护者、黑暗森林、将恩赐带回社会。

有一次，拍摄团队决定去他火奴鲁鲁的家里进行采访，以补充最初在伊莎兰学院拍摄的内容。我被要求向他解释：我们对影片拍摄已经有想法了，现在只是在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告诉他，为了让纪录片具有鲜明的结构，如果能记录他的学习过程的本质，整个故事会更加引人注目。例如，他怎么发现了研究工作的主题？他为什么将纳瓦霍人的素材与印度人的素材联系起来？最早在什么时候他认识到凯尔特人的暮光神话与乔伊斯的暗夜世界小说是一致的？

直到所有拍摄完成，我们聚集在剪辑室里的时候，英雄之旅的主题才成了引导我们穿过电影胶片迷宫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之线。虽然谈话和采访有时错综复杂——从《奥义书》到康德，从《诺斯替福音书》（*GnosticGospels*）到黑麋鹿（Black Elk），但现在我们有了线索[3]，那就是引导坎贝尔走出他自己的迷宫，将他的工作与生活关联起来的蜿蜒曲线，由此也可以理解他所提出的一些晦涩难懂的关联。他生活中突出的同步性时刻（“然后整个世界呈现出来”）证实了他的如下信念：献身于探索自己的内心是照亮前路的光束。我们一再发现他以叔本华的方式回想过去，将对生活的回顾写得如小说般精彩。坎贝尔对初遇的朋友，比如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艾德·里基茨（Ed Ricketts）、艾伦·沃茨（Alan Watts）和妻子珍·厄尔德曼的回顾，更像是在描述顿悟或重大事件，而不是描述奇闻逸事。至于对富有创意的艺术家的巨大影响，他似乎

对自己的人生故事能有这样的结尾充满感激。

1987年2月，斯图尔特·布朗历时八年的爱之结晶《英雄之旅》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映。7个月后约瑟夫·坎贝尔在火奴鲁鲁的家中平静离开人世，享年83岁。从布朗梦想着推广坎贝尔的观点（当时几乎没有人想了解神话学）到我们的影片最终发行的大约10年间，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坎贝尔的名声从他的学生和热心读者扩展到了大众文化领域。电影制作人，比如乔治·卢卡斯和乔治·米勒，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摇滚明星戴维·伯恩（David Byrne）和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牧师、诗人、心理学家，甚至喜剧演员都公开表达了对坎贝尔的崇拜，承认坎贝尔给他们的启发。

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公共广播公司播放了《英雄之旅》、比尔·莫耶斯对约瑟夫·坎贝尔的访谈节目《神话的力量》。随后发生的“坎贝尔热”让每个人都感到吃惊。谁会相信美国公众有兴趣听一位学者和一个记者探讨七个小时的宗教问题？然而坎贝尔的录音带和书的销量猛增，从教室、治疗师的办公室、教堂的地下室、禅宗中心到好莱坞的剧本讨论室，到处都有有关坎贝尔的讨论。

坎贝尔的吸引力远远超越了社会精英对人类学扩散理论和平行理论的争论，也超越了对卡米洛城和特洛伊城的传奇化。相反，令全国人民着迷的是一位激情四溢的讲故事的人，是转变为哲学家和作家的强壮运动员兼音乐家，是坎贝尔将普遍的人文主义与非宗教的灵性进行的令人激动的结合。这里有世界的背景音乐，有打开艺术、文学和宗教世界的大门的万能钥匙。最重要的是，他说“神话与你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在被怀疑主义和焦虑情绪所破坏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坚持要找到“激发我们的心灵、给它带来活力并唤醒我们”的人。公众在约瑟夫·坎贝尔身上看到了诗人叶芝所说的“老鹰的心灵”，这位睿智的老人是青春永驻之地上最罕见的原型。

坎贝尔认为神话很重要的观点刺激了长期蛰伏的有关灵性生活和美学生活的文化探讨。1986年冬天，在旧金山召开了“从仪式到狂喜”的会议，主角是约瑟夫·坎贝尔、心理学家约翰·佩里（John Perry）和感恩而死乐队。感恩而死乐队的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在舞台上向这位年迈的神话学家承认，他认为古代的神秘节日与摇滚音乐会存在相似之处，这赢得了满堂欢呼与鼓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我们认为我们在说同一件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夜之间理解神话，但古老的“共同语言的梦境”突然被人们回想起来了。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英雄之旅》的影片首次在电视上播放后，我把它带到全美和欧洲各地，在电影院、在大学礼堂、在电影节上放映。每个地方的观众在放映结束后都会留下来，参加长时间的问答环节。当我在自己的“神话与电影”研讨会上播放特别选出的剪余片，并且依然获得了令人高兴的反馈时，我认识到我们拥有一个资料的宝库。我跟布朗先生商量将数小时的剪余片从默默无闻的储藏室中拯救出来，将它们组织成书，满足大众海啸般的兴趣。他很慷慨，不仅允许我使用电影胶片，还让我使用坎贝尔数小时的讲学录像带，并鼓励我创作出一本与电影配套的书。我对此深表感激。

激发我整理原始文字记录的还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想找出近1 500页杂乱且令人费解的对话、采访、演讲与坎贝尔的个人经历，以及与其作品变迁之间有趣的关系。他如何使数量惊人的知识积累达到和谐一致的境界？这些知识如何秉持着肯定生命的宗旨，毫不畏缩地洞察人类状况的黑暗面？在迷宫的中心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之处正昂起它的弥诺陶洛斯之首：如果像坎贝尔所说，旧神已死，传统的神话已经过时，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它们，更不用说去狂热地探讨它们了？

只希望以下所引用的对话、采访、演讲和书籍的集合能够使人回想起坎贝尔动人的回答：我们正处于希腊人所说的“众神变形”的时代。新神的形象、富有创意的新神话以及全球性想象不是被重新创造出来，而是产生于被唤醒的人类心灵中。在那里有根据不同时代进行重塑的各种隐喻，它们表达的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在那里可以找到勇气，“快乐地参与人世的悲苦”。坎贝尔在佛教教义中发现了这种肯定生命与慈悲为怀的不朽教诲，这使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这是他最大的遗产。

我仔细查看了在伊莎兰学院、国家艺术俱乐部以及最后在坎贝尔位于火奴鲁鲁家中拍摄的原始素材，最终将剧本转写本打造成书的形式。我还非常幸运地可以在约瑟夫·坎贝尔的各种录像带中挑选一些片段。这些录像带包括主题为“长青哲学”“詹姆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心灵与象征”的演讲，还包括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巡回讲学（因为布朗先生的远见和勇气，才有了1982—1983年的这些录像带）以及1987年5月在洛杉矶导演工会放映《英雄之旅》之后的小组讨论。

电影必须经过大量的编辑才能重现坎贝尔的人生和工作的发展变化。在需要重新构建的地方（由于影片中声音太小或对话发生重叠，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令人气恼的中断），我可以借助在坎贝尔研讨会、工作坊和个人对话中记录的笔记来完善。在全部电影胶片中，约瑟夫·坎贝尔自己的旁白是最精彩的部分。以这些旁白为主线，故事一章一章慢慢展开，好似他经历过的那样。其他故事和再现会以这个故事为指引，它们或许涉及的面更广，不够概括，但它们就像讲述者在火堆旁讲述故事。故事中呈现出来的自我统合可能是坎贝尔最后一个精彩的隐喻，它隐隐约约地体现了当今所有人面临的任务。

1987年暮春，我在旧金山克里福特酒店的红木房酒吧最后一次见到约瑟夫·坎贝尔。那天晚上，我们像以前一样聊了很长时间，我们叫它哲学家“长谈”——那是久以离开但依然存在和尚未出现的心灵对话。我们畅聊了两个我们最喜欢的主题：乔伊斯和巴黎以及艺术家与城市之间苦乐参半的关系。

喝着最后一杯格伦利物威士忌酒，我向他吐露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几年前，我骑着摩托车在全国漫游，就像《一千零一夜》里任性不羁的旅行者被藏在黑暗森林树根下面的金块绊倒一样，我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就好像我来到了英雄之旅的核心。

冲击我的心灵的是亚利桑那州靴山公墓（Boothill Cemetery）里的一块破败墓碑上的碑文，这是一位老枪手的墓碑，上面写着：“做你自己，因为如果不做自己，你就不是你自己。”

如今坎贝尔爽朗的笑声、酒杯碰撞时发出的叮咚声、深夜红木房酒吧里抚慰心灵的爵士乐钢琴声犹在耳边。

“就是这样！”他眼睛里闪烁着永恒的惊奇神情，大声说道，“那就是所有的真谛：英雄之旅的秘密。太了不起了！”

“怎样才能让它再次发生？‘做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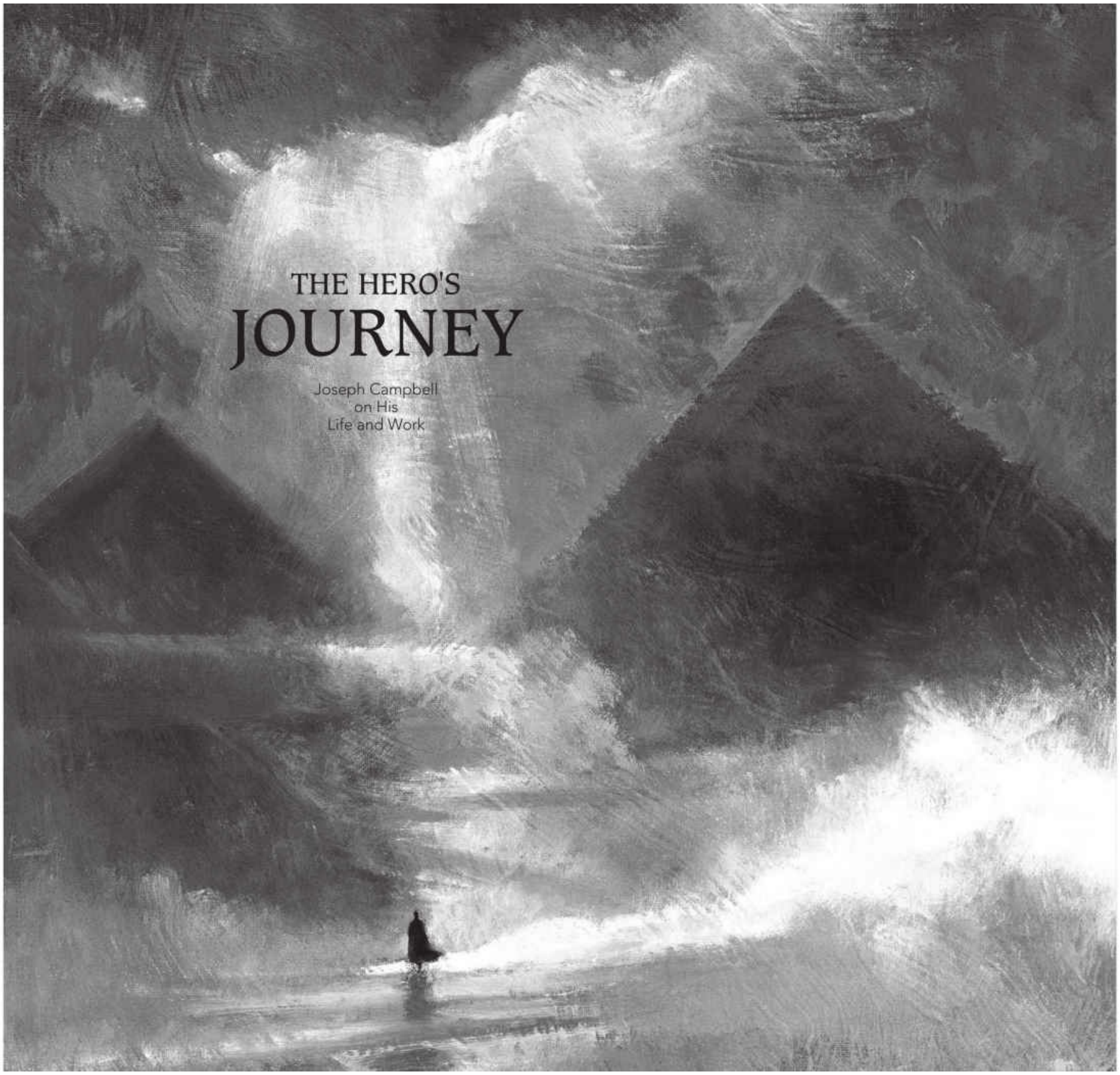
菲尔·柯西诺

你知道内封书脊上的神话人物是谁吗？
扫码关注“庐客汇”，

回复“英雄之旅”，
精彩故事抢先看！

第一章

历险的召唤



历险的召唤标志着命运对英雄发出了召唤，将他精神的重心从英雄所处的暗淡无力的社会转向了未知的区域。表现这个充满珍宝与危险的决定性区域的方式各不相同，可能是一片遥远的土地、一片森林、一个地下的、水下的或天空中的王国、一个神秘的岛屿、高高的山顶或深沉的梦境，但那始终是这样一个奇异的地方，有着多种形态的流动的存在、无法想象的折磨与痛苦、超人类的行为和终极的喜悦。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1925年，坎贝尔在华盛顿州亚基马市印第安人的竞技表演现场与一位年轻的雅吉瓦女性合影

1904年3月26日约瑟夫·坎贝尔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母是查尔斯·坎贝尔和约瑟芬·坎贝尔。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爸爸带着他和他弟弟查理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还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对那里的印第安图腾柱非常着迷，由此爱上了神话。12岁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书籍，很快意识到了这些故事与自己信奉的罗马天主教的故事有相似之处。这个发现激发了他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对晦涩难懂的神话学的跨文化研究。

在康涅狄格州新米尔福德读大学预科时，他最喜欢的科目是生物和数学。1921年他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继续学习生物学和数学，但日益感到“完全迷失了方向”，甚至考虑过辍学经商。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1904年，13周大的约瑟夫·坎贝尔和父母查尔斯·坎贝尔、约瑟芬·坎贝尔

1922年夏天，父母的一位朋友送给坎贝尔一本达·芬奇的传记，这本书促使他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兴趣从科学转向了文化史和人文学”。

斯图尔特·布朗： 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你的爱尔兰背景吗？

斯图尔特·布朗

精神病学家，影片《英雄之旅》制作人。

约瑟夫·坎贝尔： 我并不太了解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我的爷爷在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的末期来到美国。他是个农民，后来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一个庄园里做园丁。我父亲在那里长大。我奶奶也来自爱尔兰。我父亲年少时在一家超市谋得了一份工作，后来成为他们重要的销售人员之一。他们派我父亲到纽约开设纽约分公司。因此我出生在纽约。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去看望爷爷。他有一大把白色络腮胡，就像老爷爷应该有的样子。那就是我对他的全部记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只见过我的姥爷一次。我妈妈是个纽约女孩，不过她的妈妈来自苏格兰，是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她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我妈妈有一个帅气的兄弟，他非常擅长游泳。大约21岁时他死于糖尿病。我还记得小时候和他一起去游泳的日子。如果说哪位家人对塑造我的理想和理想主义产生过影响的话，那就只有他了。

在读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凯尔特时期的爱尔兰人。上大学时我开始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凯尔特意识，认识到它源自那个充满奇妙幻想的地方是多么幸运。整个欧洲的奇

幻世界都源自爱尔兰。

后来在读研究生时，我对亚瑟王的传奇产生了兴趣，它完全属于凯尔特文化。我逐渐意识到我与他们的思想有联系。

布朗： 你的童年是怎样的？你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吗？



1908年左右，大约4岁的坎贝尔（右）和弟弟查理，在后来几年里，坎贝尔因为一个家庭传说而洋洋得意，一次他、弟弟、外祖母和还是婴儿的妹妹沿着纽约市河滨大道漫步，一位女士挡住他们说：“你们两个小男孩长得真可爱。”约瑟夫勇敢地回答道：“我有印第安人血统。”然后他弟弟插话说：“我有狗的血统。”

坎贝尔：从大约四五岁时起，我就对美国印第安文化很感兴趣，那成了我真正的学习。上学后功课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但我热爱的是美国印第安神话这个不合常规的领域。那些年我家住在新罗谢尔市，隔壁就是公共图书馆。大约11岁时我阅读了儿童图书室里所有与印第安人有关的图书，并被允许进入成人图书室。我记得我会从图书馆带一大摞书回家。我认为那就是我学者生涯的开端。我知道确实如此。



水牛比尔·科迪（Bill Cody）是前线侦查员、廉价小说里的英雄，被视为神话的美国西部故事里的主要力量，一次表演后他在帐篷里享受雪茄和报纸

我读了美国民族学局的所有报告，弗兰克·库欣（Frank H.Cushing）和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作品，以及其他大量书籍。到13岁时，我对美国印第安人的了解不比后来我认识的很多人类学家少。他们知道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印第安人是他们现在或曾经的那个样子，但他们不是很了解印第安人，而我了解。

布朗： 小时候你是否有崇拜的英雄？是否有哪位名人成了你人生早期的导师？



1917年左右，坎贝尔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派克县的小木屋



1910年左右，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这张照片是坎贝尔的父亲拍摄的，当时坎贝尔一家去观看水牛比尔·科迪和他惊人的骑兵队、神枪手和印第安战士，表演点燃了年幼的坎贝尔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维持了一生

坎贝尔： 嗯，1917年左右我父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波科诺山里发现了一处可爱的地方，附近刚好住着一个作家，我一直在读他写的关于印第安人的书。因此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导

师或老师。他叫埃尔默·格雷戈尔（Elmer Gregor），写作与印第安人有关的书籍，他曾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生活过。在1912—1915年，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还在继续，当时流传着诸如“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善良的印第安人”这样的说法。因此尽管我们在东部，但感觉好像印第安人无处不在。

正是这个美丽的地方使我真正发现了大自然。在关于神话的写作中，我会强调生物学、大自然和身体。这个特点便源自那个时候。这种结合就来自格雷戈尔，他是一位博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印第安人的学者。他把我领上了这条路。在我的记忆中，格雷戈尔是位大师。我们常常用印第安人的手语在餐厅里隔空交流，还会做类似的各种事情。

> 我的神话学家职业几乎就是在看水牛比尔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狂野西部秀时开始的（1910年）。两三年后他就去世了，替代他的表演团队是“101农场”（101 Ranch）。穿插表演中有一个叫“铁辫子”（Irontail）的印第安人，他的头像曾出现在五美分上。他侧面冲着人坐着，人们列队从他旁边走过去，掏出口袋里的五美分看看，鞠个躬，然后继续走。
>
> 约瑟夫·坎贝尔，《时尚先生》杂志，1977年9月

布朗： 听起来你对印第安人的兴趣一部分来自你自己，一部分来自家人对你的直接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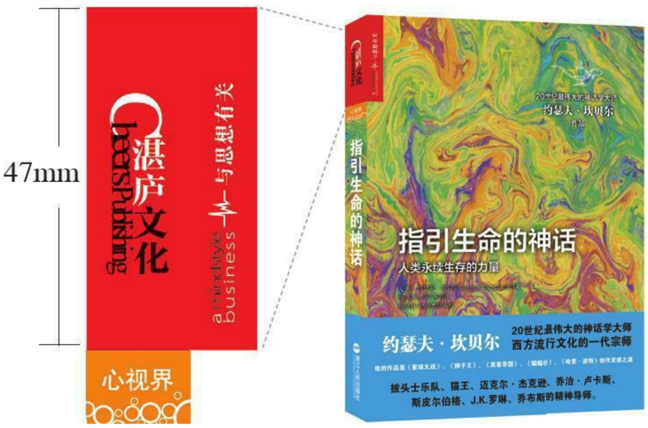
坎贝尔： 我父母非常支持我自己发现这个兴趣，他们帮助我继续追随它。虽然他们是生意人，没有太多学识，但他们结识了一些能帮我找到需要的书的人，这对我确实帮助很大。

在学校里我必须尽学生的本分，学习老师要求我们学的东西，我喜欢所有的科目。但是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印第安人。

布朗： 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的罗马天主教背景，包括教会和仪式。

坎贝尔： 我就读的是纽约一所女修道院的日间学校。天哪，大约在15岁之前我一直和修女们待在一起。出生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和环境中，童年与修女们一起度过，而且在弥撒中当助祭（我是举行弥撒时协助神父的侍者），这意味着我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学习天主教的教义。我认为任何不是我这样的实质性的天主教徒不会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宗教氛

围。它非常有影响力，有支撑生命的力度，它是美好的。天主教是诗一般的宗教。每个月份都有诗性与灵性的价值。啊，它让我着迷。我确信我对神话学的兴趣源于此。



1920年，坎贝尔（右）与朋友约翰·麦克菲在坎特伯雷中学（Canterbury School）

在阅读学者、艺术家或小说家的作品时，我注意到如果他们把神话看成是构建生命的事物，不只是幻想，而是深刻的、意义重大的幻想，那么他们十有八九是天主教徒。我曾经对人们离开他们信仰的宗教后会发生什么很感兴趣。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成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天主教徒变成了……诗人。

你知道，这千真万确！

布朗：　你上过教区学校或公立小学吗？

坎贝尔：　我上过康涅狄格州的坎特伯雷中学，那是一所很好的天主教预科学校，对我而言也是个新的开端。坎特伯雷中学有两位很特别的老师。一位是校长纳尔逊·休谟（Nelson Hume），他创办了这所学校，也是教会我写作的人。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学校刚成立不久时，只有50个男生。我所在的班有6个孩子，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关注。每天我们必须写当天发生的新鲜事。休谟走进教室，大声读这些关于新事件的文章，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每天都要写、写、写。当时我还学习了生物学和数学，那是我最喜欢的两门课程。

当然我们还要学习语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里，我们依然不能学德语，必须学西班牙语和法语（我甚至不能得德国麻疹，我得的是自由麻疹）。我们的语言课老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正是通过他，我第一次了解到梵文这种东西的存在。他是一位语言学家。通过他与校长，我发现了我们所说的学术世界，尽管我是靠自己发现了对印第安人的兴趣。

布朗：　据说高中时你给自己班的同学们上过生物课，这是真的吗？

坎贝尔：　是的，休谟校长希望我能成为他学校里的大师。他给我提供了两次给同学上课的机会，不过从来没有提供给过其他学生。第一次我给同学们讲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第二次讲的是生物学和血液的循环系统。那是非常大的成就——我最早的讲学经历。

坎贝尔：　神话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使个体与自然相调和的问题。原始人类所生活的世界被编写成了神话。我们的传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圣地位于其他某个地方。因此我们完全

失去了与大自然的和谐感。如果圣地不是这里，那它哪儿也不是。

安杰利斯·阿里恩

巴斯克神秘主义者，人类学家兼教师，著有《塔罗牌手册：古老视觉象征的实际应用》。

安杰利斯·阿里恩（**Angeles Arrien**）： 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确实可以使人们敬畏大自然。

坎贝尔： 我非常喜欢约翰·内哈特（John Neihardt）的书《黑麋鹿如是说》（*Black Elk Speaks*）中黑麋鹿所说的话，在书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幻想。他说他发现自己位于世界中心的山上。那是南达科他州的哈尼峰。他说："可是任何地方都是世界的中心。"

这是基本的神话学问题：进入那片土地，找到其中的神圣性。然后你自然会与这片土地的美丽自然相匹配。这是最初的根本性适应。现在如果像我们的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你认为大自然是腐坏的（大自然中的某些事物应该不会腐坏），那么你就无法使自己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相反，如果你总会思考对与错、善与恶、魔鬼与上帝，当你站在道德立场时，顺从大自然就变得很困难。

> 当你与大自然是和谐的，大自然将展现出它的慷慨……永恒穿越时间而闪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
>
>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III：西方传统的形成》（*Mythos III：The Shaping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阿里恩： 但是我们的生命包含四个季节，它们始终如一地反映了我们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有春天、夏天和冬天。

坎贝尔： 一般来说，诗人和艺术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找到内在根基，他们让自己与之和谐一致。

爱德华·德雷森（**Edward Dreessen**）： 那么你是在说神话是一种永恒的重生，是对人生发展过程的认同吗？

爱德华·德雷森

合气道大师，目前住在北加州。

坎贝尔： 正是如此。当你来到神圣的地方，你会感觉到神圣性。这真的很神奇。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加州大苏尔的伊莎兰，有一条小溪，那里便存在着一点儿神圣性，埃塞伦族印第安人认为它是神圣的。

我记得在冰岛时，当地一位神话作家带我妻子和我参观那里所有圣地。有一个地方叫辛格韦德利（Thingvellir），每年他们在那里举行盛大的仪式。你会感到那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在法国拉斯科洞穴里时，我也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你不想离开那些地方，它们抓住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那是非常深奥、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永远不会忘记访问希腊德尔斐神庙的经历。神庙虽然遭受过基督徒的故意破坏，但它们仍伫立在那里，你能看到希腊人对肉体之美的认识。正是在神庙里，传神谕者（也就是女先知）从来自地狱的烟雾中获得神的灵感，做出预言，解读命数。

接下来你会看到另一个层次的美丽，神庙的背后是一片壮丽的山谷，它与大自然是和谐的，将大自然与人类自然的最高成就结合起来。这就是希腊。再爬得更高一些，你就来到了竞技场。据我所知，只有希腊文化将灵性、宗教、美学和身体结合在同一幅图景上。希腊的年轻人可以参加这些体育比赛，这就是个体和个人追求的理念。

任何像这样美丽的地方都是力量之点，因为它们有助于让你与自然达到和谐一致。艺术也被认为具有这样的作用。塞尚说：“艺术是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对应物。”

阿里恩： 这真美好。



对于住在松树岭保留地（黑麋鹿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附近的白人来说，黑麋鹿只是一个“讲道者”，但对他的族人——奥格拉拉苏族人（Oglala Sioux）来说，他是一位圣人或萨满。坎贝尔强烈地感觉到，约翰·内哈特在《黑麋鹿如是说》中讲述的故事就是我们“精神历史”的一部分

坎贝尔： 在古老的青铜器时代的神话中，基本理念是时代的循环、年份的循环和一生的循环，所

有的循环都相同。想一想：循环、循环、再循环，没有什么事情是从未发生过的。除了顺应这些循环，你什么也做不了。



1972年，坎贝尔与冰岛神话作家艾纳·帕尔森（Einar Pálsson）在冰岛辛格韦德利圣地

阿里恩：　比如《道德经》，它充分体现了尊重大自然的神话主题，把大自然看作自我

的一面镜子。

坎贝尔： 是的。波斯和印度在这一点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波斯预言家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攻击印度瑜伽的理念，瑜伽的观点是让自己与宇宙保持和谐一致。你明白了吗？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话，差异巨大。科学家不能告诉我们这世界是好还是坏，甚至不会这样尝试，那不是科学的任务。但是，他们对神话的态度建立起了欧洲与自然的关系。

现在这种事情正在流行起来，至少美国人通过重新认识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又重新发现了自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此就有所了解。当其他人都不在意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时，我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现在到处都是《黑麋鹿如是说》中巫医黑麋鹿这样的人物形象。《黑麋鹿如是说》的作者内哈特是位作家，而不是人类学家，尽管如此哈内特获得了内心的启示。《黑麋鹿如是说》真不愧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当你看着自然世界，它会变成一个标志，一个诉说世界起源的神圣写照。几乎每个关于水的神话都表现了生命自水而生的起源。令人吃惊的是，这正是事实。有趣的是，生命源自水的观念首先在神话里显现，然后出现在科学中，神话与科学发现了相同的事实。

我记得在1931—1932年间，我和潮间带生物学家艾德·里基茨相处过很长时间。潮间带中存在着各种奇怪的生物，比如鸬鹚和各式各样的小虫子。我的天哪，这些生物在进行一场大战，它们你吃我我吃你，每个生物都在学习如何吃掉对方，这就是全部秘密，然后它们从那里爬上陆地。在神话中，整个宇宙通常产生自海洋，印度人称之为乳汁海洋。

财富汇
心视界

位于伊拉克萨迈拉的清真寺尖塔，“登山是象征精神追求和提升的常见的隐喻。”

德雷森： 可以长生不老的乳汁甘露。

坎贝尔： 是的，可以长生不老的乳汁甘露。

阿里恩： 那里是水，这里是巨大的岩石，所以这也是神话的主题。

坎贝尔： 嗯，是的。树和岩石也是主题：这些岩石是不朽的象征，树是生命的象征。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使用了这些象征，其中他提到“树石”特里斯坦，他是富有的人、永恒的岩石和不断成长的生命。

德雷森： 当你从海滩上捡起一块似乎与你有联系的石头，你会产生连接感。坎贝尔：

沿着海滩漫步的小孩会很自然地捡起埋藏的宝贝、石头和贝壳等东西。他们把贝壳、海螺当作喇叭，这一定与海洋的声音、与海洋对人们发出的召唤有关。

阿里恩： 就像女海妖塞壬。

坎贝尔： 其实从心理角度来看，海洋是潜意识的对应物，意识的太阳坠入潜意识里，又从其中升起。

阿里恩： 看着眼前的山丘，我想到了勒内·多马尔（René Daumal）的书《相似的山》（*Mount Analogue*），想到了山是内向追求的象征。

坎贝尔： 当云层降低时，天国的力量好似降落凡间。在早期的神话中，比如古代苏美尔神话，最早从海中出现的生命有着山的形式。山既是男性也是女性。上半部分是男性，下半部分是女性。然后它分开了，上半部分变成了天空，女神就成了山。下降的云成为天空与大地的连接物，它连接着生命的现象的一面和灵性的一面，以及两者的接合点。

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是灵性追求与提升的典型象征。摩西来到山顶，上帝交给他十诫。山的主题永远没有终结。

尽管耶稣被钉的十字架并不位于高山上，但依然是在一座小山丘上。在艺术作品中，耶稣受难地屡屡被描绘为在高山上。

德雷森： 奥德修斯诞生于水中，之后来到陆地，最后登上高山。你如何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解释它？

坎贝尔： 在希腊神话中，从水中出现是一个很常见的主题，比如骑着海豚的男孩建立了德尔斐城。生命从水中诞生，进入固体环境的世界。世界的尽头，也就是时间周期的尽头结束在水中。那就是洪水的主题，它出现在所有末日神话中。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主题，一切从完美中诞生，然后随着熵逐渐增加失去张力。生命依赖于张力，一旦极性开始消解，我们会进入雌雄同体的状态。然后一切回归到人类学的汤碗中，此时世界是时候重新开始了。因此循环始于海洋，海洋是万物的混合，然后形成各种形式的景观和生命，再逐渐回归海洋。这是全部的循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创世之前的混沌，然后重新开始。

阿里恩： 因此英雄之旅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登山的追求？

坎贝尔： 是的，确实如此。英雄之旅的一部分神话主题就是顺从。例如我在走向死亡

，就像所有人一样。那也是顺从。英雄就是知道何时该顺从以及应该顺从于什么的人。重要的是你的观点应该顺从于生命的动态。现在的生命动态是这种生命形式吃掉那种生命形式。

那就是鱼类世界发生的情况。印度教称之为“鱼类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为了长大，必须够聪明。

阿里恩： 炼金术士说我们是各种元素——土、火、水和空气的编织者。当我们说某人“身处他的元素中”或“不在他的元素中”时，这些说法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坎贝尔： 嗯，你身处其中的元素涉及四个方位的定向仪式，就像印第安人仪式中神圣的长烟斗。

烟斗是一种方便携带的祭坛，印第安人点燃它时不是为了享受吸烟的乐趣，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行为。当烟斗被点燃，烟会飘向天空。当烟斗被举起来，太阳会最先吸到烟，然后把它敬给四个方位，这样你就知道你在哪儿了：位于中心的山就在这里，它无处不在。主持仪式的人吸口烟，然后烟斗被四下传送。我猜有人会说，对方位的确定是高等文化中基本的神话形式：中心和四个方位。无论你去什么地方，都要找到中心。确立神圣的点，也就是最高点所在的位置，然后你就得到了四个方位。

我们靠杀戮生存，即使在吃葡萄时你也在杀戮。生命以其他生命为生。这就像有很多嘴的生物在吃它自己。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蛇咬住自己的尾巴，吃自己象征的就是这个含义。

> 相关神话和与你的环境有关的灵性生活的全部秘密就是冰岛人所说的“土地命名”，你会通过命名所占土地来宣称对土地的权利，并把自己所生活的土地称为圣地。
>
>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III：西方传统的形成》

生活的本质是靠杀戮和吞食为生。这是神话必须涉及的伟大秘密。靠杀戮为生的原始人[4] 不得不在心理上调和这件事，因为对他们来说，动物是神圣力量的表现形式。不仅如此，他们穿着兽皮，住在由兽皮缝制的帐篷里，始终以死亡为伴，生活在鲜血的海洋中。典型的神话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之间的一种盟约，在神话中这种情况被理解为大自然的运行方式，动物心甘情愿成为人类的牺牲品。它们知道感恩仪式将把它们的生命归还给生命之源，这

样第二年就会有另一群相同种类的动物可以被吃掉。因此它们心甘情愿地奉献了自己。对于人类来说，动物是神圣力量的表现形式。

你想了解一点有关这个主题的神话吗？

从前有个印第安部落遇到了一个绝望的冬天，他们的粮食都吃光了。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杀死整群野牛，这样部落可以靠这些野牛肉过冬。他们的方法是把野牛赶到悬崖上。野牛落下悬崖，摔得奄奄一息，然后印第安人把它们杀死。但是这一年当人们把野牛赶到悬崖边时，野牛拐向了四周，没有一只跳下悬崖。这对印第安部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一天早上一个年轻女孩起床后为家人去取水。站在圆锥形的帐篷外，她看到野牛就高高地立在悬崖边。她说："哦，如果你们过来，为我的族人提供过冬的食物，我就嫁给你们中的一个。"说完野牛马上开始往这边走。

这真令人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只野牛走过来说："好吧，姑娘，我们下来了。"

"哦，不要。"她说。

他说："看，你做出承诺，我们按你的要求做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于是他抓住女孩的胳膊（很难理解野牛怎么抓着你的胳膊，反正他是这样做的）。他把女孩带走了，爬过小山，来到平原。

当女孩的家人醒来时，他们四下张望着问："明尼荷花（Minnehaha）去哪儿了？"

女孩的爸爸走出帐篷，作为一个印第安人，他知道如何从脚印辨认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了看说："她和野牛跑掉了。"然后穿上鹿皮鞋（北美印第安人穿的无跟软皮鞋），拿上弓和箭，出发去寻找野牛群中的女儿。

他跟着那些脚印，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一个泥坑前，野牛喜欢在泥坑里翻滚，除掉身上的虱子。他坐下来想，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他看到一只漂亮的喜鹊。在有关狩猎的神话中，某些动物被认为非常聪明，比如喜鹊、狐狸、蓝冠鸦和乌鸦。它们是动物中的萨满。喜鹊飞下来，在地上啄来啄去。这位父亲说："美丽的鸟儿，我女儿和一只野牛私奔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和野牛在一起的女孩？"

喜鹊说："看到了，在那边就有一个和野牛群在一起的女孩。"

于是这位父亲说：“哦，你能不能告诉她，她的爸爸在这里？”

喜鹊飞过去，女孩就在那里。我不确定女孩在做什么，无非是在编织或做着其他类似的事情。在她身后，所有野牛都在打盹。就在她的身后有一头很扎眼的大野牛。喜鹊飞过来，一边啄食一边说：“你爸爸在泥坑那儿。”

“哦，天哪，”她说，“这很危险，这太可怕了。告诉他等一等，我会处理这件事。”

这时野牛醒了，女孩身后的大野牛取下他的一只牛角说：“给我打些水来。”她拿着牛角，来到泥坑边，她爸爸就在那里。她爸爸一把抓住她说：“你来了。”

“不，不，这很危险。让我来解决这件事。”于是她打了些水，回到野牛那里。野牛拿过水，吸了吸鼻子说：“哇呀呀，我闻到了印第安人的血的味道。”

女孩说：“没有，没有。”

野牛说：“有。”他咆哮着，所有野牛都站起来，他们扬起尾巴，跳跃着，咆哮着，向泥坑冲去，把女孩爸爸踩死了，踩踏得了无痕迹。他再也不存在了。女孩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女孩开始哭泣，野牛说：“你在哭，出什么事了？”

“那是我爸爸。”

他说：“是啊，你失去了爸爸，但为了喂养你的族人，我们失去了妻子、叔叔、伯父、孩子和一切。”

“好吧，”她说，“但是，我爸爸不在了！”

野牛有点同情她，说：“如果你能让你爸爸复活，我就放你走。”于是女孩叫来喜鹊：“你可以不可以在周围啄一啄，看看是否能找到爸爸的一点遗骸？”喜鹊啄起来。他发现了一点脊骨。

“我找到了一些东西。”他说。

“很好，”她说，“这就行了。”她把脊骨放在地上，拿起自己的长袍，盖在那块骨头上，并开始吟唱。她吟唱的是一首有魔力的歌。这时你可以看到长袍下出现一个人形。她向下看，是的，她爸爸安然无恙。不过她还需要再唱一会儿。

她继续吟唱，不久她爸爸站了起来。野牛对此感到非常激动。他们说：“太好了，为什

么你不为我们这样做？在你们杀戮了我们之后，为什么不让我们复活？现在我们给你演示我们的野牛之舞，告诉你怎么做。当你们杀戮了很多我们的子民时，你跳这个舞蹈，唱你的歌，让我们复活吧。我们便会每年都来为你的族人提供食物。”

这是黑脚族印第安人起源的一个传说。小时候我在乔治·格林内尔（George Bird Grinnell）的书里读到了它，书名叫《黑脚族民间故事》（*Blackfoot Lodge Tales*）。格林内尔是一位特别了不起的作家，也是印第安人资料的杰出收集者。

在把目光从一个民族移到另一个民族，看过一个又一个诸如此类讲述人与动物之间的盟约的故事后，你会发现所有故事告诉我们，这种生命吃掉那种生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然他们吃的时候不会感谢上帝赐予了他们动物。他们应感谢动物，这是非常恰当的做法。例如美国西北部印第安人的盛大仪式是为了感谢鲑鱼，感谢它们这一年又来到这里。

这是一个美好的概念，生命表面上看是不持久的，它是一种狂暴残忍的事物。叔本华在状态最好的一个时期说过，“生命是一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如果它不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而是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应该接受它，对它说“是的”。如此而已。

当尼采读到叔本华的这句话时，他对生命吃生命的观点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他说，是的，不仅如它已有的样子，而且如它应有的样子。不可能再有其他。心肠软的人会把这称为暴力，但大自然就是如此。你常常会看到让你反思的事情。去年的《国家地理》杂志中有一张令我毛骨悚然的照片，三只猎豹在吃一只瞪羚。你能看到三只猎豹在吃瞪羚的腹部，瞪羚还活着。它的头抬着，好像在恳求同情或怜悯。

现在你能对生命说“是”了吗？你应该这样做，你必须怀有命运之爱。接受这一切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生命以生命为生。这就是生命。你会说在有些传统中，吃人是圣礼的一部分。但当你对作为食物的生物进行那样的拟人化时，你会有不同的思考。

你必须意识到在狩猎和采集部落中，吃动物与吃人是类似的，因为动物同样是它们自己生命的主宰。它们教给人生命之道。重要的仪式一定与答谢被吃掉的动物有关。在仪式中，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自然之道，参与了杀戮、进食，参与了享受，使自己得到安慰。

布朗： 他们不内疚吗？

坎贝尔： 不，没有什么可内疚的。因为当你与大自然和谐一致时，自然会给予丰厚的馈赠。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我们意识到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是切断我们自己的生命

之源和能量。这就是和谐一致的含义，以恰当的方式建立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人们便能够延长环境的生命力。

坎贝尔：　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巨大灾难之一是：他们的整个宗教以野牛为中心，主要食物就是野牛。当野牛被杀光时，生命就失去了魔力。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征服西部最大的项目之一就是消灭野牛群。看一看画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所画的野牛大平原，那里有数量多到不可思议的野牛。你没法在这片土地上铺设铁路，没法种植小麦。因此不仅要清理这片土地，而且要减轻印第安人对他们的食物供给依赖。印第安人必须搬到保留地，接受政府的施舍，野牛则遭到了大屠杀。

这与印第安人杀死野牛的方式和情感完全相反。印第安人只在需要的范围内杀死野牛，野牛会受到礼遇和尊重，其中怀有感恩的成分。重大的节日都是纪念野牛的节日。这再一次关系到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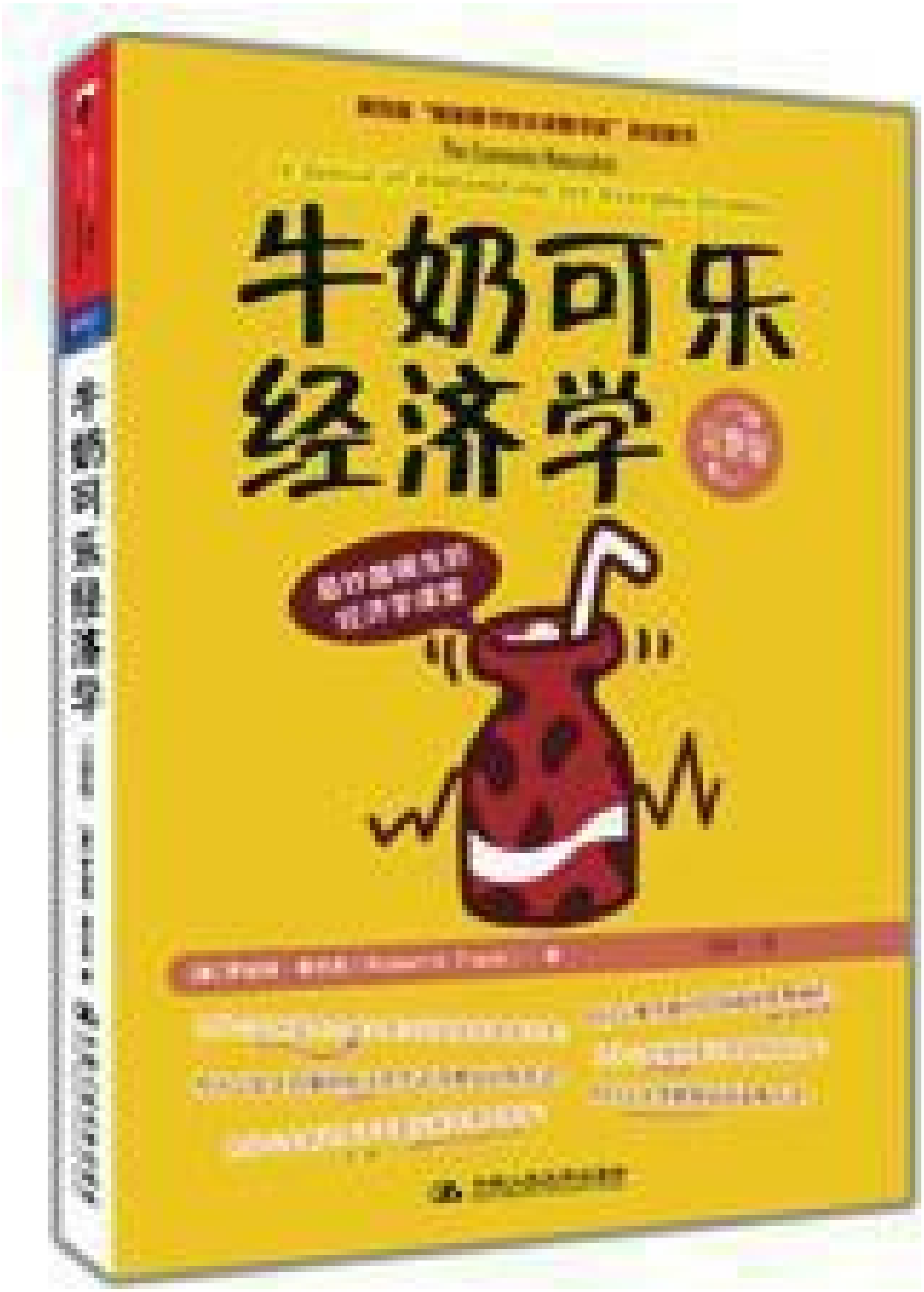
考验之路



一旦穿越了阈限，英雄便进入了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梦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必须经

受住一系列的考验。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1928年，年轻的约瑟夫·坎贝尔，在巴黎大学求学时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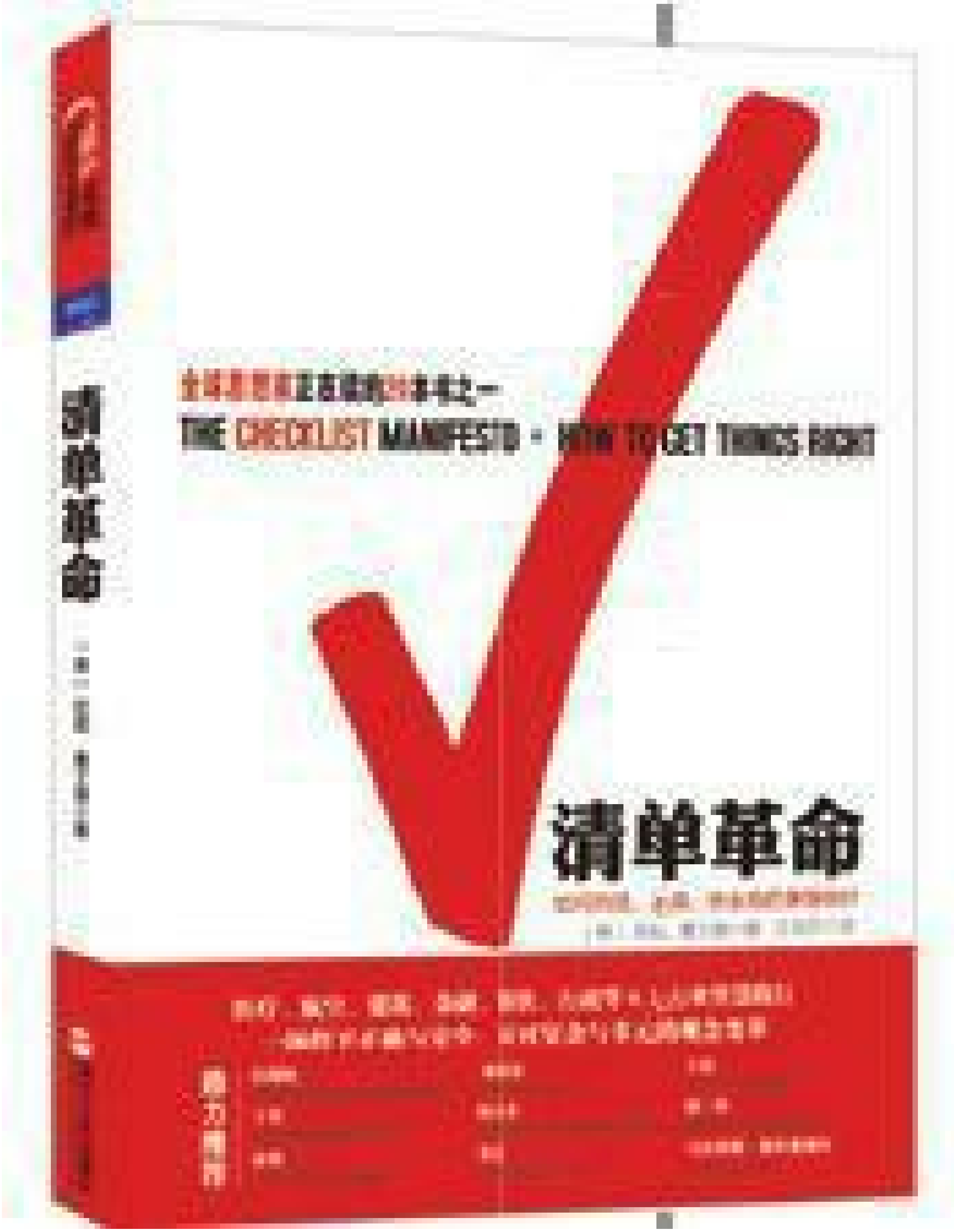
从1922年到1927年，约瑟夫·坎贝尔过着不受拘束的生活，他既是学生，也是运动员和

旅行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师从雷蒙德·韦弗（Raymond Weaver），1926年获得了中世纪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爵士乐队里演奏萨克斯；代表哥伦比亚田径队和纽约运动员俱乐部参加世界级的半英里赛跑。夏天他和家人在美国中部和欧洲各处旅行。1924年在乘船去欧洲的旅行中，他遇到了神智学老师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开始对东方研究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兴趣。

坎贝尔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忧伤的笔触”（The Dolorous Stroke）。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旅行奖学金，来到巴黎大学研究亚瑟王传奇，并学习古法语和普罗旺斯语。来到巴黎后他发现自己正处于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的“疯狂年代”之中。正如他后来喜欢的说法，当迎头撞上毕加索、布朗库西（Brancusi）、保罗·克利（Paul Klee）的艺术以及乔伊斯、叶芝和艾略特的文学时，“整个世界打开了”。



1921—1922年，坎贝尔（右三）感情充沛地在哥伦比亚大学爵士乐队演奏萨克斯



1925年全美一英里接力锦标赛：约瑟夫·坎贝尔、约翰·霍尔登、艾伦·赫尔弗里希和乔·特尼参加旧金山的业余运动员联合会锦标赛，对于参加跑步比赛，坎贝尔说：“我认为我从中对生活，对成功的必要条件和失败的必要条件有了更多领悟。”

在奖学金延期后，1928年他转学到慕尼黑大学，继续从事中世纪文学研究，不过这次研究的是德国文学。他的兴趣再次发生偏离，从印欧哲学转向梵文，从中世纪文学转向印度教和佛教，还转向了弗洛伊德、荣格和托马斯·曼的作品。在欧洲做博士后研究的那些年是他主要兴趣的汇聚点：神话、梦、艺术、心理学、文学和人类学。

布朗： 你在预科学校参加体育运动吗？

坎贝尔： 哦，我们必须参加。后来在学校里教书的头一年，我明白了为什么必须进行体育运动。如果你教的是一群男孩，你就一定要让他们筋疲力尽，让他们参加体育运动。只要把他们带到运动场，他们就会在那里互相扭打。在原始社会，十几岁的年轻人会遭遇大量暴力，这是在驯化他们。年轻的雄性动物天生具有暴力倾向，你要整合那种倾向。

人们总说寻找生命的意义，你真正在寻找的是生命的体验。一场令人满意的战斗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古老的爱尔兰问题："这是一场私人战斗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加入的战斗？"在酣畅淋漓的战斗中，你能更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这就是体育运动的优点，体育运动是有组织的暴力，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那些连摆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的人至少还可以坐着观看体育比赛，从别人的扭打中获得某种满足。

我玩过橄榄球，打过曲棍球，因为不喜欢棒球，所以从不打棒球。打曲棍球时我是守门员，在橄榄球比赛里我是后卫。小时候我体重高达81公斤，所以我是很棒的后卫。

后来我上了达特茅斯学院。第一年我是前锋。再后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我打边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非常有趣，因为我没有赶上训练季，所以被安排做了边锋。在第一次并列争球时，大概是第二次传球吧，球从四分卫的头上飞过，我接住球，跑过球场，触地得分。所以他们把我换到第一小队。不过我从来不是一个很好的橄榄球选手，我认为这种运动不适合我。

后来我出乎意料地参加了田径运动。

我争强好胜，不想有人在我前面。我们必须上体育课，在体育课上我们在室内跑10圈，也就是1 600米。当我们开始跑的时候，已经有人在我们前面了，不管我怎么追，他们总在我前面。当我们跑完后，负责的人（他碰巧是田径教练）把我叫过去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参加跑步比赛？"我说："没有。"他说："在学校里你跑半英里的速度是最快的，为什么不来练田径？"

于是我开始了田径训练。事实上这是我最棒的人生经历之一。

布朗： 你的田径生涯非常出色，参加竞赛的那些岁月对你有什么教益？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田径比赛选手”剪贴簿中的简报，这个剪贴簿是坎贝尔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他爸爸送给他的礼物

坎贝尔： 参加田径比赛的那些年轻人以及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非常美好，体现了男子气概。

你知道，进去时我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我跑半英里的速度不输给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人。我参加跑步比赛的时间正好在1924年和192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间。我只跑了三年，因为最后一年我要回学校取得我的研究生学位。

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在纽约整个冬天都会举行室内田径比赛。在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获胜的运动员之后来到纽约参赛，帕沃·鲁米（Paavo Nurmi）就是其中之一。我看过鲁米赛跑，真是太精彩了。对我来说，田径比大学期间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所获得的对生活、对成败的必要条件的认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多。

理查德·塔纳斯（**Richard Tarnas**）： 如今似乎很多人正在进行身体和灵性修炼，比如慢走或者依循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提出的观点：以不同的状态、更高的知觉跑步。采用不同修炼方法的人似乎都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理查德·塔纳斯

作家、占星家兼教师。

坎贝尔： 我在各地都看到了这种情况。

塔纳斯： 我们如何能在自己的文化中获得极乐，生活在那种层面的方法是什么？

坎贝尔：　那是我们的问题。在西方，生活不同的部分彼此分开，因此你失去了整体性的方法。你谈到了正在流行的慢跑。人们开始意识到当身体非常劳累时，就会出现一种神秘的极乐。上大学时和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在跑步过程中我会体会到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在跑半英里锦标赛最后70多米时，你知道……有几次你会产生欣快感。如果有人问我，我在什么时候获得过巅峰体验，也就是充满了活力与生气的时刻，我会回答是在赛跑的时候。赛跑比我人生中任何其他事情更能带来巅峰体验。

如今西方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因东方武术和亚洲的修炼方法进入西方引起的。在格斗或竞争中对身体的操纵是心理上摆出的姿势。选手的内心一定要有一片净土，动作必须围绕着这片净土。我输过两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比赛，因为我失去了净土。那是两场特别重要的比赛，我一心都想着赢，而不是好好跑。然后一切都搞砸了。

这就是在与动作的关系中呈现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的方法。我的妻子珍是一位舞蹈家，与体育运动相比，舞蹈显得更复杂。但是，其全部奥义也在于确定中心。欣赏一位知道自己的净土在哪里的舞者的表演与欣赏一位只是无心地比划四肢的舞者的表演非常不同。这真是奇妙，我想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源自东方老师的影响。

塔纳斯：　有些方式和修炼看起来非常像昆达里尼苏醒（Kundalini Awakening），在修炼时人们沉浸在内心的净土中。然后内在的某些事物开始涌出，也许是一种极乐感很高的能量。这与印度人修炼了几千年的瑜伽非常相似。但是，现在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这种状态。

坎贝尔：　昆达里尼瑜伽中存在一种超心理转化的可能性系统。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骨盆的脉轮，它代表了从黏性到生命，到性爱，到侵略性的常见转化。在心脏的层次，出现的是向着灵性意识的转化。这是童贞女得子的场所。它是莲花中心的象征，是男根—女阴的象征，是超越物质世界的新生命的象征。然后上层的脉轮将这些能量转化为灵性状态。

如果存在昆达里尼转化，那么它当然是类似的。这毫无疑问。

德雷森：　在合气道传统和修炼中，我们会经历一些关键阶段：让你自己存在于此时此地，向它敞开，让它发生。这非常微妙，也非常困难。我认为习武的目的是为了放下担忧。活在当下会产生一种释放机制，使你在内心深处接纳自己。哇，就这样发生了。

布朗：　例如想象跑赢和想象赛跑之间存在着差异。如果你不是为了赢而跑，但在跑的时候你看到自己赢了——想象跑赢时的情形，这种过程与你谈到的昆达里尼现象学有什么关系吗？

坎贝尔：　这是将重点从这里转移到了那里，转移到了东方人所称的“气”。这种能量来自下层的中心，那是智慧鞘的中心，是身体意向、自然意向的鞘，你在那里、在你的表现形式中安顿下来，就像树的生长。赢得比赛体现了身体能量和力量的潜能。一旦你开始与其他力量发生联系，这里就会发生堵塞，你很快会迷失你的中心，失去能量。

布朗：我听你在讲学和研讨班中说过，做准备时的感觉就好像……

坎贝尔：　就好像那是一场田径比赛。嗯，确实如此（大笑起来）。我告诉你两个小时的讲学就是一场田径比赛。

菲尔·柯西诺：说到田径，你是怎么和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跑选手杰克逊·肖尔茨（Jackson Scholz）成为朋友的？

菲尔·柯西诺

《英雄之旅》副制片人。

坎贝尔：　杰克逊·肖尔茨是一位杰出的短跑选手，有着稳定的跑步风格，专攻100米和200米短跑。在两次重大赛事中我和他住同一个房间。1925年我代表纽约运动员俱乐部在旧金山参加美国运动员联合会锦标赛，肖尔茨是我的室友。前一年肖尔茨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200米冠军，和其他几个运动员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他和我谈论的所有话题都与夏威夷有关。当时从纽约到旧金山要坐四天半火车，我和肖尔茨一路聊着夏威夷。我想为什么不脱离队伍，去夏威夷看看呢。他说：“走吧。”

就这样我第一次踏上夏威夷的土地。肖尔茨在夏威夷时结识了卡哈纳莫库（Kahanamoku）一家人。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写信给当地人，让他们来接我。经过四天半的航行，船停在码头外的水面上，等着检疫人员完成检疫工作。我站在甲板上，感受着这个海岛的气息，其中有花香，还有其他各种气味。天哪，我被它迷住了。船驶入码头，夏威夷皇家乐队在那里演奏“阿罗哈”（Aloha）。人群上方飘动着一面三角旗，上面写着“阿罗哈，乔[5]·坎贝尔”。

我想，好吧，我们在旧金山的比赛中大获全胜，这种接待方式也算恰当。拿着细长三角旗来迎接我的是个小伙子。我上了岸，见到了肖尔茨的朋友，他把我带到科特兰酒店。多年后我才知道这里距离珍的住所只有一个街区。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她上草裙舞课的地方就在我下榻的酒店里。



1925年夏天，约瑟夫·坎贝尔（最下方）和朋友们在威基基海滩。在那里时，坎贝尔跟着“冲浪之父”，具有传奇色彩的杜克·卡哈纳莫库学会了冲浪

那年夏天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等着前往威基基海滩的有轨电车，然后在杜克·卡哈纳莫库的冲浪板上度过一天。现在那块冲浪板被收藏在毕夏普博物馆（Bishop Museum）里。它是用寇阿相思树的木头制成的，它的高度相当于我向上伸手臂，手指能够够到的高度。我是一名田径运动员，所以甚至没法在水里推进冲浪板。那是戴维·卡哈纳莫库送给我的冲浪板，我用力把它拖下水，爬上冲浪板，游到波浪翻涌的地方，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努力地尝试冲浪。

一个晴朗的日子，戴维划着冲浪板来到我身边对我说：“你没有赶上浪。”我说：“我没法让冲浪板前进。”他说：“好吧，我来稍微推你一把。”于是戴维推了我一下，我学会了冲浪。我可以告诉你站在冲浪板上就像乘坐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轮。那次冲浪的感觉妙极了。

1927年，我去欧洲读研究生。下一届奥运会将于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当时杰克逊·肖尔茨正在那里。刚读研时我和他一起在巴黎住了几个星期。在他参加完奥运会后，我们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

过了几年回头看时，你会意识到某人在你的人生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这很有趣。我认为肖尔茨就是这样的人之一。有时只是小小的推动就促使你走上这条路，而非那条路。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是很优秀的人。

柯西诺： 你曾说过，年轻时你想成为达·芬奇和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的综合体。他们是继水牛比尔之后的偶像吗？

坎贝尔：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他很英俊，做过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情。在一次精彩的演出中，费尔班克斯饰演海盗，有人在追他，他爬上桅杆，那人也追上桅杆。然后他拿出刀，把刀插入船帆里，然后就这样顺着船帆一路滑下来。我永远忘不了这场戏！他是从哪里学会这招的？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至于学术世界，我对细小的、专门化的研究不感兴趣。我认为这些研究会使你丧失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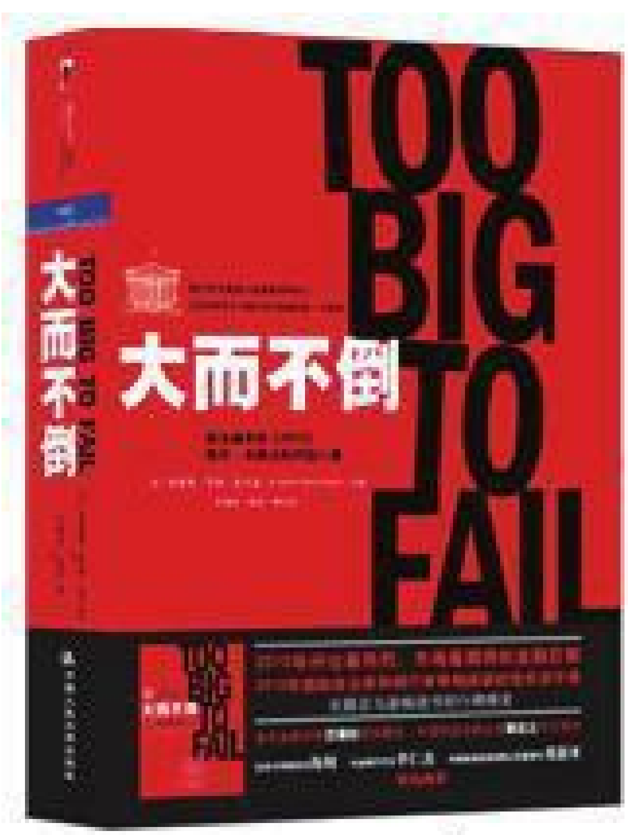
。达·芬奇以令人惊叹的方式将一切转化为人类价值，对我来说，他代表了我的探寻和追求。

在预科学校读书时，我热爱生物学和数学，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大一时也是如此。但在大一和大二之间的假期，有人送给我一本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imitri Merejkowski）写的《达·芬奇传奇》（*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 ）。这本书激发了我的兴趣。我的天，我发现自己对艺术、文化和文明一无所知。我了解美国印第安人，但不懂艺术和文明。我的整个世界随着那本书发生了改变。

柯西诺：　你说过对凯尔特人的亚瑟王传奇的研究使你对自己的爱尔兰天主教背景有了新的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

坎贝尔：　亚瑟王的传奇源自凯尔特人的世界。它们将凯尔特英雄转变为中世纪的骑士。其中每一个骑士都具有凯尔特文化的背景。我确信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引起我的共鸣源于我的文化背景。后来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你知道，奇幻世界中的精彩生活存在于亚瑟王传奇中，也存在于乔伊斯的作品中，也存在于我的生活中。

柯西诺：　你是否发现自己很认同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也就是乔伊斯的书《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所描绘的那个年轻、浪漫的反叛者，他生活在“沉默、放逐和狡黠”中。



20岁的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1927年，坎贝尔

坎贝尔：　他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问题是当你成了教会体系的一部分时，你就在失去你的信仰。这一点儿都不好玩。我在学习生物学时，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物进化与你在《创世记》中看到的完全没有关系。在那个时候我们被要求相信公元前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和四千年的愚蠢文献。你怎么能带着那样的观念度过一生？

无论如何我做不到。

然而这些观念已经被根植到头脑中。问题是如何克服它们，同时又不丧失象征物。乔伊斯帮助我解脱，我开始理解这些象征物的普遍意义和深奥的人性意义。这些象征物在逸事和历史中对意义的象征作用并没有体现在基督教传统中，而是体现在艺

在巴黎读到了乔伊斯突破性的小说《尤利西斯》，当时他的年龄和乔伊斯的年龄相仿（23岁），“他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问题是当你成了教会体系的一部分时，你就在失去你的信仰。这一点儿都不好玩。”

术领域，体现在涉及这些象征物的神话中。

你会说，乔伊斯因此让自己获得解脱，离开了错综复杂的爱尔兰政治和教会，前往巴黎。在那里他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巴黎为代表的那场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当时我也在巴黎。

印度教的《奥义书》拯救了我，在书中你会看到相同的神话，但它们得到了智慧的解释。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9世纪，印度人已经意识到所有神祇都是心理力量的投射，他们就存在于你的内心，而非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存在于外部，他们真正所在的位置在这里（指着心的位置）。天哪，这让我彻底得到了解救。

布朗： 你最初获得这个领悟是什么时候？

坎贝尔： 1924年，我大约19岁的时候。获得领悟的方式很有趣，当时我和家人乘船去欧洲旅行。我们通常乘坐比较慢的船，不是那种5天左右就能穿越海洋的大船，而是需要航行10天的船，因为乘坐“哈定总统号”这类一流轮船是很有趣的体验。

1924年在从欧洲返回的航程中，有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坐在甲板的折叠帆布躺椅上，我注意到有一个年轻女士认识他们。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因为当时从来没有人见过印度人。印度人都去了英国，从来不来美国。

碰巧其中一个人是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另外两位是他的兄弟尼提安南达（Nityananda）和秘书拉加歌帕（Rajagopal）。由此我开始对印度有了了解。介绍我认识他们的那位年轻女士给了我一本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写的《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书中描述了佛陀的一生。这本书使我获得启发，就像光一般不断照耀着我。



1935年，吉杜·克里希那穆提

当我到欧洲学习文学、哲学、骑士文学，然后去德国开始学习梵语时，这些内容再次出现。但一切都始于我从这本关于佛陀的小书中获得的启发。

像这样的涉猎使得一切都改变了，真是不可思

议。

更早的改变始于《达·芬奇传奇》。我的整个世界因那本书而发生了改变，后来这本关于佛陀的小书增加了另一个维度。

布朗： 在欧洲的学习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坎贝尔： 我先去的巴黎，后去的慕尼黑，在每个地方都待了一年，整个世界由此打开。那时是20世纪20年代末，差不多是27年、28年、29年那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吃惊（大笑）。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美国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很了解，你意识不到我年轻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在巴黎时我发现了现代艺术。

我永远忘不了走进布洛涅森林那座宏伟的美术馆时的情形。那里有为“独立艺术家”或“不调和艺术家”修建的巨大展区。官方美术馆不会展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碰巧包括毕加索、马蒂斯（Matisse）、米罗（Miró）和布朗库西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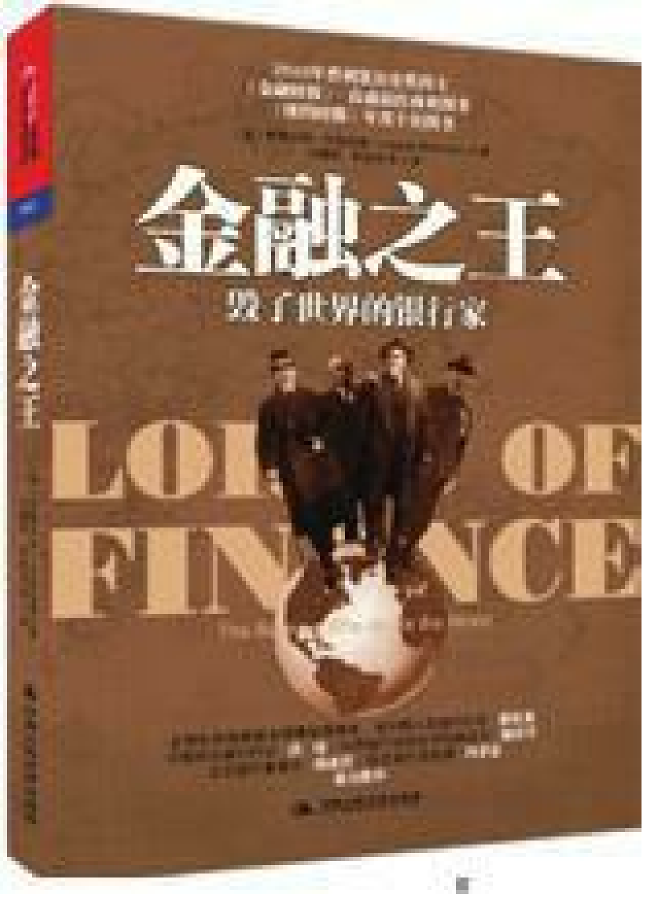
我还记得看布朗库西的《空中飞鸟》（*Bird in Flight* ）第一次展出时的情形，雷蒙德·邓肯（Raymond Duncan）穿得像个德国人一样在周围走来走去。当时我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乡巴佬，这个先锋的、玩世不恭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接触艺术世界，它开始与我的生活发生关系。

坎贝尔： 所有这些发现都是在巴黎大学读书时发生的。我曾走过笔直狭窄的学术道路。当时我住在斯塔尔街的一间小房子里，这条街通往蒙帕纳斯大道的另一端。从我住的小屋到巴黎大学必然会经过哪里？我会经过蒙帕纳斯大道和拉斯帕伊大道的交叉口，当时那里有圆顶餐厅和多摩咖啡馆等各种奇奇怪怪的地方。我刚从美国来到这里，我亲爱的朋友，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我们对现代艺术一无所知。此外，所有的书店里都会卖一本蓝色的大厚书《尤利西斯》。当时的美国没人读这本书，我不得不走私一本回美国。



1928年，约瑟夫·坎贝尔和他的妹妹艾丽斯在法国沙特尔，他把这个教区视为自己的灵性家园

我走进一家书店问道：“你们卖《尤利西斯》吗



1933年，罗马尼亚雕塑师康斯坦丁·布朗库西在工作室里给自己拍的照片，画家亨利·卢梭曾对布朗库西说：“老兄，你把古代人变成现代人了。”

？”

“当然有，先生。”

当我翻到第三章时，看到书上写着“可视之物无可避免的形式：至少是对可视之物，通过我的眼睛可以认知。我在这里辨认的是各种事物的标记。”我想，天哪，这是什么？我已经获得了大学学位，但我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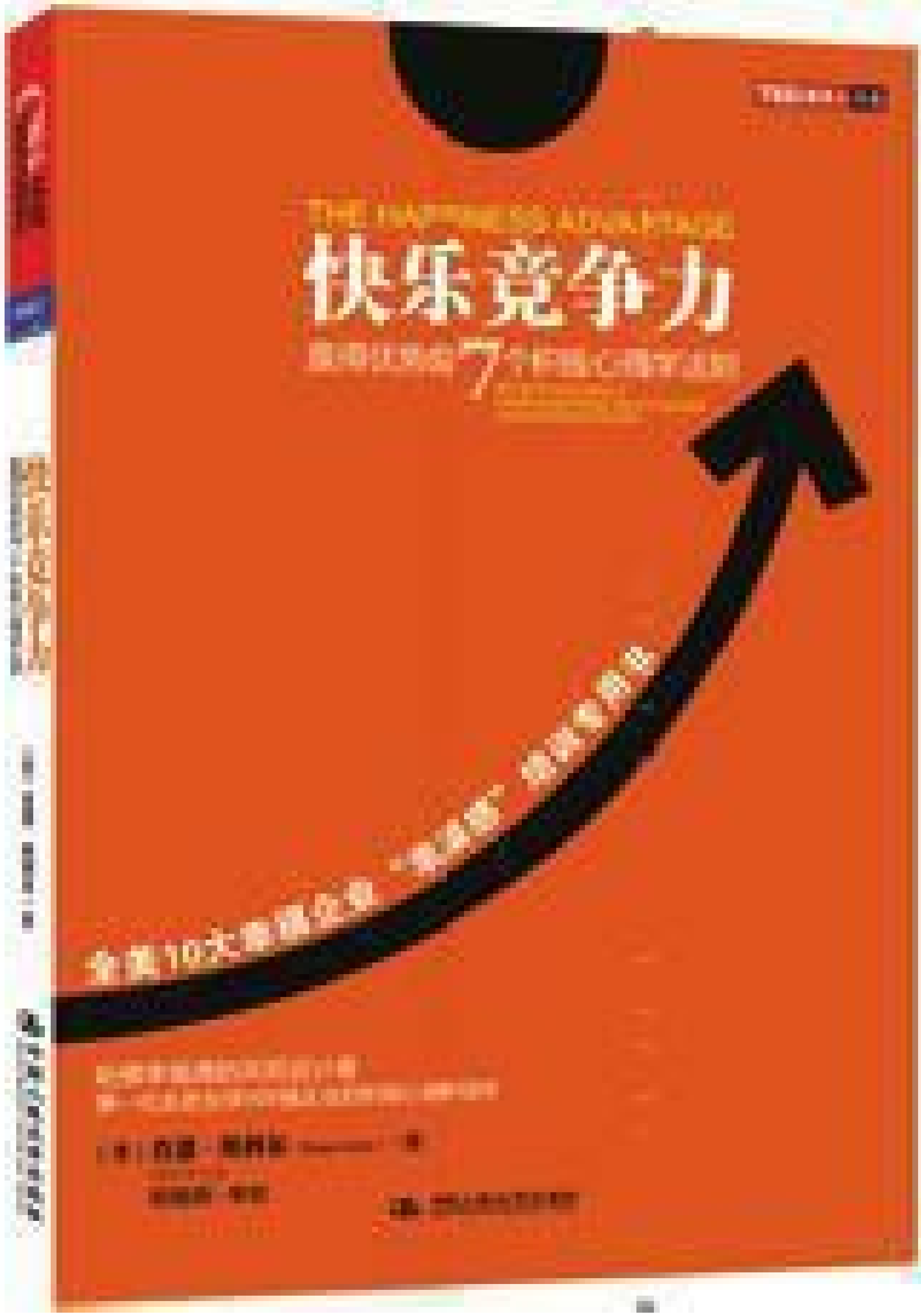
于是我来到奥德翁广场，那里有西尔薇娅·毕奇（Sylvia Beach）开的莎士比亚书店。作为一个年轻学者，我愤愤不平地走进去问道：“这算哪门子写作？”毕奇告诉我这属于什么类型的写作，而且给我推荐了很多书。我的职业生涯因此而改变。

当把《尤利西斯》读过三四遍之后，你会有所领悟。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书里的内容都是蛋白质，没有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你获得的是一种纯粹的体验，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能带给你愉悦。其他任何作者都未曾让我有过这样的体验。1927年我在巴黎买了这本书，从那之后一直在读它，每次读都是一件乐事。



1927年，安吉拉·格雷戈里（Angela Gregory）为23岁的约瑟夫·坎贝尔塑的半身像

不久之后我结识了来自新奥尔良的年轻女雕塑家安吉拉·格雷戈里，她和安托万·布德尔（Antoine Bourdelle）一起工作。你应该知道雕塑家是怎么回事。他们总是要求别人摆姿势，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雕塑了。因此她问我是否能坐下来，允许她为我塑个头像。



法国雕塑家安托万·布德尔在他重要的作品《拉弓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旁，布德尔认为艺术家通过运用原型对世界进行着再创造，他说：“艺术的秘密是爱，艺术能描绘出大自然的壮观形态。”

“哦，当然可以。”我说。于是我来到他们的工作室，在那里见到了传奇的安托万·布德尔。那时他大约八十五六岁。我听他谈论艺术及艺术是什么。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从那之后便成了我的指导原则：“艺术能描绘出大自然的壮观形态。”这也是神话的真谛。

艺术的秘密是爱……

艺术能描绘出大自然的壮观形态。

安托万·布德尔

就这样，我坐在巴黎大学里，钻研普罗旺斯语、古法语和凯尔特文化对亚瑟王传奇的影响。我想，天哪，我在这里学着这些东西，却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在餐馆里点一份像样的法国餐。这真令人尴尬。终于有一天在大学附近的克鲁尼花园里，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它将我带出了笔直狭窄的学术道路，进入森林之中。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知道那里有乔伊斯。

后来我从西尔薇娅·毕奇那里买了些《过渡》杂志（transition），其中刊登了《芬尼根的守灵夜》较早的版本，出现在标题“创作中的作品”的下方。从以下的比较中你可以看出版本之间的差别，《过渡》杂志上的版本的第一句是：“奔涌的河流将我们带回霍斯城堡（Howth Castle）和郊外”。多年后我买到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开篇是：“长河沉寂地流向前去，流过夏娃和亚当的教堂，从弯弯的河岸流进，流经大弧形的海湾，沿着宽敞的大道，把我们带回霍斯城堡和郊外。”这就是20年里乔伊斯发生的改变。

古法语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枯燥乏味。这是一个转化和学习的世界，因为没有人比詹姆斯·乔伊斯更了解我试图寻找的东西。在我看来，把知识和信息转化为体验才是文学和艺术的功能。正是因为持有这个想法，所以我没有试图成为艺术家，而是设法在我研究的材料中找到相应的体验。当然乔伊斯对我帮助很大。

在我看来，《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一句话概括了乔伊斯的全部观点。他说：“哦，主啊，你施加给我们成堆的苦难，但又让我们在劳苦中交织着欢笑。”这也是佛教中菩萨的智慧：苦中作乐，愉悦地参与世间的苦难。

约瑟夫·坎贝尔，《艺术之翼》（*Wings of Art*）

第二年（1928年）我去了慕尼黑。在那里我发现了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的事物：我发现了弗洛伊德、荣格、托马斯·曼，并开始学习梵文。从哥伦比亚大学出来，然后进入这个被我的一位教授称作“德国学术城堡”的地方，并开始接触梵文，是一件美妙的事，对我来说具

有你们无法想象的唤醒作用。就是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直在研究的亚瑟王传奇、我自小就喜爱的凯尔特文化，以及具有相同主题的美洲印第安神话所构成的丰富世界中的深奥哲理。

当我还是个对印第安人很感兴趣的孩子时，当我在宾夕法尼亚州波克诺山美丽的丛林中时，我懂得了神话以及印第安传说的作用是让人类与大自然和谐一致。而艺术的作用是描绘出大自然的壮观形态。这就是我发现的一首宏大而壮丽的歌。

柯西诺： 你在欧洲求学期间，语言学习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坎贝尔： 我很想谈一谈这些事情。我认为，我们的教育系统，至少是我上学时的教育系统很糟糕。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但从来不听不说。教你语言的老师也不会说这门语言！你在学习“我是，你是，这是，那是，它是，他们是，他是，她是”这类东西，但这根本不是运用语言。

从上幼儿园开始直到去欧洲求学前，我一直在学法语（但没有真正掌握这门语言）。我来到巴黎的法国文化协会，花三个月里说法语、读法语，终于掌握了它。我从来没有学过德语，但当我得知欧洲所有真正的学问都在德国时，我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问他们是否能给我奖学金，让我第二年去德国。他们回复道：“可以，去吧。”这样我又不得不去学习德语。三个月后我就可以阅读德文读物，用德语交谈了。当你完全沉浸在某种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就融入了你的生命旋律里，你就学会了这门语言。从预科学校毕业时我就在想，上帝啊，我永远不想再学外语了。但当你更深地沉浸到语言世界中，就会感到欣喜若狂。每种语言都承载着它特有的完整体验。

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几本书被翻译成德文出版。其中一本非常受欢迎，是比较容易读的《指引生命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6]。一个月前我读了这本书的德语版。天哪，那完全不是同一本书！《指引生命的神话》中的很多观点来自德文资料，因此它们应该很容易被还原为德文。但是，译成德文的书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义。德语是神秘的、诗一样的语言，英语则是实用性的语言。两种语言各具非常不同的维度。突然之间，我的书在表达着我曾经真正想表达的思想，而之前我没有意识到那是我想表达的。我反复读英文版的书和德文版的书，词汇的联系和含义令我激动。这个发现是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德语如诗一般的壮美让我着迷，我爱德语。

我到法国去研究中世纪哲学、古法语、普罗旺斯语、亚瑟王传奇和游吟诗歌。天哪，一切事物在各个方向上延展。然后我在德国遇到梵文和德国学术思想那迷人的哲学背景，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与其相比。德国人最先发现了梵文作品中的哲学意义。150年前歌德便已经开始研读梵文，浪漫派大约也在那个时期“投身其中”（这是他们现在的说法）。不过我们现

在拥有的资料比那时的多得多。在德国学习时，形而上学的部分使我深受启发。我一直在以西方学者的方式研究神话，特别是中世纪神话。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歌德、托马斯·曼和荣格的作品，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作品的神话维度不仅仅属于学术范畴。因此，我对这个国家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坎贝尔： 1936年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托马斯·曼被邀请在纪念弗洛伊德80岁诞辰的聚会上发表演讲。当时有谁能想到一位艺术家能谈论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反正我无法想象。这真是很好玩。

托马斯·曼开场便说，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邀请来做这个演讲，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作家，而不是科学家、精神分析师。然后他说，或许人们希望在这个夜晚纵情狂欢，颠覆庸常客体的人变成了主体的人，演讲不再基于实用科学，诸如此类。你们知道，在纵情狂欢时，一切都是颠倒的。奴隶命令他们的主人，小丑成为城市的法官，等等。总之一切都颠倒了。这是一个警告，说明曼的演讲会让人不太好接受。

> 我有幸见过曼三次，在其中一次会面中我们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讲究形式的人，举止很合礼仪，但不会让你觉得不自在。就像十四行诗或日本茶道，你必须知道形式，掌握形式，才能应对自如。这是艺术的一个要点，没有一个艺术家是不通晓技艺的。
>
>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III：西方传统的形成》

这篇演讲后来以“弗洛伊德与未来”（Freud and the Future）为题发表了。它几乎与弗洛伊德毫无关系。曼一开始说弗洛伊德真正的成就是通过研究，把19世纪德国浪漫派哲学家的发现重新用医学词汇表达了一遍，尽管他并没有读过这些哲学家的作品。曼说弗洛伊德不知道叔本华，不知道尼采，也不知道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出于无知，他用自己的词汇复述了这一套观点。

然后他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谈一谈我自己，我会告诉你早在听说弗洛伊德之前，我就已经在我的作品中采用了这种模式。然后，他谈到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矮个子弗里德曼先生》（*Little Mr.Friedmann*）。这篇小说发表于1896年或1897年，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还要早三四年。在这篇小说中，你确实可以看到大量弗洛伊德学派的信息，也可以说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述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信息，而且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大约演讲进行到一半时，曼提到一个不该提的名字——荣格，以及荣格对他正在创作的作品，即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具有怎样的启发作用。当时他刚刚完成第三部。

我无法想象在他发表这样的演讲时房间里会怎样的情况。现在我之所以提起此事，是因为这对于20世纪上半叶无意识研究的整体背景是一个很好的导入。对艺术来说，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乔伊斯和曼彼此完全不认识对方，他们同时经历小说与写作的转变，从19世纪所谓的自然主义发展为在作品中突出心理特点，最后发展到神话中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初，托马斯·曼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1918年），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纷纷出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于1922年，曼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出版于1924年。他们后期的伟大作品都不自觉地涉及了神话，比如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

乔伊斯与曼的对比很有意思。乔伊斯是爱尔兰天主教徒，托马斯·曼是德国新教徒。只要认真地对待宗教，你的生活就会与神话有着直接的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将你在世界中的经历与这种神话基础联系起来，以你自小就接受的框架来看这个世界。

托马斯·曼的道路正好相反。我想说新教的特点之一是拒绝仪式，拒绝宗教中的神话解释和特征。因此，曼是逐渐承认神话的深刻及其奥义的。这花费了很长时间。乔伊斯在这方面具有优势，他从婴儿时就接受了神话的思维，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曼则是逐渐接受神话思维的。这使得他们成了特别有趣的一对。

坎贝尔： 在《魔山》中，托马斯·曼会不断地解释他的神话含义。他提出一个观念，然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你解释。乔伊斯的做法不是这样的，他“砰”地把观念直接提出来，让你自己慢慢琢磨。在我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中，总会发现这两个人以特别有趣的方式互相补充。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也很有趣。

他们的背景意识都出自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当然，瓦格纳（Wagner）在他们的成长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人都吸取了瓦格纳的一些主题。瓦格纳使用的音乐技巧之一是主旋律的技巧，也就是重复与某个意义主体相关的旋律。每次出现时，主体的全部意义会在新的关系中再次回归。对托马斯·曼来说，这是一种策略。任何读过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或其早期短篇小说的人都会发现这种写作策略。当他提到一个人物时，总会提及之前对这个人物使用的一些形容词或对这个人物做出的一些评论。因此这些描述作为主旋律会反复出现。乔伊斯非常喜欢音乐，也会使用像反复出现的副歌那样的音乐技巧（他人生中的一大遗憾是没能在都柏林的歌唱比赛中获胜，当时的获胜者是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

艺术家的诀窍是在呈现作品时不把它们孤立起来，不与读者有隔膜。在欣赏真正打动人的艺术作品时，你会惊叹“它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幅画递给我的光辉和能量。用纯粹实证的说法来说，这被称为参与，但又不只如此。它是认同。

在曼开始关注神话学后，他尝试依据《圣经》中隐含的与种族相关的基本观点来重新解读《创世记》。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是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的唯一方法（而不是某个群体的文化遗产）。

你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大工程。它是曼、荣格和乔伊斯为之努力的事情，所有致力于保存这些遗产中的积极价值的人也在为之努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努力进入生命的全球化时期。此时，我们不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不会说其他人都敬拜魔鬼。

现在我们必须来探究乔伊斯、曼和艺术家们是如何进行突破、呈现这个秘密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他们的文字韵律。这是诗歌需要面对的问题。诗人帮助你超越意象、超越文字，这样事物便能超越它们自己。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韵律有关。

> 我碰巧认识负责把曼一家带到这里的女士尤金·迈耶（Eugene Meyer）夫人。她是当时《华盛顿邮报》老板的妻子。当我发现汉斯·卡斯托尔普（Hans Castorp）的梦其实是重复了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最后一段时，我问迈耶夫人，她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曼是否跟她谈起过这个问题。她说：“下次见到托马斯时我会问问他。”大约三周后，我收到她的来信，信上写：“我问他了，他很震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写的和《悲剧的诞生》最后一段如此相似。”
>
> 这被认为是潜在记忆。大脑没有忘记什么，但你的注意力已经远离了那件你将忘记的事情，但它还在那里。如果你读一读《悲剧的诞生》的最后一段，也会感到震惊。

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艺术秘密：他有绝对无情的眼睛，其精确的文字就像射出的箭能直指错误，而箭上涂抹的是爱的油膏。他将这称为“情色的讽刺”或“塑料的讽刺”。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艺术秘密。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艺术是大自然的镜子”，这就是艺术的功能。你也许会说，艺术是大自然的全息镜子，你在里面看到的是总体，而每个个体都反映了总体。这些就是艺术家处理人物的模式。

叔本华首先将东方的术语引入了康德的思想体系。19世纪初，我们看到了这两种哲学的综合体。之后像曼和乔伊斯这样的作家便有可能吸收东方超然思想的全部精华，领会人格的虚幻面。人格是以时空的镜像为基础的幻觉，他们用纯粹的西方词汇表现了这种思想。

这种理念被称为心理形态学或精神形态学，它影响了上述作家的作品。叶芝的思考与写作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叔本华则开启了对潜意识的描述；弗洛伊德随后将其转化为医学术语。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期。

塔纳斯：这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种说法，“对超越者透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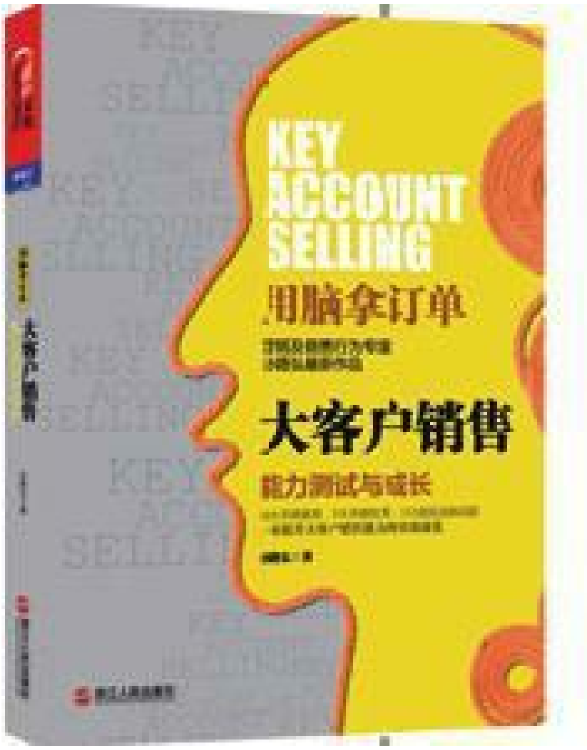
坎贝尔：几年前我听说一位伟大的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弗立德·格拉夫·杜尔克海姆（Karlfried Graf Dürckheim）在黑森林开设了一家中心，离弗赖堡不远。于是去年9月（1981年），在离开德国52年后（真是一场赌博）我回到德国。我和这位85岁的老人愉快地相处了一个小时。他说生命的全部问题是变得“对超越者透明化”：这样你会意识到你是这种状态的表现形式。你在活出神话，活出内在的神圣生活。你自己是一种载体，是意识与生命的载体，不是最终表达。这就是我在那里获得的重要观点。

当“对超越者透明化”进入我的词汇表之后，它似乎成了唯一必要的词汇。现在我对神话的定义是：对超然具有透明性的隐喻。

杜尔克海姆是我的北极星。

塔纳斯：你能说一说“对超越者透明化”究竟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神话开启了世界。这样，无法言喻和



卡尔弗立德·格拉夫·杜尔克海姆，德国精神病学家兼作家，“他是我的北极星。”

描述的事物，即所谓的超越者就透明了。

如果隐喻把自己封闭起来并说：“我就是超越者，超越者指的就是我或这件事。”那么它已经终结了超越者，不再是神话，而是扭曲，是病态。

产生自亚原子粒子的宇宙能量和生命能量是有影响力的，正如科学告诉我们的。它们来来去去。它们来自哪里？往哪里去？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地方？

存在的终极基础超越了定义，超越了我们的知识。当你开始探求终极性时，你其实在探求超越了所有思想类别、所有存在与非存在类别的事物。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的，“真”和“假”会跟随我们的体验模式而改变。所有生命都必然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审美形式走近我们，逻辑类别的逻辑形式被呈现出来，因此我们的思考处于框架之中。

但是超出之外的是什么？即使“超越”这个词也暗示着一种思维类别。因此超越者是实际的超越，超越了我们所有的认知。公元前7世纪的《奥义书》非常明确地写道，“那是语言和思想达不到的。”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说出它的名称，那样做是对它的玷污。那就是超越的意思。神话意象总是指向超越，让你感觉好像这个秘密在载着你。在合气道或赛跑中，你驾驭着那个秘密。那就是体育运动的神秘论。驾驭着爱的神秘论是两者——它们其实是一体的，只是看起来是两个。这种体验是对真理的体验，是忽视空间与时间的直觉性体验。

叔本华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他称之为“道德的基础”。他在文章中问道，人类怎么会如此在意另一个人的安危，以至于忘了自我保护，自发地对他施以援救？既然大自然最重要的法则是自我保护，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呢？

他的解答是这是超自然的冲动，它是比别人与我的分别更深刻的体验。你意识到你和其他人是一体的。在时间与空间界定的领域内，区分你我的体验会随着我们体验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这是神话所采用的领域，是作为基本参照的领域，它根本不是领域。当禅宗大师谈论这个层次的事情时，他们说：“是也不是。”他们对文字采取边说边擦去的方法。佛教所说的空并非空，而是丰盛、充实，是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境界。

在正常生活的领域中，我们不必操心这些事情。但是当你真的面临抗争时，也就是出现

人生重大危机时，你最好采取那种态度，否则你将无法渡过难关。

我的朋友海因里希·齐默尔常说，最好的事情都是无法言表的。这就是其中之一。次好的事情是误解，那是因为次好的事情用时间和空间的客体来指向超越者。人们总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解释它们，由此产生了误解。第三好的事情是对话。为了谈论最好的和其次好的事物，我们需要使用第三好的事物。

阿里恩： 我想到了一个巴斯克人有关美人鱼的神话。有一条美人鱼，她只能在被太阳照亮的水域里游泳。渐渐地，太阳爱上了她。他伸出自己的舌头，也就是美丽的彩虹，把美人鱼拉向自己。当他们结合时，产生了七滴快乐的眼泪。然后他把美人鱼吐了出来，美人鱼变成了一颗巨大的流星。流星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空中的月亮。

在暮色和曙光中，你既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月亮，因为他们又一次结合了。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星星。

坎贝尔：那是个爱情故事（笑声）。

阿里恩：那是超越。

坎贝尔：很美丽的神话，它来自什么地方？

阿里恩：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坎贝尔： 巴斯克人的神话？他们是很奇妙的民族。像这样的短篇神话不是很美妙吗？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是一听就知道它是神话。你本来可能在其他三四种文化中听说过类似的神话，但你没有。它来自某个想象和象征中心，而不是来自刻意的虚构，这个中心具有神话的性质。它是用某种隐喻的方式来讲述一个美丽的人生真理。

听众： 你谈到对超越性保持透明，但我认为问题是有些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透明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不透明的，那就是自我膨胀。这就是让他们感到困惑的地方，也是问题所在。

坎贝尔： 我常常从别人那里获得启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是的，你的说法很可爱。“我不是那么透明。”这句话中“我”就是“谁”。印度教导师会教导你，只要你指称的“我”是现象的我，你就不能说真我（ātman），即透明的自我。这样说是不虔诚的。

因此你会说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受欢迎的宗教。对于还没有准备好承认自己内在超越性的人来说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受欢迎的。如果对超越性打开大门，人们对它们的接受程度会降低

。

布朗：　心理学在当代神话中具有什么作用？神话对精神病医生或寻求治疗的人有怎样的帮助？

坎贝尔：　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结构的发现与神话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神话关系到将心理结构与当今世界客观生活的情况联系起来。这就给了你一条线索：神话是信号系统。神话意象不是事实，而是隐喻，它们指向超越性。它们利用生活中的事实与精神世界联系起来。你如何称呼这种双重关系？虚空？充实？丰盛？这些词语所指向的是超出我们思想之外的领域。它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现在所知的令人惊叹的宇宙和数十亿个星系都存在于虚空之上。

没有人知道那些微小的亚原子来自何方或去往何处，它们只是屏幕上的闪光点。生命同样来来去去，它们存在于因果关系中，是时空场里的灵魂。那就是我们的发现。

神话必然涉及当今的宇宙学，如果基于过时的宇宙学，那么它是无益的。这是我们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我看不出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任何冲突。宗教必须接纳当今的科学，将它渗透到宗教教义中。公元前2 000年的科学与公元2 000年的科学存在着冲突，那是我们从《圣经》中领悟到的，《圣经》源于苏美尔人的神话。

戴维·肯纳德：完全没有神话的民族会发生什么？

坎贝尔：那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毫不相干的人聚集在一起，甚至都算不上一种文明。

戴维·肯纳德

英国纪录片制片人，曾参与*BBC*纪录片《文明的纽带》《中华大地》制作，影片《英雄之旅》在伊莎兰的外景导演。

肯纳德：如今是否有这样的民族？

坎贝尔：我不是社会学家。我不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布朗：你认为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潜意识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坎贝尔：　当弗洛伊德从荣格那里了解到神话与心理学之间存在关系时（你可以从他们已出版的信件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弗洛伊德开始站在心理学的立场上研究神话学。弗洛伊

德理论中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废料篮子，里面装的是你无法忍受，不知道如何同化的被压抑的经历。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潜意识是你个人经历的函数，你看出来了吗？潜意识是你的经历的因变量，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些经历。我们没有相同的象征系统。

荣格理论中的潜意识则基于生物学观点。使身体充满活力的能量也是使梦充满活力的能量。但是我们的个人经历改变了这些梦。荣格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潜意识称为个人无意识，本质上是传记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因此弗洛伊德是从以前经历的危机的角度来解释神话形式的总体，例如《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 ）中的弑父。换言之，他用历史性的、传记性的事件来解释象征体系。

荣格认为那是心理的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是所有人都拥有的器官的能量，它驱使着我们，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每个人共享的潜意识。神话象征源自集体无意识的深度，而不是个人深度。当然每个神话都是面向历史情境的，它来自这个或那个民族，来自这个或那个省份，因此为了适应当地的情况会发生一些改变，而发生变化的是全体本我的深层能量。

坎贝尔：　德国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重要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他大约在1925年辞世。这些源自集体无意识的共同主题被他称为基始观念（elementary ideas ）。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观念会发生历史性的、地域性的改变。他将这些差异称为民族或民俗观念（folk ideas）。在你年幼的时候，民俗观念引导你进入社会，让你知道该如何生活。但是当生活抛弃你时，民俗观念会脱去外壳，露出基始观念，引导你回归。

在印度，艺术评论界认识到了意象的这两个方面。民俗观念必然关系到故事中的人和事，其中的时间和空间被称为“德西”（deśi），意思是当地的、大众的。另一方面，在表征神时，基本观念会被称为“玛加”（mārga），即道路。玛加源自词根“mrg”，意思是你所追踪的动物留下的足迹。你在努力追踪的动物就是你的精神自我。这就是神话意象中所暗示的道路。跟随动物的足迹，你会找到动物的巢穴。动物是什么？动物就是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它的家园在什么地方？在你的心里。因此跟随着基始观念，你会被引领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精神本源。

荣格问自己，他依照什么神话生活，发现自己回答不出来。于是他说，“我把找出我赖以生活的神话作为人生任务中任务。”

约瑟夫·坎贝尔，伊莎兰，1982

“德西”，即民俗观念，给你日常生活中的指引，而“玛加”，即基始观念，将你引向自己内在的生活。神话服务于这两个目的。

基始观念不会发生改变。它们来自哪里？来自灵魂。它的起源是人类的灵魂，即“玛加”。

关键是不要与它们失去联系。当另一种结构出现，因此与某种社会秩序和结构相关的民俗观念不再适用于那个结构时，我们的心理就会出现混乱。这是当今的问题之一。

如今的社会系统、社会理想和物质环境在快速地发生改变，以至于没有形成荟萃和结晶的机会。在我自己的一生中，伦理道德和对人们行为的预期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坎贝尔：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一天下午我叔叔来到我们位于98街和河滨大道交界处的家里，对我说：“约瑟夫，我带你去看飞机，有一个人会驾飞机从奥尔巴尼飞到巴特里。”那是当时最长距离的飞行。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s）曾驾驶一种飞行自行车沿哈德逊河而下。

我记得我们和很多人一起站在街边的建筑物上，当时太阳落山，正值黄昏，然后一架飞机飞过来了，每个人都在大叫：“他在那儿，他在那儿！”

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就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前往法国和德国求学的那年（1927年），林德伯格（Lindbergh）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飞越了大西洋。你可以在圣路易斯机场里看到那架飞机。[7]

现在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我的天啊！这不仅是机械学方面的壮举，而且还使意识的概念、人类与宇宙关系的概念因此而发生了改变。

我们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坎贝尔：　很多年以前（1945年）我妻子和我有幸受到邀请，和荣格先生及夫人一起喝茶。荣格住在苏黎世郊外，一个被称为波林根的地方，那里位于苏黎世湖的远端。后来波林根基金会就因此而得名。

我们先在当地一家可爱的小旅馆里住下，观赏了这个地区的一些景区。到荣格家喝茶的那天，我们开着自己的车寻找波林根。我开了几公里，然后问路边的一个农夫：“请问，波林根怎么走？”

“沿着这个方向走就是波林根。”



卡尔·荣格在自己瑞士古斯纳特的家的雕花门前，大门上方的石头上刻着伊拉斯谟（Erasmus）的拉丁文铭文：“被召唤或不被召唤，神始终在那里。”

在这条路开了一会儿，我看到另一个农夫，问他说：“请问，波林根怎么走？”

“沿着这个方向走就是波林根。”

就这样我最后终于到了波林根。那里有一条小路，我们掉头穿过那条小路，穿过铁轨。现在瑞士的火车既安静又快速，当我们刚穿过铁路时，一列火车从我们身后呼啸而过。我对珍说：“我们闯过了撞岩，闯过了玻璃岩，现在终于到了圣地。”

我们开到荣格的小城堡所在的位置，这座石头城堡是他亲手建造的，是他在寻找自己的神话的过程中完成的部分作品。我们把车开到那里，下了车，开始走路。这条路被很多人走过，以至于路面破损低洼，比门低了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珍知道该怎么办，她最后找到了门铃，按响了它。我们进入城堡，问候荣格先生和夫人。我们在那里喝茶，他表现得更像一位亲切的主人，而不是“教授大人”。我们交流起来没什么困难，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编辑出版了海因里希·齐默尔的四部作品。齐默尔是荣格的朋友，荣格编辑出版过一本齐默尔的德语作品。因此，你可以说我们是海因里希·齐默尔的共同编辑。

当时我将要前往印度，因此荣格说：“既然你要去印度，那么让我们聊聊‘唵’的含义。”

我想，好吧……

他说：“我在非洲时，我们一群人去散步，结果迷路了。我们很快发现我们周围有一队年轻的武士，他们一条腿站着，手握长矛，鼻子上穿着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没人能讲对方的语言。”

荣格说：“经过相当尴尬、令人烦恼的一段时间后，我们都坐下来。我们互相看着，当听到一种声音时，我们都放心了，觉得不会有事。我听到了什么声音？我听到‘唵，唵，唵’。”

他说：“两年后我和一群科学家到了印度。如果说我们很难对什么人产生敬畏感，那就是这群人了。”

“我们来到大吉岭，前往虎山。为此你不得不在黎明前就出发，乘坐交通工具上山。你不知道会看到什么，天还很黑。后来太阳出来了，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峰闪耀出彩虹的颜色。我听到科学家们发出了什么声音？唵，唵，唵。”

然后荣格说：“唵是大自然与自己相和谐时发出的声音。”

我想，确实如此。于是我去了印度。我能说的就是，荣格是个很好相处的人。阿里恩：你谈到关于青春的神话就是迈向世界的神话。但是如果你在年轻时的选择与你35岁时的选择不同，你会回到过去再选一次吗？你会坚持你最初的选择吗？你会转向探索内心世界吗？

坎贝尔：　是否有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规则（笑声）？如果有，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了。关键在于每个个体在中年或晚年，都会遇到非常个人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一直在做的事情有关。他在这件事上投入有多深？他有任何其他兴趣吗？这些兴趣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很个人的问题。

在荣格的人生中，有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当时他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象征与转变》（*Symbols and Transformation* ），弗洛伊德不认可这本书。这一定与书中描述的一个重度女精神病患者的想象有关。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女病人的幻觉与基本的神话想象很相似。荣格说当他写完这本书时，他明白了有神话的生活和没神话的生活是什么意思。他问自己，他赖以生活的神话是什么，发现自己答不出来。于是他说："我把找出我赖以生活的神话作为人生任务中的任务。"

他是如何做的？他试着回想自己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什么游戏最让他着迷，以至于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

如果你能找到那个点，你就能找到进行重建的起始点。回忆过去，找到让你真正着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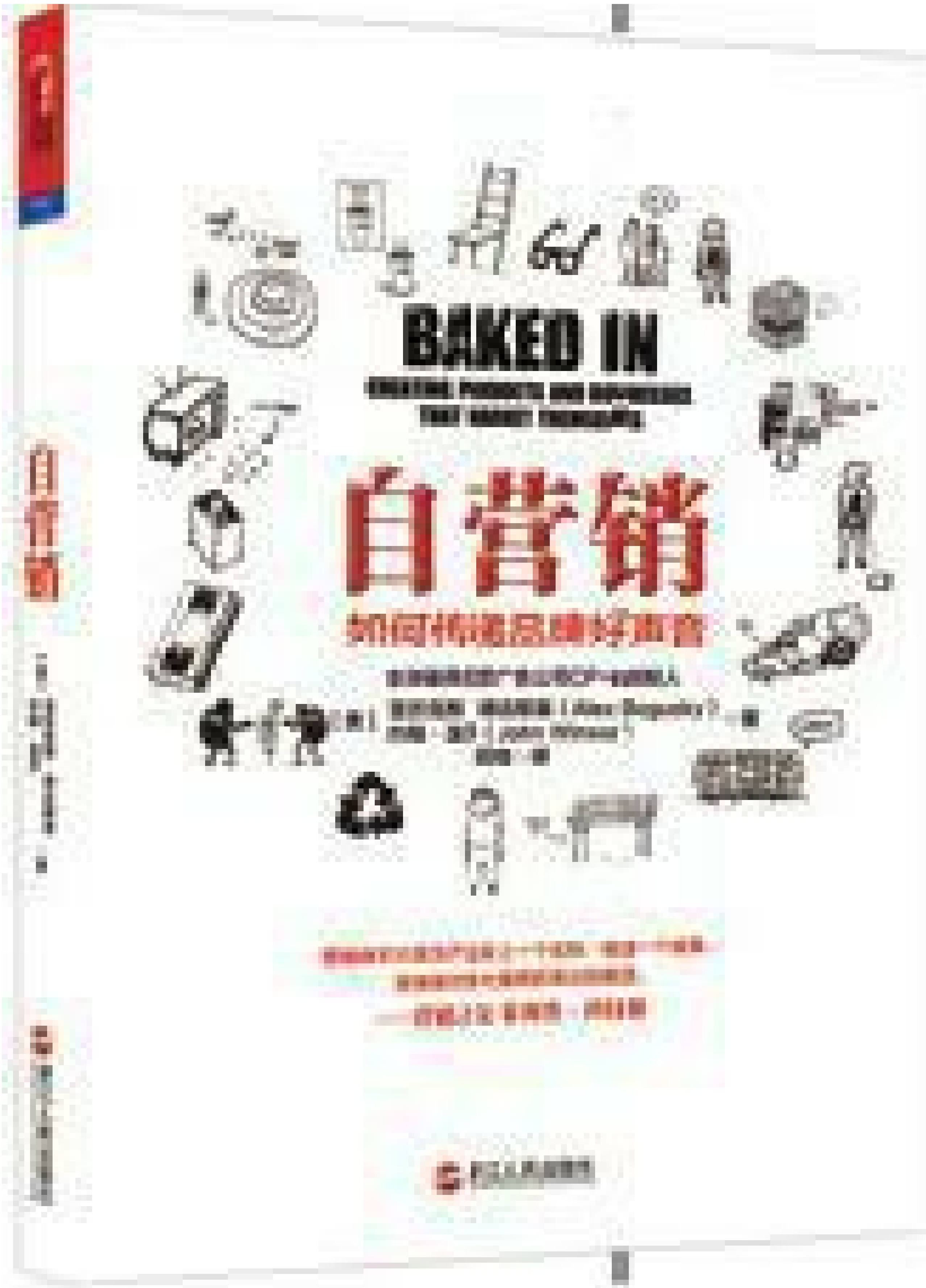
于是荣格回想起童年时，他非常喜欢玩石头，用石头搭建村庄。然后他给自己买了一片地产，开始亲手修建这个苏黎世湖边、位于波林根的可爱小城堡。

现在每个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找到真正让自己着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拒绝去做这事情，他就不会找到。没人能替他做这件事。

你必须学会如何认识你自己的内心深处。

第三章

探索幻境



我们追寻的是什么？我们所追寻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在潜能的圆满实现。追寻它并不是一段满足自我之旅，而是将你给这个世界的礼物，也就是你自己，达成圆满的历险之旅。

约瑟夫·坎贝尔，《追随直觉之路》

（Pathways to Bliss）



20世纪50年代，坎贝尔博士（左）在一次教师会议上

1929年10月，坎贝尔回到纽约的两周之后，发生了华尔街股灾。他找不到工作，也不愿

意继续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项目，25岁的约瑟夫·坎贝尔和妹妹艾丽斯、俄罗斯雕塑家亚历山大·阿契本科（Alexander Archipenko）的学生一起在朋友位于纽约伍德斯托克的小木屋里隐居。他在那里读书，尝试写小说。他称自己为“乳臭未干的年轻作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阅读了大量书籍，但写作并不成功（他的短篇小说集《神话想象》[Mythic Imagination]在他去世后终于出版）。

1931年，他开着福特家用T型车前往加州找工作，通过年轻的营养学家阿德尔·戴维斯（Adelle Davis）认识了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生物学家爱德·里克茨（Ed Ricketts）。爱德·里克茨重新点燃了他对神话学与生物学之间关系的兴趣。他和里克茨一起沿着内航道乘船来到西海岸的阿拉斯加州。里克茨在那里收集潮间带动物，坎贝尔和俄罗斯淘金者演奏俄式三弦琴。

1933年，他接受了坎特伯雷预科学校老校长的邀请担任教师工作，但在学期末就辞职了，“回到大萧条中”。非常意外的是，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卖出去了，这篇遗失多年的作品叫《严格的柏拉图式恋爱》。这篇小说让他获得了300美元的意外收获，他回到伍德斯托克又过了两年自我放逐的生活，深入研究在欧洲时激起他强烈兴趣的作家：乔伊斯、斯宾格勒（Spengler）、曼、弗洛伊德、荣格、弗雷泽（Frazer）和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1934年春天，莎拉·劳伦斯学院发出了一份工作邀请，他立即接受了。他在那里一待就是38年，教授比较文学和神话学，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

坎贝尔：　我认为从欧洲回国后的那段时期是我学术和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华尔街股灾发生前的大约两周，我回到了美国。当时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对他们说：“整个世界已经开放了。”“哦，不，”他们说，“你不要跟风，你待的地方和你去欧洲前没什么两样。”

然后我说：“见鬼去吧。”

我爸爸的钱都亏了，我在学生时期常随爵士乐队演出，在那几年里攒了一些钱。在这些钱的支撑下，我隐退到树林小屋里。我来到伍德斯托克，大量地阅读，这样过了5年。没有工作，没有钱。后来我发现作为年轻人，如果没有沉浸在某件事中，也没有能力去支持这件事，你就不需要什么钱。

在大萧条期间我给自己制定了日程安排。在没有工作或没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时候，你要自己找到该做的事情。我把一天分成四个时段，每个时段四个小时。我会在其中三个时段中看书，另外一个时段自由活动。

我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坐下来开始看书。那意味着我用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做早餐，

整理房间。然后用第一个四小时时段中剩余的三个小时看书。

接下来用一个小时吃午饭，另外三个小时看书。接下来是可以选择的部分。通常情况我用三个小时看书，用一个小时外出吃饭，然后是三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再用一个小时收拾上床睡觉。所以我每天大概12点睡觉。

如果有人邀请我出去喝鸡尾酒或有其他类似的事情，我会把读书的时间安排在晚上，把娱乐安排在下午。

这个日程安排运转得很好。我每天都能有9个小时的阅读时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9年。在那段时间里我读了很多书。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工作时，我在开始写作之前依然会在周末保持这种日程安排。

我的方法是阅读自己想读的书，然后这本书会引出你想读的下一本书。我给我的很多学生提出这样的建议：当你发现一位作者特别吸引你时，你应该读他的所有作品，这样比东读一点西读一点的收获更大，理解也更深入。然后看影响这位作者或与他有关的其他作者的书，这样你会以系统的方式构建起你惊人的知识世界。大学和学校里教授的东西只是一些作家所写作品的取样器，它们会让你对叶芝十四行诗的出版日期比诗的内容更感兴趣。

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女学生们的帮助下，我彻底改变了教授这些科目的学院派方法。

那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当时我有一点紧张。我记得那时我在自己抽屉的最上层放了一美元，我知道只要那一美元还在，我就不会饿死。那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去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前的那一年，我帮别人照顾一只狗。狗的主人在伍德斯托克建了一栋漂亮的小房子。那只狗叫弗里茨，个头很大，是警犬和杜宾犬的混种。我和弗里茨相处了一年，了解到很多有关狗的事情。这条狗爱上了路上的一只猫，我试图约束它的本能反应，不让它跑到猫那里去。当然，它总能想办法过去。

这是一种没有钱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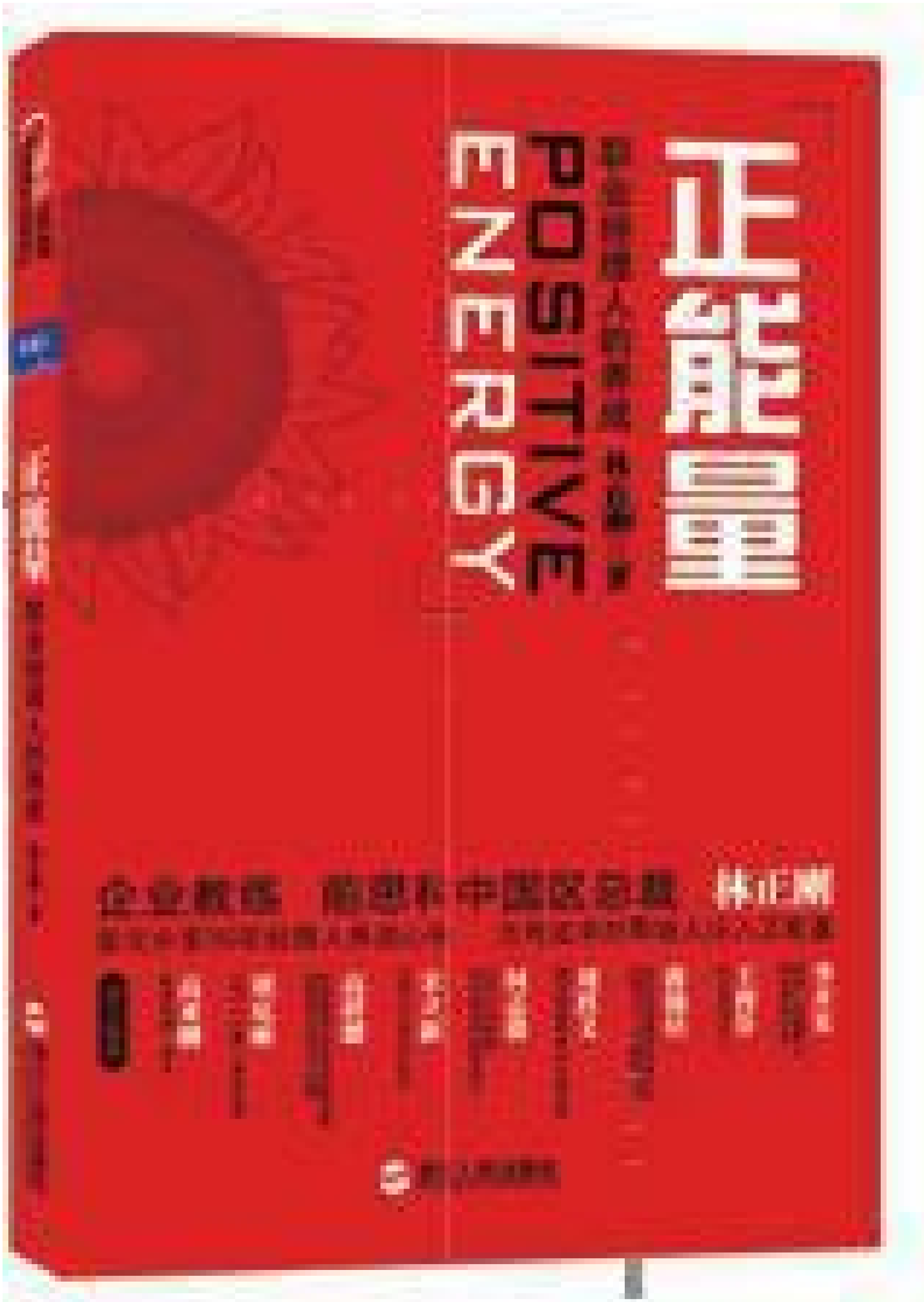
塔纳斯： 我想听你说说没有博士学位有什么好处（笑声）。

坎贝尔：　嗯，我并不是说没有博士学位是有好处的，而是说不去攻读博士学位是有好处的。因为当你的头脑正对新思想、新事物开放时，它们会让你进入学术的狭缝里，让某位有着自己的研究兴趣的教授监督你，即使他有过非常感兴趣的课题，那也是几十年前的课题了。现在他主要的兴趣在于你是否处理好了课题书中的脚注。你知道这很可怕。

因此我得出一条理论，在某些领域中拥有博士学位挺好，但在文化和人文科学领域，拥

有博士学位是无能的表现（笑声）。

我是认真的。当你应该探索自己的思想，应该保持开放态度，应该对各种内容感到兴奋，但教授们会严格地抑制你。



20世纪60年代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创办这所女子学院的基本理念是女生不需要学习或不想学习男子学院的课程，这些针对男性的课程不适合女性学生。”

我还记得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杰出教授，他叫雷蒙德·韦弗。他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发现了梅尔维尔 [8] 的价值，重新编辑了他的作品。他没有博士学位。当我决定继续读博士时，他说：“好吧，你要小心，因为读博会让你变得平庸。”当我正读博士时，有人邀请我去中西部的学校当老师。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韦弗时，他说：“如果读博没有让你变得平庸，那么这样一份工作会的。”

我始终牢记这位非常有教养、有文化的老师给予学习者的重要提示。

坎贝尔： 于是我放弃了读博，因为导师们不想了解梵文，不想了解现代艺术，他们想了解的是凯尔特神话与亚瑟王传奇的关系。我已经结束了这方面的探究。

我记得完全没有人告诉我该读什么，于是我开始广泛涉猎。在那些年里我读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莱奥·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的杰作，看他们探讨历史形态，看他们的作品如何与荣格、弗洛伊德、曼和乔伊斯的作品殊途同归。后来我在加州发现了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的作品。这些书带给我很多启发。我不必写论文，我不必写任何东西。我所要做的就是在有价值的句子下面划线、记笔记。这很有意思，我大约做了40年笔记，我有满满14抽屉笔记。现在我不再为他们烦恼了。我的阅读就这样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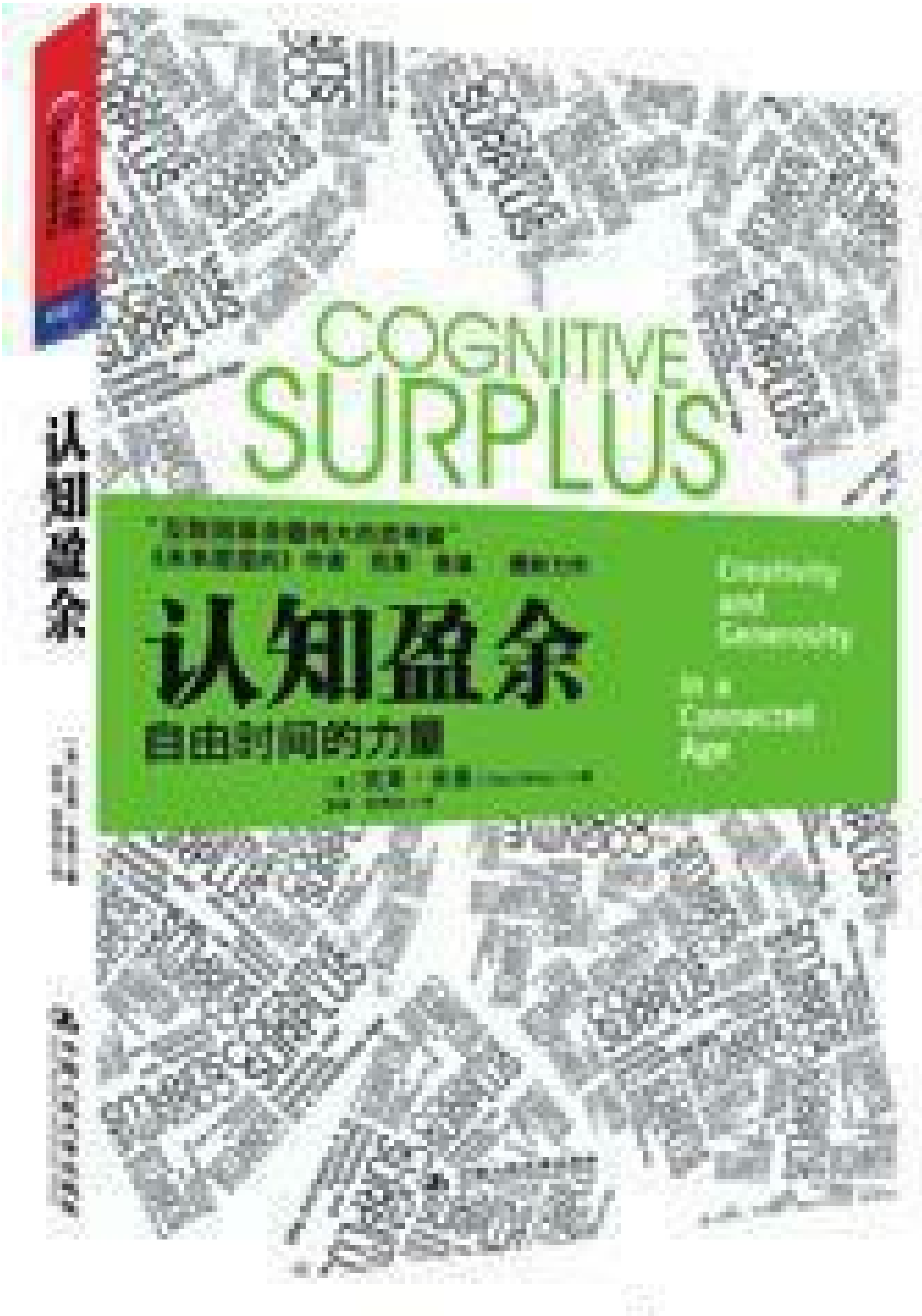
当你没有工作，自己进行阅读时，你会冒出一些复杂的心理问题，就像小男孩的内心一样复杂。我认为我不想有工作。当莎拉·劳伦斯学院给我发来工作邀请时，当我看到那些可爱的女学生时，我说，是的，我想工作啦。当我得到工作时，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我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消失了。

布朗： 你是否预感到自己将来会当老师？

坎贝尔： 我心里想的是我很享受阅读和做我想做的事情，除了阅读带给我的更多想读的书之外，没有其他目标。我在欧洲的发现开始以一种现在我能理解的方式聚合在一起。我不认为我想要工作或其他这类东西。一天邮箱里出现了一封来自莎拉·劳伦斯学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去工作。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劳伦斯（W.W.Lawrence）教授在三年前推荐了我，说我可能是合适的人选。

由于我平生从来没有挣过工资，所以当他们问我“坎贝尔先生，你对工资有什么要求”时，我说：“哦，我不知道。2 000美元怎么样？”

当时学院的院长康斯坦斯·沃伦说：“我们的工资不会那么低。”他们付给我2 200美元。当听说如今刚踏出校门的毕业生对薪水的吓人要求时，我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天真。



20世纪60年代，坎贝尔教授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那是什么，是《千面英雄》。这是什么，是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上的第一堂课。”

莎拉·劳伦斯学院的优点以及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在于这所学院几年前才成立，是一所女子学院。因为这所学院刚成立，所以我不必去适应已有的狭缝，不会有人告诉你应该教这个或者应该教那个。创办这所女子学院的基本理念是女生不需要学习或不想学习男子学院的课程，这些针对男性的课程不适合女性学生。

因此学院的理念是我们的课程应该满足学生的兴趣。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很多学术人才从中欧来到美国，因为希特勒在中欧，因此学院的教师队伍非常优秀。学院必须有一些有经验的老师来配合学生的兴趣，能够带领学生走出他们自己的一时兴趣，进入人文科学的主流。我们就是那样做的。

很快富有创造力的艺术系建立了起来。在当时的男子大学里，如果你想学艺术，你学习的是艺术史。我们有工作室。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舞蹈。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学校棒极了。来到莎拉·劳伦斯学院后，我可以把五年读书的收获教给学生们，而且知道这些内容能够满足年轻人的需要。这真是一种殊荣，莫大的殊荣。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一干就是38年。工作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有益。我不得不缩减教学范围，只针对大四学生。我不得不挑选学生，因为我只能教一定数量的孩子——我们从来没有大班。因为我每14天要和我的每个学生面谈一次，所以教的学生数不能超过20。我可以看得出这丰富了她们对学业的理解。

作为一个研究神话学的男性，我有我自己的兴趣。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我们不仅使课程符合学生的兴趣，而且也发现了这些兴趣是什么。在和每个学生30分钟到45分钟的面谈中，我逐渐了解到她们掌握了什么以及她们想学习什么。我不得不从女性的角度来思考教学内容。这个角度必须涉及以下问题：这些内容对生活有什么意义？它们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在意这个神话为什么发生在那里，而不是发生在这里？它对我有什么意义？

在教学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犹太教徒，偶尔会有佛教徒、索罗亚斯德教教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我最初的想法是让她们从她们自己的宗教中解脱出来。但是，很快我发现结果正相反。之前她们对宗教的认识通常是“神在那里”，但突然之间宗教有了新的含义。我从40年前开始教书，现在我的学生都是孩子妈妈了。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这些启示的价值是什么。你没有失去你的宗教信仰，但是你现在能够看到宗教原始的含义了，这是被神职人员掩盖了的含义。

谈到我决定自己思想的方向，我必须把功劳给予我的学生。她们使我一直保持着正确的

方向，使我的研究主题始终充满生命力。

我认为现在男女同校这种情况很糟糕。差异化对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被抹杀了。所有的差异都被抹杀了。现在甚至不允许有俱乐部。任何类似差异化的事物都会被称为“精英主义”，会受到批评。

但经过五年闭门读书，以及在接下来的38年里将这门充满活力的学科教给年轻女性，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差异化非常棒。

阿里恩： 我在想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你对女性有多少了解……

坎贝尔： 虽然我教了她们38年，但我依然不能说我很了解她们。

阿里恩： 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只教女学生，而且教了38年。在我们的文化里有多少人能这么说？

坎贝尔： 我学到的比我传授的更多，但不是关于女性。

阿里恩： 那是关于什么？

坎贝尔： 关于教学。学生的看法与我的看法非常不同。如果我的作品被广泛地认为是重要的、有益的，那也是因为那些年轻的女性。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布朗： 是否有学生对你表示爱慕？



20世纪50年代，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坎贝尔教授讲课，“我不得不从女性的角度来思考教学内容。这个角度必须涉及以下问题：这些内容对生活有什么意义？它们对我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　我知道那种爱慕是什么，它与我、与她们无关，它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开始我总是称呼她们的姓，直到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位祖父了，我才会称呼她们的名字。这样做可以保持冷静的态度。

我有四个像玛丽莲·梦露一样漂亮的女生，电影明星般的美丽，她们觉得没有人能打动她们的芳心。当她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必须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才能和她们得体地交谈。你知道你面对的是近乎神圣的事物。作为老师，那对你没有好处，而是诅咒。

布朗：　约瑟夫，我知道你曾经的一个学生发誓说她爱你胜过爱其他任何男人，尽管她现在已经40多岁了，结过三次婚。

坎贝尔：嗯，她真好心。

布朗：　她告诉我每次遇到非常合适的男性，她总会想到约瑟夫·坎贝尔。你对此怎么看？

坎贝尔：　这是教女生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不能从各种学术的角度来教神话学，她们总希望教学内容与她们自己、与生活有关。我作品中的通俗性要归功于这些学生给予我的训练。她们真棒！

布朗：你怎么能确定她们获得了这些启示？

坎贝尔：　我的朋友海因里希·齐默尔常常说："佛陀智慧广播电台随时都在广播，但你必须有接收设备。除非有接收设备，否则你无法获得启示。"佛教是教不了的，开悟也是教不了的。你只能传授获得它们的不同线索。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划他的独木舟，他就过不了河。

有些人就是接收不到电波，但他们可以听演讲。我记得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过，如果一个美国人有机会在去天堂和听关于天堂的演讲之间做选择，他会选择听演讲。所以如果你感受不到天堂，那么可以听听关于天堂的演讲。或许那能拯救你。

人们说你可以把一个姑娘带到瓦萨学院[9]，但你不能让她勤于思考。他们没有这样说莎拉·劳伦斯学院。

贾玛克·亥瓦特

艺术及美洲印第安文化方面的作家兼演讲家。他的著述丰富，包括《原始心灵：美洲印

第安人的幻象与现实》和《安派欧》。

贾玛克·亥瓦特：你在作品中提到你认为在非常早的时期，人类实际上长期处于做梦的状态。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种做梦的状态，即我们非常重视的艺术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贬低为次要的，而你的作品就是要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这种状态不是次要的，而是主要的。这才是有活力的东西。不正是它使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对如今的我们依然是可行的和重要的吗？象征物可能会不同，化身可能会不同，但那些史诗背后的推动力依然在我们心里。

坎贝尔： 突破清醒的意识状态，进入梦的潜意识领域是仪式的基础性问题。

> 总之，民间故事和神话中“荒诞的、不合理的、非自然的”主题来源于梦和幻想，在梦的层面上，这些形象代表了个体梦境的全部心灵状态。然而通过阐明个人的曲解，并经由诗人、预言家和富有远见者的深化，这些形象开始象征人类与微观世界的精神规范。因此它们是来自意象语言的说法，表达了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真理。
>
> 约瑟夫·坎贝尔，对《格林童话全集》的评论

我想说仪式的主要功能是将个人引导向梦中意识的层面，这是富有成效的层面，正如《奥义书》中的解释，它是“唵”中的第二层次领域。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在梦中你就是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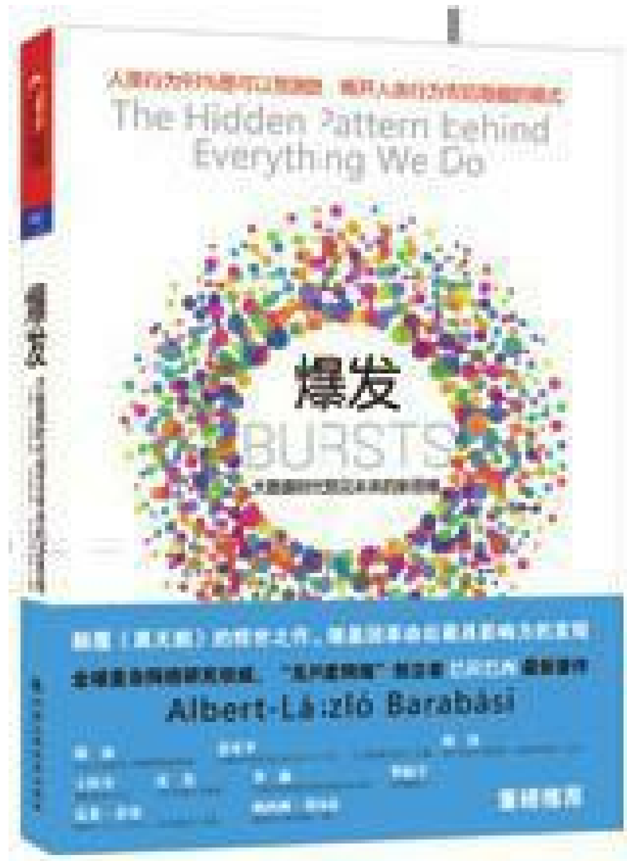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在已经几乎灭绝的民族是南非的布希曼人，他们是平原上的猎人。俾格米人主要在丛林里进行采集。他们在晚上跳舞，男人跳舞，女人坐在圆圈中心拍手，引导着他们的舞蹈。男人一圈一圈地跳，舞姿僵硬，他们希望自己能失去控制，陷入恍惚的状态。这些人中总会有人出现精神崩溃，这被称为萨满的危机，此时人们会进入潜意识。在彻底发疯与失去平衡之间，他们处于濒临治疗的状态。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描述，描述他们在恍惚状态中经历了什么。那完全是神话。他们顺着太阳不时垂下的线绳、蜘蛛网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爬上天空，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某个人。这是源自内在体验的神话，之后它们变成了民族的神话。并非每个人都会陷入那种恍惚状态，但他们可以从进入这种状态的人那里获得关于自己内在的信息。

北方的西伯利亚人和南美洲的民族也有对这种通灵体验的描述。北方的民族和美洲的民

族的相通之处是歌曲。每个萨满都有可以让自己进入恍惚状态的歌曲。有些逸事描述了他们在海岸上或在丛林中漫步时，第一次听到了这些歌曲。从那之后，他们一听到这首歌就会陷入恍惚。

在纪念旧金山精神病医生约瑟夫·汉德森（Joseph Henderson）的《纪念文集》中有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来自埃尔科的萨满”。文章记述了住在西弗吉尼亚煤矿区的一位年近7旬的女性。她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生命，从来没有活过，有另一种生活存在，但她却从未那样活过。通过精神分析，医生发现她大约13岁时有一次走进森林，听见一种奇怪的乐调，一首奇怪的歌曲。在她的文化中没有能够帮助她应对这首歌的东西，她没有跟上那首歌。在接下来的一生中，她总觉得自己没有活过。有关萨满危机的一个要点是，如果没有跟上那首歌，人就会死，真的死掉。



1585—1590年，《飞行者》（*The Flyer*），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水彩画，选自《弗吉尼亚系列》（*Virginia series*），英国

这是一个奇怪的心理现象。

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

马里兰精神病学研究中心精神病学研究前主任，伊莎兰学院的驻校学者，著有《超越死亡》和《超越大脑》。

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萨满经历的很多状态都会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很多人因体验到不同寻常的意识状态而开始做萨满，他们感觉进入了阴间，被攻击、被肢解，然后被重新组合在一起，上升到天界。如果你认为这些体验是精神病的症状，那么在我们的



1705年，西伯利亚通古斯民族的萨满，尼古拉斯·威尔森（Nicolas Wilsen）雕刻，荷兰

文化中，那些经历萨满转化的人通常不会被允许完成这种转化。

亥瓦特：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该如何运用这类距今遥远的知识？如何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坎贝尔： 我认为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就知道生命的意义，后来父亲说：“不，你最好学法律，因为从事法律行业能赚钱。”

我没有开玩笑。我认为这与不允许萨满转化极其相似。日后你碰到这些人时，他们已经爬到了梯子的顶端，但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他们好像没有活过。

亥瓦特： 我们民族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意思是一样的。他们说：“不要害怕你将要变成的样子。”

坎贝尔： 确实如此。

贝特·安德烈森（**Bette Andresen**）： 你谈到追随你内心的极乐，或者在遭遇青春危机时追随内心的歌。如果这个人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怎么办？是否可能面临中年危机？如果35岁时还没找对的方向，是不是太迟了？

贝特·安德烈森

北加州的一位摄影师兼治疗师。

坎贝尔： 《福音书》认为救赎永远不嫌迟。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阿里恩： 是的。她不仅给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引起很多遭遇相同危机的人的共鸣。

坎贝尔： 正是如此。

安德烈森： 几年前我认识很多遇到相同危机的人。他们需要有人肯定地告诉他们“追随你内心的极乐”。但是我记得在主日学校里老师告诉我们，如果道路坎坷艰难，你一路上遭受了很多痛苦，那说明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坎贝尔： 那是错误的道路。

安德烈森： 的确是错误的道路，我是说它令人痛苦。

坎贝尔： 我从梵文中获得了一个观点，那就是超越性是卓越非凡的。有三个词与之类似："sat-cit-ānanda"，"sat"的意思是存在，"cit"的意思是意识，"ānanda"的意思是极乐。其中只有极乐是你能感觉到的。追随它，一切都会顺利。当你追随它时，可能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尽管你不这么认为。

安德烈森： 我对此越来越深的体会，因为当我追随内心的极乐时，正如你所说，很多之前不存在的门为我打开。

坎贝尔： 真的是这样，很多门为你打开。

安德烈森： 很多人在刚过三十岁或三十五六岁遭遇的中年危机是不是就是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把梯子靠在了错误的墙上？这是否是最后的机会？

坎贝尔：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但中年危机就像其他人生后期的危机一样，会使人脱离一种生命系统，立即进入新的生命系统。因为如果脱离了这种系统，而没有新的意向，人就会彻底迷失方向。

我认为这是退休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如今人们的退休年龄变得越来越早，这个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你一直全身心投入其中的生活突然消失了，那会怎样？据说蓝领工人退休后的平均寿命大约为五年。那意味着他的身体在说："你已经不需要我做什么了，所以再见吧。"

在我看来，追随你的极乐意味着相信所谓的"受到神话启发的生活"。我有教授女学生的多年经验，有时我会亲眼看到某个人的觉醒。这是教学过程中非常美妙的时刻。5年、10年或20年后，你在校友聚会上再次见到那个人，你可以看出追随内心北极星的女生和过着典型婚姻生活的女生之间的差别。在典型的婚姻生活中，她是家庭主妇，做着与她最初想要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家务。当见到她们时，你就能看出这种差别——她们内在生命力的差别。有幸成为艺术家的女性或者进入需要想象力的工作领域的女性，我觉得是生活最自在的女性，不过这不是追随你的极乐的唯一方式。

阿里恩： 这非常重要。很多人在不同的过渡时期，不能追随他们内心的歌。他们想追随，但社会压力改变了他们。

坎贝尔： 社会压力是我们的敌人！我看到过它如何妨碍我们。如果一直做社会让你做的事情，你怎么能找到自己的道路？我在一所男子预科学校教过一年书，你知道吗，那是一群努力做出决定的孩子。有些孩子追随自己的热情和喜悦，过着正派、美好的生活。有些孩

子做爸爸告诉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那样比较稳妥，结果他们发现那根本不稳妥。这简直是场灾难。

坎贝尔：　我脑海出现的情境是拳击场。有时你快撑不住了，真希望铃声响起来，但你会是那个失败者。获胜的人不会想让铃声响起。你是否有活力和力量去面对人生？生命索取的可能比你愿意给予的更多。然后你说："生命是一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不要打这场比试，我要好好想想，我要退出。"

面对人生有三种可能的态度。一种态度是迎战，坚持把比赛打完。第二种是坚决不参加。"我不想加入这场激战"，这是绝对的出局。第三种是善与恶的混合。"我站在善的一面，一边纠正一边接纳这个世界。希望世界是我喜欢的样子。这对我和我的朋友都有益。"面对人生只有这三种态度。

我小的时候，曾看到一只姬蜂在一条毛毛虫身体里产了卵，卵已经孵化了。幼虫在可怜的毛毛虫身体里吃它，而毛毛虫依然活着。

是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让自己站在生命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求稳妥的一边，你会精神爽快，精力充沛。当你在生活中求稳妥的想法都土崩瓦解了，你才会意识到生命是多么可怕，而你就是生命。这是希腊悲剧带给我们的狂喜。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净化（catharsis）。净化是一个仪式用语，即消除了自我视角：消除自我系统，消除理性的结构。摧毁它，让生命蓬勃地发展。人的本能砸烂了整个体系，你一直赖以生活的自我判断系统被净化了。

伴随着这种全息范式观点，新的意识理念开始出现。在意识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的。我们是包含总体的一体，潜在的无所不知者。然而大脑使我们只关注这里，这样我们便生活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大脑是局限者，它限制了我们的认知。在意识中，我们知道所有对我们有益的事实。当我们吸毒时大脑会发生什么？假设吸食了致幻剂或其他类似的药物，哇！或许那些局限会永远消失。

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地，确定了特定的焦点，但为了成为像曼、乔伊斯、保罗·克利和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家，我们需要了解其他焦点、其他可能性和整个总体的范围，你正处于深层问题的范围中。

如果这些艺术家不具备令生命震撼的深度，他们就不会终其一生地探究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是艺术与生命的关系问题。

它是生命的杀手还是养育者？

它是养育者。

听众： 如果你认可暴力，你是否有可能会对破坏者，而不是对受害者，产生认同？

坎贝尔： 不，你必须认同两者。当在工作室里作画或伏案写作时，你应该既认同破坏者，也认同受害者。而当你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抢劫时，你应该与之斗争。这是作为艺术家的立场与个人生活中的立场之间的差别。

这里我想到的隐喻是网球比赛。如果代表一方参加网球比赛，你一定要尽量打败对方，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比赛。但是裁判不在乎你的输赢，你的另一种立场也应该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良好的运动员道德。你尽力取胜，但假设你输了呢？

有一句爱斯基摩人的谚语是这样说的："在狗拉雪橇大赛中取胜固然很好，但输了也没关系。"其中包含着比赛的意义。人生就是一场比赛。你要么是胜利者，要么是失败者。如果失败了，你会认为那个胜利者是坏人。如果赢了，你会想："哦，我多么了不起！"这非常有趣，也非常愚蠢。我们痛恨纳粹，却自己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扔在长崎的那颗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

格罗夫： 我想引入一个有些不同的领域中的素材来进行探讨。我是精神病学家，我对不寻常的意识状态很感兴趣。例如服用致幻剂后，人们会看到很多几何图形和抽象的图形，它们可能很简单，可能是螺旋形或光幻视。这些图形也可能相当复杂，让人想到阿拉伯式花纹，想到清真寺或哥特式大教堂的图形元素。

从洛桑（Losang）[10] 那里我学到了最深刻的一课，即灌注了佛陀教义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约瑟夫·坎贝尔，为《我的生命与生活》（*My Life and Lives*）所做的序

如果这种意识状态进一步深化，他们会开始体验到出生、濒死和死亡的一些要素，这与约瑟夫提到的某些土著民族的通过仪式的顺序相反。接下来是心灵中另一个广阔的区域，在这里人们似乎进入了神话王国。然而令人吃惊的不仅是这个神话王国会突然出现在心灵中，而且它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犹太教徒或基督徒在某一刻都有可能经历前哥伦布时期的神话情境。

坎贝尔：　一些吃了致幻蘑菇的中美洲人曾告诉我，他们看到了类似阿兹特克人的神祇的形象。你听过这类事情吗？

亥瓦特：嗯，听说过。

坎贝尔：当然我没有亲自尝试过，所以不敢说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幻觉。

亥瓦特：我听说过这类事情，但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自我暗示的成分。

坎贝尔：　我说的可是一个对此非常严肃认真的人，他就是致幻剂的合成者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他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托尔特克人的神祇非常独特，因此这让我觉得难以置信。报告这件事的人在我看来至少可以算这个领域中颇有声望的权威者。我在尽力将这件事与你所说的联系起来——某种致幻剂会使人产生这类幻象，其他致幻剂则会引发其他类型的幻象。

例如惠考尔部族（Huichol）印第安人认为佩奥特仙人掌是一种很好的致幻物，而认为曼陀罗具有不良的致幻作用，两者是相反的。这一定是因为两种致幻物产生的幻象不同。

罗歇·吉耶曼

诺贝尔奖得主，因其对大脑化学物质的研究得奖。

罗歇·吉耶曼：如果你研究致幻体验这类事物，就有必要留意一下绿茶。绿茶中含有咖啡因或类似咖啡因的分子。我们都知道咖啡因对某些人的功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酶具有让大脑变得兴奋的功能，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因此年轻日本人的聪敏是不是与喝茶有关呢？很难判断，但是我不认为牛奶或巴黎矿泉水具有这类刺激作用。

亥瓦特：　我想说的是，正如坎贝尔所知道的，关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神祇形象的讨论很多，这可能与它们文化中的药瘾倾向有关。

坎贝尔：哦，天哪，它们还真的有药瘾倾向。（笑声）

亥瓦特：　是的，有些艺术可能正是从这些幻象中产生的。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把弗洛伊德的观点应用到艺术上，那就是艺术只不过是饮食失调或心理障碍的结果。

我认为艺术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集中营里也存在艺术。艺术家在集中营里创作出音乐和歌剧。我们渐渐认为艺术是精英阶层休闲的产物。但是正如你所说，艺术似乎是固有的人类表达，与我们吃不吃曼陀罗没关系。这些药物就像致幻体验的润滑剂，我们所谈论的这些体验可能在药物的心理与生理影响之前就存在。

坎贝尔：　哦，我认为是这样。事实上大多数艺术家没有服用药物。你可以从服用药物的艺术家的作品中，从因药物而产生的特殊艺术效果中看出他们用药了。英国文学界的柯勒律治（Coleridg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创作某种类型的作品，然后开始服用鸦片，曾经非常高产，后来才思枯竭了。

吉耶曼：兰波[11]似乎也是这样。

坎贝尔：完全相同。

吉耶曼：　我们正在讨论的，或者应该说试图讨论和分析的，是后来被我们称为艺术的东西最早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它们甚至远远早于某些部落活动开始形成艺术的框架。我完全不反对以下纯粹经验主义的观点，一天原始人类吃的种子里混入了另一类种子，这激发他画出了新的图像，后来新图像成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一旦产生了新图像，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再需要触发机制了。因为它们将来自环境。

不过我认为艺术一开始是类似这样的偶然事件。

坎贝尔：仪式活动的最早证据来自尼安德特人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5万年到公元前5万年间。这些证据涉及两类仪式。一个是葬礼。这是最早的仪式化安葬的证据，有祭品，有墓穴用具，这显然说明死亡开启了某些事情。问题是身体发生了什么。它到处走动，是温暖的。它躺下，变得冰冷。它去哪儿了？对身体死后去哪儿了的看法是神话思维最早的线索。

接下来的重要证据来自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克罗马农人。在那里有两类艺术。一类是造型艺术，以站立的女性裸体雕像为代表，雕像没有面部特征，也没有脚。它们被塑成站立的，事实上有些雕像站在小小的神龛里。这与家庭传说有关。这些雕像是女神，代表女性力量，与人们在家庭中的生活相关。

第二类仪式出现在巨大的洞穴里。你去过洞穴中吗？

没有人会住在里面，洞穴里非常冷，非常黑，也很危险。我记得当我们进入法国佩西莫尔（Pêche-Merle）洞穴时，给我们带路的管理人员关闭了电灯，周围伸手不见五指，你这辈子肯定没有待过比这里更黑的地方。你不知道自己面对着什么方向。你的大脑中一片空白。

正是在这些洞穴中出现了动物的图形。你发现这些动物的排列是有秩序的。我们知道这些动物代表了某种力量。这些洞穴几乎肯定与男孩、男人的仪式有关。在仪式中，男孩变成男人，他们不仅学习如何捕猎动物，承诺对牺牲的动物做出补偿，而且学习如何做男人，而不是妈妈的小男孩。他们会经历艰难的时刻。

在比利牛斯山有一个叫作三兄弟（Les Trois-Frères）的洞穴，人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狭道才能进入主洞室，狭道简直就像巨大的下水道，曼延90余米。你不得不像这样爬进去，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有幽闭恐惧症。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经历。不过赫伯特·库恩（Herbert Kühn）和其他几个人穿过了这条可怕的狭道。从狭道里出来，你会进入一个巨大的洞室，四面八方画着几百只动物。正对着你的是在跳舞的动物主宰者，被称为“三兄弟巫师”。他长着鹿角，猫头鹰的眼睛，狮子的身体。动物主宰者与食物、动物、死亡的秘密及参与这种生活秩序有关，这种生活秩序就是以生命为生，靠杀戮生活，用这种必要的做法来调和心灵。这些动物受到膜拜，有时甚至被认为拥有比人类更大的能力。



马格达林时期三兄弟洞穴中“跳舞的男巫”，法国阿列日省，旧石器时代

吉耶曼：　约瑟夫，你是否认为这是神话的起源，或者据我们所知，在那个时候人类第一次对神话特征有了一些意识？因为荣格派认为神话被编织在现实中，或者在某种意义上，神话先于现实，而不是源自人类的经历。

坎贝尔： 在哲学家的双脚离地之前，我会追随他们。（笑声）

我所谈到的是最初的证据。还有一点更早的证据，来自大约公元前50万年的直立人时期（早于智人，早于尼安德特人）的泰晤士河。那是一个非常长的手斧，它太大了，根本不适合使用，但具有对称的美感。



从英国萨里郡法纳姆出土的阿舍利时期的手斧。坎贝尔认为这是工具跨越实用性阈限，具有了艺术的象征功能的最早例证，也就是加州诗人罗宾逊·杰弗斯所说的“具有神圣目的的奢侈的美”

这就是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所说的“具有神圣目的的奢侈的美”。这是最早的不实用的工具，它是一件非常美丽的石器。没有动物会制作这样的东西。由此我们只能猜测它是为了某种仪式而造，可能是与用动物献祭有关的仪式。

吉耶曼： 在现代科学中我们发现了你所谈到的艺术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作为一名科学家，让我很难过的是，如今几乎没有人承认现代科学的推理具有非凡的美——我想使用的词正是“非凡的”。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科学推理的非凡的重要性，从科学推理中获得的喜悦不亚于从绘画、写诗或听音乐中获得的喜悦。它真的能给予你同样的欣快感。

科学推理和科学创造像艺术创造一样值得称颂。我希望在历史记载中至少能留下这个观点。

布朗： 一天晚上罗杰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位于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的实验室。对我来说，这就像听萨瑟兰 [12] 、卡拉斯 [13] 2或其他歌唱家的独唱。你描述你做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和听歌剧没什么两样。这是一种美丽的艺术形式。

吉耶曼：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肯纳德： 科学能发展出它自己的神话吗？能像过去的神话那样，在各个时期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吗？

吉耶曼：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此我想提到一个词：预测。科学能够进行预测。神话能做出预测吗？

坎贝尔： 我认为能。神话可以对有机过程的形态进行直觉预测，可以预测到你会变老，预测出你将死去。

吉耶曼： 这不公平！（笑声）这不公平！

亥瓦特：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发现了潜意识，对吗？艺术家做出预测的例子很多。立体派所表现的不正是当代物理学的主题吗？

吉耶曼： 我认为他们讨论的观点是，我们在观察一个物体时可以有很多方法，不一定只有像用照相机照出来般，使用实证方法。

坎贝尔： 早期庙宇的典型结构就像人的身体。典型的庙宇是身体的庙宇：它是身体的外部，内部几乎什么都没有。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身体形式应该得到称颂，而且经典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根本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就像贾玛克所说。

希腊和罗马的科学从来没有超出身体的范围。原子是小弹珠，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就是站立的裸体，达到鼎盛的帝国会被看成是一个身体。斯宾格勒用哥特式大教堂的动力学和我们文化中的能量原则来探究这个主题。如今原子是一种能量，飞入外太空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形式，其中艺术是一种表达（不是预测，只是一种表达），科学是另一种表达，全部属于意识的单侧结构。

但是如果像塞尚所说，艺术是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对应物，那么探索大自然所带来的兴奋和精神收获应该像从事艺术一样多。我的意思是它们其实属于相同的领域。当一个人内心的极乐是科学时，就像很多年轻男孩的情况，那就追随它吧。我记得在读预科学校时，生物学很吸引我，现在我认为神话是生物学的因变量，表达了身体和器官的冲突系统。神话不是由头脑产生的，头脑创造的是小说，神话来自心灵。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事物。

我赞同你对科学的说法。我认为将科学与艺术完全割裂开是当代文学评论的灾难之一。

格罗夫： 科学触及艺术的领域还有很多。例如，构建科学假设时，比如进化的观点，你需要利用神话的形式。科学上许多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在科学家进行了大量观察、收集和分析，一时又找不到解答之后，在梦一样的状态中，在幻想的状态中做出的。解答出现在梦中，出现在早晨散步时，或出现在生病、发烧时，这时所有理性形式被搁置，神话形式破壳而出。

阿里恩： 科学中的预测可能就是神话中的神谕。

吉耶曼： 从统计上看，神话的预测能力如何？神话预测的事情会真的发生吗？

亥瓦特： 你能用婚礼蛋糕搭建摩天大楼吗？（笑声）这和你问的问题是同类问题。

吉耶曼： 答案是肯定不能。

亥瓦特： 这个问题与神话的整个基础毫无关系。你提出的实证问题是非常正当的，但神话服务于不可言喻、高深莫测的事物，你不能从科学角度来处理它们。如果能用实证的或实用的方式来探究我们所有的体验，那么我们就没必要进行这些讨论了。

坎贝尔： 我有一个观点。我对太空探索很感兴趣，从一开始它就深深地吸引着我。

有一次太空飞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记得那是第几次太空飞行了，只记得那比阿姆斯特朗登月要早，当宇航员从飞船上下来时，休斯顿的控制中心问："现在谁在驾驶？"

得到的回答是："牛顿。"

这个回答让我惊呆了。我立即想到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他在书中问道："我们怎么能毫无疑问地确定，在这种状态中对关系做出的陈述在那种状态中也会适用？"

在宇航员与控制中心一问一答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能力得到了证明。在看到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之前，我们不知道他的脚能踩入月球表面的土里多深。那是后验知识，是事实发生后才能知道的事情。但是科学家知道为了让航天舱落到太平洋中距离回收船一英里的范围内，以特定的方式倾斜飞船需要耗费多少能量。

这看起来真了不起。太空的定律是我们在头脑中推导出来的，它也适用于外太空。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太空的孩子，是来自太空的产物之一，也就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地球。我们来自地球，我们就是地球，我们是地球的眼睛、耳朵及其他。这包含着非常重要的领悟。

现在说一说我所了解的有关太空的另一件事。大约一年半之前，我和宇航员拉塞尔·施威卡特（Russell Schweickart）一起站在平台上。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被委派执行太空舱外的任务，也就是太空舱在太空中飞行时来到舱外。他穿着宇航服，宇航服通过脐带式管缆与太空舱相连，他打算拍些照片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他的搭档在太空舱里工作。但这时太空舱里出了些问题，这样他有五分钟无事可做的时间。

现在宇航员在舱外通常被安排了很多工作，因此他们可能没有机会获得拉塞尔·施威卡特当时的感受。他独自一人待在太空中，以每小时17 000英里的速度运行。那里完全没有声音，没有一丝风。地球就在他的上方，月亮就在他的旁边。

现在花一分钟想象一下拉塞尔·施威卡特当时的感受。

他说："我禁不住问自己，我做过什么，使我配获得这样的体验？"

那就像奥德修斯听到了塞壬的歌声。你知道这种体验与他应该采取的切实行动是相冲突的。他不得不收拾心情，返回太空舱，继续工作。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



拉塞尔·施威卡特的太空漫步，他说：“我禁不住问自己，我做过什么，使我配获得这样的体验？”

第四章
遇到女神



在神话学的图像语言中，女性代表所能知道的事情的全部。英雄就是逐渐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在他获得启示的缓慢过程中（也就是生命过程），对他来说女神的形式会经历一系列

改变：她永远不能比他更伟大，尽管她所能预示的总会比他所能理解的更多。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1938年，约瑟夫·坎贝尔和珍·厄尔德曼在纽约伍德斯托克的小别墅度蜜月

珍·厄尔德曼是约瑟夫·坎贝尔的早期学生之一，她跟着玛莎·葛兰姆学习舞蹈。她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前卫的教学计划这样的有利条件下，选修了坎贝尔的美学私教课程。坎贝尔后来回忆道："显然我被迷住了。"

当珍要离开学院，和家人进行一年左右的环球旅行时，这位被迷得神魂颠倒的教授送给她一本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让她在旅途中读，并让她保证回来后去找他，至少是为了探究这本书的含义。这个浪漫的计策起了作用。1938年珍旅行回来后不久，他们便结婚了。在接下来的50年里，他们并肩工作，充满活力地追求各自的事业：每天晚上坎贝尔把当天的写作读给她听，珍则会征求坎贝尔对她的现代舞的建议。1972年纽约大开眼界剧场的成立将他们的合作推向了最高峰。

1941年坎贝尔的另一个学生休·戴维森·洛（Sue Davidson Lowe）把他引荐给了纽约市罗摩克里希那·维韦卡南达中心（Ramakrishna Vivekananda Center）的指导人尼基兰南达上师（Swami Nikhilananda）。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坎贝尔与尼基兰南达上师合作，将《奥义书》和《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 ）翻译成英文。《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是19世纪的密教经典。1954年，编辑完四卷海因里希·齐默尔关于印度艺术与哲学的讲学文稿后，坎贝尔在印度游历了六个月，研究各个圣地，尼基兰南达上师和印度学者阿尔佛雷德·萨蒙尼（Alfred Salmony）做他的向导。在此期间，厄尔德曼在举办个人舞蹈表演会。



1946年，珍·厄尔德曼和约瑟夫·坎贝尔在去火奴鲁鲁的途中

布朗：　珍，你能否说一说你的个人艺术和舞蹈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吗？特别是夏威夷对

你的影响。

珍·厄尔德曼：嗯，我是夏威夷人，我在那里出生。我是我们家里在夏威夷出生的第三代人。回到这里真好，所有童年记忆像洪水一样涌了出来。我从没想过我们会搬回到这里，从没想过约瑟夫想搬到夏威夷来，但现在我们在这儿了。约瑟夫总取笑我说，我外部的灵魂在这里，在莫库莱亚。我想确实是这样。



1936年，珍·厄尔德曼摆出优雅的“半月形”姿势，这种舞姿受到了玛莎·葛兰姆的启发

我从小开始跳舞，这里的人都是如此，我们都会跳草裙舞，常常在学校里跳。我们还会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风格的舞蹈。正如你所知道的，邓肯的舞蹈源自对古希腊人的模仿，因此它的基础是自然的身体动作。

这两种舞蹈都是光脚跳的。当到了纽约，接触到现代舞和玛莎·葛兰姆时，我发现她也是光脚跳舞，所以我一直是个光脚舞蹈者。就我的舞蹈根源来说，世界是相当和谐的。当然玛莎·葛兰姆的舞蹈风格与我的背景差异很大。但是这种差异最终有助于我找到自己的风格。

珍之于舞蹈，犹如维瓦尔第[14]之于音乐。

艾伦·瓦特，《走我自己的路》（*In My Own Way*）

我发现自己在思考舞蹈到底是什么。我研究过很多不同风格的舞蹈，比如传统风格、西班牙舞蹈、芭蕾舞。我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做这些研究。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我和约瑟夫在楠塔基特岛度过的那个夏天。没有人敢去那里，因为人们害怕会受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这样我们自由地享用玫瑰花丛中的美丽房子。约瑟夫在写《千面英雄》的第五稿，我则在思考舞蹈究竟是什么艺术。我比较了各种传统风格，试图探究西班牙舞蹈中为什么选择某个动作，这个动作以某种方式表达了特定的情感，表达了他们的文化。芭蕾和其他舞蹈也是如此。因此我意识到舞蹈动作的选择是舞蹈表现力和舞蹈艺术的关键。

当我自己开始设计舞蹈动作时，我就是那样做的。我工作时要求绝对安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动态的节奏中听到和发现身体动作的本质表现力。我最初编的舞蹈中包含某种形象

，它基于古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形象而生，我现在还在运用它，而且把它教给了其他舞者。

约瑟夫告诉我，美杜莎一开始是神庙里一位漂亮的女祭司。她只专注于一个方向，所以看不到其他方向。她只能从一侧移动到另一侧，没办法做绕圈的运动。真正吸引她的是“看见”这个概念——了解她是怎样一位女神。后来通过面对镜子中的影像她找到了解答，在经过很多次移动后，她不再那么困惑了。在找到中心之前，始终存在一对对立面。处于中心位置时，人就可以自由地移动了。

布朗：约瑟夫对你的工作有多大影响？回想一下他看着你跳舞，你听他谈话的时刻。

厄尔德曼：编舞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会经历情感的发展，生命中那些转变的时刻。我习惯于把它们称为“房间”，也就是存在的状态。后来约瑟夫给它们取了名字，他把一个舞蹈命名为“美杜莎”，而我已经从有机生命的角度给它起了名字。编舞的主要任务是挑选出能够表现这些存在状态的差异的动作。每个舞蹈需要有它自己的词汇表。你编的每个舞蹈都像是重新创造宇宙。你创造出时间、空间的体验，创造出动态力量、流动与控制的体验。每个独立的片段会以独立的方式运用那种能量和能量的过程。编舞给予了我非常奇妙美好的时光。



1962年，珍·厄尔德曼在外百老汇戏剧《六座位的四轮马车》（*The Coach with the Six Insides*）中的表演

布朗：离开玛莎·葛兰姆的舞团之后，你是如何发展自己的舞蹈事业的？

厄尔德曼：无论是为舞团编舞还是设计独舞，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时光，我在世界各地表演我自己编的独舞。在纽约我继续在舞团里跳舞，直到我从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女主人公安娜·普拉贝尔（Anna Livia Plurabelle）那里获得启发。

正如你知道的，我们结婚时，我的丈夫一直在研读《芬尼根的守灵夜》。我发誓永远不会读那本书！因为他一手抱着我，一手抱着《芬尼根的守灵夜》，他在这本书上花的时间和与我相处的时间一样多。过了一些年后我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时间让人变得成熟，不是吗？

于是我产生了塑造安娜·普拉贝尔的想法，我发现为了全方位地塑造她（她似乎体现了所有类型的女性特点），我需要使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语言。那意味着我需要一些演员，他们至少能演绎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们一起进行创作的时光太棒了。约瑟夫来到我的工作室，朗读过两次《芬尼根的守灵夜》。我们邀请纽约附近别人推荐给我的所有演员来听他的朗读

，看他们是否愿意加入这个工作室。

那是1961年的事情了。当时还没有人想到用舞蹈来演绎故事，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同寻常。1962年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邀请演出外百老汇戏剧[15]，在整整一季演出结束并获得一些奖项后，我们前往意大利斯波莱托、爱尔兰、日本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地展开巡演。

在意大利、法国和日本，我们发现由于我们的戏剧是用动作表现剧情的，所以每个国家的观众认为我们使他们联想到他们自己的动作剧，他们自己的整体戏剧，比如日本的歌舞伎、意大利的喜剧和法国的滑稽剧，等等。由于我们的戏剧以《芬尼根的守灵夜》为蓝本，因此它的语言在每个地方都获得了高度理解。这使得我们的演出成了整体戏剧，这是几乎被我遗忘的一个心愿：真正的戏剧，我认为最令人激动的戏剧应该包含所有的表演艺术。

布朗： 怎么想到了创立大开眼界剧团？

厄尔德曼： 大开眼界剧团是约瑟夫·坎贝尔的研讨班和我的整体戏剧创作的结合。这个剧团已经运作了十四五年。我创作了关于居住在塔希提岛的保罗·高更的戏剧，还创作了关于火山女神佩莱（Pele）的戏剧。我在高更的剧中运用了我的波西米亚背景，而佩莱的剧源于夏威夷神话，我们把那出剧命名为“闪光的房子”。现在我在根据一则希腊神话进行创作，新剧有可能在希腊的雅典节（Athens Festival）上演出。

罗伯特·科克雷尔

《英雄之旅》副制片人，也是位内科医生。

罗伯特·科克雷尔（**Robert Cockrell**）： 约瑟夫，你能否把婚姻作为一个神话事件来谈一谈？

坎贝尔： 我对婚姻的看法是，如果婚姻在你的生活中不是最重要的，那就不要结婚。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它要求你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完全顺从。我曾告诉那些对此感到担忧的人，不要认为你在为对方做出牺牲，其实你在为你们的关系做出牺牲。婚姻关系就是具有牺牲性，如果夫妻俩都能从双方关系出发，那么你们就会合二为一。这很像阴和阳（如果你坚持做“阴”或者坚持做“阳”，把它们看成是独立的单元，那么你就不适合结婚）。结婚之后，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从双方的关系出发。当任何时候你在判断行为和做决定时都能考虑到双方的关系，那么你就可以结婚了。

婚姻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生物婚姻——它会带来子女。我把第二个阶段称为神秘的婚姻或炼金术式的婚姻。很多家庭并没有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我从一个又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已经生儿育女，他们的婚姻看上去幸福美满，但后来他们会对你说：“哦，我们已经分了。”

如果你们很和谐，认同感会非常成熟。它就在那里，它是一种现实。人们认为这就是婚姻的真谛，那就是婚姻的真谛。其实婚姻的真谛就是婚姻，那意味着成为一体。

阿里恩：　有没有不是心理投射的浪漫或爱情？或者我们的恋爱对象是否只是理想形象的投射？

坎贝尔：　在观察周围人时，我真的发现浪漫的爱情就是这种理想：“阿尼玛”（anima）。阿尼玛是你内心的理想形象，你把它投射到外部不同的人身上，与之结合。很快你会识破这种投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安德烈森：是否有持久的伟大爱情？

劳伦斯·法夫罗（**Lawrence Favrot**）：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例如当你阅读荣格的作品时，有时会觉得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浪漫爱情，因为一切在他的理论中都是阿玛尼和阿尼姆斯（animus）[16] 的投射。我怀疑……

劳伦斯·法夫罗

加州圣迭戈夏普纪念医院预防医疗计划负责人，心脏科副主任。

坎贝尔：　婚姻的严峻考验就在于使这种投射消失，接受现实。当这样做了，你就会拥有长长久久的丰富的爱情关系。

阿里恩：那么你的“一闪一闪”（twinkle-twinkle）原理适用于什么地方？

坎贝尔：（大笑）我尽量想出一个例子来……

一般来说，个体在某个社会圈中长大，我称之为村落。只要你能默默地接受所在群体的任务和理想，你就能在这种环境中过着合乎体统的生活。如果你在那里不自在，感到烦躁，你的观念和理想开始变来变去，那么你的心灵会发生彻底的改变。自我及自我的目标开始动摇，无意识的理想开始出现。

而这有两种可能的方向。一种具有威胁性，被荣格称为阴影。这就是我所说的“一敲一敲”（knock-knock）原理，这时人会担心自己的自我。我记得一位年轻的绅士说过：“幸亏我是个善良的基督徒，否则我会是个可怕的人。”这就是“一敲一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让潜意识冒出来是危险的。接下来会出现外来的诱惑。这个更有趣，我称之为“一闪一闪”原理。

当你开始对自己的道德立场失去信心时，就会出现这两种变化。但是至于坠入爱河——某人走进房间，“砰”的一声，你想就是他，他是我的生命。这种情景发生在很多浪漫故事中，在欧洲和亚洲都出现过。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么你爱上的是什么？你不认识那个人，你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如果你和这个人结婚，其实你是把自己的理想伴侣投射在他身上，这个人会开始显露出真实面貌。你将面对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办？你是否会说，唉，我的幻想破灭了。我要把我的爱收回来，另寻真爱？

另一种可能性是，你说，好吧，我认了。接下来发生了其他事情。投射要么渐渐消失，要么退了回去。大约在35岁或40岁的时候（我妈妈常把它称为“危险的40岁”），投射又出来了。你会遭遇特里斯坦（Tristan）与伊索尔德（Iseult）那样的问题。

阿里恩：　你是否认为出于需要的爱比出于爱恋的爱更浓烈？因为如果你的爱源自投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真的陷入爱情？

坎贝尔：那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收回投射，接受现实，因此我称之为严峻的考验。

阿里恩：这是不是就是你说多年的激情会变成同情？

坎贝尔：　是的。同情是让婚姻维持下去的唯一方法。激情则不同，激情使你想要占有。从激情到同情的变化就是婚姻的所有问题。

阿里恩：你如何定义婚姻中爱的道德？

坎贝尔：做社会让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道德。但是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

阿里恩：那么道德应该在爱情中发挥影响吗？

坎贝尔：　应该吗？如果你说应该，当然它们就应该。但是它们发挥作用了吗？我认为没有。在爱情和战争中，一切都是公平的，它们在道德框架之外。婚姻的挑战在于夫妻俩不相互冲突。每个人都是完整原始生命的一半，一路寻求实现完整。如果你是正直、令人愉快的，你就会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如果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你的寻找过程就会是正确的。

1514年左右，《神圣与世俗之爱》（*Sacred and Profane* ），提香

了解我们对性关系的看法会让我们认识到，性关系并非基于生物性，而是基于文化。我们的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下它正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该固守这个系统或那个系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必等待社会觉醒。作为个人，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中找到自己的道路。

社会在几个世纪里可能都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但个人可以在自身中找到被赋予男性或女性的特性。这些特性不受条件限制，我们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它们。科克雷尔：我读过康德写的一篇关于“美与崇高”的文章。他的一个观点是，女性是美丽的，男性是崇高的。他说男性的作用之一就是把崇高植入给女性，使崇高在女性的身体中发展，随着美貌的消退，她会逐渐变得崇高。

我的观点比康德的更进一步。我认为如果把男人比喻成太阳，把女人比喻成大地，那么正是男性对女性的施肥，不仅在她子宫里施肥，而且在她心灵中施肥，唤醒了她的崇高。

坎贝尔：　我首先要说康德没有结婚。已婚的哲学家是一种矛盾的说法。我记得在他的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但丁对美丽和崇高的探讨，我对此记忆深刻，让我觉得康德具有诗人的潜质。

他说蓝眼睛是美丽的，黑眼睛是崇高的。这指出了美丽和崇高的问题，美丽令人渴求，崇高令人震惊。你需要通过经历来感受崇高——我指的是真正的崇高，它存在于巨大的空间中或者存在于具有巨大力量的地方。例如，如果你身在一个遭受强烈轰炸的城市，你会感受到崇高。我是认真的！只要你在那里，就能体会到崇高：崇高令人震惊，令人折服。

我们总哄骗自己破坏我们所持有的立场。每次饮酒过量的时候，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很少能让自己断然走出酒吧，但这就是生命。（笑声）事实上有一种名叫“usquebaugh”的爱尔兰威士忌，翻译成英语就是“生命之水”。尼采将酒神节和醉酒联系起来，在酒神节上原则被打破，只保留了阿波罗神的形式。

这是“既神秘又令人战栗”的感觉。美丽会让你感到“既神秘又令人向往”：这就是差别。由于女性本身是充满吸引力的，因此康德把美丽赋予女性，认为男性是破坏者和杀戮者。他们始终是这样，因此他们的行为更多处于这个层面上。那就是为什么康德认为男性是崇高的。

你知道，需要指出的是，女性说她们并不神秘，但其实她们是神秘的。

法夫罗： 这种差别就像迷失在美丽倒影中的那耳喀索斯（Narcissus）与约伯之间的差别，约伯最终面对着“神秘又令人战栗”的上帝。

坎贝尔： 是的。

法夫罗： 康德所说的崇高并非具有超越善恶的力量，它只是超越了人类的理解。

坎贝尔： 没错。

肯纳德： 我们有时会听到一种很基本的爱情故事，男孩遇到女孩，男孩失去了女孩，然后重新得到她。这只是西方的爱情难题吗？你是不是必须先失去，然后东奔西跑，做出一些惊人之举，作为对你英勇杰出行为的奖励，才能重新赢得爱情？

坎贝尔： 不，这只是很好的故事情节。（笑声）任何研究故事写作的人都知道，故事里必须有一段倒霉的时期。故事的主人公遭遇灾难，然后在第一段或第二段中设下的伏笔显现出来，拯救了英雄……

肯纳德： 这样的故事情节有多长的历史了？印第安人的爱情故事也是这样吗？

坎贝尔： 不，不过其中有些故事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种《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故事。（笑声）

琼·哈利法克斯（**Joan Halifax**）： 约瑟夫，我和你一起共事多年，请谈一谈在你的生活中，女性如何启发了你？你和其他女性，也就是纯粹的阿尼玛相处有什么体会？

琼·哈利法克斯

人类学家、演讲家，著有《萨满：受伤的疗愈者》《萨满的声音》。

坎贝尔： 阿尼玛从来不是纯粹的。（笑声）

塔纳斯： 一语中的。

哈利法克斯： 什么意思？

坎贝尔： 意思是所有生活都被局部的例子污染了。

哈利法克斯： 能举个例子吗？

坎贝尔： 正如炼金术中的说法，阿尼玛的形式不断变化。阿尼玛出现了，但在它停驻在某人身上之前，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我只是对我周围的阿尼玛投射对象进行了比较，发现她们各不相同。

那么纯粹的阿尼玛是什么？它总会参考历史上的形式，并具有心理基础。真正的问题在于将两者联系起来。从心理角度和历史角度来看，你都不是一张白纸，你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的阿尼玛投射对象与你期望的不同，你不得不应对这个显露出来的事实。婚姻的问题就在于此：你和投射阿尼玛的对象结了婚，但他或她有真实的自我。你认为自己得到的和你实际得到的不同，我们称之为幻灭。也就是说，你必须收回阿尼玛。你可以离开，把它投射到其他人身上，然后你会再一次遇到相同的问题。

我认为如今的问题是，我们被教导或被给予了这样的思想，婚姻将是长久的恋爱，你和阿尼玛在一起能获得很多乐趣。事实是结婚10分钟后你就不快乐了。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这个问题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你只能默默地接受它。

纯粹的阿尼玛将会消失。你与之结婚的人并不是你期望的那个人。在生活中，典型的做法是默认，我们称之为成熟。

哈利法克斯： 你知道，我把男人不能接受自己本性中的阿尼玛称为阿尼玛病。

坎贝尔： 不。你应该把阿尼玛扔出去，让她消解。她会在结婚大约5年后再次出现，到那时你不得不应对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是如果妻子忘记了她是阿尼玛的化身。

哈利法克斯： 但是我知道阿尼玛在我们的生活和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坎贝尔： 我教了38年女学生，到处都能遇到它。

哈利法克斯：　阿尼玛作为神话，在历史上有很多名称。她是一种特性、一种存在，她构成了你的智慧。

坎贝尔：她的名字是珍、琼、简。

哈利法克斯：她如何启发了你？她给予了你什么？

坎贝尔：这属于传记，我不喜欢传记。

哈利法克斯：应该不算传记吧。

坎贝尔：我研究的领域是比较神话学。

哈利法克斯：约瑟夫，今天我听你说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学使你认识到，不能只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去理解神话，还要从它与生活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

坎贝尔：　谢谢你，你替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那正是我想说的：这个主题在所有地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学术领域，包含很多事实。有人对它的兴趣可能是纯学术的，你可以就这个主题为各种期刊写文章。但是在教授女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她们总想知道这些内容与她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女性对生活的兴趣远比男性研究者对脚注的兴趣更强烈。男性可能对机械性质的有趣细节太感兴趣了。教女学生使我认识到这一点，我说过很多次了，正是我的女性学生让我明白了这些形式的生活价值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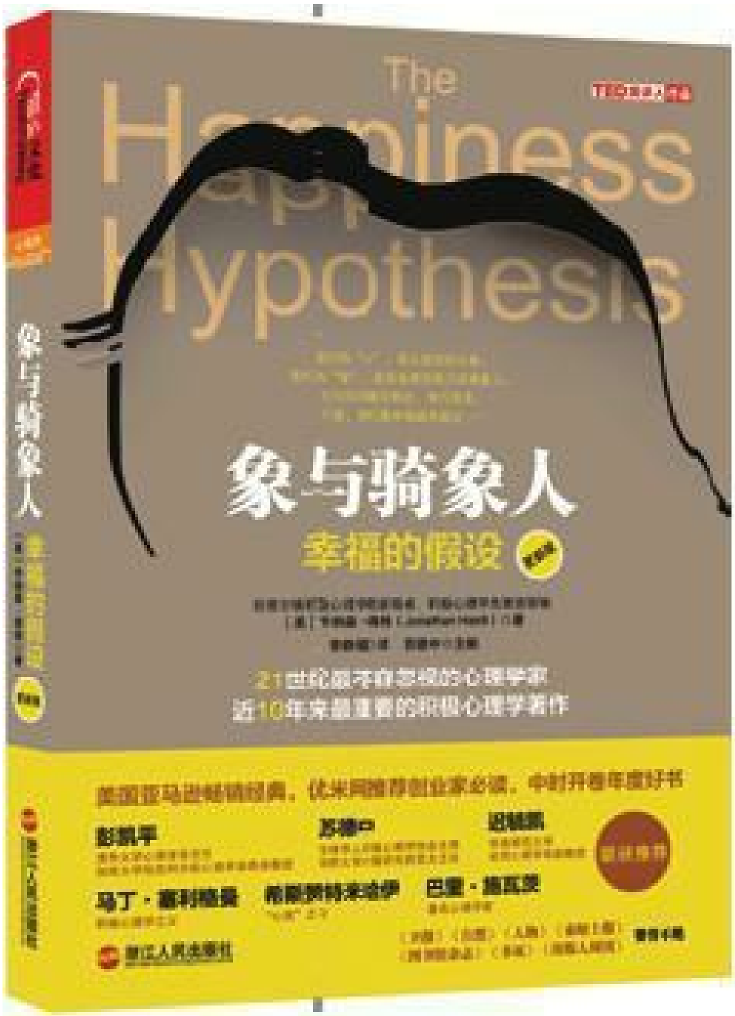
罗珊·朱切特（**Rozanne Zucchet**）：　你是否认为女性对自己的评价应该更高一些，或者社会需要改变并重新评价它的一些价值观？

罗珊·朱切特

《英雄之旅》制片人的行政助理。目前是加州圣迭戈一家公共关系公司的副总裁。

坎贝尔：　不需要。她们所要做的就是不要瞄着男性，总想着和他们竞争。她们应该认识到她们对男性产生的影响。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时，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在那里教神话学的课程，在最后一年快要结束时，一个女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坐下来说："坎贝尔先生，你一直在谈英雄，但女性是什么？"

我说："女性是英雄的母亲，她们是英雄努力实现的目标。她们是英雄的保护者。她们是这个，又是那个。你还想要什么？"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1982年，坎贝尔与罗珊·朱切特，伊莎兰学院

她说：“我想成为英雄！”

所以我很高兴那年我退休了，不用再教她们。（笑声）

听众： 对于女性出于爱来选择职业，或者因为爱而从事一项职业，你怎么看？

坎贝尔： 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已经这样做了很长时间。女性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发现生活意义的能力非常惊人。你指的是这个吗？[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听众： 不，我的意思是女性因为能在某项工作中感受到爱而选择了这种职业，比如喜欢小孩的人成了老师，碰巧喜欢与数字打交道的人找了一份和数字有关的工作，类似这样的情况。

坎贝尔： 我认为出于任何其他原因做出职业选择的人都是傻瓜。我的意思是，那是选择生活的一种方法，如果你不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你就根本不应该从事它。

听众： 但是如果是因为爱而选择了某种职业，是否就不应该追求成就水平、竞争水平这类东西？

坎贝尔：　我不反对成就。问题是在妇女运动中，她们起初的提议非常合理——和男性做相同工作的女性应该获得同等的报酬。但是现在女性越来越不重视家庭生活，不重视她们在家庭中的潜能和养育孩子这些事。她们把这些责任都推给了国家和学校。

朱切特：那么进入创造性领域的女性又如何？

坎贝尔：　我妻子是一位舞蹈家，这些女性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认识很多从事艺术的女性，在艺术世界中，女性不是为了和其他人竞争，而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和人际关系。

阿里恩：我认为这也适用于男性。

塔纳斯：你的意思是女性爱的是艺术，而非成就？

坎贝尔：　艺术领域不是获得成就、获得实现的领域，它会带给人满足感，让人觉得生活是圆满的，这是非常不同的目标体系。

阿里恩：你一直与自己的直觉保持联系吗？

坎贝尔：　正是。在公众眼里，你是一流的、二流的或三流的并不重要。正如我对艺术家的了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满足。这不是一个竞争性的领域。

阿里恩：那么艺术就是生命，对吗？

坎贝尔：　对。商业艺术是另外一回事。我指的是直接的创造性艺术。布朗：但是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普通人实际上也可以成为艺术家？

> 如果你想把一个人描述为艺术家，你必须以无情的客观性来描述他。我们正是通过他们的不完美认出了他们，我们所爱的也正是他们的不完美。
>
> 约瑟夫·坎贝尔，《追随直觉之路》

坎贝尔：　做艺术家的挑战在于你必须练习一种技艺。我妻子在伊莎兰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事实。她是位职业舞蹈家，她教人跳舞。学习舞蹈需要进行大量练习，比如旋转双腿，扶着栏杆做动作之类的。

我作神话学的演讲，珍教她的舞蹈学员。一天晚上，她特别沮丧，我说：“哦，珍妮，

怎么啦？”

她说：“他们只想要‘伊莎兰’体验！”

过了一两天后我向窗外看，看到了珍和她的学员。她让他们向着太阳伸展双臂，滚下山坡，四处蹦跳。

这让我意识到有关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艺术包含两个非常不同的方面。让珍气恼的是学员们把这些动作称为创造性艺术。但它们不是，它们具有治疗性。一个人脱离了轨道，他可以通过艺术回到轨道上：那是艺术的疗法。但是有些艺术家已经在轨道上，他们超越了治疗的意义，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两者都没问题，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的差别。

你没法让职业舞蹈家教不想跳舞的人跳舞。舞蹈家是最了不起的艺术家。我认为唱歌跳舞是最困难的艺术，因为身体就是工具，我们不得不努力让身体始终处于完美的状态。

听众： 在我的思想中，我常常把英雄和艺术家这两个词并列起来。它们都是通过冒险和英勇的行为发现自我。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除了掌握技艺之外，艺术家还要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在灵性。或许你会说正是内心的感受使得艺术家成为艺术家，它的作用不亚于技艺，即使滚下山坡的行为也可以被称为艺术。

坎贝尔： 你提出了一个歪理邪说。（笑声）在这个问题上你太粗枝大叶了。

肯纳德： 在过去许多社会中，似乎没有什么女性成为艺术家，她们对社会没有掌控力。偶尔出现的母系社会中，女性也仅掌握100多年的控制权。

坎贝尔： 我们认为有些艺术领域更像是手艺，女性在这些领域中占主导，比如编织、陶艺。某些艺术涉及缝纫和刺绣，这些都是女性的工作。

肯纳德： 你是否认为如果女性不是做手工艺，而是成为艺术家，男性会更爱她们？

坎贝尔： 哦，那只是个统计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有三种理想的女性形象：一种是妻子和母亲，一种是交际花，还有一种是女战士。

阿里恩： 阿耳忒弥斯属于哪种？

坎贝尔： 神话中有两种女神。一种是原初女神，她们是宇宙、大地、天空和诸如此类的事物的象征。她们是全然的存在，是全然的神。

另一种女神是男神的配偶。以男神为主导的神话出现后，一切都变了。在以女神为主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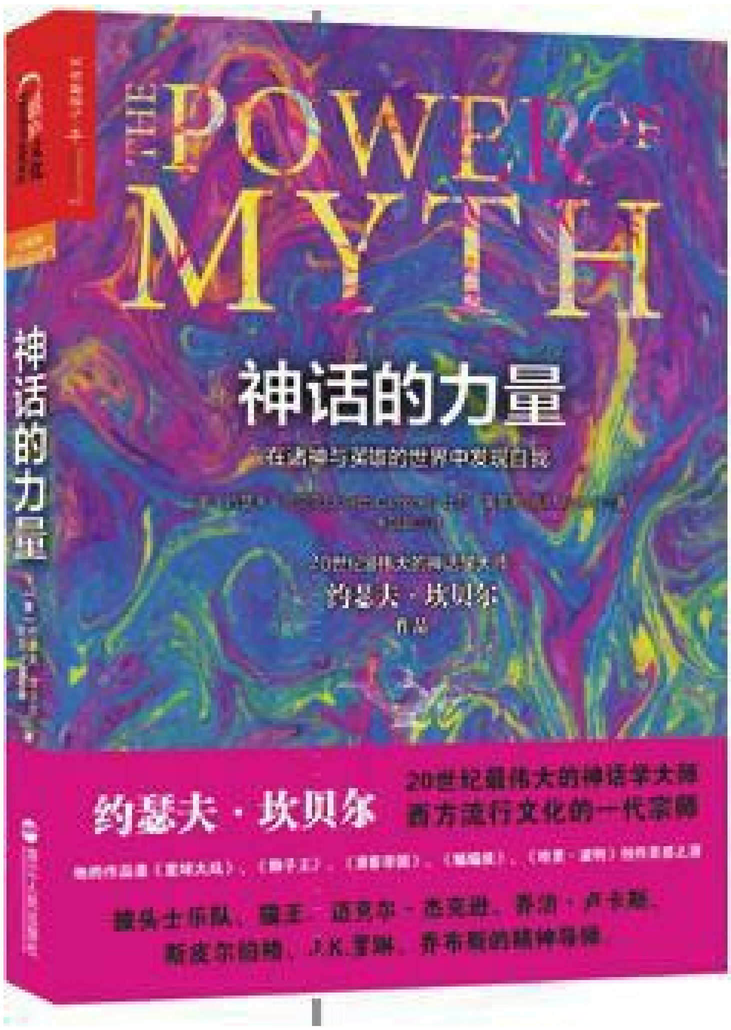
的神话中，男性从属于她，而在男性神话中，女神是从属的。

你所说的阿耳忒弥斯是第一种女神。她是青铜器时代的神，传统宗教神话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马丁·尼尔森（Martin Nilsson）认为她是全能女神。

当一种文化覆盖着广阔的地域和各种民族时，会出现几位全能女神汇聚在一起的情况，这时女神们会被分门别类。

也就是说，每位女神被给予一部分领域，各管一方。阿耳忒弥斯是5世纪典型的狩猎女神。这是对掌管野生世界的女神的浪漫化，她是森林和森林中所有动物的女神。

在非常早的时期，神和动物是一样的，阿耳忒弥斯代表的动物是鹿。她是鹿，鹿就是阿耳忒弥斯。后来，人的方面不断被放大，鹿就变成了她的同伴。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丹麦哥本哈根国立美术馆（Statens Museum for Kunst）雕塑园中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雕像

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和得墨忒耳（Demeter）是猪神。在青铜器时代，猪是非常重要的动物。喀耳刻（Circe）就是被变成猪的女神之一，她是教导者。她引导奥德修斯获得了阴间的智慧，获得了光之领域的智慧，她的父亲是太阳。

因此这些女神被分门别类后，掌管的领域缩小了。

亥瓦特： 我们来谈一谈厄洛斯（Eros）和逻各斯（Logos）。让我们回想一下苏格拉底或柏拉图说过的话：有这样两种思考形式存在。一种被称为逻各斯，它稳定、良好、逻辑性强，属于男性思维。另一种被称为厄洛斯，它不稳定，不是非常好，具有直觉性，属于女性思维。我认为我们太固着于这种含义了。

阿里恩： 我们固着于这种二元性：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于是我们开始创建新的模型。

罗伯特·布莱：约瑟夫认为生活的两极性正是能量的来源，你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罗伯特·布莱

诗人兼翻译家，他的作品颇丰，包括获得国家图书奖的《身体周围的光》和被翻译成很多语言的《宇宙的新闻》。

亥瓦特： 问题正在于此。我们总在谈论把心灵重新结合起来，但又常常认为这个过程本质上是把二元性变成了其他东西。

哈利法克斯： 只要它不是一对对立物。

亥瓦特： 是的。

阿里恩： 我认为这个过程与一则美丽的神话有关，在这个神话中一个黑头发的人和一头黑豹并肩前行，他在探索自己是谁。

当他开始发现自己是谁时，他的头发从黑色变成了棕色，黑豹变成了花豹。当他最终完全认识到自己是谁时，他的头发变成了火红色，花豹变成了美丽的狮子。然后这个人捏住狮子的生长印记，因为他想记住他所来自的那个黑暗的地方。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过程。我认为如今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我们试图摆脱二元性或两极性，这样我们能变得更多元。

坎贝尔： 我想说我很支持二元性。（笑声）问题是如何解释二元性。在青铜器时代的旧大陆神话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系统。它们出现在阴—阳的观念中，也出现在印度教对男性—女性关系的认识中。女性是萨克蒂（Sakti）。在欧洲、中国和日本，阳和男性被认为与

天空、太阳、温暖和行动有关；女性和阴与黑暗、潮湿和水有关。这种说法其实源自一条溪流的两侧，一侧被阳光照耀着，是干的；另一侧在阴影里，是湿的。

一般来说男性被认为是积极主动的，女性被认为具有接纳性。我认为这就是在欧洲和亚洲占主导地位的思维。

作为一个生长的年代比牛仔裤的出现早得多的人，我对此有一些观察。过去男性系着黑色领结，他们是内敛的。女性穿着很漂亮，比较张扬。这也是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反观东方文化或原始社会时，你会发现女性像雌鸟一样，相当内敛低调，而男性光彩耀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军队里存在这种情况：女性的服饰比较艳丽，比较张扬。

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传统的方式，也就是动物的方式是，雄性花枝招展，光彩夺目，雌性相当顺从，像大地一样起着支持作用。在印度，声音低沉的鼓是女性的鼓，声音响亮的鼓是男性的鼓。

在西方社会中，在有关性别的思维方面，人们通常把女性摆在前面。在电梯里，你会向女性脱帽致敬。当一位女性走进房间时，你会给她让座。现在女性的穿着开始男性化，男性的衣着也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不起眼，隐退在背景中。我们到底在哪儿？我们有不分男女的理发店。这真可笑，因为生命的能量全部依赖于两极性，如果放弃了它，能够区分性别的只剩下睾丸了（笑声）。

当你去印度旅行，你会大感震惊。因为你发现能量的活跃方面是萨克蒂，是女性。而男性迟缓、不活跃，他们需要被激发出活力。

我在想这样的体系来自哪里。为什么和西方的正相反？它们都非常真实。一个与物质关系有关，另一个与心理关系有关。从心理上看，男性只想独自待着。这种趋势非常强烈。我不知道女性是怎样的，但你只要在那里就很好，你要在有价值的地方。

然后，你的心里像是飞过小小的发光虫子一般，正如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安娜·普拉贝尔所说，“泛着涟漪的小河”。

她说：“哦，让世界重新开始不是很好吗？”

你想，哦，天哪，那真的会很好，男性会变得活跃主动。

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女性是激发活力的因素，她们会吃惊于你被激活了，像那样扑向她们。你懂的。（笑声）



厄洛斯与塞姬（Psyche），古代雕像，罗马

亥瓦特： 你是说女性从来没有侵略性吗？

坎贝尔： 她们具有侵略性，但是另一种侵略性。女性的力量是心理上的、有魔力的。她们非常天真无邪，当你为她们神魂颠倒时，她们会说，哦，这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穿着低颈露肩的礼服走进这里，看一看发生了什么。

听众： 约瑟夫，你曾说过现代的男性有着太长的童年期，因为他们没长大，所以很多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得不到爱，找不到合适的伴侣。我认为这是当今文明的危机之一。

坎贝尔： 当人们从一种社会环境进入另一种社会环境时，他们会对男性—女性关系方面的文化差异感到震惊。在去印度之前，我已经研究过几年印度哲学，它们完全不涉及男性—女性的关系。当我来到印度，不禁在想，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在印度你看不到女性，除了在街上卖菜或卖诸如此类东西的女人。你看不到夫妻两个人或男女朋友在街上走。你会看到两个警察拉着手一起走，但就是看不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走。

当时我想，天哪，我最后一次经历这种情形是在读预科学校的时候。没有女人，只是男人和男人作伴。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奥里萨邦我被惊着了。

印度就像男子预科学校，女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在奥里萨邦我住在宾馆里，和印度人在一起，受到一些年轻印度绅士的款待。一天下午我和一个印度人在海滩上牵手漫步，我想如果珍看到这个情景会有什么感受！

我对他说："我很感谢你抽时间款待我。"他说："哦，不用谢，这是我的荣幸，今天我放假。"我说："今天是你的假期？你陪我逛海滩？为什么不和妻子、家人出去玩玩？"他说："我们不做那样的事。和家人一起去什么地方是很复杂的事情。"

于是我知道了，天哪，在这里男人的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完全断绝的。这让我感到吃惊。

布莱： 约瑟夫，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女学生让你认识到，应该把男性痴迷的主题与生活本身联系起来。如果现在你要给一个美国年轻男性提建议，你会建议他发展自身中女性的部分，还是男性的部分？

坎贝尔：　我想说的是，确定你的终身职业是什么，学会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建议。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我对教育的全部态度是：学会一种职业。它不应该是在一个周末就能学会的。你应该全身心投入其中。你在这件事上的投入就是你对生活的投入。这就是我的结论。

布莱：　所以你追寻着叶芝所说的“激情”。你的兴趣在于找到某个人的激情，然后让他去追随那份激情，是吗？

坎贝尔：　是的。让他们勇往直前地追求。这可能涉及男性或女性关系，也可能不涉及，但一定关系到他们所选择的职业的发展轨迹。

塔纳斯：　你在讲神话中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的差异时，我在思考厄洛斯与塞姬是如何相遇的，为什么希腊神话中有很多男英雄，而女英雄比较少，塞姬是一个例外。你能谈谈你对两者的差异是怎么看的吗？

坎贝尔：　神话通常涉及的是传统的社会情境。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全新的阶段。女性被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繁重的家务会把她们耗尽。现在女性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了。在西方文明中，男性通常会说“我打算做这个，做那个或做其他事情”。现在女性获得解放，她们也可以这样说了。不过，这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在她们所选择的职业中只存在男性模式。很多女性认为她们的价值在于获得成就，而忽视了存在的价值，这使得她们迷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意义。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塔纳斯：你是说成就更多的是男性的价值追求吗？

坎贝尔：　绝对是。从人类之初就是如此。例如，在最早期的艺术——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中，女性雕像都是站立的裸体雕像，她们的力量在于她们的身体和存在中。许多传统社会认为最初只有女性具有魔法，男性的魔法是从女性那里偷来或得来的，因为魔法是女性的东西。

让我们再来看看男性的形象。他们总在做着什么，总表征着什么：他们在做事。在原始文化背景中，女性通常被认为是物种和自然的孕育者，男性是社会的孕育者。这是重要的两极性，一直传递至今。

法夫罗：　今天社会的问题是，一些具有成就导向的女性其实造成了男性与女性的竞争，因为他们都在争取成就。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婚姻不能持久的原因？

坎贝尔：　问题不在于夫妻为成就而发生激烈的竞争，而在于丈夫如何对待与之竞争的

妻子，也就是网球网对面的那个人。通过我的学生，我对此有些体会。当你看到一个学生意识到全新的生活可能性时，那真是教学中非常美妙的时刻，因为你看到一个人一生的事业、人生的轨迹开始显现出来。

五年后、十年后、二三十年后，在校友聚会上我见到她们，我能看出她们之中哪位的丈夫是允许她充分发展自己的。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男人娶了妻子并且对她有所要求。对于妻子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有相应的原型。它非常有帮助。在夫妻关系中，男人主要负责事业，女人主要负责养育孩子。当夫妻俩都致力于事业，两个人的发展位于两条不平行的轨道上时，夫妻间便需要大量的爱。我的意思是夫妻互相教育，帮助对方充分发展，同时维持婚姻关系。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对婚姻的重视，即把婚姻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正是通过婚姻关系，夫妻都得到了发展。当你做出牺牲时，你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婚姻关系做出牺牲。婚姻关系中包含着你自己的人生进步。

因此那些认为婚姻是持久的爱的人一定会遇到困扰。因为婚姻不像他们的想象，严格来说，婚姻是令人痛苦的磨炼。（笑声）个体在磨炼中不断发展。如果在婚姻中个体得不到发展，那么婚姻还有什么益处？

如果你发现了一个认同阿尼姆斯的女人，那她通常是女性领导者。她认同自己生命中的男性方面，失去了女性气质。她变得只对成就感兴趣。不幸的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她的人际关系逐渐恶化。她开始疑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这种情况。

这就是所谓的阿尼姆斯女人，成为男人的意愿推动着她。这会破坏她作为女性的生活。不仅如此，还会破坏她的所有人际关系。

肯纳德：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获得了个人发展吗？

坎贝尔：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是12世纪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社会安排的非个人的婚姻。这在一些原始民族和农业社会中时有发生。但是在结构化的社会中，家庭就能进行所有的婚姻安排。在如今的国际大城市新德里，你能在报纸上看到一栏为女孩子征婚的广告。登广告的要么是婚姻代理，要么是女孩的家人。年轻的女孩不知道自己将会嫁给谁。我曾听到那里的女孩问他们的兄弟：“他是什么样的人？”直到婚礼，她们才会见到她们要嫁的人。

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中世纪时的状况与此相同。皇家和贵族家庭的年轻女孩只不过是政治人质。为了建立各种家族关系，她们被嫁到这里来，嫁到那里去。

法夫罗： 嫁到对政治最有利的地方。

坎贝尔： 是的。当教堂使他们的婚姻神圣化时，你会听到两个人结为一体这样的誓词，其实是两个银行账户合为一体。贵族社会开始感到这种婚姻是堕落的。然后，爱情出现了，恋人四目相对，这是比婚姻更崇高、更精神性的体验。

肯纳德： 那么爱情是12世纪的发明吗？

坎贝尔： 不，不过在12世纪游吟诗人开始赞美爱情胜过婚姻。正是在那个时候，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诗歌中出现了爱情的主题。心理学传统也始于此，它试图分析爱情是什么。

大约12世纪中期，对于爱情的探讨有很多。伟大诗人古义劳特·德·勃涅（Guiraut de Borneilh）对爱情的看法书写了爱情所有含义的缩影。他写道："眼睛是心灵的侦查员，眼睛找到一个对象，介绍给心灵。"如果心灵是和善友好的（这一点很关键）也就是心灵不仅有性欲，而且有爱（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爱情就会诞生。正如我曾说过的，性欲只是雌性和雄性动物对彼此的热情。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称颂这种爱情奥秘的杰作。马克国王从来没有见过伊索尔德，伊索尔德也没有见过马克国王。有一次，马克国王的侄子特里斯坦在战争中被有毒的剑所伤，他来到制造这种毒药的地方，接受伊索尔德母亲的治疗。伊索尔德的母亲也叫伊索尔德。在那里特里斯坦爱上了伊索尔德，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真是个蠢家伙。他回到自己的王国，告诉他叔叔马克，他在都柏林认识了一位美妙的女人。

这位国王说："嗯，结婚对国王来说是件好事，你去把伊索尔德带回来吧。"他返回都柏林寻找伊索尔德，经历了很多疯狂的冒险。

伊索尔德的妈妈准备了能够让国王与她的女儿互相爱恋的迷药。在返回的船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意外地喝下了迷药，他们相爱了，但这是个人之间的恋爱，不符合社会现实，因此产生了爱情与婚姻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这之中还存在其他问题。他们有罪吗？如果事情非常严重，当事人在行动前经过了充分的思考，并完全出于自愿，那便是弥天大罪。如果喝了迷药，那么就不是完全出于自愿。

有几个诗人对故事进行了修改，让迷药的药效只能持续两三年。当迷药失效时，他们就

变得有罪了，面临道德上的问题。他们还需要处理其他问题，那就是解决婚姻与爱情之间的紧张关系。“Amor”是普罗旺斯语，意思是“爱”。把“Amor”倒过来拼写就是“Roma”，普罗旺斯语中的“婚姻”。因此婚姻和爱情是相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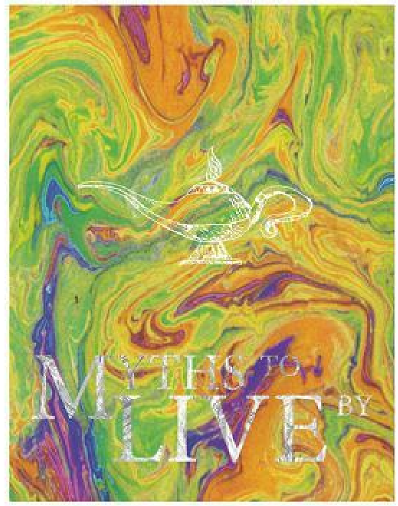
在埃莉诺（Eleanor）、玛丽·德·尚帕涅（Mary de Champagne）、布兰奇·德·卡斯蒂尔（Blanche de Castille）及她女儿们的时代，女性每年都会发生这样的风流韵事，游吟诗人对此有所记述。例如一些小伙子会来到法庭提起诉讼：“我把自己献给这位女士，但她拒绝了我，因为她已经有情人了。她说当她没有情人时会接受我。”

因此，当那个女人的丈夫去世后，她便嫁给了情人。又有二号情人跳出来说：“嗨，该我了。”女人说：“哦，不，我爱我的丈夫。”二号情人说：“这不可能，你说的话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向法庭提起诉讼，法庭判定那个女人必须接受他！游吟诗人诗歌中的故事真不可思议。

布朗： 你是说大多数人有过这样的爱情经历？

坎贝尔： 我说的不是每个人，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坠入爱河往往不是谨慎明智之举。《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类故事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爱情的诱惑，它反映了你的生活路径与爱情生活的吸引之间的连续性。中世纪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所写的《帕西法尔》（*Parzival*）提出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方法。那是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成果



指引生命的神话

永续生存的力量

[美] 约瑟夫·坎贝尔◎著
Joseph Campbell
张洪友 李瑶 祖晓伟 等◎译
叶舒宪 黄悦 赵周宽 等◎审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大约1270年，莫罗尔德（Morold）刺伤了特里斯坦，切特西修道院（Chertsey Abbey）的花砖



大约1270年，特里斯坦教伊索尔德弹竖琴，切特西修道院的花砖

肯纳德： 你能给我们讲讲那个故事吗？

坎贝尔：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亲爱的朋友们……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所写的圣杯传说（可以追溯到1215年）是这类伟大传说的终结篇。他需要应对中世纪时爱情与婚姻之间的紧张关系。爱情是生活中的灾难，因为你要为爱情受到惩罚，它的惩罚就是死亡。我的意思是，为爱情受到死亡的惩罚。

在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所写的《特里斯坦》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情节。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喝下迷药后，负责看管迷药（不让它松脱落入大海中）的女仆布莱金震惊地对特里斯坦说：“你喝下了死亡！”

特里斯坦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这种爱情的痛苦是中世纪人很感兴趣的主题，它也是生命的痛苦。应该说，生命之所在

即痛苦之所在，正是痛苦的体验承载着生命的本质。

于是他说："如果你说的死亡指的是如果我们被别人发现相爱了，会受到惩罚，那我接受惩罚。如果你指的是地狱中永远的死亡，那我也接受。"

这可是一句很有勇气、很了不起的声明，因为当时的人真的相信有地狱。

对此，我能够想到的唯一原因是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的名言——"爱不知道痛苦为何物"。所以，即使在地狱里，只要所爱的人和你在一起，你也能坦然接受。这也是沃尔夫拉姆创作《帕西法尔》时所面对的环境氛围。在《帕西法尔》中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战胜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所代表的中世纪时爱情与婚姻的两极性。

> 圣杯传说讲述的是上帝在你自己心中。基督成了一个隐喻，成为超越物质世界的力量的象征，它是生命的本质与支撑。
>
>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III：西方传统的形成》

坎贝尔： 圣杯传说的问题在于所谓的荒原。荒原是什么？从托马斯·艾略特的诗歌《荒原》（*1922*年 ）中你可以得到一些线索。问题是，如何把荒原变成开满鲜花的地方，一切都开出了玫瑰花？在荒原上，人们过着不真诚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他们需要生活下去，而生命像垃圾一样毫无价值。艾略特在某处问道："在什么地方，瓦砾中能产生生命？"

在中世纪，人们被要求声称信奉他们并不信奉的信仰，声称爱他们与之结婚但并不爱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继承来的，而不是赢得的，这就是不真诚的生活的背景，被沃尔夫拉姆称为荒原。

如何纠正这种状况？真诚生活的范例可以起到纠正作用。

沃尔夫拉姆从帕西法尔的父亲加姆雷讲起，加姆雷是一位骑士，也是位冒险家，他一开始效力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即效力于穆斯林君主的一位基督徒骑士。沃尔夫拉姆跳出了基督教传统的圈子，认识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是姊妹宗教。在加姆雷为哈里发效力的过程中，他来到一个被称为扎扎曼克的地方，这是黑人公主的地盘。黑人公主名叫贝尔卡恩。加姆雷做了她的战士，打败了敌人的围攻，成为了她的丈夫。黑人公主怀上了加姆雷的儿子，但在儿子出生前，他不辞而别。

他回到威尔士，那里有一位名叫赫尔策洛伊德的女王。在比武大会上加姆雷获得了胜利，做了女王的丈夫。现在他是两位女王的丈夫。在赫尔策洛伊德怀上他的孩子后，他回到巴格达，为哈里发作战，战死沙场。

在近东地区出生的孩子叫菲尔费茨，他是黑白混血儿。出生在威尔士的孩子叫帕西法尔。所以这位基督徒骑士帕西法尔有一位穆斯林兄弟，而他不知道这件事。

他妈妈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听到有关骑士的任何消息，认为那都是胡说八道。于是她来到像康涅狄格州之类的地方，以务农为生，扶养儿子长大。所以帕西法尔对骑士一无所知，但他具有像他父亲一样高贵的灵魂和心灵。他天生是个骑士，尽管他自己不知道。

当帕西法尔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来到田野上，看到三位骑士骑马经过。他以为他们是天使，因为他妈妈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所以帕西法尔跪倒在地。骑士们对他说："起来，你不应该向我们祷告，我们只是骑士，亚瑟王的宫廷骑士。"

帕西法尔问："什么是骑士？怎么能成为骑士？怎么能进入亚瑟王的宫廷？""哦，亚瑟王的宫廷就在那里。"

他回到家，告诉妈妈说："我要成为一名骑士。"他妈妈晕了过去。然后她决定修理修理儿子。她做了一套小丑的衣服给儿子穿，在外面套上生锈的盔甲。帕西法尔却穿着盔甲骑马跑掉了，她骑马在后面追赶，当帕西法尔转弯时，他妈妈从马上摔下来，丢了性命。这就是他骑士生涯的开端——他害死了自己的妈妈，这可不是一个好开端。

他骑了一整天，晚上来到一个乡村的小城堡。城堡的主人是一位骑士，他的三个儿子在比武大赛中丢了性命，身边只剩下一个小女儿，如此这般情境。

帕西法尔走进城堡，城堡的主人和他女儿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红骑士，他们对帕西法尔表示欢迎。当帕西法尔脱掉盔甲，打算洗澡时，他全身都是盔甲的锈迹。当他把锈迹除掉后，里面是小丑的衣服。

不过这位名叫古内曼兹的老人善于识人，他看出帕西法尔不是一般人，便收留了他，教给他骑士格斗的规则、如何驾驭战马等。而帕西法尔必须遵守一条规则是：骑士不问不必要的问题。后来事实证明这对帕西法尔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大约1330年，在圣杯城堡里，国王把剑赐予帕西法尔，中世纪手稿中的插图

古内曼兹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所以当他们来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他提出把女儿嫁给帕西法尔，这样他可以有另外一个儿子，而他的女儿也会有丈夫。

帕西法尔想：我不能接受别人给我的妻子，我一定要自己赢得一位妻子。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新观念的发源。他突破了接受社会给予的观念。接下来的情节非常微妙，帕西法尔骑马离开了古内曼兹，现在他已经成了真正的骑士，可以让缰绳松垂在马的脖子上。在中世纪的神话和其他神话中，这是一种重要的象征。马代表自然的力量，骑马者代表具有控制作用的心灵。松弛的缰绳意味着他骑乘着自然，也就是他自己的本性。这匹高贵的马具有和他一样高贵的心灵。

他骑了一整天，晚上来到一座气氛悲伤的城堡。一位寡居的女王住在城堡里，她和帕西法尔年龄相仿，名叫康德维拉穆斯（Condwiramurs，它从“conduire amour”变形而来，意思是“爱的向导”）。来到城堡里，他当然要脱掉盔甲，他洗了个非常舒服的澡，之后穿上了柔软的袍子。这时到了睡觉的时间，主人为他提供了一张床。

半夜他醒来，看见康德维拉穆斯跪在床边哭泣。他对她说了之前那三位骑士对他说过的话：“你不应该给我下跪，只应该给神下跪。如果你想睡这张床，我会去那边。”康德维拉穆斯说：“如果你保证不侵犯我，我就上床，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沃尔夫拉姆写道：“不过她穿的是透明的睡衣。”

康德维拉穆斯上了床，她一边哭一边给帕西法尔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的城堡被克莱米德骑士包围了，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骑士，他想拥有我的财产，让我做他的妻子。”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古老中世纪的主题：她也在抗拒社会的安排，就像帕西法尔一样。

康德维拉穆斯说：“你已经看到了我城堡里的塔有多高。我宁可从最高的塔上跳下来，也不愿嫁给那个男人。”那骑士派了一位将军领着军队来逼婚。

帕西法尔说：“我会在明天早上杀死他。”

康德维拉穆斯说：“那太好了。”

第二天早上吊桥降下来，号角声响起，这位“红骑士”骑马从城堡里冲出来，穿过军队，与克莱米德派来的那位将军对阵，不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帕西法尔用膝盖抵在敌人的胸口上，扯掉了他的头盔，正打算砍下他的头，这位将军喊道：“我投降！”

帕西法尔说：“好吧，你去亚瑟王的宫廷，告诉他们你是我的人，是我派你去的。”

类似的事情发生几次后，亚瑟王的朝廷开始想，我们真小看了这个小伙子。于是，他们决定去找他。

帕西法尔回到城堡里，康德维拉穆斯已经把头发按照已婚女人的式样梳了起来。这是心灵的婚姻，他们自愿选择了对方。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了一起。

沃尔夫拉姆这样写道：“如今的很多女性一定不会对帕西法尔那天晚上的表现满意。”因为他连碰都没碰康德维拉穆斯一下，他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前两天他们都很高兴以这种方式相处。第三天晚上他想起了他妈妈告诉他关于拥抱的事情，古内曼兹也曾给他解释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

然后就像沃尔夫拉姆说的那样，“请原谅我的描述，他们的双臂和双腿交织在一起，就好像一直都会这样不分开”。

其中蕴含的观念是，身体合二为一体现了爱情的圆满，肉体结合的神圣化就是爱情。这里根本不需要牧师参与。爱在婚姻中实现了圆满，婚姻是爱的顶点，这赋予了婚姻和爱情新的视角。中世纪的骑士有五个美德：自制、勇气、忠诚、礼貌和爱。这个年轻人体现了所有这些美德。

法夫罗：　你讲的这个故事对当时的欧洲有什么影响？是否有很多人读过这个故事，或者只是你通过神话学研究看到的，认为它有这般影响力？

坎贝尔：　亚瑟王的传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最先出现在蒙茅斯的乔佛里（Geoffrey of Monmouth）所著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taniae* ）中。这本书描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没来到之前英国各位国王的传奇，最早的英雄名叫布鲁特（Brut），不列颠这

个国名就因此而来。在传说中，亚瑟王是抗击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的战士。

所有这些传奇故事都与凯尔特英雄和凯尔特主题有关。其重要性不只是某个传奇所产生的影响，而在于它们象征着当时的思想趋势。这些传说的目的是让当时的欧洲被基督教同化。基督教来自近东地区，是一种外来宗教。正是在11、12世纪和13世纪初，欧洲开始同化这种宗教。佛罗伦萨有一位名叫约阿希姆（Joachim）的主教在大约13世纪发表了被他称为“灵性的三个时代”（The Three Ages of the Spirit）的主张。

灵性的第一个时代是犹太教，是圣父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圣子与教会的时代，将神的启示带给世人。第三个时代大约开始于15世纪，它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可以直接教诲众生，教会这种机构逐渐消失。

当时这些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受到了谴责，但后来却流传开来。圣杯的城堡是参与这种新体验的城堡。圣杯骑士，无论他的名字叫加拉哈还是帕西法尔，无论穿着冒出火焰的红色铠甲，还是出现在圣灵降临节的亚瑟王城堡中，都是圣灵的传承者。因此圣杯骑士就等同于基督，也就是圣灵的载体。《不列颠诸王史》的标志性特点就是这种逐渐的转变，即逐渐脱离了正统的基督教模式。

坎贝尔：《特里斯坦》的故事出现的年代很有趣，那是在12世纪末，大约1160年到1170年间。正是在相同的时期，印度开始崇拜奎师那，据传说，奎师那全身心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拉达。

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爱情一样，这同样违反了狂热宗教所代表的法则，超越了理性的边界，进入非理性的领域中，随性而为。在这个故事里，参与者是神祇本身。

歌颂奎师那与拉达的爱情的著名诗歌是《牧尊之歌》（*Song of the Cowherd* ）。创作这首诗的是一位年轻的婆罗门，他爱上了自己古鲁 [17] 的女儿。他把自己比作奎师那，把所爱的人比作拉达。这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爱情故事出现在同一时期。

一个或半个世纪之前，日本的紫式部（Murasaki）夫人创作了《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 ）。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同时也描述了“事物的叹息”，这就是佛教的“人生皆苦”的教义。从欧洲到中国海，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贵族的爱情，它被作为了灵性的体验。

在伊斯兰教中，这种爱情观与苏菲派同时出现。《一千零一夜》中有很多描述这种绝对爱情的故事：在故事中女孩常常出身于贵族，小伙子爱她爱得发疯。

在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这类故事。



18世纪，陷入热恋的奎师那与拉达，印度南部，“在那个时候，性爱神秘主义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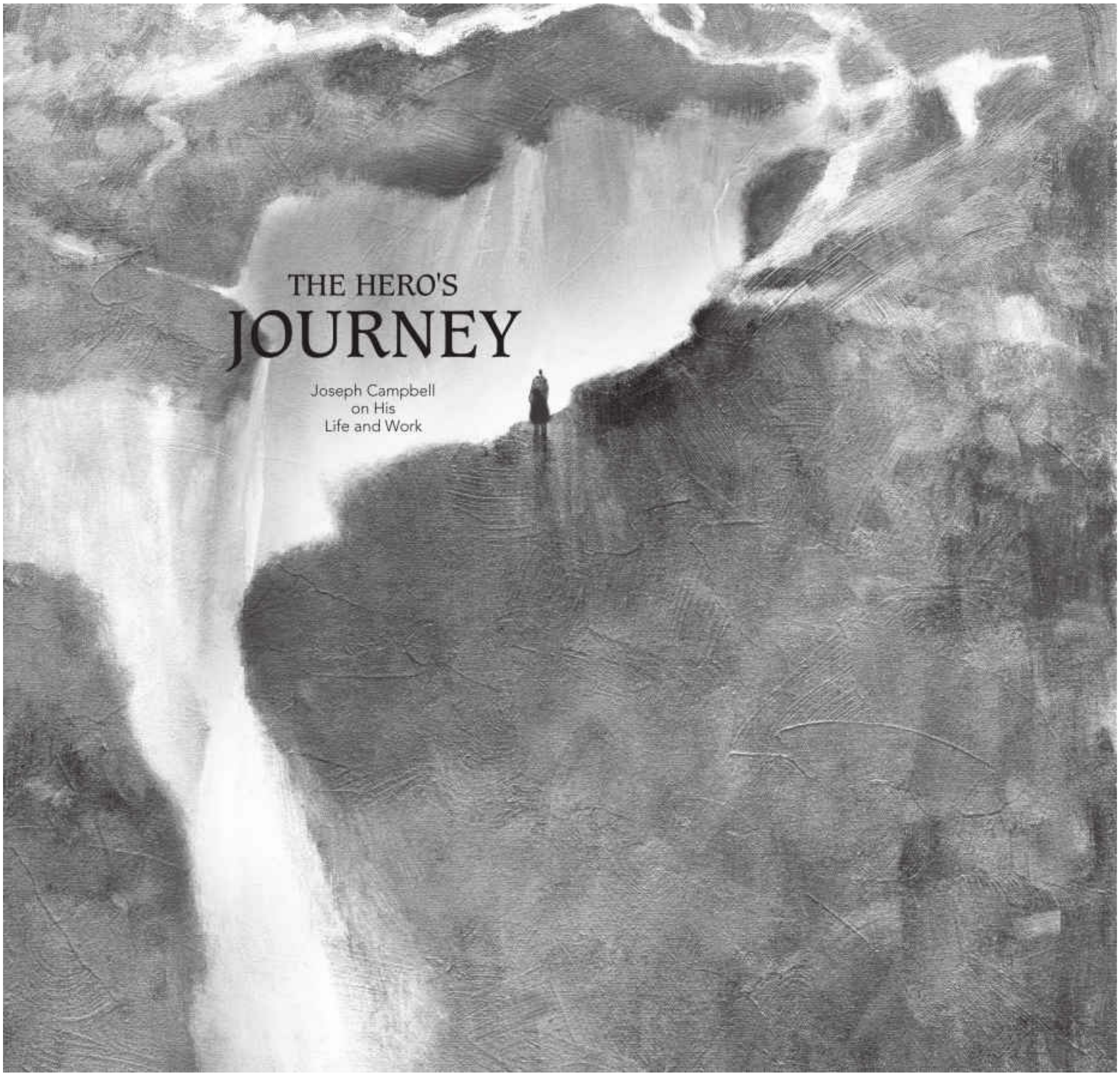
现在苏菲派会告诉你，欧洲从他们那里吸收了这些故事，但他们误解了它。情况并非如此。欧洲人或许从苏菲派那里吸收了这些故事，但他们没有误解，而是重新解读了它们。在

东方，女性是女子气质的象征，通常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而在欧洲，夫人是高贵的，她们代表具体的人，而不是女神。

因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差异。即使在欧洲，普罗旺斯与日耳曼民族的游吟诗人之间也存在差异，尽管他们歌唱的都是爱情。在法国，被爱的女人通常属于上流社会。中世纪时德国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抒情诗人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在他的诗歌中，很多女孩虽然漂亮可爱，但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说，“女人”（woman）这个词比“女士”（lady）这个词更高贵。

因此，中世纪的爱情观有可能向各种方向转变。但是在那个时候，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性爱神秘主义盛行。

第五章
恩赐



完整的循环是单一神话的标准方式，它需要英雄带着智慧的神秘符号或金羊毛或睡着的公主返回人类王国，在那里他所得到的恩惠能够复兴社群、国家、地球或大千世界。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1944年，坎贝尔（左）与《打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能钥匙》的合著者亨利·莫顿·罗宾逊（Henry Morton Robinson），罗宾逊把这张照片送给坎贝尔，背后写着：“亲爱的乔，这张是你的——很适合装进相框，从照片上看，你真帅，我的头真秃，罗多。”

1943年，在朋友兼导师海因里希·齐默尔的建议下，约瑟夫·坎贝尔接受了波林根基金会的邀请，为莫德·奥克斯（Maud Oakes）的第一部作品《兄弟同来见父亲之处：纳瓦霍人战争仪式研究》（*Where the Two Came to Their Father*：*A Navaho War Ceremonial*）编辑并写作评论。坎贝尔说，做这件事让他绕了一圈，再次回到了水牛比尔的主题。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重要作品，就是与亨利·莫顿·罗宾逊合著的《打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能钥匙》，还发表了对《格林童话全集》的评论。

1943年，齐默尔因肺炎去世，坎贝尔承担起编辑齐默尔在美国的讲学文稿的艰巨任务。这花费了他12年时间，编辑了四卷印度艺术和神话。坎贝尔同时还在撰写《千面英雄》，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学生和艺术家的热爱，却遭到了学术界的嘲笑。《千面英雄》出版于1949年

，因其对创造性文学的贡献而赢得了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的大奖。它是继尉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易经》之后，波林根系列图书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坎贝尔除了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之外，还编辑了《便携版一千零一夜》（*The Portable Arabian Nights*）、《神的面具》（*Masks of God*）和六卷爱诺思论文（Eranos Papers），这些论文源自在波林根举办的荣格会议。他还担任了创意电影基金会（Creative Film Foundation）的主席，写作了大量学术文章和书籍评论。

布朗：你能讲一讲早期的写作生活吗？

坎贝尔：在阅读中我学到了很多，感受了很多，我没有写作的雄心，尽管在读预科学校时，我就有写作的打算，但我只是不停地阅读再阅读。

《芬尼根的守灵夜》出版于1939年，我在巴黎时已经了解到这本书，它出现在尤金·乔拉斯（Eugene Jolas）的《过渡》杂志中，是比较早的版本，出现在标题“创作中的作品”之下。当时我对这些内容非常着迷，因为它对我很有意义。当书出版时，我立即买了一本，用一个周末就把它读完了。哦，在多多少少对它有些了解的情况下阅读《芬尼根的守灵夜》是一种极妙的体验。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经常跑步，一位名叫亨利·莫顿·罗宾逊的年轻教授常在运动场上踢足球，我们俩就这样认识了。我们相识了很多年，大萧条时我来到伍德斯托克，我的朋友罗多（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也在那里。他没有工作，有家人要养，苦苦地熬着。最后他在《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找到一份工作，给别人代笔，一个月写三四篇文章。他在写作方面真的是位行家。

一天这家伙和太太从伍德斯托克过来，跟我和珍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说：“你把《芬尼根的守灵夜》研读得怎么样了？”我说：“进展顺利。”他说：“如果有人应该写一写对这本书的解读，那就应该是你和我。”

我说：“哦，别胡扯了。”

他说：“来吧！让我们来写一写。”

我们商量着写一篇介绍。我开始埋头苦干，对《芬尼根的守灵夜》进行细致地分析，然后开始下笔，一下写了大约40 000字。我把我写的东西拿给罗宾逊看，他说：“天哪，你打算干什么，难道要写《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吗？”

坎贝尔：　对于写作我有一些建议，相信任何学者都会乐意听听。当你打算和某人合作时，一定要严格地规定你及合作者的写作篇幅。如果你们规定了明确的界限，那最后你们还是朋友，否则你们可能翻脸。

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罗宾逊是一位优秀的乔伊斯研究者，但在探讨乔伊斯的文字的含义时，我们总是意见不一致，而我是对的。至于那些和写作技巧相关的问题，他通常是对的。

当我把最初的手稿拿给他看时，他说："乔，写得很有趣，但内容颠倒了。你把本应该放在开头的内容放到了最后，每段都是这样，甚至每个句子都存在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思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终于明白了原因：我从小以成为学者为目标，也希望写作的对象是学者。学者会告诉你其他人对某个主题的看法，然后用一句话否定他，然后再去讲另一个人的看法，再用一句话否定他，之后他会告诉你他的发现过程是多么不易。结果你发现他发表的观点微不足道。

关于写作方法，我的朋友罗宾逊说："听着，当你的读者是普通大众时，你就是权威。在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你的想法，然后对它进行解释和说明。这样他们一开始就能了解你的观点，知道你为什么要写其他那些内容。"

嗯，这样写很清晰，具有启发性，但它会剥夺我的很多学术威望，让我成为一个"通俗"作家，而不是我心中的那一类作家。

坎贝尔：　我估计我们用了大约五年时间完成了《打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能钥匙》。我们完稿时，却没有人想要出版它。我们设法自己出版这本书，把手稿寄给了出版乔伊斯作品的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Harcourt Brace），但他们把稿件退了回来。

当时桑顿·怀尔德（Thorton Wilder）编写的戏剧《九死一生》（*The Skin ofOur Teeth*）[18] 上演了。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珍去看这出戏，我们坐在前排的包厢里。我的天啊，我听到的正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一句接着一句。我对它太了解了。我对珍说："你有铅笔吗？"她带着一个女用包，里面什么都有。我抓起节目单，用铅笔匆匆记下了他们引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句子。我依然留着那张写满铅笔字迹的节目单。

第二天早上我在伍德斯托克给罗宾逊打电话，我说："嗨，罗多，我想我们应该给《纽约时报》写封信。这真令人吃惊，我的天啊，《九死一生》抄袭《芬尼根的守灵夜》。"他说："我星期一过去，我们聊一聊这件事。"

听我说完后，他打电话给《周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的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那天我们写了一篇相关文章，晚上送到了《周六文学评论》。卡森斯看过后说："我们给它起个什么题目好呢？"

"就叫'谁的九死一生'吧。"之后我们把它发表了。不过当时正值战争爆发，珍珠港遭到偷袭，怀尔德加入了军队。他是一名上尉，后来我们听说他当上了少校，再后来他的军阶更高了。报纸像俯冲轰炸机一样从各个角度轰炸我们："这两个爱尔兰人是谁？这不是我们为之战斗的文明。"

"我们先把这件事放一放，"我对罗宾逊说，"怀尔德迟早会出版相关的书，到时候我们再处理。"

当这出戏剧以书的形式出版时，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其中至少有400处引自《芬尼根的守灵夜》，每个人物以及探讨的问题都出自《芬尼根的守灵夜》。我找到四行完全抄袭《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内容，一个词都不差。于是我们写了《谁的九死一生（第一部分）》，然后又写了《谁的九死一生（第二部分）》。

坎贝尔： 写完《打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能钥匙》后，我们把一份副本送给尤金·迈尔夫人，她把副本寄给了托马斯·曼。曼给她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发表在《托马斯·曼书信集》（*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Mann* ）中。我有一本《托马斯·曼书信集》。当看到这类书时，我就会在索引里查找自己的名字，我发现有一封与我有关的信，就是曼写给尤金·迈尔夫人，感谢她寄来《打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能钥匙》的信。

> 无论我们是带着超然的兴致倾听刚果某位红眼睛巫医如梦呓般的咒语，还是怀着满心欢喜阅读老子深奥文字的浅显译文；无论是试图理解阿奎那（Aquinas）艰深的观点，还是领悟离奇的爱斯基摩神话故事的非凡意义，我们会发现，故事只有一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但主题却亘古不变——我们需要去探索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所见所闻。
>
>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我见过曼，我知道他认识我。我给尤金·迈尔夫人和阿格尼丝·迈尔（Agnes Meyer）读这封信，信中写道："谢谢你寄来约瑟夫·坎贝尔的书。我万分感激，因为我自己不可能读《芬尼根的守灵夜》。读这本书证实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猜想，那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是20世纪

最伟大的小说家。”

布朗：　你写《千面英雄》的契机是什么？根据我的理解，这本书的想法一直在逐渐形成，而实际动手写是你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的时候。

坎贝尔：　当时罗宾逊已经通过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Simon&Schuster）出版了一些他自己的作品，出版社问：“坎贝尔这个人是谁？”罗宾逊说：“哦，他是一位最杰出的学者。”于是他们说：“我们想让他写一本有关神话的书。”

我们接到罗宾逊的电话，他说：“乔，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对神话学的书感兴趣，别表现得太清高，如果你把他们吓跑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他安排我和出版人一起吃午餐，他们说：“是的，我们想出一本关于神话学的书。”

“你们想要什么类型的书？”

“一本现代版的《红腹灰雀》（*Bullfinch*）这样的书。”

我说：“我才疏学浅，恐怕力有不逮。”

他们问：“那么你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说：“我想写一本关于怎么读神话的书。”

“自助类的书吗？”

“是的，算是吧。”

“写一份介绍，我们讨论一下。”

我回到家，当时珍出去旅行了，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的介绍，拿给他们看。我得到一份好到不可思议的合同：签约时付给我250美元，书写到一半时再付给我250美元，交稿时最后付给我250美元。最后，我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

得知我写的这本书达到了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件令人很开心的事情，即它启发了其作品确实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艺术家。两家出版社曾拒绝出版《千面英雄》，第二家还问我：“谁会读这本书？”现在答案终于揭晓了。

约瑟夫·坎贝尔，《追随直觉之路》

创作《千面英雄》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之后的挑战是第一次在莎拉·劳伦斯学院给学生上课。我写完《千面英雄》的介绍，拿到了合约，开始写作。在写前言的时候，我把它读给珍听。实际上我写什么都会读给她听，珍告诉我："作为前言，它太长了。"于是我回过头来检查，把我写的内容分到章节里，这样我完成了《千面英雄》的前半部分。

大约五年之后，我把手稿寄给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他们好几个月没有给我答复。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签完约后，他们的人员变动了，现在他们对这本书不太感兴趣。我们会出版它，但如果出版一本我们不太喜欢的书，对这本书是不利的。"

我说："我会过去和你们谈一谈，然后把手稿拿回来。"这样我把手稿拿回了家。

我给罗宾逊打电话，那时的我很年轻，没有经验，而他经验丰富。我说："我已经把手稿拿回来了，我打算把钱还给他们。"

他说："你要是把钱还给他们，我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一群混蛋！他们让你忙活了五年，然后一脚把你踹开。"

> 我在波林根基金会的下一项任务是看书的校样，因为原来的编辑出国了。这本书是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我急切地开始读这本书的校样，坐地铁回家时都带着它。对精神分析的了解使我认识到每一种意象的意义（我最先读到的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过了一段时间我认识到波林根基金会与荣格有关，更不用说保罗·梅隆了）。我在摩尔风格的咖啡店里见到了坎贝尔，我们讨论我做的索引。他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容易感到满意的人。通过这本书的索引，我第一次尝试偏离正统的做索引的方式。前一个编辑的背弃打乱了出版日期，把坎贝尔晾在一边。我评论说，一方面他从神话和民间故事中选取象征的例证，另一方面从个人的梦境和幻想中选取例证，并且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他惊呼道："是的，你看出来了，它们完全一致！"

威廉·麦圭尔（William McGuire），《波林根》（*Bollingen*：*An Adventure in Collecting the Past*）

另一个出版人，众神图书公司（Pantheon）的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告诉我他想看看这本书。我把书稿给他，他问："谁会看这本书呢？"若干年后，他好意地告诉我，他曾拒

绝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后来我把书稿寄给波林根基金会，他们发来电报："英雄是个宝贝。"指的就是《千面英雄》。从1949年出版到去年（1984年），《千面英雄》卖出了一万册。对于被两家出版社拒绝的书来说，这是相当不错的纪录了。我就是这样开始写作的。

听众： 我们的人生中，是否存在基本模式，或生活窍门的清单，因为有时我们会被哄骗？如果存在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并可以把它们识别出来，那多好啊。

坎贝尔： 在雅各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些模式，如果你想知道，最好看一看约瑟夫·坎贝尔写的《千面英雄》。（笑声）那就是清单。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在你身上——它们每天都发生，你应该从神话的角度来看它们，这样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状况。那就是了解神话学的好处。你知道自己身处哪里，这些故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它们确实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读的时候不要认为它们与你无关，它们将会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正发生在你身上。这样你就把书中的内容转变成了精神食粮。

柯西诺： 你第一次遇到海因里希·齐默尔是什么时候？

坎贝尔： 哦，我的朋友海因里希·齐默尔是个非凡的人物。关于他，我有说不尽的话。他的父亲是上一代研究凯尔特文化的学者，海因里希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学研究者，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他离开了那里，和家人来到美国，但他找不到工作。当时美国的大学里几乎没有与东方文化有关的系。要知道，大学里的教职员只想一直待他们的职位上，他们不希望竞争出现。最后荣格基金会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顶层找了个房间。他在那里给学生上课。



印度学研究者海因里希·齐默尔与波林根研究所联合创始人保罗·梅隆，玛丽·梅隆这样描述齐默尔：“当他感到兴奋或喝了一杯意大利红酒后，精妙的语言会像喷泉般涌出，就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妙语连珠，听他说话就像观看印度舞者香卡（Shankar）跳舞，那是神话的管弦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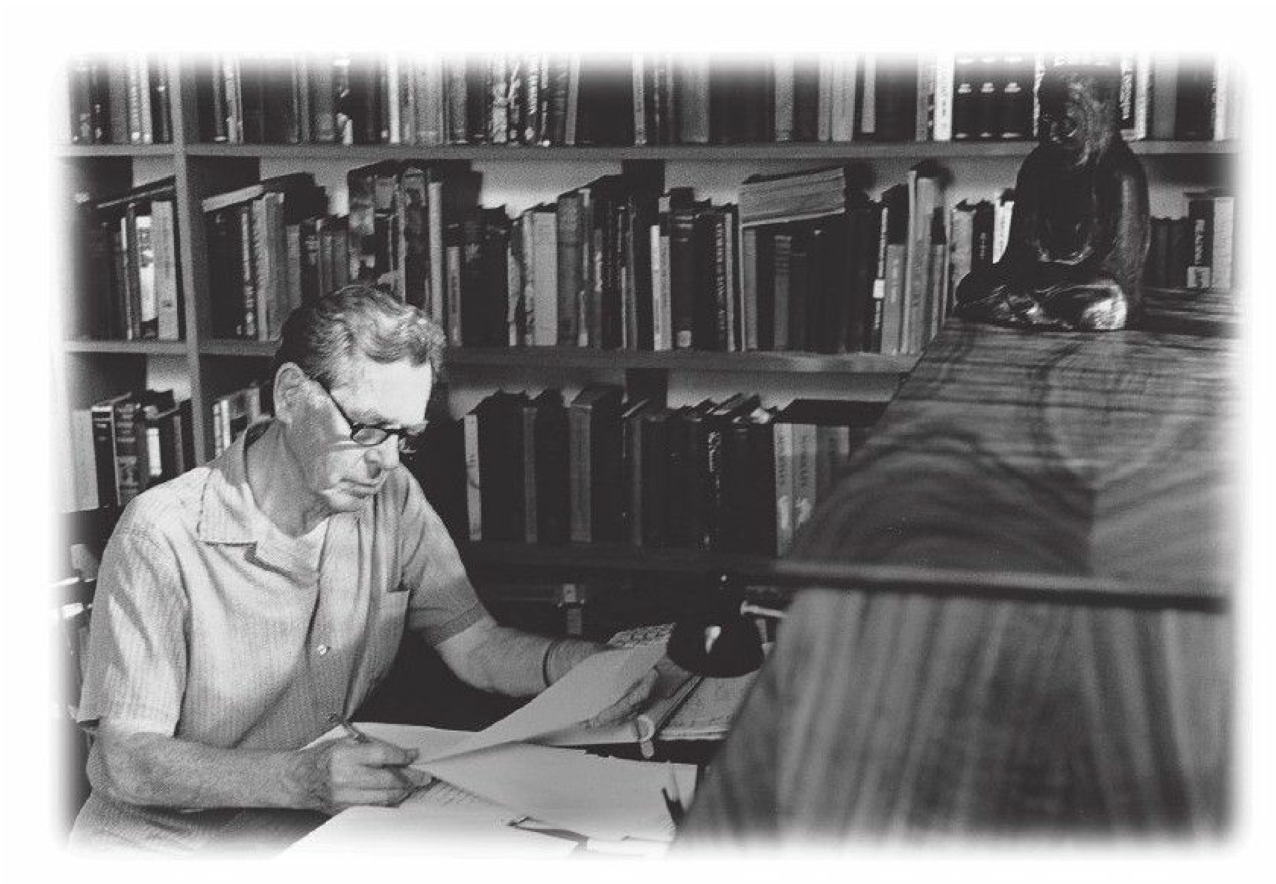
我参加了海因里希·齐默尔的第一次讲学，总共只有四个人，不过他就像给一礼堂的人演讲一样。他是非常棒的演讲者。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很高兴你来听这些东西。”剩下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图书管理员，他是安排他在这里讲课的荣格基金会的成员。另一位是波兰女雕塑家，她走进房间时，喷洒的香水的气味能把众神送到西方净土。

这就是所有的人了。

齐默尔不断默默地向波林根的玛丽·梅隆推荐有前途的人才，其中之一就是约瑟夫·坎贝尔。“一个聪明、有直觉力的爱尔兰人，精力充沛、强壮、充满活力，他对印度的东西有很多了解。”

威廉·麦圭尔，《波林根》

一个学期之后齐默尔得到了一间比较大的教室，又过了一个学期，他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教室。他走得很突然。齐默尔患上了感冒，后来转成肺炎。医生误诊了，这真是荒谬。就这样他突然离开了。我欠他太多。齐默尔的遗孀送给我一个他从日本带回来的菩提达摩的雕像，问我能不能对他在美国的讲学进行编辑整理。就这样我花了近12年的时间编辑整理他的资料，把他的笔记整理成了四部著作。



1985年，坎贝尔在火奴鲁鲁的家中写作，书桌上放着海因里希·齐默尔的遗孀送给他的菩提达摩的雕像

坎贝尔：　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与波林根基金会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及荣格的世界的关系密切起来。当我的《千面英雄》被两家出版社拒绝时，也是波林根基金会出版了它。如果他们不要这本书，我想在座没有人会听说过约瑟夫·坎贝尔。我确信会这样。在我编辑整理齐默尔的作品以及我自己的《爱诺思年鉴》时，他们给予我资助，使我能继续工作下去。他们一直支持着我，直到有人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直到某一天每个人都对此感兴趣。

你知道，曾经被拒绝，没有工作，不得不寻找自己的道路是件好事。我发现了其他人在迷失时也需要的东西。我的一个朋友说的话让我懂得如果走错了路，到中年晚期时会出现哪般景象：你已经爬到了梯子的顶端，但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

我想我找到了突破那堵墙的方法。这是我的经历中令人高兴的事情之一。

坎贝尔：　　在谈到亚瑟王圆桌骑士故事中“危险的床”时，齐默尔询问这种冒险有什么意义。他问当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法则时，什么是男性对女性气质的体验。只是耐心和容忍吗？他说，最后你将获得女性气质的所有赐福。

有一件事让我牢牢记住了他说的这些话。

当时我在写一本有关印度艺术的作品，它基于齐默尔死后出版的《印度亚洲的艺术》（*The Art of Indian Asia*），包括两卷。我收集到了几乎所有需要的照片，除了四张。我知道它们在几年前去世的印度艺术史学家阿南达·库玛拉斯瓦米的存卷中。

于是我给他的遗孀打电话：“我能不能去府上查看一下先生的存卷，找几张照片？”

“来吧。”她说。就这样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剑桥。我被允许进入存放照片的图书馆，那里收藏了大量照片。不过我想花不了一个小时我就能浏览一遍，找到我需要的那四张照片。它们果然在那儿。

就像聆听灵感女神的人终将听到她的声音一样，你的写作可以源于自己的意图也可以源于灵感。这样的事情确实存在。它冒出来，对你诉说。那些听到神的韵律和赞美诗、听到神的话语的人能够背诵出这些赞美诗，神都会被他们的背诵所吸引。

约瑟夫·坎贝尔，伊莎兰，1983

我坐下来，开始浏览那些照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库玛拉斯瓦米的遗孀走进来说：“哦，天真热，你不想喝点橘子汁什么的吗？”我说：“好啊。”于是她坐下来和我聊起来，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她离开了，我继续翻找照片。我刚要开始找，她又走进来说：“我想到吃饭的时间了，来吃饭吧。”我说：“好的。”

晚饭结束后，天也暗了下去，我继续我的工作。她说：“乔，你完全可以在这里过夜，睡在那张长沙发上。”就这样过了三天。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就是“危险的床”，我一定要坚持把照片找到。看门人以为我们发生了风流韵事，不管怎样，我得到了我需要的照片。

这是神话的启示在生活中多么有价值的一个小例子。

布朗： 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那些年里你的工作状态？

坎贝尔： 当时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全职教书，不是只教一节课，然后就可以休息了，我一周要上四整天的课。

当开始写作时，我制定了一个四分之三日程表，一周上三天课，其余四天用来写作，达成一种平衡。在暑假时，我当然只写作。从1944年我们出版《打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能钥匙》到从莎拉·劳伦斯学院退休，我出版了15本大部头作品。只要你坚持，以玩的心态对待工作，保持强烈的兴趣，就能大有收获。我对自己创造的纪录很满意。

我继续写作，承担起编辑整理齐默尔笔记的任务，同时我的哲人朋友尼基兰南达上师请我帮他把孟加拉语的《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翻译成英语。那是我书架上的一本大部头著作，因此我夜以继日地工作。

我有时早上写一本书，中午写另一本，晚上再换一本。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有时会同时进行三本书的写作。

齐默尔给予的另一个建议是，莫德·奥克斯的沙画以及她转写的杰夫·金（Jeff King）对纳瓦霍人仪式的描述，以及他的学生约瑟夫·坎贝尔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对纳瓦霍人的神话进行的评论，既饱含学识，又有趣。看起来他注定会参与波林根系列图书。

威廉·麦圭尔，《波林根》



1946年，莫德·奥克斯在危地马拉

波林根基金会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纳瓦霍人战争仪式研究》。齐默尔推荐我为这本书写序言和评论，并编辑这本书。这样我有了另外一个任务。那真是适合写作的时期，手中的素材非常令人兴奋，非常精彩。

无论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纳瓦霍文化资料，还是印度文化资料或海因里希·齐默尔的文稿，它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世界上只有一种神话，没有人能说出不同的神话。各种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各种需要和当地特定的伦理体系会使它出现一些变化，但神话都是单一的。

坎贝尔：　历史学家和民族学者对世界各地神话与宗教体系的差异感兴趣，他们可以从强调差异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各地的神话和哲学。而另一方面，从巴斯蒂安的基始观念中呈现

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无处不在？这是一个心理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摆脱掉与差异相关的所有研究。

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西方文化开始攻击神话观点，以至于西方的评论界倾向于把自己与基始观念分开。然而在整个西方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一股暗流。它与诺斯替教、炼金术及许多遭质疑的思想存在关联，它们的共同兴趣在于所谓的长期存在的主题。

我想到了长青哲学，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对它进行过详细解释，20世纪40年代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著作《长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 ）使它得到发展。我认为长青哲学把神话意象的含义转化成了文字论述。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的神秘主义哲学中都能找到相同的观点。我们在神话中发现的连续性跨越到了哲学中。哲学的基本理念是，神祇是象征性的化身，它所象征的正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能量就是宇宙的能量。神就在那里，神就在你的身体里。天国就在你的身体里，同时它无处不在。

就像长青哲学对神祇的看法与我们的观点非常不同一样，两者对意识的看法也不相同。从基于神话的文化传统角度来看，神祇是能量的化身，这种能量赋予生命活力，包括所有的生命、你的生命、万物的生命。这种化身的性质取决于历史环境。化身即民族，而能量是整个人类。因此神祇从能量中产生，他们是能量的信使和载体。

《唱赞奥义书》（*Chhandogya Upanisad* ）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拜这个神，拜那个神，一个神接一个神，这样做的人并没有得到真知。"因为神源自你自己的心。追随脚印，来到真知的中心，认识到你就是神诞生的地方。

梦境、幻想和神是相通的。天堂之神和地狱之神都可以被称为梦境的宇宙面向，而梦是神话的个人面向。梦境和神话属于同一类。你和你的神是一体的。你的神不是我的神，所以不要试图把它强加于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和意识。



17世纪末，《林迪斯法恩福音书》（*The Book of*

Lindisfarne）。带有分散的镶嵌板的装饰毯页面

当冥想与你内心相和谐的曼荼罗时，宗教象征就是能够促进和谐的力量。它们很有帮助。那是神话的全部意义：帮助你实现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相和谐。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II：西方传统的形成》

这就是所谓的长青哲学。

神话和梦属于相同的区域，这个区域被我称为“智慧身体”（Wisdom Body）。当你睡觉时，在进行交谈的正是身体。驱动身体的是能量，但身体并不能控制它。这些是控制身体的能量，它们从伟大的生物基础，即原生质中产生。它们就在那里。它们是能量，是意识的原料。但是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头脑中也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头脑有它自己的思考系统。那就是源自头脑的意识，这种意识的知识不同于源自身体的意识知识。



不丹竹巴嘎举教派（Drukpa Kagyupa）的曼荼罗壁画，大西丘宗（Tashichho Dzong）是不丹人法定的会议大厅

胚胎刚一形成，他就知道应该拿妈妈的身体怎么办。他已经为将要进入的环境做好了准备，不需要别人指导。这些事情都是智慧身体的功劳。智慧身体还使小家伙在妈妈的身体里慢慢发育。我们身体中的能量塑造了他。我们是这种能量的肉体形式。

这样，梦的智慧、幻想的智慧都是长青哲学的智慧。

这就是我开始写作的过程。现在我依然在写作，令人难过的是我的阅读时间减少了，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布朗： 乔，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工作的哪个方面最令你感到满意？

坎贝尔： 对我来说，神话最令人激动、最动人的方面是它的某些共通性。在纯朴的民族中，比如从刚果俾格米人到雅甘人或火地岛人，你会发现相同的主题，这种情况特别令人吃惊。如果在高等文化系统中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会那么吃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地区之间会因为贸易和其他技术传播实现交流。

而原始时期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你会疑惑人类是否从更早的原始时期开始就产生了这类主题。

我发现最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男人的秘密社团、男人的秘密仪式，其中通常包括某种牛吼器，就是一种制造噪音的机器，或某种号角。它被隐藏在树林里，发出“呜……呼……呼”的声音。女人必须对此一无所知。然后男人把牛吼器从树林里拿出来，他们将举行仪式。女人需要跑开，躲起来，不看牛吼器。在有些情况下，男人对看到牛吼器的女人会变得非常残忍。我们在刚果俾格米人中发现了这种现象，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在火地岛也发现了这种现象。

我最近听在巴西热带雨林中工作的人提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认为号角中蕴藏着魔法力量的想法最初和女性有关。我们看到在《奥德赛》中，女神喀耳刻拥有魔法力量，而男性只拥有身体力量。在三四个地方或所有地方的传说中，男人从女人那里偷走了获得魔法力量的知识，却不让女人接触它。现在我们不常听到来自女性一方的说法，因为男性人类学家不去探究女性的真正想法。不过有一对夫妇对巴西的巴拉萨那族（Barasana）进行了研究，其中妻子研究巴拉萨那族的女性。通过她的研究，我发现女性离开仪式，躲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保护她们的力量免受男性力量的污染。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中蕴藏着力量，拥有身体的魔力，而男性不得不获取力量。

如今女性力量的标志是月经。正是在月经周期中，女性被大自然的力量，也就是生物力量所占据。在成人仪式上男性之所以被残忍地对待，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也拥有力量。男性使用的器具等同于女性的月经。也就是说，某种超越个人意向的事物在进入。正是在神秘能量或生物能量占据个人的地方，仪式和神话产生了。

肯纳德： 你怎么解释在这么多文化中，象征和仪式的相似性？我们真的都是一种人类吗？

亥瓦特： 世界上充满了生物方面的不公平，但我确实认为有些事物导致了精神上的统一。不过我认为我们太相信这种理念，以至于混淆了相似与平等。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我当然同意坎贝尔的观点，认为我们身体中都有一点魔法力量

，都燃烧着相同的火焰。但是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火焰、这些不同的象征以怎样的方式显现出来。

吉耶曼： 据我们对大脑结构的认识，无论神经生理学家在什么地方解剖大脑，都没有证据显示大脑的基本结构存在差异，无论你是霍屯督人、美拉尼西亚人、高加索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大脑的基本结构完全相同。

亥瓦特： 我相信澳大利亚黄金时代的壁画和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肯定没有共同点。外表是浅表的，而非本质性的。在观看早期艺术时，我们看得很肤浅，没有看到根本。我认为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便出现了。坎贝尔：人们必然会有一些基本的生物体验，比如在大多数文化环境中，个体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客体和第一个主体就是妈妈的身体。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女性身体的参照系统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文化会存在一些变化，比如人类从狩猎采集到种植。与生产能力相关的女性地位会发生改变，神话和象征会发生改变，但始终存在着基本的事物。

尤其在小男孩的成人仪式中，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使男孩的力比多与母亲的身体分离。在各种文化中，男孩的成人仪式会以各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面临的问题都相同。在生命的最初12年里，人类处于依赖权威的状态。此时他们的心理体现为尊重权威，期望获得认可，担心被指责等类似的想法。成人仪式的功能之一就是杀死婴儿期的自我。然后你会面临死亡-重生的主题。个体落入自己生命的土壤中，经历某些改变，成长为一个负责人的成年人。

虽然在每种文化中，被切割的身体部分不尽相同，但这种方式在延续。接下来个体会与社会脱离，步入老年。这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常态。识别这些常态并不总是容易的，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会改变。我引用了巴斯蒂安的说法，把它称为基始观念——普遍的主题或形式，与当地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

当地表现形式会因地区不同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北极居民与丛林居民，非常淳朴的部落与波斯帝国。崇拜的偶像也会有很大改变。安第斯山脉中距离很近的两个部落之间的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引入了其他地方的经验。他们住得很近，一开始具有相同的文化形式，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听众： 我对《指引生命的神话》这本书的书名很好奇。今天我们依赖什么神话生活，神话可以被运用到什么生活领域？如何用神话操纵其他人的生活或自己的生活，使它变得更好或更糟？我想我遗漏了某处的要点。

坎贝尔： 学习通过神话来操纵别人不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情。

近年来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非希特勒莫属。他还知道如何利用仪式。我有几位在集中营里待过的德国朋友，当希特勒在他们所在集中营的附近做演讲时，他们会被带出来并要立正。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必须尽力控制自己不举起右手，不喊出："嗨！"。

精心设计的仪式具有使人失去有意识的控制能力，这种力量非常可怕。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这种力量的判断力，对它一无所知。这时出现了对这种事情很有天赋的人，他看到了运用这种力量会发生什么。

《指引生命的神话》的内容源自我多年来（1958—1971年）在纽约库伯联盟论坛（Cooper Union Forum）上发表的大约25篇系列演讲。这些演讲针对的是约翰逊·费尔切尔（Johnson Fairchil）提出的主题，他是系列演讲的负责人。演讲的主题都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有关联。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甚至不记得这本书的各章都是什么了。不过我还记得书中神话涉及了爱情、战争、青春期转变等这类主题。相关的神话资料非常丰富。

我把我们所生活的时期视为神话的终碛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周围好像有很多的神话垃圾。它创造了文明，但不再以原来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神话，像瓦砾一样存在在我们周围。

那些致力于让自己的想象生活变得活跃的人，能够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激励，所谓想象生活就是发自内在的生活，而非源自对外界信息和指令的反应。如今，世界上再一次充满了优秀的文学作品。

因此没有一定之规，一个人必须找到能唤醒他、令他激动、让他的心灵充满活力的东西。

听众： 那么你会追随内心涌起的充满诗意的或超越世俗的感受吗？

坎贝尔： 我认为文学和艺术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是能让我们找到所有这一切的地方。一个人必须追求类似的事情。

我对这本书的期望是……其中令我着迷的古代谢赫拉莎德艺术……能够扩大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以一种让一些人重新加入人类的视角来认识我们自己。阅读完整的《一千零一夜》将使我们走向死亡——暴君死去，人类重生。

约瑟夫·坎贝尔，为《便携版一千零一夜》写的序言

如今宗教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怎样的？人们每周去教堂，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将自己置身于被认为能再次唤醒灵性的环境中。然后你走出教堂，做日常的杂事，然后再回到教堂，或者你在早晨和晚上祷告，认为这些做法就意味着让自己与灵性中心保持联系。但是如果宗教没有使你接触到灵性中心，它就是别人的宗教，那么你与灵性中心是隔绝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之一。

布朗： 在宣传《动物力量之道》（*Way of Animal Powers* ）的脱口秀节目中，你似乎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坎贝尔： 你是指隐喻故事吗？

布朗： 是的，那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它好像有助于启发后续的作品。

坎贝尔： 当然，我很喜欢讲那个故事。去年关于神话对生活的作用和重要性这个问题，我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领悟。

《动物力量之道》出版时，出版社邀请我做过一次巡回宣传。这是最糟糕的那种旅行，因为你要和对你在书中探讨的主题一无所知的人交流。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是神话”。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我认为能够吸引他们的定义。我知道没人知道它是什么，但听起来很像是个定义。

在巡回宣传接近尾声时，我参加了电台的一档现场脱口秀节目，时长一个半小时。我不会说是哪个城市，也不会说和谁一起做节目。我走进播音室，红灯还没有亮，于是我和主持人稍微聊了聊。坐在桌子对面的年轻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不好对付，我会直截了当，绝不糊弄。我是学法律的。”

好吧，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然后红灯亮了，他一开始就提出了那个普遍的观点。他说：“神话是谎言，不是吗？”

我说：“不是，要探讨神话，必须探讨神话学，就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完整的神话体系。神话学是象征性叙述和偶像的系统，它用隐喻的方式描述了在某个时期，在某个社会中人类可能获得的体验与成就。”

当然，它已经不再受重视了。

“神话是谎言。”

“它是隐喻。”

“它是谎言。”

大约五分钟过去了，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隐喻。你知道，我觉得我也是不好对付的。你会说，就像摔跤中你反锁了他的手臂，他挣脱不出来了。

我说：“不是，我告诉你神话是隐喻，请举一个隐喻的例子。”

“你给我举一个隐喻的例子。”他说。

我在学校教了38年书，当然能应付得来，于是我说：“不，是我先提出这个问题的。请举一个隐喻的例子。”

这可怜的家伙失去了自信，我感到有点惭愧，不应该对人做这样的事。

我记得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或《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中谈到过软弱的罪犯，就是有勇气动刀子，没有勇气面对鲜血的罪犯。现在我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对这位年轻人所做的事，而且还是在现场直播中。这个节目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不知所措，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举例，等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离节目结束还有一分半钟或两分钟）说：“我会试一试。”

他说：“某人跑得非常快，人们说他跑起来像一头鹿。”

我说：“这不是隐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隐喻应该是，某人是一头鹿。”

“那是谎言。”他说。

“那是隐喻。”我说。

节目结束了。

我占了上风，这很简单。

人们说他们相信上帝。上帝就是一个隐喻，代表了超越所有人类思想范畴的奥秘，甚至超越了存在和不存在之物的范畴。那些是思想的范畴。它取决于你想对它进行多少思考。它是否使你触及了作为你自己存在的基础的奥秘。如果不是，它就是谎言。

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信仰宗教，他们认为他们的隐喻是事实。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神论者。另一半人认为隐喻不是事实，而是谎言。他们是无神论者。

坎贝尔：我曾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有过一次奇妙的接触。他在纽约有几场持续三周的系列演讲，举办时间是每周三晚上。听众规模和我们现在的规模差不多。他的口才很好。第一天晚上他演讲的主题是上帝，我逐渐意识到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星系和亚原子粒子背后的奥秘吗？或者他在讲《旧约全书》中耶和华发展的某个时期？或者他在谈论与他进行过私人对话的某个人？

他停顿了一下说："用第三人称来谈及上帝，令我感到痛苦。"（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时，他说："有时他就是会扯得很远。"）

我坐在那里，举起手，他非常有礼貌地说："怎么了？"我说："我不太理解你今晚使用的一个词。"

他问："哪个词？"我说："上帝。"

"你不明白上帝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们上帝隐藏了他的脸。我刚从印度回来，那里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感受上帝的脸。"

这就好像我拿一块砖头砸他。

他说："你是想进行比较吗？"那是一神论。我们有了神，其他人便没有神。

在接下来那周，这个不可思议的小个子男人把腓尼基人说得非常糟糕，因为他们把长子杀死，作为给摩洛神（Moloch）的祭品：多么可怕的事。15分钟后他谈到了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祭，并说现在这成为了无人能比的最虔敬的行为。这是显示亚伯拉罕多么伟大的关键之举。

于是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次举起手说："布伯博士，怎么区分神的邀请和恶魔的邀请？"

他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15分钟前你批判腓尼基人把长子献祭给神祇的行为。现在因为亚伯拉罕做了同样的事情，你赞扬他无人能比。"

以下是他的回答。

"我们相信上帝授意亚伯拉罕。"这就是他的回答。这就是在一神论社会中探讨神话时会面临的问题。神话不再是神话，而成了事实。这是象征的真实化，因此失去了象征中蕴含的启示。你所获得只是一种象征。

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与天父是一体的"，或者像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哈拉智那样说"我与我所爱是一体的"，那么他们便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记得哈拉智说过，在正统的社会中，象征物的作用是给予神秘主义者愿望，即与他的神合为一体。杀死他，他便加入了神。这就是爱之死。你与所爱合为一体。

这是一个可怕的主题，在若干个世纪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为了庆祝与神的同一性，一些人被烧死。

越过苏伊士运河，来到东方，在这里你发现宗教的目的是领悟到你与你探求的事物是一体的。你就是神。因此你可以看出两种宗教之间的差异，一种是同一宗教，另一种是关系宗教。在前一种宗教中，人与神是同一的；在后一种宗教中，人与神存在某种关系。

坎贝尔： 一天一个聪明人来找我，他是一位在文学世界中被认为非常可敬的人，也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问我，"你是否有可能是不可知论者？"

我说："我知道得太多，不会是不可知论者。"

我所知道的是所有象征都是隐喻。它们隐喻了什么？隐喻具有隐含的意义，神话隐喻暗指个体内在的灵性力量。当宣讲宗教时，如果你不是在宣讲隐喻的隐含意义，那就是在宣讲野史、伪社会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世界上真正的宗教非常少。

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再写一本书。于是我在写作大部头的《世界神话的历史地图集》（*Historical Atlas of World Mythology*）过程中，插入了另一本书，希望它能很快出版。

布朗： 这是否就是《外太空的内在纵深》（*The Inner Reaches of Outer Space*）的由来？

坎贝尔：　当写书时，如果写的是你心中所想，不知怎么的，你会忘记书里写了什么。所以我不确定我能确切地回答你的问题。我在书中所写涉及如何运用隐喻。我发现或我知道纳瓦霍沙画的象征手法几乎完全复制了印度昆达里尼瑜伽的象征手法。

它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不可能存在传播或任何形式的影响。它们表征了人类心理的象征系统。纳瓦霍人以象征的方式理解它，告诉你如何参与其中，这些象征符号如何对你产生作用。

> 最高的神是我们最高的障碍。它代表了你所能达到的思想与情感的最高点。超越那个点。埃克哈特大师说：“最终的告别是神告别上帝，也就是民间的神，即基本理念。”
>
>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Mythos*）

第一章探讨的是外太空的内在纵深。我以月球的照片等素材作为线索。现在我们知道宇宙中有成百上千的星系，每个星系就像银河系一样广大，彼此相距几百光年。你知道有耶稣升天的神话，也有圣母升天的神话。你要么摒弃这些神话，说它们是谎言，要么说它们是某些事物的象征。它们象征的是内在空间的飞行。虽然看起来是向外的，但你正前往生命缘起的地方，也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深层基础。我从这种意义上来解释神话象征。

我给这本书的序言起的标题是“神话与身体”。在这篇序言中，我阐述了我的基本观点——神话是生物学的因变量。它体现了推动意识的能量。这些能量取决于身体器官，它们的意图并不总是相同，因此会出现冲突和不协调。然而神话的作用就是使我们的意识存在于大自然中，存在于身体中的生命基础协调一致。这本身就是奥秘的表现形式。

这是一个重大的主题。当你转向它、触碰它的任何一个方面时，它就会展开，提供新的奥秘——如果你追随它的隐含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字面意义没有用，仅此而已。我想信奉宗教的人知道它们没有用，所以他们非常专横教条地、处心积虑地要求你必须信仰他们的信仰，因为如果你不信，那么他们或许犯了错误。他们不知道如何解读象征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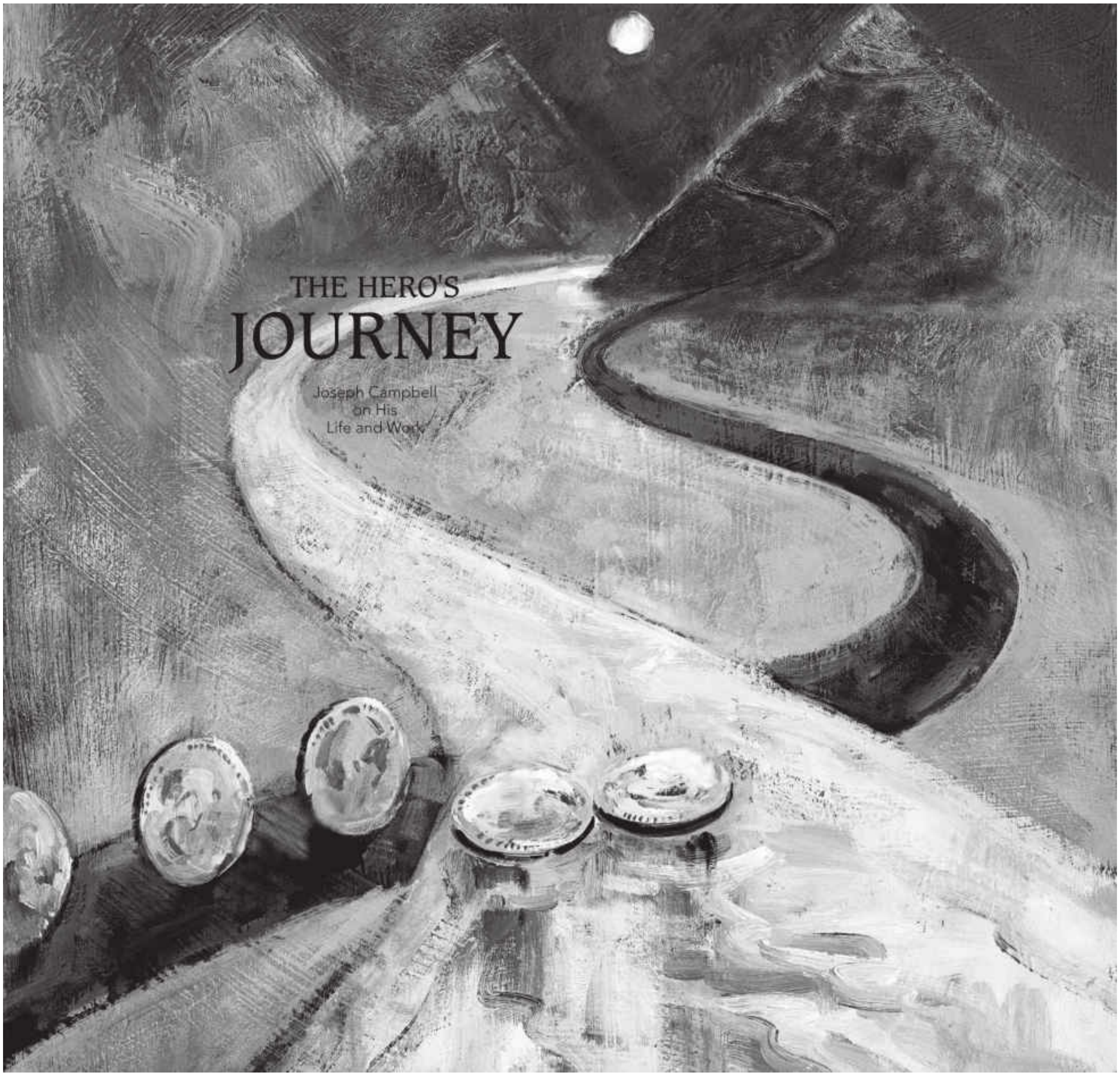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通过自己的生活对天主教形成的认识，我成长在天主教的环境中。所有的冥想都必须与2000多年前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人身上的事情有关。除非把它们解读为隐喻，应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的隐喻，我的死亡与重生的隐喻，我的自我死去，神性得到重生，否则它们毫无意义。

我认为最后一章是本书的高潮，它受到了我妻子珍的一番话的启发。一天，我们在谈论神话隐喻的话题，她说："神秘主义者的方式与艺术家的方式非常相似，只不过神秘主义者没有技艺。"我从这一点出发对神秘主义者的生活与艺术家的生活进行了对比。拥有技艺的艺术家依然与世事保持着联系，而神秘主义者经常会脱离世事。因此看起来艺术更高一筹。我认为珍的观点一针见血。

> 神话学是象征性叙述和偶像的系统，它用隐喻的方式描述了在某个时期，在某个社会中人类可能获得的体验与成就。神话是隐喻。上帝、天使、炼狱等都是隐喻。

约瑟夫·坎贝尔，1985年2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

第六章
借助魔法逃脱



如果凯旋的英雄赢得了女神或男神的祝福，并被明确地委派带着复兴社会的长生不老药返回尘世，那么英雄冒险的最后阶段便会得到超自然保护者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战利品是通过对抗守护者而获得的，或者如果众神或魔鬼不愿意让英雄回归尘世，那么神话的最后一个阶段就会是一场惊心动魄且常常滑稽可笑的追逐。用巫术制造的障碍和利用魔法实现的逃避使得这场追逐变得复杂。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1955年夏天，坎贝尔在日本天理教教会用餐

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瑟夫·坎贝尔在华盛顿国务院教授了两年东方哲学课程，帮助外交官为海外任务做准备。外交官们对课程的喜爱，加之在亚洲所做的研究，使坎贝尔清楚地认识到他可以教给学生和学者之外的人们一些重要的东西。

1968年迈克尔·墨菲邀请他到加州大苏尔的伊莎兰学院讲学。在接下来的19年里坎贝尔和作家山姆·基恩（Sam Keen）、太极大师黄忠良（Chungliang Al Huang）、心理学家约翰·佩里等许多人共同教授课程，不断拓展了传播神话学的范围。

1972年坎贝尔作为荣誉教授从莎拉·劳伦斯学院退休后，再次开始各处旅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去过冰岛、土耳其、埃及和希腊，并在东南亚旅行了很长时间。

1968年《神的面具》的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出版了，这本书的写作历经20年。书中包含

了对神话学历史发展和人类宗教差异的研究，目的是对《千面英雄》进行补充，进一步描写世界神话的相似性。四年后坎贝尔出版了《指引生命的神话》，这本书是他在纽约库伯联盟论坛上所做演讲的集合。同年他还出版了《简明版荣格读本》（*The Portable Jung* ）。1974年他出版了《神话意象》（*The Mythic Image* ），这是波林根系列图书的巅峰之作。

布朗：　你知道，乔，我曾和你一起开车沿着北加州的海岸漫游。当来到卡梅尔，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我们还去了你年轻时待过的鲜为人知的地方。不过我不知道最初你是怎么想到去伊莎兰的。

坎贝尔：我想那大概是十六七年前（1968年）。艾伦·沃茨建议迈克尔·墨菲请我去那里。我想大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伊莎兰讲学的。

我要飞到密尔沃基，中间在旧金山会休息一个小时。迈克尔和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来到那里，问我是否愿意来这里讲学。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人们显然喜欢我的讲学，所以我经常来这里。

20多年来，约瑟夫·坎贝尔为伊莎兰注入了新生命。参加研讨班的人、工作人员和学者就像参加了复兴布道会，得到了加勒哈德（Galahad）、卡莉（Kali）或赫耳墨斯（Hermes）的启示与激励，而不是被地狱之火的想象吓坏了。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能够让听众兴奋地站起来。在伊莎兰学院的历史上，没有人能将热情、学问和智慧如此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迈克尔·墨菲

一次当山姆·基恩来纽约拜访我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决定一起做点什么。我们有一套理论。山姆擅长发现人们容易在什么地方遇到麻烦，被困住。我不认为一定要通过深入的精神分析才能解决困惑。阻碍你的可能只是某种观念，消除这种观念，你就能得到解脱。

这是很好的神话学原则。在印度，魔鬼就是意识的障碍，阻碍意识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山姆可以通过与人们交谈发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可以找到与他们的问题对应的神话内容。

这是非常棒的想法，没有人会因此受到伤害，事实上它很管用。我们有三四次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那是我第一次理解了我的神话学学识与真实心理问题的关系。

从那之后一切进展顺利。

布朗：确实如此。

布朗：　作为精神病学家，我对你与约翰·佩里的合作特别好奇。你最初是怎么和他相识的？

坎贝尔：　那是一次不寻常的会面。有一次迈克尔写信给我说，他希望我出来和约翰·佩里聊聊，约翰·佩里是旧金山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学家。我说，我对精神分裂症一无所知。他说："总之，他想请你做场演讲。"我说："嗯，讲讲詹姆斯·乔伊斯怎么样？"他说："好啊。"

于是我答应和约翰·佩里聊一聊。佩里给我寄来他的一些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象征体系的专题论文和文章。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的各种幻象的顺序与《千面英雄》中介绍的象征物的顺序非常相似。

因此我再一次认识到，我感兴趣的神话学，不只是与学术有关，还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关。

这真令人兴奋。

布朗：　你我正是以这种方式变得熟识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到了你的一本书，《神的面具》之《原初神话》（*Primitive Mythology*）。那些神话就像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病人给我讲的故事。

坎贝尔：　是的，这很不可思议。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普及神话学的危机时期，当时不少人服用致幻剂，我的书《千面英雄》变成了指引嬉皮士们的神话学路线图。

肯纳德：　有没有人在听完你的演讲后问了你某些问题，让你不禁在想："哦，天哪，我要在30秒钟里给他们讲述生命的真正意义"？

坎贝尔：（大笑）没有过，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肯纳德：那你曾走向某些人，向他们提出问题吗？

坎贝尔：　不，我不会像那样提问题，通常是别人给我提问题。（笑声）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是做完演讲并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后，有人向你走过来，将他的全部灵魂寄托在其中。那是最难应对的。另一件棘手的事情是写博士论文，学生们想知道参考书目之类的东西。这些是我工作中仅有的令人烦恼的事情。

塔纳斯：　也就是博士生和灵魂探寻者！博士生的论文会写点什么？是严肃的或坦率的题材吗？

坎贝尔：　博士生论文的主题会让你感到吃惊。（笑声）我知道有一个家伙的论文主题是弥尔顿（Milton）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对分号的使用。

肯纳德：他征求了你的意见吗?

坎贝尔：不，他告知我他要写那个。这真好笑。

肯纳德：　乔，在演讲后，你还听到过什么更有趣的问题?有没有人提过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让你认识到一些新事物?

坎贝尔：　1967年我在伊莎兰学院马斯洛教室里做完演讲后，听到了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有人问："韦特塔罗牌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见过塔罗牌，记得海因里希·齐默尔做过有关塔罗牌的演讲，我还能想起来他说的一些话。于是我说："给我一副塔罗牌，让我拿回我的房间，早上我会告诉你我发现了什么。"

那真令人激动，我幸运地发现了几种序列。其中一种是人类的四个阶段：青年、成熟、晚年和但丁所说的老态龙钟。他也称之为老朽，在《飨宴》（*Convivio* ）中他对此有详尽的探讨。



马赛塔罗牌，在伊莎兰学院研究过韦特塔罗牌之后，坎贝尔被马赛塔罗牌所吸引，马赛塔罗牌包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另一个序列。在这个序列中，一个女人把蓝色器皿中的水或其他液体倒入红色器皿中，这个序列被称为“节制”。再一个序列是魔鬼、地狱。接下来是闪电击中一座塔，那是象征炼狱的毁灭之塔。你知道，邪恶之塔被上帝的毁灭雷电击得粉碎，上帝要毁灭的正是你棘手的自我系统关系。

第四个序列是生命之初、天堂、两个红色器皿中的东西被倒入下面的世界。在但丁的《新生》（*La vita nuova* ）中，新生命被从肉体器皿倒入灵性器皿。

把上述序列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系统，它不仅解释了人生四个阶段中心理关系的转变，也解释了从纯粹的世俗观点变为高尚的灵性观点过程中心理关系的转变。

这四套序列很有趣，因为这是中世纪的一副牌。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塔罗牌源自1392年，是为法国的查理一世制作的。它出现在但丁死后不久。四套牌的主题分别是：剑，代表贵族；圣杯，代表天主教牧师；钱币，代表有钱的庄园；棍棒，代表农民。这是中世纪的四个社会等级。

每个人都会经历两大人生阶段，一个阶段是进入人生，在35岁或40岁时达到巅峰；第二个阶段是离开人生。这四套序列必定与进入人生或选择职业有关，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最后一套牌，即大阿卡那牌一定涉及神秘的道路。它的象征意义就这样呈现出来，就在我面前。这是令人难忘的经历，是我遇到的最有趣的问题。

肯纳德：　让我感兴趣的是某人向你走过去，用一个问题把你的研究转向塔罗牌。你解释了牌的意义，认为它让你知道了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那又怎样？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问题引起了你的兴趣，让你看到了自己在人生的位置？现在它还能影响我们吗？为什么你突然灵光一闪，对自己说，哦，就是这样？

坎贝尔：　你知道，那是用来算命、测性格这类东西的牌。正如我所看到的，它代表了源自欧洲中世纪意识的人生安排。事实上它承载着但丁哲学中很多含义的象征形式。那才是真正触动我的东西。

但丁死于1321年，而这种纸牌存在的最早证据来自大约同时期的布道，布道的内容是反对这种纸牌。你也许奇怪，为什么要反对这种纸牌。当仔细查看过这件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它本质上是不可知论者的哲学。传统基督教有一个理念，那就是世界末日正在来临。世界末日是一个神话象征，它被解释成了历史事件。对传统的基督徒来说，世界末日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神话象征并不涉及历史事件，它们涉及的是精神事件。世界末日是精神事件

，不是历史事件。

人们发现了一个被称为“第五福音书”（Fifth Gospel）的福音书，即《多马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 ）。大约在1945年，它在埃及沙漠中被挖掘出来。在接近福音书结尾的地方，门徒问：“主啊，天国何时到来？”耶稣的回答与《马可福音》第13章中的内容形成了对比，在《马可福音》中耶稣驾云降临，带来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事情。在《多马福音》中，耶稣说：“天国不会如期望而至。人们不会说，看这里，看那里。天父之国遍布人间，人们看不见它。”

这些教义来自神秘的诺斯替教派，即梵语的“菩提”。改变你的视角，你会看到你面前的整个世界光芒四射。你看到了吗？

塔罗牌中显现的就是这个教义。最后一张牌被称为“尘世”，图案是一个在椭圆光轮中跳舞的女炼金术士。牌的四角是象征信徒的四个人——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换言之，要来到的就在这里，就在尘世中，根本不是需要等待的东西，不是历史事件。

这个发现触动了我。

阿里恩：　你相信塔罗牌吗？你会解读那些牌吗？在用这些牌算命或测性格时，你相信自己的解读吗？

坎贝尔：　不相信，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只是看看。我可以告诉你它的原理，它是多么美妙的东西。

阿里恩：但是你不相信它能告诉你些什么？

坎贝尔：　它为你提供一份人生时间表，涉及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从灵性角度看，对待人生经历的态度怎样是低俗的，怎样是高尚的。这是很美妙的事情。

阿里恩：你觉得你在这里能看到天国吗？

坎贝尔：　当然能。大萧条时期有一位年老的牧师，他的布道常常很精彩，他总会说这样一句话：“你们难道看不到奥秘的教理吗？你们难道不满心欢喜吗？”每个人都会说：“看到了，主啊！”

你看不到吗？

阿里恩：看到了，看到了！真是不可思议……

坎贝尔：　是的，只是没有人告诉你，这就是个大问题。我不认为这背后存在恶意，只是我们的文化历史中没有这个观念。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被屏蔽掉了，除非你自己领悟到。不过当有一点线索出现时，比如塔罗牌，这种领悟就会变得没什么困难。

阿里恩：你也说过塔罗牌很容易获得。这对教会是一种威胁吗？

坎贝尔：　这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据我所知，只有少数14世纪的线索显示某种新观念正在出现。另外很多人以为它来自埃及。这种观念完全是中世纪的，这种象征体系也是中世纪的，它是欧洲的观念。

布朗：不能在即刻看到天国是否与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极糟多少有些关系？

坎贝尔：　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宗教传统倾向于道德洞察，也就是善恶等这类东西，而不是超自然的洞察。在我们的传统中，人不相信自然，因为自然已经堕落了。世间既有创造之神，也有堕落之神，因此生命是善与恶的混合。你不能依靠自然，而是不断纠正它。你总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惩恶扬善。

道教却不同，它宣扬的是服从自然，让个体融入其中。同样在原始文化中，人们就是在大自然中休养生息的。

这促使了意识的彻底改变，认识到自然是善的。这就是我在日本获得的感受和认识。神道教有一句俗语："自然的过程不会是邪恶的。"

我们再来看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对神说："所有事物都是善的、正确的、公正的，但有些人把有些事物归为正确的，把有些事物归为不正确的。"这就是形而上学。

崇拜，崇拜，崇拜。人们从印度各地赶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朝圣之地。在这里朝圣的观念被转化为实际行动，是进入你心灵中心的朝圣。如果朝圣时你思考自己的行为，知道这是在进入自己想要改变的内在生活，那么朝圣是有益的。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II：东方传统的形成》

阿里恩：你是怎么领悟到的？是什么使你获得了这些启示？

坎贝尔：　我曾在日本研究佛教和神道教（1955年），通过研究典籍获得了这些领悟。

我还记得当时的感受：身处于一个从未听说过堕落的地方真是一件乐事。我常常对我的朋友说，如果你考虑接受精神分析，把那钱省下来，留着去日本吧。这会帮你清理掉内心的大量垃圾。我完全爱上日本了，当你像这样陷入爱中时，你不会有痛苦。

法夫罗： 他们的社会不是很结构化吗？个人应该很难脱离出来，享有独立。

坎贝尔：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在那里只待了7个月。我认为结构化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会把痛苦传播给别人。无论快乐不快乐，人们都会微笑，这不是很好吗？或许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并不是那么值得拥有。

另一个有趣的东西是火车。如果火车晚点了两分钟，火车站就会在广播里向乘客们道歉。另外，在时速高达150或200英里的动车上，乘客仍会感觉非常平稳。

再看看我们的火车，天哪！一次我搭火车从纽约北部赶到斯坦福德，一路上火车咣当咣当地响。当到达斯坦福德时，车厢倾斜了，车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掉到了地上。一位年老的行李搬运工走进来说："每次我们到斯坦福德都会这样。"

法夫罗： 你是否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由太多了？

坎贝尔：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在日本有多么好。在那里我学会了信任大自然。你分不清艺术与自然的衔接处，它们融为了一体。

在日本，事物互相有重叠，寺庙、神龛与当地自然总是和谐一致的。走进日本的园林，你顺着地势向上爬，突然新的景致展现在你眼前，东京的三千院、相国寺、龙安寺都是如此。园林的设计使你在游览过程中意识得到扩展。

这种灵性活动与身体活动的结合非常棒。在上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我曾参加田径比赛，但那只是田径运动。而当你练空手道或进行类似的活动时，你会意识到心理态度、精神定位的重要性。在日本，每件事物都是这样运转的。他们意识到宗教是心理性的，关系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1958年，约瑟夫·坎贝尔与日本朋友在福冈的城堡庭院里。走在前面的是宗教史学家兼神话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

正如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博士曾说过的："这个包含着所有错误、所有罪行、所有恐惧、所有平庸、所有愚蠢的世界就是金莲花世界。"但是你必须学会从那个维度来看它。

约瑟夫·坎贝尔，《光之神话》

我们对公元30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存在疑问。它真的发生了吗？它和其他事情有什么联系？

在一次有关禅宗的演讲中，铃木大拙博士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年轻人问大师："我有佛性吗？"大师说："没有。"年轻人又说："我听说万物皆有佛性。石头、树木、花草、飞鸟、走兽……众生都有佛性。"

大师说："是的，你说得对。万物皆有佛性。石头、花朵、蜜蜂、小鸟都有，但你没有。"

"为什么我没有？"

“因为你提出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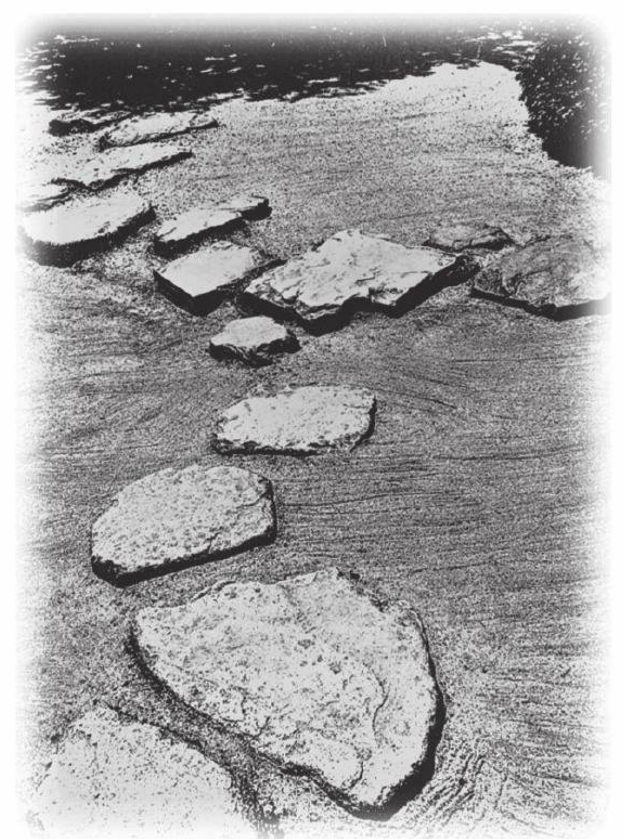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那位年轻人对自己的认识不是来自超越性的本源，而是把自己作为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这使他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因此他的生活不是出于佛性的生活。

艺术家的诀窍也在于此：呈现作品时不能在它周围画个圈，使它与你、与观察者隔离开。当你看到真正触动你的艺术作品时，你会想：“啊哈，我就是它。我就是它向我发出的光芒和能量！”用纯粹经验主义的术语说就是参与其中，但是不止如此：它是认同。



1959年，铃木大拙（Daisetz Suzuki）在镰仓市松丘图书馆（Matsugaoka Library）

印度教徒常常会问“我是谁”，这是一项重要的修炼。我是这个身体吗？我曾给一群在预科学校学习佛教的男孩上过一次课，我为如何向他们表达这个观点犯难。因为万物都是佛性的表现形式，我们都是与佛陀有关的事物。我们都是伟大佛性的独立显示，它充满了整个宇宙。植物有佛性，石头有佛性，万物皆有佛性。



石板路，日本京都桂离宫的地面，“在日本，艺术与自然融为了一体。”

于是我对男孩们说：“看着天花板，你既可以说灯（lights，复数形式）亮着，也可以说灯（light，单数形式）亮着。这两种说法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单数形式强调的是个体的灯，复数形式强调的是整体的灯。但是它们说的都是相同的事情。”

在日本，对个体的强调被称为“事法界”，对整体的强调被称为“理法界”。佛教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个体与整体没有妨碍，没有差别）。

当有一盏灯坏了时，大厦的管理员不会走进来说：“哦，我特别喜欢这个灯泡。它非常

重要，真是太不幸了。”他只是把坏灯泡拿走，换上一个新的。

什么是重要的？是那个灯泡还是灯这种载体？它们是佛性的载体。那么哪个是你？你是头脑还是佛性？你把自己看成和什么是等同的？是等同于载体，还是等同于被承载的东西？如果你把自己等同于被承载的事物，也就是佛性，所有灯泡中都包含着的佛性。这样你在遵循将自己等同于人我合一的原理。正是因为这个原理，人们会将自己等同于他人，自发地救助他人。获得这种领悟需要两步：认识到“人我之分”是次要的，以及认识到这种分离是时空体验的因变量。

小时候我在树林里漫步，时不时会看到铁丝网做的篱笆，铁丝网紧包着树，树紧挨着铁丝网，树把铁丝网作为了它自己的一部分。

再比如当你割伤了自己，白血球会自然增加。你可以机械地解释这件事，也可以从实际意愿的角度去解释。

塔纳斯：　与佛教传统相比，基督教传统似乎对神话象征缺乏确定的理解。现在我好奇的是，这是否仅适用于传统的基督教；基督教自身是否存在某种核心的神话理解，就像印度教或佛教中的核心理解一样恰当有效。



《打开的童贞女》，法国，15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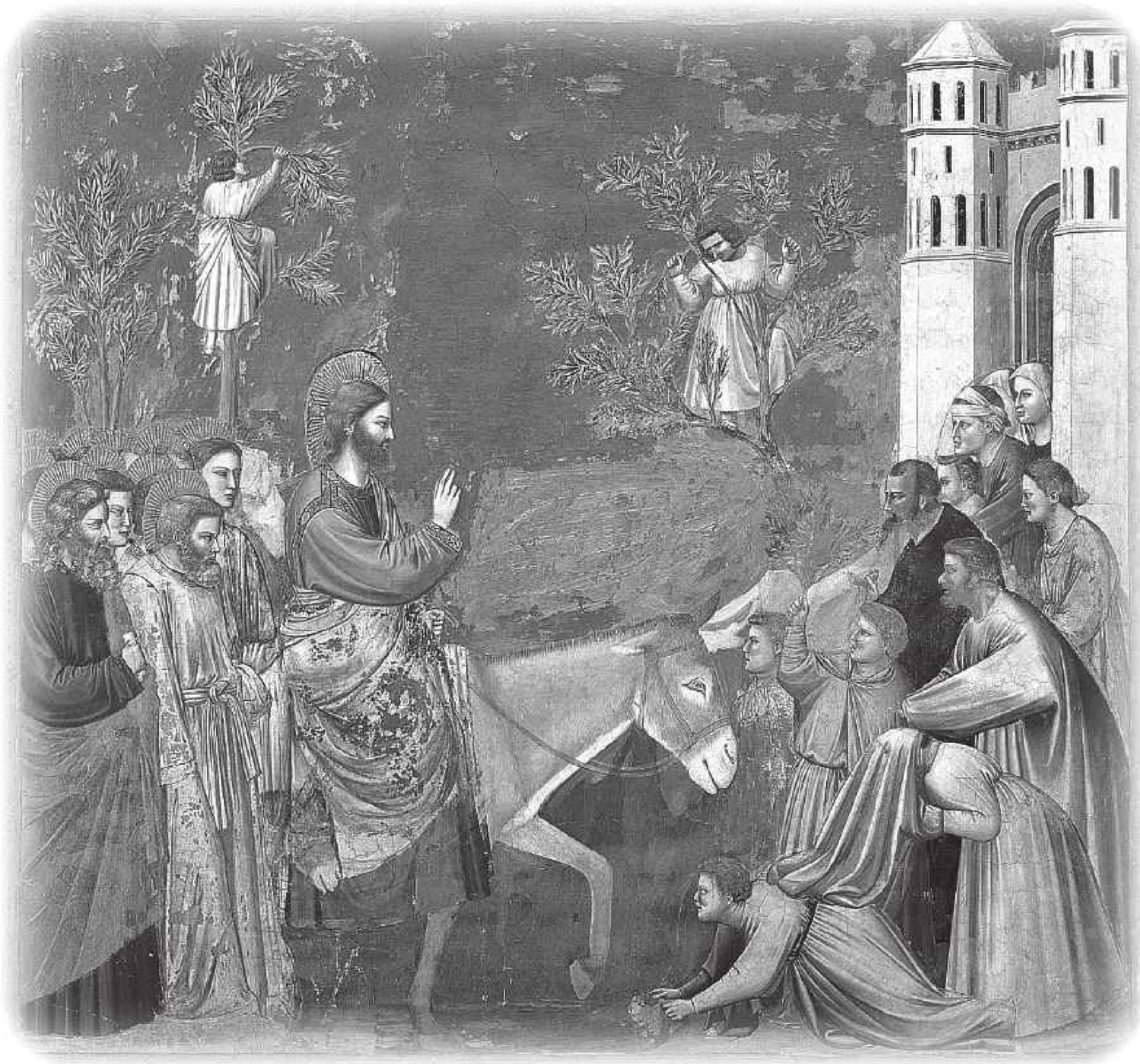
坎贝尔：　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佛教或印度教中，象征物的历史解释相当不重要（参照佛陀的一生）。佛教和印度教强调的是象征形式与你自己生活的相关性。你根据自己的内心来理解这些历史解释。例如大多数佛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没有人认为他们曾经存在过。再例如中国的观音菩萨纯粹是神话人物，但她代表着某些事物。

然而传统基督教强调的是象征的历史性理解。如果你对基督徒说，耶稣没有死而复生，没有升入天国，那是在挑战被他认为很重要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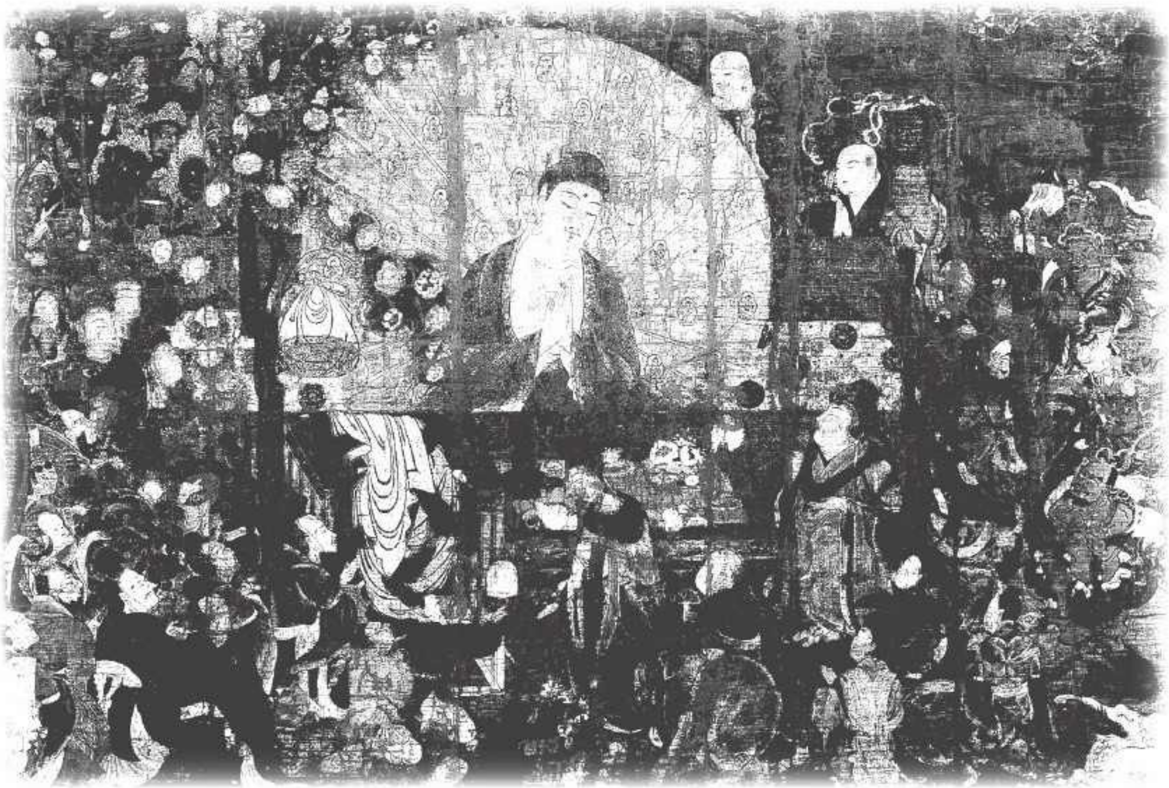
如果你对犹太教信徒说，你怀疑《出埃及记》，质疑摩西来到西奈山上，得到刻着十诫的石碑，以及后来摩西看到族人根本不听从这些戒条，一怒之下就将石碑毁掉，神又命令摩西再制作新的石碑，那么你所说的这一系列事情就相当于直接的攻击。

印度教认为两三千年前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象征对现在的你有什么作用？

从神话角度看，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结构化的象征物系统，它们对其他种类的解读很敏感。有时预言家或神秘主义者会突然看出象征物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与你对生命的直接态度有关。



《进入耶路撒冷》（*Entrance to Jerusalem*），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大约1305年



《帝释天从金棺中重生》（*Shakra Reappearing from the Golden Coffin* ），“耶稣与佛陀是完全相同的神话象征，它们以两种方式表达这样相同的事物：超越性的能量意识，它充满整个世界、充满了你。”

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象征意义为例，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是你的罪行、亚当的罪行以及所有罪行的结果，天父之子耶稣不得不降临人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那么这种解释就很悲惨。

但是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耶稣基督在时间中寻求永恒的热情，这种热情包括化一为众，愿意接受痛苦，以此作为狂喜、天赐之福的一部分——他处于极乐之中。奥古斯丁（St.Augustine）曾说：“耶稣走向十字架，就像新郎走向新娘。”这样解读完全是另一番意味。

还有一种解读是：时间的终结。时间的终结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完全是胡说。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呢？时间终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心理事件。你不得不以那种方式来表达和感受它。

当透过所有的时间形式，你看到了永恒的光芒，是艺术让你看到了它，你便会真正结束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属于那些只从历史角度思考的人。这就是神话的功能，这就是从神话角度来解读宗教，否则它们便只是神学上的说法。

塔纳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化的基督教犯了历史具体主义的错误吗？

坎贝尔： 绝对如此。

塔纳斯： 这种错误已经成为了宗教的一部分。

坎贝尔： 如今各种古鲁、仁波切和禅师来到西方，与基督徒发生了竞争，基督徒开始想，也许基督教不属于社会学，它的目的不应该只是帮助穷人，而应该是发现我们自己内在的神圣性，心里住着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东方人教我们领悟到宗教中个人体验的方面。

耶稣与佛陀是完全相同的神话象征，它们以两种方式表达着相同的事物：超越性的能量意识，它充满整个世界、充满了你。

意识到这一点，并依靠那个中心为生，便是你生命的救赎。那意味着让自己与自然一致，还意味着你必须认识到自然是和谐的。但是我们的《圣经》中有堕落的概念，善的上帝创造了善的世界，后来恶魔入侵者破坏了这个世界，自然变得堕落了。你不得不区分善与恶，你不能顺从自然。对与错、罪与赎罪等就是他们的准则。

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对此非常执着。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记得李施德林漱口水过去的广告是这样的："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告诉你，你有口臭。"拯救自己的方式就是购买李施德林漱口水。

但是教会会告诉你连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告诉你的事情，那就是你有罪。而且他们有补救的良方。

当你治愈了看不见的疾病时，你就有兜售的资本了。

布朗： 为什么西方人认识不到你所说的"与自然协调一致"呢？

坎贝尔： 我们倒退回了比达尔文还早的拉马克（Lamarck）和歌德的观点。歌德提出过一种进化理论。叔本华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题为"自然界中的意志"（The Will in Nature）。他在文章中谈到了这些观点。

法夫罗： 所以你认为在原生质水平上也存在着某种意图。

坎贝尔： 一定存在！我看过我的朋友斯坦利·凯莱曼（Stanley Kelema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制作的影片，拍摄的是显微镜下的原始原生质体。我看到像水流一样的画面，很快原生质流为自己建造了一条小通道，它们在为自己建造房子。

看完那部影片后，我从旧金山开车来到伊莎兰，一路过来我看到的都是原生质。奶牛形式的原生质在吃草，头顶上的天空也是原生质。这是一种顿悟，即整个世界是有意识、有能量、有意图的原生质。

从那时起我逐渐感觉到能量和意识是相同事物的两个方面。

法夫罗： 这是如今物理学家的说法。

坎贝尔： 我知道。我收到一封来自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的来信。他寄给我一篇文章，那是他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读到的。他写道："它颠覆了我的科学认知，但我不得不承认自然中存在着意图。"

> 神话其实是公众的梦，它推动并塑造了社会。与之相反，个人自己的梦是小规模的神话，它涉及个人的神、对抗的神以及守护力量，它们推动并塑造着个人自己：它们透露出个人的恐惧、欲望、目的和价值观，这些恐惧、欲望、目的和价值观无意中支配着个人的生活。
>
>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象征》

布朗： 难道这不违背他的基本信念吗？他只是在精神上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因为物理学理论不支持这种想法。

坎贝尔： 优秀科学家的优点之一是，无论是否违背他们的基本信念，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发现作为证据表达出来。大多数宗教人士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固守着自己的宗教理念，多少证据都动摇不了他们。

科学的态度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真理，但我们找到了解释新事实的运作假设，未来我们也许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一般人不了解科学的这个特点。

我对生物学充满兴趣，因为我认为神话学是生物学的因变量。我们可以说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能量推动力，也就是行为的推动力，每个器官内在的不同能量相互冲突，这就构成了心灵。

这是自然在说话。神话就是把这些能量以人格化的象征表示出来。

布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能引导这些能量？

坎贝尔： 那正是我们在说的，即神话、神话学研究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我看到神话在给予艺术家灵感方面已经发挥了作用。神话使你进入想象力运作的层面，而神话源自想象。必须经过解释才能被理解的神话象征是无用的。当你接触到与你自身的文化差异很大的文化时，你会认不出它的神话象征，对它们没有反应时，你就出现了不同步的状态。

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所继承的神话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所继承的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近东地区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它与如今的生活毫无关系。因此它的一切都需要进行解释。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羔羊，“用羔羊的血来洗净”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吉耶曼： 对于文化差异，我想到了美狄亚和伊阿宋的神话，故事里美狄亚煮的汤让那位老人恢复了青春，以及她在巫婆的汤里寻找忘忧药的情景。当我第一次分离出内啡肽时，你会说这正是这类想法的具体化。

坎贝尔： 巫婆的汤！

吉耶曼： 是的。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说是美狄亚和伊阿宋的神话指引我寻找大脑中的内啡肽。

肯纳德： 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你是否想过这些神话？

吉耶曼： 在分离大脑中的这些分子并描绘其特征时，你没有什么时间想美狄亚和伊阿宋。

坎贝尔： 我想也不会。

肯纳德： 我信仰的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但我离近东地区非常远。贾玛克，你和你的传统很贴近。这有什么差别吗？

亥瓦特： 差别很大。当约瑟夫·坎贝尔说到“用羔羊的血来洗净”时，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爱斯基摩人认为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坏人死后去的可怕的地狱竟然是炎热的。

他们文化中的阴间通常非常寒冷凄凉。这只是环境温度差异的问题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包含一种基本的人类诗歌。我不认为诗歌只是艺术家的事。在我看来，爱因斯坦不

是伟大的科学家，而是伟大的诗人。他能力超群。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后来证实了他的很多直觉。他的大部分成就并不像是19世纪的科学那么遥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是20世纪科学领域中的一位大师。

肯纳德： 难道不总是科学家在引导艺术吗？难道不总是科学家被指责不相信神话吗？

坎贝尔： 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科学的目的是描绘宇宙，它是怎样的，它实际上是怎样的。宇宙的描绘随着时间在发生改变。没有科学家会说："我发现了真理。"他们有的只是假设，一段时间过后又会出现另一种假设。

吉耶曼： 嗯，对你这话，我要有所保留，大大的保留。（笑声）

坎贝尔： 好吧，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真理。神话的问题是将已找到的真理与真实生活联系起来。神话必须与你如何生活有关。

坎贝尔： 在歌德所写的《浮士德》的结尾处有一句名言："一切无常事物，无非参照，无非譬喻一场。"几年后尼采在此基础上说道："一切永恒事物，无非参照，无非譬喻一场。"

神话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将一切无常事物看作参照，同时也把所谓的永恒真理看做参照。神话开启了世界，对于一些超越语言和文字的事物，即我们所说的超越性来说，世界变得透明了。没有超越性便没有神话。任何思想体系、任何种类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对超越性敞开，便不能被归为或被理解为神话。

通过显示一切事物都是超越性的隐喻，神话发挥了它的首要作用。第一个需要以这种方式被超然化的领域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领域，也就是我们生活在里面的世界。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看成是朝向奇迹和奥秘的开口。世界中的每个事物都在述说着这个奥秘，生活的奥秘。通过各种各样的身体和周围的存在物，意识灌注进来。然后你要向自己证明，你同样对超越性是透明的。

最后，在围绕神话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所有仪式的目的都是帮助你以这种神秘的方式体验你自己，体验世界，体验你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秩序。

我认为神话具有四个主要功能，第一个是神秘主义功能，第二个是宇宙学功能，第三个是社会学功能，第四个是引导个体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的教育学功能。

在各种仪式中，比如在成人礼、丰收仪式、葬礼等仪式中，神话起着引导作用，引导个体度过不可避免的人生阶段。自奥瑞纳文化时期以

来，这方面的人类生命历程就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1982年，罗伯特·布莱、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和罗歇·吉耶曼在伊莎兰研究所的花园里讨论约瑟夫·坎贝尔的作品的意义



1982年，和约瑟夫·坎贝尔拍摄了一天影片后，安杰利斯·阿里恩、贾玛克·亥瓦特和贝特·安德烈森在伊莎兰学院的峭壁上休息

神秘主义的功能是开启超越，开启心灵与思想，指出我们设法找到的终极秘密，它超越

了人类思维和命名的范畴。当你给它取了名字或对它付诸思考时，你便脱离了神秘主义的传统。例如在犹太教中，上帝被起了名字，他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对的，这样神话学就降低成为了伦理学。在心怀崇敬，也就是我所说的崇拜的时刻，人们会获得与神话经典中相同的感受，但那不是神秘主义。事实上神秘主义超越了“我与你”的区分，当神说“我是它”时，他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正如二世纪和三世纪常见的说法，耶和华的问题在于他认为他是上帝。最终的参照必须超越神。神必须是透明的、超然的。“超越”这个词对神话来说很关键。所有的这些外形都是忽隐忽现的，就像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是我们自己。在美洲印第安部落的神话中，这就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动物自愿把自己献出来给人吃。

生命能量不会在死亡中消失的观念是对时间体验的超越，人们相信动物会回来，第二年你可以以适当的方式与它发生联系。

我说的不对吗？

亥瓦特： 更进一步的是，在大多数部落中没有个体化的目标，我认为这是西方人最难理解的事情。易洛魁人（Iroquois）用“orenda”这个词来表示目标，意思是部落灵魂。美洲土著认为这是能量和力量，存在于岩石、猫、狗、你和我之中。它会暂时地在我们身体中闪烁，但我们确实有办法让它烧得更旺或者根本不燃烧。

坎贝尔： 是的，是的。这就是四种功能中的第一种。我把第二种称为宇宙学功能。神话将科学或知识所呈现的整个世界变成了圣像，它闪闪发光。而这也是艺术的功能：把世界以闪闪发光的形式展现出来。那就是艺术中的“啊哈”体验。当事物被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时，那就是审美吸引（aesthetic arrest）。你不会问艺术家，他的作品是什么意思。他告诉你作品的含义，就相当于侮辱你。作品的含义一定会显现出来，令你不禁发出“啊哈”的惊叹。

亥瓦特： 或许绘画作品会问你：“你是什么意思？”

吉耶曼： 刚才你对不存在个体性的社群灵魂的描述完全适用于现代科学。科学属于每一个人。任何主题、任何发现都不是单一个体的工作。那是换种说法说你所谈论的灵魂的个体性：科学所表达的是更多的部落灵魂、社群灵魂或民族灵魂。以个人的名义做出的贡献非常小，推动现代科学的是很多人的贡献的汇总。

亥瓦特： 看起来短暂无常、很不重要的艺术似乎是最具超越意味的人类创造性活动。而科学似乎是最具修正性的创造性活动，为了向前发展，需要自我批评，事实上需要把自己翻转过来。我认为在过去10到20年里，没有科学家说过这样的话。

吉耶曼： 与哲学比较起来，这才是科学进步的方式，哲学似乎想保留原有的东西。科

学把世界的图景呈现给我们，但那是第二步。相信并看见一个图景与知道2000年后的分子结构依然不会变是两码事。真理就是真理，很多年前它就这样存在着，但我们没有发现它。在观察者出生前很久便出现了分子。在科学中，这是揭示，而不是发现。

听众：　你不能将观察者与被观察物分开。那似乎是现代科学陷入的状况。那也是你理解神话学和科学的方式，你说过程最终都是一样的。

亥瓦特：　我听到你使用了“神话学”这个词，这听起来有点像某些人在看到大自然时使用“荒凉”这个词。我想说大自然根本不是“荒凉的”。我认为你把神话看成了一种“纪实文学”，而把科学看成了一种事实。

坎贝尔：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在那时神话的创作受到了科学的限制。根据古老的科学来编造神话是没有意义的。我不知道可以对原子做什么，但我确实承认当出现了地心说，被神话化的地球与其他行星的关系便得到了解释。神话给予我们伦理道德价值，登上天国的阶梯象征着心灵的各个阶段。

无论怎样，如今神话不得不涉及宇宙学，如果神话基于过时的神话学或宇宙学，那会毫无益处。这是神话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不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冲突。宗教必须接受当代的科学，把它渗透到教义中。存在冲突的只是公元前2 000年的科学和公元2 000年的科学。

亥瓦特：科学家的每次科学探求本身有没有可能都是一种神话的形式？

坎贝尔：　他们的探求是对幻想的探求。科学家实施这种探索，然后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你如何找到关于自己生命的真理并与之建立联系？那真理是正确的吗？

亥瓦特：那是所有多样的表象背后的基本原则。

坎贝尔：正是如此。

亥瓦特：　那是神话过程，是吗？我认为“神话”这个词与“谎言”这个词被彻底混淆了，因此我们会对它产生非常不恰当的情绪反应。

坎贝尔：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神话的社会学功能。除了其他功能，所有神话都具有证实和保持某种社会系统的功能。道德系统是根据文化建立起来的，不同地区的道德系统迥然不同。在所有基本神话中，我们发现整个世界都是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流出。神本身作为能量的化身而产生，他根本不是外界的事物。

神话的第四种功能是教育学功能，这会突然让你觉得我们如今是缺少神话的。这个功能

就是引导个体以和谐的方式应对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危机。这是主要功能。另外，神话将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让他感觉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神话以深度参与的方式将个体带入社会，然后社会使他解脱。

个体的能量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深深地进入个体内部，这是神秘主义的部分，是与人生目标的相互关系。首先神话引导个体进入社会，然后使他脱离社会，经过神秘主义的冥想，理解自己内在的生命所在地的象征。

什么是生命的所在地？我记得薛定谔（Schroedinger）写过一本很棒的小书，他在书中使用了自我（Atman）或梵天（Brahman）这种根本性的词语。这位现代科学家在谈到个体与所有的关系时，不得不使用这些不属于我们文化传统的词语。在我们被固化的传统中，上帝在那里，人在这里；这就是好的社会，而其他都是垃圾。当观察宇宙时，难道只有某个地方的人们或来到那里的人们对宇宙背后的秘密感兴趣吗？

我们的传统讲述的是一个想入非非的故事。

布朗： 你如何解释如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

坎贝尔： 这是象征符号被具体化的结果。他们把象征性陈述当成了历史事实。给世界造成麻烦的两个主要象征是童贞女得子和应许之地。童贞女得子与生物学毫无关系，而应许之地与真正的土地也毫无关系。

童贞女得子象征着灵性生命的诞生，与生物学的诞生相比，生物学的生命突然降低到了从属地位，它沿着灵性轨迹移动。灵性轨迹的目标是个体与那块土地、与世界实现和谐的关系，那就是应许之地。它与你自己内在的行为有关，与你拿武器指着并准备杀死的人无关。

所以你可以说，历史只是被误解的神话的因变量。

科克雷尔： 哪种象征系统可以最好地展示超越者体验？

坎贝尔： 我发现在阅读《奥义书》或佛经时，它们展示了超越者体验。这些传统真正以超越为中心。它们认识到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力量的少量展示，都是不充分的。

我发现我的努力的主要结果是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秉持的一个信念：人类的统一。这不仅会在生物学上实现，而且会在精神史上实现。精神史以单一交响曲的形式在世界各地奏响，它的许多主题被发布、发展、放大、改变、扭曲、重申，如今所

有部分一起强烈地奏响，不可抗拒地发展为某种浩大的高潮，从中产生下一个伟大行动。任何人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相同主题不会在新的关系中呈现，但主题永远是相同的。

约瑟夫·坎贝尔，《神的面具》

我们的身体中有能量在运行。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它们来自超越我们意识的某物。我们甚至无法构想出它们。这些能量以亚原子粒子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来来去去。生命在产生这些形式，然后我们的意识开始对其他事情感兴趣，或者形成了与自然相反的道德观念。

神话象征对超越性是透明的。每个神话象征所指向的不只是它自己，每个神对奥秘都是敞开的。你知道，“天父的王国覆盖整个人间，只是人们视而不见”。

你必须开启那种看的能力。

科克雷尔： 那些传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继续保持半透明，而我们的传统已经变得不透明了。

坎贝尔： 我们的传统没有变得不透明，它一开始就是不透明的。它基于这样的事实，神话人物没有被认为像诗一样充满灵感，而是平凡乏味的。当你把神话当成散文来读，把它用于吹捧特定的团体或社会时，你就偏离了正轨。这就是我所说的病态神话。例如“上帝的选民”的观念就是病态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并没有使你区别于其他人，而是告诉你。其他人都像你一样令人惊叹，都来自神秘而超越的根基。

众生皆是佛的存在。我们所知的圣人不过那么几个，听到圣人教诲者写出了《奥义书》。《奥义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他们意识到整个世界的现象都是神秘根基的投射。神秘根基正是你自己的生命的基础。

你就是你努力寻求的秘密，但它不是你幻想出来的那个你，它也不是你的朋友们所喜欢的方面，不是在现象世界中到处移动的事物。它是存在的基础，它过去在那里，将来也还在那里，它是你指向的事物。

有人可能会说，仪式和神话的作用是让有意识的思维接触到这些现象的根基，尤其是你自己的行为的根基，否则有意识的思维只与这个世界的现象有接触。这样你不是作为自我来做出行为，而是作为超越过程的载体。例如当神话将你和你的社会联系起来时，它便将你和

比你更重大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它还不够重大。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本身与更重大的事物联系着，那就是整个世界。如果你固着在这种联系上，那么世界也是不够重大的。用卡尔弗立德·格拉夫·杜尔克海姆的话来说就是，全部的关键在于变得“对超越者透明化”，那是关键词。一旦神话被作为事实来解读，你就丢失了透明性，神话变成了对事实的背离，变成了具有迷惑性的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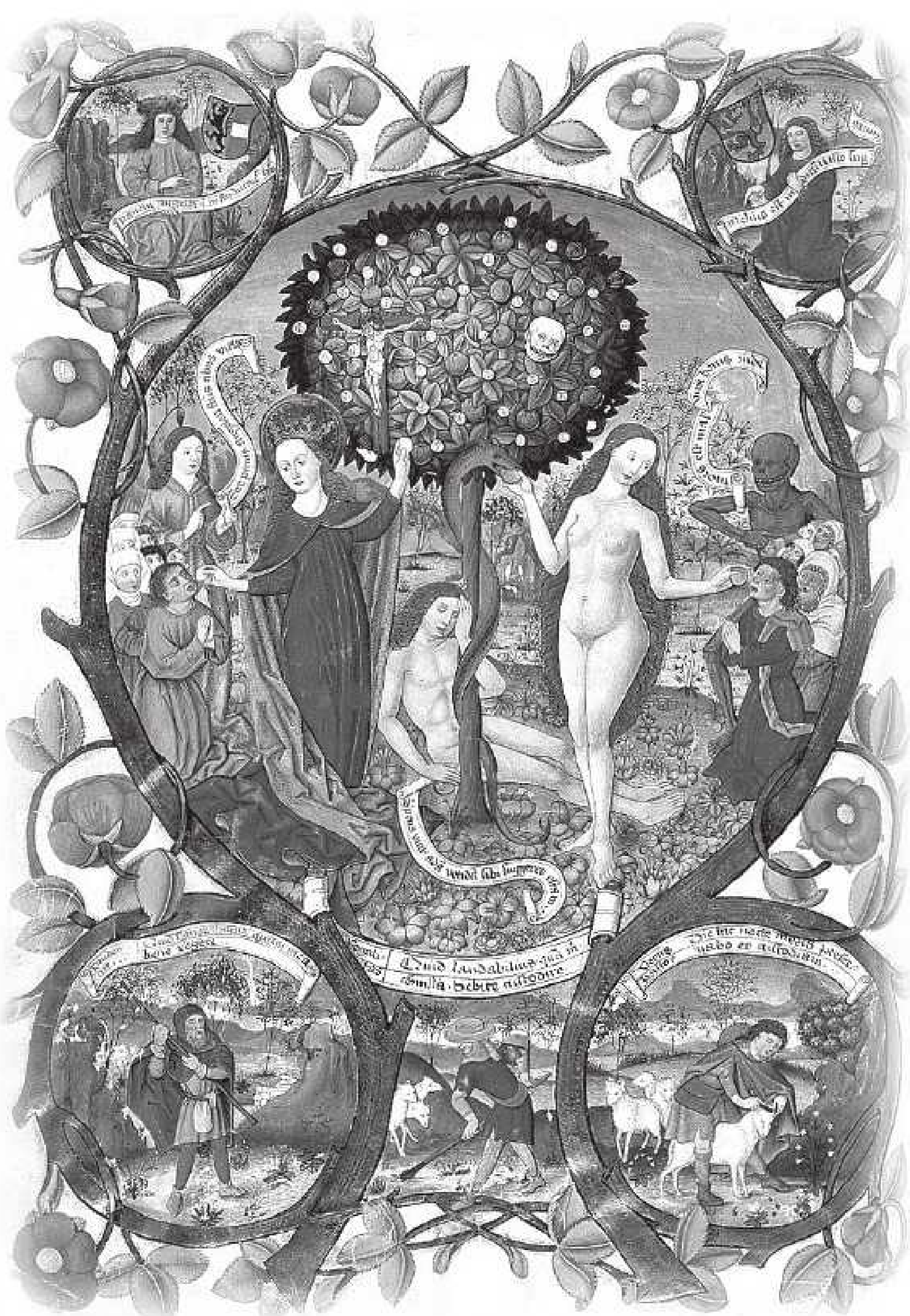
如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过于强调社会学，而不是强调生物学。当读到俄罗斯生物学家瓦维洛夫（Vavilov）的观点时，我感到很震惊。他的生物学观点不同于李森科（Lysenko）的观点，李森科认为社会能影响自然。

但是社会不能影响自然。瓦维洛夫被关进西伯利亚的监狱里，连什么时候死的都没有人知道。瓦维洛夫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但他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观点相左。

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我也发现，在解释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方面，我们过于强调社会学。这导致我们的社会学远离了生物学基础。经济控制着我们。经济和政治是当今生活中的支配力量，那就是为什么一切都是扭曲的。你必须重新与自然保持一致，这就是神话的意义。19世纪的社会人类学家持有一种观点，认为神话和仪式是在尝试控制自然。这完全是错误的。它们不想控制自然，而想控制社会，让它与自然协调一致。节日和仪式涉及季节性，涉及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涉及战争的准备和从战场上回来的各个阶段。节日和仪式通过这些活动与生物学的根基发生联系，因此人们总是与自然协调一致的。经济动机破坏了这一切。

科克雷尔： 你是否能谈一谈伊甸园里的树，被做成十字架的树，以及佛陀在它下面修成正果的树，如何解读它们可以实现对超越体验的开放？

坎贝尔： 几年前我看到一棵树长在峡谷里，它的根没有继续向外长，而是折返回去，向另一个方向生长，向内长进了峡谷的侧面。从纯机械学的角度你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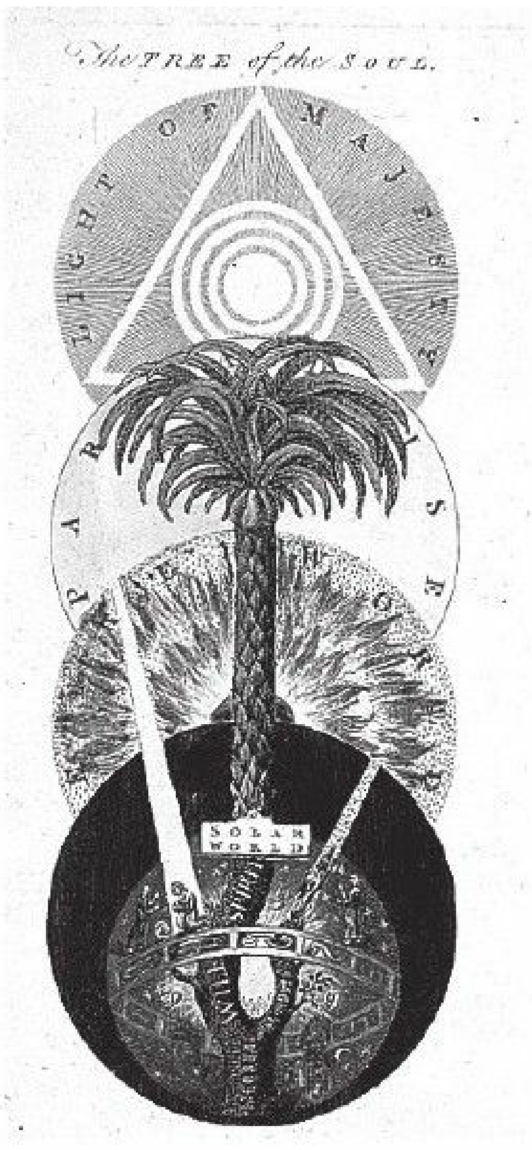


《生与死之树》（*Tree of Death and Life*），伯特霍尔德·福特梅尔（Berthold Furtmeyer）临摹，原图见于1481年萨尔斯堡大主教的弥撒书。“回到伊甸园里，你会意识到万物归一，明白吗？”

如今人类的进化发生了什么情况？人类的进化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能人、直立人、智

人和现代智人。每次进化都发生在大量的冰盖运动之后，此时出现了全新的环境，需要马上做出适应。这种适应发生得太快，因此早期的理论不能适用。要知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的进化是要经历数万年的。

在第三纪中新世快结束的时候，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撞，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出现了全新的环境。几百年之内就出现了能适应新环境的全新物种，也出现了捕食这种动物的其他生物。



“灵魂树”，威廉·劳（William Law）为《雅各·贝曼作品集》（*The Works of Jacob Behmen* ）绘制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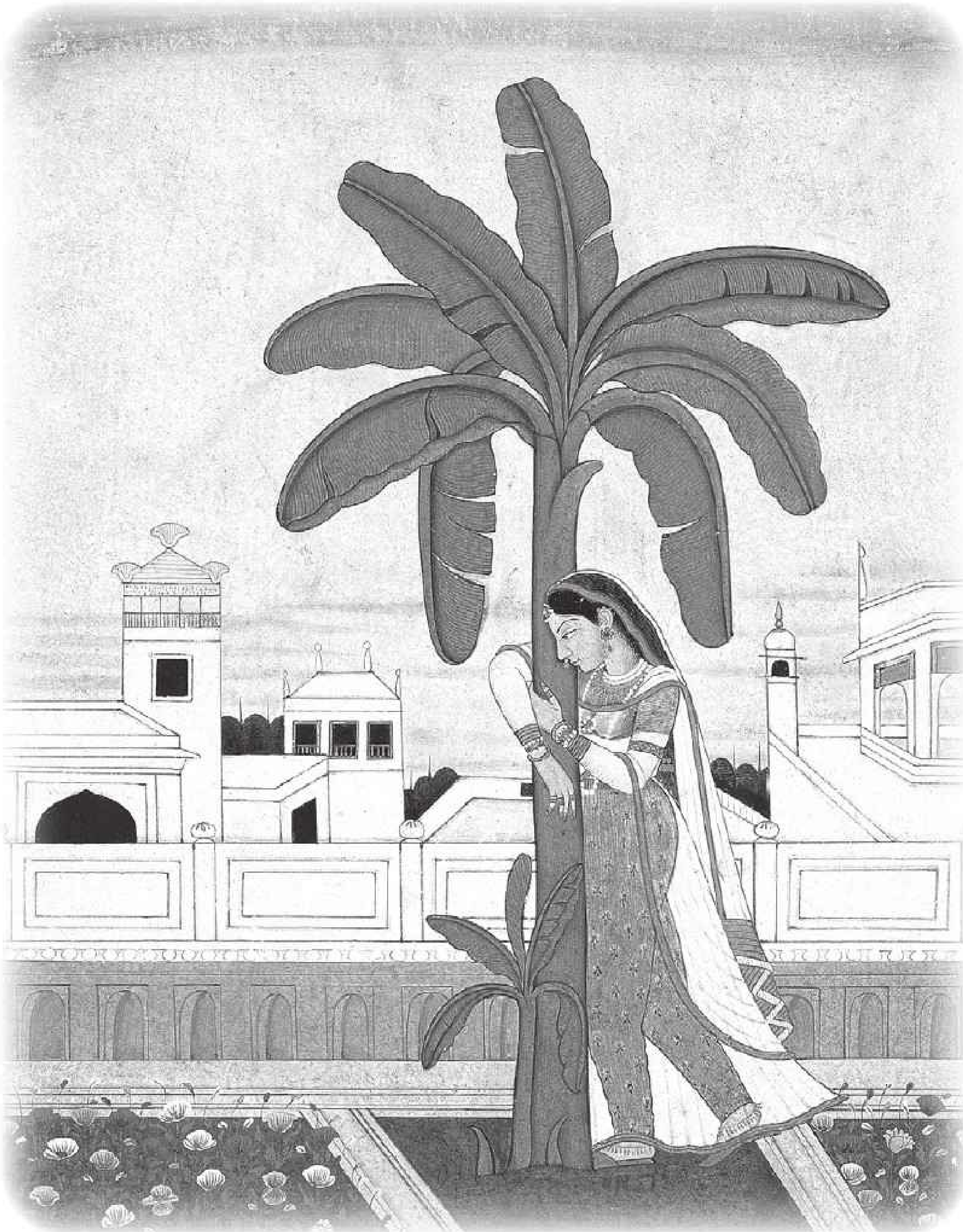
一切发生得太快，达尔文的理论根本不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化论被推翻了，而是意味着机械的解释方法被推翻了。我们要回归到拉马克的观点上。拉马克相当于早期的达尔文。

歌德在《植物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of Plants* ）中谈到了生命的进化。歌德比达尔文早出生半个世纪，他的解释不是达尔文式的机械互动解释，而认为有机体内在的动力带来了进化。这种动力是原生质所固有的，有机体会发生分化和进化。他谈到了两条重要的进化方式，动物的进化和植物的进化。动物进化的顶点是人类，植物进化的顶点是树。

因此树和植物世界代表未被破坏的自然产物的简单性和直接性。你会说树是家园的象征。人回归到自然世界中，树显然代表了自然世界。伊甸园是长满植物的自然世界，人作为自然的存在体被放置在伊甸园中。人的问题在于保持自然性的同时向着高层意识和差异化意识的阶段发展。他有可能在意识中迷失自己，但树会把他拉回来。

《圣经》中存在的两种树，对应着你的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在永恒生命的花园里，一种让你进入时间的领域。在时间领域中一切都是双重的，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那里有你，也有我。当你进入存在对立物的领域中，伊甸园中的树便有了善与恶之分，它就是离开伊甸园的大门。因此，还没等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人已经把自己赶了出去。意识到男性与女性的差别让他们感到羞耻，并穿上了衣服。为了重回伊甸

园，你必须意识到万物归一，明白吗？



19世纪早期，《拥抱树的女人》（*Woman Embracing a Tree*），微型画，居莱尔，旁遮普区

一个看守代表对死亡的恐惧，另一个看守代表对生命的渴望——这些诱惑并不能打动佛陀……佛陀说："不要害怕那些看守大门的人，进来，吃树上的果实。"

约瑟夫·坎贝尔，《坎贝尔生活美学》（*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第二种树，即永生之树，是回归之树。但是在《创世记》中，上帝不想让人类回到伊甸园。他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不想让你意识到你是不朽的。他说：“为了不让人类吃永生之树的果实，变得像我们一样，所以不许他进来。”

坎贝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和日本打仗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些道理，那很有趣。当时纽约的一份报纸登出了日本奈良一个门神的照片。

在我们这里，看守伊甸园的是小天使。在日本，佛陀坐在永生之树的树下，门神站在进入佛陀之地的大门口。照片下面的文字写着：“日本崇拜像这样的神！”

他们不崇拜这样的神。那是你自己的恐惧的象征，它紧抓住你的自我，不让你进入伊甸园，也就是佛陀在树下所坐的地方。佛陀右手表示的意思是：“不要害怕那个家伙，进来。”

我突然领悟到，我们的上帝就是日本的门神，他在伊甸园门口设置看守并告诉我们不许进来。我的整个观念都改变了。

我们的宗教本质上是放逐的宗教。

在基督教中，耶稣像以往一样，经过大门，吃树上的果实，变成那棵树，也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顺从，放下，让你的心灵进入神圣的不朽，神圣的不朽存在于你和所有事物中。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相当于佛陀坐在永生之树菩提树下，十字架是伊甸园中的第二种树。菩提的意思是“人醒悟到他就是他所寻求的真谛”，也就是永恒的存在。有趣的是，我们的宗教告诉我们，耶稣和我们不是一体的，他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应该追随他。但是在《多马福音》中，耶稣说：“凡从我嘴里得饮的人会变成我，而我会变成他。”

这就是佛教教义与正统基督教教义的不同。我们再一次被流放。你不可能成为耶稣，但在佛教中你已经是佛陀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金刚力士像，东大寺，日本奈良

我记得在瑞士的阿斯科纳听过铃木大拙的一场精彩演讲。我想那是他第一次在爱诺思基金会做演讲，这位日本禅宗哲学家（当时他大约91岁）对着一群欧洲人做演讲。他的手放在身体两侧，站在那里看着听众说："自然反对上帝，上帝反对自然。自然反对人类，人类反对自然。人类反对上帝，上帝反对人类。非常可笑的宗教。"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在做有关这个主题的演讲时，我说基督徒应该按照基督在你身体中的方式来生活。几周之后一位女士对我说，我演讲时坐在她旁边的一位牧师说："那是亵渎上帝。"

好吧，如果那是亵渎上帝，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坎贝尔：我还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背诵的《教理问答手册》中的句子。

“上帝为什么创造了你？”

“上帝创造我是为了让我在人世中爱他、侍奉他、崇敬他，然后可以和他一起永远快乐地生活在天国里。”

上帝创造我的目的一定与上帝有关。上帝不会为了让我实现我的神性而创造我。

曾经有一个可爱的年轻修女，现在她已经不是修女了，因为她听了一次我的演讲。那次演讲后，她走过来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吗？”

我说：“不信，除非我们都是上帝之子。”

那就是差别。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吗？如果你把天启特殊化，那么其中的人性就被你去掉。只要发生了特殊化，你便把自己从人类中开除了。我个人认为坚持天启的特殊性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反动保守的体系。它与时间的动态相对立，是很糟糕的东西。

尤其在当下，全世界各种特殊的宗教传统互相碰撞，正发生着改变。整个地球都是我们的家园。

坎贝尔： 救世主神圣的一生象征着救世主的教诲的意义。它不同于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所写的《林肯全传》（*Life of Lincoln* ），这本书记录了林肯真实的生活细节。但《圣经》中的描述并不是为了展示耶稣一生中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揭示生命的含义。

佛陀生活于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间。佛陀最早的生平写于公元前80年的锡兰。我们对佛陀、对基督、对琐罗亚斯德都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些传说告诉你，他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佛陀说过什么，基督说过什么，我的意思是阅读四本福音书，然后读第五本《多马福音》。他在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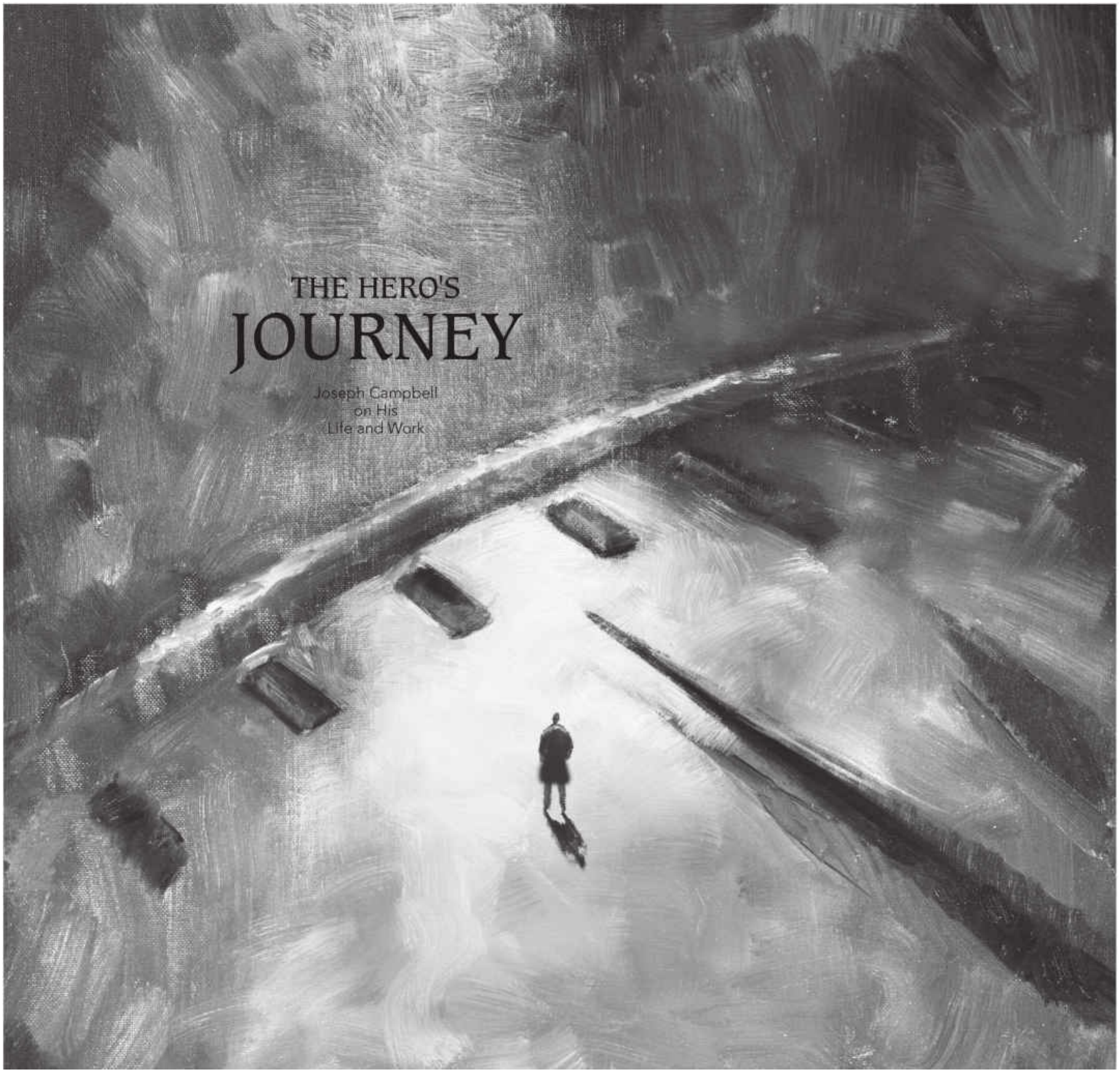
有谁希望通过弟子的笔记来被后人了解呢？

菩萨就是领悟到超越性的真谛并愿意参与到人世中的人。所谓效仿基督就是欢喜地参与到人世的悲苦中。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第七章

归来的阈限



纵观几千年来人类精明的愚蠢行为，该如何再次传授这些曾经被正确教授但被错误地学习了无数次的教义呢？这就是英雄所面临的终极难题。如何把黑暗世界中藐视言语的见解转化为光明世界的语言？许多失败证明了这个肯定生命的阈限是很难跨越的。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1985年，约瑟夫·坎贝尔摄于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授予其文学荣誉奖章之后。“那是我发现的一首壮丽的歌。”

20世纪70年到80年代，约瑟夫·坎贝尔成为了大学校园和人类潜能研究组织中炙手可热的演讲人。很多有造诣的艺术家和学者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坎贝尔作品的钦佩。为了庆祝他的80岁寿辰，人们在纽约和旧金山举办了以英雄之旅为主题的座谈会。座谈会上，雕塑家野口勇、舞蹈编导玛莎·葛兰姆、作家理查德·亚当斯、诗人罗伯特·布莱、人类学家芭芭拉·迈耶霍夫（Barbara Myerhoff）和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等众人表达了对他的感谢，感谢他从神话学的维度唤醒了他们，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受益。不过坎贝尔对文化的影响最声名远扬的领域是电影领域。

“没有哪本书对当代电影的影响能像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那样普遍。”电影评论人迈克尔·文图拉（Michael Ventura）写道。诸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乔治·米勒和乔治·卢卡斯这样的电影制作人都表示，他们的电影受到了坎贝尔神话基础的启

发。1985年2月，当坎贝尔在纽约的国家艺术俱乐部接受文学荣誉奖章时，卢卡斯、亚当斯、作家南希·威拉德（Nancy Willard）和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都出席了颁奖礼。第二年，82岁的坎贝尔受感恩而死乐队邀请，第一次参加摇滚音乐会。1986年他对记者说："想到我的作品影响了像乔治·卢卡斯和感恩而死乐队这样的人，我感到非常高兴！"

坎贝尔：　我认为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时刻（获得文学荣誉奖章）。在开始写作《千面英雄》时，我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写作过程非常缓慢，用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书的内容源自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的比较神话学课程。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曾说："神话不是我自己的，是我从妈妈那儿得来的。"我想我可以说："神话不是我自己的，是我从学生那儿得来的。"我的学生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对神话的创作者是谁，写于什么年代完全不感兴趣。她们想知道这些神话对她们，对她们未来的孩子会有什么意义。



1985年，约瑟夫·坎贝尔在国家艺术俱乐部，和他在一起的是妻子珍、电影制作人乔治·卢卡斯和歌手琳达·朗丝黛（Linda Ronstadt）（从左至右）

那晚我非常荣幸地听到这些杰出艺术家的讲话，听到他们把我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让我激动得几乎无法站起来发言。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那正是我在写作时希望达到的目的，也就是给予人们进入缪斯之境的钥匙，而那正是神话所在的地方。

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奖项来自国家艺术俱乐部，而不是来自科学协会或学术团体，而且是文学奖，因为对我来说，对文学的有所贡献比对学术的有所贡献更高一层。

我记得有一天艾伦·瓦特问我："乔，你进行哪种冥想？"

我说："我在句子下面画线。"

在诺瓦利斯（Novalis）的诗里，我读到过一句很美的诗句："灵魂的中心就在内外世界的交汇处。"外部世界是你从学术中获得的东西，内部世界是你对它的反映。神话正是在两者交汇的地方产生的。外部世界会随时间而改变，内部世界是人类共有的世界。神话系统恒定不变，你所意识到的是你自己的内在生活，同时也是历史的反映。今天艺术家的作用就是让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交汇。一想到我的作品对正在这么做的人产生了影响，我便感到非常骄傲，此刻我也非常骄傲……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在这里对约瑟夫·坎贝尔表示敬意。我说的是向他表示敬意，而不是授予他荣誉。因为他的作品、作品中厚重而丰富的学识、坚定的信念与令人愉快的吸引力，以及他对文化的毕生奉献都使他满载荣誉。这份献给我们文化的礼物以及它所蕴含的精神会在整个美国继续带给他荣誉，在书店里，在课堂上，在电影院里，在治疗师的办公室里，在作家和梦想家的想象中。在这个世纪，没有人，包括弗洛伊德、托马斯·曼和列维-斯特劳斯能像坎贝尔一样，将世界的神话意义和它永恒的形态带回到我们日常的意识中。用他的话说就是："今天下午在第五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口等红绿灯时，看到美女与野兽的浪漫故事在被续写。"神话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所缺少的是成就背后的激情。这种体现为愿望的激情和勤勉地实现愿望可以被视为约瑟夫·坎贝尔的座右铭，即关于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座右铭。这条座右铭可以追溯到男神、女神、英雄、动物、小精灵和恶魔的生活，它会永远帮助你追随你内心的极乐。

詹姆斯·希尔曼，国家艺术俱乐部，1985年

他的发现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回荡在小说写作、精神病学、人类学、神话学、电影制作、创意活动等领域中。此外，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敬的人……真是难以相信莎士比亚会没有读过约瑟夫·坎贝尔的作品。

理查德·亚当斯，国家艺术俱乐部，1985年

我的另一个美好的经历当然要数与珍结婚，观察这位艺术家操控那些精彩的素材，把它们变成舞蹈，然后转成戏剧《六座位的四轮马车》。1962年这出戏首映，它以《芬尼根的守

灵夜》为蓝本。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我们在意大利和巴黎演出这出戏，观众反应强烈。后来她还创作了其他戏剧。我对她的戏剧的参与甚微，但我是第一个观看这些戏剧的人，我的回应是："哦，他们说话太快了，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那大概就是我对这些戏剧的评论和贡献了。不过这有助于我保持神话世界与创意生活的联系。

对于那晚的颁奖活动，我怀有言之不尽的谢意。它让我知道尽管我的事业是非学院派的，但我一定做了一些恰当的事情，它们对我那晚见到的这群人产生了影响。听到这些杰出的人提及我的名字令我无比感动。这是我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科克雷尔： 我想做的是进行一次奥义书式的对话。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会做很多事情来巩固和解释基督教。你是否认为当代的艺术家能够通过他们的影响力，重新解释当下的象征？

坎贝尔： 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着迷。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收到了一份一个希腊僧侣从马其顿带来的手稿。那是《秘文集》（*Corpus hermeticum* ）的手稿，其中包括很多有关古典世界的象征意义的经典文本，恰好与基督教的形成期属于同一时期，也就是公元1世纪和2世纪。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对文本进行了翻译，人们马上意识到基督教信仰的象征体系和近代古典神话的象征体系说的是一码事。这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注入了灵感，比如波提切利（Botticelli）、米开朗琪罗等许多艺术家都受到了启发。这给基督教意象本身带来了新的活力。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从灵性意义上理解宗教，而不是把它作为历史参考。你明白了吗？宗教所映射的并不是曾经将我们从罪行中解脱出来的事情。它没有解脱我们的罪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为你提供了一个榜样，这样你能把自己从罪行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全部区别，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灵感的来源。

> 在纽约第五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路口处的一个荒唐剧院里，我看到了为来自外太空的火女（Fire Women）做的广告。那是一个神话概念。在藏传佛教中，她们被称为道赫勒（dochele）。她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灵性力量让你稍加兴奋。于是我想，好吧，我们正在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回归过去。每当人类开始发挥想象时，它的作用范围一定已经被神话囊括进去了。人类的想象只是用新的方式呈现它们，仅此而已。

约瑟夫·坎贝尔，伊莎兰，1982年

当代艺术家的问题是透过当代生活的状况，认识到在这种状况下有可能实现对超越者透明化。艺术家的任务就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参与的社会行为，使它们变得对超越者透明。

科克雷尔： 正如乔伊斯所说：“只要以恰当的方式看待，任何事物都是通往诸神的通道。”所以当你看塞尚画的苹果时，你不会想吃那个苹果，因为它们带给了你乔伊斯所说的“审美吸引”。

坎贝尔： 正是如此。你引用的那句话出自《尤利西斯》，在讲产科医院的那章。

科克雷尔： 如果你有机会为世界上的艺术家指出正确的方向，告诉他们如何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神话，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坎贝尔： 我会说（大笑）：“买一本《千面英雄》！”我还会说：“不要把事物当成它们本身来看待，而应该看成是秘密的表现形式：秘密就是它的全部意义。这些食物的秘密就是你的秘密。”

有人曾对我说，把某个事物想成“你”，而不是“它”，我们的感受就会大不一样。

布朗： 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感兴趣的是，最近几年你对乔治·卢卡斯工作的参与以及人类与机器对抗的主题。

坎贝尔： 对我来说最大的喜悦也是最大的惊喜之一，就是发现我的书帮助了其他人，例如在艺术领域、在舞蹈界，对玛莎·葛兰姆的作品、对珍的作品、对摩斯·肯宁汉（Merce Cunningham）的早期作品都产生了影响。这些神话主题都是缪斯之境。

我没有告诉人们做什么，而是我的作品指出了灵感所在之处。作为艺术家，你自己进入那灵感所在之处，从中汲取灵感。最近理查德·亚当斯带着他写的《沃特希普荒原》（*Watership Down*）来拜访我，感谢我通过《千面英雄》给予他的灵感。乔治·卢卡斯也说我的书为他拍摄《星球大战》提供了灵感。

我已经有些年没看过电影了，我的意思是，当你不停地阅读时，确实没有时间做你想做的所有事情。很久很久之前，电影退出了我的生活。此外，我在欧洲时，电影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电影还是黑白默片，表现的是哑剧这类艺术形式。我从欧洲回到美国时，出现了有声电影。我从来没有把有声电影看成是一种有趣的艺术。你知道，它们太写实了。写实主义是艺术之死。我认为那是美国艺术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不理解隐喻，全都是写实主义。

大约10年前我开始着手写儿童电影剧本，我想写一部现代童话。周围的朋友们说："你在做什么？你疯了。你应该写点有分量的东西，应该写点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作品。你应该创作真正的艺术，像我们那样。"我当时在写一本有关越南的书，但放弃了，把它交给我的一位朋友（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告诉他我打算写部儿童电影剧本。

我不清楚自己想做出什么，就那样匆匆开始了，做研究，写作，一下子过了一年。在我写了很多版草稿后，无意中看到了《千面英雄》。我第一次有了写作的焦点。读到这本书时我对自己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它。我还读过其他大师的作品，比如弗洛伊德的作品，还研究过唐老鸭和他的史高治舅舅等我们那个时代的神话主人公，但《千面英雄》第一次让我的书开始聚焦于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看到了大量类似的主题，对整个过程变得很痴迷，所以一边继续写作，一边读了其他几本书，包括《野鹅的飞翔》（*The Flight of the Wild Gander* ）、《神的面具》。

这个剧本的写作持续了几年。就像我说的，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兜圈子，一直想写出故事。信手写的手稿散落各处，有几百页之多。而在大约读了500页《千面英雄》之后，我对自己说，这里有我要写的故事，这里就是我寻觅的终点，这里就是我的故事的焦点，这里有设置好的道路。它就在那儿，正如坎贝尔先生指出的，它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我说："就是它。"在阅读了坎贝尔更多的作品后，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创作我的剧本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坎贝尔对我的贡献是多么重要。我阅读了这些书并感叹道，这是毕生的学识，它们被浓缩在几本书中，这样我才能在几个月里读完它们，使我推进我想做的事情，给予我工作的焦点。这是伟大的功绩，而且非常重要。如果不是偶然读到他的作品，可能时至今日我还在写《星球大战》呢。

我认为对于某些作家，你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比他们本人更重要。但是对于坎贝尔，尽管他的作品很伟大，但在我的认识中，他的作品不及他本人杰出。他是个令人惊叹的人，他已经成为了我的尤达大师。

乔治·卢卡斯，国家艺术俱乐部，1985年

当乔治·卢卡斯来拜访我，和我交流，告诉我我的作品对他的意义多么大时，我对电影行业还一无所知。他邀请我和珍去他在旧金山郊外的住处小住几天，看看他拍的电影。

我的天哪，我们一连看了三部影片，早上我们看了《星球大战》，下午是《星球大战V：帝国反击战》，晚上看了《星球大战VI：绝地归来》。这让我相当激动。



1977年，乔治·卢卡斯拍摄的《星球大战》中的一幕：机器人C-3PO（安东尼·丹尼尔斯饰演）、卢克·天行者（马克·哈米尔饰演）和欧比旺·肯诺比（亚历克·吉尼斯爵士饰演）

他理解什么是隐喻。我所看到的是我书中的内容，但以现代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人类与机器的问题。机器将成为人类的仆人吗？还是会成为人类的主宰者？机器包括极权主体，比如法西斯主义，也包括美国发生的情况，比如官僚主义、机器人。

机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但它会主宰我们吗？那是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出的问题。它出现在《浮士德》第二部分的最后两幕中。浮士德与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19]签署了契约，梅菲斯特可以赋予你实现任何愿望的力量。他是机器制造者。他能够制造炸弹，但是他能给予你人类灵魂需要和想要的东西吗？不能。

关于需要和想要什么的想法一定要来自你，不是来自机器，不是来自教育你的政府，甚至不是来自牧师。它必须来自某人自己的内心，当你听从时间的命令，而不是听从永恒的支配时，你就成了魔鬼的俘虏，进入了地狱。

我认为那就是乔治·卢卡斯带给我们的领悟。我非常钦佩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年轻人打开了一种视野，知道如何追随它，它完全是独创性的。在我看来，他做得非常成功。

柯西诺： 神话、梦与电影似乎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比如神奇的转变、梦幻时光、英雄之旅、追求幻境等。你是否认为电影制作人就是他们所说的好莱坞“梦工厂”里的现代神话创造者？

坎贝尔： 如果他们创造神话，他们就是现代的神话创造者。他们所做的就是把人们带入梦境，然后再带出来。艺术世界中的写实主义全是直截了当的散文。在这种散文中，只有两类有趣的事情：暴力和性。一切都发自于并导向暴力和性。


大约1960年，坎贝尔在格林威治村公寓的书房里

柯西诺： 由于《千面英雄》和与之类似的书的出现，作家，包括编剧和作家似乎在回归经典的结构，他们用神话和童话故事赋予传播媒介某种结构，多年来这些传播媒介的结构是自由任意的。你是否认为这会导致作为娱乐的电影向着神话发展？[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坎贝尔： 世界没有哪种传播媒介比电影更好。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用电影表现任何东西。唯一要做的是找到值得被拍成电影的题材。

通俗电影很赚钱，所以拍通俗电影的诱惑很难抗拒。美国电影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金钱的诱惑。在小说领域，这也是非常显著的问题。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对我年轻时代的，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小说感兴趣。我可以说出一些小说家的名字，比如德莱塞（Dreise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海明威。在事业的早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致力于探索。随着不断努力，他们的作品会变得越来越令人兴奋。

成功可能会变成一种陷阱，在美国尤其如此，我不认为其他地方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是重复以前的画，何必费劲再画一张呢？画作的意义不在于画中的物体，而在于对形式的探索。如果紧抓住一种形式，你会变得僵化，画作会失去生命力。

约瑟夫·坎贝尔，《追随直觉之路》

后来他们会取得成功，突然间财源滚滚。下一部作品就会重复上一部作品，一直这样下

去。

这时，谁还会根据自己的发现和领悟去创作呢？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下决心创作实验性、创新性的作品，采取前所未有的形式有多么困难。

我在写作中发现了这种情况。你可以按照你去年创作的方式写，也可以以体现你思想中细微差异的方式来写。但是那很费时间，你要等着传神的词出现。

然后你把写好的作品寄给出版人和文字编辑校正。

我们的艺术家必须要有这样做的勇气。我刚才提到了乔治·卢卡斯。我认为这个年轻人打开了一种视野，知道如何追随它，它完全是独创性的。

柯西诺：　你曾提到日本的发展超过西方的原因在于日本人懂得“形式”。我觉得阅读你的作品的乐趣之一是获得领悟的兴奋感。你的书有助于人们考察现代文化中的偶像，比如超人、迈克尔·杰克逊和《星球大战》里的黑武士，见证原型被表现出来。在最初写作的时候，你是否有这样的计划？你是否想要复兴古老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恢复它们的活力？

坎贝尔：　不是。我只是想把古老故事中有关原型在哪里的信息呈现出来。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通过传统展示缪斯之境究竟在哪里，当真正的艺术家获得缪斯的灵感时会发生什么。正如我说过的，我在珍、玛莎·葛兰姆和摩斯·肯宁汉的舞蹈中，在雕塑家和画家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没有试图复制已有的形式，而是从已有形式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生活中的体验，认识到原型是什么，然后忘记原型，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几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总是老调重弹，他们完全是在复制原型。原型的价值不仅在于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体验到生活时刻的原型。艺术家所做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呈现生活时刻，即存在于行为或内心体验中的生活时刻。

柯西诺：　这些原型难道没有令人激动的力量吗？比如当观众看到《绿野仙踪》里的女巫飞过天空时，他们会感觉好像有电流通过他们的身体。这说明艺术家对他们所使用的原型负有责任。

坎贝尔：　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事物具有非常深层的力量。一个人对它们的理解越多，它们就会变得越深奥。我的意思是它直接进入了生物学的范围。它关系到我们赖以生活的能量。这一点毫无疑问。

柯西诺： 看到你的作品对艺术产生的影响后，我想知道你是否发现了这种影响的过渡。首先它影响你的学生，然后影响艺术家，再然后影响整个社会。

坎贝尔： 我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之前提到的许多艺术家。虽然我看不出它会怎样影响保险代理人或其他类似职业的人，但是它确实产生了作用，只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的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密切，因为我认为神话是缪斯的家园。当你接触到那个领域，缪斯就会用你自己的语言对你说话。不是我的语言，而是你自己的语言。我看到了它在艺术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知道它对艺术家有什么影响。

柯西诺： 这么多年来，你是否发现有些神话比其他神话更有影响力？

坎贝尔： 最重要的是阅读这种了不起的文学，这是一个辉煌壮丽的领域。我所能说的就是进入这个领域，享受它，这里有广泛的阅读内容。如果你不打算进入这个领域，享受它，阅读它，那么你就无法获得神话的力量。如果只是每天早晨读报纸，周末读一读《新闻周刊》或其他类似的东西，那么你得不到神话的力量。你要么读神话，要么通过其他媒介接触神话，然后你会发现一种能听到它在对你说话的神话，你知道这就是能让你激动兴奋的事物。如果它不能让你激动兴奋，那么它就不是你的。

所以，我想说最重要的是阅读这种了不起的文学，它是一个巨大的领域。如果你能读除了英语之外的其他两三种语言的神话，那么你的阅读范围会更大，这是一个辉煌壮丽的领域。

布莱： 听了乔在旧金山举办的一个有关“美”的会议上的演讲后，我获得了一些感触。一开始他提到了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关于恰当的艺术与不恰当的艺术之间的区别的描写。不恰当艺术的特点是当你完成它时，你会渴望某些东西，或者厌恶你创作的艺术。

乔说，如果广告里的美女宣传道，“买这种冰箱吧”，你就对自己说，我想要那种冰箱。那么这是像色情一样的艺术。因为它想要你、渴望你，它让你产生拥有那种东西的欲望。政治艺术是说教性质的，因为这种艺术虽然打动人，但它让你想要逃避政客。

然后乔说，过去几百年的小说、小说家都是说教性的色情文学作家。我是听众中唯一鼓掌的人。他看着我笑了笑。其他听众对这种大范围的概括感到震惊。

科克雷尔： 他告诉我，他最后读的一本小说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读过小说。

布莱： 是的。恰当的艺术与不恰当的艺术之间的差别在于恰当的艺术具有一个中心，一条线索默默地将你引入它的中心位置。当你看完它时，你就会位于自己的中心，不会移向“渴望”和“厌恶”这两个方向。

最有意思的是，在他说到恰当艺术与不恰当艺术的观点且我表示赞同时，一位女士站起来说：“今天晚上在妇女中心罗伯特·布莱朗读反核武器的作品。”



1982年，约瑟夫·坎贝尔和诗人罗伯特·布莱，这对老朋友在拍摄《英雄之旅》期间享受着私人时光，加州大苏尔

科克雷尔： 你那样做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目的。

布莱： 是的。我在越战期间的很多作品是不恰当的艺术……

科克雷尔： 嗯，但有时它们是适宜的。

布莱： 不。我想说的是，在战争时期不恰当的艺术是适宜的，但没有人曾为我做过这样的区分。因此坎贝尔提出的这个观念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最早从阿奎那开始，由诗人一代代传下来的观念。它源于阿奎那，乔伊斯从他那里继承而来，但没有被传承到我这一代。约瑟夫传播了这个观念。当从他那里获得这个观念时，我立即意识到它对年轻诗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因此我打算把它传播给一些更年轻的诗人。

科克雷尔： 这是关于如何实现美学静态平衡的知识吗？

布莱： 是的。恰当的艺术和不恰当的艺术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不尽相同。政治性的艺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恰当的，但你依然尊重它，而且你能更清楚地认识它。这两种艺术作品我都写过，但不知道两者的差别。约瑟夫对神话的作用的解释真的很重要。他有一些很了不起的方面，因为他就像传统的老者，领会了有关文明的最高深观点，将它们传承下去。

科克雷尔： 一个智慧老人成为了智慧的化身。他就是原型，那就是他的原型。

布莱： 没错。

科克雷尔： 他就是守护者。

布莱： 在某种程度上，艾略特和庞德（Pound）对文化并不是真的尊重，尽管庞德被称为伟大的文化英雄。

总的思想是再次发挥出你自己内在的潜能，那是你要努力重新获得的、不为人所知的、未被利用的潜能。

约瑟夫·坎贝尔，《追随直觉之路》

科克雷尔： 我记得他说，在阿奎那给艺术下的定义中，艺术应该是完整、和谐、光芒四射的。

布莱： 是的。这个观点太妙了，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正确。

科克雷尔： 当作品具备完整、和谐、光芒四射的特点时，你就达到了艺术状态。

布莱： 约瑟夫，艺术中的仪式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诗中的仪式是什么？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写自由诗了，对此不太有把握。

坎贝尔： 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看，仪式就是一种行为，它不仅使个体接触到一种完全不是出于本意的力量，而且使他们处于这种力量的领域中，成为了它的媒介。他不得不臣服于这种比他自己的生命形式更伟大的力量。例如动物的仪式主要与求偶有关，有的也和雄性之间的对抗有关。

布莱： 什么是更伟大的力量？

坎贝尔： 根据物种的冲动而发挥作用的力量就是更伟大的力量，然后整件事就会变得不可思议的仪式化。谁创作了鸟类的舞蹈？它们不是个体的发明，它们突然出现在物种的关系中。

艺术中的仪式将个体释放到物种关系中，使个体摆脱他的欲望和意图系统，连入其他事物，这样他就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所表达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自然。当这种表达落入诗中，你就得到了由此产生的艺术。从别人的诗中你也可以获得艺术的感受。

布莱： 你的意思是，如果诗人理解了仪式，那么就不会出现自白诗，因为自白诗……

坎贝尔： 诗不应该是告解性质的！除了神父，谁想听你告解。神父那样做是为了让你给他的教堂付会费。

布莱： 这非常有趣，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在读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和某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时，我发现他们会严格地遵循传统形式，对音感非常尊重，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俄罗斯诗人的诗没有你所说的那种比诗人更伟大的力量吗？

另外，你不认为城市超越自然环境的一个优势在于，它能够滋养人类、滋养艺术家身体中富有力量的事物吗？

坎贝尔： 我认为纽约是个很适合工作的地方，但人们在谈到城市时，会把它看做“它”，而不是“你”。这样你会处在斗争的状况中，或者处在和相当另类的事物的关系中。你知道，我从纽约来到像大苏尔海岸这样的地方，它唤醒了另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更深沉，身体能够感觉到，是的，那就是我的世界，我一直迷失了它。在我看来，神话的想象正是来自身体，来自它与这种体验的关系。而城市的体验与之不同，它更理性、更具有伦理性……

布莱： 嗯，举例来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城市里没有太多生物，因此不能和足够多的事物产生“我和你”的关系，而在乡村这种关系会比较多？那是你所表达的意思吗？

坎贝尔： 在城市里“我和你”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

布莱： 嗯。

坎贝尔： 城市里的环境是长方形的，具有几何性质，没有曲线，它是人为设计的，是人造的环境。在原始的存在体验中，人和自然展现出他们自己，但在城市中，你得不到这样的体验。

布莱： 这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从小到大接触的诗歌涉及的都是人与人的“我和你”的关系。然而看一看古代诗歌、荷马写的诗歌等，你会发现它们表现很多与岩石等自然存在的关系，而且充满了敬畏。

坎贝尔： 还有像葡萄酒一样深暗的大海、玫瑰般的黎明。我们就身处这样的环境中。

布莱： 你知道我来自明尼苏达州，我和植物之间有“我和你”的关系。那我该怎么办？

坎贝尔： 我不知道。这里的环境和日本、亚洲东海岸的环境相同。那里存在着与大海的关系，而且这是长期以来的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和艺术中，水和山是不可或缺的。水是本

源，一切源自于水。很多神话表达了这个观点。从水中产生了形式，然后诞生了生命。

多年以前，我和艾德·里基茨从加州的卡梅尔一路向南来到阿拉斯加的锡特卡，沿着海岸收集潮间带生物。你会感到海洋是生命的起源，是诞生生命的地方。

布莱： 当你看到这些时，你会如何从神话角度来理解？

坎贝尔：   从神话角度来看，当鲸鱼游过时，我立即看到了世界。世界是潜意识中的幽深秘密，是产生一切的黑暗。在这里我看到了永恒的平安（岩石是它的象征），看到了树木的灿烂生命。

在谈到进化原则时，歌德有一句精彩的表述，植物和动物进化的终极秘密是树木和人类。在它们的进化中，你会发现自然的高贵与力量，也就是恐怖而迷人的奥秘。

布莱：   我可以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吗？我想从你和你对诗歌的认识中学到一些东西。我受到的教育让我认为，诗歌的音感、节奏和形式很重要，但没有被提及的是诗歌中的神话和故事。

然而在古代诗歌中，诗总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它将人类的心灵远远地带入超然的世界中。

所以令我吃惊的是，诗歌的形式中不仅应该包含人类的内容，而且应该包含这个神话世界。说来奇怪，神话给许多普通人赋予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坎贝尔：   神话要说的就是，让人类和自然环境对杜尔克海姆所说的超越性开放。神话的意义在于它承载着我们，我们就是神话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世界，它们不是各自孤立的。

布莱： 具体来说神话是如何实现这个目的的？

坎贝尔：   它的做法是提供超越个体的参照。现在神学领域的情况是上帝变得具体化，他是封闭的，他成为了一个障碍。当上帝被神话化了，用歌德的话说就是，当“一切无常事物，无非参照，无非譬喻一场”时，他就开放了，成为了终极超越性的秘密的参照，那是你和一切事物所固有的秘密。因此需要参与，对参与的深层领悟，那就是艺术发散出来的光芒。

布莱：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耶和华阻碍我们感受到这些。

坎贝尔： 绝对是这样。他让我们进入与他的关系中，也就是涉及罪与赎罪的关系。

布莱： 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你长期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话意识就会瓦解？

坎贝尔： 已经瓦解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不存在神话意义。那完全是历史性的事实。因此我们想要摆脱自然，而我们的仪式都与参与到社会中有关。犹太教的传统以及基督教的很多传统将你引导向社会。我们是基督中的一员，而不是自然中的一员。

然而当你转向道教，会看到启示，关于秘密的启示。秘密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恐怖的，另一方面是迷人的。

艺术的作用就是展现这些东西，正如乔伊斯所说，艺术成为了光芒的突然显现。

布莱： 我是个新教徒，在新教徒的教会中，我们对恐怖的铲除做得更彻底。我们没有圣母的雕像。我去过加州的一座教堂，那里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朗读着经文，谈论着神圣性。

坎贝尔： 我在日本伊势参加过一个宗教研究会议，会议在美丽的皇家神社里举行。那里供奉着天照大神等神像。它们都很华美。神社建在树木繁茂的环境中，因此你参与到了整个自然世界中。而且天照大神本身就是太阳女神。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高大的瑞典学者。我看着周围的一切，试图体验跟周围一切相适应的感受。他对我说："难道这不是很糟糕吗？我是个新教徒，不懂得欣赏这些。"

这样就无法参与到你所看到的精彩世界中了。我们的传统中存在堕落，认为自然是不好的，自然应该受到批评。我们的传统中还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应该代表善，对抗恶。为什么善的上帝创造了这种世界？这算什么问题！

布莱： 嗯……我可以给你背诵歌德的一首小诗吗？

坎贝尔： 好啊，我很乐意听。

布莱： 歌德站在山顶上写了这首诗："在群山之巅，一片寂静。在树的顶端，你感觉不到一丝风。小鸟静静地停在树上，等待着。很快，你也会静下来。"

你会觉得他把另一种自然世界写入了诗中。

坎贝尔： 他引用了神话的体验。

布莱： 他是如何领悟到的？

坎贝尔： 首先他是德国人。德国人的生活贴近大自然。你知道，荣格就有这样的体验，因为他在乡村长大，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从德国古老的神话时代延续下来的。不知什么原因，在德国城市没有成为主流。在巴黎读书时我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巴黎是一个奇妙的城市。

布莱： 约瑟夫，我想告诉你，你的教诲对美国诗歌界是多么重要。诗人看到的是几代人之前留下的作品，当诗歌经过艾略特、庞德传承到我们时，有两样东西没有被传承下来。

一个是恰当艺术与不恰当艺术之间的区别，乔伊斯从阿奎那那里继承了这个知识，而乔伊斯之后你是唯一一个说出这种区别的人。我很感激你让我们认识到它。

坎贝尔： 谢谢你这么说，罗伯特。

布莱： 另一个没有被传承下来的是诗歌中神话与故事的力量。你是唯一一个传播这个观念的人。艾略特在《荒原》中展示了一些，但太破碎，对于象征手法来说太陈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尊重他在《荒原》中使用的真实故事。在《诗章》（*Cantos* ）中，庞德把故事分解成各个部分，这也是对故事的不尊重。

你是将神话和故事是神圣事物的古老观点传承下来的唯一一个人。神话和故事是艺术自然的一部分，不应该被打碎、被当作象征或被合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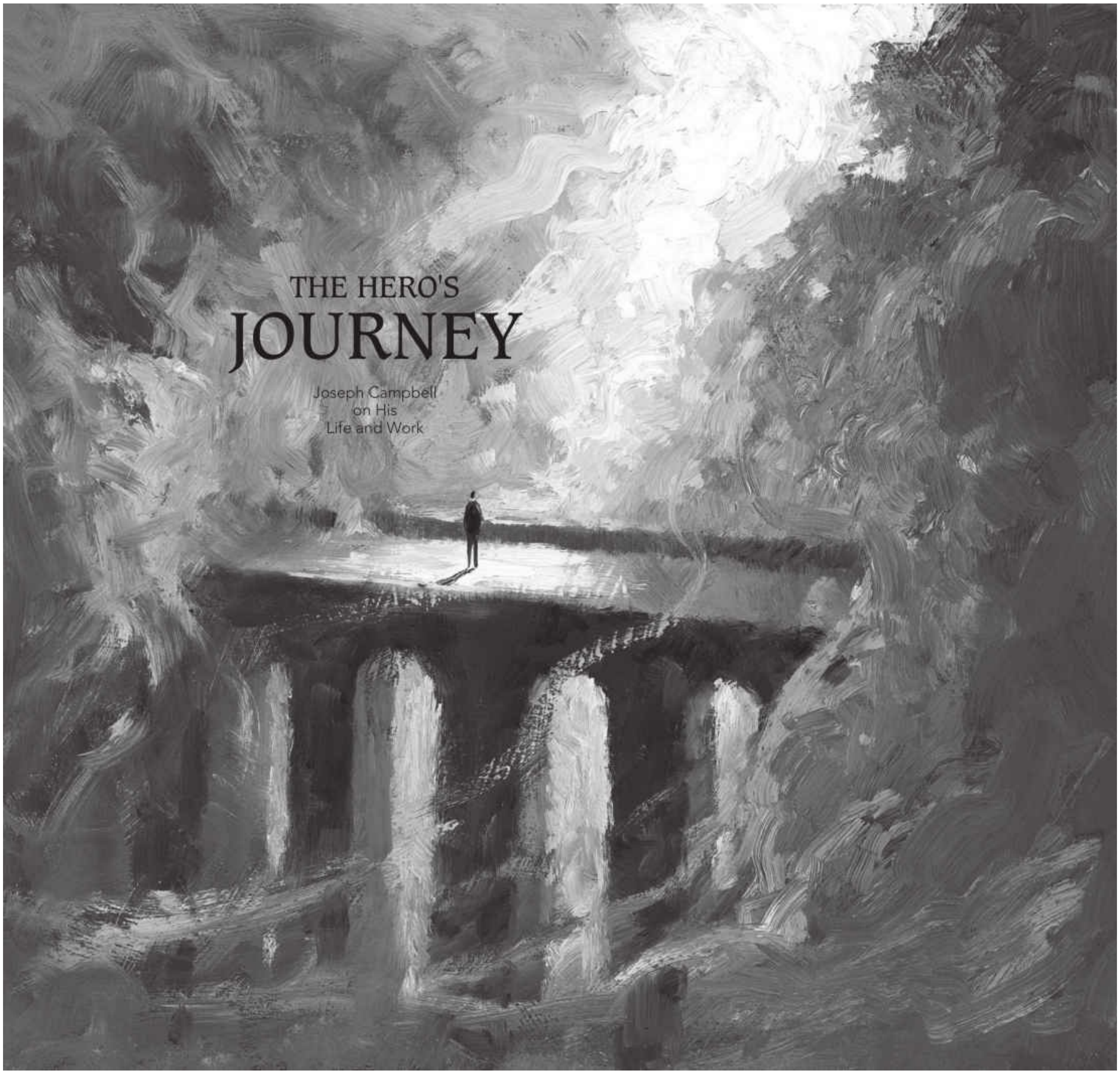
我很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了你毕生研究的成果。

坎贝尔： 听你这样说真的很开心，罗伯特。而且作为诗人的你说出这话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真心表示感谢。

布莱： 在与你交往的近三四年里，你的第二条教诲大大改变了我的诗作。

坎贝尔： 那就是我一开始的想法，我认为这些神话素材应该是诗人和艺术家的素材。我的妻子珍是位舞蹈家，她也从中获得了素材。不过有机会亲耳听你这样说让我很激动，谢谢你。

第八章
两个世界的主宰



现代的英雄，也就是敢于听从召唤并寻找存在的宅邸的现代人，我们的整体命运将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不能也一定不要等着社会摆脱傲慢、恐惧、被合理化的贪婪和被神圣化的误解。尼采说：“抓紧生活，就像期限已到。”不是社会引导并拯救了具有创造性的英雄，而是正相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受最重要的考验——在救世主陷入绝望的沉默时，而不是在他的宗族获得巨大胜利的荣耀时刻，背负起救世主的十字架。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1984年，80岁高龄的约瑟夫·坎贝尔再次来到小时候让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着迷的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他站在夸扣特尔人（Kwakiutl）图腾柱旁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职业生涯的夕阳阶段，约瑟夫·坎贝尔享受着特立独行的学者身份。他为蜂拥而至的听众演讲，在电台节目中频频出现，不懈地为最后一个雄心勃勃的任务而努力工作，这个任务就是完成四卷本《世界神话的历史地图集》，这套书的主题源自他在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着手，但没写完的《万物纲要》（*An Outline of Everything* ）。《世界神话的历史地图集》第一卷于1983年出版。

在1983年特别折磨人的巡回宣传活动之后，坎贝尔受到激励，系统阐释了他对神话的意义和根源的深刻认识。由此撰写了1986年出版的《外太空的内在纵深：作为神话和宗教的隐喻》。这本书是他对外太空法则和内在空间法则的观点的融合。内在空间就是人类的想象。他认为两种法则是一体的，是相同的。全球化的新神话来自如今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是科学与灵性的综合。

1987年2月《英雄之旅》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新导演/新电影节上首映。三个月后，也就是1987年5月，这部纪录片在西海岸的好莱坞导演协会剧院首映，约瑟夫·坎贝尔和妻子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观看了这部影片。放映之后的专题讨论会是约瑟夫此生倒数第二次公开露面。

1987年10月30日约瑟夫·坎贝尔在火奴鲁鲁去世。直到临死那天，他还在写《世界神话的历史地图集》。坎贝尔长期合作的编辑罗伯特·沃尔特在坎贝尔去世后完成了第二卷的编辑工作。第二年春天，比尔·莫耶斯与约瑟夫·坎贝尔的访谈节目同名书《神话的力量》向数百万读者介绍了坎贝尔和他的观点。

布朗：　如果你有一台计算机，可以加快检索信息的速度，你认为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不同？



1954年，约瑟夫·坎贝尔、珍·厄尔德曼与R.F.C.赫尔（R.F.C.Hull）、赫尔的儿子杰里米在瑞士阿斯科纳的露天市场里

坎贝尔：　如果当初我开始写作、阅读、记笔记时，我就有一台电脑，让我想想。我的公文柜加起来足足有13个，里面塞满了手写的笔记，都与常规事务有关。如果是用电脑记的笔记，那么我可以立即找到我自己记录的信息。现在我不能这样做，而是不得不回想它在哪儿，到处翻找。所有信息都被埋没在公文柜里，我觉得这是没有用计算机造成的唯一损失。

至于信息以及我获得信息的方式，重要的不是信息，而是信息的体验。这是一场恋爱，它涉及与思考、体验的世界发生联系，而你无法从单纯的信息提供中获得这种联系。当然在

写作时我需要已知的信息，但我想确切地知道它源自哪本书、在哪一页。

直到五周之前，我一直在用笔写作。我看着电脑，心想，好昂贵的东西，它取代了笔，真了不起。它能做什么？我变得对它着迷了。这是一个魔法世界，很多小人在这个小东西里，他们在替你做事。

布朗： 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你讲过一个关于艾森豪威尔和计算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坎贝尔： 哦，是的，我记得那个故事。正是从他那个时代起，我们开始意识到电脑是多么重要。据说他走进一间装满电脑的房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上帝吗？”

电脑开始运转，信号灯闪烁着，各种部件忙碌起来。最后一个声音说道：“现在有。”

所以我的房间里有了一个神。我对神知道得很多，通过它的行为，我搞明白了它是什么神。它是《旧约全书》中的上帝：规则很多，毫无怜悯。如果他发现你在星期六捡柴火[20]，你就完蛋了。

柯西诺： 你给你的电脑取名字了吗？

坎贝尔： 哈！IBM公司帮我装软件的年轻人读过一些我写的书，她知道我需要什么，给我安装了很好用的程序。当她把一切都装好后，提出了一个令我吃惊的问题：“嗯，你的电脑叫什么名字？”

我不得不马上想出一个名字，于是我把它叫作帕西法尔。他是西方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出自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传奇故事。寻找圣杯就是超越自我系统，对慈悲敞开心扉。这就是帕西法尔的全部意义。

不过它没有慈悲。（指着电脑）

柯西诺： 关于这个帕西法尔，有什么故事？

坎贝尔： 这个帕西法尔在寻找圣杯城堡，他来来回回地搜寻，但圣杯城堡不在那儿。有时候它在那里，有时候又不在了。

这就是电脑可恨的地方。我试图让它为我做些事情，我认为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但出现了错误的结果。然后我做了相同的事情，这次却对了。我就好像处在魔法王国里，这是圣杯秘密的一部分，我在逐渐了解规则。另外电脑对我来说还像《一千零一夜》和瓶子里的神灵

。他们从瓶子里出来，为你工作、工作、再工作，但他们非常狡猾，可能会要你的命。

科克雷尔： 在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感触，你想要实现什么？

坎贝尔： 我想做的就是享受人生。它就像一条驶进港湾的船。我们曾乘着船驶进海港，看着周围的环境……停靠在那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越来越觉得，印度人关于年老时应该舍离的想法非常好。你应该放弃任何承诺和牵连，只是活在当下，做此刻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付出了所有应该付出的，到那个时候你的人生已经有了结论。在此基础上添加的任何东西都只是脚注。

对我而言，此刻还没有到写脚注的时候，现在应该享受实现和成就感，这是实现的时刻，它丰富而美好。

有人问我："你想不想变年轻？"

我说："想啊，我想回到7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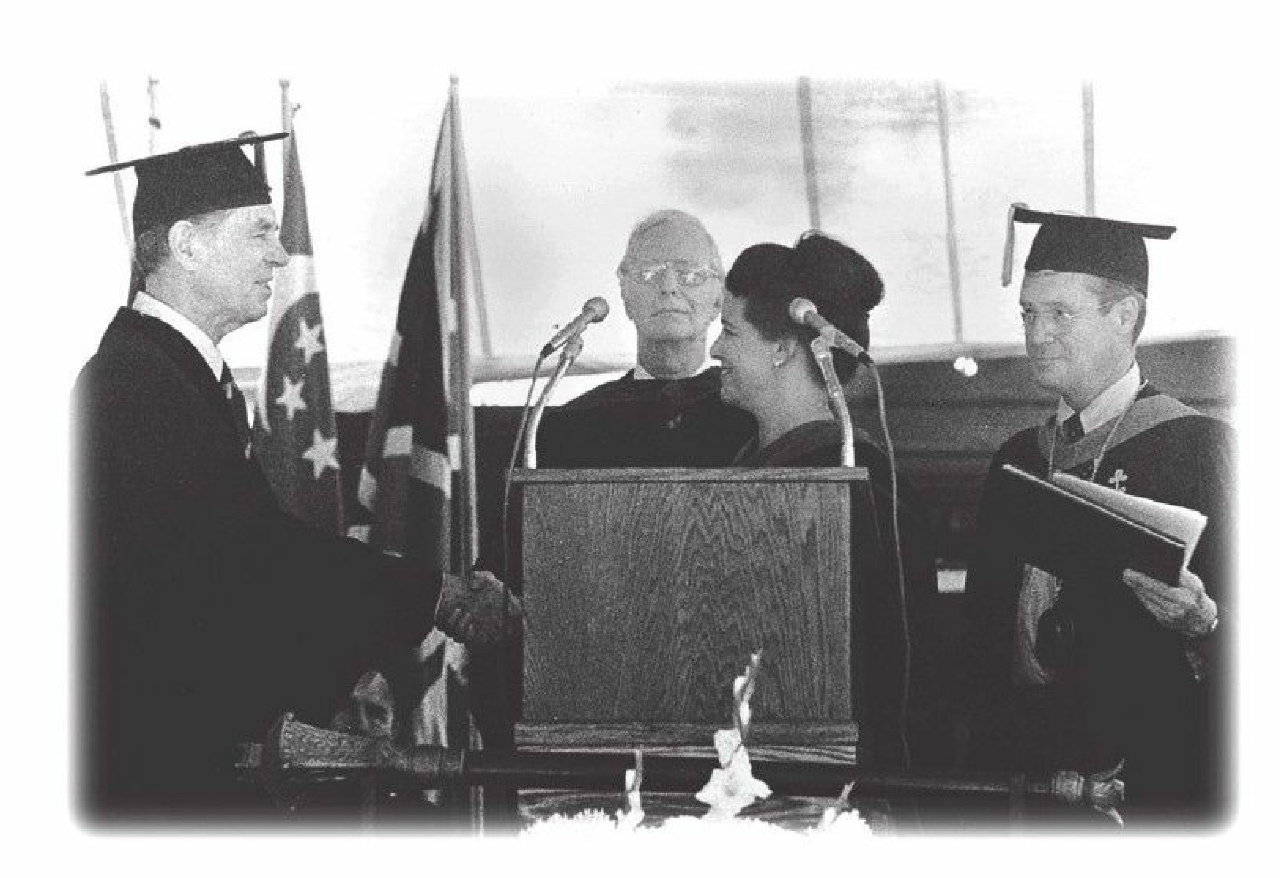
我不想回到更早之前。

科克雷尔： 回首往事，你认为谁给予了你巨大的启发？我知道斯宾格勒对你的影响很大……

坎贝尔： 哦，我认为阅读斯宾格勒的作品是我人生中启迪智慧的关键时刻。

科克雷尔： 斯宾格勒为你开启了什么？它产生了什么影响？

坎贝尔： 他让我领悟到社会的成长、繁荣和衰落是有机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就像人的发展，有青年期，然后走向成熟，再之后是年老、瓦解的时期，各个时期的注重点也随之改变。发生改变的是所谓的精神能量。



1976年，约瑟夫·坎贝尔骄傲地接受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纽约布鲁克林区

在我这个年纪，我能够感受到一些以前只能谈论但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体现了人生中能量与质量的比例问题。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充满能量，到处奔跑，而我现在和一些更年老的人住在火奴鲁鲁，这里有质量，但没有能量。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社会中。它的质量非常巨大，但缺少使它活跃起来的能量。

斯宾格勒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具有强大的直觉。他预见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会发生的事情，而且预见到了发生的日期。1932年我阅读了斯宾格勒的作品，因此我有50年的时间来验证他的预见，而他的预见得到了证实。

科克雷尔： 年老有好处吗？

坎贝尔： 哦，好处是巨大的。

科克雷尔： 重在当下的体验，未来不再那么重要。当下充满了活力，这是在年轻时不曾有的情况。

坎贝尔： 年轻时做的每个决策对人生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真的是这样。看似一个小问题其实都是重大的，无论水是这样落下六英寸，还是那样落下六英寸，都会影响人生。人在年轻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关系到人生轨迹。接下来是没有未来的老年阶段，这时人们不需

要为了什么目标而活着，因为已经活过了。心灵停留在曾经丰富的经历中，你活在具有可塑性的当下，没有为其他什么而活着，而是为活着而活着。

这是非常棒的体验。

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人应该活得诚信正直，因为以我为例，之前哪怕一点小错误也会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认为那是应受谴责的行为。别人可能不这样认为，但从你自己诚信正直的观念来看，这是一种质疑。带着这样的负担生活可不是什么好事。我认为这就是宗教中炼狱和地狱的作用：记住你本不应该做什么。

科克雷尔： 对于如今这个遇到麻烦的世界，神话帮得上忙吗？

坎贝尔： 以前你问过报纸对今天的世界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报纸保持一点诚实的态度，不要为了把报纸卖出去，一味追求耸人听闻。

如今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南非消除种族隔离的新闻，但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印第安土著，没有想一想我们曾对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正在对他们做着什么。我们指出邻居的小错误，而自己却犯着大错。美国的土著依然生活在被强加给他们的亚文明条件中。我没有看到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示威抗议，要求给予印第安人他们应得的待遇。

科克雷尔： 当乔伊斯说“历史是我们努力从中醒来的梦魇”时，他是什么意思？

坎贝尔： 他说的就是那个意思。梦魇被不受理性控制的力量所推动，它们代表恐惧和恐怖，那就是历史。如果根据七大脉轮系统来评判历史，历史是三号脉轮，即侵略性轮环，想要攻击旁边的人。这就是历史的开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方式。

科克雷尔： 在你看来，对于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来说，神话真正的珍宝在哪里？

坎贝尔： 神话通过仪式被整合在生活中。必须被仪式化的东西就是对当今生活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想把神话视角引入现代世界的行为中，你就必须搞明白正在做的事情与生活本质的关系，而不是搞明白它与生活表象的关系。生活的本质会保持不变，从旧石器时代起，它们一直没有变，无非是吃饭、繁衍、做个孩子、成熟、衰老。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你主动发起的行为，而是你内在生物世界的因变量，与那些认为自己是每件事的主动发起者的人相比，你过着不同的生活。

例如就像对待变老，如果你试图紧紧抓住青春，试图紧紧抓住20年前非常棒的事物，你就会陷入彻底的困窘。你应该顺其自然，在新事物中寻找丰富和充足。如果你紧紧抓住旧事物，便无法体会新事物。在传统的社会中，比如在印度的社会中，几乎一切都被仪式化了，

人生不同的阶段被明确地划分出来。随着从一个人生阶段进入另一个人生阶段，有的人会改掉名字。

此外，当你介绍某人在政府里担任职务，或者从事监督管理工作时，这个人必须知道他并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作为公务人员在采取行动。法官走进法庭，人们起身站立，他们不是因为这个人而起立，而是因为他代表着法官之职。人们不是对他表示尊敬，而是对他的社会角色表示尊敬。以神话为基础的生活使你能够根据你的重要社会角色来行动和生活。

如果个体意识到他的显赫与崇高源自他所代表的事物，那么个人主义完全可行。即使他代表的是世界上、环境中不存在的理想和象征系统，他依然是某事物的代理人，他是一种存在。但是当个体代表自己或者代表他的家庭、团队做出行动时，那么除了造成混乱，个人主义不会有其他结果。

当神话被转化为仪式时，它们能够组织领域。现在你应该明白当今世界为什么会陷入麻烦了。如今的社会领域是什么？社会领域就是全世界，我们没有着眼于全世界的单一行动系统。所有行动都关系到某个利益群体。我们应该在报纸或其他媒介上宣传人性意识，我们是整体中的一个成员，属于部落，而不是属于社会阶层。我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



1978年，约瑟夫·坎贝尔和珍·厄尔德曼在一个座谈会中间休息时拍摄，蒙大拿费泽德·派普农场

我知道教育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我成长在一个具有民主观念的时代。当很多人把社会看成是一切的塑造者时，民主理想就会在学校的教育中消失。当我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时，正如我说过的，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学生需要什么，想要什么，然后尽力提供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信息。

后来我发现50%以上的同事没有在进行我们所说的教育，也就是引导，他们在灌输。某个社会学视角的学科成为了学校的教条。这就是美国每所学校里正在发生的情况。这会彻底破坏在我小的时候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整体观点。

以前我们在学校里从来不阅读现代小说，不读日报，我们被密封起来，隔绝了当时的报

章杂志，隔绝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讨论“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这儿有人示威抗议，那儿有人示威抗议……”。我们接触到的是一些永恒的主题。

这是可以做到的。我知道教育的力量有多大，教育将做到这一点，它曾经就是这样做的。

柯西诺： 刚才你深入探讨了神话研究对个人的作用。我们已经谈了阅读神话对艺术家、学者和科学家的影响。那么它对儿童和年轻的学生有什么影响？我知道几年前你和罗伯特·布莱去北达科他参加有关新千年教育的会议，你提出神话应该成为一门必修课。你认为孩子接受神话教育对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对社会整体有什么影响？

坎贝尔： 它当然会对孩子们有影响。神话教育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还会改变他们对人生的态度。社会是由孩子们构成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社会的人不仅追求表面性的东西（也就是被欲念认为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且追求比这些表面性的东西更深层、更有内在价值的事物。

反战运动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事物，反战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学事实。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每场战争结束后，你所得到的只有失望，政客会宣传一套战争的意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敌人像我们一样也有一套站得住的理由。人们开始思考，与通过这些疯狂、病态的社会行为而获得的价值相比，是否存在更深层的价值。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如今的生态运动中。我们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它，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样。

> 一天晚上，当我结束了在西雅图的演讲时，一位年轻的女士走过来，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哦，坎贝尔先生，你不了解现在这代人。我们会从幼稚直接变为智者。”我说：“那太棒了。可惜你错过了生命。”

约瑟夫·坎贝尔，《追随直觉之路》

柯西诺： 你提出了什么样的课程建议？

坎贝尔： 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时，我开了一门神话学课程，这门课与学校其他每一门课程都相关，因为它是核心课程。神话学课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我可以看出来它如何丰富了学生们对学业的理解。

每个老师都认为自己教授的课程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神话学就是这样的课程，应该为大一新生教授有关神话原型的课程，那将会非常棒。

柯西诺： 如果文化中造成纷争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不再有共同的故事、共同的神话，那么通过现代媒体的力量能够改善这种情况吗？既然《星球大战》可以在泰国的丛林或菲律宾的村庄中放映，那么知识和传统的传承方式是否会因为讲述故事的直接性而发生改变？

坎贝尔： 我对当下的思考是一种社会学的思考。创作每个神话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发展的。在那个范围中的社会体验就是神话中充满活力的要素，它牢牢抓住人们，使他们不脱离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 几年前约瑟夫和我受北达科他州一所大学的邀请，为他们提供有关新千年应该开设什么课程的建议。约瑟夫说他认为神话学应该是所有课程的中心，因为它是唯一能够联合科学与人文的课程，在古代神话学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
> 后来我们形成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每个学生在大学里应该阅读30到40篇神话。然后他们可以从中选出一篇，因为这则神话可能在指导他们的生活。由于我们太愚蠢，研究不透神话，因此神话对我们的指导常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地生活与无意识地依赖某件事物生活有很大差别。
>
> 学生选择了一个吸引他的神话之后，需要在大学里花些时间搞明白他在多大程度上实践着神话，神话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这对科学家也会很有价值。他可能在无意识地实践着神话，而自己不知道。
>
> 罗伯特·布莱，伊莎兰，1982年

你不能输出神话，无论是通过空间还是时间。这是整个《圣经》传统存在的问题之一。源自过去社会背景的神话与我们目前的社会相去甚远，不能再服务于我们的心灵，所以必须有人把它解释给我们听。需要有人给你讲解的艺术作品不会对你起作用。让人产生“啊哈”体验的艺术作品在告诉你，它就是你。对你起作用的神话也必须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赖以生活的神话其实对我们不起作用，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困惑、紧张、焦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的生活本质被那个神话否定了。正如我所说，每一个自然的行为都是有罪的行为，除非它被施了洗礼或者割礼。这种对人生的诋毁对于我们的理想来说

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理想并非来自我们的生活。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写道，所有这种理想都应该被抵制，因为它们诋毁生命。你们明白吗？理想必须从体验中产生。

那就是艺术家的使命：呈现体验。再来看看社会学的问题，想想你属于什么社会？如今唯一有效的社会是全球社会。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每个人退回到内群体、阶级，甚至学校中，只对内群体、阶级或学校忠诚。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进行思考。100年后神话的基本主题与4000年前的主题是一样的。神话正在为之服务的一个团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另一个就是自然与科学的体验领域。符合公元前4　000年的情况，而不符合现在的情况的神话毫无用处。

法夫罗：　你不认为个体能够创造出群体的神话吗？比如像佛陀那样的人是否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内在感知，描绘出适合整个群体的神话？

坎贝尔：　神话的起源，神话与预言、教义有怎样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问题。我所说的话不应该被当成最终结论。我认为在原始层面上，神话源自非常小的群体，他们的体验就是整个族群的体验。他们本质上具有相同的体验，具有相同的内在生活。

最后的问题涉及什么是群体。早期的神话源自非常小的群体。每个神话在有限的范围内诞生，范围内的人具有或多或少相同的体验。因此这种神话会引发群体中每个人相同的反应。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的神话是不起作用的。能够成为群体的老师和代言人的都是能够进入恍惚状态的人，他体验到了群体中其他人的无意识系统。他们都具有相同的心理状况。这样，他成为了代言人。除非有这种能接触到群体需求的人，否则便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神话。

法夫罗：　你的意思是，除非一个神话被投射到肥沃的土壤上（肥沃的土壤指的是具有相同体验的群体），否则它不会发展为群体的神话吗？

坎贝尔：　通过有灵视能力的萨满，也就是能够灵魂出窍再回来的人，神话从这样的沃土中产生。然后它落在同样的沃土上，神话就具有了群体性。

思考一下任何一种神话的起源。以犹太教中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十诫的神话为例。听他传授上帝教诲的人都处于相同的状态。这是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带着金牛犊的可怜的亚伦代表了另一种状态，那种状态中的人通常崇拜神圣的月亮神力。

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脸上的皮肤放射出光芒，他带着上帝的启示。事实上他不得不把这些启示强加于族人，现在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发生，所谓的精英带来某种主义，把它强加于人。

甚至在佛陀出现之前（公元前563年至公元前483年），体现在《奥义书》中的佛教思想就已经得到了发展。《奥义书》的全部主题是，终极奥秘就在你的身体里：你就是终极奥秘。你本身就是奥秘。

如何发现这个奥秘？佛教中有寻找它的方法。而且在相同的意识领域中，佛教徒有五六种其他的修炼方法。因此佛陀教诲的是一群能够理解并接纳佛教教义的精英。由此佛教被发扬光大。

布朗：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指引你的生命的神话是什么，怎么办？你是怎么知道的？

坎贝尔：　如果你对自己的神话拿不准，你可以问自己，你属于什么群体。你认同什么群体？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世界变得非常小，紧密地互相连接着，真正的群体就是世界群体。没有哪个神话包含了世界群体。因此我们需要总体性的社会，我们有很多内群体，人们退缩到自己的"上帝选民"群体中，或黑人权力群体、资本家群体、蓝领工人群体中。我们将神话的群体指向了整体的一些部分，因此这样的神话不会持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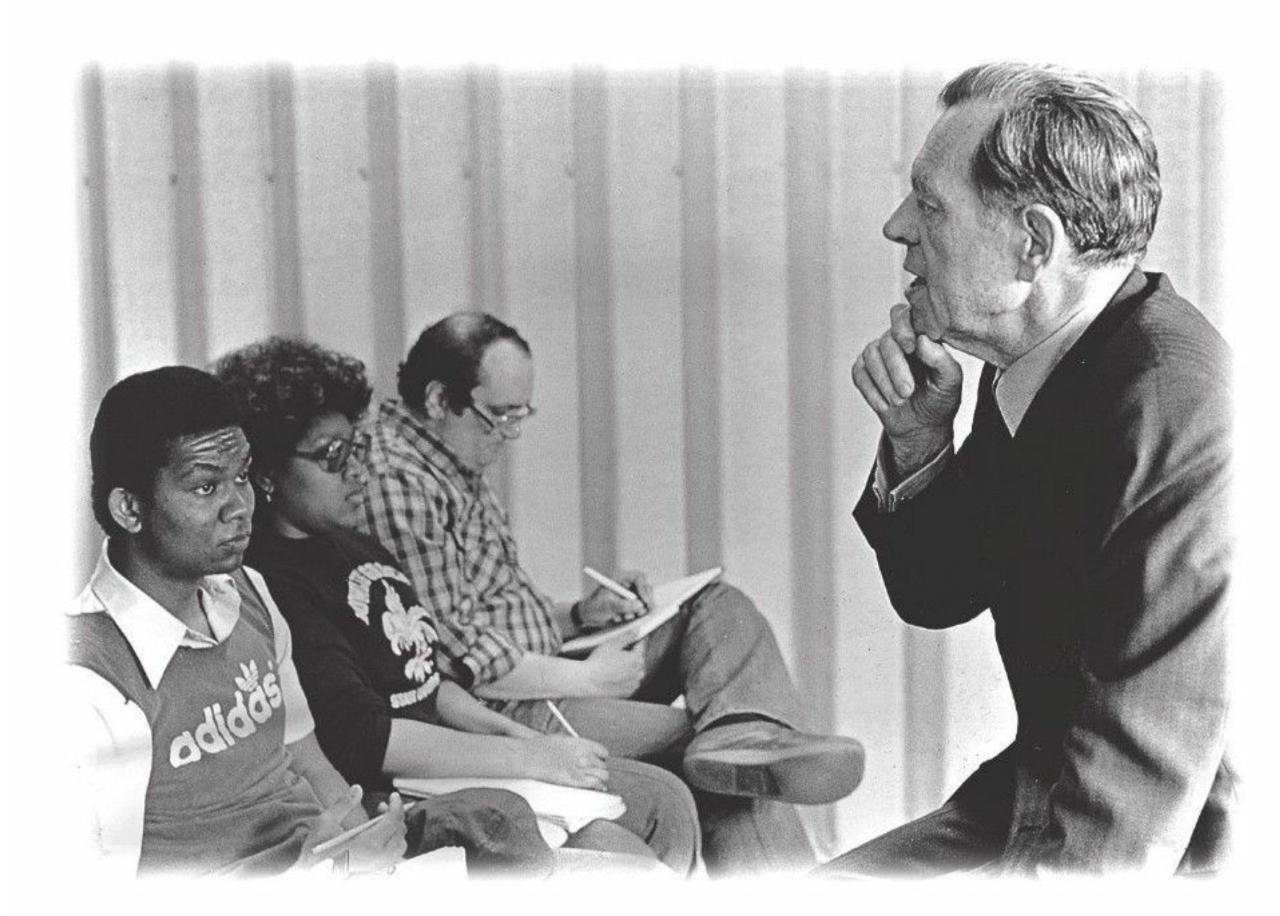
法夫罗：　你能看出有正在形成的现代神话吗，或者你是否能看到我们正在依据旧时代的神话生活？

坎贝尔：　你必须依靠旧时代的神话来生活。神话的基本观念永恒不变，它们会一直保持下去。

问题在于形式的变化。神话如何被表征出来？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根据当代生活背景来呈现这些永恒的神话。显然没有很多艺术家在这样做。但是诸如乔伊斯、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艾略特和叶芝等艺术家与文学家这样做了。我认为对现代人来说，这些有预见能力者的作品、这些诗人的作品，比如乔伊斯的作品，就像是印度《往世书》那样的神圣经典。

但是广受欢迎的神话不仅要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还要被基层的大众所接受。好的神话对上层和下层都能起作用。基督教在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做到了这一点，佛教传统依然如此。对于神灵的解释，既可以是非常简单的自然主义风格，也可以是极其复杂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可以毫无间断。为了获得复杂的形式，你不必放弃童年时的神话。但是在我们的传统中，这种连续性已经丧失了。

阿里恩：你认为我们处在文化历史的什么位置？



20世纪60年代末，坎贝尔教授与学生

坎贝尔： 思考文明的历史是很有趣的事情。在欧洲早期文明或哥特文明中，当你来到一个城镇，最先看到的是宗教中心，高高的大教堂。

后来，在16或17世纪时，你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建筑是宫殿。

现在当来到一座城市，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大厦、写字楼和居民楼，盐湖城就是非常好的例子。杨百翰（Brigham Young）当初想把它建成宗教中心，在城市中心建一座教堂。这是一座设计得非常漂亮的城市。没多久州议会大厦被建了起来，它建在比教堂所在的地方稍微高一些的山上。

现在最高的建筑是写字楼，它处决了所有教堂的囚徒。整个文明就在那里，当然那是文明的终结。

问题在于自生自灭的文明是否能被重新激活。歌德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题目是“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诗歌般的神话阶段，然后是宗教阶段，再然后是哲学阶段，接下来是“写实主义的散文”阶段。正如他在文章结尾中所说，“就连上帝自己也无法从中创造出另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相当悲观的观点，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处在文明的终点，位于全球时代的开端。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再一次进入了全球时代。在有边界的范围中，你不再会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再会彼此不了解，彼此漠不关心。所有的范围都被打破了。

黑麋鹿还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洞见。你知道下面这段话吗？“我站在全世界最高的山上，我知道的比我看到的多，我明白的比我知道的多，因为我在用神圣的方式看。我看到的是所有民族的圆环互相连接，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圆。”他看到了。

这就是新的时代。

德雷森： 这是一个使心灵获得重生的时代。

坎贝尔： 我认为它确实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谁知道诞生所有生命的乳汁大海接下来会产生什么，在这片大海中，总有鲸鱼游来游去。

坎贝尔： 当生命成为了唯一的问题，就像在婚姻中，或者像哈姆雷特那个傻家伙——生存还是毁灭，那么你就处于文明的最后阶段，走在向下的道路上。

生命一定是自发的，它来自印度人所说的极乐文化，即极乐鞘。生命是极乐的一种表达。

科克雷尔： 令我一直疑惑的是，你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受到“追随你的极乐”这个观点的启发。

坎贝尔： 在印度的极乐文化中有一个非常棒的主题，那就是生命萌芽的奥秘被包裹在五层鞘中。最外层被称为食物鞘，食物造就身体，身体会成为蠕虫、秃鹫或火焰的食物。这一层属于外部事物。

第二层被称为呼吸鞘。你在这里吸收氧气，它对简单的食物层进行氧化，把它转化为有活力的东西。

第三层是心灵鞘。我在这里谈到的心灵与外界发生的事物有联系。它能感受到痛苦、快乐，与所有这些情感相联系。第四层与第三层之间的间隔很大，它被称为智慧鞘，在母亲子宫中形成。它使我们活着，保持往常的状态，它使树木花草生长。它比感受痛苦快乐的心灵鞘更深。

这是自发智慧的层次，比如消化早餐，没有人会给身体提供消化食物的化学公式。但我

们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完成这件事，靠的就是这个智慧鞘。

心灵鞘的思维方式与智慧鞘的体验方式之间的差异是由神话象征来填补的。神话是智慧鞘对心灵鞘的诉说，心灵鞘有可能偏离中心，智慧鞘把它拉回来，使它符合自然秩序。

比智慧鞘更深的就是最里面一层——极乐鞘。所有生命受到极乐的驱动。心灵认为它遇到了麻烦，处于痛苦之中，但身体说："不，先生，你在极乐中，只是你不知道。"

神话的作用就是让你联系到你的极乐，找到极乐真正所在的地方。当你偏离了轨道，或者你接受了某种道德原则，而这种道德原则完全是荒唐而且不自然的。摒弃这种原则并追随内心的极乐。

坎贝尔： 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柬埔寨的那些神像。那里有非常宏伟的庙宇，供奉着很多头像，其中有四个巨大的头像，都是极乐的表情。每个头像的顶部有一朵莲花，它代表已知世界。我们的心灵鞘就在最顶部。冥想的目的是使你来到莲花花瓣的下面，进入莲花的根部，找到极乐。意识到无论何处发生了什么，你都在极乐中，那么即使一个人处于极度痛苦中，也可以在人生的危机中获得拯救。你可以把这些事件看成是意外和强烈的欲望。你永远停歇在极乐中。

例如，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某些成人仪式简直是非常痛苦的折磨。年轻人被痛打得疼晕过去。他们进入了极乐。痛苦与极乐的关系是基本的逻辑主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总在思考伦理道德和痛苦，思考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这类事情。

都是胡说八道！我们忘了生活根本不在乎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它在乎的是所有人都应该在极乐中。

布朗： 乔，你是否认为你为了获得你所说的极乐而不得不放弃认知，放弃思考？

坎贝尔： 不，但是你要改变它。这就是《浮士德》提出的观点。歌德说梅菲斯特不能控制浮士德所做的事情。他所能做的就是为浮士德实现目标提供手段。他不能控制浮士德想实现什么。当心灵鞘成为发号施令者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恶魔的生活。主宰生活的是观念和思想，而不是生活的动力。

德雷森： 那就是说，当你制造了自己的灾难时，你就获得了极乐的重生。

坎贝尔： 你没有将自己与衰败的事物联系起来，而是与超越所有这一切的动力联系起来。

布朗：不过你不必自己找灾难。

德雷森：哦，不用，它已经在那儿了。（笑声）

坎贝尔：是的。我认为那五个层次非常有用，它属于印度的吠檀多派。想一想将你与身体连接起来的心灵鞘和表达真正能量动力的食物层之间的对话，你会看出神话所要求的重点的改变。

我在享受生活，这就是我传授给其他人的我的做法。对于正努力找寻自己道路的人，我的一个小建议是追随你的极乐。我追随了我的极乐。这是一条很好的道路。不过对于写自传，我实在做不来，因为每次回首人生中的任何阶段时，我都会感到很难过、很怀旧。

约瑟夫·坎贝尔，大开眼界剧场，1983年

最近我刚看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的朋友，其实是我的亲戚在几个小时内突然因中风过世。死者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主动脉却突然破裂，两三个小时就离开了人世。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人的妻子和姐妹一定伤心欲绝，但是她们没有，她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在人生中她们对这些事情进行过长期的思考，之前已经遭受过痛苦，知道如何安置自己的中心。当你知道如何安置自己的中心时，便可以承受任何事情。真的可以。

布朗：他们不会被困在某种心理模式中，不会认为为了获得自由，必须有充满爱心的母亲和父亲，必须在合适的学校读书，必须从事合适的职业。

坎贝尔：那不会有任何损害。

阿里恩：如何将那五个层次运用到人际关系上？

坎贝尔：有些关系仅仅建立在心灵鞘上，另外存在两种更深层的关系。一种是家庭关系，你与他们真正是一体的，关系非常深厚。这是智慧鞘上的关系。

另一种关系来自对共同生活、共同目标的认可，类似于恋爱关系，那是智慧鞘的东西。

阿里恩：智慧鞘的东西？

坎贝尔：　你认识到这种关系非常令人满意，相处也具有足够的深度。为了增进这段关系，你需要的唯一建议就是两人在一起。那就是智慧鞘的关系。

阿里恩：其中有极乐吗？

坎贝尔：你感觉不到它吗？

阿里恩：感觉得到，或者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科克雷尔：你能不能把如何追随内心的极乐扩展地讲一讲？

坎贝尔：我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巴比特》（*Babbitt*）的结尾，巴比特先生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做过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是个枯燥乏味的人（直译：他是根干柴棍）。

一天晚上我听到有人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当时我在纽约布朗士区教书，并且住在那里，那时我还没结婚。那里有一家我们常去的希腊餐馆。星期四晚上是女佣休息日，所以餐馆里来了一家又一家的客人。一天晚上坐在我旁边的一家人是父母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那个男孩骨瘦如柴。

我听到那个爸爸对男孩说："把你的番茄汁喝了。"男孩说："我不想喝。"爸爸提高嗓门说："把你的番茄汁喝了。"这时那位妈妈发话了："不要让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爸爸说："他不可能一辈子只做他想做的事。他会完蛋的！"他继续说："看看我，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和刘易斯小说里的话一模一样。

我在男子预科学校教了一年，我自己也曾上过预科学校。当他们渐渐明白事情时，便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可以赚到钱吗？"

所有人都这样问我，我会回答说："听着，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担心钱的问题。"

现在我的这个信念更加坚定，不仅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而且因为我了解到了其他一些人的经历。当你追随内心的极乐时，我所说的极乐就是指沉浸其中的深入感，以及做你自己的存在驱动你做的事情，这可能并不轻松有趣，但它是你的极乐，即使在痛苦的背后也有极乐。

那么最好的修行是什么？最好的修行就是享受和朋友相处的乐趣，享受你的食物。认识到什么是游戏。参与到游戏中，参与到生活的游戏中。这被称为极乐。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如果你追随内心的极乐，原来没有门的地方也会出现敞开的门。你从来没有想过那里会有门，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那里都没有门。

这与生活的真诚性有关。如果你的生活是真诚的，世界就会来帮你，真的会这样。

我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最好建议就是追随你内心的极乐。如果对你来说，极乐就是好玩、刺激，那么你没有走对路。我的意思是你需要指导，了解你的极乐在哪里。这个过程包括深入到你自己的内心。

理查德·贝班：在我们今晚坐在这里时，我想到了《综艺》杂志（Variety）的报道：十部最卖座的电影中有七八部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你的书提供的素材，这真了不起。你的书深深地影响了乔治·卢卡斯、乔治·米勒、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些重要的电影制作者。

理查德·贝班

常以洛杉矶为创作与报道题材的剧作家兼记者，他的电台采访已在全世界播出。

我听说过一个关于你的精彩故事。你有30多年没看电影了，但在纽约，几年前一个下雨的夜晚，你对珍说："嗨，让我们出去看场电影吧。"

坎贝尔： 嗯，那天晚上珍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我想，我们是否能做点对她情绪有帮助的事情。于是我说："珍，一起去看电影吧！"她说："看电影？你有很多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了。"我说："走吧。"

我们看的第一部电影是《2001太空漫游》。我走进电影院，我首先看到的内容源自我的书《原初神话》的第一章。一群南方古猿四处蹦跳，其中一只对三明治以外的其他事物产生了兴趣，它具有敬畏感，认识到了奥秘。电影的主题就是敬畏感和生活的奥秘。它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比对经济的发展更有意义。我认为人类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依然是南方古猿，

主要对经济感兴趣。另一类愿意进行冒险活动。冒险活动把他带到了月球，进入太空。电影中猿人留下的巨石在震动着，我认为这个场景非常精彩。

另一个源自《原初神话》第一章的情节是瞪羚的大腿骨，猿人用它来打别人。这个想法来自南非的一位人类学家，他叫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他研究了早期原始人类的颅骨，发现有些颅骨被某种两头有球状突出物的东西打出了凹痕。后来他发现凹痕和瞪羚的大腿骨很符合。他意识到世界上有两种生物：使用武器的生物和不使用武器的生物。用武器猎杀的生物是肉食者，被猎杀的是素食者。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笑声）

你会说，这产生自更高级的意识，能够用材料制造工具。动物也使用工具，但它们使用时不会怀有日后再用的意图。它们就是现在使用。它们会捡起一块石头，朝别人扔。但是通过使用一种工具学会使用其他工具，以及所有这类工具则是另外一种意识。这是人类的开始、文化的开始。

在电影中，瞪羚的大腿骨被抛到空中，然后画面变成一艘宇宙飞船，那真是非常精彩的情节。我认为电影中有很多这样令人振奋的场景，其中蕴含的重要观点深深地打动了我。



1987年，约瑟夫·坎贝尔与创作小组在纽约导演协会剧院，参加《英雄之旅》的西海岸首映，在他左边的是约翰·登斯莫尔，在他右边的是主持人理查德·贝班、斯图尔特·布朗和菲尔·柯西诺

又过了10年，乔治·卢卡斯联系我，邀请我和珍观看《星球大战》。自从看过《2001太空漫游》，我再没有看电影。乔治邀请我们去他在圣拉斐尔的住处（天行者农场）看电影。我在一天之中补上了全部电影行业的课。早上我看了《星球大战》，和乔治交流这部电影。下午我看了《帝国反击战》，晚上看了《绝地归来》。那真是个大日子。（笑声）

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放了两部他在拍摄《星球大战》系列之前的作品。最好看的是《美国风情画》（*American Graffiti* ）。

贝班： 那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坎贝尔： 我教了38年这些孩子，整整一代人啊！电影很棒，开头对这代人的描绘就很得体。那个年轻人（查尔斯·马丁·史密斯饰演）从摩托车上下来，把什么东西打翻了。他无法应付他当下的状况。这是一部好电影。

然后乔治放映了他更早期拍摄的电影。我的天啊，我大吃一惊。很多年前，玛雅·黛伦（Maya Deren）、我和其他一些人成立了拍摄小电影的电影创作基金会，用手持摄像机拍电影。每年我们都会评出最佳影片。我们会收到来自这些年轻人的各种影片。乔治给我放映的他的作品之一讲述了一个被误解的人，他在城市里到处游荡，没有人知道他有多棒。电影创作基金会每年都会收到十几部这类影片。这个年轻人的起点和其他人的起点都一样，但接下来他完成了两次巨大的飞跃，拍出了杰出的作品。这是令人无比激动的经历。我认为拍电影是了不起的事业。这是一个有着非凡头脑的年轻人。我的作品帮助他确定了他自己的真理，我感到非常骄傲。

当感恩而死乐队的米奇·哈特和鲍勃·威尔（Bob Weir）告诉我，我对他们有帮助时，我再一次感到非常骄傲。摇滚乐从来不是吸引我的音乐类型。在我看来，它很多都是千篇一律的。（笑声）他们邀请珍和我参加在奥克兰举行的演唱会，这成为了一次新发现。我在那里看到的事情让我认识到摇滚是有魔力的，它是指引未来的魔法。

贝班： 为什么这么说？

坎贝尔： 他们触及了人性的层面，使每个人都产生了一体感。它无关乎人种、年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与出于政治目的的希特勒的集会相比，摇滚音乐会的绝妙之处在于，每个人与其他人都能产生共鸣。

我陶醉在狂喜中。现在我也是“感恩而死”的摇滚乐迷了。（笑声）

领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推广项目的林恩·考夫曼（Lynn Kauffman）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把约瑟夫·坎贝尔、心理学家约翰·佩里和感恩而死乐队聚集在一起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我做了一个题目为“仪式与狂喜：从狄俄尼索斯到感恩而死乐队”的演讲。

约翰·佩里做了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意象，以及患者如何追随这些意象，从而病情立即获得缓解的演讲。他在旧金山有一家研究所，在那里他让病人追随他们内在生活的神话之旅，他不去抑制精神病，而是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直到把它赶出去。

米奇·哈特创作了一首被称为《非洲女王遇到圣灵》（*The African Queen Meets the Holy*

Ghost ）的乐曲。他告诉我他在舞台上使用的乐曲大约价值50万美元。天啊，这太可观了。我无法形容它有多么了不起。为此观众站起来鼓掌喝彩。和杰里·加西亚和米奇·哈特坐在这样的舞台上，是我人生中最骄傲的时刻之一，仅次于此刻。

贝班：　事实上，那是我从旧金山搬到洛杉矶之前的最后一天。看到那天舞台上的情景是人生难得一次的机会。我认为在巡回演出时，你们应该搞一个“杰里与乔秀”。



1986年，在题目为“从仪式到狂喜”的研讨会上，约瑟夫·坎贝尔与杰里·加西亚、米奇·哈特同台，旧金山艺术宫

坎贝尔：　你知道，那是个无与伦比的时刻。即使重复那个时刻，你也达不到相同的效果。那好像有魔法。神话也是如此，抓住了有魔法的时刻。有时那是一个时刻，有时那是一个冲动。抓住它，向前发展。

贝班：　之前你谈到过在1925年宾州接力赛中冲刺撞线时的照片，谈到了那个周末你是怎样做到的零失误的。因为你联系到了自己内在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使你能够破纪录，或者能够做成一生中任何想做的事情。

坎贝尔：　我真希望在参加田径比赛的那些年，我对体育的心理和灵性方面有目前这种了解程度。我的意思是体育运动是一个冥想系统。一流运动员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和身体的控制力是人类卓越的成就。在我短短三年的田径运动员职业生涯中，那个周末是我达到那种成就的时刻。我处于完美的状态，宾州接力赛是一项重大的体育赛事。照片拍自那次比赛，那

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用与当时世界纪录的五分之一秒之差的时间跑完了半英里（我在接力中跑最后一棒）。

当我回到家，我父亲收集了所有通栏标题中有“约瑟夫·坎贝尔”这几个字的报纸。他问我：“你做了什么？”

不过我后来再也没有破过纪录。

在精神生活中会有像我打破纪录那样的时刻，在这种时候你处于完美的状态，才思敏捷。如果你恰巧在那种时候想写书，一定会进展顺利。

贝班：　在我看来，与大多数人比，你至少在智力和精神上拥有更多那种巅峰体验。让我羡慕嫉妒的，还有你利用大萧条时期来阅读，你说：“好吧，我将潜心读五年书。”

坎贝尔：　我没想到我会读了五年。我五年没有工作。没有人知道大萧条会持续多长时间。不过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友好。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欧洲发现了詹姆斯·乔伊斯、卡尔·荣格、托马斯·曼、弗洛伊德和艺术的世界，我还开始研究梵文。在那里经济一样很萧条。

因此，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发现我不想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它就像个小瓶子一样狭隘。我对他们说：“世界上在发生重大的事情。”但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爸爸破产了，我破产了，每个人都破产了。我跑到树林的小木屋里，只是阅读、阅读、阅读。不过为了阅读，你不得不买书。当时纽约有一家进口图书公司斯特克特—哈夫纳公司（Steckett-Haffner），我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寄来列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卡尔·荣格等人写的昂贵的书。他们把书寄给我，但直到几年后我找到工作，有能力支付时才让我付钱。这就是那时候人们的行为方式。

你知道，当真正的麻烦出现时，你的人性就会被唤醒。人类最基本的体验就是同情。

贝班：正如你所说，这是一个生命吃生命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同情来自哪儿?

坎贝尔：　来自人类，来自人心。其他动物没有同情。动物对自己的幼崽，对儿童会有同情，例如狗可以容忍一个孩子追打它，而同情是人类最基本的体验。政治不希望你有同情心。政治的基础是斗争，真正的丛林斗争，非常严酷。体育运动则完全不同。运动员之间的伙伴关系对比赛至关重要。它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政治竞技场上根本没有伙伴关系。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年轻人永远无法与我在运动场上遇到的年轻人相比。运动场上的年轻人才是真正

的人类。

贝班： 在外界的人看来，运动场几乎就是古罗马的竞技场，体育运动已经被政治化了。

坎贝尔： 哦，那是另外一回事。观看比赛是一回事，身在其中是另一回事，它们是不同的体验。你知道观看体育比赛时，虽然你不能参与其中，但你也非常想痛击对方选手。这是另外一种体验。

贝班： 不过有时候人们把体育运动看成是政治传统的隐喻。看一看世界各地发生的可怕的足球骚乱。人们从政治意义上来看竞争，我的团队……

坎贝尔： 体育比赛的内涵不仅限于此。其中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观看其他人在发挥能力。体育运动是真正的精英体验。在比赛中不可能人人都获胜。但是如今很多人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打败别人，让我们纠正想打败他人的想法，这样他们就不能这样做了。然后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我们寄希望于在电影里看到真正的精英表现。生命真正应该追求的是高等级，而非低等级。

听众： 我只想说谢谢你对山姆·基恩的纪录片《敌人的脸》做出的明晰的评论。

坎贝尔： 哦，是的。我认为那是一本重要的作品。它表现了影响20世纪历史的夸大宣传。我经历过整个20世纪，那真是一团糟。（笑声）20世纪的历史大部分基于诋毁地球另一端的其他人，然后再去摧毁他们。唤醒人类灵性的事物主要存在于同情之中，而宣传工具的主要作用是压制同情、破坏同情。这始终是公共新闻业的主要功能。漫画家把一个人画成非人的样子，让他看起来像一种昆虫。这是很重要的宣传方法，山姆·基恩提出了这个要点。

贝班： 你认为出路是什么？

坎贝尔： 我认为出路在于旅游业。（笑声）去别的地方看看，认识其他人，甚至可以学习另一种语言。

听众： 世界神话对此会有帮助吗？你是否熟悉盖亚女神，是否了解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书中有关盖亚的假设？

坎贝尔： 哦，是的，他把地球比作一个有生命的实体。那是一个基本的神话理念，在《创世记》中它被抹杀了。《创世记》告诉你：“你是由尘土制成的，终将归于尘土。”地球不是尘土，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在这里有一位神想要接管地球母亲的职责。他的做法就是诋毁其他人。

听众：　有人能否解释一下，当你认为音乐对生存没有实际的作用时，那么人类对音乐的能力和情感来自哪里？

坎贝尔：　音乐具有唤醒的作用。生活就是韵律。艺术是对韵律的组织。音乐是触及我们意志系统的基本艺术形式。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把音乐说成是唤醒意志的声音。音乐的韵律唤醒了某种生活韵律，某种生活和体验生命的方式。因此它是生命的唤醒者。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对音乐具有感受力和情感。

对于真正活着的人来说，拥有被唤醒的生命比得到三明治更重要。我的意思是这又是南方古猿的问题。当其他古猿还在争夺三明治时，有一个古猿却被音乐的魔法迷住了。前者是对他人没有爱的斗士，他们只想着"我要三明治"。贝班：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生命的脉动》（*The Pulse of Life* ）中写道，有一个关于音乐的神话，那就是音乐是不朽的。音乐的真正作用是唤起我们内在的韵律。

坎贝尔：　哦，就是这样。正如塞尚所说："艺术是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对应物。"自然的另一个特点是，你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同的。

最近我逐渐意识到两种相反的神话类型之间的差异。其中一类关注的是将你与某种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种社会不同于另一种社会。这类神话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圣经》。它将上帝的选民与其他人区分开，这使他们享有特权，可以对其他人采取恶劣的做法。

另一种神话涉及唤醒你的本质，那是酒神式的神话，也是你创作艺术的基础（转向登斯莫尔）。这种神话唤醒共同的人性，它与"前进的基督教士兵"的行军号的韵律迥然不同。这两种神话在各个方面都是相反的。

约翰·登斯莫尔

大门乐队鼓手，著有自传《暴风雨中的骑士》。

我做过一个题目为"仪式与狂喜"的有趣演讲（顺便提一句，林恩·考夫曼说这是"狂喜"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学术中）。在演讲中我说过："我认为感恩而死乐队是今天解决原子弹问题的最好答案。"因为原子弹将人与人分开，而这种音乐在唤起共同的人性。

柯西诺：　乔，我记得在奥克兰举行的感恩而死乐队的音乐会舞台上，我站在你旁边，身后是震耳欲聋的共鸣板。你用胳膊肘捅捅我说："菲尔，这是一场惊人的酒神仪式！你知道两者的区别吗？今晚沉浸在酒神式狂喜中的人像居住在古雅典城的居民一样多！这就好像

古代雅典的仪式被压缩进了今晚的音乐会中。”

坎贝尔： 当鲍勃·威尔走到舞台前部时，天啊，8 000多人像这样在空中挥舞着双臂！我在想，哦，这就是酒神的仪式。（笑声）

听众： 如果英雄的旅程是寻找真我的旅程，那么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真我？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坎贝尔： 自我是你想到你自己时的你。这个你关系到你人生中的所有承诺与投入。真我是所有可能性，甚至你都没有想到过的可能性。当你紧抓住自我不放时，你便在紧抓住过去。因为你对自己的所有了解都来自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真我是可能性的整个范围。

听众： 《西藏度亡经》谈到放弃自我，超越自己，进入一个更大的整体。你对这个理论有什么看法，或者你对人类逐渐进入全球化群体有什么看法，人类自我的下一步进化是从自我意识发展为全球意识吗？

坎贝尔： 那就是我所说的“自我帝国主义”，试图将你的观点强加给宇宙。这是应该抛弃的东西。东方转世概念的意义在于必须放弃自我，那些可能性会以更开悟的化身体现出来。你的自我就是你的化身，你的真我是你的可能性。当你倾听灵感的声音，倾听“我为什么活着？我有可能把自己塑造成什么”的声音时，那就是真我的声音。

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形成了自我，试图抓住自我不放就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会使人变得紧绷。因此，《西藏度亡经》不断提到我执（Ahankara），就是心中总想着“我”，它是阻碍你的事物。

现在这个观点中存在着某种危险。弗洛伊德对自我的定义非常好，自我具有他所说的“现实功能”。正是这种功能使你可以感知到你与时间空间、与此时此地的关系。那就是自我，即你对事情的判断，对当下的评价。这些都是自我的材料。问题不是消除自我，而是把自我和评价当下的系统转化为真我的仆人。它不再对真我发号施令，而成为了真我实现自己的工具。这是非常微妙的平衡。非常多所谓的“属灵人”强烈反对自我，他们把自己变成了……

正如尼采所说，接受精神分析的问题之一在于，“当心赶走内心的魔鬼的同时，也赶走了最美好的东西”。很多接受过深层精神分析的人看起来就好像被切成了片——没有骨头！没有内在本质！如何消除作为独裁者的自我，把它转化为信使、仆人和侦察兵，为你服务，是很需要技巧的。

听众： 你认为主导美国职场的神话是什么？实行什么样的神话可以使美国职场成为更

好的工作场所？

坎贝尔：　美国职场建立在金钱神话的基础上。如今金钱就是本质。任何价值都无法超越金钱的价值。如果你想解释自己在做的事情，最后的结果都是金钱或其他值钱的东西。你不能创造出你想创造的东西，那样做的代价太大。英雄就是愿意牺牲金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你代表的价值就是你的人生。如果金钱是你的最终目的，那么这恐怕就是对你起作用的神话了。

贝班：是不是关于个人能力的神话能够替代金钱神话？

坎贝尔：　不，《英雄之旅》的影片中有我对当今世界的思考，它必然与这个问题有关。你属于什么社会？你是否属于这个内群体？你是否属于美国？你是否属于地球，属于人类？从经济角度看，现在世界是一体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几个星期前，参议员理查德·戈普哈特（Richard　A.Gephardt）说如果因为日本生产出非常好的汽车，人人都想买日本车，造成日本车的销售超过了美国汽车，那么我们一定要惩罚他们。他的言论立即引起了债券市场下跌，因为日本货币在支撑美国市场。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此时你意识到我们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共同行动中的合作者，也就是建立全球社会的行动。我认为日本比我们更善于认识到这种合作关系。他们在管理中便采用了这种方式。例如日本工会具有合作性，它们不会把自己所控制的组织榨干，而是会帮助它们生存。它们会问："怎样分钱比较公平？"而不是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分离必须让步于同情，否则我们就会受到丛林法则的支配。

贝班：　我认为对于你所谈到的多民族、多国家，公平以及成为一体化经济系统的理念是关键。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依然是2%的人控制着财富。

坎贝尔：不，我不认为这跟我所说的有什么关系。

贝班：没有吗？

坎贝尔：　没有。（笑声）在公平的分配体系中，你永远无法把人们提高到同一水平，而是降低到同一水平。文明源自位于最上层的人。我本不应该这样说，但……

贝班：我想再回到对同情的探讨上。当人们因为贫穷而受苦时，怎么会产生同情？

坎贝尔：　哦，那是另外一回事。经济上的体面不是靠剥削人。现在我们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世界上没有人挨饿。这是我们要去实现的目标。顺便说一下，分配问题是个大问题。做

到公平，把所有东西都分发出去是一回事；做到公平，背弃你自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那样，你就不可能真正帮助任何人，不是吗？这个问题有点像自我—真我的问题。在真实的经济环境中，环境的特殊性会让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我现在没法谈论它。

现在最基本的事情是从社会的现实来思考社会，即全球社会。当你从月球上看地球时，你看不到国家之间的划分，不存在分界线。分界线是人为设定的。山姆·基恩的书和电影《敌人的脸》主要探讨了这种划分的人为性。你把伙伴变成敌人，由此产生了战争。

贝班：　我们能从月球看到地球，这是否就是现在主导的神话象征？我们拍摄了一些美丽的地球盘旋在外太空中的照片。

坎贝尔：　是的，但只是在照片中，它并不起作用。神话不是来自头脑，而是来自心灵。

贝班：不过照片中的地球看起来是那么美丽……

坎贝尔：　是的，但是看到照片后你对地球上的人有什么情感？我不是问你如何思考地球上的人。你对地球上的人的情感系统是怎样的？神话来自情感和体验，而非来自思考。意识形态与神话的区别在于自我与真我的区别：意识形态来自思维系统，神话来自存在。

贝班：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还够再提一个问题。

登斯莫尔：我提出的问题可能会让你比较难堪。

坎贝尔：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时候。

登斯莫尔：　世界的本质是悲苦，窍门在于“欢喜地参与到人世的悲苦中”。接受悲苦，看着它发生并不断加剧。世界还好，一切有上帝来安排。

是这样吗？

坎贝尔：那是非常好的训诫。我始终赞同这种态度。

登斯莫尔：　好吧。对我来说，那能给予我平和。但是，我觉得直到临死那一刻，我才能完全接受这个主张，否则我认为这有造成自鸣得意的危险。你知道，我想与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或核武器作斗争。我担心这种处世态度会削弱我的斗志。

坎贝尔：　今天晚上这个问题被提到了两三次，它其实还是自我与真我的问题。在深层根基上，在永恒的中心，这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怎么能够让我的道德观念等诸如此类的想

法与它一致呢？我们看到一边是巨大的财富，同时另一边是穷苦的人们。我会为人类的价值而付出努力，不做本质的我，而做可能的我。

在心里我会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没事。假设世界被核武器炸毁了，那又怎样？但是从人类价值的角度来看，那真是一场灾难！从我的人类本性出发，我会竭尽所能地阻止世界被核武器毁掉。我的书一直致力于这个方向。

另一方面，如果地球真的被炸毁了，那么也没什么。到那时地球上不再有人类，谁还会悲伤？

贝班： 到那时谁还会买你的书！

坎贝尔： 是啊，没人会买我的书。佛教中有一句绝妙的话："生命就是欢喜地参与世间的苦难。"众生皆苦。你改变不了这种情况，只能参与其中。对我来说，那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在《腓立比书》（*Philippians*）的保罗书信中有一段美好的话："基督没有执着于当上帝，而是放弃上帝的身份，来到人世，参与世间的苦难，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欢喜地参与世间的苦难。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领会了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非自我中心的、非评判性的观点。你参与到戏剧中，在里面扮演角色。同时你知道这是幻影的映像。

最近我在读一本梵文原著。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上了年纪，在闲暇时你会回归在童年和青年时给予你最多滋养的东西。因此我再一次研读《薄伽梵歌》和《往世书》，精进我的梵文。我从之前读过的文字中获得了一些新的感悟，它们从来没有这样触动过我。

永恒的东西不会改变，时间改变不了它。一旦你采取某个历史行动，你便进入了时间中。时间的世界是永恒事物的能量的映像。但是，时间世界的一切不会改变永恒。因此，有关罪孽的教义完全是错误的，它与时间有关，你永恒的本质并没有被触及。

你得到了救赎。

老虎与山羊

坎贝尔：　我想讲一个故事。故事中母老虎怀孕了，正饿得要命。她走向一小群山羊，猛扑过去。因为耗尽了力气，她娩出小老虎，自己死了。山羊四散逃开，最后他们回到刚才吃草的地方，发现刚刚出生的小老虎和他死去的妈妈。在强烈的母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收养了这只小老虎，他以为自己是只山羊。他学会了咩咩叫，学会了吃草，但是草不适合他的消化系统，他消化不了纤维素。到青春期时，他是一只可怜兮兮的老虎。

有一次，一只公老虎扑向这群山羊，他们再一次四散奔逃。但那个小家伙是老虎，不是山羊，因此他站在那里。大老虎看着他说："什么！你和这些山羊一起生活？"

小老虎发出咩咩的叫声，难为情地啃着青草。大老虎感到很羞愧，就好像一位父亲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儿子留着长发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重重地拍打了几下小家伙的后背，小家伙依旧咩咩地叫，啃着青草。于是大老虎揪着他的脖子，把他带到池塘边。天上没有风，池水一平如镜。

印度人说，瑜伽是让心灵平静的艺术，有意识地停止头脑的自发活动。这就好像一平如镜的池塘。当有风吹过，池水泛起涟漪，破碎的细碎倒影来回荡漾。那就是我们存在于生活中的方式。我们将自己认同为来回荡漾的倒影中的一个，我们想，哎呀，我来到这里，我去往那里。如果你让内心的池水一平如镜，那么映像就会静止不动，你将看到自己永恒的存在，认同它，相对来说，这个世界与你无关。

因此大老虎在告诉小老虎瑜伽的原理。大老虎说："现在看一看池塘里。"小老虎把头伸向池塘，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脸。大老虎也把头伸到池塘上，他说："你看到没有？你长着老虎的脸，你就像我。你应该过得像一只老虎。"

小老虎总算开始开窍了。接下来大老虎把小家伙带到了他的洞穴里，那里还有最近被咬死的瞪羚。大老虎抓起一大块血淋淋的肉，他对小老虎说："张开嘴。"

小老虎向后倒退，他说：“我是素食主义者。”

大老虎说：“真是胡说八道。”他把肉塞进了小老虎的喉咙。小老虎一阵窒息，就像典籍中所说：“所有人在刚刚接受真正的教义时都会这样。”

虽然对真正的教义感到窒息，但对小老虎来说，那是恰当的食物。食物进入他的消化系统，激活了他的神经系统。在适合他的食物的促动下，他发出了老虎的吼叫。大老虎说：“这就对了，我们已经找回了真正的你，现在我们来吃老虎的食物吧。”

这个故事当然是有寓意的。我们都是像山羊一样生活的老虎。社会学以及大多数宗教教育的作用是教我们做山羊。而神话象征的恰当解释以及冥想修炼的作用，就是让你认识到自己的老虎面孔。然后，就出现问题了。你发现了自己的老虎面孔，但你依然和山羊住在一起。你该怎么办？

你会发现，永恒的光芒透过世界的各种形式展现自己。你应该尊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奇迹，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是老虎。

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朋友圈

当哈拉智或耶稣让东正教社会知道他们是老虎后，他们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苏菲教派从大约公元前900年哈拉智的死中吸取了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你披着律法的外衣，行为举止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因此，我希望你们都在这个世界上做老虎，但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THE HERO'S JOURNEY

|约瑟夫·坎贝尔的著作|

以下是约瑟夫·坎贝尔写作和编辑的主要作品。每本书都提供了第一版的书目资料，或提供了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坎贝尔作品集书目的重印时间和对应图书资料。如果想了解其他版本的信息，请参考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网站上的视听资料目录（www.jcf.org）。

写作作品

《兄弟同来见父亲之处：纳瓦霍人战争仪式研究》，波林根系列图书i，与莫德·奥克斯、杰夫·金合著。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奥多明尼昂基金会，1943年。

《打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能钥匙》，与亨利·莫顿·罗宾逊合著，1944年。2005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千面英雄》，波林根系列图书xvii，1949年。2008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神的面具》四卷。纽约，维京出版社，1959—1968年。第一卷《原初神话》，1959年。第二卷《东方神话》，1962年。第三卷《西方神话》，1964年。第四卷《创造神话》，1968年。

《野鹅的飞翔：1944—1968年文选》，1969年。2002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指引生命的神话》，1972年。2011年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出版电子版，圣安瑟莫，加利福尼亚州。

《神话象征》，波林根系列图书c。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

《外太空的内在纵深：作为神话和宗教的隐喻》，1986年。2002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世界神话的历史地图集》：

第一卷《动物力量之道》，纽约，阿尔弗雷德·凡·德·马克出版社，1983年。分成两部分重印，第一部分《原始猎人和采集者的神话》，纽约，阿尔弗雷德·凡·德·马克出版社，1988年。第二部分《伟大狩猎的神话》，纽约，阿尔弗雷德·凡·德·马克出版社，1988年。

第二卷《播种大地之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献祭》，纽约，阿尔弗雷德·凡·德·马克出版社，1988年。第二部分《原始种植者的神话：北美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89年。第三部分《原始种植者的神话：中南美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89年。

《神话的力量》，与比尔·莫耶斯合著，由贝蒂·苏·弗劳尔斯编辑，纽约，道布尔迪出版社，1988年。

《时空变迁中的神话》，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90年。

《英雄之旅：约瑟夫·坎贝尔亲述他的生活与工作》，由菲尔·柯西诺编辑，1990年。2003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坎贝尔生活美学》，1991年。2012年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出版电子版，圣安瑟莫，加利福尼亚州。

《神话世界，现代世界：谈詹姆斯·乔伊斯的艺术》，由埃蒙德·爱泼斯坦编辑，1993年。2003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赏金与婆罗门：1954—1955年印度日记》，由罗宾·拉森、斯蒂芬·拉森和安东尼·凡·库弗林编辑。2002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神话的维度：1959—1987年文选》，由安东尼·凡·库弗林编辑，1997年。2007年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重印，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

《那是你》，由尤金·肯尼迪编辑，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清酒与开悟：亚洲日记——日本》，由戴维·库德勒编辑，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光之神话：东方对永恒的隐喻》，由戴维·库德勒编辑，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追随直觉之路》，由戴维·库德勒编辑，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神话想象：短篇小说集》，由戴维·库德勒编辑，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女神：神圣女性的秘密》，由戴维·库德勒编辑，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新世界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编辑作品

海因里希·齐默尔去世后编辑出版的作品：

《印度艺术与文明中的神话与象征》，海因里希·齐默尔著，波林根系列图书 vi，纽约，众神图书公司，1946年。

《国王与尸体》，海因里希·齐默尔著，波林根系列图书xi，纽约，众神图书公司，1948年。[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印度哲学》，海因里希·齐默尔著，波林根系列图书xxvi，纽约，众神图书公司，1951年。

《印度艺术》，海因里希·齐默尔著，波林根系列图书xxxix，两卷，纽约，众神图书公司，1955年。

《便携版一千零一夜》，纽约，维京出版社，1951年。

《爱诺思年鉴文摘》，波林根系列图书xxx，六卷，由R.F.C.赫尔和奥尔加·弗罗比-卡普坦（Olga Froebe-Kapteyn）编辑，拉尔夫·曼海姆翻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1969年。

《神话，梦与宗教：联系的11种幻象》，纽约，杜盾出版社，1970年。

《简明版荣格读本》，卡尔·荣格著，由R.F.C.赫尔翻译，纽约，维京出版社，1971年。

《我的生命与生活》，穹拉惹对仁波切著，纽约，杜盾出版社，1977年。

THE HERO'S JOURNEY

致谢

我想对所有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特别感谢最早把我引荐给约瑟夫·坎贝尔的罗伯特·科克雷尔，永远感谢斯图尔特·布朗，感谢他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他的纪录片《英雄之旅》，鼓励我实现他的愿望——出一本与影片配套的书。

衷心感谢珍·厄尔德曼，感谢她对初稿提出意见和建议，感谢她在火奴鲁鲁的热情款待，给我看坎贝尔一家的照片。感谢她对我的信任，所有这些让我勇气倍增。

感谢我的编辑汤姆·格雷迪，尽管变动很多，但他对出版本书的热情从未动摇过。感谢他提出的明智建议。非常感谢凯文·本特利、阿拉·厄茨以及旧金山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Row）所有参与本项目的人，感谢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耐心与指导。还要特别感谢艺术研究员琳妮·波杰托，所有希望在这本书中追随学术脚步的人都会记住并感谢她的贡献。我很感谢在书中发表见解的其他人，他们的问题和洞见为丰富的素材提供了新视角。感谢各位摄影师、艺术家和作家，他们的贡献大大地充实了这本书。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汤姆·施莱辛格。在他的陪伴下，我第一次尝试教授和写作有关《英雄之旅》的内容。感谢另一位好朋友基思·汤普森，与他就神话进行的交谈以及他对手稿提出的重要建议让这本书更上一层楼。

最后，我想把所有的努力都献给约瑟夫·坎贝尔，他的作品给予我们打开缪斯之境的钥匙，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菲尔·柯西诺

THE HERO'S JOURNEY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简介|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是一个延续约瑟夫·坎贝尔作品的非营利性企业，探索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基金会的三个主要目标是：

第一，基金会保存、保护坎贝尔开创性的作品。这包括为他的作品创建目录，进行存档，基于他的作品开发新的出版物，管理他已出版作品的销售和发行，保护他的著作权，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提供坎贝尔作品的数字形式，以扩大人们对他作品的了解。[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第二，基金会促进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包括实施和/或支持各种神话学教育项目，支持和/或赞助那些旨在增加公众了解的活动，捐赠坎贝尔的存档著作（主要捐给约瑟夫·坎贝尔和马丽加·金芭塔丝档案与图书馆），将基金会的网站作为论坛进行跨文化相关交流。

第三，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包括基于网络的全球性准会员项目，地区性的神话学圆桌讨论国际网络，以及定期举办的与约瑟夫·坎贝尔有关的各项活动。

罗伯特·沃尔特，执行编辑

戴维·库德勒，主编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约瑟夫·坎贝尔和
约瑟夫·坎贝尔基金的信息请联系：

Joseph Campbell Foundation

www. jcf.org

Post office Box 36

San Anselmo, CA 94979-0036

E-mail：info@jcf. org

THE HERO'S JOURNEY

|译者后记|

这又是一本很难啃的书，坎贝尔的每一部作品都蕴藏着深意，在翻译过程中要不断揣摩，我始终不敢说自己真正读懂了他的书。

[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这是一本半传记性质的作品，内容源于1987年的纪录片《英雄之旅》、约瑟夫·坎贝尔在伊莎兰学院与很多人进行对话的录像，以及他在全国各地讲学的录像。通过这本书，我们对约瑟夫·坎贝尔的人生经历和研究发展会有更多的了解，对他在《千面英雄》中提出的观点也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根据坎贝尔的观点，世界上只存在单一神话，无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如何不同，神话的原型只有一个，而神话中的英雄都会经历由17个阶段构成的旅程。这17个阶段分别是历险的召唤、拒绝召唤、得到协助、出发、鲸鱼之腹、考验、遇到女神、妖妇的诱惑、与天父重新和好、奉若神明、取得宝物、拒绝回归、借助魔法逃脱、来自外界的解救、跨越归来的阈限、两个世界的主宰、生活的自由。这是一个循环。不要认为这只是英雄的历程，其实每个人都是英雄。想一想：你的考验、你的危机是什么？你取得过怎样的宝物？正如坎贝尔所说："在你不敢进入的洞穴里埋藏着珍宝。"也许你不敢面对的是当众演讲，也许你害怕亲密的关系，或者也许你不敢违抗长辈的意愿……

此外，坎贝尔一直在强调的是，神话是隐喻，是对人生的隐喻。这解除了很多人对神话存在意义的困惑。有些人认为它只适合心智未开的小孩子，有些人认为神话是骗人的，让人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正如坎贝尔所说，神话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讲述美丽的人生真理。所有神祇都是心理力量的投射，他们就存在于你的内心，而不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存在于外部。你就是神，神就是你。我们的人生目的是追求内心的极乐，与内在的神合二为一。

在坎贝尔与众人的对话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就像黑暗洞穴的岩壁上闪闪发光的宝石，例如，"我们靠杀戮生存，即使在吃葡萄时你也在杀戮。生命以其他生命为生。这就像有很多嘴的生物在吃它自己"。哦，人类是不是就像贪吃蛇，咬住自己的尾巴，最后把自己

吞噬。这些智慧值得你去细细体味。最后，感谢冯征、王璐、赵丹、徐晓娜、卫学智、张宝君、郑悠然和王彩霞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湛庐，与思想有关……

如何阅读商业图书

商业图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由于阅读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有其特定的阅读原则和阅读方法，先从一本书开始尝试，再熟练应用。

阅读原则1 二八原则

对商业图书来说，80% 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 20% 的页码。要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时间的分配。

阅读原则2 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突破 20% 的精华内容。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攻克一个主题的阅读。

阅读原则3 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开，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点扩展到其他部分。阅读商业图书切忌贪多，从一个小主题开始，先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了解文字风格、观点阐述以及案例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这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原则4 好为人师原则

在朋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让读书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阅读方法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1）回想。阅读商业图书常常不会一口气读完，第二次拿起书时，至少用 15 分钟回想上次阅读的内容，不要翻看，实在想不起来再翻看。严格训练自己，一定要回想，坚持 50 次，会逐渐养成习惯。

（2）做笔记。不要试图让笔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需要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只要是文字，就是对大脑的锻炼。在空白处多写多画，随笔、符号、涂色、书签、便签、折页，甚至拆书都可以。

（3）读后感和 PPT。坚持写读后感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能力，做 PPT 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写读后感开始，写上 5 篇以后，再尝试做 PPT。连续做上 5 个 PPT，再重复写三次读后感。如此坚持，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4）思想的超越。要养成上述阅读习惯，通常需要 6 个月的严格训练，至少完成 4 本书的阅读。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思想开始跳脱出来，开始有了超越作者的感觉。比拟作者、超越作者、试图凌驾于作者之上思考问题，是阅读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扫码关注湛庐文化，
回复“阅读”
这5种方法，让读过的书变成你的影子

[特别感谢：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 孙路弘 智慧支持！]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并归于两个品牌

财富汇　　心视界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 47mm 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湛庐文化 Slogan”**，书脊上标记**“湛庐文化 Logo”**，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湛庐希望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组织，成为中国与世界思想交汇的聚集地。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商业组织的思维方式，与世界先进的理念接轨，帮助国内的企业和经理人，融入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就像跑马拉松，是极其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不断推动，在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同行者和推动者。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读者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当下改变未来。

湛庐文化获奖书目

《大数据时代》

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CCTV“2013中国好书”25本获奖图书之一
《光明日报》2013年度《光明书榜》入选图书
《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推荐财经图书奖”
2013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2013亚马逊年度图书排行榜经济管理类图书榜首
《中国企业家》年度好书经管类TOP10
《创业家》“5年来最值得创业者读的10本书”
《商学院》“2013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类最受关注图书”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度好书20本之一
2013百道网•中国好书榜•财经类TOP100榜首
2013蓝狮子•腾讯文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和最受欢迎的数字阅读出版物
2013京东经管图书年度畅销榜上榜图书，综合排名第一，经济类榜榜首

《牛奶可乐经济学》

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搜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十本最佳商业图书

《影响力》（经典版）

《商学院》“2013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类最受关注图书”
2013亚马逊年度图书分类榜心理励志图书第八名
《财富》鼎力推荐的75本商业必读书之一

《人人时代》（原名《未来是湿的》）

CCTV《子午书简》•《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度最值得一读的30本好书之“年度最佳财经图书”
《第一财经周刊》• 蓝狮子读书会•新浪网2009年度十佳商业图书TOP5

《认知盈余》

《商学院》“2013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类最受关注图书”
2011年度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大而不倒》

《金融时报》• 高盛2010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入选作品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之一
蓝狮子•新浪2010年度十大最佳商业图书，《智囊悦读》2010年度十大最具价值经管图书

《第一大亨》

普利策传记奖，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3中国好书榜•财经类TOP100

《真实的幸福》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职场》2010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10本职场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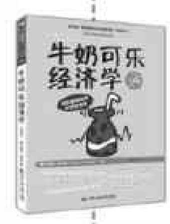
《星际穿越》

国家图书馆“第十一届文津奖”十本奖获奖图书之一
2015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
《环球科学》2015最美科学阅读TOP10

《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

《中国教师报》2014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TOP10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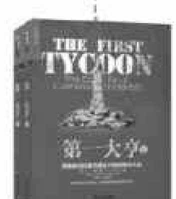


















湛庐文化获奖书目

《爱哭鬼小隼》
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新京报》2013年度童书
《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推荐的10大童书
新阅读研究所"2013年度最佳童书"

《群体性孤独》
国家图书馆"第十届文津奖"十本获奖图书之一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用心教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生活与科普类TOP6

《正能量》
《新智囊》2012年经管类十大图书，京东2012好书榜年度新书

《正义之心》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神话的力量》
《心理月刊》2011年度最佳图书奖

《当音乐停止之后》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经济金融类

《富足》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最值得读的八本好书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稀缺》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企业管理类

《大爆炸式创新》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度经管好书榜•企业管理类

《技术的本质》
2014"腾讯网•啖书局"TMT十大最佳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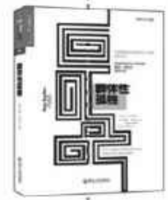
《社交网络改变世界》
新华网、中国出版传媒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

《孵化Twitter》
2013年11月亚马逊（美国）月度最佳图书
《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度商业图书TOP10

《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
《出版商务周报》2013年度风云图书•励志类上榜书籍

《卡普新生儿安抚法》《最快乐的宝宝1•0~1岁》
2013新浪"养育有道"年度论坛养育类图书推荐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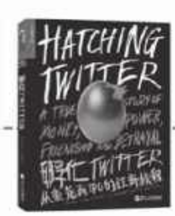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a mindstyle business 与思想有关

延伸阅读

《千面英雄》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 穿越古今，打通世界神话世界中的经脉，影响了一众学者、电影制作人、作家和作曲家的神话巨作。
- ◎ 神话主题永远只有一个，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表面不断变化但内在十分一致的故事。

《人类的荣耀》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 一幅人类研究的完整拼图，彻底了解生而为人所代表的科学内涵。
- ◎ “认知神经科学之父”三部曲之一，《最强大脑》总决赛国际评委迈克尔·加扎尼加科普经典。

《追随直觉之路》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 一部发现喜悦、实现自我、完善人格的心灵治愈之作。
- ◎ 坎贝尔将跨文化神话故事与现代心理学相融合，以生命必会经历的重要问题为着眼点，讨论了探寻我们个人神话的方法。

《神话的力量》



扫码直达本书购买链接

- ◎ 超越了年龄、政治、宗教的界限，直指人心，成为美国亚马逊百万级畅销书，同名节目震撼250万观众，引爆全美“坎贝尔热”。
- ◎ 肯尼迪夫人的编辑生涯中，亲力打造的三部作品之一。

[1] 节目同名图书记录了坎贝尔和比尔之间机智、犀利与睿智的精彩问答，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一年之久。该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源自西方神秘主义的术语，与“右手道路”相对，“右手道路”指遵循特定伦理守则并采纳社会约定的群体，“左手道路”则支持打破禁忌与道德的约束。——编者注

[3] 杀死牛怪的英雄提修斯（Theseus）用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走出了迷宫，这就是线索这个词的起源。——作者注

[4] 此处坎贝尔使用了“primitive”一词，在职业生涯的后期，他采用了更现代的说法。在《神话学的历史地图集》（*Historical Atlas of Mythology*）和他最后的一些讲学中，坎贝尔提到了贾玛克·亥瓦特（Jamake Highwater）所使用的“原始”（primal）文化一词。——原书编者注

[5] 乔（Joe）是对约瑟夫（Joseph）的爱称，显示了当地人的亲切。——编者注

[6] 这是坎贝尔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剖析了科学对神话的影响，纵论人类的发展历史和东西方文化的邂逅和碰撞，探寻人们内心的回归旅程。该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7] 此处作者记忆有误，飞机现藏于史密森学会。——编者注

[8]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编者注

[9] 美国纽约的一所文理学院，成立于1861年，建校之初是一所女校，也是著名的“七姐妹”（美国七所最负盛名的女校传统联盟）之一。——编者注

[10]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位学者兼教师。——编者注

[11] 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编者注

[12] 琼·萨瑟兰（Joan Sutherland，1926—2010），澳大利亚女高音歌唱家。——编者注

[13] 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1923—1977），著名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编者注

[14] 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678—1741），巴洛克时期音乐启蒙者，首创小提琴协奏体裁。——编者注

[15] 外百老汇戏剧（off-Broadway），与百老汇的商业剧演出相对立，常在开支低廉的小剧场（可容纳100～499名观众的场地）中演出，它风格较自由，想象力也较丰富。——编者注

[16] 荣格原型理论中的两个概念，阿玛尼指男性中的女性阴柔面，阿尼姆斯指女性中的男性阳刚面。——编者注

[17] 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编者注

[18] 在有的著作中也翻译成《我们牙齿的皮肤》。——编者注

[19] 《浮士德》中的魔鬼，浮士德与他约定，把灵魂押给梅菲斯特，而梅菲斯特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编者注

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朋友圈

[20] 每个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犹太教的安息日，犹太人谨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一天不允许工作。——编者注